英雄志

孫曉

英雄志

孫曉

英雄志C

孙晓

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九章 魁星战五关

“许久许久之……之……哈……”嗤地一声，一名小童打了个响亮喷嚏，他抹去鼻水，又道：“这后院住了个恶鬼……”

雪花纷飞，洒在连绵不尽的大庄院里，两丈来高的围墙上堆着厚重雪块，寒冰霜雪，层层叠叠，望来好似白头的巨人。只见墙边生着火堆，五名孩童围火取暖，四男一女，约莫八九岁年纪。看他们身上穿着厚重的棉袄，服饰颇为华丽，想来都是大户人家的孩子。

“那鬼啊……他没有脸，没有舌，也没有双手，他是个干干瘦瘦的骷髅头……”

一名小童正说着鬼故事，他举高两手至肩，做阴森厉鬼状，口中吱吱作态，惊吓听众。几名孩子寒毛直竖，却又聚精会神，就怕错过了一点半点。却见火堆旁另躺了个男孩，身上铺着毛毯，好似睡熟了。

那小童见同伴神情专注，都在聆听自己说话，一时大感得意。又听他道：

“那鬼整年住在井里，好寂寞、好孤单，于是每到深夜时分，月亮出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哭喊着，儿子啊……儿子啊……你下来陪我啊……”

耳听那说故事的孩子叫得凄惨，几名小童都是为之一惊。却听一名小女孩儿呸了一声，骂道：“胡正堂，听你胡说八道！那鬼不是没舌头么，怎又会说话了？”

那胡正堂一脸尴尬，撇眼朝火堆看去，只见红艳火光照来，一名小女孩儿撅着嘴儿，呼着热气，严冬寒风吹来，将她的粉颊冻得红烫烫地。看她年岁虽小，鼻梁却极为挺直，两只辫子乌黑油亮，与白雪般的细嫩肤色一相对照，虽只八九岁年纪，便已出落得十分美貌可人。

胡正堂满脸火烫，不知如何圆谎，他咳了几声，道：“鬼又不是人，不靠舌头，也能说话。”那小女孩儿哦了一声，道：“听你信口胡诌，你见过鬼么？”几名孩子听了这话，登时议论纷纷，都朝胡正堂望

来，都在等待他回话。那胡正堂丢不起这个脸，也是下不了台，只能一拍胸脯，大声道："怎么没见过？三岁就瞧过了！"众童闻言，都有惊叹之意，那胡正堂更是得意洋洋，更要大声说嘴，却听那小女孩儿冷冷地道："一派胡言。这世上压根儿就没鬼，你要三岁就见过，赶紧找一只出来给本小姐瞧瞧。"

那说故事的男童姓胡，双名正堂，父亲乃是朝廷官员，家教一向森严。好容易腊月将至，学堂夫子启程返乡过节，胡正堂这才蒙双亲恩准，前来同窗好友家中过夜，本想众童群聚院中，烤火游嬉，必有一番乐子，没想小美人儿一本正经，凡事都冲着他来，自是让他恨得牙痒痒的。

胡正堂见众孩童目光一瞬不瞬，都在等着自己回答，一名鼻涕孩童更是叫道："是啊！正哥哥快抓一只鬼出来，大家都想看哪！"胡正堂一脸慌张，不知如何应付，当下先学着大人模样，仰天三笑："哈！哈！哈！"那胡正堂在双亲面前十分乖巧，私底下却爱学武师伴当的言语，平日专来江湖人物那一套，众童见他模样神气，更是敬服，哪知胡正堂的小脑袋一片空白，拼命思索，只想找个法子蒙混过去，那小女孩儿识破他的阴谋，登时笑了，道："算了，饶过你吧。大家再来玩儿。"正要取出布娃娃来玩，却听胡正堂喊道："谁要你饶！你……你听了！你既然敢说这世上无鬼，不如咱俩打个赌，看看有无魔鬼，敢不敢！"也是丢不起人，当下便做出赌约，盼来讨回一城。一旁孩童登感兴奋，纷纷拍手叫好。

同伴满嘴挑衅，那小女孩儿将门虎女，生性豪迈胆大，自也不来怕，当下叉起了腰，扬眉道："有什么不敢？谁怕谁！你划下道来，怎么赌？"胡正堂冷冷一笑，道：

"怎么赌？当然是捉鬼！一会儿少爷入院抓鬼，我要没从井里拖出一只，我就……我就……"他连着两个"我就"，忽地面色惨澹，居然不知如何接口。

看这世上鬼神都在庙里，一时半刻间哪能找出一只半只？那小女孩儿嘻嘻一笑："你就怎么？快说啊！"胡正堂喃喃地道："我就……我就……"他坠入自己的陷阱，只感头皮发麻，嘴角发苦，忽然灵机一动，拿出了绝招，朗声大喊："我要捉不到鬼，我就当场脱光衣裳，在

这院里走上三圈，怎么样！”众童听他说得神气大胆，自是拍手欢呼，雀跃无比。

胡正堂气喘吁吁，双手高举，做胜利状，得意了好一会儿，便冷冷望向那小女孩儿，道：“华妹啊，我已经做了赌约，愿赌服输，谁输谁脱，脱还要脱得光溜溜，你敢不敢啊？”

那小女孩儿本想与他对赌，银两童玩两不惧，哪知罚约竟然下流至此。她虽然胆大，却不是笨孩子，一见几名男童目光不善，当下别开了头，娇叱道：“无耻！我不玩。”

胡正堂早已料到她不敢答应，当下暗暗松了口气，道：“不过就是脱件衣衫，你怕什么？瞧，我现下就脱给你瞄瞄！”说着便往自己裤带扯去，小女孩儿呸了一声，双手遮脸，把头别开了。胡正堂打蛇随棍上，冷笑便道：“华妹，你既然不敢赌，那便开口道歉，我胡正堂是你随便损得么？”小女孩儿对他的喝问置若恍闻，只哼了一声，别开脸面。

胡正堂知道自己大获全胜，当下学着爹爹的模样，仰天大笑起来。大声道：“胆小婆娘！回家找娘亲喝奶吧！”说着几名孩子起哄，纷纷叫道：“胆小鬼！开口道歉！开口道歉！”

小女孩儿给众童出言相激，自是又恼又气，慌张之下，急忙去搬救兵，自对一名男孩唤道：“阿秀！他们欺侮我！阿秀！”她唤了两声，只见那阿秀缩在火堆旁，自管呼呼大睡。看他卷着毛毯儿，好似冬眠一般。小女孩儿抓了雪块，便往火堆旁扔去，闷响传过，正正打在那阿秀头上。雪块绷开，洒得满脸，哪知那男童真似昏晕一般，仍无知觉。

“死相。”那小女孩儿有些着急了，喃喃哭骂。

几名孩童相顾莞尔，胡正堂嘻嘻直笑：“华妹啊，我娘每回骂我爹，也总是说这两个字呢。”另名孩子学着那小女孩儿的腔调，吱吱尖叫：“死相！”

那小女孩儿听他们言语粗俗，只气得脸色惨白，那胡正堂牙尖嘴利，仍不放她过去，只戟指冷笑，说道：“小妮子，别想相好的会帮你，你要真带种，那便定下赌约，要不便开口道歉，否则我明日便上大街说去，要全北京都知道，你伍崇华是天生的胆小鬼！怎么样？”

那小女孩儿气往上冲，喝道：“你敢？”胡正堂笑了笑，道：“有什么不敢？”当即双手箍嘴，圈呼道：“北京街坊老小听了！伍家大小姐羞羞脸……没种……是天生的胆小鬼！”他人机灵，口才佳，损起人来词藻丰富，全是大人那套羞辱把戏。

那小女孩儿大怒欲狂，随手抓起脚旁的枯枝，狠命便往那胡正堂戳去。那孩子斜身避开，做了个鬼脸，笑道：“打不到！胆小鬼打不到！”说着吐舌摆臀，更是着意欺侮。

那小女孩沉下气来，看她左手捏着剑诀，却是隐隐有着武功底子。她看准方位，霍地出手抽打，啪地一声，胡正堂臀上竟被狠狠抽了一记，火辣辣地十分疼痛。胡正堂惊怒交加，随手抓起雪块，便往那女孩儿砸去，骂道：“贱婆娘偷袭暗算，卑鄙无耻！

不守妇道！”

那小女孩儿听他骂得难听，目光满蕴怒火，她沉下俏脸，学着爹爹的狠模样，压低了嫩嗓子，粗声道：“胡正堂，你这般欺侮我，我不会饶你的。”那胡正堂哈哈大笑：

“谁不饶谁呀！我好好地说故事，你这疯婆硬来打岔，活该给我取笑，活该！胆小鬼，活该……”几名孩童排做一列，学着他的模样舞蹈摆臀，只在加倍戏弄。

那女孩儿将门虎女，一旦动了真怒，一心只要对方流血，对无聊叫骂一概不睬。突见她半空一个旋身，手中枯枝飞快送出，这回不再容情，那枯枝方位精准，竟是朝胡正堂眼珠而去。几名小童见状，无不大惊失色，纷纷喊道：“快住手了！”

眼看便要刺中眼珠，惹出大祸，忽然一只手探了过来，将那女孩儿的枯枝抓个正着，众人转头急看，出手的正是方才睡得昏死的那名男童，阿秀。

那阿秀双手叉腰，怒目圆睁，看他身穿绿袄，虽只是个孩子，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头上系了条红带，带上缝了块方方正正的美玉，正正遮住了额头。他面有愠色，沉声道：“干什么！干什么！我才睡了一会儿，你们打打杀杀地干什么？”看他疾言厉色地数说，其余几名小童却是肃然静听，并无一人反驳，足见这孩子身分不同，当是众孩童的领袖头目。

那阿秀狠狠喝骂一顿，又往众孩童瞪去，斥道：“到我家来玩，就要守我家的规矩，是谁先作怪的？”众孩童手指华妹，喊道：“是她先打人的。”

那华妹急急摇手道：“不对……不是这样……”还未出言反驳，却听阿秀啧了一声，凑手抢过枯枝，随手折断了，骂道：“华妹，你明明有武功底子，出手怎没半点分寸？”

那华妹给数落一阵，眼眶竟是红了。阿秀不察，兀自脸泛怒火，又道：“我好心邀大家来家里玩儿，你却出手欺侮我的客人，你对得起我吗？你要刺瞎了胡正堂，一会儿人家爹爹找上我家来，你又想我给爹娘活活打死么？”说着狠狠往华妹瞪去，喝道：

“去给人家道歉了。”那华妹用力别开了头，神色极其倔强，却是不依。阿秀喝道：

“还不去！”

华妹眼中珠泪欲垂，已在勉力强忍，忽给阿秀这么一吼，再也忍不住泪水，竟低声呜噎起来。一旁小童们哈哈笑道：“胆小鬼哭了！胆小鬼哭了！”说着手舞足蹈，又来取笑。

阿秀见小女孩儿泪洒当场，不由有些诧异，这华妹天性强悍，向来少哭，若非心里受了委屈，绝不会当众哭泣，想来其中必有内情，正要询问，华妹已咬住下唇，狠狠推开众人，便要发足飞奔，阿秀反手将她拉住，温言道：“别哭，究竟怎么回事，跟秀哥哥说了，好不好？”

华妹忍着泪，只是抽抽噎噎，实在无法言语，眼看旁边几名小童兀自指点嘻笑，阿秀一拳便往身旁小童脑门打去，喝道：“闭嘴！”说着随手揪住其中一个流鼻涕的，喝道：“阿元，你来说，究竟怎么回事？”那阿元适才陪着欺侮华妹，此时给老大抓住了，自是胆战心惊，当下挂着两条鼻涕，干笑道：“方才秀哥睡觉时，那胡正堂在说鬼故事，华妹打断了他，两人便吵起来了……”阿秀懒洋洋地听着，又道：“再来呢？”

那小童干笑道：“后来胡正堂要和她打赌，华妹不肯，大家都笑她胆小鬼，这就打起来了……”阿秀哦了一声，道：“华妹一向很大胆啊，什么时候不敢赌了。你们赌啥呀？”

一名男童嘻嘻笑道："谁输了，谁脱光衣服……"

阿秀听得赌约如此，忍不住面色惨白，霎时纵身跳起，暴喝道："胡正堂！你当我家是什么地方了？给我滚过来！"那胡正堂便是说故事的小童，此时早溜得不知去向，阿秀大喊大叫，推开众童，便要去找胡正堂，忽见华妹背转身子，竟要走了。阿秀赶忙将她拉住，慌道："华妹，对不住，是我不好，没先听你说分明，快别生气了，好么？"

那华妹紧泯下唇，只是忍泪摇头，道："我要回家跟爹爹说。"那阿秀惶恐起来，众小童设下圈套，要将人家女儿剥光，地方又是在自个儿家里，这等事传扬出去，恐怕自己会被打断一条腿，他原本模样威风，此时大感惶恐，慌道："求求你，可千万别找伍伯伯，我爹娘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这样吧，一会儿我去厨房里拿些吃喝的孝敬您，绝不贪睡，好么？"

华妹见阿秀陪足了笑脸，怒气消减了许多，只是要这样放他过去，未免不甘，仍摇头道："你方才那般数落我，我可吞不了这口气，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听得此言，虽在大寒冬日，那阿秀还是流了一身冷汗，忙道："行，上回我答应帮你买糖葫芦，明儿个便给你买去。"

华妹听他推托，立时掉转身子，啜泣道："耍赖，我要回家找哥哥，说你们欺侮我。"阿秀惊道："别！别！你那崇卿哥哥怪物也似，他会打死我的！"一旁几名孩童想起那高壮无比的身影，一个个面带惊恐，纷纷出言道歉。华妹其实气早已消解了，她装作十分悲切，兀自哭道："好……只要你依我一件事，我一个字儿都不说，好不好……"

阿秀苦着脸，垂着手，低头道："你要什么，说吧。"

华妹嘻嘻一笑，泪水一发不见踪影，她指着阿秀额头上的玉佩，娇声道："我要这个！"

阿秀再次跳了起来，摇手慌道："不成！不成！这是我娘打小做给我的！不能给你！"

那华妹家世非凡，爹爹英雄武勇，乃是当朝超品大员，打小是要什么有什么，其实她也不希罕那块玉，只想瞧瞧自己能否支得动阿秀，眼看他打死不从，当下小嘴一扁，又要放声大哭。

想起娘亲对自己的慈爱，如何能把玉佩随意送人？阿秀忝为主人，没想却替旁人背了黑锅，一时苦着小脸，叫道："胡正堂，给我滚过来！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快过来求情啊！"

他叫了两声，却不听同伴答腔，这胡正堂平日聒噪吵嚷，每回只要有他在，必有乐子可找，哪知忽地哑然无声？阿秀大感诧异，随手抓了一名同伴，问道："胡正堂去哪儿了？"

那男童抹着鼻涕，指着围墙底下一处地方，笑道："你看，狗洞呢。"

眼见地下积雪松动，似有爬行痕迹，阿秀心下忽起不祥预感，颤声道："他爬进去了？"

那男童笑道："你可聪明了，他怕你揍他，便躲进去了，还说要找井里头找没脸鬼出来，好帮他打架呢。"阿秀惊得飞了起来，神情又急又怕，道："该死！该死！什么找鬼抓鬼的，那废院去不得啊！"

众小童纳闷不已，摇头道："为什么啊，不就是废院么？"

阿秀竖指唇边，示意众人噤声，跟着伸手向远处一指，低声道："你们瞧那儿。"众童极目望去，却见园中几名侍卫打扮的男子巡逻察看，华妹自家也养着大批卫士，一望即知这些男子的身分，登时颔首道："他们是来看守的？"

阿秀叹道："还是华妹懂事，我爹爹千吩咐万交代，要咱们绝不可以进去废院玩，还要这些大哥们过来看守围墙，胡正堂溜进去了，我爹要是知道这件事，非得打死我不可。"想起爹爹的手段，不由双手掩面，哀哀苦嚎："这下惨了！你们怎不拦他啊。"几名孩童见阿秀怕得厉害，倒也有些慌了，华妹忙道："你别怕，不如我钻进去找人，把他拖出来。"说着矮下身去，便要朝狗洞钻入。阿秀赶忙收拾了泪水，一把拉住她，摇头道："去不得。"

华妹柳眉微蹙，噘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怎地？"这阿秀年纪虽小，行事却甚沉着，他擦抹了泪水，眼珠儿转了转，低声道："咱们先在这儿等他，待这小子回来，大家立个誓，就当没生过这件事。"华妹听他语气郑重，想来这后院古井真是禁地，一会儿可别惹出什么纷争，赶忙颔首道："大家听了，就听阿秀的吩咐，一会儿胡正堂回来，可别让他大声嚷嚷。"众童都是世家出身，家教森厉

异常，听他们说得惨，自是慌不迭地颔首，只等胡正堂回来，便要一同立言发誓，以免阿秀惨遭家法毒打。

※※※

等了许久，胡正堂仍没回来，众童想起后院的传说，心下暗自害怕。华妹低声道：

“阿秀，你家后院真有鬼么？”阿秀叹了口气，道：“我也不清楚。咱家搬来旧宅也是这三年的事，听奶奶和叔叔说，像是古井闹过鬼什么的，我懒得挨骂，听过便算，可也不曾多问。”

众童面带忧虑，想来胡正堂鬼主意最多，却不知从哪儿打听了鬼故事，居然惹出灾祸，看一会儿东窗事发，每个孩子都要回家挨板子。

又过良久，雪势加大，天色渐黑，那胡正堂却似给鬼魂招走，迟迟不见踪影，阿秀心中烦恼，就怕他一个失足，居然摔到井里去了。当下咬牙道：“不成，你们在这儿等着，让我进去找他吧。”说着吩咐众童，道：“要是我也没出来，你们便到东厢房的书斋，找我叔叔说去，先别让我爹娘知道。”

众童答应一声，心里却不自禁地发慌，不知一会儿要生出什么祸事出来。

眼看阿秀便要钻入狗洞，华妹心中忧虑，就怕他也给鬼抓了，忙道：“阿秀，我跟娘新学了几招剑法，要是遇着坏人，能帮你打发呢。让我陪着去吧。”阿秀沉吟半晌，道：“也好，多个帮手，你去找几根结实的树枝，咱俩一会儿防身。”

华妹生性大胆，最爱冒险寻奇，当即欢容道：“成，包在我身上。”说着矮下身去，便在围墙旁探看搜索，瞧瞧有无合用物事。

那华妹蹲在地下，正凝目寻找间，忽在此时，一张脸从墙里凑了过来，睁眼瞪着她。

虽说华妹将门虎女，此刻陡见妖怪，仍不禁放声尖叫，大呼道：“救命啊！”跟着纵起身来，便往阿秀怀里扑去。阿秀也是吓得面色惨白，凑眼去看，那张脸不是别人，正是胡正堂，看他一张脸恁煞惨白，正从狗洞里探了出来，众童惊慌不定，急忙伸手去拉，几个使劲拖扯，终于将那小童拔了出来。

胡正堂倒在地下，气喘不咻，阿秀扶着他，低声问道：“正堂，你还成么？”眼看胡正堂不言不语，一名孩童流着鼻涕，凑脸过来，道：“喂！你见到鬼了么？他真的没手吗？”

胡正堂转过面来，霎时呕地一声，大口秽物直喷而出，正正射在那鼻涕小童脸上，那孩子吓得滚地爬开，胡正堂也是全身乏力，一时软倒在地。阿秀与华妹对望一眼，两人都感心惊诧异，正迷蒙慌忙间，听得胡正堂哭道：“好多……好多……”

阿秀颤声道：“什么好多？你说清楚点！”

好多……好多……

井里好多……

鬼……

大雪纷飞，围墙下小童们全身颤抖，面面相觑，众人再也忍耐不住，霎时全数尖叫起来。

※※※

“叔叔，别一直拉着我，怪疼的。”阿秀抬头望着身边的男子，哀哀告饶。

人声吵杂，偌大的京城教场挤得爆满。只见校场正中搭着一座大擂台，场边锦旗飘扬，悬满布招，旗面图样全是锦毛狮，锦狮背驮大将，大将手舞关刀，左书“魁星战五关”五大汉文，水墨飞舞，苍雄有力。右侧则是须须弯弯的几个外国文字，长长一串，想来必也是同样意思。擂台四方各搭高台，层分六级，彩绘龙凤，看台上人声语嚷，观众云集，望之黑压压的一片。

“你呀……”看台楼梯传来一声叹息，一名男子拾级而上，那人身着朝袍，左手牵着一名男童，那孩子约莫十岁年纪，额上系着玉佩缎子，正是阿秀，两人背后却还跟着几名家丁。阿秀苦着小脸，仰头看着叔叔，听他叹道：“不看紧点成么？”

阿秀的叔叔是个英俊男子，年莫二十八九，柳眉如画，雪肤星目，竟如姑娘般的美貌。这叔叔看似文秀，说话口吻却甚老沉，他把阿秀那虎壮小子一路牵来，最后将他按倒椅上，跟着交代身旁老汉，道：“刘管家，好生看着神秀，别让他乱走闯祸。”

那孩子见自己有如人犯，只得拉着青年的手，求情道："叔叔，您别这般无情嘛。"

那青年捏了捏孩子的脸颊，责备道："阿秀呀，你上回闯得祸还不够大么？你想邀请学堂小朋友回家过夜，叔叔还不帮着向你爹娘求情？可你看，你干了什么？人家胡正堂好好地来家里，现下却痴呆了，可别想叔叔会再帮着你。"

那阿秀苦着脸，低声道："叔叔，那胡正堂糊涂，自个儿溜到废院去的，可不是我怂恿的。"

那青年摇头道："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是你朋友惹得祸，便该是你的罪责。自己反省了。"说着吩咐管家，低声道："老爷吩咐了，要这孩子长长眼界。一会儿武校开打，你便陪着他看，比试一完，立刻把人送回家，绝不准他四处晃荡。"那管家答应一声，道："老朽知道了。"那青年整理了朝袍，望着阿秀，道："叔叔还有事，你可乖乖的。"阿秀愁眉苦脸，也没回话，自顾自地喃喃低语，那青年往他脑袋一拍，叹道："小鬼灵精，少惹点祸，省得每天让你娘烦恼。"当即走下台阶，自入场中去了。

叔叔离开了，那管家却又凑了过来，只一股脑儿地挨在身边，手还搭在肩上，如同看守犯人。阿秀苦着小脸，四下偷眼去看，霎时心下大乐，嘴角露出了笑容。

看台搭建颇高，共分六层，阿秀坐在四楼，探头向下，眼里看得明白，二楼处坐着一名女孩儿，看她愁眉苦脸，却是华妹，只见她身边坐着个老嬷嬷，想来闯祸之后，这华妹也给当成人犯押着。两名孩子一在四楼，一在二楼，远远相隔，难以言语，阿秀只想与同伴打声招呼，当即拉了拉管家的衣袖，低声道："管家伯伯，我想解手。"

管家奇道："少爷出来前，二爷不才带您把过尿么？忍会儿吧。"

阿秀见计策不管用，登时苦着脸，他双手掩住小腹，低声道："管家伯伯，不知怎地，我肚疼。"那管家叹了口气，当即探头出去，自朝楼下大声喊道："拿盆子来！"过不半晌，几名下人气喘吁吁，手端大脸盆，急急奔上。管家把大脸盆放在地下，又从怀中取出草纸，含笑道："神秀小少爷，这儿解吧。一会儿我替您擦着。"

阿秀惊得呆了，四下衣香鬓影，满是名流仕女，更别说华妹就坐在下首，却要阿秀如何当众解裤，却在这儿公然大解？这要传到了学

堂，除了羞愤自杀一途，别无第二条路走了。管家见他低头含泪，忙道："少爷，快脱裤啊，可别拉在裤子上了。"

阿秀咬牙切齿，恨恨地别过头去，道："肚子忽然不疼了。"管家笑道："不药而愈，此乃天佑少爷，真可妙了。"当下挥了挥手，示意下人端着脸盆离开。

自那日后院闹鬼事发之后，这阿秀已被禁足一月有余。那日胡正堂爬出狗洞，来来回回便是那句话："好多，好多鬼……"竟如痴呆一般。胡正堂出事之后，家中尊长自是暴跳如雷，这胡家官职显赫，胡正堂的生父名唤胡志廉，乃是礼部侍郎，当朝从三品的大员，伯父胡志孝官职更高，却是当今大理寺寺卿，胡家书香世家，洞见观瞻，岂料孩子去别人家过得一宿，居然成了话也吭不出的白痴，胡家大怒之下，一方面寻访名医诊治，一方面上门兴师问罪，天幸阿秀的父亲也是当朝大员，笼络手段甚是高明，这阿秀便只给吊起毒打，没给胡家人带去赔命。

难得今日朝廷比武，中原蒙古的高手汇聚一堂，阿秀才能出来透气露脸，增长见闻，好容易与华妹见到了面，阿秀一个月不见她，自有无数话想说，但管家奉命死守身旁，屎遁尿遁却不管用，却要他如何脱逃?

眼看华妹身边也有下人跟着，想来八九不离十，必也株连祸结，让爹妈重责厉罚。阿秀气鼓鼓地坐着，不知这牢狱之灾还要多久，阿秀愁眉苦脸，一旁下人端着大脸盆行开，脸上却挂着一幅讥笑。阿秀越瞧越怒，正看间，忽见一名美貌女子行来，便坐在华妹身边。阿秀心下狂喜："娟姨来了，我可得赌上一把！"也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忽地发起蛮来，他狂吼一声，一脚朝家丁踢去，脸盆登时鼓咚咚地滚落台阶，那管家吃了一惊，大手微松，阿秀见机不可失，当场双脚蹬出，倒栽葱也似地飞身离座，直朝华妹头上坠落。

阿秀身子飞坠而下，势道甚快，倘若与华妹撞个正着，两名孩童都要重伤，便在此时，一双素手伸了出来，左手在阿秀背上一托，登让他身子转向，那阿秀受了外力，斜向一旁坠落，便在此时，那右手拢了过来，又将他半空兜转一圈，卸去大半力道，这才稳稳将他接落下地。

阿秀如同飞天小猴，自是玩得痛快，正要哈哈大笑，却见一双媚眼瞪了过来，腻声道："阿秀，这么高地方跳下来，可是想找死么？"面前好一张鹅蛋脸，只见这女子二十六七年记，秀眉微蹙，嘴角轻撇，一对酒涡十分动人，那双大眼却直瞪着自己，不假辞色。

阿秀见了这女子，立时欢笑道："娟姨，好久不见了！"阿秀倒也不是傻瓜，自知华妹家世渊源，父母武功极其高强，眼前这位"娟姨"更是华妹的师姑。名门大派出身，以她一身高明武功，怎会不救自己？

别人家的孩子打不得，那"娟姨"皱着秀眉，正想把他拎回去，便在此时，背后响起大批脚步声，阿秀吓得魂飞天外，却是管家领着大批下人匆匆奔来，想来是要抓自己回去。听他口中大喊："少爷啊！您可是尿急啊！我带你去解手呀！"语声如雷，让人羞愧无地，阿秀面红耳赤，正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一旁华妹却凑了过来，低声道：

"快装脚疼。"

阿秀立时醒悟，赶忙把脚高高举起，惨然道："扭了！扭了！摔下来时不慎扭歪了！

没准断了！可真疼死我啦！"那华妹这几日也给父母责罚，好容易阿秀冒死过来瞧自己，如此心意，怎能放他离开？当下只在一旁装腔作势，不住询问病况。管家更是呼天抢地，吩咐下人急取药箱，过不多时，又有人端着大脸盆过来，这回盛的却是热水，想来是要泡脚之用。

阿秀正自胡喊胡闹，忽见一名公子爷行到看台下，向那娟姨一笑，拱手道："娟掌门，一会儿比武，可要瞧您技压全场了。"阿秀见那公子爷面白如雪，一双大眼灵动传神，头上还绑了条紫头巾，虽在寒冬，左手兀自轻摇折扇。阿秀见这公子好生貌美，怕要把叔叔比下去了。慌忙瞪目去看，又见那公子爷的折扇绘了幅泼墨山水，旁书"紫云轩"三字，却不知是哪家的风流人物。正要去问华妹，那娟姨已然回头望向华妹，笑道："娟姨先下去了，一会儿你娘过来，叫她看我大显身手。"那华妹啊了一声，叫道："姨！您等会儿，我娘交代了，要您出场前和她碰个面……"话声未毕，那娟姨已然飞身跃起，她不待老老实实地拾级而下，身形纵出，轻飘飘地跃出看台，只见她身影曼妙，半空一个回旋，衣影闪动，烟尘不起，霎时便落在那公子爷身旁。

那公子爷含笑拱手："九华山轻功独步天下，在下今日可见识了。"娟姨羞了羞他的脸蛋，笑道："别装了。这般老气横秋，小心吓跑你家的苏大公子。"那公子爷故做茫然，疑惑道："苏大公子？他是谁呀？娟儿姑娘可否引荐一番？"娟姨笑道："我没法引荐，去找华山双怪吧。"两人对面相望，想起肥秤怪的怪模怪样，一时忍俊不禁，都是笑了出来。

眼见这公子爷与娟姨神态亲匿，阿秀坐在看台上，不免瞧得目瞪口呆，他拉着华妹的手，低声问道："这位公子是谁？可是咱们娟姨的情郎么？"华妹故做神秘，道：

"这位公子姓琼，不过他不能做娟姨的情郎，做情敌倒是可以。"

阿秀一脸茫然，眼看娟姨与那公子爷手拉着手，两人有说有笑，明明是对璧人，那华妹好好一双水翦大眼，怎能明眼人说瞎话？他想了想，忽地惊道："我知道了！他是太监！"

华妹一听此言，若非家教森严，几要捧腹大笑，她忍住了笑，当即起身离座，向管家道："你们家少爷脚疼，可得帮他好好捏捏。"那管家满心欢喜，颔首便道："成！

一定加力搓揉。"说着奔来三条大汉，急急将他两脚鞋袜除去，在阿秀的惨叫声中，已是狠命揉捏起来。

※※※

那厢孩子们打闹，这厢娟姨与那公子爷并肩而行，已然走入校场。此时东西两侧棚架已坐满了人，两帮武夫满面横肉，虽在冬日，兀自赤膊上身，颇见穷凶极恶。那琼公子手摇折扇，一路望向众武人，眼光竟是十分敏锐。听他问向娟姨，道："一会儿比武，你排第几场？"

那娟姨啊了一声，掩嘴笑道："你没提，我倒忘了瞧。"那公子叹了口气，拿着折扇便往娟姨脑袋轻轻一敲，摇头道："都要做掌门了，还这般小迷糊。"

那娟姨容貌娇嫩，虽是十分标致动人的美女，却仍不改顽皮模样，当场做了个鬼脸，笑道："那好，快去请我师姐收回成命。这是她硬塞给我的，我可没心思抢着做。"

那公子爷叹道：“你呀你呀，难得你师姐苦心经营，“九华山”这块金招牌，可别给你砸了才好。”

娟姨掩嘴笑道：“怕什么？真要不成了，再把我姊夫拖出来不就得了，天下有谁打得过他。”

那公子眼望擂台边的锦旗，见到了“魁星战五关”几个大字，想起了娟姨姊夫的武勇，登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此时朝廷尚武，对正教武林一脉尤为见重，这“魁星战五关”乃是车轮擂台，专让中国蒙古两国高手上场较量，以武会友，可说是当今天下最富盛名的比斗之一。说起娟姨的姊夫，恰与“魁星战五关”大有渊源，他倒不是什么擂台盟主，而是催生创制这“魁星战五关”的要紧人物。

中国与蒙古本是世仇。蒙古铁骑南下烧杀，中国军民北进屯垦，两国交战百年，时时兵戎相见，说来绝无可能以武会友，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十年前机缘巧合，娟儿的姊夫深入北境，无意间居然给了可汗偌大一个恩情。可汗事后感恩图报，便允准中国和议之请，两国撤兵避战，此后有识之士更一一上奏，从此便开通边关、互通有无，两国交往密切，日益亲近。

只是朝廷事每每上热下冷，纵使双方朝廷有意和解，但两国武将交战多年，仇怨太深，仍常私下斗殴，毫不容情，边关更时时为细故爆发凶杀，眼看情势如此，为消弭仇怨，减去彼此暴躁血气，两国朝廷索性化暗为明，自八年前岁末开始，便定下“魁星战五关”的大擂台，从此一年一校，中国鞑靼两国轮办大会，也好让双方武人都有个宣泄忿恨之处。

※※※

那公子爷一路回想往事，便与娟姨行到西棚布告下，先瞧过蒙古出场人选再说。二人依次望去，读道：“蒙古五关出场人选：首阵先锋，宗泽思巴……次阵翼锋，金察钦……三阵中坚，呼林特罕……四阵羽锋，无也明王……”娟姨瞧了半天，那蒙古一方虽有五名出场好手，她却无一识得，瞧了半天，忍不住皱眉道：“呼噜噜的鸟儿话，谁是谁啊。没半个认得。”

五关战为两国菁英群斗，为显国力强弱，不彰个人胜负，遂以“车轮战法”拼斗。分先锋、次锋、中坚、羽锋、大将等五关，双方打起来

往往谋略百出，谁能克制敌手武功，谁能游斗气力，莫不精心安排，打法极为讲究。料来蒙古这方如此安排，必有什么用意。

娟姨凡事大而化之，那公子与她相识近十年，自也知晓她的性子，当下微微一笑，不以为意，他凝目去看，伸手指着最后一个姓名，颔首道："你瞧，这人总听过吧。"

娟姨抬头去看，霎时掩嘴惊呼："啊，这是哲尔丹，他也来了。"

那公子想起哲尔丹的成名事迹，自知有些棘手，一时皱眉不语。

哲尔丹号称蒙古无敌手，乃是鞑靼国可汗大为重用的御林军首领，算是蒙古名气最响的一名高手，这人年过六十，位列北国宗师，过去八届比斗，多遣弟子门人下场，从不曾亲自出马，看他亲自领军过来北京，想来这次的"魁星战五关"，蒙古这方定是志在必得。

娟姨叹道："蒙古鞑子连祖师爷也派出来了，要脸不要？我可不想上场送死。"那公子微笑道："别叫人家鞑子，被听见了，可会挨骂呢。"娟姨笑道："不唤鞑子，那要唤他们什么？蛮子么？"此地乃是西棚，每多蒙人出入，那公子忙道："小声些，给人听见了，说不得先打一场。"娟姨哦了一声，眨眼道："会这么倒楣么？"

正说间，忽听背后传来一声闷哼，道："骂人的小姑娘。"那公子与娟姨听这话腔调怪异，不禁皱起眉头，二人回头去看，身边却仅一堵高墙，并没见到人。正疑惑间，那墙缓缓向前移步，登令两人大吃一惊，赶忙抬头去看，那墙却是个喇嘛，此人身高九尺，满面胡须，偏又身穿大红袈裟，站在西棚架前，衫色宛如布告红纸一般。娟姨眨了眨眼，惊呼："这不是布告！"那番人哼了一声，道："布告不是我。"娟姨连连颔首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公子见两人说话牛头不对马嘴，忍不住笑了，她附耳过去，低声道："蒙古这回只有一个喇嘛过来，这人八成便是无也明王，走，咱们不必和他讨晦气。这就走吧。"

娟姨向那布告挥了挥手，道："再见。不是布告大师。"那喇嘛咦了一声，左右瞧了瞧，好似不知那"不是布告大师"唤的便是他。

※※※

"魁星战五关"家喻户晓，打了八届，北疆也停战八年。这擂台比斗用意只在"以武会友"，就盼在打斗中显出王道仁德，所谓"揖让而

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胜要胜得气度从容，败要败得心平气和，但盼两国打得越热，交情越浓，纵使分出胜负，也不要见了生死。

也是为此，当年第一届比斗，两国君主心想和尚最是慈悲，必能点到为止，蒙古便以红教五活佛出征，中国则以少林五高僧应付，结果少林和尚果然是慈，蒙古高手果然是悲，嵩山群僧不过出到第三名高僧，便打对方五名喇嘛点倒为止。可汗见中国和尚揖让而升，蒙古喇嘛下来饮药酒，偏生自己还要去做君子陪笑祝贺，狂怒之余，便不再揖让什么，下令第二年全力求胜。

第一年输得莫名其妙，第二、第三年便打得惊天动地，就差没带火枪上场而已，可怜有少林寺这块大石头横在路上，无论可汗如何费心，硬是连输三年，不论在翁金城较量，还是在北京城打斗，均遭震慑蹂躏。蒙古上下非但不曾赢过半面锦旗，更没一回撑到最后一关，想来真令人心灰意冷。

胜负悬殊，一目了然，蒙古君臣悻悻然锻羽而归，可汗也不再热衷“魁星战五关”，只每日里静静演兵，时时眺看中州大地。朝廷大臣得知此事，心里自甚忧虑，就怕鞑靼国吞不落这口恶气，不免又要兴兵开战。群臣上奏之后，皇帝便暗下圣旨，从此不许少林和尚出阵，改由礼部侍郎招募人选，输赢不计，就是别让战况一面倒，免遭友邦记仇暗恨。

自此之后，钦点出阵大将的重责大任，便一股脑儿压在胡志廉头上，中原武林人物若想借“魁星战五关”一举成名，无不私下拜访，都想请胡侍郎玉全。胡志廉答应了这个，得罪了那个，年年比试年年忧，直是不堪其扰。

武林高手又是贿赂、又是求情，朝廷各方势力也是各自施压，第四年比试，胡志廉在众多人情请托之下，煮了锅大杂烩上阵，这帮人以峨眉掌门严松为主力，另以三江帮、洞庭水坞等门派辅佐，结果自是一目了然，四字箴言，大败亏输而已。

都说物极必反，中国连胜四年之后，原本唾手可得的胜仗变成一胜难求，可汗见自己人大逞神威，欣喜之余，又对“魁星战五关”热衷起来。更常与大臣对赌胜负。自此中国连败三年，蒙古红教支派“大轮门”独占鳌头，其中更有一年打了通关，从中国先锋一路打到大将，五战全胜，直是所向批靡。

消息传出，中国上下无不震动。眼看社稷无光、百姓议论，一年外国使臣来朝，更以此事调侃皇帝，龙颜震怒之下，险些把胡志廉送去充军，这只代罪羔羊大叫倒楣，自知形势已然转换，待得去岁第八届比武，胡志廉也不再畏首畏尾，便以圣旨之名调出举国精锐，由武当掌门“太极拳剑”元易领军，搭配少林灵音、灵真两大金刚，另以“淮西高天将”为先锋、“山东宋神刀”做中坚，轰轰烈烈开抵翁金城，只等大开杀戒。

中国高手尽出，任一人都是当代宗师，对方还是那个叫“大轮门”的支派，当场便给打得稀烂。先锋高天威更是大发神威，一路从头打到尾，单骑过五关，元易、灵音、灵真、宋公迈等人喝了一壶又一壶的热茶，全无上场机会，便带着锦旗归返北京。

中国五战全胜，高天威更将对方大将打成重伤，言语间更是百般奚落。强弱悬殊，输赢惨烈，“淮西高天将”威名远播，鞑靼国却又成了各国使臣闲谈的笑柄，可汗震怒欲狂，今次第九届比校，便尽起北国全境高手，从高丽至西域五十六国，精选五名神将，一同前来挑战中原武林，若不夺回锦旗，绝不罢休。

大军压境，胡志廉见了这势头，自是心中叫苦，大获全胜不行，一败涂地也不行，既要顾得可汗金面，又要保住皇上龙颜，百般苦恼中，只有去找本朝国丈琼武川诉苦，届时若要惨败，也有皇亲国戚保命。果然姜是越老越辣，琼国丈金口一开，便是一条明路。

“中国展天威，可汗怨恨苦，蒙古临城下，皇上心生怒，最好的法子，便是混个借口。”

“混个借口？”胡志廉那日听了怪话，自是满心诧异。

“傻子，何必上嗣对上嗣，你避开各门各派的老手，尽管挑些青年男女出来，将就着用，赢了，算是捡到了，输了，也好找理由推搪。”眼看胡志廉目瞪口呆，琼国丈又加了这么一句吩咐：“要能一个侥幸，拖成平手，两国皆大欢喜，那可真是吾皇万岁万万岁了。”

胡志廉一向聪颖，当场便领悟了，便定下这么个阵容，见是：

“中国五关出场人选：

首阵先锋贵州点苍七雄玉川子

次阵翼锋山东神刀少主宋通明

三阵中坚陕北九华掌门释娟神尼

四阵羽锋河北铁枪少主祝康

五阵大将华山玉清掌门苏颖超”

此时娟姨与那公子站在西棚，望着皇榜，眼看阵容如此，那公子爷自然暗暗佩服胡志廉的苦心，想以玉川子老将身分，多少打得下一两人，神刀宋通明大有乃父之风，必也能撑住场面，要是运气不坏，说不定这两人便能拖到哲尔丹那关，届时娟儿、祝康上场邀斗胡混，最后再让华山掌门压阵，双方都有面子，胜负如何倒是其次了。看这计策苦心意旨，自是让人赞叹不已。那公子爷看了几眼，心下甚喜，颔首便向娟姨道：“你给排到了中坚，看来你师姐的面子不小。”

那娟姨殊无喜悦之意，猛听她尖叫一声，拔出了长剑，气冲冲地奔向一处棚架，戟指怒骂道：“哪个是胡侍郎，给姑娘滚出来！”两旁侍卫大惊失色，无不跳了起来，又见她服色华贵，胸前一串珍珠项炼温润莹辉，倒也不敢造次，慌忙便道：“姑娘何事寻找胡大人？”

娟姨怒骂道：“谁是释娟神尼？释你个大头鬼！姑娘我不过二十来岁，便给你们咒成了尼姑老太婆！叫姓胡的滚出来！”九华山新任掌门怒气冲冲，礼部官员无不惶恐，只见一名官员赶了出来谢罪，慌张道：“女侠啊女侠，咱们不是不知您的身分，可您送来的名录上只两个字，唤叫“娟儿”，咱们翻遍百家姓，查不到这个娟姓，本想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唤您叫娟子，可后来想想又是不妥，只能给您安了个释字，绝非有意不敬……”

这姑娘正是当年的小精灵娟儿，早已长成十分动人的美丽女郎，此时哪来理会那官员说长道短，三两脚便将他踢开了，跟着大剌剌地冲入棚内，要将胡志廉拖将出来，当面责问。

那公子爷大惊失色，当下也奔将过来，问那礼部官员道：“没伤到吧？”那官员陪笑道：“回少阁主的话，下官没事，倒是咱们侍郎大人那儿，请您多担待了。”

那公子爷微微一笑，道：“别怕，我理会得。”当下脚步加紧，便往棚内行去。

才一掀开帘幕，本想定是大声吵嚷，说不定还打了起来，哪知娟儿只不言不动，手中拿着张信纸，并未高声怒斥。那公子爷心中赞

叹："胡侍郎官越大，口才越好，居然说得动咱们娟儿。"这娟儿自幼天真烂漫，行事不按常理，江湖人物老远见了她，无不退避三舍。也是为了她刁蛮顽皮，尽管天生貌美，追求者众，至今仍然待字闺中，无一人能够赢得芳心。

正想间，那公子爷已然行入棚内，陡一入内，便见了一名呆滞孩童，只傻傻挨着一名官员，那公子爷心下一凛，当即认出这孩子的身分。这儿童聪颖过人，乃是胡志廉的幼子，名唤"正堂"，只因前些时过去五辅家中作客，顽皮跌伤了脑袋，好好一个孩子，竟变得如此木傻。

那官员听得脚步声，当下回身过来，拱手道："下官见过少阁主琼芳小姐。国丈金安，皇后圣安。"那公子爷听他祝祷自己的两名亲人，当下含笑欠身，将折扇一挥，啪地一声亮响，扇面张了开来，只见扇面泼墨，丹青妙笔，好一幅云里紫阁，正是"紫云轩"。

这公子爷哪里是什么公子爷了，原来她便是当朝皇后侄女，三朝元老之孙，开国功臣之后，人称紫云轩少阁主，琼家大小姐琼芳便是。琼家藏有铁卷丹书，更有太祖赐下的二十四节龙头金鞭，可说是当朝第一显贵的大户人家。胡志廉与她说话，自是加倍客气谨慎。

琼芳正要说话，突见胡志廉眉头深锁，那娟儿也是手持信纸，蹙眉苦思，忍不住奇道："怎么了？蒙古人下战帖么？"胡志廉尚未说话，娟儿已将手中信柬送了过来，低声道："你瞧，这信好生奇怪。"

琼芳向来见多识广，精明过人，她父母早死，打小便让爷爷当成男儿汉教养，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奇女子，中国满朝名门之女中，决计找不出第二个。她见娟儿神态有异，不知那信纸有何奇妙之处，当下接了过来，自行低头去看。读道：

"令郎正堂，误跨禁界，擅闯鬼门，近有大祸秧。闻报速离京城，可免一死。"

琼芳吃了一惊，不知这是什么人写就的，赶忙再看署名，传信者自道名号，曰："善穆义勇人"。她一时看不出端倪，也不知那署名是何意思，忙问道："这信什么时候来的？"

胡志廉叹道："这些日子焦头烂额，忙里忙外，方才家人送来这封信，我才得知此事。"

琼芳低头思索，胡志廉虽然行事谨慎，但这几年为了挑选“魁星斗五关”的出阵人马，这位侍郎大人吃力不讨好，得罪了无数武林同道，看这模样，八成有人挟怨报复，那也未可知。当下沉吟道：“我瞧这是熟人做的事。八成是有人与您结怨，趁着令郎病重之时，前来落井下石，自是要让您心神不宁。”娟儿颔首也道：“可不是么？我瞧这十之八九是蒙古鞑子写的，他们怕胡侍郎运筹帷幄，又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才写信过来扰人。”

胡志廉听了二姝劝说，却只叹了口气，他抚摸爱子脸颊，缓缓地道：“您知道，我胡家命运多艰，当年奸臣为祸，暴民乱政，活活打死了家母，好容易仁君当朝，可别再有什么劫难波折……”他回思昔年往事，叹了几声，忽然双眉一轩，咬牙道：“也罢！兵来将挡，真要有什么事，胡某也不来怕！什么误入鬼门，我一会儿安排了太医院的几名圣手，请他们替正堂孩儿治病。我偏要瞧瞧，那禁地里有什么妖魔鬼怪！”

琼芳点了点头，蹲身望向那孩子，柔声道：“正堂，还认得阿姨么？”这胡正堂每逢过年，定会随父母过来紫云轩拜年，每年都拿了红包打赏回家，说来自该识得琼芳，哪知他听了呼唤，却只低头望地，不言不答。娟儿低声道：“好孩子，你到底瞧到了什么？”

胡正堂面色一寒，喃喃哭道：“好多……好多……”

琼芳与娟儿对望一眼，二姝面向男童，同声道：“好多什么？”

那男童口唇欲动，还未说话，猛听棚外碰地一响，号炮已然炸响，胡志廉赶忙道：

“阁揆大人亲来视察。我先过去了。”说着唤来侍卫，命他们严加保护儿子，这才稍稍安心。

※※※

午时已届，炮声响过，中国阁揆大人驾临，胡志廉身为中国这方主事，自须入场迎接，那蒙古钦差也已到来，东西两棚高手便全数肃立，场内一时鸦雀无声。

今日两国比武，何大人身为阁揆，自须与蒙古使臣过来主持盛会，那何大人取出圣旨，宣达旨意，听他大声念道：“奉天承运，我中国大汉天子诏曰：我朝……咳……

威胜五霸，明继三王，方今以武会友，贵于相交，九州豪杰，习武从戎，是以普天同庆，有凤来朝……”

何大人摇头晃脑，唧唧聒聒，脚下还打着拍子，台下哪里有人听了？武林人物一会儿都要上场较量，各人打坐运气，砺刀磨枪，看台上家眷百姓每多藉机赌博的，自是交头接耳，议论胜负。连那阿秀、华妹等一干孩童也在打闹嬉戏，更是不在话下。

场内场外人人神色平淡，无人理会何大人念得是什么，料想他便算夹了一两句粗话在里头，怕也无人知晓。只是那蒙古使臣却越听越怒，圣旨里好大一篇，又是“移风感俗、诲化蛮邦”，又是“四夷勇士、投明事主”，中国皇帝哪句话不是自尊自大？直把蒙古当成了奴邦蛮夷。

那使臣钦差怒火中烧，待何大人读毕，立时手捧鞑靼可汗亲手圣旨，气冲冲地奔上擂台，也是大声念了起来。看他义愤填膺，指天道地，想来所言全在反驳中国君臣，只是他满口蒙古语言，场中无人能懂，众百姓自是当成笑话来听，除了几名太常寺的通译乐舞生在那儿低声商议，全无一人理会。

娟儿听得哈欠连连，她揉了揉眼珠，道：“再听他们念咒语，我可要睡着了。”

琼芳与娟儿相识颇深，自知她剑法轻功都有一流师承，根柢极佳，但临敌经验尚浅，届时擂台上敌手忽出怪招，不免吃亏。便道：“一会儿你也要上场，我瞧你赶紧温习一下剑法。可别有什么乱子。”娟儿听了这话，假意打了个哈欠，道：“放心啊，有那位苏大掌门在，能有什么乱子呢？”说着合十顶礼，又道：“小女子一会儿给人打下台来，还请苏夫人念在十年交情的份上，早些让苏大侠登台上场，替小女子雪耻报仇，区区在下纵使魂归九泉，也能瞑目了。”说着向前欠身，便朝琼芳拜去。

琼芳脸上微微一红，啐了一口，道：“便要损我，也挑吉利的说，没轻没重，专来招凶。”说着提起手上折扇，便往娟儿的小脑袋打去。娟儿做了个鬼脸，咯咯娇笑起来。

※※※

这两名少女乃是闺中密友，私交甚笃，说话玩笑居多，自无恶意。那琼芳毕竟是皇亲国戚，一阵脸红之后，便又宁定。她拉着娟儿

的玉白雪指，朝东棚望去，含笑道：

“先别损我了。倒是你也二十好几了，究竟心里欢喜谁，可曾想定？”

娟儿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两名青年凝目朝自己望来，一个体型威风，年莫三十四五，满脸阳刚肃杀；另一个面貌清白，端稳文秀，二十五六上下。两人目不转睛，都在凝视自己。

琼芳微笑道：“山东宋通明武勇过人，河北祝康风流潇洒，你究竟欢喜哪一个，可有主意？”娟儿一脸苦恼，以手支额，讪讪地道：“讨厌死了，都是师姐一天到晚相亲，可真害死人了。”

琼芳亮开折扇，掩嘴轻笑，道：“红颜祸水，绝代妖姬，你可别惹得四大家族比武求亲，到时又是一个擂台。”娟儿头皮发麻，眼见宋通明咧嘴大笑，山东大汉满嘴葱蒜腥味，无远弗届，相距虽达丈许，兀自随风飘来。她心中叫苦，左手掩鼻，忽又见祝康略摆发稍，单手轻托下颚，一幅顾影自怜的俊公子模样，娟儿哀号一声，赶忙右手遮眼，自便匆匆逃离而去。

琼芳看入眼里，忍不住娇声大笑，只是忽然想起“华山三怪”的事迹，却也不免心下一寒。

这娟儿看似不减娇憨，其实她屡经变故，颇经人事。那年九华山爆发大祸，门人或死或散，那娟儿虽是小小女孩儿，却有骨气，便以芳华之龄独守师门。可怜她武功微弱，人又幼小，便遭各大门派欺侮诈骗，抢劫财宝田产一空。只是她自始自终咬牙苦撑，坚持不走，后来师姐打听到消息，便赶忙回山团聚，师姐一到，姊夫强援立至，情势旋即逆转，吓得各方强敌退避三舍。之后师姊妹先把师门留下的武功秘笈掘出，又将山上的珍宝财物一一夺回，才有了今日九华山的强盛面貌。武林人物每回与她师姊妹相遇，每回醒起她们背后的那个雄伟身影，无不害怕忌惮，这几年九华门人行走江湖，竟是无往不利。

※※※

比武便要开始，琼芳心悬自家人，便朝东棚望去，只是瞧着瞧，那华山门下不见踪影，竟只一位赵老先生到来。看他独个人坐在棚内打盹，其余人等却不知去向。琼芳心里有些发慌，想起情郎年岁越大，行事越发疏忽，赶忙行到赵五身旁，抱拳道：

“五爷爷。”

那赵老先生便是当年的赵老五，算来已有七十来岁年纪，一旦打起盹来，当真劈雷也打不醒。琼芳见赵老五身上肮脏，倒也不敢用手触他，左右看看无人，拿着扇子便往他脑门敲了一记，再次喊道：“五爷爷！”

赵老五睡得酣畅，猛然给人打醒，登时睁开睡眼，皱眉道：“哪一位？”琼芳含笑以对，温言道：“五爷爷。”赵老五见了这张清秀脸庞，赶忙直起身来，大声道：“大小姐！”

琼芳身着男装，自不喜人家如此相称，但赵五是长辈，也只有忍住了，当即问道：

“你家掌门人呢？”赵老五揉了揉惺忪睡眼，茫然道：“怎么，还没来吗？”琼芳一听此言，想起华山之中满是精灵古怪之辈，可别又去惹是生非，忙问道：“他们还没进京么？”

赵老五年轻时脾气暴躁，乃是华山小一辈最为害怕的人物，此时年岁已老，却显得十分慈祥，听他呵呵笑道：“当然进京了，咱们那华山双仙起哄，说三个月没见您，如隔八秋，便要苏掌门给您准备些礼物，他们逛了好些店铺，都没挑到合意的，一路从大明门走到承天门，又从承天门走到左顺门，我年纪老，陪不动……”

耳听他叨叨絮絮，言不及义，琼芳自是不胜其扰，当下匆匆拱手告辞，急忙离开校场，便去寻找玉清观众人下落。

※※※

琼芳离场而去，那蒙古使臣却还在拿着圣旨拼命颂念，又过得三盏茶时分，念得口干舌燥，眼歪嘴斜，终于读毕。谁知那何大人找了乐舞生通译，登又怒火中烧，便要长篇大论地反驳。那胡志廉心下一惊，就怕双方你来我往，不免耽误时辰，赶忙拦了上来，陪笑道：“阁揆大人，留步吧。”何大人怒道：“你干什么，不顾圣上的面子么？”

胡志廉榜眼出身，雅擅政论，朝廷典故最是详熟，当即搬出往事，低声道：“大人，前年翁金城的事儿，您给忘了？”

何大人心下一凛，这才醒起往事。前年北京城比武，武人未开打，文臣便已斗起嘴来，双方大臣相互讥讽，你来我往，整整念了四十余道奏章，正午比试大受拖延，竟延至夜间方才开打。后来到了翁

金城，鞑靼国礼尚往来，也找了人上演歌舞娱宾，剧中所演全在讥讽北京时事，中国大臣狂怒之下，全数退席，比试受此一扰，竟延后七日再开。从此两国彼此约定了，日后“魁星战五关”礼节一率从简，除见证大臣、钦差宣旨之外，管你太师大学士、五军大都督，一概不得到场滋扰。另定规矩，双方出战高手不受朝仪约制，面见两国钦差不下跪，免生争执。

何大人醒起往事，勉强按耐了怒火，挥手便道：“也罢，你是主事，这便让你主持吧。”

胡志廉早有此意，稍一躬身行礼，便即行入擂台，朗声道：“诸位英雄豪杰，承蒙二君圣恩，得令“魁星战武关”连年举办，请诸君下场之时，务须体念“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八字真谛。一不得阴招偷袭，二不许运使暗器，二不能兵刃喂毒，凡事光明磊落，无愧君主重托，四境苍生之景仰。”

胡志廉虽非江湖人物，但他连年举办比校，规则详熟，绝非初窥门径的文臣可比。他讲解了一阵比试法则，便行向台边一张长桌，向桌边六名文臣行礼，温言道：“几位大人，一会儿请见证输赢，下场将士若有违规之举，还请当场举发，莫要偏废。”这长桌上共坐了六名官员，汉蒙各半，无独有偶，多是老态龙钟之辈。六员见证中，却只一位少壮青年，看此人白面无须、面如冠玉，身穿五品白鹇朝袍，正是杨绍奇。诸人听得请托，各自起身回礼，均道：“我等竭心尽力，必使竞试公平，绝不有失。”

那杨绍奇行礼之后，便又坐了回去，目光一撇，却是朝阿秀那儿瞧去，要看这孩子是否又跑得不见人影。

此时阿秀早给家丁狠狠捏过脚，只哎哎叫疼，无法再行作怪，便只老老实实地坐着。

那管家见杨绍奇看似正襟危坐，目光却不时向上瞄来，显在留意阿秀的动静。那管家心中一寒，忙向阿秀道：“少爷安分些，二老爷在瞪你了。”阿秀伸了个懒腰，自知叔叔个性温文，一向疼爱自己，给他瞪个几眼，倒也不来怕，反正只要没遇上爹爹，那是为所欲为的局面，当下哈欠连连，不置可否。

正疲懒间，看台走道却传来一阵骚动，只见几名高大军官腰悬钢刀，身穿铁甲，正自当前开路，人潮簇拥中，一名美妇向前而来，那

女子肩披黑毛雪貂，艳丽照人，才一入场，便让无数宾客起身行礼，便在此时，一名小女孩儿扑了上去，欢声道："娘！

您可来了！"

阿秀见华妹跳了过去，搂住那那美妇，不住在她脸颊上亲吻，母女俩容貌极为相似，一时艳光四射。那管家赞叹道："人比花娇，当真是京城最漂亮的母女俩。"

那美妇一到，大批随扈涌入场中，便将四周团团护卫，旋即驱离生人。眼看那美妇携了华妹的手，便朝座席行来，那管家长揖到地，慌道："伍夫人。"那美妇见阿秀坐在一旁，登时轻轻一笑，道："小调皮，你也来了？"阿秀咧嘴一笑，干笑道："伍阿姨。"那美妇微微颔首，自管坐下。那华妹见了母亲到来，只缠着妈妈说话，不再理会阿秀。

阿秀自坐席上，四下探看，心道："怪了，那崇卿大哥不是最爱练武么？怎地今儿个这般热闹场面，他却不见人影？"

正想间，忽见擂台上锦旗一招，一个中气十足的男音喊道："中国蒙古双方先锋出阵，"魁星战五关"，就此开打！"铜锣响亮，场内场外人士无不心头一震。阿秀虽不曾拜师学艺，却也曾随父亲练过一些入门武术，一看有架可打，自也大感兴奋，忙凝神去看擂台上，对其余身外之事不再理会。

铜锣响过，东西双棚各自行出一员先锋大将，东首是主位，见一名道士手提长剑，躬身行出，却是点苍山七雄之一的玉川子。西首蒙古来者是客，待得玉川子上台，方才行出一条大汉，拾阶而上，双方高手都是老老实实，不曾卖弄轻功身法。

自"魁星战五关"开打以来，八年来点苍山不曾遣出高手与会，赢也沾不到光，输也挨不着骂，直如局外人也似。想那峨眉、崆峒都曾遣出门人出征，虽说有赢有输，总强过摇旗呐喊，围观助阵。好容易"魁星斗五关"由点苍山派任第一阵大将，玉川子自是想尽办法，软求硬逼，这才得了掌门海川子亲口允诺，得以担当先锋大任。

那蒙古好手名唤"宗泽思巴"，手持双刀，目光如鹰，拱手行礼过后，便只低头向地，等候玉川子发招。想来此人必是寡言慎行、谨守份际之人。

那点苍本是武林四雄四强之一，历经多年栽培，派内除七名高手外，另有许多二代弟子崛起江湖，这回他见场内宾客云集，阁揆大人亲来观看，己方门人也都满面仰慕，都在等着自己大显神威。玉川子虽已年过五十，但他一生龙套，哪里经过这般场面，自是抖擞精神，寻思道："去年高天威一举打垮人家五大高手，江湖地位暴起，天将府老小可得意了。看咱今日定要威风凛凛，少说轰他两个大将下来，回去也好大开祠堂，上香祭祖……"

他思量着自己的丰功伟业，笑吟吟地抽出剑来，伸指向宗泽思巴，微笑道："这位老兄，贫道便是点苍七雄行三的玉川子，人称"飞剑夺红"便是。老道三岁打猛虎，五岁斩蛟龙，七岁行上贵州遵义，力战百名儿童，抡过婴儿武赛大头牌，遇上贫道，算您不运气。"

比校开打，胡志廉便退回东首棚架，他身受皇命，中国这方的出阵人选皆由他一力荐保，自要与诸大门派的弟子门人共观战局、研策拟略。第一阵开打，这玉川子身为老将，担负先锋大任，按着原先拟定的方略，自该由他出手打下敌方一两名好手，哪知不过才上台，便听那玉川子喋喋不休，直如老太婆出门买菜，哪里像是绝代高手的风采？胡侍郎不由有些惊慌，忙问身旁的点苍掌门，道："海川道长，您这位三师弟……咳……成么？"

海川子面色不豫，还未回话，场内刷地一声，长剑吐鞘，玉川子已然挚剑在手，胡志廉看他轻轻巧巧地挽起剑花，年岁虽老，身法却颇精妙，想来武艺不俗，自己倒是小觑他了。海川子见他颇有惊叹之色，登伸出了小指，朝台上点了点，俨然道："侍郎啊侍郎，想我点苍威震西南，所向无敌，您言语如此轻薄，岂不让江湖英雄心冷？"

胡志廉给顶了回来，心里不怒反喜，忙道："道长责备得是，下官确实失言了。"

他擦抹了冷汗，又见一旁宋通明、"娟儿神尼"都在准备上场，心下稍安，想道：

"国丈大人这回的计策颇有行险之处，无论如何，至少得撑到第四场，战局可别一面倒才好。"

台下胡志廉冷汗直流，台上玉川子却仍笑谈风月。只见这老道神态潇洒，道："宗泽先生，还是思巴先生，我一会儿使的招式，实乃双招合璧的奇招，左路称"点苍玉袖功"，右路是"回龙十八剑"，苍劲古

拙，气势凛人，只因我乃上国第一先锋，特说与你知晓，以免你招架不及，致有死伤，不免伤了和气……”他说得痛快了，当下左袖闪动，亮出一根赤针，正是从师兄赤川子那儿借来的神物，跟着右手剑刃平举，喝道：“宗泽兄！不，思巴兄！在下可要失……”

话声未毕，猛然间听得一声怪吼，宗泽思巴双脚一蹬，大脚直向门面而来，霎时正正印上胸口，玉川子左右两手使招，招式全用到了人家背后去了，只听他哎呀一声大叫，喊道：“礼！”身子如同破布袋般直直飞出，滚回了东首棚架，一路碰翻无数桌椅。玉川子倒在地下，嘴皮发颤，众人不知他死活如何，当下急急去看，猛听这位好手双目圆睁，大喊道：“了！”

一句“失礼了”，玉川子便已倒在棚架之内，给人抬上担架，送去疗伤，场边宾客无不骇然。其余武林中人则是议论纷纷。对手武功强猛诡谲，中国出场诸将无不大为震动。胡志廉惨然一笑，心道：“敌强我弱，吾命休矣。”醒起蒙古君臣此战势在必得，更有惶恐之意。

※※※

胜负分晓，那厢见证朝官商议了，一名官员步入场中，此人面如冠玉，神态从容，正是杨绍奇。他将锦旗送入蒙古钦差手里，朗声道：“魁星战五关先锋第一战，恭贺蒙古国胜出。”

那蒙古钦差得意洋洋，斜目觑了中国阁揆一眼。那何大人见惯大风大浪，倒是不慌不忙，他见杨绍奇经过台前，顺势便握住他的手，低声笑道：“杨郎中，您可越来越有令兄的架式了。”杨绍奇含笑拱手，回礼道：“家兄文武全能，岂是小子的手无缚鸡之力可比，阁揆大人可是错爱了。”何大人哈哈大笑，道：“还说？瞧你这般谦逊，不就是那一套？你杨家兄弟啊，可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他还要再说，杨绍奇身为见证，自有要务，却也不便再陪话，当即作揖拱手，自行回座去了。

※※※

第一战胜出，那宗泽思巴照着车轮战规矩，便在台上等候下一仗敌手。只见他两手旋转刀柄，看也不看，双刀回送，刷地一声，便与腰鞘稳稳相合。他怒目望向东棚，以汉语喝道：“在下姓宗，蒙名泽思巴，父为汉人，母为蒙人，乃漠北开平“双刀会”

舵主，还请下一位英雄上场赐教之时，莫再满口无聊言语。否则休怪我下手不容情！”这人汉语流利，言辞达意，偏又满脸横肉，胡志廉心下暗惊，慌道：“这人模样好凶，咱们打得赢么？”

话声未毕，听得一人冷冷地道：“胡侍郎，劳烦您闭上嘴。”耳听来人说话无礼，胡志廉满心惊诧，还待说话，棚内一条九尺大汉已然跨步出场，铿地一声响，精光暴起，“翔鹰宝刀”破空斩出，单刀舞动如轮，便与宗泽思巴激战一处。

中国次锋宋通明，“山东神刀”二代少主下场，这才是真正中国高手的风采。

单刀对双刃，双方身影交错，三件兵器此起彼落，打得极为激烈。那“翔鹰宝刀”锋锐无比，曾受江南欧阳家的“洪武天炉”铸造锻冶，刀头宽大，形若铁铲，又号“天雄”，配上宋通明豪快至极的刀法，一时竟是毫无破绽。

宗泽思巴见对手兵刃厉害，双刀每回与他手上神兵相触，便生火花缺损，他这双刀乃是父祖所传，刀法世袭，眼看大受损伤，自感心疼，当下便改采近身短打，一来保全双刀，二来要以蒙古摔角之术占得上风。

蒙古民风纯朴，性尚武勇，最精骑术、摔跤二技。举凡蒙古出身的好手，无论该人师承何方，自小多习摔跤之术，待到成年之后，往往便以自身武功搭配摔角招式，衍出无数特异杀招，当年萨魔内外精修，更是个中翘楚。若非近年与蒙古武林多有来往，中原人士怕还不知世间竟有这等打法。

眼看宗泽思巴贴身而来，他双手倒持刀柄，锋刃平贴手臂，一个回旋之下，呼啸风声大起。这记“北风抽”握刀有如刽子手斩头，一刀之力含入了内劲、腰力、腕力，加上身转甚急，自是勇猛异常。宋通明自来性格刚烈，与乃父性情相似，眼见对手要以近身决战分出胜负，一时不加退让，反而迎上前去。宗泽思巴心下大喜：“我双刀素来力大，北国无敌手，这人却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亏得他担任二战次锋，行事却如此疏漏。”

宗泽思巴首战已胜，只要次战再胜，看三战乃是九华山的一个丫头，必然连抡三元，一想便让人心中大喜。胜负时机已近，刀光影动中，彼此兵刃已至对方面前一丈，一丈便是十尺，但这两人身形极为

高壮，两手张开几达丈许，加上手上持刀，十尺于他们而言，直似伸手可过，宗泽思巴身形虽然旋转甚急，但脚步暗含奇招，猛见他左脚前探，插入宋通明马步之间，竟已暗使摔角招式。

宋通明见对方脚步占了上风，心下自是一凛，这摔角自来最重脚步，只要脚下站得稳当，对手气力再大一倍，也难扭动分毫，眼看对方兵临城下，正要斜步退让，忽然眼前一花，单刀已然当头劈来。正是那刽子手也似的“北风抽”。当地巨响传过，宗泽思巴单刀挥来，大力撞下，宋通明上半身吃力太过，胸口气血翻涌，不由得一晃，宗泽思巴见机不可失，当下左脚斜踢，便往宋通明足胫扫落。

旁观众人见状，无不面露惶急之色，对手回身出刀，腕劲雄强，加上内劲腰劲，三力齐发，宋通明已是相形见拙，看他吃力太过，重心偏斜，脚胫若要再受外力，自是非倒不可。

猛听一声闷响，小腿扫出，已然踢中宋通明脚骨，宗泽思巴嘴角含笑，只要宋通明倒地，他便要半空旋翻，痛下杀手，届时双刀同出，足跟撞落，无数强猛招式齐发，宋通明非但要败，怕还有皮肉之秧。

胡志廉叫苦连天，这下连败两场，如何了得？忙向娟儿道：“姑娘您快快准备了，一会儿赶紧上场，耗他些气力。”娟儿却单手托腮，没精打采地道：“急什么呢，还有得打哪。”

胡志廉咦了一声，赶忙望向场内，只听砰地一响，那宋通明胫骨挨了一记重扫，却如铁塔一般，仍是长立不倒。正迷惑间，那宗泽思巴半空飞转，已如圆球般砍向敌手。

宋通明怒喝道：“神刀劲！”刀柄飞快，如闪电般点出，重重向前一撞，霎时正中宗泽思巴胸口，喀啦一声怪响，蒙古前锋胸骨折断，如皮球般倒弹出去，跟着骨溜溜地滚入西首棚架内。蒙古众高手大惊失色，一时乱成一片。

宋通明神威凛凛，右掌怒挥，将“翔鹰”掼入擂台，跟着冷眼望向西棚，道：“下一个。”

原来这“神刀门”练有一项不传密法，称为“神刀劲”，气力灌入，直如泰山之尊，便天崩地裂也奈何不得，对手要以气力动摇下盘，自是毫无机会，反而给他抓到破绽，当下便将宗泽思巴打下马去。

双方各败一场，多少探知对手虚实，当下蒙古这方便细细商议起来，看下一场对方乃是次锋出阵，此人名唤“金察钦”，看姓氏是个高丽人，却不知使得是什么奇妙武艺。那宋通明倒是自信满满，也不催促，只在台上等候较量。

※※※

场内烟消弥漫，华山门人却还迟迟不至，琼芳只得一路沿着校场寻找，她沿着外城探看，心里倒也不慌。想来这几人贪图北京风光，必是入城游览了。

琼芳行入城内，沿街寻找，她向来轻车简从，少携婢女家丁出门，加上身有武功，倒也不怕什么歹徒。再说这几年祖父琼武川年岁已高，体弱多病，琼芳怕爷爷有何闪失，便命门人随侍在侧。是以今日盛会，除一位剑术师范之外，并无其他门人到场。

想着想，脚下已然来到城内，不必去问路人，便见城墙脚挤满了人，全都挤在一处酒家里，众人安静无声，俱朝门外望来，模样颇为怪异。琼芳微微一笑，自知有华山门人处，便有荒唐怪事，当下便朝店里行去。

琼芳才一探入脚步，便听满店老小全都欢呼起来，人人仰天大叫：“赢了！赢了啊！”

琼芳心下大奇，不知这些人好端端地，为何见到自己如此开心。正起疑间，一名瘦长老者，手提金算盘，直直朝桌上一叠银两扑去，哈哈笑道：“大胜！全胜！统通都是老子的！”便在此时，又是一名老者滚来，此人形若橘子，圆滚滚地甚是滑稽，却是名大胖子，听他吼道：“放屁！这些才是我的！”

琼芳不明究理，随手拉来一名弟子，诧异道：“这是干什么？你们掌门呢？”

那弟子二十来岁年纪，姓陈名得福，乃是苏颖超同窗同年门生，自来精明干练，深受掌门器重，他见了琼芳，登时满面喜色，正要呼唤，猛然间身子给人抓了起来，跟着扔了出去。

琼芳还没说话，那橘子老人已然靠了过来，躬身道：“大小姐！”

琼芳秀眉轻蹙，摇头道：“叫我少阁主。”那胖老人面色带喜，忙道：“您不是大小姐。”

琼芳不置可否，却也不明他的用意，只将折扇轻摇，淡淡地道：“叫我少阁主。”

大橘子仰天狂笑，霎时面向众人，厉声道：“看吧！她不是小姐，这是她自己说的！”那瘦长老人冲了过来，怒道：“放屁！放屁！她当然是女人，你没瞧她走路东摇西摆，不是雌的是什么？”橘子老人冷笑道：“胡说！老子走路也东摇西摆，难道是女人么？”

瘦长老人虎吼道：“我瞧你便是！贱人！”橘子老人大怒欲狂，连声喝道：“胡说！

你才是贱人，你偷汉！你淫荡！你勾引祖师！”两人各执一词，霎时激战起来。其余门人弟子也在怒喝不休，店内桌椅齐飞，酒坛乱舞，望之恁煞骇人。

琼芳满面惊奇，眼看方才给人扔出去的弟子爬将过来，忙将他一把搀起，低声问道：

“究竟怎么回事？”陈得福苦笑道：“他们在赌局。”琼芳颇为错愕，道：“赌局？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陈得福干笑两声，道：“他们在猜下个进来店里的客人是男是女，刚巧您来了……”

这回轮到琼芳苦笑不已，她虽是女子，却做男装打扮，无怪会生出争执了。二人说话间，那算盘怪与肥秤怪已连番辩论，听那肥秤怪吼道：“走路看不出雌雄，打扮瞧不出男女，那看撇尿总成吧！”算盘怪喝道：“好！就这么办理！”说着向琼芳直冲而来，怒吼道：“小妮子！你撒尿是蹲是站，给老子瞧瞧……”

其时重男轻女，琼芳听他侮弄自己的女子身分，登时大怒，折扇使力挥出，便朝算盘怪脑门打落，这一挥看来随兴，其实法度严谨，乃是琼家祖传的如意扇法，挥、拍、点、戳，扇面开阖之间，暗藏无数妙着。算盘怪乃是华山上一辈人物，武功自也不弱，当下斜身避开，向大橘子吼道：“大家空口无凭，眼见为信！不等亲眼见她洗澡更衣，分不出胜负！”肥秤怪脸上一喜，身子却又一颤，便道：“主意可是你出得，我只是被迫为之！”算盘怪狂笑道：“迫什么！大家牢牢跟着她！”

琼芳气得炸了，自问那陈得福，厉声道：“你们掌门呢？这般胡闹！他也不管管！”

陈得福苦笑道：“掌门说他苦思剑法，要我们别扰他，现下在店后的树林里歇着呢。”

琼芳哼了一声，眼见算盘怪冷笑不休，似是不怀好意，她伸足一踢，将桌椅扫了出去，趁着众人给桌椅绊住，登时斜身飞出，从窗格里跃了出去。店里老小大喊大叫，喝道：“大家追！不查个水落石出，绝不善罢甘休！”

※※※

当年宁不凡退隐，苏颖超以稚龄接任华山掌门，此事轰传天下，堪为武林奇谭。之后琼武川经常往返华山，时时带着孙女琼芳同行，琼芳自小便聪慧过人，眼看这位华山少侠天性害羞，一见人面便磕头道歉，自是大加调侃。也是如此，这对金童玉女打小相识，算得上青梅竹马。

两人自小相识，每年都要见上几面，过个几招，原本功力匹敌，不分轩轾，但几年过后，苏颖超忽然领悟了华山至高密宝“三达剑”，习成了屈敌神技：“智剑平八方”，从此武功造诣一日千里，一年强过一年，数年不到，非但远远超过琼芳，更成满门第一高手，无人能望其项背。

宁不凡退隐前兀自稳坐“天下第一”之号，连挑选徒弟的眼光也是不同凡响，苏颖超年幼之时，便曾与少林灵真对过几招，虽不曾得胜，但天资之高，展露无遗，便让群雄大为惊叹。果然苏颖超自习成智剑之后，辗转三十余仗，至今不得一败，虽不比乃师的八百战，但几年下来，也算小有斩获，想来再过些时日，华山必能重列四雄之尊。

武功高了，自是让人欢喜，但不知为何，练成智剑之后，这位华山掌门日日沈淫剑法之中，从此疯疯癫癫，行径诡异，竟似返老还童起来，以致门规松弛，肥秤派、算盘派四下胡闹，这才有了今日的怪事。

琼芳给华山双怪连番侮弄，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偏生这两人算是长辈，自也发作不得，只能拿苏颖超出气了。她一路奔到店后树林，娇声呼唤：“苏颖怪！出来！”

时近年关，白雪飘飘，阳光照上雪面，加倍耀眼，枝桠上垂挂水晶冰珠，京城冬日，别有一番风华。眼看这小子躲了起来，迟迟不出，琼芳无心多看，只管纵身入林，要将苏颖超揪出来。

四下白蔼蔼一片，极目所望，林里却不见苏颖超的身影，琼芳倒也不慌，她凝目细看，忽见林中一株苍松高耸，虽在隆冬之间，仍是松针茂密，不见枯萎。琼芳心道：

“小猴子专往高处爬，且待我抓他出来。”当下手握折扇，悄声行向松树，跟着身形一纵，跃上了枝桠。

琼芳家学渊源，除了世袭琼家武艺，琼武川更为她重金礼聘名师，练的都是武林第一流的武艺，举凡内功心法、轻身工夫，无一不是名门正派的大师点拨，是以年岁虽轻，火喉虽嫩，但一举一动间，功底纯正，身法严谨，自不是寻常武林人物可比。

她樱口紧闭，憋住呼吸，屏气凝神中，便往树枝上一步步跃去，这几下起落看似简单，其时大有学问，凡人提气纵跃，必然深深吸气，藉以轻身发力，但她曾经武当山元易道长十日教诲，传她一套“燕长青”的呼吸法术，能以一口内息走通玄关，不必如一般名门弟子般屡屡呼吸换气，果然此刻一经使出，便收极静之效。

她捡着牢靠松枝跃上，一路脚下都甚宁静，不曾碰落积雪，她行到两丈高，隐身在树干之后，偷眼望上，登见树顶隐隐露出衣衫，却是有人坐在树头沉思，不消说，必是古怪情郎又在发疯。琼芳微微一笑，心道：“三个月不见，还是稀奇古怪。八成又要自创剑招了。”

苏颖超练剑成痴，悟性之高，直逼业师。三达剑失传百四十年，后经宁不凡破解奥妙，门人便又开始习练，只是剑如其名，“智剑”讲究的是悟性，满山高手拼死习练，日夜废寝忘食，只是人人天资有限，仅有皮毛之功，唯独苏颖超一人得其大成。

练剑便如读书下棋、书画算术，自来最是讲究天分。华山剑法从不打熬气力，向来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用最平凡的虚招破得敌手惊天动地的杀招，更是天下悟性道法的翘楚。琼芳自也知晓情郎武功奇高，恐怕还在爷爷之上，要以临敌实战而论，威力更是大得惊人，她有心试探自己的武学进境，便提气一纵，运起了娟儿点拨的九华轻功身法，直往树梢飞去。

九华轻功，独步天地，果然身子才一扑出，便感轻飘飘地，如同御风飞行，不过眨眼间，便已来到树顶，琼芳嘿地一声，回身树梢，拿出家传扇功，使个“戳”字诀，便往前方打落。

苏颖超贵为门户之长，年岁虽轻，武功造诣却在江湖大豪之上，这一戳自然伤不了他，只是说也奇怪，扇柄点出，却只扑了个空，树顶上竟然没人了。

适才见到衣衫鞋袜，怎能眨眼不见人影？要说苏颖超的轻身功夫高过自己，琼芳可是不信，正要寻找人影，忽然脚下传来一个笑声，听他悠然道：“公子爷，我在这儿呢。”

琼芳微微一笑，凝目望向脚边，只见一人仰躺在树枝上，约莫二十五六年纪。看他双手交握脑后，以臂做枕，双目半睁半闭，冬日寒雪，岁寒松友，眼前竟是个十分潇洒的俊俏少年。

物换星移，如今庙堂上的美男儿，已是二十八九的杨绍奇，而今江湖上最为风流倜傥的美少年，便是眼前的好儿郎。智剑平八方，天下第一的关门弟子，华山苏颖超。

苏颖超深得业师真传，藏气之法极玄极妙，稍一隐身，便如树枝上的残雪，让人视而不见，琼芳自知和他武功天差地远，倒也不再逞强，便蹲了下来，笑道：“坏孩子，成日往树上钻，不知“魁星战五关”已经开打了么？”

苏颖超伸手朝琼芳腕上一拉，让她伏到自己胸前，微笑道：“有宋通明在，轮不到我出场的。”琼芳枕在他的胸前，面色竟是十分温柔，她握住苏颖超的手掌，柔声道：

“人家蒙古国高手众多，他一个人打不完的。”苏颖超淡淡一笑，眼中露出一丝狡狯，道：“打不完，那不刚好么？恰巧让娟儿姑娘大展威风。”琼芳听他言中大有醋意，忍不住噗嗤一笑，知道自己平日多与好友亲近，多少疏忽了情郎，当即趴到了他的面前，两眼直瞅着他，含笑道：“那好，你们都别打了，让我上场吧。”

苏颖超双手环住她的腰间，怔怔望着她，忽地叹道：“芳妹，几日不见你，你又更美了。”

琼芳心中大为欢喜，手上却拿起折扇，便要往苏颖超额上一敲，道：“苏掌门这话当真难懂，在下可是琼公子，英姿勃发、羽扇纶巾，

哪里来的美？”苏颖超伸手出来，抢先握住玉腕，便往她唇上吻去，琼芳婉转欲接，便也凑了过去。

这对小儿女自幼相识，十数年相处下来，两小无嫌猜，早已暗生情意，非只华山上下知道掌门的心事，便连紫云轩门人也知晓大小姐的心事。只是琼芳身为朝廷功臣之后，家世异常显赫，苏颖超虽是华山掌门，但说来资历尚浅，颇有不足。琼武川有意玉全这桩婚事，平日自是多方提携。也是有了这番私心，便命胡志廉安排，让华山掌门担任“魁星战五关”的最后大将，只要孙女婿能压倒强敌，顺利夺魁，明年春暖之时，便要让两人完婚。

香吻方酣，如痴如醉，琼芳怔怔望着情郎，一脸娇羞。雪地树梢，两人耳鬓厮磨，紧紧依偎。忽然间，琼芳一声嘤咛，惊觉亵衣里传来阵阵热烫，看情郎好生大胆，手上不守规矩，居然探手入衣。琼芳娇喘细细，伸手挡住了他，附耳腻声：“别乱来。”

寒天冷风，苏颖超口中的热气加倍灼人，他朝爱侣的颈间吹了口气，含笑道：“芳妹，多少年了，真想瞧你着上女装。”

琼芳眼角含笑，斜了他一眼，道：“你要打得赢哲尔丹，我穿肚兜给你瞧都成。”

苏颖超眨了眨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神色颇见欢畅，忽在此时，他微微一凛，道：“等一会儿，你方才说的是“哲尔丹”？”

琼芳知道激将法管用，当即颔首微笑：“没错，正是哲尔丹，蒙古不世出的无敌高手。他就是最后一关的守将。”

苏颖超大喜若狂，霎时欢呼一声，将她横抱起来，笑道：“妙哉！这人硬功了得，早想找他较量了。”琼芳微微一笑，正要说话，忽听不远处传来苍老口音，低声道：

“他妈的，差点脱光了。那可知道雌雄了。”另一人细声道：“别扰他们，说不定还有得瞧，耐心点……”

华山双怪专事偷窥，已非一日，苏颖怪也也有整治之法，当下脚尖一扫，两团雪块飞出，便朝林间打去，霎时传来两声惨叫，一胖一瘦的两个黑影摔下地去。

苏颖超仰天望去，今日蓝天白云，四下白雪蔼蔼，好一幅冬日风情。他低头吻了吻琼芳，横抱腿弯，当即半空一个纵跃，便向地下落

去。

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十章 一代新人换旧人

“妈巴羔子地操你娘！”轰隆巨响，擂台上木屑纷飞，“山东熊”火并“蒙古虎”，北国大汉手上打得凶暴，嘴里骂得粗鲁，你问我伯母，我探你亲娘，各以家乡话辱骂对手。铁拳相拼，两败俱伤，一个打伤对方嘴角，一个重击敌手小腹。这便是“魁星战五关”第四场恶斗，“中国次锋”宋通明下场，激战“蒙古中坚”呼林特罕。

此刻擂台上已连战四场，除了第一仗玉川子给人踢下台去，蒙古抢得头彩之外，其余全是中国独占鳌头。看那四大家族非同凡响，自去岁高天威连破五关之后，今年轮到宋通明大发神威，他先以“神刀劲”震伤宗泽思巴，替玉川子报了仇，之后再凭“翔鹰宝刀”的真功夫，击退次阵翼锋“独螫大蝎王”金察钦，现下正与三阵中坚大将呼林特罕决战。

蒙古连败两场，呼林特罕再要败阵，便只剩四阵羽锋的无也明王，与那压阵大将哲尔丹，蒙古众将想起去岁连输五场的惨案，自是大感惶急，一时众人交头接耳，谋思对策。

那哲尔丹却不言不动，只如石像般静坐，看他面向地下，不动如山，全然瞧不出喜怒。

宋通明吼出了粗口，一拳击出，正中呼林特罕嘴角，打得这蒙古硬手口吐白沫，只是这人着实是悍勇之徒，虽然面上疼痛，兀自挥出一掌，重重击上宋通明小腹。

眼看宋通明向后退开，呼林特罕怪叫一声，猛地飞身凌空，双腿灌力，如同大象般当胸踹来，宋通明此时全身乏力，闪避不开，情急之下，怒吼道：“神刀劲！”功力弥漫胸膛，内劲到处，竟将强敌的腿骨震断，呼林特罕惨嚎一声，倒飞出去，直直滚入西棚。宋通明挨了重腿，自也口吐鲜血，滚跌台下。

台下见了同归于尽的惨状，无不骇然出声，这两人先前以兵刃对砍，不分胜负，便以拳脚功夫较量，哪知也是打得这般腥风血雨，飞沙走石。杨绍奇等人身为朝官，自须见证胜负，只是牛鬼蛇神手底打得难看，嘴里骂得污秽，仿佛无遮大会，教人不堪入目。场边几名见

证官员会商了，当下推举一人，起身便道："两国将领重伤倒地，无力再战，此战不分胜负，平局！"当地一声，铜锣响起，胡志廉擦去了冷汗，命人收拾了场地，朗声便道："下一场，中国中坚对蒙古羽锋，请双方将领上场。"

众人引颈眺望，只见西棚里行出一名番僧，这人身穿袈裟，手提禅杖，身形高大，双肩更异常宽广，便是先前与娟儿斗口的那个喇嘛"无也明王"了。这僧人光头秃顶，容貌粗野，下颚满布胡须，再看那络腮浓须根根如铁，望之蜷曲浓密，还没动手便已十分怕人。

虎狼在前，不知中国这方如何应付，想来此战若非侠士下场，便是名将出手，众宾客正自猜测，忽听一声娇叱，东棚里飞出一个身影，眨眼间便已跃入擂台，只见来人眼若秋波，腰挺背直，竟是个样貌极为娇美的女侠客。

那女侠客嘿地一声，拔出了长剑，身法极见曼妙，台上台下登时欢声雷动，只听看台上几声童稚呼唤最为响亮，喊道："娟姨，把那光头和尚打个片甲不留！"那美女给人称作"娟姨"，自是方今九华山初接任的掌门娟儿，她听得呼唤，媚眼微斜，便见到了看台上的几名儿童，那阿秀与华妹正自拍手叫好，神色兴奋，只等自己大发神威，再看华妹身旁却坐了个美艳绝伦的少妇，正是自己的师姐来了。

娟儿微笑颔首，正想挥手示意，却见场下众人交头附耳，几人相互探问："不是释娟神尼么？怎地还俗了？"娟儿心里有气，恶狠狠瞪向胡志廉，目光满是怒气。那胡侍郎干咳几声，赶忙低头，避开了她的目光。

娟儿眼望番僧，正要说话，便在此时，台下传来一个低沉的嗓音，抱拳道："娟姨。"娟儿斜目去看，不由一声低呼，眼中一条高大壮汉，生得是浓眉大眼，宽肩膀粗，约莫二十岁上下，肤色黝黑，正自凝视自己。娟儿微笑道："你怎么也来了？"

那高壮少年一本正经，抱拳道："爹爹知道娟姨要比武，便要崇卿过来看着，也好多学两招。"娟儿含笑以对，眼前浮现出一张国字脸，那老脸满布风霜，却又带着深深的温情关怀，让人不得不领受。娟儿脸颊上浮起酒涡，心道："姊夫当真多心，居然还要儿子过来照看我。"娟儿见那少年目光关切，登向他一挥手，微笑道："好好看娟儿打胜仗，回头等你爹返京了，可得一五一十告诉他……"正想间，对面

那番僧恶狠狠地道："你小小姑娘，打不打，到底？"娟儿酒涡消褪，换成白眼一翻，心道：

"讨厌死了，每回都遇上这种夹缠不清的家伙。"她将秀发轻轻梳了梳，学着番僧的语气，娇斥道："你胖胖和尚，人话说不说，到底？"那番僧虎吼一声，登时应了句番话，听那怒骂咕噜噜地，虽不解意思，但料想不是什么好话，她做了个鬼脸，向前行出一步，猛然间那番僧抢先动手，禅杖砸出，势道快绝，劲风扑面而来，火辣辣地甚是疼痛。眼看粗如海碗的铁杖砸来，娟儿轻叱一声，双足一点，反而对着禅杖直扑而去，台下见了险招，无不放声尖叫。

那禅杖如此沉重，当场便能把如花似玉的美娇娘砸得脑浆破出，烂为血肉模糊的一片，那华妹吓得全身发抖，便往妈妈怀里缩去，颤声道："妈，阿姨要给打死了。"那少妇在女儿脸颊上香吻，含笑道："傻孩子，咱们九华山的功夫才要出来呢，快快抬起头看了。"那华妹见那番僧满面横肉，只感害怕，兀自趴在娘亲怀里，良久不敢探头，却听一个男童笑道："胆小鬼，娟姨要赢了呢。你可别错过了。"华妹最恨人家唤她胆小，一听阿秀调笑，立时从妈妈怀里爬起，狠狠瞪了阿秀一眼，这才转头去看台上。

这一望之下，华妹登感诧异不已，只见娟姨早已闪开禅杖的当头一砸，以极险身法沿杖掠开，看她轻功曼妙，姿容秀丽，转眼间剑光出手，已然指向"无也明王"的喉头。

那明王没料到姑娘家武功高强若此，大惊之下，只得急急闪避，靠着手上禅杖旋转飞舞，使得泼水不入，这才逃过性命。只是娟儿倏来忽去，擂台上趋退如电，如入无人之境，轻功剑法搭配得无懈可击，只杀得无也明王进退失据，只能凭着蛮力硬砸对手剑刃，倘若两人兵器重量相当，抑或娟儿毫不爱惜手上长剑，恐怕无也明王早已惨败。

场边众人见她容貌娇美，不过是个弱女子，多多少少有些轻视，待到见了她的身法，方知此女武功十分精奇，万万小看不得。台下蒙古高手都是识货的，无不赞叹。

那宗泽思巴颔首便道："都说青衣秀士轻功高明，果然名不虚传，连徒弟都这般厉害。"他话声响亮，四座皆闻，哪知"青衣秀士"四字出口，便听一片低呼，只见见证席上附耳议论，远处看台上钦差使臣皱

眉摇头，显有不悦之色。再看东棚里几名高手目光悲怨，眼中更似喷火。宗泽思巴心下一凛，暗呼不妙："我可傻了，怎么来提中国朝廷的禁忌，一会儿可要挨骂了。"那华妹满心惊奇，不知那番僧何以一提这四字，便让众人胆战心惊，她转头去看母亲，只想问话，母女俩人目光相对，却见妈妈目光悲郁，好似十分难受。华妹向来聪颖慧黠，看了母亲的神态，立时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多问一字了。

台上娟儿听了这四字，一时也是面罩寒霜，大显愤怒之态，那明王本已不敌，待得娟儿恚忿抢攻，气馁之下，更是连连败退。娟儿有意速战速决，当下提气飞跃，身形一路盘旋，竟是越飞越高，这下身法一露，照理场边必要大声喝彩，只是众人想起那忌讳名号，彩声到了嘴边，自然而然地缩了回去，竟无一人叫好。

娟儿身形飘逸，只见她飞上半空，长剑点出，散出点点剑花，看她手腕隐含余力，招中必有变着。那明王自知败北在即，情不得已，只得行险，当即矮身盘膝，手中禅杖竖立，便要以怪招封住娟儿的剑路。

激战之间坐倒在地，这个破绽卖得却也太大，眼看禅杖立地，迎面而来，娟儿自也不怕，她有意卖弄身法，霎时间反朝禅杖迎去，身子急坠而下，场边众人惊叫出声，眼看要穿胸破体，惨死当场，陡然间娟儿娇躯轻扭，已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戳体而来的铁杖，跟着长剑沿杖削下，眨眼间便会废了那番僧的五指。

高下已判，眼看胜负已在须臾，忽见无也明王松脱禅杖，双膝发力，身子竟然凭空跳起，原来此人一身功夫都在膝间，精擅印度瑜珈打坐之术，此番行险，全在等娟儿坠下身形，他便要以奇门怪招分出胜负，想以这套武功的诡异难测，中原高手必然中计上当。

两人一个坠下，一个跃上，身形半空交错，娟儿没料到对方竟能以双膝之力高高跳起，一时惊惶失措，猝不及防，无也明王一声冷笑，双掌直直排出，却是朝娟儿柔软的胸脯打来，已在刹那间转居上风，看这双掌印上胸口，非但会将娟儿打成重伤，更有轻薄之意。

这胸脯乳间乃是女子尊严之处，绝不容陌生男子一指稍沾，台下自然响起一片惊呼。那阿秀与华妹双手紧紧相握，这两名小小孩童本见阿姨大占上风，料来必胜，孰料一个变故生出，娟姨居然大有性命

之忧，两个孩子一脸惶恐，连话也说不出了。那美妇却含笑不语，分毫不见忧虑，只伸手抚摸女儿头发，示意她莫要害怕。

眼看娟儿便要重伤，便在此刻，一股气劲暗暗射来，直朝无也明王胸膛打去，那气劲夹在黑影之间，看那形状浑圆，竟是一枚指头大小的沙丸，那气劲力道虽强，沙丸却无破空之声，那番僧竟然不知不觉，兀自双掌排出。

啪地一声轻响，那沙丸撞上身来，登时破裂四散，但那丸中所蕴力道却如排山倒海，气劲灌入，眨眼间便封住无也明王全身经脉。

无也明王动弹不得，但心中的惊骇更是难以言喻，不知娟儿两手不动，何以能凌空制住自己穴道？便在此时，娟儿已然坠下地来，听她娇叱道："倒卷珠帘！"右脚向前一伸，左手捏住剑诀，弯身回腰，提剑倒劈而下。三招快绝无伦，刷刷刷三声过去，如同一招使出，这招"倒卷珠帘"本有女子阴柔之气，乍然使出，恁是仙子脱尘之绝色。霎时剑花绽放，寒光弥漫，在满场众人惊呼中，无也明王鲜血直喷而出，胸口竟然连中三剑，身子向后便倒，伤势极为沉重。

娟儿吃了一惊，尖叫道："这……你……你为何不躲……"先前两人过招，娟儿已试出对方功力高强，绝非寻常江湖人物可比，这才使出自己的得意绝招挡架，岂料两人各以精妙招式相抗，那明王竟在激战中凝住身形，分毫不知闪避，娟儿又怕又愧，慌声便道："大叔，对不住。"当下赶忙抱住了明王，急急从怀中拿出伤药，立时为他擦抹。那明王气息渐低，缓声道："姑娘小小…劈空掌力大大…和尚佩服……"中国蒙古相较武技，绝非性命相搏，自来都是点到为止，不曾见过生死。众人没料到变故忽生，堂堂明王竟会惨败美女剑下，惨烈之处，更在先前数仗之上。惊骇之下，竟是鸦雀无声，竟无一人喝彩。

娟儿见对手伤势沉重，自责之余，泪水潸潸，竟是哭了出声。胡志廉、海川子等人怕弄出了人命，无不急急上场，都来为无也明王救治，一时手忙脚乱，绷带伤药齐飞。

胜负分出，杨绍奇等人都是朝廷命官，如何识破另有玄机？当即商议一阵，便已判定娟儿获胜，场中当然一声，又响起一记铜锣，这场中坚对羽锋，却又是中国胜了。

明王惨败，蒙古四将全倒，仅余最后一人。在众人的催促中，娟儿满面泪水，哭哭啼啼地上场，等候最后的对手出来较量。

西棚里巨大的黑影站立起身，那黑影褪落上衣，裸露出宽阔结实的胸膛，霎时跨步迈出。

无畏者，无敌也。鞑靼国第一高手哲尔丹，下场候教！哲尔丹行上擂台，一语不发，只凝目望向娟儿。此人乃当代宗师，不过随意跨下马步，纵无一句言语，无伦气势之下，便让娟儿有些害怕。

此时无也明王兀自倒在擂台上，只是给娟儿擦抹灵药之后，身上血流大缓，已无性命之忧，哲尔丹抱起无也明王，命人带了下去。跟着拾起他遗下的禅杖，斜目朝擂台边望去。

霎时间，虎吼如雷，手上禅杖奋力射出，轰隆一声大响，那铁杖斜插擂台地下，烟消弥漫，灰尘大起，众人极目看去，那禅杖却是立在一名高壮少年面前。台上娟儿惊疑不定，台下旁观者议论纷纷，无人知道哲尔丹的用意。

哲尔丹凝视那少年，两人远远相望，只见漠北第一人伸出食指，指端定在那少年身上。良久良久，回手颈间，自向喉头比了一横，模样竟是异常挑衅。那少年低头向地，不应不答，只是嘴角斜起，似乎隐带冷笑。

娟儿见他举止有异，忍不住满心惊诧，道："这位大叔，您……您的较量对手是我……"哲尔丹似乎不解汉语，待得娟儿说了两次，这才扭颈回望，朝娟儿看了一眼，虎目生威，凛然生光，不过一眼瞧去，娟儿便不自觉地退开几步。哲尔丹微微一笑，忽然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话，口气虽然温和，但这人形貌威严，仍教人不敢逼视。娟儿心里害怕，一时只能手握剑柄，全力戒备。

便在此刻，哲尔丹大步纵出，已然向前欺来，这人身长九尺，乃是罕见的虎汉，比诸先前几名下场人物，身材都还要来得高大，只是此人身子虽然沉重，脚步却是奇快，擂台长宽十尺，哲尔丹不过一步飞纵，便到娟儿面前。

娟儿大惊失色，手腕轻送，剑光飞射而出，忽然眼前一花，黑影绕步成圆，滑向自己身侧，霎时两人面面相觑，仅在三尺远近，娟儿身形娇小，纵使提起脚跟，还只能及得到人家的肩头，想起自己杀伤了人家的大将，不知会有什么惨祸，她心中发寒，便要向旁窜逃。

九华山轻功傲视当今，起纵奔转，皆有独门心法，娟儿脚步一点，正要逃离，哪知脚下一声巨响传过，擂台震动，令得娟儿脚步一虚，竟是跳不起来。

对方似有妖术魔法，娟儿不知何以如此，只呆立擂台，茫然张口。哲尔丹双目半睁半闭，微微一笑中，却是摇了摇头，模样如尊长告诫晚辈，莫要再行顽抗。

强弱虽极悬殊，但两人正在比武，无论如何不能投降，娟儿面色惨白，脚下轻点，又要飞身离开，突听哲尔丹暴吼一声，伸腿朝擂台奋力踩落，轰地一声大响，擂台再次震动，娟儿跳跃不起，竟又落了下来。

直至此时，东西两棚的高手方才明白，哲尔丹是以“坠鸟”之术制住娟儿。众人心下震惊，一时鸦雀无声，蒙古诸将也看傻了眼，竟是无人喝采。看台上阿秀、华妹等人关心阿姨的胜负，无不张大了眼，恐惧之下，只是拼命祝祷，就怕她给打死打伤。

常人行走跳跃，无论发力多大、迈步多远，起初第一步都需脚踩实地，倘若地下虚空，便如身处大海浮舟，地下无法受力，自然无法奔跑跳跃，那擂台基座虽然扎实，却也耐不住哲尔丹的重腿，每回娟儿试图起跳，擂台便是一阵摇晃，娟儿脚下空荡，根本无法发力，便算轻功再高十倍，也是无法移步。

娟儿嘴角颤动，接连去跳，哲尔丹震脚落地，却让娇美姑娘难以起身，两人连试五回，终于，漠北第一高人伸手过来，温柔款款，只在轻抚娟儿的粉嫩面颊，看这位蛮夷大将如此神色，有如父亲对待爱女一般，场外四座无不大哗。

双方武术相差过巨，虽未真正动手过招，胜负却已见诸台上。杨绍奇等朝官交头附耳，都在商议战果。那高壮少年停在擂台边，低头望地，却也没多说什么。

此时胜负虽分，但毕竟娟儿不曾受伤倒地，也未曾真正出招较量，她若要坚持再战，自无不可。只是对手已然出手相饶，娟儿若一味邀斗，只有逼得人家痛下重手，恐怕一场皮肉疼痛再所难免。娟儿面色发白，想起自己身为中国第三阵中坚，后头还有两名同伴，自己职责所在，好歹要耗损对方一些气力。她咬住下唇，正要提剑发招，便在此时，听得身边一人冷冷地道：“放开她，我来跟你打。”铁枪影

动，直指哲尔丹鼻端，众人听得嗓音清亮，想那下场之人必是丰神俊雅之辈，娟儿回首去看，果见一名白面少年手提铁枪，冷冷瞪视哲尔丹，正是那中国第四阵羽锋，“河北祝铁枪”下场来了！祝康早有意追求娟儿，难得有机会英雄救美，自要大大逞威，果然那铁枪举得如山之凝，如岳之尊，十成十的英俊气派。

这祝康虽只二十来岁，却是当今祝铁枪的唯一传人，看他白面斯文，枪法俐落，又兼世袭爵位，乃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玉面郎君。枪是红缨枪，郎是斯文郎，祝康右手持枪，左手搂住娟儿的腰间，将她轻轻带开，旋即喝道：“蒙古人休得猖狂！在下便是河北祝铁枪三代门主，祝康便是！今日与你一较雌雄，让你知晓上国的威风！”

此言一出，东棚内立时传出女子的娇呼：“康儿好好打，娘在这儿看着！”打擂台还带着娘亲，场上场下自是满面惊奇，无不回首去看，只见几名美艳妇人簇拥着一名白头老妇，正自鼓掌欢呼，却是祝家的一门忠烈来了。祝康满面通红，一时故做不闻。

这“祝铁枪”家业虽大，嫡系血亲却早已凋零，数十年前天下大祸，祝家三兄弟相继过世，或死于战场，或忧愤而亡，仅余老奶奶与孙儿相依为命，家中男子汉全数归阴，一门寡妇满心悲戚，便将泪水化柔肠，三千溺爱全投到祝康身上。除祖母稍有严厉之外，其余母亲、叔母、伯母，无不千依百顺、宠爱有加。只是这些女人如影随形，不免处处制肘，也是为此，祝康始终无法真正赢得江湖人望，每回追求女子，更常因此坏事，自是深感烦闷。

也是如此，此战乃是祝康独立门户的一役，万万败不得。想起荣辱都在此仗上头，祝康自是拼出全身功力，一时双手持枪，扬起枪头，直向哲尔丹鼻头，相距不过寸许，看他内功灌注之下，铁枪红缨竟然微微竖起，有若狮鬃。

哲尔丹年过六十，算来也是北国江湖的宗师前辈，祝康如此挑衅，西首棚架里的蒙古高手无不怒斥叫骂，一时番语叽叽嘎嘎。祝康听了叫喊，却无移开枪尖之意，他俊眉斜挺，双手交握枪杆，只待哲尔丹稍动脚步，他便要发招抢攻。

两人相距尺许，哲尔丹忽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只见他伸指出来，轻触枪尖，看他言语虽然不通，但手上的意思，却在示意祝康收回兵刃。

祝康冷笑一声，他好容易得了个上风，如何愿意平白放过？霎时喝道：“蛮子！

看招！”枪尖轻点，红缨颤如彤云，便朝蒙古宗师喉间卷去。

便在此时，哲尔丹轻轻一笑，手指微微一弹，猛听嗡地一声怪响传过，祝康只觉虎口发烫，手上长枪急速荡开。祝康又惊又疑，复感慌张，赶忙手上加劲，死命握住铁枪，只是怪力传来，脚步不稳，一个大回旋过来，身子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眼看祝康身如陀螺，骨溜溜地转了起来，台下众人无不放声惊叫，祝康努力想站定脚跟，但那力道过于雄强，纵然奋尽丹田之力，仍无法制住脚步。正害怕间，哲尔丹探手过来，随手握住枪柄，一股霸道力道灌下，登时止住旋转之势。祝康面色惊白，天旋地转之下，只感胸恶欲呕，便在此刻，哲尔丹左手身来，握住了铁枪的另一端，两只大手一左一右，各如铁钳般握住枪柄。祝康全身发抖，喃喃地道：“你……

你要做什么？”哲尔丹咧嘴一笑，忽然双手发力，纵声怒吼，那铁枪受了通天大力，逐渐弯曲变形，眼看那枪柄越来越弯，过不多时，竟如绳索一般，在祝康的身上围了一圈。

哲尔丹哈哈大笑，手上加劲，转眼之间，丈许长的铁枪绕卷三圈，已将祝康捆绑起来。祝康面色惨澹，欲哭无泪，那哲尔丹意犹未尽，单手提起他的衣领，随手往东棚一扔，朝众寡妇掷去。

只听一声悲呼：“我的儿啊！”惨叫声中，祝家少主飞出三丈来高，旋即摔跌下来，只是他下坠势道虽快，却未压垮木椅，只稳稳坐在娘亲身边，看哲尔单并无伤人之意，手上劲力暗藏玄机，这才让铁枪少主安然无恙。

祝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才一坐倒，便给妈妈抱了个满怀，连声呼问：“伤到哪儿了？伤到哪儿了？”祝康又急又气，偏给自己的铁枪捆住了，一时动弹不得，棚里满是自家亲人教头，年老丑恶的是奶奶，年少美貌的是阿娘，男男女女急忙来拉铁枪，却如蜻蜓撼柱，全然不能扭动分毫，遑论将之拉直扳平。祝康羞愧无地，只想出手自杀，双手偏生给缚住了，悲愤之下，便要嚼舌自尽，祝家几名寡妇慌忙劝阻，一时哭声震天。

宋通明忍住了笑，登时凑头过来，学着女子的腔调，嗲声道："康儿啊！你可万万不能做傻事啊！"祝康给情敌这么一喊，更是放声惨叫，只想找个地洞钻入，娟儿见祝家几名夫人泪眼汪汪，同向自己使动眼色，她颔首会意，柔声来劝，说道："祝公子乖乖别哭，你瞧我不也打输了么？可我也没哭啊，一会儿咱们找铁匠过来帮忙，你先忍着些，好么？"这娟儿最不懂宽解人心，几句劝慰说来，竟似讽刺一般。果然祝康听得此言，真似戳到了心坎痛处，终于啊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那祝三夫人面色惨白，却也不知该当如何，只得拼死拉住老奶奶，别让她再打孙儿耳光。

哲尔丹谈笑用兵，北国第一高手不费吹灰之力，便已连破中国女侠少侠，看他游戏斗场，分毫未把中国的少年英雄们视作对手。杨绍奇等人看入眼里，自感骇然，这回连商议也不必，迳自布达战果。

败便败了，岂能败得如此颜面尽失？那蒙古使臣哈哈大笑，便从何大人手中抢回锦旗，那何大人又恨又恼，暴跳如雷，双手只是紧抓不放。四座宾客也是议论纷纷。

胡志廉唉声叹气，想这"魁星斗五关"涉及两国利害，赢也不是，输也不是，这才遣了一批青年俊杰出来，本想拖到第四阵便算平局，哪知敌方最后一阵大将着实武勇非凡，接连戏侮中国高手，便如大人与孩童玩闹一般。待得此事喧腾江湖，中国上下必定颜面尽失，胡志廉越想越慌，忍不住问道："华山苏掌门呢？怎还不上场？"

他问了几声，却没听华山门下答腔，胡志廉干咳一声，问向华山赵五："贵派苏掌门人呢？怎还没过来？"赵五听了问话，却只嗯嘿嘿地闷哼，胡志廉又气又恼，大喝道："赵老先生！苏掌门人呢？"他连连大叫，说也奇怪，每喊一声"赵老"，便听一记"妈呀"，再听一声"儿啊"，好似唱曲儿一般。胡志廉定睛去瞧，那赵五站在祝康身边，正与祝家门人出力拉扯祝康身上的铁枪，只是那铁枪缠缚甚紧，每一拉扯，便疼得祝康哀声大叫，妈妈柔声安慰。

胡志廉掩面苦笑，正不知如何是好，叹道："苏掌门呀，你再不过来，可如何得了？"正自言自语间，身边传来一名中年男子的声音，道："侍郎大人莫心焦，我家琼小姐已去寻苏掌门了。去去便回。"胡志廉回过头去，只见面前这人形貌俊雅，心下登时一凛，赶忙欠身道："傅师范。"胡志廉看得明白，面前这人姓傅，名元影，号"雨

枫”，须长二尺，生得是丹唇凤眼，容貌清雅，此人是昔年“天下第一”的师弟，也是现今掌门苏颖超的师叔，那年宁不凡封剑退隐，傅元影奉掌门之命，辅佐少掌门长达五年之久，待到苏颖超成年之后，方应国丈之邀，前去紫云轩担任剑术师范，向与妻小长居京城。乃是华山上一代的风流英杰。

耳听傅元影口称琼家大小姐的芳名，胡志廉反感苦闷，华山有琼国丈撑腰，说来苏颖超便如驸马爷相似，谁敢招惹他？这帮皇亲国戚爱来便来，想打便打，一会儿这位掌门若要奔得不见人影，挨罚的却是自己，他唉声叹气，却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得静静等候苏颖超到来。

哲尔丹乃是御前虎将，最受可汗重用，眼见华山掌门迟迟未至，倒也不以为意，便向己方人马招手示意，大批门人便来服侍祖师，或扛椅端茶，或捶背揉腰，哲尔丹便斜躺椅上，双目半睁半闭，不时喝上几口热茶，真把擂台当成了自家后院，可说目中无人已极。

无畏者、无敌也。哲尔丹一生只在大漠行走，眼看中原高手名声虽响，手里却是斯文秀弱，不堪一击，他眯着双眼，那雷电般的目光却不时扫向台下，朝一名黑壮少年斜觑。

那少年身材极为高大，几达九尺之高，不比哲尔丹矮了。虽给蒙古第一高手睥睨斜觑，却无不适之感。一时只是双手抱胸，面向地下。再看他身上穿了件全黑长袍，腰间系了条龙纹红带，形式尊贵，望来极为精神。想来这少年出身官宦人家，必是中国朝廷的一号人物。

过得许久，苏颖超仍未到来，蒙古使臣耐不住烦，不住催促中国这方遣人上阵，胡志廉也知对方大将来历不同，乃是昔日鞑靼国的禁卫将军，己方第五仗人选迟迟不来，未免失礼，他叹了口气，只得遣出一名乐舞生，请他转告哲尔丹，要他稍安勿躁，再等片刻。

那乐舞生前去西棚，对哲尔丹说了几句，那蒙古第一高手含笑回话，胡志廉见哲尔丹颇为有礼，自是暗暗松了口气，不多时，乐舞生返了回来，道：“启禀侍郎大人，那位哲尔丹将军说了，华山掌门若是不来，那也不打紧，他想自己挑对手，不知道您能否玉全？”胡志廉慌道：“这……这怎么可以？这老东西要是挑个文弱书生上场，那不是占咱们便宜么？”才一生出小人之心，猛听对面擂台传来一声怒喝，黑影

晃动，一样物事对着胡志廉直飞而来，吓得胡尚书啊啊摇手，此时“剑术师范”傅元影自坐身侧，点苍掌门海川子也端坐在旁，加上神刀门的“二老爷”宋德光也在身旁不远，三人看那黑影旋转急促，破空奇猛，却是个茶杯，三大高手怕胡志廉给砸伤，一时急忙起身。傅元影站得最近，深怕茶杯上蕴有内力，不敢伸手去接，正要拔剑去斩，忽见那茶杯半空绕过一个大弧形，嗖地一声，去路怪异，竟是朝场边一名黑衣少年直撞而去。看来哲尔丹心中所属，却是要这人出场较量。

众人惊疑不定，那黑衣少年却毫无诧异之色，他嘴角微斜，颇见冷峭，霎时闪电般探手出去，眼角竟不去看茶杯，单臂平举，五指张开，便要将茶杯抓入手中。

便在此刻，一只手抢先横过，在那少年之前握住了茶杯，那少年微微一凛，抬眼去看，霎时一个平平淡淡的声音响起。“对不住了。请您退下离场，这场较量是我的。”众人听这人说话语气自信之至，无不探头急看，却见一名青年右手持杯，左手提剑，含笑回望场内诸人，此人二十六七年纪，身后不远处又站了名秀美过人的贵公子，那琼芳既然站到了台下，这青年若不是那华山掌门苏颖超，却又是谁？“天下第一”的关门弟子到来，一时间，东棚众人无不高声欢呼，想来苏颖超人缘不坏。

苏颖超做了个四方揖，正要行上擂台，忽然手上一紧，却惊见那少年握住了茶杯，面上弥漫杀气，苏颖超微微一笑，含笑道：“朋友喜欢这杯子么？来，送给你了。”说着将茶杯松开，交到那少年手中。

苏颖超存心作弄，那少年如何不怒？霎时一抬眼，双目怒翻，两眼精光暴射而出，苏颖超虽不认得此人，但看那含胸拔背，脚下凝如山岳，自是个练家子无疑，他微微一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含笑道：“朋友，你的目光太冷，这会妨碍你的武学进境的。”那少年闻得此言，两眼更是神光暴涨，那不悦之色，竟是毫不隐藏。苏颖超微微一笑，大敌当前，自无暇理会这些无聊事情，当下提剑上台。竟把那少年僵在当场。

那少年嘴角下弯紧泯，黝黑的脸上闪过一阵火色，身上红带原本软软地下垂，一时如同微风吹送，竟然隐隐漂浮。他抬起左足，正要迈出龙步，忽见面前行来一名美貌女子，腻声道：“崇卿，人家要比斗了，来，咱们到那儿去坐吧。”这女子说话声音娇嫩清脆，却是阿姨娟

儿，她携着那少年的手，笑吟吟地替他整理了衣衫，含笑道：“前线战况如何了……你爹爹过年时会回来吧……”台下柔风轻拂，有如初春，台上却是杀气腾腾，宛若严冬。

擂台上一个身影缓步行来，华山掌门提剑行步，转望那无畏无敌的北国高手，蒙古压阵大将哲尔丹。两人相互凝视，哲尔丹忽地开口道：“拎、扑、翻？”拎、扑、翻，拎扑翻，哲尔丹不闇汉语，腔调怪异，但他问的确实是那个威镇四海的名字。

宁不凡，“天下第一”的名号。

苏颖超微微一笑，双手挺举长剑，兜兜地转了一圈，跟着左脚前探，竟是跳起舞来了。

这是“鹤舞七星步”，十二岁的宁不凡破解了华山百四十年的难题，从此将当代武术与天隐道人的三达剑衔接起来，华山门下见了庙会祭神般地舞步，无不高声欢呼起来。

苏颖超没有说话，但这一舞已然道尽了一切：世间虽大，却只有他承接了宁不凡的绝世剑法，也唯有他，方能自称是“天下第一”的继承人。

哲尔丹倒没料到宁不凡的传人如此年少，只淡淡地点了点头，神色平静如常。他拱手抱拳，慢慢两手撑开，左拳上举过肩，右掌守至小腹，这是他自创的新招，也是他从惨败中领略的新武术，“大黑天拳”。

两大高手相斗在即，万籁俱寂中，无论是年幼可爱的阿秀华妹，还是位高权重的何大人，场内数百只眼睛，全在凝视着擂台上的两个人。

这个常人高矮，约莫七尺，那个身如熊虎，高达九尺，那个年过耳顺，这个未临而立，相差了三十岁。老骥抗击少年，两人功力深浅自是一目了然。只是场内场外无不明白，这回的较量绝非岁数的比拼，也不是老迈年高的内力大赛，这是场跨越武道的较量，剑术与拳法的抗衡。

武术极境，空手至尊。分娩来到人世中，那一刻便是空手而来。无论拳脚锤肘，只要空着双手，便是反璞归真，存乎自然。这就是哲尔丹练的功夫。

恰恰相反，华山没有空手武术，华山上下全是练剑的。

苏颖超没有除下剑鞘，他只是握住剑柄，默默望着比他高了两个头的对手。七尺高的苏颖超，没有雄壮厚实的胸膛，也没有大象般粗壮的臂膀，与九尺身高、形貌威武的哲尔丹相比，他只是个凡人。来到了狮子老虎面前的小孩子。

不过，他手中的剑让他不再弱小，也不再是个凡人。哲尔丹若是猛虎，他便是个猎人。

天道藏于剑道，以剑知天，以剑求道，凡夫俗子因剑而不凡。寒光闪过，再柔弱的孩子也能力战猛虎。寒锋在手，每个人都有爪子，没有高矮胖瘦、力大力小之分，唯一的分野，只有悟性高低之别。

良知、怜悯、悟性，这就是人兽之间的不同，也是天才与俗人的差异。

剑，是天才的武道。猥琐瘦弱的“天下第一高手”，他是这样谆谆告诫苏颖超的。

“魁星战五关”最后一仗，“三达剑”斗“大黑天”，此战关乎两国胜负，自是干系重大，非只是苏颖超与哲尔丹的强弱之争，更是空手武术与剑法的对决，说来意义深长。

岁末年终，欢欣鼓舞，这个年关必然喜气洋洋。擂台上精彩纷呈，两旁看台上的众人也是目不转睛，阿姨也好，妈妈也好，连妹妹也在专心观看比武，自无人留意到他已经离开了。

黑衣少年孤身行出校场，来到一处无人树林，霎时解开了长袍，只见他胸膛肌肉贲起，两只手臂青筋缠绕，有若蟠龙绕柱。那身铜筋铁骨竟如此雄壮慑人。他取出夜行紧衣，缓缓着装，雪地阳光映照，但见他右臂上的烙印振翅高飞，更显出他一飞冲天的锦绣前程。

全身黑衣，手握黑头罩，少年双目璀璨晶亮。那带着冷笑的嘴角微微上扬，他将手上茶杯向空一抛。陡然间，他伸手抓住，高壮的身子举杯向天，仰头去饮。

漫天白雪纷纷，那模样好生豪迈，好似他要向满天神佛干杯，一同庆贺这个年关的到来。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一章 魔讯

春秋时有个尊崇的姓，称做“师”。这个姓氏取自乐官之名，如晋国的师旷、鲁国的师乙、郑国的师融，都是乐师，且是百年罕逢的音律名家。流风所及，举世雅好乐音的风流文士皆改姓“师”，师姓便如乐神，地位崇荣。

说完了倍极尊荣的“师”姓，再说个姓氏，称作“帅”，大元帅的“帅”、帅金藤的“帅”。

帅姓还真是少见。从小到大，帅金藤从没见过和自己同姓的。李皇爷、王老板，张贩子、刘二哥，再加上个陈大帅，这五家人之多，半满天下。相形之下，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帅金藤，都盼自己能有这么个威风八面的姓儿，大元“帅”么。

虽说姓氏威风，其实帅金藤心里明白，他很厌恶大元帅。

憎恶之心，其来有自，这段典故得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坏人叫做司马昭，生了个坏儿子叫做司马炎！做了龙椅之后叫做“晋武帝”。这个晋武帝很孝顺，虽然篡了位！却还知道是阿爹的功劳，便急急追赠了帝号。后来想想，光凭爹爹一个人的阴谋也不能成事，伯父拼了大半生，不好抹灭他篡位的功绩，于是也尊之为皇帝，称作“晋景帝”。

事情闹出来了，这日来了个倒楣鬼尚书！罢巧不巧上了奏章，皇帝一看署名，赫然见到了“师昺”两个字，龙颜大怒之下，将这师老儿唤到了龙庭，厉声道：“师爱卿！朕想借你的头一用！”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师昺泪如雨下，此人大有祖宗遗风，当下便如竹林七贤般哼了几哼，算是替自己奏起哀歌。皇帝皱起龙眉，道：“别忙着哭，你脑袋都要给人摘了，难道不想知道自己为何惹祸么？”师昺垂泪道：“臣一向愚鲁，叩请圣天子赐教。”

“师爱卿……”皇帝幽幽叹息，“你的姓名不好。”

“这……臣的姓名不好……”师昺急急思量，霎时一拍双手！颤声道：“可是这个昺字么？臣办事不力，日日拿大丙……”

“去，管你甲乙丙，朕烦恼的是你这个师字。”

师昺惊疑不定，慌道：“圣上是嫌臣师心自用、师出无名、师其故智，不求长进，所以要砍臣的头？”

“你扯远了。”皇帝哈哈大笑，他站起身来，拍了拍师昺的脑门：“知道朕的伯父叫做什么名字么？”

师昺恍然大悟，方知缘故，喃喃便道：“圣上的伯父是……是司马……司马……”那个“师”字还没说出，已听得龙鼻喷出两道重重的龙吟，当场震得师昺魂飞魄散。

没法子，帝名庙号须回避，“司马师”当上晋景帝，师字便成一家专用，李世民做天子，观世音还得改名做观音。连神明都要回避了，何况是你凡夫俗子小老师？可怜师昺泪眼汪汪！虽然留了脑袋下来，姓却给砍头了。为了这件事！日后史家留了这么一段记载下来：晋有尚书师昺，避晋讳，改为帅氏。

“操你妈的大人物，永远都是这个德行。”数百年后，少了一撇的帅金藤喃喃自语，“怎么不叫司马龟，那就碍不着别人了。”

帅金藤解开裤档，如祖先般唉声叹气，热腾腾的尿水淋下，把树下的积雪浇出个一尺二寸的深坑。他打了几个寒噤，朝手上喝了呵暖气，跟着又拉起了裤档，系紧裤带。

解手过后，舒坦许多，帅金藤戴回了面罩，从黑暗的深林走将出来。

雪花飞舞，树影随风飘飘，冬日寒夜里，通天古木遮蔽了点点星光，四下更显得昏暗了。

沙沙……啾啾……深林不知处，好似聚集了大批魔鸟，王维诗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片树林总是阴森森地，让人背脊发凉。

不过便算有鬼，怕得也该是别人，不是他帅金藤。通身黑衣，头戴黑面罩，除了一对锐利的眼神，外人什么都瞧不见。说来他才是旁人眼中的恶鬼。

恶鬼夜游，帅金藤惯常在这片深林里巡视，半夜在森林里遇上他，算是触大霉。遇上乡民男女来这儿亲热，他便咿咿啊啊地作祟，吓得小男小女落荒而逃。森林鬼魂憧僮，消息传开，乡民绘声绘影！包是让人不得不信。

夜半装鬼，倒不是穷极无聊，而是别有居心。帅金藤是个武功高手，他精于拳脚轻功，尤其练有不少暗器技艺，长程火枪、甩手袖箭

亦为所长。他看了看手里的“六血铁筝”，这种家传兵器比真物略小一些，两面锋锐，可用于近距搏斗，琴弦则以血蚕丝掺和铜线制成，随时飞射而出。这只铁筝弹出来的声音极为悦耳，往往是“啊呀”、“呜呼”这样的声响，他练武多年，自也听得习惯。

帅金藤叹了口气。好像姓氏那一撇给摘掉后，师家人便成了这个模样，连祖宗十八代的姓氏都保不住，人生索然无味，还求什么荣耀呢？索性干得彻底些。奏乐还是杀人，并无不同，都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何况在俗人百姓眼中，杀人的还比弹琴的威风些。

“君临天下！”寒夜里忽然有人拦路，一柄寒刀霸在眼前。帅金藤倒也没吓得跳起来，他转过头去，望向一名黑衣蒙面人，答出了暗号：“一世辛劳。”那蒙面人拱手躬身，当即退开。

君临天下，未必要一世辛劳，投对胎了也行，说来这两句话不过是个岗哨切口，专来辨识身分。帅金藤按着上头的交代，早午晚各打开一次密册，召集下属更换切口，虽说烦琐不堪，但“客栈”的规矩便是如此，帅金藤镇守此地，从来不敢怠慢。

寒风雪夜，树林里外巡逻了一遍，附近全无异状。一众黑衣下属也和自己一般兢兢业业，纵使冷得发抖，人人还是精神抖擞，寒夜轮班职守，夏日岗哨曝晒，大家都很认份，努力熬着十年期限。

“第十年了……”喃喃自语问，一路向前行去，连过十来处岗哨，远处现出了一座大炉。这便是名震遐迩的“洪武天炉”。

调派长洲，已到最后一年。无论如何惨无人道，辛苦的日子总算要熬过了。再过一个月，他就可以扔掉血琵琶，改拿真琵琶，回家与妻小欢聚围炉。至于这座可恨的鬼炉子轮谁来围，那可不关他的事了。

天炉四周绕了一圈，十年荒废，天炉除了越来越朽烂，实在瞧不出当年风光。倒是邻近栽植的树木益发茂密，那才有了点生气。他向天炉行近，眼里瞧去，黑暗中隐隐坐着六个人，前三后三，乍然现出，倒也让自己吃了一惊。

四下一片黑暗，对这六个人的视野却无分毫妨害，他们全是瞎子。称作“镇墓兽”，乃是“客栈”里精心挑出的好手，专来镇守炉门。这些人眼睛瞧不见，听力却精湛无匹，六人或听远、或听细，各有所

司，互补不足。尤其睡觉时眼皮闭得起，耳孔关不起，时时都能提防戒备，远比明眼人更加可靠。

不过本领越大，下场越惨，这几人任重道远，管他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他们都不能离开洪炉十尺，连吃喝拉撒都在一旁完事，每回帅金藤看了，总是摇头叹息一阵。

“算你们倒楣了，瞎子老兄……”帅金藤行向炉门，只是他既不打暗号，也未说话招呼，只是一言不发。这是上头订下的规矩，七人之间彼此不准交谈，帅金藤自也不敢违背，他偷眼去看众瞎子，只见他们扬起脸来，深深吐纳，各人或手拿木鱼，或端持法器，只在侧耳倾听，探查自己的脚步呼吸，以来辨别身分。

帅金藤自也有些发愁，要是那六人误认自己，忽尔下手出招，那可难办了。这六人的功夫很是玄妙，单打独斗，没一人能在自己手下走过十招。可一日联手攻击，便会发动一套阵法，据说此阵精奥微妙，乃是“大掌柜”创制的，便十个自己也挡不过一招，听上头说，这六个怪物为了练这套险峻无匹的阵法，还不惜刺瞎双眼，方得阵随意转、心念相通的境界。说来着实骇人听闻。

“大人物就是这样，谁也信不过！唉！”师金藤微微耸肩，低叹摇头。彼此间不能交谈，彼此间相互克制，这是为什么呢？在外人看来，找这六人守阵便已足够，何必再找个帅金藤过来？只是真正详熟朝廷事的都该明白“上头”的用心，他们在防备自己人。

单独一人叛变容易，众人齐心协力则难。一旦六只“镇墓兽”生出异心，只要帅金藤能离间一人，瓦解阵法，便能逐一击破。反之，倘若监守自盗的是帅金藤，六只镇墓兽合力出手，自也能将他剪除。总而言之，七人间不准交谈，彼此制衡、相互干预，谁都不敢贸然叛变。

强弱随时易势，更易确保忠诚。上头的人不要下面有“大哥”！也不要下头每天相互争打，他们要“乱中有序”。唯有听上命，方能留小命。帅金藤轻轻叹息，反正自己绝无贰心，上面的人要怎么整治自己，一切随他去。

想着想，六只镇墓兽已然垂下脸面，各自打坐，想来认出了自己。帅金藤放下心来，便从炉口行了进去。炉门很大，倒也不必弯腰，只是炉心便在眼前，自须加倍谨慎。

面前一片黑暗，帅金藤留意脚步，口中默默计数。

一二三，跳。嗖嗖两声锐响传过，大批寒刀利刃从走道刺来，身前身后，上下左右，全是飞舞寒光。帅金藤闭上双眼！如舞蹈般向前行进，却在间不容发之间躲开机关。四五六，停。他忽地凝步不动，一道栅栏由天坠降，距鼻端前不到一寸，轰然摔落在地。

这就是炉心关卡，除了帅金藤与“上头的人”，无人知晓如何进来。

帅金藤嘘了口长气，一切完好，唯独栅栏慢了点，机簧老旧，恐怕得换上新的。

推开密墙，拉动了绞绳，将栅栏稍稍升起，跟着矮身爬了进去。这里就是炉心了，帅金藤打亮了火折，察看自己十年来的艰苦宿命。

那是一大块黑布，罩在棺材也似的东西上头。

若说彩霞凤冠是新娘的盖头，这块黑布无疑是恶魔的法冠，把可怖骇人的鬼脸隐藏起来。

幽暗的火折照下，面前的阴森让人不自觉地怕。帅金藤虽不曾揭开黑布，但他心里明白，黑布下的东西是魔王的权杖，也是足以抗衡朝廷的法器。四个字……

业火魔刀！

魔物出土以来，便给“客栈”盯上了，随着客栈日益壮大，十年下来，这东西也守护得如同铜墙铁壁。无人知晓世间有这玩意儿。他们不只要守住魔物，还要严防消息走漏，先是栽种树林，再来装鬼吓人，所有从事者一率不准与家人联系，便如开凿帝王陵寝的苦工，一切低调？绝不泄密。可怜帅金藤为了看守这东西，由壮年入老年，人生全耗在那个吩咐上头。

“唯机密恒为机密，方保朝权于不坠。”北京的大人物这样交代自己。“大家辛苦了。”

十年不得返家，孩子是否长大也不知晓，妻子是否守贞也不知晓，长年陪伴自己的只有寒风冷月，以及这样苦中作乐的三个字：“辛苦了……”

恨……我要杀……杀死……杀光……

帅金藤热泪盈眶，双手紧紧握拳，便在此时，黑布下的魔物似在低吼什么，彷佛在呼应自己的悲愤。帅金藤呼呼喘息，他想一鼓做气冲上前去，拔出魔刀，从此成为一代天骄……

后背撞在墙上，帅金藤掩面喘气，每回都会这样，只要靠近魔刀，即便胆小如鼠的自己也会突生热血，整整十年，帅金藤不只一次想掀开黑布，瞧瞧“魔刀”的真实模样，他想明白，这柄与“神剑”一母所生的“魔刀”，究竟有什么神通法力……他更想弄明白“上头”的用心，何以他们忌惮这柄刀，却只派重兵看守，却不下手毁去……

“管他的……我只是个小人物……”帅金藤有脑子、没胆子，正是“上头”最疼的宝贝。他叹了口气，臂膀上的烙印可以成就他，也能毁去他。“师”字头上已经少了一撇，想得太多，难免“帅”字脑门再来一刀。

擦抹了泪水汗水，查过了炉内，便又退了出去。今晚已经巡了第六回，可以稍稍歇息了。

沿着原路走了回去，忽然之间，赫见雪地里自己的足迹有些奇怪。好似比寻常深了六分。帅金藤眨了眨眼，蹲身望地，赶忙拿出铁尺来量。

帅金藤是个毫不爽利的小气之徒，素来怨天尤人，心中每多埋怨，似他这般人，为人必量窄，处事必计较，不过也是为了他锱铢必较，眼里不容沙，“上头的人”才会派他过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反过身去，留意自己的足迹。

帅金藤趴地察看，细目瞧了瞧，忽然咦了一声，赫见自己每一步脚印中，都还有着一处较小的印记，那踏痕轻缓，直似无迹可循，他揉了揉眼，赶忙朝树林望去，惊见林中另有一行淡淡的脚樱这行印子极缓极微，一路从林间穿出，与自己的脚印会合，之后便消失无踪，朝炉门而去。天边雪花降落，只要自己再迟片刻，这道印子便要给掩去了。

大事不妙，一切线索看来，这意味着……

有人跟在自己背后！

老天爷！自己武功高强，六只“镇墓兽”听力过人，能够亦步亦趋守在自己背后的人，那是什么样的轻功？他吞了口唾沫，急忙转过身

去，正要去喊下属，赫然间，却是停住了。

面前站着一人，这人与自己一样，并无五官面孔。只是不同于黑面罩，那是张人皮面具。

籍着星光去看，这人身形瘦削，腰间悬挂一柄长剑，身穿青袍，夜色里看来如同僵尸。

帅金藤全身发抖，对方若要杀他，适才至少有一千个机会下手。电光雷闪之中，帅金藤也已拟定了对策，他缓缓摸上腰间，扣装“六血铁筝”的机关，正要提声狂叫，向属下示警，那身影迅即探手，扣住自己的脉门，跟着身影向后轻飘，将他带入了炉门。

飕飕……走道间的机关接连发动，那人全数闪过，好似还行有余力。看这人一路跟在自己背后，如影随形，所有布置机密全被此人掌握了。

两人来到了炉心，彼此面面相觑，帅金藤惊恐不已，他压低了嗓子，问道：“你……你想杀我？”那人轻轻笑了笑，面具下的目光从容不迫，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帅金藤嘶哑喘息，斜目朝棺材也似的大黑布瞄去。他虽然没有说话，但这一眼已道尽了一切。那人淡淡一笑，道：“谁说我要劫刀的？帅先生，您会说出这话，十之八九没瞧过那柄刀。我说得对么？”帅金藤咦了一声，正诧异间，黑布轰然而落，十年来隐藏的魔物陡地现身，占满了自己整个视线。

魔王的法器就在自己面前，帅金藤全身震动，耳中嗡嗡大响，拿着血筝的双手不住摇晃。听那身影含笑道：“为何你们大掌柜不毁掉这柄刀，我也拿不走这柄刀。这下你懂了吧？”

倘若魔王降临此地，亲手取回宿命中的法器……帅金藤缓缓点头，目光极见悲怨。

十年镇守期限将过，熬了三千多个日子，却是这样的下场等在面前。魔刀出土的刹那，自己与那两百名属下一个也不能活，全数要成为祭品。

“你别怕。我家总帅不在此地。”人皮面具下的声音平平淡淡：“我今夜不会杀你，也不会硬闯门口那六道阵，我只是来瞧瞧你们的布置，看过便走。”

“为……为何……放过我？”帅金藤有些愕然。

“为了大家着想。”那身影淡淡地道：“杀了你，你们的防备必然转紧，除了饶上一条性命，我又有什么好处？好容易十年换防期限将过，咱俩打个商量，我不动你，让你平安交差，你也当我没来过此地，好么？”帅金藤牙关发抖，他知道对方在引诱自己，慌声道：“你……你要我蒙混过去……”

那身影微笑道：“何必用这两个字儿？你们客栈的人全是心狠手辣之辈，你把消息往上报，除了证明自己是个废人，惹得满门遭殃，又有什么好处？不如你现下安安静静地闭嘴，省得为自己惹麻烦……”

这人好阴险……帅金藤脑中不住推想，霎时心下一醒，已然知道这人的来历，眼前敌人以轻功、快剑、智计三样绝活闻名于世，他如果暴起动手，自己一招之内便会死。

来者不善，对方夤夜来此，果是有备而来。倘若自己瞒住了消息，上头不知防备，明日强敌便会率军过来，全力抢夺这柄刀。可是……可是自己若要往上报，此番看守不力，上头一定会重惩自己，师字砍了一撇，成了帅字，帅字再去一撇，那会是什么字呢？帅金藤嘴角发苦：心中出现了一个“溜”字。

那嗓音含笑道：“帅兄，行事帅气些。你过完年后便要交差，到时魔刀被夺，又不关你的事儿，你却是怕什么呢？”

帅金藤犹豫不决，他放下了兵器，低声道：“朋友…我很想答应你…可是…可是我…我是…”霎时双手按上琴弦，厉声道：“镇国铁卫！”

霹雳般地喊声破空响起，铁筝的琴弦也全数飞出，帅金藤情知必死，仍是奋力出手一击。

青衣人淡淡一叹，伸手按上了剑柄。帅金藤没有选择，前有狼、后有虎，两样东西都让他恐惧，可他深信一件事，对方纵使可怕，却不会比“大掌柜”更可怕，世间没有比“大掌柜”更可怕的东西……

刷地一声，面前精光闪耀，长剑离鞘而出，人影闪动之中，宛若鬼魅欺来，这是天下最可怕的人剑合一，剑中藏招，招中含剑，血琵琶在此人面前，不过是孩儿的童玩。无所谓，“投店”之时，便知此生不能“退房”，这便是“客栈”的规炬。此刻自己惨死，还能挣个“壮烈成仁”的美名，但若投降敌人，东窗事发，满门都要死。

铛地一声刺响，耳边传来了天籁，帅金藤惊喜交加，凝目去望，只见黄金指环闪耀生辉，面前挺来一柄剑，寒气森森中，有人替他挡住了杀招。

“四帐房”来了。虽然那人掩住了面貌，但看那冰凉的目光，还是一望即知身分。

“金凌霜……”青衣身影含笑道：“几年不见，你武功大进了。”

黄金手指冷冷回话：“退回去，告诉你家总帅，他没有分毫胜算。”

寒气弥漫，大批杀招闪过，兵刃交击声不绝于耳，寒气内劲四下弥漫，帅金藤只能勉力向后闪躲，提劲护住自己的元气，以免被两大高手的绝招波及。

砰地一响，青衣身影借势向后一纵，已然飘渺远遁，洪武天炉出事，魔刀消息若要传出，自己十个头也不够杀，帅金藤拿着血琵琶，第一个飞奔追出，口中怒喊道：“来人啊！追贼子啊！”

来到了树林外，正要冲入，忽然手臂一紧，却是给人拉住了。帅金藤回头一看，眼前却是上司，看他眼神凝重，虽无一句言语，却在示意自己莫要过去。帅金藤面露不解，喃喃地道：“四当家……点子孤身一人，咱们未必便输，您……您为何不让我追？！”

黄金手指定向夜空，静静地道：“不必了。”

“不必了？”帅金藤满心雾水，正疑惑间，树林里传来阵阵声响，似有什么野兽正待穿墙而出，那声响啪啦啦地阵阵不休，世间绝无野兽能发出这般怪声，那是亟欲现身的魔王么？帅金藤满心惊骇，率着下属望后退却。只有四帐房一人孤身在前，双手抱胸，凝视着林间。

枯叶半空飞洒，赫见巨大白影幔住了夜空。巨大白影分散开来，化作无数细小影子，一一振翅向空。霎时四散飞去。

不是妖魔，那是鸽子。树林里藏着一座巨大鸽笼，数以百计的鸽影翱翔天际，其中一只，却是为天下带来动荡讯息的信差。

师金藤牙关发颤，办事不力，必受重罚，他自知小命将休，两腿竟是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纵使灌进全身内力，也还是止不住颤动。

“二十三……”背后传来呼唤，喊出了自己的身分，天下是一座大客栈，百姓是房客，老板是皇上，总管权事的叫做大掌柜，他有六个收钱的帐房，另有无数跑堂，眼前这人便是其中之一，而帅金藤则是他们手下的跑腿伙计，座次二十三。

连个姓名都没有的帅金藤回身跪倒，哽咽道：“小的在。”

指头穿上黄金指环，发出神圣的光芒，在帅金藤眼前骄傲地发亮。它说话了。

“当初投店时，你说过要替朝廷除灭烦恼，还记得那是什么吗？”

“记得……”帅金藤解下了面罩，露出汪汪泪眼，他学着老祖宗，哼了几哼哀歌，向指头叩首下拜。低声回话：“围堵勇剑，看守魔刀，遮蔽圣光。”

“结果呢？”手指头幽幽叹气。帅金藤全身发抖，忽然间拿起血筝，铜线发动，便往自己喉咙射去。自我了断一途，在客栈里算是至高极乐，三两下把气咽下，便能去西天极乐报到，还可以为儿孙留个忠烈待遇，添衣买房还有点便宜可捡。

为人父，为人夫，死而后已。

正要以钢弦自裁，黄金手指说话了，一个“慢”字响起，当地一声，长剑向地，剑尖已然点中钢丝，牢牢按压在地。这钢丝何等细小，对方却以一点剑尖将之阻住，足见眼力剑法均达第一流境界。帅金藤大感骇然，复又惊惧，哑声道：“四帐房……恳请您网开一面，让我以极乐之刑自己了断！”

帅金藤满头冷汗，对方却只淡淡一笑，没有回话，蓦然间，吱地一声锐响，四帐房撮唇做哨。哨音辗转上天，久久不灭，空中传来呼啸，一只形凶貌恶的猛禽翱翔盘旋，吓得帅金藤放声大哭。“活天葬”乃是天下酷刑！他抱住了上司的腿，喊道：“不要！不要！”

黄金手指抚摸雄鹰，淡淡地道：“你别怕，要不要退房，不是我俩说了算。”

“是，除了大掌柜……”大人物就是天、就是神。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天暖，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说你是谁，你便是谁。帅金藤哽咽道：“没人可以让我……退房……”

黄金手指没有理他，只从飞鹰脚爪除下竹筒，黄金手指取出字条，低头读着，引火烧了。帅金藤不知一会儿有什么惨祸，彷佛等候放榜的贡生，满脑子胡思乱想，一颗心怦怦跳着。

这条命值得万两白银还是两个铜钱，片刻便知分晓。

耳中传来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报你个消息，二十三……”师金藤牙关颤抖，喀喀呜了呜，耳中听道：“咱们要解决第一个烦恼。”帅金藤呼出了恐惧的长气：“您……您是说三达剑……”

“没错……”黄金手指语气平淡：“天下第一的传人修炼到什么地步，能否勇斩天罡，咱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呵呵，那真是太好了……”去你妈的，管你谁是谁，老子哪来空闲理你谁是谁？师金藤假意陪笑，心中咒骂，赶忙问自己的命运：“四当家……那小人……小人……”

“你还有点用处。”

有用处了！有用的人不是废料，废料便不会被扫地出门，帅金藤的身价大幅跃升，从两个铜板升为万两白银，他破涕为笑，抖擞了精神，大声道：“属下为国为民，再所不辞！”

“你要将功折罪……”指头定向帅金藤的脸，“把魔刀掘出来，运抵北京。倘若失手，提头来见。”

帅金藤高声欢呼，手舞足蹈，正喜乐间，忽见黄金手指送入嘴中，须臾之间，冒出了淅沥沥的鲜血。帅金藤又怕了起来，颤声道：“四当家……您……您要……”

“别怕，不是要施你血刑……”黄金手指蘸就鲜血，于手巾上画了几笔暗号，道：“大掌柜吩咐下来，说有个大人物即将返国，我要传令给各地分舵，未雨绸缪。”

帅金藤惊道：“您……您指得是谁……”

“我不晓得，大掌柜没有明说。”黄金手指叹了口气，向上一晃荡，锐唳划破夜空，啪啪双翅拍振，飞鹰扑天而起，瞬间化作黑点，消逝不见。“这回魔刀的消息走露，我们中间恐怕有叛徒，三个烦恼纠缠在一块儿……我担心大掌柜吃睡又要不好了。一烦恼接踵而来，最后的烦恼，也是最大的烦恼，圣光不灭，黑暗不至，修罗不临，南瞻部洲就不会陪葬。帅金藤身为客栈的一员，自也听说过这个传闻。

这个年关……恐怕不好过……

帅金藤喃喃自语，惧怕的冷汗涔涔而落，须臾之间，汗水滑落脸庞，彷佛满面泪痕。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二章 智剑平八方

晌午时分，阳光映照，雄鹰盘旋飞绕，陡地它对正方位，向下俯冲，飞入了人堆之中。

哎呀……锐响从教场上空传出，惊动了看台上的人群，也吓得阿秀弹了起来。

“什么玩意儿？”看台上男女老幼大惊失色，阿秀自也目瞪口呆，啊着一张小嘴，傻傻望着那只怪鸟，它正正停在华妹身边的美女手上，那是她唤做妈妈的那个女人。

“飞鸽传书！飞鸽传书！”华妹喜悦拍手，欢容笑道。

阿秀慌忙去问华妹：“这……这是鸽子？”华妹微笑便道：“可不是么？大家都说飞鸽传书，不是鸽子，哪里会传书？”

鸽子汤鲜肉美，阿秀打小便吃，听那怪鸟便是盘中飧，阿秀自是偷眼去望，不过一转头，便见那鸟恶狠狠地瞪着自己，好似随时会啄上来。阿秀心下一惊，却不知鸽子原来长成这等凶暴模样，不由吞了口唾沫，喃喃地道：“鸟大王，我……我没吃你太多同伴，你别这么凶……”

两个孩童傻里傻气地对话，伍伯母笑了，她解下飞鹰脚下的字条，将猛禽交到一旁军官的手上，含笑道：“傻孩儿听了，这是大老鹰，不是小白鸽。”

阿秀哦了一声，原来伯母手上的是只飞鹰，无怪眼神会如此凶狠。只是他仍旧满心好奇，都说鹰凶鸽柔，那真正的鸽子，却是生成

什么模样呢?

他把目光撇向台下，赫地之间，惊见自己叔叔手上停着一只白鸟。阿秀拉着管家，低声问道："这就是鸽儿么？"管家笑道："少爷想吃鸽肉么？一会儿我向夫人说去。"

阿秀也没回话，只是呆呆望着叔叔，但见他满面含笑，摸了摸白鸟的头顶，伸手一放，那影子又冲上天。阿秀茫然道："大家都有鸟儿，这是干啥啊？"

他望着天边翱翔的白影，看它消逝在万里晴空里……也许……遥远天边的另一端也有人在想念他，随时也会送来一只小小鸟儿，让他好好神气一番……

鸟儿来来去去，台下自是骚动不休，但擂台上的青年仍是置若恍闻，分毫不为所动。这个青年名叫"苏颖超"，现任华山掌门，也是"魁星战五关"最后一战的主将。

相传十六年前，宁不凡第一眼见到他，便从这孩童的眼中见到了自己。大喜之下，便将三达剑传给了他，从此视为开门弟子。

"从别人眼中见到了自己"，许多人以为这句话是个恍喻，想来这名青年很能讨人欢心，方才得了褒扬。不过见过苏颖超的都明白，这句话不是比喻，宁不凡真的见到了自己。

说来悬疑，宁不凡样貌猥琐，苏颖超玉树临风，师徒两人样貌大异其趣，除了圆颅方趾之外，绝无相似之处。宁不凡却为何看到了自己？莫非他见到了私生子，不然怎能这样说话？。

毫无夸大，只要在三尺内与苏颖超对面说话，全都会看到自己。不只是宁不凡，便连当年的琼芳，看到这名少年的第一眼全都为之一愣，然后才回过神来。

原来这少年有双很大很明亮的眸子。大得像是两泓镜湖，也因此，所有与苏颖超对面说话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苏颖超的长相，反而是自己的形貌。或许是这般感受太罕见了！下回再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像当年的少女琼芳一样，先是点点头，然后脸上起着红晕，幽幽回答爷爷的问话。

"颖超碍我记得这人，嗯，他……挺不同的。"

蒙古第一高手哲尔丹，正在领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奇妙知觉。他正从敌人眼中观看自己。

自己在对方眼中像什么呢？是否还像过去一般，仍是那剽悍的漠北英雄？哲尔丹眯起双眼，凝神去看，霎时间，他见到一只大虎，凶猛地立在少年的眼眸里。

岁月不减男子气概，自己仍是神威凛凛的天将。哲尔丹双目生威，忍不住有着几分自得。

忽然间，好似回应着哲尔丹的得意，少年的眼皮眨了眨，像是狡狯地微笑、抑或是在讽刺什么。那亮晶晶的眼眸略略一移，朝自己的头发望去，哲尔丹看得明白，少年眼中的英雄发根稀疏，银白雪亮，蒙人髻式尤其滑稽。

转眼之间，自己从漠北宗师变为一个蛮夷老头。

哲尔丹发怒了，他的笑容敛起，从得意洋洋变为怒气勃发，眼神也透出了些许杀气。

便在此时，轻缓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前辈。打斗已经开始罗。”哲尔丹心下一凛，在刹那间醒了过来。面前生出一张孩子气的含笑脸庞，不知不觉间，对方已经靠近三尺，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嘿地一声，“魁星战五关”最后一战开打，苏颖超也刺出了第一剑。

“三达剑”对“大黑天”，两人还没有过招，哲尔丹已经向后退让了，不只如此，他还避开了对手的目光。“观其敌，必观其眸”，漠北宗师虽然这样告诫弟子，但现下他必须避让。

已经占了先机了……苏颖超微笑出剑，连鞘斜挑，距哲尔丹心口三寸七。

正如传说，“智剑”第一招必定是虚招，此剑并未使力，剑尖飘渺不定，看得出来苏颖超意存试探，智剑平八方，专攻天下敌招破绽。他随时会转动剑尖，朝自己最弱的地方进击。

此时自己已经后退了，再要应付不慎，便会落于下风。哲尔丹深深吸了口真气，右掌抬起，守护前胸，跟着左拳平置腰间，喉头低吼一声，瞬间灌注内力。

江湖阅历丰厚的老将都明白，对付“壶中藏宝”，必须“守中带攻”。这招称作“达达奇围辣”，汉译“秘刀”、“隐藏之刀”，他要以右掌牵制对手，只等剑刃给掌风荡开，隐藏的左拳便要中宫直进。铁拳如炮，必使对方重伤倒地，当场分出胜负。

“秘刀秘法，绝无破绽。”哲尔丹自信满满，他绝非莽撞暴徒，相反的，他攻守兼备，此刻以逸待劳，深深吐纳，随时反制敌手。

飘飘荡荡，果然，剑尖转向了，它要寻找自己架式的空隙……

“抱歉得紧，小朋友！”哲尔丹嘴角冷笑，“我的招式没有空隙、也没有破绽！你想攻哪里呢？”猛吸一口真气，左拳发力，便要狂击而出。

刷，长剑转向，刺向自己的左拳。

“这是干什么？”哲尔丹纳闷了。钢铁般的拳头不是自己的破绽，他为什么要刺来？这拳头丝毫不惧锋锐。他难道不知道么？

“一定有阴谋……”若是一般人使动这般稚嫩剑法，哲尔丹多半会回击一拳，一招之内便要打烂对方手中的长剑，顺手还要将之羞辱一番。只是哲尔丹来到中原之前，便已听过智剑的传闻，自己万万不可小觑。

哲尔丹大起戒备之心，收起左拳，向后退开一步。

脚步还没站稳，刷，对方加快攻势，连剑带鞘飞送而来，那剑尖却指向了喉头。

“操……中计了…！”哲尔丹怒气勃发，暗骂自己老糊涂。

破绽不在招上，破绽存在自己心里……用脑不用手的“智剑平八方”，不会坐等对方生出破绽，他会引出对方的破绽……

“撒尔金！”猛听一声暴吼，哲尔丹喊出了招式名称，这是“蒙古烈风”，须臾间他已飞奔而上，不顾一切反击。纵使对方刺出长剑，他也要用森森利齿咬住敌刃，勇者一向欢喜冒险，他要赌上一把。

拳腿头膝肘肩足齿，八大器一同杀出，此人身为漠北宗师，这一纵身的威力自是非同小可，左手如爪，右手成槌，脚下隐含摔角圆步，随时能够转向。看似莽撞的飞扑，其实用尽了毕生武学精华。

哲尔丹太强了，也许那钢铁般的额角、那厚实的胸膛，也都藏有上乘武学。苏颖超好似忘了自己正在激战，只是把长剑掠向一旁，面

露惊叹，有意无意间，还向前行走了一步，这毫无防备的呆傻模样，简直像……像……

“送死么？小子！”宗泽思巴等人坐在台下，不由大声怒骂。

眼看对方白痴也似，竟然朝自己面前晃来，哲尔丹更是怒气冲天，他出招前早有了万全准备。敌若向左，蟹爪钳腰，敌若向右，铁槌砸顶，敌若矮身相避，斜肩重力轰撞，总而言之，不管苏颖超是出剑、是闪避、是跳跃，没有一件事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结果准备了许久，傻瓜竟然呆呆走来，精心布置的后着全都派不上用场

这算是什么？难道他想自杀？还是另有阴谋？

“你想死，便去死！”有了前一次被人耍骗的教训，这回哲尔丹吼出了番话，全身发力，随时要把强敌撕裂杀死。该用哪只手宰杀小丑呢？左手？右手？左脚？右脚？还是额头肩膀一起撞出？管他的，全部一起上，打成烂泥再说！轰然巨响中，哲尔丹拼出全身凶器，所有绝招一同发动，左右双爪齐下，尾螯奋力刺出，前额再压一记头槌，模样天下无敌。

“抓龙虾啊，不能躁……”眼前浮起宁不凡的笑脸，“这虫子好凶，全身都是兵器，又夹又螯又咬的，很难抓……”苏颖超口中喃喃，覆述师父的说话。

“所以我们不能让它夹，也不能让它螯……必须耐心逗弄……”刷地一声，长剑再次扫出。“等它气鼓鼓地又夹……又螯……又咬……便会……自行打结了……打结以后……连婴儿都能抓了……”

招不在多，有用为宜。气得脑子发烫的哲尔丹此刻拳脚齐出当真像是打结的大龙虾，他再次被骗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长剑穿破拳网，直向门面而来。

哲尔丹气愤之下，赶忙定神思量。此刻情势堪虞，只能大步斜退，他双臂交持如十，急急向左方闪避，这一闪之后，便要立即发招抢攻。苏颖超早已料到如此，左手叉腰，长剑抢先一步出招，早已守在敌手必经之途，等他自行撞上。哲尔丹怪吼一声，双足重重顿地，身子转朝后方跳跃，一时用力过猛，险些摔落擂台，模样大见狼狈。

“好呀！”

东棚欢声雷动，看台人人叫好，连那阁揆何大人不懂武术，此刻也是抚须微笑。

华山少掌门骗人不用嘴，他一向用脑子。面对攻中带守的绝代高人，他很难找到对方的破绽，于是苏颖超选择了“迷”，当局者迷，唯有自己先迷糊，人家才糊涂。

第一剑迷迷糊糊，刺向敌人最强的铁拳，第二剑糊里糊涂，随意向前一走，这两招莫名其妙，宛如自取其辱，连苏颖超自己也不知出招的结果，更何况是别人?

可怜哲尔丹老谋深算，却把糊涂当阴毒，自乱阵脚的结果，已经自陷绝境。

场内情势一面倒，哲尔丹险些滚下擂台，模样难看之至，那苏颖超却好整以暇，虽在擂台上，兀自向琼芳眨了眨眼，嘴上带了抹微笑。少掌门随意一眼望来，四下便出惊叹，但见姊妹仰慕、姑嫂倾倒，满是爱恋之色。娟儿掩嘴低笑：“琼公子，狐狸精成群结队而来，您可有什么妙方应付？”四周闪闪晶亮，一片少女的仰慕眼光，琼芳看入眼里，却是浅浅轻笑，不以为仵，想来阿婆阿妈要抢情郎，随时双手奉上，绝不吝啬。

阿秀见众家女子东倒西歪，那华妹也是一脸陶醉，好似全数中了怪毒，他看得恶心想吐，正作呕间，忽然灵机一动，心道：“大哥哥威风八面，小弟弟脚底抹油，管你谁输谁赢，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也是这几日给关得狠了，眼见管家专心观看打斗，阿姨、叔叔也都心无旁骛，咻地一声，便从看台椅下钻了过去，他人小身矮，沿着坐席滚将出去，却也无人知觉。

惨碍…哲尔丹气喘吁吁，爬将起来。

堂堂的漠北宗师胆气过人，身兼数家之长，只要跨入他身前三尺，便如来到了悬崖边缘，步步都需留神，谁知悬崖自己滚倒坍塌，连打也不必打了。哲尔丹满脸通红，气恼无比，想起自己使命重大，身负可汗付托，如何能败在少年手下？当下双膝灌力！弹跳起来，跟着重重一拳回击过去，不论对手怎么使招，他就是要打到人，已然发了蛮性。

右拳重击而出，含入无上内劲，威力自是慑人，苏颖超轻回长剑，斜身避过杀招，剑尖转朝哲尔丹手腕削落，随时能将他的一只手

卸下。

对手变招太快，哲尔丹出拳太猛，已然闪避不及，当下斜仰上身，双手下掠，以极险身法闪避剑锋。

苏颖超笑道：“好软的身子，再接我一剑试试。”剑刃转向，直朝哲尔丹喉头刺来剑道便如弈道，发招人悟性越高，棋步益广，算计越精，只要第一剑占到上风，第二剑便能压迫对手，等出到第三、第四剑，便能蚕食鲸吞、攻城掠地。此刻哲尔丹才从前一剑的危难中闪出，前力已尽，新力未生，身体重心早已失衡，已是任凭对手予取予求的局面。

长剑将到喉间，说来胜负已分，哲尔丹又惊又怒，慌忙间朝地下看去，只见木造擂台满布木屑，却是上一场比斗时所遗，他自知胜负在此一举，当下顾不得颜面，哇呀一声，索性身子顺势倒落，半空扫出拳风，大批木屑飞洒半空，如飞箭般射出，直朝苏颖超门面而去。

木屑飞来，有若暗器，但这些木屑木块乃是擂台上数场激战所留，并非哲尔丹携来的暗器，场边众人虽知哲尔丹行巧，却也不能指责他作弊。众人大感惶急，苏颖超却无惊怕之意，自知对方黔驴技穷，想来要以木屑抵挡自己，也好逃过“智剑”的妙招。

漫天木屑飞洒，便如飞刀模样，直朝苏颖超面上射去。哲尔丹神态激昂，已将木屑视作唯一生机，他半空翻转身子，双足重重着擂台一踏，靠着木屑掩护，再次向前冲来。

苏颖超心生怜悯，摇头便道：“没用的，智剑不止如此。”

大批木屑飞来，哲尔丹也已冲到身前五尺，苏颖超头一偏，避开第一枚木屑，跟着双脚大跨，矮身闪避，形如蹲弓射箭，无数刺屑便从头上飞过。长剑提起，斜斜劈出，这一剑却是以剑面平挥，打落了一记木块。

哲尔丹微微一怔，惊见那木块锐角飞向右眼，直插而来，还不及闪避，对方剑鞘挥动，又朝自己小腹斜斜挑来。哲尔丹大为震撼，自己处心积虑的布置，反让人家暗度陈仓。现下长剑搭配木屑，再次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智剑无敌，天时地利无一不入掌中计算。哲尔丹落败在即，他险中求生，当下怒吼一声，对木块长剑不避不让，反把右脚提起，奋劲

朝擂台一踩，狂喝道：“喀！”

巨力传来，擂台摇荡不休，苏颖超脚步晃动，手中长剑竟然偏了一寸，未能挑中对手要害。哲尔丹冒死行险，总算躲过了一剑。只是擂台震动能干扰对手出剑，那木屑半空飞来，却不受分毫左右，木块疾射，仍朝眼中插去瞎眼之祸便在面前，蒙古第一高手毫不慌乱！只见他深深吸了口气，霎时鼓荡真力，扑地一声，嘴中气劲喷出，竟把那木块吹得倒飞回去，反往苏颖超眼中插去。苏颖超二十来岁年纪，临敌经验毕竟有限，怎也料不到对手竟有这等怪招，一时难以趋避，只得狼狈翻倒在地，总算躲过了这招终于还手了，哲尔丹森然一笑，两脚如同劈腿，自往地下坐倒，重拳轰然，直朝少年英侠打去。苏颖超眉头一皱，左手撑地，向后飘开五尺，乃是入场以来第一次退后。哲尔丹哈哈大笑，双腿连扫，擂台上木屑飞舞，听他拳风呼啸，步步进逼，杀得苏颖超险象环生。

终于扳回平局了，哲尔丹靠得不是什么高妙绝招，凭得全是实战的狠辣。

萨魔、煞金、哲尔丹，全是身经百战的塞北虎狼，先以种种不可思议的狠招掩护，再以必杀绝招奋力一击，唯有如此打法，方能于绝境中逆转劣势。苏颖超悟性再高，只要经验稍稍不足，误上恶当，当场便要惨败。

双方斗到酣处，哲尔丹好容易扳回了平局，却忽然停下手来，不再追击。苏颖超见他举止有异，便也收住了剑，拱手问道：“前辈有何指教？”

哲尔丹伸出食指，朝苏颖超手中的长剑指了指，好似要对手撤下剑鞘。

佩剑形式尊贵，四尺来长，乃是琼国丈亲手所赠，自是罕见名物。苏颖超微笑便道：“您要晚辈拔剑？那可会伤了和气的。”先前苏颖超手下容清，便让哲尔丹左支右拙，倘若寒锋现世，却不知他要如何抵挡了。台下中国高手见蛮夷不自量力，无不嘻笑指点，娟儿与琼芳对望一眼，眼角也都带着笑。

哲尔丹生性刚毅，双目所见，只在敌手的身影，对旁人的无聊神态过眼不入。他既然主动要求对方拔剑，自有抵御之道。眼见苏颖超

迟迟不动，好似颇有轻视，霎时怒吼一声，重脚前踏，轰然巨响中，右拳直击而出。

一股旋力凌空转来！带过了一片黑影。

内力传到，劲风连过两尺，苏颖超的长剑受了旋力，剑鞘居然自行弹开，露出了锋芒。

“大黑天”，气劲如黑幕，笼罩拳锋二尺，这是一套前所未见的拳法。

苏颖超心下一凛，自知遇上了麻烦。眼前这人始终没有拿出绝招，原来这才是压箱底的本领。

漠北之人性勇好武，武功多走刚猛路子，那哲尔丹天生勇力，号称“北境匈奴第一能打”，更是刚中之刚，勇中至勇，寻常武者若以蛮力与之相抗，无不落得以卵击石的下常靠着一身刚猛，哲尔丹所向无敌，称霸漠北，直到五十七岁那年，惨败于那只妖魔手中为止。

刚强易折，在“蒙古凶神”萨魔面前，哲尔丹成了祭坛羔羊，也拿来验证了中国的至理名言：“刚不可久”。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惨败，哲尔丹被迫开始追逐更高的武术境界。他舍弃自尊，寻访后辈，重新拜师学招。他想找到一套武功，以来截长补短。

先练太极拳，后习八卦掌，哲尔丹拼命练“柔”字，盼在暮年跨过自己的极境。只是世间高手一日达到顶峰，往往生出门户成见，哲尔丹原有武功太强，武学障尤其顽固，练起别派武功，竟如吃坏了肚子，非只招式牛头不对马嘴，更常心不在焉，益发学得慢了。

来来曰回磨蹭三年，勉强学会柔劲，可原有的武功不进反退，与人较量时更常犹豫不决，竟连自己的徒弟也打不过了。

到底该怎么办？刚不刚、柔不柔，哲尔丹不知如何是好，他舍弃刚强，却又找不着柔弱，迷惑的他不再寻找别派宗师求艺，他离开皇宫，抛下妻小，从此日以继夜，只是不住苦思。

半年过后，他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念头，他之所以会败给萨魔，只因他不够刚强。

刚强，就是哲尔丹的一切，当刚强被人击败，表示刚不够刚，所以强不够强，当钢铁存有杂质，心有杂念，便该是重行淬炼之时。从此哲尔丹不再乞求他人指点自己，他只求回到自己的信仰，在更刚更

猛，更硬更强的信条中求得进境。他苦熬气力，忍受疼痛，一拳又一拳地打出，有时风声呼啸，有时寂静无声，一个时辰打出千拳，一日击出万拳，一年便是三百六十万拳。拳力藉此不断进展，不断增强。

三年了，当正拳挥出一千万次的刹那，事情有了一些转变，哲尔丹的正拳出现了异变。

与第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拳截然不同，第一千万次挥拳，孵化出谁都料想不到的怪物，就像小小的蝌蚪，谁都料想不到，那圆圆滑滑泥鳅般修长的身子，最后竟会成了四足着地的长舌怪物。

拳发黑影，威力广被，无形气劲凌空劈敌，号称“大黑天”！

哲尔丹仰天大笑，隐藏七年的绝招，原是练来对付萨魔的，谁知这妖魔消失无踪，不见人影，如今拿来对付“三达剑”，也算刚好?

强敌拿出绝活，苏颖超也颇兴奋，他凝视着哲尔丹，拱手道：“老英雄，蒙您看得起，我也不客气了。”两人言语虽然不通，苏颖超言语仍见恭敬。他先礼后兵，霎时手腕微送，又是一剑刺出，这剑去路轻缓，看似也是恭恭敬敬，其实剑招已指向哲尔丹最弱的下盘。

二人相距十尺，剑尖迂缓，行过中线，便向下盘飘来，哲尔丹知道以眼前少年悟性奇高，自己绝不能任凭这人主攻。他深深吸了口气，双手握拳，暗运“大黑天”的无形拳劲，时时准备以凌空气劲反击。

寒锋终于来到面前六尺，哲尔丹身高手长，加上两尺无形拳锋，已能打中对手，霎时深深吸了口气，喝道：“喀！”吼声未毕，重脚已然抢先踹出，哲尔丹开窍了，拳头是假的，他也用上了欺敌虚招。

漠北宗师身高腿长，这一踢有如长枪飞戳，瞬间穿过剑网，苏颖超不以为意，当下转守门户，哲尔丹若不收腿，便会被削下足掌，当场残疾。

长剑奔出，胜负瞬息，哲尔丹却是自信满满，眼看剑光堪落，脚掌不保，忽然黑影闪过，“大黑天”气劲发出，直朝剑刃打去。

嗡地一声，强猛旋力卷来，“大黑天”无形无质，无上刚劲震荡剑锋，苏颖超虎口为怪力所激，一时隐隐生疼。长剑竟被荡开。

仗此神术，漠北宗师能攻能守，已然掌握胜机。哲尔丹哈哈大笑，眨眼间激发舐血之性，容情转为凶暴，听他呼啸一声，揉身再

上，巨大的身影全速欺来，已然冲入了剑网。

情势大见危急，苏颖超一身武功全在剑上，若要贴身肉搏，华山掌门施展不开剑法，性命便在对手的股掌之间。苏颖超自知屈居下风，方今之计，唯有拉开距离，重起阵式。心念稍动，脚步便要后撤，忽听哲尔丹嘶嘶冷笑，举脚往擂台踏下，一阵巨响传过，地下震动不休，苏颖超竟然纵身不起。哲尔丹纵声长笑，瞬间打出十六拳，将苏颖超拢于拳风之中。

两大高手相隔寸许，角抵相扑，拳脚头肘无一不用，已在全面贴身短打，苏颖超无法还手，只是拼命闪躲，从头到尾剑尖都朝地下垂落。中国臣民惊惧不已，上起胡志廉、下至华妹，无不满头冷汗，只是华山门下却是一片寂静，连那琼芳也是从容镇定，想来众人对苏颖超的剑法深信不移，相信他绝不会就此败北。

二人又过十招，苏颖超仍然拉不开距离，哲尔丹有意逼迫对方撤剑，出拳抬膝更是快若闪电，猛听嗡地一声，“大黑天拳”再次发出，猛力传来，剑刃弯曲，手腕疼痛，苏颖超面色惨白，长剑已然脱手落地。哲尔丹入场以来便等这一刻，当下露出森森白牙，飞扑再上，左拳朝对手胸口打落，手法竟是毫不容情。

大敌将至，猛见苏颖超双掌向天，单脚提起，形如金鸡独立，口中更是大喝：“鹤舞七星拳！”眼看这位剑客露出了拳脚架式，满场众人无不哗然，华山门人更是一个个跳将起来，惊道：“这……这是……”苏颖超幼年时学过一些拳法，中原好手多曾听闻，只是三达剑威名太盛，却没听过这套“鹤舞七星拳”，眼看华山门人震惊不已，料来是套极为厉害的神术，一时高声喝彩，替苏颖超打气。

哲尔丹知道这少年心机诡诈，料来这拳法多半有鬼，自己既然猜不透，那也不必猜，以快打快便了。当下大手探出，直向对方胸前抓落。苏颖超见敌人掌力将来，旋即左足放落，持掌相迎，众人见他身法不俗，掌力必也精妙，必能与哲尔丹僵持。

啪地轻响，苏颖超双手给人震开，哲尔丹长驱直入，铁掌已然拍向气海。

变故忽起，旁观众人无不大为愕然，看苏颖超拳法架式不弱，必有抵御之道，岂料两人手臂相接，力量竟是不堪一击？众人震惊之

下，无不慌忙起身。娟儿惊得俏脸惨白，眼看苏颖超性命危殆，当下抽出长剑，便要朝擂台抛掷而去，手指才动，便给人拦住了。

娟儿急转目光，拦住自己的却是琼芳，慌忙便道："快松手，颖超恐怕不行了。"琼芳摇手道："别怕，你得相信他，他有自己的用意。"娟儿惊疑不定，耳听场内传出一片惊叹，赶忙撇眼去望，擂台上两大高手宛若老僧入定，彼此面面相觑，竟是一动不动。

娟儿大为诧异，此刻哲尔丹铁掌探出，掌握气海，苏颖超却是单足鹤立，全无反抗余地，说来哲尔丹已是大获全胜，只是看这两人宛如石像，一旁赵老五、傅元影等人气定神闲，个个笑吟吟地，好似又有什么玄机。她满心迷茫，凝目看去，霎时"啊"地一声，已然懂了。

苏颖超金鸡独立，左脚虚提，右足却压在剑柄上，那剑刃受力直起，无声无息地抵向哲尔丹的小腹。

智剑平八方，果然什么都是虚招。什么"鹤舞七星拳"，全是欺敌伎俩，看苏颖超以双掌引诱对手，再趁机放落脚尖，踩动剑柄，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以脚下长剑制住了对手。此时哲尔丹若要发出掌力，苏颖超也能把长剑踢起，深深戳入对手的小腹，届时双方都是个死字。

和战分际，全在一念间。哲尔丹若要意气用事，双方自会同归于尽，但若惺惺惜惺惺，自也能握手言和。两人按兵不动，相互凝视，看哲尔丹嘴角带着一抹冷笑，不知心意如何，苏颖超倒也豁达，只耸了耸肩，眨了眨眼。浑不似生死关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台下千人冷汗满身，都在等候双方的决定。

猛听擂台上传来哈哈大笑，一老一少、心心相印，双方不约而同地放下兵刀，互握双手，面对面地大笑起来。

娟儿右手一按，把长剑送回了鞘里，啐道："什么鹤舞七星拳，还真唬住了我。"琼芳脸色潮红，含笑道："他便是这个性子，每日里东拐西骗，也不知脑袋里在想些什么。"这话听似不置可否，其实琼芳内心已欢喜得炸开也似，心头更是怦怦地跳着。

胜负揭晓，杨绍奇等人商议一阵，登时宣达战果："魁星战五关，中国蒙古最后主将战，双方平局！"铛地一声铜锣大响，看台上百姓满

面雀跃，纷纷鼓掌喝彩。哲尔丹宝刀未老、神勇过人，苏颖超初露锋芒，悟性绝妙，无论他俩用得是何种拳术，运得是哪套剑法，均已堂堂迈入武学至高殿堂，足称一等豪杰而无愧。

胡志廉摸着稀稀疏疏的山羊胡须，如沐春风。此战以少年英侠出征，却能与蒙古宗师打成平手，非但显出一国的人才济济，也省去了许多无谓争执火气。想来一会儿上报战况，皇帝必然大喜。

四下一片祥和，双方主将笑吟吟携手下台。两国英雄全数过来见礼，彼此互道仰慕，甚显热络。此时祝康兀自啼哭不休，看他给铁枪卷绕身体，竟是动弹不得。娟儿拉着哲尔丹，朝祝少主一指，咋舌道："这东西好紧，没人拉得开，你可以帮忙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哲尔丹微微一笑，运起了神力，将那铁枪缓缓扳回原状。东棚中国高手见他神力如此，心下无不骇然，可怜祝康虽给释放，却是一脸尴尬，茫然之中，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苏颖超与宗师高手打为平局，此时自是忙里忙外，四下接受道喜，琼芳一旁含笑看着，好容易他得空了，这才迎了上来。虽说是最后一个迎上，却递来了第一条手巾。听她啐道："什么鹤舞七星拳，亏你想得出来。"苏颖超擦抹污水，道："咱们华山拳法毫无名气，说了也唬不住人。倘要喊声"如来大神通"、"阿弥陀佛大法"，恐怕人家一头雾水，只好编了这个新玩意儿出来。"他将手巾折起，收到了怀里，笑道："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打成了平局，我可没法子向爷爷交代了。"

琼芳嫣然一笑，靠到情郎身边，附耳道："别太客气了……你方才那剑要是早些踢出，那蛮子的性命哪里还在？你放水蒙混，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本阁主。"

琼芳虽是心上人，此话却无夸大之处，鹤舞七星拳是个骗局，对方中计出招，苏颖超只要抢先一步踢出长剑，早已要了对方的性命。只是琼芳素来知道苏颖超的脾气，想来他爱惜哲尔丹的武勇，方才手下容情，任凭对方打成平局。

苏颖超生平出手三十余战，并无一场败绩，说来此役算是第一回平局，他听心上人戳破此事，心下不由大感欢喜，低声便道："旁人的言语，我也不放心上。有你这句话，真不枉我擂台上辛苦一场！"琼芳心头甚是甜蜜，微笑道："我当然知晓，你才是第一。"

苏颖超爱意大动，伸手环住了她，一把抱入怀中。琼芳低声笑道：“喂！我穿着男装，两个大男人当众搂抱，成何体统？”苏颖超向来想爱便爱，哪来理她？只凑嘴过去，附耳笑道：“还记得咱俩的约定么？”听他口气不怀好意，好似想做什么坏事，琼芳不由微微一奇，道：“什么约定？”

苏颖超在她发烫的耳垂轻轻一吻，又朝她耳孔吹了口气，沉嗓道：“肚兜唉！”

琼芳脸色大羞，那秀白的耳垂烫得火烧也似。适才两人相约，苏颖超若能打赢哲尔丹，便要琼芳着换女装相陪，当时玩笑戏言，琼芳便做了这个亲昵约定。苏颖超见她那大眼转了转，好似在思索是否要履约，也是怕她出言反悔，忙道：“君子之言……”

那“快马一鞭”还未抽落，琼芳便已含笑接口：“其臭如兰。”

苏颖超剑客出身，掉书袋绝非所长，居然听得莫名其妙。情郎一头雾水，琼芳却是轻咬下唇，看她露出了晶莹的贝齿，眼波流送，腻声道：“听不懂活该，可别怪我爽约了。”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好似含着一抹取笑。

苏颖超盯着她，自行想像琼芳肚兜加身，想来那身雪白肌肤必然晶莹细嫩，他急于一探究竟，慌忙之下拉住肥秤怪，低声道：“师叔祖，什么是其臭如兰？”肥秤怪哈哈大笑：“这你也不知道？亏你还做得掌门？就是兰花放屁啊！”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眼看佳人掩嘴轻笑，翩然远走，可怜苏颖超喉头干渴，连一句话也吭不出了。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三章 人间恶来

太医院的内堂传来一声叹息，只见胡志廉起身行走，背手来回兜圈，耳听老婆哭哭啼啼，儿子哼哼哈哈，他自要呜呼哀哉了。良久良久，胡志廉快步绕圈，始终一语不发，神态甚是愁闷。一名公子爷替他说道：“袁大人，您医道精湛，华陀在世，这孩子的病究竟什么来由，您能道个分明么？”

那公子爷美目流盼，却是一名美女打扮而成，不消说，自是琼芳来了。她望着眼前一名年迈圣手，正是太医院里资格最老的神医袁

川，八品顶戴。若非胡志廉是礼部侍郎，又靠着兄长胡志孝面子，决计请不动此人出面。

那袁太医与琼国丈相交多年，眼看胡志廉请来大小姐陪诊，自也不好推托。他眯起老眼，细细打量，只见面前儿童目光呆滞，口水流到嘴角，沿着下颚滴落，沾得皮裘黏呼呼地。袁太医皱起眉头，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好多……"

"郝多？你不是姓胡么？"

那妇人忍住了泪，哽咽道："袁大人，这孩子叫做胡正堂。"那袁太医皱起眉头，示意家属莫要插嘴打扰，他伸指拨开那孩子的眼皮，左右瞧了瞧，又问道："孩子，你今年几岁？"

"好多……"

还是那言不及意的两个字，袁太医清了清嗓子："你爹爹是谁？"

"好多……"

"好多爹爹？一共几个？"

这哪里是问诊，简直是吃豆腐，胡志廉恼羞成怒，只是有求于人，却也发作不得。袁太医却是脸不红气不喘，俨然再问："孩子，爷爷不跟你打谜，到底好多什么？"

"好多鬼……"

"说清楚点，什么鬼？"

"好多，井里好多鬼……"

袁太医沉吟不语，解开正堂的衣服，全身上下细细去看，赫然间，伸指定向一处地方，众人睁眼去看，惊见他后背有处小小的红点。此时娟儿、苏颖超也都过来陪诊，房内连同胡家夫妇在内，一共五人，十双眼睛眨了眨，心底都生出寒意。

胡志廉慌道："大人，这……这是什么？"袁太医叹了口气，摇头道："这是个难字。"

那妇人放声大哭，一把抱住了孩童，叫道："造孽啊！正堂，你到底怎么了？"

这痴呆孩子本来能言善道，更是说故事的好手，只因一日到小朋友家里玩儿，无意间说了个鬼故事，哪知便成了这等鬼模样，也不知是给鬼压了，还是给上身了，除了那个“好多”，十天半月说不出别的话来。却让一众大人束手无策了。

方今中国医术昌明，由内而外，疗法独树一格，这太医院更是中国医道圣堂，内有两名六品院判、十员八品御医，这位袁大人出身世家，做过太医院院使，更是当今京城第一耆宿圣手，要是连他也不能救，那是万事俱往了。胡志廉满面关切，恳求道：“袁师傅，请您务必救命，在下终身不忘恩德。”

袁太医凝目望着那小红点，口中喃喃自语，说道：“医道分医官、医生、医士，内含十三科，曰大小方脉、曰眼口齿耳、曰妇人疮伤、曰咽喉伤寒、另有铁灸、接骨、按摩……我做了三十年！这才成了首席太医……”他不着边际，越说越远，胡少奶奶越听越哀，孩子口水越流越多，众人火气也是越来越大。眼看胡志廉面色难看，琼芳也不便插嘴，苏颖超含笑便道：“袁大人，您到底想说什么？”

袁太医斜目望向苏颖超，见他英雄少年，腰悬长剑，倒也不敢造次，只咳了咳，道：“这位公子爷，老夫方才数了十三科，您却听了哪科可以治这失心疯？”胡志廉听了这话，已然掩面叹息，胡夫人更是啜泣不已，苏颖超摇头便道：“大人这话倒不是了，天下疯人所在多有，难道全都无药可救么？”

袁太医不多辩解，只吩咐了一名童子，道：“去把六爷请出来。让大伙儿见一见。”那童子嘴角挂着笑，登时点了点头，匆匆奔入廊中。娟儿与琼芳对望一眼，二姝心下一奇，轻启四张红唇，问声未出，忽听走廊里脚步细碎，传来阵阵铃铛响声，好似有什么怪东西来了。

铃铛脆响，好似猫狗，娟儿茫然便问：“这位袁大人，六爷是只猫么？”

袁太医竖指唇边，示意噤声，众人静了下来，忽听门外有人喊道：“太爷…”一个黑影摇头晃脑，晃荡而来，听他幽幽再道：“太爷……太爷……不要杀我碍”那声音有如鬼哭，房门里胡正堂受了感应，登时呼应道：“好多……好多……井里好多鬼……”

两人彼此唱和，有如孤魂配野鬼，众人不由骇然。袁太医叹道：“这位六爷不是一般人，乃是岭南赵醒狮赵爵爷的六弟，世家弟

子。那年咱与四名名医赶到大名府出诊，便把这位老兄带回太医院，这许多年来一直照料着他。”胡志廉心下骇异，与老婆对望一眼，同声问道：“他这模样多久了？”

袁太医掐指去算：“那年是庚午年，今儿是己卯年……”村须便道：“过了年，恰满十周年。”众人面色惨然，尖叫道：“十周年？”袁太医叹道：“您知道，这人本来连饭也不会吃，咱们细心照料，这才有了起色，现下他自己能下床走路，也能穿衣了！有时还会学猫狗叫……”

正说得高兴，那胡少奶奶惨然尖叫：“我儿啊！你命途多舛呀！”说着直直对着墙壁冲去，便要撞壁自尽，苏颖超眼明手快，袍袖拂出，已将她卷了回来。

那胡少奶奶脚步一软，跌入了苏颖超的怀抱中，放声哭道：“我不要活了！你让我死啊！”说着拼命往英俊少年怀里钻去，又摸又咬，好似要撞死在他怀里才甘心。

苏颖超满面尴尬，人家的丈夫便在身旁，自己的情人也在房内观看，如何能与这女子搂搂抱抱，当下袍袖一拂，将她推了回去，这次却是朝娟儿飞去。哪知这位九华女掌门迷迷糊糊，不改往日性子，此时只顾瞧着胡正堂，竟不知胡家少奶奶朝自己飞来，猛听砰地一声，那女子撞在墙上，已然昏晕。

九华准掌门大为生气，戟指华山首领，怒气冲冲：“你干什么摔人家一跤？你还嫌胡家母子不够惨？你的人性呢？”苏颖超轻咳一声，低头饮茶，故做不知。那袁太医哈哈笑道：“诸君莫忧，跌打损伤，属金簇疮伤两科，下官最是拿手，再撞十次也救得活。”

胡志廉又恨又恼，恨不得往袁太医、苏颖超两人脑门各赏一拳。他双手掩面，咬牙道：“到底该怎么办？连你们这些大夫也治不了，天下还有谁能帮手？”

袁太医取出伤药棉花，自替胡少奶奶擦药，低头说道：“别急。他这病不钩两生管，你们来太医院，那是找错了人。”众人齐声道：“找错了人？”

袁太医颔首道：“当年为了六爷的病，我走访武林门派，什么崆峒武当、峨眉少林，全都踏遍了……据江湖耆宿言道，三十年前，朝廷有个死对头，练有一门针术邪功，专能封锁经脉，让人瞬间疯癫呆

傻。那位六爷除了背上一处小伤痕，其余全无外伤，脑子也未受震荡，可说与令郎病况如出一辙，我思来想去，他们当是为人所趁……”这话倒提醒了琼芳，她双掌一拍，道：“胡大人，你还记得那封信么？”胡志廉啊地一声，忙道：“照啊！可别真是给人害的……”

众人想起那封怪信的内容，心下均是一凛，胡志廉看到了希望，既有人会这门武功，必然有人能解。忙道：“请大人指点迷津，不管谁能解救小儿，在下重重酬谢”袁太医摇头叹道：“这可有些难处，西天极乐世界，你要怎么找人？”众人闻言，尽皆大惊，纷纷问道：“此话怎说？”

袁太医黯然道：“这门武术很是邪恶，天下唯一能解的，唯有少林寺天绝大师一人。可那年七月初一他便已往生圆寂。”胡志廉扼腕咬牙：“这…这可难办了……”他转望苏颖超，着急道：“苏掌门，你华山可有人习练相似武功？”苏颖超摇头道：“对不住了。玉清观精擅的只有剑法，这些害人邪术，我们并未习练。”

胡志廉扼腕道：“这……看来只有去求少林寺了，我请人找灵定老方丈说，他也许会帮这个忙……”袁太医摇头道：“灵定方丈武功虽高，见识却有限，举世只有天绝一人能解。”

天绝早已圆寂，这话直如泼冷水也似。正烦恼间，忽听娟儿幽幽叹了口气，胡志廉素知九华山之能，忙道：“姑娘可有主意？”娟儿微微苦笑，只是欲言又止，过得半晌，见她摇了摇头，哂然道：“对不住，我可忘了朝廷的规矩，当我没说好了。”胡志廉空欢喜一场，自是大叹道：“娟女侠！小儿的命是拿来玩笑的么？”

眼看胡志廉一脸恼火，只在喋喋不休，琼芳出来打了圆场，道：“快别动气了，只要知道了病因，必有法子治疗……过些日子我替您打听，说不定爷爷知道什么治病妙方……”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各自议论不休，那娟儿却只低头无语，似在怔怔出神……

堂内唉声叹气，苦脸相对，堂外却是热闹哄哄，只见太医院里如食堂，大院里摆了十来张红木圆桌，五十八名高手全数到齐。原来皇帝得知双方战成平局，龙颜大悦之余，便赐下御酒宴席，让众家好手吃上一顿美食。只是衙役人手不足，却不免劳烦一足少壮弟子四下张罗，权充跑堂了。

炭火锅盆热气直冒，羊肉药膳连肉带骨，端得是滋补无此。听得一个嗓音喊道：“添…汤。”陈得福提着大茶壶，四下询问。点苍门人提声呼应：“加…肉。”

药补不如食补，武人最信各类补品，寻常时便自行炼丹制药，以求功力大增。只是倒也没听说谁吃成天下第一。反倒是“赤面使君”、“黄皮尊者”、“青脸蝙蝠”等中毒外号纷纷生出。看这鲜肉以葱姜蒜三味炒过，香气四溢，再以胡麻子、五香、八角、当归、党参、黄耆等药材熬煮，大补神丹在前，正是太医精心调配的药膳，“病则怯伤，无病强身”，众家高手一心提升功力，自是慌忙去抢，汤水淋漓之余，就怕慢了半步。

晚饭时分，药膳让人食指大动！只是陈得福的食指提拿大水壶，想动也动不起来，眼看汤水倒尽了，只能哀叹几声，自行来到院外烧汤煮水，一会儿再来服侍大爷们。

“得福、得福，成不了高手得了福……”陈得福斜躺地下，懒懒地煽风加火，眼角却在瞧着远处的皇宫。上山十二年，武功练不好，剑法没根柢，再不乐天知命，又能如何？他率着几名弟子趴在地下，诸人手持蒲扇，模样懒散，各自闲聊。

此地距承天门不远，趴地远望而去，几百双鞋子来来去去，大街好生热闹，无愧是天子脚下，往来人物的脚下多也华贵，女是仕女，男是名流，绝非乡下的破烂草鞋可比。

眼前行过一双绣花锦鞋，鞋头鹅黄，里衬绒毛，那足踝好生纤细，陈得福嘻嘻一笑，色心顿起，拼命来瞧小脚脚，可惜雪白的脚背给罗袜遮住了，却是瞧之不见。

陈得福贼眼兮兮，自是瞄得痛快，他想瞧瞧女孩儿的模样，抬眼去看，赫见一名美女回眸着自己，看她俏眼颇带玩笑之意，却是娟掌门。陈得福满头冷汗，什么不好瞧，瞧到了武功高手的小脚脚，可别给活活打死才好。他舔嘴刮舌，干笑道：“娟掌门。不吃涮羊肉么？”

那女郎正是娟儿，倒也不知陈得福心思不属，只在瞅着自己的小脚。娟儿蹲身下地，含笑道：“好辛苦哪。这般服侍那帮大爷。”陈得福练剑不成，练武不就，但经理之事却颇精湛，忙道：“哪儿的话、哪儿的话，能服侍各家兄弟……低碍…”

那个“弟”字长长一声，已然魂飞魄散。原来娟儿蹲身下来，上身衣领略略前倾，贼眼只要大起胆子，便能撇见胸前的晶莹肌肤。陈得福先把双眼一闭，心中猛念阿弥陀佛，想看不敢，不看不甘，正迷魄慑魄、急于张眼去看，猛听一声清咳，一个声音笑吟吟地：“得福，真苦了你。回头叫颖超奖你些什么。”

不必去看也知是谁，眼前来了面折扇，上书“紫云轩”三字，华山日后的太上掌门驾到。看她身着男装，蹲在地下，上身衣领也颇敞倾，只是陈得福哪来的熊心豹子胆，眼睛直盯着火炉，干笑道：“本分而已，少阁主可愧煞小人了。”

琼芳收起折扇，在他脑门上敲了敲，笑道：“做人要本分，非礼勿视，别丢师门的脸。”

陈得福一张脸涨得肿了，虽给黑炭染过，兀自显出红来。眼看娟儿兀自不解，琼芳携了她的手，一同站起，笑道：“里头全是大男人，别和他们混，咱俩去街上遛哒。”

两大娘娘远走，陈得福自松了口气，心道：“好险，差点给活活打死。”他拿起蒲扇，懒洋样地煽了几煽，满心邪念中，又往街上瞧去，看看有无便宜可捡。

面前又行来一只绣花鞋，只是这鞋面广宽，肥鼓鼓地甚是臃肿，陈得福嘴角淫笑，心道：“脚肥人必肥，八九不离十，此女必是胖子。”想着想，斜目往上一看，果然太医院门前行过一名壮硕女子，后头几名丫媛家丁相随，想来八成是官宦人家的妻妾。

陈得福哈哈一笑，心道：“中！瞧我这眼光，真可练智剑了。”那女子走过之后，却又走来一双素净草鞋。此时乃是大寒冬日，身穿草鞋之人若非僧侣，必属穷困之徒。果不其然，只见一人面黄肌瘦，状似穷苦书生，一路蹑手蹑脚，泄泄沓沓，自朝街角去了。

不到一柱香时分，来来往往行过了数十人，或穿军靴，或着布履，只是多半质料华丽，想来京城富庶，富贵人远多于困穷者。陈得福煽了煽火，又见了双黑头靴，料来是官场人物，斜目去看，果然是太医院的衙役，想来是当差的过来轮值换班。

陈得福打了个哈欠，无聊的傍晚，汤水终于滚沸了。他伸了个懒腰，便要爬起身来。

正在此时，又来了一双鞋，穿在一双大脚里，只离自己七尺远近。

盎贵人鞋面油亮，辉光照人，一望便知身分，困顿人鞋头打钉，皮面破烂，也是一眼便知囊中羞涩。只是说也奇怪，这双鞋却让人猜不透来历。那双鞋灰黄黄地，前窄后宽，有些像是军靴，但质料却又不是牛羊皮革，色泽形状更不似布鞋草履，不知是什么东西做成的。

今日一路看来，虽见了百双鞋，却没见过这等形款，陈得福微有诧异，自然多看了两眼。

忽然之间，鞋跟处露出斑驳黄泽，忍不住让他瞪大了眼。

这是一双铁鞋，钢铁所制的大靴。陈得福歪着大嘴，慌慌张张爬起身来，他露出上下排黄齿，抬头仰望铁鞋的主人。

虽然只看到了背影，但第一个感觉是那个人很高，至少比自己高两个头。

陈得福九岁上华山时，曾经量过身长，那时他只有四尺多一些，之后一年一量，直到十八岁为止。六年来他虽不曾再测过身长，但日夜从玄关门口进进出出，难免对着门口铜镜顾影自怜一番。那铜镜约莫一丈二，镜上有一处碎裂痕迹，据说是给天隐道人打的，不偏不倚，不多不少，离地恰有七尺，刚巧比陈得福高一些了所以，陈得福明确知道自己的身长，六尺九的轻盈体态，常人六尺以下算是矮，八尺以上称得高，陈得福不高不矮，他是个一般人。

可是那遍体黑衣的背影实在太高了，陈得福必须昂首吊眼，直到颈锥酸痛，他才能看到那人的全貌，他测出面前那人至少比自己高了两个头，他该有九尺以上的身长。

九尺……朝廷武将挥舞沉重铁金刀，无不蛮力过人，这些猛将大多号称八尺身长。而长得比八尺还高的，他是第一次见到。

傍晚时分，晚霞映照，那人双肩宽阔如山，臂膀粗壮如柱，威武的身影好似天神下凡，陈得福满心好奇，他想瞧瞧那个人的长相，是否也是这般威严。

好似听到自己内心的期盼，黑衣人缓缓转过头来，朝自己斜观了一眼。而陈得福也因为这一眼而慌张退后，险些尖叫出声。

没有脸。黑衣人夜行打扮，脸面五官全藏在黑面罩之后。通体黑衣，头带黑罩，除了一双精光璀璨的眸子，什么都瞧不到。

浓黑、黝黑，连那威风凛凛的浓眉，也全是黑的。黑衣人便如挑错时辰作祟的恶鬼，本该是午夜出没的恶灵，却选在这个携来往攘的傍晚时分透气露脸，那如同服丧的打扮，更惊煞了即将过年的欢趣。

陈得福实在太过惊诧了，他必须搓眼揉睛，他要确信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还是真个活见鬼。

没有看错，也没有眼花，因为大街的老百姓开始议论纷纷，大家都瞧见他了。

那黑衣人朝太医院行去，然后在门口停下脚步，陈得福龇牙咧嘴，不知此人有何意图？他是来问诊的么？可他为何要遮住脸面？他是来送药的么？那为何要穿成这恶鬼模样？

在满街行人的惊诧目光中，黑衣人仰望天际，缓缓举起了蒲扇大的右掌。夕阳西照，陈得福凝目望去，那人掌中握的却是只茶杯。看他模样，竟似在邀老天饮酒一般。

到底要干什么？陈得福满心迷惑，还在猜测那黑衣人的用意，猛听一声脆响，瓷屑坠得满地，那茶杯已然爆裂碎散，竟给黑衣人硬生生地握碎了。铛琅声响中，一道黑影冲天而起，黑衣人形如大鹏展翅，右脚上踢，高举过顶，直向太医院的匾额破去。

砰隆大响，三道黑影飞坠下地，正中那个是人影，身旁两侧各坠下一道断裂木板，左是个“太”字，右是个“院”字，中间的那个“医”字，早成粉碎木屑，再也拼凑不全。

这简直不是人……太医院梁深门高，那匾额离地至少两丈五，可这黑衣人人没有一寸的助跑，只是凭着原地发力起跳，便如冲天炮般飞向门楣，前踢过顶，轻易便踹破了匾额。如此惊人的身手，吓得陈得福龇牙咧嘴，全身乱颤。

黑衣人解下腰间佩剑，缓缓挂上后背，开始向前行进。陈得福啊啊嘶嘎，他因惊而怕，因怕而醒，很快便明了到自己处境不善。急忙缩到火炉后头的他，立时与五六名点苍弟子相拥发抖。众人眼睁睁瞧着黑衣人跨入太医院，竟无一人敢发声示警。

吱呀！面前的铁壶已然沸腾了，那热烫的茶壶好似发声大笑，正自嘲弄陈得福等人的胆怯懦弱，它喷出火气，如战地号角般向天怒嚎。

水在沸、火在烧，真正的“魁星战五关”……

即将开打！

事发的时候，太医院里有多少人呢？据事后高天威点名估算，连后来赶到的琼芳、娟儿两人一起点入，门内共有六十四人。除了衙役、太医、朝官，剩余的全是武林人物。这些好手分属不同门派，合点苍、九华、玉清、山东神刀门、河北祝铁枪与紫云轩等六个中国门派！连漠北的五大帮会算入，在场一共有十一个门户。

太医院是朝廷衙门，分为三进建筑，第一进自然是朱红大门，门内是处青石地板广场，当时有五十八人围炉饮酒！辈份九桌，主桌坐的是海川子、玉川子、赤川子、宋通明、呼林特罕、无也明玉等人！举凡出场将士与门派首脑，大多在这主桌吃食。其余八桌各在院内角落，客人虽多，但场地宽阔，却也不显得拥挤。

第二进是衙门，也是太医院平日洽公问诊的所在。此地与第一进大门相隔二十丈，映梁条长廊相连。当时哲尔丹正在堂内，与一名熟谙蒙语的御医闲谈！另有两名衙役孔目在场相陪。

第三进则是收藏名贵药材的内堂，称为惠民药局，那时琼芳与娟儿先行离开，堂里仅余几人，两个是夫妇，一个是太医，一个是孩童，四人手无缚鸡之力，但堂里还有一个苏颖超，这一进便如铜墙铁壁。

陈得福是第一个见到背影的人。而第一个撞上那黑衣人的，却是这个倒楣家伙。

匾额坠下来的时候，赤川子从主桌起身，来到了大门，他正要找地方撒尿。

点苍七雄，掌门是大师兄海川子，今日上场的玉川子则是三师兄。这位起身撒尿的赤川子刚巧夹在中间，恰恰行二。只是熟悉西南事的都知晓，说起武功，赤川子其实还在掌门之上，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只是武功再高，凡人年纪大了，身子还是有些毛病，这位点苍高手近年来为频尿所苦，平日出门在外，甚少饮水，但宴会时又是羊肉鲜汤、又是御赐美酒，却是难以忌口，加上同桌英雄满嘴奉承，马屁随着一杯水酒送上，自让他腹中水汁饱饱。也是喝得多了，赤川子只得借故离桌，找处无人墙角舒坦一番。

也是这样，匾额坠下来时，几乎砸中了赤川子，也让他看到了一堵墙。

说也奇怪，明明没有醉意，门口却冒出了一堵高墙。赤川子满脸纳闷，凝视着眼前不到三寸的壮实黑墙。那墙给黑布覆盖，望来结实宽阔，几乎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赤川子望着地下裂成两块的匾额，在刹那间醒觉过来，眼前不是一堵墙，而是强，一个真正的强人。

赤川子年过花甲，江湖阅历足有四十年，心中惊归惊，却也在一瞬间宁定下来。他往后飘开三尺，打量着不是高墙的高强。那是条门神也似的巨汉。

肩宽体高，头戴黑罩，此人背后还带了柄利刃。除了一双神光湛然的眸子，这人什么都不愿露出来。毫无疑问，黑衣人必然满怀敌意。

大敌当前，赤川子不至于笨到向他问好，他挺举宝剑，露出了防御身法。跟着以江湖前辈的身分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黑衣人踢破匾额，必有什么用意，赤川子当然希望弄明白。只是这人没有回话，也没有动手，魁梧过人的黑衣一言不发！低头瞄望矮他一个头的点苍耆宿，目光极为平淡。

"你！难道不知！"赤川子嘴角冷笑不休，伸手朝那人胸膛拍去，"已惹出大祸了么！"

此话一点不假，因为场内五十八名好手已经半数起身，一百另一十六只眼珠子都朝大门瞪视而来，人人眼神惊奇，但那目光仅仅带着讶异、带着错愕，可没有一只眼珠带着畏惧，连一分一毫都没有。

黑衣人依旧伫立大门，精光闪烁的目光看不出喜怒，他淡淡回望场内的一百一十六只眼。他的眼神也无分毫畏惧，就像面前是一座坦荡无人的广常

“你！误闯鬼门！必须……”赤川子伸指向地，狠力怒点，“跪、下、谢、罪！”

跪下谢罪，一字一顿，声嘶力竭。这样的劝说并不算过分，对方踢破太医院匾额，存意挑衅，跪下求饶便算了结，已是便宜生意了。总比当场提剑杀了他，抑或让数十人围殴致死来得强。

黑衣人居然没有回话，也没有下跪，他只是面向赤川子，迈步向前。赤川子武功绝非泛泛，尤其拔剑之快还在掌门之上，他见黑衣人迈步走来，瞬时左手拇指向上轻推，顶开了剑柄，放声狂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西南第一拔剑法使出，右手探落，按剑握柄，暴喝道：“你闯进来！”

刷！四尺青锋出鞘，那黑衣人微微颔首，粗壮的右腿也已抬起，看模样便要踢出。

说到剑法高强，赤川子不是天下第一，甚至连天下第十都难列名。但要说到“拔剑技”，这位点苍掌门却大有门道。此人拔剑之快，天下罕闻，非但凭仗手腕之力，还仰赖了师门密传的特制剑鞘。只要左手拇指一弹，机簧发动，便不用右手拔剑，长剑也能离鞘。靠着这手拔剑密技，点苍七雄才能行走江湖，于武林间寻得立足之地。

点苍掌门抄起长剑，哈哈大笑，四尺剑光闪耀，听他挥剑怒啸：“傻子！看招！”

剑光闪出，黑衣人的右脚也已高举，陡然间身影闪动，那人开始飞快倒退，竟然退缩了。赤川子半空漂浮，仰天大笑，看黑衣人装模作样，最后还不是慑于自己的赫赫威名？

门下的黑衣人越来越小，相距越遥，身影益发模糊不清，赤川子仍在大笑，正要再次喝话，忽听当啷一声大响传过，黑衣人的身子倒了过来，成了头下脚上，赤川子满面诧异，不明究理，忽然背后一阵烧烫，居然听到这样的惊呼：“赤川道长，你还好么？”

这位点苍高手撞翻了火锅、碰碎了盘碗，一路滚进人群之中，口中鲜血直冒，却还在大笑不止。十来双手掌半路拦阻，都想拉住他，却没一只手拉得住

黑衣人右脚高踢过肩，兀自举在半空。情势急转而下，全场宾客本在划拳敬酒，此时都已鸦雀无声，连肥秤怪、算盘怪这等滑稽人物都已停下酒杯，以赤川子的江湖辈份，居然挡不住一踢？众人或惊诧，或好奇，目光都已望向大门。

那黑衣人放落了右腿，拍了拍黑裤上的泥灰，再次往场内行入。当地几声响，主桌的几只酒杯砸在地下，霎时四条高壮身影霍地站起，圆桌木椅都已搬开。

“朋友，站住！”

低冷的嗓音响起。黑衣人停下脚来，他的面前立着一只大虎，霸住了去路。这人腰间悬着翔鹰宝刀，双手抱胸，斜立在前，他的眼光略带杀意，冷冷打量眼前的黑衣人。

这人身穿盔甲，几与黑衣人一般高矮，双肩厚实，也与黑衣人同样宽阔。横眉竖目说明了他的身分，这位是力战蒙古三大高手的铁汉，山东神刀少主，“天雄”宋通明。

巨汉对峙，广场里三道黑影窜出，无声无息地过来包围，左边是金察钦，右边是呼林特罕，背后是宗泽思巴，熊虎狮豹，四兽包夹之下，黑衣人已如野狗般孤立无援。

宋通明虽是袭爵世家出身，但他自小好斗，偏爱街头混战，专与地痞太保撕打，见了黑衣人直闯大门的蛮事，倒也不感吃惊。反把年少轻狂的傲性激发起来。

宋少主微举右掌，示意众人退下，他要独力解决眼前的狂徒。

“兄弟……”宋通明把宽阔的肩膀抖了抖，旋即向前一步，与黑衣人对面站立。他右手轻挥，拍了拍对方的胸膛，轻蔑地一笑：“老子操……你娘。”

第一句话便是最恶毒的侮蔑，这就是街边恶战的挑衅调子，一把无名火烧将起来，双方可以结下百年难解的血海深仇。宋通明狂妄挑衅，黑衣人却未开口回骂，仿佛他是个聋子哑子，抑或是个外国之人，听不懂旁人对母亲的问安。

宋通明冷冷一笑，伸手抓向对方的衣襟，黑衣人也缓缓探出左手，迎向宋通明的右掌。顷刻之间，两人双掌相握，各自凝举半空。宋通明蔑笑道：“不肖孙子，想比手劲儿？”

黑衣人的目光如冰，仍未回话，手指却开始收拢发力，宋通明嗤嗤冷笑，神刀少主年过三十，战场力敌万军，江湖狂战群雄，从未怕过谁。瞬间也已发出雄浑内劲。

蛮力大战开始，黑衣人对宋通明，左掌对右掌，十指交握僵持，这等腕力比试，身高者必占优势，不过宋通明体型巨大，几与那黑衣人一般高矮，谁都没占便宜。

一呼一吸之间，猛听“神刀少主”厉声暴喝：“神刀劲！”

眼前的场面再干脆不过，他要折断那黑衣人的右腕，再将这不速之客交由点苍发落，也好让赤川道长一吐怨气。

嫡传心法发出，功力灌下，尽管身上有些内伤，但无碍于“神刀劲”的运用，何况身旁强援无数，根本不必留下余力。“神刀劲”暴起，黑衣人的手腕向后退缩，这是落败的前兆。

宋通明哈哈大笑，厉声再喝：“神刀劲！”霎时又是一股强悍内劲发出，怪力紧压，黑衣人手腕向后再溃，此人再不屈膝卸力，手腕必折。宋通明嘿嘿冷笑，眼前这人越是傲慢无礼，他越要大大折辱，不让黑衣人双膝跪地，绝不善罢甘休。

“神刀劲！”暴吼声三次传过，手腕趁势向前一推，对方并未应声跪倒，黑衣人目光平淡，缓缓闭上了眼，他要反击了。

黑衣人的左手开始推进，一寸一寸，排山倒海之力回传过来，宋通明的鼻端则现出了怒痕，他在咬牙切齿，霎时仰天怒喝：“神刀劲！”

这是最后一次狂吼，赫然间膝盖弯曲，传出喀地一声脆响，少主双膝向下弯沉了一寸。

此人手腕力道之雄，远在想像之上，宋通明惊怒交进，狂吼连连，狂涛怒号掩没了膝盖的声响，只是他虽然吼得声嘶力竭，但双膝下坠之势分毫不减，越来越快，越来越弯，手腕疼痛欲断，已被蛮力全面制压。

神刀少主世袭爵位，宋通明可以败，可以死，但双膝万万不能触地。宋通明冷汗冒出，顾不得脸面，只得赶紧举起左手，托住自己的右腕，盼能以两手之力撑住场面。

撑住了膝盖，可是脊椎怎么回事？为何越来越弯，身子越来越仰，自己会被折成两断……

猛听一声断喝，场边有人下场救援了，一只大手抓向黑衣人门面，那是蒙古次锋金察钦，也是全场唯一无伤的好手。

北国成名英雄下场救援，虎吼声中，“大蝎王”的独螯探出，已与黑衣人右掌僵持。金察钦武功高强，性烈如火，他非但是个左撇子，且生就异禀，左手之力几达右手的五倍，这才赢得“独螯”大名。但听他吼声如雷，分外慑人，料来有此人援手，宋通明必能扳回平局，逃过跪地之厄。

三条大汉以力较力，黑衣人一左一右，两手各与一人相抗，只见他左手五指紧缩，牢牢扣住神刀少主的右掌，右手则在力抗大蝎王的猛力独螯。宋通明得了援手，身子逐渐直起，正要一鼓做气扳回局面，猛见黑衣人双目闪过火光，无声无息中，喀地一声脆响传过，宋通明惨叫一声，再次向下沉膝，金察钦的上半身也不听使唤，竟已逐渐后仰。

直至此时，场中众人方才惊觉黑衣人武功奇高，绝非单打独斗所能抵挡。

场边又传来一声怒喝，宗泽思巴不忍同侪受辱，狂吼一声，“开平双刀会”总舵把子拿出绝活，霎时身子如圆球般旋转飞起，双刀同出，直朝黑衣人头顶杀去。看黑衣人抽不出身，左右两手各与一只蛮牛较量，决计无法闪避双刀旋转攻势，说来已是死路一条。

便在此刻，黑衣怪客身子前倾，两手翻转，喀喀两声脆响传出，宋金两人高声惨嚎，手腕竟被扭得脱臼，跟着黑影闪动，黑衣人一个筋斗翻出，后脚跟画出弧影，一声重响传出，宗泽思巴眼前一黑，背后惨遭重击，当场趴倒地下。宋通明与金察钦则是口吐白沫。三人俱都软倒在地，已然昏晕。

黑衣人放脱了手掌，自顾自地拍了拍衣襟，再次向前迈步。强敌来到，呼林特罕与无也明王对望一眼，两人自知不敌，慌忙向后退开，玉川子、赤川子等人簇拥掌门，急速向门外奔逃，其余肥秤怪、算盘怪也在慌忙闪避，满场人众牙关颤抖，俱都喀喀作响。

第一进高手已被彻底击溃。强弱太过悬殊，黑衣人如同虎入羊群，围炉饮酒的五十余人全数遭到震慑，竟无一人敢动。连宋通明这

等虎汉也已倒地，谁敢挡他一击?

我敢挡，我的名字叫做哲尔丹。

匾额坠地声与打斗声不住传来，惊动了衙门里的衙役太医，耳听弟子慌忙冲入回报，“蒙古第一高手”来到了长廊末端。他双手抱胸，隔着花园的白雪树桠，冷眼察看广场局势。

长廊彼端有动静，低缓的脚步声响起，黑影现身了。那是个无名怪客。

此端至彼端，两百尺远近，两大高手隔着二十丈的长廊，彼此相互凝视。

虽然不知来人是谁，更不解此人的用意，不过黑衣人只有一条路可走。

哲尔丹点出了那条路，他没有说话，只是平举手臂，戟指敌寇，示意对方退回去。

对手没有理会，他只是站立不动，黑面罩下的目光满是挑衅。

哲尔丹冷冷一笑，蓦地断喝道：“答银！”

答银即开战，双足重重一顿，全力向前飞冲。此处是太医院，乃属中国衙门重地，为免几位大夫受到惊吓，哲尔丹心中属意，只在速战速决，他要在长廊里解决掉黑衣刺客。

哲尔丹身高腿长，迈步极远，随意跨足便达十尺，全力飞奔之下，其势疾渝飞马。以奔跑之速，此人堪称北境匈奴第一，别无第二位高手可及。

仅仅奔出两步，二十尺距离眨眼而过，便在此时，对手右脚跨出，竟也开始迈步飞驰，直向自己冲来。哲尔丹厉声虎吼，旋即连飞五步，转眼再过五十尺，陡然间，眼前不到三丈之处，赫地闪过一个巨大黑影！敌人已在正前方！

不可思议，对手在刹那间连过一百尺，比他整整快了一倍！

哲尔丹心下虽惊，却不感到慌乱，这位漠北第一高手身经百战，不骄不馁，最善体察情势，一见对方练有绝学，登时转攻为守，他双足急顿，轰然巨响中，长廊地板给脚跟震出了一个怒坑。哲尔丹深深吐纳，向后让开一丈，双腿凝如基地，须臾间左拳上举，右拳收拢腰间，“秘刀”使出，“大黑天拳”的狠辣功劲弥漫全身。

对手越奔越快，还在飞扑而来，哲尔丹冷冷一笑，当下以逸待劳，左拳护住了门面，右拳运上了十成功力，只等一个正拳飞出，两尺无形拳劲爆发，当场便能把无名敌手震死。

四十尺、三十尺、二十尺，嗡地一声，眼前精光暴闪而过，黑衣人从背后拔出一柄利刃，由左向右急抽而来。

“飒银！”哲尔丹暗暗喝彩，敌人背负宝剑，果然是有备而来。

利刃全速砍杀，剑光画过扇形，哲尔丹全神贯注，两脚不动，上身后仰急让，剑锋仅距鼻端两寸不到，竟以极强的眼力腰劲闪避敌招。

“漠北第一高手”艺高人胆大，距离极险，招式强劲，但他还是躲过了。

高手激战之中，一寸之差便能要命，何况两寸之远？眼看敌人的身子还在扑向前来，哲尔丹嘴角泛起了冷笑，霎时左拳如铁炮，“大黑天拳”重击而出，直朝对方要害打去。雄浑刚劲灌入柔软的小腹，必能将敌人当场打死。

堪堪得手之际，对手的身子忽然凝住了。四下木屑纷飞，黑衣人身在半空，倏地踢出右脚，如蝠蝠般勾住了长廊梁柱，前冲之力消减，身形陡然凝滞，竟以奇妙身法躲开“大黑天拳”的致命一杀。

哲尔丹心下暗自惊诧，正要再起攻势，陡见剑光再起，那敌手蝠悬廊柱，竟不下地重整阵式，宄猎倒立之姿出剑，剑尖更向喉头而来。

对手招式怪异，哲尔丹却无半分惧怕，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天下剑法虽多，但能让他心生忌惮者，唯“智剑”一技耳，其余剑法均不在眼下。他左手运气，无形拳锋击出，有意硬碰硬打上一场，在一招之中分出高下。

寒剑来到面前一寸，哲尔丹的拳锋也已发出，大黑天刚力到处，立时能将对方的长剑震为数十截。双方正要交锋，突然剑光消褪，对手竟然松开了五指，放脱剑柄，任凭长剑直直坠下。黑衣刺客竟在紧要关头弃剑。

哲尔丹双目睁得老大，不知这人有何诡计？弃剑便成空手，一会儿却要如何抵挡自己的拳招？

莫非他想认输？漠北宗师冷冷一笑，斗场之中，非生即死，对方既敢在自己面前拔剑，便要有惨死的觉悟，何必客气什么？“大黑天拳”仍是飞快击打，毫不顾忌对手的性命。

拳锋将至，剑锋也已坠至胸口高度，黑衣人空手御敌，情势大大危急。生死一线间，猛听黑衣人吐气扬声，半空虎腰扭动，凌空飞起左脚，嗡地一声响，脚尖踢上了剑柄，勇力灌注，长剑竟如飞箭般迎面飞来。

脚尖踢剑，原来如此……哲尔丹暗暗惊诧，才知黑衣人的用意，他想凭怪招取胜。漠北宗师临敌经验非比寻常，那惊诧一闪而过，旋即以内力催动腰劲，身形向左急闪，让过了直冲而来的剑锋。

哆地一响，长剑定在背后的廊柱上，锋刃兀自颤动。

哲尔丹九死一生，自是满头冷汗，正要出手反击，忽在此刻，不可思议之事生出了。

黑衣人左脚踢中剑柄，身子立时向下一沉，赫然间，黑色身影半空翻转，头下脚上，形如倒挂金勾，在哲尔丹的目瞪口呆中，右腿横过半空，重重扫中漠北宗师的面颊。

空中翻转，回身换腿，对手体型如此巨大，滞空还能如此之久，这是……这是……

非人之境！

乒乓巨响中，哲尔丹压垮了园里花木，滚入了白雪蔼蔼的院中。

漠北宗师又惊又怒，这一脚虽然沉重，却也伤不到他的铜筋铁骨，大怒欲狂中，哲尔丹翻身跳起，旋即撕破上身衣衫，露出一身钢铁筋骨，登以啸声向强敌挑战。

“无畏者，无敌也！”

狮子吼震响回廊，哲尔丹杀气腾腾，怒目望向前方，正待开杀，一时之间，竟是愣住了。

怎么……长廊里没有人影？

飕飕锐响从脚边冒出，惊诧之中，脚旁现出一个精光闪烁的圆盘。哲尔丹张大了嘴，原来黑衣人早已抽出长剑，静悄悄地来到花园之中。看他连人带剑旋动如盘，寒光飞动，直削自己脚骨，着实无从

挡架。哲尔丹惊怒交进，他狂啸怒号，不顾一切向下发出一拳，便算脚给人切断，他也要将那黑影打为肉泥。

拳力落下，来到膝间高度，圆球般的寒光忽然凝住，眨眼之间，球影变幻，那圆盘让过了大黑天拳的魄力，转化衣影，竟在哲尔丹面前复为人形。

眼前这刺客动作之急，变招之怪，实乃生平所仅见。

哲尔丹再次挥了空拳，心里也凉了半截。两人相距三尺，面面相觑，黑面罩下的目光带着挑衅，带着冷笑，哲尔丹豁了出去，他不顾一切地虎吼狂叫，正要击出“大黑天拳”，对方已抢先出招，右掌按上哲尔丹的胸膛。

黑衣人嘶嘶冷笑，他举起左掌，食指伸出，朝哲尔丹颈间画过。哲尔丹瞠目结舌，这手势好生熟悉，不是自己惯常轻侮强敌的动作么？他醒悟过来，怒喝道：“师逆！”

“师逆！”师逆，是你。漠北人物不合华语，自然说不明白，只听碰地一响，哲尔丹给震断了肋骨，巨大的身子向后飞出，压碎了砖墙，直直滚到街上去了。

蒙古国第一高手，三招之内惨败。

黑衣人整理了一下衣衫，拍落了肩头白雪，转朝第三进行去。

太医院里第三进房舍，人称“惠民药局”，这也是此行的最后一关。

最后的大将叫做“苏颖超”，他是天下第一的弟子、也是华山三达剑的独门传人。单凭这两个名号，太医院的最后一关，便足称“铜墙铁壁”而无愧。

事情发生的时候，苏颖超正在倒茶。

心上人琼芳替自己张罗晚饭，与娟儿同上棋盘街，她们知道自己欢喜烤鸭，便要为他准备。苏颖超就这样嘴角带笑，静静坐到门口的长桌凳上，替自己斟上一杯暖暖的热茶。

开始斟水时，太医院的大门传来重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给人踢破了，堂内的胡志廉夫妇听闻了，二人与那袁太医匆匆行出，三人面带惊诧，同声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事么？”

苏颖超摇了摇手，道：“没事，你们先进去。一会儿我过去瞧瞧。”胡志廉夫妇面色惊惶，二人抱着儿子，只在门口议论纷纷。

猛听院外传来一声巨响，似有什么物事翻倒了，跟着传来打斗声响，胡夫人颤声道：“这……真的有人，该……该不会是冲着咱们来的吧？”胡志廉脸色发白，想起自己接到的怪异书信，不由害怕起来。万一真有人要杀胡正堂，那可怎么办呢？

眼看众人满是惊惶之意，苏颖超却泰然自若，依旧端坐倒茶。这倒不是他定力过人，也不是故做闲暇，而是太医院里高手众多，便算真有杀手潜入滋扰，外头有宋通明、宗泽思巴、赤川子这些强将，管那杀手是何来历，想来必能挡下此贼。

自己是否赶到前院，并不要紧，怕只怕有人声东击西，那才是唯一要提防的事情。

苏颖超嘴角兀自带笑，他静静望着手中倾泻而下的茶水，忽然之间，耳中传来了异响。

怒喝声。那是高手发招时的吼叫声。苏颖超心下一凛，侧耳倾听，没错，前方花圃真个传出了怒喝，蒙古第一高手嗓音很沉，这吼声决计是哲尔丹的嗓音。

哲尔丹遭遇了强敌，来人已到了衙门第二进。这意味宋通明、赤川子、无也明王这些人全都失守。来人闯过第一进，接连击败门前广场的数十名高手，必有惊人艺业。

不过苏颖超仍无起身之意，他缓缓倒着茶水，模样斯文秀气，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必起身的理由。

哲尔丹，这就是他不必起身的理由。凭藉此人的绝世武功，决计能让自己从容喝完这杯茶，然后再去察看敌手的尸身。危难中能有这样的高手做伙伴，便如避居在万里长城之后，闲得让人慌。

茶水淅沥沥地注入杯中，约莫斟了八分满，便在此时，前方二十尺处响起脚步声，苏颖超心下一凛，抬眼去望，赫然间，眼中出现了一个黑衣身影。

恶鬼画行，那高大如虎的身形，就这样挺立在惠生药局的院门。胡夫人登时放声尖叫，那胡志廉惊怕之间，连话也说不出了，那孩子虽给妈妈抱在怀里，兀自浑身发抖，颤声道：“鬼……鬼……”

袁太医发起慌来，赶忙尖叫道：“来人啊！来人啊！”喊了几句，那院子里没有半个人过来接应，衙役、高手、官差，全都不见踪影，整整百人云集的太医院，现下如同深夜里的乱葬岗。袁太医惊恐万状，一时间头也不回，直直冲入房舍之中。

这黑衣人既然来了，哲尔丹必然惨败无疑。苏颖超明白自己的处境不善，倘若他也守不住局面，胡家三口必成祭品无疑。他眼角微转，轻声吩咐：“胡大人，请你带着夫人公子进屋，没我的吩咐，绝不可探头出来。”

两夫妇等得就是这句话，一时如得皇恩大赦，三人学着袁太医的模样，谢字不及说，便已簇拥着孩子，一股脑儿飞身进门，跟着将门户牢牢关起，上了又厚又重的门闩。

黑衣人站在院门外，凝立不动，用一双冰寒目光盯着华山掌门。这是个吓死人的场面，不过苏颖超仍无起身之意。他闲坐椅上，缓缓举起茶壶，慢条斯理地斟上一杯热茶，听他含笑来问：“朋友，天气冷得紧，一起喝茶吧？”

大敌当前，对方明明身怀绝艺，自己却在从容饮茶，这当然是故做闲暇。哲尔丹不是三脚猫，“大黑天拳”精湛高深，黑衣人必有令人惊叹的神妙武功，否则断无可能在数招内分出胜负。

黑衣人很强，也有自己看不透的绝招。只是苏颖超若要先发制人，便需激怒对手。对方越是高傲狂妄，他越是要激，智剑讲究心战，“敌不乱、我不动”，强敌火气爆发，便会未战先乱。唯独如此，才有可能一举攻克强敌。

苏颖超提起热腾腾的杯子，轻啜浓郁香茶，不住点头称赞，一幅很好喝的模样。这样挑衅神情，很少人能不动气。只是不论气愤动手、抢先发招、抑或是大声怒骂，对手都坠入苏颖超的心战之中。

黑衣人没有理他，面对挑衅，他双手抱胸，眼神凶且冷，如同暗夜的怒龙。

苏颖超暗暗颔首，心道：“好样的，遇到高手了。”对方并末趁机发招，也未提声怒骂，他在等自己喝完茶。这个人气度不凡，一不趁人以隙，二不授人以柄，当是个真正的强敌。

苏颖超一边饮茶，一边打量敌人。单以立姿而论，这人便足以压倒江湖无数好汉。左脚猫足立，右腿微屈后弓，一以轻灵、一以刚猛。黑衣人是一堵有形有质的矗立高墙，也是一阵无影无踪的狂风暴雨。这般凛然气势，无怪能击败蒙古第一高手。

不过苏颖超并不在乎，他也有自己的凭藉。

“长胜八百战，武艺天下尊”。宁不凡以此击退昆仑剑神，苏颖超仗此扬威四海，师徒两代全是用剑名家，在“智剑平八方”的威力下，他实在没有怕的理由。

茶杯放落，铿地一声大响，精光暴起，黑衣人做出了选择。他亮出长剑，来势奇快，直朝苏颖超门面杀来。

面对黑衣人的抉择，苏颖超也做了回应。他右腕微动，长剑连鞘点出，竟不起身离座，便朝黑衣人的肩头刺去。

对方的剑招很快，只是再快一倍，却又如何？不必怀疑，“智剑平八方”之前，天下没有破不了的绝招。

黑衣人剑招被破，脚步踉跄，向后退开一步。

黑衣人深深吸了口气，九尺高的雄壮身躯再次向前扑出，眨眼间连出五剑，惠民药局前满是闪耀剑光，苏颖超端坐不动，剑尖指出，顷刻间破入剑网，逼得黑衣人向后急退。

黑衣人三招之内击败哲尔丹，靠的是一个“奇”字。哲尔丹年过六十，江湖阅历甚广，可经验越老，越是先入为主，偏生黑衣人身手怪异，万万不能以常理度测，是以漠北宗师虽然功力深厚，还是必败无疑。

一物降一物，在“以智取胜”的苏颖超面前，什么都是临机应变，没有人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黑衣人武功越奇怪，华山掌门越欢喜。

黑衣人毫不气馁，当下又是一剑刺来，剑尖旋转快急，以此剑的力道观之，那黑衣人的腕力过人，必达百斤之雄，当真江湖罕见。苏颖超却无分毫惧意，他眼望黑衣人，左手支额，横剑在胸，轻轻向前一扫，那剑后发先至，已然削向敌人小腹。黑衣人闷哼一声，旋即翻身跳起，半空一个回旋，霎时倒立出剑，剑尖却指向苏颖超喉头。

苏颖超暗暗赞叹，此人身高手长，身形却灵活无比，若非身法如此神妙，也不可能在数招内击败哲尔丹了。苏颖超好整以暇，有意把对手的武功家底瞧个仔细，当下对来剑不闪不躲，只把剑尖轻送，沿着黑衣人手中长剑回掠而去。

剑不相交，只掠向对方手指，黑衣人兵刃所附内力越强越猛，手指越不能保全。

剑身朝手上打来，黑衣人身子一颤，似没料到世间竟有这等剑法，危急之下，身形翻转，左手暴长，向后急挥，侥幸中拉住院中大树的枝干，藉着一拉之力，身形向后退开五尺，这才保住了手指无伤。

强弱已分、胜负已定，苏颖超根本无须起身，单凭寻找敌手破绽的能耐，他便能彻底占得上风。这场比斗根本不必再打了。苏颖超微微一笑，伸了个懒腰，跟着缓缓抽出长剑："朋友，我要来真的了。"

长剑争鸣出鞘，荡寒光大盛，苏颖超面上神色虽然平淡，但一剑在手，气势竟如宗师凛然。

华山掌门若要出手杀人，三招内便能见红。两人相互凝望，苏颖超手持青锋，仍旧坐正不动。

听他淡淡地道："我生平从不杀人，今日也不想破这个戒。现下给你一次机会，阁下只要转身便走，我就饶你不杀。"

话声未毕，黑影一闪，敌人好似打得蛮了，竟然不顾一切地冲来，手中长剑更是狂刺猛戳，苏颖超摇头轻笑，对方既然不顾性命安危，他又何必留情什么？当下提剑回刺，这剑不再留情，方位精妙，直朝黑衣人喉头而去。敌人若不弃剑投降，便是个"死"字。

双剑对刺，各向敌人喉头而去，但苏颖超的剑尖方位精妙，硬是比黑衣人快上一步，正要见血收场，陡然间，眼前精光闪过，只见对手剑尖蓦地暴长数倍，竟无缘无故成了长兵刃，直朝苏颖超面前飞来。

苏颖超大吃一惊，眼看黑衣人手中长剑无端暴长，迳向喉头戳来，整整长了三倍有余，慌张下不及细想，急使一个铁板桥，让过了这剑。便在此刻，黑衣人倒披剑廉，已将长桌斩为两断，苏颖超见情势陡然逆转，霎时翻身跳起。

两人交战以来，苏颖超首次起身离座。他吁出一口长气，颔首道：“奇门兵刃，了不起。”

只见黑衣人脸面向地，眼中神光闪烁，那手中的剑身却如三节棍模样，成了三截钢丝相连的寒光利刃。

苏颖超呼出一口长气，缓缓定下神来。智剑傲视天下，举凡敌手出招使刃，无一不脱算计之中，可兵刃里暗藏机关，除非事先打听，却也无从得知。他心里明白，此刻能够侥幸不死，靠得是基本功扎实，若非眼力过人，脚步奇快，夺命怪招倏忽而至，自己早已无幸。

黑衣人神兵在手，兵刃长达丈许，自己若要获胜，唯有贴身短打一途。嘿地一声，苏颖超抢先出招，他举剑急刺，脚下更藏七星步法，随时预备欺入内圈。猛听嗡地一声，黑衣人的三截剑刃飞来。苏颖超早已料到如此，当即斜身闪避，瞬间抢上数尺，他自恃剑招精妙，只要敌我双方对面交锋，三截神兵必成累赘，一招之内便可扭转胜负。

黑衣人飞剑射出，两截寒锋绕到苏颖超背后，仅余一截剑刃挡架胸前，那截寒锋短小呆滞，极难抵挡“智剑”的精妙剑招，眼看得手，蓦然间黑衣人腕力发动，绕剑旋转，飞剑如伞面开绽旋动，剑刃化白光，白光化如森森大嘴，直向苏颖超面前嘶咬而来。

绝招现出，那剑刃能伸能转，圆盘转动之快，绝非肉眼所能察。苏颖超悚然诧异，他十年来行走武林，还未见过这般怪异兵器，自己虽能刺伤对手，但自己的头颅恐怕会被剑刃削掉一半，情不得已，只得收住饱招，变式防守。

当当数响传过，鲜血从手臂流下，自己挂彩了。

十年来破解过无数毒招暗器，却没见过这等怪异兵刃，这下可有些麻烦了。

黑衣人使开了机关，便缓缓转动剑柄，看那剑光飞舞，急旋如盘，招式一体随心。握住剑柄的那只手臂更不时前推后缩，使圆盘忽大忽小，变幻莫测。

嗖地一声，猛听破空声大作，那黑衣人再次出招，长剑连伸三截，直向苏颖超喉头刺来，逼得他回身让开，便于此刻，剑尖抖散，旋为伞形，又朝脸颊疾刺，须臾间如鸟啄、如鱼网，招招进逼。

苏颖超靠着脚步接连闪避，但几次不及反应，肩上手臂鲜血淋漓，大见狼狈。

对手见了红腥，赫如猛狮发狂，瞬间强攻不断。

兵刃接连交击，惠民药局传出无数爆响，十余剑过去，苏颖超不住倒退，仗着七星步的奥妙，勉强逃过了寒锋追杀。

脚跟踩上了门槛，已然退到了惠民药局的门口，这是退无可退的局面。

黑衣怪客一样冷静残酷，他默默无语，以左手拉线控绳，右手仗剑使招，一口长剑忽长忽短，时而伞面旋张，时为幻化三截寒刃，威力广被，几达方圆一丈。

苏颖超暗自盘算，强敌的招式太过诡异，自己再不能破解对方的破绽，今日一个不慎，必定命丧京城。

可怜自己还没收徒……恐怕一死之后，“三达剑”便要失传了……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四章 花满池塘得自由

却说阿秀受了胡正堂牵连，足足给关了个把月，难得随管家出门，那还不好好透气利用一番?

当然便从校场逃之夭夭，一路逍遥活泼，躲入了北京大街。眼看天色还早，想来自己只要能赶在天黑之前回家，必可找管家伯伯圆谎，倒也不必担心给爹爹吊起毒打了。

从东门玩到西门，由南门逛到北门，最后还是回了学堂，寻了交好的一群孩儿赌弹子。正赌闹开心间，忽见自己的影子已成长长一条，晒得弹子有些模糊不清。他啊了一声，回头去看太阳爷爷，赫见这位红脸老头打烊回家了，一张圆脸几乎隐没不见。阿秀慌得手脚发软，道：“完了！完了！不是要你们提醒我早些回家么？怎地没人理我呀！”一名鼻涕小童茫然道：“月亮姊姊又还没出来，提醒你什么？”

阿秀想起爹爹那付冷笑，不由慌道：“不成！不成！我得回家了，要是比我爹爹晚上一步，没准你们明日要来上香祭拜。”连弹子也不及收拾，急急飞逃而去。背后众家小童兀自叫道：“秀哥！你的石弹子啊！”阿秀双足如飞，头也不回地道：“送你们啦！”

阿秀慌不择路，沿着棋盘街飞奔而去，他心乱脚急，连抄小巷捷径，走过王府胡同之后，眼前道路有些眼生，居然迷路了。日头西沉闪耀，白雪地倍加刺目，看那大街上叔叔阿姨纷至沓来，却是一个不识。

寻常小童遇上这等绝境，定要放声大哭，那阿秀却是个天生的油皮，他叹了口气，缓下脚步，抓了抓脑袋，心想："算了，赶不回去，只有离家出走了。"

正想着以后流落荒野的日子，街角处转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两人服饰华贵，容貌俊秀。但看那男子手摇折扇，一张脸蛋白皙温秀，身旁那女子脸带酒涡，腰上悬着长剑，却是娟姨。

他乡遇故知，难得遇上了熟人，阿秀不喜反惊："完了！爹爹的眼线来了，可别给捕获了。"

眼看一旁有处果子摊，也不管是否给人责骂，赶忙蹲到了老板脚旁，连连陪笑。

那摊贩倒是个好人，眼见一名孩子钻到自己脚边，涎着一张小脸，倒也没把他赶走，反而递给了他一颗李子，含笑道："小朋友玩捉迷藏啊？"阿秀干笑两声，趴在果子摊下，不置可否，正等着瘟神过去，忽听那老板招呼道："客人，今儿李子香甜，色泽鲜丽，来尝个鲜？"

喀喳脆响，好似有人咬了一口鲜李，听得一个女子道："这果肉不坏，买个几斤回去。"说话之人正是娟姨，接着东挑西捡起来，听她与身旁之人闲聊："这回输给哲尔丹，师姐不知要唠叨多久，想来就烦。"

摊子旁传来个娇嫩嗓音，想来是先前见到的那个公子爷了，听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俗话不说了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瞧那祝康如此脓包，现下不也没事人一般？"娟姨笑道："说得是，反正我打垮了无也明王，多少赢了一场，总算能向师姐交差了。"阿秀面色惨淡，心道："娟姨能交差，我可不能交差，阿弥陀佛，你们快快走吧。"

那娟姨挑了半天，却是不买了。听她拍了拍手，娇声道："这李子好酸，不好吃，我不买了。"那老板哀声道："哪儿酸？甜得紧，甜得

紧。”阿秀躲在果子摊下，正等两人过去，哪知那公子爷又停下脚来，说道：“今年的枣子大红大亮，吉祥。倒是可以买些回去。”

阿秀听去了李子，又来了枣子，心中叫苦，不知这儿到底卖多少种果子？耳里又听喀地脆响，绢姨八成又咬了一口，果听她囫囵地道：“是不坏，店家，给准备两斤。”

好容易作成生意，那店家赶忙取铲盛秤，那公子却唤住了，听她道：“不必秤了。你这车枣子我全要了。劳烦一会儿送到太医院去。”说着取出金叶子，塞到那店家手中。这公子出手阔气，非但店家大吃一惊，连阿秀也是咋舌不已，娟姨忙道：“怎地要这许多枣子？咱们不过三两人，哪里吃得完？”

那公子爷笑道：“宋通明打得卖力，你请他不请？祝康哭得泪眼汪汪，你请他不请？无也明王给你砍了三剑，大难不死，你请他不请？华山老小那么多张嘴，你请他们不请？”阿秀听她口才便给，这段说话清脆俐落，心中暗暗想道：“本少爷肚子好饿，你请我不请。”眼看一颗枣子突出摊外，正要伸手取拿，忽然想到娘亲平日的教诲，只得勉强缩手回去。

那摊贩好生忙碌，脚下来来回回，阿秀自是拼命闪躲，又听那娟姨笑道：“你呀，就是心思周到。能主外、能主内，将来谁要娶了你当老婆，定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那公子微笑道：“贤妻良母，便要主内，哪能内外兼修？有人肯娶我这么个母老虎，已是千恩万谢了，还说什么福气。”

那公子明明男子打扮，却想着做人家老婆，阿秀脸色一变，摔倒在地，震得满车枣子咚咚地滚落下来，他哎呀呀地叫了几声，猛见一张鹅蛋脸探了过来，奇道：“这不是小阿秀么？怎会在这儿冒出来了？”

阿秀哈哈干笑，道：“好巧呀！北京真不大。哪里都遇上娟姨。”那公子爷听了阿秀二字，连忙探头过来，笑问道：“阿秀？就是杨五辅的公子么？”

双姝一同蹲身，那公子有意逗弄孩子，含笑便道：“小朋友，我是琼芳，你是谁呀？”

这公子早已喊出了自己的名字，现下却来多此一问，想来是把自己当成了无知稚童，阿秀心中暗暗发笑，面上却做天真状，憨声

道："大哥哥你好！我是阿秀呢。"那公子和他玩儿，当即笑道："原来是阿秀，真是久仰了。"阿秀哪来理她，拱手便道："啊呀啊呀，幸会幸会，再见再见。"霎时脚底抹油，便要溜之大吉。

脚步才动，面前人影一闪，娟姨已然笑嘻嘻地拦路，娇声数说："有个坏孩子跑得不见人影，害得叔叔管家找得人仰马翻，小阿秀，你说那是谁啊？"

阿秀如何不知她说得自己，当下低叹三声，说道："唉唉唉……又有孩子离家出走么？世上有不孝父母，就有这种可怜孩于。八成父母责打太过，家里没果子吃，这才逃得不见人影……"唉叹两声，忽然矮下身子，转身向后便逃，猛然间闷哼一声，撞上了一人。

这一撞却分毫不痛，反而软绵绵地，凝目望去，面前却是琼芳。

阿秀用力吸了吸气，鼻中更有芬芳，他心下一惊，细目去看那公子，但见她柳眉含笑，端鼻樱唇，竟是个美人胚子，他看傻了眼，寻思道："这公子爷好生白嫩，怕不比妈妈差了。"转念又想："妈妈和男人一样美，我该哭该笑？"胡思乱想中，只见琼芳一双慧眼直瞅着自己，竟然有些脸红心跳。

琼芳见他脸颊红烫，忍不住拧了拧他的黑脸，笑道："小调皮目瞪口呆，可是觉得芳姨美么？"阿秀心道："原来是个假扮男人的女人。私塾老师说得没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

琼芳见他歪着一张小脸，想来内心打着古怪念头，当即拉住他的手，交到娟儿手里，笑道："这儿离长安大街有几里路，我瞧这孩子是迷路了，咱们把他带回五辅家去。"

回家便要吊起，吊起便要挨打，阿秀惊道："别！别！我回家晚了，爹爹会打死我的！"娟儿笑道："谁要你贪玩？一会儿娟姨帮着向爹爹求情，让你少挨两下鞭子，好不好啊？"

阿秀慌道："不管用啊，我家大老爷表面应付你，等你掉头一走，更狠十倍！狠抽！大凶神也似，你把我领回家，明日就要来祭拜我啦。"双姝闻言，无不放声大笑，绢儿道："胡说八道，你爹爹是白面书生大学士，哪里会这般凶。"阿秀忙道："你可孤陋寡闻了，黑脸打老婆，白脸揍小孩，脸越白，心越狠，你可不能害我啊！"

三人正自讨价还价，忽听大街上铜锣阵阵，好似有车仗仪队来了，听那锣鼓之声，来人必是大官无疑。阿秀面色发苦，心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别要遇上爹爹，那小弟可必死无疑。"一时拼命想逃，偏生又给娟姨牢牢拉住了，直是避无可避，眼看死定了，只得苦着小脸，等爹爹过来拎回家。

马蹄踏地，打得路上一片脆响，阿秀的心头也是怦怦跳着，正怕间，听得一人提声喊道："肃敬……回避……"阿秀眯着小眼，偷眼去瞅，只见一名威风武官骑在马上，四下跟着百来名官差，两面大木牌威风凛凛，左书"护国保境爵赠四方威武侯"，右言"泽民安生御赐五军大都督"，虽说阿秀读书日久，过目必忘，二十六个字里有一半认生，此时还是哈哈笑了起来，一时连拍心口，大笑道："不是爹爹！不是爹爹！是爱挥百姓的伍大阿姨！"眼看娟儿面色困窘，已然别开头去，琼芳不禁奇道："什么爱挥百姓？说明白些。"

阿秀笑道："挥百姓，就是用手向百姓挥舞啊！你瞧，就是这模样。"说着鼓起腮梆子，露齿含笑，怪模怪样地高举右手，前摇后摆，娟儿见了猴儿把戏，登时怒道："难看死了，快住手。"阿秀故做呆滞，手指远方，鬼声鬼气地道："姑娘叫我住手……不如叫她住手吧……"

双姝回首去望，道路一片喧哗，大批武官开道护卫，车仗仪队夹在人群之中，缓缓向前行来。

素手启珠帘，一名美妇坐于大车，正向满街百姓挥手示意。看她星目回眸，含羞带笑，指上宝石闪耀生辉，正是都督夫人到来。

那果子摊老板大为兴奋，赶忙爬到了车上，拼命来看美女。带队军官也不驱散人潮，只任凭众人围拢道旁。锣鼓喧天，父老夹道欢呼，儿童蹦跳玩闹，鞭炮声串串暴响，直如新娘出嫁也似。琼芳掩嘴莞尔，阿秀自也嘻嘻贼笑。看这伍伯母一向自负花容月貌，欢喜阿谀奉承，过年时自己砍联快马加鞭，好好拍上一拍。也好多领红包。

都督夫人凤钗玉冠，肤光胜雪，轻颦笑颜中，当真是一代骄女。那卖果子的老板见得绝色天香，自是竖起拇指，大赞曰："京城第一名花，果真爱民如子，名不虚传！"美女游街，自有好色之徒到来，听得一声笑："爱民如子，那多没劲儿？你瞧她这白白小嫩手这么招了几

招，咱的魂儿都飘过去了，这般美女要爱民如夫，那老子才大欢喜……”

那人唧唧聒聒，正说得起劲间，忽然脑门剧痛，好似被人重重敲了一记，他怒目转身，喝道：“是谁？”眼见众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人人目光大是奇怪，那人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惊见自己光溜着下半身，裤带居然莫名其妙地断裂，霎时惨叫一声，急忙要逃，却给自己的棉裤绊倒，只能半滚半爬地走了。

琼芳轻摇折扇，掩住了嘴，笑道：“娟掌门好高的剑法。”娟儿双目半睁半闭，俨然道：“好说。这就是轻辱我师姊的下场。”说着朝阿秀斜睨一眼，冷冷一笑：“把手举起来，给我好好挥。”阿秀心下害怕，一手抓着裤带，一手向车队摇晃摇荡，真如招魂也似。

正招得有气无力，突见车窗里送来两道羞愧目光，看那女孩儿缩着脸，低着手，躲在娘亲怀里发窘，不是华妹是谁？阿秀心下大乐，忍不住圈嘴高呼：“华妹快挥百姓啊！不然回家要给阿娘挥耳光了！”那华妹已然看到自己，她从车里探出头来，叫道：“阿秀！你跑哪儿去了！你们管家到处找你呢！”

阿秀惹祸上身，果然那伍伯母听得自己在场，立时吩咐驾车军官，好似要停下车队。阿秀深怕给她抓住，忙朝娟儿喊道：“娟姨快走！不然你也要给押上车，一同挥百姓了！”娟儿咳了一声，忙向琼芳道：“时候有些……有些晚了，你那口子等着吃饭。我们得走了。”琼芳眨了眨眼，微笑道：“怕手酸么？”娟儿听她取笑，恨恨一跺脚，气愤道：“你再取笑我师姐，我可不和你好了。”说着掉头转身，便朝人堆挤去。

众人连推带挤，一路闯出人潮，过得几个街口，娟儿方才停下脚来，看她兀自撅着小嘴，想来心中仍是不悦。琼芳忍住了笑，躬身作揖道：“对不住对不住，我姑姑也是一般模样，镇日里神像出巡，游街示众，我每回看了都好笑。”娟儿白了她一眼，道：“你姑姑是国母皇后哪，她要不游街，百姓还能瞧谁？”

正说话间，忽听地下传来说话声，道：“好啦，游街示众大家有份，就别吵啦。倒是少爷我肚子好饿，你们请我吃饭去吧。”双姝垂目去看，说话的却是阿秀。娟儿骂道：“小调皮要再取笑大人，休怪我打你屁股！”阿秀见她这幅神态，忙做愧疚状，低声垂泪道：“人家只是

饿得慌，娟姨恁凶哪……”假戏真做，阿秀红了眼眶，说到心伤处，更似泪如雨下。娟儿最是心软，忙道：“对不住，快别哭了，娟姨唱歌儿给你听。”

几条儿歌轮番唱来，阿秀听得小老虎、小山羊蹦蹦乱跳，一时破涕为笑，啊啊笑了起来。心中却想：“无聊愚蠢，本少爷四岁就拒听这等荒唐东西了，这女子当真幼稚可悲。”想起吃饭要紧，喉头却也挤些声音出来，算是为五斗米折腰了。

三人牵手同行，娟儿口哼小曲儿，琼芳滑腻腻的手掌伸到面前，阿秀来者不拒，当下左手牵琼芳，右手拉娟儿，左右逢源，耳中还听着曲儿，享尽齐人之福。他有些志得意满，俨然道：“先说了，一会儿吃饭，我喜欢涮羊肉、桂花糕、不喜蔬菜鲜果，你们可得记好……”

自言自语间，却听娟儿道：“五辅家在城郊，一会儿咱们从百岁楼经过，刚好把这孩子送回去。”琼芳也道：“可不是么？他家里瞧不见人，这当口一定找得急切……”

阿秀惨然道：“不是说好去吃饭么？你们……你们出卖我……”慌忙间只想逃窜，奈何左右两边各有一名高手挟持，功力到处，逼得他无路可逃。连拖带夹，好似重囚一般。

一路给人拖过了大明门，积雪蔼蔼，望去一片银白，娟儿与琼芳无视地下的拖行痕迹，自来赞叹冬日美景。阿秀只是拼死寻找因头逃命，他喊了几声腹痛，却都不管用处，忽然间行经一条小巷，他朝巷中深处望去，忽地大喜大叫：“等会儿！我要找娘！”

黔驴技穷，娟儿睬也不睬，讪讪便道："你娘在家里。要找她，便回家。"阿秀抵死不从，双脚蹲地，惨叫道："真的！我要去找娘！你们两个妖精放开我！"说着尖叫道："拐带婴儿啊！当街勒赎啊！"杀猪也似地呐喊起来，路人无不为之侧目，娟儿嘿嘿冷笑，正要点上哑穴，琼芳却格开了，她蹲地问向阿秀，微笑道："好孩子，你娘在哪儿？可不准骗芳姨喔。"阿秀一本正经，手指小巷，大声道："我娘真的在巷里，我瞧见灯亮着。"

双姝微起诧异，两人转头望去，只见巷中一片积雪，深处真有处小屋，看那窗格上透出点点灯晕，冬日里望来倍加温馨。琼芳微笑道："姑且信你一回，去吧。"当下放开了他，那阿秀如获大赦，拔腿狂奔而去。白雪飞溅，地下便留了两行小小的足迹。

双姝一同眺看，那房舍格局窄小，并无庭院，屋内屋外更只一张薄门板相隔，阿秀乃是官宦人家的子弟，母亲怎可能在这寒舍之中？琼芳心中迷惑，忍不住便问娟儿："这孩子可是在说谎？"

娟儿耸肩道："谁晓得？这小子从来淘气，镇日领着孩童作乱。京城里是出了名的。"

两名姑娘都是身怀武艺，要在小巷中抓回孩童，自如探囊取物，却也不怕他跑远，只在背后缓缓跟随。

地下积雪滑溜，阿秀奔了一阵，来到那小屋门口，但见他两足立定，咻地滑向房门，双手向前，顶住了墙壁，可真帅气十足。琼芳见他呆在门口，料来这孩子说谎，便道："玩够了么？可该回家了。"阿秀却不理她，只清了清嗓子，整理了衣衫，上下拍落泥灰白雪，又将腰带扎稳，正襟端形，这才伸手轻敲房门，低声道："娘，您在里头么？"

双姝见他如此作态，均是微微一惊，万没料到阿秀的母亲真在此处。再看阿秀温柔款款的神色，不觉又看傻了眼。没想这小男孩儿蛮牛一头，与娘亲说话时却是这等柔声细气。

阿秀说了话，门内便传来一个柔和嗓音，道："是阿秀么？怎知道娘在这儿？"那声音温柔端淑，不带分毫火气，想来说话之人必极秀雅。听得脚步声细碎，嘎地一响，木门已然开启。

那房舍并无外院，便只一扇薄门相隔，琼芳拾眼去望，门中娇怯怯地倚着一名妇人，见她凤目温柔，香腮微赤，秀黛娥眉，身穿素净藕绿棉袄，约莫三十出头年纪，虽说未施脂粉，但气韵娴雅，淡淡的很是恰人。她低头望向阿秀，含笑道："真是你。"

阿秀仰头欢容，抱住那美妇的腿，笑道："娘！"看这男孩平素调皮顽劣，遇上了娘亲，却是一脸孺慕眷恋，想来对娘很是不同。

那美妇回眸巷口，一见琼芳与娟儿两名女郎停立等候，登时懂了，她拉着阿秀，带着他鞠躬作揖，歉然道："这孩子一向胡闹，劳烦你们了。"娟儿笑道："小调皮就是小调皮，每回都赖娘……"说着走向前去，和那美妇说话，二人言谈亲切，看来定当相识。

天候寒冷，那美妇把娟儿引入屋里，待见琼芳伫立巷口，迟迟不动，便向她福了一福，含笑道："小姐若不嫌弃，还请入屋一坐。"琼芳身做儒生打扮，但身份给人叫破，自也不好伪装。

当即欠身裣衽，温婉笑道："如此僭越了。"

此处虽是寒宅，但看这妇人天生秀气，料来屋内必定雅致。果然行入房门，便见窗明几净，四壁悬挂书画，一幅幅江南春景点缀，登让屋中沐如暖春。琼芳含笑便道："夫人妙笔生花，真让小女子佩服。"

阿秀嘻嘻笑道："琼姨假惺惺，开口拍马屁，我娘最讨厌别人虚伪了。"

猛然头上一个暴栗，阿秀自是哎呀一声，抱着脑袋喊疼。那美妇掩嘴轻笑，转问娟儿："这位小姐好生秀美，却又做公子打扮，不知如何称呼？"

琼芳不待娟儿回话，当即自道名姓："紫云轩上琼下芳，拜见夫人清颜。"她向来先开折扇，再道字号，但此举过于无礼，在这美妇人的面前，竟然自行收敛了。

那妇人含笑便道："原来是琼小姐，不曾远迎，当真失礼了。"她语气虽然客气，却不以少阁主相称，想来过去不曾听闻琼芳。

琼武川这些年身子不如以往，早将紫云轩大小事情托给孙女，琼芳克绍父祖基业，说来名气响亮，在京城颇有名望，哪知那美妇却似

不识。娟儿知道好友讲究身份，正待解说，琼芳却拉住了她，摇了摇头，示意无碍。

那美妇整理杯盘，温颜道："两位先宽坐，喝杯热茶暖和身子。"娟儿忙道："别忙了！我们只是顺道路过，把阿秀留在这儿，一会儿便走……"那妇人并不答应，早已行入后厨，娟儿见阿秀兀自懒洋洋打哈欠，登时瞪他一眼，森然道："小懒鬼，怎不去帮忙？"阿秀揉着一双腿，哀哀告饶，想来玩了一整日，却是累坏了。

琼芳四下探看布置，只见这屋子摆设简单，入门处一张木桌，桌上却还搁着字画，水墨兀自未干，想来那美妇雅擅丹青，寄情书画，才到这小房舍里消磨时光。

琼芳行到画旁，低头去瞧，却见到了一幅鱼儿。

水面一泓明月倒映，渔人坐岸垂钓，一尾锦金鱼悠游水中，水上稀稀疏疏地散着几朵荷花，琼芳细细去看，那月儿映照水上，彩晕随波颤扩，散做一抹银黄。红锦金鱼则是悠然自得，脸上好似带着笑，望来童趣可爱。

琼芳出身京城世家，自也学习丹青，虽不怎么精到，眼光还是有的。她见图墨或轻或重、顿挫不一，却透出一股秀静。她含笑赏析，鉴读题辞，低声道："小小鱼儿过钩钩，西江月，俺凉舟，悠悠漫漫，篓了清风，笑碧波无浪，叶伴蛙友，花满池塘得自由。"那字迹圆润劲拔，半草半楷，墨色犹新，琼芳低头咀嚼文意，心道："鱼儿过钩不吃，虽在小小池塘里，却能自在。作画人自比若愚，此乃隐士之风。"

她怔怔出神，正想问，忽见桌面虫蚀朽旧，桌脚处却颇新亮，好似新钉补修，琼芳心下大奇："这桌子早该扔了，堂堂官家夫人，何须如此寒酸？"寻常官家便算节俭，却也没听说这般作态的，她满心好奇，便来探问阿秀口风，道："你娘常来这儿么？"

阿秀早已躺在炕上，他大剌剌地卷着毯子，脑袋枕在娟儿的大腿上，哈哈笑道："常来啊，一个月四五回吧。"娟儿拧了拧他的小鼻子，啐道："没大没小，和大人说话，坐直身子。"那炕正对房门，上铺暖席，阿秀大大开腿，正对着琼芳，模样难看至极，他脸着鼻孔，哈哈笑道："谁理谁啊，娟姨也是小孩，啦啦，来唱儿歌。"

得意洋洋，便听后厨传来一声咳嗽，道："阿秀，过来。"那声音秀气文雅，于阿秀却如闪电劈雷，他嘴角发颤，当场两腿一并，把鼻

屎塞回了鼻孔，自作天真乖孩儿模样，蹑手蹑脚地去了。

琼芳心下不解，那美妇官宦人家，若想吟诗作画，怎不在家里书房为之，却要来这处市井之地？她见那木桌有张抽屉，自也不好贸然开启，美目流转间，赫见桌下有些杂物，当下玉足略伸，将桌下物事踢倒，假意啊了一声，自行弯身蹲地，趁机去看。

地下搁着些一箱箱活字版，旧书典籍一捆捆扎起，整整齐齐放在桌下，却给自己踢散了。看书背上书名不一，下方却都印有“书林斋印行”五个小字。琼芳醒起那美妇的家世，微微颔首：“这是她父亲的东西。”她悄悄将书本放回，正挪动间，却又在桌下看到了一柄剑。

她低垂凤目，凝神去望，那剑身约莫四尺，通体黝暗，如同一根黑木，剑鞘并无镂刻花纹，不似古物，再看桌下物事满布尘埃，那柄剑塞在内里，却不见一点灰，模样大为不称。

琼芳心中暗暗起疑，那美妇斯文温柔，绝不可能身怀武功，房内怎会有这杀气腾腾的东西？要说是玩赏假物，却又不似。她越看越奇，便将长剑拾起。

剑柄入手，玉臂不由自主地垂下，琼芳心下大惊：“这剑好沉！”实在按耐不住，刷地一声，便将宝剑抽了出来。

剑刃出鞘，璀璨闪亮，一时流光眩目，仿佛斗室里现出一个大池塘，映得波光点点。手上非但是柄真剑，还是柄锋锐无匹的宝剑。琼芳看得目瞪口呆，不知这兵器是何来历，居然宝异若此。正看间，却听一声惊叫：“芳姨！放下那柄剑！”

琼芳不及回应，背后阿秀已从后厨奔出，他直直跑来，朝琼芳身上一推，大声道：“放下这剑！我娘不喜欢人家碰它！”阿秀高声呐喊，琼芳自是尴尬，正慌间，背后传来柔声：“阿秀，不得对客人无礼。”琼芳转过神来，那美妇已然煮好了香茶，回入房来。娟儿见琼芳闯祸，赶忙站起身来，从她手中接过长剑，回入鞘里。

那美妇见娟儿双手捧剑，眼光四下探看，似不知要收于何处，当即伸手微笑：“来，把剑给我。”娟儿知道琼芳面子薄，便替她道歉了：“真是对不住，冒犯您了。”

那美妇微微一笑，却也不见得生气，只从娟儿手中接过长剑。她捧起长剑，霎时双手环合，将那剑紧抱怀中。琼芳看得明白，在那刹

那之间，那美妇眼眶竟似湿红了。

琼芳暗叫不妙，自知这剑必有重大来历。她明白自己闯祸了，赶忙吐了吐舌头，眼望地下，歉然道："阿秀，你来。"芳姨顾左右而言他，小阿秀立时知觉，他有意移转众人注意，当即一个筋斗翻出，喊道："呀呼！芳姨传唤小人，可是要打赏钱么？"

琼芳颇为感激，朝他脸颊上香了香，道："没错！正是要打你赏钱。"阿秀故做惊诧，道："怪怪隆地东，给毒蛇咬了，需要解毒啦。"说着朝娘亲跑去，喊道："娘！香一个解毒！"

众人给他这么一闹，无不笑了，眼看那美妇搂着儿子，琼芳自是松了口气，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忙朝娟儿望去，眨了眨眼。

二女正待起身，忽听打门声响起，又有客人来了。此间并无男子，也不好让那美妇应门，琼芳咳了一声，正要越俎代庖，那阿秀已然跳了出来，粗声道："外头是谁！报上名来！"正得意间，耳朵已被阿娘拎起，正叫疼间，听得门外一人上气不接下气，喘声道："请……请问紫云轩阁……阁主，可……可是在这儿……"

阿秀耳朵发疼，哎呀一声，道："在这里……在这里……"琼芳听是来寻自己的，赶忙起身，打开了房门，只见门口一名男子满面惊慌，却是华山弟子陈得福。琼芳奇道："怎么是你？"

陈得福气喘吁吁，道："我听伍家小姐说五辅公子和您一块儿，就跑到五辅家中去找，那杨二爷说小孩子溜了不在家，指引了这个房舍，我实在急，不等他过来带路，便……便……"

琼芳听他语无伦次，不由皱眉道："便寻到这儿来了？这可是别人家里。有甚大事么？"陈得福吁了口长气，喘道："太医院出事了……您……您赶紧去看……"

娟儿笑道："宋通明醉酒了？是不是？"双姝相视一笑，蒙汉两国高手多是粗鲁之辈，饮酒吃饭时兀自粗话满嘴，言语若是不和，不免打了起来。却听陈得福道："不是、不是，和宋少主没半点关系。是外头闯入了怪人，一路打杀进去……"

娟儿与琼芳对望一眼，两人都感纳闷，同声问道："怪人？"陈得福喘道："那怪人好生厉害，从大门一路杀进去，没人挡得住他一招半式，先是打翻了赤川道长，后来宋少主也给他折断手腕……"

听到这里，两名少女已是大惊失色，以宋通明的豪勇蛮力，世上居然有人能折断这大熊的爪子？娟儿不待听罢，慌张便道："说不得，赶紧走！"不及向那美妇招呼，便要直奔而出，琼芳将她一把拉住，沉声道："别忙。"她大大的眼瞳转了转，对方武功如此高强，自己便算与娟儿急速赶去，那也派不上用常她略略思量，当即问道："对方一共来了多少人？"

陈得福面色惨白，低声道："一个人。"

娟儿悚然一惊，怔怔地说不话来。琼芳却只点了点头，低声道："杀手到了。敢情那封信是真的。"娟儿醒悟过来，不由大惊道："你是说……你是说……这人是冲着胡家公子来的？"

琼芳却不多言，只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交到了陈得福手里，嘱咐道："宋神刀与高天将在我家作客，你拿这玉佩去紫云轩找傅师叔，他自会安排接应。"火烧眉毛，情势当真危急，陈得福慌忙接令，全速朝门外奔出，琼芳忽地醒起一事，赶忙道："等会儿。"

陈得福慌道："还……还有啥事？"琼芳嘱咐道："千万莫嚷嚷，别让我爷爷知道此事。"

眼看陈得福飞身离去，琼芳望向娟儿，低声道："你姊夫人在京城么？"娟儿与姊夫久未见面，却也不知行踪，只得蹙眉摇首，却听那美妇道："定远人在襄阳前线，过年时才会回来。"

琼芳扼腕不已，娟儿的姊夫威名赫赫，曾以单骑杀退万军，力保天子性命，无论战场杀人，抑或是单打比武，均称当今第一武勇的神将，只是这位绝顶高手此刻不在京城，再想也是无用，当即道："事不宜迟，咱们先过去察看，别让胡侍郎夫妇有甚意外。"

娟儿点了点头，第一个奔出，琼芳却显得镇静，她先向那美妇致谢，又与阿秀道别。那美妇颇见关心，忙道："究竟怎么回事？需要我帮忙什么？"琼芳微笑道："夫人放心。天下虽大，却还没有事情难得倒琼家。"

这是豪气干云的话，确实琼芳也有这个自信。她低头望向那美妇怀里的宝剑，心头忽然有种奇异的感觉。好似拔出那柄剑的时刻，无心的她已然开启天地玄关……那滔天巨浪即将朝北京扑来，随时要淹没她熟知的一切……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五章 天外之人

“颖超啊，打架的时候……”景泰三十年，天下第一笑问徒儿：“脑子里该想什么？”

“杀！”十四岁的少年血气方刚，他手握剑柄，猫儿眼瞳收缩，慑出了杀气：“打架的时候，当然要想杀死对方！”

“哎呀哎呀……”宁不凡拼命摇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打架的时候不可以想这个。”

“不杀他？”杀气消褪，猫儿眼瞳孔放大，成为宁静的一片镜湖，听他纳闷问道：“难道要帮他不成？”

“对了对了。”宁不凡嘻嘻一笑：“真不枉你的好资质，咱们就是要帮他……”要帮他想，想他少了什么、缺了什么……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咱们要诚心诚意，设身处地为人想，想出他缺什么、少什么，再用心帮他矫治，唯有这样……人家的武功才会进步，日后再出手较量，他的性命才会保全唉…

嗖，对方的长剑飞来，逼得苏颖超急速闪开，险些滚跌在地。刷，旋转成盘的剑刃劈来，差点把自己的脑袋砍掉。

苏颖超不断闪躲，一颗心却活泼泼地，只在思索黑衣人的剑法。

面前这人身长九尺，比自己高了一个头。他非但高壮，还极为敏捷，手上那柄剑由钢丝相连，组为三段锋刃，右手使剑，左手控线，杀招方圆几达一丈。这样的剑不算绝快，却很古怪，力量沉重，却很灵便，时时上天下地，时时旋转如盘，让人目眩神驰。

他缺什么呢？寻常人右手使剑，左手便有空门，长剑斜劈，腋下便出空隙，可这人出招时灵动变幻，那剑刃并非直进破空，而是无止无尽地转换方位，靠着左手操控，三段剑刃矫若灵蛇，破绽全被补去了。

怎么办？敌人左右两手相辅相成，几无破绽可言……

师父……对不起你，我也许要败了……

黑衣人毫不放松，猛见他左手一放，钢丝瞬间松弛，三截剑刃回旋不定，便朝苏颖超的长剑飞来，钢线随时要缠住自己的剑。智剑讲究灵动，最忌讳与敌手兵刃相交，届时力大者胜，高下立判。

当地一声，长剑已经被扯祝这黑衣人力大无穷，连宋通明的蛮力也难以相抗，苏颖超体型如同常人，自是难以抵挡。果然给大力一拉，脚步跌跌撞撞，更见蹒跚之态。

一声呼啸，黑衣人左手急拉钢丝，蛮力发动，苏颖超连人带剑摔跌过来，黑衣人右手旋绕，三截剑锋瞬间转向，转朝苏颖超身上杀来。他不只要夺过长剑，他还要人家的性命。

长胜八百战即将终止，在这一刻，苏颖超茫然张嘴，怔怔望向敌人的手腕，猛然间脑中电光雷闪，嘴里竟是“啊”了一声。

懂了。对方还是有破绽，左右两手相辅相成，破绽就在这句话。

眼前浮起师父的笑脸，好似听到他的谆谆嘱咐，苏颖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生死一刻，苏颖超忽然朗声大笑，黑衣人重重一哼，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手上加紧力道，更要藉着钢线缠绕，将他的长剑一举夺过。苏颖超气力比不过人家，索性将手一松，含笑道：“想要我的吃饭家伙么？来，送你吧。”刷地一声，自将长剑扔了出去。

飞刃盘旋，直指要害，苏颖超照理更要死守长剑，以图自救，岂料竟在最后关头弃剑？黑衣人也擅长此计，当即冷哼一声，看他眼力奇准，眼看苏颖超的佩剑朝向自己扔来，左手两指探出，便朝剑刃夹去。

没了长剑的苏颖超，不过是个凡人，他死定了。

堪堪便要夹中剑锋，忽在此时，原本半空飞舞的三截剑锋全数转向，转朝自己身上回戳过来。

黑衣人大惊失色，左手急忙抽动钢丝，啪地一声，飞剑回组，复为寻常利刃。身子却险些给苏颖超扔来的长剑刺中，一时手忙脚乱，狼狈无比。

黑衣人满身冷汗，急急退开，转看那苏颖超，却已笑吟吟地捡起长剑，神态从容不迫。

“左右两手相辅相成”，靠着左手控线，飞剑才能飞上坠下，如影随形。苏颖超先前与敌人的右手缠斗，打得灰头土脸，险象环生。对那偷偷摸摸置于腰际的左手，他却视若无睹、放过不攻，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何必去和右手招式白费气力，那左手才是背后主使。这只手操控钢线，发动所有绝招，自己何必比快比狠，破绽就在眼前。

刷地一剑，苏颖超直直劈向黑衣人的左侧，竟是要切下他的手腕。黑衣人急忙使动招式，飞剑旋绕，半空转向苏颖超。哪知华山掌门根本不理不睬，只是朝他的左腕猛攻。

苏颖超这招两败俱伤，以一条性命换得对方一只手腕，说来很是吃亏。只是说也奇怪，剑刃朝左腕削去，黑衣人左手被迫闪躲，钢线移位，那钢丝相连的剑峰立时慌乱转向，飞剑阵式瞬间溃决。

飞剑连线，钢丝连手，左右两手看似相辅相成，其实已成相互牵制，破绽更远远大于寻常一口长剑。胜负已经分晓了。

苏颖超微微一笑，不住削向对方左腕，对黑衣人杀向自己的招式全不抵挡，这下“智剑”专攻不守，更如猛虎出柙，让人无从逆料。黑衣人虎吼连连，索性组回了钢线，仅以寻常一口长剑模样抢攻。只是少了种种匪夷所思的杀招，又如何是“智剑平八方”的对手，苏颖超轻描淡写送出几招，便逼得黑衣人上窜下伏，辛苦异常。

苏颖超好整以暇，淡淡笑道：“朋友，你年岁很轻吧？”那黑衣人左支右拙，不能答话，苏颖超收住了剑，又道：“杀人的刺客，绝不会从大门一路打杀进来。只有血气方刚的少年，才会这般试探自己的武功。我说得没错吧？”

黑衣人听了说话，却只目光向地，默默无言之间，好似默认了。

苏颖超微笑道：“老实说，似你今日干的蛮事，我十八岁时也想做，只是没你的胆子而已。”

他放落了长剑，含笑道：“你很狂，也很有趣，我非但不想杀你，还很欢喜你。趁着还没闯下大祸，赶紧走吧。”

黑衣人凝视对手，过得半晌，终于开口说话了：“在下仗剑出手，全力以赴，却仍奈何不了你。”他目光向地，欠身道：“阁下剑道高妙，让人惊艳。以剑法而论，你确实远胜于我。”那语声极其平稳，一不露年龄身份，二不透喜怒哀乐。好似也带着面罩。

苏颖超微笑道：“承让了。阁下的剑也很高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俩握手言和吧。”黑衣人摇了摇头，猛将右肩衣衫撕了，苏

颖超微微一怔，不解其意，正纳闷间，眼里看到了一幅印记，那是幅飞鸟图样，正烙在黑衣人的臂膀上，直如牲口打印。

苏颖超大为惊奇，看那江湖帮会成千上万，以刺花纹面等法子认记的所在多有，却没见过这等怪异符印，更何况烙铁烧烤何其剧痛，却有哪个帮会门人熬得住苦？苏颖超满心疑惑，凝目回望那黑衣人，等他出言解说。

“你已经打败了这幅烙印，不过别急着庆功。为了四个宇，我们还得打下去。”

苏颖超颇感诧异，他向来与世无争，从不与人结怨，实不知这人为何要找自己麻烦。他眨了眨眼，耸肩道：“哪四个宇？穷极无聊么？”说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天下第一。”

黑衣人不去理会对方的嘲弄，一字一顿，语气冰冷。

“只因你是‘天下第一’的传人，所以我必须击败你。”

苏颖超眨了眨眼，微笑道：“为什么？我师父是天下第一，这也碍得着你？”

“碍到了。因为我师父也是天下第一。”

苏颖超哈哈大笑，笑得有些狡黠。“尊师也姓宁？可我不记得有你这个师弟啊？”

黑衣人没有回话，只将长剑抛在地下，沉声道：“苏君，我会验证我的每一个字，你等着看吧。”他低头望地，伸直臂膀，猛听铿铿两声轻响，双袖破开，袖口寒光直射而出，个中乾坤竟是两柄袖剑，望之锋锐异常。

苏颖超曾与双刀技法激战多回，年初才连破孟家寨七名双刀高手，对这等打法最是熟悉不过，他看了看黑衣人的架式，颔首道：“了得，我生平所遇双剑高手中，以你的身法最俊！”

黑衣人两手回旋，摆出了拳脚架式，双刀寒锋，各长两尺，一时左掌承天、右掌抚地，脚是猫足立，袖藏短锋刀，须臾间全身紫光弥漫，回复丹田。

天上地下、神完气足，精气神三者兼备，黑衣人的架式……

无懈可击！

飞影瞬起，如海上惊涛，黑衣人单脚踢出，右脚尖直朝苏颖超纵来。

这人起跳奇速，一弹便是一腿，招式快绝无伦，苏颖超拔剑手法不及点苍高手之快，如何能与黑衣人争先？当即斜退半步，争取时光，跟着平举长剑，守住了胸腹要害。

智剑乃是天下最平淡的剑法，但也是最高妙的剑法。方位虽仅寸许变换，但剑尖扫来，守中带攻，此时黑衣人以弹腿之姿，右脚直飞，反倒是拿脚尖去撞苏颖超的剑刃，以剑锋之锐，一招便能切断脚骨，说来黑衣人已落下风。

强敌若要自救，此刻别无他法，除了坠地闪躲，便要断送一脚。苏颖超只要趁胜追击，从此便能予取予求。他微微一笑，正要出剑伤敌，突在此刻，黑衣人身形扭动，不可思议的身法赫然展现。

右腿扬起，高踢数寸，黑衣人在电光火石间避开了剑锋，跟着身子在无可借力之下，陡然以腰力半空回旋，左脚无影无形，却又势若闪电，斜朝苏颖超胸口踢来。

来人空中换腿，腰腿力道之强，实乃前所末见，九华山轻功虽高，讲究的却是身法轻灵，要在半空变换腿技，尚且发出如此刚强力道，怕也有所不能。眼看强敌滞空奇久，苏颖超大惊之下，赶忙举剑反刺，转朝黑衣人左脚掌削去。

黑衣人左脚足跟上举，一来让过剑刃，二来伺机发招，看那脚跟无声无息地来到苏颖超头顶半尺，猛然间风声暴响，脚跟已然重重轰落，只要正中百会穴，便有“金刚不坏体”护身，主人也非死不可。这招全在意料之外，苏颖超只能急忙撤剑，向后闪躲，便在此刻，那黑衣人终于落下地来，只是他单脚甫一沾地，身子陡然加速，如炮弹般朝自己撞来，双手更是挺举袖剑，直如莽牛的两只犄角，硬生生地挺刺而来。

苏颖超虽惊不乱，长剑随手弹出，便朝破绽而去。却在此际，黑衣人陡然向前扑出，旋即趴倒在地，这招惊险之至，额头距剑尖仅半寸不到，竟在间不容发之际闪过了来剑。

黑衣人既快且强、又猛又蛮，这一躲看似冒险，却已抢入了苏颖超撒下的剑网。强敌潜入方圆，长剑反在背后，这是前所未见的大惊骇。

苏颖超自知生死在此一举，双足一点，便要急退，猛听一声虎吼，黑衣人抢先发招，只见他身形滚倒，双腿如铁枪穿出，碰地一响，身子倒立而起，脚底踢出，正中华山掌门胸口。

苏颖超眼冒金星，肋骨几欲折断，眼看强敌犹在倒立，他败中求生，剑招旋即转向，改朝黑衣人小腹扫去。正于此际，黑衣人陡然变招，双腿收起，地下一个盘旋，如圆球般朝自己冲来。苏颖超变招也快，当即拄剑在地，要让那人自行撞上。

嗖地一声，黑衣圆球乍然凝住，黑影须臾翻起，幻化人形，已与苏颖超对面站立。而那华山掌门的护身宝剑，却给他踩在地下。

喝！黑衣人举头撞来，额头正中“智剑”鼻梁，霎时鼻骨剧痛，鲜血直冒。

苏颖超上身后仰，目光中没有恐惧，却满是迷惑。讲究意境的华山武学，练心不练体，求意不求力，谈笑间便知武学真谛，便如泼墨山水，向来只知潇洒自在，什么时候被蛮子的头捶撞过了?

中！膝盖如铁锥般顶入小腹，强猛力道灌入胃袋，酸苦黄水涌上喉头。自小到大笃信的教条被人击破，那一败涂地、却又让人不能置信的感受，正如眼见了白羊吃猛虎般的……

不可思议！

最后一击迅捷而来，对方的铁肘正中华山掌门右腋，肋骨断折，少侠苏颖超宛如断线风筝，身躯飞滚出去，撞翻了桌椅，瞬间趴倒在地。长剑脱手，正正落在面前五尺的青石地下。

“必须拿回剑来……必须……”华山少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是生平第一回倒地不起，也是生平第一回遭逢如此逆境。苏颖超口吐鲜血，挣扎向前，缓缓在地下蠕动。陡然间，黑衣人抄起木椅，重重砸在他的头上，砰啪大响中，木屑纷飞，洒落得满地皆是。

这不是武功较量……高手可以杀人，但不会拿椅子砸人……

这一砸只是一种羞辱，彻头彻尾羞辱苏颖超，也在羞辱华山百四十年来的武学。

黑衣人的用意很明白，他要击碎“长胜八百战”的万里荣光。

苏颖超满头鲜血，但也终于握住了剑柄。他抹去额角鲜血，拂开面上泥灰，头晕目眩之中，依然挣扎起身。“智剑平八方”首度被破，

也是苏颖超第一回想起自己还有那一招……那一招非只堪足护身，尚能逆转局面，折服强敌……

“仁剑震音扬”！那是天下最强的守招，也是王道服人、无所不败的一招。

持剑如持香，剑刃贴紧前额，当剑光成圆，如佛晕光轮般旋动之时，柔韧的气劲便会让强敌跪地臣服，在“仁剑”面前，天下没有同高的敌手。

黑衣人眼瞳发亮，仿佛等候已久。他深深吐纳真气，蓦地撕裂外衣，此人衣装单薄，但凉衫上下却满是环扣绑缚。啪啪断裂声响起，十二处绑缚尽皆打开，黑影鹞落，一身黑衫坠到了地下，传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

将晚时分，夕阳温暖映照，闪耀得惠民药局如同梦境。

满地兵刃生辉，那身黑衣，岂止是铁甲而已？腰间不曾束腹，独见铁鞭缠绕；胸口不着马甲，唯覆黄褐重铅。袖里寒光称袖剑、背负锋芒唤翼刀，衣衫夹层里的小刀层层叠叠，是不是唤叫梅花镖？再加上腋下紧缚的铁牌、脚下着穿的铁鞋，黑衣人一共带了七种兵器，连同先前那柄怪剑，全身至少负重一百二十斤。

现下他扔弃了满身兵器，空下了两只手，这不是自废武功，而是放手一搏。

没有了沉重兵器的束缚，黑衣人的身手可以快到什么地步，无人知晓。

苏颖超当然也不知晓。

嘿！黑衣人重脚向前，赫地踩碎青石地板，他鼓动气力，筋肉纠结，喉头更发出雄狮般的怒吼。

哈！从来在实战里心平气和的苏颖超，不曾动过分毫怒气，可现下的他不由自主地发出断喝，对手如此羞辱师门，不得不让他怒火中烧。舍下潇洒倜傥，愤怒的华山掌门已要大杀四方。

胜负就是生死，杀人与被杀，二者择一，苏颖超猫儿般的眼瞳逐步收缩，镜面般的眼眸返照了对手的凶狠，他要用“仁剑”击败强敌，守住华山不败的名声。

“住手！”

一名美貌女子纵入院来，双手撑开，将苏颖超护在身后，这女子以爱意守护情郎，不是琼芳是谁？黑衣人冷笑一声，正要痛下杀手，忽见剑光霍霍，另一名女子已然抢上，来人身法轻盈，以快打快，对着黑衣人全力抢攻，正是九华山的娟儿到来。

苏颖超擦抹了嘴角的鲜血，赶忙推开琼芳，以黑衣人的可怖武术，娟儿决计挡不了一剑。正要下场援手，一时间却也呆了。只见黑衣人不住闪躲娟儿的攻势，非但还不上一招半式，尚且背转身子，根本不愿与娟儿朝相。他好似自知不敌，当下双足力撑，嘿地一声，黑影冲天而起，竟达丈许之高，不必分毫助跑，便已飞上墙头。

苏颖超凝目望着，一时却也猜不出其中缘由。便在此刻，那黑衣人蹲在墙头，如大鸟栖停，他回首凝视着苏颖超，缓缓伸指出去，定向他的脸面，目光燃起挑衅之火。

娟儿纵身跃起，尖叫道："大胆妖人！哪里走！"她轻功曼妙，轻飘飘地飞了上去，纵跃之高，还在黑衣人之上，只是势道速度大有不如，料来力量远远不及。黑衣人转过头去，不再恋战，当下发力向前纵出，须臾间逃逸无踪。

望着强敌远走的背影，苏颖超不由满心诧异。此人便算退走，也要退得惊天动地，仿佛说他另有苦衷，这才无法决一死战。只是究竟是什么逼走了他？是"仁剑"的正气？还是因为自己另有帮手到来？

苏颖超面色凝重，却又一脸是血，只是猜想不透。琼芳惊怕之下，慌忙抢上，问道："你还成么？"苏颖超抚摸着心上人的面颊，低声道："我没事。"琼芳握住他的手，柔声道："我就知道没人奈何得了你……"那满是信赖钦仰的目光送来，登让苏颖超勉强一笑，他左手伸出，搂住了心上人的肩头，这是温情搂抱，也是不能明说的搀扶……

"快来救人啊！"

院外传来玉川子的尖叫。太医院真正忙碌起来了。药局里的袁太医第一个奔出，其余衙役闻讯赶到，人人手忙脚乱，替大批高手诊治包扎。一时人声鼎沸，如同闹市。

"太医院遭逢浩劫。"一名文吏朗声颂念，"歹徒破损匾额一面，造价三百二十两。"

旁观众人低头望去，只见那匾额断裂在地，中间的“医”字不见了，其状甚惨，黏也黏不起来，更衬得此言之悲。

“小子瞧清楚！”忽在此时，趁火打劫的声音赫然响起：“这可是永乐大帝亲题的匾额，你敢说只值三百二十两？”那工部吏员闻言悚然，忙拱手道：“蒙高爵爷指点，歹徒踢破无价之宝一面，银钱损失，难以估算。”老头子形貌俨然，拊须冷笑：“这才像句人话。”老迈年高的家伙落井下石，四下官员听得此言，内心惊恐不定，头垂得更低了。

太医院聚集无数人等，门里门外全是旗手卫官差，诸人前来察看线索，自是忙碌异常。只见刑部尚书坐镇指挥，工部侍郎视察损失，大门前两名白发老人率同门人弟子，正自指点说话。

一名弟子抢了上来，躬身向矮小老人行礼，作揖道：“华山陈得福，拜见天威高爵爷。”

二老一高一矮，高的不消说，自是宋公迈，那矮的一脸高傲神色，却是那威名赫赫的高天将。

矮小老人洋洋得意，扬起坑疤老脸，问向陈得福，森然道：“你说那个人不是用兵刃打破匾额，而是用脚踢的？是也不是？”淮西宗主亲来问话，陈得福急忙陪笑：“正是，那人飞脚前踢，一下子就踹破了匾额，跳得好高呢……”

高天威哦了一声，道：“跳得很高是吗？”他抬头望向两丈高的大门，忽地退开丈许，双足迈步，瞬间急冲而出。“嘿呀”一声狂叫，矮小的身子飞身跳起，晚间灯笼映照，黑影如弓，弹腿掠过门楣，旋即落下地来。这记弹腿飞踢，确实精气神三者兼备，彷如武术师范教诲弟子。

旁观众人见高天威老迈年高，身手却分毫不减当年，无不鼓掌赞叹。高天威着意卖弄，自是哈哈大笑，说道：“那黑衣人起身高踢，姿态可有老夫这般道地啊？”

陈得福连连作揖，陪话道：“高爵爷好漂亮的身手，不过那人的踢法，咳……有些不同。”

高天威长眉一挑，冷笑道：“有啥不同？他跳得没咱高，可是这样啊？”陈得福干咳两声，道：“回爵爷的话，高不高，小人不知道。不过他没有借跑，他是原地这么一跳，两脚一蹬，身子便弹上去了。”

闻得此言，旁观众人为之哗然，都感难以置信。高天威呸地一声，喝道：“你眼花了！”当下不再多言，第一个跨入大门，其余众人鱼贯走入，纷朝院内广场视察。宋公迈最后一个入内，才跨槛入院，便见到宝贝儿子通明。

宋通明腕骨脱臼，右手早已扎上绷带，只在门旁守候。伤在儿身上，疼在爹心底，宋公迈叹了口气，道：“通明，手还痛着么？”宋通明一脸羞愧，只得点了点头，细声道：“我等以三围一，却仍不敌。孩儿丢了神刀门的脸，请父亲重重责罚。”

高天威嘻嘻一笑，笑声才一传出，数十道愤怒目光全数射来。玉川子、赤川子、宗泽思巴、金察钦等人或面泛怒火，或杀气腾腾，诸人咬牙切齿，横眉竖目，似乎要宰了高天威。

场中弥漫不平之气，赤川子等人更是江湖老将，个个都可以和他翻脸。高天威再不识趣百倍，此刻也不敢开口嘲讽，以免遭人围殴，便把笑声化哀叹，陪着呜呼几声，聊表同仇敌忾之心。

宋公迈低头思量，通明这个儿子神力过人，靠着天性勇猛，一股“神刀劲”练得极为精湛狠辣，比起壮年的自己，可说不遑多让。但说来奇怪，堂堂的神刀少主，却为何败得如此之惨？要说当时身上有伤，敌手趁人之危，但己方人多势众，“独螫大蝎王”金察钦完好无缺，加上“开平双刀会”宗泽思巴的援手，怎么也不该落得断手折臂的下场，如此重挫，只有一个理由。对手太强了。

宋公迈长声喟然，拍了拍儿子的肩头，倒也没多加责备，他是个明理的人，自知人生挫折难免，儿子能保住双膝不触地，在父亲眼里便仍是铁峥峥的好汉，无辱“神刀宋家”的威名。

看过了大门、大院，诸人继续前行，来到了长廊，放眼望去，但见廊无狭长，起尽二处几达两百尺之遥。宋公迈等人察看地下的脚印痕迹，对面八道足印沿道而来，每步相隔约有十尺，那是蒙古第一高手哲尔丹踩下的痕迹，众人细细去看，只见靴印到了长廊八十尺远近，便已寂然顿止，再看附近漆栏破损，廊柱满布剑痕，料来两大高手便是在此遭遇，之后陷入激战。

哲尔丹奔出了八十尺，那黑衣人纵出多远呢？众人察看黑衣人的足迹，算来共只六步，最后一步来到了长廊中央。这人迈步极远，区区六记步伐踩出，便能连过百尺，算来每步长达十六尺之远。

一名官差骇然道："这家伙步伐好大，身长挺吓人的吧？"陈得福陪侍在侧，闻言便答："是，差不多九尺高矮。"

耳听众人议论纷纷，高天威哈哈两声，便来嗤之以鼻，他转望宋公迈，笑道："九尺算得什么？宋老，还比您矮些哪。不如您老下场演个两招，也让这些后辈开个眼界？"

宋公迈虽已八十好几，但他壮年时乃是剿匪名将，身长九尺六，号称十尺门神。以体格而论，朝廷几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耳听高天威要自己下场示招，当下也不隐藏身手，自提了一口真气，挥手道："大家退开些。"

"宋神刀"威名赫赫，此刻欲待试招，余人满面尊崇，各自屏息以待。

陡听嘿地一声，老将飞身跃出，第一步便踩在黑衣人的脚印上，跟着半空迈出第二步，旋即踩中黑衣人的第二记脚印，宋公迈年岁虽高，腿力仍是强猛，两步跨出，连过三十二尺，众人采声如雷，纷纷高声叫好。

正要跨出第三步，猛听喀地一声响，宋公迈脚下却已陷住了，众人探头急看，那长廊地板受力过猛，竟被宋公迈的内劲踩破，木板翻裂毁损，夹住了"宋神刀"的虎头官靴。

耳听工部侍郎提声道："毁损长廊木板一处，银二十两。"宋公迈将脚跟提了起来，扔了张百两银票过去，淡淡地道："不必找了。"说着朝高天威望了一眼，道："高老，来人的身法有些……有些古怪。"高天威望向地下的凹坑破损，面色铁青中，却也点了点头。

旁观高手心下了然，倘在石子地上奔跑，"宋神刀"靠着功力深厚、身形长大，或能追上黑衣人的脚步，但来到这处木造长廊之中，却要望尘莫及。毫无疑问，那人脚下轻飘飘地，直以沙尘不起，但抬腿落足之际，却又力道万钧，足见此人下盘之稳，彷佛山岳，轻功复高，如同飞鸟，已揉轻灵刚猛两大长处于一身。武林间高人虽多，但刚者恒刚，柔者恒柔，如此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好手，说来屈指可数。

众人正自推测黑衣人的身份，忽见高天威眯起了眼，问向赤川子："那人多大年纪，瞧得出来么？"

赤川子面色尴尬，嚅嚅地道：“这人……这人是个老头儿，武功挺有门道，若没个一甲子功力，要他怎么能够？”宋通明听那赤川子信口开河，明明毫无凭据，却把黑衣人当做了老者，他心下不以为然，双眉一轩，登时张口欲说，“老神刀”却使了个眼色，示意儿子莫要多话。

宋公迈是个老江湖，自然心知肚明。黑衣人打得大批高手退避三舍，他便只能是个老人，绝不能是个少年，否则区区一个小表威震太医院，消息传开，却要这些武林耆宿的脸面往哪儿搁去？高天威那一问，不过白问而已。

宋高二将默默无言，率领大队人马，前去拜会哲尔丹。三大高手行礼如仪，高天威虽然嚣张成性，但他自知武功颇不及此人，会面时更加不敢造次。宋公迈唤来了通译，劝慰道：“敌人练有玄奇武术，心机复又深沉，是以先生意外受袭，非战之罪，胜败无须介怀。”

漠北宗师惨败，宋公迈出口宽慰，但徒子徒孙仍是高声痛斥，极见悲愤之情。那哲尔丹本人却默默无语，听得宋神刀的安慰，只略做欠身，算是答了个谢字。

哲尔丹看似不置可否，其实双目的凶焰已替他说了千言万语。他自败给萨魔之后，早在寻访仇人下落，却都不知所踪。现下旧怨不解，新仇又添，居然有人自行惹上门来。哲尔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十年来的复仇怒火全算在黑衣人头上。只等内伤痊愈，他便要四下搜索，杀戮报复。届时中原武林连番凶杀，必起狂涛怒潮。

哲尔丹来头不小，又有蒙古大汗撑腰，谁也劝他不动。宋高二人不敢多说，当下拜别了哲尔丹，自往第三进建筑行去。那是最后激战之地，惠民药局。

惠民药局是处红砖房舍，下头盖有地窖，专用以收藏名贵药材，此际已在夜间，便由官差提灯带路，将众人引进了内院。

夜中本该幽静，那惠民药局里却是人声鼎沸。放眼望去，十来名华山弟子围在院中，各自议论。其中两名老者大剌剌地提声嚷叫，看模样一胖一瘦，便不细瞧脸面，也知是华山双怪无疑。

宋公迈借过了官差的灯笼，细细勘查，赫见地下满是脚印，当是苏颖超与黑衣人打斗的痕迹，除此之外，更见大批兵刃散置院中，一

柄柄形制古怪，前所未见。高天威瞧了半晌，不由皱眉道："贵山苏掌门不是只练剑么？怎会用这些奇门兵刃？"

陡听一人喝道："放屁！咱徒孙掌门干啥要这些破铜烂铁？瞧清楚了，这是狗杂碎携来的家伙！"高天威听得恶言顶撞，自是愣住了。他撇眼过去，一见说话之人乃是肥秤怪，登即冷冷地道："我留心什么？倒是你要留心自个儿的嘴，别惹来杀身之祸。"

肥秤怪还没回话。那算盘怪已然大怒，喝道："三寸钉、谷树皮，留意自己的屁，不要薰死地下的蚂蚁了！"这段话没头没尾，着实怪异。高天威愣住了，眼珠转了转，猛地醒起对方在讥嘲自己的身材，大怒之下，眼看地下躺着一柄袖剑，顺手抄起，便要往算盘怪身上招呼。算盘怪知道对方武功高强，当下喝道："师兄，咱们联手上！"肥秤怪抽出家伙，便要与高爵爷一较长短。

旁观众人见两边人马无怨无仇，却要为了一个屁字打杀起来，当真是无聊之至，正要上前拦阻，忽听高天威咦了一声，已然缓下手来，面上神色颇有讶异。算盘怪怒道："高矮子！你也懂得怕啊！"

高天威心胸狭窄，秉性暴躁，绝无道理率先示好，宋公迈与此人相识多年，深知心性，当下行了过来，低声问道："可有什么古怪？"

高天威皱眉不语，自将袖剑倒持，交入宋公迈手中。宋公迈单手接剑，剑柄入手，陡地掌心向下一沉，那袖剑竟是沉重异常。宋公迈转望地下，长短兵刃散置满地，不一而足。他沉吟半晌，只见一柄长剑倒插在地，藉着灯火去看，那剑身隐做透明，竟是薄如蝉翼，却不知是什么质料所就。

宋公迈伸手握住，正要提起，猛然间听他大喝一声，身子竟是向后急仰。众人大惊之下，不知发生了何事，慌忙去看，赫见那剑刃已然爆开，竟成三段飞射而来，若非闪避得快，恐怕已刺伤了脸面。

宋神刀擦去冷汗，嘿嘿干笑："好家伙，险些坏了我的招子。"这些兵刃形式奇异，连宋公迈这等见识都险些受伤，旁观众人无不急急避开，就怕误触了古怪机关，惹出祸事。

高天威凑到身边，低声道："怎么样？看得出是何人下手么？"宋公迈拾起长剑，再次发动了机关，皱眉道："这种钢丝操控的兵刃虽说形式繁复，天下却只有两种起源。"高天威低声道："您是说刀索……"宋公迈神色凝重，附耳细声："还有飞天银梭。"

高天威吓了一跳，不敢再说了。宋公迈唤来陈得福，问道：“贵山苏掌门何在？老朽有几句话请教。还请他拨冗一见。”

华山掌门乃是中原武林第一等人物，这苏颖超更是琼家未来的乘龙快婿，身份说来尊贵异常，宋公迈便以“老朽”自谓，分毫不敢失礼。陈得福快步抢上，说道：“我家掌门身上受了点轻伤，现在太医院包扎，还请爵爷这儿来。”说着拱手作揖，便将宋公迈引了进去。

看宋公迈欲言又止，此事必有大悬疑，高天威等人全不如“宋神刀”见多识广，自然不敢多言，除了华山双怪犹在喝骂，场内不闻分毫声响。

众人行入药局，只见一名青年端坐堂上，头上扎着绷带，隐隐有着血迹，看面目正是三达剑传人，华山青年掌门苏颖超。身旁另有两名少女相伴，一个做男装打扮，正是紫云轩琼芳，另一位也是武林门户的执掌，却是九华娟儿。

宋公迈来到面前，苏颖超方才起身作揖，道：“门主怀凉跋涉，何以克当。苏小子愧甚。”

他虽以小子自称，但手上却大有文章，只见他双手抱拳，平举至胸，不高一寸、不低一寸，此乃“王者对揖”，不同于仰手过胸之“天揖”、亦不同于“士揖”、“旁三揖”，取意不卑不亢，委实大有学问。

这倒不是苏颖超故做姿态，江湖走动之际，掌门人一举一动，莫不代表门派尊严，苏颖超年岁虽轻，毕竟贵为华山之长，除亲人尊长之外，等闲不能以晚辈自居，否则华山满门行走江湖之时，岂不无端矮人一截？宋公迈见了这位少年掌门的礼数，自也暗赞他见识不凡，当下便以平辈之礼相见，丝毫不敢倚老卖老。娟儿新任掌门不久，不知江湖规矩，便也暗自留神，观摩方寸。

诸人行礼已毕，华山弟子便抢上服侍，一时圆桌旁各坐一名首脑，见是点苍、九华、神刀门、天将府、华山玉清观等五人，余人纵尊贵如琼芳、年长如华山双怪，却无处可坐，只能列于堂内，各站掌门身后。

诸人宽坐饮茶，略做寒暄。高天威眼神飘忽，率先破题道：“苏掌门，当时阁下与强敌遭逢，不知动手情势如何？看阁下头缠绷带，您可是……”他微笑抚掌，淡淡地道：“败了么？”

那黑衣人闯入太医院，之后大战众家高手，除哲尔丹曾与他相抗数合，其余如宋通明、玉川子、宗泽思巴，无不一战即溃，想来苏颖超也是讨不了好。众人听那高天威幸灾乐祸，一时群情耸动。

苏颖超幽幽叹了口气，替高天威斟上了茶水，道："高兄何出此言？胜则胜，败则败，蒙家师教诲，苏某自知谦冲之道……"正要往下说去，忽听傅元影咳了一声，插话道："掌门师侄，适才我听娟女侠提起，强敌退走之时，您正要使出'仁剑震音扬'，可有此事？"

傅元影口称仁剑之时，更是双手抱拳，以表敬意。苏颖超大眼闪过一阵郁闷，正要答话，却被琼芳按住了手背，示意他莫要言语。一旁娟儿大声道："那还有假么？招式还没出手，便把刺客吓得落荒而逃。"

高天威嘻嘻一笑，还想再说，却听琼芳重重一咳，道："高爵爷，寒舍还住得惯么？"

高天威啊了一声，醒起苏颖超乃是琼芳的心上人，赶忙干笑数声，拱手道："苏掌门神功盖世，杀退强敌，佩服、佩服。"

琼芳只想逼他封口，免得情郎再受骚扰，听他闭嘴了，当即取出一封书信，交到了宋公迈手里，说道："烦请宋爵爷过目。"宋公迈奇道："这信是……"

琼芳解释道："数日之前，胡侍郎家人收到这封怪信，当时不以为意，之后太医院果然爆发事端，也许这封信便是祸首。"

宋公迈哦了一声，他此行过来，倒还不曾得知此事。当下展信颂念，读道："令郎正堂，误跨禁界，擅闯鬼门，近有大祸秧，闻报速离京城，可免一死。"宋公迈放落了信纸，皱眉道："擅闯鬼门？胡家这小孩儿不就是个顽皮小表么，能闯什么禁地？你们没问过他么？"

娟儿一旁听着，便答道："问是问了，不过他不会说话了。"高天威自也认得胡正堂，不由奇道："不会说话？这孩子伶俐得紧，什么时候不会说话了？"琼芳接口道："据称这孩子到别人家里作客，无端跌伤了脑袋，从此木讷傻气，不能言语。"

宋公迈双眉一轩，忙道："等会儿，这孩子到谁家作客？"

琼芳与娟儿对望一眼，齐声道："五辅家中。"

宋公迈听得此言，竟是“啊”了一声，面色变得苍白之至。海川子满心好奇，便也接过信笺，读了一遍，听他笑道：“你们砍敛扯得太远了。我看这封信是个幌子，我瞧十之八九，定是胡侍郎与人结怨，再不便是苏掌门和人结仇，这才惹得仇家过来滋事。”

琼芳摇头道：“道长此言就不是了。且试想，倘若您与人家结仇，您会选在何时何地动手？”海川子咳了一声，还未说话，傅元影便已接口道：“我若与太医院的人物结仇，必选无人之处下手暗杀，再不济也会夜访府邸，无论如何，下手之地绝不会选在……“琼芳接口道：“六十名高手汇聚之处。“

两人你问我答，字字合情入理，登让众人称是。海川子沉吟半晌，道：“你这话对，却也不对，倘若那黑衣人真如书信所言，确是要杀掉正堂，那道理是一样的，他何不选在无人地方下手？偏来这里自找麻烦？”海川子这话点到了要紧处，琼芳也只能颔首曰是。众人猜想不透黑衣人的用心，一时纳闷不已。

众人还要再说，忽见宋公迈伸手一挥，低声道：“事关重大，劳烦取纸墨过来。老朽要确定一件事。”堂内众人心下一奇，不知宋公迈这当口却要写些什么？苏颖超倒也不多问，便请门人向太医商借。过不半晌，文房四宝一一呈上，陈得福躬身道：“仓促之际，遍寻不见皮纸，便以药笺替代。还请见谅。”

宋公迈接过笔砚，颔首道：“有纸便成。不打紧。”他提笔就墨，便在纸笺上轻轻描绘。海川子见他好似要画图，忍不住咦了一声，问道：“爵爷认得那贼的面貌？”

宋公迈并未回话，只凝笔细描，过得良久，纸上慢慢现出一幅图样，他颤抖着手掌，将药笺递给苏颖超，嘶哑地道：“苏掌门，你……你和黑衣人动手时，可曾见过这图样？”

黑衣人勇破数关，全场与他交战最久的，却只苏颖超一人，若要勘破此人身份，也唯有华山掌门说得准了。苏颖超微微颔首，取起药笺，便与琼芳、娟儿一同观看。三人交头贴耳，低声议论，肥秤怪嘻笑不绝，道：“掌门徒孙，那黑衣人可是高天威么？你快快指认吧，让大家一起围殴他。”高天威怒道：“闭嘴！”当下夹手夺过药笺，急急就首来看。

肥秤怪假意大惊："大家快拦住他，他要把证物销毁啦！"其余众人按耐不住，纷纷过来围观，几十只眼睛同来探看，一时间东边咦一声，西边哦一记，四下都在议论不休。

众人眼里看得明白，药笺上绘的，却是一只大鸟。但见那猛禽昂首扬喙，双翼全展，形如大鹏展翅。众人瞠目结舌，也是不解其意。

宋公迈低声轻咳，问道："苏掌门莫管别人，请你告诉老夫，你见过这图样么？"

苏颖超颔首道："爵爷所料不错，在下见过这幅烙印。"此言甫出，宋公迈神情如遭雷击，登时面如死灰，废然坐倒，一旁高天威也是全身剧震，面皮竟无端颤抖起来。

苏颖超道："当时我与此人激战，双方互居上下风，酣斗之际，此人自称其师武艺天下第一，便将上衣解下，当时他的臂膀上烧烙了这幅记号，我看得很清楚。"

宋高二老年岁相加，恐怕有个百六七十年，此刻却似三岁小儿般，两人面面相觑，四双眼皮颤抖不休，毫无言语之能。过得半晌，海川子嘿了一声，慌道："这……到底那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你们说明白啊…"

众人催促不休，宋公迈却是迟迟无言，苏颖超道："宋爵爷，大家都是自己人，您有话只管直说无妨。"宋公迈目视群宾，低声道："诸位，你们都料错了，黑衣人要杀得不是正堂。"娟儿皱眉道："不是正堂，却又是谁？宋爷爷可否把话说清楚些。"

宋公迈叹了口气，先朝苏颖超一指，又朝自己一指，再朝海川子指去，连着几指点出，堂内首脑人物全遭波及。群情耸动，海川子满头冷汗，惊道："你……你是说黑衣人要杀我……"

宋公迈低声道："不只你，也不只我。他们的用意是要一举震慑天下人物，让四海义士不敢动弹。"赤川子面色青红不定，道："若真如此……那未免也太狂了些。"

宋公迈幽幽地道："震慑群雄最快的法子，莫过于杀一警百，只要挑选顶尖高手，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余人谁不闻风丧胆？"他叹了口气，又道："论起世间顶尖高手云集之处！又岂有一处地方过于'魁星战五关'？"

满堂人物一片寂然，听宋公迈言中之意，黑衣人之所以选在这个节骨眼过来滋事，用心便是一举打垮蒙汉高手，逼得天下英雄伏地称臣。果真如此，此人凶焰之烈，委实空前绝后。

傅元影细细思量宋公迈的说话，霎时皱眉道："等一会儿，爵爷说得是'他们'？"

宋公迈低声喟然，颔首道："没错，我说得是'他们'。"海川子茫然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宋公迈微微苦笑，黯然道："他们什么都干……"这句话说得细如蚊鸣，几无一人听闻，他自行起身，向众人拱手欠身，歉然道："诸位英雄，宋某老迈年高，不能任重，且恕早退。"

"神刀门"与"天将府"俱是抚远四家之一，近年风生水起，深受朝廷器重，岂会这般无故退缩？旁观众人看入眼里，自是大感惊奇。眼看宋高二人都要离去，海川子嘿地一声，起身拦上，喝道："干什么、干什么？人家把你儿子打伤了，大家同遭劫难，正该齐心协力、歃血为盟，二位爵爷怎可说走便走？"

众人喧哗叫嚷，都不让宋公迈离去。抚远四家论武功、讲资望，江湖俱称第一流，与少林武当的势力相较，也已不遑多让，倘若连宋公迈也不愿插手，这局面却怎么玩得下去？

宋公迈不加理会，仍是执意离去，眼看右脚已离门槛，堂内传来一声幽幽叹息，听得一人道："来人，请胡侍郎夫妇入堂宽坐，请他夫妻来给爵爷送行。"说话之人正是琼芳。此话方才出口，傅元影等人心下纷纷叫好，当此关头，不必外人出面劝说，若要动之以情，唯苦主方足济事。果然陈得福等人才一转身，宋公迈便已面肉颤动，怔怔地停下脚来。

饼不多时，堂后传来脚步声响，听那踏地声松弛迤逦，来人自是毫无武功的胡志廉夫妇。

一家三口行入堂内，胡正堂早已傻了，只能啊啊咿咿地口沫横流，那胡夫人一张福态圆脸，此刻也是毫无血色，全不见三品夫人的仪态。众高手见胡家三人如此柔弱，自是暗暗叹息，也不知该如何劝慰。

胡志廉取出手帕，擦抹了头上的冷汗，颤声道："怎么了？莫非黑衣人去而复返么？"

琼芳微微一笑，柔声道："侍郎大人莫要担忧，这儿好多官差、又有几位武林前辈在此，便算那黑衣人回来，也没人动得了您。"

胡志廉回想那黑衣人的身手，忍不住又颤抖起来了，他虽非武林人物，但这几年举办"魁星战五关"，自也见识过江湖打斗，自知那黑衣人连破玄关，身手之勇之强，绝非几名武林人物所能阻拦。颤声便道："不管用的……那黑衣人武功好强，连苏掌门这等身手都没留住他，你们……你们这些人能成什么用？他要是回来了，你们还是快逃吧……"

此言一出，惠民药局响起一片咳嗽之声。看海川子第一个轻咳。其余各人上从宋公迈、高天威，下至华山弟子、旗手卫等官差，数十人面色铁青，嘴角紧泯，想来这话确实不中听。

琼芳却不以为意，只见她轻摇折扇，含笑道："侍郎大人有所不知。旁人武功如何，我们眼力低微，自也无法定断，但放着绝世高手在此，您却有眼无珠，没把人家认了出来，说来真是大大不对呢。"

胡志廉哦了一声，强睁一双小眼缝，茫然道："绝世高手？"他眼光掠过众人，好似鼻头发痒，只伸指搓了搓，过得半晌，转问琼芳道："你说得是苏掌门？他没抓住黑衣人啊！"

眼看胡志廉这幅熊样，高天威登时大怒，喝道："胡家的二小子！认不得爷爷了么！"

胡志廉还有个长兄胡志孝，长辈多称二小子，胡志廉惊道："对不住！对不住！高爵爷您矮，我方才没见着您……"高天威气得胡须飘起，两拳紧握，喀喀作响，眼中彷佛喷出火来了。琼芳与胡侍郎大唱双簧，登把这人逼了出来，她自知得计，便向胡志廉一笑，道："瞧，高爵爷侠肝义胆，却又神功盖世，如今他便要替您扛下这个场子，侍郎大人怎么说？"

胡志廉颔首连连，还未道谢，却听背后胡夫人哭道："不成的，这老人恰似三寸钉，要怎么与人撕打？"

轰地一声，高天威举掌怒劈，手刀扬起落下，瞬间劈烂堂内圆桌，看那木桌裂为两半，旋即倾塌在地，果无愧"淮西高天将"头牌宗主的凶名。高天威厉声喝道："当年剑神横行天下，高某也不见得怕他？何惧一个黑衣小子！叫他滚过来！"

琼芳率先叫好，满堂华山弟子也跟着鼓起掌来了。高天威哼了两哼，忽听工部文吏朗声喊道："毁损紫檀雕漆剔红大圆木桌一张，龙银一百二十两！"高天威怒喝一声，胡志廉已然掏了张银票出来，递了过去，陪笑道："对不住，高爵爷义愤填膺，一切全是为了下官一家人，这银钱该让我来出。"

高天威原本嘴角斜起，听得此言，忽又下弯，跟着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好似泼猴闯大祸，有些举止无措了。众人正自戏弄高天威，忽听一声长叹，堂内踏步声响起，一名高大老者缓缓起身，正是宋公迈。这老汉面色俨然，一路行到胡志廉面前，淡淡便道："侍郎大人，您今年贵庚？"胡志廉吃了一惊，没料到他陡出此问，一时干笑道："回老爵爷的话，晚生四十过一。"宋公迈微微颔首，不置可否，转头朝胡夫人看了一眼，又道："贤夫人芳华几何？"

胡志廉更是一头雾水，喃喃地道："拙荆方过三十，爵爷……您……您何出此问？"

宋公迈叹了口气，目光凝向胡正堂，幽幽地道："很好，你们夫妻俩年少，还能生孩子。这位正堂，便当他没来过这个世上吧。"满堂众人闻得此言，无不诧异，胡志廉也是目瞪口呆，一旁胡夫人又惊又怒，顾不得宋公迈身份崇隆，大声尖叫："你这老不死的，胡说什么？"

胡夫人放声怒骂，宋公迈倒也没动怒，他伸手指向那张坍裂木桌，淡淡地道："孩子们，你等想要插手此事，宋某无法劝阻，只能提醒你们一句话……"他顿了顿，斜目朝众人撇去，低声道："日后抄家灭族之时，可别怨我不曾提醒在先。"

彷佛寒风吹过，满堂众人尽皆寒噤。这几句话若是出自高天威的口，没人会当回事，但说话之人是宋公迈，向有见识素养的耆宿。一时之间，四座静谧无声，无人敢答一字。

啪地一声，折扇亮了开来，"紫云轩"三字如花朵绽放，众人回头看去，只见主人翁三分娇、七分贵，瑰丽秀雅，头上扎着紫网巾，正自轻摇折扇。听她淡淡地道："多谢宋爵爷提醒。不过天下能抄我琼家的人物……"她煽了煽凉风，微笑道："怕还没有生出来。"

这是句傲气绝伦的话，但也有她的凭藉。紫云轩，天下第一书斋；琼武川，当朝功臣国丈，琼家是皇室姻亲，满朝文武出身紫云轩

的不知凡几。这样的大豪门，岂同朝不保夕的寻常人家?

众人闻言，都知琼芳这件事已然管到底了，想起琼武川的势力，精神无不为之一振。

宋公迈听得此言，只点了点头，提起茶碗去喝，突见茶水从他的嘴角溢出，竟已朗声狂笑起来，他功力深厚，便这么一发声，堂上众人心头怦枰跳着，脸上无不变色。宋公迈放下了茶碗，他斜觑着琼芳，静静地道："小阁主啊小阁主，过去几十年来，要说权势薰天、手掌生杀大权的人物，老夫见得还少了吗？"霎时袍袖一拂，厉声道："听过'江充'么？"

江充二字一出，堂内三十岁以上的莫不发声惊呼，人人向后急退，只听咚咚声响不断，堂内桌椅尽皆翻倒。众人惊怕似鼠，琼芳却神态如常，但见她环顾群英，伸手轻挥，叱道："住了！区区前朝旧臣，诸君何惧之有？"将门虎女，说话时直视宋公迈，凛然无惧，果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

宋公迈给她瞪着，也是毫不在意，他伸手指向胡志廉，道："少阁主年方幼稚，不解政务，你是景泰榜眼、两朝臣子，你来告诉她，江充是什么人？"胡志廉给这么一指，委实凉了半颗心，他缩头吞沫，寒声道："此人曾为十八省总按察，心机手段当世无匹，称霸朝廷足达三十年，剿东厂、灭匪寇……位列三师三少，官至太子太师……"他解说良久，终于顿了口气，总结道："此人实乃开国以来，第一大权臣。"

宋公迈微微颔首："照啊…好一个第一大权臣，只是侍郎您说，太师他……"

"今安在？"

闻得此言，满场老将全数噤声，无论是滑稽如肥秤怪、沉稳如傅元影、狂妄如高天威，皆已低下头去，连苏颖超年岁不足而立，也是怔怔喟然。

人世间沧海桑田，其之变幻无常，岂三言两语能尽？前朝第一权相，如今销声匿迹，不闻声息。足见富不久盈、权不足恃。人人默不作声，琼芳却只别开头去，自行煽了煽凉，倒不知她心意如何了。

宋公迈不去理会琼芳，只静静地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涉入王权政争，便如闯入鬼门。莫道什么五彩火凤、铁卷丹书，真要遇上

大政争，都只累赘无用，反为招祸之物。宋某诚心劝告，听不听，在你们自个儿。”

宋公迈虽未指名道姓，言下之意却是在讽刺琼氏一族。功臣世家相互争锋，余人乡野黎民，自不敢惹祸上身，竟无人敢替琼芳声援。琼芳毕竟教养出众，没有十成十把握，绝不贸然争执。当下双手合十，做受教状：“承蒙良言，芳儿必一一据实转述，不敢稍有隐瞒。”

堂内众人听她如此言语，必会把宋神刀的无礼言语转回家中，届时皇后埋怨、国丈见责，不知宋老头要如何招架了。宋公迈却无惧怕之色，他撇眼看向琼芳，淡淡笑道：“小阁主，尽管把老朽的话一五一十转回去。国丈非但不会埋怨，还会感激老朽管教你的苦心。”

这话实在太过无礼，便算瞧不起人，也不该如此说话。琼芳生平所受侮辱，以此言为甚，再不发威，日后怎么待人处世？霎时美目沉敛，举起茶杯，正要狠狠砸将出去，忽然间眼前雪花飞舞，腊月冷风吹入大堂，宋公迈竟然背转身子，自行推开了大门。琼芳给冷风一激，头脑也清醒许多，一旁苏颖超伸手过来，将她的手握住了。

寒风拂面，吹起了奉莱侯的官袍玉带。宋公迈满面白雪，衬得白发更加银辉。他背向众人，低声道：“小阁主别恨我，老朽话虽重，却没有分毫恶意。盼你体谅。”琼芳泯住下唇，把苏颖超的手挣脱了，当下也背转身子，面向大堂，不再理会宋公迈。

宋公迈微微苦笑，喟然又道：“宋公迈生于永乐年间，历五朝四帝，经沙场百战，数十年下来，见识了无数风云，可怜英雄也好，圣贤也罢，这些叱吒一时，却无人能留到今日，陪伴宋某颐享天年。”

他回首望向堂上诸人，轻声道：“孩子们，来日宋某临终，你们却无人来吊唁送行，那老头子九泉之下，可要死不瞑目了。”

他目望众人，不再言语，袍袖拂动之际，迳自跨门出户，这回再也无人阻挡，人人静默无言，只在目送宋神刀离开。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六章 永不服输

这是很特别的一天，苏颖超本已与漠北宗师打成平局，谁知却在同一日，华山少侠也见识了天外之天，那“人上之人”已达武术极境，

以超越想像的能耐连破玄关，那身武功震惊了苏颖超，如果娟儿没有赶来，谁也不晓得胜负究竟会如何。

练剑以来，不曾受过一分一毫的外伤，现下额头裂开了寸许长的伤口，嘴唇也肿起破损，这是生平头一回给人打伤，也是生平头一回包扎绷带，什么都是头一回……

对琼芳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一日，生平头一回被人轻蔑、被人恶狠狠地教训，回思宋公迈说话的嘴脸，琼芳心里就有气。

回到了紫云轩，华山上下各自安歇，苏颖超与琼芳暖了一壶茶，怔怔对坐。

黑衣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众口铄金，至今没人说得准。目下旗手卫官差大张旗鼓，四处搜捕嫌犯，阁揆何大人也差人过来致意，只是众人口惠实不至，连宋公迈也扛不起的重担，谁又敢贸然去管？胡正堂茫然呆傻，太医们也许有心推诿，也许功力不逮，总之他们推称无计可施。傻孩子还是傻孩子，惊弓之鸟还是惊弓之鸟，看来胡家老小只能自求多福了。

大败亏输……黑衣人以超人武术威震京城，也凭着诡异的身份恫吓了中原耆宿，逼得众家武林高手噤若寒蝉。只是黑衣人没有料到一点，他的霸道惹恼了琼芳。这位姑娘或许一个人不能成事，可只要让她遇上了心爱的情郎，事情便会有所不同。

在这悲苦的世间中，琼芳受过一些挫折，但这些挫折并未强悍到足使她惧怕怯步，相反的，黑衣人越是恐吓胡家老小，越会让她茁壮，就像是小小的种子，只要有情郎的照拂与支持，种子便能发芽长大，生出勇者的艳花灿果。

琼芳有着热情与自信。无论那黑衣人是何方神圣，她都不在乎，这不单单为了胡志廉，而是为了她自己。她要告诉那群坏人，人间不是地狱，众生不该流泪，人生该是热情洋溢、欢笑不绝的喜乐天堂。救助胡家孩子，只是她想做的第一件事。不管事情多么艰难，在她也是甘之如饴。

“超哥，我们出去走走。”

琼芳仰望着她的依靠，紧紧抱住了苏颖超，情侣手牵着手，一同走入满是霜雪的院中。

雪势已停，藉着天光望去，屋外积雪盈尺，树头枝桠银白一片，深夜中四下无人，两人缓缓踱步，紧紧依偎。琼芳默默望着情郎，忽道："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敢做。"

苏颖超轻轻叹了口气，他望着满天星光，任凭雪花飘落掌中。琼芳见他有些郁闷，可别是给宋公迈唬了，她大眼溜溜一转，眼看地下积雪颇厚，拍手便道："好啦，先别理这些烦人事！我们来堆雪人玩儿！"不待苏颖超说话，自行捧厚实白雪，堆到面前，三两下便拱了个雪堡出来。琼芳忽道："还记得么？上回咱俩堆雪人是什么时候？"

苏颖超并未回话，心中却满含浅菱。

当年华山上大雪纷飞，苏颖超这位少年掌门苦练剑法不成，烦恼之余，别无消遣，便自行奔入后山逃避，堆了一个又一个雪人出来。哪知深夜之间，无独有偶，居然遇上了另一个烦恼啼哭的丫头，也在那儿闷闷地积堆雪人，那便是眼前这位女扮男装的俏姑娘了。

这两人青梅竹马，一个是天才剑客，一个是玉雪阁主，乃是天生的金童玉女，二人在星空下含笑相对，便让紫云轩后院生出诗情画意。琼芳捧了白雪过去，笑道："换你堆了。"

苏颖超伸手接过，默默无语间，只是眼望琼芳。只见她含笑叉腰，道："怎么了？不会堆了？"苏颖超哈哈一笑，忽也起了童心。两人你加一堆，我捧一团，将那雪堡越堆越高，不多时，便已堆了个雪人出来。

苏颖超捡来枯枝，往那雪人头上一插，做了个鼻子。他左手搂着爱侣，右手指着雪人，打趣道："瞧，这雪人气鼓鼓地，模样好凶，你说像不像哲尔丹？"琼芳哦了一声，道："我倒觉得它傻不隆冬，挺似宋通明的。"说着拿了颗石子，往雪人嘴里一塞，道："吃大蒜。"

两人互望一眼，想起宋少主一口酒、一口蒜的凶暴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大功告成，两人相视相依，内心万缕情丝，当下凑头近靠，在对方唇上轻轻吻了一吻。眼见苏颖超嘴唇兀自肿着，琼芳取帕裹入白雪，替他冰敷止伤。

琼芳微笑道："超哥，你怕么？"苏颖超微微一笑，道："怕什么？怕你么？"

琼芳听他装傻，登时不依，当下摘了网巾，使劲甩了甩一头秀发，媚声道："超哥，当年我换上男装的时候，心里就发了誓，只要受到了委屈，我一定打回去。"说着凝视苏颖超，淡淡地道："这你应该知道的。"苏颖超搂住她的纤腰，柔声道："又想你爹爹了么？"

琼芳无语，只从雪泥里脸掘黑土，替那雪人画眉做嘴，须臾间雪人浓眉下弯，笑呵呵地成了个弥勒佛。苏颖超低声道："芳妹，爷爷老了，再多的仙丹妙药也不能让他返老还童，现下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得学着退让。懂么？"话声未毕，便听琼芳大声道："我偏不要！"她见苏颖超脸色一颤，忙趴到他背后，秀发散在情郎身上，幽幽说道："对不起！我不是要凶你。只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些坏蛋嚣张下去，你说是不是……"

苏颖超低头一笑，却没打话。他拿起地下的松子把玩，过得半晌，方才启齿道："芳妹，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苏颖超平日笑吟吟地胸有成竹，甚少露出为难容情。琼芳陡见了这幅欲言又上的神气，心下自是一凛，她有意掉转话头，便朝他胳肢窝呵了呵痒，取笑道："有事瞒我？可是你和哪家姑娘相好，却来哄我骗我？"

苏颖超一把抓住她的手，微微叹道："芳妹，我很思念师父。"

琼芳心下一凛，赶忙正襟危坐，不敢再胡闹了。苏颖超十六岁接下掌门，从此自习武艺，宁不凡虽是他的师父，师徒相处却不过几个寒暑，说来时日甚短。琼芳与他交往多年，自是熟知这些事情，当下嗯了一声，搂住了苏颖超的臂膀，在他脸上轻轻亲吻，说道："宁老师是天下第一高手，长胜八百战，要是他还在，你便不会那么辛苦了。"

苏颖超面露神往之色，叹到："可不是么？师父打遍天下无敌手，生平不曾一败……那是何等豪气……"他把松球抛了抛，怔怔又道："当年他与剑神对决，两人互问剑道真谛，那剑神说'神剑如我，吾即剑神'，好生霸气，震住了满堂宾客。可咱师父却老老实实、平平淡淡地回了八个字……"琼芳打断了话，她接过松球，替苏颖超剥了几颗松子，送到他嘴里喂了。含笑便道："你说了好几回啦，他说'我就是剑，剑就是我'。吓得剑神脸都青了……"

苏颖超静静地道："剑神本来脸色就青，不是给谁吓得。"琼芳知道情郎见贤思齐，含笑便道："别提这些往事了。你还那么年轻，总有一天也会是天下第一。"

苏颖超微微苦笑，他抬眼起来，眺望夜空，脸色转为严肃。低声道：“芳妹，作为一个剑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剑，师父有，剑神也有。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他的剑是什么，他又为何练剑，这是剑客的第一关，也是最后的一关。”他手抚长剑，幽幽地道：“跨不过这关，别说是天下第一，恐怕连剑都练不下去了。”

琼芳见他一脸沉郁，心里有些担忧，忙道：“宁老师告诉你答案了么？”

苏颖超摇头道：“每个人的剑都不同，纵使师徒之亲，也不能瓜代。这个答案只能自己寻找。”他又捡了枚松球起来，轻轻抛了抛，叹道：“我至今练剑已有十二年，日夜沉思，我的剑是什么？我又为何练剑？我好几次以为自己找到了，可每到夜半无人、心头孤单之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我还不能回答那个疑问……”琼芳柔声便问：“什么疑问？”

华山掌门两手捧起长剑，抱入怀里，自问自答：“苏颖超，你为何练剑？你真喜欢练剑么？固然赢的感觉很好，可习练的路程好难熬，更别说是输的时候了。那么辛苦煎熬，你图的是什么？你死掉以后，你希望留什么东西下来？”琼芳知道情郎剑道造诣极高，如果能跨过这关，必入无上境界。当即柔声道：“不要勉强，许多事情慢慢想，总有融会贯通的一天。”

苏颖超浑似不觉，他手握剑柄，怔怔又道：“有时累了、想要放弃了，可蓦然回首，赫然惊觉自己早已无路可走……不知何时，剑已是我的一切，逼着我不得不练它、不得不拜它……”说着说，眼中含泪，大眼灵气瞬间消灭，竟然变得黯然无光。他转望琼芳，低声道：“我一直有个感觉，师父找错传人了。”

琼芳啊地一声，慌道：“你别胡思乱想，宁大侠是天下第一高手，他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苏颖超也没反驳，只是怔怔出神。过得半晌，忽道：“芳妹，你见过我师父么？”

宁不凡最后一次露脸，乃是在封剑退隐大会上。琼芳今年不过二十来岁，当时更只是个小小女童，自是无缘赴会。她摇了摇头，道：“我福薄，无缘识荆，不然要能让这位祖师爷点拨一二，定有无限益处……唉，恨只恨自己年岁小，不能和豪杰并肩……”

她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段，却听苏颖超轻轻一笑，打断了她：“那你可错了。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剑客，便不该认得师父。”琼芳不知他何出此言，一时樱口微张，无法接话。

苏颖超淡淡一笑，将长剑放落，道：“与宁不凡生在一个年代，那是一种大不幸。”

琼芳有些诧异，喃喃地道：“你……你这话是……”

苏颖超叹道：“举个例吧，我那傅师叔剑法高超，说来也是一等一的名家，可惜他千对万对，却生错了时代。你且想想，在我师父面前，连剑神也不过是个庸才，更何况是我那傅师叔？师叔辛苦练了一辈子，剑道造诣极为深厚，可天下有了宁不凡，谁还在乎一个傅元影？最后只能籍籍无名地沦落到北京，替你爷爷办事……每回瞧见他，我心里都很难过……”

玉清观豪杰辈出，赵老五、华山双怪都属上一代门人，青壮一代则有十八位师兄弟，同门虽多，但宁不凡武功超绝天下，其余门人难望项背，诸兄弟按着华山的祖宗规矩，艺成后便只能离开本门。那傅元影便是其中之一。直到前掌门退隐，诸大长老奉召返山，傅元影才携家带眷、千里迢迢回观，一连辅佐苏颖超数年之久。琼芳虽然熟悉这些事情，心里却怎么也没料到，那位温文儒雅的傅师范竟有这段心事。

苏颖超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自行走到院中，他左手持剑，右手握柄，铿地一声大响，剑刃出鞘，迎向了无限繁星。他凝视自己的长剑，凛然道：“芳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剑，我也一样。我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路子，我将什么都不是，连影子都不是。”

雪花遍地，漫天星光陪伴着华山第十代掌门。只见他双手高举，剑柄贴额，持剑如持香。琼芳轻呼一声，心头不由怦怦跳着。她心里明白，情人要使出那招剑法，那号称武学极界的无上绝招。

三达剑第二式，“仁剑震音扬”。号为前朝第一武学，至今无人跨越的武道玄关。

在心上人的注视下，天才剑客使动了绝学，只见剑刃旋转如盘，掌心那点黏劲攸关成败，气不能过脸、力不可萦弱，须得体悟“仁”这一字，方能恰如其分。

剑刃旋动奇快，却不闻分毫破空声响，腊月寒风吹拂，雪花渐落，轻轻坠上了仁剑光盘。

飕地锐响破空，院子里生出了惊诧，哆地一声，飞出的长剑戳刺枯木，惊起了树洞里歇息的松鼠小兽。这一剑力道过猛，剑柄兀自震颤不休。

这不是王道服人的招式，所以也不是天下第一守招……

第十代掌门愕然坐倒，怔怔望着满天繁星。

这不是仁剑，所以他彻头彻尾败给黑衣人，大挫败。

琼芳从未见过情郎这般颓丧，一时心生不忍，低声道："走了，咱们回房吧。"耳边传来温柔的呼唤，在琼芳的搀扶安慰下，苏颖超被迫起身，他脚步迟缓，左手攀在情人肩上，琼芳吻了吻他，让苏颖超靠在她的怀里。

苏颖超微微苦笑，不过几步过去，喉头便已微微喘息。

那响声不似叹息，也不像是啜泣，反倒像是……像是……

呕！大口鲜血直喷出来，那是吐血声！

在琼芳的尖叫声中，苏颖超的双膝再也撑不住身子的份量，咚地一声，已然跪倒在地。

绷紧的弦已经断了，整整十一年的艰苦宿命，无止无尽地护卫"天下第一"的不败名衔，那超越年龄的沉重巨担，终于压垮了少年的双肩……

从十六岁就接下了华山门户，失去了师父的少年，独自带领同门渡过乱世，在一场场惊涛骇浪中等待破茧而出的一天。如今他终于败了。

鲜血从喉头冒出，喃喃无语，灯笼微光将苏颖超的身子晒在地下，成了沉默的黑影。

影子不是真正的天才，也不是"天下第一"，败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当长胜不败中断之后，是否便要输个不停、从此兵败如山倒……

面触尘埃，黑影与本人合而为一，成为一动不动的卑微石块。琼芳望着倒地不起的情郎，一时双手掩面，放声痛哭起来。

傅元影把苏颖超抱了回来，让他卧床回力，琼芳虽也忙了一晚，但此刻仍强打精神，她手持棉花，坐在榻边，腻声道："颖超，来，先擦药。"房门阖上了，夜深人静，别无旁人打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方能止痛疗伤。只是苏颖超并无一句言语，听得叫唤，仅面向照壁，不曾转过身来。

琼芳又唤了几声，却是声声唤不回，她紧泯下唇，痴痴望着苏颖超的背影。她不知该怎么办，她从未看过情郎这个模样。他本是从容大度、自信乐观的一个人，可现下他变得如此颓丧痛苦，连话都不和自己说……

琼芳放落了棉花，眼角忽然湿润了。这一刻让她想到爷爷。

当年爹爹病危之时，爷爷就如这般傻傻地坐着。他背对着自己，一动不动，彷如坐着的死人。悲苦往事重演，琼芳便如二十年前束手无策的自己，只能珠泪暗弹。

华山门人围在病榻旁，眼见琼芳满面泪水，算盘怪大声便喝："徒孙啊，人家琼小姐和你说话哪，你这是什么死样子？面壁思过么？"说着举脚上床，便要去踹，众人急忙拉开了。肥秤怪不知他得了什么怪病，忙劝道："掌门徒孙莫发愁？你瞧那哲尔丹给人打得灰头土脸，什么宋通明、宗泽思巴，全都不堪一击，却只你一人守住最后关卡，嘿，谁才是魁星战五关的赢家，日后大伙儿不难明白了。"算盘怪哈哈大笑，喝道："天下第一！便是这四个字！"

算盘怪向来说话毫无遮拦，但此时却也不是胡言乱语，黑衣人所向无敌，下手奇重，无论是哲尔丹、宋通明、抑或是玉川子、宗泽思巴，汉蒙两国高手或脱臼、或中掌，无不落得重伤惨败的下场，却只有苏颖超守住最后的门户，击退黑衣人，保住了胡志廉的爱子正堂。如此功绩，自该大力宣扬一番。

"大家出去！"众门人听得此言，无不愣住了，诸人回目望去，只见傅元影目光沉敛，手指门外，低声道："你们先出去，让掌门独处一会儿。"陈得福素来干练，当即抢了上来，同两位师叔祖低声说话，自把两个老的引开了。

门人一一离去，傅元影见琼芳兀自留在房中，他叹了口气，道："小姐，你也必须出去。"琼芳慌道："为……为什么？"傅元影眼眶微微一红，低声道："因为他是一个剑士。"

“剑士？”琼芳泪水涌出，霎时嘤咛一声，哭道：“我才不管什么剑！”小女儿的身影扑上了床，紧紧抱住她内心的依靠，悲声道：“颖超！望着我，和我说话，你不可以倒下去！不可以！”

爹爹死掉的那一天，琼芳献出了女儿家的裙裳，她代替了爹爹，成为紫云轩的少阁主，从此也替爹爹担下爷爷的期待，让老人家满怀希望地活下去。如今为了最心爱的情郎，她不只可以扔下胭脂腮红，连最宝贵的性命，她也可以抛下……

颖超，告诉我，你一定能够站起来……

腊月初一的紫云轩，蒙蒙天光从窗格儿里映照进来，远处也传来阵阵爆竹声，天将黎明、年关不远，这一夜终于过完了。

琼芳倒卧香闺，怔怔不语。

在这一夜，自己熟知的情郎不见了。那个从容自信的青年剑侠已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身来。琼芳很久没哭了，自从接下紫云轩之后，她几乎没有掉过一滴泪。可今夜她着着实实哭了一场。

好奇怪，这里还是北京城么？情郎可是堂堂的华山掌门、魁星战五关的最后主将，那胡志廉更是名满天下的进士榜眼，礼部赫赫有名的侍郎大人，怎么会沦落到束手无策的地步呢?

琼芳的火气不断上涨，又恨又悲，讨厌这一刻，讨厌那种无奈、讨厌那种痛苦、讨厌那种束手无策的悲淳……

“打回去！”

轰地一声，桌子给掀翻过来，秋风扫落叶，桌上茶碗全都摔落在地，当啷啷，碎裂声开满一地。她意犹未尽，恣意刁蛮，登又踢破了衣柜，狠命将里头的儒巾衣裳全数扔出，霎时之间，寻出了一只大木箱。

当朝第一权贵世家，珍藏着无数神器宝物，这只木箱装着爹爹传给她的遗物，也装着琼家的镇府之宝。

漂亮的凤眼闪烁生光，琼芳蹲地俯身，从宝箱中拾起一柄神物。

“怎么输掉的，咱们便怎么讨回来！”琼大小姐杏腮火红，望着寒气慑人的鸟铳。

双管火枪，传于西域，后膛填装，乃是当今世上独一无二的连发枪，也是她十六岁生日收下的礼物。这柄火枪如要让宋公迈见了，定

然惊得这老头跳将起来，因为枪柄上镶了两个最让他畏惧的镂金字儿，称作“江充”。

这柄鸟铳正是前朝太师的随身佩枪，也是他唯一遗留人间的足迹。

纤手翻开枪柄，填入双发火弹，她扬起火枪，咬牙切齿，准心对正窗外，血债必须血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才是她的信条。

此时琼芳只想不择手段，狠狠把黑衣人宰成十七八块，什么江湖规矩，武林教条，她才不想管。开枪射打、陷阱捕捉，无论用什么法子，总之她要抓住黑衣人。

没有什么敢不敢，只要下定决心的事，她就一定办到，这便是少阁主琼芳的脾气。

她不只有独生女的娇，还有一脉单传的专。这世上只有三个人管得动她，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姑姑，还一个是情郎。倒不是她怕这些人，而是她深爱这些人，她不愿挚爱们受到一点损伤。也是为此，只要能让情郎好转过来，她什么都愿意。

把枪塞入腰带，正要掩上宝箱，忽然眼皮一眨，看到了箱底压着的另一样东西。

“玉如意”。这是大户人家赏玩的吉祥闲物，或为玉器、或做漆器，平日执于掌上，示意身份显赫尊贵。这只玉如意，正是琼家先人所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纵使年岁轻如琼芳，也无例外。这只玉如意是爹爹的遗物，也是他在世时永不离手的宝贝，只因那是娘亲手赠给爹爹的。

没有见过母亲，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刻，母亲便死了，从此只有一幅仕女画像陪伴她，以及那捧着如意怔怔无语的爹爹。

琼芳颤抖着双手，将那玉如意捧入怀里，忍不住泪如雨下。

说来她不该哭，爹爹已经死去十多年了，有时候午夜梦回，她甚至想不起爹爹的样貌。但也许正是如此……她才更想哭……

香闺门口传来叩门声响，琼芳收拾了泪水，把如意藏入了枕下，跟着打开了门。眼前这人面貌清隽，正是“雨枫先生”傅元影。

琼芳心里挂记苏颖超，眼看傅元影面色凝重，忙问道：“颖超好些了么？”傅元影正要说话，忽见琼芳满面泪痕，又见满地碎瓷烂瓦，桌椅东翻西倒，好似打了一场大仗。

他怔怔推想，便道：“大小姐，我们出去走走。”四下无人之时，傅元影一向称她“大小姐”，不管琼芳愿不愿意。久而久之，琼芳倒也习惯了。

两人离房出门，那紫云轩位在京城近郊，占地广阔，傅元影却越走越远，穿门出户，居然朝城郊行去。此时犹在清晨，天候又寒，不见半个行人，琼芳实在按耐不住，登时抢上拦路，娇声道：“傅师范！到底颖超怎么了？”

傅元影见大小姐满面焦急，便报以温颜微笑，道：“别着急，咱俩一会儿说得话儿很是要紧，万万不能给外人听，到旷野去。”此刻街上不见半个行人，傅元影尚且如此慎重，琼芳心下微微一凛，方才知晓事情非比寻常。

一路行出，傅元影脚下渐渐加快，竟是运起了轻功，这位剑法师范虽不以轻功见长，但他年过五十，内力精湛，长力尤其稳剑琼芳急起直追，奔得面红耳赤，她一夜未睡，颇感困顿，偏生天色又昏沉，只得死熬着气力去追，开头几里尚能亦步亦趋，不旋踵便已坠后。

数里过后，河水声声，放眼望去，面前白茫茫地一片冰霜水雾，全不见师范人影，琼芳奔跑之下，早已娇喘不止，她缓步回力，调匀呼吸，张嘴轻呼道：“傅师范，你在何处？”

喊了几声，不见人影，心下正感纳闷，正待反身寻人，陡听刷地一声，身旁黑影闪过，风声呼啸，竟有一柄长剑直刺而来！琼芳心下大惊：“这是什么人？为何要埋伏在此？”

天色阴霾，将那人的身影裹为雾蒙蒙的一团，霎时剑光闪动，连连抢招。琼芳急忙回身闪避，跟着铁扇使个战字诀，便向敌人攻去。那人变招也是奇快，长剑一让，避过了扇面，仍是直刺而来，分毫不见缓歇。对方功力沉稳，精明老辣，远在自己之上。琼芳不惊反笑，道：“师范，您同我闹着玩么？”

她虽然点破了对方身份，那人却无缓手之意，琼芳恁也胆大，心中一存定见，当即凝立不动，任凭敌人朝自己杀来。长剑将到面前，

性命大见危急，琼芳却摆出了大小姐的架子，分毫不闪，陡听那人喝道：“快使挥字诀！”

这套“铁扇功”乃是琼家世传的武艺，分点、戳、刺、挥、扫、打、扑、提等十六字诀，外人无从得知，来人必是傅元影无疑。琼芳早已料到如此，心中便笑：“你要真杀了我，那算我认栽。”左手挥开了铁扇，一时火花四溅，扇面如盾，恰恰挡下了剑尖，跟着莲步近探，曼妙身影一个回动，扇柄点落，已然打向敌人。

两人以快打快，那人不住喂招试探，琼芳也把一套扇法使得淋漓尽致，双方连过数十招，堪堪使到最后一招“秀凤戏凰”，忽觉手中铁扇僵住，扇骨竟给两指夹住了，当下收敛娥眉，抬首去望，果然眼前那位剑侠丹唇凤眉，五十多岁年纪，便是爷爷重金礼聘的家臣傅元影。

苏颖超与黑衣人较量，本只受了些许轻伤，不似宋通明等人折腕断骨，但他不知为何，居然吐血倒下，昏迷不醒，这才让傅元影满心烦忧，把自己引到永定河旁。琼芳收回了铁扇，左手置在腰间，秀目回眸，含笑道：“傅师范，你险些打坏了我。不怕我回家找爷爷说么？”

但见琼家小姐左手叉腰，星目彗眼，含媚带娇，虽着男装，却比寻常女子更加美艳。

傅元影不敢多看她的丽色，当即还剑入鞘，咳道：“傅某失礼了。少阁主武功大进，不枉平日苦练勤修。国丈若是得知，必庆琼家后继有人。”

琼芳轻摇铁扇，含笑道：“好个‘哄’字诀。”铁扇功点挑戳刺、挥扫洒旋，共分十六字诀，却无这个“哄”字，如此说话，自是说笑之意。

冬日酷寒，永定河上冰雪漂荡，载沉载浮，有如冰川。两人站立河边，眼看傅元影抚须无语，颇见哂然，琼芳挂念苏颖超，便道：“师范，颖超究竟如何了，可以说了么？”

傅元影不言不语，只从怀中取出一只木盒，交到琼芳手里。琼芳凝目去看，但见木漆斑旧，形状古朴，看得出年代久远，她心下微微一凛，已知盒里所藏物事必有重大来历。

傅元影解释道：“当年我山前掌门不凡师兄封剑退隐，传下了两样要紧物事。”他伸手过来，打开木盒，露出了盒内的衬里。盒内置了本经书，另有颗泥丸，两样物事都给丝缎覆盖，极见慎重。傅元影取起经书，低声道：“华山三达剑古谱，这是第一样。”

看那册子古境领常，正是玉清镇山之宝，“三达剑”原文古册。天下第一剑便在眼前。琼芳掩嘴惊呼，好奇之下，便想伸手去翻。傅元影向来精明，登时看破她的心思，当即微笑道：“小姐本是我山之人，便要翻看，也没什么。”琼芳眨了眨眼，甜甜一笑，却没伸手出去。当年两小无嫌猜，这居中搓和之功，却非傅元影莫属。说来便似两人的媒人一般。傅元影见她缩手，含笑便道：“大小姐，尽管翻，不打紧的。”

琼芳脸泛红晕，摇了摇头，含羞道：“过完年再翻。”过年之后，自己便要嫁入苏家，届时苏颖超不只是华山掌门，也要成为紫云轩的男主人，而自己也算是华山门下的一员，倒时再来瞧个痛快，那也不嫌晚。

傅元影不置可否，便把经书收了回去。琼芳见盒中还有一颗黝黑泥丸，模样粗陋之至，丹不似丹，药不似药，全无特出之处，她有些好奇，复感纳闷，便问道：“这又是什么？”

傅元影将泥丸拿在手里，轻轻一笑，道：“这是苏掌门心里的依靠。”

琼芳啊了一声，反问道：“依靠？”傅元影微微颔首，他拿起泥丸，道：“当年师兄退隐，临走前留下了一颗泥丸，说将来我山弟子要是遇上不能解决的事，便把这泥丸捏破，自能找到解决之道。”琼芳颇见惊奇，她虽与华山上下相熟，却也不知此事。

傅元影道：“这十多年来，江湖门派屡屡倾轧，每回遇到练武不顺、同门不服之时，颖超都会独自走到旷野之中，拿着这颗泥丸沉思。”他把泥丸捧在掌心，低声又道：“颖超第一回拿出这颗泥丸，只有十七岁。那年他苦练智剑不成，只能避开门人，私下来到后山，我偷偷随着他，看他坐在山巅，捧着这颗泥丸，整整哭了一个多时辰。”

琼芳惊道：“哭？颖超他会哭？我……我不相信……”

傅元影微微一笑，道：“他是个好强的孩子。人前人后，一派从容，绝不显露半点心事。只是他怎么瞒，却都瞒不过我这个师叔。”

当年宁不凡退隐，华山举派为之倾颓，着实销声匿迹了几年，事隔多时，好容易靠着苏颖超的“智剑”再次打响名号，固然可说宁不凡果然有识人之明，所托得人，但换句话说，苏颖超身上的担子也不是外人所能想像于万一。琼芳轻叹一声，点了点头，大起怜悯之意。

傅元影又道：“一回又一回，每逢他失败了、不顺遂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拿出这颗泥丸，不知有多少次想捏破它。只是这泥丸再好再管用，终究也只能捏破一次，日后再要遇到困顿，没了泥丸，他也没了最后一道依靠……”他叹了口气，续道：“年复一年，这泥丸始终保存不动，拿着泥丸的孩子也渐渐长大，成为我山第一高手……”琼芳默默听着情郎的心事，心里生出了万端柔情，幽幽地道：“傅师范，颖超他到底怎么了？”

傅元影叹了口气，道：“他病了。”

琼芳心下一凛，忙道：“病了？莫非……莫非那黑衣人使毒了？”

傅元影摇首低叹，道：“那倒不是。他是生了心他迷失了。”眼见琼芳怔怔不语，傅元影低声又道：“这次败北，不只击败了他，也毁去他的剑道。如果他不能再次找到自我……恐怕……恐怕……”霎时重重叹了口气，摇头道：“永远都不能使剑了。”

琼芳忍住泪水，别开了头，低声道：“傅师范……告诉我……我们要如何帮他？”

傅元影叹了口气，道：“我要向前掌门求援。”猛听波地一响，手上一用劲，那泥丸竟尔碎裂。琼芳掩嘴惊呼，道：“你……你捏破了它？”傅元影右手握拳，面向琼芳，毅然道：“整整十一年，宁师兄杳无踪影。如今该是找他回来的时候了。”琼芳啊了一声，道：“他……他不是退隐了么？真会愿意回来么？”

傅元影摇头道：“不管他回不回来，我都有办法逼他回来。”琼芳喃喃地道：“你是说颖超？”傅元影微微一笑，摇头道：“不是。”他伸指朝琼芳一指，含笑道：“你，便是我的王牌。只要你愿意出面说项，他就必须回来。”

琼芳满面好奇，倒不知自己有这等神奇法力，她虽然聪慧解事，却对宁不凡一无所悉，别说这位高手的天性喜好，连他的形貌高矮也不曾瞧过，却要她如何找人出来？她茫然不解，一时只眨了眨眼，望着傅元影。傅元影含笑道：“我不是开你玩笑。你有两个身份，宁掌门

只要见了你，必然跟你回来。”琼芳嫣然一笑：“我很丑，还有我很笨。”

傅元影哈哈大笑，道：“小姐艳冠群芳，秀外慧中，实乃千中选一的美女，若要言丑，岂不愧煞天下女儿家？”琼芳含笑道：“傅师范这般口才，不入朝做官，恁也可惜了。”

傅元影被她逗得说不了话，他笑了一阵，方才正色道：“其一，你是我华山未过门的媳妇，我家苏掌门心中的唯一挚爱。为了这个理由，只要你找上了门，宁师兄不得不见你。”琼芳脸上羞红，心中满是甜蜜，忍不住低下头去，低声道：“那第二个情由呢？”

傅元影道：“第二个理由再简单不过了。你姓琼，为了这个字，他决计推托不了。”

琼芳原本芳心含羞，陡听此言，心下也是一阵诧异，忙道：“他……他欠过我爷爷的人情么？”

傅元影凝视着琼芳娇美的脸庞，摇头道：“你别多问。有些事不方便说，也不能随便说。总之宁掌门只要见到了你，无论他躲在天涯海角，必要束装出发，决无推辞余地。”

傅元影张掌向天，那泥丸里赫然是张字条。听他毅然道：“来吧，我们一块儿来找人。”

琼芳这才明白，先前傅元影为何要试探自己的武功，原来只是看她根柢如何，能否吃得了跋涉之苦。只是她自来胆大冒险，什么也不瞧在眼里，便算不会半分武功，她也绝丕言退。欣喜之下，当即展开字条，想来宁掌门的行踪，便在这条子里。无论他躲在何处，只要有了讯息，自都能将他找出来。

字条如此重大，两人不感怠慢，一同低头去读。只是字迹入得眼里，却让两人面面相觑，琼芳慌道：“这几条黑线歪歪曲曲，可有什么玄机么？”傅元影干笑两声，却也傻了。

纸条上的既非文字，也非图画，只来来回回画了十来条黑线，蜿蜒弯曲，如同泼墨，委实怪诞莫名。琼芳满心惊诧，傅元影也是一脸迷惑，这两人均是智慧之人，一个是道行深湛、一个聪慧解人，在这字条前却都没了主意。

傅元影反覆踱步，这泥丸如此要紧，关系着华山满门的气运，师兄便再任性怪诞十倍，也不能草草书上几笔应付了事。只是纸条没有一字交代，连地图讯号也未瞧见，却要他如何找人？傅元影低头思量，自知师兄悟性高绝，行事一向不按常理，想来其中必有深意，只是参不透而已。

琼芳怔怔地道："除了这字条，你们完全没有宁大侠的消息么？"

傅元影沉吟许久，道："大约是八九年前吧，那年天下爆发兵祸，贼匪占领甘肃全境，直逼陕西而来。观里乱吵粱片，我为了迁山之事，与几位耆宿连络了，便曾去寻师兄的下落……只是咱们正主儿没瞧见，却在长安遇上了一位同门。"琼芳惊道："同门？也是个高手么？"

傅元影拿起字条细看，摇头道："我那位同门不会武功，却是个奇人，他昔日也在华山待过，只因熬不住苦，便下山逃溜，后来成了个算命术士。只因他一直与掌门交好，是以宁师兄退隐之后，曾有几年与他一同住居。我们遇上了他，便从他口中探听出了消息。"琼芳大感惊奇，华山怪人极多，双怪已是难得一见的为老不尊，却不知还有个算命术士，倒不知此人道行如何了。她眨了眨眼，微笑问道："后来呢？那算命的替你们卜出卦象了？"

傅元影摇头道："据这位同门透露，好似宁师兄不愿留在北方，退隐之后第四年，便到夜郎之国去了。"琼芳喃喃地道："夜郎之国？你们是说黔中？"

傅元影颔首道："正是黔中郡。咱们听说他去了西南，前后三次遣人南下，只是这贵州省境何其之大，我三访遵义、镇远等大城，却都没见到人，却不知行踪究竟何在……"他低声述说，琼芳有些心不在焉，她忽然柳眉一动，道："傅师范，劳烦把字条给我。"

傅元影向知少阁主之能，一听她别有洞见，一时心下大喜，急忙递了过去。琼芳接过字条，仰手过顶，就着天光去看，只见笔墨苍劲，一直一横一勾，越看越感玄妙。

傅元影忙道："少阁主瞧出什么了？"

琼芳心有灵犀，当下横持字条去看，忽听她啊地一声，低声道："你来瞧，看这几道笔画，像是什么？"傅元影接过字条，陡见那几条粗墨黑线如同流水，一路浩荡而去，行到纸条中段，忽地向下倾

斜，跟着向上勾起，之后又一路绵延而去，看这图样，好似……好似……

傅元影看不出端倪，正要开口询问，忽见琼芳掉转了头，直往城内急奔。傅元影吃了一惊，赶忙追上，问道："怎么了？到底有何古怪？"琼芳毫不理会，脚下反而加快，加紧朝城内奔去。

两人奔入城中，此刻天色早已大明，城内携来往禳，行人无数，琼芳推开了几名行人，匆匆朝一处地方奔去，傅元影急忙相随，奔到近处，却是一处书铺。

琼芳一股脑儿奔了进去，店里只一名少年看着。他正要迎上，琼芳却自行奔到书堆里，拼命翻找。那少年吓了一跳，慌道："公子！您要什么，尽管同小人说。"傅元影从怀里取出一小锭元宝，塞在那少年手中，示意他莫要打扰。

那少年喜出望外，正要道谢，猛听哗地一声，店里长桌杂物一扫而空，代之而上的，却是一张地理图。傅元影急忙抢上，只见琼芳伸指沿图向下，修长玉指缓缓挪移，沿北京一路南下，越黄河、过两湖，缓缓定下。

指端定住，却是停在贵州之上。傅元影看不出玄机，尚在皱眉苦思，琼芳指端缓缓移动，来到了一条浩荡大水之上。她娇声喘息，连连唤道："傅师范…快来……快来瞧这里……"

白水河！大河连绵而去，琼芳的玉指缓缓下移，终于到了浩瀚的河水尽头。

大水奔腾而下，水雾弥漫千丈之高，通天落地如神佛之泪，傅元影终于懂了，他赶忙横持字条，细细去看，果见那几道墨迹如同山水，奔腾豪放，气象万千，果然便如…

…

天下第一大水瀑！

两人心意相通，一同点了点头。贵州孕有天下第一大瀑，按图索骥，必藏有天下第一高手的行踪！

什么都不必怕了……只要找到宁不凡，别说什么黑衣人、白衣鬼，从此华山大杀四方，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至高荣境，终要重返而来！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七章 黑契丹

鄂图曼、土库曼、大食、波斯，粗糙的指端一路东移，缓缓凝下，来到了蓝色的里海。

指端持续东移，穿过了黄烟漫天的大漠，定向天国花园。

指节收拢，束起手上的地图，霎时之间，一双锐利的豹眼凝视前方。

冬日过午时分，身穿白衣的正教徒回到了王都。天光辉映皇宫尖塔，绽现帝国天威，这里是富庶之乡，西域第一大国，传奇之城撒马尔罕。王宫正门的那个剽悍身影奉召返京，即将为帝国写下新的一页传奇。

“帖木儿灭里”。蒙可汗恩赐，他是第八代“煞金”。

长发覆盖正教英雄的前额，垂到了面颊的两侧，宽高的衣领竖起，掩住了满是胡须的下颚与嘴唇，除了那双明亮的眼神，豹将军什么都不愿显露出来，便如回部的女子一般羞涩。

女人以面纱隐藏美艳的面孔，为了严格的诫律，她们把肉体的美好留给丈夫，那英雄呢？用浓须遮盖坚毅的嘴唇，用长发覆盖英俊的面颊，帖木儿灭里那剽悍的脸孔，却是留给谁呢？难道是为了无所不在的安拉大神么？

将地图收入了怀中，第八代“煞金”叱退了随从，直朝王宫迈进。

行上宽阔的瓷阶，地下那片宝蓝瓷砖激起光芒，彷佛辽阔的蓝色裹海。军靴一路踏踏亮响，勇士归国，身旁侍卫一个个提枪肃立，豹将军是他们心目中的天神，无人胆敢失礼。

斑大的身影无畏无惧，帖木儿灭里昂首阔步，向前侵袭。陡然间，脚步声停顿，帖木儿灭里深深吸了口气，肃身转向，瞻仰那面令人屏息的大血墙。

好久没看见这幅壁画了，两年了，好像出使鄂图曼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都城，瞻仰这连绵不尽的血腥大壁画。

一幅又一幅的图画，描绘了汗国的传奇，他是英俊的、勇猛的、高大的、博学的英雄……但描绘他不需五颜釉彩，只需割开羊颈，让鲜血般的烫红泼洒上墙，那便足够了。

一切传奇的起源，“跛者”，描绘他的凶颜只需一种颜色，大血红。

西方圣人诞生后的第一千三百七十年，统一回纥人、波斯人、普图什人，“跛者”创建了蒙古第二帝国，这就是壁画里的故事。“跛者”踩过了满地的死尸，惩罚了北方钦察国，侵略了南方的天竺，屠戮了西方的奥斯曼与伊儿汗，杀人王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他就是第二帝国的开国圣君帖木儿大帝。

让人惊怕的凶狠面孔，连第八代煞金也无法匹敌，他被迫向后退开一步，内心出现了悸动。

“跛者”几乎统一了正教疆域，剽悍的鄂图曼、勇猛的赛尔柱，这些枭雄在他眼中，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这位大帝杀了很多人，他连自己的祖先都杀死了，自称是蒙古王公直系子孙的帖木儿，他的轮廓一点也不像尊贵的成吉思汗，他是突厥后裔。

“跛者”征服了无数人，却无法征服自己，他连自己的身世都必须伪造。

突厥人伪称蒙古人，波斯人改装大食人，不幸的时代，总有许多的悲哀。也许，这样的无奈安慰了自己，让他选用了这位征服者的名号，从此自称……

“帖木儿灭里！帖木儿灭里！”

沉思被打断了，背后喊起了自己的姓名，虽然从出生就用了这个姓名，至今他依然感到陌生。帖木儿灭里低声叹息，他回转身子，单膝跪地，等候着西域第一强国的君王到来。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空旷的宫殿长廊里激起阵阵回音。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大胡子，大胡子兵卒簇拥着一个大胡子，来到自己面前。帖木儿灭里低头垂目，双手交叉胸前，称颂道：“伟大的可汗陛下，帖木儿灭里不敢直视您雄狮般的尊颜。”

眼前这个宽厚的男人叫做“达伯儿罕”，他就是当今汗国之君。面对称颂，国主只如平常点头，他拍了拍帖木儿灭里的肩头，吁出了一口长气：“你可从西方回来了……”

面向可汗，帖木儿灭里也如平常一般，紧紧地眯着豹眼。耳中彷佛响起了那场激辩……

木里诧可汗如是说："杀戮就是愚昧！汗国够强大了，掌管帝国的男人不必骁勇善战，西域要想繁荣富庶，就必须选择一位仁慈的君王。达伯儿罕，他就是朕的决定！"

"仁慈就是懦弱！草原是残酷的，仁慈的狮子没有食粮。它会被别的公狮子吃掉，它的配偶会被强奸！"如同天竺猛狮的四王子，向佛祖般的父亲发出狮子吼："你的决定错了！"

帖木儿灭里跟随在可汗背后，口中不由发出幽幽叹息。身为勇士的他，毋宁相信了四王子。胆小鬼不会发动战争，却也无法保护汗国，达伯儿罕不是英雄，他的见识不如父亲，才干不如祖先，他无力维持帝国。

怎么办呢？佛祖的无边法力也无法解开的难题，木里诧可汗要如何解决？

答案是一个宝藏，帖木儿灭里下弯的嘴角微微平复，眼前闪过了宝藏的容情。

那年宝藏站在空旷贫瘠的大地上，天真地回答本里诧："我们不是狮子啊，我们没有锐利爪子，可是我们……"宝藏举起白嫩的两只小手，笑道："有这个啊！"

十一年来，汗国不曾发动过一场战争，但它的领土却变大了，物产增多了。凶暴的土库曼人驯服为温良农民，桀傲的突厥人成为巧手工匠。当他们放下了反抗的刀刃，拾起了牛犁，从内心呼唤宝藏的名号时，对木里诧可汗的感激就更加真诚。

"银川，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长姐。感激你为我们带来食粮，"

银川公主，她就是这道难题的解答，也是木里诧可汗留给臣民的宝藏。

帖木儿灭里眼中闪动着笑意，脚步不由得跨得更加大了。

第一次听说宝藏的故事，是在新王登基的宫殿里。

当年自己编入了卫队，奉召参见中国公主，见面谒上之前，帖木儿灭里便听过了传说，据称这名女子来到西疆之时，便以母仪天下的气韵惊动万军，连最剽悍的"勃耳嗤亲王"也曾目眩神驰。

误把枕边驯羊当宝藏，这岂止是天大的笑话而已？恐怕还是个亡国警讯。那时的帖木儿灭里忍不住要哈哈大笑。冷傲自负的他心里也

有一个宝藏，不过这与女色无关，从波斯到土库曼，无论是南方的天竺女人、抑或是北方的钦察女子，他连正眼都不想多看一眼。

如同骄傲的突厥人、蛮横的蒙古人，这位名将也有属于祖先的光荣过去，他之所以投效汗国，只为了一个埋藏已久的湮没宝藏。银川是干什么来着，他懒得理会。

立在殿阶下，等候谒见高高在上的公主，当遥不可及的眼神望来，帖木儿灭里便如其他侍卫一般唱名，只是不同于他人，他不愿王妃对自己有任何印象。早以长发覆面的他唱名之时嘶哑嗓子，帖木儿灭里五个字低沉快绝，浑不可辨。

汗国里这样的名字成千上万，谁也记不得，连他自己也经常忘记，何况别人?

伪装了一切，并不是来玩的。四王子叛乱，他并未追随新王当政，他也没有欢呼，谁当政、谁反叛，于他都无涉。心中记挂的只有那个宝藏，它夜夜哭诉，不住纠缠自己，终于让他甘冒生死大险，孤身投入汗国，成为王宫侍卫。

一年后，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晚，今晚围猎，大批侍卫都保护陛下去了，整片花园只有自己看守。如果今夜不能得手，下回又要等五年。

依照父亲的遗言，来到了那株大树下，他拨开泥土，拔掉了几十朵金雀花。在那一刻，眼前闪耀生辉，百年来的传说被证实了，而内心尘封的往事，也被揭开了……

帖木儿灭里咬牙忍泪，花费了十年的心力，辗转五个世代，它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手中。孤独的武士紧紧抱住他的宝藏，泪水不自觉地坠落下来。

几乎要啜泣的一刻，帖木儿灭里被惊动了，咬住银牙，斜目向后，花圃里高挂明月，月下有个闪耀生辉的女人。柔光使她的发丝发亮，衬得她的肤色更加白嫩。

万里西疆，卷发女子无数，但秀发能如水瀑般垂落双肩的美女，举国却只有一个。

银川，来到御花园漫步的她，居然没有宫女陪伴。

第二次相会，无疑让帖木儿灭里看得更加真切，自十二岁母亲过世后，便再也不曾看过来自东方的美女，所以帖木儿灭里虽然带着诧异，他的目光却情不自禁地停下，驻留在如瓷器般闪耀生辉的美女身上。

也许是看得太专注了，当中国美女回过身来，发觉了蹲在树下的自己，帖木儿灭里居然不及回避。他现出了惊惶，也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

没有一个侍卫应该坐着。侍卫应该站、应当走，他们的职责是巡查。帖木儿灭里迅捷低头，让长发盖住自己的面孔，他不要招惹麻烦，更不要王妃认出自己。

脚步声响起，美女缓缓行来，王妃的影子停在怠惰侍卫的脸上。

“你在偷懒。”字正腔圆的回回话，悦耳动听。

宾……帖木儿灭里口中没有说话，只是在内心发出哼声。沉默无言的他缓缓起身，有些冷漠，有些无礼，但也不至于招惹冒渎的罪名。在凶狠豹眼的注视下，中国美女望着满地的金雀花，问道：“这些花木，可是你弄死的么？”

“伟大的殿下，她们太过娇弱……”帖木儿灭里森然摇头，冷冷地道：“风吹草动就能让她死亡。”

听得这样的回答，中国美女怔怔不语。她摇了摇头，道：“正因为娇弱，所以更要保护她们，你说是么？”她蹲身下去，一朵一朵捡起了死去的花儿，良久，终于捧着满手的金雀花，转身离开了。

帖木儿灭里冷冷瞧着，霍地发出断喝：“请留步！殿下。”

中国美女回眸过来，望向树下的虎豹。听他道：“把花留下来。”

无理也无礼，这个要求很是奇怪。公主有些诧异，一双美目眨了眨，问道：“为什么？”

帖木儿灭里低下头去，右手缓缓移入上衣内袋，扣住了十字镖：“这里是我看守的地方，即使是你，也不该攀折花木。”自己明明是毁坏花木的人，却只能这样直截了当地喝止。他不善于说谎，也不知该怎么诈骗，总之他不会任凭王妃捧着金雀花离开。

必须保护自己的秘密……那些花卉必然引起旁人的注意，很快就会招来宫女。届时脸掘花圃的事情泄漏，自己受到惩处事小，万一泄

漏了来历，那可事关重大。此时此刻，必须确认这个女人对自己无害，否则……他也没什么选择。

帖木儿灭里很凶，王妃好似有些诧异，她点了点头，双膝并拢，微做弯屈，在凶狠的目光注视下，满手的花朵放回了地下。这个女人的仪态确实高雅，即使垂手落花，她也没有弯腰，她的上半身依然挺直，那双素手温柔地让花儿睡在一起，像是替她们做了个窝。

很好……帖木儿灭里略略放心。“殿下，小人在树下睡觉一事，您不会告诉别人吧？”

豹眼如刀，驻留在王妃雪嫩的面颊上，这是极为犯忌的举动，但他必须确保平安，他不想招惹麻烦。倘若王妃把消息传出去，抑或在王宫里大声嚷嚷，他还是必须做出决定。

善变的女人……只要现出了狡狯的神色，抑或是忧虑的容情，那不管回答什么字句，都不必听了，帖木儿灭里不愿冒一点险，尤其是在脸出宝藏的一刻。

王妃的笑容一如平常，听她微笑道：“你很懒惰，又很会毁损花草，王宫里几百个侍卫，没一个人像你这般恶劣……”豹眼微眯，十字镖缓缓掏出衣袋，耳中又听道：“不过您莫要担忧……我不喜欢有人被鞭打，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这声音极为诚挚，绝无虚假之处，听得出来，这女人天生不会说谎。帖木儿灭里松懈了，利爪回缩，放开了十字镖。正要答谢，王妃微微一笑，说出了自己最为惊怕的几个字。

“您现下放心了么？帖木儿灭里。”

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再次让他的右手收紧。连自己都会忘记的名字，王妃却能记住，她不是寻常女人。树下的侍卫显得极为不安，他眼中现出了惧怕，脚下不由自主地踱步，像是徘徊的豹子。

“你……你为何记得我的名字？”帖木儿灭里喘息不已。

“在我的国家里，勇士们不会隐藏他们的面孔……”王妃含笑停顿，目光轻掠，转朝自己的覆面长发望去：“你很不同，你用头发盖住了脸，所以我记得你的名字，帖木儿灭里，长发的帖木儿灭里。”

不曾那么怕过……自小到大始终隐姓埋名，倘若把戏被人揭穿，那自己便不能待在这个国家了，帖木儿灭里咬紧牙关，双手握拳。现

下有两条路，立时离开汗国，不然坐以待毙，等候被人揭穿身份。他在思索自己要不要当场逃亡，离开这块令人疲惫的土地。

“帖木儿灭里，你的目光像是忠直的臣子，可是你却遮掩了面貌，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面前的女人活脱是个笨蛋，她还说着令人更为不安的话，她替自己的命运下了决定。

帖木儿灭里没有选择，他亮出了树下掘出的宝藏，也为这个宝藏找到了高贵的祭品。

这是个危急时刻。四下无人，月过中天，地方是幽静的庭院，无人能救王妃一命。

手指按上了自己多年来的苦衷，只要寒光亮起，这个美女便会身首异处。

“好别致的刀……”中国公主掩嘴惊叹，她望着即将吃人的凶器，露出好奇的神色：“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刀。可以借我瞧么？”

操……傻子……“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的殿下。”帖木儿灭里冷冷一笑，将多年来的辛苦横在王妃面前：“你可以尽量看，看个够。在你……嘿嘿……之前……”

月光照映神物，公主手上沉甸甸的，凤眼挪移间，即使富贵如她，也是暗暗惊呼。

这柄刀不只是凶器，还是件珍贵文物，刀身满是装饰，刀鞘阳刻文字，刀柄阴雕花纹，鞘口缠绕金丝，排列了十二颗红宝，刀鞘正中则是一块翡翠古玉，只是鞘身颇见缺损，可以想见饱经战火。

刀鞘上的楔形镂刻极其繁复，形状颇似汉字，却又不是汉字，吸引了女人的眼光。

王妃凝视着闪闪生辉的文字，神情专注，好似想要读懂它。

“王妃陛下，不要白费气力了，没人能懂这些字的。”帖木儿灭里露出了骄傲的神色：“如果您看够了，臣现下就要让您……”

死字还未出口，王妃忽然樱唇微启，抢先吐出了两个字。

“耶律？”

这句话说出之时，号称无血无泪的西疆绝世高手也不得不为之震动。几十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氏族，早已烟没的光荣身世，在这一刹那被人叫破。帖木儿灭里的钢刀缓缓放下下，他张大了嘴，望着博学的公主。

王妃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直接了当地问着："这是契丹文，是不是？"

帖木儿灭里裂开大嘴，发出了喘息。银川低声问道："你是契丹人？"

"错了，我的殿下……"帖木儿灭里掀开覆额的长发面纱，露出了真实的虎貌，"我是黑契丹，在这万里西疆……仅存的黑契丹。"刷地一声，月光照亮了宝刀，勇士昂首向天，毅然道："百年前，这柄刀曾叱吒一时，威震南北天山。而这柄刀，也是我家的世袭宝刀。"

聪彗的大眼凝望神物，来回打量着眼前的勇士，她啊了一声，掩嘴轻呼："我知道了，你是西辽王的后裔。"

帖木儿灭里微微苦笑，望向手中高举的光荣，神色显得万般落寞，像是斗败的公鸡。

西辽黑契丹……没几人记得，或许根本没几人知晓，曾有一个孤臣，独自把大辽国祚绵延下来。在大金女真人南侵、天祚帝被俘之时，最后的孤臣率领十六骑，独自穿越荒漠，远去西域，只手开辟了享国百年的西辽朝廷，史称黑契丹……

这段百年功业早已湮灭，全天下无人记得，可却日日夜夜活在他的心底。这个苦衷把他召来皇宫，掘出早被烟没的传国宝刀。

宝刀好似有着千斤之重，压得黑契丹眼中含泪，肩膀微微颤动。

"帖木儿灭里……"王妃柔声说道："您的名字不会叫做灭里，您的本名是……"

"我叫做崇真。"尽管地方是最不能透露秘密的皇宫，对方是汗国的大人物，他还是说了实话："崇仰真实的耶律崇真。绝不说谎的耶律崇真。"

血腥的西疆里，历史的光荣只是恶毒的诅咒，在耶律大石开天辟地后的两百五十年，国家早已覆灭于成吉思汗之手，西辽全族只剩一

个耶律崇真。父母过世后，他便成为万里天山之中，唯一流着契丹血、讲说契丹话的勇士。

尊贵血统越是纯正，他就越像个怪物。为了让自己像个维吾儿人，耶律崇真扔下祖先遗留的黑色战袍，从小被迫蓄上浓须，改穿回民的衣衫，并用长发掩饰自己不够高耸的鼻梁。

这位来自北国草原的契丹皇族，自欺欺人地伪装为一个西域突厥，他尽可能忘却自己是皇族血裔，唯有把武功献给征服者，以骗子的身份度日，人生还能勉强过下去。

他比天祚帝还惨。战死的皇帝好歹是死于故乡，但帖木儿灭里不知自己是谁，也不知故乡究在何方。他脸出了宝刀，想要找回祖先的光荣过去，眼下他终于找到了，可是除了找回了更多的乡愁，他还有什么?

宝刀放落下来，生平不说一句谎言的黑契丹哈哈笑着，笑的是帖木儿灭里，哭的是耶律崇真，不管他是谁，他都与“跛者”帖木儿大帝一般，是个无颜面对祖宗的懦夫。

眼泪一直来回打转，黑契丹笑得沧桑，中国公主的眼中则现出了悲悯。她正要说话，忽然远处传来说话声，有宫女过来寻她了。天真烂漫的公主啊了一声，掩嘴道：“我得走了。”

流泪的耶律崇真醒了过来，变回了冷笑的帖木儿灭里。

现下要不要杀她，必须做个决定。如果扑过去，一刀砍死她，自己还能急速逃亡。

帖木儿灭里再次握住了刀柄，沉声道：“殿下，你会替我保守秘密么？”

“嗯……”公主低头皱眉，望着地下的金雀花，“你为了找出这柄刀，弄死了许多花……”

握刀的手掌开始出汗。这个愚昧的女人居然在威胁自己，要不要杀，要赶快做出决定。

“这样吧，我们打个商量。”公主好似不知大祸临头，她还一步步朝自己走来，含笑说道：“如果你愿意把花栽回去，我就替你保守秘密，好么？”

黑契丹愣住了，问道：“就这样？”中国公主含笑点头，覆述他的话：“就这样。”

帖木儿灭里犹豫片刻，眼下宫女快来了，他知道自己无法杀掉这个女人，反覆思量之下，终于单膝跪地，双手交叉胸前，毅然道：“我愿意相信你一次，殿下。”

帖木儿灭里怀藏心机，跪倒在地，面前一个身影蹲了下来，那是尊贵的公主，帖木儿灭里皱起浓眉，不知她想做些什么，正要问话，忽听一声柔弱的呼喊：“崇真……”

几十年了，母亲死后，就再也没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帖木儿灭里呆呆地握住传国宝刀，听那温柔的语调道出安慰。

“你不可以向我叩拜。别忘了，你是西辽国的王子。”

公主的黑发让他想起母亲，闪耀如星空的动人发丝，没有国家的契丹王低下头去，掩住了脸面，终于啜泣出声。

崇真就是灭里，灭里也是崇真，从那天以后，灭里与崇真合而为一，他们全是黑契丹。西辽王开始苦练刀法，他把耶律大石留在传国宝刀里的恩泽吞下来。终以一身霸悍武功威震西域，也以“帖木儿灭里”的身份赢得第八代煞金的尊号。

耶律崇真忠于自己，所以也忠于汗国，尊贵的黑契丹毋需国家，因为他已经有了公主。

美丽的公主，三年了，整整三年没有见到您，您还好么？

穿过了长廊，来到了后花园，众侍卫停下脚来，高大的黑契丹王凝神看去，眼前站了十余人，一名老者守在人群之前，这位是汗国元老，聪明睿智的阿不其罕。帖木儿灭里别开眼光，他在等候那个充满光辉的身影。

“父王、父王……”一群小小的身影围向前来，抱住了可汗的双腿，吵闹哭泣，帖木儿灭里认得这些孩子，他们是小王子与小公主，虽然不是王后亲生，却都视她如生母。

孩子们低头哭泣，几名年轻嫔妃眼眶湿红，也在不住饮泪。帖木儿灭里心下疑惑，在王后的教养下，后宫这些妇孺一向举止高雅，不曾在人前坠泪，如今为何当众哭泣？

他撇眼望向丞相，阿不其罕走上前来，低声叹息：“他们还没告诉你么？”

灭里将军心下一凛，他双眼微微眯起，内心略带警戒。

丞相叹了口气，低声道：“王后病了，病得不轻。”

灭里将军如中雷击，全身微微颤抖。他还不及问话，大批卫士已然簇拥过来，陪着大汗走向花圃，帖木儿灭里醒觉过来，赶忙直起身子，随着众人向前。

烦恼的可汗定下脚步，抬眼望向院中，帖木儿灭里略站皇帝左后方，引颈望向院中，当那个身影进入眼帘之时，他的掌心不自觉地出汗。

园中的秋千坐着温柔的背影，她未着罗袜，赤裸双足，沉默地望向遥远的天际。黑如夜空的秀发并未梳拢，只如水瀑般垂泻肩头。

眼看高贵出尘的王妃露出玉趾，园中男子状似回避，其实一个个情不自禁，还是寻了机会偷眼去瞧。他们很想知道，除去罗袜的皇后是否依然高贵出众，让人不敢仰望。

而窥视的结果也未让这些臣子失望。那双玉雪嫩白的玉足并未减损她分毫的性灵。除了让男子们更加腼腆，秀美的她并无不同，从发稍到足趾，都足以让人再三爱怜。

“第几天了？”可汗嗓音呜咽，带着悲伤的哭音。

“回秉可汗，自从皇后做了那个怪梦之后，这已是第三天了。”可汗掩面叹息，忍泪道：“三天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帖木儿灭里内心关切，低声插话：“丞相，皇后做了什么梦？”

阿不其罕微微苦笑，道：“看，皇后是在瞧什么地方？”

午后昏暗的冬阳从西方照下，把皇后的影子拉为柔弱的直线，笔直地指向遥远的东方。

帖木儿灭里立刻懂了，喃喃地道：“她……她梦到了故国？”

可汗叹息摇头，低声道：“她……梦到了她的父亲。梦到他在受苦。”

灭里将军喉结滚动，怔怔地望向皇后，内心起了无限的怜悯，整整十年不得回归故土，必然有着无尽的乡愁。这种相思之苦他非常明

了。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娶亲，即使大臣与教长暗示过许多姻缘，他还是装傻蒙混。他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银川……如果可以，他想在这个女人的生命里留下一点足迹，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

可是，她病了……

契丹王正自低头叹息，突然肩头给人轻拍一记，帖木儿灭里回头看去，只见丞相凝视着自己，嘴边却挂着笑。灭里心下一凛，自知元老有大事吩咐，他单膝跪地，双手交叉胸前："忠诚的臣子以安拉之名效忠可汗，愿意赴汤蹈火。"

阿不其罕显得很客气，他蹲了下来，附耳嘱咐："灭里将军，我要你即刻召集手下勇士。"

帖木儿灭里昂然起身，这样的事不须一分思索，他正要跨步离开，却给丞相拉住了，听他干笑道："我话还没说完，真是。"帖木儿灭里满脑子昏昏沉沉，不由得脸上一红，丞相附耳过来，低声道："我要你带着百名高手，秘密护送皇后返国。"

"秘密返国？"第八代煞金全身震动，深深吸了口气："为什么不知会中国？"

王后探亲，这是何等喜事？此行既要秘密归国，便不能照使节礼俗办事。万一返乡中途出事，受了贼人挟持亵渎，可汗非但要天威尽失，两国恐怕还要大起战火。帖木儿灭里满心迷惑，凝目望着丞相。

"灭里将军……"丞相啐了一声，替国主责备了："您是出使鄂图曼过久，还是失去了智者的目光？"

帖木儿灭里心下一凛，登时啊了一声："对不住，我久不在国内，倒忘了中国的局势。"

众人面面相觑，无不低声叹气。银川早就回不去了。熟知中国朝政的都知道，她不该回去，也不能回去，如果当年的公主贸然回国，会让中国朝廷爆发动乱，也会为汗国带来难以预料的兵祸。她不能回国，而中国的大臣也不会任她返国。汗国才是她的故乡。

然而亲情是斩不断的，如果她不能返回故乡，前去寻找她生身父亲的下落，这位仁慈美丽的皇后即将枯萎，汗国也要丧失这个珍贵的宝藏。

当此两难，阿不其罕附耳过来，低声道：“我与哈里发教长会商了，大家决意让皇后返乡解忧，无论能不能找到她的父亲，这是唯一治病的法子。”他拍了拍灭里的肩头：“咱们唯一能信任的部属，也只有武功高强、勇不畏死的灭里将军。阁下，您必须接下这个重担。”

帖木儿灭里奋力颔首，此行能与皇后朝夕相处，纵无逾越之心，也能日睹芳颜。这是天下最快活的旅程，他当然不会推却。

他皱眉沉思，忽然想到了一处地方，全身寒毛赫地直竖。

避不开，返乡之路避不开那个地方，车队从玉门关入境，必然穿越那可怖的地方……

魔境，动荡之土……那里住着传说中的可怕魔王，他也是个“跛者”，当他的勇猛大军包围了自己，第八代“煞金”要如何带着王后脱身？

这趟省亲之旅即将引发中国的忌惮，还会引起草莽的觊觎。腹背受敌，两面开战，不只有北京的“大掌柜”，还会有魔域的“跛者”，那几个让人惧怕的枭雄联手夹杀，届时会发生什么惨祸，实在难以逆料。

阿不其罕知道他的畏惧，低声便道：“你别担心，汗国五十万大军做你的后盾，真要出事，我国兵马随时越过荒漠，必定为你援手。”他将金牌交入大将的手里，语带鼓舞：“煞金，放手去干，你可是咱们唯一的希望。”

眼见可汗带着子女，蹑步行向花园，只在窥看他们的亲人挚爱。帖木儿灭里咬住银牙，自知生平最为艰难的旅程即将开始，而他……也绝无推卸的余地……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八章 千锤百链出深山

“宋通明！”狂风呼啸，掀得车篷几欲碎裂，雪块不绝飞入车里，祝康攀到前座，顶着狂风破口大骂，“赶着去投胎么？”

深夜刮起暴风雪，路况险恶，马车一路颠拨，地下早已结冰，宋通明坐在前座驾车，却对恶劣天候视若无睹，兀自冲锋陷阵也似，祝康气急败坏，却听这怪物口中不住哈哈大笑，当真疯癫也似。祝康劝说无用，掉头去找傅元影，却见车中火光阵阵，看肥秤怪举剑削柴，算盘怪照料炭盆，车蓬内升起了熊熊大火，随时会把车子烧为灰烬。

祝康怒道：“不许玩火！”算盘怪嘻嘻一笑，道：“糙泥猪炕耐耐隆替通，浑屁！”

祝康怒道：“说官话！”官话即“公话”，是为天下最多百姓之口语。那算盘怪操起乡音，说话有若前朝古人，却不知是哪儿的方言，听他笑道：“泥年不过死尸，当前年顷，凶啥！”说话间车子颠波，火盆里红星飞窜，随时起火，祝康大声叫苦，慌道：“傅师范，我要去坐另一辆车，我不要和他们同车。”宋通明怒道：“混蛋东西！又想去和姑娘勾搭对不对？老子杀了你！”说话间加提缰绳，马车更是横冲直撞，颠得众人弹了起来。

傅元影苦笑不休，却是摇了摇头。

那夜苏颖超使动“仁剑”不成，终于吐血倒地，却把琼芳逼了出来。为了卸下情郎心上的重担，便执意找出宁不凡。好容易得知行踪，便邀了娟儿同往贵州。琼家知道这位姑爷要紧，自也不敢阻拦，只遣出贴身随从“三棍杰”陪同南下。这三人乃是崆峒掌门邢玄宝的师侄，年少时便追随琼家，办事一向俐落，有他们过来护卫阁主，自能安心许多。

有了琼芳领军，事情自然好办，傅元影除了找来双怪援手，尚请紫云轩众老臣出面，邀请漠北第一高手哲尔丹同行。这位硬手给黑衣人打了个出其不意，一听琼芳属意对付此人，立时慨然允诺。之后消息传出，祝康听娟儿要去贵州，便也自告奋勇而来，宋通明深怕情敌捷足先登，便与乃父大打出手，一路闯了出来。也是高手云集，车中满聚冤家，这才惹得争吵连连。

黑压压地乌云盖顶，道上雪花飞飘，蒙不见路，宋通明这辆车忽快忽慢，左冲右突，乘客无不叫苦连天，只是丈许外另一辆车则是平稳安宁，大见稳重之态，乘客一个个都睡得香甜。傅元影掀开车帘去看，驾车人双目炯炯，暴雪之中有如两盏明灯，却是哲尔丹本人。若非他亲自驾车，这马车自也不能如此稳剑傅元影微微一笑，向他挥手招呼，哲尔丹则微微颔首，视作会意。

此行南下共计一十二人，武功最强的是哲尔丹，阅历最丰的则是傅元影。这两人各率一车，哲尔丹师徒、琼芳、娟儿、三棍杰同坐一车。傅元影、双怪、祝康、宋通明、当地向导另坐一车。众人兼程南下，沿运河启程，过通、沧、临清、济宁等州郡，之后转赴长江，快

船快马，路不喘歇，来到贵阳，已在二十一深夜，预定明日一早便能抵达白水大瀑。各人都是武林好手，自也熬得住辛苦，只是没料到南方地方居然大雪，天候异常，彷佛老天不愿他们找回宁不凡，这才刻意刁难。

傅元影眼望阴冷天际，心道："这几年天象诡异，连皇历都不准了。今冬大雪冰寒，明春雨水越稀，我瞧又要干旱了。"唤来向导，取出地图去看，看明日一早争取时光，先沿白水河主瀑寻访，依着宁不凡留下的字条观之，那白水河大主瀑必有干系，上游没有，便查下游，左岸不见，便看右岸，若还不见人，第二、第三日则分头行事，各去陡坡塘、螺丝滩、滴水潭、吊水瀑、星峡瀑等地。纵使不能亲睹宁不凡，至不济也要找出他曾经落脚的地方，日后也好追踪下去。

又过一个时辰，风雪已停，轮到傅元影驾车了。夜色中似乎不见什么住家，商号酒铺更是付之阙如，景象有些荒凉。余人疲累一夜，各自呼呼大睡。看祝康与宋通明相互搁脚上身，梦中不时踢踹，当是心中有恨。那向导夹在脏臭难言的华山双怪之中，兀自呼呼大睡，想来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傅元影不只武功精湛，办事也甚俐落，路上大小庶务全是由他出面打理。行前更以国丈之名行文各地文武官员，路上无往不利，乃是琼芳最能倚仗的重臣。他含笑望着众人，转念想起了苏颖超，忍不住叹了口气。

哲尔丹败了、宋通明败了、赤川子败了，这些人或折腕、或淤伤，所受伤势远较苏颖超为重。

但如今这些人早已回转过来，一个个生龙活虎，好似没事人一般。只有华山少掌门，只有他垮了下去，至今不能恢复生气。

若非自己点破，也许琼芳一辈子都不会知晓，她那自信满满、凡事浑不在乎的情郎，其实内心如此悲郁。那天下第一的威名、三达剑的传说，再再仰赖他的守护，如今随着太医院这一战，双肩扛起的万斤重担终于坍塌，压得他兵败如山倒，再也爬不起来。

傅元影默默祝祷："宁师兄，回来吧！这是你自己的徒弟啊！"

天光大亮之时，已听得震耳欲聋的瀑布水声，傅元影唤醒向导，那人打着哈欠，不住捶背揉腰，想来睡歪了筋骨。傅元影问道："这就快到了么？"那人察看地形，道："咱们现下走得是白水河上游，一会

儿便到瀑布顶端。”傅元影问道：“这附近可有什么市集？”那向导颔首道：“下游犀牛潭有个小镇，想来有些渔家酒铺。”傅元影心下一喜，料知宁不凡多半住在镇上，不觉加快了车马，自想早些赶抵。

两人说话间，祝康已然醒转，一见宋通明的臭脚搁在自己身上，立时尖叫起来。宋通明斜目微睁，喝道：“兔儿爷！没闻过臭脚么？”两人相互推挤，抢夺毛毯，口中却又吵了起来。傅元影微微苦笑，心道：“这两个活宝也跟着来了，宁师兄要见了他俩，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又行半里，山道更加艰险，雪地初化，地下更显湿滑，傅元影便停下车来，让众人步行过去。

两辆大车停在山边，祝康向来爱洁，一下车便取回泉水，洗脸漱口，宋通明则是无礼之徒，大剌剌地对着榕树解裤施肥，再看华山双怪两个歪嘴斜眼地滚下车，料来十之八九睡扭了颈子。

琼芳与娟儿两名姑娘倒是天生丽质，虽然一夜不得好睡，依旧十分艳丽容颜，傅元影见她俩挽着手下车，上前含笑问早：“睡得安稳么？”他把话问了两遍，忽见娟儿苦着俏脸，取下耳中的丝巾，朝哲尔丹的徒弟指了指。傅元影哈哈一笑，哲尔丹此行轻车简从，只带了个徒弟随行通译，没想此人汉语能说，呼也能打，却不知梦话说得是哪国语言了。

山泉淙淙，娟儿手拿丝娟，与琼芳并肩梳洗。琼芳脸上泼了冷水，精神为之一振。她远眺山峦，只见四下山峰笔直向天，裹于云雾之中，极见孤高之感。颔首便道：“不来贵州，当真不知天下之怪，倒真开了眼界。”

那肥秤怪、算盘怪、宋通明三人轮着施肥撒尿，一个个湿着双手回来，肥秤怪打了个通天哈欠，讪讪地道：“咱那小狈子师侄最是古怪，什么地方不好钻，偏偏要来穷乡僻壤，害得我们这几个老的长途跋涉，当真莫名其妙。”算盘怪也不擦手，湿淋淋地拿着馒头啃食，他听水声如雷，茫然便道：“雨枫啊，这哗啦啦的水声，便是白水大瀑布么？”

傅元影也是第一次过来，如何能答，那向导咳了一声，解释道：“白水河一带地形陡峭，传为岩熔所成，土人称为‘无山不洞、无洞不奇，有水皆成瀑’，或险妙如螺丝滩、或宽大如陡坡塘、或湍急如

星峡瀑等，各位当是久闻其名了。”众人无精打采，都只闷哼了几声，随口敷衍道：“如雷贯耳，水声果然响得很。”

众人闲聊梳洗已毕，便朝主瀑而去，走不数里，瀑布之旁风大水急，天上便飘起无数水花。那向导早已有备，命取出了蓑衣，一人发上一件。虽说有了雨具，越往前走，雨珠越大，待到后来，乌云漫天，竟是落起冰雹寒雨来了。肥枰怪骂道：“昨日下雪，今日落雨，明日是不是大干旱？老子操你祖宗。”

众人各有内力护身，倒也不把区区雨水看入眼里，又走不到半个时辰，水声巨响之中，便已来到了白水河旁。

瀑布分为顶、底两处，时在上午，天光明亮，众人伫立瀑顶左岸，从悬崖下眺，但见白水河连绵而下，水势极为湍急，那河水来到悬崖尽头，登时泻往无底深渊，好似老天爷开了一张嘴，将那无尽流水吞入地狱。

急流湍湍，雄阔高绝，绝在一个“险”字，妙在一个“难”字，娟儿脚下有些发软，忙问道：“这河水好怕人，冬日会结冰么？”虽是贵客问话，那向导仍不免莞尔一笑，道：“姑娘异想天开了。西南不常落雪，若要水瀑结冰，恐怕难上加难。”

琼芳带着西洋远筒，朝着水面去看，雾气弥漫中，河上怒涛汹涌，一不见行船渔夫，二不见游人住家。她反覆看了一阵，将远筒递给了傅元影，摇头道：“除了滔天大水，什么都没有。”傅元影伸手接过了，举筒远望，眼前滚滚怒涛，难以垂钓捕鱼，自无百姓居住，入眼全是一片荒凉。

肥秤怪突发异想，拿起了大石头，奋力往瀑布下一扔，扑通一声巨响，那石头给急流一激，登时朝瀑布下滚落，霎时无影无踪。算盘怪看入眼里，心下称羡，笑道：“妙啊！师兄这手可真帅，且待我来试上一试。”说着又扛起另一块巨石，便要依样画葫芦。

那向导慌忙拦上，劝阻道：“老丈，此举万万不可。”算盘怪轰地一声，将那巨石放落，险些砸到那向导脚背上，听他讪讪地道：“他可以，我便不可以？你欺侮我瘦么？看我脸长么……”

当下取起了大石，狠命砸了下去，果然声势惊人，二怪为老不尊，轮番举石要砸，猛听背后一人道：“大胆！圣地在前，快快给我住手！别再扔了！”

众人听这嗓音稚嫩，语气却甚严厉，诸人心下甚奇，回头去望，只见一名孩子体型瘦弱，右手提拿拐杖，左手搭在儿童的肩上，正自一拐一拐地向前行来。看他年莫十四五岁，双眼黯淡无光，却是个小瞎子。算盘怪笑道："什么圣地？瞎眼说瞎话，小小孩子不学好……"

他满口胡言乱语，那少年却不理他，几名孩童从竹篮里取出鸡鸭鱼肉，又拿出线香纸钱，迳自跪倒在地、朝那大水祭拜起来。

算盘怪满心诧异，不由笑道："你在干啥？拜你娘的祖宗么？"一旁孩童怒道："死老头！嘴里放干净点！我们在拜水神师父！"众人异口同声，奇道："水神？"那瞎眼少年低叹一声，泪水滚滚而下。其余孩童面向大水，齐声唱道：

"拜水神、求恩德，水神发怒天大旱，家家户户吃卯粮。"

"祭水神，赎罪孽，水神流泪天大雨，淹入缺德百姓家。"

众人听那童歌纯真，辞义却极为怪诞迷信，忍不住都皱起了眉头。

这几年来天候偏冷，夏日干燥、冬极酷寒，每每全国飘雪，南地如广越一带亦然。四季失调，收成大坏，便有不少百姓兴建龙王祠，祭拜水神，类似歌谣也曾在京城流传，禁不胜禁，朝廷中人多曾耳闻。

那向导见众人面露不解，便解释道："诸位有所不知，咱们贵州地方向来祭拜龙王，相传那水神龙王爷就坐镇瀑布之中，千万不能戏侮。是以来到河岸，切莫轻蔑游戏。"

算盘怪呵呵大笑，道："游你妈的大头，老子不砸石头，撒尿总可以吧，混帐东西……"也是此人天生顽劣，众孩童越是数说，他越是发威，当即解下裤带，便在河岸旁撒起尿来，众人见他如此鄙俗，无不大摇其头，一旁琼芳、娟儿面红耳赤，两人走了开来，自去赏玩风景。

算盘怪下车时才撒过尿，此刻自是有意气人，听他哈哈大笑，喊道："龙王爷在哪儿？显露给老子瞧啊！你爷爷来给你送茶水啦！"正自舒爽通畅，忽然一个黑影窜向前来，砰地一声，算盘怪下巴剧痛，身子向后翻仰，错不及防间，竟然中了一拳。

众人赶忙回头去看，却是那小瞎子下手打人。区区一个目盲少年，居然能听风辨位，认声出拳？众人大为诧异，心下均是一凛："这孩子有功夫。"仔细去看那少年的形貌，只见他一双眼睛黯淡无光，但动手时眼皮兀自十分紧眯，料来这双眼不曾全盲，还能勉强辨认些模糊景物。

那小瞎眼偷袭得手，算盘怪身为华山耆宿，自是惊怒交迸，他大喊大叫，出手去抓，己然揪住那小瞎子，众人怕他打死人了，慌忙劝道："轻手些！"算盘怪骂道："老子要向他收帐！他打我一拳，我折他一条手臂，让他学个……"乖字未出，小瞎子顺势跌入算盘怪怀中，只见他身形旋转，腰力、腿力、臂力连动，喀地脆响，算盘怪大声惨嚎，当场右肩脱臼，已然痛得蹲下身去。

那小瞎子微微一笑，淡淡地道："马脸老头，还想收帐么？"算盘怪大意轻敌，竟尔落得折臂下场，自是大怒欲狂，左手抄出金算盘，喝道："操你奶奶！偷袭暗算……"那小瞎子听他骂不绝口，听声辨位，飞脚直踢而来，宋通明怕他吃亏，赶忙入场还招，将那小瞎子逼开一步，一旁肥秤怪赶来，自将算盘怪的臂膀接上了。

小瞎子微笑道："人挺多的，下个换谁上？"宋通明哈哈大笑，正要踏步下场，祝康却己抢先一步、听他淡淡地道："不劳通明兄出手，这场让给我吧。"不待宋通明答允，便已行向小瞎子，微笑道："小朋友，年纪轻轻，却在路上做恶霸，不怕官府抓你么？"

小瞎子听得"官府"两字，嘴角斜起，倒转拇指，朝地下比了比，自啐了口唾沫出来。祝康惊道："这算是什么？"小瞎子笑道："不算什么。你若是怕了我，尽管过去报官。"祝康嘿了一声，心道："目无王法，不教训一下，日后怎么得了？"他行走天下，还没听过这等狂言，二话不说，左拳使个虚招，右掌直进，便向那瞎眼少年门面招呼。娟儿慌忙叫道："明眼人不打瞎子，别伤他了！"傅元影料知那孩子身份有异，当下拦住了娟儿，低声道："别慌，先让我看看这孩子的武功家数。"

那瞎眼少年眯起半盲瞎眼，双足跨步不动，侧耳倾听敌声，待到掌风逼近，猛地断喝一声，震脚踏出，正拳直向祝康的右掌击去。眼看那少年拳力不俗，祝康心下暗自一凛，手掌成抓，便朝他拳头兜拢，要藉着抖枪的"圈儿劲"控住对手。

手指才一触碰对方的拳头，那瞎眼少年含笑道：“你暴露位置了。”候忽之间，黑影飞天而起，左足顿地，右腿旋风，砰地大响，祝康竟被狠狠踢中一脚，看这瞎子变招之快，堂堂河北祝铁枪居然一招不到，身上便被踢中。祝康受了一脚，连忙退开三步，跟着吐出胸口浊气，免得受了内伤。

先前那瞎眼少年打了算盘怪一拳，众人还只是惊奇这少年身手奇快，待得他踏出震脚，祭出旋风腿，满场高手都是识货的，无不议论纷纷。宋通明低声来问：“这瞎孩子好生邪门，却是哪家的弟子？傅元影细细思量，这小瞎子的身法看似险急难测，其实并无邪气，尤其方才让祝康触碰拳头，再后发奇招制人，用得当是一套上乘的拳脚招式。沉吟便道：“他用得是内家拳法，只是招式新颖，我过去从所未闻。”那哲尔丹江湖资历过人，自也与弟子交头贴耳，臆测那少年的师承。

祝康惊怒交加，他今年二十七八岁年纪，乃是世家弟子，岂料竟在西南乡野给一个无名瞎子打退？他丢不起这个脸，当下从怀里取出一根尺许铁棍，刷地一声，拉开了棍身，瞬间便成长达丈许的铁棍。他吐气扬声，棍头飕飕数声颤动，已然亮出了家传本领，凛然道：“河北祝铁枪，谨接兄台高招。”

莫说对手是个瞎子，以祝康的江湖地位而论，此战万万不该出到器械。琼芳暗暗摇头，正要相劝，那瞎眼少年忽地微微一笑，转问身旁儿童，道：“圣地在哪儿？”

说话间，一名孩子伸手出来，带着那瞎子转身，众人顺着方位瞧去，那少年面向东北方，河心处却是一座荒石。看大石二十尺见方，不住承受湍流浪花冲打。众人慌忙去看，只见白水河从一处小瀑坠落，再朝主瀑冲来，倾斜之大、水崩之勇，石头一会儿给惊涛覆灭，一会儿显露出来，如何够站人？放眼望去，自是一片光秃，空无一物，却不知何以被他称作圣地？

正纳闷间，那瞎眼少年已然拜倒在地，恭恭敬敬地叩首合十，说道：“水神师父在上，只因宵小欺压，徒儿不得不抵抗，一会儿若有杀死杀伤，还请见谅。”众人见他一本正经地叩头说话，无不看傻了眼，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祝康咳了一声，道：“小兄弟，你若是怕了，只管说一声……”

话声未毕，那瞎眼少年自行起身，将拐杖拿了起来，他低声问向身边少年，道：“他用得是什么兵刃？”众少年异口同声来答：“长长的熟铁棍！”

瞎眼少年含胸拔背，面向祝康，道：“阁下久等了。来，我俩对个几招。”言语沉稳，大见老气，祝康飕飕转动棍身，招数颇见精妙，听他喝道：“我现下先攻你下盘，再打你左右两侧，你可听明白了？”那少年听出祝康的维护之意，忍不住笑道：“多谢你的好意，不过阁下还是替自个儿担忧吧。”说话间两指捏出剑诀，拐杖引绕圆圈，大开大阖，旋转不休，再看杖头微微颤动，竟是一套高明剑法的起手式。

这少年的手法大为奇妙，他拐杖不住旋绕，好似不管祝康如何出枪，随时都会碰上他的兵器，傅元影暗暗忖道：“先发布网，随即后发制人。这套心诀是……”不待双方开杀，赶忙跃入场中，他把祝康隔开，面向那少年，高声诵道：““华山剑道天机藏”，半念半唱，上句是“华山剑道天机藏”，下句则是“前三后五转两旁”，却是华山入门的剑法心诀。华山双怪心下一凛，均知傅元影对这孩子的师承起了疑心。

众人屏气凝神来听，却听那少年冷冷一笑，道：“藏什么藏？要打便打，不打便退开吧！”

说着右杖轻挥，低声呼啸，手腕加力，瞬间上旋下绕，颤震不休，目眩神驰之中，那拐杖竟尔变了十七八个方位，极见奇幻之能事。众人见了这等架式，无不大为震动，宋通明惊道：“这是什么武功？”娟儿喃喃地道：“这……这像是剑法……”

傅元影见了这手法，却也不禁愕然，那瞎眼少年见他站立不动，登时绕开了，看他脚步轻纵，身子却是朝地下滚去，竟要以下盘功夫抄到敌人身边。傅元影心下骇然，先前那少年布网守招，后发制人，此刻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抢攻，所练武术全都弥补了视力的不足。他有意把少年的武功看得明白，便也不喝止，只静静旁观，随时下场救人。

祝康此时已收了小觑之心，铁棍向下荡落，挡住对方进击，那少年听得明白，旋即身子驴滚，双脚翻爬，压上了铁棍，跟着整个身子坐倒，以全身力道来卸祝康的兵器，跟着嘿地一声叫，拐杖运出七记飞影，直朝祝康而去。

众人大惊失色，都没料到胜负来得如此之快。祝康给对方奇招抢攻得手，正要飞身避开，忽在此时，一个身影飞下场中，大手抓出，已然揪住那少年的背心衣衫，一个用力，单手便将他提了起来。众人急看面目，来人面貌威武，身形高大，正是“漠北第一高人”下场出手！

那瞎眼少年给他抓在手上，也是惊骇无比，听他慌声道：“你是谁？我为何没听出你的脚步声？”哲尔丹冷冷一笑，掌中发力，内劲透入那少年的经脉，逼得他不能动弹，听他问了两个字出来：

“捆……论？”

那小瞎子两脚离地，给哲尔丹抓在手里，兀自骂不绝口，听他怒道：“放开我！放开我！”

哲尔丹微微一笑，倒也不欺侮他，只稳稳将他放落地下。那瞎子蹲地喘歇，忽然一个弹跳，直直向后滚出，口中高喝道：“扯风啦！大家快走！”几名孩子高声叫喊，霎时逃得一个不剩，满地香烛鱼肉不及收拾，兀自散置地下。

哲尔丹说话不清不楚，旁人都是不得其解，可此人稳重果决，言必有中，这两字定有深意。宋通明问向那弟子：“你师父在说些什么？他想捆啥？”那弟子也是一脸茫然，只摇了摇头，料来蒙古话里也没这两个字。

傅元影早在打量那少年的武功，当下走向哲尔丹，二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傅元影虽不曾正式习说蒙语，但蒙古统治中国长达九十余载，当时仕绅仍有不少精通之人。傅元影年岁稍长，自也耳濡目染，日常会话也能应对几句。

过得半晌，傅元影与哲尔丹谈说已毕，众人迎上细问，都想探知那孩子的来历，祝康惊魂甫定，问向傅元影：“刚才那是什么招式，可与你们华山有关？”

肥秤怪抢答了，说道：“不是、决计不是，这剑纯以手腕使力，与我们华山武功大不相同。”

当年双怪悟心太差，练剑不成，本门师父便为他们打造一对奇门兵刃，盼能以器械之利，补其灵动不足，尽管如此，仍要他们练心不练力，方才那少年纯以手腕使动锐利剑招，确非华山本门心法。

娟儿想起那“捆论”，忙问道：“那刚才哲尔丹先生喊得又是什么意思？傅师傅问出来了么？”

傅元影颔首道：“他说得是昆仑。”

众人大惊失色，无不议论纷纷。“昆仑剑出血汪洋，千里直驱黄河黄”，这套前朝第一狠辣的剑法早已失传，昆仑全派更已烟消云散，岂知竟在这少年手下重现江湖？祝康惊道：“你说他是昆仑山的人？”

傅元影道：“剑神门徒中宫直进，剑是恨之剑，道是怒之道，单练绝招，不练虚招，与我们华山剑法恰恰相反。那孩子的剑招行走偏锋，倒与昆仑门人有几分相似。”

肥秤怪喃喃地道：“可卓凌昭老早便死了，那孩子不过十来岁少年，怎可能是昆仑门人？”

傅元影如何知道，自是耸肩摇头，余人满心疑窦，听那算盘怪大喊大嚷，喝道：“什么剑神屁神，反正都是咱们宁师侄的手下败将，不管他了！咱们先办自个儿的事！下回遇到那小鬼，老子决计打拦他的门牙！”

此行本就是为宁不凡而来，众人不再多想，当下各自探看地形，瀑布顶端杳无人烟，一望即知，琼芳拿起远筒，拼命去看两岸，寒风冷水，那向导早已缩回车内，众人立于水瀑之旁已达一个时辰，虽说多练内功，少有风寒，但寒气阵阵侵袭，自是有害无益。眼见此地确实无人，当下便鸣金收兵，要待明日再去下游寻找。

这一打道回府，却再也没有分毫讯息，众人兵分多路，可上游不见踪迹，下游也不见影踪。访问土人，多听了好些乡野奇谭，连何处闹恶鬼、何处有凶宅都听说了，偏偏亲眼看了，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天下第一”缈如黄鹤，傅元影想起那日见到的瞎眼孩子，料知其中必有古怪，这几日便四下寻访，要把话问个明白。

只是人生地不熟，连着几日下来，非但找不到宁不凡，连那瞎眼少年也无消息。这日到了正午，傅元影百般无奈，料知师兄不在贵阳，便率着官差收拾行李，预定转到遵义探访。

找不到宁不凡，索性便来苦中作乐。各人难得有了一日空间，各自抓紧时光，入城游览。琼芳感激漠北宗师南下随扈，更打算午时宴请哲尔丹师徒，聊表谢意。

少阁主出门，“崆峒三棍杰”忠职守卫，自然如影相随，娟儿不想独坐空房，便也相伴相陪。九华女掌门前脚一出，抚远两少主后脚便到。华山双怪见这三个青年男女出门，必有乐子可寻，登也闻风而至，一时之间，哲尔丹师徒在前走着，背后男女老幼整整列了一大队，足达十一人之多。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游街。漠北宗师笃信佛学，逢寺必拜，华山双怪不学无术，见庙则撇。这个逢僧行礼，那个见人就吵，有样学样，如影随形，终于逼得漠北宗师运起了轻功，率着弟子掩耳狂走。前头脚步一动，余人急忙追出，霎时十一人在大街上追逐吵嚷，引得百姓侧目嘻笑。

好容易有了乐子，华山双怪自是拼命叫嚷，急起直追，众人一个转一个，全数朝街角奔去，双怪玩乐不落人后，转过了弯，算盘怪一个不慎，撞上了一人，只听哗啦声响，地下翻倒了一只篓子，赫见鲜鱼满地蹦跳，模样活煞狼狈。

那鱼贩是个孩童，不过十三四岁年纪，拼命在地下捡着鱼只。算盘怪问向师兄，道：“撞到了人，该说什么？”那少年拾起头来，喝道：“对不起！”算盘怪哈哈一笑，挥手道：“行了，就等你这句话，原谅你了。”

眼看华山双怪便要离开，那少年满面怒气，大声喝道：“站住！你们撞了人，就这样一走了之，天下焉有是理？”肥秤怪见他喊得凶狠，只哦了一声，道：“小兄弟脾气不小啊，那你要如何呢？划下道来吧！”

那少年怒道：“我这鱼见不得光，给你们一撞，全都卖不到价钱了！你们全得买回去！”

肥秤怪笑道：“见不得光？天下有这等怪鱼么？我瞧是你的生意见不得光吧？”算盘怪打了个哈欠，道：“师兄，肚子饿得紧了，咱们快去追人吧，别和他罗唆了。”二老懒得理会，迳自迈步离开，那少年情急之下，急忙冲向前去，揪住了肥秤怪的衣衫，喊道：“不许走！除非你们买下这些鱼！”

前几日算盘怪给少年孩子打了，老脸无光，肥秤怪早有意横扫西南，一给他拉住了，登时叹了口气，道：“小弟弟，什么不好惹，偏来惹我？”双怪年岁虽老，其实功夫底子甚是厚实，尤其内力经年累月的

苦练，更见江湖一流的根柢，肥秤怪摇了摇头，左手挥出，右脚轻勾，已将那贩鱼少年摔倒在地。

那少年跌得哼哼唧唧，却不服输，霎时簇唇做哨，街边脚步声杂沓，竟然奔出了十来名儿童。

肥秤怪笑道："好呀，怎么还有徒子徒孙？"眼看几名儿童探头探脑，不敢过来，那少年大声道："这两个老头不是好人，快去禀报长老，请他老人家过来教训这两个混蛋！"

儿童闻讯，旋即快步逃走，对方既然做了约会，华山双怪自也不便走人，一时哈哈大笑，道："快快把人带来！爷爷教训你们。"当下大剌剌地原地等候，管什么帮主长老，区区西南名不见经传的穷门弱派，至多不过三江帮、水沙坞一流，便来个十几二十人也不在眼下。

正打着哈欠，那祝康已然转了回来，他见地下滚着名孩童，想来为双怪所殴，当下皱眉说道："前辈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下手殴打百姓。华山门规向来严禁私斗，两位如此作为，有违练武人的本分。"他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段，蹲地搀扶那少年，要瞧他的伤势如何。

正看间，忍不防眼前一黑，拳头狠狠砸向前来，一来靠得太近，二来万万料不到会有狗咬吕洞宾之事，倏忽之间，拳头已到面前一寸，祝康慌忙间急使铁板桥，终于勉强闪躲开来，他保住眼眶不黑。心头却是大怒，眼见那少年兀自破口大骂、一幅张牙舞爪的凶狠模样，忍不住赏下一脚，怒道："小子失心疯了么？祝铁枪你也敢打？看少爷活活打死你！"

正怒叱喝打间，背后传来一声喊叫："大人打小孩！要脸不要？放了我弟兄！"众人回头望去，赫见一名壮大少年奔了过来，看他年莫十二三，满面稚气，想来便是什么"长老"了。华山双怪听先前那贩鱼少年喊得殷切，这长老总该是个孔武有力的大人，哪知也还是个孩童，忍不住有些诧异。

祝康不及说话辩解，那"长老"已飞脚踢来，喝道："我打你这无耻东西！"这脚踢向下阴，手段甚是狠辣，祝康乃是世家弟子，对这些下三流伎俩甚是厌恶，当下两手成圆，将那少年的飞足转了一圈，摔得他直落下地。

那“长老”动弹不得，这一摔毕竟沉重，等闲经受不起。祝康正要说话，猛见那少年长老倒在地下，右腿回旋，向祝康直扫而来。祝康心下一凛：“乡野少年，变招恁也快了。”他有内力护身，这脚却也伤他不到，索性沉力在膝，反把少年给震了回去。

那少年满面惊诧，似没料到世间竟有这等武术。他身子倒滚回去，可刹那之间，右脚点出，一个借力，身子弹跳起来，肩膀更朝祝康胸口撞上。闷响传过，那少年虽然撞着了祝康，但抚远四家的上乘内力护身反震，却把他倒弹回去。

连着两次吃亏，那少年已无力站起，他倒在地下，气喘不休，怒道：“来人！去请帮主过来！把他揍上一顿。”孩子们大喊大叫，瞬间跑得一个不剩。

此时大街已有无数人围观，娟儿、琼芳、哲尔丹等人都已赶了回来。娟儿与琼芳见祝康当街打人，便来问起缘故，肥枰怪落井下石，数说道：“祝康啊，你好歹也是名门弟子，这般辱打一个渔家少年，成何体统？你家祝老奶奶听到，八成又要伤心欲绝了。”祝康大怒：“若非你们两个老的惹是生非，我会出这个头么？居然还赖在我身上！”算盘怪叹道：“粗暴无礼，打小孩必然打老婆，打老婆必然打娘亲，你祝家老小不长命了。”说着向娟儿连连眨眼，示意她绝不要嫁给此人。

祝康气得跳脚，正要转向打人，忽听背后敲锣打鼓，十来名孩童欢唱道：“拜水神、求恩德，水神发怒天不雨，家家户户吃卯粮。祭水神，赎罪孽，水神流泪天大雨，淹入缺德百姓家。”歌声歇止，儿童蹦蹦跳跳地朝街道分开，听得脚步声沉缓，间杂着拐杖声响，一人幽幽问道：“谁打我兄弟的？”那声音低沉，乍然听来好似有些悲凉。众人转头看去，只见眼前这人也是个少年，看他双眼黯淡无光，却是那日在瀑布旁见到的小瞎子！

琼芳忙拉住了娟儿，低声道：“快取请傅师傅过来，就说找到了人。”

娟儿轻功高绝，前脚才走，祝康便已出头，他与这瞎子旧怨未解，新仇又增，登时冷笑道：“好小子，咱俩可真有缘，今日杀个痛快。”那小瞎子认出祝康的声音，想起哲尔丹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登时冷冷一笑，道：“你们是要单打独斗，还是要一涌而上，先给说个明白。”

祝康怒极反笑，左脚斜踢，从街边挑起一根晒衣竹竿，双手抓住，朗声道："放马过来，今日我要有人帮手，河北祝铁枪跪着向你叩头。"小瞎子微微一笑，道："有种，我喜欢你。"从同伴手中接过了拐杖，左手比出二指，猛地右脚在地下一踢，激起了大批泥沙，直朝祝康射去。祝康视线给遮住了，一时连连急退，怒道："好小子，使这等卑鄙招式……"

那小瞎子笑道："明眼人打瞎子，偏又人多势众，却是谁卑鄙了？"说话间欺了上来，左手更从怀中取出石灰包，狠命朝祝康扔去，祝康急急闪躲，口中慌声连连，拼死闪躲。

琼芳知道此人剑法颇有造诣，深怕祝康失手，忙向崆峒三棍杰使个眼色，三人呼啸一声，联手抢上，棍杆使开，上下连动呼应，竟是一套厉害阵法。那瞎眼小帮主听不出长短方寸，脚下险些给砸中了，那少年长老喊道："帮主小心些！这些人都是使棍子的！"那小瞎子不住倒退，口中大声问话："棍子多长？"几名孩童年岁幼小，抓不准方寸，一时答不出，忽听一人道："这些杆棍无刀无刃，前头成尖，七尺长短，约莫比你高一些。"

众人转头去看，却见巷内缓缓行出一名男子，此人含笑拊须，样貌清隽，正是傅元影。

那小瞎子不愿领受恩情，登时喝道："住口！我自己不会听么？谁要你讨好了！"他怒喝一声，身子有若挺尸，连人带杖向后倒下，一时直直躺于地下，众人都是惊疑不定，不知有何玄虚。

祝康喊道："这孩子武功硬得紧，你们可别让他骗了！"

三棍杰互望一眼，手中杆棒向下点出，不过轻轻扫过，那三只木棒便如灵蛇般蜿蜒潜行，宛如活了一般。看那崆峒号称四雄四强之一，果然有些人材，绝非浪得虚名。众人看在眼里，各自暗赞在心。

八棍分从三个方位而来，转眼便会将少年绞住，他却不动声色，反而闭起了双眼。众人都知这孩童眼睛不行，虽非全盲，却也不甚管用，不知他此时闭眼，却是有啥意图。

摈身将及，那孩童身子旋动，陡地向旁睡卧，身子居然压在棍棒之上，正是当日对付祝康的手法，三棍杰心下一凛，没料到他会拿"驴儿滚"的招式出来抵挡。三杰赫地变招，一人半空提起棍棒，重重向地下抽打，便在此时，那瞎眼少年睁开双眼，喝道："中！"

只见他跳将起来，手中拐杖却是朝敌人双目刺去，这下变招后发先至，又快又急，居然算准了敌人的破绽。傅元影微微颔首，心道："好厉害的心眼。"他一旁观看战况，早在推算那少年的步数，见他冲了过来，当即进步向前，凑手轻挥，屈举中指关节，轻轻一响传过，那少年胸腹穴道受制，内力到处，便给牢牢抱住了。

这下手法显露，深得"心静明算"的华山妙诀，彷佛是那少年自己举着身子，朝傅元影的手指撞落。旁观大为佩服，若非他的对手是个少年，定要大声赞好。

那瞎眼少年手足无力，口中却还能呼喊，听他放声尖叫："无赖骗徙，说好以一对一，又来以多打少！不是好汉！放开我！放开我！"看那少年撒起泼来，便又回复成无赖神色，直如杀猪也似。众人虽感好笑，但想到他的拳脚功夫，心下复又暗起敬意，料知这少年的师父定然大有来历，若不是"天下第一"，便该是"昆仑剑神"。

傅元影自也猜测不休，听他问道："好孩子，咱俩又见面了。你可否告诉叔叔，你师父是谁？"那孩子不住挣扎，喘息道："先放开我，我便同你说。"傅元影武功根柢深厚，自也不怕那孩子走脱，当下将手松开，那孩子喘道："好……我便告诉你，咱师父便是……"陡听他大喊一声："你祖宗！"双手旋动，向下一转一翻，当场扣住了傅元影的脉门，竟是十分高明的擒拿手。

众人大吃一惊，适才傅元影以真气灌入那孩童的经脉，照理他定要全身酸软，良久不能动弹，万没料到须臾之间，这孩子便已突破玄关，再次出手发招。傅元影任凭对方发力，细细体受，只觉这股力道不同于华山之精，亦不似昆仑之悍，更不同于少林的正大路数，各门各派的"纯"、"霸"、"正"与之相比，不尽而同。

傅元影心下暗暗纳闷，寻思起念，心想："这孩子的内力温而不弱，内敛中藏，无怪能瞬间回力。可这套心法不曾现世，莫非宁师兄又创制了新武学么？"

小瞎子控住了傅元影的手腕，随时能将腕骨折断，却见这位"雨枫先生"闭目思索，好似浑不在意，那瞎眼少年大喊一声，便要动手，傅元影临危不乱，双膝向下一沉，右手低垂，卸下了少年的猛劲儿，须臾间左手搭出，反而按上那孩子的肩头，将他的身子重重向下一压，再次制住了他。

那少年满面诧异，已知对方武功高强，绝非自己所能对抗，忍不住干笑道：“很厉害嘛。”

他叹了口气，道：“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师父是谁，快快放开我，我输你了……”傅元影颔首微笑，略略放松，陡然那孩子小腿后踢，却是朝傅元影下阴而去。傅元影早已有备，左足封住了他的脚尖，向下借力倒踢回去，那孩子重心不稳，登时摔了个狗吃屎。

打到这个地步，那瞎眼少年已是满心骇然，自知万万不是这人的对手，他咬住了下唇，霎时放声大哭，几十名孩童个个垂头丧气，也都呜呜咽咽地坠下泪来。众人见这少年先前威风八面，此刻却如小童一般哭哭啼啼，忍不住都感好笑。

傅元影蹲下身来，含笑道：“孩子，你哭什么？”那少年哽咽道：“既然输给你了，我也不想活了。你动手杀我吧。”傅元影笑了笑，道：“小弟弟，打输便得死，在场的全是死人了。”这话虽然难听，却是实情无疑，武林间一山还比一山高，谁不是多遇强敌？此间第一强手乃是哲尔丹，连他也曾两度挫败，更何况其他？

那孩子啜泣道：“我和你们这些庸才不同，我是水神弟子，决计不能输。”

这段话与苏颖超的心事如出一辙，琼芳忍不住啊了一声，傅元影自也看到了要紧处，他扶起那孩子，道：“孩子，我是你师父的朋友，有事找他，请你说说他在什么地方，好么？”

众人睁大了眼，都在等那孩子说话，那少年却一股脑儿摇头，哭道：“你骗人，我师父说他没有朋友！”傅元影皱眉摇头，正要再问，娟儿见那孩子一脸悲愤，赶忙推开傅元影，低声道：“让我来问吧。”傅元影也没理会处，只得嘱咐道：“留神些，这野孩子时时能伤人。”

娟儿微微颔首，示意理会，这女郎善与儿童傻瓜相处，当即扶起那少年，后背拍了拍，柔声道：“小朋友别难过了，打输便打输，来听姊姊唱曲儿。”

那少年听娟儿嗓音柔媚，含笑便道：“姑娘，你的嗓子很好听。”娟儿听他口气转为温和，微笑便道：“谢谢你了。”那孩子好似悠然神往，忽然伸手出来，朝娟儿粉颊摸了一把。

娟儿还未生气，宋通明已然恨入骨里，不由大怒欲狂，吼道："油嘴滑舌的小妖！"祝康也气愤不已，喝道："哪里来的登徒小鬼，当真该打屁股！"两名少主奔了过来，提脚来踹，那少年慌忙欲逃，却又给三棍杰按住了，一时滚做一堆。

打闹吵嚷间，当地捕快已然闻讯赶来，众小童怕了，全都躲到巷子里。那捕快指着瞎眼少年，怒喝道："又是你们这帮小鬼，早要你们别闹！把我的话儿当耳边风么？"

傅元影迎上前去，表明了身份，问道："这些孩童到底是打哪儿来的？他们的父母呢？"那捕快见是北京的大人物过来，自然不敢失礼，忙道："有父母还能这般胡闹？他们全是孤儿。大多是打西北来的。"

众人啊了一声，道："西北？"那捕快颔首道："这些年西北打得厉害，不少百姓流离失所，便朝贵州逃来。他们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儿女送去大户人家做仆佣。也是人数太多，大户家里管不住，这些孩子又熬不住辛苦，终于一个个逃将出来，成了咱们城里的小混混。"

肥秤怪骂道："你这捕快恁也无用了，摆明无赖作祟，怎不去抓人？"那捕快面上一红，道："这些儿童很有本领，咱们县太爷吩咐打不得。"

肥枰怪悻悻然道："打不'得'还是打不'过'，说清楚点。"

那捕快听他着意讽刺，脸色自是由红转紫，忙道："官人见笑了。这小瞎子虽是难缠，但真要布下天罗地网，谅他也跑不了。实在话一句，县太爷舍不得抓他们，却是为了这些孩童的抓鱼本领。"算盘怪色眯眯地笑了起来，道："可是抓龙宫的水娘娘么？"

那捕快咳道："官人想远了。这盲孩子能深入地下河道，抓些前所未见的洞底鱼出来，这些鱼不见天日，见光便死，长年住在瀑布下的深水洞里，滋味鲜美，品种希罕，每条都值得数十两银子，乃是地方珍馐。寻常人想捕，却都寻无觅处。"说着又指向那瞎眼少年，道："深水漆黑，水流地底，若非这孩子弱视半盲，听力过人，寻常人根本不敢进去。"

众人心下了然，想来这野孩子捕鱼功夫精湛，仗着鱼肉鲜美，县老爷贪吃，这才从衙门里换来一身平安。也难怪平日聚众滋事、有恃无恐了。

傅元影毫不气馁，当即蹲了下来，又问道："小兄弟，你是打西北来的么？"那少年冷冷地道："西你个大头。去喝西北风吧。"娟儿怕傅元影发怒，赶忙唱了段小曲儿，拿着少年的两只手拍了拍，腻声道："大人问话，小朋友要答喔。"那瞎子原本模样威风，给她抱入怀里，碰到她软腻的身子，一时浑身酥麻，笑道："答便答。不过姑娘要香一个。"话声末毕，风声脚声飕飕而来，宋通明、祝康两只大脚一同来踹，眼看又要打做一团，琼芳拦住了众人，示意娟儿放开孩童，含笑道："让我来试试。"

众人都知她手段厉害，便各自让开几步。琼芳大眼儿转了转，忽地欠身拱手，说道："这位少侠，在下河北琼芳，这里向你问好。"那少年听风辨位，确知面前这女子向自己欠身，来者温文有礼，还以少侠称呼自己，如何能以无赖嘴脸应付？当下起身肃衣，恢复成帮主气度，拱手便道："您好，我是贵州小白龙。"

三言两语之间，琼芳便已套问出对方的来历，登让众人大为惊叹。琼芳向娟儿、傅元影微微一笑，低声道："少年汉子最讲自尊，骂他、打他、宠他，全都无用，不如以礼相待，更容易成事。"她收拾了笑容，抱拳道："原来是白龙少侠，在下如雷贯耳，当真久仰。"

小白龙咳了一声，拱手又道："女侠何事吩咐？"他听对方声音颇似女郎，便以女侠相称。

琼芳一本正经，说道："实在话，在下行走江湖几十年，从没见过少侠这般身手，心里着实艳羡，不知少侠师承来历如何？可否提点一二？"

那少年脸上泛起了微笑，他举起手来，忽地喊道："兄弟们，咱的师父是谁？"不过略略举手，便听"长老"敲锣打鼓，那贩鱼少年跳了出来，指挥大批儿童同声高唱："浪里一条真好汉，水神弟子称英雄，白水河里是老家，大家唤我小白龙！"琼芳与娟儿噗嗤一笑，二妹对望一眼，同声道："场面浩大啊，真难为你了。"

小白龙背负双手，微微一笑，脸上颇有得意。琼芳含笑又问："原来您是水神弟子，无怪武功这般厉害。"小白龙淡淡地道："好说、好说。"琼芳手指傅元影，道："这位大叔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师弟，你能在他手底下闯过数招，已经是轰动中原的大事了。你师父要是见了，心里一定开心。"

那少年听得此言，面色一阵黯淡，低下头去，含泪道：“可惜……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

众人听得此言，均感诧异，肥秤怪茫然道：“看不到了？你师父也是个瞎子么？”

那少年听出肥秤怪的取笑，登时眼眶一红，大怒道：“没人生来就瞎眼的。我到石头上的时候，眼儿还勉强能看！”琼芳听得“石头”二字，想起那块被称为圣地的大石岛，忍不住心下一凛，忙道：“石头？什么石头？”

那少年瞎白的眼珠泛着红，听他忍泪道：“我打小眼睛便不好，瞧什么都模模糊糊，年纪越大，越是瞧不清东西，慢慢朦胧胧地看不到了，整日里只能傻坐着……爹妈说养不起我，就说要把我送给水神龙王爷。”众人惊道：“送给龙王爷？”那瞎眼少年道：“就是装到木桶，让水神龙王爷接我走。”街边十来名孩童们听了这话，一个个擦着眼睛，全都哭了起来，娟儿想起自己的孤儿身世，忍不住也掉了眼泪。

那小瞎子低声又道：“妈妈盖起木桶时，一直掉眼泪，我心里也难过，就问妈妈，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她。她说不能了，因为算命师帮我瞧过，说我福气大，一定会给龙王爷捡走。我不相信，只是一直哭、一直嚷，她也跟着哭了，她用力把木桶关上，说我如果好运，一定会有好人家捞我去养……之后我就被扔下水……”

那少年睁着半盲瞎眼，怔怔叹道：“下水以后，我就飘啊飘、飘啊飘……我的运气不怎么好，大概有钱人都死光了，飘了好几天，都没人把我捞起来，龙王爷也不见踪影。我把妈妈给我的饭团吃完了，想要逃出去，木桶却封得好紧，后来水流急了，我心里也急了，想咱妈妈八成骗我，结果碍…呵呵……妈妈果然疼我，一点都没说谎。我真的给人捞起来了。”他转头望向潭里，喊道：“兄弟们！谁捞你老大起来的啊！”众小童欢呼道：“水神龙王爷！”

那小瞎子哈哈大笑，道：“师父真是水神，只有水神才会住在那种地方。那是块大石头。呵呵，到处都是水，全是水，轰隆隆轰隆隆，望来望去都是水气，那时我年纪小，只有五六岁，眼前白花花的，像是给纱遮了，耳里又轰隆隆，听不见说话，每日里就是哭，师父担心我哭坏了，就拼命抓鱼给我吃……师父待我真好……师父……师

父……”说着放声哭了起来。琼芳贴到傅元影耳边，低声道：“看来是那处瀑布石岛。”

众人听得瀑布里面住得有人，都感不可思议。娟儿抚着那孩子的背，柔声安慰：“再来呢？你怎么离开师父的？”

那少年擦去泪水，低声道：“我跟着师父住在石头上，没天没地的，师父就教我练功夫，说这样可以打发日子。我就练啊练啊的，过了几个月，天气慢慢热了起来，每天中午都下雨，一天打了雷，下了好大好大的雨，那水轰隆隆隆隆轰，冲得很厉害，怕死人了……”那孩子说得神态激动，把手比得半天高，慌声又道：“那水一直涨、一直涨、涨得通天高，石头上都待不住了，师父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说我一定会淹死，他要赌一赌……”众人大惊道：“赌？怎么赌？”小瞎子流泪道：“他……他把我装回了木桶，就这样直直地朝岸上走去……”众人相顾骇然，那大瀑布湍急汹涌，虽在冬日之际，水势兀自慑人，此乃亲眼所见，若说夏日大雨之中还能行走，直是匪夷所思。如此功夫，也无怪那孩子会称师父为水神了。

那小瞎子忍悲道：“他顶着我走，一路走了几百尺，后来……后来他好像快没气了，就使劲把我扔了出去……”众人听到此处，都是啊了一声，想来那师父气力不济，水势又如此湍急，必给水流冲走了。

那孩子垂泪道：“我给扔了出去，在水上冲了几冲，桶子就停下来了，我爬出桶子，摸到了地，心想大概上了岸，一直叫师父，却也没人应，我哭啊哭地，爬啊爬地，不知爬了多远，闻到有人在吃东西，怪香的，我肚子饿，就用师父教我的武功揍人，啪啪劈劈，拼命抢东西吃，谁都抓不到我……后来弟兄们看我武功高强，全都来投靠我，我就成了大英雄了……”

琼芳颇起怜悯，她摸着那孩子的脸，问道：“后来呢？你又回去找师父了？”

那孩子黯然道：“我活下来之后，立时带着几个孩子，回到瀑布边找人，可大家都告诉我，说那石头上没人……我心里发急，拼命喊着师父，可是没人回我应我……”他流下了眼泪，低声道：“日子久了，眼看实在找不到他人，只有死了这条心，逢年过节便来祭他……师父教我一身武功口诀，要小白龙奋发向上，拼命活下去。这份恩情，我

一辈子不忘。”琼芳慢慢深入那少年的内心，已能感同深受，她低声问向那少年，道：“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

一旁孩童替老大回答，高喊道：“八年了！”

琼芳呆了半晌，喃喃又道：“八年了……你师父叫什么名字？他有告诉你么？”那少年摇头道：“没有，师父除了传我武功，平日很少说话，半夜里我倒常听他偷偷地哭。”琼芳惊道：“哭？”小白龙坠下泪来，哭道：“师父说他没有朋友了，天下人也都不要他了，只剩一个妻子等他回家，要是连她也嫁人了，那他是死是活……也不打紧了。”

此言之酸苦，直直逼入琼芳心头，她莫名间热泪盈眶，凄然道：“孩子，我想找你师父，你可以引路么？”那少年拭泪道：“没用的，没用的，他已经回到水里，成了真正的水神龙王爷……你们就让他安息吧……”他挥了挥手，弟兄们将他搀扶起来，傅元影等人也不拦阻，只是目送一行孩童离开。

众人怔怔不语，此行南下，正是为“天下第一高手”而来，原本见那少年身手高超，料来有些渊源，可现下不管那人是不是宁不凡，万斤水力压下，恐伯是凶多吉少了。众人木然呆立，想到日后那黑衣人再要肆虐，江湖无人可挡，心中都感无奈。过得半晌，祝康低声问向捕快，道：“大哥久在贵阳，可曾听过有人从瀑布坠落下水，还能保住性命的？”

那捕快摇头道：“瀑布落水，一半机会是摔死，一半机会是给万斤水流压入水底。传说过去有一男一女在这儿殉情自杀，怎么也捞不到尸首。”他双手一摊，又道：“结果一年天旱无雨，瀑布水流大缓，才给人发觉尸体压在瀑布水底，早已烂为白骨了……”

众人哑然无语，算盘怪问道：“现下该怎么办，要过去犀牛潭捞人么？”傅元影与肥秤怪面面相望，二人都是垂头丧气，怕就怕那人真是宁不凡，那可呜呼哀哉了。宋通明见士气低迷，忽地大喊一声：“吵什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至多是寻不着尸首，又少不了一块肉，这便过去大水瀑，弄个明白再说！”

众人闻言，无不颔首，反正便多耽搁几日，也碍不到什么事，当下更不拖延，便请那捕快雇车带路，宋通明更去采买大批绳索，万一要入潭捞人，自能派上用常

众人溯河而上，二次造访白水大瀑，上回众人是由瀑布顶端观看，结果一无所获，这回便改由瀑布下方探查，也许从水潭由下向上仰望，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这白水河号称天下第一奇水，只因当地土壤奇异，万年来受河水侵蚀，以致一路翻上窜下，又有地底河之称。那官差一路解释，行出数十里，先抵冒水潭，续朝上游而去，傍晚时分，终于见到了一处潭水，形如马蹄，不必解说，也知此处必是那大名鼎鼎的马蹄潭了。

众人毫不停留，一路穿过三险摊，不到半里，耳中再次听到隆隆水声，这回由瀑布下方过来水瀑，声响更加惊人，听来有如千人击鼓，又似万马奔腾，渐渐说话已要用上气力，否则听而不闻。

腊月二十四深夜，众人穿过了一大片树林，月光照耀，映得山谷满是光辉，一片赞叹中，各人眼中现出了天地奇景。

云雾漫山，月儿高挂瀑布天顶，玉辉银带，彷佛天神降下了银水大桥，前来接引众人前往极乐世界。此处正是白水大瀑，也是方今世上第一大水。大水澎湃汹涌，浪涛之急，水花之大，着实都是天下第一，弦月皎洁，星光灿烂，众人衷心赞叹："难怪宁大侠要选这个地方退隐，果然是神仙住的地方。"

肥秤怪皱眉道："大家先别忙着瞧景，现下要怎么找人？得想个法子出来。"宋通明指着祝康，道："把这小子带到瀑布顶端，咚地一声扔到犀牛潭里，看他飘到哪儿，没准就找到人了。"

那捕快忙道："官人别开玩笑了，这瀑布好生险峻，倘要坠落，十之八九要给摔死，便不摔死，也会给瀑布大水压入水底，一万年都透不出气来，那可糟糕透顶了。"

肥秤怪面色铁青，手指深黑潭水，问向那捕快："那这犀牛潭呢？总可以下去游水吧？"那捕快呵呵两声，劝阻道："想死，没比这个更快的。老先生以为这潭水碧悠悠地，挺平静是吧？等您把身子往水里一跳，几十个暗流漩涡卷来，那可哭笑不得了。到时水龙宫里又多了个驸马爷，您可神气了。"

看那犀牛潭里暗藏无数湍流，众人心下骇然，各自往旁退开几步。那捕快望向傅元影，道："我瞧诸位官人也别勉强，便从小径蜿蜒上山，瀑布底、瀑布顶各瞧一遍，死者见了你们的诚心，那也心满意足啦。"

这话虽然不中听，却也是实情无疑。众人唉声叹气，只得沿瀑向上攀行，路窄湿滑，水流急切，一旁水花不住飞溅而来，虽然穿上了蓑衣，兀自满身湿透。琼芳、娟儿、傅元影等人细细留心经过之处，虽说那神秘人物恐怕早已死去，但他们一个心念，仍想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便算是一个刻字，一个记号，也万万不能错过。

众人身怀轻功，黎明天光方才照下，便已攀上山顶，回到了当日观看水瀑的所在。瀑布震天隆隆，水花飞溅之下，众人早已满身湿透。只是一路攀爬劳苦，除了一身淋湿，有如落汤之鸡，其余别无所获。祝康幽幽叹道："看来又白来一趟了。"

迢迢远征，两度探访此地，却又落得无功而返的下场，琼芳想起苏颖超兀自躺在病榻，忍不住烦恼起来，她坐在河岸旁，随手拿起石子，不住往瀑布急流扔去，娟儿走了过来，劝道："大家都要下崖了，咱们也走吧。"琼芳连日赶路，此刻也难掩疲惫之色，心力憔悴之余，抓住了娟儿的手，便要缓缓起身。

正在此时，手上湿滑，竟没抓稳娟儿的手腕，身子向下一滑，左腿竟然泡入了白水河。娟儿目光怜悯，低叹道："快上来吧，你累了。"

琼芳叹了口气，正要提起脚来，忽然一个湿滑，身子向下摔跌，已被水浪冲倒，看这大河疾行东流，水浪力道雄强无匹，琼芳半身才入水中，立时便给浪花卷入河中，娟儿心下大骇，赶忙伸手去拉，却差了数寸之远，她嘿地一声，便要扑下水中去救，祝康撇见了，慌忙抢上，惊道："莫要妄动！白饶一条命！"

众人本待下崖，惊见浪涛滚滚的白水河中，赫然多出了一名女子，看她拼命挣扎，身子却朝瀑布边缘冲去，随时都会惨死。宋通明大惊，登时抛出绳索，喊道："拉住了！"他运起内功，"神刀劲"发动，那索头连飞十丈，霎时便落到了琼芳身边。情势危急，琼芳虽然抓住了绳索，但她不善水性，浪花翻滚，暗潮拉扯，却又让她沉入了水中。

宋通明拼死去拉，想将琼芳拖将起来，奈何水力太大，宋通明纵然神勇，脚下却朝水里滑去，三棍杰一齐扑上绳索，死命来压，这才勉强撑住了。

傅元影惊惶不已，小姐要是有了万一，却要他如何向国丈交代？他不顾一切，便要往河水跳下，便在此时，一人抢先飞身入水，正是哲尔丹。

哲尔丹水中翻滚，沿着绳索去游，几个振臂划出，用上了“大黑天拳”的神力，顺水加力，那琼芳离岸边约莫十余丈，转眼便追上了。他大吼一声，将琼芳扛上肩头，令她破水探头，透气呼吸。跟着将绳索绕上了她的纤腰，来回缠了几缠。

哲尔丹左臂紧夹琼芳，右臂拉住绳索，盼能逆水而上。岸上众人拼死拉绳，也在加力拉扯，只是顺水行舟容易，逆水欲行寸尺，纵是漠北宗师，却也难动分毫。须臾间水势冲来，哲尔丹连番使动“大黑天拳”的无形气劲，但老天爷降下的神奇，岂是凡人之力所能相抗？几番以拳劲逆势划水，都只能勉强撑住身子不动，想要往前一寸，却是万万不能。

不到一盏茶时光，哲尔丹气力用尽，再也发不出力，水花翻滚，洪流冲激，转眼便把两人冲下水瀑，一旁祝康、娟儿、傅元影同声惊叫，六只手臂一齐加力，连同先前的宋通明、三棍杰，众人齐心协力拉住绳索，这才制住了下坠之势。

二人时时都有性命之危，傅元影慌忙喊道：“大家听我号令，一同使劲儿拉！”他口中计数，应声至三，霎时众人同声出力，“神刀劲”加上傅元影数十载内力，连同崆峒三棍杰、祝康、哲尔丹弟子、华山双怪等人，气力足抵万斤之雄，大水虽是汹涌，水里的两人仍能寸尺缓移，傅元影心下大喜，一声令下，众人奋力再拉，猛听嘎地一声响，绳索居然滞住了。

傅元影心下大惊，慌忙探头去看，赫见绳索刚巧不巧，居然缠入了乱石之中，若要贸然去拉，恐怕绳索吃力太过，便要当场撕裂。宋通明慌忙制住众人，又从车上取来一条绳索，天幸有先见之明，这回预备的绳索足有十捆之多，合计数百尺之长，他急忙将绳索打结，喊道：“哲尔丹！我这就下来援手，你务必撑住！”

祝康见他又要下水，赶忙拦住了，惊道：“下去一个少一个，可别再冒险了！”

大水不住冲来，绳索逐步撕裂，麻纤瞬间分为十来束，已是将断未断。众人不敢再拉，眼睁睁看着绳索散裂，宋通明取起绳索，急忙

再抛，此时哲尔丹已离岸边三十余丈，水湍风劲，两边距离又远，几次抛出绳索，却都毫无准头。众人心下明白，绳索一断，哲尔丹内力便再深厚十倍，也要坠下水瀑，河里的两人都是个死字。

傅元影心下沉吟，自知水里无法救人，当今之计，唯有半空飞荡过去，或能由瀑布上空拉人。

他唤来那蒙古弟子，低声嘱咐了，又将绳索绑在树上，那弟子以蒙语喊道："师父！绳索要断了，一会儿你顺势向瀑布外跳出，傅先生要从半空接应你。"

哲尔丹听得半空秋千接人，着实太过惊险，只要自己手短个半寸，抑或傅元影撑不住自己的份量，那是必死无疑。但此际生死交关，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当下大喊道："洒银！洒银！"

琼芳此时也是性命危急，虽给哲尔丹抱在手里，仍是喝了一肚子水，早已半昏半醒。她听哲尔丹破口喊叫，便也清醒过来，低头探下，脚边是万丈巨瀑，抬头上看，水声隆隆之中，无数白烟水气笼罩了视线，真如地狱景象。

琼芳命在旦夕，内心慌了起来，霎时间想到了爷爷。自己若要死了，爷爷便要替她送终，可怜他老人家早年丧子，晚年又要孤苦，却如何禁得住打击？琼芳想到害怕处，只是牢牢抓着哲尔丹。

她泪如雨下，樱口一张，立被水花淹没，五官全被泡入水里，琼芳心中哭喊："颖超、颖超，我今日为你而死，你以后会记得我么？"想到苏颖超年少英俊，日后在门人请托之下，多半要另结新欢，更是拼命挣扎，大声喊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忽听耳边传来低声说话，好似在安慰自己莫怕，琼芳呆呆抬头去望，看这位漠北宗师虽在激烈挣扎，脸上神情却不见一丝恐惧。琼芳大声哭喊："救我！你们一定要救我！"正想间，岸上传来大声惊呼，琼芳转头去看，那傅元影抓着绳索，已要冒险荡来，倘若一个闪失，他也要为自己送命。

"少阁主！"大声哭叫中，忽见半空荡来一名男子，却是傅元影。听他喊道："你们跳过来！抓住我的手！"哲尔丹临危不乱，他左手抱住琼芳，右手拖拉绳索，一个使劲，身子破水而出，高过瀑布三尺，只是手下一空，却没抓到傅元影，霎时两脚悬吊在瀑布之外，大水淹

没头脸，两人凌空承受万斤水力，痛苦万分，全靠绳索悬吊。那傅元影给瀑布一冲，也险些也给卷了进去，性命大见危急。

傅元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此刻惨死了，家里便成孤儿寡妇。哲尔丹更是死得莫名其妙，只是他虽然性命垂危，却始终不放开自己，琼芳喃喃发呆，心道："他们心里也有记挂，却一个个冒险赌命，他们为何不怕死……为什么？是因为爷爷的权势吗？"她望向这些忠勇的面孔，心下忽地醒觉："他们不怕死，是因为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所以他……他们只要死得其所，便没有分毫惧它……"

生死只在一瞬间，乃是生平前所未见的情势，琼芳却是悚然一惊，她喃喃自语："大家都不怕死，大家都知道为何而活……我呢？我又是为什么而活？是为了爷爷、为了颖超么……我活在这世上，全是为了你们么？"

来到了鬼门关之前，才赫然惊醒自己是个空壳，每个人都知为何而活，为何而死，却只有自己不知道。

活了二十四年，全在为别人活，为紫云轩活，如今更要为情郎而死，这样的一生就是她要的么？她望着滔天大浪：心里浮起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有一天爷爷病死了，情郎病死了，你以后要怎么办？和他们一起死么？"

不知道……这辈子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别人，没了他们，自己便成了空壳子。

练武、读书，这辈子全都是为了别人，连性子的豪迈任性，也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她拼命挣扎，抵死去想一件自己真心事，与别人无关，与紫云轩无关，只是自己真心想做的……偏生脑中一片空白，却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练武是为了爷爷、读书是为了紫云轩，和颖超相识、爱恋结合，也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事儿，难怪……难怪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原来这辈子所有的路，都早被安排好了……

"快！快伸手过来！"傅元影荡回了悬崖，再次狠命扑出，哗啦一声滔天大响，水花泼上了脸面，琼芳也醒了过来，眼前一名急切的男子半空飞来，正是傅师傅。看他好生行险，身子离瀑布太近，水势已然冲上身子。哲尔丹右手抛开绳索，冒死飞渡瀑布。傅元影急忙去

抓，琼芳身子摇晃，随着哲尔丹奋力纵出，满脸水花之间，也随着飞了出去。

三人半空相遇，在万丈高空之中连吵粱线，说来已然脱险。岸上众人大喜欲狂，全数高声欢呼。琼芳微微一笑，正要抱紧傅元影，忽然腰中一痛，一股大力扯来，竟将她拖拉回去。哲尔丹大惊道："绳！"傅元影直到此时，方才醒觉琼芳腰里还系着绳索，另一端却在岸上，眼看琼芳荡回水瀑，他急忙喊道："宋通明！拉住绳索！"众人急急去扯，却反而雪上加霜，那绳索本已欲裂，大水冲刷，岸上拉扯，两端力量相持，嘶地一声裂响，绳索已然断裂。

大瀑之前，琼芳毫无反抗余地，瞬间便给水浪冲下地狱。

完了，最不能死、最不该死的尊贵姑娘居然死了……傅元影心跳停顿，想到了"自杀谢罪"四个字，便在此时，哲尔丹冒险赌命，他放脱了傅元影，半空旋翻，身子向下坠落，直朝琼芳脚下抓去。眼看哲尔丹头下脚上，傅元影一手拉绳，一手死抓着哲尔丹的脚踝，盼能生出奇迹。

两大高手齐心协力，漠北宗师右手暴长，全力去抓小泵娘的脚踝。

嘿！抓到了！手里抓到了皮靴，却也扯住了琼芳。

永远都穿男人皮靴的美貌姑娘，鞋子的尺寸永远宽松，水远都大一寸。

要命的一寸。皮靴滑脱，鞋子的主人失去了凭藉，已然坠下水瀑。

悬崖上众人一个个坐倒在地，同声惨叫："少阁主啊！"

被瀑布大水撞上，那是什么感觉呢?

琼芳向来聪颖过人，但天地巨变之下，此刻却如蝼蚁般卑微，她闷哼一声，背后先被重重砸了几十拳，接着万斤重担压上双肩，闷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男儿汉的皮靴已被扯脱，大水冲到，儒生网巾也已松落，猛烈的冰水灌入眼耳鼻，让她全然不能动弹，连呼救也不成，她就这样紧闭双眼，直直坠入地狱般的水瀑深处。

脑中不再想到爷爷，也不再去想情郎，心中最后一个念头，只剩下自己。

马上要死了……有没有遗憾……有没有想做却还没做过的事儿?

有了……长大以后，还没穿过女装……连自己都没见过自己有多么漂亮……

“不要死啊！”狂涛大水压得她气闷欲死，琼芳却也开始拼命挣扎，她两手乱挥，口中灌满了冰水，将死之际，陡然间，手上一紧，好似给什么东西拉住了，竟被一股气力卷入了水瀑之中。

琼芳满心惊骇，偏又无法张眼，暴水激刷，身子半空旋转，便这样摔入了水帘之中。

身子摔上了湿淄溜的地面，一路飞滑出去，蓦地后背剧痛，撞着了石壁，终于停了下来。

琼芳慌张睁眼，四下一片黑沉，什么也瞧不见，四下轰隆隆地，巨响震耳欲聋，面前仍是那片大水帘，将她与尘世隔得开了。

她身在诡异险地，自是惊惧无比，赶忙从怀中取出火石，接连去打，奈何身子浸湿，全无火花。她把火石扔开，藉着洞中微光，勉强去看所处之地。

那是处狭长洞穴，约莫几十尺长，宽却仅五六尺，阴森潮湿，洞里还有着鱼腥恶臭。

便在此时，火石被人捡了起来，答、答、答，火石不住碰撞。

瀑布里有神？真是水神？怪异声响发出，彷佛好奇的水妖欲待玩火。琼芳登时牙关颤抖，她喃喃地道：“宁师父？是……是你么？”

没有人回答，只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瀑布水声虽大，却掩不住那一沉一沉的踏地声，每一记都踩痛了琼芳的恐惧。

琼芳两手抓着铁扇，想要使出武功御敌，偏生想不起一招半式。她心中害怕，喃喃地道：“谁……到底是谁在里面？”

“窝……窝……锅……火……”

琼芳面色惊白，哑声道：“什么是窝窝锅火？谁？你是谁？”那怪声喘息道：“窝……窝……”水瀑魔洞里传来让人害伯的悲音，好像妖魔口吃，用那不成人声的腔调前来招魂。脚步越来越近，琼芳勉力压下尖叫，她明白自己一旦大叫出声，在那长声锐响之后，便要放声大哭。

被异象震住的琼芳，成了一个无助的小女孩儿。她口中喃喃呼唤，这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黑房里，心里只是怕鬼，想哭却哭不出声，想逃，却又无路可去……

黑影出现在面前，笼罩了视线，她不住挣扎，终于放声大哭起来："爹爹！救我！"

尖叫以后，一定会哭的，果然再也制不住泪水。琼芳坐倒在地，在水帘洞里放声大哭："爹爹！救救芳儿！你来保护芳儿碍"

悲哀袭上心头，泪珠不住洒落。十岁以前，她也曾经穿着女装，依偎在爹爹的怀里，做个撒娇的乖女孩儿。可如今她早已不知什么叫做依靠……爹爹已经死掉了碍

肩膀上放落了一只手，这是令人恐惧的一刻，照理她该要昏厥，可心中弥漫哀恸，居然连恐惧也不知道了。琼芳恨恨一咬牙，猛然回过头去，她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管是给妖怪咬死，还是给一刀砍死，她都要看清楚敌人的脸面。

咦?

她微启樱唇，呆呆凝视面前的景象。在这一刻，她居然没有尖叫。

面前是一对凤眼，眼瞳很漂亮、很有神，温润如玉，就这样和自己对望着。

眼眸很温和，不太像是野兽，不太像会咬人。在这黑暗无助的时刻，眼瞳眨了眨，好似要她别害怕，跟着一双温暖的大手摸上了脸颊，安慰着自己。

那感受好温柔……就像小时候看过的爹爹……

莫名间，琼芳居然扑了上去，她想把脸埋在眼瞳主人的怀里，那定是个宽广温暖的胸膛。她满面娇羞，拾眼去看，眼帘里看得明白……

全是毛……那人脸上全是毛……

"轰隆颅轰隆颅"

耳边传来了阵阵巨响，也把琼芳拉回了尘世，洞外是大水瀑，洞内必定是大水妖。

“救命啊！”琼芳尖声大叫，须臾之间，她先发出了尖叫，跟着狠命推开怪物，手中折扇虚点，运出了“戳”字诀，脚下运起了九华身法，急速退开。她拼出了所有知道的武功招式，终于逃到洞穴一角，她缩着身子，手脚发抖，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喊道：“救命啊！妖怪啊！妖怪那怪物不太敢靠近，想来也给琼芳吓坏了，它嚅嚅啧啧，发出怪音，说道：“窝……窝果……丝……师师……”窝果丝师师？琼芳一直哭，这个怪东西舌头麻痹，不解言辞，咬字之模糊，比哲尔丹还要不如，若非是那水中妖魔，还能是什么东西？她大声尖叫，不顾一切向前飞扑，忽然脚下一空，跌了出去，大水帘冲刷下来，正正浇在脸上，慌张之间，竟尔忘了自己身在险地，居然又坠入了瀑布。

堪堪要死之际，一只手搂住了腰间，将她轻轻缓缓地抱了回来。琼芳撇眼地下，惊见地下有着死鱼骨头，看这水妖把自己拖回来，定是要吃掉自己。她吓得魂胆俱裂，大哭道：“别过来…别吃我…我没几斤肉的……很难吃……千万别吃……”

那怪物听她发出尖锐呼喊，好似有些着慌了，它喉头发出了异响，牢牢抓住了琼芳。紫云轩少阁主又叫又跳，拼死挣扎，那怪物终于抓她不住，一把放开了她。嘶哑地道：“憋…瘪…别……”

琼芳哪管它哼什么妖怪话，连滚带爬，奋力尖叫，以来宣泄心中的恐惧，过得半晌，终于发不出惨叫，喘息之中，只听那怪物道：“憋、憋……啪…怕…别…别怕……”

琼芳咦了一声，心道：“这好像是人话！”她惊觉对方似在言语，便制住了尖叫。过得半晌，琼芳抹去了冷汗，颤抖着牙关，结结巴巴地道：“你……你……要我别……别怕……是……是不是？”

两人一个惊、一个哑，相互感染之下，均成语焉不详之辈，那怪人听她辛苦熬完这段话，登时嘘了口长气，点了点头，好似如释重负。又听它道：“别怕、别怕、别怕。”

连着三个别怕，果然别怕了，她稍感安心，寻思道：“这玩意儿会说别伯，应该不是妖怪。”

她凝目打量眼前怪人，只见它的眼神极为温和，寻思又想：“这怪物的眼睛像是兔子马儿，应该吃素。”她拍了拍心口，正要说话，那怪人却抢先开口，喘道：“伊、泥……你，威尾…为，喝可…”

那怪物步步靠近，伸手挥动，看它口吃难言，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说得诘屈聱牙，之间还夹杂无数喘息，好似欲待吃人。琼芳又怕了起来，猛地醒起怀中还有火枪，急急去掏，天幸这枪没给冲走，大喜之下，当场亮了出来，喝道："往后退！退远点！不然我打死你！"那怪物居然知道枪子儿厉害，往后略退几步。琼芳喝道："不够远！再退！退！"怕眼看那怪物离自己足有数丈，琼芳稍觉平安，她喘息半晌：心道："这下可是我占上风了。"

当下定了定神，恢复少阁主的气魄，厉声便喝："说！你是宁不凡吗？"

"窝……窝果扑……扑丝……师……"那怪物喉头发出异响，双手摇晃不休，却不知要干些什么。一听"窝果扑丝师"，琼芳气往上冲，厉声道："不准说怪物话，说人话！"怕那怪人呀呀嘎呜，好似想说什么，偏又说不明白，山洞里怪声怪调，伴随轰隆水声，登让琼芳烦躁无比，她掩耳尖叫道："住口！不许发出声音！"那怪人给她一喊，登又垂首望地，静默下来。两人面面相觑，琼芳怕得想哭，偏生情势恶劣无比，委实不能放松心力，她咬牙切齿，道："你……你不准说话，现下我来问话，你只管点头摇头。"

那怪人连连颔首，道："凹毫……毫……好……好、好、好……行！"怕琼芳正要喝止，哪知此人嗓子里又冒出个"行"字，咬字居然颇为清楚。此人之怪，委实讳莫如深，己非语无伦次、牙牙学语等情可描。她用力清了清嗓子，大声道："安静！"那怪人急忙点头，不敢再做一声。

琼芳怕给他感染口吃，当下特意卷舌，脆声道："我来此地，专为一人而来。此人姓宁名不凡，你认得他么？"那怪人拼命领首，道："窝……果…我，扔…人忍、额得塔他……"举凡言语无味之人，面目必然可憎，听那怪音从喉头冒出，琼芳心中发毛，全身发痒，尖叫道："不许说话，只准点头摇头！"少阁主发威，那怪人急忙点头，示意明了。琼芳再次问道："你是不是宁大侠？"

那怪人听得此言，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琼芳看在眼里，苦在心底，暗暗忖道："倒楣了，九死一生，却还白跑一趟。"她心下叫苦连天，口中又道："那你又是谁？可以说说么？"

那怪人好似得了皇恩大赦，它神色焦急，双手挥舞，口中嘎嘎呜呜，似想长篇大论，但一急之下，嘴里更是含浑不清，一时呜呜呱呱，鸡鸣狗叫，琼芳大为后悔，不知这些怪话要伊于胡底，琼芳大怒之间，用力挥手："不许说话了！"手指用力，居然不慎扣动扳机，喀地一响，枪口没有火光。惨了，火药浸水，枪子儿射不出来。琼芳心下大叫凄惨，深怕那怪物发觉，赶忙胡乱喝话："滚开！你往后滚开！滚！滚！不然姑娘打死你！"

那怪物给她连番逼喝，只得一路退到了洞壁，已是退无可退。琼芳也往洞穴另一端行去，她又累又苦，登时颓然坐倒。

此刻耳中没有苏颖超的温柔腔调，也没有爷爷的耐心叮嘱，更没有傅元影等人的谆谆劝谏，此刻只有水瀑的一片轰隆巨响。眼前是黑暗无光的洞穴，没有了宁不凡，却有一只口发异声的水妖，想起自己处境之惨；心下一酸，琼芳珠泪潸潸，终于低声啜泣起来。

"堆腿对……扑不猪。"怪物再次发声吵嚷，琼芳擦抹了泪水，怒道："不许说话！""

窝果柯可……"那怪物还在吵闹不休，登时激怒了琼芳，她霍地起身，喊道："闭嘴！"

"对……"怪物吞咽口沫，喃喃又道："不……篆…"这不是妖怪话，琼芳啊了一声，又听对面那人道："虾……吓……"他深深吸了口气，终于一字一缓，吐出清清楚楚的三个字儿："吓了你……"

很低很缓的几个字儿，这嗓音非但清楚，尚且十分温和，瀑布大水之中，听来居然有些悦耳。

琼芳大为讶异，她张大了眼，慌声道："你……你会说话了？"那怪人咳了咳，嗓子轻润许多，听他放缓了腔调，道："我许揪……久没说话。口齿有点……扑不领……灵光……"

琼芳破涕为笑，心道："这是人。不是妖怪。"她擦去泪水，又问道："你是人，对不对？"那怪物颔首道："堆对，我当……然是……"琼芳听它口吃得紧，不待说完，忙道："你既然是人，那为何要住在水洞里？"那怪人低叹一声，伸手朝上指了指。琼芳啊了一声，道："你本在瀑布上头？"

那怪人颔首示意，低声道：“洪暴……水毒，漂流……坠瀑，不见归家路……”

又来了一段妖怪话，没一个字儿听得懂，琼芳欲待尖叫，猛听到归家路三字，赫地醒觉过来，已知它并非口吃，而是说话文白相杂。琼芳心下醒觉：“这怪物会做文章，这话却是说大水急流，把他冲到这里，所以回不了家。”听他用词虽短，却颇为考究，不知是哪一国的妖怪，忍不住哑然失笑。

琼芳害怕渐减，好奇便增，想到了小白龙，低声便道：“外头的人说这里有个水神，可是你么？”那怪人闻言一愣，眨了眨眼，却是答不上话。琼芳怕他又忽然发狂，却也不敢再说了。她四下看了几眼，低声又问：“这洞穴有……有别的出口么？”

那怪人低叹一声，伸手抚摸石壁，摇了摇头。琼芳听这叹息声无尽苍凉，想来这洞穴定无出路，想到此地如同一道天牢，有进无出，自己花样年华，却要长伴怪物身侧，一颗心也沉了下去。

不知几年之后，是否也会成为茹毛饮血的妖怪，镇日里哼哼哈哈，说那“窝果不丝师”的妖怪话?

正想着当妖怪的滋味了，忽听一声狂叫，赫见怪人冲到自己面前，双目朝她的身上猛瞪，口中喝喝低响，好似有些激动。琼芳怕了起来，慌道：“你……你又怎么了？”

猛听那怪人狂吼一声，直朝琼芳扑来，竟是势如飞虎，琼芳魂飞魄散，尖叫道：“救命啊！救命啊！”那怪人抓住了琼芳，蓦地伸手一扯，已将她腰间衣带扯落，看模样竟要非礼。琼芳急急挣扎，拼命去推那怪人的臂膀，贝齿正要咬落，却在此时，那怪人忽地放开琼芳，跟着跪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

人家是前倨后恭、先礼后兵，这怪物却是先咬后哭，不知在弄什么玄虚，琼芳好容易逃过魔掌，惊魂甫定，赶忙向后退开，左手抓折扇，右手拿火枪，全心全力戒备。只是防备良久，那怪物却不再扑来，黑暗中只是不住呜咽哭泣，好似悲喜交加。

琼芳心下茫然，寻思道：“这又是怎么回事？怪物也会发疯么？”

“上天……我……终于要回家了……”

黑暗中怪物仰天跪倒，大声悲号，两手却高举一样物事，琼芳看得明白，那是条绳索，正是从自己腰间解下的。琼芳满心疑惑，正自猜测那怪人的用意，忽见那怪人站起身来，行到水帘之前，看他半身前倾，右手探出，已将一条臂膀放入大水。

通天大水坠落，由几百丈高空一路冲刷而下，巨力撞落，什么东西都会翻倒滚落，哪知那手臂竟如铁打石造，哗啦啦水花四溅，它只横在瀑布之中，一动不动。

琼芳看得呆了，她曾亲受巨瀑威势，便以哲尔丹的深厚内力，却也无法抵挡水力冲刷，岂料此人竟能以单臂抗拒天威？琼芳张大樱口，满心呆滞，便在此时，那人深深吐纳，赫然间双臂向前挥动，两道劲风飞过，洞中精光闪耀，瀑布大水竟在刹那间断绝。

轰隆颅水势衔接上了，琼芳的小嘴却迟迟不能阖上。方才那一刻，瀑布大水好似被怪人的劲风扑断，亲睹异象，她只能张口结舌，任凭尖叫声从喉头宣泄而出。

那怪人竖指在唇，示意噤声，琼芳却不理他，只管放声尖叫，便在此时，水瀑外传来呼喊，听得喊声隐隐约约："大小姐……大小姐……你在哪里碍"

声响不歇，隐从水瀑间传来。那怪人站立瀑布之前，单掌击出，啪地一声，瀑布水帘给掌风激出一处圆孔，裂孔虽只一瞬，琼芳眼里却看得明白，水瀑外是处险峻山崖，崖间十来人散布搜索，见是傅元影、哲尔丹这些同伴，诸人四下提声喊叫，正在搜寻自己。

琼芳大喜欲狂，登又大叫起来，只是这回叫声绝非惨惨哀号，而是雀跃欢呼。她手舞足蹈，如小仙子般兜兜地转了圈，内心欢喜无比，拼命呐喊："傅师范！傅师范！我在瀑布里！你们快来救我！"

喊了许久，众人迟迟不做回应，好似没听到自己的呼唤。琼芳怕他们走远了，一时叫得声嘶力竭，奈何人小声弱，全然无法穿透震耳欲聋的水声，那怪人挥手示意，请她站到自己怀中。琼芳最怕此人碰她，玉臂稍受沾指，登即尖叫："走！去！滚！闪！"连用好些辞汇驱赶，那怪人却似听不懂人话，只是毫不理会。它两手伸来，把美女拉到了怀里，拇指按住了她的耳孔，中食两指压上眼眶，琼芳吓得魂飞魄散，喊道："不要挖眼珠！不要！不要！"

那怪人任凭她慌声尖叫，忽听他断喝一声，头顶传来激烈爆响，那声波直直震出，琼芳五脏六腑一同倒转，耳鼓鸣响，头痛欲裂，天幸那怪物压住自己的眼眶，否则连眼珠都要给震脱了。

叫声既猛且沉，又似尖锐无比，好似头顶传来雷声爆炸，无止无尽，琼芳浑身骨骼四散欲裂，不住发声尖叫。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全身软倒，已要口吐白沫。那怪人怕她受了内伤，这才停下了啸声。他放开了琼芳，任凭她坐倒在地。

琼芳气喘不休，满面呆滞，喃喃自语："傅……傅元影……你再不过来……我跟你没完……"这怪人发出如此震天巨响，除非众人溜下山喝茶去了，否则定能察觉。她泪眼汪汪，心中催促不歇，猛然间山崖对面传来啸声应答，同伴们终于听见了咒骂，赶忙向大小姐请安。

琼芳破涕为笑，一行人中能发出这等雄浑啸声的，想来仅哲尔丹一人。可漠北宗师亲来作啸，在这瀑布巨响的掩盖下，啸声却甚微弱，功力与那怪人差了偌大一截。琼芳醒觉过来，她上下打量怪物，寻思道："这人武功比哲尔丹还高许多，一定是宁不凡，只是不认而已。"

想到带回了宁不凡，琼芳心头怦怦地跳了起来，知道颖超有救了。转看那怪人，却也是喜孜孜地模样，看他手上几个拉扯，已将绳索卷了起来。那绳索原本一端垂在琼芳腰间，另一段垂在水里，虽已断做两截，绳长仍极可观。琼芳满心好奇，忙道："你……你要用这绳索做哈？"

敝人并未回话，看它手握绳头，蓦地张嘴吸气，胸腔鼓起，好似要潜下水一般。

琼芳呆呆看着，这怪人一口气好生悠长，直似无止无尽，她心生好奇，便也学着怪人模样，仰天吸了口长气，只是吸到胸腔疼痛，肺部欲裂那怪人的一口气仍无止歇。琼芳虽也见过无数武林好手，却没看过这等异状，一时心下骇然："好呀！这人一定是水妖，只是装成宁不凡的模样而已。"

正胡思乱想中，那怪人已吸足了气，陡听唆地一声，他伸手一扬，那绳头随着一口真气飞出，赫地穿破水瀑，直向悬崖射去。沉重水瀑压在绳上，却无法让绳索弯曲半寸，足见绳上所附真气何等惊人。

绳索宛若飞龙，随那怪人的长声吐气，一路向前飞出，也不知过了多久，绳子定下，另一端似给人牢牢抓住了，那怪人侧耳倾听，隆隆水声中，对岸传出啸声应答，他拉了拉绳索，做了回应，便在洞中寻了地方打结紧缚。琼芳见绳桥已然搭起，不由张口结舌，问道："你……你要走出去？"

那怪人哈哈笑了，跟着又在绳结上叠了一块巨岩，以免松脱。看他力大无穷，百斤岩石说提就提，举重若轻，这景象十分慑人，琼芳却已视若无睹。连着几番惊吓，她对这妖怪已是敬畏有加，便算亲睹怪人张翅飞走，怕也见怪不怪。

那怪人站到水帘之前，回首望向琼芳，天光乍亮，黎明曙光从水帘中照耀进来，琼芳也在打量眼前的男子，只见他身长约莫八尺，体型虽然高大，却极为瘦削。再看此人赤着双脚，胡须蓬生，外貌极为潦草丑陋。

眼看那怪人张开双臂，眼角含笑，好似要搂抱自己。琼芳尖叫一声，越看越觉此人模样古怪，如何敢迈步向前。那人却不焦急，仍旧展开臂膀，等候她过来。

琼芳迟疑半晌：心道："看这水妖的模样，十之八九要带我出去。说不得，我得忍耐则个。"

她心中默念阿弥陀佛，颤抖着脚步，朝那怪人身前靠去。两人双手相接那怪人手掌粗糙，生满了硬茧，琼芳抬眼去望，眼前这人乱发长须，垂落胸前，可说极尽蓬头垢面之能事。琼芳忍不住又怕了起来，尖叫道："救命啊！"

忽然间那怪人矮下身来，好似向自己笑了笑。琼芳掩住了脸，恨不得取出火枪，把这脑袋打得稀烂。

"别怕。"

低沉柔和的嗓音，安抚了琼芳。微弱天光映到面前，琼芳给嗓音安抚下来，虽然双手掩面，仍然偷偷睁开了眼，从指缝中瞧了出去。

眼前是一双眼瞳。那双瞳子并不大，却很黑亮。尽管生了一头乱发，长了一片潦须，但有了这双凤眼，眼前这人便能镇神定魂，让人不再害怕。琼芳轻轻拍了拍心口：心道："这人不算太丑，比华山双怪稍好一些……

正想间，那怪人已然转过身去，自行蹲在地下，琼芳诧异道：“你……你这是做什么？”

那怪人拍了拍自己的背，缓缓地道：“上来。”

若要自己爬上怪物的背，不如一头跳入瀑布摔死。琼芳脸红耳赤，摇头道：“不用你负，我自己能过去。”那怪人哦了一声，朝偌大水帘指了指，眼神带着询问。琼芳呸了一声，她素来胆大，当此开头，更是一步不让，咬紧牙关，往后退开几步，嘿呀一声大叫，奋力朝水瀑跳去。

面前大水赫然止歇，那怪人发动了内力，果然让自己飞过了水帘。琼芳松了气，正要去抓绳索，蓦地手中空荡，居然扑过了头，一时无从借力，便朝瀑下坠去。

正要放声尖叫，半空里一人如同大鸟飞来，须臾间抱住了自己，将她带上了绳索。琼芳天旋地转，给那怪物抛了起来，霎时稳稳坐到他的背上。眼看那怪人用手勾住她的臀腿，琼芳满脸通红，她怕身子与那人贴合，拼命向后去仰，一时带得怪人左右摆荡，若非他武功奇高，恐怕早已坠下深谷，摔成烂泥也似。那怪人勉力平衡脚步，大喝道：“姑娘！求你别动，我想回家。”

琼芳眯起双眼，低头下望，不由得悚然一惊，只见两人悬于高空，脚下一片迷茫水气，那怪人单足踩在绳上，另一脚金鸡独立，端得是惊心动魄。抬眼去看，水气漂荡，对面悬崖迷蒙难辨，两边相隔不知多远，加上山风强劲，吹得绳索不住摇荡，琼芳自知危险，只能勉强按耐下来，道：“好，我不动就是了。”

风力越来越大，那怪人深深吸了口气，嘱咐道：“抱住我的颈子，我要撑开手了。”琼芳双腿跨在那人腰间，早已面红过耳，想起要抱住那怪人的颈子，更感迟疑。她倒不是坚守妇道，而是眼前那怪人委实脏乱。看他一头乱发潦草打结，里头藏污纳垢，说不走住有水蛭怪虫，光是瞧瞧便要作呕了，如何能靠近一寸?

此刻情势不容稍有犹疑，耳边风声呼啸，吹得她摇摇欲坠，想起性命垂危，终于恨恨闭上双眼，一咬牙，将脸面向前一贴，撞上了那人的针发，琼芳紧闭双眼，直欲作呕，心道：“忍一会儿！忍一会儿！”玉臂狠命缠住那怪人的颈子，好似要勒死他才甘心。

那黑发登时刺上脸孔，照理必有大批跳蚤蚂蚁爬将出来，只是忍了许久，面颊却并无刺痛麻酸之感，琼芳咦了一声，惊觉那人的头发十分柔软，全不似外观那般针黑纠结。

琼芳心下大感惊诧，一时把脸贴了过去，黑丝擦面，如触鹅绒，她怔怔出神，寻思道："奶娘说过，男人如果发丝软，耳根必软，十之八九会听女人的话。"

此行过来贵州，正是为了找出宁不凡，好来对付黑衣人，琼芳心下怦怦跳着，寻思道："要是这人愿意听我的指令，那日后遇上黑衣人，可再也不怕了。"

想到此处，胆战心惊地伸手出去，一把拉住那人头发，胡乱扯了扯，果然入手颇为柔软，一时心下大喜，更是加力拉扯。那怪人闷不吭声，只当自己死了，一时撑开双手，凌空虚步，一停一行，盼求稳步行到对岸。

此行千里迢迢，终能拖个绝代高手回去，琼芳满心喜乐，回首望向大水瀑，黎明时分，阳光从天边照下，只见自己正从通天大水里行将出来，水花四溅，玉洗珠帘，背后瀑布只在十尺不到，彷佛白龙倾泻，正不住打向自己。琼芳怔怔转望脚下，只见山谷浮起了一道彩虹，光晕绝美，七彩变幻，好似自己坐在虹桥之上，正要往天堂行去。

此时危机四伏，背后是天下第一大瀑，脚下是万仞高空，自己又趴在吃人大水妖的背上。这是令人惊骇的一刻，却也是人生难得的一刻。琼芳忽然微微一笑，双手成圈，搂住那怪人的颈间，跟着身子倾倒，紧紧趴在那怪人背上。

除了小时负在爹爹背上，十多年下来，不曾这般趴负于一人身后。便算是至亲至爱的情郎，她也不曾如此放心地把自己交出去。可此时此刻，她却很想这般趴着，她打量着身遭的奇景，嘴角合著笑，好似自己变回了小女孩儿，什么都不必想、不必愁，再平安不过了。

那怪人步步为营，越走越见心得，脚步也越来越快，此时已能听得宋通明的大喊大叫，琼芳醒觉过来，只见自己离崖不远，已然回到了尘世。

对面同伴大声喊叫，纷纷预备绳索勾网，想来怕那怪人一个不慎，居然害得自己坠落下去。她脸上微起羞红：心道："我今日给人背

在身上，这事要传扬出去，颖超非气死不可。”两边距离尚远，水气弥漫，想来同伴瞧得见人影，却瞧不见自己给人背负。琼芳趴到那怪人耳边，低声道：“放我下来，剩下的一段路，让我自己过去。”

此处离悬崖还有十余丈，算来足达百尺，那怪人颇见踌躇，低声道：“你成么？”琼芳板起脸来，沉声道：“不管成不成，放我下来。”

那怪人听得口气严峻，便握住她的手，掌力轻轻一带，已将她横抱手中，转到身前，琼芳心下嘻笑：“这人当真听话。以后紫云轩行走天下，无往不利。”那怪人两手怀抱琼芳，忽然右手一伸，便朝她的脚上摸去。琼芳惊怒交加，喝道：“大胆！放开你的脏爪子！”那怪人摇头道：“赤脚走绳，容易平衡身子。”说着便将她的罗袜扯了下来，露出了晶莹秀美的足踝玉趾。那罗袜算是贴身衣物，也是全身上下唯一着穿女装之处。她羞红了脸，喝道：“别开头去，不准看。”

那怪人生死一线，哪有心思去看光脚丫子？他吐气沉膝，捧住琼芳的纤腰，将她缓缓放落，口中吩咐道：“身子中线对着绳索，双手张开。万莫望下瞧看。”琼芳呸了一声，她的轻身功夫大有门道，年前更受娟儿教诲，颇有九华山的曼妙身法，当下反而着意卖弄，身子半空旋转，霎时站上了绳索。只是脚下有些不稳，那怪人急忙凑手过来，将她扶住了。

此时已近悬崖，狂风大减，琼芳双手平衡，已能站稳脚步，听她提气喊道：“傅师范，我回来了！”

声音一出，悬崖对面满是叫喊，喝彩声传自宋通明、祝康之口，那惊呼声却是傅元影、三棍杰所发，各人职责不同，心事自然不一。傅元影大声道：“小姐你抓好绳索，我过去接你！”

琼芳喊道：“你们别过来，这绳索吃不得这许重。”

背后那怪人道：“吃得住的，你该让同伴过来接你。”琼芳哼地一声，自管向前迈步，一时连过五尺，她身轻脚小，走这绳索本就大占便宜。又听背后那怪人谆谆劝告：“慢慢走，别要心急。”琼芳听他口气满是教训之意，心中很不乐意，忖道：“这当口若不能将他收服，上岸之后，我也支不动他了。”当下回目身后，将腰间折扇抽了出来，啪地一响，局面已然打开。傲然道：“朋友，你可知道自己是跟谁说话么？”

扇面张开，露出了三个字儿，那怪人惊呼出声："紫云轩？"琼芳微微一笑：心道："太好了，他也知晓紫云轩，那可少了一番口舌功夫。"她见自己衣衫不整，便略作整理，毕竟自己与陌生男子同处山洞，倘若内外衫有凌乱迹象，那苏颖超可是吐血而亡了。

眼看头巾已失，秀发凌乱，琼芳从怀中取出紫手帕，自行绑了个髻。看她站于高空之上，秀发飞扬，紫巾紫衫，阳光返照映射，望来倍加耀眼。

那怪人痴痴瞧着，忽地全身发抖，惊道："你……你……"琼芳微感奇怪，回首望向那怪人，只见他满面激动，好似目瞪口呆，更似惊艳于自己的美貌。琼芳生平不以女子自居，除在苏颖超面前，绝无分毫羞弱美女之态，此刻见了那怪人的眼神：心中忽然暗暗喜悦，她举起折扇，掩住了樱口，含笑道："别愣在那儿了，快快过去对岸吧。"

那怪人眼望琼芳，眼中带着迷惑，喃喃地道："你……你和琼……琼武川如何……如何称呼？"琼芳抛开女子柔色，又成了少阁主，听她嘿了一声，沉嗓道："不许提我爷爷的名讳！"

那怪人如中雷击，霎时苦笑起来，他垂头丧气，喃喃地道："你是国丈的孙女，叫做琼芳……对不对？"琼芳奇道："你认得我？"那怪人双手掩面，泪水滚滚而下，悲声道："今夕何夕……今夕何夕……"此时位于高空之上，须臾间便能平安渡过悬崖，哪知那怪人却似痛不欲生，身子更是摇晃不休，琼芳不由惊道："喂！快别这样了！你不是要回家么？"

那怪人听得"回家"两字，立时惊醒过来，他两手挥舞，嘶哑着嗓子，问道："告诉我……今……现下是……是哪……什么时候？"那怪人好似又犯了口吃，这几句话说得结结巴巴，竟是词不达意。琼芳心道："这人真是个怪物。好容易出来了，却又发起傻来。"她见脚下实在太高，当下两手撑开，平衡了身子，忍耐了脾气，说道："今儿是腊月二十四。"

那人喘息道："不是日子……我是问你……是哪……哪一年……"

此问太过怪异，琼芳眨了眨眼："哪一年？"她愣了半晌，方才答道："正统十年。"

那怪人愕然无语，过得半晌，方听他嘶哑地道："正……统？那…那景……泰……呢？"

琼芳心下纳闷，寻思："景泰？"她眼珠子转了转，登时想了起来，随口道："你是说前朝的皇帝？他十年前就退位病毙了，你不知道么？"

那怪人听得此言，忍不住张大了嘴，喃喃地道："十年了碍"他苦笑几声，眼里垂下两行泪来，一时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抬头看了看上苍，陡然掩住了脸，身子摇晃不休。

琼芳见那怪人全身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坠落悬崖。她惊慌不已，忙道："你定下神，莫要乱动……"动字方出，那怪人竟已闭上了眼，身子失了平衡，瞬间坠下高空。

琼芳放声尖叫，全身凉了半截，万没料到此人神功盖世，居然会失足坠落山谷？她赶忙伸手去拉，只是她武功有限，万仞之上，自保尚嫌不足，哪能出手救人？果然还没抓到衣袖，脚步已然滑动，险些摔下绳去，眼看也要步上那人后尘，忽然一人伸手拉住了她，厉声道："少阁主定神！莫要妄动！"

琼芳惊醒过来，凝眸去看，眼前却是傅元影。她喘息不止，尖叫道："傅师范！他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了！"傅元影不愿旁生枝节，一个点穴出手，制住了她，跟着将琼芳横抱入怀，快步朝崖岸行回。

十来丈距离须臾便过，琼芳一站上实地，众人纷纷围了上来，问道："那只猴子是谁啊？怎会住在瀑布里？"琼芳大声尖叫："别问了！快解开我的穴道！快！快！"傅元影不敢违背，赶忙出手推拿，琼芳一得自由，立时又跳又叫，喊道："他掉下去了！我们快去捞他起来！"宋通明愕然道："捞那只大猴子么？他到底是谁啊？"

琼芳自也不知那人是谁，情急之下，立时便要寻路下崖，众人寻了她一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她平安归来，如何能让她犯险？傅元影拦了上来，劝道："少阁主，不管那人是谁，你都得定神回力。一会儿我会去犀牛潭找人。"

琼芳恨恨推开了他，咬牙道："不行！现下就去找！"众人累了一夜，好容易琼芳脱险归来，自想歇息，只是看她如此心急，只得一个个跟将上来。

琼芳满心烦乱，已然攀下山道，娟儿与她交好，便也急急相随，双姝一前一后，娟儿追前来问："到底那人是谁？你在那瀑布后面遇到

了什么？”琼芳不理不答，只管急奔而下，来到了潭边，她张口大呼：“大水妖！你还活着么？”

漫天水花飞溅而上，白龙般的水柱灌入犀牛潭，四处全是漩涡暗流，看这水流如此强猛，若要失足坠下，定然永世不见天日。琼芳又叫了几声，忽然坐倒在地，当众哭了起来。

众人见琼芳泪洒当场，无不大为震惊，此女任性刁蛮，胆大妄为，什么时候露出过半分女子柔弱之态？傅元影怕她跳入潭里，急忙拦了过去，低声道：“少阁主，你若再有什么危险，傅某只有以死追随，请你莫要任性。”

宋通明附耳过去，问向傅元影：“方才那长须男子武功很强，可真是宁大侠本人么？”傅元影摇头道：“那人身材高大，恐过八尺，比我师兄高了一个头，决计不是他。”

众人议论不休，各自猜测那人身份，忽听岸边传来孩童喧哗，众人转头去看，见了一群孩童，看他们一个个湿淋淋地携竿带网，却是前些日子见过的那群少年。想来小白龙便在左近。

这偌大的人间，除了琼芳一人，便只剩那小白龙关切怪人的生死，琼芳心下激动，高声便叫：“小白龙！快来！快来！”众童日昨与双怪、祝康等人斗殴，一见这些凶神恶煞便在左近，早是慌忙欲走，琼芳急急赶将过去，喊道：“小白龙！小白龙！出来说话！”人堆里传来一声闷咳，一名少年走将出来，看他神态沉稳，双眼眯为一线，正是那小白龙！

琼芳一见他来，赶忙拉住了他，尖叫道：“你师父坠到水里了！你能游水不是？快将你师父捞出来！”小白龙半信半疑，皱眉道：“我师父八九年前就坠到瀑布下了，你要我怎么捞他？”

琼芳奋力摇首，大声道：“他没有死！他躲在瀑布后头的水帘洞里！方才我还见到他！”小白龙惊得呆了，一旁孩童纷纷议论：“水帘洞的传言是真的！”

琼芳正要再说，扑通一声响，小白龙拉住了绳索，已然飞身入水，几名孩童见头目下水，便也纷纷游入潭里找人。琼芳惊喜交加，没想这少年如此重情尚义，说走便走，只是她不善游水，便只能坐在岸边，满面焦急等候。

大水奔腾，怒瀑由九天之上倒灌潭水，单是溅起的水花便达百丈之高，足以想见犀牛潭里暗潮汹涌，水势湍急无比，那小白龙虽然目不能见，却以鱼网在潭下拖曳，想来若有异物，也能打捞出水。只是暗流险急，几名孩童水性虽精，却也无法靠近瀑布，几次给漩涡暗流一卷，更已沉入水中，若非身系绳索，恐怕早已灭顶。琼芳惊惶不已，急忙转向哲尔丹，尖叫道："大师傅，我求求你，快些下去救人！"

琼芳慌不择言，以她的尊贵身份，岂能轻易说出"求"逗个字？哲尔丹眼望傅元影，见他微微颔首，当下脱去上衣，露出精壮无比的上身，他见水势汹涌，不敢怠慢，便取起绳索绑缚腰间，一步步朝潭水行去。

忽于此刻，众人眼前一花，好似潭水变得清澈些了，哲尔丹也是面露诧异，便又退回岸上。众人瞠目不语，却听琼芳跳了起来，喜道："他还活着，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

话声未毕，潭水又是一阵摆荡，众人眼里看得明白，水中漩涡好似受了什么大力，赫然缓下，虽只刹那之间，但水流方位一变，却让潭水色泽有些变化。祝康望向宋通明，喃喃地道："你看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宋通明干笑道："你问我？我可去问谁？难道上庙里抽签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没个理会，水面哗啦一声，小白龙飘了起来，他湿淋淋地带着几名孩童上岸，神色甚是凝重。琼芳慌道："找到人了么？"

小白龙低声道："我不知道。可是水底下有股激流。把整潭水翻搅了。"众孩童想起水神传说，无不怕了起来，一个个跪倒在地，顶礼膜拜。

匆听娟儿惊叫道："有东西飘起来了！"众人眼里看得明白，只见潭水深处当真飘出一些东西，先是一艘小船缓缓浮起，船身早已腐朽，之后又有不少浮木飘将起来，一件件古旧腐烂，望来极为怕人。小白龙听了属下报来消息，更显得神情凝重，只侧耳倾听潭水，好似要查出什么异状。

陡然间，一具物事飘了起来，看那东西脸面朝下，却又长了四肢，好似是具浮尸。琼芳惊恐害怕，正要下水拖拉，傅元影急忙拦住，低声道："别忙着过去。"琼芳心急如焚，只得眼睁睁看那东西飘

到岸边。宋通明、祝康等人站得近，三两下把那物事捞了上来，各自聚拢围观，琼芳亟欲过去，却被三棍杰挡开了。琼芳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退开！"一旁宋通明咧嘴干笑，道："这东西很难看的，他们是为你好……"琼芳哪有心思听他喋喋不休，赶忙推开众人，靠近去看，赫然之间，把那人的脸面看入眼里，竟是一声尖叫，险些晕了过去。

地下哪里是个活人，却是一具陈年尸首，脸肉早已腐烂见骨，衣衫更见朽蚀。肥秤怪啧啧称奇，道："这死人好壮大，你瞧这条腿骨多长……"哲尔丹心下一凛，便也过来察看，他凝目察看那巨大尸体，又掀起那人的衣衫察看，过得半晌，忍不住啊了一声，那弟子走了过来，师徒两人低声交谈几句，吐了两个字出来，各人侧耳细听，却是"萨魔。"

眼看众人满面惊奇，那蒙古弟子解释道："这萨魔是蒙古第一恶徒，十年前天下爆发大难，这人就此行踪不明。我师父虽想将他正法，却都找不着人……唉，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在此地见到他的白骨。"萨魔乃是恶贯满盈的暴徒，众人多曾耳闻事迹，看这尸体腐烂见骨，压于万斤大水之下，想来报应不爽，此人死前必受重大折磨。

算盘怪自也听说此人残暴，登时嘻嘻笑道："原来你师父和这贼子有仇啊，那好，咱们现下来鞭尸吧。你打个三下，我抽个五记，您说如何……"话声末毕，瘦削的身躯向空飘起，竟给单手提开了。

在琼芳的惊叫之中，只见一名男子浑身是水，正自行将上岸。看他披头散发，长须及胸，一头毛发水湿沾黏，全数覆在脸上，竟连五官也看不清了。众人吓了一跳，都喊道："水鬼！"

几十名儿童抬头去看，各露崇敬畏惧之色。看这怪物衣衫褴褛，袒胸赤脚，这模样不像水神，反倒像个水鬼，人群中听得一声欢呼，却是琼芳，那小白龙多年不见师父，却也不敢贸然相认，一时呐喊道："师父！是你么？我是小白龙啊！"

那怪人从人群中一拐一拐地上前，好似摔伤了身子。众人害怕之余，各自朝后退开。那怪人一路行到那尸首脚边，蓦地双膝跪倒，拜了下去。看他肩膀颤抖不休，竟在低声哭泣。

旁观众人满面惊奇，不知他与萨魔有何渊源，良久良久，只见那怪人缓缓趴下，与那具尸体并肩倒卧，再也不动了。

宋通明心下疑惑，忙唤道：“这位仁兄，你还成么？”叫了几声，不见理会。此人模样着实太怪，却也无人敢上前碰他—碰。肥秤怪惊道：“他妈的！这家伙到底是人是鬼？”拿起石子便扔，那怪人背上中了一记，仍无知觉。算盘怪叫骂道：“管他活人死鬼，入土为安，咱们把他一起埋了吧。”琼芳大怒欲狂，还未说话，几十名孩童拿了石子便砸，扔得双怪左闪右躲。

小白龙目不能见，听得众人的怒骂声，只奔到琼芳身边，慌喊道：“怎么了？我师父怎么了？”他伸手去推那怪人，却也不见动静。小白龙趴在怪人身上，哽咽道：“师父！师父！小白龙长大了，你起来和我说话啊！徒儿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少年哭喊推摇，那怪人却真似死了一般，琼芳也是没理会处。傅元影上前察看把脉，说道：“这人脉象不稳，体力微弱，咱们把他带回去，请大夫诊治再说。”

众人交头贴耳，一来猜不出萨魔的死因，二来也不知那怪人的身份来历，都是议论纷纷。哲尔丹虽与萨魔有仇，却也不愿此人曝尸荒野，便请那随行捕快安排，将之择穴安葬。

琼芳此刻已定神下来，她吩咐三棍杰将那怪人抱起，送回车上。那小白龙自是不依，登时拦了过来，大声道：“你们干什么？想把我师父带到哪儿？”琼芳回思那怪人的言语，柔声便道：“孩子，你师父病情不轻，我们得带他找大夫瞧瞧。”小白龙垂泪道：“小白龙也有钱。我会供养师父，让他吃好喝好。”

琼芳抚摸那孩子的面颊，温言道：“孩子，你要相信我。等你师父大好了，我一定会让他回来这儿，与你相认，好么？”

小白龙拉住琼芳的衣角，只是不住啜泣，琼芳低叹一声，伸手抱了抱他，视作安慰。

撇眼看去，那怪人卧倒车中，背对众人，看他无言无语，不起不动，却不知此人究竟是死是活……是梦是醒……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九章 魔域

捞起这怪物的一日，恰是腊月二十四，民间传俗“灶君上天”，时在年关，当日回到贵阳，居然找不着大夫开业，傅元影代做诊治，看那怪人大体无恙，除了身子虚弱，饮食不足外，似无内外伤迹象。只是这人浑浑噩噩，乍梦半醒，却不知是否另有怪玻此行辛劳备尝，不曾找到“天下第一”宁不凡，却带了个怪人回来。众人本不想多事，奈何琼芳执意要带这人走，诸人无可奈何，也只有错把这冯京当马凉，差堪仿佛一番。

众人由贵阳出发，沿驿路北上，年关已届，不数日便要除夕，众人身处异乡，虽知决计无法在五日内赶抵北京，但年节终究要紧，这几日心无旁骛，便也星夜奔波，能早一日回家团聚也是好的。

这日过得常德，下一站便是荆州，众人走到傍晚，看看距离荆州还二三十里路，前下着村，后不着店，连赶了几程路，好容易到得一处小镇，便打算夜宿此地。

众人驾车入镇，看此镇商业不盛，村落居民务农维生，并无客栈驿馆，众人全是老江湖，便娟儿这些年也经常道上奔波，此地既然无处可宿，二话不说，便问了路人，直朝寺庙而去。

江湖强人多，这帮匪寇不是躲在庙里，便是住在山里，是以逢山过庙皆须结伴而行。只是这行人兵强马壮，多是当今武林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若有土匪强人自作孽，恰巧用来服侍烧饭，倒可以省去不少气力。

来到镇上，居然不必问了，便已见了一座大庙，只见庙门广场长宽百丈，青石地里满是汹涌人潮。细细数去，广场里聚集了百来处摊贩，丝竹悠悠，东首传来喝彩掌声，撇眼去看，又见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头，大约三四百人，男女不一。

肥秤怪哈哈笑道：“妙啊！庙里看妙戏！今晚可有得热闹了。”时在年关，想来这镇上定有什么风俗喜事，这才办了贺岁庙会。众人年关赶路，原本个个唉声叹气，从那人潮中一路走过，听那戏台上锣鼓喧天，摊贩喊嚷叫卖，四下一片喜气洋洋，自是笑颜逐开，颇有爽利之感。

来到了寺庙，却是座观音寺，傅元影找来庙祝，禀明借宿之意，那庙祝还未说话，便见到琼芳左手拈香，右手朝香火筒里扔下三片金叶子，金叶飘飘，庙祝神魂荡漾，大喜过望之下，自是竭力招待，不敢有失。

那庙乃是当地乡人搭建，格局颇见狭窄，众人只能在大殿席地睡卧，虽不比客栈暖炕，却也强过露宿荒野，三棍杰将那怪人放在地下，自行烧饭煮水，服侍小姐，哲尔丹的徒弟也过去帮忙。那华山双怪饭来张口，倒顺便沾了琼芳的光，自是大老爷的命了。

祝康从未出过远门，年节时更不曾在外地渡过，自然归心似箭，启口便问："傅师范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回北京？"傅元影心下暗自盘算，这琼芳乃是功臣世家的唯一传人，年节时礼俗繁多，加上元宵还得入宫贺岁，剩下的路程自是越快越好。当下取出地图，便来寻找北返捷径。

宋通明多年前曾在军旅作战，地理甚是详熟，便道："从荆州归返北京，没有比穿过驿道更快的了。傅师范若要赶路，不妨抄这条近路。"

众人闻言，各自过来围观，一行人先前南下贵州，先由运河水路转至东南，尔后穿越大半中国，连过数省，这才来到贵阳，若照宋通明所言，从驿路直接北返，这趟路乃是笔直而上，经四省便能直达北京。两者相较，驿路北上虽然辛苦，路途却短近许多。祝康第一个拍手叫好，双怪、三棍杰也是颔首连连。

众人神情振奋，傅元影自不好违背众意，正要答应，匆听一阵番话响了起来，声调浑浊，说话之人自是哲尔丹无疑。众人眼望那弟子，听他通译道："傅先生，我师父说，钦察部的马儿走得快，可容易颠波乘客。蒙古的马儿走得慢，却能让骑士平安到达。还请您多想一想，不要冒失了。"

那弟子言语有些夹缠，但此话道理不难明白，便是"小心驶得万年帆"之意。傅元影尚未回话，那肥枰怪已是哈哈笑了起来，道："蒙古人的马儿慢，钦察人的马儿颠，咱们中国的马儿却是又快又稳。请你师父乖乖听咱们的，有啥好担忧的？"

中国习俗之多，最最要紧的便是新年。游子每每千里返家，众人归乡情切，无不颔首，连傅元影、娟儿、琼芳也都意同称是。哲尔丹

听了弟子通译，却只皱眉不语。哲尔丹此行多立功劳，先擒小白龙，后救琼芳，傅元影自知欠了人家的情，不愿怠慢，忙道："前辈若有指教，还请直说无妨。"

哲尔丹叹了口气，接过了地图，放在木箱之上。陡见他伸指出去，直朝地图定下，那指力好生霸道，咚地一声，竟连图下的木箱也刺破了。

木层纷飞，粗大的指端越过图上驿路，图文已然毁损不清，但那指端停留的地方，却是西北无疑。肥秤怪笑道："这是干什么？你想练大力金刚指么？"

哲尔丹不善汉语，也不去理会肥秤怪，他伸指定在甘陕两省，目光凝在傅元影脸上，静静地道："拔阿图儿。卧里朵。"漠北宗师神态慎重，说这几个字时，目光更是一瞬不瞬。算盘怪愕然道："拔光秃头窝里躲？窝里躲谁啊？老娘么？"说着说，自与肥秤怪相顾大笑。

傅元影却无发笑之意，他凝视着西北一角，眼中隐隐带着烦乱。

"拔阿图儿"又称"拔都儿"，女真语称"巴图鲁"，西回语称"煞金"，汉语一概驿为"壮士"、"勇者"。那"卧卫朵"三个单音，则为"殿堂"之意。

"拔阿图儿。卧里朵"，意思就是"勇者之殿"。

傅元影低声说出这四宇，须臾之间，殿里安静下来。众人望着哲尔丹的指端，想起那辽阔的西北大荒漠，脸色竟都有些惊白。

过得良久，大殿里传来一声呸，却是算盘怪当场倚老卖老，听他嗤之以鼻，骂道："咱们几个过路人，一不是大将军、二不是大元帅，不过走个路，也不是去打仗送命？怎能招惹什么麻烦？"

肥秤怪也道："可不是么？现下边线好端端地没事，也没听说开打了，干啥绕路？"

两名老者絮絮叨叨，那弟子照实通译了，哲尔丹却不理会，一双虎眼只凝望傅元影，要听他怎么说。一旁"崆峒三棍杰"也凝望着剑术师范，神情凝重。

事已至此，傅元影自也不敢冒失，想起这几年边防生出的种种传闻，心里生出了忌惮，当下顺着话头，颔首道："前辈的顾虑确有道

理，我等此行北归……”正说话间，突听一名女子轻声道：“傅师范，且慢答应。”

一片寂静中，紫云轩少阁主缓缓起身，她面向哲尔丹，将地图提了起来。含笑道：“大叔，路既然是直的，想来你们蒙古人骑马走路，便不会歪歪斜斜的来走，是么？”说着将地图折起，交给了傅元影，道：“诸君不必顾忌，便依宋通明的意思，直接沿驿路行走。”

哲尔丹咳了一声，那弟子劝道：“少阁主，家师请你切莫意气用事。”

琼芳淡淡地道：“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道理之辩。路是供人走的，我琼芳身为朝廷之人，行得正、坐得端，一无伤天书理，二无杀人放火，便算手无寸铁，我也不会绕路而行。”她眨了眨眼，含笑道：“更何况如今还有哲尔丹老师在，我又怕什么呢？”那弟子为之语塞，把话通译了，哲尔丹自也不好再说，只得勉强一笑，算是答应了。

众人赶了一天路，商页粱定，便来吃饭饮酒。庙门外摊贩云集，自也有不少吃食，三棍杰便拎了不少回来。众人席地饮酒，虽非山珍海味，却也满溢肉香羹汤，眼看观音菩萨坐神坛，善男信女把肉啖，那庙祝自是叫苦连天，若非看在金叶子的面子上，早把他们轰出去了。

此行虽不曾找回宁不凡，但众人劳苦功高，琼芳便亲向众人敬酒，聊表谢意。但见少阁主谈吐豪迈，落落大方，一时樱唇行酒令，纤手来猜拳，酒到杯干，来者不拒，真如男子也似，众人自都啧啧称奇。琼芳怕适才说话惹恼了哲尔丹，更向他连连敬酒赔罪，哲尔丹本就没什么气，喝了几盅之后，竟也健谈起来。却把那弟子忙得坏了。

一大壶烈酒喝下，琼芳酒量甚豪，并无半分醉意，只是身上难免香汗淋漓，虽着男子儒装，却芙肌微红，难掩天生丽质羞态。娟儿递了手巾过去，含笑道：“你要是好好整理打扮，决计是个迷死人的美姑娘。”琼芳听了称赞，只微微一笑，替娟儿斟了杯酒，道：“多谢你了。”一旁祝康赶忙抢上，笑道：“娟掌门风情袅娜，琼阁主粉蒸朝霞，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祝小子与你两位佳人共处一室，快慰平生。”娟儿笑道：“瞧你这张糖嘴，你娘镇日里给你拍哄，定是开心得很了。”

众人闻言，纷纷偷眼打量琼芳，烛光中但见佳人豆蔻年华，芙蓉美黛，以姿容而论，确实是京城数一数二的美女。只可惜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剑客带笑看，众家青年醒起“三达剑”的大威力，一个个干笑饮酒，管她琼芳多美，也只是色字头上的那把刀，不可不成。

傅元影一旁听着，却是低声叹息。这位琼小姐自小男装打扮，不施胭脂，不戴首饰，便在苏颖超面前，却也不曾着穿女儿服色。生平只有人夸她武功高强、性格剽悍，又有谁赞过她的样貌？看她未到出嫁生子之前，这身男装是脱不下来的。

正说笑间，琼芳见菜肴甚丰，却不见那怪人的影子，便问三棍杰道：“那个人呢？还在睡觉么？”三棍杰尚未说话，肥秤怪已是笑道：“躺在偏殿里睡呢。这怪物成日僵尸模样，他要爬将起来，那才吓死人哪。”琼芳轻叹一声，又喝了几盅，便借故起身，自行过去查看。

走不数步，便听背后宋通明问道：“你们说这老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处处透着悬疑。”肥秤怪笑道：“住在水帘洞里，准是妖，不是人，我瞧咱们拎了只山海经的怪物回来了。”那怪人当时横绳过谷，轻功自然是了得的，啸声也颇有威势，武功大有门道，只是一行人除琼芳外，余人不曾亲睹他斩水断流、掌破瀑布的大神功，此刻聊起话来，虽感兴趣，却是玩笑居多，双怪更是满口胡言，大发议论。

琼芳不去理会他们，自揣了一壶酒，轻移脚步，来到了偏殿门口，她驻足观看，但见殿里一片漆黑，不见人影，琼芳略感害怕，当下向神像“借”过了烛台，点着火光，这才敢朝殿内走去。

灯光照下，只见地板上摆着一幅担架，那怪人背对着自己，乱发披肩，赤足污衣，那身影既显孤单，复又寒怆，琼芳瞧入眼里，心中微起怜悯：“好好的一个人，却为何这样糟蹋自己？”

回思水帘洞里相会，那怪人武功之强，实为生平所仅见，以哲尔丹拳法之刚，傅元影剑术之精，恐怕都远远不如此人。谁知当时兀能说笑的一个人，如今却成了这模样？

想起了苏颖超，琼芳以手支额，不由怔怔无语，心道：“男人们好似都是这样，受了委屈吃了苦，便一个个自暴自弃。唉……好容易给颖超请回了这个大夫，哪知这人自己也是个病人。”烦闷之间，又猜起那人的来历，当时心里把他想成了宁不凡，可后来又似不是，便把他

当作了大水妖，看他现下复为人形，真不知他到底姓啥名谁，有何身世典故。

那人状似昏睡，始终不动。琼芳瞧了一阵，便要出言叫唤，只是声音到了口边，却不知自己该如何称呼此人。看他满面胡须，自非弱冠少年，可是说他年过半百，偏又一头黑发，不见一根毫白。

琼芳猜不透他的年纪，当下摇了摇头，蹲到担架旁，柔声道："这位大爷，咱们在外头宴席，好生热闹，你也一块儿来，好么？"

喊了半天，那怪人对自己不理不睬，想来是熟睡了。琼芳早知如此，倒也不以为意，从怀中拿出了一壶酒，自顾自地道："你若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也不勉强，不过年节将至，这儿给您留了瓶酒，要渴了，便喝些解闷，要饿了，这里有片金叶子，自己去买肉汤吃，好么？"她柔声呼唤，眼见那怪人毫无动静，便将酒壶轻轻放在担架边，又从怀里捡了片金叶子，塞在那怪人的衣袋里，这才放下心来。

回入了大殿，庙门外广场兀自喧闹，门内众人也饮得醉了，那宋通明满脸酒气，与华山双怪联手作怪，三人按住祝康，拼命拿酒去灌。一旁娟儿打着哈欠，与傅元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再看哲尔丹席地打坐，练气运功，三棍杰则与那徒弟清理碗盘，收拾睡铺。众人各忙各的，当真热闹得紧。琼芳心中忽起温馨，想道："今千年虽赶不及陪爷爷、颖超过节，但有了这许多好朋友相伴，路上也不寂寞了。"

眼看琼芳转回殿来，娟儿早在等候，当下笑吟吟地走了上来，看她轻启朱唇，正要说话，陡然闯，哲尔丹双目圆睁，已然站起身来，大踏步奔到庙门前，一脸肃杀戒备。琼芳见他不明究理地站将起来，兀自一脸杀气，自是吓了一跳，茫然便道："怎么了？好端端的……"话声未毕，傅元影也已翻身跳起，手握剑柄，沉声道："大家留意，庙外有事！"琼芳喃喃地道："庙外有事？"

大殿里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高低，俄顷之间，庙门外传来一声凄厉女声，啊地大响过去，虽说广场庙会喧闹，依旧清晰可闻。

这声响如此凄惨，自有什么惨祸生出，但外头至少有两千百姓，门内自哲尔丹、傅元影起算，亦有十来名高手，人多势众，却也不怕。庙门紧闭，傅元影正要开门察看，猛听广场上一声怒喊响起："男女老幼听着……"声若洪钟，登让整个广场静了下来。唯独戏台上的戏子还在作戏，听来是出"三顾茅庐"。

庙内众人一脸愕然，听得广场上的那个声音兀自大吼，厉声道：“所有人脱去全身衣衫，不分男女，全数排做两列，静候检查！”那伤天害理的嗓音又加上一句吩咐：“有敢违命者！杀无赦！”

这些人说起话来简洁俐落、冷酷无情，比上匪更蛮更凶，登让琼芳、娟儿等女子掩嘴惊呼。庙外一名妇女惊道：“脱衣衫？你们是谁？却是凭什么？”这些疑问字字要紧，也是满场百姓心中共同的迷惑，随着啪地一记耳光传出，惨烈的尖叫发出，百姓的疑惑全数消解了，原来那些人凭的是这个。

摊车翻倒在地、男女老幼被迫分开，惊惶呼喊四下响起，“别碰我娘子！”、“啊呀！”“妈妈！”哭声、叫声、呼救声，声声入耳。虽然相距遥远，但庙里众人还是听到了，他们能想见老弱妇孺奔跑哭嚎的景象。

宋通明最是义勇，登即怒道：“操你妈的狗！这还有王法么？”管他门外是谁，抄出了兵刀，便与祝康并肩冲出。傅元影、娟儿也拔出了长剑，随时加入战团。

砰地一声，庙门抢先被人撞开了。脚步声杂沓，大批人群涌了进来。众人眼里看得明白，只见庙门口里站了数百名步卒，带队之人体态高大，面貌威武，身穿重甲，腰间却悬挂“正统之令”。来人是本朝武官，琼芳心下一凛，低声传令：“大家别忙着动，是自己人。”

军靴踏地声响起，刀枪如海浪前涌而来，单是庙门口便达百名步卒，庙外更是黑压压一片，不知有多少人。那带头军官举起令牌，喝道：“奉前线指挥使之命，我等入庙搜捕辽匪！汝等莫得抗拒！”他抽出钢刀，喝道：“召庙祝！”一旁兵卒同声怒喝：“召庙祝！”

那庙祝本已入睡，一见大门被破，慌不迭地带了几名童子，一齐奔来察看，哪知还没来得及入殿，便在院中给人压倒，刀枪架上脖子，几名兵卒喝道：“交验度碟！”威风凛凛的喝话，足已喊破人家的魂胆，那庙祝吓得全身发软，嚅嚅啮啮地说不出话来，那兵卒耐不住烦，登时喝道：“没有度碟，便要脱衣！脱！”说着伸手去撕他的衣衫。

那庙祝慌张道：“为……为什么？”那兵卒亮出令牌，沉声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脱是不……”那个脱字还没说出，忽然间惨呼一声，身

子已给人高高举起，听得宋通明冷笑道：“当然脱，老子脱你这狗崽子的裤子，瞧瞧有无屁眼。”

宋通明才一动手，猛听带头军官怒喝道：“大胆狂徒！拦下了！”刷刷数声响，十来柄钢刀出鞘，直朝宋通明杀来，神刀宋家威名赫赫，“翔鹰天雄”出手，当当几声响，已将大批刀械砍断，宋通明使出神刀劲，自是威风凛凛。

来人武功高强，那带头军官却不讶异，只点了点头，道：“原来是练家子。很好。”伸手一挥，暴喝道：“来人！此人乃是嫌犯疑匪！将他拿下！”

霎时之间，地下传来咚咚声响，音如击鼓，先前吃亏的兵卒全数退下，庙门外抢来第二批士兵，烛光照去，精光闪耀一片，来人手举钢盾，一奔一顿，砸得满地巨声。看那钢盾达两人高矮，须臾组成盾阵之势，已将宋通明围得密不透风。

宋通明单手提起那兵卒，也不显得怕，冷笑便道：“哪一路混帐军马，居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上？”他戟指暴喝，朝那军官怒吼：“吾乃山东奉莱侯之子宋通明，着来人报上名来！”

宋通明吼声如雷，那军官却是置若恍闻，听他冷冷地道：“管你什么猴，放下刀来，伏地投降，你已闯下大祸了。”宋通明还没说话，祝康声援友人，已是“我呸、我呸”地几声，那军官扬起右掌，传令道：“盾阵……蹲地！”场中碰地大响，无数盾牌同时落地，百同一声，倍觉震耳。那军官又喝道：“弓箭手、缚绳手……上前备战！”

众人眼里看得明白，盾牌缝隙间伸出了亮晶晶的箭簇，再看数十根钢杆挑着绳索，高高举过盾牌，随时等着缠缚。阵仗骇人，前所未见，再看那钢盾厚达数寸，便以宝刀重砍，也未必劈得裂，更别说是数百面同时包夹。当是专来擒拿武林人物的。宋通明与祝康两人首当其冲，已是目瞪口呆。

宋通明把手上那俘虏高高举起，喝道：“你们别过来！我手上有你们的人……”

喊了半晌，手上那人却不答话，末通明心急之下，赶忙去看，那人满嘴鲜血，双目圆睁，竟已嚼舌自尽了！宋通明颤声慌道：“宁死不降…这…你们……你们是哪路军马……”

此时弓箭手已然预备，只要狂射而出，必将他俩射为蜂窝也似。琼芳怕出事了，赶忙奔出人群，喊道："众位军爷且慢！我等是北京过来的……"话声未毕，喝地一声，那军官右手已然放落，霎时百箭齐发，宋通明大惊之下，赶忙使泼水刀法，力图自保，祝康也在旋枪自卫，傅元影怕那庙祝枉死了，赶忙冲了过去，冒险将他带开，众人或靠身法精奇，或赖剑术深湛，这才保住身体无伤。

庙门外哭喊吵嚷，庙门内打杀一片，年关将届，这无名小镇无故给人闯入，却又无端生出大祸，琼芳与娟儿一头冷汗，只能躲在大殿角落喘歇，身旁箭羽飞洒而过，双姝彼此互望一眼，惊怕之间，心里都没了主意。琼芳见弓箭稍稍停射，忙提声叫喊："本人是北京国丈孙女、紫云轩琼芳，你们到底是何路军马！"那带头军官好似听不懂人话，听得盾牌声声撞地，大批步卒步步包围，又自喊道："着来人脱解全身衣衫，恭候查验！可免一死！"

来人如此狂悖，自让琼芳惊怒交进，看这阵仗如此整齐，习练有素，专事对付武林豪杰，众人各自躲在角落，却也不敢冲上前去。娟儿心下害怕，喃喃地道："怎么办？咱们真要脱衣么？"

那军官兀自高呼："无论男女……脱衣解裤……"、庙门外传来相应呼喊："分作两列……可保不死！"琼芳越听越怒，心道："你们听不懂人话，总听得懂这个。"掏出了火枪，枪口向天，砰地一声大响，火药爆发，烟消弥漫大殿，一时声闻数里，早已盖下那军官的喊话。

火枪制作费时，乃是希罕珍物，尤其短枪更是珍贵，若非朝廷要员，民间之人纵使富有，也绝少有这等防身利器。琼芳此举自是要压下那几人的气焰，她赌上了性命，自从殿里行将上来，朗声道："请你们上司过来说话！便说北京来的琼阁主要见他！"

那带头军官喊道："预备射箭！"弓箭手行伍出身，只奉上命，不论其他，号令一出，早已弯弓搭箭。琼芳俏脸惊白，心道："遇上疯徒，吾命休矣。"琼芳非但是开国大公的嫡系后人，也是当今皇后的侄女，这些人要是射死了她，不仅要赔上自己的性命，恐怕还要祸延子孙。只是看他们如此凶狠的模样，想来职级不到，多半不曾听过"琼阁主"三字，今日恐怕真要惨遭横祸。

杯箭正要发出，场内纵出两道黑影，左是铁拳挥打，右是寒剑飞送，砰隆隆地一拳挥出，巨力撞下，盾牌受力弯曲，压倒了持盾兵

卒，眼看盾阵露出了一处缺口，剑光旋即扑向兵卒之中，瞬间刺伤十余名弓箭手，剑法之快，世所罕见。庙内众人欢呼起来，均喊："好呀！"

两大高手联袂出招，势道果然厉害，一个是漠北宗师哲尔丹，一个是华山剑客傅元影，也只有两人齐心协力，方能克制这等怪异盾阵。此刻盾牌已给打翻，盾阵现出破绽，哲尔丹、傅元影放手痛殴，弓箭手、缚绳手都被点上穴道，制服在地。余人一涌而上，双怪、三棍杰直朝庙门冲杀，那带头军官连连指挥阵式，却都被宋通明、祝康等人阻下，双方各自叫骂，全面短兵相接。

那带头军官怒吼道："反了！反了！杀死他们！"对方不再容情，哲尔丹也杀红了眼，一时间连下重手，已然打伤三数人，每回给他的"大黑天拳"打中，伤者必然直直飞出，连着压垮十余人。

哲尔丹意犹未尽，挥出双螯，直往带头军官脑门夹去，刚力发出，登能将他夹得脑浆进裂而死。

猛听门外一声断喝："且慢动手！"那声音来得好急，人影来得也快，一名军官飞入场中，双掌对双拳，内力掌风相互激荡，哲尔丹上身一晃，来人向后斜退两步，卸下了哲尔丹刚猛无俦的雄浑内力。

哲尔丹乃是武林间有数的宗师，"大黑天拳"已有劈空掌的气劲，当足与"少林大金刚掌"对撞，以苏颖超武功之高，也不敢正面拂其锋芒，岂料一个无名武官，竟有如此身手？众人看入眼中，自是面露讶异之色。

人潮分开，那武官向前迈步，问向那带头军官，厉声道："适才是谁开得枪？"那带头军官手指琼芳，喝道："这雌！"两人近在咫尺，对答时却各自提声叫喊，声嘶力竭，料来这帮武人举止粗鲁，习惯如此。那武官望向琼芳，已然认出她是女子，又喝问道："可知这妇女身份？"那带头军官大声道："自道名号，说是琼芳！"

那武官朝琼芳看了几眼，登时啊了一声，陡然间单膝弯曲，跪倒俯首，朗声道："五军都督麾下、河东游击将军熊俊，参见琼阁主！"膝盖才一触地，猛听殿上传来当琅琅几声响，腰刀触地，大批步卒随那那军官拜倒。

那指挥之人单膝顿地，行的是"九拜"之一的顿首，向为营中将官所行之大礼。前一刻杀气腾腾，哪知上级一拜倒，不必只言片语吩

咐，满场士卒便已随之下跪，迳向敌人叩拜，连先前那凶狠嚣张的带头军官也无例外。众人见了情状，一则以喜，一则以惊，喜的是总算来了个识相的，惊的则是这只兵马纪律如此严明，当真是举世难得一见的精锐。

治军第一要件，便是军法严整，将命传下，无须一字解说，这批步卒以上念为己念，全无自身思想，作战之时必定全军奋勇，毫无私心。琼芳看得暗自害怕，心道："这批军马如此精良，不管在谁手中，谁都能自立为王，这领头之人到底是谁？"赶忙去看那熊俊的服色，此人三十出头年纪，唇上蓄着短髭，相貌堂堂，虎背熊腰，正要再看，却见了腰间那条龙纹黑带。琼芳啊了一声，赶忙拉住了娟儿，低声道："是你姊夫的属下。"娟儿慌忙去看，果见那人佩刀上有着龙首镂刻，真是五军大都督麾下菁英，无怪号令整齐，纪律如此严命。

琼芳沉吟半晌，便向傅元影使了个眼色，这位"剑术师范"最是精明，每回遇上大事，一定让他出面说话。傅元影还剑入鞘，上前寒喧道："这位熊将军公务繁忙，却还劳驾您远道过来，如何敢当。"那熊俊不去理他，只淡淡地道："你没有官职在身，退下去，请琼阁主上前说话。"

两旁军士大声传令："请琼阁主上前！"

这口气活脱便是升帐上堂、军法审问，却要琼芳如何甘心屈从？少阁主怒火中烧，好容易忍下了气，此刻却又不得下发作，娇叱便道："傅师范，替本座把无礼狂人的来历问清楚！咱们回京奏明国丈，一律究办！"她从不以"本座"自称，此刻对方既要摆足架子，气愤填膺之下，自也不必客气。傅元影得了令箭，等同有皇后国丈撑腰，当下整理了衣冠，拱手作揖，上前含笑道："熊将军，您军职不到，劳请退下去，请您上头的人过来，便说琼国丈有话请问，要问他何以纵容下属，欺侮皇后侄女？"傅元影向来笑吟吟地与人为善，此时却词锋锐利，料来已有为难对方之意。

国丈发威，那熊俊当知厉害，哪知他无意多说，只淡淡笑了几声，转朝地下尸首看去，那兵卒先前被宋通明俘虏，之后嚼舌自尽，性刚行烈。熊俊神色凛然，沉声道："要见熊某上级，还不容易？谁违反乱纪，谁便站出来，随我回营受审！"

傅元影这厢话还没说完，对方居然又开了一条公案出来。傅元影叹了口气，淡淡地道："熊将军，你真不听道理么？"熊俊冷冷地道："军法便是道理，闯祸的人站出来。"双方面面相觑，都知今日事情甚是难办。只是熊俊手握数千兵马，琼芳却只有十来个人，硬碰硬之下，想来要吃亏了。

轰地一声，地下飞出了一枚石块，直朝熊俊而去。正是哲尔丹举脚来踢。看他满面火气，已想放手大杀，飞石力道刚猛，那熊俊不敢用手去接，只以钢刀隔开，火光四射，刀身晃动不休，熊俊向后退开一步，冷冷地道："你们又犯错了，来人！除琼阁主外，余人全数擒下问话！"

刷刷数十声连响，满殿兵卒都已举起兵刀，熊俊瞪视琼芳，要听她意思如何，琼芳审度厉害，不得已问已要屈从，哪知那哲尔丹不受管束，大怒之下已将上衣撕破，看他大踏步走入场中。看他双拳上举，黑影笼罩拳锋，想来定要打死百来个士兵泄恨。反正他有可汗撑腰，届时杀人逃亡，返回蒙古，中国朝廷又能奈他何?

看两方说得僵了，又是一场好杀。傅元影心下暗暗盘算，己方还有一张王牌，料来熊俊不能不买帐。他连使眼色，娟儿登时意会，赶忙跳下场中，喊道："这位熊将军，我是九华山前掌门的师妹，请你稍慢动手。"

那熊俊原本威风八面，说起话来更是中气十足，陡见了娟儿，却是轻呼一声，大都督就这么一个貌美小姨子，军中芳名远播，众将官便没见过面，也曾听过这位娟二小姐。熊俊第一个带头，满场兵卒躬身行礼，同声暴喊："娟二小姐！"眼看娟儿嚅嚅啮啮，回了半礼，琼芳蹙眉诧异，忖道："看来在军营里头，娟儿的面子比我还大。"

大都督的小姨子稍一露脸，便让大批军士哑口肃立。宋通明冷眼去望，看那熊俊脸上有些发红，想来十之八九存有邪念，冷笑便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操你妈的去死吧。"娟儿怕双方大打出手，忙圆话道："这位熊将军，我姊夫近况如何？身子还好么？"熊俊不去理会无聊讥讽，拱手回话："回娟二小姐垂询，都督政躬康泰，日食十斤肉，夜饮十升酒，强逾少年，我等自愧不如。"

耳听庙门外哭声震天，娟儿偷眼去看，只见一名又一名男女脱衣检验，大批人潮乱糟糟地，不少妇女掩住了裸露的胸脯，哀哀啼哭，

许多男子滚倒在地，想来都被打伤了。眼看琼芳等人连使眼色，忙道："熊将军，我姊夫不是要你们善待百姓么？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赶快住手了。"熊俊却往后退开一步，唤来了带头军官，沉声道："你的案子，你来说。"

那带头军官朗声道："奉上命！贼匪潜入荆州，烧毁粮草，我等追捕贼人，一路前来此地。是故搜索百姓，便宜行事。"祝康摇头叹息："便宜行事，也不该脱女人家的衣衫。如此荒腔走板，聚众扰民，贻羞朝廷，不怕你家大都督杀你的头么？"

那带头军官双目圆睁，怒道："大胆狂言！"祝康吓了一跳，慌忙向后退开，缩到傅元影背后去了，傅元影挡到那军官面前，也不同他争吵，只转望熊俊，叹道："熊将军，奉劝你一句，这名军官做事莽躁，阁下回营之后，务须法办此人。"傅元影向来温和周到，若非对方言行不妥已至极点，必给对方留下后路。连他也这般说话，可以想见琼芳等人的心情了。

熊俊目光沉敛，却是摇了摇头，不置一词。傅元影有些不悦了，还不及发作，猛听那带头军官双目暴睁，须发俱张，步步向前，怒喝道："奉本朝律典！荆州乃前线紧急战地，末将奉行上令、宁死毋降、便宜行事！得此三条，便君命亦有不受！如今贼匪身有刺花，或做猛虎，或做熊马，故须脱衣验身！我等纪律严明，何存一寸不轨之心，岂下三滥之乱法恶军可比？便大都督亲来此地，吾何惧之有？"众兵卒提声高嚷，举起盾牌撞地，以振军威。

眼看琼芳等人惊得呆了，熊俊微微一笑，解释道："诸位，战时不比平时，沙场也不是官场，我等军官出征，不讲什么交涉机巧，职级大者在场，便须担负全责。也因军法如此，只要大都督不在现场，每个指挥都该勇于任事，自任大都督。"他手指那位带头军官，道："倘若他今日抓不到烧粮贼匪，明早便要判斩……"他问向那军官，道："邹东，你怕么？"那军官原来姓邹名东，看他肃立仰天，大声答应："为国战死，虽死无憾！"熊俊笑了笑，道："他身为领头，今晚抓不到人，自然人头落地，而如今换末将过来了，我的职级较他为高……"当下举手自指，含笑道："若有差池，惟某是问。诸位，我等上得战场，人头便寄下了，你们还有异议么？"

众人听得军法如此严谨，无不大为骇然，琼芳沉吟半晌，料来这些武官奉令行事，却也怪之不得。但门外百姓如此可怜，又是不能不救，缓颊便道："不如这样，本座随你去见大都督，替你说项……"话声末毕，熊俊已然举起手来，沉声道："住口！"

琼芳一脸错愕，那熊俊口气转为森严，说道："说情说项、违法乱纪，那不是帮我，而是侮辱我的武名。少阁主再提此事，休怪我将你提报军法究办。"

熊俊这样说话，却是要逼琼芳翻脸了。眼见这帮武人个个铁打也似，全数是些死脑筋的顽硬之徒，傅元影等人个个叫苦连天，都在思索解围之道。琼芳压抑怒火，咬牙切齿一阵，她调匀呼吸，颔首忍气道："你们家大都督呢？我立刻要见他。"

"回秉阁主。"熊俊将目光回向地下，答道："无可奉告。"

琼芳双眉一轩，只当自己听错了，提起嗓音，大声再问："恕我耳背！劳驾再说一回！"熊俊也大起了嗓子，朗声道："末将奉朝廷之命，率兵协防荆州！只问战务，不问其他。伍大都督行踪不定，忽尔北上，匆尔南下，阁主欲知详情，不妨回京去问兵部。"

众人瞠目结舌，这熊俊要么便推称不知，要么含糊其词，这"无可奉告"四字一说，直似把琼芳当成了奸细。娟儿见琼芳双手握拳，已是忍无可忍，赶忙圆场道："没关系……我……我回家去问师姐……"

她转头望向熊俊，拼命来眨眼睛，慌道："熊……熊大哥，前线打仗了，我……我姊夫过年时可以回家么？"

熊俊低头向地，双手拱举过肩，道："回娟小姐的话，前线战况，除兵部要员参酌军机，其余军务所涉，无可外泄。"听他如此说话，竟连娟儿也瞒住了，直是不可理喻。肥秤怪低声笑骂："去你妈的，那你今早拉屎了没？这也是军机秘密么？"算盘怪低声笑道："他痔疮犯疼，上场打仗没气力，要给敌人听了，那还得了？当然是秘密了。"

场面实在太僵，这批军官眼中只有军法，全然不顾人情，众人默默无语，忽见熊俊指向庙后，道："诸位，荆州已然封锁，百姓准出不准进，请你们由后门离开本镇，即刻东行。"语气听似温和，其实已下了逐客令。

众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祝康见庙门外无数百姓给分作两列，个个衣衫不整，提声便道："这位熊爷，在下是河北祝家后人，身有世袭爵位，今日你要我们走，我等自也不敢多言。只是容我斗胆求情，外头那些百姓很是可怜，你们可否网开一面，让他们回家？"

熊俊悍然摇首，沉声道："战场生死一瞬，若要保国卫民，便不能稍有放纵。今日枉纵贼人，最后苦得还是百姓自己。他们日后会感激我的。"祝康无言以对，宋通明却是怒气勃发，喝道："操你妈的屁，老子剥光你娘来瞄，你日后会感激我，是不是？"

熊俊冷冷地道："我对你已百般容忍，切莫再行放肆。请诸位现下立从后门离去，倘若滞留不走，我便照外头百姓办理。"他斜睨宋通明，淡淡地道："届时搜身脱衣，绝不容情。"宋通明手指娟儿，哈哈大笑道："我操你祖宗十八代！若是娟掌门留在这里！你也敢扒衣？伍定远那王八蛋若是在这儿，甘心他小姨子给人脱得精光？"

大都督受辱，那熊俊怒吼一声，已然抽出刀来，满殿军士厉声道："大胆！不许提大都督名讳！"娟儿怕了起来，赶忙拉住宋通明，慌道："我走！我走！你们别替我担心……"

熊俊动了怒，大踏步上前，咬牙切齿，挥手道："众将官大声报数，从一至百，计数之后，此间若有外人伫留，一率擒捕拘留，军法办理！"众士卒士气大振，纷纷提声吼叫，众属下一五一十地计起数来，几人更当着宋通明的面，当场抓起庙祝，撕裂他的衣衫。其余数百人全数冲入大殿偏殿，前去搜索贼匪，对众人已是视若无睹。

场面激烈，众人眼望琼芳，要看她如何示下，娟儿不愿与亲人的部属冲突，只一股脑儿劝着走。琼芳见对方带有大队人马，个个习练有素，此时若不知避其锋芒，委实自讨没趣。她使了个眼色，众人掉转了头，便要离庙而去。

大批兵卒兀自一五一十计数，堪堪数到二十，忽听偏殿里传来大声惊呼，好似有人摔倒了。华山双怪欢呼起来："是那怪小子！"

此行尚有一人，一个无人知晓身份的怪物。那怪人镇日睡在担架里，不食饭，不言动，当真天王也吼不醒，这些时日全靠"三棍杰"耐心服侍，熬了浓粥喂食，这才活到这时候。却不知那些兵卒要怎么对付他了。

熊俊听那殿里还有别人，却是一声冷笑，大批部属口中一边计数，一边朝偏殿行去，声势惊人。傅元影担忧那怪人的处境，忙道："咱们把人带走，别要惹出祸端。"想起那怪人在瀑布里的盖世神功，琼芳却是微微一笑，大眼瞳转了转，淡淡地道："你们放心，我这里人头担保，他们决计动不了那人。"

众人仍有疑虑，琼芳啪地一声，把折扇亮了开来，扬风纳凉，笑道："十万个放心。我琼芳看中的人，决计差不了。"当下袍袖一拂，率先朝偏殿走去。众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华山双怪眼看有好戏可瞧，如何放过，一前一候，急急跟随而去。

来到殿外，但见人潮汹涌，偏殿里已无立足之处，全是兵卒。琼芳等人站到神坛上去瞧，眼里看得明白，只见一人睡在担架里，侧身倒卧，正是那怪人。熊俊正在他身边大声报数，已然数到八十。身边满布缚绳手，随时预备抓人。

堪堪数到九十，听得熊俊喊道："大胆刁民！起身候检！"那怪入睡佛涅盘，兀自闭眼不动，好似昏睡八百年的睡神彭祖。众兵卒一路计数，越念越快，越念越怒，熊俊喊道："……九十八、九十九，预备绳索！"

五条绳索套出，已然圈住敝人的头颈四肢，竟以五马分尸之势缠头缚肢。殿内喊声震天，数十名军士手拖绳索，等候指令。熊俊冷冷一笑，斜目望向琼芳，要听她如何求情，哪知这女子浑不在意，兀自打了个哈欠。熊俊怒不可歇，挥手喊道："一、二！动手！"

绳索绷紧，嘎滋声响传出，二十名兵卒合拖五条绳索，四人一绳，但见诸人面红耳赤，上身后仰，个个奋力朝殿外方向去拉，巨力传到，那怪人喉咙受勒，四肢被缚，定该惨嚎挣扎，哪知他梦色安详，好睡香甜，众兵卒徒然气喘如牛，脚下却只踩出了空步。

那怪人明明头颈四肢给绳索缚住，却仍侧睡不动。熊俊心下暗暗吃惊，喊道："再上去二十人！"脚步杂沓，又加了二十名生力军，四十人合力拉动，狂声怒喊之下，那怪人终于身子一颤，右臂举了起来，众兵卒高声欢呼："动了！动了！"

却见怪人的右手朝向后背，抓了抓痒，过得半晌，好似舒坦了，便又伸了回去。

华山双怪看得哈哈大笑，熊俊又气又羞，赶忙唤人再上，不到一盏茶时分，熊俊又增派数十人，殿里几无立锥之地，众人加力拉扯，却无法让那怪人转身。牛吼般的喘声此起彼落，那怪人倒也没打鼾，否则更让人无地自容。

宋通明笑得打跌，喊道："姓熊的，这位老兄是我的好朋友，只有舔他的脚板才能弄醒他，你可辛苦点吧。"熊俊怒声大吼，像是扑向羔丰的猛狮，重脚直朝怪人背上踢落，一声闷响傅过，熊俊面露痛楚之色，单刀拄地，低头喘息不已，想来内力反震，一定吃了大亏。

众人又感好笑，复又骇然，照着小白龙转述，那人若真在瀑布里待过，以白水大瀑的万斤大水也不能冲垮他，几十名兵卒的气力却又算得什么？琼芳把这等异象看入眼里，大喜之下，已是脸泛红云。

傅元影暗暗去看，只见那人身下的砖石受力太过，竟隐隐有碎裂迹象，他啊了一声，心道："借力导力，这是武当的功夫。"本以为此人是以"千斤坠神功"对抗一众将官，依此瞧来，这怪人却是以内家心法抗衡，把众士卒的力量导入地下，这才令得砖石受力崩碎。

熊俊惊怒交迸，喊道："拔刀！此人大胆犯禁，涉有重嫌，粮草决计是他烧的，他只要再敢抗拒不从，我们就杀了他。"偏殿刀光闪动，数十柄钢刀全数出鞘。

琼芳一口气出得透了，忍不住噗嗤一笑，高声喊道："熊将军，这人昨日还躺着不会动，哪里能烧粮？你是发梦见到的么？"熊俊面红耳赤，第一个拔刀去斩，喊道："看你动是不动！"猛在此时，那怪人呼地一声，瞬间直立而起，那怪物双膝不必弯曲，只脚跟微微发力，便如强尸般起身，众人见状，无不大感骇然，全数向后涌倒。

不动如山，一旦动作，便以惊天之势站起，那张胡须丑脸由地下飞起，险些把熊俊撞个正着，他慌张下急使"张果老倒骑驴"，以醉八仙身法向旁卧倒，这才闪避开来。

傅元影心下暗暗推较，已知这是内家黏劲的应用，当是以后足跟为支点，方能如车轮般旋转起立。自忖勉强能够办到，但要似他这般行云流水，却是万万不能。

此时百来名兵卒兀自拉扯绳索，那怪人陡然站起，众人慌忙向后退开，用力过猛，一时人仰马翻，顺延百来人的跌势向后绷拉，在怪人身上扯紧绷直，反又把百名兵卒倒弹回来。看那怪人孤身立于人

海，有如千年古木、盘根错地，人人惊惶喊叫，撞跌滚摔，偏殿里满是狼狈兵卒。熊俊生平未曾见过这等怪事，提刀再上，咬牙道：“你…你好大胆…”

“大胆”二字一出，那怪人忽然双眼睁开，好似大梦初醒，琼芳虽然站得远，却见那怪人的目光极为清澈，便如那日水帘洞里所见相同，温润晶莹，目光扫过偏殿众人，熊俊首当其冲，竟如惊弓之鸟，慌得向后急退。

那怪人朝众人看了看，又朝地下担架瞧了瞧，眼见有瓶烈酒，便取了起来，轻轻喝了一小口。

看他喝得满意了，居然把瓶子揣入怀里，当作枕头抱着，慢慢闭上了眼，好似要睡卧回去。众兵卒大惊道：“又睡了！又睡了！”熊俊急道：“把他的床搬走！快啊！”众兵卒叫苦连天，喊道：“拉开担架！拉开担架！”众将士给那怪人逼得手忙脚乱，丑态百出，琼芳等人忍住肚子不笑痛，高声喊道：“天子呼来不下床，自称臣是睡中仙！”

大殿里阵阵喧哗，又是骂声、又是笑声，那人谁也不理会，本已躺回了担架，欲待再睡，忽然之间，竟又坐起身来，眼睛望着庙门外，侧过脸庞，好似在倾听什么。

那人不动不说，有如一颗石头，随意一个神情，一个手势，都足以让众人屏气凝神。陡见他神情若此，却不知又有什么怪事，正好笑间，哲尔丹忽也咦了一声，低低说了句番话，自行侧过了脸，望向庙外，又过片刻，傅元影、宋通明双眉一轩，连那熊俊在内，全都转望庙外。琼芳满心茫然，正要问话，忽见娟儿竖指唇边，示意琼芳噤声，跟着闭上双眼，低声道：“有声音。”

琼芳眉头一皱，正要再说，忽然之间，耳中传来了一阵低响，她也察觉了。

那是一种低响，既闷且沉，说不出是什么，前所未闻，不太像是这世间的东西。琼芳撇眼望向庙外天际，声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发出，却不知起于何处。

怦……怦……

响声再起，乍然听来，好似太古魔物蠢蠢欲动，又似天界巨人双手合掌，仿佛直直震入耳鼓，随着心脏一跳一跳。众人便掩上了耳

孔，身遭也能知觉异响。两名少女对望一眼，心头起了异感，肥秤怪慌道：“这是什么声音？可是快过年了，年兽爬出来了么？”熊俊脸色铁青，嘶哑着嗓子：“两军主力已到，荆州大战，随时开打……”听得此言，那怪人忽然双肩颤动，迳自跨步向前，直朝庙门走出。熊俊醒觉过来，怒喝道：“拉住他！不许过去！”

话声甫毕，绳索摔落在地，那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法，瞬间便已解脱麻绳。看那污秽身影已在刀枪之中消失，众人惊疑不定，转瞬间喊声从庙外传来，那人竟如穿墙而过。所有的禁令全被怪人破除，此时根本管不到琼芳、娟儿他们了。熊俊又惊又怕，双足落地，高高弹过庙门，直直追入场中，众人惊奇之下，便也一个接一个奔出庙门。琼芳挤在人群里，站在石阶顶端，美目挪移，只在看那个佝偻驼背的身影，但见那人右手拿着酒瓶，正自低头去喝，左手向前推挤，面前十余面盾牌立地若墙，却不住被迫退却。

人海拥挤，数达千计，那怪人默默向前，如裂海而行，盾牌后的数百人全是壮硕大汉，军旅精锐，此刻声嘶力竭，千人勉力以肩膀身体去顶，却如蜻蜓撼柱，全然无法阻止那人前进，阵式接连受挤受压，随时都要溃决。

这场面实在太怪，广场中男女老幼呆呆地看着，全都静了下来。此人动静自若，睡卧如山岳之尊，起身行走如大河奔腾，不受节制。看到此处，任谁也都满心骇然。宋通明干笑道：“这……这是怎么练的？”众人鸦雀无声，却听傅元影低声道：“天下第一大水造就的吧？”众人闻言，却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若非天然险境煎熬锤炼，谁也修炼不到这个地步。

俄顷之间，那怪人仰天长啸，形若猛虎悲嚎，声波震动之下，当场人仰马翻，阵仗里便给他逼出了一条通路。众百姓见有机可趁，一个个携家带眷，全都躲在那人背后，随他向前行进，场面已然大乱。

突然间，那人飞身跳起，直从众兵卒头上飞跃而过，吓得众人慌声大叫。肥秤怪惊道：“喂！那小子跑起步来了！咱们要不要追啊？”琼芳有如遇上新奇童玩的小孩儿，此时满脸兴奋，不住大叫：“不能放他走！大家过去抓他，把他带回北京！”当下第一个奔将出去，双怪互望干笑：“人家几百个都拦不住，我们怎地抓他啊？”祝康笑道：“他不是一路跟着我们来么？哪还需要抓！快走了！”背后傅

元影、末通明、三棍杰抢上护驾，随着琼芳的脚步挤开人潮，直向怪人追去。

那怪人开始发力奔跑，身手既快且怪，跃起飞奔，便在兵卒头上跳跃不休，此刻荆州方向似有异动，非但上空隐隐有着火光，那低沉闷响更声闻数里，不歇不断，那怪人沿着声响源头奔跑，横冲直撞间，转瞬奔出兵卒阵式，自行落地冲刺，熊俊此时也率军追赶，众人大呼小叫，追跑不休。

敝人飞身向前，面前却是座戏台，后头搭了棚架，高达丈许，熊俊大喜道："围住他！"黑影将至，台上的假孔明吓得手足无措，一时慌忙蹲倒，正要惨叫间，那怪人双脚腾空，竟从高台上飞跃过去，此人纵身之高，几达数丈，假孔明自是瞠目结舌。又在此时，众军官飞奔而来，众人一齐跳跃，却纷纷撞在戏台上，一个个坠落下地，惨不堪言。

假孔明惊魂甫定，与假皇叔面面相觑，二人相互扶持，正要起身，蓦地又是一个黑影扑来，飕地振衣声响，来人二十来岁，看她身穿儒生服色，容色俨然，只从高台上飞身穿过，形如大鹏展翅。

这人正是"紫云轩少阁主"，国丈孙女琼芳。

飞过了戏台，面前已是一片平野，那怪人平地里短程冲刺，越奔越快，如离弦之箭，背影越来越模糊。琼芳心中慌张，拼命追赶，陡然间身旁两个身影抢先超过，一个飞身飘出，宛如蝴蝶曼妙，却是娟儿，另只蛮牛伏地加速，长腿大步纵跃，却是哲尔丹。这两人一旦赶上，眨眼间便把琼芳远远抛在后头。长力奔驰，最是讲究内息，连过五里路，功力深浅便已分出，那哲尔丹脚步稳健，始终追在那怪人背后，相距约莫百尺。琼芳满面通红，竭力调节呼吸，奈何胸肺疼痛，几欲炸裂，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娟儿原本居于领先，此刻也已缓下脚步，反被傅元影超前。

琼芳、娟儿轻功心法超卓，呼吸气息、发力纵身的法门远超一般江湖人物。但她俩年岁尚轻，内力不如这些高手悠长，此时已有脱力之象，便一路喘气，缓步行走，宋通明、双怪等人又一一超了过去，背后"三棍杰"赶了上来，便陪同少阁主身畔，以防不测。

离前线越近，耳中低响越见劲急，一记接着一记，啪啪踏踏，益发沉重，琼芳见沿途已如废墟，民宅焚毁，树林尽伐，火焚痕迹四下

可见，不由得心怀恐惧，娟儿看入眼里，也是俏脸惊白，缓缓又过一里，已能望见荆州城池。琼芳等人见宋通明等人立于道上，却已裹足不前，忙问道："怎么不走了？"

宋通明伸指朝向天边，示意琼芳去看。她心下纳闷，抬头望去，赫见荆州夜空满布黑影，笼罩了整座城池，形如妖魔天降。双姝心下害怕，喃喃问道："这……这是什么？"宋通明吞了口唾沫，低声便道："这……这好像是狼烟……"

众人驻足观望，又听闷响不断，好似前方隐藏着什么巨大妖魔，让人不敢贸然过去。正犹疑问，匆听道路上哭声震天，道上匆匆驶来数百辆板车，竟是些逃难百姓。眼见一名妇女携家带眷，哭哭啼啼而来，琼芳拦住了，问道："城里怎么了？"那妇人惊恐不定，好似受猛虎驱赶，只不住望向背后，慌声哭道："又来了！又来了！你还愣这儿做啥？快快逃命啊！"

那妇人哭喊得极为凄惨，更让众人心里发慌，祝康咳了一声，正要说话，忽然间耳中嗡地一声，那低沉闷响竟已停顿。那妇人本在啼哭，忽然间也已感到异状，竟然忍住了泪。

荆州方位一片悄然，可此时此刻却只有更加诡异，天边白雪飘飘，风过焚林，静谧得让人慌。

祝康按耐不住，干笑道："好静。"这两个字明明压低了嗓子，乍然一听，却有些刺耳。

琼芳见那妇人嘴角发抖，正想再问内情，赫于此刻，砰地一声大响传过，大地匆尔震动不止，夜空里传出锐响，数千只唢呐划破夜空，呜呜刺耳，赫然便是敌我双方万军同擂战鼓，如天雷轰然，如火山喷发，震耳欲聋，原来先前众人在镇里听到的低响，便是这沉猛鼓声。

那妇女大惊道："来了！来了！快逃命啊！"推开了琼芳，急急奔逃而去，其余百姓簇拥接踵，沿道推挤，全数朝小镇方位奔逃。

眼看双怪抱吵粱团，祝康也缩在宋通明背后，三棍杰护卫小姐，把她裹在核心，那琼芳紧紧握住娟儿的手，掌中满是汗水。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不知如何是好，猛听荆州方向响起雄浑歌声，竟有数万人齐声高唱！

拌声沉郁，不能辨认，只见黑暗之中，远处黑雾般的山野亮起了一片又一片鬼火，看军容之盛，直是前所未见。火蛇长龙逐渐盘旋下山，沿途缠绕，好似要勒死荆州城。

琼芳取出远筒去看，入眼所见，那漫山遍野间全是魔兵鬼卒，这些人有的赤裸上身，矗举大毳利刀，有的做回民服色，头缠白巾，有的却如寻常乡长百姓，只是不论何种装扮，口中都在不绝高歌。宋通明借过远筒，一望之下，身上便已微微发颤："几年不见……长得蝗虫也似，这可怎么得了……"

便在此际，背后冲来一人，正是熊俊，他带了大批兵卒，提声喝道："你们别再搅和了！怒苍贼匪立刻要攻城了！还不快快掉头！"琼芳尚未说话，耳中爆响一声雷，城池上轰隆爆炸，巨响传过，南城一角开始坍塌，坠落了无数泥沙石块。

大战已然开打，杀声大起，琼芳等人挤在道路上，只见面前百姓络绎不绝，全数朝自己这方涌来，转看背后，从小镇方位过来的朝廷援军不住跟上，两边人潮对撞，军士们提鞭挥打，驱散百姓，逼得他们惊伏乱窜，一个个滚入道旁的田梗。

亲眼目睹乱世战火，琼芳等人面面相觑，都感忐忑。祝康怕了起来，他握住宋通明的手掌，喘道："宋……宋兄……我……我可不要和……和那些人照面……"宋通明醒觉过来，忙道："琼阁主，前方情势纷乱，大家先回小镇再说！"琼芳想起傅元影，慌声道："不成，傅师范还在前头……"宋通明一股脑儿摇头："傅元影这般武功，定能保住自己，我们走自己的。"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言中都有惊惶之意，正待掉头离去，却听一声尖叫，娟儿不知怎地，竟然推开了众人，自管飞奔向前。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喊道："你这是干什么？停下来啊！"娟儿毫无理会之意，她脚程奇快，区区双眼一睐，便已奔出百尺，迎面奔向逃难人潮，须臾间不见踪影。

琼芳怕娟儿出事，只得急起直追，双姝一个跑、一个追，随时会奔入战场之中，宋通明、祝康无奈，也只能飞奔过去。过不多时，三棍杰也已赶到，众人沿途推挤百姓，一路叫喊，只是离战场越近，杀声越是震耳欲聋，到得后来，喊声连自己都听不清了。更别说是娟儿

了，祝康大声喊问："她为什么要望前跑？她想找傅师范么？"琼芳茫然摇首，却也不知是何缘故。

又过数百尺，前方现出了日月旗，栅栏壕沟连绵数里，数万名重甲步卒提刀带枪，躲于壕沟之中，严阵以待。人数虽多，却是悄然无声。琼芳一行人来到阵式背后，猛听一人提声暴喝："口令！"琼芳吓了一跳，还未及说话，大批箭簇已然掉转过来，将众人全数指祝一名将领见众人回答不出，便将右手高高一举，众人心知肚明，这人右手一挥落，便是万箭穿心的惨况，宋通明慌忙去喊："我们是朝廷的子民！别乱来！"

那将领不去理会，登时喝道："搜身！"大批兵卒涌了上来，逐一搜查，琼芳不愿这些人触碰自己的身子，只得向后闪避，忽然刀光一闪，雪白的颈间已被十来柄长刀架祝三棍杰上前欲救，几百柄长枪拦住道路，无数钢刀指住全身要害，顿也动弹不得。

这就是战地，数万人对面开杀，讲究的是杀敌之速，毙敌之众，寻常武林人物若不精擅长刀重戟，单靠区区近身搏击之术，根本难从人海闯出。若是膂力弱小之辈，更是死路一条。

琼芳已被制住，眼看大批男子伸手过来，随时都要受辱，猛听一声娇喊："别碰她！她是琼国丈的孙女琼芳！谁敢碰她的身子！诛杀全家！"琼芳凑眼去看，人群中一名女子放声高喊，冒险替自己解围，正是娟儿。看她左手仗剑，脉门却给一人扣住了。那人身穿僧袍，头戴钢盔，原本坐在凳子上，听闻"琼芳"一宇，赶忙起身，慌道："琼施主到了？"

琼芳抬眼去望，那人身穿僧袍，手提丈许钢茅，他走到自己面前，使了个眼色，大批长刀离颈，无数兵卒便守到一旁。那人解下军盔，露出了戒疤秃顶，果然是名和尚。琼芳惊魂未定，勉力凝神，强笑道："大……大师法号如何称呼……"那秃头男子合十躬身，自道法名："小僧灵玄，见过琼施主。"宋通明等人此时也给放开了，听得"灵玄"二字，无不又惊又喜："少林寺的灵玄大师来了？当真久仰！"

"达摩院中三宝圣，罗汉堂前四金刚"，琼芳虽不曾去过少林寺，却也听人提过，当今的四大金刚乃是"真玄如识"，眼前这位灵玄大师，便是罗汉堂首座，位列四大金刚。众人才一说话，壕沟里爬出了一名将领，听他大声道："又是你们这些人？大战即将开打，请你们早

些离去，要有什么万一，我等如何向朝廷交代？”众人听这人口气悻悻，转头去望，又是那熊俊来了。

这灵玄地位远较熊俊为高，神色却颇为谦逊，听他温言道：“不打紧，咱们还没有冲锋，这几位施主还有时光离去。”大敌当前，灵玄不改少林武僧本色，仍与诸人一一见礼，行的全是江湖礼数。他命人放开了娟儿，合十欠身：“一万个对不住，战场之中，小僧不能任凭娟施主犯险，只有得罪了。”

琼芳见娟儿完好无缺，登时放落了心事，忙道：“这儿……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熊俊一听琼芳来问军情，登时连使眼色，灵玄却毫无顾忌，说道：“不瞒施主。怒苍贼匪月前攻破汉中，三面围困襄阳。只要荆州城被破，运输之路断绝，襄樊随时断粮。”

襄阳城高水深，居民多达几十万户，从来第一难攻，谁知居然惨遭敌军包围。这西南第一等重镇若要失守，天下必然震动。众人闻得战况如此紧急，自都骇然无语。灵玄手指荆州，又道：“这荆州城过去数月里来回受围不下三次，至今战死二十几名督军，百姓颠沛流离，贼匪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城内早已残破不堪。”祝康慌道：“我们过去人在北京，从未听过这些消息……这……这又是怎么回事？”

熊俊听得此言，登时咳嗽连连，灵玄道：“朝廷不愿百姓惊恐，这才瞒住了消息。诸位施主们左右没事，那就快些回去吧。”宋通明低声问道：“荆州守得住么？”

灵玄一脸茫然，转朝熊俊望去。众人颤声道：“不成了么？”熊俊语气平淡，道：“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咱们几名将领南下之前，都已嘱咐了后事，何惧之有？”几句话一说，更显出凛不惧死的武人气魄。众人想起往昔京城安逸的岁月，转看这些将士的沙场辛劳，均有肃然起敬之感。

众人正自说话，忽然喷呐齐鸣，战鼓同响，黑暗中敌军同声怒吼，惊心动魄的巨响传来，天地黯然，不再存有别的声息，众人心摇神驰，极目远眺，但见旷野中黑影散开，炮车一辆辆拖将出来，敌军已在布阵。大战开打，城池战与平原战随时出阵，琼芳害怕起来，正要说话，猛听己方阵地传来暴雷也似的呼喊，背涟十余里，无数将士拔刀向天，狂声呼喊。

琼芳掩住了双耳，那灵玄的喊话声响穿过手掌，直直震入耳里，听他高声道：“众将官听命！

冲垮炮车、推倒云梯，为保四境万民平安，吾等为国捐躯，日后永登极乐！”众将士发声呐喊，霎时打开了栅栏，直朝战地冲出。一名军官嘱咐琼芳：“攻城战开始，我军已然冲锋，无力保护几位，还请快快离去。”但听敌方步卒高声呐喊，数十丈高的妖物从人海中行出，正是攻城云梯，一座座均如通天高塔，直耸城头，云梯之后则是炮车，数达百辆，一辆辆给人拉入战地，靠着兵卒冲杀开道，方才一尺又一尺朝城下推进，料来城池一入射程，便要开炮轰炸。

战场乱糟糟地，兵刀碰撞中，四下满布厮杀，攻方急于立阵开炮，轰垮城门，守方全力冲撞敌阵，绝不让他们安下炮车。熊竣灵玄等人皆在杀敌，只是敌方强悍果敢，纵以灵玄武功之高，居然也有人能和他单打独斗，连斗数十合不落下风，却不知来人是谁。

琼芳等人呆呆看着，陡见敌方掉转炮口，想来发觉了此地的埋伏，轰隆炸响，火光闪过，琼芳耳孔麻痹也似，迷蒙之间，但见鲜血火光漫吵粱片，栅栏旁烟消弥漫，尸体飞上了天，支离破碎。

琼芳一向胆气豪快，此刻却也面色如土，双肩更是微微发抖。她赶紧去拉娟儿，只想带她急速逃回小镇，至于这里谁胜谁负，荆州守得注守不住，那也不是她管得着的。

琼芳伸手去拉，哪知掌里却拉了个空。她慌了起来，目光挪移，惊见一个女郎急欲穿过栅栏，似要朝前线行去，看背影正是娟儿。琼芳强扑而上，一把将她拉倒，尖叫道：“停步！不准过去！”

如此厮杀场面，这娟儿却似失心疯一般，只想飞蛾扑火，琼芳死抓着她，娟儿却是挣扎不止，两人一个推，一个拉，便从小山丘上往下滚落，直直坠入了战场之中，三棍杰与宋祝两人慌声大叫，便也穿过栅栏，急急来寻。

琼芳与娟儿滚入草丛，眼见好友举止异常，琼芳喘息不已，奋力抱住她，厉声便道：“定神！你到底想做什么？”娟儿放声大哭：“走开！我好想师父、好想阿傻！别管我！别管我！”

琼芳“氨了一声，已然懂了，原来如此，两人相识十年，头一回见她哭泣，原是为了这个情由。

“御赐凤羽”唐士谦，怒苍山第二把交椅，人称“青衣秀士”。这位惊动正教的术士不是别人，正是昔年九华山掌门，也是眼前这位少女的嫡传亲师。

娟儿痛哭不已，趴在好友怀中啜泣，琼芳听她哭得辛酸，正想出言安慰，惊见眼前火把映照，亮晃晃的刀山枪海朝草丛缓缓行来，看旗帜上绣“西三路”，瞧来绝非朝廷兵马。琼芳生平第一次与逆匪当面遭遇，全身不禁发起抖来了。

猛听号角鸣响，敌军已然察觉自己，黑影滚滚，不知有多少人，琼芳惊惶大叫，眼看己方阵地约在背后数百尺，此刻要想生还，只有急速逃回去，她拉住了娟儿，全力朝小丘奔回。

嗖地烈风扫来，背后大刀横斩，却是朝自己身上砍来，若要中实了，恐怕不是断成两截，而是给厚重的刀刃撞死。琼芳心里慌张，只得提起铁扇去挡，当地巨响传过，这铁扇乃是精钢铸造，不虞毁损，只是对方大刀委实沉重，手腕剧痛之下，再也握不住扇柄，护身兵器竟已落地。

风声飕飕，大刀震落了铁扇之后，瞬间加力，直朝琼芳的脑门砍下。双方无冤无仇，对方却如此凶暴，琼芳虽曾行走江湖，却末见过这等无端仇杀，一时只能抱头尖叫，坐以待毙。

当地一声巨响，长剑横空，架住了来袭兵刀，出手之人却是娟儿，她将琼芳护在背后，眼中强忍泪水，喊道：“不准碰她！不准！”敌将安坐马背，黑暗中瞧不清面貌，看他一言不发，只是加力砍杀，手中大刀居高临下，不住加力，娟儿虽然轻功高绝，但敌阵之中如何得用？手上长剑更被巨力震得歪曲扭折，琼芳从怀里拿出火枪，喊道：“娟儿！我来帮你！”

正要开枪，猛然间天摇地动，夜空里飞来一物，霎时间鲜血四溢，洒得双姝满面都是，面前却是一块惊天大石，竟活活把敌将压成肉饼。双妹还没来得及掉头尖叫，身旁炮弹炸开，正正打在身边二十尺远近，震得双耳几欲聋聩，二女震骇之余，只能相互搂抱，大声痛哭。

“杀啊！”旷野里一路朝廷军马赶来了，全力与逆匪周旋厮杀，肉搏战血淋淋地开始。

双姝相互扶持，在战场中拼死奔逃，杀声盖住了双耳听觉，正前方却又满布火光，琼芳根本不能辨别敌我，一时只是哭叫不休，大声道：“告诉我？这就是前线么？”

江湖的拼斗与这儿相比，仿佛是儿童的戏打。眼前这些人脸上满布仇恨怒火，彼此不管是否相识，见面即杀，没有招式，没有规矩，四处可见全是人头满天，残骸遍地。弱的、小的，在这里只能死，只要摔倒地下，瞬间便给站立的一刀捅死，而那站立的兵卒，又给魔龙般的骏马吞噬……

没有感人肺腑的诀别，也听不到挥别妻小的遗嘱，死者中刀之后，喉头哼出嘎啊啊地怪声，瞬间又给凶嚎怒喊所淹没，连哭声都无能发出……

琼芳惊吓过度，不能言语，反而娟儿给刺激之后，脑子已然清醒许多，大半时候都靠她保着琼芳。两人靠着长草掩护，一路伏地爬动，美腿嫩手都被干草芒刺割伤。好容易见了小丘，已近己方阵地，正想一鼓做气冲回去，忽听战场上传来阵阵欢呼，好似有什么变异，双姝心下害怕，偷眼回望，只见遍地死尸中，一辆高耸城头的云梯车穿过火海，一员威武大将站立车顶，扬鞭指挥，众匪群起欢呼，呐喊如雷：“小吕布！小吕布！”

娟儿听得这三个字，如中雷击，她满面泪水，痴痴望向云梯上那位高高在上、器宇轩昂的大将，但见他取起长矛，用力抛掷，黑电也似的飞影直直射向城头，须臾之间，矛头刺穿高悬巨匾，“荆州城”三字轰然坠落，竟被长矛戳落下地。众匪士气大振，喊道：“下来了！下来了！”

霸王气势，睥睨城头，小吕布气运丹田，嗓声连过数里，浑声道：“弟兄们！今日夺下荆州！为襄阳之战铺路！”敌军欢声雷动，炮声炸响，“小吕布”提鞭半空虚打，啪地一声亮响，听他纵情呐喊：“推！推下荆州、攻占中原！打！打下城头、杀敌万千！”

云梯车缓缓前行，无数士卒冒死拉动绳索，霎时同声高歌：朝升堂，暮上床，贼官污吏偷银两；吃你娘，着你娘，豪门招妾讨你娘；食无肉，哭无泪，天下贫汉尽悬梁；杀牛羊，备酒浆，早开城门怒一场，怒苍入城不纳粮！”

歌声悲愤，隐带激昂，却又夹杂着无数哈哈大笑，让人倍加骇然。终于轰然大响，云梯已正正架上城头。“小吕布”提声高喊：“天下义士听命！不当差，不纳粮，好酒好梦睡华堂，痛痛快快怒一场！”方天画戟砍过，连杀数十人，纵声喊叫：“全军进城……劫掠荆州！”大批反贼一个个爬上城墙，全数殊死冲锋。“小吕布”守护云梯车，更是见人即杀，凶勇无比。

战况急转直下，荆州守将急急调出“八牛火弩”，箭头点燃，火光影动，直朝云梯车射去。

这弓箭号称千斤之重，张弦需百人合力，又称“三弓床子弩”，只要一箭正中，便能射翻云梯车。那“小吕布”一马当先，画戟打出，狠命去砸火箭，粗大如柱的箭杆受力挥打，已然射偏，但巨力传到，也将他震得蹒跚欲倒，整辆云梯车受了猛力，登时倾斜摇晃，大批步卒便坠落下去。

“小吕布”全身着火，口中却在哈哈大笑，形容如同癫狂，左右解下水囊，纷纷朝他身上浇灌，他都置之不理，只昂首大叫：“破城！攻破荆州城！西路军加把劲儿！第一个踏上城头！”

城墙敌将毫不气馁，也是高声回应：“烧死他们！来人！全军准备火弩，烧掉云梯车！”

“疯了……全疯了……”

东门坍塌，守军一个个殊死抵抗，竟无一人投降。西门占了上风，火弩把云梯车射翻，摔死了上千敌寇，那些惨死的将士却还在哈哈大笑。眼看“小吕布”一脸亢奋，率着属下冲向城头，分毫不在乎性命，琼芳颓然无语，她抱住掩面痛哭的娟儿，也已怔怔坐倒在地。

打仗的人疯了……看戏的人也疯了……她怔怔望着敌我双方，眼前那厮杀怒号的斗场如同地狱，却也如同天堂，让英雄们一个个哈哈大笑，然后纵情自焚，惨死沙场之中。只是这场战究竟是为什么？为了君？为了民？还是为了什么伟大崇高的东西，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抚着娟儿的秀发，泪水不自觉地落下……

陡然间，一声长啸破空而来，好似石上清泉，登使万军心头一凉，好似一股狂风带走了沙场的呐喊杀声，这宁静来得好生古怪，仿佛哑病转为瘟疫，染伤了数万人的嗓子。

片刻之间，风声呼啸，沙场上只余那空旷悲凉的啸声，其余别无声响。琼芳茫然起身，惊见城池北方行来一只军马，烟尘漫漫中，琼芳啊了一声，低低唤道：“他来了……”

“大都督！大都督！”

战场再次爆起了呼喊，或满怀喜悦，或充满惊诧，从宁静到暴乱，那热切呐喊直似迅雷不及掩耳，瞬间把整个战场烧得火红。琼芳手拿远筒，痴痴望向那个身影，不只是她，全场数万人的目光都定在那人身上，好似他是无上神明，只有他才能终止这场无止无尽的大战。

龙手大都督，一个值得勇士追随的人，也只有他，才能为这场战争的是非做出了断。

率军远征，百匹骏马坐正一十七人，十乘十的方阵快马中，端坐着让人闻名丧胆的“一代真龙”，那面做四方的男子宽肩厚腰，身穿布衣，那令人鸦雀无声的悲声长啸，正从此人口中发出。

“龙皇动世，保国卫民的时刻到来！”一十六名属下同声长啸，大都督现身，整座城池已然沸腾。此时不需兵法，不用权谋，四方城门打开，大军杀出，城里城外全面巷战肉搏。

胜负就是荣誉，熊俊也好、灵玄也罢，朝廷每个武将都在等这一刻，盼能与宇内无敌的大都督并肩作战，在这慷慨激昂的一刻，人人都是“一代真龙”。荆州是否落陷已不再那么要紧，要紧的是自己死得其所，为百姓光荣战死，为正义二字献身，从此便能流芳万古，成为忠烈堂中的英魂。

守城一方士气大振，人人如同癫狂，攻城这厢别无二法，求胜之道唯有消灭气焰来源，全力围攻“一代真龙”！

此时此刻，城池不再是进攻标的，真龙一垮，士气崩解，荆州便要自行落陷。怒苍西路主将合力转进，全面包抄龙手大都督。

在战场万军的注视下，大都督空手离鞍，孤身翻下方阵快马，天塔般的身影大刺刺地迈步前进，看他迳朝敌军招手，似在示意对手放马过来。

正统王朝第一勇将，单挑从来不遇对手。“一代真龙”欲待以一敌众，众贼西路主将不能示弱，便由“小吕布”带领，全力合围开杀。他

们不再骑上马背，高手对绝，马匹只会妨碍手脚。叛军高手如云，刀光剑影、气功飞掌，将场中的灰衣汉子紧紧裹祝

包围圈子逐步收紧，一套又一套精妙的招式施展出来，剑、拳、戟、枪、鞭，十几个沉默身影翻翻滚滚，场内爆出一个又一个火花。真龙不仅被袭，也不断反击，他的武功没有分毫花巧，拳是拳，腿是腿，一招一式直收直进，既沉且快，一会儿铁手轰然劈落，与重掌正面对决，一会儿飞脚狠戾扫出，荡开百斤金刀，雄浑内力所到之处，痛楚闷哼不绝传来。

至阳至刚的勇力，交揉敏捷无匹的脚步身法，再平淡无奇的武功，也是当世最巅峰的绝招，数十招过去，一个又一个同伴无声无息地惨死，一个又一个死士揉身再上。只是不管来了多少人，都无法伤他分毫。连“小吕布”身为主将，也是接连中掌，仅能勉强自保。而最最可怕的是，那闻名于世的龙手还蛰伏在铁套里，至今未曾使将出来……

总归一句话……

真龙坐镇在此，正统王朝固若金汤！

双妹茫然呆立，怔怔望着“一代真龙”放手大杀，过去琼芳也曾见过这位伍大都督，当时仅觉得这个方脸男子宽厚慈和，让人想不起他的五官，可现下一眼看去，琼芳却再也忘不掉他的形貌。

也许龙神属于战场，只有在修罗场上见到他，方能看到真龙的真貌……

琼芳喃喃自语，身子摇摇欲坠，突觉身上一紧，竟给人抱在怀里。她醒觉过来，赫见两旁景物倒退而过，转头看去，马背上的却是傅元影。一旁娟儿也给一人抱起，看他手提大刀，满面沉稳，却是哲尔丹。两人全力护卫，须臾间便把双姝带回了阵地。

此时肥秤怪、算盘怪、三棍杰均在马上，五人各驾一骑，全力向那小镇奔逃，琼芳想起那怪人，慌道：“那……那个人呢？找到他了吗？”傅元影低声安抚：“他应该回庙里了，我们回去再说……”琼芳受惊过度，一时嚅嚅喏喏，答不上话，她坐在马背上，耳听战场杀声远讽，回首去望，微弱天光照下，敌兵不知怎地，好似不敌早已沸腾的朝廷军马，此刻已逐步后撤。荆州守军源源不绝，朝远处山丘挺进，

想来要确保今夜战果。那“龙手大都督”并不随军追赶，只昂然战阵之中，一动不动。

天色已近黎明，经过一夜血战，到底死了多少人……快要过年了，他们的家人会不会哭?

琼芳转回头来，幽幽叹息，正在此时，又听战场杀声大起，炮声不断，琼芳等人相顾愕然，不知此时战事已定，却为何另有变故?

众骑一同停下，回首眺望，但听惊惶喊声不断，一只又一只军马从山丘逃了回来，天边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偏又看不明白，琼芳再次取出远筒去看，两片西洋镜钳在竹筒两端，她稍稍转动，赫然间，眼里出现一片黑色盔甲。

青黄红白黑，天边冉冉上来了一道军旗，黑底红宇的旗帜，那是……那是……

“怒”字旗！遍属怒苍本部的总寨军旗！

来自天地杆秤的另一端，来自朝廷王法的正对面，那引得世间英雄惊惶失措、令得无数志士立誓正法的大反贼，终于要现身战场！

琼芳两手颤抖，远筒险些摔落在地。傅元影见她这等神态，便要捡起去望，便在此刻，远方传来滔天大笑，激昂的马蹄践踏，仿佛要以无比怒气踩破中州大地。

光明之所以是光明，正因世间有黑暗。怒王现身战场，真龙带来的士气全数浇熄，沸腾的热血逐步平静，化为一片冰凉冷汗。傅元影嘴角发抖，竟不敢拿远筒去看。

朝廷众将眼望西方，眼中隐带恐惧。士气即将崩解，陡听城门口传来长啸：“荆州本部军退入城中！协防军马汇聚西门！”龙手大都督一声令下，荆州大军重整阵式，严阵以待。众将官想起本朝武神在此，便算反逆魔王到来，那也未必便败，满场将帅士气一振，四方城门重新阖起，城头炮台也已填弹上膛，只等敌军开来。

傅元影惊恐不定，怒苍主力已从襄阳转来，这场战争却要怎么收场?他拉住了琼芳，大声道：“大伙儿快走！朝长江出发！”

马儿前行，琼芳也不知是兴奋，抑或是害怕，全身发抖的她，此刻却仍回眸去望。

据说在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也曾在庙堂中看过这个传闻的人物。她想亲眼目睹这个爬过九重天、坠过无边地狱的大人物，是否也如传言一般的残忍无情？她很好奇，也更想明白，当黑与白、光与影、对与错、是与非全面对撞之时，这个辽阔的天下……

会变成什么颜色？

第十六卷 业火魔刀 第十章 十年一觉

辗转逃回到了小镇，但见庙前广场满聚逃难百姓。众百姓经历了战火，此刻若得一家团圆，自当庆贺，不幸与亲人失散的，则在四下寻爹呼娘，哭声喊声此起彼落，一片狼藉。

昨夜的脱衣候检，与烽火连天、遍地死尸相比，究竟哪个好些？琼芳一行人也没气力多想了，一路在难民潮中蹒跚推挤，回入了观音庙，筋疲力竭之余，无不坐倒在地。三棍杰埋锅造饭，打水洗脸，让众人略做歇息。

眼看怪人踪影全失，琼芳却仍怀抱一丝希望，庙里庙外找了一遍，盼他早从战场自行归返，只是回入偏殿，地下仅余一张空担架，一只翻倒空酒瓶，流洒遍地，遗渍兀未干涸。琼芳沮丧万分，回人大殿坐倒，那娟儿一脸沉郁，好似也受了什么打击，全没心思说笑，两人肩挨着肩，相依相偎，又累又困间，眼皮早已半睁半闭。

众人或倒或卧，连哲尔丹也不例外。只有傅元影仍在忙进忙出，他是此行军师，就怕战火蔓延，竟尔打到此处小镇来了，半个时辰不到，便安排了车马，早早启程，改转水路而去。

从荆州搭船东行，之后再沿运河北上，来到扬州之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时近除夕，众人虽不愿在外地过年，但总不成大年夜在外奔波，便预定在扬州留到初三，之后再行北返。

一行人唉声叹气，下了渡口，便雇车来到扬州城。时在午后时分，那知府听闻琼国丈的孙女驾临，便亲来城门迎接，甚是恭敬周到。这知府年岁甚轻，约莫四十岁上下，琼芳听他通报姓名，才知此人姓李，名如风，过去也在礼部任官。琼芳没有心思应酬，听说他要安排驿馆，便道：“年关已至，不耽误大人过节了，咱们自个儿在城内寻找客栈安歇便了。”

李如风慌忙道："不成！不成！下官多年来深受国丈提携，未能远迎，已属罪甚，万请阁主玉全，让下官略尽地主之谊。"琼武川面子极大，文武百宫多半受过他的恩惠，自己若不受人心意，倒显得见外了，琼芳便也不再推辞，任由那李知府安排。

那李如风办事周全，事前早已打听清楚此行人数，早备了五辆大车，专供众人乘坐。

车行入城，众人听他一路解说："扬州又称广陵，自唐代便是商业名城，名商巨贾乔寄居者，不下数十万，可说富甲天下。"同车除琼芳外，尚有娟儿、傅元影两人相陪，李如风说得爽快了，兀自伸出食指，定向车外，道："诸位请瞧那座高塔。"三人抬眼去望，那运河东岸搭盖佛塔，塔高数层，已然建筑大半，规模宏伟，想来所费不辎。

此刻兵荒马乱，人人看似专心聆听，其实多半神思不属。琼芳听他喋喋不休，只得勉强一笑："这要几十万两银子吧？可是朝廷出钱建的么？"李如风笑道："小姐料错了。这是文峰塔，乃是僧人自行募款兴建的，其他地方官员也出了些银两，倒不劳朝廷费心。"

众人有气无力地点头，轮到傅元影答腔，听他低声道："难得，扬州之富，非同小可。"

李大人笑道："过没两日便要过年，这天宁寺也在城内，年节最是热闹。阁主闲暇无事，倒可以去瞧瞧。"他见众人一个个无精打采，想来是自己说话不够响亮，当下吊起嗓子，尖声道："说起天宁寺嘛，此乃扬州第一名刹，这寺庙历史古远，乃是晋朝太傅谢安的居所，太元十年改宅为寺，名为谢司空寺，数百年来屡次改名，直至宋代徽宗之时，方命名为天宁禅寺……"娟儿愁眉不展，听得李如风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冷冷便道："古庙泰半闹鬼，大过年的，还是不去得妙。"

李如风听她口气不善，忙陪笑道："无佛又无僧，空堂一盏灯，确实寺庙气闷得紧，花样年华的女儿家不去也罢。照下官看，不去天宁寺，便去瘦西湖，所谓"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十里长湖，无一寸隙地……"他先开车帘，吟道："昔年杜牧游扬州，证以诗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引得游人诗兴大发，自也是瘦西湖美景之一……"娟儿忍住了哈欠，摇头道："看个景也要作诗，扬州这许多风景名胜，岂不做了满满一大本？"

李如风抚掌大笑，道：“小姐慧黠！正是有诗为证。一景三百诗，一湖三千词，光是平山堂，便有秦观、苏彻、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作诗留念，其余炀帝陵、隋宫、隋堤、雷塘、谷林堂，莫不有诗有文，单红桥一地，便有一本“红桥诗驯，可见一般了。”一路摇头晃脑，如数家珍。娟儿听得头痛欲裂，尖叫道：“住口！谁记得这么多！”

李如风惊道：“对不住对不住，不才说得确实快了些，这儿有三本下官亲笔的“如风诗驯，贻笑方家。”说着从车中取出三本诗册，一人赠了一本，堂印题字，无一不全。众人口唇喃喃，娟儿仰天张大嘴，琼芳低头掩小口，不约而同打了个哈欠。

扬州古称江都，几百年下来，引了无数骚人墨客前来赏景。大哥大姊游扬州，自李白、白居易、杜牧、李后主起算，名人谁不写描扬州？扬州又何能少了名人？大人物来园赏景，小人送笔端砚，美景抬诗文、诗文抬官人，官人复抬美景，循环加乘，自是相得益彰。只是寻常百姓毫无文名，若想东施效颦，学人家在风景名胜狂涂滥抹，却不免给送入衙门究办，不可不慎。

一路耳根不净，众人勉力支撑，终于来到了今夜下榻之处。车马停下，便有大批官差过来搬运行李，门前车马喧腾，甚是热闹，虽在异乡驿站，却也有些年节气氛了。

琼芳立在门前仰看，但见此处宅邸宏伟，园林建筑精雅，当是大户人家住居之处，便问道：“素闻扬州园林造景巧妙，号称“园林多是宅”，莫非这也是哪位前朝古人的故居么？”

李如风拍手大笑：“照啊！绑主果然目光不凡，这豪院正是前兵部尚书顾大人的宅邸。”

众人哦了一声，均有惊奇之意。肥秤怪问道：“顾大人还住在里头么？”肥秤怪模样古怪，但国丈交游广阔，向喜结交江湖中人，李如风倒也不敢怠慢，含笑便道：“老爷子可说错了。这栋大宅早已卖给了朝廷，现为扬州驿馆。”

肥秤怪心下一奇，问道：“这顾大人是个大官吧？他好端端的，干啥要把房子卖了？”

李如风微微耸肩，淡淡地道：“他死了。”

肥秤怪心下一惊，还待要问，一旁傅元影登将师叔架开，示意他莫要再问。众人沉默半晌，琼芳咳道："扬州地灵人杰，今夜得宿状元宅，却也不枉来了扬州。"李如风微笑道："说得是。少阁主如此身份，贵人贵地两相宜。这状元府给您一住，可更加金碧辉煌了。"

行人厅里，家丁早在守候，俱由一名老人率领，看这人形貌端稳，状似文士，当是此间驿馆的总管。

李如风一见此人，登时啊了一声，讶道："裴先生还在这儿？没回家过年么？"那老人虽是管家下人，见得李如风，却无下跪之意，只向众人微微拱手，道："诸位远来扬州，还请入内安歇。一会儿酒饭招待。"那管家言语冷淡，毫无热络之意，李如风听入耳里，却也不敢责备，赶忙将那老人拉到一旁，轻声道："裴先生，这位可不是寻常客人，乃是紫云轩少阁主……"那老人不待说毕，自向琼芳躬身作揖，温颜道："琼大小姐光临扬州，裴邺岂能不知？此番正是为此而来。年节时若须导游观光，老朽听任差遣。"

琼芳听得"裴邺"二字，忍不住惊呼一声，道："原来是修民先生。"华山双怪不解朝廷人物，忙问傅元影："怎么啦？这位管家是什么大人物？"他两人话声虽轻，那裴邺却已听闻，当下转身拱手："老朽不是什么大人物，前工部员外郎，开过几家不称头的学馆文堂，如此而已。"说罢冷眼朝李如风望去，道："李大人，大门近在咫尺，不送。"袍袖一拂，自行率着家丁入内。

李如风满面难堪，陪笑便道："对不住，逢年过节，本以为咱们裴先生回杭州去了，不巧又碰上了……"娟儿与双怪目瞪口呆，纷纷问道："裴先生同你有仇么？"李如风忙道："哪里的话？老先生性子冷了些，对谁都是这幅神态。辞官之后，偏又自甘大材小用，专来看管这间驿馆。

朝廷前辈，谁也管不祝阁主若是住不惯，不如到下官家盘桓数日……"

琼芳笑道："不打紧，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便住下吧。"

那裴邺对谁都颇为冷淡，不论是宋通明还是双怪，全数让家丁打发，但他不知何故，对琼芳却很是亲切，亲自替她安排住房。琼芳给他领着，一路行过花厅，转过几处廊檐，听得寒水淙淙，花圃深处却

是一座厢房。虽在冬日，兀自寒梅扑鼻透香。琼芳微微一笑："此处好生清雅，可是当年大小姐的香闺？"

裴邺取出锁匙，打开了房门，又是一股香气沁人心脾，扑面而来。命人将行李送了进来，说道："有一阵子没住人了。昨日才让人打理过。盼阁主睡得习惯。"

窗明几净，香闺如昨，琼芳想起那日见到的美妇，四下探看，果见墙上悬着不少绘画，或山水花鸟，或人物仕女，琼芳细瞧书画，但觉笔致嫣然，颇有妩媚之态，题款或是梧桐居士，或单落一个"倩"字。似与京城所见略有不同，便问裴邺道："顾小姐画了几十年有吧？好似画风有些不同。"

裴邺取下一幅五彩山水，解释道："这幅是她少女时的工笔画，"向阳晚山青塘"，乃是其中最精妙者。"琼芳见那图画缤纷绚烂，又听是工笔画，想起了唐代大画家李思训，四处去看，果见房里工笔画占了大半。这工笔画求真求美，求其形似雅致，以之描绘石林山木轮廓形状，之后敷彩上色，缤纷灿烂，号称"金碧青绿"。其他如宫殿人物、花鸟建筑，亦属工笔画之列。琼芳见笔触细腻繁复，不由颔首微笑："好漂亮，无愧金碧山水的美名。"

裴邺抚须微笑："好漂亮……她少女时最恨这俗不可耐的三个字，为了转攻水墨，还曾拜梧桐居士为师，改习清雅，不过她早年写意功力有限，反不如工笔画来得高妙。"他耸肩一笑："咱们这些话要在当年给她听到了，非让她生气不可。"

琼芳哦了一声，道："当年会生气，那现下呢？"裴邺眯起老眼，摇头道："多少年过去……她早已长大了。"他站上了凳子，把那幅"向阳晚山青塘"挂了回去，又道："这十年来她功力大进，人生经历多了，不求形皮颜色，困苦时越见美满，富贵时反得凄美。现下她自成一格，不再拘泥这些流派宗法。"

琼芳赞叹道："原来已经是大师了。下回再见顾姊姊，非缠着她求画不可。"

裴邺微笑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请她指点一二，阁主将来自个儿也能画。听说她这两年还有收些弟子。"琼芳手提折扇，笑道："我是小猴儿，向来坐不住，她可管不了我。"

裴邺笑道："那可未必，那可未必。"说话问忽觉言语逾越，忙道："小人言语忘情，少阁主莫要见怪。"琼芳也甚欢喜这位裴先生，觉得他言语自然，远非李如风之流所能相比，听他言语谦卑起来，当即笑道："您一时忘情，我也讨点便宜回来。裴伯伯，我可以这般唤你么？"

裴大人心下大喜，忙道："少阁主如此称谓，可真折煞老夫了。"琼芳嫣然笑道："裴伯伯是朝廷前辈，何折之有？我俩打个商量，您不见外，侄女不见怪，如此可好？"

裴邺哈哈一笑，道："行，那我们便来个'见外不怪'吧。"

谈笑之间，众官差已将行李挑入房中，眼看已在晚饭时分，裴邺便携着琼芳回入花厅。时将年节，大菜碗碗应景，琼芳请裴邺一同上桌陪话，这老人神态本甚冷淡，可与琼芳相熟之后，却又妙语如珠，唱作俱佳，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这顿饭倒是吃得颇为欣喜。

食过了晚饭，众人闲来无事，各自寻找乐子。宋通明便约了双怪赌博凑庄，想来是要联手欺骗祝康。眼看娟儿无精打采，琼芳灵机一动，提议道："走！难得过来扬州，上街逛去，买它个够！"女孩儿家每回发怒发恼，必以银子出气。九华山财宝虽多，却大半给师姐扣着，娟儿这个准掌门自是两袖清风。但琼芳可不同了，此女富豪之家，生平不必发愁的便是这个"钱"字。果然这招甚是管用，登让娟儿嘻嘻一笑，烦恼一扫而空。

回到了驿馆，娟儿提着大包小包，琼芳却已累瘫了，便吩咐丫鬟备妥热水，让她入盆沐裕那老嬷嬷一旁伺候，眼见琼芳解下发巾，褪去儒生装，露出了玉肌柔肤，那头黑云般的秀发更是垂肩而下。那老妈妈本看她男子也似，此刻见了如此娇雪胴体，自是衷心赞叹："小姐好秀气，虽是北方大妞，模样却似咱们南方姑娘。"琼芳凤眼低垂，双颊晕火，轻声道："我爹是京里人，我娘可是杭州姑娘。"说着说，忍不住笑了："其实咱琼家祖先是马背出身，南征北讨，来京之前也不知他是哪里人。"

老嬷嬷也听过开国大公琼鹰的威名，嘻嘻一笑，正要再说，却见琼芳从衣袋里拿出了一柄铁扇，之后又摘下火枪，一件件塞入枕头下，那老嬷嬷惊嘴咋舌：心道："这姑娘的先人必是土匪出身。"骇异之间，嚅嚅啮啮地说不出话来，只得连连称是。

漫房水雾中，琼芳坐入热水里，怔怔望着人家的闺房，心想："原来官家小姐的香闺都是这般秀气，我回去以后，可是要学着些。"她打小便当男子教养，只有随从下属，没有贴身丫鬟，名义上虽是大小姐，却不曾享过一天小姐的福。

扬州寸土寸金，顾小姐的香闺精巧雅致，虽然不甚宽敞，却合了琼芳的心性，她自小住在大宅院里，厅堂深广，梁柱也高，墙是厚实火红砖，地是大绿青花瓷，看似华丽，其实多半阴森。白日里阳光再亮，却也射不入厅心，黑夜里燃起红烛，大堂角落里也好似蹲着一个人，随时等着呜呜地飘将起来。似琼家这般名声，屋子里非但阴暗，还随处可见吊死鬼也似的祖宗遗像。太祖太婆、高爷高奶、曾父曾母、两三人高的大卷轴，老祖宗的可怖脸孔四下悬吊，回廊里有、花厅里有，连转角处儿也有，随时等着惊吓他们的后代小孙儿。

身为功臣之后，打小住在四百年岁月的大宅里，琼芳最是深解个中三味。从小便给吓怕了，长大以后，她心里一个念头，来日不要大房子，只要小屋子。一张小木桌、一床暖暖的小炕，铺上厚厚实实的绒毯，墙上不许悬挂人像，至多像顾小姐这样悬些山水花鸟。在这样的好地方，她要点上温温红红的烛火，和情郎相依偎，下棋读书什么都行。

闭眼含笑，心里想着想，险些在浴盆里睡着了。老嬷嬷怕她受凉，端来了炭盆，将琼芳唤醒了，让她暖呼呼地擦干身子。

房里暖和如春，换好了睡衫，竟是有些出汗了。那睡衣短袖月白，圆领绣花，穿在身上，衬得小姐人比花娇，琼芳有些难为情，便请老嬷嬷退下，自行坐理红妆。

面照铜镜，轻起玉梳，将自己的黑发拢为一束，缓缓地顺了顺。琼芳瞧着自己的身影，镜中那花样年华的俏佳人白肤雪肌，只是脸上不施胭脂、未染寇丹，不免辜负了这身好样貌。她低下头去，幽幽叹息：心道："今儿个没买胭脂水饼，不然倒是可以试试。"夜深人静，也不好找娟儿去借，一时开启了木桌抽屉，只想找些胭脂来用。

开了抽屉，里头不见胭脂粉饼，却又是几幅字画。

这几幅字画收得极为慎重，并非捆做卷轴，而是细细折叠，上覆丝绢护盖，琼芳心里有些好奇，看墙上悬挂的字画都称精品，这幅画

如此珍而重之，定是价值连城的宝物，琼芳无觊觎之心，却是个好奇心重的姑娘，当下便将字画展开来看。

凑眼去看，却不禁咦了一声，只见这几幅画支离破碎，每幅都撕得稀烂，之后再用胶水黏糊，很是耗费工夫。琼芳连着翻了几幅，全没一幅完整模样，她满心纳闷，不知顾小姐闲来无事，却为何做这苦功？莫非又是要练什么奇特笔法了？

满心纳闷间，一路向下翻看，旋即来到最后一幅图画，琼芳细目去望，却见这幅图完好无缺，并无胶水痕迹。只是图画线条刚硬，画风狂放，画得却是一条浩荡江水，无数纤夫拖拉大船，沿岸苦行，笔法大异其趣。琼芳心道："这是男子的笔墨。"去看落款处，却见了两个字："卢云。"

这"卢云"二字笔意温柔，墨色与图画颇有深浅之别，看来好似香闺主人所落，并非作画之人亲笔署名，琼芳心下一凛，喃喃地道："卢云……卢云……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她以手托腮，望着镜中的自己，忽想找娟儿借些水红眉笔，正要起身，却又自觉好笑，反来覆去，起身坐下，终于拿出了剽悍天性，迳自往床上一跳，卷起了棉被，自管去睡了。

累了整整一日，本想沾枕即眠，谁知辗转反侧，香闺上阵阵芬芳迷人，让她一直脸红心跳，她拿着棉被掩住了头脸，心道："爷爷和颖超的近况不知如何了，写封信回去问问吧。"

正想掀开锦帐，突然间，房里传来一声苦叹，幽幽暗暗，若有似无。

琼芳吓了一跳，夜半无人，悲声荡气回肠，若非窃贼闯入，便是鬼魂作祟，赶忙从枕下摸出了火枪，牢牢握在手上。

她不敢掀帐去看，枪口对向帐外，勉强眯眼窥伺，但见锦帐外一片晦暗，似有鬼影在悄踱徘徊。琼芳怕了起来：心道："这是鬼，不是人。"她缩在棉被里发抖，忽听一声低响，抽屉已被拉启，纸页翻动，传来阵阵悉窣低响，琼芳心下醒觉，忖道："他在偷东西！"脑中清醒过来，管他是人是鬼，偷东西的便不是好样，她大起了胆子，右手举火枪，左手掀开了锦帐，目光挪移，正要喝话，却不由自主地险些惊呼，只见铜镜前站着一名男子，乱发过肩，赤脚污秽，不是那怪人，却又是谁？

那怪人在荆州战地失影无踪，久无归讯，本已不存希望，岂料又会在扬州重逢？此人远从荆州赶赴扬州，必是专程过来见自己一面。琼芳又是欢喜，又是激动，她望着那人的背影，想起悬崖上两人的对答举止，好似那人的一双凤眸还在眼前，心中不由怦怦一跳，嘴角起了微笑："他一定是来谢谢我的。聊斋故事里猴子衔果送人，蚂蚁尚知报恩，这水妖法力无边，八成是要送我礼物。"

正要开口娇唤，那怪人走到了铜镜之前，缓缓坐了下来，看他凝望图纸，似在怔怔沉思。琼芳本要说话，一见这怪人行止有异，便也把声音压了下来。

那怪人孤坐铜镜之前，掩上了脸面，轻轻低叹。那鼻音哽哽，沉哀苦闷，似泣平生所受之屈，又似满腔悲怨咽不入，琼芳怔怔听着，不由眼眶湿红，心中竟也酸苦起来。

这不是人间的声音，人生在世，岂能如此艰难无奈？阵阵心酸催泪，琼芳再也忍不住悲，两行珠泪竟也扑飕飕地滚落下来。那怪人听她醒转，立时低头垂手，掩上了纸绢，脚下静谧无声，已然滑向了门口。

琼芳如大梦初醒，她擦抹了泪水，掀开锦被，急忙唤道："别走！你……你这几日去哪儿了？"那怪人背转身子，聋耳哑口，推开了房门，缓缓行出香闺。

琼芳见他落地无声，双肩不动，乍然去看，真似古屋幽灵。她心里有些害怕，转念寻思："好容易他自投罗网，又给姑娘撞见了，说不得，今夜得把他的来历问个明白，日后也好做帮手。"她怕怪人走得远了，竟不及穿鞋，左手持枪，右手提灯，便要赤脚夜游闹鬼屋。

寒冬冷夜，小脚丫子踩上木板，冰到骨子里去了。咚咚几声，跳到了门外，长长一条走廊空荡荡，眨眼之间，又已不见那怪人的踪迹。琼芳揉了揉眼，喃喃地道："真是活见鬼了，怎么一会儿便没人了。"她毫不气馁，只是左右探看，可那怪人真似幽脸梁般，仿佛已飘空远遁，离开这悲苦的人间。

神龙见首不见尾，瞻之在前，匆焉在后，却要自己从何找起？琼芳怔怔思量，有些想放弃了，转念之间，忽然激发倔强脾气，咬牙恨恨想："死水妖！臭水鬼！大半夜扰人清梦，瞧我一定揪你出来，抽你三个响耳刮！"她哼了几哼，想到那人的一双黑脏大脚板，登时冷笑暗

忖："好呀！你这家伙武功再高，也不可能足不点地吧。"提起油灯去照，果然五丈之外有着小小一点黑足印，琼芳嘻嘻一笑：心道："活该不洗脚，管你跳得多远，都逃不过少阁主的法眼。"当下运起九华轻功，便也赤着脚追出。

琼芳半跑半跳，沿着黑脚印追出，连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处走廊，脚印却已消失不见了，琼芳沉吟半晌，眼看两旁各有一扇门，各自紧闭，却也不知那怪人是否躲在门里，正沉吟猜测，后头行来脚步声，这脚步缓慢无力，却是个老人。琼芳心下暗叫不妙，自己深夜不眠，却在尚书府里穿着内衣赤脚蹦跳，若要给下人撞见，却要如何分说？正要想个法子闪躲，背后已然响起苍老口音，问道："是少阁主么？"

这人一口江淮乡音，却是裴邺无疑，琼芳赤着两脚，身着内衣，一时俏脸飞红，只得伸手掩住了领口，回身道："裴伯伯。"裴邺见她手举火枪，另一手提拿油灯，一幅抓贼打扮，不由惊道："府里闹偷儿么？"

琼芳尴尬一笑，她平日一派威严，便在武林耆宿面前，也是不让分毫，哪知来到了尚书府，丑态全给一个管家看去了，当下含浑其词："我……我睡不着，半夜里想散步……"裴邺奇道："带枪散步？"琼芳满脸通红，便胡乱点了点头。她赤足出房，地下偏又冰寒彻骨，便只单脚立地，说话时一双玉足互换跳跃，乍然看来，好似翩翩舞蹈，模样甚是娇俏可爱。

裴邺也不为难她，微笑便问："冷么？"琼芳伸了伸舌头，干笑道："确实冷得紧。"

裴邺含笑点头，取出了锁匙，便朝琼芳背后行去。正要开启门锁，那房门却已自行打开，透出了书霉味，琼芳心下一凛，想道："这里是书房。"裴邺道："这样吧，刚巧老朽也睡不着。不如我们到书房里喝杯茶，可好？"

那房门原本有锁，一时半刻怎会开启？想来那怪人必在房内。琼芳抢先一步蹦跳入门，提起油灯去照，登见书架长长一列，黑暗隐讳，便十个人也能藏得。

琼芳挪移眼光，但见窗扉紧锁，怪人先前若已入房，此刻已是瓮中捉鳖。琼芳心中发笑："这水妖害羞得紧，比我家的梅花鹿还怕人，

我可耐着性子逗弄，别要逼他撞墙了。”正想间，背后那裴邺也已进房，听他喃喃唠叨，说道：“女儿家还真娇憨，多可爱。唉……老朽偏只生了个不成材的犬子，成日打架闹事，惹是生非，看了便头疼……”

眼看裴邺坐入房中，琼芳微微一笑，便捡了张木椅坐下。也是脚趾太冷，当即两腿屈弯，将那对玉雪秀足坐于臀下，稍做润暖。存意和那怪人耗到天明，不把话问个明白，绝不罢休。

裴邺生起炭火，煮了壶暖茶，道：“可把你冻坏了。”琼芳凑手过去烤火，咋舌道：“寒得紧，比北京还冷。”裴邺拨弄炭火，道：“今冬确实冷了些，我在扬州几十年，从未见过这等寒冬。”过不多时，茶汤已然煮沸，裴邺便暖暖斟了一杯，递给了琼芳。

琼芳轻啜一口，忽尔转头望向书架，娇唤道：“嗯，好茶汤，又香又暖，不喝好可惜呢。”

大水妖飘渺无踪，裴邺却愣了，听他奇道：“恁香么？不如老朽也来一杯吧。”

琼芳将暖茶靠在脸旁，不时呵着热气，看那头黑柔秀发垂肩而落，烛光掩映，双颊隐带娇红，更显出丽色。裴邺文雅名士，七老八十的人，只知鉴赏美人，莫有一寸色心，他含笑望着琼芳，拊须道：“瞧见你的娇俏，便让老朽想起倩兮。”

背后书架悉悉窣窣，琼芳也是心中一奇：“倩兮？”转念醒悟：“他是说顾小姐。”她嗤嗤笑了：“裴伯伯这般说话，莫非我和她生得像么？可我上回同她见面，一点也不觉得啊！”

琼芳与顾倩兮毫无相似之处，顾倩兮脸蛋较尖，凤眼韵长，略显上钩，琼芳面颊较腴，鼻梁挺直，杏目大而圆秀，除了都是好看的女人外，容貌大相迳庭，别无半分近似。

裴邺笑了笑，也不回话，自管取杯去饮，问道：“房里睡得还惯么？”琼芳呼着热茶，含笑颔首：“我很喜欢她的卧房，别致文秀，就像她的人。”裴邺微笑道：“状元爱女，扬州第一佳人，名下岂能有虚？”

房里烛火晕暗，裴邺眼望书房，好似怔怔出神，琼芳忽道：“裴伯伯，你和顾尚书是好朋友，对不对？”裴邺点了点头，道：“我俩均为扬州人，自幼相识。我的表妹还是嗣源的姨太太。”

琼芳嗯了一声，道："顾尚书望重士林，每回听爷爷提起他，总是又敬重、又惋惜。"

裴邺提起砚墨，随手研磨，微笑道："敬重他的人品学养，惋惜他英年早逝，对不对？"琼芳点了点头，低声道："应该是吧。"

两人低头饮茶，琼芳留心房内动静，正自偷眼打量背后书架，忽见裴邺拿起桌上的经书，随手翻了翻，问道："读过顾尚书的'疑公论'么？"陡听千古文章，琼芳自是肃然起敬，忙道："当然读过，顾先生的文章拗口艰涩，每回背他的书，总要多挨爷爷的几回板子呢。"

裴邺忍不住哈哈大笑："顾老死都死了，九泉之下可还害人不浅。"他见琼芳扭捏不安，登时取笑道："来，难得来了人家的书房，背几句听听，瞧瞧板子有无白挨。"

琼芳吐了吐舌头，娇声道："背错了，裴伯伯可不能打我。"少女俏皮，本是玩笑，裴邺便也笑答："这般可爱姑娘，疼你都来不及了，谁舍得打呢？"

这段话若是年轻男子来说，琼芳非得开枪射他不可，但裴邺有种文人儒性，言语间不卑不亢，昨日虽才相识，言语便已十分亲切。虽只是个管家，却让琼芳甘心自居晚辈，不见少阁主的架子。

偷眼去看裴邺，眼光好似颇为热切，琼芳心道："也罢，应付几句吧。"她凝神思量，取了"疑公论"的知名段落，微启樱口，颂道："吾本息机……息机……"裴邺倒了热茶，提点道："忘世。"

琼芳面泛红云，心中大羞："第一句话就错，丢脸丢到家了。"她喝了口茶水，用力咳了咳，朗声叉道："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也，念念在滋于…古…嗯…古之忠臣…"

绕口令也似的古文，每回读来痛苦不堪，眼看又要丢丑，忙偷眼云瞧裴邺，只见这老人自顾自翻食聋茶，嘴角却挂着一幅笑。

琼芳气得炸了，好胜心大炽："你以为姑娘背不出，偏要让你大吃一惊。"当下专心守志，潜心思索，又道："念念在滋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我身入梏炬，我心……我心嗯……受……受嗯…天氨自来背文章一旦滞涩，多出嗯啊之声，果然绞尽脑汁，后头便是一片嗯埃天幸她容貌秀丽，口齿清脆，嗯来

啊去，倒也称得上好听。琼芳满头大汗，却是想不起半句了。裴邺赶忙解围，拍手鼓掌道："背了这许多，真难得。"

琼芳自知他说得是客气话，忍不住羞道："七八年前背的，可贻笑方家了。劳烦拍手小声些。"

裴邺哈哈笑道："不容易了，我那儿子只知干些坏生意，读书写字一概不通，要他来背，恐怕开头四字都不成。"琼芳笑道："令郎是做买卖的？什么样的买卖？"这回轮到裴邺窘了，他咳了一声，道："他是做银两生意的。"琼芳眨了眨眼，惊呼道："失敬、失敬，可是钱庄么？那可是大买卖。"裴邺苦笑道："差相仿佛吧。他是开赌场的。"眼看琼芳哑然失笑，裴邺清了清嗓子，道："好，文章背过了，咱们来说故事，可知"疑公论"是为何而写？"琼芳听他连番来考，忍不住啐道："裴伯伯，大过年的，饶了侄女吧。"

裴邺提笔沾墨，边写边说："疑公论的这个'疑'，本做'遗''公'字，起自'宫'，所谓疑公，便是遗宫，这是正统三大案之一，你也该听过吧。"

琼芳颔首道："遗宫案，说得是景泰帝的那些妃子吧。"裴邺颔首道："正是。顾尚书写了这篇'疑公论'，便是为了针贬这件时事。"他拿起书籍，又道："来，我们再瞧另一篇文章……"眼看裴邺掉过话头，琼芳却是不愿，三大案威震天下，牵连无数，她虽也听过名头，但自己是当朝国丈爱女，旁人不好当面谈论案情，是以仅知其表，不悉详情。

她沉吟半晌，便道："裴伯伯，我很少听闻这些朝廷时事，您可以多说一些么？"

老学究有些迟疑，琼芳登时撒娇，央道："裴伯伯，半夜里仅你我二人……"说到此处，脸上一红，撇眼朝书架后头望了望，道："难道你信不过侄女么？"

裴邺面望琼芳，见她神态真切，绝非心机狡诈之人，登时叹了口气，便道："乡野村夫，还怕什么呢？"琼芳微微一笑，见他取起茶壶，替两人各斟一杯热茶，杯中汤水渐渐满溢，耳中听道："三大案……便是三样关于前朝皇帝的事儿……正统元年二月，废陵案……三月，挺殛案，不过年底，便生出遗宫案。"琼芳听得事涉当今是非，想起亲姑姑乃是当朝国母，满心忧惧之间，更想多听一些内情，忙问

道："什么是废陵案？"裴邺低头饮茶，细声道："就是拆毁先帝的陵寝。"琼芳啊了一声，颤声叉问："那挺殛案呢？"裴邺面无表情："废掉景泰的太子。"

琼芳陡听两案内情如此，已是嚅嚅喘喘，当即低头道："遗宫案……便是……便是要赶走他的嫔妃……是么？"裴邺微微苦笑，道："岂止嫔妃？连他的元配国后也要驱离禁城。这三个案子便如三个大关卡，每过一关，都会让朝廷少掉一些人，能撑过三关不倒的，若非是侥天之幸……便是……嘿嘿……"

琼芳内心一片难受，裴邺见她眼中噙泪，便道："不关你的事儿，别放在心上。"琼芳双手握紧茶杯，低声道："原来…原来顾尚书写这'疑公论'是为了她们。我倒也没背错它了。"

裴邺大著胆子伸手出去，轻抚琼芳的秀发，谆谆说道："嗣源并非是天生豪侠之人，但当时也是别无选择了。他忍气吞声，撑过了前两关，但第三关来了，却是躲也躲不掉，那时钦点三名尚书经办此事，嗣源不幸，成为其中之一。"他怀想往事，叹道："这些嫔妃多半年长，毫无谋生之力，离宫之后别无去路，一旦娘家不愿收容，恐怕坠入风尘，再不便沦为乞妇，下场堪忧……大臣们虽想劝谏，但废陵案、挺殛案连番生出，已逼垮了一名宰辅、十来名大臣，那时皇上又不准任何人辞官，嗣源自知抗命必死，可又不愿与人联手，为此缺德之事，当下便绕路来走，盼能两全其美，既能保住辟职，也能救她们一命。"

琼芳啊了一声，道："您说得是书林斋……"

裴邺颔首道："两代朝议书林斋，专论天下不平事。嗣源开办书斋，私下匿名印行刊物，便是要以舆论牵制朝廷，让皇上不敢妄动。"他意兴甚豪，仰头喝完了茶水，又道："那时嗣源决意放手一搏，我劝他谨慎小心，他回话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两人不相容，这世道如何得了？朝廷如何得了？此乃救时政之弊，早该如此做了。'当下筹足了三万两白银，自己掏钱印书，倡议时论……结果……嘿嘿……"

琼芳别过头去，低声道："被抄家了……"

裴邺点了点头，黯然道："正统二年正月，嗣源被捕，罪名是擅讽时政。此罪可大可小，只是多半不及死。皇帝知道把人交给大理寺，

多半轻轻发落，便自己下手蛮干，他指挥御前侍卫抓人，之后没人书刊，停下俸禄。不许任何大臣插手。此案不经大理寺，未审先判，胡乱清算家产，已有不按章法之处，众大臣自是议论纷纷。早朝时有人大胆询问，皇上大动肝火，一边打落廷杖，一边交代下来，嗣源若想活着离开牢笼，便认错谢罪，起草移宫诏书，否则一辈子耗在牢里。我托人传话，嗣源居然扔了个字条出来，说他牢坐了，祸也闯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想回头也没用，只要遗宫一日不保，他便坐牢明志。”琼芳摇头道：“太乱来了，他坐牢也就罢了，家里老小怎么办？”

裴邺幽幽叹息：“照啊，咱们这些大臣怕的就是这个。大户人家，那是百来口人啊！嗣源不认错，皇帝不放人，顾家没了俸禄，北京的官宅又给抄没，百十口人蹲在客栈里，开销哪里吃得住？眼看娘亲以泪洗面，姨娘东借西凑，便把倩兮逼了出来。”琼芳啊了一声，道：“是顾小姐！”

裴邺遥想当年，叹道：“嗣源也该引以为傲，他虽然没有儿子，却还有个能干女儿。顾夫人富贵福态，禁不起大场面惊吓，家里只剩倩兮与姨娘管用，这两个女人平日看不对眼，患难倒也能见真情。当下商议了，先领着老小迁居，租下一处旧房子，之后变卖所有首饰，姨娘主内，倩兮主外，两个女人便开始多方奔走。”琼芳低声问道：“她们还能找谁？”

裴邺道：“我是第一个不请自来的，老朽与嗣源何等交情，她不找我，我也会找她。我那时向她剖析局面，朝廷里若要论到实力，只有几个人说得上话，除了你爷爷以外、何宰辅、陈二辅都能救，不过与顾家有交情的只有两个，一是威武侯大都督伍定远，另一个则是监管舆论的五经博士杨肃观。若要救人，必须从他俩身上着手。”琼芳听这计策甚是对盘，连连颔首，问道：“他们怎么说？”裴邺道：“那时伍定远去西北打仗了，没有一两年是回不来的，一时找不到人。再说这人官场手段刚硬，远不如杨肃观机巧管用……顾小姐知道爹爹情况危急，便去拜访他，盼他出力救人。”

琼芳微微一笑，插话道：“他还能拒绝么？杨五辅不就是顾小姐的……”

说到此处，背后书架一阵轻晃，琼芳赶忙回头去望，却又没了动静。她怕裴邺知觉，忙道：“后来呢？杨五辅答应了么？”裴邺道：“杨

五辅说，他会尽力。”琼芳大喜，插口道：“我就说嘛，他一定答应的，后来顾尚书就放出来了？对不对？”

裴邺苦笑道：“我话还没说完，他是说……他会尽力……尽力劝，劝顾尚书让步。”

琼芳愕然无语，裴邺叹道：“杨肃观这句话一说，已与推搪婉拒无异。倩兮大为生气，要是她爹爹愿意认错，自己早就出来了，哪还需要求人？顾家父女天生一个孤傲脾气，当下也不乡做争执，拂袖便走。”琼芳摇头道：“杨五辅居然见死不救，实在不敢相信。”

裴邺咳了一声，道：“杨肃观天生是个两面三刀的人，一颗心长了十七八个窍。他这么说话，大有用心。当时我也不谅解，隔日杨肃观找我说了，他说自己早已奏请上命，把这个案子转入大理寺。只要不让御前侍卫插手，顾尚书就不会被虐打，也不会被人下手刺杀。他不敢担保顾尚书何时出狱，但他可以保证，他在狱里一定平安。”琼芳啊了一声，喃喃地道：“原来他早有安排……那……那他为何要气顾小姐？”

裴邺道：“想要和皇上斗，那是跟自己的脑袋犯冲。整件事若要善了，嗣源非让步不可。倘若杨肃观大卖故人情，一股脑儿跳到顾家父女那一端，说不准倩兮发起小姐脾气，硬把事态闹大，到时圣天子下不了台，杨肃观手段再高，也要引火自焚。所以他要顾小姐死心绝望，好来帮着劝她爹爹。”琼芳怔怔地道：“她照做了么？”

裴邺叹了口气，道：“她要这般干法，她也不是嗣源的女儿了。故人见死不救，爹爹也不愿屈服。倩兮也不来怕，她去狱里见父亲，探明心意。嗣源那时也很犹疑，便问女儿怪不怪他，倩兮倒很坦然，她说事情都到这个地步，只有挺下去，她会让爹爹没有后顾之忧。

琼芳点头道：“难怪爷爷说她比男子还强，真是有胆识。”

裴邺叹道：“难处才开始哪，顾家上下食指浩繁，租了个大房子，光是三餐起居，每个月都是一大笔开销，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省也省不了。眼看钱两即将用凿，又不能尽赖我们这些亲友接济，倩兮便返回扬州，先把祖宅田产全变现了，换得六千二百两银子。一切所作所为，只为爹爹安心坐牢。”琼芳望着身处的大宅，点了点头，才知这大房子为何会转到朝廷手中，原来是当时售卖的。

裴邺叉道："房子卖了六千两，稍稍解了燃眉之急，只是这些银子一个人好使，一百多口来花，又能撑得多久呢？三个月之后，便已捉襟见肘，待要拮据开支，家丁们却都闹了起来，一个个嚷着走，倩兮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便与姨娘商量，把剩下的银钱一次发散，让下人返乡，自己带着几个死忠家人搬到一处小屋子，预备卖画度日。"琼芳拍手赞道："妙计！彼小姐画风高妙，这倒是门好生意。"

裴邺摇头道："你同倩兮一样年轻啊，不想爹爹成了皇上的眼中钉，哪里还能从容风雅？顾小姐大张旗鼓，皇帝一听她要卖画，自是大为恼怒，当月勒令京城书画买卖，一率课以十倍重税，又发动些酸儒去讥讽她的画。眼看门可罗雀，全是些旧日朋友捧场，倩兮没法子，只得被迫停下生意。"琼芳全身凉了半截，想那顾小姐一个柔弱女人家，没了俸禄家产，连画也不能卖，却要如何是好？她喃喃地道："那……那她怎么办？"

裴邺道："山不转路转，她找了朋友学手艺。改卖豆腐。"琼芳目瞪口呆，道："豆腐？"

裴邺回思往事，含笑便道："那时顾家住的旧房子有一口磨，很是合用，她就带着贴身丫鬟磨啊磨，又弄了些古怪方子，东西居然香嫩好吃，顾小姐生得又貌美，往街坊娇声一吆喝，每天都卖得精光。眼看生意兴隆，皇帝傻眼了，便又下达怪令，不准百姓卖豆腐，我这宝贝小姐不慌不忙，便改卖豆浆，朝廷禁豆浆，她小姐又卖豆腐脑、豆腐乳、卤豆干、香豆皮，皇帝暴跳如雷，朝廷禁不胜禁，总不能禁食黄豆吧？终于给她打赢了这一仗。"

眼看琼芳错愕不已，裴邺更是逸兴揣飞，他喝了口清茶，又道："朝廷让步，禁令一开，北京街坊敬重嗣源的风骨，更是拼命来喝这个"尚书豆浆"，买些豆干豆皮回去吃。每天一大早人山人海，排队人龙整整两街长，当真门庭若市……"

琼芳呼出一口长气，笑道："亏得顾小姐棋高一着！不然我小时可没豆浆喝了。"

裴邺哈哈大笑，道："可不是么？那时嗣源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又无止无尽地撑下去，皇帝莫可奈何，只得眼睁睁拖着'遗宫案'，任凭先帝那些嫔妃快活逍遥。"

琼芳静静听讲，又听裴邺道：“转眼又过了几个月，嗣源牢也坐了一年牢，总不能无止无尽地关着他吧？大理寺按着祖宗规矩，已是开案在即，只是一旦要论法判罪，非得放嗣源出来不可。

眼看这场斗法胜负分晓，输家居然是当今天子，这可怎么得了？几名卑鄙大臣趁机谄上，他们自知奈何不了尚书大人，便差了地痞流氓，半夜便去顾家砸店。要逼嗣源让步。”

琼芳大惊失色，道：“来阴的？那顾小姐怎么办，跟他们打架么？”裴邺摇头道：“她不会武功，只是个弱女子。那时顾家上下剩没几个家丁，她们几个女子无法拦阻恶徒，报了官，又无人理会。到得后来变本加厉，大白天里便有人过来滋扰调戏……连着闹了几天，百姓们怕了，全没一个客人……”琼芳咬牙切齿，恨恨地道：“我若是顾小姐，一定杀光他们！”

裴邺摇头道：“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皇上的意思很明白了。他虽然不能杀死嗣源，但只要嗣源一天不屈服，他的妻女便不会有好下场圣天子动了真怒，朝廷上下噤若寒蝉，谁敢去管？可怜豆浆生意实在太差，姨娘与小姐只得到处张罗借钱，日子便又难过起来了。”琼芳叹道：“后来呢？杨五辅想出办法救人了么？”

裴邺道：“那时皇上动了怒，谁也无法独力劝说。那年十一月，恰逢五军都督轮调期满，由西北返京，一听顾家的处境，忙与杨五辅联名上奏，请求天子放出嗣源。伍都督乃是当年第一号起义大臣，身份非比寻常，天子一来看重他，二来也不想背负千古骂名，便先退让一步，他下了懿旨，言明不必嗣源认错，只要他愿意起草移宫诏书，朝廷非但放他出来，还要升他做一品光禄寺卿，加封男爵。”琼芳拼命颔首：“皇上圣明！早该恩威并施了！”

烛光闪动，故事也说到了要紧关头，裴邺双手置膝，深深吸了口气，凛然道：“正统三年，嗣源入狱已达一年半。五经博士杨肃观衔奉上命，率同老朽、吏部赵尚食粱同入狱探监，那时嗣源吃睡不好，人很憔悴，听我们说了原委，也知事情严重。赵尚书明说了：“和皇帝明着干，古来没一个能活。靠着咱们这些朋友替你奔走，才换来这个良机。不要为难自己，活路就在笔下，写吧。以后大家又是同朝臣子了。”

琼芳满心担忧，低声道：“他答应拟诏了么？”

裴邺摇头道："赵尚书把宣纸笔墨留下，让嗣源自己思索。我和他交友多年，一见他默默无语的神气，已知他另有打算，杨五辅也很烦恼，他知道我与嗣源是多年知交，便请我留下再劝。我等他们走了，便私下同嗣源说："新皇政变，旧帝禅位，帝王家相争相斗，我们这些臣子人微言轻，只能随波逐流，如今你家里人都要保不住了，可万万不能再逞强，便答应草诏吧。"嗣源听我口气转紧，只是一语不发。我急了，只是拼命催他，"值得么？都到了晚年，还有什么事比得亲人的幸福？写吧，不写才是傻子啊？"琼芳想起爹爹的遭遇，忍泪道："没错，没有比亲人更要紧的。"

裴邺叹了口气，又道："嗣源听我问得急切，倒很平静，只引了'疑公论'里最有名的几句话回答我。他说：'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滋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琼芳啊了一声，霎时想起了后半段文字，两人异口同声，念道："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我身入梏炬，我心受梏方，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

"正道！"

裴邺热泪盈眶，仰天大恸，伸手打过火石，啪地一声，孔明灯散出耀眼精芒，满室生辉，琼芳抬眼望见裴邺背后的那面砖墙，竟是惊得呆了。

墙上血泪斑斑，贴着一张又一张的奏折，全数写着"正道"两字，或以血书，或布泪纹，整面墙上至少有四五十来幅。裴邺放声大哭，嚎啕道："我走了以后，嗣源就一直写这两个字，他不吃不喝，一直写，一直写，当天晚上，终于……撞死在狱中……"

满墙血泪斑斑，仿佛幽灵悲泣哭喊，琼芳神为之摄，气为之夺，颤声道："老天爷，这些士大夫……"裴邺泪如雨下，仰望满墙血字，悲声道："嗣源一辈子独善其身，晚年却不能保住顶戴，他给关入了天牢，给罢去了俸禄，一切苦痛起源，便是为了这两个字……"他握紧双拳，悲声道："正道！就是做……"

"对的事情。"

便在此时，房里传来一声低沉说话，裴邺与琼芳同吃一惊，急忙取灯去照，房内深处站着一名乱须男子，他凛身仰颈，泪流满腮，只

在凝视墙上的血字。

裴邺大惊之下，随手抓起桌上的裁信刀，慌道："你……你是什么人？"琼芳见那怪人现身出来，一时惊喜交进，忙道："别怕，他……他是我的朋友。"裴邺打量那人的形貌，只见此人衣衫褴褛，虽在大寒冬日，身上却只罩了件破烂外衫，乱发未髻，蓬头垢面，实不像北京过来的官人，琼芳只怕裴邺赶他出去，忙道："裴伯伯，继续说故事，他不碍事的。"

耳听琼芳连连催促，裴邺上下打量那怪人几眼，擦抹了热泪，沉默半晌，又道："嗣源死的那天清早，北京下着大雪，天还没亮，顾家门口便像往常一样开门，只是说也奇怪，原本惯来滋扰的恶霸全都散了，门口空荡荡地，只余下漫天大雪。顾家上下不知发生什么事，他们像往常一样熬着豆浆，等候客人上门。"

琼芳一边偷眼打量那怪人，一边听讲，但见那怪人低头垂首，默默无语，却不知心事如何。

"天刚亮，新下的雪地一片银白，没有一点足迹。寅时刚过，雪地里来了第一个客人，那是一顶大官轿，就这样停在豆浆铺门口，大家睁眼看着，也不知是哪位达官贵人来了……倩兮那时深居简出，全不与故人连络，她见了轿子过来，便自己忙自己的，不多理会。结果轿帘掀开，里头走出了一人……"

琼芳微微颤抖，问道："他……他是谁？"

裴邺低声道："杨肃观，他来给顾小姐报丧。"

琼芳闻得此言，虽说事不关己，却也禁不住心中酸苦，裴邺又道："杨肃观一言不发，自朝板凳坐下，大家一看是他来，全都哭出声了。杨肃观是此案的审官之一，奉令不得与顾家联系，此刻若要过来，一定有事情生出了，那时顾夫人晕过去了，我表妹也哭得不能说话，只有倩兮没有哭，她压抑悲痛，端了碗豆浆，走到杨肃观面前。杨肃观坐在那儿，低头喝着那碗豆浆，他喝得很慢很慢。过得良久，终于放了铜板在桌上，留了四个字给顾家老少，他说："我尽力了。"

琼芳咬住下唇，悲声道："他没有尽力！他没有尽力！顾尚书为什么要自杀？太傻了！"

裴邺垂泪呜咽："嗣源自杀是意外，也不是意外……每个人都该料到他会寻死，可偏偏大家都睁着眼坐在那儿，盼他草诏让步，盼他低头求饶，终于逼死了他。我……我也是其中之一……"

他泪水滚滚而下，满面自责，哽咽道："嗣源自己比谁都明白，世态炎凉，他如果不愿拟诏，皇帝的面子就放不下……只要这场政争继续下去，他的家小就不会平安，一切的一切，都必须用他的死来解脱。他只要死了，皇上安心了，大臣放心了，他也能对得起妻孝对得起天下人，对得起自己，他不得不死……"琼芳用力摇头，哭道："不对！不对！他一死了之，他的女儿妻子还不一样要过苦日子，他这样不值得……不值得……"

裴邺擦拭泪水，摇头道："你错了。嗣源留了一样东西给他的家人。"

琼芳哭道："留什么？"她指着墙壁的血字，放声尖叫："正道么？"那怪人原本低头不动，听得此言，忍下住全身大震，喉头发出嘶嘶声响，只是在琼芳的悲喊下，却是无人察觉。

裴邺摇了摇头，低声道："自嗣源死后，每日天色方亮，无论天寒风紧，还是大雨滂沱，顾家门口就会停下一顶官轿子，轿中人风雨无阻，每日清晨总要喝完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再去奉天门下面圣。"琼芳啊了一声，叫道："是杨肃观！"

裴邺颔首叹道："是他。他毕竟没有完成付托。嗣源用死来消弭政争，大家都欠了他的人情。这碗苦豆浆，杨肃观足足喝了四年。"琼芳喃喃地道："四年……整整四年……"

裴邺怀想往事，怔怔地道："嗣源死后，倩兮变了许多，从此不和故人往来，她也不要别人接济，每日里只是默默卖着豆浆，杨肃观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早晨都来。接待他的若不是顾夫人，便是我表妹，倩兮就算撞见他了，也只平平淡淡地勉强一笑，不曾和他交谈。几年过去……肃观官位越做越大，升任为太常寺寺卿，倩兮也攒足了钱两，便又仿着父亲的遗志，重新开办书林斋。"琼芳惊道："老天爷！她……她又拼上了？"

裴邺道："杨肃观说他尽力了，但倩兮不这样觉得。她要为难朝廷，为难全天下的人。肃观当时监掌天下舆论，倩兮却想尽法子刻印

禁书，她非但把父亲遗留的手札发出去，还不断转发新稿，李笃吾、颜山农、梁汝元……她一直挑战朝廷权威，等杨肃观下手抓她……”

琼芳幽幽地道：“杨肃观很爱她吧？”

那怪人听得此言，双肩便是一震，裴邺却不见讶异，听他叹道：“也许吧。至少看在顾夫人眼里，便已坚信不移。日子一天一天过，倩兮始终平安无事，杨肃观每日清晨的那碗豆浆也不曾间断。他官位越大，那碗豆浆越显得突兀，朝廷上下看入眼里，更不敢去为难书林斋。到得后来，普天下莫不知晓，北京曾有这么个清议地方，那是读书人心中的宝殿。”

琼芳频频拭泪，颇见感动，裴邺又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倩兮也越来越年长了，不复当年的黄花大闺女。大家瞧在眼里，一个个都感担忧。到得正统六年底，顾夫人病重，临终前最后一桩心愿，便是求杨肃观照顾爱女。这位杨大人慨然允诺，便当着夫人的面，向倩兮求婚。两人整整隔了四年，才再一次说话。之后肃观按着古礼定亲下聘，终于在夫人灵前娶回了当时年已二十七、芳华将逝的倩兮。”琼芳怔怔听着，没想到杨肃观人中之龙，文武全材，这段追求路程却如此凄苦。

她想起那美妇的浅浅愁容，低声又问：“顾小姐为何要委身嫁他？她是怕母亲不能瞑目么？”

裴邺幽幽叹息，道：“我起先也是这样想。但后来转念思索，我想倩兮之所以选择杨肃观托付终身，便已原侑了对方的罪，同时也宽解了自己的痛，把所有往事全数抛却。”琼芳反覆咀嚼这个“痛”字，低声又问：“这几年好像有人私下写书，专来骂杨五辅，是不是？”

裴邺微微苦笑，挤出了满头皱纹，道：“不只现下有人骂他，当年杨顾两人乘亲，骂的人又何尝少了？那时杨肃观已是中极殿大学士，倩兮则是书林斋主人，岂知望重士林的风骨大儒独生爱女、居然要嫁给监管舆论的当朝权贵？这段姻缘太过不偕，非但朝廷大臣反对，在野的读书人也反对，人人都说杨肃观别有居心，想趁机抬高自己的名望。”

琼芳啐道：“真是无聊，这种事也好骂。”

裴邺低声道：“在朝当权，便要面对天下舆论，没有人骂，那就不叫朝廷了。”

天色早已大明，雪光晨光辉映一片，四下一片宁静。琼芳好似大梦初醒，只是低头望地，她怔怔回思裴邺的说话。想到动容处，眼角竟已湿红。

“裴先生……”正想间，书房里响起一个低沉嗓音，静静说道：“在下想请教三件事。”

话声并不响亮，却激得茶碗杯盘微微颤震，裴邺与琼芳闻声惊觉，转头去望，却是那怪人发声说话。看他双手环胸，神态无喜无怒，早已端坐椅上。

那怪人一脸乱须，一身腐朽，当是浪迹天涯的颓倒乞儿。但此人一旦开口说话，房内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压迫。目光挪移之间，更如天火之威，如冰雪之洁，逼得裴邺满头冷汗。他虽不解武功，却也知眼前这怪客神气如斯慑人，必有惊天动地的技艺随身，他不敢稍有怠慢，忙欠了欠身，道：“壮士……想……想问什么？”

“这些年来……”那怪人自取茶杯，自斟自饮：“天下还好么？”

这段话当真怪异，仿佛要向天下人问安也似，裴邺乍然一听，自也不知如何启齿，琼芳也是错愕木傻，想了许久，替他答了：“应该……应该不算坏吧……”

那怪人听毕之后，好似不置可否。他缓缓闭眼，眼皮稍一盖上，便掠去了湛然神光，过得半晌，又听他道：“容我再问一句，景泰的妃子们……现下还在禁城么？”

此话一出，登让裴邺吞了口唾沫，这件事干系了顾尚食梁家，堂堂兵部尚书为了正统第三案而死，倘若最后还保不住这群嫔妃，真可说是冤枉白死了。

万籁俱寂中，裴邺点了点头，低声道：“她们还留在后宫里，皇上没有为难她们。”

琼芳欢呼起来，笑道：“我就知道！皇上还是英明的！”她见裴邺低头无语，忙咳了咳，那怪人神态沉静，问道：“是谁保住她们的？是书林斋？还是顾尚书？”

裴邺掩上了脸，摇头道：“保住她们的不是舆论，是西北叛军。”

琼芳大惊失色：“怒苍山？”裴邺微微颔首，道：“嗣源死后，朝廷局面很不好，新皇重政，民心不定，可皇上还是一意孤行，他选在嗣

源发丧的当天，预备把先帝遗宫赶出禁城，这不只是羞辱嗣源，他还要警告天下人，他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正道。”

琼芳喃喃地道：“结果怒苍山打来了……”

裴邺颔首道：“不错。那个月西北叛军占领甘肃全境，高举景泰先帝的旗帜，自封“怒王”，逼得皇上收回成命，以免更给这些人作乱口实。”琼芳低声道：“他们是真心效忠先帝么？”

裴邺嗤地一声，冷笑道：“权谋，全都是些权谋……景泰与这些匪逆有不死不解的深仇大恨，他们什么时候有过忠心了？这帮人只是要拿他来做个幌子……”琼芳颤声道：“幌子？”

裴邺叹道：“那年王朝复辟，他们本已成了阶下重囚，一看景泰的钦差有意投降，便暗中连络先帝的忠心部属，联手杀死了陈锣山，重起阵式之后，更以先帝暴毙为由，屡屡指责当今皇朝德行有亏，以来笼络前朝旧臣，收编整军、扩增实力……短短几年，拥军七十万，从西北回部、前朝武将，再到受灾难民，全数投奔匪寨，进而自号曰“大公天道无私忠勇怒王”。叛军与朝廷时而谈判，时而开打，加上这几年干旱得厉害，这个天下啊…便是大罗金仙也难治……”

双雄交战，人间是非颠倒错乱，天下情势如何，自是不言可喻，这段解说等同回答了第一个疑问。那怪人细细思量，忽尔双眉一轩，沉声道：“先生何以言旱？尚祈解说。”

裴邺道：“正统元年夏，京城井水忽然干涸，之后不断连绵扩展，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自此之后，冬日越冷，夏日越躁，这些年来打井越凿越深，水量却稀少黄褐，加上天候偏早，农作难生，米价已从每石二两龙银，一路上涨为五两。”

那怪人淡淡地道：“六两曰荒，七两称灾，八两以上，就要易子而食了。”

琼芳听他熟悉政典，自也惊奇。裴邺叹道：“老天爷不赏饭吃，食粮一少，西北战事便越加紧急，正统二年，甘肃全境沦陷，纵使伍定远武勇异常，却也阻不住蝗虫也似的叛军，终于退守潼关。而朝廷管制也越是森严，两者相为因果，一路朝坏处去，三大案才一一生出。”

那怪人闻言默然，淡淡又道：“裴先生，容我再问最后一件事，可好？”裴邺微微颔首，听那怪人深深叹了口气，低声道：“倩兮……现

下幸福么？”

“倩兮”两字乃是闺名，外人岂能叫得？裴邺咦了一声，反问道：“阁下何出此问？这是人家的私事，此问不显得无礼么？”那怪人收敛全身异象，一时宛如废人。听他低声叹息，道：“在下敬重顾尚书的为人，盼他的爱女能得幸福。还请裴先生不吝指点。”

裴邺听他语气真挚，可那乱须乱发中的两道目光，却又满是悲凉。裴邺凝视那人面貌，心中隐生异感，忖道：“不对，这人必与顾家相熟。”他上下端详那怪人，脑中念头盘旋急绕，只在思索往事。那怪人低下头去，轻声道：“裴先生可是不愿明说么？”

裴邺凝视那怪人，摇头道：“对不住，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那怪人低声道：“为什么？”裴邺抬眼望向满墙正道，静静地道：“我说不出幸福是什么样子。如何能回覆你？”

那怪人缓缓起身，身上挨挨擦擦，好似身受万斤锁链，眼看他缓步行向门口，裴邺沉声道：“朋友，你到底是何来历，可以说一说么？”那怪人低声道：“我的名字已经在房里了。裴先生若还记得我，自当想起。”言迄，便从房门离去。

琼芳惊道：“别走！你等等……”

裴邺凝望那人背影，沉思无语，半晌不到，已是“啊”了一声，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卷轴，摊平桌上，琼芳甚是好奇，急忙去望，只见那白纸早已泛黄，纸面写了两行字，微启樱唇，读曰：“饮食欠泉，白水岂能度日。”这字迹瘦骨嶔崎，却是顾嗣源亲笔。琼芳心道：“这是对联。”转看下联，纸上龙飞凤舞，草书如云风飘逸，再读道：“磨石麻粉，分米庶可充饥。”

这卷轴竟是幅精彩对联，琼芳满心迷茫，慌道：“裴伯伯，那人是谁？”

裴邺满面苦涩，只是连连摇头，哽咽道：“是他……是他……”琼芳听不懂所以然，自知那怪人脚步奇快，稍纵即逝，当下先不多问，赶忙掉头出门。

追到了廊檐，风雪萧然，却没见到那怪人的影踪，琼芳来回奔跑探查，非只廊廪屋檐都已瞧过，连下人住居的后院都已查遍，却没瞧见那怪人的踪迹，想来真个不见了。

她在走廊里慌忙狂奔，险些撞上一人，瞪眼一看，却是算盘怪，看他低垂着一张马脸，手上端着些稀饭油条，想来要食早点了。琼芳忙道："你有无见到那怪人？"算盘怪见她打着赤脚，登时笑道："怪人不就是你吗？还要找么？"琼芳呸了一声，转头再奔，口中想要出声叫唤，却连那人的名字也不知晓。她气急败坏，终于气得一跺脚，停下步来。

最早南下寻访，只是为了找出宁不凡，之后找出怪人，与他相处数日，益发觉得此人言行透出古怪，那不是特立独行的怪，而是莫名的生疏，仿佛此人根本不属于这个人间，而是天外飞来、意外坠入尘世。

琼芳忖道："我可傻了，这怪人为何会来到这处大宅，为何会知晓小姐的闺房、老爷的书房？他一定与此间主人有些干系……"

这时琼芳也不打算留住这人了，她只想知道自己究竟从贵州带了什么"东西"出来，此人究竟是人是鬼，是妖是兽，她一定要搞明白。

她筋疲力竭，缓缓走回书房，要找裴邺问个明白。只见房里空无一人，下人正在收拾打扫，眼看老嬷嬷从桌上卷起一张白纸，琼芳心念一动，唤住了她，自行接过凝观，但见纸面还是那两句对联，琼芳眯眼苦思，忽然眼角一撇，惊见纸角处墨泽新黑，好似是裴邺写就的。琼芳低声去读，又读出了昨夜见过的两个字儿。

"卢云？"琼芳满心茫然：心道："又是这个人，他便是那大水妖么……可这卢云到底是什么来历？"她看不出个所以然，一夜没睡，脑中也如草书般撩乱，一双大眼半睁半眯，浑浑噩噩地回去闺房，唤人打水濯足，这一晚赤脚蹦跳，可难免也加入了乌脚帮。

洗过小脚，趴上了香枕，盖着顾小姐的香锦鹅被，琼芳哈欠连连，终于模模糊糊地睡了。

身边热了起来……炎炎夏日，喧哗燥热，自己来到了一处大街，四周全是百姓，咦，自己坐在车上，身边有个高大老者，那是爷爷啊，身子摇着摇，车子走啊走的，然后停下来了。

道路拥挤……前头堵住了……有些无聊，四下看看吧，嗯，路旁站着两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左边是个圆肚大胖子，右边还有个高高的男人……

很显眼的一个人……八尺有吧，他穿着彩鸂官袍，看模样是个年轻官员，瞧他侧着脸和大胖子说话，脸上含着一幅笑，他的脸颊有些瘦削，鼻梁挺直，挺英俊的。

咦，大胖子伸手朝自己点了点，那年轻官员好似听了什么，只慢慢回过头，朝自己望来，看他脸上还带着惊讶，那大胖子在他耳边说啊说，两人脸上都带着笑……讨厌极了……

唉……那对晶莹的眸子转向了自己……没法子，向他挤个笑脸吧……

劈劈啪啪……鞭炮响起，锣鼓喧天，惊醒了琼芳。她睁开了眼，眼前一片晕黄，晚霞照入顾小姐的闺房，这一觉睡来，竟已过了一天，已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了。

爆竹闹耳，琼芳头痛欲裂，勉力掩着耳孔，缓步行到窗边，她凑眼望外，却是扬州街上庙会游街。不少百姓鸣炮庆喜。想来快过年了，方才吵得这般起劲儿。琼芳皱眉掩耳，正要牢牢掩上窗扉，跳回床上补眠，忽然之间，街角的一个身影映入眼帘，让她再也移不开目光。

斜阳西晒，大队欢腾百姓游街，街角寥寥落落站着几个人，其中一名男子侧在铁铺门口，身穿褐布长袍，弓背曲腰，脚旁立着扁担，正拿着木板铁锅拼拼凑凑。看他身旁有名师傅，手拿金叶子，不住用嘴去咬，好似怕拿到了假铅废铜。

铁锅竹木一一拼起，转眼之间，扁担成了个面担子。琼芳呆呆凝望，心道："这是个面贩。"

那人扛起面担，从铁铺老板手中接过零钱，晚霞彩辉映照，那面孔一点一点入得眼帘……

"这位公子爷呢，便是一甲进士及第，奉调北返的长洲知州……"窗扉微启，寒风阵阵，不绝从窗外灌进来，在这一刻，琼芳啊了一声，耳边响起了爷爷的说话。她终于醒了过来，景泰三十四年中秋前夕，在那个燥热恼人的炎夏午后，自己早已见过这个人。

"卢云！"站在窗边的琼芳用力推开了扉扇，朝着香闺主人的情郎大声呐喊："还我钱来！"

正统十年腊月二十八，行将过年，前朝最后一位状元爷抬起头来，他白面素净，一头黑发，那剑眉依然，凤眼依然，阮囊羞涩也依然。除了眉心多出的那道神眼也似的伤印，一切全如往昔……

【《TXT论坛》www.txtbbs.com， 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

【《TXT论坛》www.txtbbs.com， 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楔子

小姑娘最恨黑漆漆的卧房。尤其是白日里睡得太多、夜里，玩得太调皮的小姑娘。

滚啊滚，翻啊翻，今夜一如往昔，小琼芳蒙著棉被，辗转反侧、东滚西翻，偏偏怎也睡不著。

“讨厌，白天睡太多了。”

寻常孩子黎明即起，天黑就寝，总是沾枕得眠，小琼芳却大大不同。爷爷忙，爹爹忙，打小又没了娘亲，正因少人管教，白日里不睡到日上三竿，决计爬不起床。可怜贪睡懒起的结果，便是半夜里目光炯炯，该看的、不该看的，全都入眼了。

快闷死了，棉被盖头半时辰，实在睡不著，便想纵下地去蹦跳玩耍。才一掀开棉被，探头来望，惊见一个老太婆瞪著自己，登时把小琼芳吓出一身冷汗。

可恶……老太婆高居墙头，嘴角斜起，望来好似冷笑不休，琼芳回过神来，认出那是挂在墙上的先人遗像，好似是高奶奶还是祖婆婆，不知谁挂在十岁小女孩儿房里的，当真可恶极了。

白日里熟悉的景物，到得晚上全活了，树是树妖，画有画仙，连桌椅都会斜眼冷笑，随时等著吓死她。琼芳把棉被蒙住了头：心道：“公鸡！公鸡！怎麽还不叫啊！”正自幻想鞭打公鸡，逼迫它早些报晓，忽听门口传来脚步声，房门却又开启了。大半夜的，却又是谁呢？小女孩儿微起惊骇，心惊肉跳间，偷偷掀起棉被一角，再次偷眼去看。

月光照上房门，送来一条黑影儿，映上了床头。传说中的无脸鬼徘徊踱步，随时要走将进来。

小琼芳吓得六神无主，正要放声尖叫，忽听门口传来一声说话：“芳儿，睡了麽？”

好险好险……不是鬼、不是鬼，小琼芳连拍心口，大大松了口气。她擦去冷汗，赶忙装乖扮巧，自把棉被盖好了，假作十分熟睡。

黑影打开了房门，一步步走了进来，他来到帐外，低头望向自己，小琼芳嘴角含笑，右眼紧闭，左眼却悄悄睁开一缝，偷偷瞄望那个黑影儿。

黑暗幽森的睡房里，有双眼睛在瞧著自己。这可不是怪物的铜铃牛瞳，而是一双漂亮凤眼，很有神、很柔和，温润晶莹，那是爹爹的眼睛呢。

小琼芳虽然装著睡，心头却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爹爹回家了，比预定还早了三日，才从南京宗人府回来，他果然第一个来瞧自己这个亲亲小宝贝儿。

父女连心，琼芳只想扑上前去，依偎在爹爹的怀里，要他抱抱亲亲；正要扑入怀中，忽然之间，心里生起气来。

不行！才不可以那麽便宜！爹爹要不忙於公务，要不久在外地，自己要是趴了过去笑眯眯，那不太傻呼了？十岁的小琼芳暗自生气，改打其他的坏主意。

这样吧，一会儿爹爹要是过来香一个，小琼芳便要提起棉被，一下子蒙住他，狠狠惊他一回。到时爹爹定是“啊呀”一声惨叫，没准还要摔下地去。

就这麽著，小琼芳心中哼了一声，闭上了眼儿。

没法子啊，爹爹，谁要你和芳儿聚少离多呢？可别怨女儿欺侮你了……

眼看爹爹毫无防备，只在床边坐下。正要伺机而动，忽觉被子往上拢了拢，变得舒服些了。小琼芳不敢妄动，继续假作熟睡。

便在此时，爹爹俯身下来，小琼芳也闻到那熟悉之至的鼻烟壶香气，她心中一动，便也悄悄睁眼，窥看她的生身父亲。

面前的爹爹很英俊，也很忧郁，除了和爷爷争吵，他平日很少开口，只有望向自己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含著一抹笑。这时的爹爹，当真好看极了……

黑暗之中，父女相互凝望。忽然间，小琼芳的嫩脸一阵发痒，居然给爹爹偷偷香了一记，胡渣子刺来，痒到心窝里，险些让她笑出声了。

哎呀，小琼芳强忍著笑，忽然发觉自己输了一招，她忘了吓爹爹了。

算了，全都原谅了……只要爹爹肯陪著自己，什麽都可以原谅。有爹爹在身边，黑房就不黑，老太婆的画像也不再可怕了。

黑暗之中，小琼芳依偎在爹爹怀里，闻著他身上鼻烟壶的香味，平安温暖的感受，让她嘴角带著笑，眼皮渐重，慢慢鼻鼾将起，真的

要睡了。

“芳儿……”忽然耳中听到了什麽，爹爹像是说了一句话，自己听不清楚。小琼芳睡眼惺忪，急忙睁开双眼，却发觉迟了一步，房门口有著爹爹的背影，他要走了。

爹爹来得急、去得快，琼芳忍不住眼眶微红，心里非常非常生气。要不陪女儿说故事，要不等她睡著，哪有这样来去匆匆的爹爹？不原谅了！小小姑娘愤怒地哼了一声，决定狠狠吓爹爹一跳。她蹑手蹑脚地爬起身来，穿上了鞋子，一路尾随爹爹而去。

穿过花圃，经过假山瀑布，爹爹没有进主屋去，他来到一栋大庙前面，轻推月下门。

月光照耀红漆大门，映出了点点亮光。小琼芳当然知晓这座庙，那是家庙祠堂，供奉著琼家的列祖列宗，每逢过年除夕，爹爹爷爷都会把她押进门来，左手塞过三只香，右手按著小脑袋儿，要她朝一堆木牌子跪啊拜啊的。向来是小琼芳最怕来的地方。

大半夜的，爹爹来这儿干什麽呢？莫非他要提早过年了？小琼芳一脸好奇，静悄悄地溜到祖庙门外，偷眼朝里头看去。

爹爹打著了火，燃起红烛，迳自取过线香烧了。就像过年那样子，香烟缭绕，裹住了爹爹的背影，依稀看到他朝牌位跪了下去，下拜磕头间，好似在向老祖宗们诉说什麽。琼芳蹲在地下，只在呆呆看著，过得许久，爹爹终於缓缓起身，看他神秘兮兮，又从供桌底下拿出一瓶酒，跟著拿过了空杯，洗也不洗，便替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

直至现下，直到二十四岁，琼芳都忘不掉那瓶酒的模样，青花白瓷，绒漆木塞，封口镶绕金丝线，酒瓶上还绘了一只大大的红火凤，那是景福宫太后赐来的御酒。

原来如此，爹爹大半夜里不睡觉，却是来喝闷酒的。

小琼芳叹了口气，早慧的她侧过了雪白的脸蛋，只在凝视爹爹的身影，心中微起爱怜：“爹爹，你又想起娘了，是不是……”

像是听到女儿的呼唤，爹爹转身过来，遥望庙外的灿烂星空。

身长九尺，几乎有大门那麽高，京城的一甲状元爷生得非常魁伟，琼家的祖先马背出身，儿孙後代无论是爷爷还是爹爹，一个个都是这般威武雄壮。

爹爹双手持酒，昂身肃立，那凛然无畏的骄傲神气，登时震动了庙外的女儿，琼芳凝视著爹爹的身影，不知不觉间心中怦怦直跳，早已羞红了脸。

她喜欢这时候的爹爹，英俊挺拔，无畏无惧，他是个骄傲的男儿汉……

爹爹凝视著星空，眉宇间带著严肃，星光之下，他深深吸气，像是有话对老天爷说，可又说不出口。琼芳年岁还幼，只是看不懂爹爹的容情，迷惑之间，只见爹爹转身回去，面向满桌的祖宗牌位。忽然间，他的肩膀颤动不休，像是在哭，琼芳望著他的背影，心里更奇怪了。

爹爹叹了口气，两手提起酒杯，高高举过肩膀，他一动不动，好似成了石像，那杯口却又正对屋梁，像是要喂梁上的老鼠。

小琼芳蹲得过久，脚酸腿麻，她咕哝几声："讨厌，要喝快喝，腿酸了。"正自分心拍打大腿，爹爹好似听见女儿的催促，他仰起头来，把那酒灌到了嘴里。

咕嘟，小琼芳咽下口水，像是也喝了一杯。她笑眯眯地看著，只见爹爹一动不动，半晌不到，他忽然退开一步。一步之後，再也停不下来了，两步、三步、四步……爹爹不住後退，英挺的背影撞翻了桌椅，踉跄摇摆，像是喝醉了。

琼芳看过爹爹醉酒呕吐，却没见过这般厉害的醉法，她不住揉著眼睛，呢喃迷惑："爹爹、爹爹……你怎麽了？"

很快地，爹爹蹲了下去，捧住肚子，发出低微闷哼。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一章 英雄坟场

蒙古名将阿里海牙如是说："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

这句话点明了一座城池。它傍水而建，它硬若顽石，它是诗人孟浩然、诗圣杜甫的故乡，也是天下战火的必经之途。整整一千年，这座城池卡住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大人物。

蒙古铁骑南征，精忠武穆北讨，云长於此水淹七军，符坚就地火焚檀溪，为了一统大业、称王称霸，无论是勒马江边的北方枭维、亦或是挚刀船头的南方英杰，人人都须来此杀上一遭。

百折不挠的铜墙铁壁，它耐得起重炮轰击，熬得住饥荒战火，它是光辉军旅生涯的起点，也可以是异乡埋骨的终站，为了葬身城下那千千万万的无主孤魂，人们如此称呼它——英雄坟场，大名襄阳！

正统十年腊月二十八，晚霞漫天，万军阵列在前，面向古城襄阳。

“英雄们！”怒苍经略使跨马前行，扬鞭高呼，“全军戮力、诛奸杀佞、今日替天行道！”

万军呼喊之中，城头响起了英勇回应。

“众志士！”爱国老将提刀怒喊，“保国卫民，精忠赤诚，吾等为国殉道！”

两军对决，城上城下响起一片激励喊话。四个字的漂亮辞句，响彻云霄。

将晚黄昏，从城头向下了望，数十万怒军兵临城下，营帐怒海绵延数十里，宛如星垂平野辽阔伟大。

折叠桥、填壕车，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趴伏在地，好似一只又一只黑大的吃人甲虫，时时都要吐毒伤人；数十尺高的云梯车阵列其中，更似那诡异瘦长的鬼面巨人，随时等著挥出魔拳，一举捶烂襄阳。

城下阵仗震慑了朝廷勇士，但面前的襄阳古城，却又岂同寻常?

黑气弥漫城头，这座城是正统王朝的铜墙铁壁，也是阎罗殿的分尸刑场，夜叉檑、狼牙拍，利牙若隐若现，那帮牛头马面正自看守刀山油锅，随时要惩罚自己。再看城下的铁蒺藜、陷马坑、羊马墙，一只只躲於地底，随时等著张开血盆大口，欲将自己咬为两段。

大战即将开打，攻城一方饮血啖肉，守城一方残忍狰狞，温柔晚霞拂过战场，霎时之间，无分敌我双方，无论先来後到，数十万名沙场将士同刻闭眼，一齐默默祝祷……。吾妻吾爱，吾父吾母，你们的儿子、你们的丈夫，他现下对天罚誓，他要活著回家。

鼓声隆隆，喊话益发激昂，攻城战便要开打，新入伍的少年呼吸急促，沙场老将敛目低首，唢呐的锐响刺入耳孔，双方将士一片寂然。

“全……军！”万众屏息，人人紧握钢刀，俯身下腰……“冲啊！”如雷般的杀声响起，第十二回攻城战开打。

成千上万的步卒向前冲刺，炮火将城池炸出坑洞，飞索勾住了凹坑，步卒嘴衔钢刀，戮力向城头攀爬。

“向前一步！”敌军冲锋，襄阳守将立时挥舞旗帜，传令曰：“倒！”

哗啦啦，有东西倒下来了，一众步卒同时扬起脸来，他们望著冒烟的东西，面色惊恐。

“啊呀呀！”热油从城上泼来，立时传来大声惨嚎，可怜的小卒攀爬云梯，首当其冲，立时被烫油泼中了。剧痛之下，他再也抓不住天梯，粗壮的身子向後翻倒。转眼便要摔为烂泥。

一尺、两尺、三尺……少年坠身而下，堪堪摔死城下，陡然间巨灵神掌半空探出，有人一举拉住了他的背心，此人正是怒苍三大先锋“西凉小吕布”出手救人。

西路军大将攀於云梯之中，扬首万军之上。他右手拉住少年兵卒，左手挥舞斗篷，替脚下的部属挡开烫油。一阵烧臭传过，滚油溅上韩毅的手臂，登时让他进出了水泡。

烫疼攻心，撕身裂肺，可他无法做声，因为手里的孩子已经替他发出了哭嚎。

“娘！我好痛、痛、好痛、痛！”少年手脚挣扎，锥心惨叫，敌军没有丝毫怜悯，滚油仍是不绝浇落。韩毅挥舞斗篷抵挡，劲风到处，热雨四散，脚下兵一半惨叫不绝，大批人众皆被热油烫伤，此时此刻，唯有急速抢攻城头，方是活命之道。

可韩毅抱著那名小卒，却已卡在梯子上，动弹不得，一众部属急火焚心，忍不住放声呐喊：“韩将军！放开那孩子，快快攀上去啊！”

韩毅低头去望怀中的小卒，可怜他脸肉烂了，双眼瞎了，无法掩住五官的双手挥舞不休，像是想遮盖什麽，却又不敢触碰。最後他连娘亲也叫不出口来，只能激烈挥打四肢，凄厉哭喊：“啊呀！啊呀！”耳听孩子凄厉哭叫，韩毅的眼眶迳自红了，他委实放不开手，这孩子还有娘，纵使双目瞎了、五官毁了，自己也该带他回家。

在这无法抉择的一刻，一声闷哼传过，肩头进出鲜血，城头的暗箭手抓准时机，登时赏了犹疑的“小吕布”一发冷箭。肩膀箭羽颤动，鲜血不绝流出，韩毅虽然痛入心坎，却只咬紧牙关，毫无松手之意。

“放了他！”脚下传来呼声，一条大汉窜了上来，此人双脚凌空，五指如勾，仅凭指力便能攀爬百丈城墙。看他武功如此高强，正是新路军先锋主将，“蛇鹤双行”郝震湘大军开到！

“放了他！”冷箭一发又一发射来，郝震湘左手五指发力，稳住了身形，右手扬刀挥舞，替小吕布挡开了冷箭，听他大声道：“这孩子活不成了，立时松开他！”

耳听同侪催促，韩毅却低下头去，他心里明白，只要自己松手，那可怜孩子便会坠入无边地狱，成为襄阳城下的无主幽魂。

“攻城便是闯鬼门，百者难全一二！”郝震湘眼泛红丝，厉声再促：“松手！你没得选！必须自保！”

“韩将军！没得选！没得选！松啊！松啊！”脚下兵卒不停呼号，身边火矢不绝飞来，一锅锅热油倒下，手里孩子还在哭叫不歇，韩毅好似身受拷打，只是犹疑不定。

郝震湘又急又气，攻城已达十二回，次次艰难，合合死伤，不知还要战死多少人，岂料“小吕布”竟在关键时分手软……

“韩毅！”郝震湘终於怒吼起来，大喝道：“你混蛋！”

怒汉火目圆睁，霎时抽出腰刀，狠命扑了过去，鲜血迸出，“小吕布”手上的孩子不再挣扎，他的身子微微抽搐，嘴角泛起一抹愁苦，那让人悲悯的哭声，终於隐没不闻。

少年不再挥舞手脚，也不再哭喊妈妈，他已经解脱了。

“兄弟！”腰刀插入墙头，郝震湘面带愤然，往同侪肩上重重拍落一掌，厉声道：“咱们在打仗啊！”

打仗便要杀人，杀人也会被杀，真是没得选。

韩毅微微苦笑，仰天望去，冬日难得晴阳，霞光眩烂，远处倦鸟归巢，让人忽起思乡之情。他轻轻向那小卒告别，低声道：“回家吧，孩子。”

松开了右手，让手中的少年坠落下去。可怜孩子成为孤单黑点，慢慢便要消逝不见……

浑浑噩噩的一瞬，轰隆巨响传过，乌云似的巨石直压而下。

敌军毫不容情，又有人要死了。

这次会是谁呢？乱石崩云，乌云盖顶，却是要把谁压为烂泥呢？韩毅满心迷茫，定睛一看，不觉大吃一惊，那巨石竟是冲著郝震湘而来！看他凌空攀墙，首当其冲，性命岌岌可危。韩毅醒觉过来，急忙伸出右手，对著“蛇鹤双行”纵声呼叫：“跳过来！”

“不必！”郝震湘睥睨斜觑，冷冷地道：“看好你自己！”

虎吼之中，“蛇鹤双行”提气纵跃，反朝巨石迎了上去，但见他右足伸出，迳朝巨石一点，勇猛腿力踢出，大石居然偏移方位，先行碰撞城墙，复又飞滚落地。众兵卒欢声雷动，郝震湘半空翻过筋斗，左手提拿大弓，右手绷弦搭箭，遂以凌空之姿射出冷箭。

嗡地一声响，城头响起哀号惨叫。鲜血淋漓，五六具尸体应声落下，这箭内力深厚，威势惊人，连著射穿一排敌兵。让杀人者追上少年的脚步，同去阎罗地狱报到。

郝震湘出手杀人，敌军立时反击，城头弓弦连响，火矢毫不留情，一枝枝射落下来，“蛇鹤双行”仗著强悍指力，迳在城墙凌空虚抓，四处移窜，弓箭自是射他不著。可怜“蛇鹤双行”闪得开，脚下兵卒却能望哪儿逃？天梯上挤满了勇士，此刻却如剜出去一肉，随时供人取食，临危时分，勇猛的仰天狂叫，怯弱的抱头掩脸，箭簇、油锅、火矢、落石，四种死法交互轮替，一个个身影摔向城下，临死前最後一声痛喊，响彻云霄。

少年并不孤独，被油锅烫死的他，有许多人陪葬……

夕阳西沉，士气低迷，身边同伴越来越少，郝震湘咬牙切齿，奋力向上攀爬，身形陡一暴露，便引得满天弓矢狂射而来。漫天花雨中，郝震湘身上连中三箭，但他奋不顾身，衔刀入嘴，单手攀住城墙，跟著从腰间掏出一枚号炮。

中指屈弹，号炮从指端射出，连飞二十丈，霎时城头亮起了一道焰火，宛如一盏明灯。

“中军！”郝震湘振臂昂首，向天怒嚎：“为我开道！”

轰隆！怒苍主阵指挥大炮，旋即轰击城头，大批石块泥沙坠落，城上敌军死伤狼藉。靠著郝震湘这记舍命焰火，城下炮车也找到了发

炮方位。

郝震湘低头传令：“新路军！抢攻城头！”

无数尸首坠落城下，敌军攻势大为缓和，郝震湘身中数箭，却仍大声呐喊，急急领军夺城。城下李铁衫见机不可失，便也率众直闯城下，铁剑力砍铁门，当当金响，声如崩雷。

云阳大战由怒苍经略使江翼领军，率同三大敢死先锋联袂攻城。此刻李铁衫、郝震湘都在奋勇杀敌，韩毅於三大先锋中排名第一，却只攀在天高地方，一脸迷蒙。

万里江山、锦绣大地啊……为何天下如此浩荡，几十万人却要挤在一块儿，努力地、勤奋不懈地让对方死亡？为什麽啊？聪明的儿郎门，谁能说出个大道理……

眼看韩毅身为三大先锋之首，却只傻在这里。脚下部属大喊大叫：“韩将军！咱们到底上不上？”

远处郝震湘怒号传来，叱骂道：“韩毅！你要不上来，趁早滚回家去！”

“上不上……上不上……”韩毅昏了过去，又似醒了过来，他用力击打自己的脑门，喃喃自语：“上麽？不就是上麽……，手掌重拍，脑子益发浑噩，他终於举起方天画戟，仰天长啸：”全军……“

严冬寒风吹来，口中呼声凝为团团暖气，继郝震湘之後，再次有回音威荡远山。

“攻破襄阳啊！”

神智不清的小吕布，成了英明睿智的大阿傻。方天画戟挥出，啊呀一声怪嚎，轰然声响中，城墙裂出碗大破口。

第一下顶撑，韩毅的身子如同旱地拔葱，瞬间高飞三丈；再一下顶撑，火光飞溅，赶过了郝震湘；最後一下顶撑，城头守军惊惶後退，口中高声慌喊：“小吕布！”。

绝望之中，眼前出现一条大汉，那惯冲第一阵的牛头马面双双高飞而起，远超城墙。他身长十尺，束发金冠，身穿银镜龙鳞甲，这是“西凉小吕布”，他来招魂了啊！……

眼看韩毅拔身而起，第一个飞上城头。朝廷守军源源不绝抢上，百来面钢盾竖立面前，盼能挡下一击。

韩毅哈哈大笑，怒吼道：“滚了！”方天画戟奋力直劈，巨响声中，面前钢盾火花四溅，一面又一面盾牌脱手飞出。守卒虎口破裂，再也使不出气力，阿傻像是要发泄心里的怨恨，他单手持戟，拼命向残余盾牌抽打，吼声如雷，刀斩如电。

“冲！杀！冲！杀！”那粗如人臂的“方天画戟”在他手中，直似轻巧马鞭般飞舞闪急，挥打声与怒喊声此起彼落，须臾间，城墙崩坍，人头齐飞，城头兵队不断，尽是腥红一片。

盾阵烟消云散，除了满地尸首，只剩下一个金鸡独立的男子，兀自仰天狂嚎。

杀红了眼的韩毅，我身与尔曹俱灭，怒苍三大先锋向以此人最勇最悍，只是他总要等到这迷迷糊糊的一刻，方能从傻子变疯子，化身那无慈无悲的凶狠魔将。

大敌当前，魔军大将低吼一声，斜目望向残余士卒，他的眼神很清楚，他要血洗襄阳。

“来人！挡住他！挡住他！”朝廷守将连声指挥，千名兵卒急来应援，可那城头地势狭窄，无法以箭弩伤敌，小吕布左冲右突，似虎食羊，朝廷人数虽多，却已无法组为阵式，几名副将奋起胆气，拼命来挡，可怜诸人还未冒死冲锋，便听一声暴雷大吼：“吾乃西凉小吕布！孰敢当吾！”

小吕布凄厉惨叫，再次向前冲杀，奋力一戟斩过，面前无数敌兵飞滚出去，霎时已收下十来条性命。他怒气不消，转身一脚踢出，油锅受了滔天大力，正正飞撞敌军之中。沸油倾倒，数十名兵卒凄声嚎叫，一个个滚倒在地。

小吕布杀红了眼，他提起右臂，方天画戟当头砸下，这一砸会抽死丈八方圆内的所有兵卒，运气好的会给刀刃切成两半，运气差的会给压断脊椎，终身残废。

方天画戟抽下，四下卷起一股烈风，小兵小卒抱头跪倒，全数呜噎哀哭。将死之际，忽听一声闷响传过，杀人凶器赫然凝住了。

凝住了，那丈八来长、近五十斤的重兵端凝不动，竟给人牢牢握在手里。

“来将何人？”韩毅俊目恶瞅，画戟回抽，激得劲风大作：“报上名来！”

当代虎将愤然邀斗，敌方兵卒又哭又叫，全数向後窜逃。人墙逐步让开，面前跨出了一位大将，小吕布一脸惊愕，发红的瞳孔逐步缩起，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後退开。

岂有此理……又遇到他了……

手中的兵刃垂软在地，韩毅无法言语，他张大了眼，望向襄阳城的最後屏障。

正统王朝的中兴大臣，他官拜大都督，艺承秦霸先，他爵赐威武侯，功超柳昂天，承继日月旗下所有的忠臣血脉，如今的伍定远双手抱胸，气势凛然。岂有此理……脑中一片凌乱，小吕布面颊冷汗不听吩咐，一滴滴滑落颈边。

伍定远不该在这儿，荆州失守、襄阳便要断粮，此时“怒王”既已前进荆州战场，“真龙”便该牢牢守护粮道，绝不该在这儿冒将出来，除非他不怕粮食断绝，不怕西南沿线一十三座大城一起崩坍……不可能……

一代“真龙”小心翼翼，他用兵绝不敢这般大胆。除非他已击败怒王，方才敢转战此地…

…可火贪刀何等魔威，这又怎麽能够？想不通，却没时光猜想了，“真龙”越走越近，双方狭路相逢，已是单打独斗的局面。

小吕布努力调匀气息，但手汗还是湿了画戟。在一代“真龙”的不败传说前，方天画戟仅是戏台上的把子，不堪一顾。

数日前荆州前锋大战，自己徒然给这人打死十数名手下，却无寸尺之功。自己虽是人间罕有的熊虎名将，但他的对手根本不是人，面对五爪金鳞，韩毅只能发出大吼大叫，这吼声是喊给自己听的，他要鼓舞自己的士气。

六神无主的时刻到来，生死绝命的时刻也已到来。一辈子勤修苦练，谋的便是此刻先机。

“嘿呀！”方天画戟斜持在手，正要放手一搏。猛听背後传来虎啸，有人抢先出手了！韩毅又惊又喜，回头去望，赫见一条飞虎扑身向前，来人弹腿力道沉猛，半空踢出一脚，他是…

…“蛇鹤双行”郝震湘！他也攀上城头，成为第一位挑战“真龙”的先锋勇士！

前锦衣卫枪棒教头左肘扬後，右拳护胸，看他擒贼擒王，直向伍定远飞踢过去，当真是艺高人胆大。

郝震湘极具胆略，此刻抢先出招，绝非莽撞之举。

“小吕布”对决一代“真龙”，以韩毅的优柔寡断，一旦失神心软，几招内便要被杀。郝震湘心下估量，与其折掉己方一名大将，不如让自己上前动手，一来消耗强敌气力，二来替同伴争得余裕，待得“铁剑震天南”赶上城头，三大高手分进合击，或有取胜之机。

弹腿堪堪纵出五尺，对方身影微动，似要反击了。对手是一代“真龙”，交手便是赌命。郝震湘江湖经验老道，不待招式用老，猛地身子下沉，左脚才一踩上实地，旋以双手为支点，嗖地一响，壮硕的身子已如陀螺般旋动，煞那间俯身扫腿，转踢强敌下盘。

“豹尾脚”激出劲风，威力更胜往昔。看郝震湘变招之快、劲道之雄，委实江湖罕见，只是豹子腿快急，“真龙”如何会慢？看他偌大的身体轻轻一弹，也已上跃数尺，郝震湘明白强敌厉害，他不愿坐以待毙，当下双掌暴举，护住身前，跟著提气大喊：“铁衫！争取时机！”

老铁剑没有让自己失望，在这生死攸关的一战，他也翻上了城头，前来为自己援手。两人心有灵犀，果然喊声方过，老将双手紧握铁剑，马步跨开，立时开始吞吐罡气。

“铁剑九式”大开大阖，正因威力奇大，出手前须有灌气时光，此时郝震湘赌命出手，求的便是挡下对手片刻，好替李铁衫挣得余裕。一二三四五六，只要六下计数过後，李铁衫便能运足气力，从容发出绝学，届时“定军山”当头重劈，便能立下屠龙不世功！

一！倒退计数开始，一片惊惶喊叫之中，真龙扑天而起，来到了头顶。二！郝震湘虽惊不乱，须臾间弹跳起身，兔起鹘落，“豹子连环穿心腿”使出，右足上踢过顶，直取敌手下颚。

三！真龙避开下颚要害，半空旋转，四！郝震湘瞬间收腿，双掌排出，直击伍定远背心……计数第五，嘿哈哼，三响连如一气，“真龙”急坠下地，右肘回身扫过，以肘架掌，双方招式徒一交锋，伍定远左拳立时打出，重拳迎面，逼得郝震湘後仰避让。

烈风刮面，擦过了脸颊，郝震湘左颊满布血痕，看他身子犹在後仰，陡然对方右手提起，再出一掌，龙手带著铁套，炮弹也似地撞上门面，郝震湘避无可避，让无可让，只得双臂成十，硬生生接下这记铁掌。

城头爆起轰然巨响，雄浑掌力，开碑裂石，郝震湘咬牙忍痛，脚步向後滑开，他虽败不乱，霎时左手蛇拳，右手鹤嘴，正要摆出看家本领，哪知伍定远右手铁掌放下，左拳又起攻势，再次冲撞门面。太快了，区区一下计数，伍定远拳起掌落，直收直进宛如闪电，竟己连下三记重手。嘿哈哼，第六下计数开始，巨力传到，雷霆掌风压上脸面，轰然炸响紧随而来，郝震湘眯起双眼，此时命在旦夕，别无选择，他只有拿出……

“锁龙啊！”计数完毕，郝震湘全身关节暴响，中指屈节突起，已然拼出五行神拳最後一式。

蛇鹤虎豹龙，救命便瞧这招。计数最後一下，“锁龙”抗“真龙”，郝震湘拼右拳，伍定远出左掌，惊天动地的内力对撞，双方拳掌相接，竟是无声无息。

一声闷哼传过，伍定远脚步松动，身子向後一晃，竟给猛悍“龙拳”逼开一步，转看郝震湘，此时下盘兀自牢牢稳固，昂然无退让之象。

双方绝招相拼，郝震湘以“龙拳”击退了伍定远，破解了一代“真龙”的不败传说。

“好呀！”小吕布高声欢呼，抄起了方天画戟，正要下场援手，猛然间紫光闪动，伍定远回力奇快，竟然又发出了一拳。对手说打便打，那郝震湘却双目光呆滞，双手下垂，浑然不知趋避。

韩毅一旁看著，忍不住心下大骇。失神了！“锁龙”抗“真龙”，郝震湘发得出滔天拳劲，却禁不起回震大力，两股巨力相撞，真龙之体禁得起，“蛇鹤双行”的凡夫肉身却承不住，後锉力道太强，竟让郝震湘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郝震湘逼开了对手，却已失去了知觉。韩毅既惊且怕，“蛇鹤双行”何等神功，却在几招内给人震荡了脑子，他怕郝震湘给人杀了。慌忙间解下背後铁胎大弓，飞羽纵驰，飕飕弦响，已在瞬间连发五箭，只是伍定远功夫强到这等地步，实不知这几记冷箭能否救下同伴。

“真龙”疾如风火，身影旋转，细弱飞箭还未射到身上，便给劲风逼开，韩毅冷汗流了一身，正要扔出画戟去救，猛在此刻，劲风扑过，有人出手救命了。

大铁剑横空而来，怒砍伍定远腰腋。这是“绝命三式”出手，“虎横江”下场救人！

铁剑天威，李铁衫终於运足内力，重斩强敌。只是他年岁老迈，先前运气一共用了七下计数，可怜稍慢一步，便折掉了猛将郝震湘。心生自责之下，铁剑更是砍得虎虎生风，如痴如狂。

当地碎响一声，双方真力对撞，李铁衫砍中了“真龙”，霎时无数铁屑飞天而过，带出了一片紫光。韩毅又惊又喜，正要欢呼，却听朝廷兵卒抢先叫好：“龙手大都督！龙手大都督！”

午夜时分，月黑风高，满地叮叮当当声响中，城头弥漫了一股紫气。拜李铁衫重击所赐，对方的铁手已然粉碎，城头紫光弥漫，龙爪终於绽放眼前。

李铁衫确实砍中了伍定远，只是不巧得紧，他把伍定远的铁手砍破了。龙爪无敌，十年前已能打平宁不凡、抗击卓凌昭，如今苦练大成，天下间除“剑神”手持“神剑”，谁堪抵挡？紫光隐带风雷，龙爪直取郝震湘，韩毅吓得傻了，急忙压倒了同侪，提声大喊：“全军听命！速速撤军！”

“乌……丁冤！你狂！”苍老乡音夹带悲愤，李铁衫破口大骂：“恨老夫当年瞎眼救你！没让卓凌昭宰你这狗官！李铁衫发怒了，不顾一切动手出招，韩毅大惊失色，一代”真龙“武功如何，他久随秦霸先身侧，自然深知，眼下李铁衫年岁老迈，贸然与当代”真龙“单打放对，如何会是对手？情势太过不利，只要一个接应不及，”李铁衫“三字便成绝响。

郝震湘已倒，李铁衫遇险，此时只能看自己的，小吕布赶忙放下郝震湘，双手紧抓画戟，便要纵跃来救。两边相距约莫十丈，韩毅纵然身子长大，却也需五步飞驰，方得赶上相助。

绝命第一步，相距八丈，“真龙”错身回旋，紫光吞吐不定，已然笼罩老将身前。

绝命第二步，相距六丈，李铁衫重剑斩来，龙手却已按上剑身，神光毒气迅如紫电，延锋疾爬。

区区第三步，“披罗紫气”已如藤蔓进袭，直取敌腕，眼看便要烂肤蚀骨，韩毅放声大喊：“铁衫！速速撤剑！你会死的！”

不用五步，真龙紫气发出，区区三步，李铁衫大限已到。两边相距约莫两丈，却也是鞭长莫及的两丈。李铁衫若不自断一臂，便得撤剑认输，死与降、二择一，别无第三条路……

李铁衫哈哈大笑，反正自己垂垂老朽，又何必爱惜性命？听他怒吼道：“走啊，走啊，伍定远，大家一起去见卓凌昭！”五十斤的铁剑横切怒扫，反以万钧之势迎向一代“真龙”。他宁可毒气加身，也绝不弃剑认输。韩毅又惊又怕，他拼死向前扑出最後一步，张口狂喊……，“冲啊！”

一条人影抢先飞出，怒吼声中，“锁龙神拳”再次出击。

郝震湘醒来了！

他比韩毅更快一步，已然抢到李铁衫面前，须臾间中指发力，如迅雷、如闪电，猝不及防，“锁龙”连出八拳，劈劈啪啪声响不断，敌方要害接连中击，先破气、再破体，便金刚不坏体也难抵挡。李铁衫扔下铁剑，避开了毒气，大喜道：“赢了！”

八臂连发，“锁龙”重击强敌要害。胜负分出，对方却没有倒下，一片惊愕之中，但见郝震湘面露苦楚，反朝後头退开一步。韩毅颤声道：“怎……怎麽了？”

郝震湘苦笑不已，霎时双肩向前微动，一声痛嚎之後，关节脆响生出，便这麽一下子，已让一众高手明白了内情，郝震湘关节脱臼了。

“锁龙神拳”确实打中了要害，但在力道爆发、真气濯入的一刻，对方的筋肉却不住颤动。

所有中击处都差了一分半毫，非但不曾重伤要害，反因双手发力过猛，肩膀关节为之受震脱臼。

韩毅气馁无力，忍不住脚下一软，嘶声道：“这……这还是人吗？”

眼前这人身法之快、拳脚之重，俱达非人之境，可怜众人殚精竭虑，以毕生绝学联手御敌，却无法取得一丝一毫的上风。

郝震湘摆出架式，只想运气再战，李铁衫重拾铁剑，但求最後一击。怒苍三大高手虽将强敌团团包围，心里却气馁难堪，毫无斗志。

“投降吧……”“真龙”目光带著一丝怜悯，他面向昔年的三位故人，摇头道：“你们已经尽力与‘一代真龙’对面而立，如囚狮虎牢笼。士气崩解，怒苍众将虽然以三对一，却如负隅顽抗。”

郝震湘仰天长叹，形如神鬼亭外的孤臣孽子，任人宰杀。韩毅目光呆滞，却又变回了笨蛋阿傻，束手无策。

为何怒苍高手如林、谋士如雨，却还不能夺得天下？眼前这名男子，正是解答。

比卓凌昭还可怕……李铁衫掩面苦笑，喃喃自语。风水轮流转，就像当年吓死朝廷的秦霸先，如今“真龙”反成国家栋梁。惊骇无地的不再是那些朝廷奸臣，而是怒苍英豪。

一人足抵百万师，“真龙”每回现身战场，总能勇冠三军，逼得怒苍虎将会合协防。石刚、陆爷、韩毅、铁衫、震湘、双英三雄都吃过他的亏。若非怒苍还有那把刀，铁手早已荡尽匪寇，一统天下。

怒苍里最强的勇者，便是秦仲海。每回少林武当的高手遇上他，也是这般的痛苦神情。

无论敌我双方，若想打赢这场仗，便须杀死对方首脑，几年来“火贪刀”与五虎将联手，四处设计暗杀“真龙”，同样的，真龙也与正教高手合力出击，也在拼死猎捕那柄刀。双方一是将、一是帅，彼此用尽心机计谋，都想一劳永逸，一举格杀对方的主将。

这是场随时都在下注的战争，为求出其不意，闪电围攻，数年来“真龙”行踪隐密、怒王也是神出鬼没，你走东、我去西，你北进、我南防……猫捉老鼠的把戏，日日都在上演。两边军师费尽心血，每回设下毒计，可到了那王见王的摊牌时分，却总是惊觉这场戏演之不尽。

将帅对决之时，双方总是布置周全，你有双英三雄，我有四大金刚，硬碰硬下来，除了飞沙走石，就是走石飞沙。无论朝廷抑或怒苍，谁都无法突击得手，一举格杀对方主将，结束这场十年大战。

战火延烧到今日，“真龙”越烧越旺、怒王越打越强，两边副将们却已精疲力竭，郝震湘勉力调匀气息，喘道：“伍……伍定远，你……你怎会赶来襄阳？你不要荆州了？”

上回怒苍主帅直取荆州，用意便是要牵制伍定远，好让江翼从容攻取西南第一大城。岂料伍定远居然孤身驰援襄阳？形势诡异，郝震湘猜不透内情，只能抚胸低喘，等候伍定远来答。

“念在故人香火，我不想瞒你们。”伍定远双手抱胸，静静说道：“秦仲海行踪暴露，一不在荆州，二不在襄阳。汝等孤立无援，只能投降朝廷了。”

郝震湘愕然道：“你……你胡说，他不在荆州，还能去哪儿？”

伍定远摇了摇头：“还弄不明白麽？他舍下你们，过去夺那柄刀了。”

那柄刀，莫非便是……怒苍三大将倒抽一口冷气，一时面面相觑，尽皆无言。只听伍定远幽幽又道：“懂了麽？为何那柄刀藏得好好的，朝廷却忽尔走漏消息？嗯？”

中计了……主帅孤身前去江南，却舍下了荆州战场，形势前所未见，各人心存惧怕，李铁衫却率先怒吼起来，但见他须发俱张，喝道：“别听他放屁！秦将军此时一定打下荆州城了！你们走！让我挡下这狗贼！”李铁衫年事已高，耐不住单打独斗，郝震湘虽知不敌，却仍抢先一步，斜挡李铁衫身前。

敌方两大高手摆开架式，伍定远叹了口气，反而上前一步，低声道：“诸位，伍某若要杀死你们，早已下手，只是念在……，还没来得及诉说故人之情，冷不防一条黑影冲上前来，这人脚步并不怎麽快，时机却算得极准，趁著伍定远开口说话，心神略分，右脚已然插人敌人腿间，跟著臂膀锁上喉头，嘿呀一声狂吼，两条大汉一同倒地。

泥沙漫天，伍定远给一人牢牢抱住了。来人体格雄伟，尚比伍定远高了半个头，正是“小召布”出手。先前郝李轮番上阵，全都无功而返，韩毅窥伺在旁，便给他算定了御敌路数。

“真龙”神武昂藏，内力拼不赢，拳脚斗不过，唯有以摔角突袭，方能取得上风。果然靠著十尺身材趴地缠斗，登已纠住了“一代真龙”。

韩毅手脚并用，牢牢压在伍定远背上，身上运起了“千斤坠”，更是力拔山兮，听他大声喊道：“郝教头！快快过来解决他！快啊！”

“好样的！”郝震湘大喜欲狂，立时奔上援手。

怒苍九大名将，合称双英三雄四招抚，双英是石陆双元老，三雄则是韩李郝三先锋，这九大名将虽说各有本事，但个中最难测料者，便是这位韩毅。他有时勇猛，有时浑沌，傻起来如同失心疯，精明起来却能料敌机先。看怒苍三大先锋以韩毅为首，果无愧秦仲海的识人眼光。

机不可失，郝震湘再次运起了“锁龙”绝技，匆匆攻向伍定远，此时“真龙”关节被锁，牢牢受地制压，谅他本领再大，却也不能闪躲杀招。

锁龙挥出，重击而下，陡听喝啊一声龙吟，震得城头天崩裂，“真龙”背负著“小吕布”

，一同向後翻出筋斗，眨眼间躲开郝震湘的龙拳，却也撞塌了城头砖墙。

郝震湘瞠目结舌，韩毅身长十尺，内力连同身子压下，真有千斤之重，岂料伍定远说翻就翻，好似还行有余力？郝震湘怒喝一声，赶忙补上右脚，伍定远却带著韩毅往旁一让，二人东滚西翻，撞得墙崩城塌，惊得众兵卒慌忙闪避。

韩毅拿出了傻劲，一时如跨疯马，抵死不放。伍定远却是气力惊人，连连翻身撞墙，盼能甩落“小吕布”，眼看同侪迟迟不能赶上，韩毅急忙大喊：“别管这厮！速速调军过来，等千军万马闯上城来，谁还怕他！”

李郝二人醒觉过来，“真龙”受缠，攻城时机便在眼前，一个急急砍杀敌兵，一个牢牢守护天梯，都在提声高喊：“全军上城，攻破襄阳！”

杀声大起，李郝联手御敌，二将勇猛异常，朝廷兵将无人能挡，伍定远见城头缺口越来越大，强弱即将逆转，胜负全在自己一人，可背後那小吕布却仍死缠滥打，毫无松手迹象。伍定远不再留情，当下沉声警告：“韩将军，你若想活命，立时放手。”

韩毅嘿嘿冷笑，全无理会之意，伍定远一声断喝，铁肘向後急送，霎时後颈一热，韩毅口中喷血，已然染红了自己的颈子。

伍定远森然再道："最後一次劝你，松手！"

韩毅虎吼一声，猛地探头过来，大嘴咬上敌颈，已如疯虎一般。

伍定远发怒了，听他喝道："阿傻！你真傻麽？"奋然昂首，巨力到处，真龙背起小吕布，两条大汉双脚离地，已如人鸢般颠向半空。"砰"地一声大响，两人一同飞撞城墙，可怜韩毅给夹在中间，前有钢铁"真龙"压落，後有坚硬城墙顶撞，两厢包夹，疼得他双目翻白，口中冒血，已如烂泥般瘫倒在地。

伍定远迈步离开，那小吕布仍不死心，只抓住了他的脚踝，竟给拖著走了。

伍定远不再容情，当下手指李郝二人，厉声道："弓箭手全数上城！遇有不降者，格杀勿论！"

大都督以一敌三，打得韩毅垂死倒下，三大先锋仅存李郝二人，更加无能抵挡，朝廷这方士气大振，千百名士卒重起阵式，齐来围堵城头缺口。

敌方杀声如潮水，郝震湘估量形势，已是不得不退兵，他抄起军旗，正要率众撤退，忽听伍定远提声怒喝："郝教头！有种放马过来，伍某左手让你！"

两人相识经年，郝震湘还曾点拨过伍定远的功夫，此时听他说得狂，忍不住心头大怒，他豁了出去，内力倒灌，全身关节如爆豆连响，便以长啸相应："伍捕头！姓郝的奉陪到底！"

郝教头对伍捕头，两人俱为公门出身，如今各为道理，便要性命相搏。双方冲向前去，李铁衫也拖起铁剑，三人正要大厮杀，猛然地下窜起一条黑影，巨大的人影奋不顾身，抱住伍定远的小腿，怒吼之中，瞬将他掀翻在地，却又是"小吕布"来了。

韩毅专打烂仗，看他头锤撞下，正中强敌眼角，嘴里却传出哈哈大笑，听他喊道："郝教头走呀！别中王八羔子的激将法！"

伍定远动了真怒，他扭动身躯，立时将对手压制身下，他凑过头来，大怒道："束手就擒！秦仲海是什麽人，值得你替他送命？"

韩毅原本神态激昂，满面血污，听了对方的说话，忽地沉默下来。他目望伍定远，淡淡笑道：“秦仲海不值得，难道杨肃观就值得？”

伍定远睁大了眼，一时无言以对。小吕布纵声大笑，顺手扯开马甲，只见他掌心张开，手里赫然多了一枚号炮，听他纵声呼喊：“铁衫……替我传话给二娘！”

李铁衫如中雷击，悲声大叫：“兄弟！别做傻事啊！”

小吕布深深吸了口气，中指屈弹，那号炮受了指力，直冲天际而去，瞬间半空炸开，亮起了璀璨烟火。信号已出，随时都能引来中军远射。郝震湘大惊失色，眼看李铁衫作势欲冲，赶忙一把拉住，要他千万别去送死。

将受炮轰之际，众人浑身颤抖，听得韩毅清楚叫出了最後遗言：“哈哈！二娘啊！小吕布不吃年夜饭啦！”

跟前飞来了火光，巨声炸响，城头赫遭炮击。惊天动地的爆声传过，城池坍塌，大都督与小吕布同受炸击，一并飞上城头，须臾间泥沙漫天，遮蔽视线，两条大汉已然不见人影。

炮声隆隆，火光焚烧，四下满是惊惶喊叫，襄阳城已是一片凌乱，但见郝震湘狂刀杀出血路，李铁衫招聚败卒，都在觅路离城。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二章 观海云远

黑天白地，小年夜的扬州，降落了鹅毛大雪，厚绒绒地铺上了街。

四下悄然，静谧无声，行人一个个瑟缩弯腰，疾行而过。冬日一片萧条里，猛见一颗大橘子直从门里滚了出来，口中兀自大吼大叫：“他奶奶的师弟，找着人没有？”

“操他祖宗！我怎么找得到啊！”

静谧雪景成了小孩儿的闹场，江南冬景全毁败了，能有如此威力的大橘子，自是华山双怪的肥秤怪无疑，只见对面走来一名马脸老者，正是那个“他奶奶的师弟”，算盘怪回来了。

扬州驿馆吵吵嚷嚷，众宾客全数上街找人。却原来少阁主琼芳傍晚时跳出窗去，直至现下还不曾归来。哲尔丹的弟子问过了缘由，回秉师尊，二人见了众人的惶急，不免暗暗奇怪，琼芳身怀武艺，别说

跳出二楼窗口，纵使从三楼宝塔一跃而下，怕也摔不死她。却不知这帮人在焦急什么。

正想间，却听一名女子喊道："找着人啦！找着人啦！快去烧些热茶出来！"那弟子侧头去望，却见两名女子相互搀扶，正从大街上缓缓归来，其中一人脸色冻得僵紫，正是琼芳，另一人腰悬长剑，容色甚美，却是九华山的准掌门娟儿。

那弟子正要再看，却听师父咳了一声，将他拉了开来。那弟子不明究理，侧眼偷窥，惊见琼芳赤着一双脚，身穿月白内衣，竟尔衣衫不整，他心下一惊，这才明白这帮人在急些什么，原来琼芳变得有些"古怪"，这才让众人满心焦急。

琼芳一脸狼狈，终于给扶入了大厅，看她肩披娟儿的袍子，兀自喘自心不已。此时家丁全给驱开了，除了老迈年高的华山双怪，便只娟儿、傅元影在旁相陪。傅元影端过了热茶，蹲在琼芳身边，柔声道："少阁主，究竟怎么了？"

傍晚时琼芳从窗口跃下，仪容不整、衣衫不全，若非遇上刺客暗算，便是撞见了什么人，众人关心内情，纷纷围拢过来，琼芳低头喘气，自从袍子里拿出一本厚书，轰地放上了桌。

桌上搁着一本四方书，厚厚脏脏的，像是废墟里捡出来的大砖头。算盘怪大为纳闷，拿起那厚书一瞧，低头去读书名，迳自念道："景泰人物纪谱？"他咦了一声，笑道："这是啥屁啊？"

傅元影也是心存讶异，他展开书页去读，但见第一页里写着几行字，低声念道："景泰三十四年正月丙寅，臣等经筵讲官、谨身殿大学士孔安奉勒今喻，纂修百官人物志告竣，恭呈睿鉴、谨奉表恭，监修四大臣列名如下……"

谨身殿大学士经筵讲官孔安十八省总按察太子太师江充提督东厂掌印秉笔太监刘敬一等善穆侯爵征北都督柳昂天油灯掩映，入眼而来的全是一排又一排的人名，排排躺尸也似。没有绝世武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宝藏，琼芳怀里带的只是一本前朝人物记谱，那一段又一段的生离死别、前尘往事，尽数藏于发黄纸页当中，等候来人意外相逢。

眼见傅元影蹙眉无语，肥秤怪等人全凑了过来，诸人面面相觑，却都傻了，不知垫床脚的烂东西，却怎么给琼芳慎而重之地藏在怀

里？算盘怪咦了一声，颤巍巍地伸手出去，便去摸琼芳的额头。

正想瞧瞧她是否烧得厉害，猛见美女扬起睑来，怒道："滚开！给我滚开！讨厌鬼！滚——开，"尖叫响起，算盘怪也险些给她咬中了手指，琼芳夹手夺回了厚书，起身四叫："裴伯伯！裴伯伯！你快快出来，我有事问你！"

众人听了"裴伯伯"三字，莫不一头雾水，傅元影却记得驿馆管家姓裴名邺，他走了过来，禀道："少阁主，裴先生去见扬州知府了，说要除夕傍晚才会回来。"琼芳听得此言，只气得一跺脚，当下揣着那本书，便自飞奔回房。却在此时，怀中落下了一页纸片，飘落在地。

众人议论纷纷，只听算盘怪道："T.M.D，这小丫头到底怎么了？"眼看众人都在望着自己，娟儿强笑道："我方才在一家旧货铺里找到她，那时她就捧着这本怪书。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肥秤怪沉吟半晌，忽地双手一拍，大声道："中了！"算盘怪向来有问必答，忙道："中什么？可是中风么？"肥秤怪干笑道："她几岁年纪，哪来的风好中?

我瞧是中邪了。"

肥秤怪平日言语一塌糊涂，此时众人闻得此言，却是连连颔首。看琼芳面色惨澹，魂不守舍，若非中邪，却又怎会如此？算盘怪颔首道："是啊、是啊。老子今儿一早遇上她，瞧她打着赤脚东晃西逛，逢人便问有无遇上怪人，他奶奶的准是鬼压身，要不给压了几压、睡了几睡，哪里会成这鬼模样……"

耳听华山双怪细细研议鬼压身细节，傅元影却懒得多听，他俯身弯腰，自从地下捡起一张纸片，却是方才从琼芳怀里掉出来的。他反覆看了几眼，见了一排又一排官名，委实读不出门道，便将纸片交给娟儿。

满纸人名，瞧不出什么特异之处，娟儿低头喃喃，忽然啊了一声，叫了出来。

"卢云，山东青州府，景泰三十二年一甲状元进士及第，任长洲七品知州。"

耳听娟儿读出了这个人名，诸人面面相觑，虽觉这名字有些耳熟，却也说不出此人是谁，有何事迹来历。傅元影沉吟道："卢云？这

人也是扬州的地方官么？”众人满面好奇，娟儿却是无精打采，她叹了口气，自将纸片收入怀中，低声道：“先别多问，让我去瞧瞧吧。”

手提晚饭竹篮，娟儿来到了小姐闺房。此地是驿站，也是扬州顾大人的旧居，娟儿站在房门前，不由轻轻叹息。她当然知晓这处闺房是谁的。老主人早已过世，他的独生爱女又远嫁北京，说来此处闺房历经沧桑，早已成了朝廷宾客寄居的上房。

据算盘怪说，琼芳一大早神色惶急，四处找人，想来昨夜一定遇见了什么怪事，可她遇上了什么？她看到了顾大人的鬼魂？还是……还是她遇见那早已过世的可怜人……

不甘心的冤魂，悲伤孤寂，四下漂浮索命……想到怀中那张纸片，心中不由微起惊怕。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娟儿望着面前的门板，好似自己只要推开房门，便有吓人一跳的事儿生出。

轻轻打了门，房里没人答应。娟儿心下一惊，赶忙大脚踹开房门，一个健步冲了进去，凑眼急望，不由惊叫一声，便又往后倒弹而出。

房内点了一盏黄晕晕的小腊烛，一名女子披头散发，自坐窗边的小圆桌前，望来好似女鬼梳头。娟儿吓得脸色发白，她双手遮面，偷偷来瞄，只见烛光隐隐，将少女的倩影映在窗纸上。那影子果然便是琼芳，瞧她低垂秀面，嘴角含笑，正不住翻着那本大砖头。仿佛她不再是少阁主，而是十年前那个知书达礼、千依百顺的闺房女主人。

娟儿越看越怕，琼芳平日砍砍杀杀，今日却在窗边读书，真似鬼附身了。她嘶哑呼喊：“喂！给你送晚饭了。”琼芳听了喊叫，长发飘散，便要转过头来，娟儿掩上了脸，尖叫道：“等一等。”打着了火，点上大油灯，眼见满室明亮，方才道：“好了，慢慢转过来，不可太快。”

哈嗤一声，琼芳非但转过头来，还打了个喷嚏，自来女鬼只会呜呜作祟，双眼垂泪，却没听过谁会流鼻水，娟儿拍了拍心口，终于放下心来，她打开了竹篮，晚饭一字排开，但见小米粥、腊肉卤菜烈酒，一应俱全，她笑眯眯地招手：“来吆，好好吃呢。”琼芳斜目瞧了瞧上兴阑珊间，竟又转回头去，自管用功读书去了。

娟儿哼地一声，三两步跳了过来，夹手夺过破烂砖块，琼芳跳起身来，慌道：“还我！还我！”娟儿尖叫道：“不还！你不吃饭，我就把

这儿东西扔出去！”两人一个扮亲娘，一个扮小女，倒也有模有样，眼看琼芳终于乖乖坐下，娟儿颇见满意，她陪坐在旁，随手拿起厚书翻了翻，蹙眉道：“你昨晚到底遇见了什么？瞧你变得多古怪。”

琼芳趴在桌上，东边看看粥，西边瞧瞧碗，动也不动上一口，正想打哈欠，娟儿冷冷地道：“你到底吃不吃？要是不吃，我就把书扔掉喔！”琼芳叹了口气，她双手托腮，忽然间凤眼一亮，抬眼望向娟儿上道：“啊呀！我可傻了，裴伯伯出门了，可我还有你啊！”

琼芳怪模怪样，说起话来无人可懂，娟儿叹道：“喂，你真撞邪了？”琼芳不去理她，只笑嘻嘻地道：“你和顾小姐很熟，对不？”娟儿满面疑惑：“是啊，上回咱俩不是带着阿秀找她，你问这做什么？”琼芳笑道：“你别管我，反正我想听一听她以前的事儿。”

此问大是奇怪，当日若非阿秀带路，引得众人意外一会，至今琼芳还与这位杨夫人素昧平生。

区区一面之雅，真不知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好奇心。眼看娟儿一脸迷雾，琼芳催促道：“说嘛，我好喜欢她的闺房。你定得说说她的往事。”

娟儿支吾半晌，道：“行，只是……只是你得喝掉这碗粥。”琼芳吹了几口热气，跟着仰起头来，咕噜噜地喝完米粥，她笑眯眯地左手叉腰，右手倒持汤碗，示意饮尽。

娟儿颇见满意，她抬眼望向闺房，沉吟道：“其实顾姊姊以前的事儿……我也不是挺清楚，好像她是兵部尚书的女儿，后来父亲过世了，她就卖了几年豆浆，之后嫁给杨肃观，大致就这样了。”老掉牙的往事，琼芳昨夜早已打听得一清二楚，她拿着筷子敲了敲，便又拿起那块大砖头，细细翻了起来。娟儿一见那本旧书，心里便犯害怕，忙道：“这本书专触霉头，全是死人，赶紧扔掉吧。”

琼芳横眼含笑，啐道：“谁说全是死人的，张大你的猫眼儿，瞧瞧这名字是谁？”

娟儿哦了一声，凑眼来望，只见黄脏脏的纸上写了一个“陈旋”，此人却是不识，撇眼再看，又见一人姓马名秋，马蹄下踩了个“王顺二”，她懒得再看王顺三、王顺四，仰起颈子，小嘴打个大哈欠，摇头道：“土不拉叽的大老粗，又蠢又臭。管他是谁啊。”琼芳笑道：“好一个大老粗，再望下瞧吧。这家伙也是蠢蛋么？”

修长玉指缓缓下移，来到了一行小字上，娟儿凝目来望，登时腰肢乱颤，娇笑道：“别胡说，我可没讲他。”

伍定远，陕西凉州卫，景泰三十二年同武举出身，授直隶征北九品检教制使灰黄黄的一行字迹，夹在无数武官人名当中，分毫不感显眼，若非琼芳眼尖，恐怕一掠而过。琼芳双手捧书，朗声道：“伍定远，字老粗，号笨公，西凉蠢州人。”她从书后冒出头来，娇声道：“太妙了！令师姐挑婿的眼光如此高明，她要知道自己的老公是个白痴，心里一定高兴死了。”娟儿听她说得阴损，一时笑得眼泪渗出，拼命来夺那本书，双姝闹做一团。

好容易抢到了书，娟儿低头望向那行字迹，微笑道：“直隶检教什么的，好像真有这么个官，最早听人唤他‘伍捕头’，后来又是什么‘伍制使’……再几年又是伍总兵、伍都督、伍侯爷……总之长长一串儿，除了我那个师姐啊，谁都记不得。”

荆州战场亲见亲闻，伍捕头不再是伍捕头，而是手握天下雄军的大人物。琼芳哈哈一笑，举筷夹菜，凝望纸上的名字，迷蒙之际，耳边再次响起那重重的……

轰踏！轰踏！踏步声震动京城，远方传来嘹亮口令：“全军……”

慈和的爵爷容貌渐渐隐去，不由自主间，听得那声叫喊：“转进禁城！”

惊天动地的踏步声，踩醒了全北京的百姓。琼芳从睡梦中醒来，惊见窗纸上飘过一面黑黑的东西，引得她推窗来望，只是一看之下，却也让她尖叫出声。

湿淋淋的血旗，画出了龙舞般的“柳”字，不知是用人血还是羊血，总之那面旗子吓坏了小琼芳，她呆呆看着窗下的少壮军官，看着大雨倾盆而落，然后给老家臣一把抱起，藏上了阁楼。

轰踏！轰踏！九月十九深夜子时，复仇者入京政变，大雨倾盆的夜里，复仇者左手横比胸前，右手扬举巨大血旗上高指向前方的禁城，口中不住发出凄厉悲啸……

琼芳越想越怕，拿着筷子的右手微微发抖，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爷爷跑得不见人影，只有蒙蒙细雨陪伴自己，十四岁的她满心恐惧，

只能从那细细长长的窗缝儿，和小蚂蚁、小蜘蛛一齐偷窥改朝换代的大事……

“喂！喂！”娟儿见好友茫然出神，忙道：“你在想什么。不会还在记恨吧？”

琼芳醒了过来，反问道：“记恨？记什么恨？”娟儿有些心虚，低声便道：“熊俊啊，就是荆州庙里的那几个军官，你不会还记在心里吧？”这话反倒提醒了琼芳。那时人在荆州前线，曾给都督爱将熊俊百般刁难，想起那人言行无状，委实让人气结。撇眼去看娟儿，见她脸色难看，琼芳登时阴侧侧地一笑，道：“娟掌门，饶不饶人，怎能问我？该问大姊你啊。”娟儿慌道：“你……你想干什么？别为难我啊。”

琼芳嘿嘿一笑，忽然哈嗤一声，打了个喷嚏，咳道：“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你只要老老实实地说了，我便不为难那姓……姓……”熊字未出，却又打了个喷嚏，想来昨夜赤足游鬼屋，终于伤风了。娟儿递了条手巾过去，苦笑道：“行了，你想问什么，只管说吧。”

琼芳用力擤了擤鼻涕，喜形于色，便又急急翻阅武官名录，她伸手招了招娟儿，笑道：“来，再看这儿。这个人是谁啊？”娟儿见她有备而来，心下自也惴惴，她低头去看纸面，不知琼芳有何计谋，哪晓得一望之下，却也不禁啊了一声。

难怪琼芳要问了，纸页上黑污污的一块，竟用墨渍污损了一处姓名。低头来读，见是：某某某，南直隶凤阳府，景泰二十二年授辽东游击、三十二年升羽林军从四品带刀

琼芳满面兴奋，低声道：“快跟我说，这人是不是……是不是……”

娟儿听得问话，却只低头吃菜，不愿来答。琼芳催促道：“喂，你答应过我的！”娟儿左右看了看，确定四下无人，方才低声道：“他的名字是忌讳，不能说的。”

琼芳舒了一口长气，喜道：“果然是他。”

看这三字何以被一笔勾消，原来天下第一大反逆便在眼前，若非魔名污秽，又何必给他这等待遇？琼芳放落了碗筷，悄声来问：“你人面好广，以前也见过他吧？”娟儿一不知她为何好奇，二也不想多提往事，摇头便道：“你好狠心，想害我坐牢么？”

琼芳蹙眉道："你又来了，四下无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谁偷听告密？"她凑过粉脸，又擤了擤鼻涕，低声道："这姓素的是什么长相，他是不是很英俊、很冷酷啊？"

冷酷的魔王白面英俊，瘦瘦高高，左手搂美女，右手提大刀，脚下还骑着一只厉害白马。娟儿想到了这幅景色，一口酒倒喷出来，险些呛死了。眼看琼芳拼命来缠，娟儿叹道："行了、行了，告诉你吧。"她四下望了望，屋顶瞧了瞧，确信四周并无密探，方才压低了嗓子，道："老实跟你说吧，姓秦的满睑胡渣子，头发又卷又密，浓得髻不起来，那个鼻子啊……高得可以停小鸟，我姊夫跟他相比，都能算美男子了。"

举世第一魔徒威震天下、杀人盈野，岂料竟是这幅德行？琼芳大失所望，叹道："朝廷老说这人青面撩牙，不可多看，想来也没说错了。"娟儿叹道："可不是吗？我以前和他一块儿去过华山，这人身子脏、嘴巴臭，一身军装从来不洗不熨，薰得要命，谁要嫁给他，不给胡渣子戳死，也给臭脚活活毒死……"想起床上躺了一双大臭脚，脚皮破脓，黑脏毒臭，却还要往美女的纤纤秀足靠来。琼芳不由得寒毛直竖，惊道："别说了，吃不下饭了。"

双姝相顾大笑，琼芳想起荆州战场的事：心念微转，便又握住娟儿的手，柔声道："说说你师父的事吧？"娟儿原本嘴角含笑，听得此言，脸色竟尔慢慢黯淡，看她目光望地，却不说话了。琼芳催促道："说嘛、说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娟儿怃然摇头："芳妹，你别强人所难，如果我来问你爹爹的事儿，你会说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琼芳也不例外，她脸色微微一变，心下拂然，正想发作，忽然醒起是自己开的头，怎能来怪好友？她深深吸了口气，拿出了少阁主的气度，便又换回了笑脸。她翻了翻书页，道："行……不提便不提，我再问你一个人。"

杨肃观，京师顺天府，景泰二十六年三甲同进士出身，授兵部职方司从五品郎中王指挪移，指端下有个玉树临风的名字，此人风度翩翩，来日方长，他是本朝开国来第一年轻的大学士，也是朝廷人人称羡的美男子。琼芳微笑道："杨肃观、杨绍奇，两兄弟都美得像画里走出来的，这人不脏也不臭吧？"娟儿听得这话，却是若有所思，不曾来

答。琼芳有意逗她，含笑道："喂，你拖了这许多年没嫁，该不会是偷偷欢喜他吧？"

娟儿听她胡乱编排，霎时面有怒色，叱道："胡说！我又不是傻师姐，专爱这等虚腔假调的骗子！"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溜了嘴，一时别开头去，不再言语。琼芳倒是又惊又喜，没想又听了一桩陈年密闻，正要再问，娟儿却不上当，冷冷道："你找出这一大堆人名儿，到底想做什么？"

终于说到正题上了，琼芳脸上微起羞红，她随手翻动书页，却找不着那张纸，良久良久，只得停手不动。她低头喝了一口粥，细声道："我听说柳门共有四个年轻官儿，杨肃观、秦仲海、伍定远，好像还少了一个人，是么？"娟儿叹了口气，迳从怀中取出那张残黄纸片，说道："柳门四将，观海云远，你说得是卢云。"

卢云，山东青州府，景泰三十二年一甲状元进士及第，任长洲七品知州残缺纸片里，卢云二字上桌，登让琼芳心头一跳，脸上有些潮红。她凑了过来，悄声道："你以前见过他么。"娟儿望着桌上的纸片，静默半晌，轻声道："见过又如何？他已经死了。"

"死…死了？"陡听状元爷的死讯，登让琼芳愕然无语，喃喃反问："你……你听谁说的？"

"差不多十年前吧……"娟儿学着姊夫的模样，自顾自地倒了杯酒，仰头饮了，听她幽幽说道："柳侯爷给景泰皇爷抄家，他那时身在柳府，便给卷在事情里头，终于也…也……唉……"她神色悲悯，摇了摇头，低声道："总之那一天后，他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柳门四将，观海云远"，在那段王朝复辟、怒苍归降的惊涛骇浪中，柳门三位都是天下瞩目的角色，却独独缺了那朵云。像是给风吹散了，还是羞了脸躲到蓝空背后，总之他失踪了十年，下落不明。全天下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埋尸何处。

琼芳紧泯下唇，双目凝视烛火，她没有反驳娟儿，也不曾透露那个秘密。

傍晚亲眼所见，卢云挑着一幅面担，从她的窗下飘然经过，逼得琼芳不及更衣，便一举跃下窗扉，直追而上。纵使全天下都当他死了，琼芳心里却是明明白白，卢大人没死，他只是跨入了天下第一大

水瀑里，修炼成精，成了那个不言不语的大水怪……也害自己傍晚时连追了几个路口，最后只能聊胜于无，带回了这本人物纪谱来瞧。

想起昨夜卢云与裴邺的对话，琼芳怔怔沉思，她抬头望着闺房，忽道："娟儿……你说顾小姐她是不是……"她反覆打量措词，低声便道："是不是认得这位卢大人。"

"你可神通广大了……"娟儿戟指琼芳，杏眼圆睁："连这等事都打听了。"

琼芳心下大喜，想起昨夜大水怪的悲苦神情，更有意查个水落石出，忙道："他俩有何瓜葛？可是情人么？"娟儿不太愿意说，只叹了口气："你究竟打哪儿听来的？可是这府上有谁多嘴么？"

琼芳死缠烂打，笑道："你别管，我睡觉时梦见的，快说吧。"娟儿神情有些不忍，她迟疑半晌，叹道："也罢，反正人都死了，就照实跟你说吧……"她眼望顾小姐的香闺，幽幽地道："卢哥哥和顾姊姊以前是未婚夫妻，文定过的。"

虽说早已料到如此，琼芳还是"啊"了一声。谜底揭开，为何卢云会千里迢迢过来扬州，为何会潜入顾姊姊的闺房，又为何会因顾尚书之死而流泪，原来他与顾府渊源如此之深。

毋庸置疑，大水怪心里挂着一个人，这才让他沉默不语，废然如死。想到大水怪默默倒睡的背影，琼芳心生恻然，眼眶不由红了。眼见好友有些失常，娟儿开口呼唤，喊道："芳妹！"琼芳定神过来，反望着娟儿，只见她一双妙目一瞬不瞬，只在盯着自己。琼芳叹道："又怎么了？"娟儿咳了一声，庄容嘱咐道："芳妹，我方才告诉你的，都是十年前的往事，你听过便算，以后绝对、绝对不可以去提。你晓得的，顾姊姊已经是人家的……"

琼芳叹了一声，道："我懂，她已经嫁入官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

娟儿放落心事，颔首道："你晓得便好，那我就不多说了。"

当时女子看重名声，嫁出的妇人便受桎槁，顾小姐既是杨夫人，外人便不该斐短流长，更不该提她的旧日恋人。琼芳身为紫云轩的小主人，通达政务，如何不解世故？她趴倒桌上，拿着筷子敲打碗盘，

忽道："娟儿，杨大人待顾姊姊如何？"娟儿微微一愣，反问道："你问这个做啥？"琼芳摇头道："没什么，好奇而已。"

娟儿嗯了一声，她怔怔望着顾小姐的闺房，迳自道："杨肃观打以前就是个体贴的人，他不像我姊夫，女孩儿不管心里想什么，他多半都能猜出来，当年顾姊姊嫁给杨肃观，可气坏了北京那些姑娘，你倒想想，她的日子会过得差么？"琼芳打量着娟儿，反问道："你也羡慕她么？"

闻得此言，娟儿自是狠狠白了琼芳一眼。琼芳笑了笑，心中浮起杨大学士的英俊样貌。这人位高权重，文武兼资，乃是当今第一奇男子，顾小姐能嫁这般丈夫，自然让人打心里艳羡。她以手托腮，心中微微叹息："大水怪啊大水怪，你可得看开点罗。"

大水怪一穷二白，刚从瀑布爬出来，头脸还湿着，却怎么比得上人家的万一？琼芳怔怔瞧着墙上的字画，心思却又转回自己身上去了。

倘若她是顾小姐，那一定很好玩，夹在杨大人、卢大人之间，她才不发愁。私下会情人，气得老公放火烧家，闹得北京人尽皆知，那才叫做轰轰烈烈。

只要是她想做的，谁都拦不住，千夫所指、亲人憎怨、朝廷责打，场面越是浩大，她越是过瘾。因为一辈子就只能有这么一回，光阴似箭，她才不想虚度……

眼见琼芳嘴带含笑，娟儿奇道："你又在高兴什么了？"琼芳把玩着酒杯，含笑道："我哪里高兴了？只是幸灾乐祸而已。"眼看好友一脸不解，琼芳睁大了慧眼，忽道："你有没想过，要是有一天卢大人回京，那会是什么光景？"娟儿本在饮酒，陡听此言，酒水险些倒喷了出来，她把杯子重重放落，大声道："喂！"琼芳学着她的模样，娇声道："喂。"娟儿气急败坏："你还喂！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疯疯癫癫地到底想干什么？"琼芳耸肩笑道："你管我，总之好玩嘛。"

娟儿心中微快，责备道："你啊你，当年卢哥哥失踪，我姊夫还有杨大人，谁不是心急如焚？若非整整六年找不到人，大家哪会当他死了。顾姊姊又哪会嫁作人妇？你啊你，人家顾姊姊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你老提这档事，可曾想过她的心情？"眼见娟儿动了气，琼芳自知理亏，赶忙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了。

两人对面而坐，一时各怀心事。忽然寒风袭来，又让琼芳打了几个喷嚏，娟儿回头去望，但见窗口白茫茫一片，雪花吹入窗内，无怪屋子会冷成这模样。她起身掩窗，啐道："瞧瞧你，多大的人，连窗儿也不晓得关？无怪要受寒生病。"正唠叨间，却听背后传来一声笑。

猛听一声"娘"，娟儿不由吃了一惊，回眸去望，只见琼芳趴上了桌，看她枕臂含笑，正自瞅望自己。娟儿睑上一红，嚅啮道："你……你干啥这般唤我？"琼芳微笑道："没什么，只是突然想起我娘，忍不住就叫了。"

娟儿这辈子红蹦乱跳，没想"娘"这个老字会与自己扯上边，她低头瞧了瞧自己的打扮，蹙眉道："这可糟了，我今儿打扮得老气么。"琼芳微笑道："那倒不是，只是我娘要还活着，说得大概便是你这几句话。"她作势仰首，柔声道："娘，女儿想要养小狗狗，好不好么？"听得琼芳连番来损，娟儿自是满面怒红，喝道："还养？你不是饲了一只苏小犬了？怎么又不要他了？"琼芳嘻嘻笑道："好哇，你这张嘴真毒，赶明日我得跟超哥说去，小心他拿智剑揍你。"

听得打架带帮手，娟儿悻悻便道："那个姓输的管什么用？一会儿我找大老粗姊夫哭诉去，瞧他赶上门来，轻轻吼个一声，吓得你家大眼猫变眯眯鼠。"两人连番阴损，却把身边男人全骂完了，双姝面面相觑，忍不住放声大笑。

两人说了几句笑话，娟儿便也离房而去，却把琼芳一个人留了下来。

喝了几盅酒，琼芳独处顾小姐的香闺，听着远处的爆竹声，不由忆起了北京的亲人。

她趴倒桌上，随手翻开人物纪谱，她想瞧瞧那个名儿，瞧瞧那个己身所出、日夜悬念的那个人……

找着找，找着找，往事也浮上心头。琼芳忽然用力阖上了书，趴倒桌上，低声哭了出来。

推翻了烛台，火光熄灭了，这里又成了黑房，可是啊…可是啊……没人会来看她了啊……

泪流满面间，琼芳颤巍巍地来到窗前，她使劲推开窗扉，坐上了冰冷的窗台。

寒风阵阵，雪花吹上她的长发，也让她看到了无尽晦暗的万里夜空。

抬眼望上，想在满天繁星里找出那个身影，却怎么也瞧不着。小女孩儿双目泪垂，终于跪了下来，她紧紧怀抱那本人物纪谱，请求天上的人儿开示指引，让她见到她思念已久的亲人。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三章 黑太子

十岁时，常听这样的呼唤："崇卿、崇卿、出门前该记得什么……"

"书本子！"小红脸哈哈笑答。娘把小红脸拉到跟前，笑道："错了，是香一个。"

娘是个女人，不管生得多美，就一定婆婆妈妈，白日里罗唆，晚上也不忘唠叨，她老是笑着说："崇卿、崇卿、裤子不要玩得那么脏，还有啊，要记得多读书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小红脸每天蹦跳跳，然后，有一天下午，在巷子外头，娘紧紧拉住自己的手，压低了嗓子，急切嘱咐："崇卿……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可以告诉爹爹……"

不太像是平常的娘，她显得很慎重："答应娘，你一定要乖乖听话，知道吗、知道吗……"

知道吗……崇卿……娘做的每件事……全都是为了你好啊……

轰飕……狂风暴雪之中，耳边传来凄厉的风声，白茫茫的雪块扑面而来。狂风掀翻屋顶，撕裂树干，屹立不摇的少年心生感应，霎时仰天怒号，如颠似狂。

风雪交加，河水成冰，一脚朝小溪踩落，便像踏上硬石。今冬酷寒若此，明春想必又是大旱年。

冬日越冷，夏日越干，年年都是大旱年，老天爷真是神威莫测啊。

好像是爹爹说得吧，他说这是天罚……这偌大的人世间，只要有一个人选了凉薄，成了坏蛋，第二个人很快就会跟进，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如同瘟疫感染，只要有人跨越了那条线，每个人都会跨过去……最后天下就要满布恨火，直到招来修罗，降下天罪为止。

罪与罚……爹爹说这三字时，眼角噙着泪水，一边喝着老酒，看来像是很无奈。那时心里很好奇，就这样问了：“大家都跨过了线，那爹爹也过去了么？”

还记得爹爹宽阔的肩膀驮了下去，嘴角挤出深深的苦纹，就没说话了。

听这话时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如今几年过去了，身子越长越高，直到比爹爹还高还壮，他才懂了那件事。

爹爹早就跨过去了，不管为了什么理由，他早就跨过去了，成为当今的大人物。

懂了爹爹的苦恼，如今，他也来到悬崖之旁，等着跨过去。

不过有一点不同，他没有犹疑，更没有爹爹的惆怅。为了那个理由，他已经琢磨自己七个寒暑，扔掉了童玩，吞下苦得不像话的毒虫，即使要跨越界线百趟千回，他也在所不惜。

必须赢、必须不断赢……什么哲尔丹、什么苏颖超，他根本没看到眼里，为了打败爹爹打不倒的人，为了做爹爹做不到的事，纵使全天下都说他是个坏蛋，他也会冷冷地回答……

“那又怎么样？”少年仰望天际，咬牙切齿，牙龈里渗出愤怒的血丝。

通体黑衣，头戴面罩，即便是望向老天爷，少年的眼神也不忘挑衅。

吹足了风，心满意足了，黑衣少年跨过地界，前去寻找他要的东西。

村落里有面大红砖墙，那里有着石灰粉绘的记号。一只扬喙振翅的猛禽，就这样缩在墙角儿，等候“晓事”的人过来。

“东西”应该便在左近……

蹲身下地，审视墙角，沿着鸟喙去看，不过略略张望，便已瞧到异样之处。

地下有着奇异痕迹。入地三寸，红中带黑，浑像地面受了魔火焚烧，方才生出这道裂痕。

黑衣少年深深吸了曰气，只在低头察看地下异状，赫然间，他的眼皮颤眨不休。

真没料到会见到这玩意儿，大狼蛛，本该在冬日沉睡的毒虫，此刻居然爬入裂缝，盘据不走。看那张牙舞爪的狠样，狼蛛好似睡饱了觉，直待发泄那多余的精力气血。更令人惊奇不解的，八脚虎明明坐镇在此，远处居然还有大批蚂蚁成群结队而来，看它们好似受了火痕召唤，竟然忘了狼蛛残忍好杀的凶性，更似忘了自己闻风丧胆的鼠性，只一只只涌入裂缝之中，要与那天敌决一死战。

千万年来做人家的米饭，血海深仇，今日一次了断。大批兵蚁好似欲待复仇，瞬与巴掌大的八脚毛蛛对峙。虎吃羊、羊吃草，天道即轮回，这是神佛订下的懿旨，谁能说个不字？黑衣少年睁大了眼，只在细细观看裂缝里的生死搏斗。他想瞧瞧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混战开打，可怜胜负立分。看大批兵蚁断脚残肢，却挡不住大狼蛛的威力。上天很不公，让怪物生得这般凶狠巨大，双方体型相差千百倍，兵蚁们好似被火痕骗了，只能一只又一只挣扎战死，全都无能为力。

很快地，裂缝里仅存一只可怜虫。壮烈的场面吸引了面罩下的目光，失去兄弟的小蚂蚁，单独面对大狼蛛，最后的小小孤军要如何奋战下去？黑衣少年双手握拳，咬紧牙关，他想知道小蚂蚁的下稍。

如同过去的百万年，大狼蛛挥爪挑衅，戏弄玩耍，无助的小东西只能惊吓退后，哀哀哽泪。一步又一步退后，陡然间，小蚂蚁惊吓了，它踩到了同袍弟兄的残骸尸身，也已见到自己的结局。

天道轮回，猛虎吃白羊，亿万年来恒久不灭的故事，便在背后的尸堆里。将死之刻，小蚂蚁听到慈悲的呼唤，天边传下极乐天籁，它们一起催促着："别怕、别怕……乖乖被吃吧……乖乖被吃个几次，下辈子就有机会投胎当狼蛛了，那样你也可以吃别人了……快啊……"

小蚂蚁跳起来了！

百万年也见不到一次的景象，就在面前生出。面罩下的双眼微微一怔，他见过生翅飞蚁，却没见过蚂蚁能似蚱蜢一般，飞身扑起纵跳。只见小蚂蚁扑上狼蛛的脑门，像是要对上天示威，看……蜘蛛的甲壳被咬破了，它倒地了，不动了、僵死了……筋疲力竭、断了三只脚的小兵蚁摔滚在地，仿佛淌着泪水，向那满天神佛悲声哭嚎……

最后的孤军，打破了上天给它的界限。因为它不愿成为命定的输家。

热泪盈眶中，伸指轻触蚂蚁尸体，体会那濒死的心境。

“杀！我要杀……杀死……杀光……”死前的一刻，小蚂蚁像是声嘶力竭，湍急诉说，殉了，它活腻了，它破不及待地想把这身血肉还给老天爷，吃来吃去的把戏，它不玩了。

黑面罩下的泪水不住落下，泪水化为热油，添浇那股不平火气……霎时拳头喀喀作响，喉间爆出“声雷。

“杀！业火魔刀！”

神佛舍弃我等，魔刀不舍众生，地下的火痕来自业火魔刀，小蚂蚁的胜仗验证了传说，魔刀引人入魔，能够焚烧万物血性。只要绝望临身，心中不平，那把业火越能烧得通天高，从此以小搏大，以弱击强，以寡敌众，挑战满天神佛定下的规矩。

魔刀在手，便连妇孺也敢放手一战。更何况是他？勇闯太医院的无敌天王！

黑面罩下的目光泛起怒火血丝，他遥望远方，但见绵延不断的火烧痕迹一路向北，直指三里外的山神庙。

狂风暴雪中，雄伟的身子俯体下弯，对准三里外的那处地方。须臾之间，重靴踏地，全身紫光弥漫，地下深坑一个个践踏出来，雪花扑面，转眼又被抛到脑后，他像雷电般奔腾而去。

到了，年久阴森的山神古庙屹立在前。那里有他要的东西。

积雪盈尺，庙门外杳无人烟，在这白茫茫的黑夜里，最合适干些不为人知的勾当。黑衣少年有如捷豹，自于庙外快步绕行，来回一圈望过，已将庙旁守卫探查清楚。

就是这地方没错。屋檐上、廊庑下、山门前、广场后，满是黑衣高手。

四面把持、八方守卫，这座古庙何其有幸，却又何其不幸，成了“镇国铁卫”今年最后一回的聚会之地。

风声呼啸而过，黑衣少年蹲身下来，暗暗盘算方略。他要无声无自心地潜入古庙。

抬眼望上，屋檐趴伏两人，山门外的树林另藏八名好手，这十人当属客栈“第二楼”

的人物，虽非顶楼的绝世高手，但他们的职责本就在探查，并非要与敌人放对。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入庙里，怕比直闯太医院还来得更难。一旦东窗事发，给人揭穿了身分，定会惹出轩然大波，再让爹娘大吵一架。想起爹爹那张诚恳木讷的老脸，他就不忍心。

该去么？少年有些犹疑，但这迷惑很快便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那无与伦比的自信。

真龙亲传，这便该与“无敌”等义！欲穷千里目，他必须更上一层楼！

蓄势待发，屈膝向下，开始深深吐纳。依着爹爹教导的密法锻链筋骨，从小忍耐无数外人不能想像的苦痛，他才能做到许多常人不能及的事儿，例如像这件……

左右两手各扣一枚梅花镖，筋肉锁紧，全身经脉灌注内力，药酒泡出来的外门硬功，让他全身散出隐隐淡淡的傲人紫光，雄浑内力加上雄壮筋肉，两股气力加总，便能……

嗖！中指弹射，梅花镖旋转不定，破空而出。须臾间连过五十丈，一望树林天际，一望庙顶屋檐，钢镖旋动越来越快，终于，半空绕出一个大弧旋，直朝黑衣人众而去。

钢镖来势迅捷，望来便如有人隐伏西北角，正自出手暗算，没人能料到这原是五十丈外东南角射来的暗器。

果然，黑衣人纷纷转头，各由高处跃下，前去察看敌踪。这些人手脚俐落，不到十下记数，便能一一返回，自己必须在刹那间连过五十丈，尤其难处在于地下，一脚踩落，下头可以是松软及膝的白雪，也可以是个大深坑，没人知道下头会是什么。

管你的！紫光弥漫全身，真龙亲传的神功发动，铁靴飞踏而出，脚步越来越大，步伐越来越猛，两旁景物呼啸而过，什么都不想的少年，如同一尾疯龙。

五十丈、三十丈、二十丈，庙门迎面飞来，他必须速速找到入庙之处，他不能硬闯进去。

最后十丈逼近，眼里也见到了一面气窗，从那儿可以溜入神殿，藏身大梁之上。

嘿……吐气扬声，起身纵跃，两手射出了绳索，勾住屋檐一角，身子晃荡不休，也消弭了飞冲而来的猛劲。他悬吊檐下，凝视五丈外的气窗，霎时瞳孔收缩，牙龈轻咬。

糟了……气窗太窄，自己肩膀过于宽阔，恐怕穿不过去……

该怎么办呢？硬撞上去，定会给人发现行踪，可要撒手认输，这又不是他的性子，黑面罩下的虎眼微起犹疑，正在此时，屋顶传来细微的落地声，适才离开的探子回来了，仅需几步路走来，他们便会发现自己。

倘若失手，他会被数十名绝顶高手围攻，平常口中的那些叔叔伯伯，真到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断自己的四肢，废去自己的武功，再到爹爹面前推称不知……当然他们会发誓缉凶，然后暗地拿许多事情要胁自己……

来吧，看谁狠……黑衣少年目露挑衅之光，他凝视着五丈外的气窗，狠命握住拳头。

无声无息向后一荡，少年顺势前扑，已如闪电般凌空飞向气窗。眼看身子便要撞破窗弦，在这生死一刻，真龙弟子展现了无比身价，他举起右掌重重一拍，硬将左肩打落脱臼。

喀地一声轻响，剧痛攻心之间，身子也已穿过了窄小气窗，而那悬空摇摆的两道绳索，也像是自己饲养的小蛇龙，乖乖随入大殿，藏于腰中。

好容易闯进神殿，黑衣少年痛得双眼翻白，眼见大梁便在面前，但此刻自己左肩脱臼，仅余右手可以出力，情急下只能探出两指，迳往大梁一勾，指力到处，便也让他凝身不动，凌空悬梁。

正要滚上大梁躲藏，忽然头顶传来呼吸声，只惊得他险些坠下梁去。

抬眼望上，大梁上还有一个人，他也和自己一样藏身屋梁，只是不同于自己两指蝠悬的窘迫神态，这人容情悠哉，只懒洋洋地睡在梁上，一双眼睛好似含着笑，只在打量自己。

不速之客身穿白衣，长发披肩，年约三十出头，黑衣少年大为震惊，他一不知来人身分，二不解对方为何来此，此时此刻，敌友不明，他只能……

咬紧牙关，两只指头发出了雄浑力道，紫光弥漫间，黑衣少年身子挺起，缓缓高过横梁，他凌空劈腿，右足指向梁上君子，鞋尖亮出了寒锐冰刀。

足刀已出，黑衣少年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在刹那间解决不速之客，唯独如此，方能确保此行的平安。筋肉紧缩，他慢慢调匀了呼吸，立时要展现他那不可思议的身法……

正要发力扑前，猛听梁下传来一记呐喊："停！"

黑衣少年愣住了，那白衣大汉咧嘴一笑，伸指向梁下点了点，示意他低头去看。黑衣少年满心惊疑，眼珠子略略下垂，霎时见到了一块大黑布。

诡异的大黑布，居于神殿中央，看它正中隆起，四角隐见烧焦蜷曲，像是盖了一只烧火大铁盆，这才把黑布烤得焦黑。

找到了！黑衣少年瞳孔放大，掌心不自觉地出汗，因为他见到了"东西"！他望着大黑布，莫名间热血沸腾，只是目光略略挪移，便又在刹那间冷静下来。

黑布旁站着一名男子，看他腰悬琵琶，右掌高举，仿如大日如来般凛示众生，那个"停"字便是出于此人之口。黑衣少年深深吸了曰气，顺着那人的手掌去看，只见殿门口停下了大批人众，这帮人也做夜行打扮，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客栈的爪牙。

十八学士、十二药叉，无论名字是什么，总之都是六大帐房豢养的密探。黑衣少年冷冷一笑，他既然打得垮太医院的六十名高手，又何必怕这三十个宵小？此时能让他小心在意的，只有……

眼光从殿上扫过，最后回到了大黑布旁，便在此时，眼睛一眨，却也见到了那六个黑影。

像是蹲在地下的石头，这六人一身黑衫，乍然望去，好似是黑布的一部份，怎么也瞧不到人。

六道轮□便在眼前，今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黑衣少年默默翻身大梁，朝那白衣怪客瞪了一眼，警告对方莫要妄动。那人倒也没有趁隙出手，只向自己笑了笑，示意友善。

黑衣少年曾一举摆平六十来名蒙汉高手，人面不可说不广，他反覆打量白衣怪客的形貌，只见对方与自己相距八尺，此人鼻梁如虎，

颧骨似豹，一头长发垂在面颊旁，形貌可说极为威武，可他连番思索，却怎么也瞧不出这人的来历。

神殿里一片宁静，梁上两名高手窥视，梁下十八学士、十二药叉尽数到齐，再看镇墓兽也已牢牢看守着魔刀，场面肃杀，当直静得让人怕。

嗖地一声，大黑布旁的那只手放落下来，便又肃立不动，好似卫兵一般。门口的黑衣人众睁大了眼，只在盯着黑布旁的七个男子，各自议论纷纷。神殿门口传来脚步声，人群中走出一名男子，他手持铁伞，盯着黑布旁的男子，大声道："你到底是谁啊？四当家又上哪儿去了……"

他一边说话，脚步一边上前，猛听一声凄厉尖叫："停！"

停字之后，面前拍来一掌，险些打上了鼻梁。靠着这么一声大喊，黑衣少年也接上了自己的关节，他痛入心坎，额头滚落冷汗，低头窥看，却见那琵琶男右手高举，面貌阴森，好似吊死鬼的阴森模样。

那手持铁伞的男子给阻住了去路，自是一脸惊惶，他睁大了眼，喊道："小子！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是干什么来着？这大黑布又是什么东西？"正唠唠叨叨间，猛听啪地一声响，琵琶男挺胸肃立，鞋跟并起，大声道："奉上喻！属下帅金藤！座次二十三！"

对方自称姓帅，偏生行径古怪，毫无帅气可言。那铁伞先生惊疑不定，他用力哼了哼，冷笑道："原来只是二十三啊，你这小小东西可知我是谁？"

对方打起了官腔，那帅金藤却似聋了，看他目光平视，立正不动，也不知是否在听人说话，那铁伞先生道号"晴天遮伞"，眼见对方无礼，心头自感不悦，便道："你听了！

论起座次，我可比你高多了。本人座次一十八，乃是三当家座下十二药叉将之一的高手'宫毗罗'便是！你记清楚了么？"

"晴天遮伞宫毗罗"，长长一大串的得意名号，当真绕口令也似，正等着帅金藤出声赞叹，突见他张大了嘴，喷出了一声吼："奉——上喻！"说着鞋跟又碰出了一响，喝道："未时到！"

"宫毗罗"吃了一惊，道："未时到？所以呢？"

好似在回答他的问话，背后六名瞎子全数起立，那“宫毗罗”大吃一惊，正要望后退开，忽见帅金藤双膝并拢，右手带头一抽，七名男子应声解裤，竟在大殿里坦身露体，露出了毛茸茸的十四条丑腿。

当众脱裤，意欲何如？黑衣众人无不目瞪口呆，正要问话，忽听哗啦啦之声响起，这群人竟然就地洒起尿来。

尿水四溅，骚臭冲天，眼看这七人毫无羞耻之心，极尽伤风败俗之能事，“宫毗罗”

慌忙举伞遮水，口中喝道：“干什么？干什么？你们疯了么？”话声未毕，帅金藤双手拉裤，喝道：“穿！”七人动作整齐划一，裤腰高提、双手左圈右系，便在刹那间穿回了裤子。

黑衣鬼众哑然失笑，都不知这七人是疯子是傻子，居然在这儿发狂？正耻笑间，又见帅金藤领队，七只手掌七饭团，一同抛入七张嘴里，渣巴渣巴连嚼二十一下，便又吞落下肚。

“奉上喻！”帅金藤嘴角沾着饭粒，朗声喝道：“正统十年腊月二十九未时，中餐完事！”

洒完尿、吃完饭，六名瞎子便又盘膝坐地，迳自念起经来了。黑衣众忍俊不禁，顿时槌胸擂地，全数哈哈大笑起来，那帅金藤则是含胸拔背，如镖枪般立在黑布旁，对笑声充耳不闻。

可怜的七个傻瓜，默默忍受讥笑辱骂，这一切苦心意旨，说明了他们的八字职责，曰：“寸步不离，岂敢有失。”黑衣少年藏身梁上，把这七人的情状望入眼里，心中暗生同情之意。

天下是座大客栈，躺着睡觉的是皇上，总管权事的叫“大掌柜”，他有六个精明帐房。这六人管了六件事，二当家控兵众、三当家管禁宫、四当家握厂卫，加上刺探敌后的老五、计算国库的老六、横扫江湖的老七，大小权事全给他们抓在手里，无论是六部尚书、抑或是锦衣卫统领，身边都给他们安插了一个眼线，这就是客栈无孔不入的手段。

镇国铁卫就是一个小朝廷，若非这般森严残酷，岂能养出这些木偶也似的杀手？

“很好，人都到齐了。”黑衣少年正自低头思索，忽听神像后头传来了说话声，想来是上头的人到了，霎时全场肃立，再无一点笑声。

大殿一片宁静，但闻脚步阵阵，黑衣少年屏气凝神，极目而望，只见殿后转出了两名男子，前头那人黑衣蒙面，体格胖壮，似比自己还要雄伟，黑衣少年当然认得他，这位便是外门功夫练至顶点的七当家，一身铁布衫，堪称刀枪不入。黑衣少年正盯着七当家，忽见身旁白衣怪客直起腰来，这人原本雍然闲适，半躺半坐，此时却如花豹栖树，目光一瞬不瞬，只在盯着七当家背后，少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登时见到了一名老者。

不同于七当家的宽肩厚背，第二人却是个高瘦老者，他并未戴上面罩，一头霜发，腰悬长剑，约莫六十来岁年纪，看他身穿大绸，便如大户人家的员外一般，怎么也不像镇国铁卫的人。黑衣少年陡见这人到来，心下却是一惊，赶忙趴倒梁上，秉住了呼吸。

此行的指挥现身了，他是全场职级最高的人。黄金指环是他的认记，这位便是客栈初创的第一位元老重臣，“剑寒”金凌霜！

老者缓步行上大殿，站到了第四张蒲团，轻举右手，微微向下一指，霎时在场四十八人同声坐地，动作之整齐划一，丝毫不让帅金藤等人专美于前。

众所周知，金凌霜出身昆仑，服侍过前后两代的神剑主人，可说是大掌柜最为信任的心腹。据说昆仑覆灭之后，此人苦练剑法有成，已能在剑上运出半尺青芒，黑衣少年武功虽高，却没把握一定赢得过他，更何况此刻高手云集，万万不能冒然出手。转看那白衣武士，目光也甚肃穆，想必也知晓金凌霜的手段厉害。

众人就座，七当家也盘膝坐上了第七张蒲团。金凌霜游目四顾，眼见全场安静无声，缓缓便道：“适才前线传来消息……”他作势鼓掌，轻声道：“襄阳之战，大获全胜。”

四当家带来了好消息，黑衣恶鬼立时拍手鼓掌，掌声虽响不乱，齐声而来，同声而毕，足见四当家御下颇具威势。金凌霜目光扫过大殿，悠悠又道：“怒匪为夺西南第一大城，先破汉中，后转荆州，前后攻城不下一十二次，此战之后，形势消长，便该是我们反攻了。”

朝廷反攻西北，一统江山便在眼前。黑衣众鬼便又大声鼓起掌来。金凌霜笑了笑，又道：“诸位先不必急着鼓掌，你们之中有谁知晓，咱们此战为何获胜？”

若要让场面安静无声，最快的法子不是呼喊，而是问一道题目下来。果然四当家垂询一出，满场人众全数低头。客栈中人出身朝廷，自知“言多必失”的道理。一时间大殿一片萧条，除了北风呼啸，余无声息。金凌霜久居四当家，自也毫不惊讶，当下伸出手指，便朝人群点去。

黄金手指随手挥来，那帅金藤原本坐地不动，一见顶头上司伸指定向自己，霎时好似身受隔空拍力，双靴并拢，啪地一声亮响，全身肃立，如僵尸般跳了起来。黑衣鬼众见了活跳尸，无不心下一惊。金凌霜微笑道：“咱们为何会打赢襄阳之战，说起来和二十三有些干系。”他撇了帅金藤一眼，淡淡地道：“二十三，告诉弟兄们，你过去驻扎在什么地方？”

“奉上喻！”帅金藤又喊起来了，他双手贴紧裤缝，朗声再道：“属下前赴南直隶长洲，至今已达第十年！”

襄阳与长洲相距千里，一处江东，一在西南，彼此怎会相互牵扯？黑衣鬼众听得此言，自是满心诧异，金凌霜也不解释，迳自再问：“二十三，告诉大家，你这十年在长洲做些什么？”帅金藤把军靴一并，大声答道：“未将十年来尽忠职守，只在看管那柄刀！”

全场原本交头贴耳，陡听帅金藤口称“那柄刀”，一时之间，全场鸦雀无声，好似吃了哑巴药。

长洲有座大炉，名唤洪武，乃是十余年前神剑诞生之地，此事人尽皆知，只是想到“那柄刀”，却不能不让人心中犯疑。殿内诸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人人都想开口问，可话临嘴边、却都缩了回去。宫毗罗咳了一声，他眼望那块大黑布，嘶哑地道：“四当家，这……这块黑布究竟是……是……”帅金藤不便回答，只得转望上司，却见金凌霜上前一步，坦然道：“你们猜得不错，黑布下头便是业火魔刀。”

大黑布就在面前，望来好似盖着一桶炸药，满场人众干涸嗓子，全都傻住了。

围堵勇剑、看守魔刀、遮蔽圣光。这便是“镇国铁卫”最最挂心的三样大事，十年过去了，勇剑不成气候，圣光仅止谣传，连魔刀也是不见踪影，本以为可以太太平平稳渡下半辈子，谁晓“业火魔刀”居然存于人间，甚且早在“客栈”的掌握之中！

金凌霜微笑又道：“诸位，襄阳大战之所以能够获胜！便是仰仗了这柄刀。大掌柜担心天炉人手不足，这才召集大伙儿同来江南，将魔刀平安运回北京。”众人中稍有见识的，无不寒了一双眼，却还有不晓事的，兀自纳闷来问：“对不住，咱还是弄不懂，为何……为河这柄刀放在这儿，便能帮忙打赢襄阳贼匪？它能千里做法么？”

金凌霜微笑道：“说得好，它确能千里做法。不是这样，咱们怎么引得开那个人呢？”

饵，这是饵。这下全场都懂了。诸人眼光发直，痴呆之中，却也把关连看得明白。

业火魔刀出土，专来引诱魔王，有了诱饵，大掌柜便能算定魔王行踪，让西南前线的大都督打赢那场关键会战。这确实是一招妙棋，也能反将敌人一军，让对方顾此失彼。可是……这招棋也有不妙之处，它好像有个名目，叫什么弃……什么保……弃车保帅？众人大惊失色：“老天爷！难道大掌柜要咱们集合长洲，便是要对付秦……秦……”没人敢说那个名字，却只有金凌霜笑眯眯地说了：“没错，正是要对付秦仲海。咱们加把劲儿，好好让人家见识一下客栈的待客之道，懂了么？”

大事不妙，襄阳既然败北，魔头八成来到了江南，四下阴森，好似那跛者随时会冒将出来，全场高手毛骨悚然，连梁上少年也感到了凉意。猛见一人手持铁伞，慌张站起，正是那“晴天远伞”宫毗罗，听他喊道：“因达罗，快快快！赶紧砸烂这柄刀！别让魔王拿走了！”

一名黑衣人闻声起立，此人身高体壮，宛若巨人，手上却拿了一只朱红宝棍，想来便是十二神将中的“因达罗”了。他冲上前去，一棍便朝黑布砸下，却又听得一声怒喊：“停！”

帅金藤高举右掌，单手挡住了朱红宝棍，这下功力一显，果然极有门道。不过众人心慌意乱，谁都没心思喝彩，那“宫毗罗”吞了口唾沫，慌道：“请问四当家，这东西好生邪门，你怎不让因达罗下手毁去？”

神剑魔刀一母所生，两柄神兵并驾齐驱，传说“业火魔刀”引人入魔，小孩子拿了可以杀人，弱女拿了可以伏熊屠虎，如果落到真正的勇士手里，天下却是什么个惨况？众人想起魔王的凶貌，无不齐声高叫：“快啊！快快毁去这柄刀啊！”

金凌霜笑了笑，摇头道：“傻小子，你想害死因达罗么？”众人满面疑惑，不解其意。金凌霜手指大黑布，淡淡说道：“若想毁掉魔刀，第一步便是要掀开这块大黑布，先瞧瞧它，之后再拿着铁棒重重砸向刀刀，诸位说是么？”

不掀黑布，自然不能下手毁物，这话再平常不过了，众人都是点了点头，金凌霜含笑道：“诸位，当年欧阳南便是第一个摸到魔刀的人，你们可知他的下场如何？”

欧阳南便是铸铁山庄之主，也是打出神剑的一代宗匠，众人听得大名，莫不心生凛然。一片宁静间，只听金凌霜叹道：“他疯了。”众人惊道：“疯了？”

金凌霜微微叹息，道：“十年前彗宇横空，东厂造反，魔刀便在动乱中出土，那一夜欧阳南目睹魔刀降世，却也给业火烧成了重伤。此事你们可曾知晓？”多年前“洪武天炉”忽生大火，非但烧裂了炉身，也焚尽了炉畔树林，帅金腾等七人长年镇守炉门，自是深知典故。只是诸人职在看守魔刀，虽听上司提起典故，却也不便言语。只听金凌霜又道：“那夜欧阳南身受重伤，动弹不得，但病榻间辗转反侧，就是放心不下那柄刀，第二日便吩咐徒弟巩狮儿，命他将魔刀带回府里，他要亲自藏入剑坟。”

“铸铁山庄”乃是武林第一铸剑世家，如今的少主欧阳洵更是朝廷册封的兵器使，众人听起典故，自是兴味盎然，金凌霜又道：“巩狮儿听师父说得郑重，第二日午后便亲去天炉查访，谁知这么一瞧，便惹出祸来。”诸人厂卫出身，多是幸灾乐祸之辈，闻得此言，眼角无不泛起了笑意，纷纷问道：“什么祸事？”

金凌霜叹道：“魔刀不见了。”

“不见了？”诸人异口同声，心下自是大感惊奇，金凌霜颔首道：“正是不见了。那时巩志进了天炉，眼看满地铁渣，却无宝物的踪影，慌张之下，便急急上秉师父，欧阳南一听东西无故消失，自是勃然大怒，也不听徒弟的分说，便硬派他一个监守自盗的罪名，痛加责备之余，更要他把东西交出来，否则便要逐出师门。”

众人听这巩狮儿倒楣之至，无不干笑几声，那“宫毗罗”道号“晴天遮伞”，闻得此言，却是心有灵犀，听他赞道：“好一个巩狮儿，这人胆识不同凡响，居然连师父的东西也敢偷！都说家贼难防！厉害！厉

害！后来呢？”晴天遮伞，见不得光，这“宫毗罗”果然满脑子的黑暗，却听金凌霜冷冷地道：“你说话得留神些，这位‘巩狮儿’便是巩志，他若是这等无耻宵小，岂能受大都督重用？”

龙手大都督有四名随身参谋，参与机要，巩志正是其中之一，没想这人竟是长洲炼铁师出身，外号还叫什么“巩狮儿”。那宫毗罗干笑道：“哎呀！开几句玩笑而已，别误会了。巩参谋生平正直，我早料到他是给人栽赃的，厉害，厉害。”

金凌霜见惯了顺风使舵之辈，听他改口改得生硬，却也不以为意。正要再说，却听一人笑道：“妙极！妙极！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偷走魔刀的了！”说话那人法号“珊底罗”，十二神将排行第七！只因下巴外突，客栈上下多昵称为“焉知非福”。金凌霜哦了一声，冷冷地道：“你晓得谁偷的？说来听听吧。”

那人哈哈大笑，拱手道：“四当家，您老人家总是不居功啊。看这手法天衣无缝，当然您亲自偷取的吧？事成之后，顺手再嫁祸给巩狮儿，神不知、鬼不觉、阴险狡诈，专挑人性弱处着眼，当真让人敬佩啊！”众人听他言之凿凿，无不目望金凌霜，眼中露出佩服之色。

金凌霜大为恼怒，冷冷地道：“客栈是哪一年创立的？”

众人啊了一声，这才想起客栈创立是正统朝的事儿，那魔刀出土却该是景泰朝的事情，眼看金凌霜目光满是鄙夷，那“珊底罗”不禁脸上一红，天幸自己戴着面罩，否则更加无地自容了。

客栈失马、焉知非福，这等蠢人少一个是一个，“珊底罗”开口丢丑，便听“宫毗罗”接口道：“那倒可惜了，这个案子做得好生漂亮，却原来不是咱们客栈下的手。依此看来，这案子必是怒苍山的‘御赐凤羽’下的手，对么？”御赐凤羽老谋深算，轻功高绝，若要行窃栽赃，自是易如反掌，众人正要称是，却听金凌霜叹道：“唐士谦当年还是正教掌门，人称‘青衣秀士’他隐瞒匪逆身分都来不及，怎会下手来夺魔刀？”

十年前怒苍山还是一片废墟，五虎上将分居四方，确实无力劫夺魔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众人无不睁大了眼，纷纷来问：“到底是谁偷的？可是少林方丈么？”

金凌霜勉力按耐性子。他昔年是昆仑第二交椅，门中虽有急功近利之徒，却少有愚笨之人，听得一群笨蛋连番开口，不免内心微怏，

摇头道：“你们别再猜了，魔刀既非巩志监守自盗，也非外人偷取，它是欧阳南自己盗走的。”

此话一出，众人无不大感惊疑，连梁上的两名君子也是微微一愣。听那珊底罗惊道：“这不是荒唐么？这欧阳南既然打出了魔刀，那柄刀便是他的东西，他想拿便拿，爱扔便扔，干啥要偷？”同伴天真烂漫，宫毗罗登时笑道，“还不懂么？欧阳南的武功才几两重，哪能保得住魔刀？他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嫁祸给徒儿，暗地却把魔刀藏起来！哈哈！哈哈！厉害啊厉害！”

晴天遮伞，见不得光，宫毗罗心肠虽黑，果然看得穿所有阴谋毒计。众人心下一凛，方知欧阳南心机深沉，想他自己无力保住魔刀，便伪称东西给徒儿盗走，来日若有武林高手上门逼问，他便推称不知，确实是条釜底抽薪的妙计。

客栈失马，焉知非福，那珊底罗愚笨至极，却还没听懂道理，蹙眉便道：“不对啊，这柄刀既然是他自己偷的，他又为何来责骂徒弟？他不怕徒儿造反么？”宫毗罗哈哈笑道：“傻子！不牺牲自己徒儿的令誉，哪能取信于外人？这欧阳南好毒好辣，为了保住魔刀，不惜让自己的徒儿背黑锅，说来咱们客栈该请他来当军师才是，哈哈！哈哈！厉害啊厉害！”

世上最惨的事，莫过于给人栽赃，更何况下手之人还是自己的师父？众人听得巩志成了替死羔羊，无不暗暗摇头。珊底罗蠢得无救，宫毗罗却又精得发黑，金凌霜越听越恼，冷冷便道：“你们全说错了。欧阳南是拿了这柄刀没错，不过他并非刻意嫁祸给巩志，他没这般阴毒。”

众人大感诧异，纷纷问道：“此话怎说？”金凌霜淡淡地道：“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他根本不知是他自个儿偷取了魔刀。”众人听得此言，莫不笑了起来，金凌霜又道：“当年我听大掌柜提起此事，心下也感不解，以为他有意玩笑，事后问过巩狮儿，才知事情真是如此。”

他开口说话，众人便又静了下来，听他道：“当时魔刀不翼而飞，巩狮儿也蒙上不白之冤，他推测案情，要不门内有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盗走魔刀，再不便是师父老眼昏花，其实炉内根本没有宝贝。他身处嫌疑之地，有心查个水落石出，便找来了衙门的洪捕头商量。”

场中一片宁静，连两名不速之客也只伏梁不动，都在专心听讲，金凌霜又道：“当时东厂政变，朝廷大乱，长洲知州上北方述职去了，地方上便属巩志最大，他私下找来了长洲的捕头，请他安排眼线，牢牢钉住门内上下，想来贼人瞒得过一时，却瞒不过一世，久而久之，定会露出马脚。”珊底罗呵呵傻笑道：“会露出马脚的哪算贼，那是蠢贼。”

金凌霜淡淡又道：“也许如此吧。果然那位洪捕头足足查了一个月，全都找不到可疑人等，只得依实告诉了师爷。巩志身受师父猜疑，偏又无法洗刷，自是烦恼不已，那洪捕头安慰道：”你也别慌，我瞧尊师也不见得真个疑心你，否则他又何必每晚亲自出马，查访贼子的踪迹？“”众人心下一凛，均知上司说到了关键处，宫毗罗冷笑道：”老家伙为德不卒，这可现出原形了。“

金凌霜点头道：“当时巩志一听内情如此，便也留上了神，赶忙再问详情，这才知道师父每晚三更之时，必会离庄出门，行踪颇为隐密。只是洪捕头知道他是苦主，身分又高，自也不好盘查。巩志精明过人，隔夜众人熟睡之后，他便暗中跟随师父，果见他三更半夜悄悄出门，却不知要去何处。巩志一路随着师父，师徒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深山，这才见到欧阳南从地底下掘出一柄刀，之后抱着魔刀欢歌载舞，闹了大半夜之后，方才把刀埋了回去。”

众人满心纳闷，全在猜测欧阳南的用意，金凌霜又道：“当夜巩志见了异状，自是大感惊讶，不知师父在弄何玄虚。第二日早，他趁机旁敲侧击，向师父探问魔刀下落，老人家一听宝物二字，却又发了脾气，狠狠赏给徒儿一顿白眼。”众人闻言便笑：“这巩志真是老实，吃亏吃大了。”

金凌霜叹道：“巩志是个孝顺的人，他起先深感悲愤，以为自己做了师父的替死鬼，只是隔了几天，却又察觉另有隐情。他每晚跟随师父，发现老人家非但夜夜出门，把玩魔刀的时光更是越来越长，到得后来，居然三五天不见人影，可回来之后，却总是神思恍惚，问起他去哪儿了，他却一脸茫然。至此巩志已然明了，师父确实不知魔刀的下落，因为他早已失心疯了。”众人议论纷纷，各有不信之意，宫毗罗冷笑道：“骗小孩的疯话，这对师徒串通好啦！”

金凌霜也没反驳，自顾自地道："短短一年不到，欧阳南晨昏颠倒，白日里睡至中午，夜半却来出游，好似蝙蝠一般。铸铁山庄上下都知有异，却也不敢声张此事，都怕给人听说了笑话。巩志有心替师父治病，便私下托人前去战场，盼能找回失踪已久的大公子，或能以亲情挚爱唤醒他。"

众人多不知欧阳南还有个儿子，此刻闻得巩志的孝心，自都悻悻以对。珊底罗呵呵笑道："后来呢？魔刀便给四当家偷走了？"金凌霜斜睨他一眼，摇头道："天不从人愿，巩志虽然孝顺，朝廷与怒苍却择战开打，天下爆发大祸，师弟回不了家，师父也只能白日里正经、半夜里疯狂，日夜荒唐过下去。待得怒苍崛起，改朝换代后，欧阳南的疯病益发沉重，一日大剌剌地扛着魔刀回家，说要北荡少林、西灭怒苍，自称武林盟主。当时师父力气大得怕人，几十人都拉不住，巩志吓得傻了，他听说本朝武功第一的大都督恰在江南，便急忙向他求援，之后真龙出手，一举降伏了欧阳南，魔刀的消息这才传了出来。"

众人听得大都督出手，自是面露敬意。此人武功高绝，虽不以天下第一自居，却也差相仿佛了，想来欧阳南纵使左手神剑、右手魔刀，伯也要给打得满地找牙。

金凌霜又道："伍爵爷制服了欧阳南，便也将魔刀带回北京。他见这柄刀满是邪气，便想下手毁去，奈何前后拖了半年，每回找了匠人下手，这些工匠却是偷的偷、盗的盗，反而引发无数事端，大都督自知镇不住魔刀，又伯家中妻小给魔物引诱，无奈之余，只好将这柄刀交给客栈，由大掌柜亲自看管。"奇事接踵而来，众人偷眼来看大黑布，想起魔刀如此神奇，内心虽感害怕，却也隐隐生出一股期待，就盼一会儿能亲睹魔刀真貌。虽无寸尺觊觎之心，但能瞧上一瞧、摸上一摸，总算也不虚此行了。

金凌霜又道："魔刀主宰七情六欲，见到魔光之人，无不想据为己有，只是魔刀再神奇百倍，却也奈何不了大掌柜。他手握神剑，乃是天下唯一不受惑之人，也是因此，他并不似伍都督那般忌惮魔刀，当下便起意藏入天炉，留待来日大战之用。"

众人颔首称是，看这柄刀威力果然不凡，居然能左右千里外的战局。想起襄阳战事已定，自是暗赞大掌柜见识高远。只是赞归赞，想

起跛者将至，却也不免心生害怕，纷纷问道：“请问四当家，大掌柜什么时候到？”

魔刀出土，魔王将至，此时大都督人在前线，唯有仰赖大掌柜出手，方能克制魔头。

眼见众人屏息以待！金凌霜却摇了摇头，道：“抱歉了，大掌柜很忙，没空过来。”众人闻言呆傻，一时面面相觑，慌道：“没空……他……他在忙什么？”

金凌霜淡淡地道：“他说他得去见一个绝世美女。恐怕抽不出空来。”宫毗罗惊道：“美…美女？她……她是谁啊？”金凌霜摇头道：“我不晓得，大掌柜没说姓名，我也不方便问。”

操……死定了……

这十年关于“跛者”的传说不计其数，据说这人什么都杀，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飞的爬的，管他公母黄绿，飞禽走兽，一旦向他挑战，都切瓜砍菜似地剁得稀烂。天下间除了龙手都督本人，谁也不敢与他单打独斗。可怜那一篇又一篇故事从幸存高手口中传出，总让听过的人夜不成眠，最后逼得朝廷下达禁令，严禁提及此人名讳，否则战士心存害怕，来日要如何面对魔王大军？想起要独力应付魔王，黑衣众鬼一时如丧考妣，没戴面罩的一脸乌云，戴着面罩的黑脸惊长，都觉祖上不积德，这才倒了大霉。

“操你妈*！”猛听脚步声急急响起，一名高手冲了上来，喝道：“老子在战场冲锋陷阵，大掌柜在大后方猛操女人！横竖是死！老子今日决意反了！”刷刷刷，金光闪动，六道金轮脱手飞出，直向大黑布而去，来人以死相拼，竟要下手抢夺魔刀。听他吼道：“大家上啊！左右是死，早晚是死，不如干掉姓金的走狗，总强得过拼上秦仲海啊！”

真正硬底子的高手来了，黑衣少年大为振奋，自知来人是二当家手下，客栈座次第九的“诸葛天环”，仗着一手“诸葛九连环一的功夫，这人打遍川中无敌手，连峨眉掌门严松也败在他的手里，足见武功如何。

须臾之间，诸葛天环抛出六道金环，直朝黑布飞去，本人双环护身，一个筋斗飞来，便已跃至黑布上空，随时能掀布夺刀。

“镇墓兽……”金凌霜双手拢袖，淡淡地道：“结阵。”

六道黑索闪过，索环相交，六响同鸣，如一声出，竟打得六枚金环倒弹过来。诸葛天环自知危在旦夕，索性豁出命来，对金环不闪不避，反而下手来掀黑布。

魔刀到手，强弱易势，仗着天下第一刀的神威，诸葛天环必能扭转全局。

“帅金藤……”金凌霜蹙眉叹息，摇头道：“抓人。”

嗡地轻响传过，帅金藤拿出了血琵琶，伸手一扣，琴弦已然射出，眼看便要杀人封喉，破体见血，诸葛天环怒道：“泥娃娃的小玩意儿！滚了！”手中金环一晃，大环生小环，一分为二，当地一响，双环交扯，竟在半空锁住琴弦，时机算得极为精准。

帅金藤琴弦被锁，对手身形却已坠落，随时便会降落黑布之上，陡在此时，帅金藤伸指轻拨，琴音袅袅，手中却传出了一股凌厉内劲，那琴弦本给双环绞住了，此刻却如毒蛇昂首，正中对方胸口。诸葛天环为救性命，只得倒飞闪避，却也被迫远离了魔刀。

眼看对方坠下地来，猛听绷地一大响，四弦一声如裂帛，帅金藤立抱琵琶来遮面，竟弹了一曲“十面埋伏”出来。琴音大起，嘈嘈切切，五弦纷飞如密雨，倏忽间人影飞动，广陵客当先震开了子母金

环，跟着身形旋如舞蹈，起跳、回旋、飞踢，右脚后抬，正中敌人胸口。

看这位帅副统长相含糊，手下毫无含浑之处，无怪会给大掌柜请来镇守业火魔刀。黑衣少年暗暗赞佩："好身手，这二十三武功不算太差"一黑衣少年自己勤修苦练，傲气过人，能给他称做"不算太差"，那已是江湖第一流的境界了。

诸葛天环座次第九，此时身子却倒飞而出，帅金藤武功竟是略胜一筹，他打败了九当家，忍不住振臂高呼："帅！"正庆幸得胜，惊见诸葛天环身子飞落，却是朝大黑布压下，他心下一惊，慌忙哭道："衰！"

诸葛天环虽败不乱，正要去掀黑布，须臾间六条长索飞射而出，半空控住叛徒，但见诸葛天环四肢被俘，其中两条更勒住他的颈间，一左一右，逼得他舌头外吐，想来随时都能扯断他的颈子。

六道轮回阵！最后一道机关现出，来势却是如此之快。黑衣少年虽然自忖武功高强，此刻见了六道阵法的严密精巧，却也不免大为震惊。据说这六人为求心念相通，不惜自毁双目，是以联手出招时毫无缝隙，更见无上威力，看来这趟路要能顺利夺刀，必有无数麻烦。

正忖量如何对付敌众，忽见那白衣武士转面过来，口唇低动，轻轻向自己诉说两个字……

歇……歇……谢谢？黑衣少年大为讶异，不知他要谢什么，正于此时，喀啦一声巨响，不知怎地，大梁好似给砍了一刀，泥沙纷坠，屋梁断裂，黑衣少年大吃一惊，霎时脚下一空，便已失足摔下。转看那白衣武士，却已逃逸无踪了。白衣武士拿着自己当垫背，黑衣少年自是气得七窍生烟，还不及应变，猛听一声怒吼："有刺客！"

梁上君子现身，梁下立时响起一片怒喝，铿地一响，寒剑出鞘，金凌霜本人已然纵起出招，此人年过六旬，身手却矫健如少年，区区一个起跳，剑尖荡如蛇信，裹住了身周上下，势道十分厉害。转看其余黑衣鬼众也已跳跃起身，一时铁伞、铁杵、铁槌纷纷闪动，全来包围黑衣少年。

此时四面八方全是兵器，六道轮回阵与那只血琵琶包夹，随时都要让自己挂彩。黑衣少年半空坠落，金凌霜却已飞身直上，双方一个下坠，一个起跳，三尺之内便要对面照会，黑衣少年临危不乱，但见

他半空后仰，双手绳索射出，勾住了气窗，一拉一扯间，全身闪过紫电，身子宛如飞箭，便从窗口倒飞而出。

砰地一响，木屑纷飞，气窗给撞出了一个大洞，庙外喊声四起，屋檐上几名探子已给敌人踹了下去。庙中高手大惊失色，正要出庙追敌，金凌霜猛地提起手来，喝道："镇墓兽结阵、帅金藤护刀！余人看守古庙内外出路！"众人醒觉过来，这才想起"调虎离山"

几个字，要是庙中空无一人，魔刀无人看管，哪可大事不妙了。金凌霜指令既出，迳自还剑入鞘，转身便朝山神像走去。

此时若想下手偷取魔刀，没有比神像后更容易的地方，"宫毗罗"等人随行保驾，一行人来到神像后方，赫然便是一阵低呼。

只见红砖满地，神像后头的庙墙竟尔破了个大洞，看雪花随风舞进，尚未在地积叠，想来这洞新生不久。众人纷纷醒觉过来，方知刺客共计两人，一个是诱饵，另一个才是正主儿，倘若金凌霜晚个片刻警觉，魔刀便要给人盗走了。当于诸人分从墙洞跃出，四下察看可疑线索。

满地破砖烂瓦，一片狼藉。金凌霜细看四遭，他见其中一块砖完好无缺，当即俯身拾起，但见砖头正面受了一记刀痕，受力沈猛，砖身虽然不损，却引得上下砖石坍塌倒地。

"珊底罗"最是胆小，陡见这等刀法，不由大惊道："四当家！这……是不秦……那……

那怪物来了？"金凌霜不动声色，他伸手唤来一人，却是十二神将排名第一的招度罗。

招度罗面貌阴沈，耳大如鼠，只因身材不满五尺，便给大掌柜匿称为："一目了然"。明里是说他身形瘦小，一目便得视之，暗里却是赞誉他办事牢靠，凡事于他眼中，一目了然。

招度罗形貌虽不称头，举止却极见沈敛，想来是真正的厂卫能人。金凌霜俯下腰去，低声道："殿下行踪如河？"招度罗附耳过去，细声道："各地分舵来报，有人说她身在九江，有人却说她出现在山东，没人说得准。"

两人低声交谈几句，金凌霜取过纸笔，匆匆写了几字，跟着火漆封印，反手便交给了招度罗。众人久在客栈，眼见四当家如此慎重，

想来是要与北京联系，宫毗罗大喜道。“四当家，您要搬救兵么？”金凌霜淡淡地道：“信文一来一往，少说要二十个时辰，这当口我能向谁讨救兵？”

诸人心下一寒，全都没气了。珊底罗喘道：“四当家，究竟谁来了啊？”金凌霜将砖块拿了起来，淡淡地道：“放心，这不是火贪一刀，而是排名第二的那柄刀。”众人纳闷道：“第二？”

金凌霜叹道：“刀中之皇，托帕金玉。上月大掌柜飞鸽传书，通令各地分舵迎接一位大人物，咱们也许是遇上这帮人了。”听得来人身分如此，众人反而更加忌惮。想起一个魔头便能要掉自己的小命，却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人物”过来觊觎神物，一时内心无不发颤。

为国捐躯是死，犯上杀人也是死，宫毗罗号称晴天遮伞，自是不愿坐以待毙，颤声便道：“四当家，强敌纷至，这……咱们……咱们还有援军么？”

军心动摇，金凌霜却无意多加解释，只撇眼众人，反问道：“你们在怕什么？”众人嚅嚅喘喘，一个个把头低了下去，无言以对。金凌霜又道：“我问你们吧，设若要与文杨武秦单打独斗，你们选谁当对手？”怒王凶狠恐怖，大掌柜阴险毒辣，没一个好应付，眼看众人缩头寒声，无人能答，金凌霜把手一挥，淡淡地道：“七当家，替他们选吧。”

“泥梨耶啊！”背后一声怒号发出，但见七当家跨正马步，双掌合印击出，神通佛力所向之处，却是那古庙砖墙。

在四当家的注视之下，一声闷响传过，砖墙隐生裂痕，碎声剥剥，阴劲如藤蔓四下疾走，须臾间整面石墙满布裂纹，仿佛妖魔鬼面，吓得黑衣人众一齐望后退开。

七当家收功止力，缓缓舒出一口长气。但见他双臂交叉，右臂在上，双掌各以拇指轻压小指甲，余指各呈三钻形，此即佛门密法之一，军奈利明王大手印。场中高手如云，或能额碎青石，或能空手断剑，但如此凌厉的阴劲，却是生平所仅见。

黑衣诸人内心惧怕，竟然忘了喝采。宫毗罗干笑道：“四当家，这……这就是泥梨耶？”

金凌霜淡淡地道：“没错。十八地狱经，一层一招大手印。”他撇了七当家一眼！问道：“地狱共分十八层，老七下到第几层了？”七当家大声答话：“我受限资质，忍心有限，只能下到第九层。”

金凌霜微微“笑，他拍了拍”宫毗罗“的肩头，轻声道：”懂了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咱们的头儿连第十八层地狱都下去了，你们选在他这一边，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一统朝廷三大派的人物，岂同易与之辈？想到了大掌柜的手段，黑衣人众自是冷汗直流，只是怕归怕，转念想到敌人也是这般畏惧他，心里居然多了几分庆幸。

时在午后，大队人马不再多言，旋即上路。六只镇墓兽腰悬绳索，自将魔刀延地拖出。其余各人各有所司，前导、居中、断后，便也分批离去。

主队人马走了，只是金凌霜行事小心，却还留了几个探子下来。庙前庙后，里里外外，各有探子驻地看守。大雪飘落，万籁俱寂中，远处小溪寒封冰冻，雪花层层堆叠，一寸、两寸、三寸，越堆越高，探子来来回回，始终不肯离去。

一柱香、两柱香、堪堪要到三柱香，猛听喀啦一声碎脆，厚冰破开，溪水里坐起一只湿淋淋的僵尸，此人头戴黑罩，满面冰雪，身上更结了一层薄薄寒冰，他用力扯下面罩，仰天大口呛咳，险些给溺毙了。

整整等了两柱香时分，最后一名探子方才离开。金凌霜老谋深算，办事确实牢靠。

黑衣少年手脚僵硬，勉强滚出冰冻溪水，他缓缓爬起身来，挥动手脚驱寒。

非常险，适才古庙高手云集，四当家与七当家联手夹攻，加上六只镇墓兽从旁掠阵，自己武功纵使再高一倍，却也万难脱身。也是为此，他才必须躲上一躲。

打了一套拳法，黑衣少年逐步驱出体内寒气，他斜自去瞧那座古庙，赫见泥墙满布裂痕，仿佛一张大蜘蛛网，爬满了整面庙墙。

“泥梨耶？”黑衣少年哦了一声，微微颔首。他凝视破庙，忽然童心大起，他扬举右拳，扎开马步，霎时吐气扬声，霹雳一声龙吟，正

拳已然隔空击出。

紫光弥漫，拳力刮出劲风，威力所过之处，地下白雪飞散，竟给拳风逼出一条长长的痕迹，黑衣少年收拳回力，淡淡说道：“少林禁传神功…”拳风撞上庙门，听他哈哈大笑：“值得见识！”

笑声大起，凌厉拳风隔空扑上墙砖，第一块砖受力滚落，第二块随之坍塌、第三块坠地散倒、第四块、第五块……须臾间烟尘弥漫，梁柱折断，整座古庙竟给黑衣少年一拳击垮，成了一片废墟。

古庙年久失修，先遭白衣武士撞墙而出，建筑大损，随后七当家神功裂砖，最后再挨了黑衣少年一拳，终于土崩瓦解，再不复存。黑衣少年哈哈大笑，他活动了筋骨，又成了那只精力弥漫的虎豹。便又去寻地下的火烧痕迹，预备跟踪而去。

反覆找了半晌，地下那条火痕却失了踪影，黑衣少年倒也不慌不忙，只从怀里取出一只油布锦囊，珍而重之地打开，跟着低头纳读：“真龙之子……为谋先机，君当北趁扬州，布置周详……谨颂顺绥……”

“反杨十大臣，善穆义勇人。”

尔虞我诈的人间，朝廷巍峨如高山，怒苍翻腾如大海，便连这张字条也像荒漠的海市蜃楼，时时让旅人心存希望，却又时时引人失足坠下流沙。

不必相信谁，此身宛如月夜孤舟，想要闯过面前的汪洋大海，唯有仰赖自己的拳脚。

心念于此，龙爪一个紧握，功力到处，已将锦囊捏为一手碎屑。

解下面罩，目望北方，黝黑的面孔虽然年轻幼稚，却也显得十分志气，十分无畏。

京杭运河第三站，世称月城扬州。那儿有魔刀、有魔王、有白衣武士、有镇国铁卫……总之不论这场除夕围炉来了多少客人，他都不会缺席。

无息间，袖中两道寒光缓缓送出，赫是两柄袖剑。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四章 京杭大河

“望北方啊……”

“年底最后一趟船……望北方……”远处传来船夫的呼喊，悠悠扬扬，宛如歌唱，这是京杭大运河第三站，扬州渡，年底最后一趟船即将开航。

明日便是除夕了，该返乡的游人都已离开，船夫反覆吆喝，却没几个客人过来，看这冷清模样，想来这趟船是坐不满了。

今夜确实冷得紧，那船夫懒洋洋地守在渡口，白雪激起阵阵寒雾，漂荡河面之上，冷得他鼻中发痒，正要打出喷嚏，却听背后哈嗤、哈嗤几声，竟有人抢先打了个响亮。哈嗤一声，船夫不落人后，当下拧住鼻子，狠狠擤了几下鼻涕出去，回头来望，却见一名美女佳龄曼妙，身穿斗篷，伫立岸边，却是她在打喷嚏了。

寒风不绝吹来，那美女拿起手巾，擦去了鼻涕，咳道：“您……您这船有望山东走么？”那船夫看她双手环抱了一本厚书，并未携带行李，一点也不似未坐船的，不由微微一奇：“船到徐州为止，离济宁也不算远，怎么？您也是要上船的？”

那美女一张粉睑冻得通红，闻得此言，忽尔仰起头来，微张樱口，轻轻地道：“哈……”山东土话管喝水叫哈水，想来这美女口渴了，莺啼燕叱，端鼻樱唇，那船夫见她朱唇微启，望来当真动人得紧，他心中不由一动，笑道：“哈哈？您是山东人士么？”

那船夫正要靠近，猛听“嗤”地一声，那美女竟是打了个喷嚏出来。

哈……嗤……哈……嗤！哈嗤！哈嗤！哈嗤！

连打五声雷，果然下起雨来了，人无分美丑，岁不分老幼，只要伤风，一定得流鼻水，看那美女脸蛋白里透红，姿容秀丽，鼻头却挂着两行鼻涕，望来委实突兀。

那美女举帕擤鼻，喘了喘气，嘶哑地道：“我上船找个朋友，你……你一会儿要见到卖面的过来搭船，赶紧通报一声。”那船夫奇道：“卖面的？”那美女无力多话，只从怀中扔出碎银，赏给那船夫，那人双手捧过，心下大喜，正要开口答谢，猛见那美女仰起头来，再次哈了一声，那船夫面色一变，深怕给感染伤风，便急急走了。

那美女举帕掩鼻，伤风得十分厉害，果然是少阁主琼芳来了。练武人身强体壮，等闲不生病，但她赤脚夜游闹鬼屋，傍晚又穿着内衣

追赶卢云，硬要与身子作对，再大的家底也不够使，终于落得伤风害病的下稍。

大雪漫天，飘落在大江之上，望来有几分诗意。琼芳手中环抱着那本人物纪谱，却是三步一喷嚏，五步一哆嗦，只得瑟缩甲板角落，等待那个讨厌鬼过来。

昨夜为他伤风，今夜为他奔忙……那个他，还真是混蛋啊……一会儿若要撞见那人，倘不对他连打十个喷嚏，双手奉还伤风，难泄心头之恨。

他会来吧……想起那张忧郁的脸庞，琼芳忽然低下头去，轻轻咬着下唇。

大树千丈，落叶归根，齐鲁出身的孔家门徒只要大难不死，必会设法回到故乡……而这扬州渡口，也是返乡归家最近的一条路。

为何要找他呢？琼芳无须思索，随时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紫云轩缺个武功总教头，爷爷少个状元门生，自己还欠一个大保镖，连颖超也要找个切磋剑法的对象，反正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自己就是要看到他，把他拖回北京。

额头像是火烧一样，可怜琼芳守株待兔，兔子没见到，自己怕要晕倒了。迷迷糊糊之间，眼前出现了幻影，好似大水怪正在紫云轩讲坛上高声说法，爷爷在一旁笑吟吟地举起大拇指，连颖超也是满面佩服，自己则一股脑儿跳到大水怪的背上，让他背着走……

全都有了呢……琼芳低头幻想，嘴角带着一抹傻笑，好似又成了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儿。

星眸轻阖，嘴角含笑，今夜的她身穿斗篷，遮住了男子的儒生装。今夜她看来就像那个皇后姑姑，白里透红，轻颦巧笑，那双红润樱唇好似会勾魂摄魄，让人不自禁想要托起她小巧的下巴，深深烙上一吻……

“姑娘！姑娘！”背后传来喊声，琼芳却是浑然不觉。她平日人前人后，左一声爷台、右一声公子，从没人唤她姑娘，何况此时昏昏沉沈，却要她怎么听得到？

“姑……娘！”背后再次响起喊叫，脑袋更被人拍了一记，琼芳微微睁眼，大喜道：“卢云？你可来了！”急急回转头去，面前站了一名

公子，看他头发擦得油亮，身上又抹得浓香，哪里是卖面穷酸？却是一位阔爷来了。

琼芳打了个喷嚏，斜目瞄了瞄那人，冷冷地道。“哪只手打我的，伸出来。”正要把爪子砍掉，却见那公子露齿而白笑，殷勤地道：“姑娘，您在等人么？”琼芳咦了一声，擦了擦红鼻头，颔首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那公子笑道：“我见姑娘拿着手巾儿，独个人在船上垂泪哽咽，一望便知您在等人了。”

琼芳低头去看，果见自己拿了条手绢儿，望来倒与哭泣有几分相似。她擤了擤鼻涕，道：“嗤。”嗤就是滚，滚最好快滚，那男子听她口气严峻，却也不急着走，他上下打量琼芳，忽地面露惊诧之色，慌道：“姑娘，您……您长得好像一个人……”

假借因头三大法，第一条称“人生面最熟”，路上美女乍然相逢，要不似娘，要不像婆，琼芳听得此言，忍不住哑然失笑，心道：“原来是来搭讪的，终于被我遇见了。”

往日若遇上无聊男子，先得闯过傅元影那关，老牌剑客只要过来轻咳两声，有意无意地露出腰间长剑，来人大惊之下，必会抱头鼠窜而去。若有苏颖超相陪在旁，凭他的俊雅形貌，更不会有人过来自讨没趣。没想今夜落单，居然撞上了传闻中的无聊男子，倒还真是意外。

琼芳一生没给男人搭讪过，心中有些好奇，不禁笑道：“我长得面熟，可是像你祖宗么？”

那人听这美女说话粗鲁，不由面色一窘，忙道：“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姑娘年轻貌美，家严却是花甲老妇，半点不似、半点不似。”琼芳嘟起了小嘴，悻悻地道：“可惜了，我还以为遇到孙子了，直是讨厌哪。”正要掉头离开，忽见那公子爷眼眶湿红，哽咽道：“姑娘，等一等，你长得很像……很像内……内……”琼芳听他欲言又止，不禁奇道：“内什么？”

那公子含泪道：一内人十年前过世，我方才一见到您，发觉您和她生得一模一样，便再也移不开目光了。“对方死了老婆，琼芳自也恻然，柔声便道：”原来如此，爷台很想她吧？“

美女目生柔光，怜声来问，那公子心中自也生出无穷希望，哽咽便道："是啊，有诗为证呢。"当即吟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这人功力高深，拿着这招东坡创制的"江城子"，果然打遍大江南北，无往不利，眼见琼芳蹉叹不已，便放大了胆子，伸手搭上香肩，继续诵道："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还未来得及梳妆，背后受了一股大力，整个人便飞出了船舷。

扑通水响，河面上现出了两只兽爪子，上浮下沉间，恰也背到"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一旁船夫听得背书声，无不惊问道："怎么回事？他干啥泡在水里泪千行？"

琼芳面带怜悯，幽幽地道："这位公子思念亡妻，他去找老婆了。"众船夫惊道："找老婆？找到水里去了？"琼芳叹道："没法子。幽冥歧途，阴阳异路，我不忍看他伤心，只好送他一程了。"说着掏出火枪，目望一众旅人船夫，叹道："你们之中还有谁死了老婆的，一并上来吧？大家路上结伴同行，也好有个照应呢。"

众船夫大惊之下，自是一哄而散，眼看兽爪子给人捞了起来，自去岸边烧烤兽毛，琼芳闭上了眼，幽幽叹道："卢云……你再不来，我可要生气了……"

寒风吹来，实在头痛欲裂，偏偏小年夜里往来船客稀稀寥寥，就是瞧不到那个身影。

正烦闷间，忽然臀上给人碰了一下。

牡丹花下死，风流鬼真多？琼芳怒道："大胆！谁又死老婆了？"大怒之下，左肘向后一撞，身形旋动，怒拳击出，纵使眼前站的是卢云，满嘴兽牙也要不保。

堪堪打中一名倒楣鬼，忽然间她收住了拳头，呆呆望着面前的一顶轿子。

船身微微震荡，身边没有人轻薄她，却只有一顶八人大轿上来甲板。看这轿子好生威仪，红楹雕漆，顶镀金铜，尤其轿边四角高悬灯笼，照耀得甲板一片红晕，望来极为引人注目。

难得贵客上门，船老大早已满面堆笑，双手捧着金元宝，笑眯眯地指挥船夫帮伙，一箱箱行李便搬上了船。琼芳暗暗罕纳，忖道："这

人好大的排场，可是亲王出巡么？”

当时法制森严，寻常知州知县出巡，顶多是双人肩挑的软舆，不到三品以上，坐不得四人轿，以这排场来说，轿子里的若非郡王嫔妃，便该是极品尊爵、三公三孤。只是说也奇怪，当朝三公只有一个“少傅”陶显祖。这耄耋老人九旬高龄，俸禄十万石，活到老，领到老，子孙奉如祖先牌位，岂能放他离京？再看天下郡王各有封地，谁又敢擅下扬州？

琼芳熟知北京人物，却怎么也猜不透轿中人的身分，一时暗暗迷惑：“轿里人到底是谁？难道有妃子私自南下么？”

想着想，眼光便朝轿夫瞧去，只见诸人头缠白布，身穿白袍，她心下一奇，暗忖道：“异族人？怎会这样？”扬州贸易繁盛，虽有大食、波斯、天竺商旅在此聚集，可外国人坐轿游街，未免太过招摇。她揉了揉眼，心道：“怪了，这到底是谁的轿子，可得瞧个明白。”

此时华轿早已停上甲板，主人却无离轿之意，依稀可见帘后端坐一人，蒙蒙隆隆地瞧不见面貌。几名轿夫围拢过来，先放落了脚踏，又在轿旁燃烧炭盆，添火取暖。行舆座驾全依古礼，分毫不差，这下子却让琼芳看懂了门道，不由心下大惊：“皇族的人！”

欲知士大夫教养高低，不必当面观其谈吐，单看仪仗、舆服、车驾三者！便知端倪。

月前娟儿的师姐出巡游街，当时琼芳冷眼旁观，只觉都督夫人场面浩大，开道兵马众多，却因主事者少了学问，徒然引得百姓嘻笑指点，全不见半点威严。反观这顶轿子极为沈敛，不必敲锣打鼓，歌笙舞乐，只需几个小安排，便已衬出过人威仪，单以学问来说，不知高过艳婷几百倍。

琼芳看得一头雾水，心中便想：“原来是异族王公，难怪我不认得。一会儿请哲尔丹过来看看吧。”哲尔丹出身北方蒙古，这些轿夫却身穿西回衣衫，望来好似是突厥人，只是琼芳身为中华上国的天之骄女，管他东夷西戎、南蛮北夷，全做一气看了。至于哲尔丹的蒙古话能否说得通，头晕发烧之中，哪还有余力深思？

管他谁是谁，琼芳今夜只为卢云而来，只要大水怪没躲在轿子里，那便不关她的事。

摇了摇头，揭过了事情，便又专心等人。

雪势越大，河面上蒸起一片寒雾，这雪再落将下去，说不定水路交通断绝，这趟船便开不成了。琼芳举起手来，不住呼着暖气，就盼风雪更大，倘若卢云受困扬州，那更容易找到人了。

正守候间，忽听天宁寺钟声响起，那船老大领着几名稍公，迳从后舷转了出来，一时解绳的解绳，收锚的收锚，船老大上下点过了人头，这趟船随时启航。眼看卢云迟迟不来，琼芳自知白跑一趟，也是发烧得厉害，连脾气也没了，便想匆匆下船，先回家睡上一觉再说。

正要走上船板，忽听对岸一声大喊："且慢！"雪花飞舞，浓雾漂荡，雾中人影一片朦胧，但听脚步阵阵，却又有人过来了。

"卢云？"琼芳心头坪坪一跳，满心期待之中，便让开一步，要让来人上船。

浓雾破开，面前走来了一名男子，只见这人腰间带了只铁琵琶，愁眉苦嘴，眉毛下弯，配上那似眯未眯的老眼，哪里是卢云，却是一只黑乌鸦飞来了。

世道不靖，美男子全都不见了，却只有乌鸦到处飞舞。琼芳瞪了贼乌鸦一眼，芳心郁闷之中，便要走下船去，脚步才动，却见乌鸦男子直挺挺地站在船板上，却把自己的路给挡了。

船板窄小，若要两人同行，自己便得紧紧挨着对方，任凭人家乱吃豆腐。琼芳辛苦大半夜，伤风头疼兼加心情不好，一见恶犬挡路，登时怒道："闪开！"

琼芳脾气不小，恶形恶状，说起话来自也冲得紧，正等着对方让路，哪知这人当真大胆，居然双手贴紧裤缝，立正端形，置若恍闻，好似吃不到豆腐，绝不甘休。

琼芳心下叹息，忖道："这人八成也是个死老婆的，说不得，早些让他夫妻团圆吧。"正要将那人一脚踢下水去，忽在此时，那人双靴并拢，啪地一声大响传过，跟着将琵琶高举头顶。

那人解下琵琶，好似要奏乐了。琼芳见这人怪模怪样，不由微微一愣，道："你想做啥？"

猛听琵琶爆出一声刺耳怪响，激得琼芳双手掩耳，尖叫道："啊呀！"

琵琶叮叮连珠，本该悦耳悠扬，岂料竟能发出这等凄厉之声？五指拨送，琴音有如尖刀交磨，又似铁铲刮锅，让人牙齿发酸，寒毛倒竖，难听得无以复加。琼芳忍不住纵声尖叫："别弹了！别弹了！"

那人毫不理会，只是不住弹奏，魔音穿脑，激荡耳鼓，琼芳已然一跤坐倒，满船客众也已掩耳坐地。眼看哀鸿遍野，那人却无收手之意，琼芳脸色惨白，颤巍巍地取出一物，忖道："要比大声，你赢得过我么？"

要说天地最能爆响之物，莫过于手中的宝贝，这是琼家传下的护身法器，握柄镶以金字，上"江"下"充"，不消说，这正是太师遗物，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双发短枪。

劝君早让路，莫做无名尸，琼芳怒火冲天，正要掏枪向天击发。忽然琴音乍然而止，那人好似懂得枪子儿厉害，居然不再拨弄琵琶。琼芳火气高涨，不管这人弄什么玄虚，正要逼他跳落水去，忽听远处传来一声炮响，跟着两道红光燃起，烧得渡口夜空一片暗红。

满船人众见得异状，莫不议论纷纷。琼芳也是满心讶异，还来不及问话，便听岸上响起低沉喘息，一阵一阵，由远而近，浓雾中竟有什么东西欲上大船。琼芳心头发毛，正要向后退开，猛听吱地一声闷响，似有什么重物行上船板，竟然压得木板受力变形。

船板连接船舷岸上，专供乘客上下行走，眼看受力过重，木板弯曲，真似一头大象过来了。满船人众惊疑不定，全数起身来看，忽然甲板传来碰地一声，跟着大船摇晃不休，缓缓向右舷倾斜，船老大惊道："船要翻了，大家快向朝另一边去！快！快！快！"船夫客人跑得一个不剩，全数挤到船舷另一端，水手更已抛下大锚，忙碌了半晌，终于止住斜晃之势。

怪事接踵而来，偏偏浓雾中什么也看不见，船老大又惊又怒，破口大骂："T.M.D混蛋！是哪个王八蛋爬上老子的船？给我滚下去！"他冲上前去，正要喝骂，哪知脚步一顿，竟然倒退了一步，一众船夫怕老板吃亏了，便手提棍棒赶将过来。琼芳怕他们挨打，正要随行过去，忽见众人一同掉转回来，齐声尖叫："湘西赶尸！湘西赶尸！"

琼芳心下大奇，她也曾听过赶尸之说，传闻湘西道士练有法力，能让客死异乡的尸身起跳行走，自行走回故里。本以为是无稽之谈，

没想真有此事，想起僵尸蹦跳的情景，虽然心中发毛，却又大感好奇，反而望前走上了几步。

琼芳躲在人群里，细目来观，只见甲板上多了一块大黑布，阴森森地罩在船头。好似底下盖着一幅巨大棺材！难怪会让人满心害怕。她眼光撇过，忽又见棺材旁坐了六名男子，一个个低垂脸面，僵硬如尸，吓得她大声尖叫。

僵尸到来，琼芳生平最是怕鬼，正要快步逃下船去，猛见一只大手赫然挡到面前，怒喝道："停！"

琵琶男子傲然举掌，警示众人，望来直是威风凛凛。琼芳吓了一跳，只得向后退开。

船老大脸色惨澹，看今夜遇上赶尸人，不免载了满船鬼怪回家，赶忙叫道："老兄。我这船是上山东去的，可没去湖南啊，你可走错路啦！"

"奉上喻！"那人双膝并拢，啪地一声亮响，口中还未说话，众船夫已是大声惨叫："僵尸起跳！僵尸起跳！"看那男子怪模怪样，双膝并拢，身僵体直，果然与僵尸有几分神似，他见众人喊得惊怕，赶忙从怀中取出令牌，大声道："奉上喻！本官姓帅名金藤，奉命接任锦衣卫副统领！绝对不是僵尸！"

深夜之中冒出一名赶尸人，自称是"锦衣卫副统领"，众船客心里自是不信，船老大瞄了瞄他的令牌，却也不知真假，只得干笑道："哎呀！原来是锦衣卫的僵……帅副统，您老人家有何贵干啊？"

"奉上喻！"帅副统开口说话了，这人举止委实诡异，不管说什么，都要先把鞋跟一并，爆个亮响出来，他举令高喊："锦衣卫漕运北上，特此征调本船，着无关人众即刻离船上岸，不得有误！"

原来不是僵尸，而是朝廷命官。那也没什么好怕的。众人放落了心事，在帅副统的呐喊之中，满船客人笑吟吟地聊天说话，船老大则是率众收锚拆板，等候开船，竟无一人理会自己。

帅副统大感惊讶，万没料到自己支不动百姓，他咦了一声，拿起了令牌，再次喊道："奉上喻！锦衣卫特此征调本船，限无关百姓一柱香内离船，不得有误！"哈欠四起，仍旧无人理会，一名船夫走了过来，笑道："这位官爷，劳烦您到舱里歇着吧，那儿有火炉，暖得紧

哪。”帅金藤茫然无措，喃喃说道：“奉上喻……锦衣卫漕运北上，你们全都得下船，不得有误……”

“钦此。”琼芳打了个喷嚏，拿者手巾擤了鼻涕。

甲板上有人出言挑衅，自是容他不得，帅金藤手持令牌，立时转向了琼芳，喝道：“奉上喻，命你立刻下船。”琼芳斜目看了他一眼，淡淡掩上芳唇，却又闭起了眼。帅金藤怒道：“奉上喻！你若敢胆不从，便要受苦受……”难字未出，琼芳已从腰间取出一面银质令符，朝他面前一晃，懒洋洋地道：“乡巴佬，识字么？”

银令出于北京宗人府，牌面雕饰凤纹，金嵌“功臣铁卷”四字。帅金藤揉了揉眼，呆了半晌，赶忙打开随身册子，见是本“正统符印图鉴”。上载各类宝玺铁卷、印信符节，专兹辨识正统朝廷上下官等。想来帅副统新官上任不久，规矩还没摸透，便随身带了本册子。他眼角瞅着琼芳的令牌上时急手翻书对照，有些手忙脚乱。琼芳叹道：“笨啊，别尽从后头找，从前三页翻。”

帅金藤哦了一声，赶忙翻开第一页，但见内页画着二十四只灰格子，里头各有一只玉玺，望之高贵不可凛犯。转到第二页，却见了无数尚方宝剑，型类俱全，满是肃杀之气。

翻到了第三页，赫然便见到琼芳的“一等功臣紫凤丹书”，格子旁写满小字，又是什么“历履天恩、详载其功”、又是什么“免罪无刑、入衙赐坐”……帅金藤面色灰败，赶忙去找自己的令牌，这回从最后一页翻起，一会儿便找到了，只见自个儿的令符蹲在倒数第二页第六格，好似小松鼠般望着自己。

小松鼠面露惊怕，大小姐则是伸了个懒腰，淡淡地道：“想要我下船，得请南直隶宗人府过来说话，好么？”说着打了个哈欠，便又闭上了眼。

武英朝侧重宦官，景泰朝看重权臣，正统朝里却以外威地位最尊。对方既然不是僵尸，便归得皇帝管。只要归皇帝管的人，便得让琼小姐三分。也是有恃无恐，便把场面接了去。帅金藤面无容情，只得双膝一并，便又绕路行开。他见甲板上停着一顶大华轿，望来甚是碍眼，便举起令牌，大声道：“奉上喻！命此轿立刻下船！”

轿子不动，回疆轿夫也只静静坐地，好似听不懂汉语。帅金藤大声欲喊，忽听两旁客人笑嘻嘻地道：“帅副统，瞧清楚人家的轿子几人

抬，可别闯祸了。”帅金藤吞沫寒声，好似乡巴佬进京，先数了数人头，眼看是八人大轿到来，赶忙低头去瞧册子！惊见后记里清楚写道：“天子仪卫龙辇甲士一十二人，诸郡国亲王行舆玉辇甲士八人。”八人大轿，列属王公贵族，眼看自己又遇到大人物了，帅金藤目光呆滞，只得转向众船客，低声道：“奉上喻，你们立刻……”

“下船”二字未出，一名白衣武士走了过来，望他手上塞了一样物事，跟着转身走开了。帅副统满心迷惑，低头去望，赫见掌心金光闪闪，居然多了一只金条?

帅金藤咦了一声，纳闷道：“这是什么？”满船客人笑了起来：“还装啊？给你的酒钱啊！”帅金藤恍然大悟，这才懂了道理。这位帅金藤名中虽有个“金”字，口袋却向来少金，看这金条重达二十两，抵得上好几个月俸禄，慌张之下，只是双手连摇，忙道：“奉上喻……奉上喻……”

忽听一声叹息响起，船老大斜起了眼，幽幽地道：“帅副统……”手指定向鼻头，轻轻摇了摇：“帅——扑通！”最后双手高高举起，向前揖拜，大呼道：“摔饭桶啊！”

帅副统、率饭桶，船老大乡音浓重，说起话来自然难听无比。听他大吼道：“大头要来小卒要、三节过年全都要、为国为民天天要、精忠报国一样要、要完还说没有要，逼得老子命不要！”说着拍了拍帅金藤的肩头，淡淡地道：“要亦有要，快滚吧，人家不会多给的。”

帅金藤张大了嘴，呆呆看着手中金条，含泪道：“我不能要啊，因为我是镇…镇国……”正要把身分说出，满船客人却替他说出了身分。“正牌傻子啊！”人人捧腹大笑：“不要白不要啊！”

金光掩映，甲板上的僵尸很是弱小，他望了望手中的金条，泪水竟然扑飕飕地坠落下来。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寄托，帅金藤能够熬过十年期限，忍耐离乡背井之苦，当然更有他坚信的东西。一旦失落了，他便会落得哀伤无助，茫然不知去向。

哈哈大笑之中，帅金藤一手擦拭泪水，一边弯下腰去，轻轻把金条放落在地，他脚步发软，溜回了熟悉的大黑布旁，霎时之间，看到了十年的志业，他奋力并拢了靴子，厉声道：“奉上喻！”

众人含笑来看，不知这小松鼠还能命谁管谁，正在此时，黑布旁缓缓冒起六只身影，六具僵尸转向满船客人，脸上满布怒气。帅金藤举起手指，厉声道："全给我打啊！"

咻地一声，一名船客给扔下水去，啪地一响，水手飞上了天。帅金藤生气了，东一句奉上喻，西一句你下去，果然一个又一个船客给抛入水中，望来恁是威风，众人又惊又怒，无不放声大喊："好小子！僵尸作怪了！"几名船夫叫道："来人啊！快去牵条黑狗来！"

上有政令，下有对应，朝廷养僵尸，民间便饲黑狗，总之有法子应付。果然船夫中有机灵的，便已冲下甲板，想来要取夜壶泼粪。甲板上一片凌乱，琼芳忍不住哈哈大笑，眼看六个僵尸大打出手，竟无人看管那块大黑布，满心好奇之下，便溜到了黑布之前，想瞧瞧下头有什么。

"小阁主……"手指才一碰到了黑布，耳边便传来一声叹息："别欺侮我们……"

身子忽然冷了起来，琼芳呆住了，她望着自己的喉咙，不知不觉间，连牙关也发起抖来了。

颈间寒光森森，雪白的脖子上多了一柄剑，耳边叹息继续述说："别笑我们这些人，直的……"苍老口音，带着一抹悲伤，琼芳浑身发冷，只能颤巍巍撇眼过去，忽然间，眼里见到了……

黑衣人！面前的人没有五官面目，除了那双凝视自己的冰寒目光，什么都瞧不到。琼芳放声尖叫，她奋起气力，拼命向后去逃，忽然身子给人一撞，已然摔倒在地。她愕然仰颈去望，霎时间尖叫声从喉头宣泄而出，再也制不住。

黑衣人……面前全是黑衣人，数之不尽的黑衣人脚步杂沓，一个又一个奔上甲板，那一双又一双恶狠狠的眸子，一身又一身的夜行装，全和闯入太医院的怪客一个模样。

琼芳像是误闯地狱的小女孩，终于放声惨叫起来。

单单一个黑衣人，便让哲尔丹倒地、苏颖超卧床，甚且捣烂整座太医院，更何况他们巢穴一空、菁英尽出，现下还有谁能救得了她?

黑衣鬼众沉默无声，已将甲板全数包围。耳听琼芳放声尖叫，那黑衣老人叹了口气，迳自走到身边，幽幽地道："找到宁不凡了

吗？”琼芳软倒在地，颤声道：“没……没有……”

“很好……”黄金指环缓缓伸来，在她的粉颊捏了捏，柔声道：“既然还没找到人，那就乖乖‘滚’到一边去……你说好不好啊？”

琼芳毕竟将门虎女，一听对方出言侮辱，心下怒火陡生，她不假思索，立时去掏火枪，尖叫道：“大胆！你们到底是谁！”还没来得及拿出火枪，手腕便给人握住了。

掌心多出一块东西，琼芳低头去望，眼前双翼全展，大鸟睥睨横视，赫然是上回在太医院里见过的那张图样，只是不同于宋公迈在纸上描绘的，这回大鸟旁多出了四个字……

“镇国铁卫？”

全天下最高的令牌，不会列在符印图鉴之上，因为它的权威并非来自朝廷，而是来自于摩婆娑宫的阿修罗王，只有它的使者才有资格佩戴。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黑衣鬼名，琼芳全身剧震，已是哑口无言，正惊骇间，耳孔忽然一阵冰凉，黑衣老者贴嘴过来，轻声道：“小阁主，我叫做金凌霜，镇国铁卫的四当家。我现下请你双手抱头，跪在地下，不然我就杀死你。嗯？”

琼芳身分尊贵，天下除了皇帝以外，谁受得起她的跪拜？听得此言，自是勃然大怒，正要开口来骂，那金凌霜却不多劝，只缓缓起身，开始屈指计数。

一。食指举起，黄金指环闪耀发亮；二。食指旁来了个同伴，那是个凶狠高个儿。

三！没有看到无名指，无名指在剑柄上！刷地风声暴响，寒剑如电，直朝琼芳头颈斩落，少阁主大声尖叫，双手抱头，急忙扑倒在地。

一丛秀发迎风飞舞，随着雪花飘落在地。对方是认真的。

在北京官场里，小女孩儿可以扮娇憨，在荆州战场里，少阁主可以发脾气，如今来到这艘暗夜黑船，面对举国最森严的势力，琼芳却连动都不敢动上一下。她趴在金凌霜的脚边，可怜得像是待宰的无助羔羊，连哭也哭不出……

摆平了紫云轩的皇亲国戚，甲板上便只剩一顶华轿，金凌霜缓缓来到了轿前，他凝视着地下的金条，摇头道：“谁行贿的，站出

来。”白衣武士好似听不懂汉话，一时无人答应。

“来人……”黄金指环竖起，金凌霜叹了口气，传令道：“打。”

打字一出，一名白衣武士傲然站起，右拳怒勾，直朝金凌霜面颊击去。只是这位四当家居然不避不让，只把冷眼横斜，好似目光含有无形气劲，随时可以接住这拳。

碰地一响，一只怒手横空而来，挡住了白衣武士的拳头，看那人怒眼横眉，挺着一个大肚子，赫是镇国七当家到来。他捏住了对方的拳头，嘶嘶冷笑问，猛力到处，只握得白衣武士口吐白沫，骨骼更发出一片脆响。其余几名武士大惊失色，纷纷上前抢救。

“七当家……”金凌霜幽幽叹自心，摇头道：“太慢了。”

“梵光聚顶呀！”

威响巨震之下，船舱白雪松塌滚落，看那七当家肌肉贲张，虚心合掌，两手无名指、小指收入掌中，食指却又拱起，附在中指背上，赫然使出了“梵光聚顶印”。可怜大批白衣武士给巨力一震，全数飞出了船舷，但闻扑通之声不绝于耳，一行人全数坠于水中，上浮下沉。

这就是“镇国铁卫”，无论哪一个武林门户，无人能独力与之抗衡。甲板上无声无息，满布黑衣恶鬼。前有四掌柜，后有帅金藤，黑衣恶鬼大驾光临，已然震慑全场。

“众将官……”金凌霜低沉发令，黄金指环举起，向前扫荡：“清场。”

“妈呀！鬼来啦！”船老大干笑两声，不必黑衣鬼来抓，随手抓起地下金条，急急奔向船舷，扑通一响传过，第一个跳入冰水之中。大批稍公见了老板下水，谁还想拼死力，众人发一声喊，咚隆隆咚，逃老虎似奔身而过，哗啦啦哗，跳鲤鱼般纵水而游。

眨眼之间，甲板净空，大小人众全数溜个干净。琼芳蹑手蹑脚，正想望水里跳落，却给帅金藤拉住了，听他问道：“四当家，怎生处置她？”金凌霜沉吟道：“这小丫头老是招惹麻烦，她还有几个厉害同伴，别把他们引来了，先押起来。”

号令一下，美女少阁主锒铛入狱。没有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不敢做的事，在这帮黑衣恶鬼面前，傅师范无能为力，情郎不堪大用，什么哲尔丹、宋通明，什么“魁星战五关”、全都成了孩儿把戏。琼芳垂

头丧气，头晕发烧之中，便给黑衣恶鬼拖走了。只是绝望之中，她的心里还有最后的一点光，因为她相信那个迟来的船客一定会赶上船期，为她递来一碗热热的大面……

此刻船夫逃亡、轿夫落水，连琼芳也被抓起来了，甲板上只剩一顶华轿，看它孤立无援，已是四面楚歌声。脚步声一沉一沉，踏得甲板上下震动，却是七当家来了。他盯住那顶轿子，粗声道："滚出来！"

扬州寒水，暗夜鬼哭，轿帘里的人影依旧安坐如常，一未惊叫，二未逃跑，想来若非定力超凡之辈，便是天生哑巴。七当家冷笑一声，便要望前动手。以此人举止的粗蛮，管他轿子里坐的是王公贵族、三公三孤，全都要给他拖将出来，一股脑儿扔入寒天冰水里。

正要出脚踹烂华轿，忽然一人缓缓走来，黄金指环拦在路上，却是四当家来了。七当家附耳过去，问道："怎么了？"金凌霜并未回话，他来到华轿之前三尺，凝步不动，忽然举起脚来，自朝地下踩了踩，口中说道："草民金凌霜，叩见殿下千岁、千千岁。"殿下二字一出，场内无不愕然，七当家眼中犯疑，宫毗罗张口结舌，连琼芳虽在困顿之间，也是诧异不已。

殿下二字，专以称呼帝王子嗣，只是正统皇帝膝下无儿女，东宫无太子，皇城无公主，却不知四当家何以道出这两个字来？喀喀声响不绝于耳，金凌霜犹在踩动甲板，伪做叩首之声。他解下了面罩，沈声又道："殿下，草民行礼已毕，还请出来相会如何？"

一片宁静之中，轿中人毫无动静，也不知是怕极了黑衣恶鬼，裹足不出，抑或是在轿子里睡着了，这才没听到说话。金凌霜又把话说了几遍，眼看轿中上毫不理睬，便向一名矮小男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过去领人出来。

这名矮小男子法号"招度罗"，十二神将排名第一，谨言慎行，办事牢靠，金凌霜便属意由这人出手。招度罗奉命行事，便要往华轿移步，金凌霜望着华轿，隐隐间好似见到轿子里有抹光芒，他忽尔双眉一轩，登又举起手来，喝道："且慢过去。"他朝七当家撇了一眼，沈声便道："招度罗退下，让七当家上去。"金凌霜行事沈稳老辣，此刻却有些举棋不定，众人满心疑惑，一不知上司何以前后反覆。二也猜不透轿中人的身分，只是碍于职级尊卑，却也不敢多言。

那“招度罗”客栈排行第八，虽只比七当家低了一个座次，但以武功而论，却与七当家天差地远。只是老七举止粗鲁，武功刚猛，一会儿过去抓人，倘若一个手重，不免捏死金枝玉叶的轿中人。金凌霜也不多解释，一时默默调度全场，但听脚步声大作，十八学士围拢内圈，十二神将看守外圈，如临大敌。万籁俱寂中，连琼芳也给掩上了嘴，金凌霜向同伴使了个眼色，示意上前。

万事具备，在一众黑衣人冷眼盯视之下，七当家大吼一声，嘶地一响，兽爪似的大手撕破了薄纱，便在此时，一股幽香飘出，众人闻到了沁鼻淡香，已知轿中人必是个高贵女子。七当家微微一愣，便朝金凌霜望去，两人眼神交会，见他朝自己点了点头。便即上身前倾，探入了华轿。

轿中一片幽香，想来必有高贵美女，一片宁静中，七当家上半身趴入轿中，又听撕裂一声，却不知是轿帘还是衣衫给拉破了，琼芳见兽爪大手便欲轻薄轿中人，她心中惊怕，一时尖叫道：“住手……”才出了声音，喉头又被利刀架住，逼得她把下一个字吞入嘴里。

轿子轻轻摇晃，传来几声闷哼，七当家原本只有右手伸入轿中，此时却连左手也进去了。诸人目不能见，各在猜想轿中光景。那宫毗罗转了转手上的铁伞，嘻嘻淫笑道：“老七啊老七，滋味如何？入手舒坦么？”晴天遮伞，见不得光，果然便想到邪处去了。一旁“招度罗”身为十二神将之首，登时斜睨同伴一眼，冷冷地道：“咱们打个谜，什么人打伞无法无天？”

无发无天？宫毗罗心下一醒，这才想起七当家的身分，不由干笑两声，闭上了嘴。说话间七当家好似拖住了人，终于缓缓向后退出，黑衣众鬼见轿中人给抓住了，无不喜形于色。金凌霜却嘘了一声，听他低声传令：“镇墓兽，退守魔刀，十八学士，上前一步。”

外圈收拢，魔刀也加紧防护，金凌霜深深吸了口气，左手拇指轻推剑柄，使剑锋鞘略略离鞘，神态竟是大为戒备。

在诸人的注目之下，七当家一步一步倒退离轿，只见腰间退出来了，胸腋退出来了，慢慢颈间也退了出来，终于全身退出华轿。众人虚惊一场，无不松了口气，只是看七当家模样恭敬，双手高举在胸，似怕触碰了轿中人的尊贵身子，上身更是极力后仰。那宫毗罗笑

道："干啥啊？便算轿子里坐得是菩萨娘娘，老哥也不必这般多礼吧？"

正说笑问，忽见轿帘微动，内里缓缓伸出一柄刀，居然抵住七当家的喉头，众人大吃一惊，纷纷喝道："什么人？"

"傻子们……"轿中传来低声叹息，幽幽地道："轿子里没有公主，只有……"轿帘亮起光芒，猛听轰隆一声巨响，整顶华轿赫然碎裂，漫天木屑飞舞，听得豪迈嗓音笑道："王子啊！"

惊天大喊传出，陡然人影翻空，向前纵跃，竟已扑向魔刀，全场恶鬼慌张叫喊，金凌霜早已有备，当下喝道："镇墓兽，结阵！"六道黑索飞来，旋即抓住了一人，正要发力将他撕成两半，猛听那人大声吼叫："泥梨耶啊！"

禁传神功发动，六只镇墓兽也在发动内力，两股雄浑力道僵持，嗤嗤几声轻响，黑索已然断裂。众鬼自知抓错了人，大惊下转去寻找轿中大汉，却见那影子早已飞到黑布之旁，随时都要下手劫刀。帅金藤大吃一惊，眼看黑布旁只剩自己一人，赶忙举手怒喝："停！"

人停了，拳头却不停，一记重拳击出，狠狠砸在掌心之上，只震得帅金藤气血翻腾，竟然跪倒下来。二十三临危不忘职责，赶忙取出血琵琶，正要出手御敌，猛听铿地一声大响，黑夜中降落了黄金羽毛，仿佛是大鹏金翅鸟开翅飞翔，亮得众人眯起了眼光。

血琵琶飞了出去，坠下船舷，一路沉到了龙宫。黑衣鬼众目瞪口呆，一齐望向刀鞘上的契形缕刻，无人认得出那是什么。却只知道它很管用。

来人故布疑阵，之后闪电一击，竟然连破玄关。长发大汉哈哈大笑，正要下手掀开黑布，忽听一声叹自心响起："朋友，你还有一关没破。"

面前站来一人，他指戴黄金戒环，手提寒光长剑，正是"剑寒"金凌霜到来！

双雄对峙，金凌霜守住了最后一关，场面便又回到了原状。诸人惊疑不定，上下打量那名男子，只见他长发随风飞舞，凶眼回斜，怒容十分逼人。珊底罗颤声便道："你是秦……秦……"

左腿重重一踏，地下甲板破裂翻起，长发大汉举脚扫出，那木块竟似长枪般飞射而来。珊底罗尖叫一声，急忙斜身闪开，背后宫毗罗见状不妙，急开铁伞去接，当地一声响，整柄伞歪曲破烂，虎口更已破裂流血，一时身子向后飞出，竟然连着压倒了三五人。

雷霆左脚提起，狠狠踏在地下，长发大汉跨踩船舷，怒道："瞧清楚！这是'跛者'吗？"

大汉神情粗野，长发披肩，不曾束发髻冠，再看那左腿筋肉雄壮，气力十足，随时还会踹将过来。众人骇然无言，哪管他是断腿跛者、抑或三脚老猫，全数望后急退。慌忙大叫："魔王来了！大家快逃啊！"

当代雄豪驾临，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琼芳虽在危境，心下仍感悸动，一时急急打量那人的形貌。她幼年曾在京城见过秦仲海一面，但十年过去，乍然相遇，反覆看了几眼，只觉面前这人形凶貌恶，身高体壮，似与传闻中的魔王有几分相近。满心猜疑间，却也说不准。

正怒吼间，却听金凌霜叹了口气，道："煞金将军，请别欺侮我的手下。这儿不是西域，没人应该认得你。"七代煞金坐镇总寨，五虎上将行二，号为"气冲塞北"，黑衣鬼众听得"煞金"的名号，反而更为慌疑。长发大汉微笑道："老兄这话有语病。这儿不是西域，可大伙儿不也认得你么？"说着双手抱胸，含笑道出四当家的来历："您说是么？西域昆仑的好汉，'剑寒'金凌霜。"

昆仑阖派覆灭已久，早不复当年雄霸气象，金凌霜听他以往日称谓招呼，不由微微苦笑。那珊底罗尖声道："四当家，他……他到底是谁啊！"金凌霜叹了口气，撇眼便朝对方腰际望去。

金黄宝刀，形式古老，不知有几百年了，只见刀身略显弯曲，刀鞘花纹繁复，一十二颗红宝如环拱列，围绕鞘中那块黄玉，诸人定睛细看，鞘上居然还有两个字，金丝镶钳，似汉字不是汉字，想认念不出，却又不似大食文字一般横写。众人盯着那两个怪字，惨然便道："秦……秦仲……"

两个字念成了三个字，立时引来剽悍目光，但听一声怒号，粗壮左腿雷霆来踢，踹得珊底罗向后滚飞，帅金藤想要将人挡下，猛力传来，却也将他一块儿撞倒在地。金凌霜微起哂然，他向前一步站出，也替众人读出了怪形楔字的真谛。

“不速之客”，帖木儿灭里，他是今夜遇上的第一个强敌。而他腰中的那柄刀，则是黑契丹的传国佩刀，世称“刀中之皇、托帕金玉”，在魔刀现世之前，号称“天下第一刀”。

女真是金，蒙古是银，便如楚文王的和氏璧，契丹人也有一块托帕石。二者同样是传国宝物，只不过前者雕成了方方正正的皇家印玺，托帕石却成为一柄凶器。

两样宝物虽然形状不同，但都有一些传奇故事。和氏璧害得卞和断了两条腿，托帕石也曾带来牢狱之灾。这块大石虽然内里藏有黄玉，但外头却裹了一层灰黝黝的泥壳，坚硬逾常，无惧强酸，无畏斧钺，以槌力砸，便只微微凹陷，久后遂复其形。辽国君王不知关起了多少玉匠，却都取不出石中宝玉。莫可奈何之下，便罚它做了脚几，专供喝茶翘脚之用。

不遇明君，愿不出世，托帕大石默默垂泪，它每日睡在后宫，看着辽国君臣淫乐游嬉，每日里要不给妃子的丰臀坐上去，再不便给龙足臭脚放过来，不堪时更要成为临幸欢好的卧床。万劫不复数十年后，直至大金崛起，女真南下，它才遇到一个人。这人与托帕石有缘，因为他也叫做“大石”，他便是日后开辟西辽朝廷的第一名君，“耶律大石”。

当年耶律大石立下大功，皇帝召见入宫，问他求何赏赐，耶律大石左瞧瞧、右望望，眼见皇帝赐来的都是金银珠宝，想起大敌便是金国，自己却来膜拜黄金，不免有些提不起兴致。正沈闷间，忽见茶杯底下的大石头散出了光芒，他心下讶异，便向皇帝讨了。皇帝笑曰：“爱卿眼光虽高，却也不免低得紧。大石内藏托帕黄宝，价犹胜金，可又因硬壳顽劣，难取石中玉，可说不值寸金。”

耶律大石沉默以对，只尽弃封赏，载石而归，家臣问起大石来历，答曰：“世人皆鄙俗，只知金之美。此物价犹胜金，亦不值寸金，是为天地独一无二之反金圣物。”遂将其抛入洪炉，七日后开关而出，果然得出了反金圣物，也解开了玉铁共生之谜。

灰黝黝的硬壳不是硬壳，而是世间神物铁精，内里的黄宝受火而焚，便与铁精混生，终于得出空前绝后的神奇铁料，世称“托帕金玉”。刀身金玉交熔，兼得托帕石之硬，与那铁精之韧，刚柔相辅，便

足以斩铁裂钢，而刃口不缩。从此这柄珍刀便成为西辽王的护身兵器，开展了威震天山的反金大业。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大汗座下第一猛士，帖木儿灭里腰间佩刀的由来。

金凌霜微微叹气，转望灭里腰间望去，看那鞘镶一十二颗红宝，排列成环，那两个形似又不似的古字说明了来人身分。他便是西辽后主黑契丹，如今的“八代煞金”帖木儿灭里便是。

没有文弱可欺的美貌公主，轿里只有一个凶暴粗野的黑王子。看天下情势再再难测，一柄魔刀牵动全局，却不知这人为何过来搅局？金凌霜微微叹气，问道：“灭里阁下簧夜忽临，莫非也想夺刀么？”帖木儿灭里将宝刀一挺，傲然道：“谁说我觊觎魔刀的？”

金凌霜久在西域，自也听过“托帕金玉”与黑契丹的传说，这柄刀号称“刀中之皇”，非但是惊世宝刀，尚且是契丹一族的家传宝物。魔刀威望再盛，却也不能引他千里跋涉。何况这人若是志在夺刀，他的下属武功太过平庸，难与“镇国铁卫”的精锐抗衡。

金凌霜反覆忖量，忽道：“灭里阁下，殿下的玉辇进京了吧？”此言一出，灭里肩头微动，长发便即垂面，听他淡淡笑道：“什么玉辇啊？她可是坐骆驼回来的，连骆驼都偷偷喜欢她哪。”说着仰头狂笑起来，声势甚为惊人。黑衣鬼众见了这个势头，心下骤然之余，无不向后疾退。一旁金凌霜却多少看出了端倪。他撇眼朝“招度罗”望去，两人不约而同，全都点了点头。

难怪找不到那个“大人物”，也难怪各地不断传来军情，总说“她”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行踪遍布全国，想当然尔，自是帖木儿灭里这帮臣子在到处搞鬼了。若非西域进关人马兵分多路，哪来这许多假轿子神出鬼没？而客栈上下又怎会盯丢了人？不消说，灭里煞费苦心，掩人耳目，如今他的主子必已暗渡陈仓，顺利进入京城了。

金凌霜想通此节，便也不再多言，只淡淡说道：“也罢，公主殿下行踪如何，不归我管。既然阁下不是来夺刀的，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请你即刻下船。”灭里双手抱胸，斜倚船头，淡然道：“那倒不成，我还得等一个人。”

琼芳此时虽给抓住了，耳中却还能听讲，她听灭里仍在等人，心中不由坪抨一跳，不知他是否也在等那碗面。正想间，金凌霜已代她

问了："阁下要等什么人，可以说说么？"

灭里微微一笑，迳自伸手出去，便朝那块大黑布指了指。客栈失马，焉知非福，珊底罗登时怕了起来，尖叫道："老天！黑布底下有人么？"

"一群猪……"灭里嗤地一笑，摇头道："我在等这柄刀的真主，懂了么？"

对方意欲等候魔刀真主，此言一出，众皆哗然，金凌霜冷冷地道："阁下，他可是跛者吆，你不怕他么？"满身大血红的跛者，拥有帖木儿大帝同样的称号，连"七代煞金"

也只是他的臣属，灭里想要向他挑战，未免不自量力。灭里听得此言，不由笑道："金兄这话可怪了。我又不是来比武打架的，怕他做什么？"金凌霜长眉微挑，哦了一声，反问道："那你为何要见他？"灭里哈哈一笑，伸手向上指了指，耸了耸肩。

众人看不懂他的举止，金凌霜却是心下一凛，已知是银川公主要见怒王。

前朝皇帝的长女，便是公主殿下银川，若非大掌柜再三交代不可伤害这个女人，先前华轿上船，金凌霜也不必两次猜谜，更不会差点闹得阴沟里翻船，只不知这个秀雪女人究竟有何图谋，却为何要见满身鲜血的怒王？她难道不怕被活活捏死么？金凌霜叹了口气，想起自己职责重大，委实管不到这许多，当即道："来人，招呼这位灭里先生，把他请入客舱，让他与琼阁主一同赏雪。"

终于要开打了，赏雪是假，抓人是真，灭里朝琼芳瞧了瞧，眼见这名姑娘形貌端丽，虽然伤风得厉害，却仍不掩绝色，忍不住微笑道："金兄不愧是西域来的，待我这个外国人不坏。"

金凌霜听他说得潇洒，却也笑了笑，当下逐一派令："老七上前招呼客人，镇墓兽、帅金藤看守东西，宫毗罗、珊底罗打扫甲板，一刻钟之后打烊。"

客栈打烊，夜宿旅客自要回房歇息，只听哈地一声，那七帐房挺了一个大肚子，再次纵了出来，想来是要收房钱了。灭里见这人满身肥油，兀自张牙舞爪，不由奇道："掌柜的，就这么个胖伙计过来招呼我？你们客栈不太寒酸了么！"

灭里言语张狂，金凌霜却比他更狂十倍，当下头也不回，竖起黄金指环，迳向七当家打了个手讯。金凌霜竖指成三，意思不难明了，他要七当家在三拳内收拾敌人。

“呜哇吼！”七当家眼珠外突，跨马步、冲正拳，轰然拳劲发出，似要将敌人一拳打为烂泥。

灭里惊道：“嘿，你是要带我去客房，可不是要送我去坟场啊！”嘴中说笑，拳头却也抡了起来。风声飕飕，一个马步冲正拳，那个弯腰挥勾拳，二人各自击出一拳，全都望对方身上招呼，却对攻向自己的拳头不避不让。

武林高手对决，有所谓文比武较，意在胜负分出，点到为止。乡野村夫却没这许多讲究，你一拳、我一脚，看谁先活活踹死对方。旁观众人见这两条莽汉专攻不守，已然拿出了疯打，无不瞠目结舌，不知一会儿下场如何。

砰砰两声前后响起，声如击鼓，这个左胸挨毒拳，那个右胁遭狠打，两人各中要害，想来都痛到心坎去了。

灭里胸口挨打，痛彻心肺，他俯身舒出一口长气，眉心一展，将满头长发拨了拨，嘴角居然挂起了笑，仿佛回味无穷。众人看傻了眼。只见灭里从怀中取出两颗药丸，一颗送入嘴里，另一颗却抛给七当家，笑道：“吃吧。楼兰古方，调理内伤有奇效。”灭里气宇非凡，看他腰间虽系着宝刀，但对方未持兵刀，他便也虚悬不动，仅以空手回击，意示公平。想来这人秉持武者之风，此时送来的丹药绝不至藏毒。琼芳等人一旁观看，自对此人的气度大感心仪。

七当家把药丸接入手里，也不张嘴去吃，迳自抛药落地，一脚踏为烂泥，喝道：“奸贼！谁要你讨好了？受死吧！”正要上前动手，忽听一个清脆的嗓子响起，哼道：“小气啊小气，不收人家的心意，大可双手奉还，岂能这样作践糟蹋？小姑娘也似，别扭。”说话之人伶牙俐齿，正是琼芳。她虽给黑衣人押住了，却还是能言善道，便把七当家狠狠损了一顿。几名黑衣人听她说得有道理，非但不曾开口斥骂，反而还点头称是。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想来七当家人缘极差。他又窘又怒，虽想反驳琼芳，想了半天，却又肠枯思竭，找不出辞句应付，只得“啅”地一声怒喊：“狗贼放响屁！受死吧！”

七当家性莽气躁，拙于言辞，开口若非“奸贼受死”，便是“小子看招”，了无新意，只是这人毫无机锋口才，手底功夫却极为犀利，一声大喊方过，右脚前跨一尺，震得甲板破裂翻开，跟着左手提护胸前，掌心向外，右掌随势缓慢推进，赫是一套古拙掌法。

右臂将出不出，五指将拢不拢，转看七当家掌心，却又满布罡气，隐隐震动不休。灭里心下一凛，忖道：“安禅制龙掌，这人是少林寺的。”

此时少林方丈乃是灵定，下辖“真玄如识”四大神僧，看七当家虽然藏起了睑面，却瞒不住手底功夫，区区一掌击出，便已暴露少林武僧身分。只不知这人是“灵真”还是“灵玄”了。灭里无暇深思，当下深深吸气，上身后仰，再次拿出了勾拳架式。

中土武功门户虽多，却少有勾拳打法，七当家见他换汤不换药，老瓶装臭酒，毫无攻守法度可言，不由冷笑几声，示意轻蔑，便在此时，灭里一声大吼，右拳抢先打出，刻意朝七当家掌心撞去。

这个是中原正统，那个是西域古宗，胡汉对决，双方第二回出手交锋，架式依旧大得怕人。碰地炸响爆出，掌力雄浑，勾拳凶狠，双方拳掌僵持，各凭功力全面对决。

“安禅制龙掌”练有三重劲，寸劲破体、冲劲制压，长劲灭敌，最是厉害不过。只听七当家呼吸悠长，寸劲转瞬爆发，压得灭里上身微微晃荡，七当家怒号一声，顺势再发第二波气劲，冲力排山倒海而来，逼得灭里上身后仰，额头冷汗涔下。

天下五大宗，心体气术势，少林武僧无所不练，尤其精于禅定一道。气劲凝聚之刻，宛如古树大石，难以撼动。果然几个呼吸间，七当家双目神光暴涨，胸腔高高鼓起，料来第三波长劲一旦发出，必如泰山压顶之势。

灭里上身后仰，眼见败象已成，旋即抽拳脱身，七当家当仁不让，顺势一掌拍去，掌力骤然来袭，竟尔重重印上对手肩头，只打得黑契丹下盘险些溃决。灭里忍痛咬牙，反手也是一拳挥出，刷地一声轻响，拳锋勉强擦过七当家胸前，脚下却咚咚咚地退开七八步，面色已成惨白。

胡汉高手气力相较，孰高孰低，已是一目了然。看这少林三大掌功，一是“罗汉铜锣钹”，二是“大力金刚掌”，最神奇的便是“安禅制龙

掌”，果然威力非同凡响，七当家见自己旗开得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正笑得舒爽间，忽听剥剥声响不断，身上衣衫裂开，一条大缝从胸前连绵而来，好似为利刀所割，不旋踵，又听剥拉一响，连那黑面罩也破为两半，露出了光头秃顶。满场人众见变故忽起，无不咦了一声。

琼芳偷眼去望，只见这位七当家约莫五十来岁，满面横肉，面颊肥鼓鼓的，看这人如此丑恶难看，那个黑头罩倒也没算戴错了。

七当家赤膊上身，他被迫露出面貌，自是满面讶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怒道：“小子！说好了空手较量，你怎么使阴刀？”灭里腰悬宝刀，七当家的衣衫却给割破了，想来他趁人不备，悄悄出刀，这才伤了七当家。眼看黑衣敌众心存鄙夷，灭里却只低头不语。毕竟他挨了一记重掌，内息尚未调匀之前，万万不能开口，否则淤血内伤，一会儿绝难再战。

七当家犹在喝骂，金凌霜却已走入场中，问道：“你方才使的是什么功夫，可以说说么？”七当家哈哈大笑，道：“我使得是一套掌法，名曰……”黄金手指轻轻摇了摇，转向灭里指去，轻声道：“我不是问你，我问得是他。”

灭里没替自己辩解，金凌霜却把情状看得明白。适才那“安禅制龙掌”确实了得，以力较力，自是七当家占了上风。但灭里的勾拳也非凡物。他虽然挨了一掌，却也送出致命一拳。拳锋触体之刻，手腕内缩，并不正面碰撞敌体，而是以拳锋擦过敌身，一扭二送，最后才震出气力。靠着抽拉之力，便在七当家身上撕出一道痕迹，以外家流派而言，已属空手武术的登峰之作。

灭里吐出了浊气，挥了挥拳脚，淡淡答道：“这是狮牙，我从西方古国习来的，还使得么？”金凌霜虽然久在西域昆仑，却也不知“狮牙”源于西方古国亚述，这套拳法形如狮爪扑敌，至今传世已达两千余年，要论渊远流长，绝不在天竺武术之下。

听得四当家与敌人交谈，却把自己视若无物，七当家自是勃然大怒：“什么猪牙狗牙，刚巧拿来塞牙缝，受死吧！”正要上前再战，金凌霜摇了摇头，黄金手指轻轻回旋，已然握住了剑柄，看那剑锋将

出，鞘中竟然隐隐散出青芒，听他叹道：“老七，你打不过他的，退下。”

金凌霜适才看得清楚，七当家虽凭掌力震退了对手，但灭里拳劲有异，只要出手时力道稍重，狮牙便能将七当家开膛剖腹。对方既然手下留情，金凌霜身为此行指挥，已是不得不下场。

十年已过，卓凌昭已死，昆仑第一高手便是这位“剑寒”，他的功力到了什么地步，值得一探究竟。金凌霜上场候教，却不啻打了七当家一个耳光，果然他大怒欲狂，拿出了看家本领，奋力吼道：“泥梨耶啊！”

七当家双手握拳，昂首狂啸，面上弥漫黑邪妖气，功劲到处，宛如邪魔降世。满场黑衣人见他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无不高声欢呼，喊道：“禁传神功！”

武林帮会虽多，但门墙内列有禁传武功的派别，举世却只那一个。而其中以“泥梨耶”作为护身神功的人物，该门也只这一个。不消说，此人便是出嵩山少林四大金刚之一，虎爪灵真。

泥梨耶全称十八地狱经，乃是天下五大邪功之一。护身神功发动，七当家等同自道来历，两旁黑衣人大为振奋，金凌霜也不再上前干预，只双手拢袖，等候双方分出胜负。

十八地狱经第九重功劲使出，双掌虚合，食指、小指弯曲藏入掌心，这是护世八方天之一的“焰摩天大法印”。灭里见对方拿出绝学，却也不惊不怕，只淡淡地道：“阁下身怀秘技，不过我西域也有独门的禁传神功，你想见识么？”

西域高手专凭蛮力，对招一无分寸、二无气功，岂有什么禁传之术？眼看众人眼带讥笑，灭里却不多说，他拉起左臂衣袖，深深呼吸吐纳，那左手本与右臂一般粗细，但反覆握拳用力之下，筋紧肌崩，青筋竟尔缓缓涨大，勒得左臂发红发烫。金凌霜心下一凛，暗忖道：“左撇子！”

世人以右为正，以左为佐，中外皆然。左撇子并不稀奇，可一旦左撇子把右手练得如同常人，那就难得了。灭里始终以右手御敌，说明他的右手受过多少严厉矫治，方得这身傲人武功？可转个头来看，也说明那只遭到主人弃置的左臂，该有多么悲伤。

被禁的左手、被禁的姓氏、被禁的长相，眼前的灭里不只保不住他的惯用手，他还保不住他的姓名血脉，自幼被迫移宗改姓、改穿回民装束，讨好满天满地的委吾儿人……无数悲恨灌入这只左手，有朝一日正拳击出，该是什么样的气势？在这只被禁的左手之前，千年禁传神功又算得什么？灭里才是天生被禁、一身是禁啊！

禁传神功对受禁左臂，七当家拿出绝学，已然满身黑邪之气。灭里则是面色悲郁，目光凛然。这个黑气弥漫，面如松墨泼铁锅，难看可怖。那个铁臂烧红，却如飞龙盘火柱，威势冲霄。青筋纠、黑气涨，双方各以惊人架式运气，料来最后一次对掌，必是石破天惊之势。

吼声震天，两人拼出全身功力，各朝对方拳掌击打，真力未曾对撞，但凭气劲相触，便已激出一片向上旋风，逼得旁观众人屏气后让。眼看拳掌将接，胜负欲分，猛听江面上哗啦一声，竟有一人破水而出！来势快如闪电，竟已窜跃甲板，直取魔刀！

第三路人马到来，其势不及掩耳！众人大惊失色，纷纷转头去看，只见不速之客面戴头罩，身穿黑衫，赫然也是个黑衣人！不同的是他身手更快，目光更准，区区一个鲤鱼翻身，半空旋腰，头下脚上，便已扑出了一丈远近。这超人也似的身法一露，四当家不由“啊”了一声，琼芳也是一声低呼：“是他！”

是他！这人浑身湿透，身上更结了一层薄冰，不知在水里撑了多久，此时两大高手对决，他便趁机破水而出，竟要趁双方分神之际，一举夺下魔刀。

来人深谋远虑，身法更是雄健无匹，说来已是一击必中。最后的不速之客到来，满船鬼众莫不纵声惊叫：“秦仲海来了！秦仲海来了！大家小心啊！”一个又一个怪物窜出，人人身怀绝技，好似到处都是跛者、到处都是魔王。魔王接踵到来，不免让人慌了手脚。

黑衣鬼众口中叫得激动，脚下却不由自主望后退却，眼神全都透着惊怕。

众人猝不及防，连镇墓兽也迟了一步，但见灭里收不住拳，七当家也回不了掌，只能眼睁睁见那怪客扑向魔刀，两大高手面面相觑，霎时心意相通，同声怒喝：“休想！”

拳掌同时转向，齐向黑衣人打去，那黑衣人分毫不乱，反而加速坠下甲板，前拳后掌纷来夹杀，黑衣怪客吐气扬声，双掌提胸，便以全身内劲拂开两股巨力。

喝哈！八代煞金挥左拳，七座当家出右掌，三大高手拿出看家本领，各以一手攻向身周左右。这个左打怪客、右击莽汉，那个东拒魔功、西抗神拳，一时发红神臂、璘璘紫光、禁传邪气相互夹攻，三人各以肉身承受两股猛劲。

三大高手功力悉敌，对峙成圈，内力所过之处，黑气同紫光弥漫、气流随呼声齐啸，船头狂风大起，大黑布居然不必伸手去揭，便给气劲卷上夜空！而那黑盖头下的魔刀真貌，也将惊世而出！

魔王会合魔刀，天下却是个什么景况？一片惊惶失措中，唯独四当家静默不动，他望着冉冉上天的大黑布，忍不住叹了口气，低声自语："大掌柜，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全来了……也许这一局……"

"咱们要中计了……"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五章 怒者道之勤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吃不饱的时候，没人听过什么叫"仇人"。

没有"仇人"，是因为仇敌不是"人"，人们憎恨的是四肢脚的狮、是没有脚的蟒……却不是两只脚的人……

千里之外，响起了温静的嗓音，有个人在说故事。他的嗓子静静的、缓蹬的，听来斯文柔和，让人有些想睡觉。听他催眠又道："在那洪荒古纪里，猛兽当道，灾祸肆虐，百姓不会打仗，他们刚会种稻谷……"

"一次又一次，老虎行上家门，爹爹眼睁睁望着女儿被刁走，母亲看着爱子惨死爪下，无人比得过猛兽的神力，他们心存害怕，只能暗夜啼哭……有一天，雨季到来，千万猛兽如洪水般冲向人间，逼得全天下的百姓一齐向天哭喊，悲声激昂，震勤了满天神佛，于是天界遣下了人间第一位勇者，他的名字叫……"

"英雄。"

距离北京城三百里，霸州碉堡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人屏氛凝神，都在望着说故事的那个人。这人约莫六十上下，年岁虽长，体魄却极

为威风高大，说起话来透出一股端正庄严。不消说，他也是一个英雄。

唯英雄者，方能论英雄，老英雄双手抱胸，容色沈静，只在望向堂下。

堂下一共放置十排木椅，每排横坐十名军官，百人端坐沉默，望来好似专心听讲，其实臂膀早已锁紧气力，全数按上刀柄。堂边竖立了百来只长矛，倚立亲兵胸前，反照了一道又一道寒光，尽数映上说故事那人的脸庞。转看大堂四周，窗缝里更凸出了一只又一只蓝森森的锐铁，数百道密密麻麻的寒光，让人分不清哪些是弓箭的冷毒光、哪些是饿狼般的凶眼光。

刀藏鞘里、箭在弦上，情势一触即发。百来名听众鸦雀无声，或低头，或瞄眼，全在等候总兵大人的号令。

没有人在听讲故事，堂下如临大敌，宛如行军打仗。他们的指挥名叫钟思文，此人气定神闲，身居碉堡之中，端坐高椅之上，他凝望着面前的老英雄，随时等着下令抓人。

该怎么说这回事呢？钟思文瞧着堂上莫名其妙的老英雄，眼中泛起了迷惑。

一个时辰前，城门口出现一匹马，马上坐正一员大将，此人身披盔甲，手戴汉玉指环，一入城便自道身分，自称是怒苍本寨的“江东帆影”，欲见此城总兵钟思文。

怒苍高手辈出，正所谓“双英三雄四招抚”，纵是守城小卒也曾耳闻，“陆孤瞻”三字一出，如雷贯耳，小兵小卒吓得连滚带爬，旋即上报将领，众将赶来城门一瞧，惊见马上乘客鹤立鸡群，身高几达十尺，那胯下玉骢四足骏长，形体宛如大象。众将吓破了魂胆，慌张之下，一边差人上报总兵，一边调兵遣将，将这名十尺儒将团团包围。

消息送入总兵府，钟思文自是大喜过望。陆爷仁侠磊落，凡事与秦仲海透着相反，今日既然单枪匹马而来，若非有消息相送，便有拨乱反正之举，欣喜之下，险些倒履相迎了。也是怕对方反悔，一面派重兵将他“迎”进了碉堡，一面写了加急密件，火速送往北京。

迎来了敌方首脑，双方正要辟室密谈，哪知陆爷忽然交代下来，说他要讲个故事给众人听，对方行止怪异，钟思文自是啧啧称奇，不

知他是发了高烧，还是哪根筋给挑断了，只是自己等了十年，难得遇上升官发财的良机，怎能在枝微末节上争执？于是便依着陆爷的意思，让满城将领排排坐于堂下，学着小孩儿模样听讲故事。

兵不厌诈，陆爷是否另有阴谋呢……钟思文身为兵法名家，心中多少犯疑，正忖量间，身旁一名参谋靠了过来，低声道："总兵，这人该不会是假扮的吧？"

钟思文心下一凛，凝目去瞧堂上的正人君子，只见他白面黑须，孤身坐堂，一股仁侠磊落之气透骨而出。那椅子坐于胯下，更若板凳般低矮。没错，就是他，他便是昔年的五虎上将，今日的本寨双英，"江东帆影"陆孤瞻便是他。

这位陆爷温文尔雅，仁义为先，麾下一弓一刀，弓是解滔，刀名雪恨。每逢临敌交战之时，必定严守分际，一不教唆反叛，二不阴谋陷害，无论战况如何紧急，必为对方留下后路，从不赶尽杀绝。为了这等仁义作风，朝廷上下多尊一声"春秋君子将"，只是私下聊起来，莫不讥为"裹脚娘子军"。

无论是春秋君子，还是裹脚娘子，总之这人就是陆孤瞻。可此时钟思文认出了人，却猜不透他的来意，为何陆爷要深入敌营说故事呢？他是来投诚的？还是另有图谋？

"陆爷啊陆爷……"钟思文终于忍不住了，听他咳了一声，摇头道："我瞧您也别说什么劳什子故事了，倒是您只要愿意……'那个'……在下敢拍胸担保，您至少封得子爵。"

左一句这个，右一句那个，钟思文口气暧昧，说得自非光明之事。陆孤瞻听得劝降，却只面容沈静，他轻轻转动指上的汉玉环，摇头道："总兵，容我说完故事，诸位之后要杀要剐，陆某悉听尊便。"听得陆爷说得坦荡，满堂将士眉来眼去，嘴角无不泛起了笑。

钟思文却是智足多谋之辈，对方越是示意大方豪迈！他心中反而越感猜疑。

陆孤瞻不是普通武将，这人战场上手持大铜鞭，一挥一扫，便要打死百来个人，平日江湖走动，更常拿着马鞭抓人，随手一抛一扯，正教人士手到擒来。以武功而论，这人足与"煞金"石刚平起平坐，万万小觑不得。

此时此刻，最要提防的，便是他忽然暴起发难，以这人的武功身手，一旦起意刺杀自己，碉堡内抢先冲上的几十人非死不可。下属死伤惨重也就罢了，万一自己这条老命断送在这儿，那可大大不划算。钟思文打量了情势，便缩到后排椅子上，躲到一名高大武将背后，他召来参谋，附耳悄声："传赵教头准备鱼网，过来埋伏门外，咱们先任他装疯卖傻，等他松懈之后，咱们便如此如此……"

赵教头便是赵任通，此人出身岭南醒狮团，排行老二，乃是"铃铛老六"任宗的二哥，"七代醒狮"任勇的弟弟。见事机敏，武功卓绝，尤其要紧的，他是"客栈"的人，乃是大掌柜亲自安插在霸州的探子。整日刺探军情、打听隐私，钟思文自己出身军部，平日自是少与赵教头往来，只是不世奇功在前，此刻若要生擒五虎大将，便不能不靠这人的武术。

想起抓住了"双英"之一的陆孤瞻，堂下众将一个个眉开眼笑，有些按耐不住了。那陆爷浑似不知大难临头，竟无不适之色，他见众人窃窃私语，沈声便道："总兵大人，我的故事说到哪儿了？"

陆孤瞻受围受困，一切只为讲说那个故事。只是众人急着升官发财，谁又来听了？钟思文听得询问，不免大吃一惊，只是嚅嗫嗫地回答不出，他搜索枯肠，忙道："阁下适才提到狮子老虎……像是蚩尤率领百兽，大战黄帝三百回……"正不知所云间，一败涂地急忙低声送讯："总兵大人，他方才说到英雄降世。"

钟思文醒觉过来，忙道："是是是，英雄，阁下适才提到英雄。"

"英雄！英雄！何谓英雄！"陆孤瞻仰起头来，蓦地轻啸一声，只震得碉堡桌椅隐隐作响，众将脸上变色，就怕他暴起伤人，一时大为戒备。

陆孤瞻沈静了容情，他凝视堂下众人！朗声道："何谓英雄？出类拔萃谓之'英'，有长才不世出，洞烛机先、明情察事，卓卓然如鹤立鸡群，英姿勃发，可得其英字。"他撇眼众人，冷然又道："雄者！父权千姓万家，志于九州、气吞海内，识人而复容人，容人而复用人，天下群英无分男女长幼，甘愿纳侧妻身，如此霸气，吾得尊其'雄'！"

陆孤瞻厉声说教，只震得众人耳中嗡嗡作响，他撇望众将，缓声又道："英这个字，说得便是出类拔萃的大本领。雄这个字，则是吾等豪杰的大气概。少了'英'字，志向再大，也要抑郁难伸；反之没了父

怙万家的担当，无论闯下多少丰功伟业，都只能算是自个儿的淫乐业，百年过后坟前凄凉，天下谁还会感念他？”

堂下众人等着立功，哪管自己有无英才、有无雄魄，自是不以为意。陆孤瞻目光如电，在众人脸上扫过一遍，冷冷地道：“我今儿跟你们说的故事，便是英雄的故事。请诸君务必细听。”眼看众将心有旁骛，陆孤瞻情知世道如此，只得低声叹了口气，又道：“太古洪荒之世，英雄自天而降，他身负神力，气宇凛然，百姓问其名姓籍贯，英雄手指苍天，豪笑再三，百姓大惊下不敢再问，只能视若熊虎。”

“英雄身无长物，却能父怙天下，虽英俊却不雄染人妻，勇猛豪强却不欺贫压弱，心悬路人命运，大地以一肩扛。百姓见他自视奇高，每日里只知打抱不平，不事谷粮、不贩有无，饥吞腐肉，渴饮泥洼，久而久之必然一命呜呼，众人怕无端死了，便推举长老与他商议，只要他能屠狮伏虎，百姓便会替他起造一座大庙，让他衣食无虞，安心做他的豪侠。”

“英雄一听请求，便即慨然应允，他高歌而起，拔剑出征，果然八方猛兽难以抵敌，一见英雄仗剑到来，莫不落荒而逃。从此英雄无敌于天下，人间丰衣足食，他便荣归故里，成为庙中供奉的传奇。”

“没有狮子老虎的人间，一天天过着，春去夏来，秋收冬藏，人们也按着约定，年年推着谷车送往大庙，前去孝敬英雄。这天有个聪明的孩儿跟着来了，他拉着父母，哽咽问道：”为何要给别人吃？这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啊。‘“

故事讲到了紧要关头，碉堡外脚步杂沓，那位赵教头终于赶来了。传令来来去去！想来随时都要动手，陆孤瞻面无容情，只举起手来，示意众人把故事听完。

“童言无忌，却也说出了心里话。天下安定了，却为何还要供养这不事耕作的家伙？

大家越想越迷惑，想起自己年年要向这人磕头叩拜，心中更是不平。于是第一声附和响起，有人呼喊道：“是啊！太没道理了，坐享其成的家伙，不就是土匪吗？‘孩子急了，老婆气了，第二声、第三声，声声附和有如排山倒海，逼得长老们噤默难言，面对发怒的百姓，他们真不知该怎么解释，毕竟野兽已经给捕杀了啊！”

“英雄被捕了。罪名是不用他了。人间不需要那么强的东西，大家都吃饱了。”

众人听得故事如此进展，不由微微一惊，陆孤瞻凝视堂下众将，静声又道：“宰杀了北海蛟龙、砍烂了南山猛虎，人间最后一害也被缚入刑场。英雄被处死了，他的妻子裸体示众，他自己则被剥皮分尸，扔到异乡大树下，永世不得返回故土……”

悲戚的故事，让人禁不住想哭。碉堡外的兵卒受了感应，无不哽咽啜泣。堂内众将能高升到校尉，多半铁石心肠，一名将领嘴泛狞笑，起身便道：“姓陆的，屁放完了么？”

陆孤瞻闭上双眼，摇头道：“别急，故事还没完……因为……”

“英雄的儿子回来了……”

一众武将闻言吃惊，莫不抬起头来。

“不同于惨死的父亲，他不再逞英雄。他带着百万饿鬼过境，即将昭告世人，他是魔。”

魔字一出，堂上众人俱有不安之意，陆孤瞻凝视众人，静静又道：“魔者也，天下孕生之物。人们既然舍弃了第一个英雄，破弃他所信仰的道。他的儿子就不会再走父亲的老路。不做傻子的他，和百姓一样精明厉害……不过他和凡人有点不同，他是英雄，他有父亲传下的智与勇……”故事说完了！众人面面相觑，心下俱有寒意，陆孤瞻望向堂下众将，总结道：“由是乎，人间就成了今日的模样，战火四起，万民凉薄，危害天下苍生的不再是狮子老虎，而是我们自己。自今而后，人间起了大杀戮，连神佛也无法收拾了。”

猛听一名将领喝道：“T.M.D陆孤瞻！你究竟想放什么屁，明白说吧！”

陆孤瞻摇了摇头，淡然便道：“本朝第一个英雄，便是秦霸先。他是仁义使徒，也是忠勇烈士，可他所笃信的志业却遭天下人破弃，终让他惨败于神鬼亭，死法极惨极冤。”

说到此处，一双神眼森然吊起，瞪视着满堂将领。

众人哑口无言，全都懂了。秦霸先若是第一个英雄，那第二个英雄不就是……想起那西北七十万叛军之首，天下罪人共主，众人面色一变，全数安静下来。

“霸先公一意孤行，致为奸人所趁，固然死不足惜……但他因仁义而死，那就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了。”陆孤瞻叹了回气，幽幽又道：“试想行仁义者受天罚，还有谁愿成仁尽义？非只秦仲海见到了父亲的死，连那江充、刘敬、柳昂天、卓凌昭、杨肃观、伍定远……天下每一位英雄豪杰都亲睹了傻子的下稍。诸位，你若也是英雄，你会怎么做？”

此言一出，堂下噤若寒蝉，竟无一人回话。陆孤瞻长叹起身，他目向上苍，轻声道：“当年霸先公死于神鬼亭时，天下便已注定了这个面貌。如今大贤已死，正道已崩，当普天下人人信奉强生弱死的那一刻，我佛必会呼应大家的期盼，诞下一位最后的强者，过来收拾我们每个人。”说到此处，须发俱张，泪水滚滚而下，悲声道：“诸君！这场谁都逃不掉的劫难，就是轮回道上的罪与罚啊！”

大道破灭之后，天下必有大灾。孔丘言仁，却为春秋诸侯所共弃，当那些骄狂君主逐出仁者之日，何尝晓得战国之火正悄悄烧入门来？而不耻言仁的他们又何尝能够想见，那苦口婆心的孔老疯子或已亲眼预知：最后强者始皇的崛起之日已在眼前？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儒已死，人间不怜弱小，所以战国君王尽残暴。只因强生弱死、物竞天择，所以全天下最嗜血的始皇得以脱颖而出，从容杀戮六国每个后人、每个输家……自此九州化炼狱，全天下连同始皇在内，一同领受那轮回道场的“罪与罚”。

“罪与罚”，便才智高绝如嬴政，下令屠杀儒生的那一刻，不啻也谋杀了自己的满门。儒生奉信仁义，却得惨死以报，忠义如此下场，后世遂无一人舍身护道，满朝更无一字仗义之言，致令日后赵高嚣张狂妄，指鹿为马，而举国噤默以对，终使子婴受虐，大秦十五年而亡。

说到底，孔丘失守的那一日，轮回便已开启，这便是谁都无法挽回的“罪与罚”。

“放屁！”听完了解说，一名将领霍然起身，戟指怒骂：“我等精忠报国之士，岂能听你妖言惑众？来人啊！将他抓入牢里，割除双耳、刖斩双足！便拿一条入营不拜的罪名，也得让他生不如死！”口沫横飞之中，陆孤瞻叹息摇头，低声道：“擒我容易，擒怒王难。”

怒王二字现出，如同打了一记间雷，钟思文心下一凛，忙道：“等等，你到底想说什么？”

“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在下由衷相劝……”陆孤瞻回望满堂人众，轻声道出来意：“诸君若心系霸州满城百姓，还请即时开城投降，切莫自误。”

终于说出来了！开城投降四字一出，碉堡里爆出了哄堂大笑，人人捧腹喘气，笑得眼泪流出，骂道：“陆孤瞻！都说你是个人物，谁晓得他奶奶的，你这老狗连混蛋也不如啊！”刷刷数十声连响，堂下刀光辉映，俱已出鞘，堂外兵卒也预备了弓箭绳索，随时等候进来拿人。

虎落平阳，陆爷身陷重围，想来武功再高十倍，也已插翅难飞。当此绝境，陆孤瞻依旧镇静，听他道：“诸君请听了，在下今日冒险入城，一不为怒苍打算，二不为一己之私，一个赤心诚愿，就是盼保全霸州满城百姓。盼诸君得以成全。”

保全城中百姓？这话倒转来说，便是敌军已要进城。眼看对方孤身一人，拿着三寸不烂之舌胡说八道，堂上众人纷纷叫骂：“放屁！你拿什么打下霸州？就凭你一张臭嘴么？大家把他抓起来啊！“一片叫骂之中，正要起身抓人，钟思文立时举起手来，沈声喝道：”且慢！“

怒苍众将有分教，号为“双英三雄四招抚”，朝廷将领私下称为“智狠毒疯皆豪猛”，“毒将”有征东招抚江翼，“狠将”有总山战神煞金，“智将”有御赐凤羽唐士谦，除此之外，更有满地的疯将、猛将、勇将，一旦联手出征，任谁看了都怕。只是在这群打仗杀人六亲不认的将领中，唯独一人是君子儒将，他便是坐在面前的陆孤瞻。

钟思文沉吟半晌，便道：“陆先生，你要钟某开城投降，不难，你要摘钟某的人头，也不难。你只要回答我三个字：”凭什么‘？霸州与贵寨东西相隔，几达千里，你凭什么打下霸州？“说着双手环胸，淡淡地道：”陆爷，你只要答得出来，钟某人甘心束手就缚。“怒苍远在西北，霸州却是京畿重镇，藏于潼关之后，中间相隔无数关隘，敌人若要进攻霸州，少说得打个十年，方得逼近城池。眼看陆爷沉默不语，钟思文催促又道：”说吧，陆爷，凭什么要我开城投降？“

“人品。”堂下爆出轰然大笑，声闻数里，一片笑骂中，听得陆孤瞻幽幽叹道：“我以人品担保，你必须相信我。”众将怒道：“屁都不如！你的人品值几文？”

“行了。”钟思文微微蹙眉，制住众人的叫骂。他久在军中，深明陆爷作风，此公一不烧杀、二不劫掠，人品若何，满朝知闻，岂能让他受人羞辱？他满心烦乱，又问道：“好吧，就当钟某信得过你的人品，只是你还是得告诉我，此刻贵寨大军犹在襄阳厮杀，南进自顾不暇，我真要请教你，秦仲海要如何北趁霸州？”

“用飞的啊！”碉堡里再次爆出大笑，几十名将领同声捧腹，一笑陆孤瞻狂妄自大，二讽他不自量力。眼看陆孤瞻垂下首去，无言以对，钟思文秉持谋士风范，却也没随着众人发笑，摇头道：“陆爷，非是钟思文不给你面子。就算秦仲海武功高强，真能凌空飞行，他的军马呢？贵寨七十万大军南下激战，克与伍大都督对决，汉中、荆州、襄阳、驿马关，沿线如火如荼，秦仲海若想攻打霸州，借问他的军马从何而来？还请回覆此事。”

钟思文确实斯文，荒唐无比的事情，他却还认认真真地出口相询。良久良久，陆爷面色默然，低声道：“事涉军情，陆某不能说，否则便对不起霸先公。”

“所以呢？”钟思文叹了口气，又听陆孤瞻道：“所以在下只能以人品担保，各位只要广开城门，一得图全百姓，二能保住家小性命，务乞总兵怜信。”劝降如劝婚，须得你情我愿。说来说去，对方还只是那句老话，毫无说服之力。钟思文忍住了哈欠，摇头道：“陆兄，在下好话说尽了。”说着举起手来，轻轻招了招。

手势一出，左右随从暴喝同声，并力上前，数十名将领看管孤客，堂外兵卒更是成千上万，碉堡内外已是水泄不通。陆孤瞻神色黯然，并未显露武林高手的杀气，只静静喟然：“总兵，我这趟过来，事前没有知会总寨，我只是担忧百姓……”

“抓起来了！”钟思文终于耐不住脾气，吼了这句话出来。

“霸先公……”陆孤瞻含泪起身，仰天悲凉道：“我尽力了……”

什么鸟样子，让人越看越火，午后时分，敌将终于给押出大门，一股脑儿关入地牢，众将火气满满，一同步出碉堡。

莫名其妙的一天，行将过年，众人的家属都驻扎城中，本来心情欢愉，有说有笑，谁知给姓陆的王八胡扯一顿，好似真要发生什么怪事。眼看诸人愁眉苦脸，一名将领安慰道：“大家愁什么？怒苍本寨双英自投罗网，咱们一会儿报上战功，大家都记上一次嘉奖！”听得好处

在前，众将心中窃喜，脸上泛出一丝笑容，另一人也道："正是如此！岁未年关，秦仲海怕咱们没钱花，特地送来这个大红包，咱们可也不必客气。"

众人哈哈大笑，脸上的乌云全散了。一名参谋见钟思文默默无语，好似心中烦闷，忙道："总兵，您还担心陆孤瞻么？"钟思文摇了摇头，道："不，我压根儿不信他的话。"

"哦？"众人睁大了眼，一个个伸长了颈子，要听这位兵法名家如何解说。

"不瞒诸位，秦仲海的行踪……"钟思文眉毛轻挑，冷笑道："早在朝廷的掌握之中。襄阳大战之前，我便已得知消息。"听得此刻，众人无不松了口气，那参谋慌忙来问："秦仲海的行踪已在掌握？他现下上哪儿去了？"

"江南。"钟思文胸有成竹，淡淡回话。众人闻言大惊，纷纷覆述道："江南？他去江南做什么？捕鱼吃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自是议论纷纷。钟思文摇手吩咐："你们职级不到，不必深究。总之秦仲海气数已尽，不足畏惧。至于这个陆孤瞻，据我推算，定是一道烟幕，专来牵制朝廷，逼得北方兵马不敢南下驰援，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了这话，此刻便算最谨慎小心的，也已安下心了。钟思文乃是三朝元老，武英时驻派西疆，景泰时转投江充麾下，现下又成了正统朝的霸州总兵，说起话来自有一股威严。

他手指城池，总结道："秦仲侮用兵一向大胆，虚中藏实，实中带虚，不惜拿老将的性命来唬弄人。咱们若不想提心吊胆，这两日更得加紧防御，察看有无可疑之处，那才是根本之道。"

诸人颔首连连，纷纷道："是啊，天下没有自投罗网这等事，大家吩咐下去，这几日多多留意，一有异象，立时上报。"

霸州虽非剿匪第一线，却因地近京畿，来往军旅极为繁多，西北嘉峪关、东北山海关、正北居庸关三地军马东西往返，调度戍守，皆需途经此处，这钟思文身为前朝旧臣，如今反受重用，尤其感恩戴德，诸将明白上司的心事，当下簇拥着钟思文，视察城内防守。

只是众人嘴里虽然勤劳，脸上神色却甚轻松，毕竟天兵天将只在戏台上见过，与其担忧秦仲海从天而降，不如小心路上石头绊脚，那

才是正经。

行入大街，便由总兵带领，四下视察。众将忍着哈欠，自做军纪森严状，钟思文拊须顾盼，眼看城中一如平常，心下甚喜，颔首便道："咱们正统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当真是皇上鸿福……"正要继续称颂，忽听街角传来微弱声响，细细听来，好似是阵阵呻吟。钟思文咦了一声，率领众将转过大街，赫见一名乞丐瘫软地下，正自哀声行乞。

寻常乞丐浑身脏臭，这人却比乞儿还要不如，看他形容枯槁，手臂细瘦，肚腹却高高隆起，好似是地狱图里的饿鬼，几连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不足辨认。霸州城六畜繁昌，耕民十数万，乞丐向来少见，众将没见过这般苦状，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钟思文内心怜悯，便蹲身下地，从口袋里拿出碎银，温言道："来，拿去吃饭。"

那乞丐茫张双眼，气息微弱，一见钟思文的右手伸出，猛地扑将上来，死命抓住，迳朝嘴里咬去。钟思文大吃一惊，看那乞丐如此污秽，黄牙咬落下来，必有怪病缠身，忙道："来人！"亲兵急忙举脚来踢，怒道："混帐东西，是给你银两吃饭！不是让你吃手！"

那乞丐好似饿昏了头，却把思公的贵手当鸡爪，迳要抓来吃了。受了几脚，自行滚向道旁，钟思文惊惶缩手，银两没曾抓牢，便自坠到地下，骨溜溜地滚至那乞丐面前。

白晃晃的银子滚在面前，那乞丐一脸迷茫，自管俯身拾起，但见他颤巍巍地举起元宝，却不见兴奋神色，只把元宝往嘴里塞，好似当作了饺子，一股脑儿要吞落下肚。

众人纷纷惊喊："这小子饿傻了！"连着几番怪事生出，各人慌忙踢打，又把银子抢了回来。那乞丐浑似失心疯，挨了几下责打，也不见他哭喊呼疼，只是双目茫然，趴倒地下，口中还在喃喃不休。

众将咒骂不已，又待下手痛殴，钟思文却摇了摇手，道："算了，可怜人一个，莫与他计较。"他反覆看了那乞丐几眼，拊须蹙眉道："来人，将这人带回府上，让他疗养生息。"

"总兵大仁大德……"众将见了正义之举，莫不衷心发叹，拼命来颂："大慈大悲啊！"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钟思文面有得色，俨然道：“想吾等为国为民之士，求得不就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么？待得天下为公，世间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奈河西北乱事不平？家事国事不靖？”他仰天拊须，摇头晃脑，吟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啊，讲信修睦……”

总兵大人作文章，满场将士把嘴张，长篇大论之下，众下属无不疯狂颔首，点得脑袋都快落地了。钟思文洋洋洒洒说了好长一篇，不免有些渴了，眼看左近一处茶水摊，另卖些糕饼，当下取出银两，吩咐道：“来人，去买些茶水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

一名将领笑道：“买什么？那多费事，要吃要喝，瞧我过去吭个气儿……”话还含在嘴里，总兵已然凶眼怒瞪，大喝道：“大胆扰民恶行！你想害我被革职查办么？”

当时朝廷管办森严！官员一瓢一饮皆有约法，若有巧取豪夺之事，动辄抄家灭族。钟思文为官多年，深知皇帝手段阴毒，派有大批密探监管群臣，秘号“客栈”，为免厂卫举发滋事，便来当头棒喝，以儆效尤。

众将闻得主上发怒，心中有愧，一个个低下头去，不敢应答。钟思文哼了几声，亲手拿了银两，便往茶摊而去。看他手持银两，兀自回首瞪向众人，责备道：“什么是买，什么是卖！给我看清楚了！”他行到茶水摊前，回头数落了半天，却没听见店家过来招呼。

说也奇怪，钟思文身为总兵，平素店家一见大人到来，那还不全家慌张出迎，老婆女儿排排跪了一地？岂能这般置之不理？钟思文满心纳闷，当即蹙眉转头，沈声道：“店家！”

“咕……噜……”

有怪声？钟思文满心惊疑，霎时扬起脸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人，看他嘴里塞满糕饼，正自大吃大嚼，半点也不似店家。钟思文吃了一惊，凝目细看，赫见此人身瘦如柴，却又挺了个大肚子，竟又是只饿鬼冒将出来！

钟思文大惊失色，“啊呀”一声叫，急急退开，忽然脚下一绊，立时摔倒在地，瞪眼一看，脚边竟又趴了一只大肚饿鬼，看他手抓糕饼，趴地啃食，模样如颠似狂。钟思文吓坏了，惊叫道：“来人啊！来

人啊！”左右亲兵抢上救起，其余众将也都赶将过来，一个个睁大了眼，都在瞅着面前的异状。

情势有些诡异，街上接连冒出三只饿鬼，却是从哪儿溜进来的？钟思文满面冷汗，使了个眼色，亲兵赶忙上前，对着茶水摊喊道：“店家！店家！有人在吗？”

茶水铺里无人应答，店家居然消失无踪了，那亲兵抓住了一只饿鬼，喝道：“你姓啥名谁，为何来到霸州行乞？那店家呢？他上哪儿去了？”连着几个题目问下，那乞丐却只茫然张口，喉头勉强发出些声响，想来是给糕饼噎住了。

一旁将领大怒，重重一耳光煽落，喝道：“还不说？”那人呛住了，霎时咳咳不休，双手挥舞，面色转为青紫，钟思文吃了一惊，使了个眼色，亲兵狠命一拳打落，捶在那人背后。糕饼吐了出来，那饿鬼倒在地下，身子蠕动不休，眼中却在淌泪。一名将领重重踹落大脚，怒道：“贱民！说话啊！”

背后受了踢踩，泪水霎时扑飕飕地流下，饿鬼四肢趴地，目光悲凉，喉头发出了喃喃呼唤，但听他含泪哭诉，似在唱些什么。钟思文嘘了一声，众人无不安静下来，一个个侧耳倾听，霎时之间，耳中清清楚楚听道……

“朝升堂，暮上床……贼官污吏偷银粮……”

“吃你娘、着你娘……豪门招妾讨你娘……”

“西北来的！”众将俱惊，同声暴喊。

来人口唱“怒苍颂”，必是西北难民无疑。众人面面相觑，心里都凉了半截。

西北干旱日重，耕地长年无雨，饥民灾户四下流窜，时时爆发民反，众人听那歌声悲郁，似在向魔神倾诉恨火，此人必是灾地饥民无疑。只是那歌词满是仇恨，尽在诉说对朝廷的憎恶不满，众人越听越怒，一名将领举起脚来，恶狠狠往那饥民身上踢落，叱道：“妈巴羔子饿死鬼，踹死一个少一个！”

那饿鬼受了重脚，一时趴倒在地，脸上泪水混入泥尘，再也动弹不得了。

钟思文眼珠略略转动，醒起方才陆孤瞻的劝说，心里犯了疑惑，当即沈声道："来人！先将这些难民带回牢里审讯，其余诸人预备刀剑，随本官过去城门察看！"众人暴喝一声，随总兵快步行去。

钟思文一马当先，看似威风凛凛，其实心中又是猜忌、又是惊疑，只不住推算局面。

好端端地，陆孤瞻为何孤身过来霸州？这人身为怒苍第一儒将，翩翩君子，不欺不诈，脑子也没烧坏，到底有何图谋呢？会不会……会不会……

钟思文越想越怕，脚步越来越急，直向城门奔去。众人簇拥总兵，沿途去看，说也奇怪，路上始终瞧不到行人。明日便是除夕，这偌大的街上却一无百姓、二无士兵，虽在傍晚，竟如午夜般寂寥安静。众将惊疑不定，实在按耐不住，眼看道旁有处民宅，便即一脚踹开，喝道，"有人么？"

有人，门里坐着一群大肚饿鬼，茫然望向众将官，口中却在咀嚼吃食。

饿鬼闯入城中，望之有如地狱图，怪诞异常。众将面色青白，均是惊惶失措，一人怒道："这家人上哪儿了？说！"大肚饿鬼专心吃食，无人回话。钟思文不待多问，立时喝道："来人！去把卫所兵马尽数调出，全城戒严！"众人听得总兵派令，自知事情闹大了，纷纷赶将出去。钟思文望着屋内的饿鬼，喘息道："来人，去把陆孤瞻带过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霸州城拱卫北京，位于潼关之后，只因地处关内，山隘屏障，这十年里从来不见敌军来袭，兵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共三处卫所，合计两万四千士卒。倘若秦仲侮真个冲将过来，那可如何是好？钟思文满心烦乱，便又朝军营匆匆奔去，就怕另有灾厄。

来到军营，只见营门敞开，不见一个守卫。众人越来越是慌怕，霸州共有两道城墙，外三内四，合计七门，要是外城第一线兵马不见踪影，那霸州已是岌岌可危了。亲兵不待吩咐，率先挺刀抢入，厉声道："总兵驾到，此处长官速来迎接！"众人随后奔入，慌忙去看，只见哨所虽然阴暗，却是人头钻动，一时纷纷松了口气，抚胸笑道："可有人了。"

渣巴渣巴，吃食声从角落响起，地下坐着无数大肚饿鬼，人人手拿军用干粮，东一堆、西一簇，有的哭坐在地，有的凶眼瞪视，人人披头散发，面黄肌瘦，除大小之分，根本难辨男女老幼。众将亲兵无不大惊道："妈呀！"

乱，岂一个乱字得了？众人惊怕尖叫，钟思文则是哑口无言，此地乃是外城哨所，兵卒却似消失无踪了。众人醒起城里藏有家眷，无不担心受伯。钟思文第一个醒觉过来，喝道："调出内城兵马，即刻接管外城！东西南北四门封闭，严禁百姓商旅进出！"另又吩咐亲兵："即刻找来赵教头，要他来保护本官。"

入夜时分，最后一道晚霞被夜色吞没，钟思文率众狂奔，群将沿路高声呼喊，只是道上总是宁静无人，一不见百姓，二不见士卒，一行人越走越是心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钟思文状似镇定，其实内心已如翻江倒海，想他昔年镇守西疆，之后投效新皇，转派霸州，无论景泰还是正统，始终为朝廷倚仗，不负所托。他双手合十，默默祝祷："我佛慈悲，钟恩文一生宫运亨通，秦霸先叛国没能连累我，江充垮台不曾拖倒我，无论如何得安然渡过这关，别出乱子。"

一路提心吊胆，好容易来到城墙，众人却都下敢上前了，只躲在碉堡之后，偷眼去看。要是一个不巧，居然见到城门洞开，强敌百万军破城而入的惨况，自要抱头鼠窜而去。

几十双眼睛眨啊眨，几十只脚抖啊抖，一只只脑袋从碉堡后头冒了出来，不住偷眼察看。忽然之间，这边喔一声，那边咻一记，这一望之下，诸人阿弥陀佛一声，无不大大松了口气。

城门紧闭，一无敌军攻城，二无褴褛乞儿聚集，看那千斤铁门牢牢关起，门间兀自上了一尺直径的大木梁，钟思文拼命拍着心口，啐道："自己吓自己，可别惹出病了。"

他略略思量，眼前城门紧闭，并无外敌，可兵卒却消无踪，想来必有内情。正猜测间，忽听参谋道："启禀总兵，有人在煮东西！"众人咦了一声，纷纷仰头闻嗅，确有阵阵酒肉香气飘来，寒风中倍觉滋味。一名将领惊道："大家快瞧城头！"各人仰头去望，惊见城墙上火光隐隐，歌声不绝传来，果然有人在那儿烤肉饮酒。

何方大胆狂徒，居然敢在城头嬉戏？原来是朝廷守卒。众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全都叫骂起来了。一名将领怒道：“好家伙！怎说不见半个人影，原来是溜到那儿喝酒去了！当真该死！”说着第一个奔上石梯，料来要重重惩处。

钟思文苦笑几声，却也没破口大骂。行将过年，爆竹催春，下级兵卒思乡情切，心情怠惰之余，自要寻找因头作乐。只是乐归乐，却怎也不该擅离职守，想来当真该打。

没事了，看四门安然紧闭，城池毫无异状，一切全因士卒怠慢，这才招惹事端。可怜一连串怪事冒出来，加上陆孤瞻的危言耸听，却险些把钟思文吓出病来。当下众人兵分二路，一路前去内城调派军马，一路过去察看城门。只留了钟思文一人坐地喘歇，正擦抹冷汗间，又听亲兵来报：“启秉大人，赵教头过来了。”

城池旁出现一名干练的中年汉子，此人正是武功高强的团练赵任通，这人是客栈的人，每日盯着城内众将，钟思文平日自是避之唯恐不及，只是今日情势不同，毕竟暗巷里闹鬼闹得凶，有个密探偷偷跟着自己，那也不算坏事。眼看赵任通行上前来，目光满是关切，钟思文松了口气，问道：“内城还平静么？”

赵任通颔首道：“一切如常！总兵莫要担忧。”钟思文安心下来，又道：“陆孤瞻呢？没逃走吧？”赵任通静静地道：“这人上了脚链枷锁，早已押入大牢，我已通知‘上头’，请他们明日派人过来押解。”上头的意思，便是那只大老鹰，钟思文安下心来，便也闭目养神，不再说话了。背后亲兵见他疲惫，立时蹲在地下，替他拍肩搓腿，赵教头静静看着，忽道：“行了，这是你妹子的差事，这会儿给你这大哥干完了，总兵回府之后，她要做什么？”

那亲兵低咳一声，总兵大人则是睑上一红，这对兄妹都在钟思文手下办事，靠着职权便利，长官又是风流斯文，妹妹陪上床，哥哥随上堂，没想这些丑事全给赵教头看入眼里，想来也已传入“大掌柜”耳中。

丑事给人揭开，钟思文面皮烧烫，急于岔开话头，随口搭话道：“赵兄，北京有无军情下来？”赵任通摇头道：“暂且没有。大过年的，没消息便是好消息。总兵无须多虑。”

钟思文干笑道：“说得是，说得是，咱们快上城去吧。”他擦抹冷汗，率先行上阶梯，便在此时，城头歌声终于止歇，火光黯淡，阵阵斥骂不绝传来，想来抓到了怠惰小卒，众将正自出言教训。忽然之间，几声惨叫划破夜空，想来有人给处死了。钟思文眉头一蹙，便要发声喝止，那赵教头伸手拦住了，摇头道：“军心散漫，纪律松弛，须得处死几个怠慢兵卒，以儆效尤。”

是了，该处死的，绝不能留情，否则便是妇人之仁。钟思文微微一笑，便也不说话了。

亲兵搀扶之下，众人并肩拾级，鱼贯行入城头。好容易走到墙上，那亲兵抢先一记高喊：“总兵驾到！”

霸州城道宽敞，足供马匹飞驰，随时有数百兵卒驻守，此刻亲兵喊声嘹亮，便等着衣甲振响，寒刀触地之声。只是等了半晌，城头黑暗一片，四周安安静静，不闻人语响。

怪了，刚才还有声响的？人呢？钟思文望着空旷城头，见了满地火堆灰烬，却没瞧见下属。他心里有些惊疑，赶忙使了个眼色，亲兵提声再喊：“总兵驾到！守城军官何在！”

寒风飕飕，四顾眺望，偌大的城楼昂然矗立，良久良久，没人回答问话。钟思文陡见此状，内心又忌惮起来。他越来越焦躁，亲自喊道：“有人么？有人么？快快出来，本将重重有赏！”

城墙连绵数里，宛若一条黑龙，诸人在城头奔跑叫嚷，激起了一片空旷回音，钟思文越来越怕、越来越烦。正要尖叫宣泄恐惧，猛听亲兵大喜道：“有人了！大人，那儿有人了！”

钟思文大喜之下，急急去望，赫见城郭远处立着一名男子，看他满头白发银辉，背向众人，却是名老卒。钟思文急忙奔向前去，喊道：“老丈！老丈！”

那老者距离众人约有十数丈，听得喊声，却不回头来答。看他仰着下巴，侧肩靠墙，双手抱胸，似在眺看满天星辰。那亲兵暗暗诅咒，便也急奔而来，破口喝骂：“小老头儿，你耳聋了么？总兵大人在唤你啊！”钟思文咳了咳，忙道：“别凶他，老人泰半耳背，不打紧。”

亲兵压抑火气，率先奔到那人背后，再次暴喝：“老头！”喊声凄厉，发声只在背后，只要此人不是全聋，必能听闻声响。果然那老者

动了动肩膀，想来听到了说话。

“老头！”那亲兵厉声再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人都上哪儿去了？”

那老者听了喊话，兀自背对众人，他举起手指，慢慢朝一个方位指去。众人顺着指端去望，赫见一条大水沟绵延下城，尽头却是一处大坑。

粪坑？赵任通与钟思文对望一眼，无不满心疑惑。却不知那老人手指粪坑水道，究竟是何意思？那亲兵怒道：“死老头！两三百人全都上茅坑拉屎去了？你胡说八道什么？”

那老人背对众人，耳听对方不断辱骂，陡然间昂然直身，轻轻叹了口气。

直至此时，众人方才惊觉那人体型高大，看他背对自己，白发生辉，双肩宽阔，料来绝非寻常兵卒。那亲兵拔出了钢刀，厉声怒喝：“死老头！转过身来！”

老头没有转身、也没有应答，那亲兵气愤不过，当下重重一脚踢出，踹往那人左腿，喀地一响，身子倒飞而出，头下脚上栽入粪渠，一路滚到城下粪坑去了。

“铁……铁……脚……”赵任通嘴角喃喃，似已认出那白发男子的身分，他嘶嘎了嗓子，迟迟说不出下一个字。

白发男子听得哽咽哭泣，便缓缓转头过来，凝视着眼前两名朝廷中人，神态默然。

钟思文望着那双眼眸，心头有些异样，说不出像什么，这人的眼神好似懒洋洋地无所谓，可目光回转之间，又似见到了雷电轰闪的猛虎，隐隐藏着凶焰火光。

面前的人不是兵卒，也不是老头儿，他是……他是……

“秦仲海啊！”赵任通哑然，钟思文哽咽，两人对望一眼，一同发出惨厉尖叫。

两名男子拔腿飞奔，四腿快旋如轮，一路由南门奔向西门，远处鼓声间歇不定，让人更加害怕。正哭喊逃命间，忽见西门城头立着日月旗，旗下聚集了大批兵卒，人人身穿朝廷衣装，望来足有数千之众。钟思文见了救星，拼命挥手道：“来人啊！来人啊！”

声声呼唤下，大批步卒列阵转向，霎时之间，一个个俯身向地，单膝跪倒，竟都向自己参拜起来。养兵千日，用于一时，这些军士从不喜欢跪拜，谁知大敌当前，却又一个个跪倒在地，仿如打混装死。钟思文大声道："别多礼了！平身！平身！快快过来保护本官！"

总兵发号施令，众兵卒却神情肃然，无人言动，钟思文尖叫道："赵教头！赵教头！

快叫他们过来啊！"他叫得声嘶力竭，却迟迟不听教头说话，转头去看，惊见赵任通也已趴倒在地，这个赵醒狮平日威风八面，如今却像矮脚虎，四肢着地，脸上更满布惊恐。

背脊发凉，后头像是有什么东西来了，钟思文两腿开阖颤抖，身子晃荡摇摆，呆呆傻傻之间，低头望地，只见地下来了一记影子，它有一个头、两只膀、三柄刀，便如戏台上的天将一般。魔将魔影笼罩背后，钟思文心跳停顿，他忽然提起手掌，狠狠望自己面颊抽落一记耳光，笑道："不痛嘛，哈哈，幻影，是幻影，全部都是幻影，瞧，城池大门关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敌人嘛……"

正要哈哈大笑，忽然头顶传来一声叹息，跟着一只大手放落脑门，那手掌大得离奇，握住了整个脑袋之后，五指居然还伸到了眼珠儿，好似要施以挖眼剜目的酷刑。钟思文脑中一阵晕眩，他居然没哭没叫，只歪嘴斜眼，嘶嘶笑道："谁……谁啊？"

"我叫做煞金……"怒苍双英到了，关起了仁慈博爱的儒将孤瞻，却引来了举世第一凶豪的狠将石刚。大水缸似的脑袋靠到了耳边，在他的身上嗅了嗅，如熊似虎，欲将食人。害怕达到了顶点，钟思文居然自欺欺人起来，听他笑道："胡说八道，你才不是煞金，门关得好好的，你打哪儿进来的？"

巨灵神掌搂住总兵大人的肩头，听得石刚叹了口气，轻声道："启禀总兵，城门是我关的。"钟思文苦笑道："你……你关的？"石刚朝他耳孔吹了一口气，淡淡说道："你娘没教过你么？最后一个回家的人，便该随手关门……"

将死之际，钟思文终于放声哭叫起来，狂声道："骗人！骗人！秦仲侮早就去江南夺刀了，才不会过来霸州城！你们全都是假扮的！假的！幻影！妖法！"巨大的身子趴俯过来，按住了钟思文的脑袋，把他

的脸面转了过去，轻轻说道：“乖乖别吵，瞧，自己瞧，瞧瞧咱们少主。”

深夜无光，鼓声隆隆，黑暗中有人擂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伴随地下沉重的踏地声响，万军已然拜伏在地，静候黑暗之主降临。

来了，铁脚踏地，一沉一沉，有人一路行上城楼，他解下了盔甲，随手抛给兵卒，露出满身狰狞的刺花，那凌云之志冉冉上升，随着主人行入城楼。须臾间，鼓声止息，来人面向北京，那铁脚高高提起，重重踏下，踩得城楼护栏破裂炸开。

钟思文牙关喀喀颤抖，他跪倒在地，望着那只忿恚铁脚，顺延脚踝望上去看，眼里见到了一只粗壮大腿，再望上看，见到了一只满布火纹的怒掌，再望上看……见到了略带愁意的嘴角，满布苍凉的虎眼，以及那一头黑白杂生的浓密灰发。

“瞧。”石刚笑了笑，附耳述说：“瞧他的模样，他还要抢什么刀吗？”

昔年火贪刀，攻守不必第二刀；今朝秦仲海，杀人何须再用刀？

大地黑沈，天下万物一片寂静，灰发男子单足傲跨城楼，俯身凛视西方。陡然间，他提起了一只火把，熊熊焰光好似带着无边怒火，照亮了天下。

一片宁静中，灰发男子高举火把，嗓音雄浑悲凉，高呼曰：“罪人们！”

罪人们……罪人们……西方远处传来无数回音，灰发男子举火向天，悲声怒号：“与我同受天罚的罪人们！神佛舍弃吾等，我却不舍众生！”火把从城头抛了出去，轰飕飕地连过数百丈，飞向幽暗无边的西北大地。

火把坠入地狱，瞬间消逝熄灭，钟思文喃喃自语：“他……他要干什么？”

仿佛在回答钟思文的疑问，火炬坠落处现出小小火星，黯淡光芒颤抖微弱，堪堪熄灭之时，又是一道星火燃起，须臾之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魔火以那火炬为圆心，分向四方侵略大地，火光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近，终于在霸州城下燃起一片浩瀚火海。

不是一只，不是两只，而是大海一样的汹涌人潮！那数不清的饥民手捏草梗，低头流泪，只在守护他们心中的微光。怒火包围霸州，占满了视界的每个角落。钟思文也大声尖叫起来。

“天下受苦受难的罪人们！”怒字旗扬天而起，仿佛向那满天神佛示威，听得石刚纵声呼喊：“神佛不赏路，咱们自闯路！太师不给吃，咱们自己吃！”怒字漫天挥舞，号召天下罪人，十年干旱摧残，没了食粮的灾民跪地哭喊，回应着他们的救世之主：“上苍不给活！咱们自己活！”

“兄弟姊妹们！杀啊！”旗帜飞扬，一声令下，无数饿鬼奔向城门，一只只用力拍打，尖叫道：“肚子饿！肚子饿！放我们进城！放我们进城！”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更何况此地聚集了百万饿鬼？数不清的贫农低吟哭喊，虽然声声微弱，但那卑微哭泣一点一滴汇聚成川，终能合为一道不平天雷，一举震醒大佛国。

回思陆孤瞻的劝说，钟思文心中悔恨，骨气己是荡然无存。他一把抱住了石刚的双脚，哭道：“不可以！不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比野狗还能吃啊！”

蝗虫过境之处，猛虎狼群退避三舍，饿鬼无地可耕，无饭可食，遂只能煮草为米，捡梗做肴，等吃到寸草不生之时，先吃过路商旅、后吃隔壁四邻，最后易子而食。如今来到霸州城，却是什么个了局？想起一家老小还在城内，钟思文悔不当初，已是泣不成声。

听得对方以野狗二字相称，石刚不由叹道：“总兵大人，您别瞧不起他们，人家不过肚子大，其实食量哪里比得过你呢？”钟思文闻得此言，只是愕然不解，石刚大手伸来，用力拍了拍斯文脸颊，摇头道：“要让你这三八蛋好吃好喝，让你十个八个老婆安心下蛋，咱们一年少说得耗掉十亩良田、屠宰千只鸡鸭，三节加菜进补，还得砍掉百头牛羊……”

“阿弥陀佛……”剽悍脸庞垂首下望，露出难得的怜悯之色，合十道：“宰了你钟思文一家老小，鸡鸭不必变鱼肉，畜生们会感激我的。”

死不可怕，死得尸骨无存，沦为茅坑大粪，那才是最最让人寒心之事。钟思文趴地惊叫：“不要！不要！我不要被吃！”耳听钟思文哭

叫不休，石刚却也没打开城门，听他笑道：“好啦，吓吓你而已，瞧你怕的。”钟思文大喜过望，正要答谢，却见石刚俯身过来，含笑道：“来，赶紧替灾民修书一封，要保定军马打开关隘，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吧。”

保定关隘一开，道路尽头便是北京，届时一片鬼海淹没良田，直隶省境也不成为炼狱？钟思文不敢设想后果，尖叫道：“不行！别把灾民送入北京！他们会吃人的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正哭叫间，胸前衣襟一紧，双脚赫地离地。眼前缓缓靠来一张虎面，森然道：“你要这些人怎么办？”

猛虎额上有个“王”字，这人额上却有个血红的“罪”字，钟思文两脚离地，胸腔紧缩，一时喉头出气多、入气少，随都要断气。

“传话给杨肃观。”魔眼冒出凶火：“佛国不能只有天女散花。”

不收大肚饿鬼的大佛国，会见到老子的大慈悲……

比弑师弑父更大一百倍的……

大慈悲……

砰地一声，魔爪松开，钟思文滚跌在地，忍不住放声大哭。

襄阳大捷，却换来了霸州大劫，靠着怒苍三千猛士声东击西，百万饿鬼即将化整为零而来，北京虽然繁华富庶，却耐得住几只蝗虫？西北灾祸即将蔓延，钟思文内心疯狂呐喊：“太师！太师！魔王来了，您快快来解救我们啊！”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六章 修罗天之罚

“快！快！快！”大库房里，罗摩什又跳又叫，像是监工的卒头，他伸手往一名属下脑袋一拍，喝道：“云南土司好了没！”

“好了！好了！”属下慌张忙乱，急急将笔杆放落下来，手上没端来吃食，却送来一本簿子。眼看墨色雾自未干，罗摩仆赶紧翻开内页，急急呼气来吹，他见身边众人呆立不动，霎时怒声厉喝：“去把本子排好，一会儿大掌柜就来视察了！”

忙碌半天，远处脚步声响起，长官已然驾到。罗摩什行色匆匆，忙将本子扔给属下，自到库房门口守着。天日虽冷，兀自满头冷汗，就怕耽误了期限，那可大大麻烦了。

啪啪……过了很久很久，又有一记脚步轻响……啪啪……啪啪……

侧耳再听，脚步声没了，光头上却传来一阵冰凉，罗摩什吊眼来望，但见一只玉白手掌轻轻摸上脑门，在光头上轻轻敲了敲。

“有人在家吗？”优雅的嗓音响起，罗摩什赶忙直起身子，陪笑道：“在家、在家。”

催魂判官来了，他英俊也阴森，英明神武也阴魂不散，他是天下排名第一的特品怪胎，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大掌柜”啊！

正统朝复辟十年，别人老了，这人却是老天爷情有独钟的宠儿，别人岁月染白头，刀刀刻年轮，一刀一刀，乱七八糟，老天爷却只送给大掌柜一幅短髭，横在那红润如玉的唇上。

漂亮的短髭修剪合宜，向来属于大人物，江充留过，卓凌昭蓄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轮到这家伙了。看他轻抚唇上短髭，那模样让他更加稳重、更加精明、更加位高权重，也更加像是大魔头……江充与卓凌昭合而为一的……

“启秉大魔……大……大掌柜！”罗摩什躬身拱手，险些说错话了，他双手贴紧裤缝，大声凛答：“各行省土司、州县衙门帐本，全都妥善了！还请大掌柜过目！”

这日一早天没亮，三十六岁的“大掌柜”精神奕奕，一大早便来库房视察了。

大掌柜脚步轻缓，来到了一叠本子前，他提起玉白的手指，朝面前的帐本点了点，问道：“北直隶？”罗摩什慌张地道：“嗯……是……

喔……不是……”他运起毕生功力，捧起了一叠八尺来高的簿子塔，摇摇晃晃，轰然放在大掌柜脚边，喘道：“还有这些……

北直隶衙门多，六部五院、内宫外廷，加起来才是北直隶的。“

每年此时，罗摩什都要陪在大掌柜身旁，一同巡视那堆如山高的帐本，没法子，罗摩什职司府库，他是客栈的六当家，专来管帐。

所谓的管帐，那可不是笑死人的闲差，而是真正的明细簿记。叠起通天高、铺地四面广，西起朵甘，东至琉球，北起建州女真，南至川滇黔三土司，举国上下的帐都在这儿查完。自宋代出了一本“神宗会计实录”之后，这套查记手段便一路流传下来，遇上精明若鬼的“大掌柜”，他可爱死了。

罗摩什口中呕呕，不停泻出一夜未眠积下的晦气，大掌柜倒是神清气爽，沿途视察，只见山东江西、河南湖北，各地帐本排立在地，宛如群山之海，他拍了拍罗摩什的肩头，微笑道：“辛苦你了，六当家不愧西域出身，果然精于算术。”罗摩什垂手答谢：“多谢大掌柜赞誉，本分而已。”大掌柜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走到小山般的帐本旁，随手翻了翻，问道：“军部的帐本呢？”罗摩什急忙取过一本薄薄的册子，送到了大掌柜的手中。

无论是五辅还是六部，每个官衙门都缴了厚厚一大叠帐本，不过军部就是不同，每年送来的帐册都这么薄，“五军大都督”最能干了，薄薄小小的册子中，总能记载百万军卒的配给粮饷，干净俐落最清爽。正陪笑间，忽听大掌柜轻轻咳了咳，低声道：“取算盘来，我要对帐。”罗摩什早有准备，当下从怀中取出一只红木算盘，又取过朱砂笔，一并交到了大掌柜手中。

劈劈啪啪、啪啪劈劈，大掌柜坐了下来，一手算盘一手笔，点批挑阅之间，已然开始查对。

玉白的手指翻动如电，区区十九页帐本如烟飘过，在一目十行的大掌柜眼中，十九页等于常人的半页。一众帐房满心推崇，都在瞧着大掌柜的手段，一时惊叹四起。

每回目睹大掌柜算帐之时，罗摩什必然生出一个疑问，这人还是书生吗？

书生出身科举，都会吟诗作对，大掌柜考中了进士，理当读过四书五经，可罗摩什没看过他作诗，只看过他记帐。每回见他一手拿着朱砂笔，一手闪电般拨着算盘，罗摩什总会心生疑问，这个人到底还算不算儒生？或是说，他到底还算不算“大人物”啊？

大掌柜喜欢作帐。过去江太师虽也精于此道，可他不会亲力亲为，大掌柜却不同，他喜欢簿记、喜欢算帐，遇到这种干系风宪的大事，他从不假手他人，他谁也信不过。

也许……这就是江太师输给大掌柜的原因，而罗摩什也付出了他的代价，在这十年里夜夜秉烛累牍的结果，非只耗尽他的目力，连那“幽冥玄指”也回归幽冥，以前戳得爆一块砖，现下除了假帐以外，真不知自己还戳得破什么。

败军之将，何足言勇？差堪安慰的，只有儿女多了。江太师死的那一天，罗摩什看破红尘，决定还俗了。

越来越俗的罗摩什，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大掌柜也已对完了帐本，他翻到了最后一页，眼前现出了整齐划一的数字，读作“九百五十万两银”。

没有一点零头杂乱，九百五，大都督无愧是本朝第一号的起义大臣，漂亮的数目显出了军纪森严，凭着深厚交情，为了爱护“大掌柜”的目力，他才缴来薄如蝉翼的小册子。

想起“纸短情长、义气深重”这八个字，罗摩什内心更加感佩起来了。

大掌柜招了招手，问道：“是这个数字没错？”罗摩什干笑道：“没错，小人加过了。”大掌柜以手支额，沈声道：“冲销签函何在？”罗摩什道：“参谋说全部遗失了。”

大掌柜点了点头，低声又问：“单据誊本呢？”罗摩什道：“被怒苍贼匪烧毁了。”

啪地一声，大都督送来的帐本飞上了天，落到小山上去了。大掌柜无言无语，窝回他惯常算帐的太师椅里。以手托腮，模样有些像打盹，又有点像沉思。罗摩什守在一旁，问道：“大掌柜，您还要看别的衙门帐么？”

玉白的手指摇了摇，大掌柜不急，罗摩什也松了口气。

厚得压死人的帐本，纵使一目十行如“大掌柜”，也还是得在寒冬冷夜里拿起冰算盘，一路从小年夜拨到元宵夜……纵使双目发红、头晕眼花，气得他拿出那套传说中的“六道轮回”，他还是仅仅能把帐本砍得稀烂，却也找不出府县衙门的个中奚窍。想到这儿，罗摩大师忽然有些庆幸，他只是小小的六帐房，可不是什么大掌柜。

小年夜的下午，窗外雪花纷飞，库房里静谧无声，只见“大掌柜”轻轻托着他那秀气的下颚，好似在闭目养神。罗摩什一旁守着，却也不免哈欠连连。连着两个月耗费心神，加上昨晚一夜没睡，此刻自也想早些回家睡去。

明日便是除夕了，大掌柜万一睡在这儿，任谁都回不了家，众下属满心催促，都在盼他早点醒来，早些离开。

正想法子叫他起床，忽听叩叩声响，库房开启了，回头望去，一名蒙面人躬身而进，正是客栈豢养的密探。看他手持机密文书，想来有什么要紧公事秉报。罗摩什心下一喜，正要伸手来接公文，那密探却摇了摇头，迳朝文书弥封处点了点。

手指落在圆圆的东西上，罗摩什低头下望，见到了一只龙形图徽。

“四爪金龙印”，这是军部送来的消息。

客栈列层分级，大掌柜统帅天下万物，无论大小公事，于他都不算机密，其余六名帐房彼此间互不统属，各有所司，机密公文却也不能任意翻看。罗摩什自知地位与二当家天差地远，赶忙退开一步，干笑两声。那密探捧起密件，跪于脚边，悄声道：“启禀大掌柜，襄阳城回来的军情。”

此时怒苍贼匪全力开打，一路从荆州杀向襄阳，此刻送来加急密件，大战结果必然分晓。众人听得紧急军情来报，无不屏气凝神，全都安静下来了。

大掌柜好似睡眼惺忪，直至探子把话说了第二遍，方才睁开了眼，接过了公文。

府库一片噤默，俱在等候“大掌柜”拆封批示。他瞄着“四爪金龙印”，拆也不拆，读也不读，批也不批，迳自扔到公文堆里上了，刚巧不巧，恰恰压在大都督送来的帐本上。

既是飞鸽传书，军情必然十万火急，大掌柜居然不看不批不理睬？众人望着那高如小山的公文堆，都感目瞪口呆。那探子不敢多话，只得叩首三次，便自离开。

脚步声渐渐远去，密探已然走了。大掌柜再次闭目养神，鼻息沉沉，竟然又睡了。库房里静得怕人，罗摩什与属下面面相觑，却都不知如何是好。

正想找机会尿遁，忽听脚步声阵阵响起，又有人过来了。众人回首去望，来人却又是那蒙面密探，罗摩什不知此人何以去而复返，皱眉便问："不是才送过文书么？怎又回来了？"那黑衣人微微一愣，奇道："回来了？我什么时候来过了？"

罗摩什睑上一红，先前密探的口音是西北腔，这人却是江南嗓。此黑非彼黑，原来这位蒙面人不是方才那条黑狗，而是一只黑猫。罗摩什咕哝一声，正要接过文书，那密探却不给他，只伸出手指，又朝弥封处点了点。

火漆印记，四四方方，却也点出了来历，这是四当家的"黄金指环"。罗摩什大惊之下，急急让到一旁，那密探单膝跪地，又将文书呈给大掌柜。

罗摩什心下紧张，四当家职责重大，此番南下护卫那柄鬼东西，想来战况凶险。"魔刀、勇剑、圣光"，为了那柄刀，朝廷十年来耗费百万两白银。现下金凌霜若有什么不幸消息传回，必是震动人心的大事。罗摩什暗暗发愁，他与金凌霜算是老相识了，彼此虽没什么交情，但前朝老将死一个少一个，不免兔死狐悲，转眼又要过年了，只盼事情俐落，别要出了乱子。

玉白的手指接过信封，大掌柜举手一看，一见是四当家送来的公文，再次不拆不读不批示，迳把信封抛上了公文堆。

快垮了……罗摩什望着通天高的公文帐本，只感骇然，大掌柜举止莫测高深，好似要瞧瞧公文能积压得多高，硬是不睬。罗摩什吞了口唾沫，正想出言探询，忽然之间，便又闭上了嘴。

管他的……这人可是"大掌柜"啊……连江太师也败在他手里，自己还怕什么呢？

大掌柜生平缜密，绝不出错，他不像江太师一般说学逗唱，大掌柜的话很少，一旦开口，上下凛遵，一招使出，众皆惊服，比起前朝厂卫，“镇国铁卫”更干净、更廉洁，更噤若寒蝉，也更唯命是从。

唯命是从的意思，就是不可胡思乱想。有诸葛亮当老大，自己何妨做傻瓜？就算“大掌柜”脱裤子放屁、穿裤子拉屎，大伙儿也不该多问一句。因为“上头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些大道理在内，只是自己这个白痴琢磨不出而已啊！

江充在上，满朝尽成安道京，有口无手；大掌柜指挥，朝廷便多了一堆帅金藤，有手无脑。

总而言之一句话，地狱一共十八层，大伙儿还没逛完啊！

正乔装哑巴间，“大掌柜”轻轻打了个哈欠，终于站起身来，想来要走了。罗摩什大喜欲狂，自知可以回家泡热澡，他痾偻着身子，大声道：“恭送大……”

掌柜还没说，玉葱般的白手指招了招，却要自己跟上来。罗摩什心下叫苦连天，只得随行上去。背后下属倒是把声音拖得慢慢长长，一路把自己恭送了出去。

来到门外，寒风阵阵刮来，凉意直从裤脚里钻了进去，冰得自己脚步蹒跚。只见软轿已在府库门前相候，这四名轿夫望似寻常，其实个个武功精强，全是金凌霜精心选出来的好手。罗摩什向屋顶上偷瞄一眼，果然又见到了一个黑影，那是“六丁六甲”，也是大掌柜贴身保驾的随扈死士。

“大掌柜”今日兴致好，迳从轿旁擦过，却没坐上去。眼看大掌柜不入轿，罗摩什脸上挤着强笑，道：一大掌柜，您……您现下要去哪儿？“大掌柜撇了罗摩什一眼，轻轻说道：”咱们去迎接一个人。“

平辈送往迎来，称作接风送行，以下对上，方得迎接二字。罗摩什心下微微一奇，不知“大掌柜”身为本朝第五辅，官职显赫，却是要迎接什么人？罗摩什咳了一声，想起自家老小还在等他回去过年，当下大著胆子，低声道：“大掌柜，小人年岁老迈，模样不称头，还是别去吧。”

十年过去，罗摩什皮肉松垮，身形发福，瞧他眼窝多了两个重重的眼袋，头发却怎么也长不出来，望来既光又丑，确实不称头。正等

着躬身告退，大掌柜却摇了摇头，道：“别走，你认得这位大人物，一会儿可以帮点忙。”罗摩什越听越奇，却不知江充一死，树倒猢狲散，自己还认得什么大头？悄声便问：“我认得他？他是谁啊？”大掌柜容情平淡，道：“护国天女。”

长官故弄玄虚，罗摩什不免又吃一惊。国字辈的人物，他只认得杀人成狂的“镇国铁卫”，却哪里认得什么“护国天女”？也是以为自己听错了，忍不住挖了挖耳孔，满心都是疑惑。

大过年的，一定没好事。罗摩什愁眉苦脸，心中不住叫苦，只能跟着走了。

寒风吹来，罗摩什如履薄冰，只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正怕踩中大掌柜的后脚跟，忽见路上行人目不转睛，全朝自己这方望来。罗摩什心下暗暗惊疑，忖道：“怎么了，给人认出身分了？”

镇国铁卫行事低调，等闲不露脸，瞧今日大掌柜不必上朝，着穿了一身便服，自己也是身穿寻常布袍，路上却怎么有人认得他俩？

凝神回望，正想找出理由来，冷不防见到了一名少女，正自满面晕红地望向自己，看她双颊羞火，好似发烧了。罗摩什眉心微蹙，忖道：“天候太冷，风邪四下蔓延么？”他懒得理会，撇眼再看，霎时又见了一名少妇，瞧她低下头去，不住以眼角偷看自己，那脸颊却也红通通的，好似左右开弓，给人抽了两记大耳光。

罗摩什高僧出身，自是大为惊讶，正纳闷间，忽见路旁的太婆阿妈双目发亮，全数朝自己瞅望。罗摩什六十好几的老头了，不知自己怎能临老人花丛、吸引大批女人的目光？

陡见怪异情状，急忙换了摸自己的秃头，就怕上头停了只虫子。说也奇怪，头顶光溜溜，一如平常，转看裤子，却也牢牢系着裤带，不曾精光光。

他呆了半晌，脚步缓了下来，便在此时，但见老妇少女目光转向而过，全数随“大掌柜”而去。罗摩什啊了一声，却也看懂了道理。

毋庸置疑，她们瞧得不是老迈光头的自己，而是面前的那个美男子。

狮虎鹰隼，世间越是凶猛的东西，越是光彩缤纷，英俊的大掌柜，顾盼自得，沉雄若定，真是一等一的权臣气派。看他那身玉雪肌

肤、明亮双眸，尽管今日身着便服，宝蓝长袍还是如此夺目，赢走了满街娥眉粉黛的眼光。

“狐假虎威啊……”罗摩什笑了笑，他平日少和“大掌柜”出门，自不知会有这种怪事情。也难怪金凌霜这老贼总是跟着他，想来沿途晃荡，必也偷吃不少。罗摩什微微一笑，转念想到了大掌柜的风流情史，眼前登也浮起了“书林斋”三字。

大掌柜是个奇男子，他虽然位高权重，对女子却甚专一。不爱姑娘也就罢了，一旦真心相待，便要爱得轰轰烈烈，举国皆知。也是为了这等古怪性子，他才为了“书林斋”一事挨尽了皇上的刮，不过也为了书林斋门口的那碗豆浆，天下女子莫不暗暗仰慕大掌柜，都晓得他是个痴情男子。

痴情男子最疼老婆，为了“书林斋”那份铭心刻骨的恋情，这几年大掌柜始终没讨小妾，无论谁来搓和，他全都加以婉拒。满朝文武明白他眷恋娇妻，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北京城里的名门闺秀听闻此事，更是爱煞了他，人人都尊他一声“仁义杨太师”。

“放屁……”罗摩什喃喃自语，踢开了路边的小石子。

哪个男人不好色，只是胆大胆小而已。大掌柜成亲前号称“风流司郎中”，潇洒倜傥，更是如假包换的风流浪子。这等人嘴中蜜里调油，区区收房少妾，哪怕老婆同他来吵?

床头吵，床尾和，届时十个八个为国为民的大理由扛出来，还不家和万事兴么？也是这人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客栈上下便生出了传言，都说他之所以不收小妾，纯是因为他早已养了个秘密情妇，这才止住了痒。

据说这个情妇不是普通人，长得虽美，醋劲却是奇大，虽想一股脑儿嫁给大掌柜，却又怕惹出轩然大波，只能勉强忍耐做小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有老公的，据说那情妇还有个武功高强的丈夫，足以一拳打烂崇文门。想到此处，罗摩什忽然心下一醒，忖道！“啊呀！什么护国天女，该不会是……”

“秘密情妇”四字飞入心中，罗摩什吓了一跳，连念十声阿弥陀佛。

越是秘密，越是瞧不得，这个什么“护国天女”，十之八九便是他的秘密情妇。万一自己不小心撞见了床第丑事，这双老眼哪能拿来记帐？纵使不给大掌柜刺瞎，怕也要给那个情妇挖出来。罗摩什心中大喊倒楣，早知如此，他宁可去江南押送业火魔刀，那还少惹一点麻烦。

在满街美女的流连注视之下，大掌柜落落大方，沿途含笑而过。众家美女一见他的目光，无不掉头避开，可待他走过，却又全数转过头来。罗摩什一见少女幽幽情思，便想拿起脑袋撞墙，最好晕倒在地，那就不必见那“秘密天女”了。

正想着寻墙撞壁，忽然大掌柜袍袖轻拂，却已驻足下来。罗摩什赶忙停步，陪同身侧，顺着大掌柜的眼光去看，却见远处有座衙门，正是朝廷的太医院。

太医院可以治百病，可大掌柜练有玄功，诸毒不侵，却为何要来这儿？他是来抓药的、还是来访友的？想到“护国天女”四字，眼前忽又飞来一个“孕”字，吓得罗摩什冷汗流得一身。

正害怕间，忽见几名衙役端过木梯，正在门口装架匾额。前几日太医院里生出打斗，据说有个黑衣人原地跳跃起身，居然一举踢破匾额，想来是在整修了。罗摩什虽也知晓此事，此刻却无心理会，只不住低头咳嗽。

“好孩子……”大掌柜幽幽说道，罗摩什一听“孩子”两字，心下大惊：“果然有了！”正慌乱间，又听大掌柜道：“先败哲尔丹，后挫三达剑，我在他那个年纪，可万万没有这个功力。了不起、了不起。”

牛头不对马嘴，原来他说得是另一档事，罗摩什身居六当家，自也听闻过“龙影太子”的传说，他干笑几声，自管低下头去，不发一词。大掌柜忽道：“你怎么了？满头冷汗的？”

罗摩什鼓起勇气，合十道：“胎可安，不可打，上天有好生之德，无论生母是谁，父亲都是同一人。”大掌柜听得怪话，只睁眼望着罗摩什，眼中满是疑惑，瞧了半晌，自管摇了摇头，便自掉头离开。罗摩什干笑几声，只得抢上随行去也。

来到了广安门大街，经过一处池塘，忽见大掌柜驻足下来，那目光却朝池塘望去，罗摩什随之去望，但见白雪蔼蔼，堆积池底，那池水却早已干凋了。

冬日越冷，夏日越干，罗摩什每年看着帐本，天下谷粮收成自是倒背如流。他望着大掌柜的背影，忍不住苦笑几声。这人再精明、再能干，还是得看天吃饭。如今老天爷出了难题，怕也要无计可施了。正想问，大掌柜目望干凋池水，忽道："小小鱼儿……"

"小小鱼儿？"大掌柜每句话都有深意，罗摩什间得此言，自是心下一凛，忖道："鱼？是于还是余？这是什么意思？"也是饱读经书，立时想到朝廷里的于余双姓，正推测是谁犯上作乱，忽听大掌柜低声吟道……

小小鱼儿过钩钩，西江月，伴夜舟悠悠漫漫，篓了清风……

笑碧波无浪，叶伴蛙友，花满池塘得自由大掌柜忽发清兴，居然吟起了童词，罗摩什一脸茫然，悻悻听着，一路听到"得自由"三字，登已恍然大悟："暴政必亡，他的情妇受不了荼毒虐待，这当口想要自由了。"

他心中"啊呀"几声，却也推算起大掌柜的心事。为何他今日收了几封密报，却都无暇处置？为何他老谋深算，今日却对着池塘喟叹？想来他的情妇受不了荼毒，这当口终于想逃走了。

照今日的情势来看，"护国天女"私通成孕，想把孩子生下来。偏偏大掌柜天性凉薄，执意要她打胎，却难免引起天女憎恨，这会儿必是来收拾她了。至于为何找自己过来，想来家丑不能外扬，这等私事不便带着随扈过来，只有找自己这个守口如瓶的老帐房，方才可靠。

罗摩什过去是俨然高僧，每日猛敲冷冰冰的木鱼，自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俗后娶妻生子，每日抱着会哭会叫的小婴儿，居然成了慈悲父亲，想起除灭情妇有损阴德，居然低声叹了口气。

好人难做，坏人易为，果然叹息才出，大掌柜立时撇眼过来，问道："你叹什么气？你不喜欢这首词儿么？"罗摩什吓了一跳，忙道："不是，不是、大大不是。"正努力推卸间，大掌柜又道："罗摩国师，都说您文学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知，您觉得这首词想说什么？可以替我解一解么？"

罗摩什喔了一声，想到"得自由"三字，正想依实解说，忽见大掌柜盯着自己，眼神有些不善，也是他聪颖过人，便把话头压了下去，他低头算了算全词字数，合十道："启禀大掌柜，方才那首词儿一共三十七个字，字字珠玑，所言大大有物。"大掌柜颔首道："我也知大大

有物，再来呢？罗摩什是簿记行家，文史算术无一不精，平日自是口若悬河，只是想起秘密情妇得自由，这当口却似噎了个大馒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他有意敷衍拖延，当下合十躬身，跟着取出手巾，细细擦抹冷汗，眼见大掌柜目光越来越冷，索性将心一横，两手一拍，行险道：”恭喜大掌柜！贺喜大掌柜！“大掌柜俊居一轩，冷冷地道：”你恭喜我什么？“罗摩什喜道：”据属下再三推敲，这词儿蕴有深意，恐怕是赞扬朝廷德政、弘扬中华文化之意。“

小小鱼儿游来游去，居然与伟哉中华有关？眼看大掌柜颇有诧异，罗摩什赶忙摇头晃脑，吟道：“管子有言：”浩浩者水，育育者鱼‘，这就是说君臣之间，如鱼得水，想咱们中华上国辽阔宏大，有月儿，有花儿，有钩儿，什么都有了，便如花开池塘般锦绣盎然……鱼儿们心存仰慕，自然鱼贯而入，鱼游釜中，阿弥陀佛，全都自由罗。“

满口胡说八道，言不及义，“大掌柜”却也没发脾气，他摇了摇头，莞尔一笑，便自掉头走了。罗摩什逃过了一劫，却是大大松了口气。

行到了广安门游艺园，当地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却是要过年贺岁了。大掌柜转了几处街角，眼前现出一排糕饼铺，想来是要视察了。罗摩什躬身道：“启禀大掌柜，此地共有八十七家点心铺，去年六家旧铺关门，新开店铺三家，合计上缴银税一千八百七十七两……”

正洋洋洒洒倒背如流，却见“大掌柜”走到了一旁的点心铺里，问道，“店家，东西准备好了么？”一名店家迎了过来，他推来一辆小车，忙道：“好了！好了！豆沙包、蟹壳黄、马蹄爽、豌豆黄、年糕，每样两大包，早备好了。”

若是别人走入点心铺里，罗摩什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可这人是“大掌柜”，罗摩什却不免满心讶异。大掌柜出门后从不取用外食，便是御赐酒菜，也只作势欲沾。岂料他今日这般好兴致，居然要买点心吃？

正想问，大掌柜推着一辆小车出来，上头放满了糕饼点心。大头目亲来操劳，罗摩什内心震撼，慌忙抢上前去，大声道：“大掌柜，这等贱役，还是让属下来吧！”

大掌柜摇了摇头，道：“一年一次，别抢了我的乐趣。”他支开了罗摩什，便推着满车点心，直向安定门而去，却是要出城了。

莫名其妙的一天，客栈第一号大人物前推点心车，六当家背后默默随行，这事若要传将出去，怒苍群匪定要笑破了肚皮。罗摩什望着上司的背影，不由摇头苦笑。大掌柜日理万机，今日却为何推着点心到处跑？襄阳城战况紧急，扬州渡口魔刀遭劫，他难道毫不关心？想到一家老小都在北京定居，罗摩什只得行到推车旁，低声问道："大掌柜，到底西南战况如何，咱们是不是打输了？"

大掌柜自顾自地推车，淡淡便道："国师多虑了。若依吾所料，襄阳之战应当赢了。"

罗摩什听得南方大捷，自是又惊又喜，怒苍南下，血洗襄阳，此役战况胶着，已达数月之久，看定远大都督好生了得，居然在年关前击破敌匪，那可真是天下最大的红包了。

想当然尔，胜利不会无故到来，大掌柜一定做了什么手脚，朝廷这才旗开得胜。罗摩什又惊又佩，喜道："恭喜大掌柜、贺喜大掌柜，西南一定，天下便要太平了。"大掌柜摇了摇头，低声道："天下能否太平，那还言之过早。"陡听此言，好似怒苍还有什么阴谋，罗摩什老眉颤抖，慌道："您……您是说四当家他……他保不住魔刀……"

腊月初敌方军师东进长洲，逼得金凌霜赶赴江南，押送魔刀北上，倘若己方拿下了襄阳城，却输掉了那柄大凶刀，怒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失之间，倒真是难说得紧。眼看罗摩什满心担忧，大掌柜目望推车上的糕饼，幽幽地道："你别怕，秦仲海若要过来夺刀，杨某人求之不得。"他拍了拍罗摩什的肩头，示意安抚。

发寒的手掌，拍得罗摩什身子发冷、心头发热。看这幅阴森森的模样，想来大掌柜另有毒计对付怒王。罗摩什擦抹冷汗，干笑道："大掌柜英明神武、料事如神，属下有幸跟随您，当真是一千个幸运、一万个感佩……"大掌柜听得称颂，却没什么喜色，他叹了口气，低声道："料事如神……要是我真的料事如神……那天下也不会是这个模样了。"

罗摩什咦了一声，忙道："大掌柜，情势已定，您还有什么忧虑么？"魔刀已有后着防备，襄阳战况更已明朗，说来大势已定，哪还能有什么变故？他眼望大掌柜，心头满是纳闷。大掌柜深深吐了口气，让口中热气凝为团团水雾，一片水气之中，他眯起了眼，说道："你晓

得的，秦仲侮不是平常人，他绝不玩旁人布置的棋局。”罗摩什心下一凛，躬身道：“属下愚鲁，还请大掌柜多加开示。”

大掌柜微起哂然，低声道：“当年景泰皇爷的军马包围怒苍，他跪得下来，就已大出我的料想之外，倘若这回他突发奇招，朝廷恐怕满盘皆输。”确实如此，秦仲海一生大起大落，断腿残废、落魄江湖，可无论战况如何凶险，却怎么也杀他不死。罗摩什心下一惊，不由得吞吞吐吐，寒声道：“那……那咱们该怎么办？”

大掌柜淡淡地道：“方才不是同你说了么？咱们现下去见谁？”想到“秘密情妇”四字，罗摩什满面尴尬，喃喃地道：“护……护国天……天女……”大掌柜颔首道：“正是护国天女。只要能迎来这位仙子，无论秦仲侮怎么出招，咱们都有法子应付。”

“是，小人知道了。”罗摩什听了怪话，自是苦了一张脸，无言以对。

荒唐无比的一天，连情妇也能上战场了，还有什么不行的?

经过了钟楼，来到了国子监，二人便从安定门离开北京。沿途大掌柜都捡小路来走，绝不与熟人照面。才一离开京城，天候转为阴寒，大雪扑面而来，大掌柜越走越快，明明手推小车，浑无用力，哪知却如风雷电掣，又似风中魅影，转眼便消逝在大雪之间。罗摩什急起直追，却仍跟随不上，气喘如牛之间，只能延道查访足迹。

罗摩什武功绝非泛泛，也不知是自己怠慢多年，还是大掌柜进展神速，区区轻功较量，便给人打得一败涂地。他拂开睑上的白雪，满心烦乱之间，只得驻足下来，猜测大掌柜的计策。

依着大掌柜的意思，护国天女可以牵动全局，甚且能够协助朝廷敉平怒苍之乱。并非罗摩什执意怀疑上司，实在是这话太玄，让人难以置信。

猜不透，却也不必猜了。大掌柜不是普通人，他活到三十六岁，所有压在他头上的人全无一个善终，他的父亲失踪了，他的师父无端死了，连他最为亲近的长官柳侯爷、岳丈大人顾尚书，全没一个好下场……秦仲海既然算是大掌柜的好友，最后一定会死在大掌柜手中。

罗摩什松了口气，正要放落心事，忽然脑中微微一醒，却又转了个念头。

不对……秦仲海未必会死……柳侯爷不只是大掌柜的上司，他还与“火贪一刀”情同父子，可他最后落得家破人亡……为了那无情无义的一晚，方子敬选择和徒弟分道扬镳，还有那个叫卢什么的倒楣鬼，他也挨了魔头的一刀……

背叛了朝廷，抛下了旧友，与恩师反目成仇，连旧日上司的儿子都能见死不救……秦仲海什么都不在乎，他如果真心承继父亲留下的志业，他早已接受正统皇帝的招抚，又何必扛起景泰的旗帜，与朝廷拼到这个地步？想当然尔，他早已背叛父亲的志向。

大掌柜和这种人交朋友，难保不被他下手宰掉。

文杨武秦，实在太像了……苦笑之中，罗摩什却也不敢多想了，他察看大掌柜留下的足迹，缓缓追踪而去。约莫又过三里，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寺庙，三面环山，一面傍湖，却是红螺寺。

红螺寺又称护国寺。只因方今皇帝信仰佛法，即位后便下旨重修佛寺，潭柘、戒台、卧佛、碧云等五大古刹，均蒙圣泽，诸多庙宇中更以这座“红螺寺”最为要紧。此寺于正统年间改名，定为“护国资福禅寺”，住持由皇帝钦定，官封六品，领袖天下十方普贤，号称京北第一宝刹。

想起“护国寺”之名，罗摩什心中一醒，已知护国天女必与此地有些关连。他心中存疑，赶忙上山入寺。此时雪势渐大，来到殿前广场，四下更起了大雾，罗摩什循着大掌柜的足迹而去，又走数百尺，忽然眼前一亮，惊见阴霾雪花之中，山顶亮起一片红光，眼前却是两座宝塔，望来古意盎然。罗摩什心下一凛，自言自语道：“红螺天女。”

原来如此，大掌柜口中的护国天女真有其人，原来他指的是红螺女。

相传玉皇大帝生下两位公主，只因喜欢这座红螺山，便化作了两只美丽的大水螺，栖在寺中的珍珠池里，夜间红光璘璘，堪为异象。之后天女回归天界，后世为了感念这两位天女娘娘，便搭盖了这两座宝塔，盼她们有朝一日重回凡间，再为众生庇护。这就是红螺寺香火鼎盛的由来。

一路走到红螺塔下。忽见塔门外搁了一辆推车，塔门却只虚掩着，再看车上大小点心少了一半，毫无疑问，大掌柜进塔去了。罗摩

什暗暗想道：“好你个大掌柜，金屋藏娇，原来是藏在庙里。明摆是情妇，居然还拐我什么‘护国天女’？”

镇国铁卫公务繁忙，今日这个下午却是乱七八糟，大掌柜连火速公文都不看了，尽在这儿装疯卖傻，一会儿天女，一会儿情妇，当真乱得人头皮发麻。反正罗摩什早已交上了帐本，乐得陪上司清闲瞎混，至于大掌柜在塔里干什么，生了儿子还是女儿，他可懒得管。

昨晚算了一夜帐，至今未曾歇息。罗摩什盘膝坐下，背倚宝塔，稍稍一闭目，睡意便浓。正要打呼间，忽听背后传来一阵笑声：“罗摩什，好久不见了。”罗摩什大吃一惊，急急睁眼回头，惊见门内朦朦胧胧，好似有人倚在门里，正自撇眼笑望自己。罗摩什揉了揉眼，凝神去望，只见那人五十不到年纪，脸上挂着笑，唇上蓄着须，却不是……却不是……

“江大人啊！”罗摩什惊喜交迸：“你还活着啊！你还活着啊！”他直直冲将过去，对着旧日上司指指点点，有些手舞足蹈了。江太师哈哈一笑，斜目撇了罗摩什的光头，道：“瞧国师这熊样，怎地换了大老板，却似越混越回去了啊？”

“是啊，是啊！”罗摩什擦去泪水，拼命颔首：“江大人，您怎会在这儿？”

江蛮子哈哈笑道：“傻子，这红螺塔是我家啊。”罗摩什想起了秘密情妇四字，慌忙便道：“啊呀！原来您……原来您就是护国天女？您有身孕了么？”

“孕你奶奶个大头鬼！亏你说得出来！”江大人先是呸了一声，跟着忍俊不禁，终于哈哈大笑起来。想起江大人嫖妓宿娼的往事，罗摩什自知错怪了人，忙道：“那……那这塔里住得是谁？”江大人笑道：“自己去查吧，我现下无官一身轻，可不是你的大老板了。”

大老板姓杨，不再姓江，罗摩什只得连连陪笑，躬身道：“大人说得是，那您老人家怎么会来这儿，莫非……莫非……”连着几个莫非，却也猜不出道理，江蛮子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道：“告诉你吧，咱今日是下凡吃供品的。”罗摩什纳闷道：“吃供品？什么意思？”江蛮子嘻嘻一笑，道：“自己想吧，我可没空陪你了。”说着说，好似怕供品给人吃完了，便急急望塔中移步而去，转瞬间消失不见。

罗摩什呆了半晌，赶忙追入塔中，慌道："大人留步啊，我还有话跟你说啊，你不想知道大清公子的下落么？别走啊！别走啊！"他越叫越凄惨，终于哭着喊出自己的心愿："大人！不要扔下我啊！带我走！带我走！我不要再记帐了啊！"

咚地一声，脑袋撞到了东西，罗摩什愕然睁眼，惊见自己躺在红螺塔中，地下冰寒彻骨，四周幽暗宁静，回首望去，午后寒光正从塔窗照入地来，外头那辆推车兀自停放门口，一切便如睡前一个模样，大掌柜还没出来。

罗摩什做了个怪梦，忍不住怔怔喟然，他摸着自己的疼脑袋，不知适才撞着了什么硬东西。他咕哝一声，定睛去望，霎时眼里瞧到了圆圆的东西，不知不觉间上见是热泪盈眶。

江大人……

罗摩什轻轻苦笑，眼中垂下泪来。那十八省总按察、威风凛凛的太子太师，就这样装在圆圆的骨灰坛里，仿佛还眨着眼，作弄他那庸庸碌碌的老部属。

塔墙四遭放了一坛又一坛骨灰，认得的、不认得的，全都在凝视自己……罗摩什双手轻抚上司的遗骨，一时涕泪横流，竟是久久不能自已。

也不知哭了多久，忽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头，罗摩什醒了过来，抬眼去看，面前一名男子凝视着自己，看他容貌英挺，卓卓不群，却是顶头上司来了。罗摩什赶忙擦抹了泪水，低垂颜面，道："大掌柜。"大掌柜侧目来看，只见罗摩什双手环抱，捧着江太师的遗骨痛哭，他也没多说什么，只仰起颈子，朗声道："如玉，我这便走了。年初一倩兮会带着孩子过来，到时我便不来了。"话声甫毕，听得一名女子柔声答应："多谢杨大人，您慢走吧。"

罗摩什吃了一惊，赶忙抬头去望，只见塔内阶梯站了一名女子，看她年莫四十来岁，早非豆蔻年华的少女，却不知是那"秘密情妇"？还是那传闻中的"护国天女"？正想出口来问，大掌柜伸手一拉，已将罗摩什带到了塔外，似不愿他出言惊扰这名女子。

来时急如风火，归时却信步缓回，眼看大掌柜推起了小车，离山而下，罗摩什也不再装扮小丑，只一路默默无言，大掌柜见他满腹心

事，微笑便道：“国师，不想问塔里住着什么人吗？”罗摩什听了这话，却只微微苦笑，摇头道：“大掌柜，我已经老了。”

老了，老到不想知道了……这不是他的时代，鼓掌轮不到他，奉迎也不必他，他的光荣已经结束。大掌柜望着罗摩什，反手拍了拍他的光头，那手掌温温热热的，好似带着一抹安慰。

两人推着摊车，一路回到了京城，时在年关下午，路上白雪蔼蔼，往来行人俱有笑容，却是一幅年节欢景。两人走过半里，来到了一处陋巷，见是京城里的老街铜锣胡同。大掌柜停车下来，自从怀中取出人皮面具戴上，转眼间便成了个面色腊黄的中年男子。

今日一路走来，大掌柜举止始终怪异，看他又有新招，罗摩什也只能呆呆望着，不知该说什么。他想到了老婆孩子，低声便道：“大掌柜，下官家人还在等我回家过年，我可以走了么？”大掌柜微笑道：“还不行，咱们还没迎到天女。”罗摩什惊道：“这……又是天女，她不是住在塔里了么？”

大掌柜笑道：“你倒忘得快，红螺天女共有几位？”眼前现出了两座宝塔，罗摩什苦笑便道：“两……两只……”大掌柜似没听出他的嘲讽之意，只自顾自地笑了：“正是两位，帝释天给了咱们两位天女，一位可以替咱们祈福保命，已然住在塔中。另一位可以降魔驱鬼，却还在凡间走动，咱们便是来迎接她的。”

“护国天女”有两位，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养了两个情妇？以大掌柜的风流倜傥，便要养十个情妇也无不可，只是美女莺啼燕叱，却哪有什么法力降魔驱妖？罗摩什也无力多想了，只站卫兵似的垂立一旁，满面都是愁容。

大掌柜也不多谈朝廷事，他掀开了长袍，自坐街边，眼看罗摩什始终站着，便拍了拍身边空位，道：“过来坐下，陪我聊聊。”大掌柜扮成了中年贩子，神色似也慈和起来。

罗摩什张大了嘴，不知这人是否吃错了药，他迟疑半晌，终于大起胆子，坐在大掌柜身边，神色有些不安。

大掌柜笑了笑，淡淡问道：“你很怀念江太师，对么？”

罗摩什咦了一声，竟是迟疑难言，过得半晌，终于鼓起了勇气，极轻极轻地点了点头。大掌柜拍了拍罗摩什的后背，微笑道：“不只你

怀念他，连我也想见见他，向他请教些道理。”

江太师早已亡故，便算还活着，说来也不过是大掌柜的手下败将，还能指点人家什么？罗摩什呆呆望着大掌柜的假面，陪笑道：“大人……您……您在说笑么？”大掌柜叹了口气！道：“也许吧，总之治国如烹小鲜，要能像他一样恰到好处，不温不火，不是那么容易。”

耳听大掌柜语带推崇，罗摩什自是愣了，忽在此时，听得一人道：“店家，这些糕饼怎么卖？”罗摩什醒觉过来，赶忙回头去望，赫见一名美妇站在推车之前，手上持着银两，看她东挑西捡，似要买些马蹄糕。大掌柜居然也站起身来，自行来到推车之旁，学着贩子的模样陪话。

那美妇嗓音柔曼，听她道：“这些饼儿鲜么？”罗摩什干笑几声，便要上前来答，却听大掌柜浑起嗓子，抢先答道：“上午才发好，放夫人一万个心，绝不会吃坏肚子。”

吃坏肚子？耳听大掌柜有模有样，居然做起生意来了，罗摩什自是眨了眨眼，嘴角发出了苦笑。那美妇点了点头，回首便道：“阿秀来吧，想吃什么，自己过来挑啊。”一名男童快步而来，看他肤色黝黑，目光炯炯，额上还系了条玉带，望来精力弥漫。罗摩什呆呆看着男童，忖道：“阿秀，这名字好熟……”忽然心下醒悟：“神秀小少爷？”他大吃一惊，转目再朝那美妇的背影望去，更已认出这女子的身分。

“两代朝议书林斋、专论天下不平事”，这位美妇不是别人，正是当年顾兵部的千金小姐倩兮，她是书林斋的女主人，也是大掌柜的元配娇妻。罗摩什虽是大掌柜的下属，却因长年躲在府库算帐，少与大掌柜的眷属往来见面，是以乍然一见，居然认不出人。罗摩什正自讶异，又听大掌柜道：“这位小少爷，甜糕每盒二十钱，买二送一，想什么尽管拿。”

当真荒唐，明日便是除夕，杨家男主人不回家做老爷，不去客栈当大掌柜，却来陋巷里乔装易容，买二送一？莫非他筹不出银两发压岁钱了，还是国是繁忙，终于把他逼疯了？

正猜想间，那孩儿挨到美妇脚边，手指豌豆黄，笑道：“小老头！给来两块这种的。”话声未毕，那美妇捏住了儿子的面颊，责备道：“不许说粗话。”那阿秀却也不怕疼，嘻嘻笑道：“小老头也算粗话

啊，娘还真是孤陋寡闻……”大掌柜给称为老头，却也不以为忤，只拿起了纸板，折做纸盒，跟着将豌豆黄一块块放入盒中。那阿秀喊道：“等等！

捡大块点，别蒙我娘银子！“那美妇听儿子说话无礼，便往他凝视而去，眼中带着不悦。

那男孩倒也乖觉，一见娘亲真的生气了，连忙换了脸色，陪笑道：“大叔你好啊，天气冷呢，恭喜发财啊。”

罗摩什呆呆看着一家三口的举止，却猜不出大掌柜的用意。想起“护国天女”四字，更是满心疑窦，不知顾大小姐是否就是天女？可她毫无武功，却有什么法力降魔驱邪？敉平怒苍？

想着想，那美妇已从怀中取出银钱，交到儿子手中，嘱咐道：“娘先进屋子里了，一会儿你捡好甜糕，记得把东西提进来。”那阿秀见手中足足有一两银子，心下大喜，更是东挑西捡，什么都买上一盒，罗摩什撇眼过去，只见顾大小姐缓缓走入巷中，她来到一栋旧屋子前，便自开门入内，跟着拿了扫帚出来，自在门口扫起地来。

那大掌柜一路注视妻子的身影，眼光不曾稍离，想来都在留意她的动静。罗摩什心道：“这家人当真怪得可以，年关将至，老公卖饼，老婆却来陋巷洒扫庭厨，真是莫名其妙。”正想间，忽听阿秀喊道：“光头老儿，你再敢偷看我娘！小心老子揍死你！”

罗摩什心下一惊，赶忙望向杨家第三人，陪笑道：“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小少爷误会了。”

那阿秀天生顽皮，一见阿娘离去，便摆出前架子。他指着大掌柜，冷笑道：“老贼，我以一刖没见过你，你是不是偷儿！”大掌柜目望阿秀，笑道：“小弟弟好凶啊，你娘常来这儿么？”

阿秀戟指喝骂：“你问这做啥？想打什么坏主意么？”大掌柜道：“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只是觉得令堂像个官太太，不似附近邻人，方才多问两句。”

这街坊位于京城旧街，俗称铜锣胡同，乃是北京有名的陋巷，那美妇却是身段优雅，自不是当地之人。阿秀哼道：“我娘不似这附近的人，你可更不像了。瞧你的睑皮硬绷绷的，皮笑肉不笑，活似僵尸。该不会是兔儿山坟堆里蹦出来的吧？”大掌柜听得此言，立时发出笑

声，那脸皮却不曾牵动，望未果真皮笑肉不笑，真有几分像那活僵尸。罗摩什看在眼里，叹在心里，忖道："咱们客栈的人皮面具制作不精，尚待改良。"

大掌柜手上包着点心，目光仍在瞅望那美妇的身影，见她扫好了地，便又开门进屋，跟着点起油灯，看那暖暖身影透上窗格儿，八成又在打扫屋内。阿秀见大掌柜目不转睛，兀在窥视母亲，霎时横眉竖目，喝道："你还看？再看老子便吃垮你！"伸手取过一块马蹄糕，自行吃了，想来这块不付钱了。大掌柜笑了笑，便将点心包入纸盒，淡淡地道："小弟弟，你这般凶狠模样，不怕你爹爹揍你么？"阿秀冷笑道："揍我？我爹哪敢揍我？

他巴结我都来不及呢！"

大掌柜哦了一声，道："是么？"阿秀俨然道："当然是。我爹总想讨我欢心。他老说儿子大人啊，肚子饿么？儿子大爷啊，缺钱吗？想女人吗？尽管开口啊……"罗摩什听得头皮发麻，那大掌柜却是不以为忤，只摇头一笑："世上竟有这等爹爹，真是难以置信。"

阿秀笑道："不只你不信，咱也不信啊。"他把马蹄糕扔入嘴里，囫图吞了，又从怀中掏出银钱，笑道："好啦，不跟你罗唆了，赏你钱吧。"大掌柜倒也老老实实收下银子，另找了一大把铜钱回去，那男童也不去点，自管提了大包小包，便望巷中飞奔而去。

妇孺尽皆离去，上司却仍目视母子背影，口中发出笑声。罗摩什小心翼翼，低声道："大掌柜，方才是您的公子吧？"大掌柜点了点头，道："算是。"

儿子便是儿子，不论亲生还是收养，尽皆含糊不得！怎能说"算是"？罗摩什低咳一声，虽说心头有些不解，却也不想多问，毕竟这是大掌柜的家务事，他可不敢管。

正静默间，脚步声又次响起，罗摩什回头看去，却见一名小女孩儿跳跃而来，笑道："娘！这儿有卖糕！"嗓音清脆，虽只八九岁年纪，却是唇红齿白，娇俏可爱。罗摩什六十老人，最疼小女孩儿，正想伸手逗弄，忽然鼻中闻到了一股花香，那香气仿如金贵牡丹，浓得让人分不开心。他心下一惊，赶忙顺着香味来处去瞧，霎时见到了一名妇人。

明眸皓齿的妇人，生了一张瓜子脸，她身穿貂领皮袄，腰着六幅宝裙，手指翡翠明辉，掌中却牵着那名女孩儿。罗摩什大吃一惊，好似见到幼虎身边的母老虎，只把头缩了回去，再也不敢动弹。

伍都督一生节俭，从来只有一位夫人，千呵护、万骄爱，不消说，此女正是九华山的前掌门艳婷，“金水芙蓉”。看她精装巧扮，一旦与女儿并肩站立，当真是金门玉堂临水居，一颦一笑万千情。让人不由得面皮发烫。

比起方才过来的杨夫人，艳婷显得很热情、很诱人，她比杨夫人多了几分艳丽世故，却不免少了几分性灵飘逸。罗摩什不敢多看她的丽色，当下转开身去，面向墙壁立正站好。

眼看女儿兴高采烈，只顾捡着甜糕，艳婷眼波盈盈，登时望见了罗摩什的光头，她啊了一声，赶忙转过俏脸，上下打量糕饼摊的大老板，一时间腰枝乱颤，咯咯娇笑起来：“怎么啦？客栈的大掌柜不好当，改当贩子了？”伍崇华忙着挑拣糕饼，娘亲却无端发笑，她抬眼望着母亲，疑惑道：“娘，你认得这位老板么？”

艳婷打量着大掌柜，又朝陋巷的房舍望了望，摇头笑道：“小孩有耳没嘴，去挑你的糕儿。”

伍崇华哦了一声，她手捡着甜糕，自顾自地道：“老板，我要绿豆糕，还要仙渣饼……”大掌柜也不理会艳婷，一手提着纸盒，一手替小女孩收糕装饼。艳婷吟吟笑道：“这位爷台，瞧你小本生意多辛苦，怎不找老婆过来帮伙啊？”大掌柜不言不答，迳自拿起一块八宝糯米糕，塞入艳婷掌中。艳婷眼波横媚，提起八宝糕，轻咬一口，笑道：“这糕可真黏，可是要黏谁的嘴么？”

伍崇华听得娘亲言语奇怪，忍不住抬起头来，喃喃说道：“娘，你怪怪的。”小孩发问，那比什么都管用了，果然艳婷便已安静下来。大掌柜快手快脚，便替华妹装了糕饼，交在她的手里。

伍崇华喜孜孜地怀抱饼儿，回眸望向母亲，笑道：“娘，会钞了。”艳婷摇头道：“不必付了。你那杨伯母的面子大得很，记她帐上吧。”那个杨字拖得长长的，说话时更眨着一双杏眼，尽望大掌柜来瞅，却又是来找麻烦了。大掌柜咳道：“夫人，小本生意，恕不赊欠，还请付现。”

那伍崇华长相像娘亲，性子却如爹爹一般老实，眼看娘亲拿出架子欺侮人家，忙道："娘，爹爹说咱们不可拖欠百姓银钱，娘要不付现，我便不买了。"艳婷啐了一声，搂住了华妹，道："瞧你，老帮外人说话。"她撇了大掌柜一眼，问道："多少钱啊，掌柜的？"大掌柜居然低头算了算，答道："二十三文，算你个整数，一共五钱。"

五钱便是二十文。正所谓四交换一钱，十钱值一两，听得大掌柜说得正经，艳婷忍不住咯咯娇笑起来，她打开绣金钱囊，捡了片凤纹金叶出来，罗摩什眉头一蹙，心道："存心找碴，这怎么找得开？"凤纹金叶值得二十两银，足可换得八百文，果然大掌柜没这许多零钱，只得垂手不动。那崇华小妹子心肠好，便道："娘，我这儿有碎银子，不如我来给吧。"艳婷见女儿老是打岔，便望她背后轻轻一推，俨然道："快过去习画吧。别让杨伯母等了。"听得学画二字，罗摩什心下醒悟，这才明白艳婷母女为何会在这处陋巷溜达，原来是送女儿习画来着。

那伍崇华听母亲催促自己，登时答应一声，便朝小巷奔了过去。艳婷见她提起裙子奔跑，不由叹道："这孩子，可真野了。"眼看女儿离开，她摇了摇头，转眼又朝糕饼摊瞅来，瞧这个少妇妈妈媚眼横视，定要肆无忌惮了。果然罗摩什心存害怕，赶忙缩到大掌柜背后，不敢稍动。

艳婷一双媚眼上下扫荡，先瞧了瞧罗摩什的光头，又瞧了瞧大掌柜的假面，冷冷便道："这年头的官儿越来越怪了，明明领着朝廷俸禄，却大白天地不洽公，只装神弄鬼地守在老婆房门口，这儿请教两位，这是什么道理啊？"别人怕大掌柜，艳婷却是目指气使，说起话来透着一股辛刺，大掌柜不动声色，一时低头排列糕饼，对这些话置若恍闻。

艳婷见他对自己不理不睬，登时弯下身子，眼角瞅着大掌柜，微笑道："你这张人皮面具做得太紧了，难怪说不出话来。让我替你瞧瞧。"说着说，作势去摘大掌柜的假面，才要动手，猛见大掌柜左手探出，竟已扣住了艳婷的脉门，顺手一拉，更将她扯了过来。

大掌柜左手拉住艳婷，右手自行取下人皮面具，露出那张俊脸。两人隔着推车，四目相投，相距不过寸许，艳婷的笑声终于止歇了。但见她横黛凝眸，桃腮隐隐泛着红，露出难得的正经表情。听她冷冷

地道："男女授受不亲，你快放了我。"大掌柜却不急着放手，他撇了陋巷房舍一眼，淡淡问道："天寒风紧，人家在屋里吃糕习画，多热闹，你怎不一块儿去？"

听得此言，艳婷挺起腰来，轻轻挣脱大掌柜的掌握，她拢了拢一头秀发，淡然道："我一嘛不想学什么画，二嘛……"她随手拿起一块梅子糕儿，贴唇香吻，笑道："更不想给她教。"

艳婷本就美丽，此时星眸侧望，撅唇做吻，更显得楚楚动人，罗摩什呆呆窥看她的丽色，却也不禁大为惊叹。艳婷还想再说，忽见罗摩什的光头照亮摊车，望来极为碍眼，她把那块糕儿抛回摊上，换上了冷冰冰的神情，庄容道："西南传回了战报，你收到了吧？"罗摩什一听军国大事，立时抬起头来，眼角悄悄打量动静。却听大掌柜道："收到了，不过还没拆。"艳婷哦了一声，道："为何不拆？你怕失望么？"

大掌柜笑了笑，摇头道："哪儿的话，定远从没让我失望过。"艳婷微微冷笑，她点了点头，自管低下头去。过不半晌，忽又扬起脸来，这回面上却堆满了笑，听她欢容道："杨大人说得对啊，我家定远年年上阵打仗，从不曾让你失望，那你杨大学士呢？你俩那么好交情，你忍心让他失望么？"

眼看艳婷睁着一双慧眼，只在瞅望大掌柜。罗摩什揣摩语气，醒起她话外有话，不免脸色一变，迳自转向墙壁，面壁思过去也。也不知过了多久，大掌柜耸肩淡然，说道："夫人说笑了。定远不是娶了你么？他还有什么好失望的？"说着戴回了人皮面具，低头排列糕饼，不再多言了。

两人面面相觑，艳婷却是若有所思，她拍落了身上雪花，正要转身离开，忽地想起一事，回首便道："我儿子又溜出门了，这事与你有关么？"大掌柜头也不抬，迳自道："男儿汉志在天下，我在他那个年纪，早已奔波江湖，四海为家。"

言下之意，自是嫌艳婷管得太多，不免掐住了儿子的未来前程。艳婷听得说话，却是微微一笑，她仰望漫天雪花，轻声道："观海云远、观海云远……有时想想还真高兴，幸亏你们柳门还有一个秦仲海，不然啊……真不知你要坏成什么样了……"

魔王血名，万莫提及，但艳婷轻轻松松说来，对朝廷禁令竟是毫不在乎。罗摩什虽如老僧面壁，但这话声还是钻入耳来，他大吃一惊，赶忙掩住了耳孔，来个掩耳盗铃再说。

约莫过了一盏茶时分，艳婷终于离去了。罗摩什放落手掌，兀在那儿细细考察民房墙壁，雪花飘下，在他的秃头顶上积了一层薄雪，他也不敢伸手去碰。此时管那“护国天女”是谁，“秘密情妇”是谁，他统通一问三不知，纵使有人过来严刑拷打，他也是张飞家里找岳飞，听都没听过。

正装死蒙混间，忽听脚步又起，摊车旁缓缓走来一名女子，罗摩什心下一惊，以为艳婷又回来了，赶忙撇眼偷看，却见这女子身穿粗布衣裙、头戴斗笠，哪里是姿容娇艳的京城第一美女？却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村姑，想来是附近的居民回家了。

那村姑怀抱着一只包袱，沿途低头行走，经过巷口处，忽尔停步下来，左看右望，好似在察看住址是否有误。罗摩什心道：“原来是来访友的。”

小年夜午后的小老百姓，过着小小恬静无争的生活，罗摩什一生历经大风大浪，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虽未升天，却已得道，此刻自也不想打扰人家，便低下头去默默念佛。

正在此时，大掌柜却扬起头来，他凝视那名村姑，微笑道：“快过年了，买些糕饼吃吧。”

大掌柜出言招呼客人，八成要勾引女子了。果然那村姑迟疑半晌，瞧她打扮朴素简陋，却也不知是否有钱。她朝大掌柜望了半晌，轻声启齿：“敢问店家，这儿可是铜锣胡同的……”说到此处，低头去看手中纸条，又道：“绿竹巷么？”

罗摩什原是浑不在意，陡听这女子的说话，忍不住便咦了一声。温柔细软的嗓音，悠悠淡淡，字正腔圆，怎也不像一个村姑的口音。他见那村姑还能识字，自是心下大疑！那大掌柜却似不察，听他笑问道：“是啊，这儿正是绿竹巷，您要找什么人么？”大掌柜先前与妻子说话，只因隐瞒身分，便把口音浑了，此刻他不再夹嗓变音，便又回复了一口清脆京腔，听来极为悠扬悦耳。

那村姑却也不以为意，看她斜倚墙边，怔怔朝巷内眺望，幽幽地道：“请问店家，绿竹巷里是否有个书林斋？”书林斋便是顾家父女早

年开立的书坊，当时为了正统第三案，曾经引得皇帝雷霆震怒，也曾逼得大掌柜左右难为，吃足了苦头。耳听这名女子竟是来访书斋的，罗摩什心下一凛，撇眼便朝村姑望去，反覆打量她的形貌，不知这女子与顾小姐有何渊源。

大掌柜听得来意，微笑便道："真是不巧，顾小姐已经嫁人了，现下书林斋业已关门，专教孩童们画画儿。哪…您瞧…"说着举起手来，遥指巷内寒舍："她便在那儿，您尽管过去吧。"

午后霜雪飘降，远处房舍望来很是温暖，依稀可闻孩童的笑闹声。那村姑怔怔望着，却迟迟不移步，大掌柜微笑道："怎么了？您又不过去了？"那村姑叹了口气，摇头道："不了，远远看看就行。我不认得顾小姐，只是听朋友提过她的一些事……"大掌柜低头整理糕饼，问道："您听过她的事？可是她磨卖豆浆、开斋印书的那些往事儿？"

"不……不是这些……"村姑凝视巷内房舍，她垂下斗笠，摇头道："我听到的……

全都是幸福的事儿……"大掌柜听得此言，登时抬起头来，静静问道："您是说，她现下不幸福？"

那村姑怔怔叹了口气，道："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过来瞧瞧……"说着说，便要放步离开。正于此时，大掌柜从怀中取出一物，缓缓放在糕饼上，霎时甜糕受力变形，整辆推车更是嘎嘎作响。罗摩什眼里看得明白，那是铁胆，蓝澄澄的铁胆，也是世间第一神剑，号称"擒龙"！

陡见这柄天下第一利器，罗摩什不由发起抖来了，一不知大掌柜为何拿出擒龙剑，二不知那村姑究竟是谁，脑海中盘旋回绕，又是"护国天女"、又是"业火魔刀"，说不出的凌乱无绪。正慌张间，大掌柜抬起头来，含笑道："这位夫人，请你留步。"那村姑哦了一声，登也驻足下来，回眸朝大掌柜望来。眼见她转头来望，露出了斗笠下的面孔，罗摩什便也趁势窥看。

第一眼看到了嘴唇，她有着端正的樱口，生在雪白小巧的下巴上，这让人觉得她很雍容端正。第二眼看到了她的鼻梁，感觉并不十分高挺，而是淡淡柔和的月满星桥，罗摩什看了一眼，便已猜知她的脾气很好，想必一件小事便能逗得她开怀巧笑，当是天生的温柔性子。

正望间，又听大掌柜笑道：“这位夫人，我长年在这儿摆摊子，和杨夫人一家很熟，您要是怕冒昧打搅她，不如让在下替您安排吧。”那村姑微微一笑，喜道：“您认得她的一家，那可太好了……那您是否也认得她的……她的……”大掌柜微笑道：“您是说她的父亲顾尚书？我当然认得。”听得顾家老主人的大名，那村姑点了点头，低声道：“嗯……我也听过顾兵部的事情，只是我想问的是……是……”她有些迟疑，好似欲言又止，大掌柜含笑催促：“来，尽管告诉我，您还想知道谁的事？顾夫人、二姨娘、小红、刘管家……”他说了一串名儿，随手提起擒龙剑，微笑道：“还是卢云呢？”

陡听“卢云”二字，那村姑不由惊呼一声，霎时仰起脸来，露出那张白雪晶莹的脸蛋。罗摩什见得她的面貌，却也同时发出了一声低呼。

斗笠下的脸庞一点也不像个村妇，她太显眼了，这与她的样貌无关，而是她有种说不出的雍容气质，无须珠宝锦衣来衬，便已让人觉得她出身极高，无论她身穿什么破衣旧裙，无论她身在何处陋巷酒肆，随时能让人们一眼见到她，然后情不自禁地凝视她，却又不敢随意接近她。

总而言之，天上谪仙，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女，她必然来自兜率天，所以才能身不沾尘、心不萦忧，毫无疑问，她就是大掌柜苦苦等候的“护国天女”！

天女现身，罗摩什自是全身大震，见得这名美女的样貌，他已明白大掌柜何以要自己陪同过来，他更也清楚知道，天女确实有一种法力，足以降妖除魔、敉平怒苍。

巷中一片宁静，那村姑却是全身发抖，听她颤声道：“您……您说您认得那位卢……卢……”

天女语气发抖，想来心情大为激荡，大掌柜含笑接回：“我当然认得他，以前还和他说过话呢。”他手握神剑，自推车后缓缓行出，柔声道：“这位姑娘，我猜您一定想知道他的行踪，对不对？”斗笠下的樱唇轻轻微颤，轻声道：“你……你说……”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离开了这栋喜宅……开始了最后的旅程。”

“最后的旅程……”村姑眼中含泪，喃喃低问：“他……他去了哪儿？”

“别替他难过，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但那也是他该去的地方……”

天色阴霾，雪势加大，点点雪花飞落巷中，掩去了远处孩童的笑声，大掌柜的嗓声转为低沉，听他幽幽地道：“他走了……因为他生了一种病……让他管不住自己，让他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那些声音催促着他，让他前往那个无名遥远的所在，状元顶戴救不了他，未婚爱妻唤不回他，换帖弟兄也帮不了他……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背影逐渐离去，看着他坠下悬崖，把自己献给白水大瀑……你瞧……你瞧夜空……”

村姑发起抖来了，她扬起睑来，望向万里天际。华灯初上，岁末天雪飘降，但见寒星点点闪耀，夜空仿佛洒满了神佛泪水。大掌柜叹了口气，轻轻地道：“每回仰望夜空，我都会见到他……见到他泪流满面，默默问着我：人间是否还有天理，天地是否还有公道？”斗笠下滚落两行泪水，那村姑环抱着自己的双肩，竟已啜泣出声。听她哽咽道：“你……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啊……”大掌柜拿下了人皮面具，含笑道：“人间要是有公理，我还忙什么呢？”

村姑闻言震惊，急忙抬起眼来，颤声道：“你……你究竟是谁？”

“我啊……”雪雾散开，面前有一名男子跪在地下，他单膝触地，挺背直腰，含笑道：“我叫做杨肃观，也就是创建佛国的人。”

傍晚时分，天边雪云五彩变换，屋顶传来细微的脚步声，似有小小猫儿经过，正于此时，岁末鞭炮炸响，对街爆竹串串，劈劈啪啪之声不绝于耳，也掩住了猫儿轻盈的脚步。

杨肃观无视四遭变故，只跪于地下，俊眸回斜，任由那素昧平生的天女殿下打量着自己。

两人相距数寸，呼吸相闻，天女低头下望，一时之间，忍不住惊呼出声。

面前的男子和自己一样，他非常美丽，非常玉雪尊严……也有夜空般乌黑的发丝，亮如高山银雪的白皙玉肤，黑白分明得像兜率天降

下的神佛，亮得让人不敢逼视，却又让人不忍移开目光。

“殿下。”杨大人温文有礼，他抬起自己英俊的睑庞，问道：“臣像个坏人么？”

“不……你不像坏人……”天女满面红霞，她别开头去，轻声叹息，杨大人微微一笑，正要起身，却听天女轻启樱唇再诉：“但你像个坏男人。”

砰地一声大响，对街鞭炮阵阵爆响，好似炮竹中杂了一枚冲天炮，让人耳孔发麻。罗摩什吓了一跳，撇眼急看，惊见昏暗天色中，对街树梢飘起了一缕轻烟。白云袅袅，寄语青天，也让他看到了他最熟悉的东西，枪子儿。

当年将火枪引入中原的第一功臣，正是罗摩什自己，他比谁都清楚那缕轻烟是何来历。听他大喊一声：“大掌柜！让开啊！”霎时奋起脚步，直朝大掌柜扑去。

烟消弥漫之中，鞭炮纸花飞散，枪子儿飞天而来，罗摩什却也迟了一步，他扑出一尺，它飞来十丈，转眼穿破雪花，奔进小巷，直达大掌柜背后一尺。

生死之刻，头顶的小猫儿扑天而起，张牙舞爪间，一道袖劲飞抽而过。锁住了大掌柜的退路。

两波奇袭闪电而至，说时迟、那时快，修白的手指回动，蓝光扑天而起，半空中一片衣袖飘飘飞起，摇摇坠地。宁静的小年夜黄昏，对街的鞭炮终于止歇了，大掌柜回臂扬后，擒龙剑高举在手，不同于十年前永定河畔的跪地垂泪，此时没有鲜血、没有泪水，只有那身宝蓝长衫睥睨傲然，如是向世间百万强敌诉说：“天听吾所听，天视吾所视，神剑主人，君临天下。”

刺客近身肉搏，一击不中，旋即抽身远去，大掌柜单手持举擒龙剑，回眸对街树稍，顷刻间枪阵也开始撤退。巷中恢复了宁和，大掌柜的容情也转为平静，他缓步行到村姑面前，霎时抖开长袍，单膝触地，再次跪了下来。

“启奏银川公主殿下。”杨肃观跪地仰颈，拱手肃身：“臣中极殿一品大学士杨肃观，恭迎千岁归国。敬敏恪忠，谢慰天恩。千岁、千千岁。”

大雪纷飞，拢在丰神如玉的男女身上。杨肃观静默下来，又成了那个仪态出众的权臣。天女也不再言语，只静静凝视跪倒在地的神剑主人。淡淡冬日天光，照得他俩肤白胜雪。若非先前的杀气腾腾，他俩简直就是一对璧人，高贵秀美的玉帝女儿，俊美英挺的凡间大臣，完美无瑕，珠联璧合，直似天造地设。

美景当前，四周生出诗情画意，公主忽然嘤咛一声，只觉腿弯里穿来一只坚实的臂膀，将她一把抱起，让她紧靠在杨大人的怀中。三十六岁的坏男人微微一笑，问道："殿下，臣若自称自己是个好男人，您会相信么？"天女不再显现敌意，她伸指抵住腮边，侧头打量面前的修罗王，含笑道："这不能问我，该问你的妻子才是。"

"殿下啊殿下！"不是坏人的坏男人仰天大笑，朗声道："您这样说话，内子可要生气罗！"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七章 如梦幻影

天下谁人不晓？若从路边取来一块木炭，举脚踢踹，施以百斤气力，则炭体必裂，拿着大铁槌重重一砸，力压千斤，则可碎炭为末，此事路人皆知，毫无稀罕。

极少有人真正知晓，一旦对着炭体重压，施以亿兆斤的神力，则木炭不再粉碎爆裂，而会突生转化，成为一件希罕宝物。

"金刚石"，天地第一坚硬之物，这就是它的由来。

石墨柔软，钻石晶固，同是一块炭，明明质料全然相同，何以物性大相迳庭？此即内性之变也。内性欲变，须达极界。或焚神火，或施神力，只要能冲撞内质，炭体便会得出玄性，化为一块神物。

炭有神炭，铁可有神铁？

铁块、铁汁、铁气，此即万物三态。红火锻铁块，所铸器械便得"劈柴砍木"；青火熔铁为汁，造剑便得"斩金断玉"；等炉焰由青转白，焚铁成红，化铁为汁，尔后蒸汁为气，这时便能造出"吹毛断发"的罕见神兵。

赤火、青炎、白焰，此即火焰三色，能够烧出铁气，这不仅是无敌于天下，而是震古铄今了。但千百年下来，每当铁气烧出，仍有不少顶尖匠人提出疑惑，铁气还能再烧么？

若拿铁气再烧，会烧出什么东西来？凝冷之后的铁块，又会得出什么物性？

这是一道无解难题，虽有人胆大来试，但往往烧到了铁气这一关，炉火便再也升不上去了。白焰已是天下第一炙温，要想锻冶铁气，除非世间真有三昧真火，否则一切全属空谈。

上苍垂怜，景泰三十三年，有人以剑芒发动天炉，烧出三昧真火，其人便是世间第一狂者，“剑神”卓凌昭！

剑神纠合群英，先以盖世内力鼓动风炉，后又配上了朝廷第一炼铁师的巧手见识、外加“北海铁精”、“雷泽刑天”、“如意八宝砂”等诸宝之威，风云际会之下，终让铁精熔汁，汁蒸铁气，无尽烧结之后，尽破天地玄关，终也让“剑神”找到了钢铁以上的东西。

答案是一块神铁，磁性、展性、坚性、韧性全数跨越极界，此乃古今第一超凡神兵，世称“神剑擒龙”！

神剑擒龙，铁中精钻，所以能展柔似水、坚硬逾钢，号称天下第一剑。

神剑神奇若此，那业火魔刀呢？这柄一母所生的盖世狂刀，业已在扬州登船现世，它又有什么玄奇能耐，足以抗衡神剑？

大黑布冉冉上天，飘飘坠下，终于随雪沉江。魔刀即将现身，船头蓦然寂静，三大高手也不再争打，便各自退开一步，低头探看黑布下的束西。

一时间，灭里满面错愕，黑衣怪客浓眉紧蹙，连众多黑衣人责在运送魔刀，也不禁咦了一声。

隐藏十年的魔王权杖，居然生得是这个模样？

面前是一只大水缸。八尺直径，满布黑泥，望来通体黑脏，怎么也不像一柄刀。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泥巴隐隐蠕动，缸壁上似有什么东西黏附，让人摸不清底细，却又隐隐害怕。

正讶异间，忽听窸窸窣窣之声不断，甲板下竟然爬出一尾大蜈蚣，刚巧不巧，却是从琼芳脚边窜将出来。琼芳低头一望，惊见那蜈蚣手掌长短，身做五彩紫蓝，头顶红珠大皇冠，料来毒性极为猛烈，她素来最怕肮脏蛇虫，一时手脚俱软，尖叫道：“虫子！虫子！”

蜈蚣四处游窜，引得一众黑衣人慌忙去踩，那毒虫爬动奇速，却是谁也踩它不着，堪堪来到泥球旁一尺远近，忽然百足发力，倏地飞身起跳，竟然攀上了大水缸。

蜈蚣发力跳跃，委实不可思议，众人睁大了眼！正感惊奇间，忽见水缸上黑泥层层剥落，一只又一只虫蚁脚爪破泥而出，众人眼里瞧得明白，只见水缸壁上攀满了毒虫，蝎子、蜈蚣、兵蚁、蛭虫，众家毒物藏于黑泥底下，俱在啮咬厮杀，猛然望去，密密麻麻，不知有几百几千只。众人头皮发麻，无不向后退开，琼芳更已掩面尖叫。

鹅毛大雪飘落，四下静谧无声，只有毒虫在相互厮杀。忽听一人道："蛇宝相生、蛇宝相生，好一柄业火魔刀，当真非凡啊！"众人闻声回望，说话之人正是帖木儿灭里，西域来的汗国名将。

"蛇宝相生"的典故源起天竺，西域父老相传，有旷世珍宝处必有毒物相随，以天竺宝石产地"木夫梯里"为例，该地所产的金刚石宝异非常，能生青、黄、蓝、绿等五色萤光。黑夜荧荧，妖光聚虫，虫儿却又引来青蛙，是以藏有金刚石的深谷，必有无数毒蛇隐伏聚集，宛如守护之神。灭里见多识广，一见这等异状，已知这只泥缸虽然外观难看，内里却藏有稀世奇珍。

灭里话才说完，猛见一条黑影窜出，重脚旋飞，便向水缸踢去。众人慌忙去看，出手那人却是水中冒出的黑衣怪客。果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入艺高人胆大，第一个下手劫夺魔刀。

黑衣怪客体魄雄健，一腿之力远过百斤，这一脚必能将水缸踢翻，六名镇墓兽见状不妙，正要起身拦阻，猛听嗡地一声大响，水缸震荡不休，居然无须镇墓兽护卫，巨力反震之下，便将黑衣怪客反弹回去。

众人见水缸如此沉重坚硬，无不大感惊讶。金凌霜一旁静观，淡淡便道："有多大的肩膀，便挑多重的水……孩子，别惹父母伤心，懂么？"琼芳听他语带劝谏，不由大为讶异，据苏颖超转述，那黑衣怪客好似身有大鸟烙印，料来也是这帮黑衣人的一丘之貉，此时看来，双方似又另存瓜葛，却不知内情如何了。

正推算那怪客的真实身分，忽听他纵声长吼，霎时斜过肩膀，砰地一声大响，上身重重撞向水缸，便如蛮牛般奋力去推。看他神力惊人，踩得甲板破裂翻起，可大水缸委实沉重，纵使吼得声嘶力竭，缸

底却仍闻风不动。金凌霜看得连连摇头，轻声道：“没用的，影子就是影子，无论如何努力，终究不是真身。趁你还没闯出大祸之前，罢手吧。”

金凌霜低声劝说，并未下令围杀，其余黑衣人便只默默旁观。想来那怪客身分不同于常人，上司未出号令之前，无人胆敢下手伤他。

那黑衣少年声嘶力竭，却仍不能奈水缸分毫，他忽地大叫一声，索性举起右掌，上身前倾入缸，竟已下水去捞魔刀，六镇墓兽大为惊诧，正要出手拦阻，金凌霜却只淡淡一笑：“别怕，让他吃点苦头，对他来日有益无害。”话声未毕，果然水缸上的虫蚁察觉了敌人，全数转朝黑衣怪客身上攀爬，一只只发狂啮咬，好似把他当成了敌人。

须臾之间，黑衣少年伸手离缸，看他掌里空无一物，却只拿回了满身毒虫。他耐不住麻痒疼痛，一声悲喊传过，终于着地翻滚起来。一时虫尸飞散，汁液黏稠，溅得满地都是。琼芳见了如此丑怕情状，忍不住掩上芳唇，险些呕吐出声。

“破啊！”第二个高手出场了。黑衣少年无功而返，场里却还有一个八代煞金。只听帖木儿灭里一声大吼，霎时怒目拔怒刀，在一众黑衣人的惊呼声中，黄金腰刀连鞘而出，直朝大缸斩去。

面对大水缸，不必捞，只能破，这是百年前北宋司马光传下的救人法子，此刻灭里只要砍破缸壁，一会儿魔刀哗啦一声，便要如同那位入缸溺水的小孩儿，随水泻出，这才是个聪明法子。

当地大响传出，大缸晃荡不休，却未闻得水声哗哗，想当然尔，灭里没有砍破它。

眼看灭里满面诧异，金凌霜淡淡便道：“这水缸是铁精残渣所就，承得住魔刀神火，你的托帕金玉虽是宝物，却只是人间凡胎，如何能与天界的东西相比？”灭里闻言大怒，他为掘传国宝刀，不惜耗费十年光阴，岂料“托帕金玉”出手，居然还收拾不了一块铁精渣料？却要契丹王如何忍得？他咬牙低头，刷地一声响，传国宝刀已然出鞘。

先前“托帕金玉”连鞘斩出，众人并未亲见“刀中之皇”的锋芒，此刻黑契丹太子持刀出手，如执国玺，但见甲板上异光缤纷，好似大鹏金翅鸟开翼飞翔，竟尔飘下了无数黄金羽毛，一众黑衣人见得这等气派，无不大为惊骇，帅金藤正要上前护刀，金凌霜却已伸手拦住，含笑道：“让他玩，人贵自知，不玩不知道自己的份量。”

金凌霜出言轻视“刀中之皇”，便如当面指骂耶律大石一般，灭里却也不戟指回骂，当此时刻，无声胜有声，只有让宝刀替它自己分辩。灭里一言不发，旋即回身抽刀，光羽闪过，刀身尚未触碰缸壁，便已激得大缸嗡嗡鸣响。黑衣鬼众心下骇然，这才知道“托帕金玉”确有神异之处。

隆地一声怪响，“刀中之皇”撞上“北海铁精”，好似几百斤的大石头由天而坠，震波低沉，威荡船身，明明激得众人心脏怦怦直跳，但耳中却听不到尖锐声响，情状可说怪异至极。众人还未回神，托帕金光已然笼罩大黑泥球，光芒沿缸四漫，久久不褪，望来极为耀眼迷人。

众人见“托帕金玉”如此威势，心头无不暗暗惊怕，就怕水缸受力裂开，那金凌霜却是面容如常，想来对“北海铁精”极为自信。

半晌过后，金羽渐渐消散，却又露出了那只黑黝污脏的圆东西，看它如同大肚罗汉睡倒在地，似在嘲讽“刀中之皇”威力不过尔尔。

灭里砍得辛苦，却只弄死了几只毒虫，自是灰头土脸已极。金凌霜安慰道：“别难过。大掌柜摆下这个阵式，是为了迎接他的知交好友。你们这帮虾兵蟹将别来起哄，趁早下去歇着吧。”

“呜啊啊！”金凌霜虽在安慰，话中之意却比讽刺更加锥心，黑衣少年大怒之下，竟然举头撞向铁缸，碰地一响，额角竟已迸出血来，他双手抱缸，龙吟虎啸之中，竟要将大缸一举掀翻，金凌霜微笑道：“省点气力吧，孩子，这只水缸重达千斤啊。”

“魔啊！魔啊！助我一臂之力呀！”紫电弥漫之中，黑衣少年仰首悲呼魔刀之名，一旁灭里心生感应，蓦地左拳青筋暴涨，一拳挥出，便已重重击上缸壁。

嘎地一声哑响，火臂紫光同刻闪过，两名高手齐心合力，水缸终于晃了晃，但听水声哗哗，魔刀好似听见了悲喊，终于亮起一阵红萤血光，望来有如水中鬼火，极其诡异之能事。

晕暗艳丽的红光亮起，瞬已夺走了众人的视线。魔刀首次在人间亮起妖光，连金凌霜也为之震慑。全场安静了下来，此时无论武功强如黑衣少年，抑或身分娇贵如琼芳，全都移不开目光，即便六只镇墓兽目不能见，却也情不自禁地轻轻低呼，料来心中也已得到感应。

红光现世，魔刀好似吹起了胜利号角，只见甲板下爬出了百万勇士，寄居船舱的小蚂蚁、小臭虫不甘寂寞，全数行军整队而来，连天上也招来了嗡嗡蚊蝇，一起加入了大混战。

无人能动，满场高手好似被魔刀摄走了魂魄，只能嘶嘶吸气，望着虫蚁们开启生死大战。

难以想见的厮杀肉搏，便在眼前生出。只见水蛭同类吞食，蜘蛛互不相让，先前跳上水缸的红冠蜈蚣靠着身躯长大，已然连吃十来只虫子，正与一尾黄蝎恶战不休。毒汁毒液相互螫射，甲壳黏液随尸漫流，比起这些虫子的凶狠，狮子老虎该要庆幸自己体型硕大，否则世间真要有丈许大小的蜘蛛，豺狼虎豹定要片甲不留。

满心惊骇间，忽听扑通一声，似有什么东西坠入了缸里。七当家凑前去望，不由微微一惊，那坠入水中的不是黑泥，而是一只巴掌大的金毛蜘蛛，看它背后生了一张魔脸，形貌可怖，体型虽然娇小，却靠着毒性厉害，居然击败四方外敌，率先入水，成了第一个大赢家。

大赢家来了，灭里没拿到魔刀，黑衣怪客也失手了，这只大蜘蛛却成了第一个大赢家，看它泡在缸里，只头下脚上，倒栽葱地游水。琼芳看得呆了，喃喃便问："这是干什么？它要潜水么？"

说也奇怪，少阁主竟然一语成谶，那鬼脸蜘蛛好似失心疯了，只拼死望水下钻去。仿佛水底有大批母蜘蛛媚笑招魂，这才让它学了鱼儿模样，一心潜水嬉游。

半晌不到，鬼睑蜘蛛八爪挣扎，它身子太轻，无论如何费力，却总是潜不下水，载沈载浮之间，竟已活活溺毙。

大赢家痉挛而死，大批虫蚁却一无所悉，无数黑脏东西仍在激战不休。扑通水声响起，一只红冠蜈蚣靠着体长凶猛，成了第二个大赢家。

寒天冰水，那蜈蚣跳入极乐天国大水缸，稍一沾触，便给冰水冻得后悔了，看它不住扭动身躯，似想爬回缸缘，只可惜缸壁溜滑，攀了几攀，怎么也回不去，须臾间虫身受冻翻转，尿出毒水毒汁，再次追随先贤先烈的脚步，赶赴黄泉去也。

死了，全死了，魔火召唤，引得万物如同飞蛾扑火。大蝎小虫虽在混战不休，只是它们根本不晓得，真正的赢家早已死了。脱颖而出

的结果，却是提早行向鬼门关，受那倒栽葱淹死的无奈难堪……

亲眼目睹赢家的下场，众人无不起了一身疙瘩。只听金凌霜幽幽地道：“懂了吧……

为什么大掌柜不要这柄刀，却又不怕别人来夺这柄刀，因为它本身就是个祸害啊……“毛骨悚然中，黑衣众鬼也懂了大老板的心思，为何他会以魔刀为饵，因为这是个毒饵，它能毒死所有的敌人、叛徒……

“滚！怕死的全给我滚开！”毒饵在前，还是有不怕死的勇士冲来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人打算火焚自身，照亮千古，黑衣少年如同怒龙咆哮，轰地一声巨响，双肩撞上水缸，全身气力暴涨，大水缸竟尔缓缓离地。

缸体沉重，几达千斤，黑衣少年才一抬高尺许，便要重行坠落，堪堪压上足踝之际，一只发红左臂挡了过来，它揪住了缸底，喝道：“起！”

第二个不要命的狂徒来了。其人无父无母、无妻无子，甚且无国无家、无名无姓，正是帖水儿灭里出手。此时能让他忍手不动的理由，只有那天真美丽的一个，而足以让他掀翻水缸的理由，却是成千上万，数也数不尽。

一对一百万，此刻是要热血沸腾死于刹那，还是要奴才奉迎活得百年，全在一念之间。阵阵喘息之中，灭里早已做了抉择，黑衣少年更是仰天狂啸，这个紫光发出，那个火拳挥舞，两大高手素昧平生，此刻却有志一同，他们要让魔火降临人间。至于结果会是什么，没人在乎。

吼声不绝于耳，大缸倾斜离地，脏水泻出，红光立时荡漾甲板，激得黑衣众鬼一起向后让开。金凌霜没料到这两人竟会一同出手！急忙喝道：“镇墓兽结阵！老七速速上前拦阻！”七当家闻得召唤，急急跨步而来，陡听一声怒号响起：“泥梨耶啊！”

黑气弥漫，禁传神功出手，却是向大水缸而去！金凌霜大惊失色，喝道：“住手！”

三大高手出力来推，势道何等厉害，哗啦一声大响，脏水淹上甲板，大缸翻倒，魔物也随之冲出，它就这样躺在每个人面前，轻轻地

微笑。

看到了……黑夜之中，甲板上有东西在发亮，登使众人睁眼揉睛，一个个浮出笑容。

连那琼芳也愕然呆傻，只在眼望异象，居然忘了逃命。

好美……真的好美……比起蓝澄澄的铁胆，它直的美多了……

很大很大的一柄刀，六尺来长，宛如地狱业火烧结而成，通体晶黑，刀体刀鞘浑然天成，不见一点接缝，更看不到人为雕花。那黑里透红的刀鞘透出了一圈彩晕，光可鉴人，晶莹细腻，就像一只幽幽暗暗的魔眼，深沉睿智，随光明灭，只在打量着甲板上的每个人……

陡然间，七当家第一个跳了起来，手指上下颤动，大声道："它在看我！"

是……它在看我……不只是七当家，连那见惯稀世珍宝的琼芳、长年看守魔刀的帅金藤，每个人都幽幽道出了这句话。只听灭里深深叹了日气，道："红碧猫儿眼……"

红碧猫儿眼，这柄魔性之刀，却也是世上最大的一块猫晶。不论朝哪儿瞧，那只魔眼就是不曾离开自己的视线，像是在招手微笑，又似在轻声低诉，就是要胆小的自己过去轻轻抚摸，细细把玩……

甲板上虫蚁呆傻，人众迷茫，却只有一个人还醒着，只听金凌霜咬牙传令："镇墓兽！结六道阵！快！"

"快你妈屄！"话声未毕，背心挨了一记暗算，四当家闷哼一声，已然扑地倒了。浑浑噩噩间，听得背后吼骂道："金老贼！少在那里装模作样！你爷爷要有了魔刀，连大掌柜都得叫我一声爹！你支使谁啊？"

金凌霜身为此行指挥，此刻却身受暗算，第一个倒地不起。场面顿时大乱。下手之人口操湖广口音，却不知是十八学士还是十二神将，猛见他飞身向前，直取魔刀，还未入手去拿，背后又中了一拳，听得一人怒吼道："滚开了！凭你也想夺刀？我X你狗祖宗！"

七当家大声呼喊，举拳震开众人，一马当先，直直扑地去抢，黑衣怪客紧随在后，帖木儿灭里自也当仁不让，几只手伸将出去，连同地下的毒虫一起翻滚搏斗。

"我的！"

活了！船上所有活的东西都下场夺刀了，大家都勇冠三军，舍我其谁。连那琼芳武功不到，此刻也高声欢呼，拼命呐喊。看那魔刀通体浑成，黑如夜空，内泛火晕，引得全船高手捉对厮杀，一时刀光剑影，拳打脚踢，但见魔刀飞起落下，落下飞起，伴随着鲜血飞洒，毒虫乱爬，小年夜里的这艘船，直似修罗大屠场。

满场之中，只剩下四当家一个人不动，他抱住了大船桅竿，大喊道："结阵！镇墓兽结镇！"声声催促之中，却见六只瞎子滚倒在地，彼此揪衣殴打，好似恨透了对方。

在此一刻，谁理谁，谁怕谁？毕生怨气全数爆发，每个人都要趁机算个明白。蚂蚁拼大象的时刻到来，帅金腾拿起了血琵琶，疯疯癫癫地唱道："钱来宝啊权更好，生来光棍没烦恼，老天逼我走这遭，糟啊糟，糕啊糕……怎么才能逃得了？逃不了、逃不了……为国为民没完了，老婆怎么不见了……"唱到后来，已是放声大哭。

金凌霜攀上了桅杆，口中不住喘气，他是场里唯一还明白的人，自也晓得保命的唯一法门，便是远离魔刀。

神剑是"活死物"，它灵展曲折如活物，本质却是死东西。恰与神剑相反，魔刀不能延展，形体虽然死气沉沉，但有了那撩拨人心的魔眼魔光，它便能抗衡擒龙，号称"死活物"。

世间万物皆有梦，只要还活在世间，纵使贵如帝王将相，亦有想要而不能得的东西。

圆梦之力，这就是魔刀神通的泉源。无须内力心法，也不必练成盖世武艺，离刀越近，种种七情六欲越是涌上心头：瞳孔放大，心跳加促、血脉贲张，拔出魔刀的一刻，那时的气力足以撼动山海。渴望的美女、心中的强敌、所有想要而不能得的欲念执着，魔刀都能鼓舞主人奋勇向前，一股做气拿到手。

在帅金藤的琴音伴奏之下，数十名高手勇敢向前迈进。黑衣怪客身手最快，闪电般的黑影扑过，手指将触魔刀，猛听霹雳也似的呐喊，耶律家的传国宝物劈出，已将黑衣怪客逼开一寸，须臾间灭里左手暴长，抢先抓住魔物。

"大辽国主、列祖列宗啊！"猫晶触体，大赢家双手抱住魔物，霎时如受电击，众人扑上身来，欲将灭里扑压在地。黑契丹怒吼一声，

使劲摆腰，莽力到处，无数身子受力飞出，几人功力不到，竟给巨力震出船舷，直直坠入运河。

“我的！”灭里深深吸了口气，扬刀大喝。七当家原本与灭里势均力敌，此际受了神龙摆尾，竟也滚跌开来。连那黑衣怪客武功过人，此刻也禁受不起，一时连退五步，靠着下盘功夫极为扎实，这才勉强站立。

魔刀找到了第一个主人，场内便安静下来，非只人们不动，连那毒虫也停止啮咬，好似业火全数汇聚在灭里体内，外人再也无法感应。帅金藤宛如大梦初醒，慌道：“这…这是怎么回事？他哪来那么大气力？”金凌霜爬下船桅，他抹去冷汗，喘了几口气，低声道：“欧阳家故老相传，神剑聚龙气，孽火会魔刀……无论是谁，只要触摸刀身，全身气血便会沸腾，力气更要大上几倍不止。”

二人说话间，灭里只是手持魔刀，上下察看不止，听他自言自语：“传说是真的……

死活物……死活物……神剑是死的，魔刀却是活的啊……“

场中不少人见过“神剑擒龙”，都知那是一只灵活至极的铁胆，外观虽是死物，但在内力驱使之下，却如活物般灵巧。与神剑擒龙相比，业火魔刀不能曲折分毫，但众人适才领教过魔威召唤，听得“死活物”三字，自能领略其中奥秘。

帅金藤怕了起来，低声便道：“怎么办？这西域小子武功好厉害，现下又拿了魔刀，谁还打他得过？”金凌霜倒不显得担忧，他摇了摇手，低声道：“别担心，他一会儿便要死了。”

帅金藤大吃一惊，颤声道：“死？”金凌霜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要叫嚷，低声又道：“魔刀的威力还未全数显现，一会儿他要胆敢拔刀，魔力尽出之时，恐怕他要发狂自杀。”听得强敌即将自灭，帅金藤拍了拍心口，还不及庆幸，却又听上司道：“听好了，这人虽会下手自杀，但他临死前眼中见到异象，不免凶性大发。你们一会儿若是听到吼声，千万记得跑。”众人听得这话，无不心惊胆战，连琼芳也怕了起来，除了那黑衣怪客，其余人众全数向后退开。

一片阴沈中，黑契丹嘴角泛起了微笑，对身外之事“概不理会，他拿起传国宝刀，恶狠狠插在甲板上，竟然不多看一眼，跟着怀抱魔

刀，好似心满意足，什么都有了。喃喃自语间，大手伸来，轻轻握上了刀柄，他要拔刀出鞘。

说不上来怎么回事，握住刀柄的一刻，只见灭里衣衫鼓起，好似全身灌满了内力，那一头长发更似受了狂风激发，无故向上飘起。

长发飞舞，虎貌入得眼来，众人都是咦了一声，但见面前这张脸宽额广颚，鼻梁阔而不尖，样貌大大不同于西域人，反与汉人的长相有几分相似。正瞧间，灭里开始拔刀了，光芒闪过，鞘里似有灿亮魔火，一点点地透射出来。刀出三寸，忽听灭里冷冷一笑："奉天承运。"

奇怪的四个字，众人心下一惊，不知他怎会脱出这句怪话，金凌霜深深吸了口气，沈声道："留心，魔刀要圆梦了。"话声才毕，又听嗓音森然，幽幽说道："皇帝诏曰。"

剽悍目光撇向满船人众，听他嘶声道："朕命汝等速速下跪，可免一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口气活似帝王下达圣旨，黑衣众人大为吃惊，正自犹疑问，金凌霜却已低声吩咐："大家乖乖照他的话做，现下谁都打他不过。"当下第一个跪倒在地，状似叩首，上司既然跪倒，众鬼自也如法炮制，黑衣怪客素来高傲，虽不愿下跪，却也盘膝坐地，琼芳自知武功与人家天差地远，为保性命平安，倒也懂得依样画葫芦，半卧半躺，免遭无妄之灾。

满船倒得倒、跪得跪，灭里志得意满，宛如一代天骄，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左手握柄，右手提刀，痛快的笑声中，兀自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串话，那口音奇声异腔，似是回语，又似蒙语，众人虽想探听他的心事，却无一字可解。

灭里双目发亮，看他神情亢奋，越笑越是欢畅，刀上红光也越是闪烁，火锋离鞘，刀身出了一半，猛听灭里大喝一声，怒道："大胆！你是什么人！怎敢站在我面前？"此时连黑衣怪客也已坐地，还有谁敢站着？众人心下一惊，赶忙去看船头，都不知是谁来了。

船头没有人，只有一柄刀，托帕金玉刀。先前灭里反手提起，将之掼于地下，此刻自是昂然挺立，望来好似一名忠言极谏之士，只想阻止子孙拔出魔刀。

“原来是你啊……你这废物除了镇日缠着我，管个屁用……”灭里面泛魔火，他面望托帕金玉刀，说了几句叽哩咕噜的怪话。番汉交杂间，忽尔戟指大骂：“跪下！立时跪下！否则我就杀掉你！砍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别说托帕金玉刀本是死物，无法听懂人话，纵使它天生有灵，此刻却也无法双膝跪地。毕竟它是耶律大石留下的传国宝物，便算此际能够幻化为人，怕也无法向自己的子孙磕头讨饶。

“跪下！跪下！跪下！”灭里益发怒了，霹雳一声大吼，魔刀连销挥出：“跪下！”

业火并未出鞘，便已斩向“托帕金玉”，双刀相撞，俱是天地名器。陡听嗤地一声怪响，如撕裂帛，可怜“金玉刀”受了重击，刀鞘碎裂，宝石黄金四散纷飞。琼芳掩住睑面，纵声尖叫：“傻瓜！你弄坏自己的刀了！”

托帕石纵能辟邪，却怎么避得了天下第一邪？霎时刀鞘便已损毁破裂，只是这柄刀乃是契丹国玺，纵使刀鞘损坏，金玉刀身仍旧屹立船头，金羽开屏，宛如孔雀之凛然。灭里怒气不歇，厉声再道：“亡国奴！你还不跪么？”当下不顾一切，奋力再斩第二刀，魔火横烧，甲板上金色羽毛亮起，忽见金羽一处向东疾飞，一处停留原地。

“刀中之皇”断了，黑契丹百年神物遭逢浩劫，今夜身首异处。

众人心下显然，一震于魔刀的锋锐，复慑于灭里的疯狂，满场尽皆无言。

灭里砍翻强敌，自是容光焕发，哈哈大笑。他提起魔刀，又要握柄来拔，魔刀寸寸离鞘，正要全数出鞘，忽然脚尖踩中一物，低头去望，赫是金丝缠绕的“耶律”二字。

灭里眨了眨眼，咦了一声，看了看手中魔刀，又朝地下的残碎刀鞘望了一眼。好似地下那两个字与自己有些渊源，却又瞧不明白。他嘴角斜起，想要去拔魔刀，却又浑身不舒坦，一时提刃而起，一时垂手而落，也是不胜其扰，终于俯身蹲地，拾起碎屑来望。

“耶律？耶律？”灭里拿起那截断裂刀鞘来看，一时喃声自语，语气满是迷蒙。正要将碎鞘扔开，忽然咦了一声，惊道：“耶律！”

悲声惨叫响起船头，魔刀坠地，撞破了甲板，灭里纵声哭叫道：“耶律啊！”

魔刀终于回入鞘里，灭里也醒了过来。他满面泪水，宛如从噩梦中惊醒，有些不知身在何方，眼见帅金藤摇头苦笑，琼芳面带怜悯，目光俱都望向自己脚边。灭里心中疑茫，低头下望，登已见到那身首异处的传国宝刀。黑契丹震惊之下，喘道：“谁……是谁……”

没人回答自己，只是甲板上的每个人都在笑，琼芳苦笑，帅金藤干笑，其余黑衣人或讥笑、或冷笑、或放声大笑……灭里呆呆看着众人，忽见黄金手指轻轻挪移，定向了自己，金凌霜目光怜悯，叹道：“是你。”

“是我？”灭里嘴角泛起痛楚苦纹，歪着头颈，已然双膝跪倒。

世间最痛楚之事，莫过于美梦成真之刻，却忽然从死因黑牢里惊醒过来，那不只是从云端摔回人世，还是直直落入无边地狱里。可怜百代千年的身世荣光，在这一刻全数毁弃。更可怕的是它竟然不是毁于敌人手中，而是毁于子孙刀下。黑契丹一族留下的足迹，到此走入了尽头。眼见灭里双手捧起传国宝刀，神情像要饮泪，又像是要大笑，众人看到眼里，方知悔恨至深之人，该是什么样的容情。

灭里唏嘘之间，口中又喃喃自语起来，他双膝跪地，轻轻放落宝刀，反手便抓起了魔物，这回刀锋出鞘，却是朝喉头抹去。琼芳不愿他这般自杀，纵声便叫：“万万不可！”

正要上前阻止，却给拉住了，听得金凌霜道：“你别想妄动，他死前入魔，随时会放手乱杀。”琼芳虽然不知此言真假，却也不敢冒失，只能忍手不动，眼睁睁看着灭里下手自裁。

刀锋来到喉头，血红魔光即将吞饮颈血，收下八代煞金的性命。不说黑衣鬼众与此人毫无渊源，无人愿意下手来救，此刻纵使有些交情，却也难以当头棒喝，让灭里从噩梦中惊醒回来。

堪堪当死之际，忽然咻地一声，竟有人扔来托帕金玉刀的残渣，霎时打中了黑契丹脑门。灭里怒目去望，赫见一人抱胸而立，眼光隐带轻蔑，看这人如此冷傲，不是那黑衣怪客是谁？灭里狂怒道：“你干什么？”黑衣怪客并无一字回答，只提起脚尖，拨了拨地下的断鞘，瞧他举止轻蔑，那脚尖放落之处，正巧又是那“耶律”二字。

祖宗受辱，灭里登时恶火催心，怒道：“我要杀掉你！”双手扑出，一手救起断做两截的“托帕金玉”，一手却去抢那“耶律”二字，不知不觉间，手中的魔刀却给抛开了。

过关了，在祖宗大名的召唤下，灭里舍弃了魔刀，终于救回了自己的性命。

好容易魔刀坠地，金凌霜见机不可失，正要提起黑布遮掩，那黑衣怪客倒也机灵，举脚一踢，便将“耶律”二字踢向金凌霜，惹祸之物一到，灭里便也转向杀来，金凌霜嘿地一声，正要拔剑抵挡，区区双眼一睐间，黑衣怪客抢先纵身，直扑魔刀而去。

“滚开！”七当家站得近，一拳便朝黑衣怪客打去，二人鹬蚌相争，翻滚倒地，谁也腾不出手来拿刀，便让满场黑衣渔翁得利。只见这个夹手去夺，那个举掌去打，这个脚尖挑起魔刀，那个起身高扑来跳，一片闷打间，不知又是谁扫来一肘，只打得一人不支倒下。

魔刀引主入魔，以灭里本性的武勇高贵，尚且为之溃烂颓丧。余人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平日只知酒色财气、宣淫泄欲，当此魔性驱使之下，谁还不昏不狂？此时此刻，欲令智昏，世上没有不敢打的男人，没有不能碰的女人，七情六欲焚烧，教条规矩一概破除，人间便成地狱凶貌。

“丧尽天良啊……”琼芳满心骇然，急忙缩到甲板一角，深怕给打斗牵连上了，此时船上满是狂徒，除了灭里到处捡拾刀鞘碎屑，金凌霜仗剑缩身自保，其余人众都在打斗。

转瞬之间，魔刀易主无数次，只是谁都拿之不稳，无论谁沾上了魔刀，身边便追来几十柄刀剑，逼得主人急急抛刀，以求自保。

无人拿得住魔刀，遑论要从容提刀出鞘，看此物如斯惹祸，却又何必争什么？琼芳满心感慨，忖道：“这些人穷极无聊，真比禽兽还要不如。我可别和他们搅和，得赶紧离开才是。”她小心翼翼，不敢惊动满船疯子，自从船舷旁穿身而过，看看离岸不远，正要纵身跳跃，忽然面前滚来一样物事，一路滑到脚边，逼得琼芳停步避让。

黑暗中有东西在发光，那是“业火魔刀”啊！

琼芳咦了一声，满场纷乱之间，这闪闪猫晶居然滚到自己脚边？琼芳满心诧异，还不知该当如何，赫见面前一名黑衣人龇牙咧嘴，看

他手臂给人揪住，明明不能寸进，口中却还喊得声嘶力竭，只想下手来拿。琼芳想起灭里的惨状，摇头自忖："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还是别碰吧。"

正想掉头离开，却又见到刀鞘上的魔眼，正向自己眨着神光。

猫晶魔火，隐生动人辉芒，琼芳忖道："看这东西好漂亮，拿来作成首饰耳环，倒也不坏。"想着想，不由蹲身下地，便要去碰刀鞘，陡然间心中一惊，忖念道："琼芳啊琼芳，你今儿是怎么了？你打小光明正大，从不贪图别人的东西，怎地变得这么贪？"

琼芳出身世家，自小便是傲性儿，绝不觊觎别人的东西。想起祖宗遗训，立时要缩手回去，转眼之间，又看到那只魔眼，心中又想："傻子，你拿这柄刀，可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颖超输给那个黑衣人，满船黑衣坏蛋又在胡作非为，我拿这柄刀，那可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国为民啊！"

为国为民，成为举世景仰的大侠，为天下谋福、为百姓出力，迷蒙之中，只见爷爷、情郎、娟儿、傅师范、哲尔丹等人拍手鼓掌，一个个围住自己欢呼赞叹。琼芳摸了摸脑袋，睑上露出欢喜笑容，腼腆道："你们别老夸我，怪难为情的。"

诸多念头看似纷纷扰扰，其实全于瞬间闪过。琼芳想到欣然处，终于下定决心，便喜孜孜地伸手出去，轻轻抚摸魔刀。

刀触指端，掌心不由发烫，脑中更是微感晕眩，好似眼前有些影子，偏又朦朦胧胧地捉摸不定。琼芳眨了眨眼，急忙松开了手，心道："怪怪的。"她原本怀抱那本"景泰人物记谱"此刻便任凭书本摔落在地，不再理会。

此时手掌发烫，低头去看掌心，已然隐隐散出红光。琼芳暗暗害怕，转眼去看刀鞘，却见那只魔眼兀自凝望自己，好似催促她早些过来。琼芳反覆沉吟，想起了灭里的惨状，内心有此犹豫，可要弃刃而去，却又有些舍不得，她始终抓不定主意，只得咬住下唇，忖念道："好了，就碰一下吧，一会儿要是生出怪事，我尽管放开便是。"心头有了想法，便又大了胆子，再次伸手出去。

玉白雪指寸寸缓进，一时之间，花瓣似的粉红指甲停下，终于握住了刀柄。

这回没什么感觉，倒是觉得刀柄很是粗糙，上头一格格地，宛如蜂窝排列，若要提刀打架，肯定不顺手。喃喃自语间，随手将魔刀提了起来，忽地心下大喜："这刀好轻啊。"

这刀望似沉重巨大，岂料入手一点不沈，似比自己的铁扇还来得轻巧。琼芳嘻嘻一笑，想道："真好玩，这刀如此轻巧，我以后可以改练刀法了。"正想间，肩头略紧，似给人拉住了，琼芳啧地一声，随手拂出，五指到处，拉住她的那只手便已受力荡开。

琼芳此时浑浑噩噩，当然不晓得拉住她的正是黑衣怪客，她自也不知，适才那轻轻一拂，便将绝代高手震退三步，逼得他摔入了人堆。琼芳沉迷刀中，自顾自地把玩刀鞘，娇声笑道："魔刀啊魔刀，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你是不是很可爱啊？"

手握刀柄，业火送出鞘中，赫地四周风雪大作，脚下的"人物记谱"的纸页一路给风神掀开，一页又一页，终于来到了一百四十七页。

魔刀开始圆梦，四遭昏暗下来，耳边厮杀也全数止歇，琼芳眨着一双大眼，正感迷惑间，忽听背后传来一声怒喝："芳儿，放开它！"

谁啊？那么凶？琼芳喃喃回头，忽然见到再也熟悉不过的那个亲人。

琼武川，当朝威权国丈，紫云轩的正宗阁主，他双手抱胸，厉声道："放开它！"

放开谁啊……琼芳一脸愕然，呆呆听着爷爷喝道："回你的房去。你爹爹要走了。"

琼芳全身巨震，急急去看魔刀，赫然间，抱在怀里的不再是一柄刀，而是一个男子。

琼芳啊地一声尖叫，已然跪倒在地，珠泪欲垂。面前那男子倒卧在地，睁着无力的眼皮，目光灰败，想要伸手起来，却又气力不济。琼芳将他紧紧抱入怀里，终于放声大哭："爹爹！"

琼翊，字道甫，顺天通州人，太祖英国公嫡系六世孙，武英十五年进士及第，授户部主事，历南京通政司参议、詹事府少詹事，景泰二十六年暴疾卒，得年四十三……

人物纪谱第一百四十七页，躺着琼家少爷的故事。琼芳泪如雨下，十四年来的酸楚涌入喉头，让她无法站起，她只能紧紧抱住生身

父亲，不住亲吻他的面颊。爹爹忍住腹痛，他眼中淌泪，强笑道："芳……芳儿，对不起……爹爹不是故意要死，对不起……芳儿……我的芳儿……"

死在家庙的爹爹，就这样倒在女儿面前，死前还在恳求爱女的原谅。琼芳没有办法说话，她只能默默饮泪，一直亲吻爹爹的脸颊、亲吻爹爹的嘴唇，可爹爹一直吐血出来，染红了琼芳的樱唇。

"放开他，放开他！别再亲他！"背后爷爷一直来拉自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有人要分开他们父女……院子里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手拿拂尘，身穿宫装，好像神仙一样打扮……他）们要带走爹爹么？他们要带爹爹去哪里？

"啊呀啊！"琼芳终于能够说话了，她发出凄厉尖叫："不要拉我！不要拉！谁来救爹爹啊！"她哭叫不休，转身一拳朝背后打出，后头的爷爷向后滑开，转瞬间摔跌出去。

琼芳却不知道，她这拳打得是七当家，尽管对方功力深厚，此刻却挡不下她奋力击来的一拳。

"爷爷！爹爹要死掉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啊！"小琼芳纵声悲哭，可就是没人理会自己，每个人的目光都是如此深沉悲哀，凄厉哭嚎之中，十多年来不敢深思的迷惑，终于全数爆发心头。琼芳大哭道："爷爷！你想要爹爹死掉！对不对？你告诉我！告诉我！"

琼芳拖着爹爹长大的尸身，哭叫奔走，到处都是爷爷，到处都是神仙打扮的坏人，他们不停追将过来，引得琼芳大哭大叫，不住出拳踢腿，丹田像是烧满了火炭，怎么也用不完的气力，不停从千万个毛孔涌向体内，打得更多的爷爷滚将开来。

狂风暴雪之中，琼芳奔逃呐喊，却怎么也逃不出去，她将心一横，索性反身过来，怒目望向满船的坏人，戟指喝道："是谁逼死我爹爹的，说！"

面前的坏人无人说话，只是一个个森森冷笑，他们全都是帮凶。琼芳也应以凶狠冷笑，她握住刀柄，咬牙道："你们这些坏人，我要杀光你们，不分男女老少，我要杀得你们鸡犬不留！"

魔女大口喘气，复仇之火催心来，大雪也成雾蒙蒙。此刻没有爷爷，也没有爹爹，甲板上只有一个着魔的小姑娘，雪嫩的小手紧抓刀

柄，那形若六角蜂窝的刀柄黝黑雄浑，几如少女的上臂短长，人小刀长，这幅模样虽然突兀，场内却无一人敢怠慢。

全场唯一还清醒的，只剩下金凌霜一人，可惜他连自保都嫌困难，如何能阻止琼芳步向死亡？他心里明白，这名女孩只要拔出宝刀，下一步便会看到自己的死期。她没有灭里的深厚定力，更没有灭里的高强武功，她会比灭里更快十倍自杀，从而像是那柄托帕金玉刀，成为身首异处的小姑娘。

魔性催引，琼芳早已红肿了泪眼，听她哽咽自语："爹爹……芳儿爱你，你看、你看……芳儿要替你报仇了……"慢慢地，刀柄向上提起，魔刀出鞘了，业火寸寸，照耀得满船人众如同鬼魔。刀锋将出，恨火吞吐绽放，只要一会儿刀鞘坠地，魔刀便将完全绽现人间，那时第一个惨死的不是别人，而是眼前这个玉雪可爱的小阁主……

嘎地一声，甲板轻轻摇晃，有人上船了，这人脚步轻盈，一路穿越船板，几同无声。

金凌霜第一个醒觉过来，他极目去看琼芳背后，赫见大雪飞舞之中，琼芳背后现出了一个人影。金凌霜心中骇然，喃喃自忖："魔王到了？"

雪夜朦朦胧胧，满船人众静下手边的凶杀，一同看向琼芳的背后。没人知道魔光引来了什么东西，他是迟来的船客，还是传闻中的大魔头？

魔刀映得琼芳如痴如狂，那人的身影更似里在魔光之中，让人望不真切。一片静默间，那影子来到琼芳背后，轻声道："孩子，放下东西。"柔和的嗓音，不太像是魔的呼唤，琼芳早已忘情身外之事，那影子也不再劝说，当下伸手过来，搭上了琼芳的肩头。

琼芳肩膀被触，惊觉外敌到来。她秀眼暴张，盛怒下急急回出一拳，怒叱道："大胆！"业火夹于拳风，力道之猛，便以黑衣怪客的惊人身手、七当家的禁传神功，怕也禁受不起，却见那人举起手掌，略略划过一道弧影，转力轻卸，便已握住琼芳的小拳头。琼芳尖叫道："你是谁！"

迟来的船客并未回答，只低下头去，凝视面前的小琼芳。两人对面相望，面前那双凤眼温润坚定，晶莹高洁，隐带宽慰劝解之意。小

女孩儿大为吃惊，一颗心停了下来，颤声哽咽之中，不由得伸手去触那张脸庞。

如同传国宝刀之于灭里，琼芳内心也有她的记挂。在这如梦似幻，若假还真的时刻，天地一切都能舍弃，纵使魔刀也……

咚地一声，魔刀松手坠地，砸破了甲板。琼芳放声尖叫："爹爹！"激荡之下，便即纵身入怀，扑向心头的羁绊。

面前那人提起手来，将琼芳抱入怀中。琼芳靠在他的怀抱里，只是又哭又跳，她拼命去望男子的脸面，泪眼朦胧中，那人的五官一点一点进入眼帘，只听琼芳啊了一声，不住颤抖啜泣："不……不是，讨厌鬼……我讨厌你，卢云……"满心激荡中，手脚拼命挣扎，那男子怕她误伤自己，随手在她太阳穴上一搓，便让琼芳晕死过去。

风雪漫天，雪夜最后的登船客，孤寂无言。他横挑面担，单手夹起琼芳，立于敌我双方面前。

琼芳的呼唤虽然不响，但金凌霜内力深厚，却已听得明明白白。他满面惊疑，反覆打量那人的形貌，猛听一声惊呼，再次道："卢云！"卢云二字再出，这会儿却让黑衣怪客睁大了双眼，他本与七当家激战不休，此刻却急急向后纵开，那帖木儿灭里原本失魂落魄，闻得呼声，却也不禁抬起头来。满场人众相互感染，一同抬起头来，打量面前的男子。

来人正是卢云。先前他甫一上船，第一眼便见到了琼芳，他认出这名女郎便是国丈孙女，看她手拿一柄黑怪大刀，孤身与几十名男子对打，也是怕她误伤了自己，顺手便拉开了她。

如同琼芳预料的，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好容易留得一条活命，他想返乡了。只是人生不幸，小年夜里扬州唯一开航的客船，居然又是望地狱去的?

卢云打量着面前的大批船客。他见这些人蒙面遮脸，状似强盗，全无一个善良形象，想来坐上黑船了。再看诸人虎视耽耽，俱在望着自己脚下，卢云心下一奇，便也望甲板瞄去，只见一柄黑刀子搁在脚边不远处，看刀鞘黑如漆墨，隐隐泛火生光，却是先前从琼芳手里坠下的那柄刀。

卢云默默无言，先将肩膀上的面担放落下来，又将琼芳放在担子旁，跟着反手解下长袍，披在小姑娘身上。听他问道：“请问这船还开不开？在下等着回去山东。”

众人面面相觑，忍不住都笑了起来。此时船上一片狼藉，看甲板上倒毙许多毒虫，近舷处坍了顶破烂轿子，四下木板更是翻裂破损，谁知这船还能不能开？正于此时，突听七当家哈哈大笑，喝道：“杀呀！”其余黑衣人也附和呼喊：“杀啊！”

大批黑衣人呼啸而过，再次你争我夺起来，目光寸移，标的全在卢云脚下的魔刀，满船高手捉对厮杀，人人都盼成为第三个大赢家。

一名黑衣人率先爬来，眼看便要摸上刀柄，忽然身子向后滑出，却给人硬拖了回去，那人口中啊啊大叫，拼命伸长了手，却又差了几寸，正在此时，背后拖人的那只手赫然暴长，堪堪便要摸上魔刀，却又给一只怒脚踩在地下，大脚主人正要弯身取物，陡然惨叫响起，那脚倒了下去，换了一张爬行的恨睑过来。

抢啊抢，杀啊杀，所望尽是狰狞面目，忽然间，卢云讶道：“还没搞完么？”

还没搞完么？正统朝不是复辟了？怎地还没杀够么？卢云茫然看着，一睑呆滞间，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事隔多年，受苦的人已经老了，但这偌大的人间，依旧是这个鬼模样……

眼看一名黑衣人给拖了回去，另一人又爬将过来，此上彼下，来回不休。卢云笑道：“朋友，瞧你们辛苦的，这到底是谁的东西？”

“我的！”问声甫毕，船头立时暴起一片怒吼，“我的！”

“放屁！你敢说这是你的？”“操你奶奶祖屁眼！这当然是老子的！”先是争吵起来，然后拳脚相向，尔后刀光剑影，一片凶杀。卢云此时纵想调解，却也不知谁对谁错。他向前跨步，目望众人，再次问道：“告诉我，这到底是谁的？”

“我的！”船头打得正凶，众人却不约而同一起来喊：“我的啊！”

就像过去几十年，怎么都搞不明白谁对谁错，好似错的永远是自己。卢云抬眼望向夜空，蓦地提起真气，喉头一声大吼：“回答我！到底是谁的！”

雷轰般的怒号，震得人人耳鸣嗡响，口中气劲喷出，一名黑衣人首当其冲，竟然坠下船舷，料来耳鼓晕荡，说不定给震昏了。大批黑衣人掩住耳孔，蹲身坐地，人人显然望向卢云，宛如见到夫子的孩童，只是眼带惊怕。

船头安静了，却也无人回答自己，卢云厉声又喝："回答我！这到底是谁的东西！"

天雷震动之下，水面共鸣摇荡，竟尔晃得船身起伏不休。眼看无人言语，卢云摇了摇头，自管俯身向地，便要没收学童心里的宝贝。

夫子的大手靠向魔刀，相距尺许，猫晶竟似呼应夫子的内心，瞬即亮起魔火。

魔火八面映照，专发幽隐苦难。光辉映照，第一个感应的是卢云手中数不清的大小伤痕，给尖石刺出的泛红疤纹、给急流滚石撞断的指骨隆起……十年天牢的种种煎熬苦处，在魔刀前竟然展现无遗。卢云儿这柄刀怪异至极，虽说吃了一惊，却没给吓退，只俯身去拾魔刀。

眼看大手将至，金凌霜陡地醒觉过来，大喊道："停手了！千万别碰那东西！"

迟了，在众人的注视下，卢云的手指触碰了魔刀。一时之间，他的额发向上飘起，露出了双眉正中的那记刀痕。第二道感应现出，金凌霜颤声道："完了！他也下去了！"

帅金藤长年与世隔绝，眼看金凌霜咬牙扼腕，七当家目瞪口呆，不禁好奇心起，他见卢云圆颅方趾，除了一张脸有些沉郁之外，也无三头六臂之状，便靠向四当家，悄声道："这家伙是什么来历？怎地像是挺有门道？"金凌霜咬牙道："听过'柳门四将、观海云远'么？"帅金藤心下一凛，忙道："您是说，这家伙便是……便是……"

金凌霜叹了口气，道："没错，他就是失踪十年的长洲知州，状元卢云。"

别人或许不知，但金凌霜身为"客栈"第一位老臣，却是深知状元爷的处境。十年前白水河畔生死战，金凌霜躲在暗处窥看，眼见卢云练成"剑芒"，以前掌门的绝学对决朝廷大军，心中自是大为震动。只是当时上喻在身，不便插手干预，只得看着卢云一路负隅顽抗，从河

边打到吊桥，再从吊桥打到深谷，最后与萨魔同归于尽，一正一邪同刻坠入白水大河，随浪卷出千里。

身为昆仑门徒，亲见剑神绝艺重出江湖，再亲睹剑神传人坠下深谷，金凌霜内心之惊诧激动，自非外人所能道尽。如今十年已过，剑神传人回来了。无论他从何处来归，眼看柳门同侪一个个位极人臣，雄霸一方，却唯独他一人苟延残喘，妻离子散，想他心中之痛楚悲愤，必与当年卓凌昭濒死前的心境全然一致，现下给他捡到了魔刀，必有无尽血海深仇要报。以魔火之威，再加剑芒之恨，天下谁有这个功力来挡？或者是说，谁又有这个资格下手来挡？

夜空黯淡，雪花一片片飘落下来，卢云默默仰天，容情很是肃杀，他拿起魔刀，慢慢托向夜空，左手持鞘，右手握柄，便要抽将出来。持刀之人恨意越深，越能激发魔性。在满船众人的注视下，魔刀出鞘第一寸，一时魔光大盛，望来有如一只大洪炉，远非先前灭里、琼芳执刀之时所能相比。逼得众人惊叫一声，一同掩上了目光。

人间有梦，魔刀圆梦，轮回业已转动，面前的学究夫子武功极高，足以调难解纷，可要连他也陷下地狱，那可如何是好？金凌霜面色铁青，先前不论谁来持刀，他若不冷言嘲讽、便要静观其死，可现下卢云到来，他却不敢多发一言，反而第一个向后退开。

也许是玩弄世人的情感、也许是告诫世人的野心，魔刀喜欢开人玩笑，有人想要复国，它便要那人献出玉玺为祭，有人舍不下父女亲情，它便要那人斩断祖孙血脉，可无论魔刀如何挑动世人的美梦，一旦遇上一种人，它便会甘心为之驱策。

无梦可做的人，什么都赔光了。面前的卢云饱受折磨，那死过一次的恨意，配上地狱得来的无上剑芒，激得魔火更加闪耀，全数从鞘中窜流出来，围绕着状元爷的身躯，让他看来如同鬼神。金凌霜大为惊骇，颤声道：“老天……他能驾驭这柄刀么？”

魔刀将出其鞘，魔眼不再散发光辉，反而哽哽泪垂，火红血刀一寸接着一寸，引得往事幕幕跃心头，陡然间，卢云泪水滚滚而下，仰天悲歌道：“十年苦窑十年功，到得头来尽成空，名已空、爱已空，四壁萧然巢也空，亲逝友散仁义尽……

恨不空、仇不空，不悲不苦不虚冲，天地万物杀一空！“

悲苦攻心，业火魔刀与地狱苦囚相互激发，想起那爱妻别嫁、兄弟背弃之苦，利刀锥心，痛得卢云须发俱张，血泪泛流，牙关更是咬得喀喀作响。帅金藤等人抛家弃子，苦蹲天炉十年，此际听得悲郁歌声，一时大受感应，竟也恸哭失声，涕泪横流。

昆仑剑法本就易于入魔，剑是怒之剑，道是恨之道，卢云修炼剑芒十年，功力极深，如今魔刀受了绝世剑芒喂养，一时光芒大炽，宛如烈日刺目伤眼，光芒益发耀眼，恨意激发，魔刀终于要全数离鞘而出。

此刻除了琼芳昏晕倒地，全场人众屏气凝神，都在等候魔刀降世。看魔刀得遇真主，今夜倘若不幸放出一只妖魔，狂涛巨浪冲击之下，天地万物怒斩一空。

刀身堪堪出鞘，忽听一声嘶哑悲呼，轻声道："卢叔叔……"

"救救我们……"

炽光消散，魔刀回入鞘里，眼皮下的红热立时消褪。众人余悸犹存，一个个伸手遮目，侧颈偷眼去看，只见卢云肃然仰天，面上神情却大为平和，只是那居心正中却流下了一道鲜血，垂挂脸面之上。

卢云放落手上魔刀，闭目良久。过得半晌，他抬眼问话："是谁唤我回来？"他问了两遍，黑衣人众面面相觑，却无一人作答。卢云默默无言，看了看手里的魔刀，迳自行向船舷，跟着振臂一挥，在众人的大声惊哗中，魔刀竟已飞离船身，抛向运河之中。

魔刀坠入运河，不知要多久才能打捞上岸，四当家大惊失色，便要设法去接，只是他不敢伸手去碰妖物，当下解开腰带，急忙隔空去缠，说时迟，那时快，一条黑影扑向京杭大河，铁链抢先飞出，卷住了业火魔刀。

来人身高体壮，头戴黑罩，看那身手快得不可思议，赫然是那黑衣怪客！他飞身掠过船舷，半空与卢云眼神交会，那双眼中满是亲近之意。卢云内心陡生异感，不及开口呼唤，那黑衣怪客已然坠入水中，沈于河底。

金凌霜抄起长剑，奋力朝水面扔出，剑刃旋转，劲风到处，激得河水转出一个漩涡，那剑随即破射入水，直朝黑衣怪客背心而去。四当家内力雄浑，准头更是奇佳，黑衣怪客却是不慌不忙，铁链轻掀，

魔刀破浪翻出，嗡地一声响，水柱冲破河面，河水如同鲜血，只震得金凌霜的长剑直飞上天，转瞬消失不见。

魔刀小试，不必离鞘出手，威力便已如斯惊人。金凌霜自是大为骇然，余众更是看傻了眼。

那黑衣怪客靠着魔刀沉重，两脚牢牢站定河底，他不再恋战，双手拖拉铁链，便从河底飞奔离去。魔刀远离，魔性消褪，余下众人纵有痴迷的，此时也一个个醒了过来，眼看水底红光游过，金凌霜立时发号施令："十八学士从陆路过去，十二神将随七当家下水！分两路包抄！"

扑通声不绝于耳，七当家第一个跳入水中，随后帅金藤、宫毗罗等人也纷纷下水，分从四面八方围捕。金凌霜行上船舷，最后一眼回望，眼角却在撇望卢云。似想问些什么，神色却有些迟疑。

"柳门四将，观海云远"，柳昂天已死，他的四大爱将却都还活着。十年来天下风起云涌，全因柳门这三位大人物牵动局面，如今连这朵云也要复出江湖，天下局势要如何牵动，那可难说得很。想起昆仑一脉早已覆灭，金凌霜喉头微起哽咽，霎时双足纵出，便也破水而入。

一时间，船上黑衣人走得一个不剩，连满船虫子也跳入河水，追随河底红光而去。

寒风吹过甲板，大雪漫天，魔刀一走，船头便也安静下来。卢云正自呆呆悄立，忽听背后传来一声叹息，问道："这位兄台，您便是卢参谋？"

当年西域和番，卢云乃是随军幕僚，是以人人都唤他一声"卢参谋"，只是十年光阴寸逝，死的死、反的反、嫁的嫁，"参谋"二字早成云烟。卢云听得这个称谓，竟是有些纳闷，撇眼回望，但见一条大汉蹲身望地，手抚一柄断刀，看他目光深沉，却是汗国大将，八代煞金帖木儿灭里。

两大豪雄相互打量，一来灭里多在西域行走，二来卢云久不历江湖，彼此自是毫不熟悉。卢云认不得此人，一时眉心微蹙，正要开口问话，却听灭里微微苦笑！"观海云远，果然个个不凡……无怪殿下如此挂记你，灭里可被比下去了……"

对方改以回话交谈，卢云久不曾讲说番语，自有些反应不及，他满心迷惑，尚待要问，那大汉已将自家宝刀碎屑收入行囊，反身行上了船舷。这人之前虽然自断宝刀，但稍一宁定下来，便也不哭不喊，顷刻间便已恢复了沉雄气度。

临行之际，灭里回过眸来，忽道："这位卢兄，您和仲海将军是好友，对么？"卢云听他提起此事，双目自是睁得老大，却不知该如何回答。灭里叹了口气，拱手道："卢兄这几日若能遇上跛者，烦请告知一声，便说银川公主人在北京，想与秦将军碰个面。望他不吝玉趾，务必赏光。"

公主西嫁和番，多年不得音讯，此时听她东渡中土，第一件事便是来见怒苍山主，卢云自是大为讶异，一不知公主为何归来，二不知她何事欲见怒王，正待再问，灭里却已双脚离舷，纵身破水，便如一尾鱼龙矫矫而去。看这位煞金将军下水时水花不起，水性极佳，赫是水陆两能之辈。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这船还未开航，非但旅客提前下船，连船夫水手也逃得一个不剩，卢云目望空无一人的甲板，内心却仍一片茫然。

有自己的归处，却只有自己一个孤家寡人，兀自飘荡于人海之间，好似一只漏网之鱼，谁都与他无涉……

索然无味的人生，只能耸耸肩，笑一笑。正要反身离开，忽又见到甲板上的小琼芳。

卢云俯下身去，先将面担挑起，又将琼芳横抱怀中，便又循着原路上岸。

衣襟一紧，似给人抓住了。卢云微微一怔，低头朝怀里望去，只见怀中少女睑泛珠泪，兀自昏睡不醒，看那小手紧揪衣衫，竟似有着千般眷恋、万分不舍……却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八章 自愿的逃犯

头痛发烧，鼻涕直流，寒风灌入衣领。满身颤抖之中，忽然给人一把抱了起来。身子摇啊摇地，好似睡在摇篮里，跟着身子放落下来，小脚丫子透出了气，鞋袜给人除下了。

秀眉微蹙，带着些许不安，忽有厚暖暖的棉被盖上了身，脚下铺来毛毯，寒夜冷飕飕，脚下暖了，全身也暖了。跟着脑后一阵轻软，有人垫来了稻草枕头，透出了一股泥土芳香。

难得遇上识相的，懂得过来伺候少奶奶，琼芳自然变成了小懒花猫，只是不想醒来。

她蜷缩身子，揪紧暖被，睡得当真好香好甜。

不知睡了多久，睡眼惺忪间，棉被像是望上提了提，琼芳心中忽起异感，缓缓睁开了眼，只见四下一片黑暗，面前一名男子俯身弯腰，看他眼望床板，鼻梁俊挺，那双凤眼既温莹、复俨然，正在替自己拍枕理被。

好熟悉的一刻，琼芳睡得昏了，一见这男子的形貌，不假思索，小猫爪子提起棉被，形如鬼魅扑人，迳望那男子头上盖去，口中还示以一声惊吓："哇！"

面前的男子伸指轻弹，一股大力反震回来，气劲汹涌，猛如巨浪。那棉被倒卷上来，迳将琼芳包做一只大粽子，直往后头飞撞。后脑勺碰地一声，已然撞上泥墙。

"呜哇哇！坏人啊！"琼芳挥手挥脚，迳在棉被里哭了起来。

棉被给人轻轻拉开了，眼前坐着一人，他身穿褐布长袍，手端汤碗，不消说，自是昏晕前见到的卢云。琼芳彻夜寻访此人，一见此人坐在身边，心中先喜后惊。喜的是自己终于找到此人，惊的是自己适才哭得凄惨，状如爱哭小童，不免给人看轻了。她面颊火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扬起下巴，冷哼一声，以示天下无大事，唯有老娘高。

正冷笑间，忽然身上一冷，又是哈嗤一声喷嚏，可怜她坐在床上，并无丝绢可挡，双手急掩之下，竟尔落得满掌鼻涕的下稍。

美女打喷嚏，水流无声，美女擦鼻涕，暗中去除。果然琼芳偷偷伸出手来，迳把鼻涕抹在床板上，脸上仍做嫣然状。正自努力擦抹，忽见卢云睁眼望着自己，手中却拿来了草纸，脸上神情极为讶异，琼芳脸上大红，喝道："看什么？没瞧过女人么？"

面前的卢云不再是满面长毛的野人，他系回乱发，剃去长须，一身褐色长袍整齐端正，果然便是傍晚时亲见的卢大人。琼芳不知怎地，一给他盯着瞧，全身就觉得不妥适，连打喷嚏都觉得难为情，只是越是发窘，身子越不听话，陡然鼻中发痒，又要再挂两条鼻涕，忽然一股呛辣热气扑面而来，低头一望，大水怪竟然端来了一碗热汤。瞧那汤水色呈暗褐，自是红糖熬煮的大烫姜汤了。琼芳心道："这人心肠不坏，居然懂得服侍女人。"她哼了一声，先接过草纸，自管打了个喷嚏，跟着接过碗来，狠狠吹了几口热气，便自低尝一口。

浓姜呛鼻，辣得鼻中通畅，琼芳赞了一声，呼噜噜地又喝一大口，跟着砸了砸嘴，回味无穷。

美女喝海碗，喝哩哈呼。看那碗大如脸盆，汤汁浓烫，琼芳纳头就饮，形似泼妇洗脸，状如老牛喝水，纵使姿容绝雅如西施，却也不免丑态百出。眼见卢云盯着自己猛瞧，琼芳面颊烧烫，赶忙抬起头来，娇慎道："走开！去旁边扫地去！"

面前的小姑娘极爱面子，卢云只得摇了摇头，起身避开。琼芳抓紧时机，一见卢云转身过去，赶忙仰起汤碗，咕噜噜地连喝十来口，待得舌头烧烫，果然鼻涕不流，呼吸顺快，喉头也滋润许多。她喝了个碗底朝天，便拿着面碗晃了晃，大喊道："店小二！过来收碗了！"

大小姐颐指气使，大水怪便回来躬身服侍，琼芳见他单手接碗，手上干布顺手挥出，便朝床板擦了擦，琼芳自是满心讶异："好熟

练。”

眼见状元爷正替自己洗碗，状甚殷勤，琼芳心下有些得意，正要开口吩咐宵夜，忽听远处钟声悠扬，却是天宁寺的佛钟响起。她啊了一声，心道：“原来我还在扬州。”转看身周四遭，只见窗外细雪飘飘，宁静祥和，转看屋内，却是一片破败萧条，除了门边的那幅面担，便只剩下自己躺的这张破床，其余全无长物。想起瀑布里的大水怪喜欢吃鱼，正要去找地下的死鱼骨头，忽然醒起一事，忙道：“喂！那帮黑衣人呢？”

问话一出，卢云便走了回来，他在床边蹲下，伸手掏掏摸摸。琼芳心下大惊：“黑衣人躲在床底下么？”正胡思乱想间，卢云直身站起，手中却提起一双鞋袜，置于炕边。琼芳啊了一声，低头去望自己的小脚，这才见到自己露出了足趾，想来是卢云替她脱的鞋。

眼见卢云望向自己的裸脚，不知心里以为是美是丑，琼芳脸色烫红，慌张之下，忙将脚趾藏入棉被，她坐起了身子，咳道：“是……是你出手救我的？对么？”

今夜自己本给黑衣人抓了起来，此刻能逃过一劫，不消说，自是卢云的功劳了。只是琼芳不愿卢云得知自己簧夜过来找他，便绝口不提此事。她含羞坐床，正等着大水怪回答，哪知这人自行走向面担，跟着洗起了锅碗。琼芳呆了半晌，眼看他不理自己，却又不高兴了，一时面上红云消褪，大声道：“喂，我在跟你说话啊！你聋了么？”

第二回问话，大水怪仍是背对自己，仿佛置若恍闻。琼芳心中暗暗生气：“好啊，又不会说人话了么？”回思水瀑相遇的情景，当时卢云口吃难言，好似身有怪病，看他现下换回英挺外貌，却又成了喑哑之徒，当真莫名其妙。她哼了一声，大声便道：“这位老大哥，咱俩昨夜在顾家书房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是谁么？”

正等着卢云道出自己的名字，哪知卢状元低头望地，久久无言，好似聋了。琼芳有些着恼了，她素来养尊处优，无论苏颖超、傅元影，在她面前谁不是必恭必敬、想尽法子逗她欢心？看这卢云冷淡沉默，不免让她大感不快，只得自道名姓：“喂！我是琼芳，你还记得么？”

卢云既聋又哑，不理不睬，若非还会走动，恐怕真以为遇上了石像。琼芳暗叹一声，忖道：“可恨的家伙，瞧你跩到几时。”顾不得淑

女姿态，便两手扶住床板，一脚踩着冰凉地板，一脚远远伸出，便往卢云背后踢去。

小脚偷偷踢了一下，便又快如闪电地缩回床上，眼见卢云转头过来，便自两腿叠坐，模样温文有礼，含笑道："有事么？"卢云一脸萧索，眼光在她脸上转了一转，便又低头洗碗，琼芳却也不急不忙，便又依样画葫芦，再次扶着床板，举脚过去踢他。

小脚正要踢出，惊见卢云手中多了一只筷子，虽然背对自己，筷头却斜指足底的涌泉穴，若要实贝了，不免滚地大笑，琼芳脸上一红，只得缩回床去。这回卢云却也没转过头来，只自顾自洗碗。

琼芳心道："再这样下去，他没发疯，我可先闷死了。得想个法子逗他开口。"大眼儿骨溜溜一转，便又换上了可爱容情，她左手抵着面颊，侧头一笑，欢容道："我小时候背过一幅对联，叫做大雨淋漓，洗净大阶迎学士！"提声又道："下联是什么？"

景泰三十二年，卢云解了皇帝的绝对，上联正是"大雨淋漓，洗净大阶迎学士"，下联却是"天雷霹雳，打开天眼看文章"，当年曾轰动金峦殿，引得无数大臣钦慕艳羡，说来这是卢云一生荣耀所在，琼芳稍稍出言试探，果见卢大人双肩微微一动，好似想起了往事尘烟。

正等他出言来答，却见卢云站起身来，端着大碗走回面担，看他洗好了碗，却又拿起干布来擦。

怪物……

三番四次开口问话，这人却都置之不理，再看床边搁着自己的鞋袜，想来卢云早已下了逐客令，只是不直接说而已。琼芳彻夜寻找卢云，好容易找着了人，哪知却成了棺材店里打瞌睡，一人磨牙。满心烦恼间，正待坐起身来，忽觉肚中一阵剧痛，逼得琼芳双手捧腹，喘道："窝……窝……"她口中痛楚喘息，迟迟说不出话来，身子颤抖之下，便已摔下床来。

正要撞上地板，陡然间一双臂膀伸了过来，接住了琼芳，正是卢云来了。

琼芳小腹剧痛，她躺到大水怪怀里，目光含泪，两手抓住了卢云的臂膀，喘道："窝……窝……窝……"卢云原本神态萧然，此时见她痛苦哀号，好似随时都要毕命，不由心下一凛，沈声道："你怎么了？

可是那柄刀的余毒未消么？”魔刀威力如何，卢云亲身所试，看琼芳神情如此痛楚，自是魔刀余威犹在荡漾，他怕琼芳经受不起，便将她横抱入怀，要为她驱毒疗伤。

眼看卢云将自己牢牢抱入怀中，脸上大现关怀之色，琼芳心下大慰，她举起手来，哽咽道：“窝……窝果卜……”卢云双眉一轩，急忙捏了捏她的人中，沈声道：“什么窝果卜？你想说什么？”

琼芳低声喘息，含泪道：“窝果卜丝师……”她眨了眨眼，叹道：“你是大白痴。”

大水怪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琼芳便来个东倒西歪，要死不活，果然计策得逞，便把他骗得开口了。眼看卢云瞠目结舌，琼芳心下得意，竟尔娇声大笑起来。她软腻在卢云的怀里，取笑道：“听不懂自己的妖怪话么？窝果卜丝师，汪汪、喵喵、咩咩，狗狗话，山羊话，猫猫话，我全都会说呢。”

卢云醒觉过来，这才明白琼芳在取笑自己。当时他身处水洞，乍见琼芳之时，只因多年不曾启齿言语，自是口齿不灵，这才满口“窝果卜丝师”。他叹了口气，双手一松，便将琼芳扔回床上去了。他转过身去，自管挑起面担。淡淡地道：“琼小姐，难得水瀑相逢，扬州二次巧见，盼你珍重玉体，再会了。”琼芳怕他走了，大惊便呼：“卢哥哥，跟你闹着玩的，你别生气啊！”

卢云是个骄心忍性的人，当年京城再会，纵使满腹相思，也是倏忽来去，即使以顾倩兮的手段，却也拉他不住，如今不过与琼芳萍水相逢，心中更是了无牵挂，只待离开这间破屋，那便是千山万水，永无相见之日。所谓一物降一物，顾大小姐没法子对付的，琼大小姐却有办法应付，眼见卢大人拂袖而去，随时都要推门而出，琼芳却是不慌不忙，她先把两只小手一举，遮住了脸面，跟着呜地一长声，竟然低头啜泣起来。

卢云正要推开房门，却听少女夜半啼哭，琼芳居然泪洒当场，卢云停下脚来，蹙眉道：“你又怎么了？”琼芳收住了泪水，摇头道：“我已经死了。”

琼芳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一句话便说自己魂归极乐，料来卢云不得不理。哪知卢云已知这位美姑娘老是调皮捣蛋，满口胡言乱语，做

不得真，摇了摇头，便要举手开门，脚步才动，便听悲声哀嚎大起："爷爷！芳儿要死掉了！你快来救芳儿啊！"

琼芳放声大哭，哀哀婉转，低低戚戚，让人心生侧然。卢云叹了口气，只得转过头来。状元爷才一回首，小姑娘便又收泪止哭，噘嘴无声。卢云呆了半晌，便又转向门去，岂知头颈才动，少女旋即恸声啼哭，声若洪钟。

卢云走了又停，停了又走，每逢自己转身推门，必然引得琼芳大哭大叫，可只要停下脚来，她又收泪止哭，竟是屡试不爽。卢云终于生气了，沈声警告："你举止怪异，究童意欲何如？"

琼芳斜坐床边，哽咽道："你先过来坐下，我慢慢告诉你。"卢云不愿靠近她，摇了摇头，便要迈步行开，脚步才一举起，雷霆般的少女惨哭便又大起："爷爷！芳儿死掉了！你快来扬州收尸啊！"

天下女子万万千，气韵仪态大不同。看公主温柔，情兮高傲，胡媚儿凶狠、娟儿娇憨，可说各有千秋。但要说到"刁蛮"这两个字，却没一个女子及得上琼芳。

琼芳无所不刁，既刁蛮、又刁钻，撒起娇来宛如小女儿可爱，脾气上来却又可以轰天炸地，宛如晴天霹雳。以苏颖超的狡黠灵活，也只能和她勉强打成个平手，卢云老迈年高，却要如何招架刁钻美女？想来只有给耍得团团转的份儿了。

果然卢云叹了口气，想起这女孩儿坠入水瀑，曾与自己共历生死大险，却也不好公然置她于不顾，只得走了回来，要听她把话说个明白。琼芳抛下了少阁主身段，连番来欺，势道自然厉害。她见卢云双眉紧蹙，虽然坐于床沿，却只低头望地，想来根本不愿与自己说话。琼芳收住泪水，叹道："不许做那鬼样子，好生难看。"

老学究换了个容情，闭目养神，琼芳眼眶一红，哽咽道："这也不好，看来像是傻瓜。"卢云心下着实不悦，一时双目圆睁，沈声道："你到底想如何？"琼芳见了他的凶貌，不由满心畏惧，抽抽噎噎间，再次哭泣出声。

倒楣透顶的小年夜，卢云心下疲倦，不由摇了摇头。他昨夜才从顾府出来，满腹心事无人诉，谁知还要陪这天真少女玩儿？想到烦闷处，只得伸手抚面，低声道："琼小姐，我还有事要办，请你莫要胡闹。"

卢云出言责备，琼芳却只哽咽摇头，哭道：“没礼貌。”卢云讶道：一我没礼貌？“

琼芳含泪点头：“爷爷说过，和别人讲话要先说自己的名字。那才是有家教的乖宝宝。”

卢云心下不快，登时沉下脸去。那琼芳倒也有求必应，一看他低头思故乡，立时又哭了起来。卢云实在拗不过这个小姑娘，却又不能把她一掌打死，只能僵着一张老脸，寒声道：“在下卢云，见过琼姑娘。”

琼芳自知得计，口中却呜呜哭了起来，摇头道：“胡说，你不是。”卢云按耐了脾气，道：“我是。”琼芳放声大哭：“你乱说，那方才问你对联，你为何答不出？”

卢云叹了口气，低声道：“都是往事了，何须多提？”

卢云满腹感伤，区区三言两语道来，自得一把心酸泪。琼芳却不领情，她挥手踢脚，大哭大闹：“不管！不管！你一定要说！不然你就是假冒的！”琼芳娇娇女，樱口频哭唤，听来有如乌鸦扰人，卢云耐不住烦，只得道：“行，我说。”

琼芳大喜之下，便又住口了，一片宁静中，卢云深深吸了口气，低头沉思间，却迟迟没有声音出来，琼芳正要再闹，却听卢云咬住了牙，勉力道：“大雨淋漓，洗净大街迎学士……”回思京城云烟，他心中一酸，只得别开头去，低声又道：一天雷霹雳……打开天眼……看文章……“

轰隆一声，天雷打落金峦殿，雨水打得四下一片水气，金台上的九五至尊仁慈和蔼，台阶下的新科状元高材傲物，两人一个垂首含笑，一个跪地凛答，背后响起了喝彩，只消回首望去，便能见到大殿旁笑吟吟的岳丈，回家之后，便能见到那暗生闷气的倩兮……在那个喜气洋洋的北京里，有侯爷、有仲海、有定远……那是个好不热闹的中秋月圆……

雪花纷飞，扬州孤寒雪夜，卢云回到了破屋，孤身独坐，那嘴角隐隐牵动，像是流泪的石像。

很像，真的很像……琼芳暗暗惊呼，面前那张面孔像是失落了什么，又像是强忍着什么……琼芳看得出来，面前的卢哥哥想要藏住他

的情思，他想躲起来……

十年过去了，上苍无尽击打，终将卢云打为一柄藏锋古剑，让他光辉缩敛，神气内藏，再不露一点心事。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隐藏心境，他还是瞒不过少女敏锐多情的目光……因为这样悲郁多情的脸庞，琼芳早已见过。也正是因为这身无奈落拓，方才让她管不住自己，连夜过来寻访……

也不知过了多久，琼芳拍手欢笑道："正牌货！你果然是景泰朝一甲状元爷，长洲知州卢云卢哥哥。不是冒牌的喔！"说着大了胆子，拿起了卢云的两只手，作势去拍。

卢云听琼芳叫破自己的来历，却也不感惊讶，想来昨夜裴邺一定告诉她了。只见他神气默然，轻轻挣脱琼芳的小手。琼芳见得卢云的内敛，却是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与这男子相处，她好似熟稔之至，什么也不必想，便知该怎么对付。霎时双手举起，形如小猫洗脸，先呜地一声，又哭道："完蛋了。"

眼看卢云毫无知觉，琼芳登时挥舞手脚，大哭道："完蛋了！你没听见么？"卢云醒觉过来，只得咳了一声："完蛋什么？"琼芳哭道："我遇到麻烦了。"

终于说上正题了，琼芳一个心念，便是把卢云当成了万灵丹，只要能说动此人援手，那就万事不愁了。难得有机会当面哭诉，自要抓紧时机。耳听麻烦到来，卢云自是面露疲倦，低声道："有人要为难你么？"琼芳用力点头，一把拉住了他，大哭道："是啊！是啊！一个月前有只疯狗冲入太医院，汪汪乱咬，好生凶狠……"琼芳说话不着边际，卢云不免有些纳闷，反问道："疯狗？真狗还是假狗？"

琼芳脸上一红，大声便道："疯狗就是疯狗！哪还分什么真假？这只疯狗穿着黑衣服，头上带着黑头罩，见人就咬，武功好生厉害，一路还打伤了好多人，卢哥哥，他们要找我的麻烦哪！你得帮我！帮帮我！"正哭得厉害间，卢云心下微微一凛，想起今夜遭逢的黑衣鬼众，沉吟便道："黑衣人？他与今夜那帮人有关么？"

琼芳今夜险些受辱，一提这帮黑衣恶鬼，自是又恨又怕，她双手掩面，忍泪道："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可我晓得他们全都是……"说到忿恨处，不由握紧了拳头，尖叫道："镇国铁卫！"

大鸟双翼全展，睥睨天地万物，这是几个时辰前亲眼所见的图徽，早已深深烙入脑海。此时乍然说出鬼名，屋中竟似飘起了阵阵寒气，让人不得不怕。卢云久不问世事，自不知“镇国铁卫”的大名，也不知是朝廷新立的厂卫，还是什么江湖黑帮。他拍了拍琼芳的背心，略做安慰，问道：“镇国铁卫……他们是朝廷的下属么？”

昔年景泰王朝专用厂卫监管群臣，江充辖有锦衣卫、刘敬下管提督东厂，这个“镇国铁卫”若是朝廷暗中喂养的刺客，自也不足为奇。琼芳迟疑半晌，嚅嗫便道：“我……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月初太医院先闯进一条黑衣疯狗，他边叫边咬，一口气咬伤了五十八名好手，好生凶狠，之后还打伤了哲尔丹，闯入惠民药局，又伤了我的……我的……”说到此处，睑上一红，竟没把话说完。卢云奇道：“又伤了谁？怎么不说了？”

琼芳低垂目光，转开了话头，细声道：一卢哥哥，你认得现任的华山掌门么？“

卢云回思往事，沉吟道：“现任的华山掌门……你说得是苏颖超那小孩？”琼芳连连颔首，道：“没错，正是那小……”她满面飞红，忙道：“喂，人家年纪不小了，你别这样唤他。”

昔年宁不凡封剑退隐，卢云便曾在华山见过苏颖超，当时见他形俊貌美，悟性不俗，便曾啧啧称奇。他听琼芳语带抱怨，撇眼去望，只见小姑娘脸上带着一抹羞红，卢云心下了然，已知这位苏君地位不同，必是小小玉女的心上人。

琼芳见他眼光飘来，不由有些腼腆，忙道：“嗯……他……他是我的……我的好朋友，你别想歪了。”金童玉女，佳偶天成，琼芳越是如此说话，卢云越作如是观，他微微一笑，便道：“这位苏掌门人在何处？莫非也在江南么？”琼芳叹道：“别提了，他至今重病卧榻，哪里能来江南？若不是为了找他师父……我……我也不会去贵州了……”

卢云点了点头，那时琼芳坠入水瀑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自己是否便是“天下第一”

宁不凡，原来是为情郎千里寻师来着。他凝视着琼芳，问道：“这位苏君身上带伤，莫非也是给黑衣人害的么？”

琼芳素来明朗豪迈，此时却是吞吞吐吐，低声便道：“那也不是，他是生了心病……

傅师范说他如果解不开心结，这辈子都不能使剑了。“琼芳为情郎圆谎，这辈子也非第一次，此刻却说得胆战心惊，她低下头去，转从怀里找出一张字条，反手递给了卢云。

这张字条来历重大，正是宁不凡亲手藏入泥丸，传给苏颖超的救命之宝。虽说这是情郎的东西，但此时琼芳对大水怪信服有加，便将字条递给了他，想卢云慧眼独具，或能瞧出个中端倪。

卢云细看字条，但见笔画雄浑，一道道如同水瀑飞泻而下，仿佛又让他见到了白水大瀑。他心下领悟，颔首道：“便是这东西引你到水瀑来的，是不是？”琼芳微微苦笑，却是点了点头。

若非这字条上画了大瀑布，众人也不会误打误撞，错以为宁不凡躲在水瀑里，琼芳更不会无端坠下水瀑，就此遇上卢云。想起连番阴错阳差，琼芳蹉叹连连，问道：“卢哥哥，宁大侠为何留了这张字条下来？莫非他早就知道你住在水瀑里，这才引咱们过来找你么？”

卢云摇了摇头，宁不凡早于景泰三十二年退隐，事隔两年之后，自己方才坠入水瀑。

无论这位“天下第一高手”如何神机妙算，断无可能在退隐时得悉自己的行踪。更何况两人交情平平，便算宁不凡知悉消息，至多差人通报自己的亲友，也绝不会引得徒儿的心上人亲来水瀑冒险。想到此处，卢云心头也感纳闷，他低头再看字条，忽然手掌一颤，眼里却见到了异样之处。

卢云心下一凛，当下凝手不动，低头再看，只见瀑布水墨苍浑，下笔或轻或重，或由浅入深，或由深入浅，笔画处处留白，处处玄机，好似合著什么道理。

卢云看得兴起，忽道：“这字条是打哪来的？”琼芳茫然道：“宁先生传下的啊。”

卢云摇手道：“我不是问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字条是从何处取来的？”琼芳喃喃地道：“从一颗泥丸里，这很要紧么？”卢云听得泥丸二字，霎时已有定见。吩咐道：“是了，这字条画得绝非瀑布水帘。里头另外有东西。”琼芳讶异道：“有东西？那是什么？”

卢云细望字条，摇头道：“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这张纸条不能单凭肉眼来看，否则给纸图蒙蔽了，永远也找不出真相。”琼芳茫然不

解，嚅嗫地道：“卢哥哥，你……你能否说清楚些？”

卢云摇了摇头，将字条还给了琼芳，道：“我并非华山门人，不该多说人家门里事。

不过你可以转告苏少侠，便说断处就是起处，绝后方能逢春，如此一来，或能参破秘密所在。“

琼芳听得秘密如此隐讳，不由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智剑名满天下，威力非同小可，以苏颖超的自负骄傲，想来也不喜欢给外人来教。她叹了口气，低声道：“能参透便好，他最欢喜练剑了。”她原本笑颜常开，此刻却眉目深锁，好似若有所思。

正想间，忽见卢云站起身来，整理了衣衫，琼芳奇道：“你……你要做什么？”卢云俯下身来，温言道：“在下已依约听完姑娘的心事。虽说帮不上大忙，却也多少尽了点人情，我该走了。”说着反身挑起面担，推开了门，又要离去了。

琼芳大惊道：“等一下！你……你不和我回去驿馆么？”卢云摇头道：“扬州一行，卢某心愿已了，我想早日返乡整理故居。明日是除夕，你的同伴必然挂记你，姑娘早些回驿馆吧。”大树千丈，落叶归根，卢云大难不死，果然起意归乡。眼看大水怪便要飘走，琼芳尖叫道：“不行！不行！不许你走！”一时用力挥手踢脚，硬是不依。卢云并不理会，当即推门跨步，轻声道：“再会了，琼姑娘。”

门板关上，大水怪就此溜逃。琼芳尖叫道：“卢云！你等等我！我和你一起走！”慌张下急急套上鞋袜，便也直追而去。

时近午夜，才一打开门来，街景便已收入眼中，看年关在即，街道仍极烦嚣，不少男女仍于街中熙攘夜游。琼芳移目四顾，却没见到卢云的身影，她心里发慌，东奔西走，又烦又恼之余，忍不住重重一顿足，居然哭了起来。

这趟南下贵州，一切全为了寻访宁不凡的下落，好容易几经波折，终于带回了一个绝代高手，岂料最后还是让这人跑得不见踪影，落得空手而回的下场？想到悲伤处，自是哭得梨花春带雨，这回却是真哭了。

正哭得凄惨间，回眸街角一隅，惊见灯火阑珊下寒影偻身而过，不是卢云的背影是谁！

断落的丝线再次衔接起来，琼芳如中雷击，慌忙追上前去，纵声喊道："卢哥哥，你别走啊！"叫声一出，背影如受风吹，飘得更加快了，转眼便要绕过街口，再也追赶不上，琼芳自知轻功远远不及此人，当即停下脚步，双手握拳，尖叫道："正道！就是做对的事！"

往日志向呼唤，果然街中那个寒影立足不动，跟着回眸过来，凝视着急奔而来的琼芳。

昨夜与裴邺一场对答，卢云亲口道出这两句话之时，泪滚霜腮，当真是无尽苍茫，琼芳大受感动之余，从此牢记心头。此刻情急下破口而出，果然收得奇效。

琼芳跑得气喘吁吁，也是怕大水怪退隐了，双臂抢先撑开，拦住了道路。大喊道。"卢哥哥！不许走！你必须留下来！"卢云摇了摇头，反问道："留下来？为了什么？"

琼芳抓住他的臂膀，大声道："卢哥哥！天下百姓受苦受难、朝廷和怒苍打得难分难解，这些你都是亲眼见到的！你必须留下来！你要帮助我们、帮助天下人！"

卢云肩挑面担，驮着背、沉着脸，只在遥望满街人潮，瞧他面少欢容，好似心事重重。琼芳怕他忽然逃跑，一时只拼命拉着他。过得半晌，卢云忽地叹了口气，低声道："琼姑娘，天下人真要我帮么？"

卢云身为儒生，年轻时的志向正是万世万民，此时年过不惑，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琼芳惊惶疑惑，尖叫道："当然要帮！因为你是孔门儒生！你的天职便是为国为民、便是去爱天下人！你当然要帮他们！"

卢云仰望雪夜蒙天，牵动了嘴角苦纹，听他幽幽地道："琼姑娘，天下人人等高，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生来都有一柄剑，无论是皇帝还是乞儿，除非自己甘心弃剑顺从，否则谁能左右他们的命运？"琼芳喃喃地道："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卢云眯起了眼，黯然道："濯缨濯足，皆由自取……方今世道如此，未尝不是大家心中所愿？何须谁来痛心疾首、谁来大声疾呼？"听得卢状元如此颓废，琼芳已是呆傻了，她不惜簧夜来找这个人，正是因为那句"正道"，岂料卢哥哥变成这个模样？眼看小姑娘眼眶红了，随时都会哭，卢云低下头去，轻抚她的面颊，柔声道："琼姑娘，卢某

离乡一十三载，功名有了，官做了，命也丢了。浮生若梦，但愿后半生能爱该爱的人，去做该做的事，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愿，盼你体谅。”

琼芳心中发冷，若非亲耳听闻这些话，当真打死也不信。她扑入卢云怀里，用力打着他，哭道：“假儒生！骗子！只顾自己好，不顾别人死活，自私自利，什么做对的事情，全都是假的！骗的！”

诚哉斯言，此际卢云早非弱小，以武功而论，他内外精修，武功大成，说来江湖上并无几个对手。谁知他心有千千结，再再难解，终于让他形销骨立，宛若废人。琼芳说他不顾天下人死活，倒也不算说错了。

琼芳趴在卢云的怀中，只是又哭又骂，悲愤无已，卢云却也没推开她，他遥望满街人潮，回思多年来的际遇起伏，心中自是感慨无限。

没人懂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他的最后一役就已经结束了。在那笃信的志业崩毁之时，他的长剑早已断折，他的火焰也已熄灭，如今面对失望的人间，他不过是个过客而已。

也不知过了多久，卢云始终默默无言，他听琼芳哭得凄惨，只趴在怀里不肯走，卢云本性并非冷漠之人，眼见小姑娘神情若此，不由略起怜意。他轻抚琼芳的发稍，柔声道：“琼姑娘，这十年下来，我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始终无法清澈。如果你能为我解开，也许我还能替你做点事。”琼芳心中生出希望，急忙抬起头来，拼命颔首：“行！你想问什么难题，全都随你！”她不知卢云要出什么怪题目下来，正慌张忖量间，却见卢云举起手来，遥指街中的腊肉铺，低声道：“瞧那儿。”

时在午夜，夜市喧腾，闹街上挤满了百姓，琼芳顺着卢云的指端去望，只见一名少年伏在腊肉摊旁，年约弱冠，看他鬼鬼祟祟，正将几条腊肉藏入怀中，却是在偷东西。那店铺主人忙着招呼客人，竟是不觉不察。琼芳向来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便要高呼示警，哪知卢云伸手拦住，摇头道：“琼姑娘，在你呼喊之前，卢云想请你回答一事，什么是你心中‘对的事情’？”

琼芳不假思索，小偷儿不劳而获，窃盗旁人辛苦所得，怎能不加严惩？凛然便道：“卢哥哥，偷窃便是错，包庇便是罪，我今日不去揭

发他，来日不知有多少人等着受害。我这样回答你，可还妥适么？”卢云垂下头去，轻轻叹了口气：“你能见义勇为，那是再对不过了。”

琼芳听他夸奖自己，大喜之下，急忙取出了折扇，奔入街心，提声便是一喝：“站住！小偷儿！”京城女侠到来，那少年给叫破了行藏，一时大惊失色，抓起了腊肉，拔腿直奔。街上百姓纷纷醒觉，怒喊道：“又是他！又是这小子！大家快追！”

琼芳听了那个“又”字，已知来人是个惯窃。看那少年眼明手快，须臾间夺路而逃，直朝一处陋巷窜去，转看众乡亲哗哗奔走，犹在人潮中四下搜索，却已给甩脱了。

琼芳身怀武功，江湖也颇有阅历，哪怕一个少年小偷？一时不慌不忙，转朝街上瞧去，只见卢云放落了面担，也正朝自己走来。琼芳心下大喜，料知卢云要与自己一起行侠仗义，笑眯眯便想：“太好了，扬州治安可要大好啦。”当下更无犹豫，便悄悄尾随少年入巷。

才入巷中，便见那少年快步奔跑，犹在慌张回望。琼芳使动了轻功，登从他头上跃了过去，转身望他肩上一拍，微笑道：“小贼，上哪儿去啊？”那小偷少年大吃一惊，一拳挥出，便望琼芳面上招呼，琼芳身怀武艺，岂是常人所能相比，举脚一绊，那少年便摔了个狗吃屎。她将少年一把拉起，笑道：“走吧，随我过去衙门了。”

猛听衙门二字，那少年好似给戳了一刀，一时拼死挣扎，大声道：“放开我！我不要去衙门！贱货！烂婊子！快快放开我！”琼芳听他骂得阴损，一时脸上泛火，正要点住哑穴，哪知手指还未触及，那少年竟然哑了嗓子，不敢胡骂了。琼芳心中微微一奇：“怎么？卢哥哥来了么？”

撇眼去望，却没见到卢云的身影，转看那少年，却见他面朝巷内，双手挥舞，神色惶惶，似在打什么手讯。琼芳啊了一声，心道：“这小贼有同伙！”

顺着少年的眼光去瞧，只见一批幼童躲于墙下，诸童衣衫褴褛，大的年不过七八，小的方才四五，虽在大寒冬日，却没一人穿鞋。看众童眼中含泪，俱在望着那名少年，好似想要救他，却又不敢过来。

琼芳大吃一惊，自没料到歹徒如此幼弱，她轻挪脚步，正要过去问个明白。孰知脚步方动，大堆石块扔了过来，众童哭叫投石，嚷

道："坏人！坏人！"琼芳慌忙问避飞石，她这辈子行侠仗义，从没给人称做坏人二字，放声便喊："住手，我不是坏人，住手了！"

正在此时，背后脚步响起，听得一名男子怒喊道："在这儿了！总算找到小贼啦！"

腊肉铺老板来了，看他率了十来名壮丁，循着琼芳的脚步追入巷中。他抢先奔来，举脚踏住小偷儿，一拳一拳望他身上招呼。众童尖叫道："哥哥，不要打哥哥啊！"哭叫之中！全数出奔来救，众壮丁如获至宝，齐声道："大的有了，小的也都冒出来啦！大家快抓住他们！"

众壮汉同声发喊，陋巷里追打不休，但见贫童四散奔跑，有的窜入狗洞，有的翻墙而逃，只是无论亡命何处，口中都不住哭嚎，想来不知何去何从。那少年倒在地下，兀自尖叫不休："别碰他们！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小心我杀你们全家！"那老板怒道："放屁！还敢逞凶？"拿起扁担，狠狠朝那少年背上砸去，只打得他口吐鲜血，半天爬不起身。

大街纷乱一片，琼芳想起了屯贵的小白龙，心下怜悯，赶忙拦住那老板，劝道："行了，别这样打他。"那老板怒道："你可怜他？谁来可怜我啊？今日不打死这罪人，难道乖乖让他偷抢么？"琼芳听他说得有理，不由言为之涩。那老板理直气壮，登时回过头去，便朝众乡亲呐喊："大伙儿告诉她，咱们给偷了多少回？"众人纷纷喊道："日也偷、夜也偷，偷不胜偷啊！"

那老板抓起少年，连出十数拳，只打得满身是汗，听他喊道："王八蛋！别人可怜你，谁来可怜我？不过蒙口饭吃，却要供养你们这帮小贼，你要是活不下去，趁早通报爷爷一声！"提起扁担，吼地一声挥落，便望那少年头顶砸去，堪堪就地正法之际，忽然手腕给人拉住了，背后传来一声叹息，幽幽地道："朋友，你无权杀他。"

众人听了话声，全数回首来望，只见一名男子站于人群之中，他身穿粗布长袍，约莫八尺来高，眼光微微挪移，一股气度自然生出，琼芳见卢云来了，自是大喜过望，卢云向她打了个手讯，示意她退到一旁，他要亲自下海调解。

那老板上下打量卢云，怒喝道："你是谁？也想管闲事么？"卢云摇头道："我非官，二非匪，无权无势，岂敢管什么闲事？"那老板冷

笑道："不敢管，那便少罗唆，来人！咱们报官去！走了！"

官府大牢，便是人间地狱，只要给沾染上了，一辈子难以洗脱，那少年惊惶害怕，只是拼命挣扎，卢云行到众乡亲面前，袍袖拂出，一股柔力到处，登让众人退开一步。那老板惊怒交迸，喝道："原来是个练家子！大家一起上！"卢云无意出手伤人，他退开一步，俯身拉起那少年，带到那老板面前，温言道："这位爷台，在下别无他意，只是想恳求您，在扭送这孩子去官府前，务必瞧着他，瞧仔细点。"

那老板冷冷地道："瞧什么？怕我错认小偷么？啐。"他瞪着少年，想起街坊镇日给这群小无赖滋扰，大怒便喝："贼！"那少年一听这个"贼"字，立时咆哮怒号，看他拼命向那老板抓去，目光满酝悲愤恨火，乍然看来，竟如着魔一般。便在此时，场内儿童受了感应，无不发出尖锐悲叫。

暗巷里凄厉悲叫，闻来有若鬼哭神号，让人为之惊骇。众乡亲吞了口唾沫，忍不住向后退开一步，那老板也是面色为之一变。卢云静静问道："老板你说，他为何悲愤哭叫？"那老板骂道："他自知要死啦！能不哭吗？"

卢云摇了摇头，说道："死便死了，那也不必恨成这样。诸位，这少年之所以悲恨哭叫，正是因为他被咱们当成了……"他伸手出来，轻抚那孩子的头顶，怜声道："老鼠。"

陡听此言，众人全都安静下来了，那孩子则是咬住牙龈，啜泣出声。卢云抚摸少年的头顶，轻声又道："只有对待老鼠，咱们才会用杀的、用毒的，来个眼不见为净。可房子早已脏了，无论毒杀多少老鼠，都还会有新的涌出来……诸位，咱们该怎么办？"

那老板怒道："那还不容易，如数杀光啊！"卢云摇头道："杀了一百只、杀了一千只，杀了一万只，总还会漏掉一只。你们可知这逃走的一只，叫做什么名字？"众人怒道："老鼠还有名字？你别再说书啦！"卢云不应不答，只将目光转到那少年身上，低声道："诸位，他叫做萨魔。"

仰天怒号的九尺巨汉，逢男则杀，遇女则奸，杀人盈野，不顾廉耻，比之狮虎还要凶残千百倍。满场众人不知萨魔是谁，无不冷笑以对，便连琼芳也是一脸茫然。卢云不去理会众人，他凝视着少年，轻声又道："他是罪人没错，但他也还是个人，咱们拿便宜法子对付他，

像对付老鼠般除灭他，有朝一日，等他长得比咱们还高还壮，他便会回来找我们！无论男女老幼、正邪善恶，他都要全数杀掉、吃掉，如数相报……诸位，到了那一天，咱们该怎么办？”

“杀掉他啊！”砰地一声大响，扁担砸落，卢云竟然挨了一记闷棍。

力道反震，扁担断折飞起，但见血漫面颊，顺着卢云的鼻梁滚落腮边，他虽有内力护身，却未习练铁布衫之类的外门硬功，虽把扁担震断了，却也不免给打伤了皮肉。

琼芳大惊失色，看那卢云明明一身武功，居然毫不还手，正要奔上，却见卢云举起手来，示意她莫要干涉。他仰天忍气，自从怀中取出银钱，抑声道：“今日你是强，他是弱，你是对，他是错，所以你更该公平地对待他！便像是……”他遍望众人，一字一顿：“对待你自己。”

此言一出，满场愕然，只见小偷少年低头饮泪，腊肉老板满面惊诧，众人嘴唇喃喃，俱都在思索卢云的说话。卢云牵起那少年的手，将铜钱放入他的掌中，便要他亲手交给老板。

雪花片片飘落，那少年满面泪水，在众人的观看下，钱子儿悄悄送出，交入老板手中。

当琅琅……铜钱开满一地花。

“T.M.D疯子！一伙的！”那老板清醒过来，已将钱子儿狠狠砸向卢云，众人涌了上来，扁担木棍一齐飞，全数对着卢云与那少年招呼，那少年尖叫道：“放开我！放开我！”卢云不肯放，只举掌护住了他，那少年一心只想脱身，眼看场面大乱，卢云却不让自己走，情急之下，抓起他的手背，两排牙齿加力，奋力咬落。

鲜血迸出，卢云的手背给咬得出血，脑门却又挨了一记闷棍，铜钱飞洒，水火交攻，一片叫嚣吼骂中，远处脚步杂沓，官差已然提刀赶来，高声喝话：“别打了！小贼在哪儿？”

照章行事的人来了。一旦送入朝廷的手中，一切便要便宜处置。可怜少年的一生即将“为国为民”，成为“杀鸡儆猴”里的那只鸡、“杀一警百”的那个一。

默默无言之中，卢云的五指终于松开了，那少年一得自由，立时领着满街弟兄逃逸而去，临行前不忘一声喊：“猪只们！不过偷你一斤肉，你敢这般整我！瞧少爷明日纵火烧店！烧死你全家！”逃的逃，追的追，众人呼喊打杀，场面大乱，却把满面鲜血的卢云留了下来。

卢云垂下头去，独人悄立巷中，他将手掌抬起，点点碧血洒落雪地，在面前画上了一道血线，将他与大尘世隔得开了。

儒侠一心守护的，非为国家刑法、非为乡愿习俗，而是那三纲五常里的人性。可他们血染衣襟，费心尽力，最后却只能像这样垮在这儿，轻轻地垂泪苦笑。

失落的人生，失望的人间，可怜饥荒杀人，野兽吃人，可天下最能杀人的，还是人。

濯缨濯足，皆由自取，方今世道如此，未尝不是大家心中所愿？何须谁来痛心疾首、谁来大声疾呼？

大风起兮，漫天飞雪落下，掩住了卢云遗下的血痕，最后的界限消逝，十三年前的卢老弟，十三年后的卢大叔，两者一同跪倒在地，热泪哽哽，化开了寒冬霜雪。

人生若梦，夫复何言？卢云举起衣袖，轻轻拭了泪，正要起身离开，忽听当琅一声响，一枚铜子儿落在面前，卢云微起诧异，未及去望，又是一枚铜钱儿坠到了地下。

卢云满心讶异，赶忙抬头来看，惊见巷中儿童一个个俯身四走，看这群孩童衣衫贫破，正是方才那群流浪乞儿，只见诸人四处捡拾铜钱，寻获之后，便又一个个扔还过来。

卢云大吃一惊，不知这帮孩童怎地转了性，居然不再奔逃？转望其余百姓官差，竟也不再追赶儿童，只默默在一芳观看，卢云一脸错愕，正想问话，忽听歌声悠扬，听得少女唱道：拜水神、求恩德，水神发怒天不雨，家家户户吃卯粮。

祭水神、赎罪孽，水神发怒天大雨，淹入寻常百姓家。

怪诞迷信的歌谣，发自那清亮的嗓音里，却也显得十分明脆快洁。卢云回头去望，只见巷口搁着自己的面担，一名女郎坐在上头，左手上下抛著令牌，右手轻摇折扇，美腿叠坐，脚尖摆啊摆地，不消说，自是少阁主来了。

琼芳，也只有她的权势手段，方能轻易镇住场面，让纷争两造一同俯首称臣。

眼看卢云一脸惊讶，琼芳跳下面担，笑吟吟地行将过来，她捧起满地的铜子儿，交入卢云的掌心，笑道："水神师父，我这样办事，可算是你心中'对的事情'么？"卢云两手捧着铜子儿，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把头低了下去，嘴角泯了泯，好似有些腼腆。

旁观百姓极多，一个个在旁窥看，琼芳打小见惯大场面，自是毫无忸捏。她举起手帕，自替卢云擦了鲜血，眼见他低头垂首，忽然心中柔情微动，提起脚跟，逐望他的面颊一吻。

众百姓儿童大为惊叹，议论纷纷，卢云没料到她会亲吻自己，慌张下举袖拭面，擦出了一条大血痕，望来真如胭脂也似。琼芳见他怕羞，登时笑道："卢哥哥，别苦着脸了，咱们该启程啦。"卢云慌道："去……去哪儿？"

琼芳仰头凝视着他！凛然道："去平定天下。"

卢云大惊不已，不知琼芳何以出此豪言，还不及问，却见这位少阁主自动自发，自管坐上了面担，就等状元爷挑担离开。卢云讶道："你不回驿馆了？"琼芳神色不悦，摇头道："当然不回去了，我方才接到消息，说皇后娘娘急着见我，我得借你的脚力，送我一程。"

旁观百姓官差听得皇后娘娘四字，忍不住一阵惊呼，各自议论纷纷。只是琼芳吓得动百姓，却支不动卢云，看他低下脸去，料来不愿应允。琼芳哼道："疯狂雪大，水陆交通都已断绝，要是连你也不帮我，我只好向你讨债了。"前头几句话合情入理，最后一句却是奇峰突起。卢云颇感讶异，反问道："讨债？卢某什么时候向你借贷了？"琼芳抚了抚发稍，横眼媚视，嫣然笑道："你倒忘得快，我这儿请教卢大爷，您买面担的钱两是打哪儿来的？"

卢云低头沉思，那日他人在扬州大街，伸手从破衣口袋一摸，居然取出一片金叶子，顺手用了，却没想过打哪儿来的。他沉吟半晌，便道："不晓得，可能是自己生出来的吧？"琼芳嗤地一声，怒道："胡言乱语！你当你的口袋是聚宝盆，自己会生钱出来？想得美啊！"说着眼望乡亲，大声道："口袋里自己长金叶子，大家说说，你们有遇过这等好事吗？"

众人闻言，无不大摇其头。那腊肉铺掌柜笑道：“口袋里破洞少钱，那是每日有之，可要自己生钱出来，却是前所未闻啦。”琼芳微微一笑，她从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冷冷问道：“姓卢的！那日你用的金叶子，是不是这等形款？”卢云左瞧右看，颔首便道：“好像是。”琼芳娇嗔道：“什么好像是！就是！那是姑娘在荆州庙里塞给你的！你当哪儿来的？”说着把金叶子抛给了腊肉铺的老板，当作打赏。

当时买卖多用白银，除开富商巨贾，豪门大官，极少有人随身携带黄金。众百姓见了闪闪发亮的金叶子，无不大为惊叹，都知面前这位姑娘真金不镀，必是琼枝玉叶的官家大小姐，那老板拿起黄金望嘴一咬，更是双手高举，狂呼道：“神明啊！”

卢云哑口无言，琼芳则是气定神闲，她坐在卢云的面担上，淡淡笑道：“幸亏卢老爷不赖帐，还知道金叶子是我的，来吧来吧……”斜颈望天，手掌摊开，没好气地道：“还……钱。”

堂堂的玉女阁主，现下直同流氓太保，只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卢云也没法子想，只得据实道：“现下没有，赊个几日可好？”琼芳冷冷地道：“众位乡亲，一片金叶子值得二十两银，你们说说，我可以信他么？”那小偷少年直冲上前，戟指怒喝：“仙女姊姊别信他，卖面的多是穷光蛋，比我还坏！一会儿不见人影，上哪讨去！”

琼芳嘻嘻一笑，道：“多谢小兄弟，您说得真是对极了。”随手一抛，又将金叶子赏给少年。那少年拿了大红包，竟尔双膝跪地谢恩，其余贫童也都欢呼雀跃，尖叫道：“有钱过年了！”

眼看打赏如此丰厚，一旁百姓无不摩拳擦掌，怒目望向卢云，好似与他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众怒所归，无疾而终，卢云居心紧皱，摇头道：“姑娘，要钱我没有，要命只一条。你待要如何，说分明吧。”琼芳眼波流动，横了卢云一眼，笑道：“谁要你的臭命了。我不是说了，只要你肯送我回京，等咱到了紫云轩门口，债务一笔勾消。”她回眸去望卢云，含笑道。“卢大爷，你到底心意如何……”

话声未毕，身子赫然离地而起，卢云竟已挑起了面担，琼芳大喜道：“你答允了？”

说话间，忽然肩上披来一件长袍，却是从卢云身上解下的。听他叹了口气，低声道：“反正我要北上山东，顺道送你几里路。”琼芳大喜过望，她裹紧了长袍，笑道：“有棉被罗！”也是怕自己摔下来了，

赶忙粉腿叠坐，左手勾住卢云的腰间，连连拍打："马儿快走、快走！"

瞧她欢呼喜悦，好似小女孩儿出远门，卢云听她连番催促，却只安步当车，老牛拖车般走着，琼芳啐道："你打混吆，姑娘下地来滚，怕都比你快啊……"

在百姓的惊呼之中，那个"啊"字拖成长长一声尖叫，当代剑神起驾飞奔，其势岂同寻常？腾云驾雾间，霎时便已见到了满天星斗，那卢云竟已飞跃了民房，直朝北方而去。

剑神为驹，快似飞马。琼芳撒落了满手的金叶子，娇声道："各位大叔小弟，咱们再会了！"

雪花飞舞，金叶飘飘，脚下百姓欢呼争抢，再听远处鞭炮串响，此刻已是除夕了。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九章 无解难题

夜色黑沉，卢云双肩挑担，沿途北进。约莫过了二十来里，才一行出扬州，便见夜空彤云密布，转眼大雪将至，琼芳粉腿侧叠，稳坐面担之上，把卢云宽大的袍子披在头顶，一路裹到脚踝，全身只感暖呼呼地。她见寒风阵阵刮来，卢云身上衣衫单薄，忙道："卢哥哥，你会冷么？"

卢云摇头道："我长年住在水瀑里，衣衫褴褛，早已无所谓寒暑。"琼芳听得悠然神往，笑道："真好，百病不侵，大冷天里可以打赤膊逛街，好威风呢。"卢云微微一愣："打赤膊逛街，这样很威风么？"琼芳笑道："当然了，北京时兴赤膊游街呢，你要不信，自管进京瞧瞧。"便是夏天盛暑，怕也没人打赤膊逛街，琼芳如此胡说八道，纯是要引大水怪回京参观了。

她偷眼看向卢云，只见这人鼻挺唇薄，凤眼沿眉上扬，双眸虽不比苏颖超灵动黑亮，却显得凛然不可犯，极具士大夫威势。琼芳含笑凝望，她见卢云一脸萧索，有意逗他开心，便道："卢哥哥，你以前很风流吧？"卢云听了风流二字，忍不住眯起双眼，岁月蹉跎，廉颇老矣，看那嘴角下弯，眼角皱纹乍然而出，隐带愁苦之色。琼芳看入眼里，忍不住噫了一声，砸舌道："不许装那怪模样，又老又丑！怕死人了。"她用力往卢云身上拍打，闻到他袍子上的气味，忽然想起一事，忙道："卢哥哥，你用过烟壶吗？"鼻烟壶传自西方，内放烟草麝香，

提神醒脑，乃是富贵人家日常所用，卢云穷酸出身，自是看得多，用得少，只得摇头道：“不曾。”

琼芳微笑道：“卢哥哥，让我送你一个烟壶，好不好？”卢云头也不摇，迳自道：“不好。”琼芳奇道：“为何不好？”卢铁头傲然仰天，凛然道：“无功之赐，受之有愧，卢某如何能收？”

琼芳大怒道：“好哇！那你又为何收我的金叶子！无耻！”气愤之下，竟在担子上跳了起来，好似要拆了卢云的面担。卢云见她活蹦乱跳，那面担尺许见方，如何容得她摇来晃去，只得沈声阻止：“路上颠拨，小心咬了你的舌头。”

琼芳哼道：“老娘偏爱乱动，你想怎样？难不成还能点上我的穴道不成？”卢云咦了一声，心想不错，便要依言办理，琼芳见大水怪伸出魔掌，不由惊道：“哎呀！拾人牙慧，你这文抄公毫无创见，救命啊！谋财害命，谋杀债主啊！”

卢云萧索，琼芳活泼，卢云寂静，琼芳聒噪，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遇到卢云沉默无语，琼芳却总有本领逗他说话，这位姑娘口才便给，活泼好玩，倒也平添不少乐趣。

卢云孤独多年，年轻时流落四海，卖面维生，哪知偶然间捡到这只小花猫，在这恼人的围炉夜里，居然也消去了无数悲苦寂寞。

笑闹间又过数里，琼芳逃过一劫后，便又无聊起来，她拿着卢云的长袍蒙头，左顾右盼，眼看大水怪专心走路，不再言语，便又道：“卢哥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喔，你要不要听？”

秘密不请自来，听者必然倒楣，卢云咳了一声，正要出言婉拒，琼芳笑颦如花，坐直了娇躯，靠到卢云耳边，悄声道：“我跟你说吆，我爹爹和你一样，也是个状元爷。”琼芳煞有介事，秘密却是稀松平常，她有些得意，又道：“不过他的状元可是老资格了。他是武英朝钦点的大状元。你该喊他一声世叔才是。”

紫云轩乃是知名书斋，门人每多科考功名。看琼芳如此聪明机灵，想来她的父亲定是多学多能之辈。卢云言简意赅，颔首便道：“久仰。”琼芳笑道：“你久仰我爹爹，可晓得他是谁么？”

卢云道：“他是琼大人。”琼芳的父亲自然姓琼，哪能是别的姓？莫非姓卢不成？琼芳心下不悦，喝道：“你敷衍我！你到底知不知

道？”卢云闷不吭声，自管摇了摇头，琼芳不是滋味，恨恨便道：“无知之徒！我爹爹姓琼名翊，大家都叫他道甫先生，你居然敢不知道？我拆了你的烂面担！送你回乡下养猪！”

小姑娘大吵大闹，大水怪掩耳疾走，好容易安静下来，又过不到半里，琼芳又伸手来摇卢云，说道：“口渴了。”卢云森然道：“少说点话，口就不渴了。”琼芳哼了一声，道：“我偏要说。”双手圈嘴，大呼曰：“还钱！还钱！”卢云禁不住吵，当下凌空探掌，收了一把白雪，反手便往她嘴里塞去，想来此举一能解渴，二能封口，可谓一箭双雕。

琼芳大声道：“我不要吃雪！不要吃雪！”

卢云长叹一声，终于驻足下来：“那你要什么？”

琼芳笑颜如花，道：“人家要热茶。”黑天白地，四下无人，哪来的茶铺？琼芳有意给他出难题，便又不住吵嚷撒娇，卢云掩耳疾走，一路奔到枯树底下，自管放落了面担。

琼芳瞧了瞧那株枯树，蹙眉道：“干什么？这是茶树么？”卢云自从面担底下取出炭盆，接了满满一壶雪，放上了炭炉，随即烧起水来。琼芳这才懂了，欢容拍手：“茶来了。”

寒天雪地，琼芳窝在卢云的袍子里，含笑看着这个男子。只见他升起了火，又从面担里取出茶罐子，便要煮起香茶。琼芳忽然惊道：“冒牌碧罗春！”

大水怪贪图便宜，居然买了假茶诓骗客人，看那茶粗制滥造，苦中带涩，可说一无是处。琼芳挥舞手脚，大闹道：“我不要西背货！我要喝茉莉香珠。”卢云一穷二白，哪来的香珠请客？也是忍无可忍，右手便朝树干挥出，喀啦一声大响，竟尔凌空坠下一截枯枝。他伸手拾起，转头望向琼芳，神色有些不善。琼芳怕他生气了，赶忙换上笑脸，陪话道：“啊！碧罗春呢，好高兴呀。”

小姑娘一旦安静下来，四周便又静谧无声，天候益发冷了，琼芳最怕楚囚相对，便又想找话来说。她转了转大眼瞳，忽道：“卢哥哥，你那大胖子朋友呢？”卢云闻言一愣：“大胖子？”

琼苦笑道：“就是长安大街的那个胖子啊！”眼看卢云沉吟不语，料来定是忘记了，琼芳便自笑道：“大概十年前吧，有一天咱和爷爷一

块儿搭车，经过了长安大街，见了两个大官站在街边，一个是大胖子，肚子圆滚滚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另一位公子个头高高的，生得是…生得是……”说到这儿，脸上不由微微一红，忖道：“这姓卢的已经跩得狠了，我要再夸他的形貌，这人定然飘上了天，那可怎么得了？”咳了一声，改口道：“那个公子啊……咳……我见他生得尖嘴猴腮，獐头鼠目，模样十分怕人。我怕得发了抖，赶忙来问爷爷：”爷爷啊，大街上怎么会有老鼠爬出来呢？好怕人哪。‘“她嘻嘻一笑，便朝卢云肩头拍落，道：”喂，你晓得我爷爷怎么说？“

卢云毫无接口之意，只低头煽火，八成想一拳击昏琼芳，也好图个耳根清静。琼芳见他不理不睬，忍不住哼了一声，大声道：“讨厌鬼！”卢云奇道：“讨厌鬼？你爷爷这样说？”

琼芳心下大乐，忖道：“瞧，还不是偷偷听本姑娘说话。还装呢。”她扬起了下颚，俨然道：“没错，我爷爷就是这样说。他千叮咛、万珍重，拼命跟我来说：”孙女啊孙女，千万千万小心。柳侯爷家里养了四只讨厌鬼，一只比一只讨人厌。这只大老鼠姓卢名云，他就是其中最最讨厌的一只。下次你再遇上了，记得拿只大扫帚……‘“

正要将之扫死，卢云却啊了一声，转头凝视琼芳。琼芳以为他生气了，悻悻便道：“看什么看？天下姓卢名云的讨厌鬼满街都是，我又不是骂你……”正要再说，却见卢云点了点头，道：“琼姑娘，我记得那天的情景。”

琼芳没好气地道：“是么？那我当天穿什么衣衫，你说得出么？”昔年两人二度照会，相距虽有十年，琼芳那身紫衫却仍醒目耀眼，让人入眼难忘。卢云怀想往事，慨然道：“那天你和国丈坐在车上，身穿紫衫，头扎紫巾，一双眼儿聪慧明亮，十分动人。”

卢云是至诚君子，他要说十分动人，那就不会是九分动人、八分动人，而是真正的娇憨可人。琼芳听他称赞自己，直是大喜欲狂，她开心极了，立时解开发巾，自将秀发望后拢了拢，笑道：“好记性呢，连姑娘穿什么衣衫都记得，我可小觑你了。”卢云嗯了一声，道：“你身做男子打扮，我当然记得。”

这话有些语病，好似琼芳穿做了女子衣衫，他便要视而不见了。琼芳本在甩动秀发，一听此言，当下急急束回头发，哼道：“死老鼠。”她梳了梳自己的头发，冷冷地道：“喂，你少跟我混，你还没说

那个大胖子是谁呢。”听得此言，卢云垂眼沈目，却又不说话了。琼芳哪管老僧入定，拼命叫道：“你又不吭气了，喂！喂！喂！你聋了么？”卢云禁不住吵，只得叹了口气，依实答了：“他是韦子壮。”琼芳没听过这个名号，只喔了一声：“原来是韦大叔，他人呢？”

卢云缓下脚来，闭上双眼，嘴角隐隐牵动。

杀声震天，再次冲入耳中，天边白雪变成了滔天大火，永定河上船来帆往，一个个身影坠下水去，不住发出凄厉哭嚎……

那跪倒河畔、一剑斩裂地下的悲愤啜泣，犹在耳边悲叫……

风狂雪大，大水怪闷不吭声，要再僵下去，不免要闹鬼了。琼芳连连追问：“喂！那个韦胖哥呢？他到底去哪儿了？喂！喂！”卢云睁开双眼，静静地道：“他死了。”琼芳吓了一跳，她深怕失言，便也不敢多问了。

正想间，茶水已然煮好，卢云俯身向前，端起茶碗递给琼芳，白雪飘飘，火光熊熊，映得卢云的俊面一片光辉。看他靠到自己面前，两人相距寸许，呼吸可闻，好似四唇婉转欲接，琼芳脸上一红，急忙向后闪避了，她接过了茶，看似低头啜饮，其实目光却停在卢云的薄唇上，轻轻泯了泯唇。

眼光挪移，从卢云的薄唇转到鼻梁，慢慢又转到了眉间，忽然之间，眼光停在卢云的眉心之间，再也移不开了。

常人生得两只眼儿，这大水怪号称水神，居然真多了一只眼。她越看越是奇怪，便细目去望眉心处的那道印记。只见疤痕长约半寸，色做深红，形状狭长，位置不偏不倚，恰恰处于眉间，望来真似一只眼儿。琼芳细细打量，忽然醒悟过来，颤声道：“卢哥哥，这是刀伤么？”

卢云听得问话，却不想答，便只拿起汤碗，替自己斟了满满的热茶。天边白雪飘下，一片片飞入茶碗，蒸起了一片水云雾气，将他裹得朦朦胧胧，望不真切。琼芳偷眼再看，只见那刀疤位于眉心正中，想来事发当时必然惨烈，只要再深入数寸，必让卢哥哥脑浆迸流。琼芳心中暗暗害怕，低声便问：“卢哥哥，这到底是怎么伤的？莫非有人要杀你么？”

卢云好似想说什么，却又有些心懒，他叹了口气，仰起茶碗，目向遥远的西方，道："琼姑娘，这不是伤，而是一个见证。"

"见证？"琼芳大奇道："见证什么？"

卢云举起手中茶杯，遥向西方天际，轻声道："友谊，它见证了一段友谊。"说着仰颈饮茶，好似向遥远的故人干了一杯。

两人各怀心事，默默相对，难得有了片刻的宁静。琼芳怔怔望着卢云，忽道："卢哥哥，我想请爷爷替你恢复顶戴，好不好？"卢云原本一脸萧索，陡听此言，仍是满面讶异，反问道："恢复顶戴？"琼芳点了点头上裹紧了卢云的长袍，柔声道："如果你不嫌弃，我想请你到紫云轩教书，我练武遇上麻烦，也有个高人请教……等爷爷替你恢复顶戴，你又是状元爷卢大人了……"

紫云轩势力庞大，国丈更是正统三大臣之一，说来无事不能为。倘若卢云投入紫云轩，凭着他的文才武略，不出三年，必成紫云轩头牌辅佐大臣。再看他的辈分与伍都督、杨大学士相当，若要升任六部侍郎，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卢云听了这话，一无兴奋之情，二无接口之意，良久良久，他举掌挥出，扑熄了炉火，低声便道："琼姑娘，我先跟你说了，这趟路我只能送你到北京郊外，此后你我两不相欠。"

琼芳听了这话，忍不住啊了一声，心头大感失望。眼看卢云收起了茶碗，琼芳忽然抓起一把雪，狠狠便朝他脑门扔去。卢云侧手轻挥，也不知使了什么法子，那雪块竟然偏了个方位，落到身边去了。他端走琼芳的茶碗，忽道："卢某这儿有个请求，请姑娘务必答允。好么？"

琼芳听他说得郑重，只得睁着那双星彗大眼，点了点头，却听卢云道："请姑娘务必保守秘密，莫让外人知晓我还活着。"琼芳茫张樱曰，她千思量、万计较，却也没料到所求如此。她眨了眨那双美目，低声问道："卢哥哥，即使……即使顾姊姊问起你的下落，我也不能说么？"

听得顾姊姊三字，卢云缓缓转过头去，道："别说。"

琼芳状似豪爽，其实心思远比常人细腻，一见卢云的神情，便知他心中烦恼无限。眼看卢云转身过去，自将茶水泼出，琼芳心道："这

个窝果卜丝师，实在是白痴，换做是我，老早去见心上人了。哪来那么多废话顾忌？”她抓了雪块，正要朝卢云背后去扔，忽然心下一醒，这才想到顾倩兮早已嫁了。一时之间，那雪块便又放落下来。

纵使相思难了，纵使牵肠挂肚，却又能如何呢？嫁做人妇之日，便已缘尽爱灭。纵使两人能够再见，沧海桑田，人事已非，除了落得满身痛楚悲心锥，又能如何？琼芳叹了口气，多少也懂了卢云的心情。转念便想：“也难怪他不愿回京，反正十年都过了，等自己安定下来了，日后再找个机会稍信给顾姊姊，一不让人家为难，二也让她放落心里重担……那才是有情有义的好汉……”琼芳一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没见过这等深情哀怨之事。她呆呆想着，竟似痴了。

写完信以后呢？从此卢顾两人各过各的，了无牵挂，就当这辈子从不相识？那……那信里该写什么呢？杨夫人你好，我成亲生子去了，日子挺好，大家有缘再见吧？

大水怪不会再成亲的，看他的模样，他会一个人住到山里。变成大山怪。可怜那一缕相思幽幽渺渺，只能寄语苍天？不知不觉间，琼芳眼眶儿竟尔红了，隐隐约约间，心里恨起了顾姊姊，恨她嫁给了别人、恨她有这样的情郎、恨她有那份缠绵铭心的刻骨恋情……

叹了口气，满腔情思忍不住转到自己身上。琼芳喃喃自语，低声呼唤：“颖超、颖超……要是有一日我也嫁给了别人，你也会这样痛不欲生么？”

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因为苏颖超不是一般男子，他是一个剑士啊！

无上剑道！

身为当代剑豪，没了剑，苏颖超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在乎。为了求得更高境界，情郎连性命都可以舍去，更何况是区区的男女之情？

一代剑宗，英雄豪杰，宁大侠选对了传人。苏颖超心中那最为真切的诚挚相思，早给了腰中那柄长剑，谁也拦不了。两相比较，这卢云如此深情颓废，却又不免偏激了些。若能把这两个家伙抓来除以二，大约就可以得出一个好丈夫了。

喝过了茶，两人便又上路，时在深夜，琼芳早已睡眼惺忪，她裹着卢云的外袍，把自己包成粽子，不过走了百来尺，鼻息沉沉，便靠在卢云怀里睡了。

琼芳倦极而眠，卢云却仍一里又一里地走着，他望着琼芳漂亮的小脸蛋，替她拢了拢被袍，心中微起歉疚之意。

整整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方才给魔刀激发的伤痕犹在疼痛，那来历不明的玉玺、那同生共死的婴孩、那临下怒苍的一刀……种种疼痛深入心坎，好似在催促他早些返回北京，一探究竟……可卢云却一点也不想回去。

他之所以拒绝琼芳的好意，并非是他瞧不起紫云轩，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怕见到旧日恋人，而是他有个预感，他这趟如果回去了北京，他会死在那儿。

人间人间，大雪及膝，烟尘漫天……仰望无边黑沈夜空，卢云不由轻起喟然。

善恶是非的起源究竟何在？身为大鸿儒，他必须替世人解答这个疑问。可当他看尽了人间悲苦，反而犹疑于黑白之间，更难妄断旁人的是非。白水河畔背水一战，瀑布孤岛生死煎熬，救下自己性命的都不是过去相信的好人善人，而是此生最为鄙夷的荡女暴徒。

战火滔天，人间不再是人间，而是自己看不懂的迷雾尘烟，卢云心中一酸，他从怀中取出一条破烂手巾，珍而重之地拿到脸颊旁，轻轻摩挲。

也许……他早已不需要真实的人，在这茫茫天地里，他只要这一点儿就够了……但愿上苍垂怜，任谁都不要再拿走她……

“长一尺四乘宽一尺二，可以堆四十九只梨、六十四颗苹果……”

灶上堆起了七层苹果梨，最上头还顶了一颗蜜枣，望来好似一座宝塔。

砰地一脚踢出，望灶下一踹，泥沙飕飕而落，果子塔却闻风不动，毫无倒塌迹象。陈得福仰天豪笑，登时搬来一张大木椅，喀喳一声亮响，狠命咬了一口大红苹果，得意洋洋地赏玩他的成名作，枣梨七苹塔。

陈得福，成不了高手得了福。他的地盘左边有灶锅、右边有碗盆，面前有座七层高的果子塔。说来荒唐，他也是一个剑客，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日日都在厨房打滚。

成不了剑神成灶神，陈得福每日在地盘当火头，身边倒有一帮小童可以喝骂欺侮，日子也算威风。只是每日烧饭煮菜、洗手作羹汤之后，一到晚间睡觉之时，他就会梦到恩师宁不凡。

宁不凡生平少收徒，除了苏颖超这个关门徒弟，另还有个烧茶摇蒲扇的童子陈得福。

这是宁不凡退隐前一年，亲自挑来当关门弟子的。别说得福自己纳闷，便连满山的师叔伯也是心存不解，不知掌门有了颖超这般的天才做徒弟，又何必再收个傻瓜当弟子？当然照着算盘老怪的说法，那是为了玉清观大伙儿的生计，请长工太耗银两了，便请陈得福这傻童过来挑水吧。

喵……陈得福握紧了拳头，喉头发出了吼声。可怜他心下虽恨，却因门规所致，平日少说粗话，便只落得学了一声猫叫，聊表恨意。

华山双怪为老不尊，陈得福当然不信他们的鬼话，他宁可相信自己也有一些不凡才能，所以才给师父列入门墙。至于自己的武功为何差之透顶，不消说，定是被华山双怪暗暗下毒所致。

发闷的除夕上午，下午便要去紫云轩围炉吃饭，领几个国丈赏下的红包。满山门人闲来无事，各自闲混逛街，消磨时光。若在往年，诸人兴高采烈，自是张灯结彩，只是今不如昨，一来国丈年老生病，二来琼阁主与傅师叔南下贵州，连颖超师兄也变得有些古怪，镇日躲在房里不出来，真不知这顿年夜饭还吃是不吃？

本以为魁星战五关大获全胜，今回过年必然热闹，岂料竟会如此冷清？

管他的……长得不称头，个子也不壮，里里外外一无是处，还是堆果子吧。陈得福打了个哈欠，趴桌打盹，只见锅碗旁放了本书，外观古旧残缺，不知是谁的东西，居然扔到后厨了。

懒懒伸手翻了翻，只见内页四色套版，红黄蓝绿，望来好似什么秘笈……

春宫秘笈？陈得福眼中发光，再次喵喵叫了起来。

什么样的书需要四色套版，想当然尔，必是血肉模糊的东西。颜如玉有血有肉，有颦有笑，遇上武松的英雄气魄，有胆有谋，两人大战三百合之后，难免血肉模糊。想起华山双怪床头的那本“宝钗斗恶龙”，陈得福脑门充血，急急抓起册子来瞧。

书皮上有一行小字，字迹有些模糊，陈得福嘻嘻一笑，心道：“传阅得烂了，写得一定好。”他凝望书皮的那行小字，勉力读道：“智……智……智剑平……平……”

智剑平八方！陈得福全身震动，揉了揉眼，定睛再瞧，终于看到书皮上横写的古拙大字，曰：“三达剑谱”！

是谁把剑谱搁在后厨的？陈得福跳了起来，他东喵喵、西汪汪，但见厨房里冬阳照地，四下无人，也无长老答应自己，委实找不出头绪。他满心纳闷，便又颤巍巍地去瞧第二行字，果见“智剑平八方”之下还有两行字，却是：“仁剑震音扬”、“勇剑斩天罡”。

处世以智，修心以仁，立身以勇，具备智仁勇三大德的人，便怀圣者之心。世上三达俱全之人，得福从来只认得一个，那便是高山仰止的师尊宁不凡。传闻他十二岁破解“鹤舞七星步”、十八岁习成智仁双剑，三十岁悟出勇剑，至他四十二岁功成退隐之前，师尊连败剑王、剑神、武林正邪诸大派首脑，连现今朝廷最为有名的“龙手都督”定远爵爷，也曾败在他手底。

大小八百战未尝一役锻羽。不凡当真是不凡。陈得福怀想前掌门的得意事迹，一时又是感佩，又是羡慕，他望着手中的三达剑谱，赶忙把油腻擦到屁股上，忖道：“老天保佑，今日换我小喵喵大发神威了。”

正要翻开书页，忽然想起一事，不免有些犹豫。

真正的秘笈不怕人翻，更不怕人来练。三达剑开诚布公，不禁门下观看，但前掌门曾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人来瞧剑谱之前，都得找门中一位长老同来参阅，严禁私自盗读。

为什么要订下这个规矩呢？据赵五爷爷说，过去为了练成三达剑，华山几个祖师爷废寝忘食，有的越练武功越差，有的练得痴呆疯狂，耽误了一生幸福。想起门里有一位“梦翔师叔”，明明英俊挺拔的一个人，却发誓终身不娶，一个人留起了长长的胡须，独居飞来峰，谁都不见。听说便是给三达剑谱害的。

望着满是神秘的古谱，陈得福不免烦恼起来。

该不该看呢？错过了今天，来日如要找长老齐来观看，毋庸置疑，脑袋上一定先被肥秤怪狠狠一打，然后会听到算盘怪的哈哈大笑，最后一定气得自己掩面逃走。两个老怪总是欺侮自己、可若要找温文尔雅的傅师叔，他必然叫自己再等几年。

该不该呢？万一给人抓到事小，成了痴呆事大。陈得福心痒难搔，偏又烦闷无已，忽然想到华山双怪讥嘲的眼神，心中便忖："可恶！反正我的武功烂得无救了，便以毒攻毒，也没啥坏处。"打定了主意，便不再多想什么。自知时光有限，赶忙抓紧时机，从头到尾先行乱翻一遍，以示够本。

数过了，三达秘笈一共九十九页，书皮厚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陈得福深深吸了口气，双手合十，祝祷道："祖师爷保佑，得福等一下如果发疯了，请你务必显灵阻止。"

对著书本拜了三拜，想要运起真气提神，丹田里却是空荡荡一片，他叹了口气，只得挤了个响屁出来，这才翻开书皮，朝第一页剑谱望去。

凝神去望第一页剑法，吃惊之下，不觉又放了一个响屁。

这剑谱确实邪门，寻常的秘笈一定画了练功人形，不然便是经脉穴道图，这纸页上一无人形、二无图像，甚至连文字也没有。只见一条又一条红线绿线，密密麻麻，不知是什么鬼画符。陈得福喃喃自语，仔细瞧着那几条怪线，忽然见到右小角写着细细的小字儿，他赶忙去读，低声道："灵泉剑法……"

陈得福醒觉过来，"灵泉"便是华山第九代弟子的武术根基。父老都说："形若泉石，意如泉涌。"他曾见几位师叔使出一次，果然不动时像是木头人，动起来又似鬼上身，当真吓人。

陈得福年岁虽幼，却也听赵五爷爷提过，华山剑法异军突起，全是靠着前代掌门师尊领悟诀窍，自此声势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在"天下第一"的启蒙下，九代弟子如数起练"三达"，脱胎换骨之后，武功便与八代门人大相迳庭。

八代弟子便是赵老五这一辈，糟老头们要不悟性太差，要不年纪太老，纵使得了指引，还是迟迟体悟不了三达奥秘，只能依着"明静心

算”四字真诀，各练一些“三达”外的老套，什么“大算盘功”、“神秤棒打黑蜈蚣”，多是不管用的陈腔滥调，现下陈得福练的那套“铁扫帚功”，自也是相仿之物。

陈得福自己是十代弟子，还只能学着跳“鹤舞七星步”，平日拿着扫帚追着猫狗猛打，自己看了都觉得可怜。他叹了几口气，便想偷学“灵泉剑法”，可转念想起这东西是九代门人的武功根基，心里又有些害怕。万一自己成了另一个“梦翔师叔”，那可不得了。

飞来峰顶空荡荡，陈得福可不想过去修道，哀叹了几声，便悻悻翻到下一页。

第二页也还是线，纸面上全是线，绿黄红黑，四色线一条一条直挺挺，让人不解。陈得福懒得理会奥妙，迳自瞄到右下角，果然又见到二个字，见是“北峰”。他啊了一声，心道：“北峰剑法，这是吕师伯的武功。”

吕应裳，字若林，他是九代弟子中入门最早的，按资排辈，正是不凡师尊的大师兄。

吕师伯年近六十，现在开封当官，算是琼国丈的臣子，平日见不到，只有过年围炉时才会见面。想起了吕师伯的红包，陈得福不由嘻嘻一笑，便又望下翻看，来到第三页，纸面上仍是线，称作“松纹”，再望下读，名为“过桥”，转望下，第五页则是一个大三角形，称作“五心”……

灵泉剑、北峰剑，五心剑，那智剑平八方在哪儿呢？堪堪翻到第十三页，陈得福啊了一声，低声道：“飞红遁影！这是傅师叔的护身武功！”

傅元影，号雨枫，华山九代门人武功次强者。当年不凡师尊特意请他回山，让傅师叔辅佐颖超师兄接位，难怪他的武功那么厉害，原来他的剑法练到了十三页。

陈得福曾听赵五爷爷提过，傅师叔号称料敌十三步，武功虽不能与不凡师尊相提并论，却也异常神妙。寻常高手若要与他对招，无论使什么招式，前十三招一定不能重复，否则傅师叔便要忽起飞红，一剑得胜。这就是“飞红遁影”的由来。

若林先生稳重、雨枫先生飘逸、梦翔先生狂放，九代门人掌握三达诀窍，武功大进，便也出了不少名家。可无论是傅元影还是吕应裳，一旦与宁不凡相比，他们都还远远构不上边，照着赵五爷爷的话说，他赵老五的资质是“第二流中的第一流”，傅师叔则是“第一流中的第二流”，而那“超一流中的超一流”，唯有不凡师尊。当然“不入流中的不入流”，就是华山双怪。

受限资质的人，便只能萧规曹随，修练不凡师尊补注出来的心法，绝无可能追本溯源，更不可能成为华山的中兴之主。资质，资质，多么残忍的两个字，这就是各人的造化。

华山门规写得明白，年过三十五的弟子，留在玉清观的只能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本山天资最高的剑客，如宁不凡、苏颖超，因为他们的资质无止无尽，所以永无“艺成”之日，因而不准“下山”。第二种则是本山最能干的人，他们辅佐掌门，安内攘外，指引后进，便如赵老五、傅元影都属此类。是以需要他们留山帮办。第三种则是华山双怪之流的人物，这些人下山后若不给人砍死，便要闯下滔天大祸，为免羞辱本门，是以劝他们安住本山，担任长老一职。

想到此节，陈得福忽然怔怔发呆。自己呢？再过十年，自己也要三十五岁了，届时何去何从，可得想清楚。他可以学双怪留在山上，也可以学师叔伯离开本门，到江湖上闯荡事业。

凭他么？拿着铁扫帚乱挥乱打，那不是玩命么？陈得福哈哈笑了，眼中却带着几分无奈。

算了，小人物如他，时候到了便回家种田，老家世居浙闽，五个兄弟都分了田地，挖土种地，养猫养狗，年少时总算曾是华山的一员，以后和儿子说起往事，也有几分磊落豪气。

武林就是这样，天资所定，由不得人。硬要强出头、不服老天的安排，飞来峰上的“梦翔师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想起“梦翔师叔”的泪水，陈得福忽然意兴阑珊了，他趴倒桌上，下巴懒懒地抵住桌面，随手把三达剑谱立在面前，迳自翻到第十四页。

前十三页各自开展了一套剑法，“灵泉”、“北峰”、“松纹”、“三清”、“五心”等等，一众师叔伯仗此行走江湖，果然胜多败少，大有门道。只是这些剑法无论如何高明，都还只是尘间之剑，自第十四页之后，才是属于宁不凡、苏颖超这对师徒的兜率天。

没有偷学的意思，陈得福明白自己的资质，他只是没用的小喵喵，他只想看一看“智剑”长什么模样，将来或可对着儿子老婆胡说八道一通。没准打蚊子、追蟑螂时还能派上用场。

翻到了十四页，没了震天价响的剑法大名，只有乱七八糟的几根怪线，望来黑压压一片。陈得福打了个大哈欠，便朝十五页望去。

睡眼惺忪间，只见第十五页变成一个大四方，中间还有两个圆眼睛，一点也不像智剑。睡魔袭来，陈得福越翻越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一路掀到第九十八页，除了大方小块，三角五角，全没“智剑”两个字。陈得福困得狠了，正要把剑谱阖起，忽然想起还有一页没瞧，便直接从书后翻开，迳朝第九十九页瞧去。

第九十九页也是最后一页，陈得福蹙眉来瞄，霎时见到了一个大鸭蛋。

大大的鸭蛋画得很圆，上头还有一行字，写道：“化方为圆，化圆为方，仁者之风也。”

“仁者？”陈得福跳了起来，喃喃地道：“这是仁剑震音扬！”

没看到智剑，却看到仁剑，这是怎么回事呢？陈得福思索半晌，俄顷之间，便已懂了道理。

为何雨枫师叔可以十三步制敌，为何找不到智剑两个字，原来前面九十八页的图线总和，就是“智剑平八方”，只要能悉数破解，大彻大悟，总合出来的心法才是“智剑”

“颖超师兄……”陈得福擦抹冷汗，喃喃地道：“你实在太行了！”

继宁不凡之后，有人连续破解九十八张图页，完成了“智剑平八方”，那便是现任掌门苏颖超。本以为傅师叔和掌门武功只在伯仲之间，现下看来，两人一个拿了九十八分，一个拿了十三分，单以剑法悟性来论，二人孰高孰低，当真一目了然。

颖超师兄拿了九十八分，他还差了一分，那便是最后一页的“仁剑”了。

轰动天下的武学禁界，“仁剑震音扬”，九十九幅图绘之中，智剑占了九十八页，仁剑威名如此之盛，却只有区区一幅，足见这幅图的要紧。

可这算是什么呢？大饼、大鸭蛋、大乌龟，不管怎么称呼它，总之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大圈圈，正正绘在纸页上。陈得福满面迷惑，他不懂天隐道人在想什么，也许他那天吃月饼、看月亮，所以胡乱临摹一个大鸭蛋下来？可不凡师尊写的“化方为圆”又是什么意思？这和“仁”字又有啥干系？

懒得多想了，反正自己也练不成。陈得福看着纸上的大饼，肚子忽然饿了，当下从橱柜里取出真正的大饼。倚在厨门旁大嚼起来。

冬阳普照，风和日丽，昨夜下了大雪，后院已成一片银白。陈得福三两口吃完大饼，便想入院堆雪人，他兴冲冲来到院中，还没来得起抓起白雪，便见雪地上有个痕迹，低头去望，却有人画了个圆圈圈。

径约一尺的圈圈儿，画得挺圆，好似三达剑谱里的大饼走下地来，躺在雪地上睡了，陈得福满心疑窦，喃喃自语：“谁这般无聊啊，居然在这儿画大饼？”

迷蒙之中，沿院走去，只见一个大饼、两个大饼、三个大饼……后院的雪地上全是大饼……一个个呼朋引伴，排列阵式，似成了大饼军团。转眼再看，地下一个方块、两个方块、三个方块，竟然又有一队方块军团，似乎要来个方圆大战。陈得福心下一惊：“好小子，梦翔师叔回来了么？”

想起疯子行径诡异，心中不由怕了起来，走过满地怪图，来到一处树下，惊见树旁也画了个大圆饼，十尺来长，圆饼中间有个大方块，大方块里有个小圆圈，小圆圈里躺了一个人，手上抱了一柄长剑。陈得福大惊道：“梦翔师叔？你飞来疯了？”

正要走将过去，猛见那人坐了起来，睁眼望着自己。陈得福尖叫一声，正要向后逃开，忽见那人生了一双猫儿大眼，形貌英俊，陈得福惊道：“掌门人？是你么？”

面前坐的人正是苏颖超，他面容憔悴，颏下生满短须，竟似在雪地里睡了一夜。

却说三达剑谱怎会在后厨里？原来掌门成了大饼王，整夜都在画大饼。眼看师弟一脸惊诧，苏颖超也没多做解释，只是背靠大树，伸手抚面，低声道：“傅师叔回来了么？”

陈得福喃喃地道："还……还没……"

苏颖超默默无语，自行抄起了长剑，又在地下画了个大方块。陈得福见他举止有异，不由惊道："掌门人？你……你到底在干啥？"苏颖超目望满地大饼，幽幽地道："我要画方为圆。"

圆者恒圆，方者恒方，却不知怎么个画法？陈得福满面诧异，慌道："掌门人，你……你还好么？"苏颖超叹了口气，他手指地下方块，幽幽地道："我要画出一个圆，和这方块一样大小。没化出来前，我没法安睡。"陈得福干笑道："这很难吗？"

苏颖超拿起手中长剑，默默地道："不许用尺，不许用斗，只能用这柄剑，你说难不难？"

陈得福哪知难还是不难，还待要问，忽听后厨传来脚步声，一人喊道："颖超！你在哪儿啊！国丈差人找你哪！"一名老者从厨门转了过来，正是赵老五，陈得福正要答话，忽见苏颖超拔出长剑，便望自己脖子上抹去。陈得福大惊失色，尖叫道："掌门！别做傻事啊！"

话声才过，苏颖超手中寒锋微动，转朝下颚而去，剑刀轻柔，所过之处，胡须一根根落了下来。赵老五也是一身冷汗，便望陈得福脑门敲了一记，摇头道："胡喊乱叫，没死也给你吓死。"

陈得福干笑道："对不住……我只是……只是以为……"说话间，苏颖超整理了仪容，便与赵老五低声说了几句，他走入后厨，取起三达剑谱，便率先离去了。眼看赵老五也要离开，陈得福赶忙拉住了他，问道："五爷爷，什么是化方为圆啊？"

赵老五奇道："什么画方为圆？"陈得福忙道："就是把方块画成圆圈圈啊。"赵老五哈哈大笑，道："这个啊，那还不容易么？"说着随手从厨门旁拿起一只圆木桶，套到陈得福的方脑袋上，笑道："瞧，这不就化方为圆了么？"

眼看长老扬长离去，陈得福只得干笑两声，摸了摸头上的水桶，兀自呆呆傻傻。

琼芳闹了一夜，到得后来体力不支，已是呼呼大睡。睡梦中卢云好似停了下来，浑浑噩噩间，待得睁眼之时，却已在第二日正午了。

琼芳见自己睡在稻草堆里，身上盖着暖被，却不见了卢云。她慌张爬起，四下去看，却见自己身处一座破庙，非但那大水怪踪影全

失，连那面担子也消失不见。

卢云失信远遁，还是把自己舍下来了。琼苦心下气苦，泪水扑飕飕地流了下来。哭道："大胆狂徒！还我钱来！"她急急穿着了鞋袜，直冲庙门。

正要张嘴呼唤，忽见庙门旁搁了个面担，一名男子安安静静地蹲地煽火，正是那卢大老板。琼芳擦抹了泪水，破涕为笑，心道："吓死人了。下回睡觉得要绑他起来，免得再次逃走。"至于卢云神功盖世，是否会自行断绳逃亡，那也不及深思了。

时在除夕午后，连绵大雪早已止歇，正午天气放晴，阳光普照，路上积雪销融，其势甚快，琼芳神清气爽，走了过去，却见摊前凳子空荡荡地，不见一个客人过来吃面。转看远处街道，街上行人来往，颇见喧闹热闹。

满街人潮里，偏只这处面摊安安静静，不见半个客人。炉火早已升起，水也沸滚了，面摊香喷喷，一切却坏在这个老板。那老学究望街边一蹲，全镇的热闹全消褪了，百年古尸煮面端碗，跳尸也似的送往迎来，客人又不是买棺材，谁还吃得下东西?

叫卖叫卖，不叫怎能卖？买笑买笑，不笑谁来买？琼芳看得暗暗摇头，她撇了卢云一眼，叹道："卢大哥啊，你的生意烂得怕人，看来你的面肯定难吃。"正说得高兴，忽见卢云沈目不语，似有不悦之色，琼芳忙吐了吐舌头，趴到了卢云背上，腻声道："对不住嘛，跟你闹着玩的，快别生气了。"

琼芳甜梦方酣，尚未梳理衣装，一头秀发散垂双肩，望来极为慵懒。一旦趴在卢云背后，秀发便即垂落，尽数洒在卢云脸上，那柔软胸脯更贴上了背，分毫不懂瓜李嫌疑。

卢云吃了一惊，身子向前倾俯，左手轻轻一摆，已将琼芳转上了竹凳。道："坐下，我煮面给你吃。"琼芳笑吟吟地坐下，随手扎上了头发，拢做了一个髻，笑问道："喂，我们人在哪儿啊？"卢云添炭送炉，淡淡地道："淮安。"琼芳暗暗惊奇，想不到卢云肩挑面担，另又负了一人的份量，脚力依然雄健，竟能夜行百里。看他脚程如此神速，元宵前必能抵达京城。

正想间，忽见远处地下插了只筷子，好似是卢云之物。眼看大水怪忙着煮面，琼芳便兴冲冲起身去看，来到近处，只见筷子插于青石

板上，深入数寸，石板旁还写了有字，看那石板硬如铁石，却能刻得有字，料来必是卢云所为。

琼芳低头去看文字，只见字形狭长、体态飞动，赫然便是小篆书体。篆体专以石刻碑文，近人甚少书写，琼芳毕竟出身书香门第，仍得辨认，她怔怔看了半晌，不由低声惊忖："恨？"

远处卢云正在煮面，看他背影平静，却也瞧不出是否真有恨意，转目再望地下，另又见了小篆连书，依序读去，连同先前的恨字，共计是"恨怨悲苦憎怒嗔"等七字。工整中不见顿点转折，深得篆体"侧勒掠啄"之意。再看七字旁另又有一行字，却是"仁爱慈孝耻义廉"。字体扁方横势，古拙藏锋，却是七字古隶。

隶书源于秦代，于东汉达于极盛，琼芳幼年临摹过"张景碑"、"史晨碑"，自知隶字仿古，笔势难以触及，她见那个"仁"字满是压抑，上下极紧，左右宽舒，似给老天爷一脚踩得平了，悲郁中却又自成坦荡格局。她满心好奇，当下起身来看，只见庙旁地下写满了文字，她喃喃读道："是故恨人所以得仁，无爱者必不怨，不慈者必无悲，孝而有苦，憎后耻来、义自怒生……"

一字一字慢慢读着，只见笔画越来越快，渐渐由丧而乱、入为章草、转化行草，而后疯狂凄厉，最终以狂草之态扑天盖地而来。琼芳眼花撩乱，只能勉力辨认……

"夹天地七大苦，破人情七大碍，遂舍善恶之心，得称……"

最终正书二字楷书，琼芳目望地下，掩嘴惊叫："剑神？"

正发呆间，卢云也煮好了面，听他唤道："琼姑娘，过来吃面了。"老爹喊吃面，琼芳赶忙答应一声，便急急溜回凳子上，手拿两只筷子，自在那儿击打为戏。

卢云端来大面，看那碗大如盆，热气飘来，当真洗脸也够用了，琼芳心悬石板上的怪字，却又不敢直截了当出口来问，当下樱口一张，稀哩呼噜地吃了起来。预备一会儿再来探询。

卢云见她吃得香甜，便在她身边坐下，问道："好吃么？"琼芳见他满面关切，想来颇为在意客人口碑，心中便想："我要说难吃，他一定半天不理我，可要说好吃，他说不定又端来一碗，那可要吐了。说

不得，给他找些麻烦吧。”当即蹙眉叹自心，低诉道：“你的面真好，算得是天下第四。”果然卢云微微一奇，忙道：“第四？”

琼芳胡扯道：“我细细考究过，北京城里有三家面馆比你好吃，那个汤头啊，啧啧啧……唉。”她不会做菜，自不知该如何描绘滋味，便以啧声混过，想来一啧胜万语，卢云必会相信。

啧了半天，卢云却只目望自己，一动不动。好似在等着洗碗，琼芳见那碗面汤水满满，自己却吃得肚中发胀，她愁眉苦脸地嚼着面，忽见路边走来一只小野犬，也是无精打采的模样，琼芳霎时放落筷子，手指庙顶，大惊道：“黑衣人！”

卢云心下一凛，不及言语，双足一点，便已飞上庙顶，身法确是高绝。琼芳赶忙唤来小狗，自将整碗面端了过去。过不多时，卢云缓步走回，问道：“琼姑娘，你方才真见到黑衣人了？”琼芳从路边站起，手上捧着空碗，纳闷道：“什么黑衣人啊？”卢云蹙眉无言，料来自己瀑布住久了，多少会见到幻觉。只得点了点头。他撇眼过去，却又见摊边趴着一只野狗，正自懒洋洋地举爪扒搔，却不知是何时过来的。也不多问。

眼见卢云接过了碗，蹲地就洗。琼芳有意探问方才见过的字迹，便也蹲到卢云身边，手提一只木筷，娇声道：“卢哥哥，咱俩来写春联玩儿，好么？”春联起源桃符，初意辟邪，后世逢得过年，百姓必以红纸写上吉祥话，以之贺岁，看卢云状元出身，必是个中高手。她不待卢云答应，提起筷子，迳就残雪写了字，见是“五福临门”。她把筷子交给了卢云，含笑道：“换你了。”

卢云摇头道：“不写了，看你玩吧。”琼芳啐道：“不要，那不好玩，你一定得写。”说着硬将筷子塞到卢云手上，执意要他来写。

卢云微微沉吟，自语道：“出水瀑还没画过图，练一练吧。”说着反手拿起木筷，右手拇指压住筷身，食指微勾，掌心顶撑，竟似拿起了笔杆，跟着插筷入地，转眼拉出一条笔直长线。

琼芳大为惊讶，低头茫望，只见卢云左手横比，右手拉住木筷，瞬间转过直角，又切出了一条横线。须臾之间，四条直线画出，坚硬泥土现出一个正四方形，直角端正无匹，长宽各达一尺，毫厘无差，常人便算事前以墨斗丈量，怕也画不到这等端正。

琼芳一脸迷惑！蹙眉道，“卢哥哥，这……这算是什么？”卢云淡然道：“这是我练功的法门，以前在水瀑每日都要画。”琼芳惊道：“画图练功？这是什么功啊？”卢云道：“这是对付大水瀑的功夫。”他见琼芳一脸不解，便解释道：“我在荒岛两年，每逢大水瀑冲刷过来，我便得苦苦挣扎，后来为了解救小白龙的性命，更给大水冲下瀑布，说来很是凄惨。”琼芳待过水瀑几个时辰，便已吓得花容失色，听卢云提起往事，自是叹了口气。

卢云又道：“我侥幸落到水洞以后，每日看着瀑布水帘，始终给困着不能走，心里越想越不服气，便想伺机对大水瀑报仇。”琼芳惊道：“报仇？”卢云点了点头，说道：“我想打败白水大瀑，有朝一日能凭着自己的双手双脚，爬上瀑顶，涉水而过。”

琼芳呆住了，她曾亲受水瀑冲刷之力，自知水崩之勇，天地无人可挡，不由慌道：“你……你在说笑么？”卢云叹道，“一身无寄之人，还能说什么笑呢？”他望着地下的正四方，又道：“那时我思来想去，自知自己习练内功太早，又因当年执意模仿道家武学，染回了一身匠气。虽说武功有了形状，却也从此无救。便像方才那个正四方，滚不动、磨不平，日后永远成不了大家。”

琼芳出身武学世家，自也听闻过此类学问，好似说越是天才之人，越不能太早习练上乘武学，以免悟心受限，来日有害无益。她呆了半晌，喃喃又问：“后来呢？你怎么办？”卢云道：“三十二岁那年，我捡到了剑神古谱，从此武功大进，只是我执迷于恨之剑，却又掉入另一个坑里。”

琼芳大感惊讶，她生平虽未见过昆仑剑神，却也晓得此人曾与宁不凡激战千招，剑法极为了得，岂料卢云竟还觉得不足？忙道：“卢哥哥，你觉得那个卓……卓什么的不厉害么？”卢云摇头道：“那倒不是，卓凌昭的武功心法自然是高的，只是他的武学有个大缺憾，他太强了。”琼芳惊道：“强不是挺好么？那有什么不对了？”

卢云摇头道：“卓凌昭再强，却也强不过白水大瀑，若非如此，当年我以剑神心法涉水自救，也不会给冲走了。”耳边响起小白龙的哭声，琼芳回思他的说话，自是频频点头。卢云眼望地下的图画，幽幽又道：“琼姑娘，卢某之所以会落到家破人亡的田地，全是因为我这幅牛脾气……我这人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全都要正面干上，绝不拐弯。

可人生道路多艰险，翻不过的高山，所在多有……所以我坠入水洞之后，便想找出一个法子，让我这种人日后可以活下去……”

想起了倔强的父亲，琼芳心生怜悯，含泪道：“卢哥哥，你找到了么？”卢云指着地下的正四方，露出难得的微笑，说道：“琼姑娘，我要以圆应世。”琼芳呆呆反问：“圆？”

卢云凛然道：“圆！就是圆，唯独圆融，我才能面对人生艰险，才能走出白水大瀑。

瞧、你瞧……“他提起筷子，在地下画了几笔，不旋踵，泥土尘雪翻来覆去，地下现出个图样，但见长短不差分毫、菱角全数一致，却是个正五边形。琼芳喃喃地道：”这是正五边……不是圆啊……“

卢云竖指唇边，示意噤声，又从水桶里取出一只筷子，左右比对角度！便又就地画了起来，这回却画了个正六边。琼芳呆呆看着，只见卢云跳过了七边，直接画了八边，之后跳过九边，却又画了正十边，图样精细繁密，望来全是正边形状。

眼看卢云画得如痴如狂，颇有疯态，琼芳心头发毛，忙道：“卢哥哥，你……你到底要做什么？”卢云并不理睬，反而趴倒在地，专注作图。这会儿画得却是极慢极缓，取角画线之际，慎重非常，琼芳见了他的郑重神态，自知他在做一门大学问，一时不敢阻拦，只得静静旁观。

过得半晌，卢云舒出一口长气，终于爬起身来，琼芳凑头来看，惊见地下多出了一幅怪图，形边繁复，望来似圆非圆，却又有些菱角。她满心纳闷，喃喃问道：“这是圆么？”卢云摇头道：“你数一数，它一共有几边？”

琼芳低头计数，一五一十地算着，茫然便道：“十七边？”卢云微笑道：“正是十七。我在水帘洞里耗费无数心力，终于体悟天之正道，也造出了这个正十七。凭着这个东西，只要让我回到荒岛，无论水势多么急促，我都能涉水而过。”

琼芳呆住了，没料到拳脚武功可以与图画有关？她不明究理，也不知从何问起，只得喃喃自语：“这样啊……那……那你为何是画十七……怎么不画十八、十九……是不是你……你不会画啊？”她自知说得太过轻蔑，就怕惹得卢云发火，赶忙低下头去，咳声遮掩。

卢云却也没生气，颔首便道："你说得没错。我解不出正七、正九、正十一、正十三这些正边图，我后来思索了两年，方才懂了一个道理。若要不凭尺规，空手造图，须得遵循一个通则。"他怕琼芳失却耐性，忙在地下写个"三"、又写个"五"，解释道："正三边可以画、正五也可以画。等到我画出正十七之后，也发觉了一个顺序，瞧，三减一是二，五减一是四，十七减一是十六……你瞧出道理了么？"琼芳茫然道："什么跟什么啊？"

卢云道："三减一是二，五减一是二乘二，十七减一是二乘二再来二乘二，一个二、两个二、四个二、八个二、十六个二，所有这些乘数加上一，得到的数字都有一个性儿，这些数字除了自己以外，天地没一个数儿能除尽他们……"琼芳听得全身发痒："卢哥哥，你到底要做什么？"

卢云给她一吼，不由吃了一惊，忙道："我……我要画圆……"琼芳尖叫一声，随手在地下画了个大鸭蛋，大声道："这不就是圆么？"卢云摇手道："不对，不对，你那个不够圆，你的圆心偏差了。"琼芳见他疯疯癫癫，忍不住尖叫起来。卢云赶忙解释："要想徒手画出正圆，那可不是容易事，我在水洞里画个几万个圆，只因手腕摇晃，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全都不够圆。所以我另辟蹊径，盼能三边造五边，五边造十七边，一路拟近，好来画出方中带圆的东西。"

琼芳终于懂了，不由惊道："方中带圆？"

卢云嘘了一口长气，颔首道："我心中的完满不是正圆，而是方中带圆，人生峰回路转，有如沧海一小舟，只能以圆融应接狂涛巨浪，可外力一指稍加，水浪打来，圆心顿失，如此得来的往往已非圆融，而是毫无分寸的圆滑了。"琼芳听不大懂，愕然便道："所……所以呢？"

卢云道："若要对付白水大瀑的猛力，便得找出通则，一个二、两个二、四个二、八个二，十六个二、三十二个二……这些数字加一，所得之数都可以赤手造图，三边、五边、十七边、二百五十七边、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七边……我从四方起家，中心不摇，越来越接近正圆……也渐渐接得住大水瀑的天神水力……你瞧、你瞧……"正要举掌示范，忽听一声哽咽啜泣，卢云转头去望，只见琼芳鼻头湿红，眼中扑飕飕地滚下泪来，卢云讶道："你……你怎么了？不替我高兴么？"

琼芳擦拭泪水，强笑道：“高兴，我当然替你高兴。”

光阴似箭，逝水年华，十年岁月匆匆流逝，非只柳门的几位早成大人物，连琼芳也由无知少女出落成动人美女，天地巨轮无情转动，人人都离开了，却只有卢哥哥留在原地，独个人紧抱这些莫名其妙的无用之用，却要琼芳如何不替他哭？如何不为他难过？

眼看琼芳毫无兴趣，卢云只是颓头丧气，一脚抹去了地下怪图，想来找不到知音之故。琼芳安慰道：“卢哥哥，先别画图了。今晚是除夕，不如我去买些酒菜回来，咱俩喝个几杯。”卢云古怪毛病最多，说不定听得喝酒，又有唠叨废话要说，琼芳不待答应，便也不多说，只匆匆奔向大街，先前摊边那条小野大给她喂了一顿，竟似找到了亲娘，居然一路跟她跑了。

来到了街上，只见淮安镇颇为热闹，倒也不缺饭馆酒肆。不过奔过一条街，便已瞧见一间酒铺，她奔入店里，正要找店家勺酒做菜，忽听一人叹道：“雨枫啊，今夜可是除夕，咱们还要赶路么？”琼芳听这乡音浓重，大惊之下，急忙躲到店外，偷眼去望。

只见店中一名老头儿举杯饮酒，看这人马脸瘦长，手提金算盘，正是算盘怪来了。同桌另坐了一名中年男子，此人形貌清雅，颏下二尺美髯，正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师弟傅元影，再看一旁有个胖子低头猛吃，却不是肥秤怪是谁？

琼芳心下惊诧，没想他们全都离开扬州了。转望店内一角，却见漠北宗师哲尔丹、祝康、宋通明等人都在饮食，诸人风尘仆仆，好似一夜没睡。只是看了几眼，却没见到娟儿，不知去了哪儿。

正望间，听得傅元影道：“我瞧怀安是找不到少阁主了，一会儿我过去衙门，请官差帮个忙。”算盘怪哈欠道：“真T.M.D烦，干脆贴海捕公文出来吧。”

琼苦心下愧疚，没想自己昨夜匆匆离开，却惹得他们四下寻访自己，正要走入店中相认，却听肥秤怪低声道：“师侄啊，到底那面贩是啥来历？他该不会绑走了琼小姐吧？”

傅元影闻得此言，口气自是拂然，沈声道：“师叔，人多口杂，且别提这件事。”算盘怪茫然道：“为什么不能提？她跟男人溜走了，这样很不好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傅元影心下大怒，脸色自然泛青，只是碍在门规，却也不好发作。算盘怪还待要说，却给肥秤怪拉住了。

琼芳本要入店相认，听到此处，一时只感头皮发麻，便又停下脚来了。看自己昨夜一个疏忽，竟尔当众随着卢云离去，想来几个衙门官差多口，待得傅元影过来找人，便一五一十地说了。她不知该如何替自己开脱，正想着如何图谎，忽然背后给人拍了一记，琼芳回过头去，面前一个美姑娘，瞧她手上提着一柄剑，正自睁眼望着自己，却不是娟儿是谁?

两人才一见面，娟儿立时张口欲呼："傅……我找……"话声未及出口，琼芳眼明手快，已然掩上娟儿的嘴，她怕傅元影赶将出来，急忙拉着她，两人一路躲到了暗巷。娟儿见她行止太过怪异，忍不住甩开她的手，大声道："芳妹，你到底在做什么？"

琼芳脸上一红，忙道："对不住、对不住，你们找了我一夜么？"娟儿叹道："可不是么？你大半夜自顾自溜出去，大伙儿谁能睡得着？你可晓得，连扬州的李知府也给惊动了。"

琼芳心慌意乱，忙道："傅师范很生气么？"娟儿摇头责备："你这般身分，谁敢生你的气？咱们找不到你人，连夜找了官差来问，这才听说你和一个卖面的走了，也不知在搞些什么……"说着便要转身离开，想来要找傅元影了。琼芳忙道："慢点、慢点。先别找傅师范，听我说。"

娟儿坐地下来，把长剑放落，眼见一只小狗跟着琼芳，便自伸手逗弄，冷冷地道："说！"

眼看娟儿好似审官，琼芳只得苦着脸道："我啊，昨夜先遇到了几十个黑衣人，后来又遇见了一把怪刀，大家狠打了一场，便一路追杀到淮安了。"娟儿听得怪话，只哼了一声，道："你当我是傻子么？"琼芳忙道："不是假的，真的遇上黑衣人了，不信你去扬州渡口问，一定找得到人证。"

娟儿哦了一声，道："那面贩呢？他也是黑衣人么？"琼芳脸上一红，摇头道："他救了我一命，所以我就……我就……"娟儿苦叹道："所以你就吻了他一记，一同去平定天下了？"耳听官差如数说了，琼芳羞到耳根子去了，一时叫苦连天，跺脚道："真是，早知就塞几两银子，让他们乖乖封口。"

娟儿听她兀自遮掩，不由摇头道："我的天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我看你和苏颖超是完了、完了。"琼芳自也知道情郎的性

子，这事要是传到苏颖超耳里，不免闹得满城风雨。叹气之余，只得紧挨着娟儿坐下，她把头枕在娟儿肩上，求恳道：“娟儿，帮帮我。”

娟儿愁眉苦脸，一时双手托腮，道：“怎么帮？”这两名少女是知己好友，相识经年，往常多半是娟儿闯祸，琼芳收拾，岂料今日居然倒转了玩。琼芳烦心不已，眼见那条小野大摇头晃脑，只来向自己乞怜，她随手抱了起来，道：“我瞧你一会儿回去，就说接到我的飞鸽传书，得知我已经回去北京了，要大家安心下来，怎么样？”

听得这个谎言破绽百出，娟儿叹道：“这等胡扯八道，你可自己跟傅元影说，我挨不起刮。”琼芳迟疑道：“我……我……可是我还有事……”娟儿恍然大悟，惊道：“老天，那面贩还在附近么？”琼芳苦笑两声，点了点头：“我现下烦得紧，只想把他骗回北京，让他投入紫云轩。”

娟儿讶道：“到底那面贩是谁啊？”想起卢云的嘱托，琼芳颇有踌躇，她梳理着小狗的黑毛，低声道：“他啊，就是水瀑里出来的那个怪人。”娟儿惊道：“是那长毛怪物？

他不是在战场失踪了么？什么时候溜回扬州的？“琼芳叹道：”前夜我在驿馆遇到了他，之后便去扬州渡口寻他，后来就和他一路过来淮安了。“娟儿讶道：”他到底是谁？“

琼芳苦笑道：“你先别问。真要说了，恐怕你也不信。反正…反正…”连说了几个反正，只见她紧泯下唇，眼眶忽然微微湿红，娟儿啊了一声，颤声道：“芳妹，你该不会……该不会……”

琼芳醒觉过来，赶忙拭泪道：“该不会什么？”娟儿见好友神情如此，只得欲言又止，她叹了口气，低声道：“算了、算了，反正不管干什么，我都护着你就是了。”琼芳听得此言，心下自是一喜，便朝娟儿抱去。娟儿苦笑道：“你先别抱我，咱俩得圆个谎才是。”她稍稍沉吟，便道：“我瞧这样，我一会儿回去，便说接到你留下的讯息，得知你沿路追杀黑衣人，一路追到北京去了，好不好？”琼芳喜道：“好啊，你得说黑衣人兵强马壮，逼得我和他们大战数百回合……”

二人兴高采烈，胡言乱语一阵，忽听娟儿道：“等等，面贩的事怎么说？”琼芳想不出主意，只得道：“就说他是漠北过来的神秘老人，年约百岁，意外救了我一命。便带着我去追查黑衣人的下落了。”此言

深得要领，自来男子若要喝醋，多半是喝潘安的醋，情郎若得知那面贩是个神秘老人，心里必然舒坦许多。

娟儿听得此言，自是点了点头，道："别说什么漠北老人，哲尔丹出身漠北，他会问的。"琼芳忙道："那还不容易，便说他是西域来的，那不就得了？"娟儿蹙眉道："不行，西域高手就那么几个，一查便知，不如咱们说是南海来的面龟老人。"琼芳是胡说八道的能手，娟儿也是白日梦呓之辈，二人稍稍商议，便有了梗概出来。琼芳微笑道："娟儿，你帮我这回，下次我一定感恩图报，替你砍几个人。"娟儿苦笑道："你还是顾好自己吧，别忘了正月十五那天护国寺有场法会，到时你那皇后姑姑一定会要找你，你要是没来，定会害死傅元影的。"

琼芳的姑姑便是皇后娘娘，逢年过节，总要寻这个宝贝侄女说话，届时若是找不到琼芳的人，必会责问国丈，株连祸结之下，傅元影拉着少阁主南下，必定大倒其楣。琼芳呆了半晌，忙道："是啊，我都忘了这档子事了，我看我还是去见傅师范吧。"

娟儿站起身来，摇头道："你现下回来，西洋镜马上拆穿，我瞧你还是元宵再回来，也好有个缓颊。"琼芳听她说得有理，便也点头称是，娟儿正要离开，忽又伸手入怀，问道："你身上带了钱么？"琼芳点了点头，道："几百两银票，够用了。"娟儿见她兀自怀抱小狗，全然不似平常的少阁主，反而似个幼童，她叹了口气，当即蹲到琼芳身边，低声道："你啊你……二月就要成亲的姑娘，我都不晓得自己到底是帮你……还是害你了……"她摇了摇头，拍了拍琼芳怀中的那只野犬，便自起身离开。

最后一眼回眸去望，只见琼芳睁着一双大眼，兀自坐在地下，好似傻了一般。

娟儿离开以后，琼芳便在巷中躲了大半个时辰，确信傅元影等人离开之后，方才回去与卢云会合。只是经此一扰，琼芳却变得闷闷不乐，两人连除夕围炉也不吃了，便只连夜北上。路上二人甚少说话，卢云本就沉默寡言，小姑娘一旦没了兴致来玩，自是沈闷得怕人。天幸琼芳带了那只野犬同行，每日早晚给它换名字，有时叫"卢无知"，有时叫"卢傻傻"，总算还有个说话对象。

二人沿途北进，抵达沧州之时，恰逢初九天公生，正午天气放晴，卢云见道上百姓手持面盆瓦瓮，各自盛冰接雪，忍不住心下一奇，便怔怔停步下来。

琼芳坐在面担上，一见他停步，便抱起小狗，悻悻地道："卢黑狗不想撒尿，你干啥偷懒？"

卢云咳了一声，只是手指百姓，问道："他们拿着碗盆，却是在做些什么？"琼芳撇眼去望，淡淡便道："你是瞎子么？没瞧见他们在蓄水吗？"卢云久不知人世景况，见了这等情状，自是怔怔无言。琼芳解释道："连着十年都是这样啊，冬日一旦酷冷，夏日便要躁热，过得立春之后，很快便要干旱了。"说着又去逗弄黑犬，自顾自地道："你也别烦，反正你来日便要溜入深山当隐士，小老百姓是死是活，却关你什么事了？对不对？卢黑狗？"

琼芳满口讥讽，卢云却只置若恍闻，想起那夜与裴邺的对答，低声便道："金水桥畔龙吐珠，少林佛国大旱年。天绝的遗言应验了。"琼芳眨了眨一双大眼，居然不知天绝僧是谁。卢云也不解释，便又启程离开。

琼芳虽然聪慧，却也不晓得天绝僧乃是昔日四大宗师之一，更是当今大学士杨肃观的授业恩师。而这两句谒语，更是神僧圆寂前亲手传与卢云的。当时神僧燃烧圣光，焚地现字，足见身死前兀自万分戒慎，绝不容旁人窥伺盗听。

当年卢云一个心软，意外传出第一句谒语，尔后天下爆发连串灾祸，自永定河畔修罗挨枪算起，之后玉玺现身、柳门受灭、怒苍被围、乃至于景泰下野、正统复辟，一切变故全起于第一句谒语。如今相隔十年，这第二句谒语总算才给卢云说了出来，却不知是否又会有什么大灾大难了。

过得数日，已近元宵灯会，沿途所经乡镇莫不张灯结彩，路上找人问了，已知来到了顺天府，算来离北京不过两日路程。琼芳自知一到京城，卢云便要依约离去，她心中烦闷，几次想开口相留，却又不知该如何劝说，心里只是发愁。

这日下午阴雪蒙蒙，二人来到一处丘陵，卢云便又驻足下来，迳自煮起面来了。这几日大卤面、麻酱面，每日里面来面去，面面俱

到，早已吃怕了，琼芳骂道：“又是面么？狗都不吃了！”卢云笑了笑，摇头道：“琼姑娘，最后一餐了。”

琼芳心下一凛，方才醒起两人的约定，她接过卢云送来的面碗，心中竟是一片茫然。

一旁小野犬倒是猛摇尾巴，等着饱餐一顿。

风雪止歇，雾气消散，两人坐在山丘吃面，从丘上眺望过去，但见天际一片湛蓝，里许外一座大城巍峨屹立，看那十一座城门环绕拱卫，隐现八臂哪吒雄奇之态，不消说，此地正是管掌天下正统、举世瞻仰的国都大城，天威北京。

禁城已在眼前，也该到了分离的时候了。琼芳满心烦乱，那碗面直是不能下咽。想要找些话来说，却又头绪纷纷，想要拉下脸来求恳卢云，却又找不到台阶。正烦间，忽听卢云“咦”了一声，他放落了面碗，转身行到一株白桦树下，怔怔沉思。

那树耸立林间，树皮上隐约有着一记刻痕，看卢云徘徊沉吟，迟迟不走，琼芳见他举止有异，便也放落面碗，行了过去。只见卢云跪在树下，望着眼前的一处草丘，那树根处长了几株小花，却也看不出什么异状。

卢云好似若有所思，他轻轻去拨地下泥土，拨得几拨，便又停手不动，神气默然，有若石雕泥塑。琼芳心头难受，只是凝视着卢云，想要问些什么，喉头却似哽了。她抱起了小野犬，便又走回面担，自朝板凳坐下。低声道：“小蠢蛋、小蠢蛋，咱们要回家了，你开心么？”

卢云见她面容愁苦，便也走了回来，眼见那碗面一口未动，便要收起。琼芳心下一恸，忽然伸手出来，掀住了面碗，咬牙忍泪：“卢哥哥，你为什么讨厌回北京？”

卢云道：“不是讨厌，就是不想回去。”琼芳低声叹气，摇头道：“你太无情了，我晓得北京里有好多好多人记得你……比方说……比方说……”正要说出“顾小姐”三字，可不知为何，想起顾姊姊那张清丽绝俗的面孔，就是说不出话来，改口便道：“好比说……好比说……娟儿也记得你……”

卢云微微一笑，自白水大瀑起站，沿贵州北上荆州，数百里路算来，娟儿始终都在队伍里，他自也瞧见了这个小姑娘，颔首便道："这小丫头可长大了，出落得好生标致。"

琼芳一听卢云称赞别的女人，心中立生不悦，冷冷便道："别老记挂人家的样貌，都快嫁不出去了呢。"卢云笑了笑，反问道："你俩很要好？是不是？"

琼芳哼道："那还用说，生死之交呢。"卢云颔首道："那倒是。她是个小灵精，你也是个调皮鬼，你俩倒是一对。"琼芳原本板着脸，听得此言，嘴角还是露出了笑，道："娟儿以为你死了，你一会儿进京以后，便来装鬼吓她吧。"说着提起双手，做厉鬼索命状，卢云哈哈大笑，摇头却道："琼姑娘，莫要为难我。"听得此言，琼芳心中一酸，自知分离时刻已然到来。她垂下首去，轻轻咬住了下唇。

说不出来怎么回事，和这男子在一块儿，自己全然不必做作，想笑就笑，爱骂便骂，好似他俩之间有一条丝线，谁也割不断啊……

泪珠像是断了线，一直滚落下来，琼芳两只手只是紧抱着小狗，含泪无语。

卢云见琼芳低头哭泣，却也不便开口安慰。毕竟人生千山万水，各有各的路，谁也勉强不得。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卢云道："琼姑娘，时候差不多了。我得上路了。"琼芳颤声道："你……你要走了么？"卢云点了点头，看他收走了面碗，取走了板凳，又将炭盆锅铲一一放回了面担，琼芳呆呆坐在地下，茫然望着卢云忙碌的背影，却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卢云收拾已毕，整装待发，他行到琼芳面前，蹲地说道："临别之际，无以为赠，盼你日后幸福喜乐。"琼芳扑入卢云怀中，放声哭道："卢哥哥！谢谢你带我回来！"

卢云伸手出去，拍抚琼芳的后背，微笑道："你别谢我。其实卢某自离水瀑以来，心中始终悲郁。天幸与你同游几日，卢某孤心大慰，说来我才该向你道谢。"他不再多言，当即反身挑起面担，拱手道："琼姑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有缘再会了。"

听得"再会"二字，琼芳嘴角下弯，胸口哽咽，拼死不让泪水流出。她努力伸起手来，挥手作别，只见卢云向自己一笑，便自转身迈步，飘然而去。

只能这样了，最多只能这样了……卢哥哥走了，自己也该回家了。在那个繁华的北京城里，还有许多人在等她，颖超、爷爷、傅师范，大家都在等她啊……

走吧，眼前这人姓卢名云，他不是宁不凡，更与自己的情郎毫无干系。大冷天的，自己为何要杵在这儿，像个傻瓜笨蛋，那不是糟蹋时光么？

脚步声渐渐远去，琼芳也站起身来，她强作笑容，取出了折扇，自顾自地煽着，好似只有像这般高傲纳凉，她才会如过去十年的那个少阁主，凡事豁达，逢人镇静，什么都不怕了……

蓝天在上，白云飘过，午后斜阳映照，晒出了地下的孤影。琼芳低头望地，热泪盈眶，忍不住转过头去，盼能看卢云最后一眼。

空山寂寂，树林里白雪点点，卢云早已走了。

自今而后，分道扬镳。日后自己嫁做人妇、生儿育女，全都与这人无关……而他是死是活，是否娶妻生子，是否退隐山林，自己也、水远不会知晓……

只能这样了？最多只能这样了？鼻头红了，泪水和鼻涕一起冒了出来，挂在那张睑蛋上。看似刚强坚毅的琼小姐，其实秉性最是多情，她有很多不忍心……

“不管！不管！不管！”琼芳哭泣跺脚，把鼻涕抹上袖子，跟着起身飞奔，冲入了林间，大喊道：“卢云！还我钱来！”

眼看卢云还在前面不远，正自低头走着，浑像个老头子。忽听背后野狗追咬，美女杀来，兀自大喊道：“你别走！我还没收利息钱！”卢云原本缓步离开，一听娇声呼唤，更是低头狂走，其势若飞。琼芳拼死追赶，大喊道：“不准走！不准走！我要爷爷替你讨回官职，让你和咱们大家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你定要和我回家！”

林间面贩心肠刚硬，琼芳越是喊，他的脚步益发快。琼芳自知万难留住此人，当下把心一横，大声尖叫：“卢哥哥！我要是顾小姐，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你这没担当的废物！”

砰地一声，面担从肩上坠落下来，正正砸在地下，几只青花碗上下震荡，险些摔破了。卢云站在百尺之外，双手叉腰，慢慢转回身来。两人四目交投，卢云那目光如斯冰寒，竟是凛若刀锋。

卢云发怒了，小野犬心生感应，立时逃到自己脚后。琼芳心头略感害怕，但转念一想，大水妖武功再高，也绝不会下手欺侮自己这个弱女，当下把目光反瞪，大声道："卢云！你是天下最自私、最小气的大坏蛋！你自以为逃到天涯海角，顾姊姊就会快活么？你根本没种见她，我明天就找顾姊姊聊一聊！让她晓得你是多么无情、多么无用！"

琼芳破口大骂，卢云目光却甚沈静，他摇了摇头，霎时踏步过来。琼芳见他折返，内心分毫不感害怕，反而隐感欢喜，她仰起小脸，大声道："你打死我啊，快啊！我才不怕你！"

卢云站到了她的面前，神色静默，似在思索如何措词。过得半晌，方才道："琼姑娘，你年岁还轻，许多道理还看不透彻。我不求你谅解，只盼你务必遵守信约，莫让倩……"说到此处，不觉低下头去，拱手道："莫让杨……杨夫人知晓我的事，好么？"

短短一段话，卢云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说完，言中没有忿恚，却只有求恳。琼芳冷冷地道："我才不要，你想要我闭嘴，除非打死我！"卢云听她口气甚恶，一时叹了口气，怔怔抚面，却也无计可施。过得半晌，他挥了挥手，低声道："算了。随你吧。"

大水怪心如止水，仍是转身离开，可怜琼芳骂也骂了，损也损了，软硬兼施之下，仍旧徒劳无功。琼芳自知技穷，急忙改口道："好啦……好啦！我……我不说便是，不过你得再替我做一件事。"卢云摇头道："琼姑娘，卢某能替你做的，全都做了。再会吧。"

琼芳怕他走远了，赶忙追了过去，唤道："喂！喂！你别这么小气，我只是腿酸走不动，想请你送我去护国寺一程，等会儿你爱去哪儿，便去哪儿，我才懒得管。"

陡听寺名，卢云竟是一脸纳闷，他停下脚来，蹙眉问道："护国寺？那是什么地方？"琼芳奇道："护国寺就是红螺寺，亏你还住过北京，怎会不晓得？"卢云听得此言，方才醒觉过来。护国寺原称大明寺，俗名红螺寺，建于东晋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依山而立，面向红螺湖，向为净土宗胜地，却没想改朝换代之后，居然改成了什么"护国寺"。

红螺寺只在北郊怀柔县，相距不远，卢云早岁入京时自也曾去游览，他听这个请求甚是容易，颔首便道："如此甚好，咱们何时出发？"琼芳叹道："我哪里敢耽误你？这就走吧。"放下了小野犬，怜声

道："乖乖好狗儿，畜生不能进去护国寺，自己去玩儿吧。"看她面色柔和，虽与一只狗儿说话，兀自满心怜惜。她野放了畜生，便坐上面担，低声道："咱们走吧。"

卢云点了点头，依言挑起面担，便自放步离开。走不数步，背后汪汪声响，野犬竟又狂奔而来，一时只在面担旁扑跳挨擦，好似把琼芳当成了铁饭碗。琼芳见它依恋自己，一时大为感触，竟然红了眼眶，哽咽道："坏孩子，舍不得走么？"踌躇之间，居然又将它抱了起来。

卢云一旁来观，已知这个小姑娘秉性温善，要说拿得起、放得下，她只是面子好看，比起倩兮的果决、银川的忍性，她只有更加拿不定主意。卢云笑了笑，忽道："琼姑娘，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心肠很好啊。"琼芳默默摇头，道："别说这些了，走吧。"

两人一犬搭乘面担，便如过往十来日，直朝护国寺而去。琼芳先前哭得伤心，此刻卢云陪伴身侧，又有野犬陪同玩耍，慢慢悲戚渐减，脸上又有了笑容。几里路过去，路上行人多了起来，看诸人手提香烛，却是要去护国寺参拜的百姓。眼看已至红螺山脚，琼芳跳下面担，向卢云借了绳索，自将野大拴于树林之中，跟着一把揪住卢云，喝道："咱俩先说好！你没见我走入佛殿里，决计不准走，否则到时一切约定不算，休怪我到杨家找杨夫人说去！"

她有意来激卢云，"杨夫人"三字说得加倍沉重，要有多刺，便有多刺。卢云颔首答道："放心，没见你平安入寺，我也放不落心。"琼芳骂道："伪君子，假道学，谁要你好心了！"

二人延道上山，那护国寺背倚红螺山，加上东青龙、西白虎，群山围绕，号称"古寺深藏"，说来最是幽静不过。只是今日百姓络绎不绝，山道旁树悬花灯，似有什么喜庆。

卢云醒起日子，便道："今夜是上元灯会？"琼芳冷冷地道："当然是元宵花灯了，难不成还是中元鬼灯么？"一路行去，山道台阶颇见陡峭，四下百姓都是缓缓而上，卢云内力浑厚，虽然肩扛面担，又加上琼芳的份量，却仍健步似飞，不旋踵便过半山。

将晚时分，终于来到山门前，但见黄昏初月圆，花灯映残雪，护国寺张灯结彩，已然巍峨在前。游人如织，卢云挤在人群之中，见了

门前的一座褐红巨石，上书“红螺寺”三个斗大红字。看寺名早改，这座大石却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仍如景泰朝时屹立不摇。

想来正统皇帝皇权再大，石头也是听不懂。

此时庙外人满为患，那山门内却空荡荡的，全无游人百姓。卢云撇眼去看，只见庙门广场搭了条阶梯，左右各一僧人提棍守护，不住驱离生人。卢云心下微微一奇，不知有何古怪，他沿梯望上，却又见了条笔直台道，上铺红毯，长达百尺，一路直抵天王殿。想来是供贵客行走之用。

卢云见了这等尊贵派头，忍不住眉头深皱，问道：“今夜可有什么大官要来么？”琼芳淡淡说道：“没错，我姑姑要来礼佛。”琼芳身为国丈孙女，她的姑姑自也是皇家的人，卢云沉吟道：“你姑姑？她是……”琼芳道：“你在水瀑里住久了，八成没听过她，她叫做琼玉瑛。天下除了皇上，怕没有比她更大的官儿了。”卢云醒悟过来，颔首道：“她是皇后娘娘？”

琼芳叹道：“行了，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别老是想她。再美也比不上我呢。”当即挽住了卢云，道：“反正我姑姑还没到，咱们左右无事，不如来还钱吧。”

卢云一听钱字便要头疼，愕然便道：“我还欠你么？”琼芳噗嗤一笑，她自上山以来，始终死板着脸，此刻笑颦忽绽，当真明艳不可方物。听她笑道：“亏你堂堂的状元爷，居然这般死脑筋。我是要你卖面啊，你回乡不要盘缠么？难不成还要找我借么？”

人无权，尚能活，可要没了银子，便只能去偷去抢了。卢云虽然神功有成，却不是杀人放火的料子，眼见四下人潮往来，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所在，便也从善如流，自往一处僻静树林走去，想来要在那儿摆摊。琼芳见他哪里不好卖面，偏又往无人地方钻，已是气得笑了，她一把抓住卢云的衣襟，骂道：“真是！那儿只有鬼，没有人！看你这般性子，真该让你姓琼才是。”

琼楼玉宇的琼，却给戏谑为穷光蛋的穷，以琼芳自视之高，平日决计说不出口。两人一个拉，一个走，终于停在庙门之旁，琼芳拍手笑道：“这儿人最多，包管你卖个精光。”

卢云游目四顾，只见此地离红毯台道约莫二十来丈，地处要冲，百姓往来络绎不绝，真比自己选的地方强上千百倍。他也不多言，便

只默默烧水摆摊，等候客人上门。

竹凳放落，柴火已添，卢大人又坐在那儿发呆了。琼芳斜目瞧了一眼，霎时取过竹凳子，自管站了上去，朝着人潮圈嘴高呼："众位父老乡亲子妹们，快瞧这儿喔！"

眼看百姓转头来望，男女老幼数达几百，指着自己议论纷纷，琼芳身处人堆之中，虽说打小活泼，此刻却也不免有些脸红。她咳了咳，低头忖念了几句兜客台词，又道："众位乡亲！山东大卤面滋味鲜美，今日光临贵宝地，大家快来吃个几碗，早吃早饱，再晚便吃不到罗！"

百姓见琼芳生得貌美，本以为有什么好事，待听是来卖面的，无不掉头离开，琼芳心头火起，忖道："大胆刁民！今日不骗光你们的银子，少阁主退隐江湖。"也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了竹凳子，一路冲入人群之中，先兜兜转了个圈，跟着小脚轻挑，迳把凳子踢了起来，听她曼声高唱，"山东馒头真正好，大卤汤面更是宝，不来一碗心头闷，来它两碗心情好……"粉腿前踢后挑，左勾右点，那凳子也随之飞上落下，好似活了，却是演了一段崆峒派的鸳鸯腿。

美女欢歌载舞，卢云自是大为愕然，众百姓则是满心惊喜。几名儿童仿佛失神失智，竟也随她跳起舞来了。顷刻之间，面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卢云开业一十三年来，当属今日生意最佳，却也不免最为愧窘，一时拼命纳头来煮，竟不敢多看琼芳一眼。

卢云不可开交，琼芳跳得也累了，眼看等候客人极多，居然权充老板娘，自在那儿收钱端碗，吆喝排座，忙得不亦乐乎。卢云咳道："琼姑娘，你怎还不进庙里？"琼芳做了个鬼脸，道："我姑姑还没来，罗唆什么？"她凑到卢云耳边，嫣然笑道："卢哥哥，我方才的舞可跳得好看么？你还喜欢么？"此刻若要答是，琼芳得了鼓励，难保不下场再跳，若要答否，说不定她绝不服输，立时就要入场改进，卢云心惊之下，只能唯唯诺诺，蒙混敷衍。

客人来来去去，不到半个时辰，便已卖了几十碗，琼芳眉开眼笑，捧来了百来个铜钱，自朝卢云的衣袋一放，哗啦声连响，险些把衣袋塞满了。听她笑道："瞧，让我做老板娘，包你开通铺大面庄。"卢云卖面多年，道行居然比不上一个外行人，忍不住苦笑不语。

正要低头再煮，忽见面摊百姓全数起身，欢容道：“来了！来了！”卢云微微一怔，便也停下手边事情，抬头眺看。

将晚时分，佛寺里行出一排僧人，行伍整齐，正中一人袈裟绣金，想来是那护国寺住持了。方丈一出，远处笙竹乐起！袅袅动听，似有什么大人物到来了。百姓纷纷向前推挤，大批官差呼喝道：“向后让！退开五尺以上！退！退！”

卢云侧目去看，此时差人列队，分立台道两旁，手提威武棒，已将百姓驱开。转看道前，住持亲来相迎，路旁高高悬起红灯笼，望来阵势浩大，倍觉富贵之气，卢云心下一凛，便问琼芳道：“是你姑姑来了么？”琼芳微微一笑，自把双手一摊，神神秘秘地笑着。

卢云摇了摇头，反正事不关己，来人是男是女、官职是高是低，也都是天高皇帝远，正要低头煮面。忽听欢呼呐喊阵阵而来，百姓欢声雷动，高声道：“四爪金龙！四爪金龙！”

脚步轻响，面前的台道缓缓走上一人，住持服侍在旁，不敢稍失恭敬。面条在水里翻滚，耳中鞭炮串响，远处孩童跑闹纵跃，卢云也不由自主仰起首来，望着那位再也熟悉不过的故人。

定远来了，暮色已临，漫天晚霞，高台上来了第一个大人物。他身形雄伟如宝塔，面色俨然如神佛，身穿宝蓝镶黄袍，腰系四爪龙金带，昂首阔步，庄严端正，当先从卢云面前穿了过去。

“大都督！大都督！”台下孩童追奔起跑，随着伍定远的脚步向前而去，人潮追逐、或跑或跳，欢呼爱戴之情颇真。大都督却不曾停下脚来，只微微抬起左手，略向百姓示意。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两边相隔二十丈，却似隔了十年。卢云守在自己的面摊，抬眼望向昔年旧友，只见他比过去稍胖了一些，前额头发也少了许多，十年岁月凛然如刀，在国字脸上布下了无尽风霜，刚毅的苦痕，忠直的泪迹，年近五十的定远，他望来已经老了。

他老了，那自己呢？卢云怔怔含泪，不由自主地抚摸面颊。

迷蒙之间，忽见一名少年晃眼而过，他一身是黑，额绑红巾，腰系红带，旋即追上了伍定远的脚步。卢云轻轻啊了一声，霎时也已认出人了。

崇卿，他长大了，看这孩子体魄雄健，约莫比定远还高了两寸，五官虽不尽相同，但那背脊挺直，双目凛然，眉宇气度竟与父亲一模一样。

定远老了，但崇卿却长大了，在这空无的十年光阴里，有许多人死了，却也有许多人长大了，破不亟待地来到这个大尘世，成为新的英雄豪杰……

往事历历在目，卢云仰望红毯，鞭炮串响中，伍家父子二人一同迈步，一举手、一投足，神完气足，真龙父子同临凡间，更是引得百姓大声叫好，满是惊叹之情。

怔怔无言间，百姓却又欢呼起来，赫见一名美妇步上高台，手上还牵了个小女孩儿。

那母女俩娇颜含笑，丽质天生，同向百姓们轻挥招手。

艳婷来了，正统王朝的中兴大臣也心想事成了。上天垂怜，有情人终成眷属，她终于嫁给了定远，两人不只有了英勇粗犷的崇卿，他俩还有了玉雪可爱的小女儿。

心里想到了柳昂天，卢云嘴角抽动，不知该说什么。抑或是说，他不忍心再说什么。

那忠勇爱国的伍大都督，终于娶了端庄贤淑的一品夫人，那一家四口有如神仙眷属，羡煞了世人。念在往日的恩义，自己怎好再去惊扰他们？责问他们？难道非要运起剑芒神威，天地万物怒斩一空，这世间才会更好、更完满么？

可以了，就这样吧……

卢云默默无言，低头收拾自己的面担，他别过头去，只见琼芳凝神望向自己，眼中隐隐带着安慰，眼见琼芳神情如此，卢云忽然醒了过来，不只伍定远一家，后头还有人要来。

谁呢？谁呢？莫非是自己最不愿见的那一家人么？

眼看琼芳微张樱口，似乎想说些什么。卢云双手发抖，竟尔惊怕起来，顾不得客人还在吃食，急急忙忙搬走了凳子，便要仓皇逃离，看他非但面钱不收了，连面碗也不要了。

猛在此时，听得百姓们叫道：“瞧！快瞧！杨郎中来了！京城里最漂亮的杨郎中！”

完蛋了……卢云闻言愕然，手中板凳滚落下来，可怜还不及转头，脚步声乍然响起，台道红毯行来一名白面书生，看他约莫二十八九岁，身穿白鹇朝袍，手上还挽了个老太太，卢云一颗心悬起坠下，坠下悬起，可怜他那双腿熬得起白水大瀑冲刷，此刻却在微微发抖。

绍奇，杨肃观的胞弟，与自己同年登科的二甲进士，上元灯会普天同庆，所以他带同了母亲，前来护国寺礼佛。

卢云醒了过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赶快，必须马上走！牙关发颤之间，卢状元扛起面担，便要飞奔而逃，奈何人潮如大水，将他紧紧包围，卢云惊怕恐怖，仓皇寻找出路，正于此时，红毯上传来一声童稚呼喊，道："爹！娘！快点！快点！你们比奶奶还慢！"

来不及了……卢云仰首含泪，望着一名男童直奔上台，咚咚声响，孩子奔跑跳笑，从面前急奔而过。那小童额上系着王佩，活泼雀跃，一路冲得好快，眼看便要超过叔叔奶奶，忽然一个身影缓缓走上，抢先伸手出来，拉住了那名男童。

身影照人眼来，卢云喉头哽咽，嘴角无言牵动，他在仰望那傲视天下的身影。

夕阳西下，红轮满天，高高在上的他，身穿一品官袍，望来如此尊贵凛然。他的样貌便如绍奇一般白皙秀气，不同的是他蓄了短髭，望来更加沈稳、更加尊贵，更加俨然，更加难以逼视，他看来不像是自己认得的人，就像景泰朝的那些大人物，江充、刘敬、柳昂天以后，就轮到他……

不同于以往的……杨肃观啊……

卢云呆呆望着，红毯上的杨太师拉住了男童，转身向后笑了笑，霎时之间，最后一个人影上来。那男童急急扑了上去，欢笑道："娘！你最慢了！"

面担缓缓滑落，砸上了脚背。卢云热泪盈眶，嘴角却含着一抹笑。

十年来的相思慰藉，就在眼前。水洞里日夜祈祷，便是要活着见到她。此刻梦想成真，终于看着她满布幸福光辉，看着她和丈夫孩子手牵着手，一同走向远方的护国寺，过着再无烦恼尘烟的幸福人生……

“倩兮……”卢云抬起手来，轻轻笑道：“我回来了。”

面担倒翻，满地都是碎瓷烂碗，百姓纷纷起身惊避，却见卢云揉着自己发烫的双眼，他哈哈笑着，好似要告诉身边的每个人……

曾经啊曾经，他也走过那红地毯上，他也曾经是大人物啊……

琼芳回首去望卢云，赫见他呆呆挥舞右手，似是在笑，又像在哭，仿佛想说什么，可又迟迟没半点声音出来。琼芳心生怜惜，正待过去安慰，猛见卢云向下一倒，已然双膝触地。

白水大瀑冲刷而来，四面八方恶水包围，十年来所有的浪涛起伏，化作了最后一个大浪，一举在红螺寺冲倒了他。

琼芳大为震惊，急忙奔去察看，还未来得及说话，却见卢云从怀中取出一条破旧手巾，双手捧起，迎向空中。

风儿轻轻吹过，吹起了掌心的相思，将那思念寄给不能再见的人。

再会了，刹那之间，路已到了尽头，自今而后，人生了无牵挂。

琼芳呆呆看着，她万没料到卢云会是这幅样子，本以为云会流泪、会悲叫，会有一大堆话要说，却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神情。琼芳慌了起来，悲声哭道：“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知道会是这样！对不起啊！”

一切都是她起意的……琼芳当然知晓，一年一度的法会就在护国寺举行，今夜今时，非只满朝文武大臣全都要来，连皇帝、皇后也会来。于是她把卢云带来了，她要让这位前朝状元勇敢面对过去的一切，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脱啊。

超脱了，胸有成竹的琼芳，一刀戳死了卢老板。卢云没有哭，没有叫，也没什么发泄怒号，双膝跪倒的卢哥哥，他低着头，默默无言，像是被拿走一切的大输家，他已经死了。琼芳如中雷击，霎时飞奔前去，大哭道："卢哥哥！你不要哭、不要哭！他们不要你，还有芳儿要你……"

激昂哭喊间，忽然手腕忽然一紧，给人抓住了。琼芳愕然回头，赫见面前立了一名威严老者，他凝目垂望自己，神色满是恼怒。

爷爷来了。

"不要……不要……"琼芳哭叫呐喊，纵使双足抵地、她还是硬给爷爷拉走了，正要拼死挣脱爷爷的掌握，忽在此时，惊见一名女郎拼命向自己眨眼，却是好友娟儿。琼芳呆愕之间，背脊一片发凉，正于此时，背后响起一声叹息："芳妹……"像是听到哨声的小白羊，琼芳愕然无语，她心里再明白不过，梦境结束，她该要回家了。

颖超来了。那双再也熟悉不过的猫儿眼走了过来，黑瞳如镜，照出了琼芳的悲伤哭叫。

青梅竹马的情郎，那曾经吻过自己、抱过自己，即将娶她过门的恋人苏颖超，他搂住自己的纤腰，低声问道："你想去哪儿？"

琼芳泪流满面，低下头来，牵过情郎的手，任凭他牵着自己离开。

便在此时，忽听脚步杂沓，大批侍卫涌入山门，守立广场，金吾、虎林、羽林、府军四大禁军统领包围红螺山，数达万人。山门外一声尖喊，内侍提气高喊："众宾拜伏——"

轰隆一声，爆竹炸鸣，夜空烟火灿烂，听得千百侍卫同声高喊："皇上驾到！"

第十七卷 天之正道 第十章 回家

琼芳走、倩兮嫁，定远做大官，肃观夺老婆，便连仲海也砍了自己一刀。

所以啊……在这个家户团圆的元宵夜里，状元爷孤身挑着面担，就这样穿过了浩荡的永定河大水，独自回到了暌违十年的北京。

随便呀，随便大家干啥呀，豪情壮志早已消磨殆尽，孤守正道的悲郁也随风而散，卢云的眼角噙着泪水，嘴巴歪歪的，颈子斜斜的，觑着那曾写下无数往事的京城。

北京永定门下，有人敲了敲钢铁大门，听他哈哈笑道："有人在家吗？卢云回来了啊。"

没人在家，只有大批行人急急问避，花钱消灾是官府，最难招惹是疯子，谁敢吭气答话？

"没人啊……"卢云有些失望，他茫然张嘴，脚下跌跌撞撞，宛如孤魂野鬼，便从永定门下晃了进去。行人纷纷避让，卢云也在走避，他瞧得到行人，也懂得让路，神智虽然不算清楚，却也不曾错乱到忘却悲伤。

不太知道自己为何回来，但也不知自己为何要走，何去复何从，既然什么都不在乎，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随便走，任意逛，一会儿买些名产回山东，不枉到此一游啊。

啦啦啊，哈哈啊，卢云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口中哼着不成曲调的怪歌，东歪西扭地向前行走，走没几步，一座大城楼迎面而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卢云哼了一声，正想伸脚去踢，忽然他心下一醒，竟然大叫起来了。

是这儿！是这儿！这是承天门啊！这是他卢云金榜题名、大魁天下的承天门啊！

是这儿，是这儿带他走入朝廷，是这儿给他一身华盖，这是个永难忘怀的地方！卢云突生热血，他啊啊喘气，伸手轻触牌楼，抬望眼，他要瞻仰曾属自己的无上荣光……

咦？

城楼空荡荡，装饰改了。

卢云张大了嘴，仰望着陌生的城楼，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终于垂头向地，转身离开。

再来要去哪儿呢？好像没地方去了……算了，算了，该回山东了……

正要转身，忽然心下一醒，想到一个好地方。

哈哈！卢云嘴角泛起了笑，几乎要手舞足蹈了。

家啊，他还有个家啊，娶走了他的老婆，打烂他的身子，可他总有那份地契啊。在家里他可以洗把脸，睡个觉，谁都不能赶走他。卢云高兴地笑了，登时兴冲冲地奔跑起来。

“可是……可是……”跑没两步，不觉又担心起来。

怎么办？万一世道险恶，人心叵测，要是正统朝不认景泰朝的地契，那该怎么办呢？

傻子……北京没家了，那就回山东啊，万一山东老家地震天塌、沉到海里了，那就去山西啊，万一山西又改名叫山东，那就去漠北啊，如果漠北也给朝廷掌握了，那就下地狱呀，如果阎罗王也穿皇帝的衣服，那就上天堂嘛，反正总有地方去的，不是么？

呵呵、咿咿、啊啊、呼呼，卢云一会儿单脚跳，一会儿嘻嘻笑，沿途东倒西歪，一路穿过了大街，转过那熟悉的巷子，忽然砰地一声，想要回家的卢云脑门一阵疼痛，他呆呆望着面前坠下的无数砖屑，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咦？本该是道路的地方，多了一栋新房子。

这是谁盖的？这里以前是路，没有这栋房子啊？

卢云一脸狐疑，他摸着脑袋四处去看，赫然间，他惊慌失措，因为四遭的房舍全是新的，他发觉自己迷路了啊……

华灯初上，月圆照天，在这热闹的元宵夜里，挑着面担的状元爷仰望熟悉的玉盘，忍不住泪流满面。

堂堂的卢大人在此浴血混战，在此高中金榜，在此结交弟兄，在此仰天狂啸，结果在这安乐平静的街弄里，他居然不知该怎么去到王府胡同……更不知该怎么回去以前的家……

“大——胆！”卢云一拳砸在新房子上，悲声道：“连凭吊都不准吗？”

砖墙爆裂，石屑纷飞，惊得路上行人纷纷走避。卢云咬牙歪嘴，啧啧啧地挤嘴咂声，好似只要这样扭着嘴儿，他就不会流泪了，他纵

身跳起，身影如同飞鸟，奔上了繁星点缀的夜空，他张开双臂，像是要朝世人纵惰呼喊……

“瞧！回来了！卢云活着回来了啊！大家快来看啊！”

谁都好啊，安道京、江充、卓凌昭，不管是谁，不管好坏，快快出来一个认识的人，快啊！

没人回答他。景泰朝能死的，全都死光了，剩下那些活着的，他也都见不着了……

大水怪疯狂奔跑，坠地时终于摔了一跤，满口袋的钱子儿全数洒了出来，像是要欺侮卢状元，它们在地下绕来滚去，发出嗡嗡声响。

不准走，统通不准走，卢云生气了喔！几百个铜钱滚动，一直朝四方滚去，卢大人神功盖世，单手扛举面担，大吼一声，飞射而出的人影滚来滚去，卢云滚，面担也滚，地下黑影翻来覆去，一个又一个铜钱给他卷了回来，没有一个子儿可以逃开他的手掌。

有个坏子儿不住地逃，逃往一张桌下，卢疯子发狂怒叫，四脚着地，直直冲向那张桌子，形貌如同疯狗，引得满街人众指指点点。

砰，撞翻了桌子。卢云倒在地下，终于抓到了那坏子儿。咿呀一声怒号，掌心奋力握紧，雄浑内劲到处，那死命逃走的坏子儿登给压得变形扭曲。

“客……客倌，您……您还成么？”

进京以来，这是第一个同他说话的人，卢云低吼一声，抬头看去，一名老板满面惊慌，想来把他当成了疯子。卢云醒觉过来，他抱头喘息，过得半晌，自把面担放落在地，坐了下来，抚面问道：“这……这是哪儿？”老板干笑道：“豆浆铺。客官可要来些点心？”

卢云吞了口干沫，他一路大喊大叫，不免口干舌燥，当即趴倒桌上，喘道：“好……

好……给碗豆浆。“那老板凝望面前的怪人，只感心头发毛，却又不敢把人赶走，他苦笑两声，只得转入内厨，喊道：”老婆啊！客人上门了！“

细碎的脚步声响起，老板娘来了，她行到卢云身边，忽然间只听当琅一声，那碗豆浆竟然打得稀烂，溅得满地白汁。卢云低头喘息，

回头去望，只见那老板娘眼中噙泪，只在低头望着自己，卢云见了她的脸面，忍不住“啊”地一声大叫，险些摔倒在地。

小红？情兮的丫环，她在这儿？

卢云张大了嘴，抬头看了看店招，那“尚书豆浆”的金字招牌闪耀生辉，竟是如此的刺眼耀目，逼得卢云举起袖子，遮住了自己的脸面。

不要，不要，不要小红看到自己这个鬼样子，他要躲起来……从人世间里消失不见，谁也看不至……

小红惊愕悲切，霎时间双手掩面，泪如雨下，转身奔回了后厨。卢云张大了嘴，像是要等着喝豆浆，脑中一片凌乱，直到咚地一声，小红再次端来了豆浆，奉到卢云面前。

豆浆碗放落面前，卢云嘴角紧紧苦闭，他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两手放上膝盖，身子不住前后晃动，非但不敢去碰面前的豆浆，更不敢往四遭看上一眼。

十年过去，小姐嫁人了，老爷也过世了，便连小红也出嫁生子了。小红掩面拭泪，她也不知该怎么说那些往事。泪眼朦胧间，她望着当年的卢公子，什么都变了，唯独他没变，他还是一样穷、一样莫名其妙，一样悲郁无言。小红见了他这般神态，忍不住趴倒桌上，痛哭失声起来。那老板满面惊惶，低声道：“老婆，你……你哭什么？这……这人是谁啊？”

小红含泪苦笑，她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丈夫的问话，面前这人姓卢名云，他是小姐出嫁以前的未婚夫，这样的称呼，谁能听得懂？

趴下头去，卢云凝望桌上那碗白净泛香的豆浆，这是倩兮的尚书豆浆……杨肃观喝了四年的尚书豆浆……已成老字号的店面，却是自己生平头一回进来……

卢云两眼眯起，垂首望着那碗豆浆，耳中传来小红的哭声，他很想过去安慰她，可是他就是吭不出一个字儿……他明白自己如果说话了，他会恨透了那个人，那个缺席的人……那个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孤臣孽子……

“卢云啊！”一声尖叫响起，把卢云拉回了尘世，卢云愕然回首，惊见一个女人急急奔到面前，睁眼瞪着他。她指着卢云的挺鼻子，不

住颤抖尖叫：“是你！是你！”

“二姨娘。”卢云忍泪咬牙，低声答道：“我……我回来了。”

“你去死啊，”一柄扫帚当头打来，整碗豆浆全泼上了身。耳边响起了悲愤呐喊，二姨娘手举扫帚，拼命击打，口中哭喊不休：“都是你！都是你！老爷会死，全都是你害的！你这杀千刀的，鬼你个正道，你害得我们顾家好苦，居然还有脸回来？你去死！去死！”

卢云啊啊张嘴，他很想抱住二姨娘，听听她这十年来过的好不好……他想知道小红的丈夫是什么人……毕竟已经过了十年啊……

扫帚一直打、拼命打，卢云根本不能说话，众人慌忙去拉，二姨娘却抵死不从，哭叫之间，扫帚当头重重打落，霎时内力反震，帚身断裂，二姨娘也已脱力倒地。她坐在地下，兀自挥拳大哭：“瘟神！带着你的正道滚吧！求求你饶过我们全家吧！”

几十幅血泪斑斑的正道，带走了顾老爷，留下了无尽的苦难。小红含泪蹲地，安慰着姨娘。小红的丈夫则是嚅嚅喏喏，望着卢云的眼神满是惊怕，像是怀疑此人染有瘟病。

瘟神孤身坐着，他眼中噙泪，嘴角下弯，凝视面前那翻倒的豆浆碗。

确实啊……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他没有听从仲侮的劝告，也没把倩兮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他弄成这鬼模样。瘟神毒死了自己，毒垮了顾家，一无所有的他，是个彻底的大输家。

哭声不绝传来，卢云也擦去泪水，他默默挑起了面担，转身离开。

走吧！卢云！你害得她们还不够？你还想要再害人么？

满街喧哗，元宵夜里的京城很是热闹，此时卢云清醒了许多，他不想回家了，他只希望避开欢欣鼓舞的人潮，早些离开这块伤心地。东躲西藏中，街角一处昏暗地方吸引了他，那里黑黑沉沉，幽幽暗暗，那里合适输家，可以让他喘上一口气。

大输家孤身行向黑暗，坐在冰凉彻骨的台阶上，门口有只破败的石狮子，坐在那儿陪他。

本来是一对的石狮，现下却只剩下一只。本来是一群的英雄，现下也只剩下这一个。

卢云眼神黯淡，朝那威武的石狮挥了挥手，石狮子也向他笑了笑，卢云嘴中喃喃自语，软倒在地，仰望着早已破败的大宅。

血红破败的门梁，上头有一幅匾额，污金泥字灰脏蒙尘，上头写道……

“征北大都督府？”卢云大惊失色，他急急爬起身来，仰首抬望，那门上的匾额虽已蒙尘，却掩不去“善穆侯”的烫金身分，确实是这儿，这儿就是那辉煌一时的柳门大宅啊……

“上苍！”卢云热泪盈眶，双手紧紧握拳，“我真的回来了！”从贵州水瀑出发，沿着那最后的旅程，他终于回到了十年前启程的第一站，他真的回来了啊！

“有人吗！里头还有人吗？”卢云槌向大门，嘶哑呼喊，碰地一声，虚掩的大门摔落地下，惊醒了栖息院里的野猫老鼠，黑洞洞的院子里飘出秽气，到处都是虫鼠窜逃。

颤步入门，曾经辉煌显赫的花圃不见了，只有满地杂物臭屎，那是街坊扔进来的。整面墙全给砸坍了，地下黑漆焦炭，看得出来战火曾于此地焚烧。

这是谁干的？这是景泰皇帝做的好事，还是后来的武英皇帝下手糟蹋的？找不出答案，他也不想找了，反正人都死了，纵使天地万物杀一空，那又能如何呢？

“有人吗？还有人吗？”卢云热血沸腾，啊啊大叫，他想要找到同伴，哪怕只有一个，只要有一个就好。寂寞孤单的卢云疯狂飞奔，他踢倒脏瓮，踩过臭屎，在满地杂物中闯出了一条路，直奔厅堂而去。

面前有一个大洞，脚下有崩塌的石块，卢云来到了厅堂，他四处望着，双手挥舞，尖叫道：“有人吗！有人吗！”

陡然之间，他听到了熟悉的笑声、说话声、讽刺声，打水声……人群来来往往，眼前有仲海、肃观、定远、侯爷……有军人、武将、婢女，朋友、婴孩、上司……

好多好多人，全数不见了，四下一片沈静，远处猫头鹰不住夜啼哭叫。卢云呆呆傻笑，原本激动无匹，此刻却又垂头丧气，他不再呼喊，只低头向前走着。

漫漫长路犹在眼前，什么时候才会走完呢？大输家萧索苦笑，神气悲凉，他恨不得能被二姨娘打死在地，省得受这无穷无尽的煎熬……：凭着十年前的回忆，他穿过了脏臭破败的花圃，来到了一处地方。

怔怔仰头，木然凝视，忽然间，卢云口中啊啊地叫了起来。

大书房有光！柳侯爷的大书房里有光啊！

有人活着！一定有人活着！卢云大声喘息，却又不敢再叫了，他的叫声如此悲哀，连鬼也会吓跑，他要小心翼翼，一溜烟地跑进去，只有这样迅雷不及掩耳，他才会看到同伴啊……

鬼鬼祟祟到了房门口，偷偷摸摸窜了进去，卢云躲在房里，偷眼打量四遭。

月光明媚，照得眼前一片温柔。地下蛛网泥灰，屋内大致完好，那张大桌依然正对着自己，屋内仍旧摆着那四张木椅，观海云远的座席，一切都没变。

卢云心情紧张，低声轻喊："有人吗？侯爷，卢云回来了啊！"四下幽静，无人回答问话。卢云并不死心，他提起了嗓子，细声再喊："有人吗？快点出来啊！"

卢云呆呆站立，他还是没听到声响，陡然间，卢云生气了，他大吼一声，振臂高呼："出来！出来！全部出来！卢云活着回来啊！"

内力威震，激得屋瓦门窗喀喀作响，泥沙更是飕飕而下，洒得卢云灰头土睑。

回音渐渐远去，夜阑人静，元宵夜里月光明，温柔地拢着卢云。那心疼文曲星的月神姑娘，温柔地向状元爷诉说，别喊了……就算喊得嘶哑，这儿也不会有人回答你……

卢云静默无声，转头瞧了瞧那四张椅子，他缓缓把面担放落下地，面色肃穆，行向自己惯坐的那张椅子，低头就坐。

啪，木椅碎裂，状元爷摔倒在地，他撑开四肢，东滚西翻，终于放声大笑起来。

醉了、还是醒了，状元卢云啊，人家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你呢？你十年一觉梦醒，你又赢了什么啊？

卢云笑着滚着，更多时候是拿着脑门去撞地板，看看能不能撞晕过去，可怜卢铁头神功盖世，额角似钢，非但撞不死，连撞晕都难。在口涎横流，手舞足蹈的将疯时刻，身边传来幽幽叹息。

月神降临，她柔声啜泣，轻轻向自己靠来，呼唤道：“卢云……卢云，别伤心……别伤心……”

卢云张大了眼，转头望去，黑暗中光芒亮起，屋内燃起了一盏孤灯。灯旁叠腿坐了一名美艳姑娘，她眼中含泪，向自己张开双臂，轻轻地点了点头。

“胡姑娘？”卢云张大了眼，瞬间坐起身来，在这倒楣的一天，他终于遇到了第一个熟人。

附注：本书所列之五十七边形之无刻度尺规作图为真实所有，此图原被视为无解，后于西元一七九六年，经数学家高斯（Gauss、1777—1855）证明可行，因十七该数涉及费马质数，因而轰动一时。

第十八卷 吾国吾民 第一章 皇天在上

寒天冷飕飕，锅子里的汤滚了，笋也熟了。

咚咚咚，锅旁搁来三只碗，全是空的，望来便似三张小鸟嘴，仰天啊啊，嗷嗷待哺。小鸟肚子饿了，汤瓢最懂小鸟的心事，它舀入锅中，盛来一只香嫩鸡腿，直向第一只瓷碗而去。

汤瓢知道，这只碗是给老婆准备的，坐月子的女人，不能不补。

空碗渐渐满了，里头有浓汤、两只嫩鸡腿、外加一瓢笋。应该够吃了。勺子四下搜索，这回又捞起一大瓢鸡爪，转向第二只空碗而去。这碗是给娘亲的。老人家这两日犯咳，身子要紧。

汤瓢捞捞找找，便又把鸡头、鸡屁股、鸡脖子找全了，这些统通留给女儿吃，还在长大的乖乖小姑娘，不能不吃肉。

三个女人三只碗，老婆、亲娘、小姑娘，却把锅子掏光了。可怜还有个人杵在那儿，此人姓王名一通，三十五岁，他是这个家的阿爹。

汤瓢子摇来晃去，小王口涎横流，可怜他也饿了，只想偷口鸡汤来喝。

该偷谁的呢？偷老婆的？刚生产坐月子，自己再卑鄙无耻千百倍，却也不能偷她的。尝女儿的好了？身为人父，居然欺侮爱女，岂有颜面去见祖宗？

偷娘的？不孝有三，偷窃父母不知多大，八成比无后还来得大。

可恶……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小王却如木头人一般，他忽然抓了抓脑袋，心下暗暗忿恚："可恶啊……为何公鸡不像蜈蚣呢……"那样就有一百只鸡腿了，大家都能吃饱了……

小王越想越恼，越恼越饿，终于不顾一切，趴头向桌，嗖嗖哩三声，每碗各偷一口浓鸡汤，最是公平不过。

嗯……小王嘴角发抖，闭目回味，仿佛神游太虚。

"来！来！来！"后厨布廉掀起，王一通端着木盘出奔，笑喊道："瞧瞧什么来啦！""鸡汤！"元宵这日大清早，北京铜罐胡同绿竹巷爆出一声欢呼，寒舍里一家三口如数转过头来，齐声欢叫。王一通望着玉雪可爱的小姑娘，笑道："瞧，这是什么？""鸡屁股。"小姑娘从爹爹手中接过汤碗，欢容娇喊："烫！烫！烫！"小姑娘烫得跳脚，却也烫得心里欢喜，三步并做两步，不顾双手红通通，迳自拿起筷子，上桌大嚼起来。

小王嘴角含笑，取起第二只汤碗，交到娘亲手中，听得老迈笑声响起："哎，鸡爪子呀！可多久没吃啰？"笑完之后，除了那呼噜吸吮之声，便只余下嗯嗯赞赏声，其余再无声息。

晨曦普照，小王身穿宝蓝印花长袍，他轻轻坐到床边，对着家中最后一个女人微笑颔首，柔声道："来，我服侍你喝汤吧。"第三只汤碗送出，床上迎来了一双玉臂。清秀的老婆坐起身来，她怀抱刚出生的小婴儿，轻声笑道："好香呢，瞧不出你这么好手艺。"小王微微一笑，送来了一调羹鸡汤，替老婆呼了呼热气。老婆却不张口吃，只柔声问道："你自己呢？吃过了么？"小王干笑道："吃了，早在厨房里便吃饱了。"眼看老婆还要多问，赶忙举起手来，硬将汤瓢塞入她的嘴里。

竹笋鲜汤，慢火炖了乌骨鸡，吃得全家和乐融融，但见老娘吮鸡脚，女儿啃鸡嘴，连老婆也给喂得满头是汗，再也吭不出气来。

小王笑吟吟地看着，自从门后拾起一只包袱，道："你们慢吃啊，我得走了。"老娘小女正忙着，无暇理会，老婆却放落了汤碗，讶道："今儿不是元宵么？你们药铺还开门啊？""是啊。"小王哈哈笑道："春冬交际，伤风咳嗽的人多了，这两日忙得不成话呢。"老婆秀目一眨，轻轻"咦"了一声，还待要问，小王却将头一撇，急急出门走了。

"读书好、读书妙，绿竹巷里问大字，找了一通便识字。"看今晨便如过去多少年，王一通一早起床，先替家中老小安顿了饮食，之后昂首阔步，嘴里哼曲，便朝京城第一大药铺而去。

风雨无阻的二十年，打弱冠开始，王一通便在药铺里干活，除了初二、十六两日关铺休憩，每日天光一亮，便该是上工时候，这时他也要行过长长的五里路，方能抵达上工地方。

五里不算近，可这五里风光不俗，走来一点不累。

"嗨，一通。"回头去看，东邻凤娘回眸笑，直了柳腰送秋波。王一通还不及抱拳作揖，便又听一声轻叹："嗨，王哥。"转头再瞧，西窗丫鬟推窗扉，含情脉脉羞羞叹。

"早啊！大家早啊！"王一通精神爽利，向左邻右舍的姑娘们道早问安，眼角堆满笑意。

王一通广受妇女欢迎，这倒不仅是因为他样貌好，也不是为了他嘴巴甜，而是因为他能"顾家"。人人都晓得，铜锣胡同里最好的男人，便是王一通。

好男人不是自夸的，要作好男人，便得照顾一家老小。说起这点，王一通可是深明奥要，他上有高堂、下有妻小，想让她们平平安安度日，一得有心，二得有钱，三还得有闲，缺一不可。王一通打小孝顺侍亲，当然有心，他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自也有空闲，唯一缺得便是钱了。不过他虽没有万贯宗财，却还有个倚靠。

"大洪堂？您……您在大洪堂当差？"每回街坊邻居听说此事，莫不先吸一口气，再从胸膛里鼓出一个大字："好啊！""大洪堂"不是普通地方，而是全国第一大药行，店里伙计家世清白、能言善道，个个有本领，一能识字，二能算帐，三还得通晓药理……传说"大洪堂"的伙计若去乡试，十个有五个考得中秀才。也是如此，每回一通大哥从

邻家门前走过，都要害得少女们气鼓鼓死瞪后厨的柜子。没法子，谁要橱里搁了成堆的"晚"呢?

"读书好、读书妙，绿竹巷里问大字，找了一通便识字。"王一通洋洋自得，正感读书之乐乐无穷，忽见天光高照，不免惊道："晚了，晚了……可得走快些……也是他太受妇女喜爱，沿途只顾着陪姑娘们招呼，不免耽误了上工时辰，一时慌了手脚，正半走半跑间，忽见一名老汉迎面而来，神色有些不善。王一通见这老人像是穷苦乞丐，忙驻足避让，免遭纠缠。

老乞丐低头行过，忽然发现了王一通，他喝地一声，快步奔来，喊道："别走！你别想走！"老乞丐拦路，想来憎恨有钱人。王一通只得咳了一声，将头别了开，那老汉重重哼了一声，左手搭住王一通的肩膀，跟着右手一伸，掌心向上，森然道："拿来。"拿什么呢？也是王一通心地善良，当下叹了口气，先提起手来，将老汉的五只指头扫落下去，跟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烂铜板，便望老汉掌心赏落。

"操你妈！"铜钱赏出，却得回这三个字，那老汉发怒了："真当我是乞丐么？"有骨气的年头，乞丐不食嗟来食，王一通眨了眨眼，还不及致歉，衣襟却又给老汉揪了起来，听他咬牙切齿地道："臭小子！你到底在想什么？整整拖欠我三个月的房租，却想塞个烂铜板蒙过去？枉费老汉专程找你收租，你……你不觉得自己可恨么？"啊，难怪有些眼熟……原来是自家的房东来了。

王一通认出人来了，赶忙陪笑道："哎呀，原来是贤翁啊，这是利钱，利钱。""利你个大头。"老汉忿忿不平，他拿起烂铜板，往地下恨恨一砸，怒道："我大儿子下月讨媳妇了，正愁没房子住。你今儿不把租银给我，小心老头儿轰你全家出门！"耳听老房东说得狠，王一通不惊反怒，霎时大吼道："老丈！恕王某耳背！请你把话再说一遍！"老虎不发威，当真变病猫？"大洪堂"的大爷发怒了，只吓得老汉倒退一步。

大洪堂！大洪堂！上好的药方不外卖！这便是威震京都的药铺大洪堂。听得药铺的赫赫威名，老汉心下一醒，自知话说得重了，忙陪笑道："对不住、对不住，都是老头儿缺钱缺得急，这才口无遮拦……"形势逆转，王一通冷冷便道："够了！这个月我老婆生产，家里事忙，这才忘了给你房钱。你今晚吃过饭，记得过来收租，我另加

三钱银子给你打赏！""赏"字拖得长长的，也赏得老汉谨身肃立，听他朗声道："多谢一通大哥，您慢走。""势利鬼！"王一通斜了他一眼，扬首高哼，便自掉头而去。

元宵节里讨晦气，一大早便满肚火，王一通沿途咒骂，幸幸而去。他一路穿过了崇文门，来到了一条大街，名唤"东厂胡同"，跟着见到内城门，名唤"朝阳门"，他穿过门下，驻足停步，瞻仰着面前的大药铺。

金字招牌闪闪生辉，不消说，此地正是"大洪堂"。也是王一通从小到大上工的地方。

王一通嘴角微笑，正想跨进大门上工，猛听药铺门里传来如雷暴吼："你新来的啊！都上工半年了，连煎个药也不会么？"老掌柜破口大骂，语音凄厉，王一通停下脚来，用力嗅了嗅，一股焦臭隔空飘来，已知药材给煎糊了。也难怪老掌柜发火，天候干旱，农作难生，药材得来加倍不易，怎能给这般糟蹋？但听吼声频繁，左一个喝哩哈抽、右一句妈妈哇啊，藤条挥打迭声，老掌柜拿出绝活，大冷天里猛抽小腿，小伙计跳得老高，没准要撞上屋梁了。

王一通摇了摇头，心道："老的不会教，小的不会学，真是，看我过去救人吧。"他俨然闭目，整理了衣装，还不及跨出步伐，却听老掌柜骂着骂着，嘴里居然骂出了自己的姓名。

"臭小子！瞧你这般德行，莫非想学王一通么？"老掌柜疾言厉色，边揍小伙计边骂，那小孩儿原本还嘻皮笑脸，听得"王一通"三字，竟然赫得哭了起来，慌道："不要啊！不要啊！我不要学王哥啊！他好惨啊！好惨啊！""还知道惨啊！不想和他一样下场，那便认份听话！否则惹火了大少爷，休怪他轰你出门，便像轰走王一通那般！让你一辈子回不来！"老掌柜提起藤条乱抽，小伙计的哭声更是不绝传来："不敢啊！不敢啊！求掌柜的开恩啊！小人不敢了啊！不敢了啊！"不敢了……不敢了……王一通泪眼朦胧，一时垂下头去，口唇喃喃，好似也在低声哀求。

三个月前为了一桩不平事，自己对着大老板的公子拍桌怒喝，当场便给人扫地出门。自此之后，自己不再是京城第一大药铺的伙计，而是门外的过路汉。

王一通默默听着小伙计的哭声，他的模样光鲜依旧，可那眼神却早已茫然。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驮着背、低下头，终于转身离开。

自十五岁起算，直到现今三十五岁，王一通二十年来如一日，每天黎明即起，准时上工，每日里都要来一趟大洪堂。即使他不再是此地的伙计，他还是得走这一趟路，好似一日不来，他便觉得这天还没开始。

一翻两瞪眼的年头，一拳槌上了桌，砰地大响过后，什么都没了。小伙计的哭声渐渐远去，王一通脚下悠悠慢慢，却也远离了大洪堂。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三个月下来，找不到一份差事，却把全北京游历遍了，今儿该怎么打发时光呢？前天才去永定河畔赏景，昨日又溜到钟楼底下睡觉，今儿真不晓得该做什么？

王一通叹了口气，自知又要瞎混一日，当下默默走着，回到了朝阳门大街。

时候还早，朝阳门大街游人无多，望来空荡荡一片，小王此时得了自由身，却不晓得该做什么，只能倚在墙角发呆。他慢慢坐了下来，笑道："什么玩意儿，干啥为五斗米折腰，瞧我多清闲啊？"他懒懒打了个哈欠，正啊啊欲睡间，忽然"啊"字拔尖，成了一声惨叫。

惨了、惨了……自己怎么忘了，今晚房东要收三两银啊！

三两银，每月房租一两银。可小王没钱了。昨日儿子满月，小王拼出全身上下十只铜板，总算替家人熬了一只鸡，如今数遍全身，却只剩一个破铜板，该怎么办呢？

想起老房东的小头锐面，王一通慌忙自忖："不行！今儿可得认真干活了！"他左瞧右望，眼见街上无人，赶紧躲入暗巷，先脱下一身光鲜衣物，之后打开包袱，左手捏鼻，右手发抖，颤巍巍地拎起全套破裤衫。

破衣烂裤，全身补丁，一股恶臭扑鼻而来，霎时之间，小王也已验明真身，他不再是大洪堂的大伙计，而是京城里的污衣名丐"王阿通"。

三个月来找不到活儿干，家里却是老的老，小的小，全都等着吃。眼前局面险恶无比，王一通非只花光了全身积蓄，尚且拖欠了三

个月的租银，再不去街上捡铜板儿，却要怎么办?

王一通摇了摇头，咒骂两声，自从地下捞起烂泥，望脸上拍了拍。霎时满脸烂泥，浑身臭黑，好似换了个人。

啦啦啦，读书好，读书妙，读书之乐祟何如，臭气薰天鬼不如。

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滚落腮边，也洗出王一通原本的玉洁白肤。他咬紧牙关，又从地下抹起黑泥，奋力再朝脸颊乱打："王兄弟，没什么可耻的！别怕、别怕！行乞而已，不偷不抢啊！"说着挥拳舞脚，振作士气："老婆！女儿！娘亲！你们瞧好了！今日我定要替你们讨回三两银！否则誓不为人了！""三两银、三两银……"春眠不觉晓，行乞要趁早，王一通振作起来，一时口中嚷嚷，脚下急急，赶紧溜上了大街，趁着天光还早，他要抢占街头第一号行乞大位，大发利市一番。

来到了东直门，撇眼看去，地下已然躺了名老乞丐，正自呼呼大睡，王一通捏着鼻子，蹙眉道。"老丈，借个光啊。"他将臭烘烘的泥脚搬开，就地坐了下来。他整理了一下脸上黑泥，跟着咳了咳，取出破碗，拉开歌喉，唱道："三、两、银……"王一通敲碗试唱，颇见怡然，当下清了清嗓子，引吭高歌："好心的大爷行行好，救人救命要趁早。一两赏银不嫌多，一文子儿不算少，多积阴德哪错不了哪……错、不、了……"在莲花落的歌声中，满街的乞儿听了王一通的召唤，也都打着哈欠起身。王一通微微一惊："嘿啊，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太阳渐渐升起，同行同业如同雨后春笋，全都冒出来了。但见老的老、小的小、躺的躺、倒的倒，满街全是衣衫褴褛的乞儿，沿道望去，几达数百人之多。

这帮乞儿全是乡下来的。天干地旱，收成无着者。老天不给活，庄稼汉若不想做土匪，便只能这般活了。也使京城里乞丐越来越多，朝廷便颁下了一条规炬：今后乞丐若想讨饭，只准上东直门大街聚集。其余地方要见了污衣大小丐，一律威武棒伺候。

这条规炬颇见道理，久住京城的都明白，这东直门便是朝廷六部衙门所在，一来官差多，巡逻方便，二来乞儿聚居一处，也不易惊扰良民，可说一举数得。也是为此，王一通若想入行，便得来此地报到了。

辰时已到，衙门开堂，众乞儿也全数起床了。看这些人懒洋洋的，有的一醒便拎起破酒瓶，咕噜噜地灌着臭酒，有的则是就地拉屎撒尿，弄得满街腥臭。少不了给乞丐邻居一阵挝打。整条东直门大街闹烘烘地，王一通自也无心多看，只懒懒坐地，等候生意上门。

一片吵嚷间，街上忽然安静下来了，每个乞丐鼻孔喷气，全在望着街头的一名行人。

今日第一桩生意上门了，看那行人抱着厚厚一叠公文，却是一名洽公百姓。他站上街头，先瞧了瞧街尾转角处的六部衙门，又看了看街边两旁的乞丐，神色胆怯，好似不敢过来。

"来吆，来吆……"众乞丐嘻嘻而笑。纷纷招手呼唤："别怕啊，想到六部衙门办事，便得经过这儿吆。"朝廷第一德政，便是将乞丐聚在六部衙门，却不知是哪个混帐官员出的馊主意。那行人面色发寒，偏生有事在身，不得不走，他迟疑良久，终于发一声喊，低头直冲而过。

"三两银！给我三两银！"王一通第一个悲情惨叫，却没能拦住那人，身边老乞丐同仇敌忾，大哭大吼："别走！你没瞧咱们多可怜？快拿出你的良心来啊！"大街上滚动哭嚷，有的乞丐擂胸顿地，有的倒地恸哭，更有大批儿童迈步飞奔，不住去追那人的裤角。

"救命啊！"行人惨叫起来，都说丰年口袋饱，路上行乞少，荒年裤带缩，满街要饭多，这人八成也是个穷酸，一见乞丐追捕自己，赶忙拼出了老命，逃进了工部衙门。

咚，大门关上了，满街乞丐又滚又爬又倒立，一见财神爷走了，便又懒洋洋地躺下。王一通恶狠狠地呸了一声，骂道："小气鬼！"早岁不知世事艰，昔年王一通也曾风光过，想那时他路过东直门，每回见得街边乞儿，总要笑其懒、恶其形，嗤之以鼻，岂料风水轮流转，今日轮到自己讨饭，方知乞丐一点不懒，一点不好做。

呜呼哀哉，太阳升到顶了，已在午饭时分，行人过去了几百个，有的拔腿便跑，有的掩面而过，众乞儿徒然喊得口干舌燥，却拿不到几文钱。眼看今儿生意不好，远处居然还飘出了炊烟，不知是哪户缺德人家蒸起了包子。蒸笼米面飘香，一众乞丐馋涎欲滴，霎时大的哭、小的叫，满街哭喊吵嚷，吓得路人更是落荒而逃。

乞丐饿了，王一通自也饿了，他今日仅喝了三口汤，不免头晕眼花。一时捧着空肚子，呼呼喘气，转看身边的老乞丐不愧是前辈，竟然准备了一个窝窝头，望来黑巴巴的，好似是根棍子。那老乞丐倒也大方，一见王一通瞧向自己，便笑道："小兄弟，一块吃点儿吧？"王一通一脸腼腆，不由低下头去，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人家已经是要饭的，自己居然还想找要饭的讨饭，却该算是什么？正臆测着自己的新身分，那老乞丐已从地下摸起了砖块，狠狠朝窝窝头砸落。

轰隆一声，砖块粉碎，窝窝头闻风不动，老乞丐不慌不忙，只提起黑赤脚来一阵乱踩，将之踏为两块。他俯身拾起一块小的，便递给了王一通，笑道："吃吧，香得很。"王一通心要口怕，有点不敢吃，可要说傲慢不接，必会惹得老丐生气，当下双手捧过，低声苦笑道："多谢老丈。"眼见那老乞丐呵呵笑着，一边摸着花白胡须，一边吃起了窝窝头，王一通干笑道："老大爷，就您一个人在这儿？您家里人呢？"那老丐乐天知命，只哈哈笑道："甭提啰，有等于没有。管他去死的。"王一通见他豁达，心下倒也佩服，暗付道："原来是个孤家寡人，难怪这般自在。"他拿着窝窝头，左右采看，忽觉街上乞儿有老有少，有大有小，却都是男儿，并无一个女子。

王一通心下暗叹："这帮人倒有先见之明，自知早晚要成乞儿，这才没成亲，倒不似我老老小小，拖着蜗牛壳……"王一通懒洋洋地想着，也是按耐不住肚子饿，便咬了一口窝窝头。臭气冲来，不由呕地一声，正要呜呜流泪，身旁却有人抢先哭了，但见一名乞童低头走来，沿途掩面哭道："妈妈……娃娃肚子饿，娃娃要找妈妈……妈妈……"哭声感染，邻近幼童全都哭了起来，一个个哭嚷找亲娘，气得亲爹又喊又骂，却阻不住孩子们的哭声。

"怪了……"王一通眨了眨眼，看街边乞儿既然有孩子，想来他们也有娘。可这些女人上哪儿去了？为何乞丐的老婆全不见了？

王一通呆呆想着，忽然啊地一声，满口窝窝头碎屑坠下，却也让他看懂了道理。

懂了，这帮乞丐并非全是光棍，可他们既已沦落到这个境地，他们的老婆便不会过来这条街。

为了养家活口，她们会默默去到隔壁的另一条……那条好像叫什么花……什么柳……

浑沌间见到妻子的下场，王一通却也放声尖叫起来："三两银！他妈的三两银啊！"王一通如癫似狂，他抛开了窝窝头，直直冲上大街，逢人便是六个字吐出："他妈的！三两银！"眼前的情势再明白不过，一旦缴不出房租，一家老小便要流落街头，届时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以妻子的贤慧貌美，她必然挺身而出，为家人卖身下海。

"快！快！谁快给我三两银，快啊！"王一通边跑边喊，无能的丈夫、窝囊的爹爹、不孝的儿子，三条大罪压上头来，逼得他心急痴狂，四处追讨钱银。

三两银不是小数目，王一通越是心急，越是吓得路人落荒而逃。整整追跑了小半个时辰，王一通筋疲力竭，他跪倒在地，目望满街行人，哭道："各位大爷。求求你们快把银两交出来！钱带多了……难道……难道……""不嫌重吗？"

咚地一声，脑袋触到了地下，正要倒地不起，陡听哗啦一声，无数铜板飞天而起，钱子儿洒得满地都是，王一通大吃一惊，心道："怎么了？真有人嫌钱重么？"正疑心间，却听街心处传来粗声呐喊："宰辅……出巡！元宵……打赏！"大官来了。威武官差前面开道，后头还跟着长长一列轿子，那两只手向天挥动，撒得铜子儿开花似的飞起，惹得一群群乞丐欢呼跳起，抢绣球般的争着铜子儿。

王一通心下大喜，他行乞资历甚浅，自不知每年元宵还有这等甜头。他挤到人群里，正要起跳，谁晓得"哎哟"一声，竟给人推倒了，眼见一枚铜子儿滚到面前，正要伸手去抓，又是"喔啊"一声，手掌给人踩痛了，铜钱却给摸走了。

当琅琅当，铜钱滚花花，王一通脑袋也开花，他挣扎半天，东奔西跑，却始终拿不到半个子儿。倒是挨了不少拳，好容易一枚铜钱直飞脑门而来，总该是他的了，当下拿着脑袋一顶，将之挡到了脚边，正要伸手去捡，却叉给身旁的老乞丐抢先捞走了。

可怜的老乞儿，无依无靠，体力微弱，自难和别人争抢。看他颤巍巍地拾起铜板，笑呵呵地放入嘴里，想来他浑身破衣烂裤，独独这张嘴牢靠。眼见人家比自己凄惨十倍，王一通自也不忍心下手来抢，他转望着满街哭嚷叫喊的乞儿，不禁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算了……纵使捡到了十只铜板，那又能如何呢？现下他可不是要几文赏钱去买馒头，而是要整整三两房银。筹不出，家不保，身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他必须替老老小小找到生路。

官差脚步越来越近，阁揆大人的轿子已在眼前，王一通咬住银牙，当下不顾一切，扑到了路上，拦轿大喊："大人！小民有冤情呈报！请您务必救我全家！"轿夫吓了一跳，不觉震动了脚步，帘里的高官似正饮酒，当场给泼了一身，王一通还没及跪下，威武棍扫出，已将他打翻在地，王一通自知全家性命在此一举，自是顾不得痛楚，仰头便叫："大人！赏我三两银！求求您！这是我一家的救命钱！"砰地一声，背后重棍砸来，只打得王一通脊骨欲断，听得官差怒道："贱民！路倒死猴逢人乞！满地铜板儿，你自个儿不会捡么？"王一通大哭道，"不够啊！不够啊！小人家里有妻有小，定得凑足三两银啊！各位大人若不救我，内子可要坠入风尘了！""去你妈的！"头顶官差一脚踹落，骂道："你老婆不做妓女，天下光棍能睡谁？"这句风凉话当真寒入冰心，王一通面色泛青，大惊道："你……你说什么？""说什么？"一旁官差提起威武棍，骂道："说你不识相！要你老婆早些挂牌出道！咱们兄弟也好去捧场啊！"哈哈大笑中，王一通气得眼冒金星，胸腔打鼓，便望官差怀里撞去，众官差大为惊讶："这小子穷疯了！"众人发一声喊，十来条威武棍反手砸下，随时能让小王脑浆迸流。

生死危难时刻，一只手掌横空而来，但见修白的手指轻轻一拨，第一根旋转飞出，余势所及，第二根、第三根……带得十来条棍子一同飞上了天，宛如魔法一般。

得救了！贵人驾到，恩公莅临，元宵节里喜庆多，该不会遇上大善人了！

呜呜喘息中，面前来了一双黑头官靴，顺延靴头望上，先见了一身大红官袍，祥云紧簇之中，官袍上仙鹤卓卓不群，正于云端施法眼，鸟瞰浮生大地。

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毋庸置疑，面前站的是一品文职大员。看他头戴乌纱帽，面如冠玉，唇蓄短髯，却是个四十岁不到的英俊男子。

"杨大人！"众官差端正身形，一齐喊出了来人身分，叫声才出，那宰辅便急急掀开轿帘，慌道："哎呀，杨五辅。您怎么下轿来了？"那年轻官员摇头道："没什么事。只是见道路堵了，这便下来瞧瞧。"众官差瞪着王一通，大吼道："臭小子！瞧瞧你做了什么好事！"王一通吓了一跳，赶忙回头去望，惊见整条街水泄不通，一顶又一顶官轿动弹不得，全给自己堵住了。还没来得及告饶，众官差便又围揽过来，打算活活打死拦轿恶丐，"住手。"那年轻官员淡淡一句话，却已喝住了众差人。

俗话说了，官不威而牙爪威，一品阁臣有令，众差人自又发一声喊，全数向后退开。王一通心头惴惴，不知是吉是凶，正忧虑间，那年轻官员已然蹲身下地，道："当街拦轿者，必有冤情在身。告诉我，你可是遭遇了什么委屈？"难得遇上贵人垂询，王一通自是喜出望外，忙道："冤啊！冤啊！小民昔时是药铺伙计，三个月前无辜丢了差，家中不巧又添了丁，实在缺银使唤，请大人务必做点好事，赏给小民三两银啊……"婴儿吃奶要娘，娘坐月子要钱。那年轻官员听闻泣诉，心里多少有谱，淡然便道："行了，你挨了他们多少棍？"王一通摸了摸疼背，忍泪道："五六棍有吧。"那年轻官员颔首会意，伸手入怀，取出了金丝钱囊。王一通自知有钱拿了，他心头扑通通跳着，双膝跪地，高高捧起双手，一时泪中带笑，低声道："多谢大人。"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六个铜板儿放入掌心。整整齐齐排作两列。王一通张大了嘴，他呆呆望着手中的六枚铜板，惊道："这……这算什么？"那官员淡淡地道："你拦轿申冤，情有可悯，朝廷不该打你。"王一通愕然道："不该打我？所以呢？"那官员道："所以一棍一文钱，以来补报你的皮肉苦。"说着说，便将王一通扶了起来，替他拍去了膝间泥灰，转身便行。

"别走！"王一通抱住贵人的腿，激动呼嚎："求求你！您定得给我三两银！小人今夜要是凑不出钱，内子便要坠入风尘了！三两银！快给我三两银啊！"乞丐殴官，怎么得了？两旁官差大吼一声，一个个勇字当头，精忠报国，把那礼义廉耻记心头，便又要过来毒打恶丐，那官儿摇头道："住了！朝廷的棍子能这般用么？"众官差发一声喊，再

次退了开，这回王一通却不怕了，他自己扑了过来，拉住众官差的裤脚，尖叫道："别走啊！不是一棍一文钱么？你们尽管下手打！姓王的今日算你们一个便宜，让你们狠打三百棍，赚个三两银了！快呀！快动手啊！别客气啊！"王一通异想天开，说什么也不放手，众官差反而不敢下手了。王一通爬到那官员面前，喘息道："大人，你……你定得救救我。"二人一个站、一个跪，那官员低下头来，反问道："你我一来非亲非故，二来我也没亏欠阁下，我为何要救你？"有道理啊，各人过各人的，凭什么人家要救他呢？王一通微微一愣，一时间竟也说不出话来，他仰头看着那人，但见蓝天白云在上，从那官儿背后飘过，阳光掩映玉面，但见此人白皙俊雅，满身光辉，一双眸子尤其漂亮，世上若有天神，便该生得这般好样貌吧？一瞬间，王一通心里找出了答案，他抱住那人的腿，大声道："因为你是官，我是民！所以你得出手救我！"朝廷威权在上，百姓疾苦在下，万万不该推诿。那官员听得此言，颔首便道："说得好。"他点了点头，看那玉白手指缓缓移入怀中，轻轻取出光闪闪的东西，瞧那两边翘翘的胖宝模样，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

"三两银啊！"官规龙银现出，王一通哇地欢笑，如饿犬扑肉、又似苍蝇叮屎，正要扑向前去，那官员挡下了他，轻声道："且慢片刻。朋友，看你模样像是读书人，可会拨算盘么？"王一通喜道："会会会，怎么不会呢？我日日都在铺里拨着呢……"那官儿伸手一招，便从随人手里接过了红木算盘，道："那好，下官给您银子前，得先请你替我加个数儿，可好？"王一通大喜过望，此时甭说一道算题，便算百道难题、三道谜题，那也是甘之如饴。忙道："行！行！行！随你爱加几千万，小人都奉陪到底！"那官员将算盘哗啦啦一拨，交给了王一通，真个报起了数字："二千四百九十九，另加一。"王一通不假思索，接过了算盘，拨十进位，怡然道："那是两千五。"那官员摸了摸唇上的短须，含笑道："再来是两千五乘二千一百三十九。"一堆大数目出来了，王一通不由低呼一声，慢慢拨了拨算盘，喃喃算道："那是…五百三十四万又……又……"尾数还未拨清，那官员却已空手计数了，答道："是五百三十四万另七千五百。"王一通干笑道："是、是，您真能算。"话声未毕，那官员又道："另加一千二百四十一万。"王一通急急加总了，蹙眉道："一共是……一千七百七十五万另…另……"话声末毕，那官员迳自道："另七千五百名……乞丐。"听闻"乞丐"二字，王

一通不由惊呼一声，方才晓得这数字的来历。那官员目向街边群丐，解释道："二千四百九十九，便是东直门大街的乞丐。至于那个'一'呢……"说着朝王一通望去，道："便是阁下了。"王一通苦笑几声，道："挺好的，人越多，益发热闹了。"那官员幽幽又道："全国似这般乞丐窝，共计二千一百二十九处。两者相乘，共得五百三十四万七千五百名乞丐，那一千二百四十一万人呢，则是西北灾地的荒民。"那官员蹲身下来，左手搭在王一通的肩上，遥指满街乞儿，轻声道："朋友，亿万众生嗷嗷待哺，可天旱无雨，上苍却只交给我这么多米粮……您说，我若独厚阁下一人，对他们公平么？"王一通呆呆听着，只见，东直门全是哭喊吵闹的可怜乞丐，一个个如蝼如蚁，犹在争夺地下的几个烂钱子儿。小王叹了口气，方知天下水深火热，若要他独自一个人超生，确实没这个道理。

他摇了摇头，低声道："这……这确实不公平。"那官儿耸了耸肩，淡然道："那我该怎么办？"王一通想了半晌，忽地双手一拍，笑道："那还不容易么？大人您只管记得'普渡众生'啊，你让每个人都快活，那不就天下太平啦？"那官员恍然大悟，也是双手一拍，喜道："是啊，我怎没想到呢？来，来，快领赏了。"东拉西扯之后，总算可以领饷了，王一通欢呼喜悦，一时双手高举，掌心向上，便来恭迎大元宝。那官员含笑颔首，迳自伸出了指甲儿，自朝元宝擦了擦，似替它挠痒了。王一通笑道："恩公，元宝够亮了，您就甭擦啦。快给钱吧。"那官员笑了笑，将手指甲轻轻弹了弹，但见一点银粉徐徐飘降，好似天女散花。王一通咦了一声，低头去看掌心，惊见手里银闪闪的，多了一点粉末，不由骇然道："这……这算什么？"那官员淡淡地道："三两银。"王一通大怒道："胡说！你给我的是银粉，连一毫也不到！"那官员摇头道："你别生气，是您要下官普渡众生的。这三两银分作一千七百七十五万份，便得此数。"一片骇然间，一股微风吹来，兀自把银粉送上了九重天，消失不见了。王一通愕然坐地，不知该说什么，那官儿却又俯身下来，柔声道："朋友，轮回六道，众生皆苦，想要普渡众生前，别忘了两句话，称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阿弥陀佛，恭喜您阖府光临……地狱道。"当即双手微敞，做欢迎状，便自转身而去。

王一通错愕之间，眼见那官员便欲离开，他大喊一声，紧紧抓住那人的脚踝，咬牙道："且慢……为何是'我入地狱'，不是'你入地狱'？王八蛋……赶紧把你贪污的银钱交出来！否则休想走！"王一通撕破了脸，已有赌命犯上之意。左右官差正待上前打人，那官员却再次蹲了下来，道："你别生气，我佛制定这个轮回，从来便是这样，没半分道理可言。不如这样，下官虽无力为你改造六道，却可以为你指点一条出路。你想听么？"王一通听了说话，心头又生出希望，忙道："说！你快说！"小老百姓声嘶力竭。那修白的玉指便举了起来，指向遥远的城外。王一通喃喃看着，那官员便又附耳过来，轻声道："朋友，你从东直门望外走……穿过了东厂胡同，朝南走，约莫三里过后，便会见到……""永定河！"王一通欢喜大叫。他世居北京，地理自是详熟，耳听永定河附近埋有宝藏，不免心下狂喜，慌忙道："好了、好了，再来呢？小人见到水定河之后。该望哪儿挖？""不必挖……不必挖……"那官员附耳低声："阁下见到永定河后，只管……"说着附耳轻声，做了个手势出来。

"望下跳？"王一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瞠目结舌中，颤声便问："那……那儿水深么？"那官员点了点头，道："非常深。金水河下漩涡涌，在下亲身所试。"王一通心头震怒："好啊！那你还要我跳！你想害我淹死么！"那官员微微叹息，"朋友言重了……宇宙共分六道，各有各的缘法业报。您既然厌倦了轮回六道，何妨试试这条解脱捷径？"他见王一通张大了嘴，便拍了拍他的肩头，幽幽说谒道："唯生不恋生，生非生，死不惧死，死非死……"说着合十欠身，静静地道："再会了。"那官员语气慈爱，行径却是冷酷无比，在左右随人的陪伴下，他登槛入轿，便又回到天界了。

只把王一通独个人留在地狱里，兀自瞠目结舌。

官府官府，好生辛苦。它管婚姻顺便收田租，管贩货还兼着卖房屋，僧道凡俗给它管，黎民百姓归它管，士农工商任它管，由南到北，从西望东，总之人只消没死、兽只消拉屎，全都听官府来管。可说也奇怪，官府管尽了天下万物，就只一件事不管。

"他妈的！"王一通气得泪水直流："真不管我死活么？"王一通越想越恨，想起过去田租赋税一两没少交，如今向朝廷求个三两银，却是推三阻四，他滚地哭喊："奸臣！把我缴的税银还给我！还给

我！"破口大骂间，便追着那轿子而去，天幸骂声夹杂哭声，官差听不清楚，否则此人毁谤官府，不免又要入狱关关。

正放声咒骂间，街上一顶又一顶华轿接踵而来，却把他挤到街边去了。王一通边哭边骂，一路追着轿子，竟然奔出了安定门，也是天无绝人之路。王一通心下忽想："等等！这许多大官倾巢而出，却是去哪儿啊？"他反覆采看，只见轿子鱼贯而过，全是朝北方而去，王一通恍然大悟："啊呀！我怎地忘了，今儿是元宵，他们这是去红螺寺啊！"红螺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朝廷举办祈雨法会的宝地。连着三日灯会下来，北京的达官贵人全上庙里去了。王一通脑中灵光一闪，心中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有救了！有救了！我干啥在这儿糟蹋时光？要找善心的大老爷，该去红螺寺才是啊！"街上百姓自私凉薄，红螺寺的善男信女却都是大好人，一会儿只消遇上好心的官太太、善心的大小姐，还怕凑不齐三两银么？王一通越想越觉道理，他仰头去望天际，但见红日西斜，已然过了中午，他袱起袖子，大喊道："三两银！老婆！阿娘！女儿！爹爹这会儿拼上啦！"小王发觉了大秘密，街上众乞儿却还在你争我夺，抢那三文两角。朝不保夕的年头，王一通也无暇理会别人的死活了，忙将破碗收入包袱，直冲北门而去。

红螺寺位在京北，颇有路程，只是王一通早已豁出了性命，路上逢车借坐，遇河过桥，只管死命赶路。日头越来越斜，将至申牌之际，终也看到了红螺塔。香火钱在前，希望也在前，王一通哈哈大笑："三两银！吾来也！"不及擦抹热汗，便要上山行乞去也。

"站住！"方才来到山道上，猛见一颗光头飞也似地赶来，就地便是一声怪吼。王一通吃了一惊，急忙去看，面前却来了一名冷眼知客僧，听他森然道："乞丐不准入寺。"凶狠的和尚来了。红螺寺是北京气功圣地，门里僧人便如少林武僧，一个个功夫在身。看那知客僧手提棍棒，王一通手无寸铁，自然不敢硬闯。他陪笑几声，心道："好你条看门狗，专往低处瞧啊。"眼看僧人模样凶冷，当下也不求饶，便溜到山边树后，取出光鲜交裳换上。

第二回出征，王一通哪里还是乞儿，看他身穿长袍，玉树临风，却又变回了大洪堂的掌柜气派。那僧人依旧守在道上，猛见一名香客大摇大摆行来，长相却颇为面熟，赶忙拦住了道路，冷然道："你是干

啥的？""干啥的？"王一通傲然一笑，将手挥出，但听当当乱响，手上的六个铜板全数滚入了钵中，已然验明正身。

"施主请进。"知客佾放落了棍棒，躬身道："今儿香客云集热闹，花灯美仑美奂，您老多走走。"王一通含笑答礼，心中却默默念咒："死贼秃，你爹睡你娘，合计六只脚。"人有两条腿，狗长四只脚，叠起来一共六只。王一通嘻嘻哈哈，连三个月的闷气一扫而空，总算有了笑容。

走啊走，来到了山门前，王一通满心喜乐，站在山门左瞧右看，但见四下灯笼高悬，庙门广场尽是摊贩，卖花灯的、打陀螺的、煮面烧茶的，热闹的不成话，却独独不见乞丐。王一通微微一笑，心道："咱今日做得是独门生意，一会儿可要发财了。"无论做啥事，总得用点小聪明，靠着皮疼肉痛换来的买路财，今日王一通公然上山入寺，成了阖山唯一的乞儿。瞧红螺寺里信众无数，一会儿这个三毛救济、那个五钱施舍，聚沙成塔，非但能渡过今夜之危，说不定连下月的饭钱也有着落。

王一通哈哈大笑，越想越是得意，他见一株树下颇为宽敞，草皮尤其柔软，想来合适打滚哭喊。便笑吟吟地来到树底，打算乔装行乞。

拿出了破碗，正待取出污衣换上，却听背后一人笑道："这不是绿竹巷的王一通？也来看花灯啊？"耳边传来熟悉的话声，王一通回头望去，却见面前站着一名男子，正对着自己指指点点，看这人嘴歪鼻塌，丑得怕人，不是花猫巷里的董老五是谁？

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容易来到红螺寺，哪知财神爷没来，却先遇上禽兽逛花灯。这个董老五世居花猫巷，镇日打着邻人老婆的念头，算是半个地痞。想起董老五平日言行无耻，王一通额头冷汗涔下，赶忙举袖遮面，假作不识。

董老五起疑道："王一通！你不认得我啦？"眼看王一通拼命闪避，董老五更是疑惑，他低头一见。猛地见到一个破碗，不由惊道："他奶奶的，你死小子拿个烂碗？可是做乞丐啦？"听得乞丐身分被人揭破，王一通大为害怕，全身冷汗涔涔而下。

眼前道理再明白不过，人心凉薄，雪中送炭绝无仅有，要找落井下石之辈，真乃俯拾皆是。自己落难事小，万一给董老五得知自家惨

况，这地痞必会想尽法子诱拐妻女。说不得，这当口决计不能承认身分。当即喝道："去！什么王一通、王二通！本大爷姓黄，不姓王！""放屁！"尽管王一通坚称不识，董老五却似咬定了他，登时喝道："老子嘴斜鼻子歪，这双眼可没歪个半点。就是你，王一通。"说着东瞧瞧、西逛逛，蹙眉道："听说大洪堂生意不好，遣了几个伙计回家，你该不是其中之一吧？"王一通不敢再说了，赶忙收拾包袱，便要换处地方行乞。偏生董老五起了疑心，却只死缠不放。两人绕树打转，怎么也甩脱不开。

头顶太阳渐渐下山，时光寸寸流逝。可怜绿竹巷里的美男子、大药铺里的好伙计，如今热汗满身，却拿不出一点办法。

一旦夜色降临、房东上门收租，那就保不住房子了，万一无家可归，自己的爱女便要送人大户人家做丫鬟，美貌妻子则要坠入青楼卖笑，连董老五那厮也能嫖……

不行！当此生死时刻，唯有向天下苍生呼救。王一通咬住银牙，握紧双拳，挺起胸膛，自望地下跪倒，双手高挥道："好心的小姐太太、英俊的少爷老爷，快赏小人一文钱啊……"晚霞漫天，在董老五的哈哈大笑中，王一通大喊大叫，自向四境苍生求救，华轿纷至沓来，达官贵人步上高台，但听当啷一声，钱子儿飞入香油筒，又听当啷一响，铜板摔到摊老板的桌上，说也奇怪，善男信女好生慈悲，王一通的碗里却没有半点东西。

太阳一点一点下山，王一通一个又一个头拼命磕着。可不知怎么回事，行人来来去去，望着一通的眼神带着讶异、带着纳闷，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晚霞晒上王家男主人的背，暖呼呼的，可一通的心里却是一片冰凉，他不懂为何没人施舍他……也许是因为他喊得太细声，也许是他的模样不够可怜，也许是泪水弄花了假黑泥，总之除了董老五的冷笑讥嘲，就是没人可怜他。

最后一线晚霞隐没，太阳终于下山了，"咚"地一声，王一通也磕下最后一个头。

大地昏暗，面前的碗却还是空的，这场歹戏总算演完了。一通软倒在地，呆呆喃喃："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正要举袖拭泪，忽然心下大惊，这才醒觉自个儿的衣袖仍是宝蓝色的。

原来如此……也难怪无人理会自己……原来他还穿着那身宝蓝长袍，根本没换上污衣裳啊。谁会可怜他呢?

原来……如此……啊……先前给董老五一闹，什么都忘了，可怜这辈子煎过几千帖药，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今日却在阴沟里翻船。王一通想要保住妻小，他双手向天挥舞，喃喃地道："不要这样……饶了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求求你们……"好似在回应他的悲喊，远处砰地一声爆响，山门传来爆竹声，四下百姓也成了要饭的，竟随王一通跪倒在地，听得众人同声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上驾到，董老五也随势跪倒在地，他偷眼望着小王，微笑道："小王甭哭啦，有啥困难，尽管要你老婆来跟我说啊，何必客气呢？嘿嘿？"嘻嘻哈哈中，皇帝莞尔，百姓欢呼，人人都挤到山门前庆贺元宵。无人广场里，连董老五也走了，地下只余下一名乞丐、一只空碗。王家男主人打了一个大败仗，他低垂脸面，轻声问道："老天爷：老天爷……"他扬起脸面，忿恨握拳，向上苍恸声悲诉："求求你！让我一家活下去啊！"当……

天籁响起，老天爷终于赏脸了，小王啊了一声，急急去看碗里，不觉张大了嘴。

碗里没有钱，却扔来了一柄刀，它压碎了破碗，静静立在地下，像个傲然的小兵儿。

"是你在……"沉雄的嗓音响起，如斯问。

"呼唤天么？"

奇怪的人来了……

面前来了一只铁脚，冷冷地站在刀旁，小王全身发抖，拾眼向上，先见到了一双火眼，之后才见到那头黑白杂生的华发，黑焦黑，白烬白，此人全身如受火焚，那两道浓眉更似火焰飞腾之状，极具霸气。王一通心头大震，他虽不认得此人，却晓得面前的男子决不是解救苍生的众神，他比较像魔。

不管是神是魔，此时只要能解救一家老小，那便是亲爷爷。王一通把钢刀扔开，反手抱住那人的铁脚，哭道："爷，爷！小人不要刀，小人要的是钱啊！三两银钱啊！"钱钱钱，钱就是道理，钱就是仙丹。身无分文的一家人，活不过三天。

王一通哭着要钱，那华发男子却不答话，他静静看着王一通，默默无言间，竟似要离开了。小王不知从哪儿冒出的胆气，赶忙扯住那人的手掌，喘息道："不能走，不能走，爷，您听着，您定要给小人三两银……不然您绝不许走……不许走……"不许二字说出，已有放话威吓之意。濒临绝境的王一通，他有不能松手的理由，此时此刻，必须抓紧眼前的机会，纵是死，他也得拿回三两银……

华发男子不言不动，他没有甩开王一通，也没有出言喝骂，只把那双火眼眯了，凝视着面前可怜的小老百姓。

说不出那是什么眼光，那里头像是怀藏了怒火、又似带着一抹忧伤，总之王一通见到了那对火眼，他感到身子渐渐发热，也发觉自己的眼眶渐渐湿红……

绝情无义的人世间，往事一幕一幕飞跃眼前，回思药铺老板的冷酷无情、店中掌柜的势利凉薄，再看方才董老五的无赖冷笑……王一通呜地一声，两行热泪终于滚落腮边。

整整挣扎了一天，终于哭出来了，悲哀催动了泪水，而那泪水又助长了怒火，浑身怒火中，王一通咬牙道："爷！您看到我的苦了么？给我三两银、三两银！求求你！赶快……"王一通越是求恳，那人容情越见轻蔑，只见他的嘴角撇向一旁，扑地一响，竟然啐了口唾沫出来。陡见这幅神态，王一通终于大吼起来，他拾起地下的钢刀，厉声道："杀了你！"钢刀戳出，正中那人的肚子，王一通全身大震，这才发觉自己正在行凶，他啊了一声，好似大梦初醒，慌忙扔下刀柄，哭道："对不住，我不是故意的，对不住，爷爷，我……我给你赔命……"王一通满面愧疚，那人却似不痛不痒，他将两根手指提了起来，笑了笑，看那柄刀好端端地夹在指缝间，竟不曾伤了他一分一毫。

对方身怀绝艺，王一通自是惊喜交迸，忍不住又哭了起来，正要跪倒谢罪，那人却将他一把揪了起来。跟着左手搂住了可怜人的肩头，右手食指点出，定向远处的佛寺山门。

顺着那人指端去望，却见山门前行来两名僧人，四手合抬大木箱，箱体沉重，带得僧侣脚步蹒跚，可四周百姓却不体恤他俩的辛苦，仍不绝抛入铜子儿。

当、当、当，不消说，箱里全是香油钱。

王一通呆呆望向华发男子，喉头嘶嘶沙哑，说不出话来，那人并不多做劝说，只反手拍了拍良民的脑袋，面露嘉许之色，跟着转身离开。

绝望降临，希望也降临，王一通不再跪地，不再哭嚎，他遥望红螺寺，但见远处烟火奔腾，炸亮了夜空，寺前百姓拍手欢笑，都在庆贺元宵到来。转看那董老五，兀自缩在人群里嘻笑，想来还在打什么如意算盘。

命运巨轮即将转动。做了一辈子良民，如今来到了界线上，王一通低下头，深深吸了口气，猛地高高仰起头来，望向那无尽璀璨地三千里夜空。

天顶明月高悬，在这无情大地里，她是唯一的有情众生，那自小看着自己长大的月亮姊姊，仍在亦步亦趋地守护一通。她并没有放弃自己。

人儿月儿俩相视，王一通看着美丽的月亮姊姊，泪水不觉涌了出来，他想向月儿姊姊解释，让她明白自己的苦衷，奈何他读书不多，硬是说不出什么为国为民的大道理。他红了眼、低下头，泯着唇，陡然间，心头一片闪亮，想到了四个字。

"皇天在上！"

王一通双手紧紧握拳。向天顶穹苍凄厉哭喊。

皇天在上……皇天在上……王一通胸膛起伏，大口喘气，四下不闻一点回音，唯有体内十亿八千万个毛孔晓得他的苦，随他一起挣扎呻吟，陪他一起尖叫恸**嗥：**"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吾为人夫，亦为人父……"钢刀离地而起，来到了手中，那冰冷刀身好生晶亮，它辉映着月光，也映出小王的庄严容情。

说不出来像谁，刀子里的王家男主人没有咬牙，也不曾忿恚，此时此刻，他显得很肃穆，很庄严，在那二十五年的傲慢岁月里，没一刻比此时更圣白了。

明月掩面，天地一片黑沉，无极幽冥里传来啜泣声："老天爷……您不让我活……""我便自己活！"

钢刀回旋，如疯似狂的王家主人，发出了今生最大的怒号。他抓紧了冰冷钢刀，已然杀向喜气洋洋的红螺山……

第二章 奉天翊运推诚武臣

"你……叫什么名字？"

天神问话了，就在佛殿里，王一通哭了起来，眼看四周尽是凶神恶煞的兵卒，赶忙又擦拭泪水，换了涎脸来陪笑。

可怜复可悲，也许自己那把怒火不够旺，也许天生没有做强盗的命，总之冲向山门的王家主人没有抢到一文钱，反而给红螺寺的和尚一脚踢翻在地，当场扭送法办。

红螺寺里众官云集，非只旗手卫都统在此，连刑部赵尚书也在这儿。王一通给人扣押起来，就近送入寺里审讯，他跪倒在地，仰首展望，但见面前坐了一名大官儿，他生了张四方国字脸，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瞧他右手戴了个铁手套，望来斑驳锈痕，与高官身分大大不称。

"你……"大官儿俯身过来，铁手轻轻抚王一通的背："叫什么名字？"大官再次开口，王一通垂下头去，眼角偷偷瞄了人家一眼，只见铁手男子的目光并不寒凉，好似是他那早已过世的爹爹，正自望着做错事的可怜儿子，既怜悯、复担忧……

"大胆顽匪！快快从实招来！"小王正自发呆，忽然脸颊给人狠狠抽了一记，他惊醒过来，慌道："大爷饶命啊！咱的老婆小孩还在等我回家，您快快放了我……""放屁也得有个味儿！"旗手街都统跳了过来，他气得眼冒金星，怒道："你还弄不懂吗？你已经完啦！一辈子都完啦！"正统十一年正月十五傍晚时分，红螺寺杀出了一名歹徒，他一不蒙面、二无同伙，手持钢刀，便这样单枪匹马下手抢钱，此人不仅公然行抢，抢得还是出家人的香火钱，这岂止是触罪，简直是造孽，疯狂歹徒世所罕见，只惊得四周百姓全数跳了起来，联手痛殴之下，差点没把他打死。看这人少说得在牢里蹲个十年八载，居然还想着回家？

听了自己的犯由，王一通悔不当初，自知再也见不着妻小老母了。他掩面痛哭，悲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们饶了我这回！小人再也不敢了！"刑部赵尚书打了个哈欠，摇头道："这小子当真烦人，休跟他啰唆，你们打他一顿，让他早些画押。"刑部尚书号令一下，但见官差如狼，衙役似虎，诸人横眉竖眼，正要下手毒

打，却听一声断喝，铁手男子站起身来，斜睨了赵尚书一眼，冷冷地道："忘了我在这儿么？"身穿宝蓝镶黄袍，腰系四爪金龙带，胸口绣狮，龙目生威，铁手男子将官袍抖开，展现了权臣风范，也吓退了一众虎狼官差。

身穿黄袍的大权臣，自开国来只两个姓氏能够。一个姓朱，一个姓江，现下又多了一个新姓儿，一二三四五，伍子胥的伍，定江山的定，远小人的远。伍定远，当今正统朝的大都督，西北讨逆军的最高统帅，不过把眼儿瞪在赵尚书的脸上，便吓得他脸色剧变，赶忙揪住身边的陪审宫，厉声道："猪一样的徐主簿！本宫三令五申地告诫，命你们不可再动私刑！怎么老毛病又犯啦？"那徐主簿原本双眼半眯半睁，只在打着瞌睡，哪晓得竟给人当作了代罪羔羊？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赶忙揪住身边另一人，厉声道："猪一样的王押司！你这家伙不好好问口供，却来忙着打人？你还配做朝廷命官么？"姓王的都很倒楣，那王押司张大了嘴，茫然四望，眼见下属逃得老远，只得举起手来，奋力自抽耳光，喝骂道："猪一样的王押司。像条猪……一样！"官场如戏场，台上谁是红角正主儿，谁是白鼻子四丑儿，含糊不得，众官成了猴儿，自把王一通逗得呵呵笑了。只是他笑没半晌，转念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由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别哭……"正要伸手拭泪，那铁手已然伸了过来，拍背安慰："有我在这儿，你一定能公正受审。"铁手男子形貌忠直，体如御猫展南侠，貌似龙图包大人，料来定是正派人物，听得他的安慰，王一通眼中含泪，用力点了点头。

"来人。"铁手男子使了个目光，两名军官快步抢出，送了一只包袱过来，王一通低头来看，只见那包袱裹着油布，密密实实、层层叠叠，却不知里头收得是什么东西，他心里害怕，正想启齿来问，铁手男子已然取过包袱，柔声道："别怕，乖，我只是要你仔细瞧瞧这东西……来……不忙、不忙……"一层又一层的油布解开，最后里头散出了光芒，油布包里竟然睡了一柄刀，它静静的、恨恨的，像具死尸般一动不动，只等主人过来认尸。

王一通飕飕发抖，不敢吭气，那铁手拍了拍他的肩头，柔声道："来，我只是要你认认这柄刀，来，仔细瞧瞧……这是你的东西么？"诚恳温和的语气，反而让王一通更加难受，他虽想开口否认，却

又不想欺骗铁手男子，犹疑惶恐间，终于还是垂泪招认了："回大人的话……我……我认得这柄刀，这就是我……我……抢劫时拿的那柄……那柄……"王一通双手捧面，还没说完话，却见赵尚书随手抓起供桌上的木鱼，当作惊堂木重重一摔，厉声道："来人啊！人证物证俱全，不容狡赖！速速逼他画押！带入囚房！"王一通魂飞天外，本以为诚实至上，谁想开口招认后，却成了坦承犯行，当场大哭道："不对！不对！我话还没说完哪！那柄刀不是我的东西啊！我是给冤枉的！"听得刁民改口了，赵尚书怒火冲天，喝道："胡说！你行抢时用的是不是这柄刀？说！"王一通哭道："是啊、是啊，可是……可是这柄刀真不是我的东西……"赵尚书越听越烦，大怒道："胡说八道！一下子是你的！一下子又不是！分明是狡辩！来人！大刑伺候！打得他招！"刑具正要拖出，小老百姓大哭大叫，一片吵闹间，猛听一声鼻哼："嗯？"大都督目光威严，环视全场，吓得众官噤若寒蝉。王一通哭哭啼啼地爬过来，对着铁手拼命磕头："大人，请你务必相信我！这柄刀真不是我的，我是被人家陷害的，相信我…拜托相信我…"刁民屡屡纠缠，烦不胜烦，赵尚书啧道："爵爷啊，别听这小民胡讲。好容易人证物证俱全，咱们还是早些结案吧……"大都督淡淡地道："你以为他是胡讲么？"赵尚书干笑两声，还未说话，大都督随手将钢刀抄起，迳朝赵尚书面前扔来。

飞刀射来，吓得赵尚书魂飞魄散，正要凄厉尖叫，却见钢刀无故旋转飞起，跟着笔直而落，咚地一声轻响，刀头不偏不倚，正正插到了案上，却也让赵尚书看了个明白。

直至现下，众官方才用心观看这柄刀，只见它长达四尺半，厚背窄刀，份量极沉，单手几乎拿它不住，以份量观之，这柄刀绝非是下厨用的菜刀，它杀得是比鸡鸭更大的东西。

比鸡鸭还大的东西……是牛？是羊？是猪？还是……还是……

一片悚然间，铁手伸了过来，朝着握柄处点了点，却也让众人见到了环形护柄。

什么样的刀需要护柄？赵尚书啊了一声，颤声道："这……这是军刀。"须要护柄的刀，杀得不会是砧板上待宰的东西，而是会反抗的东西。不消说，这柄刀杀得是人，唯有人……才会竭力反抗。

直至此时，众人方才晓得五军大都督日理万机，却为何会亲自过来察看嫌犯。这案子本身并不寻常，它不只涉及刑事，怕也涉及了军事。一片宁静间，大都督又蹲到小民身边，柔声道："告诉我，这柄刀打哪来的？是不是偷来的？"军刀不是菜刀，百姓决计买不到，大都督无愧捕头出身，第一句话便问到了关键处。王一通拼命摇头，哭道："大人！小民哪有胆子去偷刀？这柄刀不是我的，是别人送给我的啊！呜呜……"大都督安慰道："别哭。这刀是谁送给你的？还记得么？""记得！记得！"王一通大声道："这柄刀是一条大汉丢给我的，他头发白了大半，眉毛吊得白睛虎似的，还有……还有他的左脚像是假的，熟铁打的……""是他！"众官差闻言，无不吓得眺了起来。众人惧怕不已，铁手男子却无惊惶之意，他只眯起了眼，淡淡问道："你是在哪儿遇上他的？"王一通低头下去，哽咽道："便……便在红螺寺的山门口。"陡听此言，赵尚书第一个爆出凄厉尖叫，当场钻入供桌底下，便与徐主簿撞个正着。两大长官争夺地盘，其余官差也是东奔西跑，各自寻找掩蔽。

王一通也吃了一惊，颤声道："怎……怎么？那个铁脚怪人是……是成吉思汗么？"成吉思汗早已死了，威名却永存中原。是以小老百姓每每念及魔王威名，脱口道出的便是这四个字。可此时此际，场内将士听得蒙古战神的大名，却只微微苦笑，好似他们宁可与成吉思汗对敌，也不要和铁脚怪人撞个正着。

成吉思汗可怕么？上过西北前线的都明白，此人不过是兵马厉害，实则并不足惧。孙武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成吉思汗再怎么武勇，至多懂得伐兵攻城。可他的大炮能轰垮中国的长城，却永远也轰不破中原百姓的心防。只消华夷之分一日犹存，百姓心里的长城犹在，纵使真实的长城垮了，朝廷也不会垮。

不同于成吉思汗，"怒王"之所以可怖，绝非是武功凶猛、兵马厉害，此人之所以难缠，纯是因为他身上染有一种"病"，纵使让战神成吉思汗遭遇了，也得退避三舍。

大约是八年前，那怪病首度发生。当时朝廷第一回挥军西北，百万大军会战潼关，打得怒匪溃不成军，其后各路兵马陆续增援，一车又一车的食粮徵调出来，一个又一个百姓派做军夫，到得后来，竟已调动了四百万壮丁充作兵卒，军容之盛，前所未见，全军便算一个喷

嚏打出，也能震死群贼。结果也在同一年，天候转凉之时，也许是喷嚏打得太多，甘肃全境真个爆发了怪病。

正统二年秋，八月十七日，怪病悄悄来临。说不出来那是什么病，只晓得它蛰伏起来很静，爆发之势却极猛，当时染病的全是民夫，他们静静聚集军营前，望来模样正常，一不咳嗽、二未伤风，外观上不见分毫症状，可朝廷命他们跪下时，却惊觉他们的膝盖全坏了，无论官兵怎么打，硬是跪不下来……最后他们哭着喊着，发疯似的扑向帅帐，全力夺回朝廷征走的食粮，军营化为一片火海，潼关以西也在三日内陷于敌手。

自这场大战后，普天下的名将都懂了，原来世间最高明的兵法不在伐谋，也非伐交，甚且以多胜少也未必是制胜之道。因为怒王如斯昭告了天下众生……"两军对决，攻心为上"！

十年下来，举凡铁脚过境之处，孽毒四散、怪病播流，奴仆染病了，便下手打主子，罪犯染病了，便动手杀狱卒，连柔弱的妾婢一旦得病，也敢持刀砍了老爷的命根。最后瘟疫越散越广，怒匪越杀越多，逼得朝廷下达禁令，严禁百姓提及"怒王"、"跛者"等妖名，否则这场大战永远也打不完……

"救命啊！"想起秦仲海的恐怖，殿上官差奔跑呼救，好似老虎冲入殿来。朝廷命官失态，便只能瞧正统军的作为了，但听军靴踏响，一名参谋跨步而出，厉声道："欲破正统朝，先得击垮谁？""正统军！"众将抖擞了精神，仰天大吼。那将官双目环睁，厉声道："欲败正统军，先得击垮谁！"众将暴吼一声，同刻喊道："一代真龙！""诸君！"那参谋凛然道："只要我正统军总帅坐镇在此，纵使来敌是成吉思汗，吾等何惧之有？"此言掷地有声，登让众将官士气大振，一时大声答诺。

要想打垮正统朝，便得击破赐号"顽忠"的正统军，而要让七十万的正统军烟消云散，则得打垮全军心头的正旗标竿，"一代真龙"。秦仲海要想让天下大乱，便得闯过这一关。

众将官追随大都督，早已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如此坚定意志，自不怕怒匪的心战。眼见下属们昂然立地，宛如钢铁雄狮，伍定远身为西北扫逆军统帅，自须出面说话。他深深舒了口气，吩咐道："熊俊、焦胜。""属下在！"军靴踏步声大作，两名军官应声而出，抱拳行

礼，模样颇见精神。伍定远解下了正统之令，道："你二人持我令牌，速去勤王军大营借调三千铁骑，每人配发铁盾一面，沿红螺山驻营。"号令一出，熊俊、焦胜快步离去，伍定远又道："巩志，你即刻去通知皇上的随扈，请他们即刻调出火枪队，严密保护皇上。"火枪队团团阵列，怒王纵使要直闯禁地，怕也要给打成蜂窝。大都督既已做出调处，殿内复又寂静。那赵尚书、徐主簿从供桌底下爬了出来，慌道："爵爷，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你们不是才在襄阳打胜仗了么？"伍定远摇了摇手，道："别怕，我会处置。"他将凶刀交给了下属，便又蹲到了王一通面前，静静瞧着他。

面前的小老百姓很无助，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正因为他的卑微瘦小，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足以昭显天下亿万百姓的心灵归向。

身为西北讨逆军的统帅，伍定远比谁都清楚，朝廷怒苍这场十年大战，争得不是西北西南的地盘，胜负也不在三个五个关隘，双方所恃只在一个"理"字，谁的道理"正"，谁便能赢得天下人心，打赢这场十年大战。

大都督怔怔无语，像是在替小老百姓操心。王一通不禁又生出了希望，颤声道："大……大人，我可以回家吗？"王一通又在异想天开了，那赵尚书满腔火气没处发，一听这歹徒还在嚷着回家，便要开口痛骂，大都督却拦住了，他静默下来，目含怜悯之光，轻声道："于情，我想放你。"王一通一听此言，自是大喜过望，赵尚书则是慌不迭地叫苦，两人还不及抢话，大都督却又叹了口气，低声道："于理……你持刀行抢，国法不容……"王一通如中雷击，悲声道："国法不容……那……那我不就……"大都督低声道："对不起，我没法子帮你。"听得大都督如此言语，王一通不禁泪如雨下，老赵则是拱手笑道："都督英明！"治国之道，首在公平。面前的王一通模样虽然可怜，可他持刀抢劫，那便不可徇私纵放，倘使大都督自己不守法，来日消息外传，人同此心，官同此理，国家法政岂不动摇？守法良民岂不怨声载道？

眼见大都督默然垂首，小王自知无幸，只是低头哭着，赵尚书提起中气，暴吼道："来人！将这小子押入大牢，明日一早，开堂定罪！"眼见官差嘿嘿冷笑而来，大都督猛地举起铁手，咬牙道："等

等、再等等，再让我想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伍定远捕头出身，熟知律法，自也知王一通押入刑部的下场。

聚众上山，死；挟暴劫财，死。王一通持刀行抢，犯的是重罪，一旦进了公堂受审，轻则流配边疆，一世为奴，重则拖出狗头铡，当庭开铡处斩。"治乱世、用重典"，旨在防患于未然。此乃本朝定下的严刑峻法，伍定远公门数十年，自也深明道理。

怎么办？现下不必多谈什么治国大法、救民伟业。眼前场面再简单不过了，王一通只要进去牢里，十之八九会死。可他该死么？伍定远眯起眼儿，他望着那痛哭嚎啕的小老百姓，一时铁手抚铁面，只在咬牙苦思。

若要开脱王一通，不难。只消一句话说出，学着江充的官场技法，赵尚书定会卖他个面子，其余官差自也会乖乖听话。若不想败坏法政，他还有卓凌昭的冷酷做榜样，只消将眼皮闭起，对哭声充耳不闻，来日杀死王一通的是三法司，与自己无关。

怎么办？怎么办？该拿官职来压呢？还晕……还是要置之不理？

年轻时官职卑微，遇上不平事，只管义愤填膺、破口大骂头顶奸臣，可十年过后，头上那个姓江的早已不见了，轮到姓伍的当家作主，方知其间的为难。

公门之中好修行，伍定远先前指挥若定，明快至极，可此时目光却显得茫然，他一会儿望着升斗小民，一会儿闭眼踌躇。那王一通自知命运全在人家的一念之间，只手擦红眼，不住饮泪。其余官差则是面色铁青，都在等候都督裁判。

"于情，我不想抓你，于理……我又不该放你……这情理之间……情理之间……"元宵花月夜，静谧无声的佛殿里，但见铁手拿起放落，放落拿起，饶那"天山传人"贵为真龙之体，这幅肩担却也似万斤之重，委实难以承担。

"爵爷大人啊……"也不知过了多久，赵尚书率先苦笑："照您这般磨下去，到明年元宵也没个了结啊……"伍定远怔怔愕然，他将铁手举起，掩上了额头，却也遮住了目光。

"来人啊！"大都督弃守，老赵随即开工："将此人押回刑部！明日开堂定罪！""不要！不要！"凄厉哭喊中，大批官差涌了过来，立时抓

住了王一通，听他尖叫道："饶了我！饶了我！我不能死啊！我的孩子还小啊！啊呀呀！饶命呀！"小王给拖了走，口中却在高声悲号，伍定远听得"孩子"二字，忽地双肩一震，喘道："慢……"大都督再次开口，想来又要变卦了。赵尚书苦笑道："侯爷！您算了吧！这可是赵某刑部的案子，不关您的事儿啊！"大都督不理不睬，他行到王一通面前，咬牙忍泪："我……我还没问你，你好好一个良民，为何要下手行抢？""三两银！"王一通听得此言，登时放声大哭。他双膝跪地，抱住了大都督的腿，凄厉悲叫："三两银！我只求三两银！可整个北京就是没人理我啊！呜呜！呜呜！"大都督眼眶泛红，他望着王一通，低声下令："来人！取我正统军的粮票来。"人群分开，掌粮官缓缓行出，他从怀里取出一叠粮票，交到上司的铁手里。

"五军大都督府通令各州县卫所，本票抵白米一石，见票兑粮，伪造者斩。"这些票券出自五军都督府，通行于正统军营寨之中，只消找处卫所，随时能依价换米。大都督取过粮票，如数塞入小民掌中，轻声道："待你家小探监之日，记得将票子转给他们。"王一通慌忙来数，待见手中粮票竟见多达三十张，不由惊呼出声。当时白米昂贵，一石米折银三两一钱，这整整三十张票子赐来，等同百两白银到手。

赚了，王一通手捧恩赐，心里很高兴兴，此番放手搏命，总算替家人挣回了大钱，一家四口节衣缩食，足抵几年开支了。他呵呵笑着，正想向好心的大都督道谢，可莫名之间，两行泪水却不听使唤，已然滚落面颊。

心里很明白，拿到了钱，也是该死的时候了。自今而后，妻子没了丈夫，儿女失了爹爹，白发老娘更要为儿子送终。王一通怎么也道不出那个"谢"字，他只能亲吻着粮票，泪水扑飕飕落下，弄湿了票子上的精致印花。

"带走！"场面悲戚，大批军官涌了上来，将王一通拖走了，临别之际，小老百姓用力回过头来，大声尖叫："大人！谢谢！我代一家老小谢谢您！您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大好人！"还是说了那两个字，谢谢。一通终究是个老实人。大都督不愿去看他的容情，只将脸面转向照壁，无言无语。哭声渐渐隐去，歹徒总算给押走了。众官松了口气，正要说话，却听殿内传来一声呜噎，依稀是伍都督所发，众官纷

纷去瞧，看那伍爵爷面向照壁，宽厚双肩不住颤抖，那铁手更是紧紧揪住额发，不住拉扯。想来他的额头便是这样秃的。

赵尚书惊道："爵爷，您……您还好么？"他蹑手蹑脚，缓缓靠到大都督身边，正要去看他的容情，猛听一声悲嘶，都督咬紧牙关，如此悲怆呐喊……

"八十三！"

八十三？莫非还有八十四、八十五？众官满心讶异，面面相觑，却不知此言有何奥妙。场面益发不妙，赵尚书第一个醒觉过来，忙道："诸位，下官还有点私事，得先走一步，一会儿祈雨法会再见……"大事不妙，谁敢多看大都督一眼，赵尚书是个聪明人，自要溜之大吉，脚步才动，冷不防一名参谋拉住了他，附耳道："大人，方才闹出来的事儿，请您务必……"眼见参谋竖指唇边，做了个噤声手势，赵尚书心下一凛，自知怒苍魔头行踪不明，却似在北京出现了，万万张扬不得，忙道："行、行。赵某一定守口如瓶。"赵尚书走了，众官也一一告辞，偌大的殿上只余都督一人坐着，其余几名参谋陪侍在旁，听他口唇喃喃，依稀又说了几个字，却也听不明白。

大都督总是如此，他武功卓绝，性子沉稳，纵使战地里四面楚歌，他也能冷静以对，带领下属杀出一条血路。可每当他返回京城，踏入"三法司"的辖地之时，他总似打了一场大败仗，半天抬不起头来。众参谋从军已久，自是深知上司的脾气，一时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只能在这儿唉声叹气了。

众所周知，龙手都督麾下有四名参谋，"掌粮官"名叫岑焱，"掌旗官"唤做燕烽，另还有位"掌令官"高炯，这三人各有所长，有的能调兵遣将、有的擅长奇谋献策，但要说到出言劝慰上司，却还远远够不上边。见得大都督心情不佳，却也只能苦苦罚站。

正烦恼间，却听脚步声响，一人从殿外行来，众将见得那人面貌，莫不大喜而呼："巩爷！您可回来了！"正统军四大参谋之首，便是长洲巩志。他才一进来，猛见殿内风声萧萧，官差衙役溜得一个不剩，仅余上司一人孤坐着。巩志心下一凛，忙道："怎么？那小民给收押了？"巩志心细如发，三言两语便猜出梗概。众参谋自也苦笑两声，全都点了点头。巩志长叹一声，道："麻烦了……"确实麻烦了。两军对决，攻心为上，若想打垮"一代真龙"，绝不能单凭拳脚功夫，而是

要抓紧他的性子，只消逼得他心生茫然，不知为何而战，这场仗自也赢了一半。

秦仲海是个狡猾的人，过去十年来，他不知多少次迷惑大都督。想起王一通指证历历，众人担忧起秦仲海的动向，自是满心烦恼。高炯附耳道："巩爷，万一秦仲海真来了……大都督可有法子制住他？"巩志叹了口气，道："先别说这些了。燕烽，去打盆水来。我来服侍都督洗脸。"那燕烽在四参谋里年纪最小，外号"四火儿"，一听老大哥吩咐，便已诺声而去。

空旷的大殿上，只余伍定远孤身坐着，看这人打少年起便不健谈，如今年纪长了，一日静默下来，形象只有更加严肃，让人不自觉害怕。众参谋心下发寒，一齐朝巩志望去，盼他赶紧上前相劝。

正统军里人人出身沙场，唯独巩志不是。他以前是个衙门师爷，不曾带过一天兵，不解军务，不识兵法，可也因他的出身如此，每回出征在外，总要担负最要紧的功课，两军对决、攻心为上，他必须巩固正统军的心防。从大都督到小卒，无论谁心生迷惑，便得瞧首席参谋的作为了。

巩志自知苦差难免，先上下整理了衣装，这才行到上司身边，躬身道："都督，卑职回来了。"伍定远眼光仍瞧向地下，却没应答。众人心知肚明，以"天山传人"武功之强，怎可能听不到巩志的说话？不消说，此时他哀莫大于心死，他什么都不想管了。

众参谋暗暗叫苦，就怕连巩志也劝他不动。高炯附耳过来："巩爷，我看都督神色不对，不如我去请夫人过来，让她劝劝都督。"巩志摇了摇头，悄声道："先别惊动夫人，到时他夫妻俩一言不和，反而害得都督心里更烦。"艳婷脾气如何，正统军上下自是明白，眼看高炯不敢再说了。巩志只得沉吟了说词，他慢慢挨近两步，道："都督，且听巩志一言，好么？"他见伍定远不言不动，当下大着胆子，将手搭上了上司的肩头，细声道："都督，咱们正统军谁都可以迷失，唯独您不能。倘使总帅自己都迷失了，这场仗也不必打下去了……"此言并非危言耸听，秦仲海打通了阴阳六经，正教中人别无抗手，唯赖伍定远的"真龙之体"方足相抗。倘使大都督斗志全消，一旦与怒王正面交锋，无论单打独斗、抑或整军出战，都将一败涂地。

巩志苦心劝谏，饶那伍定远心境再差十倍，此刻也须应答。他睁开了眼，低声道："我很好，也没有中谁的阴谋陷阱，我只是……只是觉得自己……自己……"巩志听他自称"很好"，说话时却不住搓弄额发，料来一点也不好。他大着胆子，握住了上司的铁手，低声道："都督，您要有什么心事，何妨说出来吧？让大家替您参详着。"巩志细心问候，大老板仍是低头不语，彷彿心事重重。过得半晌，他终于叹了口气，幽幽地道："巩志，你能否告诉我……这些年来，伍某人……伍某人……"他目光望向远方，茫然道。

"做得'对'么？"

耳听上司问了怪话，众参谋登时发起喊来了："都督！您再对也没有了！您没见方才那小民感恩戴德、欢喜离去么？您与怒苍激战十年，为国为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万民，您还会有错么？您一百个对、一千个对、您是开天辟地、古往今来最善良的官儿了！"正统军四大参谋，有的管食粮，有的管布阵，却无人善于攻心。果然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却多是千篇一律，伍定远毫不理睬，仅将目光定在巩志脸上，想来只要听他说。

这下轮到巩志苦恼了，身为首席参谋，他不似岑焱、高炯那般务杂，他只有一个使命，那便是看好老板的心思，正因如此，他的职责也至为重大。眼见大都督一脸殷切，他连叹气也不敢了，只能垂下头去，细细推算上司的心情。

大都督为何痛苦呢？一个人武功强到他这个境界，那是想杀谁就是谁，随时能将心目中的坏人一网打尽。可有了这般随心所欲的武功，为何他还是心存茫然呢？莫非他嫌自己的官职不够大，所以遂行不了心中的正义？可一个人坐拥一百四十个卫所，手掌七十万雄军，权势大到他这个地步，难道还嫌不足？

麻烦不在武功不够高、也不在权势不够大，相反的，大都督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他太高太大，所以他才想弄明白八个字……

该怎么做……

才是对的。

巩志想通了都督的心事，冷汗却也淋漓而下，看大老板这幅模样。他岂止迷失了？他从头到脚每一寸都在动摇。想到复辟来发生的无数大事，朝廷里或生或死，或走或叛，巩志真不想说话了。

毕竟那地狱里的哭嚎声哀戚，字字冤屈，大都督身为本朝武人首脑，他敢全数推称不知?

正惧怕间，殿上脚步声响，那燕烽总算打水回来了，在众参谋的注视下，巩志赶忙迎了上去，自取毛巾打湿，先替自己擦去冷汗再说。正蒙混间，高炯咳了一声，道："巩爷，说句话吧。都督在等着。"岑焱也催促道："是啊，巩爷，您别不吭气，咱们可是一家人啊。"巩志想蒙混，人家却不让他蒙，他苦笑两声，自知无法拖延，当下单膝跪倒，朗声道："启禀大都督！什么对与不对，卑职从没想过！打巩志跟随您的第一天开始，便从是非里豁出去了！"听得巩志的言语，众参谋自是大感意外，正统军号称仁义之师，十年来铲奸除恶、解民倒悬，可首席参谋却怎地说出这等话来？众人又惊又急，纷纷喊道："巩爷！您说得是什么话？咱们正统军十年来流血流汗，为国为民，难道还有错么？"巩志静静摇头，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众人大惊道："为什么？"巩志叹了口气，低头道："我只是个参谋官，不是朝廷的史官，什么是非对错，我不想多谈。"参谋谈的是输赢，史官论的却系是非。二者所求不同，自不能一概而论。

一片愕然间，却听伍定远叹了口气，道："说得好……说得非常好…似我这般人，本就没资格谈什么是非。"说着说，驮下双肩，神气极为萧然。众参谋大感惊慌，一时急使眼色，都盼巩志说上几句好话，别再废话连篇，存心折腾老板。

巩志如此说话，其实自有用意。他蹲到上司身边，柔声道："都督，非是卑职有意顶撞您，实在是才德有限，不配谈那些大道理。可卑职心里明白一件事……"他神色转为郑重，紧紧握住了上司的铁手，附耳道："倘使今日……""卢大人在此……"

陡听此言，伍定远情不自禁仰起脸来，面上筋肉不住颤动，巩志贴住了上司的耳孔，轻声道："卑职心中坚信，卢大人他啊……""也不会责怪您一句……"

听得巩志的安慰，伍定远嘴角下弯，猛地滚落了两行热泪。

天下最得宠的幕宾，绝非什么奉迎拍马之徒。而是一位真正的贴心知己之士。巩志追随上司已久，自知他的心结所在，区区三言两语说来，便已点破了老板的心事，却也让他坠下了英雄泪。众参谋见老板哭了，一时惶急无比，便要围拢抢话，巩志摇了摇手，示意他们退

开，跟着将毛巾交了过去，轻声道："都督，洗脸吧。"伍定远将毛巾掩住了脸，他压抑声息，上身前倾，浑身不住抖动。巩志也默默守在一旁，任凭老板宣泄心中苦闷。

"让你们担心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伍定远慢慢收了泪，双手抱胸，腰挺背直，便又恢复得刚毅稳重。他见众将望着自己，便挥了挥铁手，低声道："都过来吧。"眼见老板恢复了，众参谋自是大喜过望，虽不知巩志使得是什么神奇办法，却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劈劈啪帕……庙里头传来鞭炮声，远远听来，更衬得殿里的宁静。伍定远此时身在山门殿，他听得殿外鞭炮声不绝于耳，想起这一年来发生的大小事，蓦地之间，竟是面露倦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三天是上元。今年好容易在襄阳打了一场胜仗，方得快快乐乐返京过节。谁晓得昨晚三更才把行李放下，天没亮便给兵部召回，上缴"走马符"。之后首辅午宴，下午再去威武军营听取军机，临到晚间，却还有场祈雨法会等着自己。

伍定远纵是铁打的，也该休息了。他打定了主意，无论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都得在家里陪着老婆小孩，他拿起了毛巾，狠狠擤了擤鼻涕，便道："你们还有什么公文，这会儿赶紧拿来用印吧。我这几日都不去衙门洽公了。"听得大都督想歇息了，众将赶紧翻开随身卷宗，全都忙了起来。

正统军下辖一百四十个卫所，公文之繁、政务之广，几与京城半敷衙门相涉。除兵部外，尚有工部的军器器械、太仆寺的牧马、吏户两部的用人与银饷……是以每回伍定远返京述职，总有看不完的公文卷宗。伍定远昨晚半夜才回家，黎明即起，自是没睡安稳，正闭目养神间，听得岑焱笑道："都督，我的本子来了，请您过目吧。"伍定远眯出眼缝去瞧，只见面前捧来了小山高的帐本，轰地一声，全都堆到了老板脚边，吓得伍定远张大了眼，险些从凳子上掉落下来。

岑焱身为掌粮官，率先捧出了山高帐本，自让伍定远烦心不已。带兵打仗不光是骑马吆喝而已，马要吃草，人要吃粮，小兵小卒也不能白打仗，纵是富豪之家，却也供养不起三千兵马。伍定远虽是俭省之人，可平日里却只懂得勒紧裤带，说起管帐学问，自是一窍不通，眼见帐本堆得老高，只得勉强翻了翻，奈何面有倦色，虽把帐目看入眼里，却是一二三四五，神仙尽跳舞。巩志看入眼里，便道："今儿都

督累了，你改日再呈上吧。"岑焱慌道："不行啊。这些都是去年的款子。户部不及拨，全仗夫人代垫了。我这个月再不去户部核销，以后便请不到款了啊。"这岑焱昔日是柳昂天帐下的小卒，专在居庸关押粮，之后随着定远南征北讨，管帐资历已达二十余年，便做商号帐房也成了，巩志虽是首席参谋掌印，管帐功力却远远不如岑焱。听他如此说，只得将帐本接下了，喊道："下一个。"话声甫毕，这回上来的却是"掌令官"高炯。看他奉上的册子薄薄一本，却不知作何之用。

伍定远不喜欢看帐，却喜欢读书，眼见本子甚薄，便也翻了翻，这回里头没了烦琐数字，却多了十来个人名，见是"刘星火"，"虎大炽"、"张照煜"……全是些不相识的人名。不由蹙眉道："这是干什么来着？"高炯忙道："回都督的话。这几位都是江湖上的成名豪杰，均盼精忠报国，追随都督帐前。"伍定远听得这些人是成名豪杰，便又低头翻看名册，可反来覆去间，却还是认不出人来。只得启齿来问："这个'刘星火'是干什么的？我怎没听过他？"高炯忙道："这'刘星火'是个川佬，本名叫'刘世珍'，因专使流星锤的功夫，便改叫'流星火'，顺口说、方便记。"听得"刘世珍"二字，这会儿便让大都督认出人了。颔首道："原来是川中四杰的刘世珍。他本来的名儿很响亮啊，为何要无端改名？"话才出口，却见高炯干笑，燕烽强笑，岑焱则是嘻嘻哈哈地窃笑，转看巩志，却早已背转身去，故做不知。伍定远心下醒悟，自知失言了，只得挥了挥手，沉声道："下一个。"大都督坐于凳上，面前参谋一个个照轮而来，模样好似大夫看诊，这回轮到燕烽来了。看他动落俐落，才一跨步行出，上身前倾，单膝触地，跟着从怀中取出一道公文，凛然道："启禀大都督！太仆寺卿来报：西域使臣进贡天房神马二百匹，为免王公大臣抢先来占，还问请都督早下公文，将天马留作战地之用。"听得天马送来，众将官喜出望外，饶那军纪严明，却还是欢呼了起来。

怒苍邻近西域，多年基业之下，诸将各得神骏座骑。每回与朝廷野战，自要大占上风。其中两匹玉骢体态雄大，座鞍离地丈许，便交给两达愿老来骑。一是石刚的"黑象大骊"，另一匹则是陆孤瞻的爱骑"绿爪玉骥"，皆可拖五百斤重的火炮。余将或乘皇马"乌云带雪"、或乘战马"云里骓"，或拥长力、或好冲撞，不一而足。看这回托了西域使臣的福，天房名驹送来，或能扭转劣势也未可知。

难得好处自行飞来，众将自是摩拳擦掌。谁都想捡上一匹千里名驹。伍定远晓得他们的心情，自也点了点头，正要接过公文，却见巩志口唇欲动，好似有话要说。

二人默契非常。伍定远稍稍点头，巩志便已附耳过来，低声道："都督，那匹赤兔马……可一路跟上来了……"天下第一名驹现身，伍定远自是心下一凛，忙压低了嗓子，轻声道"你是说……那匹马儿跟着进京了……"巩志点了点头，附耳道："赶不走，抓不到……从襄阳城一路跟着北上，就是跟着囚车……"犬马恋主，不忍与主人分离，总教人不胜唏嘘。眼见大都督叹了口气，巩志轻声又问："都督……这事可要告诉娟小姐？"伍定远一脸烦乱，只提起了铁手，抚面道："再说吧，能拖就拖……夫人那儿，你也别露口风……"两人交头贴耳一阵，眼见众将都在等候，便也各自住口了。伍定远将本子上下整齐了，又问巩志道："你的本子呢？"巩志摇了摇头，却是无本送呈。岑焱讶道："巩爷，夫人上回不是吩咐过你，要你添些新兵器回来么？你都没交办下去啊？"巩志听得此言，却只摇了摇头，一言不发。

伍定远眉心微蹙，一支军队要能出征，一须粮饷、二须用人，三则须马匹兵械，缺一不可。看巩志是铸铁山庄首徒，若要采买兵器，自是熟门熟路，可这几年每不见他贡献所学，多少有些可惜了。他摇了摇头，道："来人。奉印。"号令一出，巩志身为"掌印官"，便从腰间解下军印，替上司沾上了印泥，恭恭敬敬地送了过去，一旁岑焱、燕烽则搬来了茶几，只见伍定远坐在凳子上。将厚厚的帐本叠整了，跟着"轰"、"轰"连响，官印奋然盖落，本子上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大红方块，见是：

"奉天翊运推诚武臣

一等精忠威武侯　佩五军大都督令

统西北扫逆军走马符

伍定远　世铁券　此印"

看大印上一共二十九个字，虽说让人眼花撩乱，可每个字却大有来历。众参谋一旁看着，心里自是暗暗称羡。

先看最显眼的两个军职，一个是"五军大都督"，一个是"西北扫逆兵马统帅"，前者是常设军职，后者是临编流官，二者职权虽大，却非世袭，任满俱要缴符卸职。不过那"一等威武侯"却不同，这个荣衔会

跟着伍定远一辈子，直到他死。那"世铁券"更能为他庇荫子孙，日后妻儿入衙赐坐，见亲王郡王不拜，全仗此券之功。只是众人心知肚明，这"大都督"虽好、"世铁券"虽妙，但要与大印开头的八个字相比，却也要为之黯然失色。

"奉天翊运推诚武臣"，印里所有荣衔全数加总，却也抵不上这八个字，这是"特功"，仗此功勋，伍定远六十岁那年会被进国公、加太保，死后更要拥有谥号。这不是寻常武将拿得到的，以当年秦霸先，柳昂天的赫赫战功，却也不曾得此殊荣。

按本朝功等，第一等特功是"开国辅运推诚武臣"，唯追随太祖开国者方得赐号，次为"奉天靖难宣力武臣"，唯于靖难内战效力者方誉之。再次则为伍定远的"奉天翊运推诚武臣"，专赏救驾有功者。这点明了"威武侯"不是一般武将，他参加过保皇之战。

破突厥，打匈奴、灭蒙古……纵使打遍天下、南征北讨，所立的功劳却万万比不上这一战。只因"特功"事涉正统更迭，皇权归属，所以在天子心中，方才显得弥足珍贵。

众人满心感佩，正要围拢说话，却听殿外脚步惶惶，听得一个尖锐嗓音喊道："爵爷！爵爷！您在这儿么？"来人呼喊急切，仿佛发生了大事，众人微微一愣，回头去望，见得殿上奔入了一名男子，看他满头华发，却无一根胡须，正是一名太监到来。巩志心下一凛。忙示意众参谋下拜见礼，同声道："参见房总管！"物换星移，十年过后，东厂总管也换人做了。这位正是后宫第一红人，秉笔太监房总管。此人深得帝后倚重，乍然到来，自惹得殿上众人跪了一地。可一片恭敬中，伍定远却只双手抱胸，兀自坐在凳子上，不曾起身相迎。

本朝武人首脑神态侮慢，房总管却是不以为意，只是哈哈笑道："爵爷！咱家跑了好些个地方，可总算找着您了！"正要抢近说话，伍定远却低下头去，使了个眼色。众参谋懂得他的心事，赶忙起身迎上，将房总管挡下了。

年轻时官小职卑，鞠躬似家常，磕头是便饭，如今伍爵爷年纪长了，他已经不爱应酬了，遇得官场交际，自有下属代办。寻常人若想找他买卖军械、拉拢交情，多是白费气力。

房总管却不管这许多，一时大剌剌奔来，打算直捣黄龙。岑焱是掌粮官，忙挡到了驾前，拿出了数馒头的功夫，软磨道："哎呀，哎

呀，总管大人别那么急呀，咱俩好久不见了，您可跟岑焱说几句话呀。"掌粮官挡路，房公公两手伸出，拉馒头似的扯住了岑焱的面颊，道："岑演！岑演！改了名儿不换性啊！还是这丑怪样子。"说着加力揉起了面团，诅咒道："死吧，快给秦仲海打死吧！"秦仲海三字本是忌讳，房总管却是想说就说，足见其人颇具权势，无忌人言。房总管哼了几声，正要一耳光轰落，却听岑焱拍起了马屁："哎啊公公呀，岑焱当然丑了，我要有您一半标致，那这辈子可受用无穷了。"这话虽然有些轻薄，却也敲中了公公的要害，看那"房总管"头发全白了，可一张脸蛋却是肤色晶莹，不知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果然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房总管听得马屁，嘴角总算泛起了笑："啐，算你还长眼，晓得公公漂亮。"啪地一声，岑焱还是挨了个小耳光，自给扔到一旁去了。房总管正待上前，听得军靴踏地之声响起，面前却来了一名青年，镖枪也似的挡住了路，却是燕烽来了。听他朗声道："启禀总管！我家爵爷今夜不洽公，敢问您有何要事？待卑职过去禀报一声！""掌旗官"来了，正统军里全是刀疤汉，却难得有一位唇红齿白的小生。看这燕烽是武举榜眼，却生得相貌堂堂，兼使得一手好枪，便给人昵称为"小赵云"，算是四大参谋里最漂亮的一位。房总管双目一亮，笑道："烽儿，我的烽儿，我的小四火，唉，看你可从襄阳平安回来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说着不再去寻伍定远，只一把握住燕烽的双手，满面爱怜。

燕烽意外使出美人计，居然勾住了房总管，一时又惊又怕，偏又走脱不得，惊怒交迸之下，双颊发红发热。宛如两只苹果般羞羞可爱。房总管越看越是欢喜，竟然叹了口气，道："瞧你……可又瘦了，这伍爵爷真是小气，却是怎么喂你的？"说着动手动脚，似想查查燕烽少了几斤肉。

东厂总管不是小位子。若把官员分作内外，这秉笔太监便算内官之首，地位足比宰辅，是以昔时刘敬手握东厂，便足与江充、柳昂天鼎足而三。可十年过去了，椅子没变，上头的屁股换了，却成了老鸨龟公的面貌，只把岑焱看得低头窃笑，那燕烽则是涨红了脸，一时挣脱也不是，不挣也不是，只得活生生给吃了便宜豆腐。

正想凑上香吻，却听一声咳嗽，面前来了一张扁方脸，道："房总管，卑职巩志，给您老人家拜晚年了。"掌印官来了，看这巩志身材壮

硕，其貌不扬，一张脸好似伍定远的亲兄弟，既扁又方，上头还生了不少麻子，见得如此丑样，房总管一时兴致全消，只冷冷地道："是巩志啊，你老兄什么时候才壮烈成仁啊？公公老早给你准备奠仪了，真想早些付给你啊！"耳听房公公言语渐渐无礼，下属无一招架得住。伍定远摇了摇头，当下缓缓起身。

大都督来了，他双肩开阔，身高九尺，不过稍稍提膝而起，便听"啪啪"两声，燕烽、岑焱二人军靴重重踏地，肃然转向。其余参谋无须号令，也已各站其位，将他裹在中心。

西北扫逆军最高统帅上前一步，正统军兵纪更见俨然，房总管吃了一惊，不觉"哎呀"、"哎呀"叫了几声，气焰全消了，赶忙陪笑道："伍爵爷啊，您老人家真是不近人情，咱家有事找您说，您却老叫这些徒子徒孙挡着我，可辜负了咱家对你的好心哪！"他嗲声而叫，正想过来捏手捏脚，伍定远沉下脸去，森然道："嗯……"爵爷鼻哼，好似老虎发威，房总管吓了一跳，"啊"地一声，也不知是凑巧还是故意，却摔到燕烽怀里去了。

咚咚两声，下属端来了两张板凳，伍定远双手抱胸，大剌剌地坐了下去，两腿如踏开马步，房总管见了他的男子气概，忽地脸上一红，便只温吞吞地就坐，脚尖略呈内八。

"房总管有事早说，无事呢……"伍定远仰起头来，瞧向佛殿里的金龙，冷冷又道："那便早回。"大都督说起话来开门见山，爽快到了极处，房总管瞧着他的鼻孔，却只干笑了几声，陪笑道："爵爷啊，咱家晓得您打仗累啊，平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可方才啊……唉…"说着取出了一只油布包，叹道："这柄刀哪……可吓死人了……"油包打开，里头搁着一柄军刀，正是王一通带来的那柄凶刀。听得房总管苦笑道："爵爷啊，秦仲海闯入北京了么？"场面肃杀，全场没人说话了。秦仲海，世之魔王，若要单枪匹马闯入北京，必然闹得腥风血雨。众将眉目深锁，却又听得殿外广场劈劈啪啪，再次放起了串串鞭炮，宛如阵阵枪响，让人心里更见烦躁。

伍定远不动声色，反问道："房公公，此事你可是听赵尚书说的么？"大都督料事如神，房总管自是脸上一红，忙道："适才咱家正陪着几位王爷赏灯，谁晓得老赵一旁跟着，却是愁眉苦脸的，问了几

次，又吞吞吐吐不肯说……"伍定远斜睨着他，道："所以他便泄军机了？"房总管苦笑两声，只是点了点头。

自正统朝创立后，朝政景况一新，像样人才全上了西北战场。剩下的东厂总管、锦衣卫统领之流，则多是中看不中用之辈，这些人帮忙是帮不上的，至于要闹得京城人心惶惶，这份本领倒是不可小觑。

伍定远年岁已长，虽说心下不悦，却也不露喜怒，只闭眼静坐，模样浑似睡觉。房总管细声道："爵爷啊，究竟你是怎么打赢襄阳大战的，现下可以说了么？"此言问到了要紧处，连巩志也是微微一凛。襄阳之役战果丰硕，正统军将士凯旋归来，至今大都督却不曾透露他何以获胜，众参谋问了几次，却也不肯说。伍定远见人人都在瞧望自己，便道："我军上下将士用命，终能平定乱事。你还有疑问么？"众参谋互望一眼，眉来眼去间，便又听房总管低声道："爵爷啊，大家自己人，您就别瞒我了，我听人家说。好似襄阳大战之所以获胜……纯是因为那柄刀……"伍定远听也不听，立时摇手道："住了。没这回事。"房总管耸了耸肩，面露悻悻之色，料来听多了这些官样文章，便笑道："没事、没事，您说没有，那就没有……"说着又朝巩志瞧了一眼，笑道："巩参谋，您说是不是啊？"巩志深深吸了口气，道："这个自然。大都督曾经答允过我的，无论来日发生了何事，他也不会动用到我欧阳家的东西。"自欧阳南死后，铸铁山庄四分五裂，门人走的走、散的散，一切全为一柄妖刀所害，是以巩志当年将"东西"托给大都督之时，便是盼他能镇住这柄魔物，使之永世不再出土，房总管所言，自是大大犯了他的忌讳。

一片寂静间，众参谋眉来眼去，伍定远则是无意多说，房总管呵呵干笑，道："瞧我这张嘴，多会惹祸，大都督，咱们还是问正经事要紧……"说着附耳过去，细声道："都督，那厮真闯来北京了么？"房总管并非军部之人，却始终刺探着军情。伍定远面露不豫之色，他见那柄军刀还搁在地下，霎时深深吸了口气，铁掌探出，向后回抽，一股紫光闪过，那柄刀竟给吸了过去。

此事说来匪夷所思，然于伍定远而言，却仅是劈空掌力的反向运用，只消收掌奇速，便能在半空拉出一股气流，以之隔空取物，无往而不利，可说稀松平常。众参谋见惯大都督的武功。自也不感惊诧。那房公公首次见闻，自是大为震撼，久久说不上话来。

伍定远拿起了刀，反覆把玩，淡淡地道："房公公。我可以明白告诉你，秦仲海是个痛快的性子，这柄刀要真是他送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他旋刀如盘，但见刀光飞舞，混杂紫电，听他幽幽叹道："他已经向我下战书了。"那房总管猛地吓了一跳，一时紧紧抓着燕烽的臂膀，尖叫道："下战书，你……你是说？"伍定远淡淡地道："下战书，意思便是求战。他要和朝廷打最后一战了。"听得大战已在眼前，全场尽皆变色。房总管更已跳了起来，尖叫道："什么？这……这未免太快了！那……那咱们该怎么办？"房总管问得慌，伍定远却答得妙，他把头摇了摇。迳自道："不怎么办。"房总管骇然道："什么？您……您说不怎么办？这是说笑么？"天下兵马报喜不报忧，纵使敌军杀到城门下，总还劝着百姓高枕无忧。耳听伍定远坦率异常，自是吓坏了房总管。伍定远撤眼看去，待见众参谋也是一脸骇然，便摇了摇头，道："别急，我方才不是说过了，这柄刀'若'真是秦仲海送来的，那便是一封战书。"他将钢刀拿在手里把玩，又道："反之，那就什么也不是。"房总管一颗心悬起落下，落下悬起，给伍定远逗得十分难熬，忙道："等等，爵爷的意思是说，这柄刀不是秦仲海的东西？"伍定远道："也许是、也许不是。"房总管听他猛卖关子，抱怨道："爵爷！您别老是鬼扯，到底是不是？给句话出来！"伍定远淡淡地道："房总管别急，你何妨先花脑筋想想，过去十年里，秦仲海可曾闯进过北京？"此言一出，房总管登时咦了一声，道："对啊，您没说，我倒真没想过，这家伙确实不曾闯进过京城。"秦仲海过去是皇城侍卫，京城里熟门熟路，可这十年里无论军情如何紧急，他都不曾到京城杀人放火，众参谋心下一凛，忙道："都督，这其中……可有什么隐情么？"伍定远叹了口气，道："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京城里住了一个人，只消他还在世一天，秦仲海便一天不敢回来。"听得"不敢"二字，众人忍不住有些错愕，秦仲海世之狂徒，胆气高、手段狠，百万军中杀进杀出，来去自如，如此向天借胆的狂徒，谁能吓倒他？房总管咦了一声，险些以为听错了，忙道："那厮还有不敢做的事？这我倒是不知。爵爷，那人是谁啊？"伍定远这回颇为爽快，迳自道："对不住，事涉机密，我不能说。"大都督猛卖关子，自是吊足了众人的胃口。房总管皱眉苦思，却也猜不出那神秘人是谁，毕竟秦仲海是天下第一魔徒，这世上便算真有神佛，怕也只能下凡追捕他，岂能逼得他不敢动

弹？看这话若是旁人来说，必为众人高声嘲笑，可从大都督口中道出，偏又教人不得不信。

房总管苦笑道："都督，到底那人是谁啊，透个口风吧？我不会泄漏出去的。"东厂总管的守口如瓶，怕还抵不过旁人的大声嚷嚷。伍定远只得摇了摇手："尔等休得再问，事涉我昔日上司的名声，伍某不能说、也不好说，总之你们大可放心，只消那人还在，秦仲海便不会来闯这最后一关。"惊奇接踵而来，看伍定远出身柳门，昔日上司便是"征西大都督"柳昂天，此事军中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说来奇怪，这位柳都督过世已久，阴曹地府里的人物，却怎能牵制秦仲海的动向？房总管蹙眉道："都督，您是说玩笑话么？"伍定远正色道："军国大事，岂能玩笑以对？你们相信我。秦仲海只要还有一分人性，他便不会闹到玉石俱焚的地步。"说着将军刀裹回油布，不再多言了。

大都督语气气笃定，好似此事理所当然。众参谋不敢再问。房总管一头雾水，却怎么甘心放过不问？眼珠儿转了转，有意旁敲侧击，便啊了一声，道："等会儿，我晓得那人是谁了！"听得此言，众参谋自是睁大了眼，伍定远也是浓眉一挑，一片寂静中，听得房总管哈哈笑道："大都督啊，我前些日子听人说了，好似华山门人南下寻访宁不凡了，可有此事啊？"这话点到为止，众人自也懂得他的意思。世间要找一位镇得住秦仲海的绝世高手，唯昔年的"天下第一"方足济事，不消说，秦仲海之所以不敢进犯北京，全是因为宁不凡暗中牵制之故。

房总管这招甚是厉害，昔时的"天下第一"，正是宁不凡无疑。事隔多年，宁不凡早已退隐，可今日高手辈出，究竟"天下第一"鹿死谁手。却是人云亦云，难有定论。

房总管虽非武林出身，却也晓得江湖种种流言蜚语，都说伍定远自接任大都督后，声势之强，无与伦比，举世除开怒王秦仲海一人，江湖上别无第三人足与并论。可他早年却曾败在宁不凡手下一场，为此天下人背后指指点点，都说伍定远本领不到，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天下第一"，华山满门更是为之得意洋洋，镇日拿来说嘴，看房总管刻意提起此事，定是有意激将了。

眼见众人眉头紧蹙，房总管自知打到了要害，便又嘻嘻而笑，道："哎呀，你们别老盯着我啊，难不成老房错了么？唉……那秦仲海

虽然厉害，可要真过上了宁大师，那还不是老鼠遇上猫，两个字给你：'鼠蹿'！"说着说，便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惜啊可惜！要是宁大侠没有退隐，朝廷这五军大都督的位子给他老人家坐着，这场十年大战早已玩完啰……唉，说来咱们还真是埋没人才，浪费了无数公帑吆！"房总管嘻嘻哈哈，那浪费公帑四字一说，更等于打了伍定远一个耳光。料来他狂怒之下，定会自行道出种种密情。只是伍定远倒也沉得住气，一时闭眼静坐，无意辩驳。

老板忍得住，众参谋却吞不下了，顾不得房总管位高权重，同声怒道："房总管！我家都督何许人物，请你说话尊重些！"房总管见众人动怒，忙作胆怯状，慌道："对不住！对不住！瞧我这张嘴多惹祸！大都督十年征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唉，便算糟蹋些公帑也是应该的，看我真是胡说八道了！"众人越听越怒，手都按上刀柄了，房总管惊道："你们别发火啊，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也是好心啊。既连爵爷也赢不了秦仲海，那宁不凡又有何用？我看你们两家还是早些联手吧。都说'好汉不敌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宁不凡加伍定远。两个一起围殴他。秦魔武功再高，那也是'宁加老伍，专克纸老虎'，不必柳昂天的鬼魂出马，天下也大安定啰！"东厂总管捧腹大笑，众参谋自是气得吹胡子瞪眼，可一时半刻间，却也难以辩驳。正悲愤间，猛听"啪"地大响，巩志将右足重重一踩，朗声道："'神胎宝血符天录、一代真龙海中生'！秦仲海的'火贪一刀'再强十倍，却也胜不过他的亲生父亲！""神胎宝血符天录、一代真龙海中生"，这两句话不只是伍定远的称号，也是秦霸先的称号。

房总管本还想说，可给这么一吼，却也醒了过来。

毋庸置疑，北京城里能让秦仲海畏惧万分的，正是大都督本人。秦仲海若想击败他，便得超越自己的生身父亲。众参谋见房总管心存畏惧，霎时大喜过望，便由巩志带头，一同拜伏在地，齐声道："天山传人坐镇在此。怒王胆大包天，却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房总管陪笑道："失敬、失敬。都督征战十年，比起当年的宁不凡，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佩服、佩服！"东厂总管出言推崇，自胜得过旁人的马屁连篇。众参谋与有荣焉，自也频频称是。

一片真诚赞佩中，伍定远却毫无得色，他从凳子上站起，缓缓走到了殿前。参谋抬起头来，便也顺着他的目光去瞧，但见夜色茫茫，

红螺寺花灯如海，依序是天王殿、大雄宝殿、祖师殿，一路望去，自是美仑美奂。

众人不知他在瞧些什么，正纳闷间，猛听轰隆一声大响，夜空炸出了灿烂焰火，将天边染为一片金黄，众人仰头瞧着，见那夜空烟火慢慢褪散，山边尽头处却散出一片祥瑞红光，久久不褪，赫然便是两座宝塔。

众人啊了一声，道："红螺塔……"

红螺寺乃是净土宗胜地，除建筑较寻常佛寺多出一进外，尚还有两座名闻遐迩的"红螺塔"。据说塔里供养着玉皇大帝的两位女儿，能为人间祈福消灾。众人见宝塔隐隐散出辉光，衬得夜空一片晕红，好似塔里真住了两位美丽的"红螺天女"，在那为苍生庇佑祈福。

大都督双手抱胸，远眺宝塔，看他一脸苍茫豪迈，真似正统王朝的守护之神，让人不敢仰望。

房总管见得武神英风，自是暗生仰慕，忙朝自己脸颊打了几记，赔罪道："哎呀，瞧我这张贱嘴，三言两语便得罪了您……来，来，冲着大都督'天下第一'这四个字，咱家这儿有点小东西，不成敬意……"好似怕伍定远记恨，真已掐起了指头，捏了件背心出来。

东厂总管有礼相送，颇见诚心。伍定远却眯起了眼，一张脸更加冷了。想他任职大都督已达十年，御赐珍宝自是见得多了，一来不希罕，二来不贪图，绝不妄收私人馈赠。他撇了一眼，巩志明白上司的心意，正要上前推拒，房总管却已笑嘻嘻地道："爵爷啊，您别急着推辞，这东西您要见了，必定爱不忍释吆。"众将听他夸口，莫不微微一奇。房总管更是得意洋洋，自将背心提起，遍展群英。众将凑眼细观，却也瞧不见什么好处，只觉这件背心灰脏脏的，除了上头织了百来个"寿"字，倒也无甚稀罕之处。岑焱满心好奇，便伸手接过了。放到胸口比着，讶道："什么破烂玩意儿？可是老太婆的寿衣么？""寿你个大头！去死吧！"房总管咆哮一声，随手抓起了王一通遗留的凶刀，就着岑焱胸口捅入。众人大吃一惊，一来房总管身怀武术，出手快绝；二来两人相距过近，出其不意。伍定远大喝一声，霎时举掌进前，凌空虚抓，一股真力发出，已将军刀倒吸了回去。

咻地一响，房总管两手空空。兵器已给收走了，骤然间人影闪动，房总管还不及转身，脑后已给一柄火枪顶着，随即喉间一疼，多

了柄钢刀，心房处更被高炯的匕首牢牢抵住。

强将手下无弱兵，百战雄狮，名不虚传，果真在一招间便抓住了房总管。听这太监慌忙道："别误会！别误会！跟你们闹着玩得……"巩志贴耳过来，冷冷地道："总管大人，请您别动。乖乖听都督发落。"伍定远哼了一声，正要去看岑焱的伤势，却见这掌粮官自己爬了起来，他一脸讶异，手上兀自拿着那件背心，骇然道：

"我还没死么？"众参谋又惊又喜，眼见岑焱完好无缺，竟连鲜血也不曾流上一滴。这才晓得稀世珍宝来了，莫不急急放开了房总管，欠身赔礼。

巩志出身铸铁山庄，见闻自是广博，他想起了一件刀枪不入的宝贝，忙道："这是百寿甲？"这老太监惊魂甫定，先将背心一把夺回，边擦冷汗边解释："算你巩志还没白混！相传南海崇明岛上产有巨蜘蛛，长一尺，重百斤，擅吐丝结网，这'百寿甲'便是那巨蛛丝编织成的。刀枪不入，偏又轻巧得很。"说着将胄甲交到伍定远手上，笑道："爵爷，咱家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不成敬意。"百寿甲送到眼前，伍定远却不急于伸手来接，只淡淡反问："总管大人，听说这'百寿甲'不是在'唐王爷'手中么？却不知什么时候转到您手上了？"房总管听他点破内情，忙道："哎……呀，爵爷啊，您这不是明知故问了么？给点面子吧。"都说无功不受禄，这房总管前倨后恭，先前拿着一柄刀兜弄了半天。必有图谋，众参谋听得"唐王爷"三字，才知房总管总算亮出了正题，他是为"立储案"而来。

伍定远心下早有所料，一时只叹了口气，并无分毫讶异之色。

天下三大案，称为"废陵"、"挺殛"、"遗宫"，现下又出了第四条大案，称为"立储案"。自八年前"挺殛案"后，景泰长子被废，太子之位虚悬至今，偏生正统皇帝自己又没有子女，只要龙御殡天，朝廷随时大乱。也是为此，各路人马觊觎太子大位，自是无所不用其极，看伍定远手握一百四十余卫所，实乃本朝封疆大吏，自是首当其冲了。

皇帝人人想当，宝座却只那么一张。那唐王爷就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姓朱名载昊，自也想坐上去尝尝滋味。伍定远一辈子都在帝王大业里打滚，眼看又成了众矢之的，不免心生寂寥之感，一时轻轻打了个哈欠，道："巩志，法会快开始了。"巩志追随定远已久，默契非常，自也明白上司的心意，忙将百寿甲推了回去，歉然道："总管大

人，多谢您的好意了。只是这'百寿甲'太窄小了些，我家都督铁塔个儿，怎地塞得进去？还是请唐王爷自个儿用吧。"房总管听他出言推辞，一时不怒反笑，啐道："巩志啊，瞧你聪明面孔笨肚肠，还配作什么首席军师？听清楚了，这件百寿甲不是给都督穿的，爱屋及乌四个字，你听懂了吗？"爱屋及乌，推恩移爱。众人醒悟过来，已知这背心不是为伍定远准备的，而是要赠给他的妻女的。房总管笑道："爵爷啊，兵凶战危的。您夫人小姐平时起居出入，总得小心些。您不替自己想，也该替她们想想啊。还是收下吧。"房总管确实厉害，自知大都督神功盖世，却又自奉俭约，与其找这个铁板来踢，不如朝他家人身上动脑筋。看这"唐王爷"找了房公公做帮手，这东宫太子的宝座，定如囊中物了。

伍定远想起了妻子女儿，心里隐隐生出柔情，要知世上第一坚韧之物，便是蜘蛛丝，若揉得手指粗细，便足以半空悬挂大象而不断，若能织为衣物，自如练了金刚不坏体，刀剑不侵。想起艳婷这几年出入江湖，每有匪徒觊觎她的美色，屡加侵扰，伍定远心中一动，便想伸手去接，可想起帝王大业从此纠缠上身，却又迟疑不前。房总管一旁看着，却是好整以暇，只笑眯眯地道："爵爷别急啊，您慢慢想，咱家在这儿等着。"正踌躇不定间，忽听殿外传来军靴踏地声，来人脚程极快，半晌间便奔过了高高的殿阶，不旋踵，殿门外来了一名军官，啪地一声大响，仰天肃立道："属下焦胜！军务回报！"先前都督下达军令，命熊俊、焦胜二人前去"勤王军"大营借兵三千，这当口总算赶回来了。

伍定远松了口气，自将那"百寿甲"扔还了房总管，道："你来得正好，兵马呢？"听得上司问话，焦胜不改前线作风，先将军靴奋力踏落，朗声又道："启禀大都督！属下无能！未曾将兵马带回！"听得此言，众人都是微微一愣，岑焱讶道"你没借到兵马？"他左右瞧了瞧，又道："熊俊呢？不是和你一块儿去借兵么？怎没一块儿回来？"焦胜听得问话，一时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伍定远撇眼去看，却见房总管笑眯眯地守在一旁，一幅刺探军机的模样，便道："总管大人，祈雨法会即将开始，还请您早些过去吧。"房总管却不急着走，当下拿起了"百寿甲"，便又朝伍定远手里一塞，摇头道："那可不行，爵爷还没收下人家的心意呢。"姜是老的辣，太监更是老的精。这房总管为人何

其精刻，自知正统军并无兵力驻扎北京，此际若要调兵，便得找"勤王军"商量。可听得岑焱等人言语。好似两名军官联袂出门，却只剩一只小狗归来，再看那焦胜脸上隐隐带伤，想必出了大事。当此是非关头，他这搬弄好手哪肯离走？自要一探究竟了。

伍定远自知军务火急，耽搁不得，便也不再赶人，迳自道："焦胜，究竟发生什么事。你便直说吧。"焦胜低下头去，细声道："启禀都督，熊游击被……被'勤王军'扣押起来了。"听得此言，众参谋不免大吃一惊，勤王军又称"天子亲军"，由四位王爷轮值掌管，想这"临徽德庆"四王权势虽大，却还不敢招惹大都督，怎能无端扣留"正统军"的将领？

熊俊是荆州先锋，焦胜则是汾州守将，都才给调回北京不久，想来是他俩人面不熟、规炬不懂，这才开罪了人。巩志忙道："今夜不是徽王爷轮值么，怎会惹出事来？你俩没拿令牌给王爷过目？"焦胜细声道："回军师的话，令牌是拿了，可咱们没见到徽王爷。"众将睁大了眼，讶道："为什么？"焦胜低声道："门口守将说，徽王爷奉命出城去了，目下不在营里，没法子接见我俩。"一年一度的元宵夜，普天同庆，岂能有什么火急公务？众将满心讶异，忙道："徽王爷出城去了？去哪儿了？"焦胜摇头道："不晓得，咱们一直追问，那守将推说是机密，硬不肯说，咱们要入营去瞧，这几人偏又强凶霸道，硬是不放咱们进去……"巩志叹了口气，看这焦胜是个老实人，颇有伍定远的几分真传，自不是他惹事了。便道："后来呢？熊将军就打人了？"焦胜慌道："没有啊！小熊自从和琼家大小姐打架以后，已给都督打了军棍，哪里还敢犯冲？眼看人家凶得紧，熊将军没法子了，只得低声下气，请那守将行个方便，从营里调出三千铁骑，跟咱们回红螺山。"勤王军总兵力多达百万，乃是由景泰朝的禁军政制而成，若要借调三千兵马，实如九牛一毛。

众人听得熊俊有所长进，遍道："好得很啊。后来呢？"焦胜苦笑几声，支支吾吾间，却又不说话了，岑焱满心焦急，忙道："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焦胜低下头去，细声道："结果那守将说……徽王爷把兵卒全带走了，营里无兵可用。"听得对方如此推搪，众人自是张大了嘴，看这"勤王军"总兵力多达百万，军威之雄，还在正统军之上，区区三千兵马，怎会调不出？想当然尔，人家根本不想借。

焦胜细声道。"熊将军是个火爆脾气，一听他们百般推诿，气往上冲，一拳就打断那守将的鼻梁。那免崽子见咱们打人了，自也拔刀来砍，咱俩左冲右突，打得头破血流，后来熊将军掩护我逃走，他自己便给拖入营里去了……"众人面面相觑，全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熊俊、焦胜二人只知争战沙场，却不解官场的轻重利害。看那熊俊自己还有案在身，一个月前荆州地方官连参十一本，点名他跋扈专擅，引发荆州百姓民怨，逼得大都督将之调回北京，免惹事端。孰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才回北京，第一回公务便又踩着了狗屎?

眼见伍定远脸带愁闷，想来是为熊俊的案子操心。巩志忙来缓颊："大家先别胡思乱想。我看徽王爷真出城去了，却闹得大家误会一场，一会儿我过去找他赔个礼，大事化小，大家总算和好如初。"高炯听他曲意求全，不由嘿嘿一笑："巩爷啊，您没听徽王爷出城了么？您便想过去磕头赔礼，怕也找不到人啊。"听得高炯语带讽刺，巩志却只假作不懂，兀自转问燕烽："四火儿，您与兵部文员交好，可曾听闻徽王爷有何公务？"燕烽摇头道："不曾。"眼见巩志拼命蒙问，房总管却将双手一拍，喜道："等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晓得徽王爷去哪儿了！"巩志忙道："总管若有高见，自管请说。""来，三个字给你。"房总管竖起三根指头，哈哈笑道："宜、花、院。""他妈的混蛋！"房总管直言不讳，巩志自是慌不迭地叫苦，余人群情激愤，听得岑焱再次暴吼起来："什么玩意儿！守城守到妓院去了？咱们'正统军'省吃俭用，屎都吃不到热的！他们'勤王军'却夜夜春宵、吃香喝辣？好你个天子亲军？操你祖奶奶！"一般为朝廷，有人在北京里打哈欠，有人在军营里宿娼妓，这"临徽德庆"四位郡王更是其众表率。兴之所至，有时带同妻妾入营，有时返京宿娼，正统军将士早有耳闻，今夜听他们欺人太甚，忍不住一次爆发出来："大都督！咱们快去讨个公道啊！"众将忿忿不平，全都红了眼眶，巩志慌道："别吵了！静一静！先静一静！"房总管哈哈一笑，却也不忘火上添油："巩志啊，您别老是胳臂肘子向外弯！难得大都督回京，来，我给你们撑腰，咱们和这群皇亲国戚算个总帐！"众将气愤填膺，大声呼应："正是！咱们带兵杀进京畿大营，逼他们交熊俊出来！"众将胡说八道，巩志终于也发起火了："住口！你们是真迷糊还是假糊涂？大敌当前，咱们官军却窝里打成一团，可是怕怒苍山没笑话看么？"场里闹成一团，房总管加

油添醋，巩志全力灭火，伍定远却只怔怔出神，想起了小兵小卒嘴里的那几句笑话，一时间竟是宛若痴呆。

"京军甜、边军闲、埋尸西北无人怜"，这便是正统朝三军的写照。

天下三大军马，要问哪路最为清闲，自非"边军"莫属，此军专事海防边防，又称"留守军"，旗下兵卒人数最多，却大半是徙边囚徒。粮饷差、士气低，平日仅能吓吓山贼、唬唬蛮夷，乃是正统军嘴里的"稻草兵"。活似一只苦瘦家犬，只能躺在门口咬小偷，逢上了真正的江洋大盗，不免给一脚踹死。

至于号称"天子亲军"的勤王军，那更是正统军的生死世仇了。此军保卫皇帝，麾下多是世袭千户，装备第一、粮饷第一，号称"天下第一劲旅"，却给正统军讥为"以十打一、天下第一"。便如梦幻中的千里马，一旦走到顺风下坡路，自能骄傲奔驰、日行千里，可不巧来到羊肠小径上坡路，气喘落单又中伏，不免来个"以一对一、一路归西"了。

全天下第一能打的兵马，便是伍定远麾下的"西北讨逆军"。若拿边军来比瘦犬、勤王军来比肥马，"正统军"宛然是只死硬骡子。吃得了边军的苦，打得了京军的仗，营中将官常驻西北，出征频繁，动辄壮烈成仁，被皇帝誉为"本朝第一忠烈师"。京城里要是见到断手缺腿的，准是"正统军"的老兵无疑。可怜他们与怒匪激战，临到凯旋回京了，却是这样的场面等在面前……

眼见大都督迟迟不说话，便听踏踏声响传出，却是"小赵云"燕烽来了，听他凛然道："启禀都督！勤王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此猪兵狗卒，借来又有何用？请都督即早下令，让燕烽连夜调西北兵马回京，让他们知晓我正统军的厉害！"燕烽素来沉默寡言，此时却第一个跨步而出，果然是血性发作了。众人听得"猪兵狗卒"四字，自是暗暗称快，巩志却连骂都懒得骂了，只转向了房总管，低声道："总管大人，我家大都督人在北京，这几日不能没有兵马指挥，事出紧急，可否借您的御林军一用？"正统朝除三大正规军之外，另还有一批御前侍卫，合称"虎贲"、"府军"、"金吾"、"羽林"四大卫，全隶于东厂之下，勤王军既有公务在身，便只能找房总管商量了。

正等着听房总管刁难，这太监居然大方起来了，只笑眯眯地道："成啊，都督要点兵，咱家最热心。您要五千，我给一万，就是别客气啊。"说话间便已取出令牌，直朝巩志递去。

房总管是一本万利之人，此时却很慷慨，想来必是畏惧秦仲海之故。巩志心下一喜，正要接过令符，房总管却"嘿"地一声，将手一抖，那令牌便又飞了起来，变魔术似的飞回了口袋。兀自惊道："哎呀，怎么飞回来了？"巩志心下狂怒，嘴里却也不好发作，只得忍手不动，又听这太监笑道："别误会！别误会！定远爵爷要借兵，咱家求爷爷告奶奶，也要全力担保。伍大都督要调粮，咱家脱裤子搜口袋，也得给您张罗办好，可大都督啊……"他凑过头来，自在伍定远身边挨挨擦擦，苦叹道："可要有人来借您的脑袋，那该怎么办啊？"总管大人话外有话，众将自是微微一凛，房总管深深叹了口气，又道："临徽德庆、临徽德庆，这'勤王军'的四大王啊，打一开始便和你们'正统军'犯冲，天天嚷东喊西，要不说伍定远吃闲饭、要不说伍定远混食粮，还说'老伍'和'秦魔'串通好了，假打仗真富贵，唉……咱家真不敢听了……"朝廷里除了"临徽德庆"四位真小人，还有个厉害阴沉的"唐王爷"，想起那件"百寿甲"，巩志脸色一变，自知房总管又要扯都督下水，忙咳了一声，道："房总管，你若愿意借兵，那便爽快些，请别提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无关紧要？"房总管眨了眨眼，笑道："都督啊，听听你这参谋说得是什么话？天子之位，岂同小可？咱家这里奉劝一句，咱们再不合力将四王扳倒，等那载允登基之后，诸位下场如何……嘿嘿，自己想吧。"此言一出，众将面色大变，连巩志也是吞了口唾沫，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徽王之子，姓朱名载允，此子才能如何，品行如何，没什么人关心，要紧的是这孩子有四位叔伯合力公推，支持他竟逐东宫大位，将来真让这孩子坐上帝位，正统军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眼见巩志等人噤若寒蝉，房总管微笑道："都督。天下事可大可小，那熊俊虽说在荆州专擅狂妄，殴打百姓，可好歹是为国为民，哪比得上人家'勤王军'吃喝嫖赌，杀人放火呢？可想想也真奇怪，一样是犯军法，为何御史大人们目光如炬，却专门盯上你家的熊宝宝，却对四大王的爱将们视而不见呢？"众参谋内心一沉，已知"勤王军"找上了都察院的御史大夫，

执意与大都督为难。众人将目光转向了"百寿甲"，已知上司并无退路，他若不向"徽王爷"低头，便得请"唐王爷"出手奥援。

房总管嘻嘻一笑，做了个砍头手势，又道："大都督，火烧眉毛了，人家吃完了熊宝宝，下面就是玩伍老爹的命了，可怜诸位逃得过眼前，逃不了以后，都督啊……您该怎么办吆？"为了军资粮饷之事，正统军上下多与四王不睦，现下人家窥觑东宫大位，自然把伍定远当作眼中钉，竟是要先下手为强。众人越听越闷，陡听高炯狂怒咆哮，吼道："放你妈屁！老虎不发威，真当我们是病猫么？房总管，明白告诉你一句！什么唐王爷、徽王爷，咱们全不希罕！我现下就去找夫人！请她直接面见皇上，看谁还敢动咱们大都督一根寒毛？"想到了艳婷，众将全都欢呼起来了。都督夫人非但艳冠群芳，权势手段更是一流，真要让她出手，管那御史台、都察院，全天下的皇亲国戚都要靠边站。岑焱拍手道："正是如此！夫人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只消她动动小指头儿，都察院那帮御史全都要给咱们买通……"话声未毕，巩志大怒道："大胆！你们要大都督做'江充'么？"玩法弄权的老祖宗，世称"江充"。此言一出，众将都是愣住了，却听房总管哈哈大笑："巩志啊巩志，做江充又如何啊？总强得过任人欺凌做死人吧？辇志，你别老是说教，说个办法出来啊！"众将闻得此言，口中虽不敢称是，心中却是大呼痛快。眼见巩志难以为继，房总管登时笑了笑，悠悠又道："都督啊，不是我教唆你的属下，实在是可怜他们啊。你看看，在都察院眼中，熊俊只是个小小游击官，死不足惜。可咱家打听过了，这小孩固然性格刚辟，可战场上却是身先士卒，为了这场大战，这熊宝宝至今不敢娶亲，以免留下孤儿寡妇……"他低下头去，叹道："可怜啊，白白辛苦一场，到头来却是刑场一刀……唉，一个人投错了胎，那还有得救，可要跟错了老板，那可是万劫不复啰……""大都督！"众将咬牙切齿，一个个红了眼眶，全都跪了下来，巩志不愿多言，只避到了一旁。一片寂静间，听得伍定远低低叹了口气，轻声道："够了。"大都督说话，啪地一声大响，众将官全数端正身形，等侯都督吩咐。房总管则是成竹在胸，只在一旁笑眯眯地瞧望。

伍定远霍地起身，他行到山门殿口，倚在门旁，只在眺望广场里的人山灯海。

从高高的殿阶望下眺望，山门殿对面便是天王殿，之间相隔一处开阔广场，一座又一座灯棚，布置了无数应景纱灯，远远望来，宛如一片灿烂灯海。再看广场正中锣鼓喧天，跑旱船、踩高闲、跳秧歌……更衬得元宵庆喜的好气象。

伍定远怔怔瞧望太平人间，忽道："巩志……咱们多久没来灯会了？"巩志躬身道："上回来是正统八年，今儿是十一年。咱们有三年没来了。"众将上回过来灯会，乃是正统八年丙子，生肖尚鼠，转看今朝，却已是正统十一年已卯属兔。

伍定远眯起了眼，道："难怪了，上回来还是些老鼠偷油灯，现下可都是兔儿捣药了。"众将转看广场，果见棚架里大小花灯皆做兔形。一只只发着红黄绿光，或捣药、或蹦跳，围绕着嫦娥仙子，望来天真可喜。可当此肃杀之时，却没人笑得出来。

伍定远眺望着人山灯海，只想找出妻小的身影，奈何百官眷属齐来贺岁，广场里人来人往、密密麻麻，纵使目光敏锐如他，却也瞧不到人。

看得出来，定远累了。他昨晚彻夜未眠，离家时天没亮，根本没时光与老婆小孩说话，好容易熬到了傍晚，正想来个合家赏灯度元宵，结果又冒出个抢匪王一通，硬生生把他卡在这里，白白流了场泪，现下又为了朝廷的事伤神，直不知何时方得暇！

相较起来，打仗容易多了，与秦仲海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什么都不必想……

眼见伍定远始终默默无语，房总管叹道："大都督啊，论起朝中实力，您固然是谁也不怕，可现下争得是帝位啊！您一味挨打不还手，小心粉身碎骨。"说着便将一应物事交给了岑焱，道："能说的，咱家全说了。这儿是咱家的侍卫军令牌，还有唐王爷给您备的礼，一切全看您怎么说了。"房总管言迄告辞，这回却把东西留了下来，但见军刀、蛛甲、令牌全收在包袱里，大都督却还是无言以对，既未称谢，也不送行，好似成了神像。

高炯心里担忧，忙道："大都督，您……您怎么说？"伍定远默默眺望远方广场，轻声道："别问我，我不知道。"众将讶道："不……不知道？"伍定远仰望天边明月，忽地笑了笑，说道："我应该活不久了。"众将咦了一声，莫不悚然而惊。大都督却不多言，霎时袍袖一

拂，迳自转身离殿。巩志大声喊道："正统军！护卫大都督！"首席军师喊话，便听"啪啪"两声，燕烽、高炯二人军靴重重踏地，肃然转向。其余参谋无须号令，也已各站其位，但见巩志在左、燕烽在右，高炯上前、岑焱随后，诸人军纪俨然，一同簇拥大都督离开。

第三章 千里姻缘一线牵

"你……站起来。"

红螺寺里，祖师殿旁，传出奇怪的说话。陈得福茫然张嘴，只得依言起身。

"你，学猫猫。"

奇怪的语气，说出奇怪的话语。陈得福哼了一声，他虽是傻子，却不太想做傻事，正要出言回拒，却见几道凌厉目光射来，满是威严森然。

"喵……"陈得福口中喵喵，内心哀叹，喵地一长声过后，后臀还不忘摇了摇。

"一点也不像，猫不会摇尾巴。"那嗓音懒懒又道："去学狗尿吧。"士可杀、不可辱，也是心下愤然，陈得福便把怒眼来瞪人，哪晓得双眼才一翻起，便见一根藤条当头飞来，听得算盘怪怒道："大胆，这是和谁学得反逆眼神？给老子尿！"算盘怪发怒，陈得福自是吓了一跳，他东跑西蹿，忽见院中有颗大树，忙逃到了树旁，自将右褪高高抬起，歪舌咧嘴间，兀自目露凶光，不忘狂吠两声："汪汪！别打我！""好玩！好玩！你们华山门人真傻呼啊！哇哈哈！"场边传来鼓掌之声，却是有人乐翻天了。

正悲惨间，猛听天顶轰隆一声，满空烟火大放异彩，照亮了面前的佛院，看这红螺寺深藏红螺山，此寺原称"大明寺"，乃是正统朝的"护国禅寺"，号称满山名胜，无奇不有，只是此时此刻，却无一处地方比得眼前怪异。看一名青年立在树旁，高抬右腿，口中还汪汪不休，如此怪诞人物，正是华山的扫地神童陈得福。都说老莱子彩衣娱亲，人家老寿星好生孝顺，这扫把星却又在取悦何人呢？陈得福暗暗咬牙切齿，偷眼瞄后，眼里却见到了一颗小柿子。

天下人物鬼模怪样，肥秤怪像橘子，算盘怪似竹竿，连陈得福也活像一只大扫把，谁晓得背后的小胖童更加加稀奇，他心宽体胖，穿了件黄马褂，他不只长得像柿子，他连名字也是……

"柿子啊。"肥秤怪对着小胖童谄笑不休："您睢咱家这小福子多孝顺，您老人家这会儿玩得开心了，可以开始学剑法了么？"算盘怪也是呵呵陪笑，道："是啊，是啊，边学边玩，这就是寓教于乐，武功才练得高啊，来，老头儿背给您听……华山剑道天机藏，前三后五转两旁，中有太极干坤定……""讨厌、讨厌、讨……厌！"歌声未歇，场里已然传来哭吼声了。看柿子双手捣着耳孔，大哭道："不学！不学，娃娃不要学你们的臭武功！别烦我！"眻童挥手舞脚，鬼吼咆哮，正哭闹间，却见陈得福躲在树下乘凉，一幅小狗睡觉模样，柿子大怒欲狂，急急抖开了黄马褂，戟指怒骂："大胆！我不是要你学猫狗么！你怎又不动了！快跳啊！"陈得福懒得理他，打了个哈欠，正要翻身再睡，冷不防背后咻地一声，那算盘怪竟然提了藤条，一下子抽上了屁股，喝道："臭小子！快学猫狗跳！不然揍死你！"算盘怪行径回异常人，不来可怜徒孙。反帮着外人过来欺侮自家孩子，陈得福慌道："师叔祖！到底要猫要狗，你说个数儿啊？""都要！"藤条抽来，再次打中屁股，陈得福吃痛之下，一时前肢着地，后足抬起，上下纵跃不休，口中兀自哈哈大笑："喵汪、喵汪……哇哈哈！好高兴啊！""柿子大人。"正泪眼汪汪间，终于有人出来救命了，但见赵五爷爷缓缓起身，道："难得元宵，别老玩这些无聊把戏，不如咱们来打个灯谜吧。"赵五爷爷来了，那柿子原本在拍手大笑，听得老头儿语气不善，便把头转了开，冷冷嗤了一声，示意不屑。

赵五爷爷并未动气，迳自道："柿子大人，老头儿这灯谜不难，不过是打件兵器。你听好了，这法宝呢，它一砍便断，一烧就烂，却能打得'三达传人'不支倒地，吓得'天下第一'哀哀告饶，您晓得它是什么啥玩意儿？"柿子哼了一声，正想打哈欠，却见一根绿油油的藤条伸了出来，自在柿子脸旁移来晃去，兀自冷笑道："猜到了么？小祖宗？"世间最神气的老人，便是八十岁的赵老五，他手下的这根藤条抽过无数武林高手，什么"若林先生"、"雨枫先生"，"不凡先生"，小时候见了他便要慌忙奔逃，逃得快抚胸庆幸，跑得慢则要呱呱大哭，看这柿子落人他的毒掌之中，随时都要给剥皮。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赵老五森然道："柿子大人，管你天大来历。既要拜入华山，便得严守玉清观的规炬，赵某这里奉劝一句……"劝话还未说全，那柿子却打了个哈欠，道："好累喔，想睡觉了。"赵五爷爷哈哈大笑，道："好样的，带种。"右手高高抬起，风声咻咻，藤条直击而下。猛听啪地一声大响，一颗大橘子飞身而来，一声惨叫之后，已然着地滚开，转看那小柿子，却仍好端端地坐在原地，兀自把哈欠打全了。

赵老五定睛去看，地上滚倒的却是肥秤怪，一时怒火冲天："你为何把脑袋伸过来？你想找死么？"肥秤怪捣着一张胖脸，苦笑道："老五啊，打死我不打紧，可咱得提醒你一句，这孩子碰不得，他可是……""柿子'喔。"柿子悠然自得，迳自伸指出去，将绿藤条推了开来。

都说柿子挑软的吃，可天下最可怕的八颗柿子，没一颗是软的。面前这名孩童姓朱名载志，他是本朝皇室嫡系，太祖第八子西蜀川王六世孙，人称"川王世子"的便是他。

天子的长子叫"太子"，其余儿子不分嫡庶，全都叫做"王子"，诸子年过十岁，一率赏授"涂金"银宝银册，封为郡王。至于郡王的儿子便是所谓的"世子"了。

王子公主，世子郡主……天无二日，自来皇帝只能有一位，亲王郡王却是宗族繁多。本朝开国太祖有二十六子，另外还有一十五位亲兄堂弟，共计宗室四十一王。其余自兴宗、成祖以降，每帝少则三五，多则七八，整整百五十年繁衍下来，合计得百来位郡王，直可从奉天门列队排到金水桥，队伍绵延，渊远流长。

不知怎么回事，别人下蛋也似的生着儿子，却只正统皇帝一个人生不出来。皇帝年近七十，国家却还没有太子，为了江山社稷着想，几位辅国大臣联名献议，建请皇帝由百位郡王世子中挑出一位继任人选，以为太子储君，这便是方今轰动朝野的"立储案"。而面前这位"载志"，自也是本朝"八大世子"之一。

朱载志，将来要做皇帝的人，谁敢打？日后这小孩若真坐上帝位，怀恨在心，华山上下岂不大大遭殃？也是为此，赵老五纵使吹胡子瞪眼，那条藤条却还是抽不下来。

皇家血统越纯正，形状越奇怪，肥秤怪一旁看着，只见载志打了个哈欠。那龙嘴一张，似有祥云飘出。喷嚏一打，仿佛龙吟天籁，真命天子异象一出，可把肥秤老怪吓得飕飕发抖，连话也说不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一这颗柿子误打误撞，成了天子，这人间可要成了什么鬼模样?

肥秤怪满心惶恐，正在暗自祝祷，忽听载志叹了口气，道："肚子好饿。"龙爪伸出，摸了摸龙肚子，小龙王看起来饥肠辘辘。肥秤怪一听主上饿了，想起了忠君报国的道理，便朝算盘怪瞧去，待见师弟瘦骨如柴，形状不太可口，便转朝自己的肥大腿来瞧，正痛苦挣扎间，忽然心下一醒，想起怀里还有颗上好的贡品橘子，不由大大松了口气，忙道："世子大人，请用橘子吧。"橘子送来了，柿子抖目去瞧，却又一脸讶异，道："胡说八道，这才不是橘子。"肥秤怪吃了一惊，他手上拿的非但是橘子，还是上好的洞庭火橘。此物色若火红，汁多味甜，乃是天下无双的上品，他自己舍不得吃，方才取来孝敬祖宗。忙道："世子取笑了，小人这是湖南进贡的火橘，绝非一般甘橘。"载志出身贵族世家，自当吃过洞庭火橘，可他拿起橘子反覆端详，却又摇头不停："不对啊，我家的火橘不长这个模样，你这是假的。"橘越淮为枳，肥秤怪越听越纳闷，不知自己的橘子有何古怪？那赵老五却是见多识广之人，他冷冷一笑，自将橘子接过，剥开了果皮，说道："世子啊，敢情您家的橘子，全都不穿衣吧？"果皮褪下，露出内里晶莹的火瓣果肉，柿子满面惊讶，道："是啊！是啊！这和我家的橘子一个样子了。"赵老五啐了口唾沫出来，自将火橘扔给肥秤怪，不再多言了。

王爷家的橘子赤身裸体，原来早有下人剥好。肥秤怪恍然大悟，他暗骂自己不长见识，赶忙掰开橘瓣，正待跪地敬献，却听那朱载志道："等等，你这橘子还是有点怪，我不敢吃。"怪字一出，肥秤怪倒也愣了："哪里怪？"朱载志蹙眉道："你这橘子有毛，像是变种怪橘。"肥秤怪心里纳闷，一旁赵老五再次伸手过来，捏起了果瓣上的一茎毛纤，笑道："世子大人，你说的毛，可是这玩意儿？"朱载志大喜道："是！是，你好聪明啊！"肥秤怪啊了一声，方知橘办上纤丝缠绕，难免入不了金口，正要为柿子大人清理，赵老五大手一挥，将橘子整颗抛入嘴里，痛快大嚼起来。

"我的！我的！"载志呜呜哭泣，边流泪边抢夺："我的橘子，你偷走人家的橘子！"正吵闹间，却听远处传来脚步声，听得一人笑道："载志，你有乖乖练功么？"清雅的嗓音如是吩咐，那柿子立时撇下了橘子，喜唤道："父王！"场中来了五人，背后三人体型结实，全是侍卫。当先一人则是身材福态，看他头戴三英冠，身穿玄黄麒麟袍，胸前左右饰以染靛天龙，如此尊贵服饰，自是柿子的爹"川王郢"驾到。再看这位川王爷身旁陪着一名中年男子，此人身穿云雁文官服，年约六十，却是华山九代大师兄"若林先生"到来。

本朝郡王驾临，众长老无不慌忙起身，下拜道："参见川王爷！"这位川王爷倒也客气随和、抢先扶起了赵老五，随即亲手来搀双怪。那肥秤怪一辈子没给大人物碰过，给他握到了手掌，竟是满面惊喜，想来要十天半个月不洗手了。

诸人行礼已毕，川王爷拉过了载志，微笑道："今日乖不乖，长老们教了你什么新武功？"那载志混了一整晚，哪里练功了？有些慌张，赶忙道："有……有哪，我在学猫狗神功呢。"川王爷乍闻"猫狗"二字，自是眉心微蹙，正要斥责爱子，却听院中喵汪喵汪之声不绝于耳，真有人在练着猫狗神功。王爷心下错愕，惊见陈得福单脚跳、向树尿，模样怪诞之至。不由呆了半响，喃喃地道："若林兄，这……这位少侠好奇特的武功，可是在使什么高招？"猫狗大战虎狼，怎么得了？众长老满脸通红，虽想据实以告，却怕王爷责怪教学怠慢，竟拿着猫狗神功唬弄世子，正惶恐间，却听吕应裳咳了一声，解围道："下官素闻川王见识渊博，西川各门武功无不了然于胸，何妨猜上一猜？"川王爷听得马屁送来，自是拊须含笑，便来细细考察陈得福的武功，他见陈得福右脚高抬，两手着地，自在大树旁纵跃不已，当即醒起了华山的"鹤舞七星步"，便道："好功夫！这位少侠身法奇特，清灵而不拘形体，出入意表，大见玄妙，可是在练什么神奇步法么？"猫狗神奇步在前，吕应裳脸不红，气不喘，欠身便道："王爷果然渊博。这正是本山的新步法，前掌门不凡先生苦心创制，密而不传，今日初方现世，还请王爷赐名。"那川王爷听得华山新步法现世，自是又惊又喜，待见陈得福四脚趴地，不时双手比做拍翅状，那右脚更是不可臆测，时时踢起，宛如回马枪，不禁叠声赞叹："难得，难得！这套脚法非比寻常，适得麒麟之四足、与那孔雀之双翅，可说介乎麒麟孔雀之

间，本王斗胆，不如定个'神麟步'之名，诸长老以为美否？"长老们面红耳赤，不敢应答，那吕应裳却是见怪不怪之辈，一时拍手大喜，赞道："好个'神麟步'，既是王爷金口赠字，不如再加上两个字，称为'川王神麟步'，方是真章！"川王爷"啊"了一声，没想华山剑法享誉天下，自己的王号竟得与神奇武术相连，来日必能万古流芳。一时抚掌而笑："侪越了！僭越了，好一个'川王神麟步'，哈哈！哈哈！"吕应裳，字若林，华山九代门人之首，经国丈一手荐保提拔，如今阖山中仅他一人身有官职，算得是国丈的心腹。看他官做久了，假言蒙混之际，极尽摸棱两可之能事，平日必也是使虚招的高手了。一旁载志是个笨蛋，听得猫狗升格做麒麟，自是惊喜不已，赶忙拉住了爹爹的裤脚，喊道："父王，这不是他们的猫狗神功！这是载志发明的、这是载志的神功！"正吵闹间，脑袋便给爹爹拍了一记，川王爷带着儿子一起作揖，拱手道："多蒙诸位长老连日来的爱护，下个月小儿金銮殿御前比试，若真能……若真能……"说到此处，他深深吸了口气，眼中隐隐露出兴奋之色，又道："到时本王知恩图报，绝不敢忘诸位长老的恩情。"川王爷如此客气，众长老自是慌忙回礼，同声道："王爷何故乡礼？吾等身负国丈所托，自当竭心尽力，岂敢再图王爷的赠赏？"说着一同跪了下来，自与王爷互拜不休。

八王八世子，太子宝座却只有一张。为了从众孩童中找出国家的未来之主，一个月内正统皇帝便要召见八世子，瞧瞧他们的人品优劣，学养高低，届时在金銮殿里文比武较，自也少不了。

东宫太子，便是国家的储君，八世子无论哪一位做了太子，谁就是未来的九五至尊，尤其正统皇帝年近古稀，这储君更是要紧异常，也是为此，八位大王无不想方设法，盼儿子在一个月里改头换面。这位川王爷仗着父祖辈对琼国丈有恩，早已抢占先机，一方面将儿子送到"紫云轩"读书，二方面请来"玉清观"的高手指导武术，来日纵不能技压群雄。至少靠了琼皇后背后撑腰，也能在皇帝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想起琼国丈的势力，川王爷自是满面含笑，他抚着儿子的小脑袋，温言道："载志，好容易父王请托，人家华山前辈才颐意教你几手剑法，你可得乖乖学着，知道么？"父亲苦心意旨，耳提面命，载志却嘟起了嘴，蹙眉道："不要，没有神仙姊姊，孩儿不想练。"川王爷微

起讶异："什么神仙姊姊？"载志大声道："父王装傻了，孩儿讨厌男生，孩儿只爱美貌姊姊！载志要女师父教武功！"方今世道讲究极乐境界，正所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真天性也。看载志生来尤其具有磁性，专只和美貌女子相吸，只要见了男子现身靠近，不分老少、一概互斥。众长老自是挡住了。

赵老五则是竖起了大拇指，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这年头不爱师父爱师娘，老头儿打心里佩服啊！哈哈！哈哈！"川王爷听得讥嘲，不由猛咳三声。正所谓寡人有疾，却乃亲爹所传。也是知子莫若父，忙道："长老们见笑了。我这儿子确实有点毛病，若与男人亲近过久，身上会发红疹子，有时更会呕吐难过、食欲不振。倘使贵山有女师父指点他，那是再好不过了。"说着便望吕应裳望去，深深作揖道："劳烦若林兄了。"听得请托，吕应裳却只默然摇首："对不住了。我山格于门规，只收男子为徒。世子欲访女师父，该去'九华龙吟阁'才是。"天下武林四大家族、八大门派，多半有收女弟子，其中九华山更专收女子为徒。可华山玉清观却与和尚庙相仿，山上连虫子都是公的。瞧华山双怪一辈子未娶老婆，自是深受其害。

听得华山没有仙女，柿子扁嘴要哭，登时嚷道："不学了！不学了！载志要回家吃元宵了！呜呜！呜呜！"柿子掉头起身，今夜却连口诀心法都还未传上一句，肥秤怪慌道："世子大人，别走啊！别走啊！我扮女人给你瞧啊！"八世子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非只大臣们分帮结党，连武林各门各派也都各有拥护。其中琼家乃是皇室姻亲，更是洞见观瞻，为得国丈的面子，华山众长老方才接下重任，前来传授剑法，倘使世子不领情，那也无计可施了。

众长老正要追上，那川王爷却抢先抱起儿子，他自知载志病入膏肓，一时半刻改不来，一时深深叹了口气，道："孩子，父王明白你的痛苦。可孩子啊，现下越是辛苦，越是值得，你可知道为什么？"柿子讶道："为什么啊？"川王爷幽幽叹气，轻声道："儿子啊，你可晓得世上神仙姊姊最多的地方，却是在何方？"柿子一脸茫然，算盘怪却已色眯眯地笑了，说道："王爷说得是窑子么？"窑子二字说出，却听川王爷哈哈大笑，道："长老啊长老，宜花院、万福楼，那是你们平民百姓的雅趣，至于我们姓朱的呢……"说着森然一笑，自将手指举起，遥向帝都北京。

众人啊了一声，全都醒悟过来了。天下最多美女禁锢之地，便是紫禁皇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三千人，走到哪，玩到哪，左拥右抱，当真是周天子一夜驭九女，其乐也无穷。一片惊叹间，川王爷微笑道："孩子，想去后宫玩么？"后宫之乐乐何如。酒池肉林衣裤除。柿子却还只是个小孩，一时不解其意："后宫……那儿有神仙姊姊么？"川王爷见顽儿痴傻，不由叹道："傻孩子……后宫里应有尽有，别说什么神仙姊姊，你要神仙妈妈、神仙妹妹、神仙娘娘、神仙姑姑、神仙阿姨……朝廷都能给你找来……"说着贴耳过去，含笑道："孩子，将来等你坐上了龙庭，这世上只要被你瞧中的女人，全都会来替你生孩子喔。"这几句话说得虽轻，却怎么瞒得过一众练武之人？霎时之间，赵老五大怒、吕应裳震惊，连华山双怪也倒抽了一口冷气。那柿子则是大喜欲狂，一时手舞足蹈，喊道："好啊！好啊！那我有好多好多神仙姊姊了！"可喜悦不过片刻，却又担心起来，慌道："不行啊父王……那么多神仙柿姊，我两只手抱不来，会不会被偷走啊？""不会、不会，宫里没有男人，只有……"川王爷伸起两根指头，做出剪刀喀喳之状，眯眼笑道："安心了吧？这世上的神仙姊姊，统通都是你的吆。""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柿子哈哈大笑，上下蹦跃，硬是跳起舞来了，他手指陈得福，笑道："父王！那我要他喀喳！可不可以？""可以……"川王爷眯超双眼，拊须微笑："你可是将来的天子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人变狗，可怜陈得福查在卖力学狗跳，陡听要给阉了，吓得魂飞天外，跳得更加高了。哈哈笑声中，那川王爷反身站起，自向众人欠身："多谢长老们费心了。本王明日再携他过来，届时请诸位严厉管教，千万别宠他了。"说话间，那小柿子躲在父亲脚边，却向各长老做了鬼脸，气得赵老五低头咒骂，吕应裳则是欠身答礼，假作不知。

川王爷总算走了，赵老五怒火中烧，一把抓住吕应裳，大吼道："若林！你这助纣为虐的混蛋！咱们华山侠义中人，怎可为虎作伥？你再不把这小暴君赶出门去，休怪我召集长老，将你破门出教！"破门出教如同武林人物的死刑，华山双怪虽然胡作非为，却还不至如此下场，正想替师侄求情，却见吕应裳摇头道："五师伯有所不知，这载志其实本性不坏，真说起来，这孩子还是本朝寄望所在哪。"淫徒父子，采花大盗，却是朝廷的寄望所在？众人听得目瞪口呆，赵老五则是大怒欲狂："放屁！要我寄望这小暴君，他奶奶的不如

寄望一条狗！若林！你究竟收了他爹多少好处？给我从实招来！"吕应裳摇了摇头，迳自道："师伯快别气了。您这会儿还没见过其他几位世子，要是亲眼目睹他们的举止，包管您第一个出面拥护载志。"听得一山还有一山高，众人自是吓得跳了起来。赵老五惊道："你……你说什么？"吕应裳叹道："师伯若是不信若林所言，不妨亲去各王府打听打听，包管让您大开眼界。"众人脸色发白，全都吭不出声了。赵老五骇然道："他奶奶的？这帮世子不都是些十岁小孩么？小小年纪的，能使什么坏？"吕应裳叹道："师伯不晓得了，小孩儿性子单纯，看似不好色、不贪财，可心里也没什么是非对错的想法。一旦没了父母管教，举止实与野兽无异。"人之初，性本擅，此擅非彼善。小孩子一旦自私起来，往往无恶不作，比大人还胜上三分。

赵老五吞了口寒沫，喃喃地道："操你祖奶奶……这帮世子就没一个像样的？"吕应裳幽幽地道："好孩子当然也有。八世子里最贤能的叫做勋毅，太祖旁支六世孙，另一个名唤檉德，则是熙祖次子寿春王之后。这两个孩子出生时早已家道中落，贫贱寒微，都是难得一见的纯朴好孩子。"肥秤怪讶道："熙祖？有这个皇帝么？"吕应裳解释道："熙祖是太祖的爷爷，当年追封三代，故也得了庙号。"皇帝即位后，父祖即使早已作古，却也能大发死人运，成了个冥府皇帝，千百年来不知多少前例。赵老五听得此事，自是苦笑道："他妈的，八百年前一家人，也难怪这两个孩子会家道中落了。我看他俩定是给拿来应景的？对不对？"姜是老的辣，昔时三国刘备乃是帝王后裔，可传了两百年之后，却当街做小贩，卖起了草鞋，眼看赵五爷爷见识精明，吕应裳自也暗赞在心，便道："师伯明鉴。这次立储案依着皇帝意旨，共须访出八位世子，取其八方献瑞之意，奈何皇上定下的条件过于严苛，众大臣反覆寻访，居然凑不齐八个人。只得找这两个苦命孩儿充数了。"肥秤怪讶道："什么条件啊，那么厉害？"吕应裳道："郡王世子要能成为立储人选，共须具备三大件。其一是正统元年以后出生，年方十岁，上下不得超过六个月，其二是血统纯正，必得嫡出，不得庶出。其二为家世清白，父执辈不许在景泰朝任官，更不可与江贼狼狈为奸。这三个条件筛选极严，本朝郡王虽有百来人，却极难找出一位，更别说是八位了。"肥秤怪少读书。自也不懂朝政道理，便问道："为何要找十岁小孩当太子？三岁不可以么？"赵老五啐道："傻子，皇帝老儿几岁了？"肥秤怪喃喃地道："七十有了吧？"赵老五哈哈

笑道："所以啦，这老贼没准明天便死了。朝廷怎能找个三岁小孩当储君？"算盘怪笑道："有道理，说不定是咱们聊着聊，这当口他便要两腿一伸了。"听得众长老口无遮拦，吕应裳自是面色难看，忙道："师伯师叔。说话当心。"众长老仗着辈分高，自把他的话当做耳边风，肥秤怪最爱辩论，登时喝道："不对啊，既然皇上快死了，怎不找几个三十岁的青年才俊出来当皇帝？不也好早些经手办事啊？"赵老五啐道："大逆不道的东西，什么叫'早'些经手办事？你这个'早'字，可是想诅咒谁啊？"眼见双怪茫然不解，吕应裳深怕赵师伯又来讥讽朝政，只得自行解释道："三十岁乃是壮年，意气最是风发，一旦接下太子大位，各方拥戴之下，随时都能向皇帝逼宫。"肥秤怪听不懂"逼宫"二字，兀自嚅嚅嗫嗫。赵老五便笑道："还不懂啊？皇帝又不是傻子，没事弄只三十岁的大老虎出山来，镇日睡在自己枕边等接位，老头儿没死也要给吓死啊。"双怪终于懂了，不由"啊"了一声。方知立储事关重大，个中机关之险，布局之深，绝非外人所能想像。赵老五将他俩训了一顿，便又道："若林啊，现下到底谁有希望中选？可以说说么？"吕应裳摇头道："现下朝廷情势混乱，谁也不敢妄言。除开勋毅、楼德这两个应景的，其余六位世子各有势力拥戴。不过实力第一雄厚的，便是徽王子载允。"赵老五哦了一声，道："徽王爷？你说得是勤王军'临徽德庆'里的徽王？"吕应裳叹道："正是这位徽王爷。他的儿子载允得了四大王合力支持，直如众星拱月，来势汹汹。现下朝廷里各方噫测，都以为载允最有希望。"赵老五讥讽道："那咱们华山上下还忙什么？赶紧变节吧。"吕应裳脸上微窘，忙道："五师伯说笑了。徽王子载允虽是势力庞大，可朝廷里各方势力虎视眈眈，岂会坐以待毙？如唐王世子载昊、鲁王世子载棋，一个找上了'东厂'房总管援手，一个有'宰辅'何大学士撑腰，这两位郡王都有亿万家资，自也是声势浩大。"赵老五懒洋洋听着，他也不管什么大臣进士，迳自道："别说那些朝廷事了，现下连咱们华山也淌这个混水了，那少林武当呢，他们八成也有支持人选吧？"吕应裳颔首道："武当山的元易道长是丰王世子载儴的师父，至于少林寺么……听说为了五辅大学士杨大人的缘故，灵定方丈已然来到京城，亲自教导徐王子载儆武功。"赵老五蹙眉道："杨大学士？与徐王有何渊源？"吕应裳忙道："杨大人与徐王是姻亲。他的表妹淑宁便是徐王妃。"八世子打架带帮手，看这徐王的儿子不只爹爹有权有势，连娘亲也有几分本领，自是大占便宜了。赵老

五打了个哈欠，道："王八蛋一群，听来全是些不学无术的蠢材，我看八成还不识字吧。"吕应裳摇了摇头，道："师伯大大错了。徽唐徐丰鲁，这五位世子一点也不蠢。他们全都聪颖过人，有的精明能干，有的能文能武，难得的是，他们全都性好读书……"肥秤怪惊道："性好读书？那你还说他们学坏了。"吕应裳叹道："诸子百家、孔孟大道，他们是不屑读的。倒是厚黑之术、帝王之学，颇能废寝忘食。"众人面色苍白，方才知晓小柿子白痴的好处，赵老五苦笑道："行了、行了，那蠢才载志呢？他有希望中选么？"吕应裳道："能否中选，凭我这点儿微末道行是看不出的。不过载志这孩子虽然傻呼，却有个好处，他的祖父是本朝隆庆帝的亲兄弟，与咱们皇上血统最近。"隆庆帝便是武英、景泰这对兄弟的父亲，血统最是正统不过。赵老喜道："难怪咱们国丈会支持川王爷，原来还有这层干系。"吕应裳微笑道："正是如此。咱们川王爷依辈分排来，乃是皇上的小堂弟，其余七位王爷却只能算是远亲，在皇帝眼里全都是外人。届时载志上了金銮殿，一声'堂伯父'唤出，或可多了几分希望。"众人听到此处，方知这场遴选非同小可，可说连动了天下气运。听得兹事体大，赵老五原本敌视着小柿子，现下倒想帮他了。当下拿出了藤条，嘿嘿冷笑间，打算明日活活抽死这小祖宗，也好让他多练几套剑法。

众人说了一阵，吕应裳忽道："不能再说了，我还有事忙着。"说着转过头去，喊道："得福，得福，你过来一会儿。"终于有人想起他了，可怜陈得福在树下汪汪喵喵，翩翩起舞，早已精疲力竭，闻得师伯召唤，自是颤巍巍地晃了过去，喘道："师伯、两位师伯祖，还有师叔祖，有什么事么？"吕应裳道："师伯有个差使给你，得请你跑个腿。"陈得福腿还酸着，听得差事又来，自是慌不迭地道："不行啊，今夜是元宵，我一会儿要去提灯笼玩儿……"肥秤怪听他推诿，登时怒道："臭小子，你几岁了，还提什么灯？"霎时之间，双怪趁势拳打脚踢，喝道："现下有空了么？"陈得福歪嘴斜眼，笑道："有空了、有空了，师伯有何吩咐，快请说啊。"吕应裳听他自告奋勇，登时笑道："乖孩子，你一会儿去云会茶堂一趟，找一位福公公，替师伯取包帖子回来。"陈得福茫然道："帖子？"吕应裳解释道："我说的是喜帖，琼老爷子托宫里印制的。"听得此言，众人都是又惊又喜。北京紫云轩名满天下，却有两张帖子等着发，第一张是老阁主琼武川的，这老人八十好几，行将就木，这张白的自是越晚越好。至于另一张，倒

是能早就早。想起了美丽的琼少阁主，赵老五大喜道："是掌门与大小姐的婚事么？"吕应裳微笑道："正是。月底纳采，下月初文定，二月十七迎亲。"赵老五原本哈哈大笑，听得婚期匆忙，不免又愣了，自古婚礼繁文缛节，分为纳采、问名、小定、大定、乞日、迎亲等六礼，讲究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最是挨磨，却不知为何排得如此紧凑？

不由讶道："国丈赶着跳墙啊，日子干啥排得这般紧？"吕应裳低下头去，默默无语间，却似有口难言的神气，肥秤怪眨了眨眼，忽然想起一事，大喜道："我知道了、我知道日子为何这般紧凑了……"众人一脸惊奇，肥秤怪则是嘻嘻直笑："我猜少阁主她啊……"说着摸了摸自己的大肚子，叹道："好大、好大。"方今世道讲究神速，是以才子佳人不必媒妁之言，常奉儿女之命成婚。洞房做产房，喜酒、满月酒双喜合一，倒也省事。听得荒唐言，吕应裳自是又窘又怒，忙道："师伯！别胡说八道！"肥秤怪为老不尊，惹人嫌恶，一旁算盘怪忙来责备道："是啊，师兄真不长记性！咱们少阁主才从贵州回来，整个月不在掌门身边，肚子哪能被搞大啊？"肥秤怪笑道："你这傻瓜，她不在掌门身边，肚子大得才快啊。"算盘怪讶道："什么意思？"肥秤怪笑道："什么意思？肚子大，不一定是掌门搞大，掌门搞了，不一定是琼阁主肚子大，总之是一塌糊涂了。"算盘怪大惊失色："是啊！真有道理！可是……可是肚子里的孩儿总该有个爹吧，他到底是谁啊！

肥秤怪神神秘秘地一笑："上个月谁靠近过她，谁就有嫌疑了。"听得此言，算盘怪不免悚然一惊，想起自己也去了贵州，全身不觉发起抖来了。

耳听两个老的越说越不成话，一旁吕应裳自是气得全身发抖，虽想一耳光轰去，可碍在辈分，却又不得其便，天幸一旁还有个赵五师伯，猛听他暴吼一声："你这两个混蛋！狗嘴里再敢放出一个屁，老子就宰了你俩！"赵老五火冒三丈，四下自是安安静静，无人敢吭一声。猛听扑地一响，场里臭气薰天，这个屁却是赵老五自己放的。他见众人瞪着自己，忙来故左右而言它，笑道："若林啊，听说这次贵州之行可精彩了，雨枫没给国丈骂死吧？"一场贵州远行，没曾找出宁不凡，却险些把傅元影整死了。先是众人在荆州与官军犯冲，惹出了纠纷。其后琼芳又在扬州走失，闹得满城风雨。消息传回北京，气炸了国丈、急死了华山上下。

可怜这位"雨枫先生"阴沟里翻船，这几日自是焦头烂额了。

吕应裳叹道："好歹少阁主平安归来，这当口雨枫总算放落了一场心事。"琼芳失踪多日，傍晚总算在红螺寺现身，众人都是亲眼目睹。赵老五安慰道："行了，我瞧小妮子开心得紧，不还卖面玩儿，没事的、没事的。"听得此言，吕应裳面色如浇黑墨，难看怕人，赵老五讶道："又怎么啦？"吕应裳低声苦笑："没什么，只是请五师伯别再提起此事，免增困扰。"华山双怪为人虽蠢，耳朵却算灵光，一时眉来眼去，料知琼芳肚子之所以无端变大，必与吃面有些干系。

赵老五暗暗起疑，却也不敢多问，忙道："好了，好了，总之婚事定下了，新娘也回来了，国丈不会真罚雨枫的，你就别替他发愁了。"吕应裳摇头道："雨枫本领强得很，我本就没替他烦恼。倒是掌门那儿……唉……我是一想到就烦……"好容易新娘回家。新郎却似有发疯迹象，赵老五头皮发麻，忙道："他又怎么？"吕应裳摇头道："打琼阁主南下贵州以后，我看他早晚闷在房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双怪想起了那批怪图，不由讶道："是啊！咱们看他每日里画图呢，圆的方的，长的短的，到底是干啥啊？"吕应裳叹道："我看少掌门撞上了关卡。"练武之人终其一生，必会遇上一次大魔关，如能顺利跨越过去，便能进入无上境界，反之则要就此定性。日后再怎么苦练，至多只能提升内力，却再也无法脱胎换骨。这个道理便如毛毛虫化作蝴蝶，能否破茧而出，全在一线间。这等关卡非只"不凡先生"遭遇过，连傅元影、吕应裳、赵老五，甚且蒙古人哲尔丹也都遇过。如能顺利脱壳，便能孵化出"大黑天拳"之类的神奇武术，反之则要郁郁一生。

看傅元影剑法虽说一流，却始终无法成为绝顶高手，平日嘴里不说，心里必也郁闷。至于吕应裳自己，早已看破天命，转朝官场发展。至于肥秤怪、算盘怪这两个老的，虽说七老八十了，却都还在毛毛虫阶段，自没见过什么大关卡，听得师侄提起此事，竟是一脸茫然了。

赵老五这几年不问世事，眼看晚辈们忧心苦恼，自是哈哈而笑。正要出言安慰，却听一人喊道："爹，孩儿回来了。"众人转头去看，却见一名白面少年匆匆而至，模样长得有些像吕应裳，却是他的大儿子吕得礼到了。

吕应裳武功虽比不过宁不凡，傅元影，却颇能生儿子，膝下一门三杰，取名为得礼、得义、得廉，这吕得礼是三兄弟的大哥，与陈得福同年，武功却高得多了，算得是十代弟子的佼佼者。眼看大儿子来了，吕应裳俨然道："你可回来了。郡王府的喜帖都发了么？"吕得礼答道："咱们兄弟兵分三路，该发的全发了。不过还有几位王爷未曾找到。"吕应裳这几日受国丈之托，负责筹办婚礼，自知婚期排得紧，喜帖也须尽早发出。听得儿子找不到人，自是蹙紧了眉："又贪玩了！郡王爷不全来北京贺岁了？怎会找不到人？"正要责备儿子们偷懒，吕得礼忙道："爹别生气，这几位王爷都出城去了。您自己瞧吧。"双手奉上喜帖，交由父亲过目。吕应裳低头翻阅，喃喃便道："临王曼、徽王祁、德王蓟、庆王昕……这么巧？临徽德庆四位王爷都出城了？"赵老五转念一想，醒起这四位王爷便是勤王军的统帅，忙道："你们没去京畿大营找人？"吕得礼道："孩儿去瞧过了。他们的守将凶得紧，问了大半天，才说四位王爷有急事，一块儿去了霸州。"赵老五微微一楞，自与吕应裳面面相觑，两人同声道："霸川？勤王军不是驻守北京么？去霸州做什么？"吕得礼只是个少年人，哪里懂得军务？自然答不上话。吕应裳满心烦恼，自也不管勤王军去了何处，便道："也罢，总算百来位郡王只漏了四个，得礼……趁着红螺寺百官云集，你等会会儿陪爹爹去发帖，把前三品重臣的帖儿一次发完……"吕得礼慌道："不行啊，爹，孩儿一会儿还有个约会……"华山双怪嘻嘻笑道："小礼子，你又约了崆峒派的黄女侠啊？可曾摸小手啦？"都说狗嘴吐不出象牙，吕得礼心下害怕，忙道："爹！孩儿真有事，留不得……"也是怕爹爹阻止。赶忙运起了轻功，一溜烟走了。

吕得礼前脚一走，陈得强便想跟进，哪晓得走没两步，便听背后传来叹息："得福，你想去哪儿？"听得吕应裳呼唤，陈得福只得垂下头来，嚅嗫道："没……没有。"吕应裳叹道："乖孩子，满山弟子里，就属你最听话了。赶紧去取喜帖了，别要贪玩，知道么？"眼看吕师伯走了，双怪也一哄而散，陈得福也只拖着他的铁扫帚，望"云会茶堂"进发。

陈得福，成不了高手得了福。此人自十五岁那年以来，日日都倒着大霉。人家孔夫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他陈得福却远胜孔夫子，十五岁便直接"知天命"了。那年他兴高采烈投入华山，

本想自己是爹娘嘴里的小神童，日后定能成为"天下第一"，谁晓得入门一看，众师兄弟或聪颖、或灵秀，舞起剑来个个如八仙过海，陈得福大惊之下，当场便知天命了，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了本山免钱的小长工。

烧饭也好、煮菜也罢，本想整整垫底十年后，门里总算要新收一批小师弟，自己也可以脱离垫底的苦日子，成为人人敬仰的得福师兄。谁晓得新弟子还没来，竟又多出一个小暴君，指定自己作伴当，料来此命已不久长了。

陈得福叹着气、摇着头，一路拖着铁扫帚，红螺寺里虽是张灯结彩，他却没心思来瞧。正闷头急走，忽见一人站在不远处，看那人头角峥嵘，双目炯炯，正是同门师兄杜得籼。

今夜适值元宵，蒙得国丈恩惠，华山门下虽无功名，却也能来红螺寺里赏灯，这杜得籼自也来玩耍了。陈得福乍见同门，心下大喜，忙奔向前去，喊道："独脚仙！独脚仙！"华山弟子多有外号，除了"扫把福"外，尚有"独脚仙"、"死德性"、"苏淫操"等等，多半不堪入耳，全是师兄弟相互指骂的杰作。至于得礼、得义、得廉三兄弟，却因他们还缺了个小弟，外号自也极其难听。

"独脚仙！独脚仙！"陈得福喊了几声，那杜得籼却对自己不理不睬，自管目望前方，一动不动。陈得福讶道："独脚仙，你到底怎么了？"听得扫把福问话，杜得籼却显得一脸正气，对话声充耳不闻，宛若木石。过得半晌，他伸手起来，拨开额前乱发，又将脸蛋沉了下去，透出了莫名气魄。陈得福咕哝几声："搞什么？给人点哑穴了？"他摇了摇头，顺着独脚仙的眼光去看，却见到了一名少女。

美丽的少女明眸皓齿，她仰头看花灯，赏一赏，走一走，举止轻雅，流连忘返，只是无论如何挪移脚步，始终离不开杜得籼面前五尺。陈得福咦了一声，转朝同门望去，又见他一脸正气，益发浩然，霎时啊了一声，暗道："这是隔山打牛！终于给我目睹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号称"金吾不禁"。自正月十四悬灯起算，直至十八撤影为止，京城整整五日衙门封印，男女不隔，老少不禁。是以少男少女若要隔山打牛，今夜趁早。

四下月圆花好，当此良辰美景，佳人娇羞可爱、才子正气凛然，可陈得福看入眼里，心中却生出乐一股无名火。想自己武功低微，其

貌不扬，从来是垫底人物，相熟异性更只有后厨那凶狠老妪，每回来取馊水，必藉故辱骂自己。也是一辈子孤单，陡见男女相互施法之事，一股醋意油然而生。

他哼了两哼，挡到同门面前，大声道："独脚仙，你擦药了么？"杜得籼原本傲然若仙，陡听此言，却如泼上了冷水，慌道："擦……擦什么药？"陈得福讶道："你又忘了擦么？傅师叔不是早吩咐过你了，要你别再拿长剑抠脚丫么？"说着摇头连连，叹道："你啊你，资质再高，也不能老是金鸡独立啊。早些把脚癣治好。下盘稳些，到时武功便能大进了呢……"两人稍稍谈起了脚癣恶疾，少女面色一颤，便已消失无踪了。杜得籼又悲又恨，大声道："陈得福，我前夜好容易去了月下老人庙，辛苦求来这枝姻缘签，你……你却硬来坏我大事，你……你……籼说着摆出了金鸡独立的架式，陈得福惊道："你别乱来啊！"杜得籼怒道："滚开！杀了你这畜生，没的脏了我的剑！"说话间除下了左脚靴子，拿着剑尖戳弄脚底，已是忍无可忍了。陈得福见他自暴自弃，自也暗暗高兴。便笑道："毒脚仙，你方才说什么月下老人，那又是谁啊？"杜得籼哼道："红娘月老，这两位都是替旷男怨女牵姻缘的，你居然没听过？"陈得福摇了摇头，道："没听过。"杜得籼冷笑道："蠢才，无怪日日垫底。"他拿出了少侠的架式，一边抠着脚，一边道："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个姓张的书生，为了打仗还什么的。便要和老婆告别了。夫妻俩知道前程茫茫，此去关山万里，自是哭泣甚哀，不忍相离。结果啊……月下就飞出一个老人，你晓得他是谁？"陈得福笑道："你当我是傻子么？当然是月下老人。"杜得籼脸上一红，自将长剑刺入脚底，啧地一声痛哼，双眼渗泪中，总算戳落了一块毒脚皮。

他从剑尖上剥落烂皮，送到鼻端嗅着，又道："这月下老人呢，心地最是善良不过，他看这对男女相爱甚深，不忍离别，便拿了条红线出来，在他俩的脚上绑了绑，说只要红线上身，纵使天涯海角相隔，两人日后也可以团圆重聚。"陈得福讶道："后来呢？"杜得籼舒爽了，便又穿回了靴子，道："后来当然是重逢了。据说绑上红线后，每回那姓张的书生想去花街柳巷，天边便会劈下雷来。那姓张的老婆也是一般，若想出门勾搭男子，一便会全身烂疮，不能见人，最后这对夫妻俩走投无路，也就被迫团圆了。"陈得福悚然一惊，道："这月下老人

当真可怕，武功定然厉害了。"杜得籼哈哈一笑，正要再说，却听银铃般的笑声不绝传来，回头去望，竟有大批少女分花约柳而来，却又是月下老人拉线来了。他满面喜悦，急忙还剑入鞘，道："不跟你啰唆了，我又得忙了。"正要朝美女靠近，猛听陈得福大喊道："大家小心！华山毒剑传人杜得籼出手，脚气冲霄！"毒剑机密泄漏，别说月下老人牵了红线，纵使玉皇大帝圣旨眉批，怕也不管用。那杜得籼到也乖觉，忙从衣袋里取出一小锭银子，低声嘱咐："去找吕家三兄弟玩去，饶过我。"同门目露求恳之色，陈得福则是嘻嘻一笑，当即收下银两，自管蹦跳而去。

天下事物极必反，一个人若是资质不足，到了谷底之境，却反而能找出一股乐趣来。陈得福每日替师兄弟洗衣洗裤，自也有许多便利，谁长脚癣、谁生癞痢，全华山的机密都在掌握之中。总之金口一开，随时能毁去一整排的玉面少侠。

"嘿嘿嘿……杀光你们……"陈得福冷笑起来了，也是一辈子见不得别人好，便只在园林里四下穿梭，看同门里谁敢在他面前出双入对，谁的裤档秘密便要公诸于世。

走走瞧瞧，正搜捕鸳鸯间，忽见地下画了条线儿，弯弯曲曲的，不知有何古怪。陈得福咦了一声，醒起了月下老人的传奇，心中便忖："有线哪，说不定有什么好的。"他吞了口唾沫，忙沿线跑动，寻觅佳人。穿过了竹林、经过了花草，陈得福跑得气喘吁吁，绕了偌大一图，惊见自己又跑回了原地。

陈得福讶道："圆圈圈？"这扫把福虽然憨厚，却非蠢蛋，已知地下画了个天大的圈圈儿，怕有二十丈直径。他眨了眨眼，不知这线是从何而来，他有意查访明白，便再次沿线来走，这回放慢了脚步，不旋踵，却见到了圆圈圈里头有两条直线，交汇圆周，互做直角。

陈得福咦了一声，见这两条线聚集一处，各往东北两方而去，不知有何吉凶，他心下纳闷，忙随东边那条直线去跑，这回沿角转进，连奔了四个直角后，却又回到了原地。

陈得福啊了一声，左顾右盼，醒悟道："圆中有方，好神奇哪。"圆中有方、方空有圆，这八个字像是在哪儿听过。陈得福越想越觉有趣，便兴冲冲地玩了起来，他跺着直线去找，俄顷间，便给他找到一条弯线，循弯线来走，果然又找到了直线，如此反覆不休，圆圈

越小，里头的方块也越小，他越走越是头晕眼花，咚地一声，脑袋撞着了花树，拧在地下，正要哼哼唧唧地爬起，却听一声低陈叹息。

"唉……"悲凉的叹气，像是有苦说不出，又像是被毒蛇咬中，陈得福吃了一惊，赶忙从花丛底下探头去看，却见竹林深处坐了名公子爷，瞧服饰正是华山门人。陈得福心中偷笑："又可以整人了。"正要拿石子去丢，那人恰也转过头来，陈得福把那人的面貌看得明白，不由吃了一惊，忖道："这人可惹不起。"面前的公子爷非但惹不起，尚且不该惹，他便是威震"魁星战五关"大擂台的英雄豪杰，"三达传人"苏颖超。

元宵花月夜，苏颖超大婚在即，他不去抱琼阁主，却在这儿做什么？陈得福心中纳闷，便悄没声地爬上树，打算查查内情，一会儿也好去找长老密报。

这一望之下，不由傻住了。只见竹林四遭已给一只大圆图覆盖，足达二十丈直径，圆中有方，方内连圆，如此反反覆覆、层层叠叠，最后成了一个小圆圈儿，将掌门包在里头。

从竹林外起算，再至掌门脚下，此地至少有上千个方圆，全以"三达传人"为中心，渐渐开展。陈得福满心骇异："掌门的病还没好么？"一个多月前，掌门在太医院遇上了一名黑衣怪客，两人大打出手后。他便无缘无故病了，从此日夜化圆为方，化方为圆，吓得众长老心慌慌。最后逼得琼阁主南下贵州，看如今已是元宵夜，年过完了，琼阁主也回来了，苏掌门却还在玩着方圆大战。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面前的苏颖超仰望天际，那模样真是一代剑圣，潇洒儒雅。陈得福见得他的仪表，一时满心赞叹，正想合十礼拜，忽见掌门垂下头去，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口唇喃喃间，好似在悲哀什么，又似在发愁什么，陈得福微微一愣，心道："掌门像是有心事呢？"一个人到了苏颖超这个地步，那是什么也不缺了，他长得英俊漂亮，一双眼儿大得像猫，女孩见了他，没有不鞍子仰慕得，加上他武功又高，名气又响，却还有什么烦恼呢？默默瞧望，忽见掌门咬住了牙，一瞬间，面颊上滑落了两行泪水，身子前倾，竟然跪倒在地，那纸条则给他狠狠扔到了地下。

苏掌门双手捧面，跪倒在地，竟已失声痛哭了起来。陈得福大惊失色，心道："梦翔师叔！"华山最惨的故事，便是"梦翔师叔"。他的

天资比傅师叔更高、剑法比吕师伯更强，曾被视为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可不巧的是，华山当时已经有宁不凡了。

千载难逢的天才出现，百年难得却算什么？梦翔师叔当然不甘心，为了证明他能与不凡师尊平起平坐，他日以继夜的苦练剑法，盼能抢先体悟"三达剑"。结果，在不凡师尊承继大统的那一夜，梦翔师叔呆呆走到大家面前，他身子前倾，跪倒在地，眼泪鼻涕全冒了出来……

那一夜以后，"梦翔师叔"就走了……他一个人去到飞来峰，再也没有回来过……

念及门里的伤心往事，陈得福热泪盈眶，他很希望能帮帮掌门，可他不知该怎么做，正想过去，林外呼唤声渐渐靠近，随时都会撞见掌门的苦态，苏颖超跪地垂首，好似斗败的公鸡。一时仗剑拄地，连着喘了几口气，方才勉力起身。

竹林停下脚步，来了一对小孩儿，约莫十二三岁，却是吕应裳两个小儿子得义、得廉，听他俩一齐喊道："掌门师兄，国丈在祖师殿等你，请你早些过去。"苏颖超淡淡地道："这就来了..."苏苏颖超毕竟定力过人，稍稍宁定了心神，便已藏起了心事，他整理了衣衫，脚下却朝地下的图案去擦，好似怕被别人知觉自己的秘密，这才能安心离开。

掌门走了，竹林里又安静下来了，陈得福躲在树上，回思方才掌门倒地垂泪的模样，心下不由暗暗祈祷："梦翔师叔，你……你别咒咱们掌门……害他走走上你的路子……"他待三人走远了，便也跳下树来，眼见那字条还给扔在地下，想起这是从掌门手里扔出来的，必是要紧物事，便将之捡起来，日后也好归还。

手上的字条很是古怪，小小的纸面里水墨纵横，满是奔放之气。看那墨水一横、一泻、一起，像是水流一般，却不知是什么玩意儿。

陈得福呆呆看着，茫然道："什么鬼啊？"他见那笔画古怪，仿佛是扑向万丈深渊的滔滔浊水，瞧来有点怕人，便将之翻转来瞧，这回笔画变了，却活似女人得霓裙云裳，瞧来还会随风摇曳。

看这字条千变万化，当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陈得福咦了一声，忙将字条再转方位，这次居然见到了一只扫帚，倒与自己手上的铁扫把有几分相似。他嘻嘻一笑，道："好玩、好玩。"满心雀跃间，便拿起了扫把乱挥乱打，练起了猫狗神功。

跳没两步，猛然间脚步一个不稳，摔了个拘吃屎，陈得福吃了一惊，忖道："完了！我又做傻事了！"华山门下有门规，三达剑谱不许偷看，否则必有大祸秧。果然一个月前不守门规，偷看了"三达剑谱"，此后日日都倒着大楣。先是除夕下午去买新刻版书"金海陵纵欲身亡"，没想在街上撞见了几位师叔伯，非但书给没收，还落得当街挨耳光。之后逢赌必输，压岁钱全没了，最后还沦落为小柿子的伴当，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想起梦翔师叔的故事，他全身发毛，忖道："福无双至，灾难总是结伴同行，我可万万小心了。"自知手上的字条有鬼，忙将之收入怀里，不敢多看一眼。正待逃离竹林，忽然脚底一高，跺中了一物，低头去望，却是条绳索。

陈得福咦了一声，不知此物从何而来，他沿着绳索去看，但见这绳索极为古怪，一端给自己踩于脚下，另一端却藏在花圃里，陈得福喃喃地道："好奇怪啊。"他将脚底拾起，正想去拉绳索，忽然那绳索缓缓挪移，便朝花圃深处蠕蠕而去。

古怪的绳索，望来好似狡狡灵蛇，不可捉摸。陈得福茫然道："什么玩意儿？"他呆了半晌，俯身下去，将绳索一把握住，哪晓得才一拉动绳端，便听花圃深处传来异响。

"吼吼！吼吼！"奇怪的叫声，直从花圃深处冒了出来，吓得陈得福"啊"了一声，急急将绳索抛开，便于此时，那绳索"咻"地一声，飞也似地钻入了花圃里，竟然消失无踪了。

陈得福飕飕发抖，心道："完蛋了，这是祖师爷显灵，他来惩罚我了。"近日为三达剑谱所害，怪事连连，面前定是什么恶兆。陈得福越想越害怕，当场拿起了扫帚，掉头便跑。

又在此时，脚边再次蹿过一道黑影，陈得福吓得尖叫一声，已然摔跌在地，正要爬地来逃，猛然脚踝一紧，似给什么东西拉扯住了，直逼得他慌忙呼喊："饶命啊！大爷饶命啊。"武林中高手如云，杀手

也如云，陈得福早于太医院便见识过了。那个高大黑衣人飞身而起，一脚踢破匾额，余威犹在心中荡漾。陈得福武功低微，想起黑衣恶鬼的可怕形貌，自是掩面惊叫："师兄，师父！师伯！师叔！你们快来救我啊！"喊了几声，没人来救自己，却也无人加害自己，陈得福惊魂甫定，缓缓移开了双手，低头去望脚边，印又见到了那条绳索。

脚踝上缠着一条绳索，望来好似是说书人口中的捆仙绳、又似姜子牙手里的缚龙索。却把自己给绊倒了。

"怪了……"陈得福瞠目结舌，喃喃地道："到底是谁在整我呀？"陈得福一脸茫然，他呆呆坐地，忽然想起独脚仙的说话，不由大喜道："我晓得了！我晓得是谁来缠我了！"天下间携绳带索的高人着实不少，除了可怕的牛头马面外，还有位和蔼可亲的老公公，他一脸神秘，逢得旷男怨女，便将红绳抛出，一端缚粗腿，一端图小脚，两个一拉，凑成一双。不消说，这绳索的主人便是……

"月下老人。月下老人！"陈得福欢容道："我等了你一辈子，可终于轮到我了！"月下老人大驾光临，三番两次提点自己，想来笔有什么好的。陈得福急忙解开脚上绳索，自知另一端必然缚在美女脚上，二话不说，双手死命抓住绳索，奋力拖拉，喝道："亲妹子！"凄万一声大吼，陈得福一跤坐倒，但听一声哀号，一条黑影飞天而起，压到了陈得福的头上，"呜吼……汪汪！汪汪！"来者目露凶光，四脚着地，却是一只黑毛小犬，陈得福吓得魂飞天外，忙将野狗抛开，哪晓得那恶犬又冲了过来，只对着他追咬不休。

月下没有老人，却冒出了一只黑犬，看它脖子里拴了条断裂绳索，却不晓得是谁家的恶犬。陈得福提着扫把扑打，那黑犬攻势却也凌厉，只衔住了扫把毛。自与陈得福激战不休。

一人一犬拉拉扯扯，陈得福喝道："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死缠着我！"那黑犬汪汪吠叫，放开了扫把毛，却将后腿一举，自管搔了搔痒。

也是近日倒楣透顶，连野拘也不放过自己，陈得福见没有关女，却来了条疯狗，一时心情转恶，正要掉头立刻，哪晓得黑犬却奔了过来，狠命咬住自己的裤管。陈得福啊呀一声惨叫，喊道："走开！你走开！"正要将黑犬踢开，忽然心下一醒："等等，红螺寺不许养狗，这黑犬是哪儿来的呢？"红螺寺讲究清静，向来不许饲养畜生，这狗却能

大摇大摆在寺里走动，看它脖子里拴了条断裂绳索，必是有人饲养无疑。陈得福左瞧右看，便相罢找狗主人。

竹林里四下幽静，不闻人语响，他呆呆望着，忽听风动林稍，发出阵阵竹涛。他站起身来，眺望远方，但见竹林外溪水潺潺，顺着溪流去望，源头处却是一座幽静玉池，月光洒落水面，带出了一片闪耀鳞光。寒风吹拂，池水荡漾，依稀见到了两座宝塔。

月圆如画，远处两座宝塔巍峨在天，幽雅静谧，想来便是"红螺塔"了。陈得福呆呆看着，心道："红螺天女……"相传玉皇大帝有两位女儿，美丽高雅，下降凡间，便住在这红螺塔里，人称"红螺天女"便是。陈得福心头怦怦跳了起来，他看着小黑犬，赶忙双手合十，乞问曰："神犬在上，您若是什么天女喂养的，可否摇尾三下，赐与在下知晓？"明月当空，月下神犬摇舌摆尾，一瞬间也不知摇了几百下，过不片刻，更追起了自己的尾巴，化为一颗圆球。陈得福心下再无怀疑，这狗定是两位红螺天女所饲，无怪灵异若此。

玉皇大帝有个外甥，便是灌江口的二郎神杨戬，这位二郎神非只法力高强，还养了一条厉害狗儿，名唤"哮天犬"，看玉皇大帝的外甥欢喜养狗，女儿定也如此，陈得福越想越是欢喜，忙将黑犬细细打量了，只见这狗毛黑乌亮，衅衅而吼，目露神光，颇为精神，果是神犬气派。陈得福心下隐隐喜悦："我发了。红螺仙女走失了小拘，这当口定是心急如焚，我若将它带回去招领，那可是大功一件。"红螺天女绝非一般神仙，而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如此金枝玉叶，说不定连月下老人都归她管。

一会儿将黑犬拎回去，那是要什么有什么了。陈得福心头怦怦跳了起来，他目望神犬，抱拳道："神犬哥哥，您既然迷路了，我这就陪您去找天女吧。"听得问话，小黑犬后腿抬起，连番扒搔，脑袋连珠炮似点着，好似说不出的高兴，陈得福心下更是欢喜，忙将绳索提起，便跟着小黑犬走了。

明月当空，一人一犬东绕绕、西转转，便在红螺寺里闲逛起来。行过了花圃，小黑犬忽然驻足不动，只在树下嗅嗅闻阗，想来很有些地缘。陈得福啊了一声，心道："这儿有天女的味道，却给小黑犬发觉了。"正想趴地去闻，忽听树林里传来了脚步声，陈得福啊了一声，心道："来了，来了，天女来了。"心头怦怦地跳着，陈得福内心又是期

待，又是欢喜，先把头冠整理了，跟着又拉直了衣襟，这才躬身侍立在旁。天下间美女如云，环肥燕瘦，应有尽有，可每回与陈得福照面，却是纵使相逢应不识，除了落得满面尘埃，别无其他，此生若想求姻缘，定得请神仙做法了。

千里姻缘一线牵，巧妇长伴拙夫眠，想起神仙姊姊宠着自己，说不定会给他一个香吻，也是心里害臊，不由闭起了眼，正等侯间，听得一人怒吼道："畜生！"听得这熟悉至极的两个字，陈得福吃了一惊，赶忙睁眼道："神仙姊姊，你怎知道我的外号？"抬头一看，面前没有了神仙姊姊，却来了三名僧人，一个黑脸、一个白面，另一个则是满面蜡黄。三人虽说模样不同，却都手持棍棒，横眉竖眼，尽在打量自己。

陈得福惊道："你们是谁？不是神仙姊姊啊！"姊姊二字才出。陈得福胸口一痛，面前和尚伸出粗壮食指，狠命戳着自己，听他冷冷地道："臭小子，我等是红螺寺的执事僧，这条野狗是谁的？"陈得福忙道："这不是野狗，它是天女养的天狗。"三名僧人面面相觑，有些听不懂。那黑脸和尚耐住了脾气，道："也罢，天狗便天狗吧，至于这块天屎……"他撇眼地下，冷冷又道："却又是谁的？"陈得福低头去看，惊见花树下黏泥泥的，叠了两块湿狗屎，想来新作不久。转看月下神犬还在抬腿踢上，八成想遮掩事迹。

"大胆！"众寺僧嗔目咆哮，那小黑犬吃了一惊，赶紧窜回了陈得福的脚边，露牙狺狺，一幅誓死保护主人的模样。众僧见得犬马恋主，登时大怒："臭小子！居然带狗入寺，大家打啊！"众僧手提棍棒，便要来教训一人一犬，忽听一名僧人道："且慢。你是华山派的？"白面僧人状似文雅，果然目光也颇厉害，一眼便认出陈得福的来历了。陈得福大喜道："是啊，我就是陈得福，你认识我？"那白面僧摇头道："那倒不是。我只是听说华山门人省吃俭用，门下养了几个免钱长工，见得阁下的扫把，便以醒起此事。"陈得福心下悲愤，却也不敢戟指来骂，那白面僧淡淡又道："这位施主，非是我等不给苏掌门面子。此时皇上人在本寺礼佛，时时会到园林里赏灯，万一这龙步踏出，误踩了狗屎，落得满脚黄泥。不说您有多罪过，单看本寺的体面，怕要给您丢光了……"陈得福不是逞强的人，眼见三僧面色不善，只得找了一块大树叶，将狗屎包起，正要随手抛出，却听三僧同刻鼻

哼："嗯？你想丢哪儿？"陈得福苦脸傻笑，自将狗屎捧在手上，四下寻找抛弃之处，他东瞧西望，只见四下都是奇花异草，谁晓得皇帝是否会过来赏玩？满心烦恼间，忽见面前池水颇深，他心下大喜，看老皇帝兴致再高，却也不致于入水去玩，便将狗屎奋力抛出。扑通一声。狗屎坠入池中。渐渐化作了春泥，消逝不见了。陈得福哈哈笑道："大师傅快瞧，我可找到地方了……"转头去看，却见三僧面色灰败，胸口起伏，六只眼睛瞪着池水，张得比鱼眼珠还大。陈得福满心纳闷，却见园里行来一名老太监，他笑眯眯地提着水壶，自在池边蹲下，一手盛水，一手不忘偷掬了把甘泉来喝，兀自笑赞道："好喝的珍珠玉泉！味香色美甘又甜，一会儿还要给皇上泡茶！"珍珠玉泉，名不虚传，陈得福啊了一声，这才想起朝廷何以年年来此举办法会。他呆呆转头，只见白面僧面色发黑，黑面僧脸色转黄，至于那黄面僧，则成了个白无常。四双眼睛相视，陡听一声大吼："抓住他！""救命啊！"陈得福带着小黑犬，哗啦啦地涉水逃亡，大哭道："不关我的事啊！"背后追兵大呼小叫，陈得福慌不择路，一路带着黑犬逃亡，穿过了几处园林。忽见面前行来两名老太监，手上提拿大木桶，那小黑犬嗅到了气味，登时欢叫跳跃，便从陈得福身上蹦了下来，转朝两名老太监而去，陈得福讶道："怎么了？有吃的么？"听得哗啦一声大响，众僧一齐惊呼，急急退开，陈得福则是大哭道："好脏啊！"看那桶子臭气薰天，却是两只夜壶，两名太监给黑犬一吓，全泼将出来了。都说狗改不了吃屎，小黑犬成了小黄犬，自是怡然自得，可怜陈得福却是脏得全身发软，一双手不知该望何处擦去，情急下便朝珍珠玉泉去奔，众僧大惊道："小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正统朝十年不雨，每年祈雨法会所用甘霖，便是这珍珠玉泉的圣水。每逢法会之时，高僧登坛说法，皇帝祭天后，便要亲取宝泉。一瓢瓢向天抛撒，令其漫空而降，形如天降甘霖，群臣则要仰天欢笑，欣然迎之。众僧怕得浑身发抖，自是纷纷喊话："千万别过去，大家有话好说！"陈得福哭道："那你们保证不会打我。"三僧齐声道："放心，咱们绝不伤你，你快过来。"陈得福呜呜啼哭，正要依言靠近，忽然那黄面僧悄悄出手，一把便朝背心抓来。陈得福大悲道："坏人！你们骗我！"抱紧了小狗，扑入了珍珠玉泉，打算跳水自尽。

轰隆一声，四下本有和尚取桶打水，猛见水花溅得半天高，不由讶道："什么东西掉进水里了？"众和尚满面讶异，一个个望着池水，

忽又大为惊诧："咦？水变黄了！"正统朝年年祈雨，就盼着龙王爷显灵降雨，众僧见得水色突变，自是啧啧称奇，不时拿着泉水试饮。正蹙眉间，忽见一人一犬湿淋淋地爬上岸来，背后太监僧侣则是提棍来追，厉声道："抓住那小子！大家杀了他！"陈得福使出了猫狗神奇步，拼死逃命，但听哗啦扑通，人群推挤，太监们有的坠入水中，有的摔跌在地，园林里放置一只巨型玉兔灯，竟给撞倒在地，咚地一响，随即烧起了大火。

园林失火，四下僧侣惊惶喊叫，纷纷来救，却也缓住了追兵，陈得福边哭边跑，正凄惨间，忽又想起吕师伯的吩咐，哭道："喜帖，我的喜帖！"一时呜呜哭叫，左手抱小狗，右手拖扫帚，急取喜贴而去。

来到了茶堂，陈得福有了前车之鉴，只躲在门口偷瞧，不敢贸进。但见门里站了一群小太监，个个手持拂尘，守在案旁，笑吟吟地瞧着一名老太监伏案运笔，想来这"云会茶堂"是僧院接待外宾之处，可皇帝驾临了红螺寺，便成了太监暂时起居之所。

"萧公公！"小太监齐声笑赞："您无愧是宫中第一圣手，瞧这字写得多端正，无怪国丈要请您来挥毫了。"陈得福悄悄听着，又见案旁堆着高高一叠红帖，定是吕师伯吩咐的东西，当即狂奔而入，笑道："喜贴！"众太监原本满面笑容，惊觉一股臭味扑面而来，跟着奔入了一名黄粪少年，兀自朝喜帖来抓，众人无不大惊道："天啊！快拦住他！"众人左手捣着鼻子，右手提着竹竿，狂戳猛刺，陈得福暴吼连连，将扫把一挥，恶臭飘出，当真比得过世间所有暗器，众太监急急退后，陈得福双手顺势环抱，已将喜帖收入怀中，跟着转身逃离。

"到手了，到手了！"陈得福大喜过望，今夜决战红螺寺和尚在先，后击退大内高手于后，也是一辈子没威风过，一时哈哈跑笑，那小黑犬也一派洋洋得意，只在背后欢跳追逐。

正喜悦间，便来翻动喜贴，忽见帖子上黄脏脏的，沾了大粪，忙提手擦了擦，这不擦还好，一擦下竟黄成了一片。陈得福满心纳闷，连着翻动喜帖，每张都脏了，他越感奇怪，忽见自己双手粪污，霎时悲从中来，大哭道："救命啊！全完了啊！"完蛋了，手上喜贴不是普通东西，而是掌门人与琼阁主的喜帖，现下成了泥黄金，一会儿吕师伯见了，定会活活打死自己。陈得福抱着小黑犬哭骂："都是你这家伙到处拉屎！呜呜……呜呜……我命好苦啊！"还没哭得几声，猛听背后

传来吼骂之声，回头一看，背后不只有光头和尚，遗来了一群无须太监，数十人龇牙咧嘴，四下搜捕自己，陈得福放落了小狗，惨叫道："快啊！快带我去找天女啊！"情势大大不妙，只有请天女赶紧出面，方能救自己的小命。小黑犬一给放脱了，便已领路前奔，一人一犬全力奔逃，左拐右弯后，面前出现了一座楼阁，四下生满奇花异草，陈得福见花丛极高，足以藏身，急忙抱住了小狗，躲入了草丛之中。

才一藏好身形，背后人声喧哗，追兵已然赶到，众僧想也不想，拿着棍棒便对花丛乱戳，喝道："臭小子！别以为你还能逃！快快滚出来！"陈得福暗暗叫苦，看这花丛最是惹眼，根本骗不过人，可爬出去便是死路一条，却该如何？

正惶恐间，太监们忙道："小声些，别把福公公引来了，那大家可要惨了。 "看楼阁上似有什么大人物，太监来到此处，却只左右张望一阵，不敢喧哗。众僧却不理会，迳自哼道："那是你们的事，什么福公公，管他是谁……"话声未毕，背后便传来一声冷笑："好一个管他是谁啊？你们这几个秃驴，却又是谁啊？""参见福公公！"有人来救命了，陈得福忙从花丛里采看，但见园子里来了一名小太监，这人年约十五六岁，形貌生得极为庸琐，可众太监见得他来，竟是慌不迭地下跪，料来怕极了此人。

陈得福心下一喜："太好了，这也是个福字辈的，定是个好人。"那福公公年纪小，脾气却不小，他横手横脚晃到众人面前，重重哼了一声，道："你们东厂的几个可也狂妄了，没我的号令，居然敢来这儿晃荡？可是房总管要你们来惹事的？"陈得福自不知房总管是谁，总之不好惹，他小心翼翼地藏着，偷眼去瞄众太监，看他们面色难看，纷纷答道："不是，不是，启禀福公公，咱们是来追一个野孩子来的，绝不是有意跟您过不去……"话才出口，那福公公已然叫骂道："什么？谁是野孩子？你们几个家伙和尚面前骂秃驴！是啥意思？"福公公年约十五六，按年岁来说也是个孩子，自不爱旁人提起"野孩子"三字，可秃驴二字说出，红螺寺的和尚却要作何感想？果然众僧干笑几声，便已开溜了，场里只余下了一众太监。那福公公斥骂道："还愣在这儿做啥？全给我滚了！"众太监垂头丧气，频频作揖，只得蹑手蹑脚走了。那福公公双手叉腰，指天骂地一番，颇见神

气，正在此时，却又行来两名老太监，看这两人手上提着夜壶回来，当真冤家路窄，却是适才撞上陈得福的那两位太监。眼见宫中老人过来，那福公公双目立时发光，喝道："且慢！夜壶洗干净了么？"两名太监停下脚来，陪笑道："洗干净了。洗干净了！"那福公公打开木桶，用力嗅了嗅，怒道："胡说八道！怎还有粪味！"两名太监讶道："有粪味？"说着凑鼻过去，细细闻了一番。怡然道："没有啊，香得紧哪。"四下恶臭薰天，十分怕人，福公公仰鼻向天，四下嗅了嗅，登时喝道："胡说！好臭呢！"陈得福躲在草丛，心道："不是夜壶臭，是我臭呢。"眼看两名太监猛打哈哈，福公公发起蛮来，怒道："也罢，既然你俩说洗干净了。那便过来舔上一舔！"老太监大惊道："这……这……福公公，您老人家太严厉了！"那福公公斥道："胡扯！你们这些房总管的旧人，就是喜欢顶撞我！瞧清楚了，本宫让你们心服口服！"说着伸出食指，自朝夜壶上摸了一摸，跟着拿出了中指，朝嘴里一放，舔舌试味，嗯嗯地道："好咸！"陈得福躲在背后花丛，自将他手上伎俩看得明白，两名老太监哪知玄虚，自是看得傻了，福公公骂道："懂了么？别说我年纪小，说起对主子的忠，你们哪及得上我的万一么？"说着将夜壶一踢，喝道："重新洗过，直到你俩敢舔为止！"两名老太监唯唯诺诺，显得十分恐惧，便提着夜壶走了。福公公待他俩远走，登时冷笑斥骂："什么东西！想在后宫与我争宠，趁早多割两刀吧。"他哈哈笑了起来，便又仰天嗅了嗅，自言自语道："怪了，到底是哪里臭，怎还是有那股味道……"正纳闷间，忽觉肩头给人拍了拍，回头去看，惊见一名黄粪少年站在面前，福公公正要尖叫，冷不防脑袋挨了一记铁扫带，便给打翻在地，跟着给剥下了衣衫，扔到草丛去了。

好容易换回了干净衣裳，料来没人会认出自己，陈得福松了口气，正要设法与吕师伯会合，忽见大批宫女行来，裣衽万福："启禀福公公，主子请您进去了。"陈得福怕给人发觉身分，赶忙双手掩面，胡乱道："嗯啊，来了、来了……"说也前怪，陈得福虽然穿着太监的服饰，可手上却是大包小包提着，另还带了一条狗，可众宫女见得异状，飞弹不敢言语，甚且一个个地脸面向地，不敢多看陈得福一眼，想来怕极了那位福公公。

眼见宫女转身缓缓而行，陈得福正要逆向开溜，忽见小黑犬在地下嗅了嗅，摇了摇尾巴，竟跟着宫女走了。陈得福先是一惊，之后微微一愣，忖道："等等，它找到天女了么？"此时喜贴沾了粪，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去碰碰运气，当下左手拖扫帚，右手拿包裹，便跟黑犬走了。

行上了小楼，远处隐隐传来琴音，四下显得极其幽静。众宫女驻足下来，齐声道："公公请上楼。"陈得福望向面前走廊，但见地下搁着汉宫灯，青铜铸造，状如婢女跪举灯盘，极见气派。陈得福不太敢进去，可转看小黑犬，却在地下扒扒嗅嗅，寻访熟悉气味，说不定真已找到家了。

陈得福此时已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看自己先弄污了珍珠玉泉，之后又抢劫喜帖，外带打昏太监，若要东窗事发，十个脑袋都不够赔，自不能没有天女来救，当下鼓起了勇气，便朝楼阁深处走去。

穿过了长廊，来到一间斗室之中，听得水声哗哗，面前水雾极浓，虽有微弱灯光，却什么也瞧不到，陈得福心里害怕，只想退出去，却在此时，听得温软的嗓音喊道："小福子，你来啊。"陈得福的小名正是"小福子"，平日自给长老们喊得惯了，听得天女娇嫩呼唤，心头陡生安宁之感，便缓步走进室内。

来到房中，但觉面前雾气更甚，地下搁着十来只宫灯，室内有座池子。池中有水，热气袅袅，隐约见得一名裸身女子，正于池中躺卧。天女作风豪放，一丝不挂，竟然裸裎见人，陈得福满手喜帖掉下地来，口中狂喊道："我的妈呀！""小福子。"天女躺在热水之中，露出了雪白香肩，幽幽问道："怎么了？为何惊呼？"陈得福脸红耳赤，他非但没见过女人洗澡，甚且不曾和女人说过笑，往日无论是琼芳还是娟儿，见了他莫不掉头急走，此际听得天女软语巧笑，喉头竟是干了，一时间只吓傻了眼，忍泪道："神仙姊姊，我……我没看过女人洗澡……我会害怕的……"天女掩嘴娇笑，道："小福子，你可越学越坏，哪来这般油嘴滑舌呢？"一片晕暗中，陈得福喉头干渴，只想偷窥人家的身子，可又怕天边轰下雷来，将他击成烂泥，只得苦巴巴地低头忍着。却在此时，室内响起了咀嚼声，小黑犬竟然趴上了桌，偷偷吃起了点心。

天女讶道："这小狗是你抱回来的？"陈得福慌忙道："是啊，是啊，我知道神仙姊姊走失了小狗，便将它带来领赏了。"天女再次嗤嗤而笑："小福子，想养狗便说嘛，瞧你什么事都往我身上一推……"说话间池水哗哗，听得天女柔声道："过来掌灯，我可要起来更衣了。"听得掌灯二字，陈得福心头剧烈跳动，看他这人倒楣透顶，一辈子只见过金瓶梅、玉蒲团等巨著，至于真实女子的玉雪娇躯，却只在梦中见过，自是三头六臂，无奇不有，一会儿倘使掌起灯来，却是什么情状？又想逃走，又是留恋，终于四肢发软，颤巍巍提起油灯，悄悄靠近池边，含羞道："神仙姊姊……灯……灯来了。"水池热浴，粉蒸朝霞，灯光掩映之下，但见浴池中的天女长发披肩，肤白胜雪，她回眸过来，那双杏眼竟是大而圆秀，睫毛彗长，依稀可见鼻梁挺直，远较常女为高。

这天女非但极美，她还像极了一个人，陈得福再也按耐不住，颤声便道："琼…琼阁主！""琼阁主"三字出口，天女登时转头来望，瞧她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圆圆的樱口微张，好似十分诧异，可那面貌五官，却与琼芳一模一样！两人面面相觑，猛听哗啦一声，天女跌回池中，掩住了雪白裸身，惊叫道："来人啊！来人啊！"天女乍然惊呼，室外脚步杂沓，传来宫女的呼应："皇后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皇后娘娘？听得这四个字，宛如天边劈落一道闪电，直轰脑门而来，直打得陈得福摇摇欲坠，险些咬舌自尽了。

看今夜是交了什么天王运，先是替皇上的茶水加味，现下连皇后娘娘的玉体也偷瞄了，滔天大罪一条条犯下，届时腐刑宫刑刖刑同时施展，自己是否还能死得掉，那可不晓得了。

满心悲哀之中，耳中听得宫女的惊惶尖叫，跟着脚步杂沓，四五名贴身婢女急急抢入房中，正于此时，但听轰踏轰踏，楼下园林脚步阵阵，大群侍卫行近楼阁，寒刀照月光，金吾羽林、虎林府军，四大卫随侍出巡红螺山，今夜少说数千精锐在场。

皇后娘娘衣光光，扫把小福看光光，陈得福双手掩面，呜地一声，终于哭了起来。"我死定了！不凡师父！颖超师兄！雨枫师叔！你们救救陈得福啊！哇啊啊！妈妈啊！"不凡师父二字一出。皇后娘娘的惊呼声便已停下了，正于此时，众宫女也奔入室中，一个个惊惶不定："皇后娘娘，你怎么了？"陈得福闭紧双眼，双手叉住自己的喉

咙，正想勒死自己，却听皇后娘娘微笑道："没什么事，只是滑了一跤。"陈得福吃了一惊，看自己居然没给拖出去阉了，倒还真是怪事一件，他怕宫女察觉自己是假冒的，一时双手遮面，不敢稍动，那小黑犬乃是天生惹祸精，登又汪汪乱吼起来，眼见黑犬浑身臭屎，四处乱窜，直吓得众宫女尖叫起来："啊！哪来的野狗？""这不是野狗……"皇后娘娘回眸含笑："是小福子找来的天狗呢。"此时此刻，皇后娘娘一定查觉异状了，可说也奇怪，她并不点破自己，听得野狗成了天狗，陈得福也已登天了，他张大了嘴，呆傻木愣，宛如死鸡一般。却听皇后娘娘笑道："小福子，过来替我梳头吧。"陈得福咦了一声，急忙睁开双眼，只见皇后娘娘早已穿起了玉白绣凤内衫，披着一头湿湿的长发，正回目望向自己，看她嘴角含着一抹笑，好似带着几分顽皮之意。

看着皇后给宫女们搀扶着，来到铜镜之前，已要坐理红妆。陈得福却仍呆呆傻傻，众宫女纷纷回头呼唤："福公公，皇后娘娘等着你呢。"轰踏轰踏，楼阁下又有侍卫来了，看皇后娘娘排场何其之大，只消一声咳嗽，自己定要身首异处。此时陈得福什么都不知道了，别说要他帮忙梳头，便算人家要他洗脚，他也是乖乖就范，当下红着泪眼，半跪半爬地来到铜镜旁，含泪道："梳……子呢？"众宫女围拢过来，一人手上端着一只玉盘，上置玉梳眉笔、凤冠首饰等物，全是女红妆，陈得福一辈子只抠过自己的臭脚丫，哪里晓得这些女人的贴身物事，也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勇，陈得福豁出去了，眼看皇后娘娘的乌云秀发便在眼前，只得抖着一双手，慢慢去触那头秀发。

油灯置于铜镜旁，一时满室生辉，但见皇后娘娘黑云般的长发更加夺目，内衫底下的肌肤更加迷人。陈得福轻轻触碰皇后的秀发，把那弱水般滑腻的发丝握在手里，当真如浮云般，稍稍不留神，便从手里滑落了，陈得福心下一荡，忽然嘿嘿淫笑起来，却在此时，众宫女不由咦了一声，八成起疑了，陈得福急急收敛心神，赶忙再次握住了皇后的秀发，颤巍巍地拿在手里。

发稍在手，这回皇后娘娘便露出了雪白后颈，那肌肤望在眼里，当真白腻里带了晕红，让人想摸上一把。陈得福呼吸慢慢粗重，身子渐渐火热，也是怕当场被人砍头，脑中赶忙去想独脚仙的毒脚丫，果然心中大惊，便又宁定如常。

"小福子。"皇后娘娘再次开口了，听她柔声道："我的发儿软么？"皇后不只头发软，她的嗓音也很软，带着几分卷舌京腔，说不处地甜美悦耳。陈得福喉头呜呜悲鸣，算是答应了，一时间再也不敢乱瞧，只得转头避开。

眼儿左转右转，便瞧到了铜镜，只见皇后娘娘睁着一双慧眼，竟也在瞧着镜中的扫把福。两人隔着镜于相会目光，直至此时，陈得福方才看得明白，眼前这位娘娘年岁远比琼芳为大，做她的娘也够了。只是两人的容貌极为神似，昏暗中乍然一见，难免错认了人。

眼见陈得福笨手笨脚，皇后便自行接过了玉梳，轻轻拢了拢秀发，吩咐宫女道："你们几个下去，替我拿花露水来。"众宫女不疑有它，依言离去，斗室里复又静谧下来。

一片寂寂间。皇后自行梳好了头，跟着施粉画眉，陈得福从头至尾都傻站着，他望着皇后的那双粉藕玉臂，只觉今夜所遇之奇，实乃天下之最。眼看陈得福呆呆望着自己，皇后微微一笑，忽道："孩子，替我拿凤冠来。"陈得福呆呆听着，左瞧右望，竟不知什么是凤冠，皇后娘娘微微一笑，自从玉盘中捧起一物，交到了陈得福手中，柔声道："乖孩子，可以为我戴上么？"皇后娘娘何等身分，便算是国丈亲至，见了面也要向她行礼下拜，以她国后身分，对谁都可以颐指气使，可此时她的语气却带了几分求恳，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可陈得福陡然把这话听到耳里，居然也没觉得惊讶，他望着镜中的皇后，隐隐约约间，好似这尊贵女人与自己很投缘，无论对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她都会原谅自己……

陈得福喃喃自语，便捧起了凤冠，小心翼翼地为皇后戴上了。

皇后面向铜镜，一双凤眼转来，柔声道："小福子，我美么？"陈得福拼命颔首，脑袋直欲落地，大声道："美啊！再美不过了！"皇后微笑转头，道："地下那些帖子是打哪来的？"陈得福一听帖子便想哭："那……那些是喜帖，是琼阁主和苏……苏掌门的婚帖……"皇后微笑道："那是芳儿的喜帖啊，你是从萧公公那儿拿的？"陈得福满心悲惨，忍不住又哭道："是啊！是啊！全给我摔到粪坑里了！好臭啊！"皇后娘娘听得此言，先是傻住了，跟着掩嘴娇笑起来："你……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芳儿的婚事，你不怕气死苏小侠么？"皇后娘娘无所不知，连苏颖超的名字也知道。陈得福听得脑袋即将搬家，一时

掩面痛哭，正想就地打滚，却听皇后娘娘笑道："别怕，我这儿还有一套帖子。早给预备了。"陈得福大喜过望："真的么？"皇后点了点头，取出了一只崭新包袱，上头还撒着香露，真如天界之物，芳香宜人。陈得福喜不自胜，正想叩谢天恩，却听楼下传来杀猪似的惨叫："哇啊！是谁脱我裤子！来人！快来人啊！"福公公醒来了，正主儿现身，随时会来追捕自己，陈得福好似大梦初醒，眼见小黑犬东摇西晃，一幅闯祸精模样，忙将之一把抱起，又将喜帖包袱挂在胸口，手持扫把，便要从窗口逃脱。

来到了窗边，前脚才出窗沿，却听背后的皇后娘娘道："得福，你好吗？"陈得福大吃一惊，急忙回过头来，颤声道："你……你认得我？"皇后面向铜镜，端详镜中少年，轻声道："是啊……我晓得小福子是闽北陈家的小儿子，我还晓得你是宁不凡的小童子、苏颖超的小师弟……整座华山的地全归你扫，对不对呢？"陈得福听她如数家珍，自是骇然道："是…是啊……"皇后娘娘转过头来，凝视着陈得福，柔声道："快回去吧，晚了可要挨骂呢。"一辈子打浑插科做小丑，世上根本没人记得他，却没料到皇后娘娘竟尔认得他。

灯光掩映，照出了皇后娘娘曼妙的背影，陈得福怔怔瞧着，一时间竟有些舍不得走，像是想问问皇后娘娘，来日是否还能见到她？想着想，陈得福不由哑然失笑，两人素昧平生，身分更是天差地远，人生有此奇缘，已是难得之至，自己怎会有这荒唐念头？不再多想什么，便从窗口直跳而下，再去练他的猫狗神功了。

第四章 小楼一夜听春曲

"华山之耻！"肥秤怪重重挥出耳光，怒道："拿张喜帖都能拖这般久！你还有脑子么？"一旁算盘怪帮腔道："是啊！居然还弄了只野狗回来！混蛋东西！你是猪生狗养的么？"两人拳打脚踢，连小黑犬也冲了上来，对着主人一阵乱咬，当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却说陈得福逃过了和尚追杀，太监追捕，却逃不过华山双怪的魔掌，一时哭丧着脸，四处滚爬，口中却还哀挨告饶。吕应裳见这孩子居然穿着太监服色，却不知闯出了什么祸，只得叹道："行了，赶紧给他换上衣服，别再耽搁了。""等等，那这黑狗呢？可要就地正法？"肥秤怪指着黑狗，口水横流，八成想吃狗肉了。吕应裳叹道："先拴起

来。"算盘怪摇手道："不行啊，红螺寺不准养狗，要是给人发现了，那可大事不妙。"肥秤怪也道："是啊，是啊，这可干系咱们华山门人的光荣，还是早些宰了吧……""住口！"吕应裳憋了一晚的火气，霎时怒目圆睁，终于暴吼起来了。

一盏茶过后，吕应裳深深吐纳，领着华山二怪，直闯天王殿而去。

今夜是一年一度地元宵夜，红螺寺里全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好人坏人，求官的、套交情的、背后损人的，种种声音消息，应有尽有。也是人太多了。到得后来，谁也动弹不得。眼见天王殿广场全是人，陈得福挤在人堆里，双手捧着厚厚一叠喜帖，忙道。"师伯，现下到处都是人，咱们可以发帖子了么？"话声末毕，肥秤怪又窜了出来，就着陈得福脑门便是一拳，骂道："傻子！发帖子是有规矩的。你当是发红包啊，沿途吆喝，见人就给？"吕应裳微微苦笑，自知带着这几个惹祸精出门，早晚要给整死。他翻了翻手上名册，道："咱们一会儿得先拜会宰辅何大人，之后去见东厂房总管，最后则是五军大都督府的伍爵爷，等这三位重臣得知喜讯了，咱们才能广发帖子。"何大人是内阁之首、天下文官之长，房总管则是京城十二监里的秉笔太监，至于那位"威武侯"伍定远，则是当朝武人首脑。这三人地位崇隆，自该第一个得知消息。陈得福乃是小人物，听得何大人、房总管，自是不甚了了，可乍闻"精忠威武侯"的大名，却不禁喜上眉梢，忙道："师伯，等一下可以见到伍爵爷么？"吕应裳翻阅册子，点了点头，算盘怪便来嗤之以鼻，喝道："乡巴佬！不过是去见见伍老弟，你却急什么？没的丢光了咱们华山的脸……"陈得福听得"伍老弟"三字，心下更加兴奋，忙道："师叔祖，你和伍爵爷很熟么？"算盘怪脸上一红，随口道："这个自然。打他穿尿布时，爷爷便认得他了。"眼见陈得福又惊又佩，八成想问尿布内情，算盘怪只得朝人群里挤去，口中嚷嚷："借光！借光！"人潮汹涌如海，饶那算盘怪体型瘦长如竹竿，却也寸步难移。吕应裳微微蹙眉，提了口真气，掌心暗使阴劲，便将面前人群拨开。正要朝里挤去，却又啊了一声，竟尔被迫退开一步。

吕应裳虽非华山第一高手，可也称得上江湖第一流，若有人能将之震退一步，自是一等一的武功，算盘怪大吃一惊，急忙向前一步，喝道："谁！"没人理他，却只有女人的笑声传来，华山二怪定睛一

瞧，但见吕应裳面前站了位美貌妇女，若要闯将过去，势必得触到她的身子。这招"男女授授不亲"的绝招使将出来，吕应裳功力再深一倍，却也要给打退了。

眼见师侄束手无策，算盘怪也是无可奈何，苦差事到来，肥秤怪不由舔了舔嘴，淫笑道："真是麻烦，还是让我来吧。"霎时嘴边泛起冷笑，举趄禄山之爪，便朝前方乱摸一通。

四周人群包围，那妇人正与旁人说着话，分心旁骛，若给禄山之爪全身摸遍，怕也找不出真凶，肥秤怪嘿嘿淫笑，正待施展鹰爪手，猛见那妇女身旁陪伴了一名肥胖男子，瞧那浑身龙袍的模样，却是朝廷第一凶残的鲁王允跖。

鲁王的老婆，简称"鲁王妃"，要是给自己抱个满怀，却是什么景况?

生死已在一线间，肥秤怪大吃一惊，急忙向后跳开，也是逃得急了，冷不防地闪了神，重重撞上一人。背后那人体型虽也胖大，却耐不住练家子的一撞，霎时飞了出去，压倒了另一名瘦子。

说也奇怪，男人撞女人，便听一声娇唤："哟"，大人撞小孩，便听一声"哇"，而后呱氐呱大哭，不过这回模样古怪，这胖子瘦子互撞倒地后，却没一人叫疼，他俩互相打量，先是一声"喔"，而后一声"唉"，最后"哈哈"大笑起来。

"嘿嘿！"、"呵呵"、"哇哈哈呀呼呼！"两名男子倒在地下，官帽都坠了地，即还在相互用手指着，口中大笑不休。肥秤怪自己是疯子，没想还有人比他更疯，不由吃了一惊，忙道："若林，他俩人怎么了?可是给我撞中笑穴了？"吕应裳摇了摇手，示意无碍，众人呆呆看着，只见这两名官儿，相互指了一阵，终于说起话来了。

"对不住啊，大人，久疏秉候！久疏秉候！近日安好啊？""一切如常，思念殊深！思念殊深！大人您家里呢？"、"过得去、过得去……看，今儿月亮特大啊、"、"大啊、大啊。大人吃过元宵了么？"、"吃了、吃了。吃了七八九十个。"元宵夜里废话多，两位大人东拉西扯，华山众人挤在人群里偷听，却始终听不到这两人姓啥名谁，官居何位。陈得福忙附耳过去："师伯，他俩在说什么啊？像是在胡说八道呢。"吕应裳拊须叹气："还没听出来么？这两人彼此不相识。"陈得福

吃了一惊，细细打量这两位大官儿，果然这两人望似满面堆笑，实则眼皮猛眨，想来都在竭力思索对方地名号。

算盘怪讶道。"怪了，认不出人打什么紧？点个头便是了，干啥这般造作？"吕应裳摇头道："师叔此言差矣。官场首重人面。没撞上也就罢了，一旦碰上了面，叫不出名号没礼貌，叫错名号不得了。那可是瞧不起人了。日后心结生出，公文上相互陷害。恐怕永无宁日。"肥秤怪惊道："这么厉害？那不跟咱们武林没两样？"吕应裳微微苦笑，口中却不说话了。

众人说了一阵子话，果见这两位大人心中害怕，虽说东拉西扯，却始终认不出对方。眼看废话渐渐讲尽，撞人的那位只得拿出了绝招，他用力咳了咳，哈哈笑道："大人啊，听说您……嘿嘿……又要高升了？"众人暗暗佩服。要知天下不会错的好话，便是这一句。若要问人家父母安好，说不定人家才刚发了丧，要问人家子女是否平安，那也难说得紧。说来说去，不会错的话便只有这句了。

被撞的那个听得"升官"二字，自是微微一喜，忙压抑了兴奋，颤声道："大……大人说笑了。"撞人的那位倒也能扯，便笑道："真的真的，我前夜到宰辅家作客，在何大人的簿子上……呵呵……瞧见您的大名呢。"陈得福一旁瞧着，却见那被撞的那位脸皮颤动，好似十分害怕，忙问师伯道："这又是怎么了？"吕应裳低声道："这人姓于，是太常寺的六品主祀，他们寺卿与宰辅何大人有深仇。"众人这才懂了，原来宰辅大人有许多簿子，其中有本是生死簿，专来对付太常寺。那于主祀嚅孺嚅嗫嗫，只想换个话头，忙道："岂有此事？岂有此事？倒是大人您不得了，我听说皇上正瞧着您的……您的……"他不解对方主办何务，只得胡诸道："摺子呢……爱不忍释啊。"只要是朝宫，人人都上摺子，这话想是没错了。哪知撞人的那位面色一寒，竟是倒退两步，陈得福满心讶异，悄声问道："这又怎么了？看摺子不好么？"吕应裳低声道："大大不好。这位大人姓汤，是太仓府库的监管大使，皇上若要看他的摺子，那可大事不妙。"众人惊道："为什么？"吕应裳细声道："他管的是府库银子。"众人恍然大悟，看皇上日理万机，倘使忽来翻看府库的摺子，必是觉得银子短少了。果见那位汤大使频频后退，双手连摇，眼中好似含着泪，却不知侵吞了多少银两，众人正起疑问，背后却又来一人，笑道："两位大人，你们全说错啰。"众人回

头云看，背后走来了一名少年太监，两位大人大喜过望，同声道："福公公！门下学生给您叩安了。"福公公驾到，这人却是大家都熟的，非只两位大人相熟，连陈得福也认得他，急忙躲到吕应裳背后，打死不出。那福公公虽只是司膳太监，却因给皇后娘娘宠着，平日很是跋扈，只是说也奇怪，今日头上却肿了个大包，却不知是跌跤还是撞墙，望来颇为醒目。

那福公公左顾右盼，不改趾高气昂的架子，自顾两位大人道："叩安嘛，倒也不必了。倒是咱家要恭喜两位，昨夜皇上龙心大悦，提起两位的名字呢。"二人大吃一惊，却又不敢不信，只得互望一眼，颤声道："真……真的么？"福公公冷笑道："当然是真的。万岁爷昨晚用膳，才拿了象牙筷子，便先喊了你于大人的名字呢。后来呢，圣上又提起了汤大人，之后可把我骂了一顿哪。"两位大人至此方知对方名姓，可听这福公公说得悬疑，心头自是怦怦忐忑，慌道："公公不吝提点、不吝提点！"这福公公不过十五六岁，却是老气横秋，他左瞧右看，笑道："你俩也晓得，昨晚啊月色明亮，咱家拎着饭盒，领着几名小太监，便朝干清门而去，到了宫里，咱家掀开帘子一瞧，喝！你晓得咱家见了什么？""什……什么？"两位大人心里发寒，慌张来问。陈得福也是一脸胆寒，躲在师伯背后偷听。

"哎，皇上养的小猫，冲出门了！"福公公一脸神秘，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又道："咱家一看小猫逃得快，便晓得皇上心情不好了，赶忙点了灯，把饭菜送上，结果万岁爷拿起筷子，才瞧了饭盒，便蹙眉说了……"两位大人又一次惊疑不定，一时搓着手，附耳靠近，忽然福公公脸色一变，他仰起头来，颤声道："五、五猴、吼也……"五五猴？五十五只猴一起吼？两名大人听得莫名其妙，他俩互望一眼，不解其意，摇了摇头，忽觉背后脚步声响，赶忙转头去望，却也颤声道："五、五猴、吼也……"陈得福满面讶异，便从师伯背后偷偷瞧出去，霎时之间，却也"啊"了一声，低声道："是伍侯爷呢。"身穿宝蓝镶黄袍，腰系四爪金龙带，面前的"伍侯爷"率领爱将们，走进百宫人潮之中。

历朝历代的侯爷都很威严，伍定远也不例外，他身高近九尺，当先有两名"千户把总"开道，身旁有四名"参军断事"随行。左燕烽、右高炯，前岑焱、后巩志，六员将官团团层层，簇拥着大都督行入广

场，瞬时之间，偌大的广场里，话声、笑声、应酬声全数止歇。不闻声息的人海里，每个人都怯生生地叫道："伍……伍侯爷……"天下三百四十三万人，分为"勤王"、"留守"、"正统"等三军，其中"留守军"只有霉气，没有役气；勤王军则是满脸富贵气，自也闻不到这血腥气。

正统军的将官多半杀过人，这些人只要站入场中，自然而然便会带来一股压迫，无论官阶高低，他们的装束全然相同，大腿缚箭筒，腰间悬长刀，身着厚盔重甲，其上满布刀痕箭孔，连军靴边儿也是胀鼓鼓的，八成还藏有匕首。

大人们哑巴了，小孩的嘴却还能动，他们一个个拉住娘亲的手，低声来问："娘，他们是干啥的？怎地像是坏人？"话声未毕，已给掩上了嘴："别胡说，乖乖给他们鞠躬。"陈得福偷眼打量广场里的动静，只见场中男女怕极了这批军官，一见牛头马面驾到，立时分做了两道人墙，男的作揖，女的裣衽，众人想攀谈不敢，想走避却又不及，每个人都在躬身，想来心中都在大叫倒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正统军老将回来了，他们满身征尘，一脸风霜，在这元宵灯会里冒出来，当真格格不入之至。那福公公是皇后娘娘的小跟班，深知朝廷里的行情，一见大都督驾到，忙来带头呼喊："恭贺爵爷凯旋返京！我等三生有幸，于此恭聆大人金口教诲！""嗯？"下巴仿佛动了，鼻孔依稀有气息喷出。侯爷双眼半睁半闭，迳从众人面前穿了过去。

陈得福吃了一惊，看别人官越大，废话越多，这伍大都督却反其道而行，众官员本在等着伍定远训话，却只听了一个"嗯"，人群中有耳背的，却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眼看算盘怪正要大声嚷嚷，吕应裳却猛使眼色，示意诸人噤声。

场里全静下来了。在陈得福的注视下，伍爵爷已然默默离开了。看他个头虽大，脚程却慢，宛如八旬老翁过大街，一路安步当车，众人虽巴望爵爷早些离开，却也不敢催促，只得垂首站立，偷听脚步声响。

经一响而二响、听三响而五响，脚步越来越远，最后远处又次传来结结巴巴的问候声："五……五猴……吼也，咱……咱们听您……听您教诲……""嗯？"

鼻哼再响，不速之客远走，广场里再次爆出欢笑声，只见儿童奔跑、父母赏灯，文武百官也各自谈笑应酬："唉呀，高公公，到底皇上说什么来着啊！""喝！于有刺！于有刺，呸、汤太咸，汤太咸，可把咱家狠狠骂了一顿哪！"背后传来哈哈大笑，伍定远一行人却已走得远了。肥秤怪哑然失笑："若林，这……这算是什么啊？"吕应裳微微叹息，道："没什么，英雄本色，如此而已。"众人听得一头雾水，吕应裳却只瞧着伍定远的铁手，一时微微叹气。

自武英至正统，朝廷一共出过三位大都督。最早的"秦征西"文武全才，能言善道，健谈是出了名的；到了景泰年的"柳征北"，此公性子豪快爽朗，也是口若悬河之辈。常常人未至，笑先到，站到点将台上讲说兵法，没一个时辰下下来。谁晓得轮到了第三代大都督，却成了这个聋哑头陀，连话也说不清了，官场磨剑二十年，别人越磨越光采，定远却越磨越晦暗。以前做个小捕头，他还喜欢拉着下属喝酒，有时说些小故事、有时谈些大道理，可中年后积累军功，他的话却越来越稀少，到得坐上朝廷第三代大都督的宝座后，更只剩下这声"嗯"，不见其他。

身为大都督，伍定远的寡言是出了名的，举凡上朝面圣、点将阅兵，他要不拿了小抄照本宣科，要不低了头儿眯眼昏睡，任凭满朝文武吵地翻天覆地，百官说的口沫横飞，他也只是眯眼站在那儿，活像一尊石像。

石佛不妄言、石佛不开眼，定远没什么雄心壮志，却很关心一件事。那件事让他生死以之，十年来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说起那只老铁手，人人都晓得它是都督心中的宝贝。吃饭戴着它，打仗戴着它，拉屎戴着它，除非在战场上受了毁伤，谁都不能让他解下来。

战火腾烧十年，铁手坏了又补，补了又坏，布满刀斩剑痕，望来极不雅观，也无卫生可言。也是都督夫人心疼丈夫，便赠给他一只全新铁手，纯钢打造，刀枪不入，盼他早些换上，可丈夫收下后，却只高悬床头，不愿换上。尔后皇上嫌他寒酸，便也赐来纯金龙手，上刻铭纹，昭显国功，可定远却将之供上案头，早晚焚香三次，当作脾位来拜。

定远很固执，却没人懂得他想固执什么。为了这莫名其妙的乞丐脾气，老婆气他，皇上骂他，连文武百官也说他以清骄人，故做姿态。

整整十载雨露风霜，尽管众说纷纭，定远却不曾解释过一个字，他只是默默地、哑哑地，顽强地戴着他的老铁手，上起帝王嫔妃、下至黎民百姓，谁也拿不掉它。

百无聊籁的人间，大都督戴着他的老朋友，默默前行。沿途所过之处，百官莫不作揖让道，称他"爵爷"者，必是文官，称"都督"者，必属武人。爵爷倒也公平，无论谁来问安，大都督以不变应万变，全都应以一声"嗯"，别无赘言。肥秤怪过去曾与伍定远见面，当时虽不曾细谈，却也隐约觉得此人口才不露，颇有口吃迹象，万没料到官位越高，终于原形毕露了。耳听双隆议论纷纷，四下百官也在偷眼瞧望，嘴里全都挂着笑，吕应裳便叹了口气，道："你们别小看爵爷了，其实学问到了他这个境界，每个字都大有深意。哪，你们瞧清楚了……"众人眺头去看，只见广场里经过了一名老人，年约八十，对着大都督行礼。众人远远来听，只见爵爷微微颔首，应道一长声："嗯……"眼见众人一脸纳闷，吕应裳便解释道："懂了么？遇上年高德劭的，爵爷的'嗯声'便显得悠长，示意尊敬友善。"汤太廉也凑了过来，讶道："原来如此，那要遇上年少无品的，他会怎么嗯？""嗯。"远处传来短促鼻哼，众人急急回首去望，惊见爵爷面前经过一名油头粉面的男子，不住打躬哈腰，大都督却只眉宇低陈，匆匆而过；众人听在耳里，惊在心里，方知其中大有玄妙。听得吕应裳不住解说，福公公便也走了过来，笑道："这我可不信了，本座上回遇上爵爷，他却连哼也不哼，那是什么景况？"吕应裳叹道："那可惨了！"众人大惊道："惨了？什么意思？"吕应裳叹道："据我所知，伍爵爷为人最讲礼数。他要是全然不哼，那就是说你作奸犯科、要不有案在身，要不已给衙门暗中查访，总之是大不妙了。"福公公心下震惊，一时口中干笑，眼珠儿直转，想来是要请皇后娘娘救命了。

众人听到此处，无不大大感佩，方知爵爷的思声暗藏玄机，分亲疏、别远近、奖善忠、贬奸邪，当真一"嗯"足为天下法，随心所欲不逾矩。陈得福听出了诀窍，更是满心仰慕，便也学着鼻哼起来。

"嗯……"、"嗯？"、"嗯。"、"嗯！"众官员一旁听着，正待群起仿效，却见都督转过头去，对着空旷无人处嗯了一声，于主祀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吕应裳自也不懂了，只得拿出了华山上下的胡诌本领，喃喃地道："这……也许是夜断阴、日断阳……那也未可知。"听得鬼魂飞出，众人内心震撼，急急奔了过去，还没来得及察看是否有鬼，却见大都督仰起头来，对着天边明月嗯了一声。众官大惊道："嫦娥仙女！真要下凡了么？"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众人还在苦苦仰天，大都督早已拧过了鼻涕，他的脚步越走越慢、眼缝越眯越紧，嗯声越来越长，正要低头打鼾，猛见他双目圆睁，口中居然"啊"地一声，发出了别的声响。

一个只会"嗯"的人，此时却"啊"出声，这是主何吉凶？众人张大了嘴，全都望向吕应裳，要听他如何解说，这华山首徒却早已溜得不见人影了。在众人的注视下，大都督"啊"过之后，竟又呵呵笑了起来，跟着蹲低了身子，如傻瓜般矮身偷跑。

大都督熬不住战场辛苦，终于发疯了。文武百官自是满心骇然，一个个尾随去看。只见大都督越奔越快，他来到一处灯棚，俯身蹲地，好似在偷眼瞧着棚内。陈得福等人见得明白，只见一名小姑娘左瞧右望，正在棚里赏玩兔子灯。猛在此时，大都督扑入棚内，一把将她搂住，跟着向天抛去。

"小花花！"伍大都督两手抛起宝贝女儿，欢容道："咱的小花花！给爹抓到罗！"小花花俗称华妹，正名伍崇华。

"爹！"小花花坠入爹爹怀里，自是欢喜无限："您可忙完了！"众官员看得目瞪口呆，却听一声口令传过，四大参谋登已排做了人墙，将无关闲人挡开了，以免上司受人打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三天是上元。伍定远今夜终于放声大笑起来，他拧了拧女儿的鼻头，道："小花花，你乖不乖啊？""爹……"小花花搂住了爹爹的颈子，欢容笑答："我最乖乖啊。"华妹柳眉俊目，虽只小小年纪，脸蛋却已见柔美之态，伍定远心下更觉爱怜，便望女儿的嫩颊吻了一记，胡渣戳来，却又痒得她咯咯娇笑。

伍定远哈哈大笑，托起了小女儿的臀，让她坐在臂膀上，上下秤了秤，微笑道："一个年过下来，可又多了几斤肉。"过年时暴饮暴食，大鱼大肉，却给爹爹察觉了。华妹脸色一变，忙道："爹，你要说

华妹长大了，不能说胖了。"当时仕女体态崇尚纤瘦，越是富贵人家，越是文秀细弱。伍定远听得女儿爱美，忍不住大摇其头，正色道："怕什么胖？能吃便是福！想咱们老家是西北军户出身，骑的是马，扛的是刀，你别学那帮大户小姐，这不吃，那不吃，裹个小脚娇无力。那爹爹可不高兴了！"华妹嘟起了嘴，道："爹爹只会说我，为何不先跟娘说去？"陡听女儿顶撞，伍定远皱了皱眉："小孩儿顶什么嘴！嗯？"听得父亲语气转严，华妹埋首入怀，小鼻子在衣襟上挨挨磨磨，硬是不依。

女儿撒娇，爹爹便没辄了。伍定远望着爱女，忙轻拍着她的后背，柔声道："好了、好了，都是爹不好，爹不凶你了，嗯？"爹爹心里怜意大盛，小花花却还撅着嘴儿，模样不快，伍定远有心要逗女儿开心，便又安慰道："好了、好了，小花花别难过……明儿下午便要开学了，你高不高兴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华妹听得开学在即，却是长叹一声，自将脑袋枕在爹爹怀里，再也不动了。

眼见女儿如此情状，伍定远不免叹了口气，道："崇华，爹爹小时虽想上学，却是苦无去处，难得你有机缘读书，自该发愤图强，全心砥砺自己……想古人凿壁借光、结发悬梁……你虽是女孩儿，却也不能妄自菲薄……"大都督上朝时不喜说话，原来是把满肚子的话憋回家里来说了。华妹倚在爹爹怀里，耳中听听，眼儿闭闭，似要熟睡了。正待轻轻打呼，鼻头却给拧了拧，听得爹爹道："行了，爹爹说完了。"华妹面露笑容，便又睁开了眼，正要说笑话给爹爹听，忽又听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一句是什么？"华妹哇地一声，搂住爹爹的颈子，叠声娇唤："爹爹讨厌……讨厌……"伍定远哈哈大笑，他平日正经八百，来到女儿面前，却如年轻了十岁。当下高高捧起了女儿，笑道："小花花……爹的小花花，你乖不乖啊！"说着"嗯"、"问你"几声，对着宝贝儿猛亲，那胡渣子擦过嫩颊，只痒得华妹咯咯娇笑，拼命闪避。

啾地一响，华妹实在痒得难受，便回香了爹爹一记。父女俩玩起了幼稚把戏，便听对过紫藤树下传来几声嘻笑："小花花，真傻瓜啊！"华妹面色发青，撇眼去望树下，惊见树干后躲了几名学堂恶童，不住朝自己嘲笑指点，想来不怀好意。华妹满脸羞红，赶忙附耳

道："爹爹，你先放人家下来。好丢脸呢。"伍定远忙了一天，难得有机会抱着爱女，怎舍得放开？斜目望向树下，鼻中喷了浊气。

"嗯！"历朝历代的侯爷都很威猛，伍定远当然也不例外，龙鼻喷猛气，只吓得众小童拔腿直奔、听得啊呀一声，竟有人摔跤了。

华妹定眼去看，一名首恶摔在地下，瞧他约莫十岁年纪，前额绑了条玉佩缎子，左手提了柄关刀形状的大灯笼，另还背了只包袱，正是杨家小少爷现身了。

华妹气愤难平，想起小花花外号从此泄漏，忙道："阿秀，你敢偷听我和爹爹说话？你听到了什么？"阿秀干笑道："没……没有啊，什么水蛙青蛙，吃甜瓜……""不是水洼青蛙，是小花花。"在女儿的羞嚷中，小花花的爹来了，他将阿秀-把提起，森然威严道："怎么？你找我女儿有事？"小花花的爹十分可怕，随时能让人脑袋开花，阿秀自是一脸苦态，双手死抱着包袱，干笑道："没事、没事、刚巧路过贵宝地……"伍定远见他眼皮猛眨，双手却死抓着包袱，想来里头藏了犯禁物事，便微笑道："阿秀啊，你这包袱瞧来挺稀奇的，可以借伍伯伯瞧瞧么？"听得伯伯来搜，阿秀却似不怕了，一时坦然而笑："行啊，里头都是书本子呢。"说着解开包袱，摸出了十来本簿本，其右歪歪斜斜写了一行丑字，见是"小塾生伤神秀"，此外还有本厚旧大册子，竟是本纪年谱。

伍定远奇道："小子，居然还带了纪年谱？这般勤奋向学啊？"阿秀笑道："是啊，春秋史记，公羊母羊，我都爱读呢！"纪年谱厚旧沉重，专载前朝往事，却不知阿秀小小年纪，却何以关心起千古春秋？伍定远不动声色，拿起了纪年谱抖一抖，果然书页松开，便坠出了一本小小册子。

小册子巴掌大小，易于携带隐藏，里头却写了什么东西呢？伍定远正想翻看，阿秀却大叫一声，急急飞扑来抢。伍定远将他夹在腋下，一手提包袱，一手翻秘笈，随意翻到一页，低声读道：

"看官们有所不知……北方男女，生得是长大倜傥，容易知事，况且这些骚鞑子干事不瞒儿女，是以这两个孩子不过小小年纪，却早已看得惯熟了……"伍定远脸上一红，反面去看书背，见是本新刻名作，"金海陵纵欲身亡"。撇眼去看女儿，看这小女孩儿兀自一脸茫然，料来没听懂说话。

眼见阿秀的包袱如此神妙，必还藏有其他宝藏，伍定远先将禁书望怀里一揣，预备深夜时细细研读，又朝包袱里翻查，这会儿果然搜出了一瓶酒，反手来看酒瓶，见是"极品良汾二锅头"，另还贴了御贡封条。另还有一大包卤菜点心，想来是要下酒之用。

所有犯禁物事一应俱全了，酒是好酒、书是好书，伍定远见收获颇丰，便将阿秀倒吊而起，铁手挥出，狠狠揍了五下屁股。顾不得阿秀还在哭着，早已拔开木塞，闻得醇香扑鼻而来，登时大口来灌，真比土匪还凶狠三分了。

都说饥寒起盗心，一个人饱暖之后，难免要想起老婆。伍定远喝了几口醇酒，嚼了几块牛肉，便已想起了艳婷。他抱起了女儿，笑道："你娘呢？怎没瞧见人？"华妹闻到爹爹嘴中的酒味，自是掩鼻转头，还不及来答，却听身旁传来一个柔媚嗓音："老爷……皇上传召夫人，要她陪着一块儿赏灯呢。"来人口音颇为陌生，伍定远便与阿秀一齐转过头去，惊见对面站了一位漂亮姑娘，十七八岁年纪，正朝着大都督盈盈下拜。

"你……"伍定远大为惊讶："是谁？"

"老爷健忘了。"美丫鬟含笑起身，媚声道："我是翠杉啊。"翠衫？干啥的？伍定远呆了半晌，只得望向女儿，目带问色。眼见爹爹装傻，华妹附耳叹息：

"爹又来了，娘中秋时不是说要回九华山、收几个弟子么？翠杉便是那时来的啊。"都督得夫人身为九华掌门，向来爱收丫鬟当徒弟，十年下来，前前后后养了两个，大的是"海棠"，小的叫"明梅"，人人名儿都带个"木"字边，倒也好记。只不知何时又来了个"翠杉"，却不晓得她有啥来历。眼见那少女含笑瞅着自己，神态极为友善，伍定远心下还是忌讳，只点了点头，道："翠花……是吧？""翠杉！木字边的杉！"丫鬟小嘴微扁，像是不高兴了。伍定远愕然道："是，翠杉、翠杉，瞧我这记性……"正蒙混间，那翠杉却伸手过来，便要替老爷折叠衣领。伍定远心下一惊，二话不说，便将女儿高高捧起，隔到两人之间。

老爷高挂免战牌，翠杉变招也快，一时不惊不慌，只反掌过来，顺手替二小姐理了云鬓。伍定远见这丫鬟精明强干，更加不敢招惹，眼见众将都守在棚外，便挥了挥手，道："都进来吧。"众将答应一

声，除焦胜责在棚外看守，余人皆走了进来。华妹家教过人，爹爹的下属到来，便来裣衽行礼，道："巩叔叔、高叔叔、岑叔叔……"喊到了燕烽，却有些犹疑了，这位将官不过比哥哥崇卿大个两岁，如要喊他叔叔，不免显得老了。正想去问爹爹，却听翠杉抢先道："烽哥哥。"这几年正统军少回京城，谁也认不得谁，翌杉却打听得一清二楚，听得美女嗲声娇唤，燕烽脸上发红，仿佛也喝了大碗烈酒。他不知该如何称呼人家，一时吞吞吐吐地，一旁阿秀却是晓事的，便替他怪腔怪调地叫了："杉妹妹……"烽哥哥遇上杉妹妹，男的英俊挺拔，女的娇美大方，瞧来真是一对儿。伍定远哈哈大笑，自将铁手一挥，道："大家坐吧，一会儿还有场祈雨法会，有得站了。"众将脱盔卸甲，听那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诸人举止快慢不一，伍定远看入眼里，却也不曾出言责备。该松的时候松，该紧的时候紧，这就是老将，他们绝不糟蹋气力。

没人生来就是老将的，即使最年轻的燕烽，他也打了五年的仗。诸人连同定远在内，十年来一点一滴学着，慢慢便给雕琢成这个模样。翠杉见老将们坐下来了，便也取出了草席，就地铺开，服侍小姐入坐。

没人生来就想做丫鬟的，看那草席什么地方不好铺，却是铺在"小赵云"隔壁，料来要与他比邻而坐。燕烽吃了一惊，心头怦怦跳着。正期待间，却听一声哈欠响起："啊，闹了一整夜，先睡一下。"没人生来就不长眼的，却唯独阿秀例外。看这男童倒上草席，呼呼大睡，宛然是座万里长城，隔开了牛郎织女，众参谋看到眼里，自又哈哈笑了。

众人坐定下来，棚里却还少了一人。巩志左右瞧了瞧，便道："大少爷呢？怎没瞧到人？"伍定远育有一子一女，小女儿便是面前的崇华，儿子则是江南带回来的义子崇卿。众参谋听得此言，自也频频颔首，都问道："是啊，怎没瞧见太少爷？"伍定远见华妹一语不发，便将她抱了过来，柔声道："哥哥呢？怎没陪着你？""咿！"听得"哥哥"二字，华妹双手掩耳，口出尖声，好似听到了猛鬼的名儿。众参谋满面讶异，还没来得及问话，翠杉便自行走了过来，掩嘴笑道："老爷啊，大少爷是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要肯陪在咱们几个身边，太阳可要打西边出来了。"崇卿脾气如何，伍定远将他拉拔长大，自也知晓。

何劳外人多置一词？不去理会"翠杉"，便问爱女道："怎么了？哥哥又惹了什么事？"华妹听得此言，便只低下头去，看她嘴角紧泯，大眼却已湿红了。伍定远一旁看着，已知家中必然有事，便拍着女儿的背，温言道："女儿乖，有事尽管跟爹爹说，爹爹给你主持公道。"华妹眩然欲泣，偏又不肯说，只将小脑袋转了开，伍定远叹了口气，自知小女儿性情刚强，越见逼问，越是不说，无可奈何间，只得朝翠杉瞧去。

难得老爷有求于自己，翠杉自是眉开眼笑，她学着夫人的架子，拿出丝巾搧风，叹道："老爷啊，您可不晓得呢，过年前哪，大少爷他啊，哎……居然离家出走了呢，整整拖到初五才回来，害得夫人到处找他，闹得府里鸡飞狗跳呢。"伍定远大吃一惊，看儿子傍晚时与自己同入红螺寺，外观全无异状，岂料私下竟又闹出了事？

伍定远年岁已长，性格越见沉沉潜，当下深深吸了口气，将怒色掩去，自问女儿道："告诉爹，究竟怎么回事？"华妹扑到爹爹怀里，哭道："哥哥好可恶！大家好端端地过年，他就是不回家，害得娘好担心他…呜呜……呜呜……华妹还做了灯笼给他玩儿呢……"一旁翠杉听得此言，赶忙补上一句狠的："是啊！是啊！要不是老爷您元宵要回来，我瞧啊，大少爷根本不想回家呢。"听得女儿哭诉，伍定远便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一旁翠杉还待要说，却见老爷深深吐纳，额角青筋高高怒起，神色有些不善，只吓得她掩上了嘴，再也不敢多言了。

"怎么会这样……"伍定远眯起了眼，仰望天边明月，这样问着自己。

崇卿虽非亲生，可孩提时却极为依恋定远。那时的小崇卿又害羞、又木讷，为了赢得爹爹欢心，他秉烛夜读、发愤练武，很有点听话懂事的样子。可十年下来，这孩子书读了，功夫也练了，性子却变得冷淡疏离，仿佛成了个陌生人。

大户人家的孩子要么上进读书，要么堕落纨绔，可崇卿却什么也不是。他一不上进、二不堕落，明明练了一身筋肉，却不愿入伍从军；问他是否想科考做官，偏又沉默以对，每日里早出晚归，却没人晓得他在忙些什么。父母逼问他日后有何打算，他便将自己反锁在房里，十天半月不出来。

不管定远怎么打骂，徒然气白了几茎头发，儿子却依然故我，毫无善状。

怪孩子……他独来独往，镇日里板着一张冰脸，看男人，他不耻，瞧女人，他不屑……像是同全天下人结上了深仇，他什么都不顺眼……

十年来兵马倥偬，一辈子的心血全投在正统军上，不免疏忽了家人。想起妻子不在身旁，儿子也不见踪影，伍定远目光黯淡，正要驮下背去，忽又醒起女儿还陪着自己，不禁露出一抹微笑，道："小花花……你乖不乖啊？""爹啊……"小花花最懂事了，她食指抵腮，憨憨来答："我最乖乖呀。"伍定远哈哈大笑，烦恼一扫而空，当真是有女万事足了。

难得元宵，众人等候祈雨法会开始，便也松弛下来，各自闲聊、伍定远撇眼看去，只见翠杉有时转首，有时仰头，当真是眼波才动被人猜，风情万状；那燕烽则是涨红了脸，如同镖枪般立着，想来再过片刻，不免要自行倒毙。

伍定远微微一笑，便从怀中取出两张戏票，说道："燕参谋，这儿有两张万福楼戏坊的票子，演着白朴的'梧桐雨'，你明日倘若有空，不妨过去瞧瞧。"听得如此美差，众参谋自是大为艳羡。当时戏曲日益盛行，南方每有新唱腔，必至万福楼献艺，盛况空前，一座难求，京城里也只有大都督这般权势，方能轻而易举拿到戏票。眼见大都督赐票了，翠杉自是羞中带喜，一时低下头去，只等小赵云过来相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小赵云立正端形，大喊道："天下万民吃不饱下的！穿不暖！犹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求生！属下便算狂妄十倍，却也不敢为此风花雪月之事！都督好意，燕烽不能收！"说着啪地一响，军靴并起，便将戏票双手奉还。

华妹目瞪口呆，众将自也看傻了眼，一旁岑焱叹道："说得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苦差事还是交给我吧。"说着转向翠杉，幽幽问道："听说万福楼龙蛇杂处，恐怕埋伏了怒匪细作，你们之中谁愿意与我假扮情侣，明日过去察看则个？"翠杉眼中含泪，心中悲愤不已，正要答应，猛听一声暴吼响起。

"我去！"燕烽俊眼圆睁，凛然道："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燕烽为国为民，莫说乔装女子，便算割袍断义，自残肢体！亦

是心甘情愿！"哄堂大笑之中，翠杉早已鼓起了腮梆子，气得连话也说不出了。

伍定远看得连连摇头，他这几年做着月下老人，却总是事佰功半，他叹了口气，忽然想起家里还有个老大不小的，忙问女儿道："你娟姨呢？今晚可曾出去玩了？"大都督只有一个小姨子，便是娟儿了。看今晚是元宵夜，号称"金吾不禁"，才子佳人若想暗中幽会，也为唯今夜是。是以娟儿若想早些嫁掉，今夜正是行情所在。

伍定远满心担忧，正等着女儿回答，忽见华妹与翠杉掩着小嘴直笑，好似娟儿又闹了什么惨案。伍定远忙道："怎么？宋少主、祝少主都没来约她？"乍闻宋通明、祝康两位少主的大名，华妹嘻嘻笑道："爹爹好笨呢，娟姨每回见了那两个家伙，掉头便跑呢。"伍定远叹了口气，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小姨子益发年长了，却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这几年为了娟儿的终身大事，伍定远与艳婷四下费心打听，逢得文武双全的英侠出现，必然成为爵爷府的座上宾。可不知怎么回事，每回玉面少侠一上桌，娟儿食欲必然大增，若不吃得杯盘狼藉，绝不罢休。

可怜少侠们心惊之下，自是一个个急急告退，不免急死了伍氏夫妇。

好容易骗来两个痴心汉，婚事却始终没个眉目，伍定远自是眉目深锁，低声道："宋神刀威武、祝铁枪风流……可她全都不要……那她到底喜欢谁呢？"听得爹爹问话，华妹却只嘻嘻一笑，她把大眼儿定在爹爹的国字脸上，轻轻眨了眨。

眼见女儿笑望自己，伍定远大吃一惊，忙喝道："不许胡说！"正慌张间，华妹却是一脸讶异，奇道："爹爹怎么啦？我什么都没说啊？"月下老人自作多情，拿着红线作茧自缚，众人莫不低下头去，一个个强忍着笑。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伍定远自暴心事，不免面红耳赤，正想来个围魏救赵，棚外却有人来了，但见一颗大脑袋伸了出来，自望棚里一钻，嘿嘿冷笑道："他妈的臭小……"话还没说全，一柄枪已无声无息抵上那人的后脑袋，跟着腰眼一痛，更被匕首牢牢抵住，那莽汉睁眼急看，惊见一张国字脸瞪着自己，只吓得他趴倒在地，慌

道："伍爵爷！"众人撇眼去望，却见一条大汉咧嘴苦笑，瞧那蠢熊蠢样，却是"山东少神刀"宋通明到来。

伍定远将眼色一使，众参谋便收起了家伙，宋通明逃过了死劫，忙爬了起来，陪笑道："对不住、对不住，小弟粗话说得习惯了，爵爷多包涵……"伍定远扫了他几眼，淡淡地道："贤弟来此，是想找娟姑娘？"宋通明干笑道："爵爷取笑我了，娟姑娘平日当我野狗也似，哪想同我上街溜达？"听得野狗二字，伍定远忍不住责备道："贤弟何故怨天尤人？你平日里多读书，少去窑子走动，娟姑娘自肯陪你了。"众人见宋少主腰缠金带，衣装豪华，却显得老土风味十足，料来此人话不会说、饭不会吃，乃是专望床上钻的酒色狂。也难怪娟儿不愿同他出门了。

眼见宋通明一脸羞愧，低下头去，频频称是。伍定远叹了口气，便从怀里取了两张戏票，吩咐道："这逗儿两张万福楼的戏票给你，演着'墙头马上'，你后日带着娟姑娘过去瞧瞧。"宋通明喜出望外，忙躬身接票，朗声道："谢姊夫赐票！"这声姊夫一出，用意自是着落在娟儿身上了。华妹挤牙弄眼，阿秀呜呜怪叫，众参谋却是大摇其头。想来一朵鲜花插上了牛粪，谁见了都可惜。

这宋通明早年时英风爽飒，正统朝创建后，曾与岭南赵任勇并称为"双帅"，乃是赫赫有名的剿匪猛将，谁晓得从战场退下来后，竟成了个痴肥松懒的空大个，不值钱到这个地步。伍定远叹了口气，正等着宋老弟离去，却见这莽汉张头晃脑，兀在棚里四处张望。蹙眉便道："娟姑娘不在这儿。你还想找谁？"宋通明干笑道："没…没事…只是想顺便瞧瞧令郎在否。"伍定远微微一奇，道："你想找崇卿？"

宋通明吞了口唾沫，抓了抓脑袋，陪笑道："也不是找他，只是刚巧路过……想投他喝杯酒、闲聊几句……"伍定远心下更奇，看崇卿性子冷得冰山也似，却不知何时与宋通明定了交？稍稍沉吟，便道："你和崇卿有过节？"大都督一语道破，宋通明登时慌了起来，忙道："没有，没有……我哪里敢揍他，便看着您的面子上，我……我也一定手下容情……"此言一出，不免说漏了嘴，眼见宋通明支支吾吾，伍定远叹了口气，将铁手挥了挥，叹道："随你吧，有什么梁子便去解，别说我护短便成了。"天下父母心，谁不胳臂望内弯？伍定远却反其道而

行，好似有意让儿子挨打，宋通明见他心情不悦，自也不敢多问，只慌不迭地告退了。

高炯一旁瞧着，附耳便道："都督，让我派人盯着他吧。"伍定远摇头道："不必了，小孩子打闹，不算什么。倒是崇卿脾气太冷，这宋通明如能挫挫他的锐气，我这做爹的求之不得。"话声未毕，一旁华妹却已凑过过来，忧声道："爹，没用的，你别再让哥哥打架，到时他又把人打成重伤，娘会生气的……"听得此言，众参谋相视而笑，伍定远则是面色萧索，伍定远自己神功盖世，那是不必说，可虎父无犬子，崇卿武艺高强，大有乃父之风，宋通明同他寻晦气，怕要给打得满地找牙了。阿秀一旁听着，忽道："伍伯伯，你认得那个苏颖超么？"三达传人大名一出，众参谋心下自是一凛，伍定远颔首道："你也晓得他？"阿秀笑道："我当然知道他了。我看过他在五关擂台上比斗呢。"伍定远是魁星战五关的创制人，自也晓得苏颖超与哲尔丹相斗事迹，含笑便道："这位苏君剑法高强，大有宁先生的风范，当今武林小一辈人物里，怕没人打得过他了。"话声才毕，却听阿秀嘻嘻笑道："是吗？可是我叔叔说，如果崇卿哥哥找那个姓苏的比武，一定大获全胜呢。"阿秀的叔叔便是杨绍奇，却不知他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比评起练家子的武功短长？伍定远眉心微蹙，料知阿秀信口雌黄，却拿了叔叔做挡箭牌，摇头便道："阿秀，不许胡说。"阿秀笑道："我才没有胡说呢。我叔叔说伍伯伯是今日的'天下第一'，那姓苏的师父好像也是'天下第一'，可天下只有一个，哪来那么多第一？所以他说崇卿哥哥为了伍伯伯，早晚会与苏少侠打上一场呢。"童言无忌，却也点出了心中之痛。近几年伍定远声名鹊起，战场奔波、江湖行走，天下莫不以真龙武神誉之。可大都督名气再响，早年却曾败于宁不凡之手，为此江湖上总有无数流言蜚语，都说"一代真龙"技不如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天下第一"。

伍定远是个谦冲的人，外界越以为他眼红虚名，他越是要避嫌，也是如此，尽管崇卿再三请命，他都不肯让儿子去打"魁星战五关"，用意便是要他韬光养晦，尤其不可与苏颖超争锋。

爹爹用心深刻，儿女却毫不领情，听得华妹大声道："爹！你比那姓宁的厉害，对不对？"伍定远眉心紧皱，摇头道："不许胡说。宁大侠威震天下，岂是爹爹所能望其项背于万一？"女儿满心期待，本盼爹

爹答个诺字，岂料他又是满口谦卑之词？想起外人的种种讥讽，华妹忍不住愧了起来："爹讨厌！爹讨厌！"阿秀着意配合，假意大愧："爹虚伪！爹虚伪！"伍定远生性谦冲，从来忌讳虚名出头。似他这般笃实性子，这"天下第一"的名气若能禅让，他必也推得一干二净。伍定远有些着恼，正要教训无知儿女，一旁巩志却也劝道："都督，此地并非外人，都督就别再说客气话了，不然有损我正统军的士气。"翠杉大声叫好，华妹鼓掌拍手，众人有志一同，就是盼大都督振作精神。伍定远便再木讷十倍，也晓得不该拂逆好意。他叹了口气，坦然道："十多年前，我不如他，十多年后，大家没打过，所以嘛……"当即摇头一叹，道："应该该还是他赢吧。"眼见上司敬老尊贤，高炯便道："都督，别和宁不凡比吧，这人早已退隐了，输赢都是死无对证。不如这样问：您若和'那厮'打斗，却是谁输谁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景泰时前有"天绝僧"火拼"九州剑王"，后有"天下第一"对决"昆仑剑神"，如今物换星移，江湖上的戏码已成了"真龙体"力抗"火贪刀"，只是不同于昔时前辈，秦伍二人的打斗多在万军之中，双方不只武功较量，尚且得智计相佐，副将对决，足以时至今日，武林里尽管众说纷纭，但双方孰强孰弱，却未曾有个定论。

这话今夜已有人问过了，却是出自东厂房总管之口，其实不只这位大内总管好奇，普天下的武林人物也都想一探究竟：伍定远单打秦仲海，究竟谁输谁赢？

场中静了下来，秦仲海三字是忌讳，不能随意来提。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面露不豫之色，正要责备高炯，巩志却咳了一声，示意上司去瞧女儿。

伍定远回过头去，却见华妹怔怔瞧着自己，大大的眼中满是泪水，满是对父亲的担忧。

伍定远长年征战在外，爱女小小年纪，便要为父亲担上一份心事，伍定远心有愧疚，他伸手拉过了女儿，柔声道："放心，爹爹打仗杀敌，为国尽忠，不会有事的。"华妹眼眶一红，吵镰道："爹，人家每次担心你，娘就要华妹牢牢记得四个字，你知道那是什么？"伍定远轻抚爱女的秀发，见她仰起了小小脸蛋，大声道："爹爹！娘告诉华妹，她说您是天下第一！战场上不管多为难，您都会平平安安回来！对不对！对不对！您是天下第一！"说着埋首入怀，紧紧抱住爹爹，肩

膀一吵粱抽地愧、众人见得父女情深，心中无不喟然。看华妹年纪幼小，每回想起爹爹犯险，艳婷必然以此相慰，无怪华妹心中坚信，他的父亲雄伟高大，举世再无第二人能及。

眼见伍定远低叹不已，高炯便来缓颊了："小姐放心，其实你爹爹早已是天下第一，只是他性格谦冲，不愿自承而己。"华妹转嗔为喜，眨眼道："真的么？"高炯颔首道："别人不晓得，咱们却清楚得紧。过去几年他与怒王对打，从来只有对方身受重伤，他自己却未掉过一根毫毛……"说着撇眼去看上司，笑道："大都督，此事您总该承认了吧？"耳听高炯说出了战场秘辛，众人莫不欢呼起来，华妹扑到了高炯身旁，凑嘴亲着他，喜道："高叔叔最好了！华妹喜欢你呢！"过去十年将帅对决，朝廷怒苍无论战况如何激烈，大都督必能毫发无伤、全身而退；反观秦仲海，要不给打得肋骨折断，再不被砍得浑身浴血，总是弄得逼体鳞伤，方得撤离战场。依此观之，伍定远艺承天山，号为真龙，确实胜过秦仲海许多。

众人目不转睛，全都军眼瞧望大都督，满是仰慕之色、伍定远却不自在了，只得道："坦白说吧，要在招式上击败秦仲海，并不算什么难事，我伍定远能办到、宁不凡更加能办到。"听得大都督又来谦逊，华妹做鬼脸，翠杉猛叹气，人人都不高兴了。高炯微笑道："都督这话不对。秦仲海打不赢你，那是不必怀疑的。可此人武功非同小可，非但打通了阴阳六经，尚且身负不世勇力。宁不凡剑法再强，却已是风烛残年，要如何胜他得过？"高炯不愧是断事官，自知朝廷里人言可畏。要知秦仲海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大都督若要胜他，便得胜得独门独家，绝不能让外人沾光。否则魔王本是纸老虎，人人得而诛之，正统军与之缠斗十年，却是何苦来哉?

眼见众人一脸期待，伍定远忍不住叹了口气，他拿起了阿秀带来的酒瓶，灌下一大口，道："要拿宁秦二人相比，这两家各有所长。那'智剑'虽能寻敌破绽，可秦仲海的'火贪九连斩'猛力惊人，一刀快似一刀，论久战、论速战，论刀法的快准猛，均非'智剑平八方'所能好敌。"大都督讲评起他人的长短处，果然头头是道。众将莫不颔首称是，均知世间武道进步神速，尤其那"开天大火轮"攻敌方圆几达一丈，足比剑神的八尺剑芒，宁不凡单以智剑抗敌，非败不可。

高炯含笑道："正是如此。那秦仲海若与都督拼斗呢？战况又是如何？"眼见女儿满面殷切，众参谋也是连使眼色，伍定远自也不便说客气话了。他将酒水一口喝光，道："秦仲海的功夫既快且准、又猛又重，走得是如雷如风的路子。可我伍定远没别的长处，就只目光比别人稍准些、气力比别人稍大些……说起拳头嘛……"喀喀两声轻响，伍定远铁拳紧握，但见一股紫光慑目耀眼，自丹田散出，由小腹而至胸前、背后，终于披覆全身，宛若无形盔甲。在女儿的欢呼声中，听他淡淡说道："非是伍某自夸。仲海若与我动手，三百招内必然负伤。大家若不想见生死，他便得自行退去。"伍定远从来谦逊，虽只用了"稍准"、"稍快"这几字，却已点明了他的自信。

看秦仲海再准、再快、再猛，遇上了"一代真龙"的龙胎神骨，却也要甘拜下风。

大都督说完一席话，全身紫光终于消褪了，想来他的"披罗紫气"功力已达巅峰，当世无人可敌，一时间彩声四起，士气大振，岑焱更已叫嚣宣战："都督，干脆把那厮引进京吧！他想刺杀皇上，咱们便来个瓮中捉鳖、关门抓贼，将他剁成肉酱肉泥，一次结果这场大战！"怒王神出雇牖，岑焱却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正口沫横飞间，忽然背后给人拍了一下，只吓得岑焱飞身而起，尖叫道："天呀！"回头去看，背后却没有魔王，却是巩志来了。听他道："翠杉姑娘，大都督还未曾用膳，你可否带小姐过去，为老爷端些素斋回来。"翠杉甚是机灵，自知下头的话听不得，忙道："小姐，咱们去替老爷准备饭食。"难得可以孝敬爹爹，华妹自是喜孜孜的，那阿秀却不想走，奈何翠杉姊姊的小手颇有勇力，竟将他拖着走了。

眼看妇孺远走，巩志回顾众将，沉声道："记得了，都督武功再高。尔等也不可轻敌，尤其千万牢牢记住，怒王不可激！无论是谁，若向他狂言挑衅。他必然应允所请。届时他真要不顾一切闯入北京，那可要天下大乱！"行军打仗，一忌骄兵轻敌，一忌气馁胆丧，岑焱两个毛病全犯上了，难免惹人白眼。他苦笑两声，道："这我就不懂了。这家伙既然打不过大都督，咱们又何必怕他？"伍定远微微摇头，道："我方才不是说了么？想在招式上胜过他，不难。想打得他重伤吐血，也不难，可想要出手杀死他……"他叹了口气，道："恐怕无人可以办到。"众参谋久随都督出征，只见过秦仲海频施诡计，屡屡心战，

却不曾听过这等怪事。高炯讶道："没人杀得死他？这……莫非连幕滩不行么？"伍定远叹道："别说我了。便算有宁不凡相助，我们也只能打退他，却没把握杀他。"众人更惊讶了，看大都督这话前后矛盾，单一个伍定远便足以击败桑仲海，若有宁不凡援手，随时能将之击毙，怎反而碍手碍脚了？高炯蹙眉道："都督，请恕末将鲁钝，您可否解释一番？"伍定远叹道："你们也许不知道，秦仲海在武学上属于心宗。"武林中有人走外家，有人练内功，却没听过这个"心宗"，众人听得一头雾水，无不军大了眼，伍定远解释道："心宗指得便是人的信念，因信而成，故能远超凡俗。"众人讶道："信念？这与打斗有何干系么？"伍定远沉吟半响，不知该如何解释，他见远处佛殿梁柱高耸，甚见雄伟，便道："来，你们瞧那佛殿大梁，离地少说三丈，寻常人没练过轻功，怎也跳不上去。可要有个人天性的不服输，他日也思、夜也想，就是梦想能一举跃上。于是这人早也跳、晚也跳，慢慢把心念合一，化作了志气，志气凝合，成了一种信仰。只要他的心念够坚毅，到得濒死前的一刻，上苍终会垂怜他，让他一举飞上青天，一次扑过高梁。"众人听得"心宗"原是如此道理，无不大为骇然。伍定远又道："人定胜天，因坚信而非凡，这就是秦仲海的练功法门，号称'即心明了、自信而自在'，似他这般练武路子，一旦性命濒危，心里生出死念，那神力之猛，气势之强，直可说是天下无双。"岑焱惊道："天下无双？难不成比您的气力还大？"伍定远摇头道："巩志打过潼关之战，你们不妨问问他。"巩志自始至终不置一词，眼见众人一齐转头来望，只得依实道："那年秦仲海为了抢救同伴，身陷潼关之中，浑身浴血，性命垂危。结果我亲眼见到，他身上明明缚着百来条钢索，却拉着八百名军士倒退行走。跟着以单臂之力推倒千斤铁门，便这样直闯而出。"人身潜力无穷，一旦遇上性命危急、生死交关，往往能爆发神通，做到平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没想竟有人以之为武功根基，创出了"心宗"之法。

高炯深深吸了口气，道："这潼关之战如此惨烈，以前为何没人告诉咱们？"巩志叹了口气，道："该役中数十名武林高手不战而逃，战后羞愧无地，解甲归田，从此不敢再上战场。那宋通明便是其中之一。大伙儿给人家留点面子，就别外传出去了。"众将面面相觑，一时满心惊骇，要知潼关铁门上头有道火焚痕迹，自左而右，烧过大门十数尺，本以为是走水失火，谁晓得其中竟有这段秘辛？也难怪大都督

要隐瞒不说了，否则战士们来日心存恐惧，沙场上未战先怯，却要如何与强敌周旋?

岑焱颤声道："老天爷……这家伙是……是打不死的么？"伍定远摇头道："世上没有打不死的人，却有'不死心'的人。当年秦仲海以残废之躯，却爬上了万仞高峰，也是因为这个'不死心'。"众人惊诧无语，高炯则是摇头苦笑，方知自己以管窥天，终究不知全貌。他怔怔思索"火贪刀"的来历，忽道："都督，我曾听说'九州剑王'自断琵琶骨，莫非也是为了这个心宗么？"伍定远颔首道："正是如此。'火贪刀'不怕身子残，却怕志气废，昔年剑王曾与天山传人对决，他自知凡人再怎么锻造体魄，终究不能与这'真龙之体'抗拒，索性便自坏琵琶骨，置死地而后生，便给他走通了'心宗'这一条路了。"一个人琵琶骨断裂，便再也使不出气力，形同残废。没想这火贪刀如此邪门，竟能从雇肱关乐缨功夫，当真是不入棺材不发威了。岑焱越想越怕，忙道："都督，那厮武功如此古怪，咱们来日若遇上了他，该当如何？"伍定远摇头道："与他动手，切莫轻谈生死，更不可激怒他，此其一也。其二，设法拖垮他的气力，在招式芍庸过他，有机会就生擒，若无机会，那便尽量预备陷阱暗器，设法弄伤他，等他血流过多，体力不继，便会自行离去了。"岑焱苦笑道："万一……万一他不走，那……那咱们……"伍定远道："真到万不得已时，你们千万记住，定得一刀戳入他的心口，让他当场咽气死亡。千万别让他死撑着。"众人牙关微颤，自知武艺有限，见到怒王便没魂了，这刀哪里戳得中？不由慌道："要是……要是咱们那刀戳歪了呢？"伍定远摇头道："那就逃吧。要是让他吊住了一口残气，身临绝境，化为死志，便如垂死猛兽反扑，最是凶险不过。"众参谋面上变色，过去他们之所以忌惮秦仲海，纯是因为他善于智计撩拨，时时煽动百姓暴乱，却没想此人武功之高，竟也足与大都督好敌。如此看来，秦仲海只消抱定一死决心，时时能行刺皇上。岑焱发起抖来，颤声道："不行了、不行了，这老小子要是冲进北京，非给他杀个几千人不可……快、决，咱们快戒严吧。别让他谋害皇上了……"下属益发骇然，已有自乱阵脚之势，伍定远责备道："你们别慌，我不是才说过么？这北京里有人镇得住秦仲海。没到最后关头，他不会闯进来的。"先前房总管屡次出言相激，大都督便曾出言推搪，言道京城里有个神秘人物，足以镇住秦仲海，逼得他不敢入京决战。当时众人全以为那神秘人便是伍定远自

己，如今听来，却似另有隐情。众将同声慌问："都督，到底那人是谁啊？"伍定远摇了摇头，道："别问，此事不能说。"大都督这也不说，那也不说，众参谋想起皇上的安危，却要如何放心得下？纷纷慌道："都督，非是我等不信您的言语，可那厮举止太过无常，万一他真已不顾一切，直闯京城而来，咱们却该如何抵御？"属下们苦苦相劝，伍定远却仍一炕抬定，说道："别怕，纵使他真的发狂了，他也不会行刺皇上，为此无益之事。"皇帝性命，岂同平常？高炯虽不想顶撞上司，仍不免啧地一声："都督啊，非是属下杞人忧天，方今东宫无太子，皇上要是驾崩了，那这朝廷……"高炯所言合情入理，此时八世子尚未议定，国家并无王储，今圣倘要了个万一，天下军马便如无头苍蝇，天大的好处在前，以秦仲海的赌徒性子，定然下手来玩这一局，怎能不加防备？

大都督秉性随和，日常事情少有主见，可一旦相信了什么，必然生出成见，外人绝难改变。耳听下属没住口地劝，伍定远忍不住叹了口气，他见焦胜还守在棚外，便将之召来，吩咐道："守住左右，别让闲杂人等过来。"眼见焦胜出棚去了，众人心下一凛，料知上司一会儿所言必属机密，绝不容外人探听。

一片寂静之中，此时棚内全是军中将士，华妹，阿秀，翠杉等人尚未回来，自也不怕机密外传。众将屏气凝神，伍定远也压低了嗓子，道："你们谁来告诉我，怒苍山是为何创立的？"这话再明白不过了，照朝廷所言，怒匪关山立寨，一为据地称王，二欲残民以逞，以遂其兽性私心。只是此刻商论密局，自不能拿这套官样文章照本宣科。燕烽沉吟半晌，低声道："据我所知，秦仲海与朝廷仇深似海，他之所以造反，便是要杀死皇帝，血刃大仇。"伍定远摇头道："谬之极矣。什么血刃大仇？他和皇上有什么仇？他的爹娘是皇上杀得么？他的腿是皇上断得么？"一连串的题目开下，众人竟尔回答不出。燕烽讶道："如此说来，秦仲海之所以造反，并非是为了私仇？"伍定远叹道："说私仇、道公愤，岂不言重了？你们也许不晓得，秦家并非一般人家，他们曾有恩于咱们皇上，情义之深，永矢弗轩。"此言一出，非只燕烽吃了一惊，余人也是满心骇然，巩志则是叹了口气。眼见众人都有不信之意，伍定远悠悠地道："你们再仔细想想，怒苍山是谁创立的？"众人尚未答话，巩志便道："是秦霸先。"此言一出，高炯啊了一

声，霎时恍然大悟，道："难怪、难怪……果然是情深义重，永矢弗轩。"高炯频频称是，燕烽却仍一头雾水，忙道："秦霸先……秦霸先……这人创立怒苍，不就是为了反对前朝权臣江充么？这和咱们皇上有啥干系啊？"伍定远笑了笑，道："你这话是倒果为因了。怒苍建寨，江充掌权，全是为了同一件事。"燕烽讶道："同一件事？这……属下不懂。"伍定远叹道："江充权倾朝野，是异常。怒苍建寨，也是异常。这一切异象之所以生出，全是为了前朝皇帝的一个心结。"众人全都懂了，同声道："您说得是咱们万岁爷！"万岁爷三字说出，棚外恰有官员眷属路过，自是吓了一跳。伍定远微微苦笑，左右瞧了瞧，见得棚外已无行人，方才道："其实景泰皇帝并不是暴君，他励精图治，雅擅文学，算是难得的好皇帝，可惜做人哪，就是不能有私心，一有私心，那就什么都完了。"他拿起酒瓶，咕噜噜地喝完，幽幽叹道："为了这个私心，他不敢大公于天下，朝廷里更是派中有派、党中有党，可他还是睡不安枕，弄到最后，他连自家大巨也信不过了，他只相信自己，终于兵败如山倒，抑郁而终……"回思前朝旧事，众将莫不暗暗感慨。看景泰朝三足鼎立，大臣时而拉帮结党，时而揣测上意，却原来一切乱象起源，全是因为景泰皇帝自己的私心。

岑焱破口痛骂："如此昏君，合当该亡！看咱们正统朝无党无派、上下一心，哪里是景泰朝能比的？"正得意间，却见上司斜过眼来，嘴角微微芍语，岑焱见得老板的冷眼，不由咦了一声，还待要说，却给巩志拉到一旁了。

岑焱不敢再问了，燕烽却也听懂了道理，原来秦霸先之所以造反，却是为了让当今皇帝复辟。当下压低了嗓子，细声道："都督，照此说来，这秦霸先也该算是皇上的忠臣了？"伍定远深深叹了口气，道："岂止忠臣而已？没有秦霸先，就没有正统朝。当年他为了与景泰皇帝周旋，闹得满门抄斩，他自己则背上千古骂名，成了百姓口中的反贼，至今尚且不得平反。"燕烽骇然道："这么惨，我……我怎没听人提起过？"伍定远微微苦笑："谁想提？谁能提？你且想想，秦霸先虽说有恩于皇上，可朝廷能公然感念他的事功么？消息要是传扬出去，你以为百姓心里会怎么想？"燕烽喃喃地道："他们会觉得朝廷亏待了怒苍。"伍定远低声道："正是如此。自古君王薄恩寡义，翻脸如翻书，百姓们要是得知此事，定会以为皇上是个残忍君主。那怒苍坐

稳了造反口实，每日里还能不洋洋洒洒、大作文章么？"听得燕烽叹气不已，岑焱却道："不对啊……咱们朝廷不提秦霸先，可怒苍怎也不提他的名字？他们的寨主既是皇上恩人，该当大肆宣扬才是啊，怎会绝口不提呢？"伍定远苦笑道："你还是嫩啊。你且想想，秦霸先精忠报国，为天下死、为百姓死，一辈子不忘武英君恩。可秦仲海却向咱们皇上宣战，百姓们若是得知此事，他们会作何感想？"岑焱心下一凛，却也看懂了道理。桑仲海誓言击溃正统朝，这正统皇帝却不是什么杀父仇人，而是他父亲终身维护的正统之君。依此观之，秦仲海已经背叛了乃父志向。他若借父之名指骂皇帝，朝廷自也可以讥笑他不忠不孝，让他成为百姓口里的不肖子。

秦霸先不宜平反，也不该平反，只消怒匪乱事一日不平，朝廷便不会宣扬他的事功，同样的道理，秦仲海便算再狂妄十倍，也不敢标榜他父亲的事迹。说来秦霸先便如一刀之两刃，杀敌不足八千，自伤倒有一万，既然谁都讨不了好处，双方索性三缄其口，对秦霸先的往事绝口不提，任其烟没于九泉之下。

点点碧血丹心，如泣如诉，说尽了忠臣义士的苦难，可怜秦霸先粉身碎骨，临到头来，却是儿子不孝、君王不义，至今身死数十载，依旧不见天日。魂若有灵，却要他九泉下如何瞑目？

听得这段秘辛，众将满心不忍，虽说秦霸先是大敌之父，却也忍不住为他叹息。

高炯叹道："也难怪秦仲海不敢来刺杀皇上了，他若为此无耻之事，来日要如何面对父亲于地下？"话声未毕，伍定远却摇了摇头，道："错了，大大错了。秦仲海天生反骨，绝不在乎父亲是否见怪。他之所以不愿行刺阜帝，是担忧山寨分裂。"想起陆弧瞻、青衣秀士等人的事迹，众将心下了然，均知这几位元老都是秦霸先的旧部，想来不管情势如何为难，他们也不愿背叛老寨主的遗忘。秦仲海若真执意刺杀皇上，山寨便要为之内哄。

棚里风声潇潇，一片肃静。众人听懂了道理，各自审度局面，高炯忽道："都督，皇上可曾想过……要与秦仲海和解么？"此言一出，众皆凛然，秦霸先与正统皇帝渊源极深，看在这位"征西大都督"的面子上，这场十年大战根本不该开打，双方只消各让一步，便能为天下消弭兵灾。

众将心中惴惴，无不眼望大都督，伍定远环顾众将，轻轻叹道："也罢，我今日索性把话一次讲开。打从皇上归政的第一日，招安就没有停过。"乍闻此间秘辛，众人莫不震动，方知朝廷与怒苍之间打得如火如荼，实则私下早已遣使和谈。高炯吞了口唾沫，道："都督，皇上他……他开出了什么条件？"伍定远叹了口气，道："万岁爷是个念旧的人，他压根儿不想杀死秦仲海。他曾对我金口允诺，只消秦仲海答应招安，他非但要把'武德侯'的爵号赐还给他，远要拨给他十万兵马，让他坐镇山海关，永为我朝之左柱国。"伍定远是右柱国，身拥爵号，若能让秦仲海接下左柱国，二虎并力后，这正统朝岂止固若金汤而已？怕还能北吞鞑靼，西灭瓦剌，为中原开拓千里疆界，耳听皇帝招安条件如此优渥，众将满心称羡，忙道："他……他答应了么？"伍定远苦笑道："他要答应了。咱们还犯得着奔波么？"天大的美差掉下来，秦仲海居然弃若蔽履？众人骇然道："连这个也不要了！他到底想做什么？""他啊……"伍定远微微苦笑："他想超越他的父亲……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众人微微一凛，看秦霸先是反贼，秦仲海若要超越他，那又是什么局面？一片惶然间，众参谋啊了一声，纷纷发起抖来了。

岑焱吞了口唾沫，颤声道："他……他想称帝……"众人越想越觉得道理，秦仲海若非想当皇帝，怎会把天大的好处望外推？众参谋越想越慌，自是议论纷纷，伍定远却朝巩志瞧了一眼，两人一齐低下头去，嘴角浮起了苦笑。

第五章 灵吾玄志

听罢伍定远一席话，众将方知种种内情。看秦仲海一辈子都在"心"这个字上打转，和属下打交道，他要交心把盏，与敌人相抗，从来攻心为上，没想此人兵法如此，武功更是如此，那"不死心"的邪门功夫使来，不濒死、功不成，越战越勇，实如不死妖魔一般。

看秦仲海如此本领，若要闯入皇宫，怕要给他砍得尸堆如山。只是听大都督娓娓道来，好似这人心里还有什么顾忌，虽不知内情如何，也只能"宁可信其有"了。

正统军乃是正统朝廷第一勇士，倘连他们也担心受怕，其余百姓的心情可想而知。伍定远懂得下属的心事，正想设法出言激励，却听

棚外传来阵阵笑声："饭菜来罗！可快趁热吃哟。"不必激励士气，劳军的自己上门了。众将转头去望，却见华妹与阿秀率先奔进，二童分提一只竹篮，见是些素鸡素斋，花卷馒头，眼见并无肉食，众将不免唉声叹气，却在此时，只见翠杉双手捧了一坛酒，已然走入棚来，便又让众人露出了笑容。

翠杉分派酒饭，样样都给燕烽捡好的，花卷挑软的拿，素鸡捡香的送，连酒水也是加倍大碗。华妹不甘示弱，什么都为爹爹拿了双份，平时若真给这两个女孩儿打饭，全营怕要饿死了。

阿秀见这两个女人偏心，赶紧拿了一只大馒头，自行痛嚼起来，正吃间，却见众参谋盘膝安坐，并不来动筷子，阿秀纳闷道："怎么啦？肚子不饿么？"话声未毕，伍定远拍了拍手，霎时嘎滋咕嘟、四下咀嚼声大起，众人至此方知武人习性，便吃饭也有森严规矩。

战地里风起云涌，随时会有变故，是以众人一张嘴便是一个馒头，宛如风卷残云，阿秀平日自称狼吞虎咽，可此时一个馒头还没吃完，众人竟已擦嘴喝酒了，当真相形见拙。

正敬佩间，焦胜已从棚外走进，看这人职级不到，平日绝不与本营将官同桌吃食，此时更在棚外看守，绝无一句怨言。想来军中规矩如此。他来到伍定远身边，弯腰附耳："都督，开封府吕大人求见。"听得外客到来，伍定远蹙眉便道："我不是说过了么？今夜不办公务。"焦胜附耳道："这位吕大人不是来洽公的，他说有帖子要交给您。"听得"吕大人"三字，伍定远稍稍侧耳倾听，便察觉棚外有四人到来，但觉前头三人步履长大，脚步或轻或重，内力颇为不俗。最后一位体型瘦小，步法却显得古怪，先轻后重，重而后轻，每九步轮回一次，好似怀藏什么玄妙步伐。伍定远心下醒悟，道："是华山的人。"话声未毕，便听棚外传来清越笑声，道："爵爷好功力！单凭脚步便能认出咱们几个，佩服啊佩服！"众参谋上前相迎，但见棚外走进了三名男子，当先一人约莫六十来岁年纪，瞧他身材瘦削，朝珠挂胸，顶戴鸟纱，却是开封府清吏司、华山九代首徒吕应裳。

众人行礼如仪，吕应裳先向巩志等人招呼了，便即抖开官袍，朝伍定远下拜道："下官开封清吏司广积库大使吕应裳，拜见伍爵爷。"吕应裳年纪六十好几，虽说与宁不凡同辈，可江湖归江湖，官府归官府，该磕的头一定要磕。双方按朝仪行礼，伍定远待他拜罢，便

也上前相扶，回了半礼。转看华山双怪，却已躲得老远，自在那儿指着师侄的屁股嘻笑。

阿秀本在啃馒头，忽听窃笑声不绝传来，抬头一看，惊见二名长者怪模怪样，颇有为老不尊之态，一时大喜过望，喊道："两位前辈，你们可就是威震天下的华山双仙！"肥秤怪等这句话几十年了，自是又惊又喜："好娃娃！居然认得爷爷！你姓啥叫谁？"阿秀好似见到了亲人，一时双目发光，拱手道："贱名不足挂齿！晚辈打小仰慕两位爷爷的事迹，早想登门拜见了。"双怪见阿秀如此多礼，心中自也感动，忙道："好孩子！居然懂得仰慕咱们！你爹娘是谁？怎把你教得这般出众！"两老一小一见如故，手拉着手，大声谈说起来。伍定远一旁听着，但觉污言秽语不绝传来，深怕女儿给污染了，忙将阿秀一把拎开，道："难得'若林先生'驾临，可有什么大事么？"吕应裳忙道："爵爷公务繁忙，下官不敢叨扰，今夜实奉国丈之命，特来给爵爷送帖。"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张红帖，恭恭敬敬地递了过来。

一见红帖到来，伍定远心下了然，颔首便道："恭喜了，是琼小姐的喜帖吧。"听得琼府有喜事，翠杉与华妹自是满心好奇，便急急围拢来看，只见喜柬缠绕金线，上书"国恩家庆"四字，大不同于寻常人家的"佳偶天成"、"天赐良缘"等喜字，一眼便点出了权门官家的气派。

华妹啊了一声，欢容道："是芳姨要做新娘了。"伍定远见女儿兴奋，便将喜帖送了过去，温言道："来，念给大伙儿听。"爹爹有意让女儿献宝，华妹自是喜孜孜地接过帖子，朗诵道："鹊报佳音，薄海腾欢……谨詹于正统十一年二月一十七，为长孙女与苏君颖超行亲迎大礼，紫云轩敬治喜筵，恭候一品精忠威武侯、五军大都督兼西北……"伍定远年岁越大，官名越长，连他自己听了都烦，忙拍了拍女儿的小脑袋，吩咐道："直接去读信尾。"华妹喔了一声，眼里瞧到老国丈的官印，朗声便道："奉天翊运推诚武臣，特进一等荣禄大夫，英国公琼武川，世铁券，此印。"华妹嗓音娇嫩，听者自是心旷神怡。吕应裳是识趣之人，忙来啧啧称奇："小姐好聪明。都说虎父无犬女，果然书香门第，不同凡响，"双怪奉承巴结不落人后，便也竖起大拇指，赞道："了不起，识字很多，识字很多。"华妹听得称赞，自是欢喜不已，阿秀却只低头偷笑，看伍定远一辈子功名全从马上得来，要说书香门第四字，却还高攀不上，听人家满口称颂，不觉脸上微红，便

道："谬赞、谬赞，只是我这小女儿天生喜欢读书写字，便也让她学些做人道埋，将来也好当个贤妻良母。"华妹听得要洗手作羹汤，心里却不乐意了，嘟嘴便道："不要，人家要学琼阁主，以后要做侠女、当捕快，才不要做笨蛋夫人。"双怪听得此言，自是嘻嘻而笑，吕应裳深恐狗嘴放屁，忙截断话头，道："是、是，以小姐的资质才华，来日便算要做个女都督，那也是绰绰有余了。"昔时巾帼女将，前有花木兰，后有穆桂英，个个都是传颂千古。华妹想起身着戎装的活泼英姿，自是满心欢喜，伍定远想起战地血肉模糊之状，却是微微苦笑，他叹了口气，正要收下喜贴，却听吕应裳道："爵爷，说来我家掌门这回能顺利成亲，还是托了您的福哪。"伍定远哦了一声，道："托我的福？"吕应裳微笑道："可不是么？若非爵爷办了个'魁星战五关'，我家掌门哪来的良机崭露头角，博得琼老的欢心啊？"苏颖超武功虽强，江湖名声却还稚嫩，这"魁星战五关"的大擂台自有帮衬之功了。伍定远哈哈大笑，没想打擂台兼能抛绣球，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当即笑道："如此说来，这杯喜酒伍某更该喝了，届时在下若在北京，必亲至府上道贺。"吕应裳就等着这句话，一时大喜道："爵爷大驾光临，紫云轩蓬荜生辉。"伍定远笑道："不敢当，倒是苏掌门来日得加把劲了，国丈还等着抱他的曾孙呢。"琼武川八十好几的人了，名有了、权也有了，什么都不缺，就只缺个曾孙。众人晓得老人家的心事，莫不叠声称是，一时棚里喜气洋洋，人人都有欢容。却在此时，听得岑焱问道："吕大人，我听说国丈与苏掌门约定了，好似苏大侠的第一个儿子要姓琼，可有此事啊？"琼家只一个孙女，并无男丁，国丈有此如意算盘，自也合情合理。吕应裳却是心下微怏，口中却强笑道："这位军爷见笑了。我家掌门并非入赘，来日生子是否姓琼，自有琼老爷子找他情商，我等无权干涉。"自古入赘者往往为人所讥，绝无光彩可言，是以岑焱此言，已然重重犯了人家的忌讳，巩志旁听着，自知为了"天下第一"四个字，华山与大都督之间有些不对盘，可别又因此闹出事来，忙道："吕大人，我等仰慕苏掌门的人品风范，虽知身分构不上，却也想喝上一杯喜酒，同苏少侠祝贺，不知可有这等荣幸？"巩志是铸铁山庄首徒，旧日外号"巩狮儿"，铸剑技艺闻名全国，四海剑客莫不知闻，吕应裳听他说得谦卑，忙道："巩师爷哪儿的话？您这等贵客，咱们就怕请不到，哪来什么构得上、构不上……"说着转过头去，朗声道："得福！取几位军爷的帖子进来！"听得"得福"二字，众人同时转

过头去，只见棚外站了一名猥琐少年，左手拿着一只铁扫帚，右手却捧了厚厚一叠喜帖，不住朝棚内打量，正是陈得福来了。他见一众大官都在棚里，正要下跪磕头，自报姓名，吕应裳却咳了一声，道："得福，取四大参谋的帖子出来。"真正的小人物足不必磕头的，因为他连姓名都没有。陈得福赶忙答应了，一时上下翻找，忙碌了半晌，忽道："等一等，谁是四大参谋啊？"众人忍俊不禁，脸上都现出了笑。那岑焱管钱管得多了，从来狗眼看人低，一见这小子不称头，便来笑骂道："连正统军四大参谋的名号都没听过么？记牢了，咱姓岑，名焱，正统军的掌粮官便是我。"陈得福惊道："陈演？我也姓陈啊，您是小人的本家？"岑焱啐道："岑！不是耳东陈，是涔涔流水的涔，懂了么？"陈得福似懂非懂，忙将厚厚一叠喜帖顶在腿上，快手快脚地翻找，喃喃说道："涔眼涔眼，请问是左眼还右……"眼字未出，岑焱怒火中烧，便在地下写了个火字，怒道："一个火念做什么？"好容易遇上认得的字，阿秀自是大大献宝："我知道，一个火念火！"天学士公子识字，岑焱自是大声赞扬："杨少爷聪明啊，那两个火呢？"华妹拍手笑道："炎！"岑焱竖起大拇指，大声赞好，跟着转向陈得福，吼道："那三个火呢？"陈得福想了半晌，喃喃地道："三个火？那不烧成灰了？"众人哄堂大笑，巩志却甚好心，便替他解围了："三个火字念做演，懂了么？"他见陈得福一脸茫然，温言又道："在下正统军巩志，另两位是燕烽、高炯，他俩也是名里带火的，烽火连天的烽，炯炯有神的炯，小兄弟找到了么？"陈得福讶道："名里带火，为什么啊？"

众人都在等候喜帖，这陈得福居然还有好奇心。算盘怪面红耳赤，便喝道："都火烧屁股了！你还慢吞吞的，让爷爷来找！"说着一拳望他后脑勺打来，听得一声哀号，陈得福身子向前一摔，霎时满手喜帖飞散，却是什么也找不到了。

听得众人捧腹大笑，算盘怪气得马脸发红，尖叫道："快给我捡了！"陈得福颇为认命，听得众人讪笑，居然也陪笑了两声，他怕喜帖飞得远了，随手拿起铁扫帚，便要将之扫做一堆。肥秤怪怒道："臭小子！掌门人大婚喜帖，你居然给他触霉头？瞧老子揍死你！"众人实在按耐不住，没想华山名满天下，居然收了这等脓包弟子。顾不得吕应裳的面子，一时笑得直打跌。连巩志这般老练之人，却也不免不大摇

其头。岑焱嘻嘻直笑，问道："吕大人啊，看这孩子如此聪明，敢情也是'天下第一'的徒弟么？""天下第一"四个字拉得极长，吕应裳不由脸上一红，忙道："军爷见笑了。这孩子名叫陈得福，以前是我那不凡师弟的童子，专来服侍掌门起居。平日里烧茶煮饭，没练过什么功夫，倒让大家伙见笑了。"伍定远见百来张喜帖四散飞舞，东一堆，西一处，满棚满地，陈得福慌手乱脚，急急来捡。可怜这孩子粗手笨脚，一时捡得满头大汗，料来拉筋没拉开，手脚也不灵便，筋骨甚是僵硬。华妹见他小长工也似，心里有些不忍，便道："我来帮你吧。"伍定远见女儿颇有爱心，心里也甚高兴，眼看小姐亲来操劳，众参谋哪还敢闲着？一时俯身下地，皆来替少年人收拾。吕应裳慌道："受不住！受不住！小姐别客气！"正要上前帮手，却给伍定远拦住了："不必了，您是客人，歇着吧。"众人全都忙了起来，伍定远则在旁笑吟吟地观看。看棚内最勤奋的自是华妹，东拾西捡，就怕自己不够卖力；最懒的则是华山双怪，满地喜帖在前，兀自动口不动手。再看蒙混偷闲的却是岑焱，左手捡红帖，右手打哈欠。最坏的则是阿秀，看似捡着帖子，实则在偷瞄人家翠杉的后臀，专捡着屁股后头的帖子，至于这美丫鬟自己，几次刚巧不巧，全都和燕烽摸上了同一张喜帖，两人双手相触，如中雷击，分而复合，合又复分，竟是屡试不爽。

众人忙的忙、玩的玩，最辛苦的却是高炯、巩志。两大参谋一看棚外，一顾棚内，都怕喜帖飞出视线，再也找之不着。吕应裳一旁凝目来观，自知这两人必是伍定远的心腹，行事缜密，便算办这鸡虫小事，也能在瞬间抓住诀窍。

伍定远此时阅历颇丰，尚在吕应裳之上，稍稍看过一个人的举止，该人品格良莠何如、武功深浅何如，无不入其掌中，他瞧了一会儿，稍稍打了哈欠，也是累了一天，慢慢便闭上了眼，正要低头打盹，忽听陈得福道："爵爷，您可否让让？"伍定远微微醒觉，方才见到凳下压了一张帖子，却给自己挡着了，忙将脚微提，便让陈得福趴地来捡。

在大都督的注视下，陈得福唉声叹气，先放落怀里厚厚一大叠帖子，跟着跪到了地下，掏掏拿拿。伍定远笑了笑，忽然间撇眼瞧见他的帖子，忍不住"啊"了一声，面容变得极为僵硬。他深深吸了口气，道："孩子，你过来。""等等……等等……"眼见帖子落在凳子后头，

陈得福伸长了手，疼唉唉地掏抓，却总差了半寸。正想请爵爷移驾，忽然背后一股热气从背心涌入，霎时身不由主，居然站了起来。

陈得福大吃一惊，撇眼去看，惊见那威震天下的龙手，居然放在自己的肩头上?

想起种种武神传说，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喃喃地道："大……大人，你……你想做什么……"伍定远自知满脸横肉，难免吓坏小孩，便温颜而笑："孩子，你是宁先生的徒弟？"陈得福咕嘟一声，吞了口唾沫，颤声道："是……是啊，师父最欢喜喝咱煮的热茶了……"他见众参谋一个个捧着红帖走回，全在瞧着自己，不由干笑道："爵爷，您……要不要也来一杯？"一片讪笑中，伍定远却不曾出声，只上下打量陈得福，吕应裳一旁瞧着，心中自也纳闷，忙道："爵爷，我这师侄长年端茶倒酒，没见过世面，若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了。"伍定远听得说话，却只摇了摇头，自管伸出灰沉沉的铁手，朝陈得福膝盖、后背等处捏了捏，似在察看什么。看大都督日理万机，不知何以对这无名少年如此关心？众参谋瞧不出道理，可手上却还捧着帖子，正想去找地方来放，忽见地下老早搁了高高一大叠喜帖，一时不假思索、便也将帖子一一叠上。

过得半晌，肥秤怪哈哈笑道："爵爷啊，我家这小福子有甚稀奇之处么？可是什么练武奇才啊？"算盘怪哈哈大笑："什么练武奇才，这小子头上长角啦！"这话本是玩笑，可陈得福听得"练武奇才"四个字，心头不禁怦怦跳着。他仰起头来，怔怔看着伍定远，就盼他点了点头，那这辈子就有希望了。

伍定远年轻时每回遇上大人物，要不给人夸做三奇盖顶，便说他富贵无极，现下定远自己年纪长了，自也成了后进的贵人，听得双怪说话，便拍了拍陈得福的面颊，微笑道："对不住，我见这小兄弟筋骨僵硬，手脚迟缓，一时心下好奇，忍不住想瞧瞧他。"众人听得此言，全都笑了起来："筋骨僵硬？这也值得瞧么？"伍定远淡淡一笑，道："确实不值得瞧。这孩子的资质根本不适宜练武，他若去少林武当练功，第一关都过不去。"伍定远是本朝武神，说话威权之重，当今高手无人能出其右，陈得福听得自己根本不合适练武，一时眼眶竟已红了。吕应裳则是暗暗叹气，虽知伍定远说得是实情，却也觉得他太过直率，难免伤了这孩子的心。

听得大都督如此言语，陈得福自知天命如此，看他嘴角挂着笑，眼中却在强忍泪水，想来这辈子吃憋吃得够了：伍定远哈哈一笑，便将铁手按上了陈得福的脑门，肃然道："这位小兄弟，你可晓得伍某此生见过最平凡的人，却是哪一位人物？"他见陈得福呆呆傻傻，便拍了拍少年的肩头，轻声道："是你师父。"陈得福听得这句激励，又是惶恐，又是高兴，一时间擦着满面泪水，嘴角却在傻笑。

伍定远却不多说了，他见那帖子还压在自己的凳子下，便亲自替陈得福拾起，正要交还过去，忽然撇眼一瞧，却见贴上写着"恭迎徽王祁"等字样。吕应裳甚能察言观色，一见伍定远手持喜帖，神色有异，忙道："爵爷，有什么不对么？"伍定远反覆翻看喜帖，沉吟道："你们也在找徽王爷？"勤王军四大首脑之一，便是帖子上的徽王爷。正统军与勤王军有仇，众所皆知，吕应裳自也怕牵扯进去，忙依实道："不敢隐瞒爵爷，我儿奉命送帖给徽王爷。可这位王爷最是难找不过，前后几次去他府里拜上，都说去了京畿大营，待到去了京畿大营，却又说出城去了，来来回回几次，总是瞧不到人。"岑焱哈哈笑道："吕大人找错地方了，要找徽王爷送帖子，得去宜花院才是。"吕应裳咳了咳，道："诸位说笑了。据犬子所言，徽王爷好似去了霸州。""霸州？"众参谋听得这个地名，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感纳闷。

巩志讶道："他去霸州做什么？"吕应摇头道："我也不清楚内情。只听说不只徽王爷去了霸州。好似'临徽德庆'四王联袂而去。此事犬子亲耳所闻，应是实情无误。"正统军专司剿匪，勤王军的职责却在拱卫京城、守护天子，自复辟以来可说寸步不离京城，陡听四位王爷一同出城，岑焱忍俊不禁，霎时捧腹狂笑："荒唐啊荒唐！四大王-同出城了，该不会是皇上也去玩儿了吧？哈哈！哈哈！"双怪虽不知他因何发笑，但无论嘲笑讪笑，他俩绝不落于人后，一时便也直打跌了。

勤王军总兵力直达百万，军威之盛，尚在正统军之上，若要一齐调离北京，那可是前所未见的大事。众人笑得泪眼渗出，伍定远却朝巩志瞧了一眼，两人交头贴耳，说了几句话，巩志便唤来了焦胜，问道："焦游击，你方才说百万禁军全给带走了？"焦胜颔首道："是，那守将说营里兵马全给带走了，咱们虽要借三千铁骑，他们却也抽不出来。"吕应裳虽想告辞，奈何情势有些古怪，自也不得其便。只得道："都督，究竟有什么事？可以说说么？"伍定远眯起了眼，轻声

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四王若同时离京，那咱们北京城……"他摇了摇头，道："恐怕已成了空城。"此言一出，众人上起吕应裳，下至华妹阿秀，无不咦了一声。伍定远摇了摇头，自将铁手一挥，沉声道："来人！展上了地图！"伍定远并非什么兵法鬼才，打起仗来便钟昔时办案，出手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似他这般人，赢要赢得扎实牢靠，输也要输得步步为管。谋的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只消遇上了异状，必然第一个醒觉，看他号令一出，燕烽快手快脚，就地铺开了地理图。

吕应裳等人怕见到了军机，正要避嫌，伍定远却道："诸位不必回避，在下一会儿有事请教。"大都督相邀，吕应裳却又不好告辞了，一时诚惶诚恐、共来参详。

面前是一张京畿防御图，坐北朝南，取"南面为王"之意。这张图与一般地理图不同，图里没有州郡界线，只有密密麻麻的各类数字，载明了各地卫所兵的确实人数。再看山必标高，水必标深，湍流险坡皆以红笔做志。吕应裳看得暗暗颔首，深知都督治兵之道，首重"扎实"二字。

阿秀与华妹都是第一次见到军机图，自是满面好奇，只见爹爹从属下手中接过炭笔，自居庸关、山海关、娘子关等地画落直线，但见三线交会处写了两个字，正是"霸州"。

阿秀最爱听打仗故事，此时自是一脸兴奋，他低头来看，却见霸州城边标示了三道数字。依序看去，见是"七"、"三"、"二四一一七"。众参谋均是老将，不必解说，也知霸州内外共七城，三大卫所，城中连民夫在内，总兵力达"二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人"。

其余众人虽说看不懂暗号，却也不好发问，只静静等候伍定远解说。

伍定远微微沉吟，从防御图观之，这霸州躲在后方，防务不重，但一来邻近京畿，二来位于天津，是以霸州二十年没打过仗，却也派驻了卫所兵力。伍定远放落了炭笔，问道："霸州总兵官是谁？"高炯翻看名册，忙道："是留守军老将，钟思文。"听得老将在此，众人自是稍感放心了。看这钟思文是三朝元老，武英时镇守西疆，景泰年间转投江充麾下，四十年来没摔过摔，看守此城自是绰绰有余。再看霸州以西尚有无数关山险要，要说忽而闹出战祸，实难让人置信。

城是小城，地是福地，看守霸州本该是个养老美差，是以"正统军"也没驻扎在这个地方。可明明杀鸡用不上牛刀，为何"勤王军"百万雄师竟要过去驰援呢?

是真是假？是谣言？是情资？伍定远想不透道理，只得站起身来，来回踱步。

他自离西凉后，虽曾游历天下，却独漏了霸州。一时反覆沉吟："霸州…霸州……你们之中，有谁去过霸州……"阿秀趴在地图旁猛瞧，第一个举手而笑："我没去过。"他转望华妹，道："你呢？你去过么？"华妹八九岁的小孩，若要出门游玩，必给爹娘带着，伍定远既不曾去过霸州，她当然也没去过，便瞪了阿秀一眼，自问丫鬟道："杉姊，你去过那儿么？"翠杉茫然道："没有啊。"便又将目光转向燕烽，却见这参谋断事眨了眨眼，想来也不曾去过。众人一个看一个，良久良久，居然没人答腔：岑焱讶道："巩爷，您也没去过霸州么？"巩志摇了摇头，他少年时定居长洲，中年后转战西北，少去京畿要地，自不曾去过霸州。自问吕应裳道："吕大侠见闻广博，定曾去过了？"吕应裳摇头道："在下早年定居华山，近年旅居开封，甚少在外游历。"说也奇怪，霸州距离京城不过三百里，明明相距不远，却无人去过此地。众人瞧着地图，却没人想得起此地有何历史名胜，更不知当地风景如何。隐隐约约间，只觉得这座城池一不起眼、二不惹争，可其实却是通京城的捷径。

一片沉寂间，忽听算盘怪道："我想起来了，我去过一次。"双怪一辈子没正经，八成又要当小丑了。吕应裳忙道："师叔，咱们在谈正事，且别玩笑。"算盘怪骂道："若林啊！你又没大没小了，咱真去过呢！"双怪一辈子住在山上，每回下山，必得掌门金口应允，方得成行。吕应裳叹道："师叔是何时去的，我怎么不知？"也是怕众人不信，算盘怪忙指着肥秤怪，道："我真去过，和他一块儿去的。你们不信，可以问问他啊！"双怪一丘之貉，若要相互作证，自无公信可言。吕应裳摇头道："既是如此，霸州有何风景文物，两位师叔伯可以说说么？"算盘怪蹙眉苦思，道："风景嘛，我还记得，好像城外有棵大松树，好大一株。我俩带着馒头水壶，在上头躲了三天三夜，愧啊愧得……"算盘怪满口胡扯，却不知在梦呓什么，直听得阿秀嘻嘻哈哈，华妹也是频频摇头。众人素知此人言语无味，无须多理，正待转过头

去，伍定远却是心下一凛，忙道："等等！你俩是景泰十四年过去霸州的，对不对？"算盘怪喜道："伍老弟官大，学问果然也大，正是景泰十四年！"景泰十四年，距今已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不知这陈年八股裹脚事，却与今日大局何干？眼看众人满心纳闷，算盘怪却笑嘻嘻地，自顾师兄道："记得吧，那时咱俩还年轻着，听得要去霸州，愧啊愧得……连夜便去山下花光了银两，还把后事都办好了。"肥秤怪叹道："别说了，总算多活了三十年。"这肥秤怪一辈子做小丑，此刻却铁着一张胖脸，好似真有其事。众人听得他俩连后事都预备了，自是讶道："你俩到底去霸州作什么？"肥秤怪怔怔地道："那年我……我俩奉掌门之命，前去支援少林天绝……"天绝神僧大名一出，场里赫然静了下来。岑焱骇然道："支援天绝神僧？做啥啊？"肥秤怪低下头去，细声道："支援他……抵御魔王秦霸先……"伍定远霍然起身，提气暴吼："来人！即刻传我号令，速将居庸关十万兵马调回！"居庸关是伍定远的发迹之地，也是心腹军马所在，众将大惊道："都督，使不得！那是防备蒙古人的！"伍定远毫不理会，只深深吸了口气，道："巩志，把刀给我！"众人面面相觑，一头雾水，却听伍定远喝道："小老百姓行抢的那柄刀，怒苍军刀！"巩志醒悟了，念及王一通的那柄凶刀，赶忙取了过来，交到上司手里。

伍定远不再多言，只深深吸了口气，将钢刀握在手里，反覆察看思索。众人不解内情，可给种种诡异气氛一吓，心里竟也害怕起来。岑焱细声问道："巩爷……到底怎么了？"巩志眉心紧蹙，却也说不出所以然，此时不只巩志，人人都想得知景泰十四年发生的大事，可一时之间，却也不知从何问起。

众人如坠五里雾中，大都督却也不说话，只反覆沉吟，低头察看那柄军刀，巩志沉吟道："你们之中，可有谁带得纪年谱？"看这纪年谱便是国史通监，欲知前朝旧闻，自须从中来查。众人摇了摇头，无人回话，忽在此时。阿秀嘻嘻一笑，自从包袱里找出一本厚旧破书。岑焱大喜道："纪年谱！"也是事出紧急，顾不得小童还在翻书，便己夹手夺过。

在阿秀的吵嚷中，巩志急急翻开年谱，来到了景泰十四年那几页，低声读道："景泰十四年三月丙午……怒苍贼匪犯霸州，陷大城，典史李延、副总兵马宝、张委战死。京师戒严……"啊地一声，众人军

大了眼，原来景泰十四年，怒匪曾兵临城下，打得朝廷溃不成军，当时据点便是霸州。众人心下骇然，方知大都督何以如此戒慎，他怕旧事重演了。

霸州邻近北京，相距不过三百里，若以快马飞驰，半日便能抵达。战火一旦卷入京城，上从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兵凶战危之际，人人都会惨受波及，纵使想逃，却也无处去。

一盖盏花灯闪耀，四下歌声舞乐，不绝于耳。可伍家的花棚里却是一片宁静，事关重大，霸州仿佛遇袭，怒王又似现身，倘若此事是真，京师几成空城。翠杉一脸惊惶，不由靠向燕烽的臂膀，颤声道："景泰十四年……那不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就有怒苍山么？"巩志叹道："当然有。当时怒苍首领便是那位秦霸先。"听得古人之名，翠杉自不相识，茫然便道："秦霸先……怎地那么巧，反贼都姓那个字儿……"听得此言，巩志不由微微苦笑："他当然得姓那个字儿了。他若不姓秦，那秦仲海怕也得跟着改姓了。"翠杉全然听不懂，一旁燕烽细声道："别再问了，秦霸先就是秦仲海之父，方今怒苍缔寨之主。"乍闻此事，翠杉不由惊呼一声，方知秦氏父子血脉相承，全是反贼出身。心惊之下，更缩入了燕烽身旁，不敢再说一个字了。

想起改朝换代的诸多死难，众人怕的怕、惊的惊，棚里久久无言，自与广场里的热闹大异其趣。阿秀是个天生好事的，他一旁听讲，只觉这秦霸先好似十分厉害，那秦仲海更不用提了，实乃儿童鬼故事里的常客。他心里有些兴奋，便偷偷将自己的旧书摸了回来，预备瞧瞧当年大战的结果。

一片宁静间，阿秀翻到了下一页，却不由咦了一声。

"四月，贼犯沿边……召征北都督柳昂天还入景福宫……制定韬略，制贼于先。"再来什么都没了，连怒苍两个字都不见了。阿秀拉了拉华妹的衣袖，低声道："什么是景福宫？"华妹想了半晌，忙道："好像是太后住的寝宫啊。"话声未毕，铁手已然伸了过来，将纪年谱取走了，阿秀仰起头来，惊见伍伯伯背对着自己，忙道："伍伯伯，太后是干什么的啊？"场里没人回话，因为太后早已死了，八年前全国服丧，已为她入土送了终。

眼见大都督手上还握着那柄军刀，容情极是肃杀，众人心里更怕，细声便问："都督……您不是说那厮不敢闯入北京么？这……这又

是怎么回事？"伍定远摇头道："我不知道。"正统军鸦雀无声，华山诸人越感惊疑，却也不敢多问，伍定远默默无言，他蹲了下来，静静望着阿秀。阿秀见伍伯伯眯起了小小的眼缝，那眼角全是皱纹，小小的眼瞳藏在深深的眼眶里，像是很古怪。阿秀给他看得难受，忙去拉华妹的衣袖，让她过来陪着自己。

一片寂静间，每个人都隐隐感觉到一件事："怒王"开始反攻了。

自命枭雄的怒苍之主，他作风亡命，静的时候深藏九幽冥底，无声无息，动的时候却能振翅高飞，举国震动。如此人物，一旦全军出阵，辄以天雷之威，复加骤雨之急，胜则全胜，败则全败，图的是"大起大落、片甲不留"。似他这般性子，他确实有可能直捣黄龙。

可即使疯狂如秦仲海，这十年来他也不曾跨过潼关，东进北京城……这倒不是因为他打不下来，而是因为潼关是条生死界限，跨越之后，两边都没了休养生息的地方，怒王是魔火狂风，真龙则是铜墙铁壁，双方如要硬碰硬，决战时刻便要到来。

伍定远深深吐纳，他仰起头来，遥望红螺塔，过去十年，他坚信秦仲海绝不会跨过这道线，因为他是怒王，不是杀人王。若不然，他硬要闯进这最后一关……纪年谱里的那段文字，已然记下了他的结局："召征北都督柳昂天，还入景福宫"，区区两行字读过，秦霸先的故事便结束了。自此怒苍覆灭，前代真梁滩死于神鬼亭。

可怜的仲海，不知不觉间，他又再次走上了父亲的老路……秦霸先的对手是江充、是天绝、是景泰，可秦仲海应该明白，他的对手比江充更阴、比天绝更强，比景泰皇帝更残忍无情……这些并非空口说白话，而是证明过的……在十年前那场较劲中，江充自尽、天绝身亡，甚且连景泰王朝也已告终……人家既能一统朝廷三大派，何惧一个怒苍山？

秦仲海输定了，他跨不过父亲的格局，在这巍峨如山的正统王朝里，"一代真龙"不过是第一关，秦仲海纵使闯过了，后头还有无数关卡，有明的、有暗的，有阴谋蛛网、有人情包袱，他破不了这个局。连他父亲都束手无策的事，秦仲海该怎么办？

纵使背叛了父亲的托付，刺杀正统皇帝，他还是没胜算，因为皇上是不死的，即使杀死了朱炎、杀死了朱谨，杀光了景泰、正统、武英……他却杀不死更多更新的皇帝。

身为当世第一反贼，秦仲海应该心里有数，这尘世间只要还有人们聚居，便一定会出现一个皇帝。不管他姓啥名谁，改了什么职称，天子必定万岁万载，生生不息……可魔王不一样，魔只有-个，秦仲海一旦死了，怒苍旋将覆灭瓦解，再不复见。

可怜的仲海，他打一开始就错了，他根本不该造反。因为这人间必然诞下一位最高王者，要为人间造福，便该向万王臣服，这个道理伍定远懂、秦霸先懂，却只有秦仲海一个人不懂。

仲海……投降吧，千万别步上父亲的后尘，孤寂悲伤地死去……下跪吧，别逞强了……

伍定远叹了口气，他眯眼瞧望手中军刀，茫茫然间，他忽然啊了一声，轻轻说道："杀！"瞬时之间，伍定远脑中一阵晕眩，他也瞧到了秦仲海的道路……

"业火魔刀！"

天下反逆心中的最高圣物，便是业火魔刀！

武林间口耳相传，如果一个人有报不了的仇、心里有解不开的恨，最快的雪耻法子不是去抢武林秘笈，而是去夺取"业火魔刀"。武林秘笈属于强者，弱女孤儿抢不到，抢秘笈不易，练秘笈更难，武林秘笈属于智者，抢了也未必悟得道。那秘笈好生势利，从来只眷顾幸运儿，而那弱女孤儿的啜泣声，却只有魔刀听得到。

"杀！业火魔刀！"耳边爆出一声雷，打得伍定远身子前倾，已然单膝跪倒。

毫无怜悯的人世间，虎吃羊、强欺弱，在那残酷六道里唯一的奇迹，便是业火魔刀。魔刀真公平、魔刀最大方，它不会紧紧跟随强者，无论来人是弱女还是孤儿，只要摸到刀柄的一刹那，愿拿自己的生命交换业火，魔刀便会为他们燃起希望之光，赐予弱女孤儿无上神力。

不必练、不用学，抛却生命的一刻，天地里已后起了万丈魔光，小孩拿了，可以伏熊屠虎，女人拿了，可以毙武林高手于刀下。一旦落到练武人手中，便足以挑战万途□王的百万雄师，纵使最后不免自杀身亡，可死前却能有无数人陪葬。

"时日何丧？吾与汝俱亡耶！"伍定远咬紧下唇，耳里仿佛听到碗儿羊儿的哭声呐喊，它们杀红了眼，一头撞死了狮子老虎，闹得百兽同归于尽……

地狱业火，焚我残躯，要想打赢最后一战，秦仲海必须会合魔刀，那一刻，他不只是天下无敌而已，而是要加冕登基，成为真正的魔王。丧心病狂的时刻到来，他什么都不顾了，他会直闯最后一关，他不只要杀死皇帝、杀死百官，他还要杀死所有心爱的人，他要炸掉人间，连老天爷一起打死，不让造物生精灵……

"哈哈！定远啊……别再假仁假义了！"面前的军刀好似发出了嘲笑声，这样哈哈笑道："反正虎定得吃羊，强定得欺弱，何如让我一次杀光吧？哈哈！哈哈！""喔！喔！喔！喔！"伍定远咬住牙龈，在众人的注视下，他眼泛泪光，狠命握住了那柄军刀，他要阻止天崩地裂。伍定远容情可怕，肥秤怪自是吓得全身发抖，骇然道："他妈的，朝廷不是才在襄阳打胜仗了么？怎又搞成这鬼模样？"此言一出，登时提醒了众参谋，却也提醒了伍定远。念及襄阳大战的种种异状，诸人心下莫不暗暗惊疑，毕竟怒王行踪成谜，一切全始于襄阳大战，可该役为何得胜，怒王何以转进，大都督却是三缄其口，不曾交代缘由。

眼看众下属瞧望自己，伍定远却又低下头去，一语不发。此时此刻，全场只有他一人明白种种内情，可身为大都督，他有许多话不便说，纵使明朝便要天崩地裂，他也还是得把许多事窝藏在心，这便是总帅的使命。

眼见巩志军眼瞧着自己，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自知情势非同小可，须得立时查访魔刀的下落。站起身来，便道："法会差不多开始了，咱们该去祖师殿了。"大都督稍稍起身，便听"啪啪"两声，棚外焦胜军靴重重踏地，已要替上司开道。

满场人众莫不暗暗纳闷，可伍定远一个字也不交代，他只深深吸了口气，正待迈步离开，忽听啪地一声，好似踩着了什么东西，高炯低头去望，却见伍定远的脚下多了只信封。

古怪的信封，不知打哪儿来的，高炯微感讶异，看这信封并非官书公函，也不是正统军的奏报，倒似是一封私函。他随手拾起，递给了陈得福："这是你带来的喜帖么？"陈得福咦了一声，赶忙拾起，只见收画处简简单单写了八个字，低头念道："定远吾兄帐前动启…这…

这是什么啊..."话声未毕，高炯心下一凛，便已夹手夺回了。众参谋围拢过来，看这封信确非朝廷公文，若然，上头会写满长长的官职，又是什么"兹特转奉一等精忠威武侯五军大都督"，又是什么"恭呈西北扫逆军兵马大统帅伍公定远"，绝不敢称兄道弟、潦潦八字应付了事。

大都督权势极大，时时会收到匿名来信，内容若非揭发政敌阴私、便是某甲挟怨报复某乙，总之就盼拉拢威武侯，以谋利益。伍定远不愿收来历不明的东西，沉声便道："是谁送来的信？"高炯低头去看左下角署名，不由蹙眉道："是一个叫...叫....."他迟疑半晌，只得将信笺交给首席参谋，巩志疑目去看，霎时便见到了一处古篆私章，他勉强辨认题印，说道："灵吾玄志。"灵吾玄志？众参谋听这名字古怪，心下自感纳闷，却听咚地一声，大都督不知怎地，竟尔撞着了凳子，一旁吕应裳眼明手快，赶忙凑手过来，替伍定远扶回了凳子。

高炯喃喃地道："灵吾玄志？这是和尚的法名么？"灵吾玄志，前两字颇似和尚的法号，便与灵定、灵真等人相仿。可少林前有"智定音真"、后有"真玄如识"，却没听过这位"灵吾"。伍定远见众人望向自己，却不打理，只深深吸了口气，将目光转向高炯，问道："这封信怎么来的？是你带来的么？"高炯忙道："都督误会了。属下方才见您脚下多了一封信，怕是华山那位小师兄的东西，这便出言提醒了。"伍定远嗯了一声，只是不置可否，接着转头问华妹、阿秀："你俩方才可见到这封信了？"先前伍定远满面忿恚，容情怕人，阿秀与华妹吓得呆了，自不曾留意地下情状，便一齐摇了摇头。伍定远嗯了一声，也不再多问，看他目光向地，不住朝棚内棚外扫荡，似想查出什么蛛丝马迹。众参谋满心讶异，忙道："都督，这信有何奇怪么？"伍定远摇头道："是没什么奇怪，我只是想弄个明白，到底这封信是怎么进殿的。"说话间垂目四顾，仍在搜索可疑情状。

适才从杨神秀入棚，乃至于宋通明进来、华山门人送信，这花棚里人来人往，却没人留意地下是否另有古怪。自也无人晓得这封信是何时进来的，高炯蹙眉道："启禀都督，您的武艺天下无双，要有人偷偷把信搁到您脚旁，那还瞒得住您么？说不定这封信早就搁在这儿了。"众人颔首称是，以伍定远的耳目之灵，确实没人瞒得过他。哪知伍定远毫不放松，只抬起头来，道："不对，我脚边没有这封信。"他凝视着陈得福，正色道："小兄弟，你适才捡着喜帖，可曾见到这封

信？"陈得福哪里知道什么？只是讶异道："我……我没有看到啊。"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目望群英，森然道："瞧，这封信决计是后来进殿的。"眼见大都督目光锐利如鹰，一扫平日内敛气象，众参谋自是满心纳闷，却也不知此事有何伟大之处，高炯便道："如此说来，这信八成是那位宋少主带进来的。再不便是……"说话间，伍定远站回方才捡到信封的所在，沉吟道："方才谁离我最近。"高炯答道："是我。"伍定远点了点头，目光转了过来，朝高炯身上打量。高炯忍不住大吃一惊，颤声道："都督……您……您该不会觉得是我……"伍定远没有说话，可也没移开目光，那眼神却已道尽了一切。众人满心讶异，顺着都督的目光去瞧，只见他怒目望向高炯的右臂。那眼神之锐利冰冷，彷佛便是一柄利刃，欲待看透属下的盔甲，瞧瞧皮肉上是否别有异状。

众人心下一凛，都晓得大都督动了疑心，他怀疑高炯有嫌疑。可说也奇怪，这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却能有什么嫌疑呢？便算是高炯带来了这封信，那又有什么了不得？

场内全都安静下来了。聪明的如吕应裳、巩志，都已猜出了几分内情，其余傻憨天真如华妹阿秀，虽不知发生了何事，却也晓得高炯可能做了什么坏事。霎时全场交头贴耳，眼光却都停在高参谋的右手臂上，人人心里都猜想着，那右臂上究竟有何古怪，是有"精忠报国"四个字？还是有"他日若遂凌云志"？一时之间，或猜或忌、或惊或疑，高炯身处嫌疑之地，已是红了眼眶，他猛将军靴一踏，当地大响，居然解开盔甲环扣，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高炯年纪不轻了，四十来岁的人，筋肉仍见刚强粗壮，他大吼一声："正统军断事参谋高炯！誓死效忠大都督！"军靴重重一踏地，将身向左急转，坦然展露右臂。

众人眼里瞧得明白，只见高炯的右臂结实相壮，上头一没有刺花，二没有胎记，甚且连疤痕也没有。直可说是清清白白，绝无一分嫌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华山众人自是一头雾水，一不知这"灵吾玄志"是谁，二不懂那信有何古怪，三更不解大都督在紧张些什么。算盘怪忙道："走了、走了，赶紧把喜帖发一发，早些回去睡觉了。"肥秤

怪苦笑道："是啊，快走了、快走了。"他见伍定远模样古怪，早已心里发毛，正待溜之大吉，猛见一只铁手平举过来，挡住了通道。

大都督没有开口，可他的意思很明白，事情没有水落石出前，谁都不许走。吕应裳虽不知内情如何，却也不愿无端得罪大都督，当即上前一步，道："大家都来我这儿。"肥秤怪、陈得福等人如遇皇恩大赦，忙窜到吕应裳背后去了，排做了一串。

寒风凛冽，天边飘落了朵朵雪花，伍定远还是不曾说话，他将铁手放落，跟着那张国字脸缓缓转来，静望群宾。高炯给冷风一激，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可未得都督号令前，他也不敢穿衣。

此时此刻，高炯没嫌疑了，可棚里上从巩志、下至阿秀，连同大都督在内，一共还有十二人，这封信究竟是谁带进来的，须得查个明白。

便在此时，猛听当当两声响，燕烽二话不说，便也将盔甲除下，脱去上衣。棚外焦胜本等着开道，陡见燕烽、高炯轮番脱衣，便也跟着卸甲了。算盘怪一旁瞧着，不由骇然道："操你奶奶，敢情又要脱衣检查了？"荆州庙里打得头破血流，全为了熊俊要搜百姓的身，谁晓得脱人者人必脱之，看这正统军惯常对百姓脱衣搜身，原是其来有自，竟是从本营开始脱起。

眼见伍伯伯发起蛮了，阿秀从来机灵识相，忙快手快脚脱掉了上衣，道："伍伯伯，裤子要不要脱……？"华妹脸上一红，忙道："爹，阿秀好讨厌。"这话虽然好笑，但此时伍定远满面肃杀，却无人笑得出来。没人知道大都督究竟想做什么，怒苍匪寇出身草莽，身上多有猛兽刺花，或书"恰如猛虎卧荒丘"，或道"敢笑黄巢不丈夫"，可此地人人都是善良好人，谁会是怒苍奸细呢？或者说，倘若真间谍，谁会笨到在身上刻记号、做文章？那岂不是自找死路么？

今夜此地，伍定远又变成了伍捕头，他静静打量棚里的每一个人，目光深沉，如狮虎，如鹰隼，肥秤怪见他瞧着自己，不由谄笑道："伍老弟啊，你该不会也要我脱……"那个"脱"字才出口，却见伍定远目光撇来，似在瞪视自己，肥秤怪吓了一跳，便想溜将出去，可脚步才动，伍定远已然抢占先机，挡在他面前三尺。

双方相距三尺，尚称有礼，再要靠近一尺，那便会呼吸相闻了。吕应裳察言观色，自知有大事发生，他不愿无端得罪权臣，率先解开

了衣袍，朗声道："华山门下！给伍爵爷一个面子，让他老人家明日，我等并非西北'匪人'！"啪啪两声响，吕应裳已将内衫外衣尽数解下，奋力抖了抖，看得出来，吕应裳状似屈从，实则心中极其不快，那"匪人"二字更是拖得极长、眼见伍定远神色木然，肥秤怪一脸苦笑："伍老弟，你们这帮武人真是怪得可以，我可总算见识了。"说话间便也脱了上衣，露出肥滚滚的肚子。算盘怪则是斜瞄了翠杉一眼，冷笑道："他妈的，今日让你们小娘一饱眼福。"当下扭了扭屁股，竟然先脱裤、再脱衣，成了个精光赤。

此时连陈得福也脱了，扫把福霉气冲天，到哪儿都撞见倒霉事，-见大都督目光飘来，赶忙脱光了衣物，一时露出了瘦瘦的肚皮，与那细细弱弱的臂膀。

场里每个人的手臂都清白，自无一人有嫌疑。棚外寒风吹来，冷得阿秀猛打喷嚏，陈得福也是直打哆嗦。场面极其古怪，棚外有经过的，猛见大队男子赤条条站着，莫不吓得绕道而行。算盘怪暴吼道："伍老弟，咱都光屁股了！你到底还要干啥！快说啊！"一片寂静中，伍定远目光回转，来到了二男二女身上。全场仅剩四个人没脱，大姑娘是翠杉，小姑娘是华妹，另两位男子则是伍定远的本部参军，一位是首席参谋巩志，另一个则是掌粮宫岑焱。若说谁有嫌疑，必是这四人之一。

翠杉绮年玉貌，万万不该逼她脱衣，可华妹是都督爱女，又何尝能攘她解带?

至于巩志，此人更是首席参谋，自有其威望份量，又岂能任意猜疑?说来最便宜的便只剩一个岑焱了。

果不其然，全场的目光都瞧向了掌粮官，好似问他为何不脱；岑焱干笑道："大冷天的……兄弟们，咱……咱怕冷啊……"这话十分逗趣，可众人目光凛然，却无一人陪他说笑。算盘怪更暴吼起来："快脱！冷死我啦！"岑焱唉叹两声，将环扣打开，露出了一身松皮垮肉，胸口还一条大伤疤，却是在战场上受得伤，颇为丑恶。看他之所以不脱，却原来是怕丢人现眼了。他脸红腼腆，眼见陈得福偷看着自己，不由呵呵一笑，向他挥了挥手，又朝翠杉偷偷瞄了一眼，嘴角隐隐含羞。

岑焱过关了，下一个是翠杉。她虽然跟着都督夫人学武功，可连吕应裳这等身份都脱了，她凭什么拿翘？眼见众男子的目光瞪视自己，翠杉满面害怕，急忙去拉华妹的衣袖，低声道："小姐，帮我求个情……"华妹立时大喊道："爹！我俩不用脱，对不对？"治军之道，首在公平，华妹与翠杉若能摆架子不脱，吕应裳岂不平白受辱？果然伍定远低下头去，他既未点头，也不摇头，好似无甚逼迫之意，可也没说她俩可以过关。

场面僵持了，没人敢出言催促，却听算盘怪色眯眯笑道："快脱啊，嘿嘿，不脱怎么知道好人坏人呢，嘿嘿……"话声未毕，便听吕应裳道："师叔，噤声。"气氛隐隐不对，真凶呼之欲出，翠杉身为都督夫人的爱徒，如今却要受辱，她珠泪欲垂，一时咬住了下唇，不知自己该不该脱，华妹也呆住了，喃喃地道："我才不要脱，爹，我可以不脱，对不对？"身为伍定远的女儿，华妹若是懂事，她便该顾全爹爹的脸面，可这小女孩儿不单是都督爱女，她还有个娘。果听华妹大愧起来："不脱！我绝对不脱！华妹要找娘！娘！"翠杉附和道："对！我们去找师父。"抱起小姐，正要朝棚外奔去，却听刷地一声，一柄腰刀拦住了去路，听得燕烽冷冷地道："且慢！"刷地一声，钢刀迳朝翠杉斩去。一片惨叫之中，燕烽还刀入鞘，转看翠杉，右衫衣袖却已裂开了，众人凝目望去，只见丫环的右袖已给刀锋削破，透出了晶莹肌肤，却没伤到皮肉。

燕烽看似冷酷，其实是在帮她，这是个折衷办法，一能顾全大都督的旨意，二也能让翠杉全身而退。燕烽躬身抱拳，凛然道："杉妹，公务当前，多有得罪。"正欲伸手过来，却给翠杉用力推开，大愧道："走开！你凭什么弄破我的新衣裳，走开！"愧叫之中，翠杉的手臂露出来了，晶莹美丽的肌肤，白嫩柔细，不见一点疤痕。

眼见翠杉愧得凄惨，燕烽则是满面尴尬，无论是否该赔新衣裳，翠衫都过关了。可怜还有个小女孩儿一脸惊惶，却是华妹了。此时连丫鬟没事了，却要她怎么办？

吕应裳一旁忖量，其实最可能送来密信的便是华妹，因为伍定远最不会防备的便是女儿。有心人若要对正统军下手，必会利用这天真小女孩儿，让她对付自己的父亲。当然，吕应裳不想见到这样的事，无论是谁教唆，那都太可怕、太可恨了。

眼看华妹呆在当场，高炯朝阿秀推了一把，附耳说了几句话。阿秀哈哈大笑，霎时当仁不让，便已冲向华妹，喊道："华妹！多有得罪！"嘶地一声，阿秀依样画葫芦，已然扯破了华妹的衣袖，正要连裙子一起扯落，却听啪地一声大响，已然挨了一记大耳光。

出乎意料，却也让人松了口气，华妹过关了。高炯、燕烽都是明白人，自知翠杉与华妹都是女孩，自不可能命她俩当众宽衣。可要坏了都督的规矩，那也是大大不该，便只能先斩后奏了。吕应裳等人看在眼里，心中自也暗暗佩服，均知这几位军中参谋甚是机敏，顷刻间便已找到了调解办法。

不过同样是参谋，为何有人机灵解事，却有人号称首席之尊，却至今不言不动呢?

全场的目光转到最后一人身上，此际还有嫌疑的，只剩下了他。眼见众人望着自己，巩志不惊不惶，反而微微一笑，他将双手提起，缓缓抱胸，瞧那模样，竟是不肯脱了。

首席参谋对上了大都督，情势前所未见，众人都是骇然出声。正统朝十年同袍，伍定远想起了战场上的情份，自将头低了下去，他拿着那封信，身子微微发抖。

看得出来，伍定远很难过，他的眼眶迳自红了，因为正统军已然找到了卧底。

众人虽不知内情如何，却也晓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即使荒唐如肥秤怪、卤莽如算盘怪，此时没人敢说话，吕应裳第一个穿上了外袍，其余华山门人也都穿回了衣衫。气氛异常肃杀，连华妹也不敢愧了，阿秀轻轻将她拉到一旁，以免更增伍伯伯苦恼。

高炯身为参军第二把交椅，自不愿自家人打吵成一团，他急急走了过来，细声道："巩爷快脱吧……连人家吕大人都给咱们面子了，大伙儿自己人，您这又是何必……"巩志打断了说话，摇手道："别再说了。正因是自己人，所以我才不想脱。"说话间居然就地坐了下来，看他双手环在胸前，竟打算和上司耗上了。

一片沉默间，远处鞭炮串响，百官人潮转向，全朝祖师殿方向行去，想来祈雨法会已要开始了。肥秤怪颤声道："爵……爵爷老弟，咱们……咱们可以走了么？"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了，伍定远也不愿再说什么，他连看都不想多看巩志一眼，只转过身去，自将信笺封口拆开。

一封怪信，闹得天下大乱，此时人人都想知道，这信里到底装了什么？上起吕应裳，下至陈得福，人人都伸长了颈子，只想一探究竟、撕地一声轻响，信封终于拆开了，伍定远眯起了眼，将信封望下倒了倒，内里却不见信纸飘出，伍定远微微咬住牙关，正要将信封揉成一团，陡在此时，封套里还是坠出了东西。

宛如恶梦一样，信封里掉出了第一张纸，两片、三片、四片……在众人的注视下，共有五张纸片飘出，全部来到了铁掌上。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垂目去望，陡在此时，他额头青筋暴起，霎时身子好似给雷电所击，一阵摇晃之后，棚里纸片飞扬，竟尔四散坠地。

区区几张纸头，又非万斤巨石，怎能压垮了真龙？高炯满心诧异，急急凑近来望，赫见纸上如此写就："五军大都督府通令各州县卫所，本票抵白米一石，见票兑粮，伪造者斩。"众将大惊失色，面前正是五张粮票，赫是适才赠给王一通的军饷！那是人家满门老小的救命钱，却居然给人抢夺回来，放入这只信封里。

"大人！谢谢！我替我家老小谢谢您！您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大好人！"仿佛听到了王一通的悲愤愧喊，伍定远身子慢慢下弯，他的口中呜呜低吼，好似给人重重打了一拳，陡然间，他直起了身子，双手持刀，纵声大啸。看那面貌赫是愤怒狰狞，吼声到处，更逼得花棚上下震动不休。

棚外百官眷属听闻怪吼，一个个惊惶走避。棚内十来人或尖叫、或害怕，全都掩上了耳，伍定远暴吼一声，猛地转过身来，狠狠瞪视巩志，那眼中满蕴怒火，似在逼问巩志，他为何做这种事?

两人相处经年，默契自是非常，巩志见得上司的眼神，便已明了他的心事，当即缓缓站起，说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而决，大都督，巩志要你亲口说，您是否当我是自家弟兄？"巩志的眼神坚定执着，可伍定远仍是咬牙切齿，那目光紧盯着巩志的右臂，意思很明白，他不要听，他要看！当此嫌疑关头，巩志自也明白上司的猜疑；他叹了口气，幽幽地道："都督，您想剥我的衣装，须得稍待片刻……"说话间，便从腰际拔出一柄短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

火枪现身，众人无不吓了一跳，众参谋大惊道："巩爷！你要干什么？"巩志摇了摇手，示意同侪不必多劝，他目望定远，柔声道："都督，临别前一言相赠，盼你醒悟。"场面急转直下，看得出来伍定远吓

了一大跳，他眼眶泛红，双手紧紧握拳，那脸色茫然苦楚，似想大声恳求，却又说不出口。巩志低低叹了口气，轻声道："都督，在这眼见为信的年头啊……"他闭上了双眼，苦笑道："何如眼不见为净？""眼见为信"、"眼不见为净"，在这杳渺人间之中，很多事不要追根究底……

否则第一个害死的是自己。此时虽是万分火急，可棚里吕应裳，高炯、燕烽等人……无不大为震动。

眼看巩志即将命殒，伍定远大喊一声，便要扑前去救，陡在此时，听得咚咚之声响起，花棚木架给人敲了敲，听得一个清隽嗓音道："定远，你在里头么？"众人一齐回头去看，但见棚外伫立了一名英俊男子，看他身穿一品孔雀文臣官袍，俊眉凤目，左手叉腰，说不出的轻松惬意。陡见此人到来，华妹好似见到了救星："杨叔叔！"阿秀则是大惊道："老爹啊！"说着便望翠杉裙下去钻，打算先避风头。

不消说，来人自是当今中极殿大学士，五辅重臣杨肃观。杨大人现身，巩志立时放脱枪柄，眼见巩师爷打消死意，吕应裳自也松了口气，正欲上前为众人缓颊，猛听一声吐纳，棚里后起了刺目紫电，逼得吕应裳遮住了双眼。

还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地下粮票已给吸了起来，那纸票上满布电光，已从那只斑驳铁手中激射而出。

紫电便是大都督的气劲，一旦杂入纸张之中，那粮票便如刚镖飞刀，锐可断喉，奈何五张飞纸来势太快，棚里竟无一人察觉异状。连尖叫声也没了，满场男女宛然木石，唯一能动的只剩吕应裳一人，奈何他能动的地方也不多，他只剩眼珠还来得及转。

太快了，眼皮还没眨，华妹还在笑，阿秀还在逃，陈得福也还在打哈欠，可那五张纸片早已飞出了十尺，足足比飞箭快了十倍以上。

世上能看清楚弓箭飞行的人并不多，能看清枪子儿发射的更少、身为华山的大师兄，吕应裳虽没宁不凡的武学造诣，却有宁不凡的见识眼光。刚巧不巧，他能看见枪子儿飞行，所以他的眼力还追得上这五张粮票。

纸如果够快，可以割伤手，如果快到不可思议，那便可以砍头。吕应裳自知扭颈太慢，便猛力转动眼珠，一阵发疼之后，便也让他追上了粮票。

幽幽暗暗的花棚里，紫气奔腾，眼中有雷电般的东西削空飞出，它们发出了尖锐吼声，已从焦胜胸前擦过。焦胜没有知觉，他连眼皮都还没眨，马甲便给割破了。

焦胜后头还有一个人，那是杨大人，他才走进花棚，脸上还挂着他的潇洒微笑。

却不晓得他已踏入了雇肱关，快逃啊……吕应裳虽想发声示警，奈何喉头却没了声音，这不是因为惊骇，而是因为来不及，那五张粮票便像天际撒下的流星雨，而吕应裳也成了星空下的许愿少女，一切就是来不及。

生死之际，猝不及防，那纸片已然飞抵杨大人面前半尺。吕应裳拼出气力，喉头挤出"喔"地半响，便在此时，杨大人总算也有了知觉，他的眼珠里现出紫电，他应该也见到了飞火流星。

紫电当胸射来，此时此刻，避是避不开的，纸镖与要害咫尺相距，若想伸手去拦，这五张粮票迅如雷电，一旦失之毫厘，寿岁便要差之千里。更何况五枚纸镖连番打来，除非千手观音在此，绝难一次尽挡。吕应裳全身凉了半截，心里只剩下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杨大人手脚不够快，仓促之际扑不下粮票，杨大人也未练成金刚不坏体，傻站便如同等死，当此性命攸关之际，他能怎么办？

不怎么办，杨大人来不及逃，来不及挡，他总算还能祝祷。只见他双掌虚心合十，含笑如掬水状，看那食指恰巧不巧，指甲尖儿伸出，恰恰巧擦过了粮票边缘。

嗤地一声气响，纸镖去路偏移，便给第二张粮票撞上，两张纸票去路稍缓，便让后两张撞个正着，一时之间，四张粮票全慢下来了，骤然间最后一张粮票狂冲而来，一声大响传过，棚里紫气烟消云散，五张粮票轻飘飘地凌空飞舞，宛然便似天女敌花，转看杨大人的指甲尖端，却也给削落了一小片，便如剪刀裁过了一般。

吕应裳呆呆瞧着，一骇于真龙的"强"，二慑于杨大人的"准"。此人无愧是天绝传人，一步未动，半招未出，单凭双手虚心合掌，挪移食指半寸，便在间不容发之际替自己消灾解厄，其间巧妙说来你过二字，"精准"而已。

杨大人替自己解围了，吕应裳也松了口气，先前没喊全的那个"啊"字终于脱口而出了。只是马后炮颇嫌多余，正待清嗓子遮掩，

却于此时，一道紫光又从面前闪过，忍不住又让他那"啊"地一声喊全了。

马后炮成了马前卒，阿秀还在逃、华妹还在笑，甚且漫天飞舞的粮票还未落下地来，纸片后便来了比炮弹更快的东西，那是只拳头，举世最硬的重拳，发自于"一代真龙"的左臂。

在吕应裳的骇然注视下，伍定远面容忿恚，左拳如炮弹，后发先至，重重挥向杨大人门面。

先前的票券不过是个开场白，此刻正主儿的大军方才开到。须臾之间，拳头距离杨大人门面仅仅两尺，在大都督的重拳快脚之前，杨大人若想出招抢攻，他决计快不过"真龙之体"，他若想与大都督拼摔角、比气力，那更是自暴其短，现下双方短兵相接，他要如何替自己解围?

拳头来了，夹杂着猛烈拳风，杨大人的头发开始凌乱，重拳益发接近，堪堪来到了面前三寸，杨大人慢慢抖过了身子，看他上身右倾一寸六分，左膝提起，上抬四寸五毫，那模样便像是要弯腰捡什么东西，只消依势而下，他便能逃过大都督的铁拳重击，而那威震当世的"一代真龙"，却会自行撞上他的膝盖。

与大都督相比，杨大人显得很慢，可他非常精准细腻，所以他挡住了快招。吕应裳张大了嘴，心里的惊叹敬佩，当真无以复加，嘴角正要展露笑意，猛听棚内破空声暴响，刚烈拳风刮面如刀，棚里灯笼受风摇荡，一阵闪晃之后，眼底留下了残影。

情势急转直下，最后看到的景象很怪，像是大都督沉肩扭腰，他左手的攻势不见了，转而紧握铁手，重重挥出了右拳。

不可思议，大都督原本左拳如勾，全力以赴，绝无余力留下，可那左臂说撤便撤，右拳仍是说打便打，这天外一击大出意料，杨肃观身法再高妙，却也避不开了。

电光雷闪之际，灯笼受风而灭，眼前一片黑暗，杨大人好似没察觉铁拳打来了，他的身子右倾如故，堪堪便要中招倒地之时，杨大人的衣袖拂出，无形袖劲到处，一名女童飞了起来，挡到了雷霆爆炸的龙手之前。

"痛痛！痛痛！"猛听棚里传来哇哇大愧，瞬息之间，紫光消弭，劲风褪散，灯笼再次亮了起来，吕应裳口中却还在"啊"地长声，总算将那惊呼喊完了。

"啊呀！"吕应裳又次惊呼了，急忙去看华妹，只见她抱紧了杨肃观，不住啼愧。天幸这女孩儿完好无缺，可嫩颊上给龙手劲风刮过，却留下了一条红肿痕迹，宛似给抽了一记大耳光。转看焦胜，却也在察看胸前异状，瞧那马甲虽厚，还是给粮票割破，露出了内里棉布。

华妹愧得梨花春带雨，满场人众也都醒了过来，听得翠杉惊道："小姐怎么了？为何愧了？"她慌忙移步察看，那阿秀本等着去钻她的裙子，便扑到了肥秤怪胯下。

肥秤怪吓了一跳，望后去跳，撞上了算盘怪，算盘怪惨呼一声，又压到了陈得福头上。

"妈啊！"陈得福本在打哈欠，差点咬上了舌头。满场滚得滚、爬得爬，华妹却仍不住啼愧。听得杨大人柔和的嗓音响起，温言道："崇华怎么了？不喜欢杨叔叔抱你么？"华妹抚着面颊，愧道："不是，刚才像有大蜜蜂飞来，嗡嗡叫着，朝我脸上叮了，好可怕……好可怕……"大都督动静如电，全场除吕应裳一人外，无人见到过招情状，吕应裳偷眼去着，却见大都督默默垂首，眼中又是内疚，又是难受，只是一语不发。

吕应裳吞了口寒沫，都说"龙手大都督"平时寡言慎行，岂料今日拜见，竟如一尾狂龙，让人大感害怕。他全身微微发抖，赶忙去瞧巩志的动静，就怕这"首席参谋"又起意自尽了。

转头望去，恰见这首席参谋也在瞅望自己，只不同的是他双手持枪，枪口却对准了自己。

吕应裳大惊失色，不知自己身犯何等天条？正要退让闪避，却见巩志笑了笑，自将短枪收起，插回腰间去了。吕应裳头皮发麻，也是不明究理，只得转头四望，却在此时，忽见棚外行来了名老者，看这人身做家丁服色，腰间却悬了柄长剑，再看剑柄上的那只苍斑大手闪闪生光，食指处竟戴了只黄金指环。

老者面容沉静，藏住了杀气，也隐住了他的脚步声。以吕应裳的见识，竟也不知他是何时到来的。那老者见吕应裳察觉了自己，便将双手藏入袖中，掉头离开了。

场面益发古怪，吕应裳自是全身发冷，忙转望别处，不敢多看。只见杨肃观自顾自拍哄华妹，道："崇华快别愧了，瞧，你爹爹人在这儿，天下没人能伤你的，知道吗？"说着便将华妹抱起，朝伍定远送去。

伍定远张开双臂，正要抱住爱女，却听华妹大愧道："不要！华妹不要爹！爹怪怪的，华妹要找娘。娘！娘！"眼见女儿手脚不住挣扎，好似怕极了自己，伍定远一脸错愕，竟不知该如何是好。杨肃观瞧到眼里，便朝阿秀背后一拍。

阿秀见华妹啼如稚子，早已虎视眈眈在旁，一得父亲圣旨，立时捧腹狂笑："小花花！愧娃娃！天天流泪喊妈妈！三岁小孩笑哈哈！"说着作呼喊寻觅状，愧道："娘！小花花真傻瓜啊！你快来把奶啊！"华妹又羞又气，忙扑到爹爹怀里，嗔道："爹！你瞧他！"伍定远给爱女抱住了，忙将她紧拥入怀，瞬时之间，眼眶湿红，竟已洒下泪来。阿秀心下一惊，仰头去瞧爹爹，却见他向自己笑了笑，竟似颇有嘉许。

一切风平浪静了，小孩打闹，大人说笑，棚里又成了那个热热闹闹的元宵夜。

吕应裳是个明白人，自知身在险地，不可久留，忙取了喜帖出来，干笑道："杨大人，国丈有帖，请您过目。"杨肃观接过喜帖，登时哦了一声，微笑道："苏少侠要成亲了？恭喜啊。"眼见杨大人有意寒暄，这回吕应裳却学乖了，唯唯诺诺间，早已领着一众门人夺门而出，否则要是跑晚了一步，一会儿棚里爆炸起火，那可来不及逃了。

第六章 壮士十年归

二十八岁立志做大事，于是孤身挑了这付面担，来到京城，过那餐风露宿的日子。两年过后，承天门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踌躇满志，成了个精忠报国的朝廷命官。

十年了，远走天涯的朝廷命宫，总算返京述职了。他东瞧瞧，西望望，他没有见到亲人故旧，也没见到欢迎人潮，背后是堵发寒破壁，面前有盏黯淡油灯，浑浑噩噩，朦朦胧胧，耳里依稀听到了叹息："十年了……总算能够……""抓牢你了。"卢大人眨了眨眼，面前蹲来了一位姑娘，她噙着泪水，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胡媚儿来了，十年前白水河畔生死战，她曾是自己的伙伴。当年百花仙子人在崖上，卢状元悬身万仞，两只手掌费尽气力，却怎么也握不到一块儿，最后一个升天，一个坠地，就此分道扬镳。如今双掌轻而易举地相握，眼前悬崖不见了，坏人不见了，追兵一发不见踪影，可是卢云已经老了，他已经四十二岁了。

新朝代、新天下，正统十一年元宵夜，老状元默默坐地，此时无声胜有声，连泪也不该流。

没有大恶人了，江充已经死了，也没有主上了，柳昂天早给抄家了。该死的全死了，不该死的也死光了，如今连悲愤也可以省了，景泰朝早已落幕，江刘柳三大派也已宣告烟消云散。如今还见证过那段辉煌岁月的，仅剩下这两个残兵败将，他们相互依偎，彼此取暖……

没人说话了，纵使万般思绪涌心头，可谁也不想开口。只有油灯的蕊心替他们叹着气，"劈劈"、"波波"。

也不知过了多久，卢云总算开口了，听他轻声道："胡姑娘，这些年还好么？"胡媚儿听得问候，却只耸了耸肩，笑了一笑，反问道："你呢？你好吗？"十年不见，什么都变了，看卢云的那双手满布骨折伤痕，好似地狱来归，连胡媚儿也不一样了，她红妆淡了、衣装素了，昔时那身杏黄战袍早已褪下，换上了粗布裙围，路上拧肩而过，怕还以为来了个菜婆子，谁晓得她便是那高高在上，叱吒风云的"百花仙子"。

景物不再依旧，人事更已全非，许多往事便如景泰朝一般，只能望梦乐影了。

胡媚儿终于叹了口气，她挥了挥拂尘，扫开地下泥灰，便与卢云并肩坐下。

卢云默默怀想往事，轻声道："胡姑娘，你怎知我回京了？"胡媚儿道："有人在红螺寺里撞见了你，便请我连夜过来，在这儿等着你。"卢云叹了口气，自水瀑归来，他始终隐匿自己的行踪，一不愿透露身分，二也不想再与故人相见。直至琼芳将他引到了红螺寺，这才让他撞见了正统朝的人山人海。卢云默默颔首，道："是谁差你来的？可以告诉我么？"胡媚儿微微苦笑，摇头道："还是别说吧。你听了会不高兴的。"此言一出，反让卢云醒悟过来。他慢慢后仰身子，倚到了

墙上，颔首道："是杨肃观差你来的？"胡媚儿没有承认，却也不见否认，只双手抱膝，默默瞧着自己带来的那盏油灯。

房里幽幽暗暗的，油灯的光辉虽说微弱凄凉，却还是照亮了观海云远的座席，卢云怔怔瞧望杨肃观的大位，轻声道："他想见我，为问不自己过来？"胡媚儿摇头道："这还要我说么？卢云，你扪心自问，你想见到他么？"卢云凄然一笑。确实不必胡媚儿说，他不想见杨肃观，而杨肃观也不便贸然见他，个中道理如何，天下间就属他俩人最为明白。

从过去至现下，位高权重的杨大人，总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无论他是从琼芳口中套出话来，还是他在红螺寺见到自己，卢云都不想追问了。胡媚儿顺着他的目光去瞧，却也见到了那四张椅子。轻声便问："卢云，你过去坐哪个位子？"卢云以手支额，低声道："柳门中人，依官阶排座。"胡媚儿点了点头，自知杨肃观坐了第一张大位，其次则为怒苍之主秦仲海，最末才是伍大都督的座席。她依序去望，却见第三张椅子断了条腿，早已毁烂在地，她啊了一声，待要上前去扶，卢云却拉住了她，摇头道："不必立起来了，这样挺好。"眼见卢云目光寂然，胡媚儿自也知晓他的心事，低声道："卢云，你还惦着顾小姐？"此问实属多余，卢云当然不会答。他后背靠墙，侧着头，望着那迷迷蒙蒙的油灯，嘴角挂着淡淡的笑。胡媚儿在旁静观，只觉卢云变了好多，十年不见，他的神情平淡了，言语沉默了。一无忿恚，二无悲伤，好似看穿了无尽世情，全都习惯了，胡媚儿把他的情状看入眼里，心里反而更难过。她叹了口气，默默解开了一只包袱，取了张红帖出来，道："来，先瞧瞧这个。"卢云伸手接过，手上却来了张喜帖，望来有些朽旧了。他也没心思多问什么，只随手展帖来读："皇家有喜，普天同庆，谨詹于正统二年正月初八，为五军都督伍定远、义女艳婷行迎亲大典，御赐华筵、东阁暖酒，特宣一甲进士状元卢云入宫观礼，共贺新禧……"念到了此处，卢云不禁轻轻"啊"了一声，道："是定远的帖子。"手上是张迟来的喜帖，这是伍定远与艳婷的婚帖。眼见卢云颇有惊讶，胡媚儿便来婉转解释："那年你失踪了，可伍大人却坚持要写这张帖子。他盼望有朝一日，终能亲手交给你。"大红喜帖，染色却有些脱落了，这说明定远并未忘了自己。卢云默默读着帖子，只见内页还清楚写了当日的菜色，"金鱼戏莲"、"龙肝烩

鲍"、"八宝海参"……想来这必是定远家乡的土习惯，喜贴不忘附上菜名，就怕宾客血本无归了。

卢云望向屋中陈设，但见伍定远的座席依然如故，只老老实实搁在最后一位，便如当年一个土模样。卢云低头读着帖子，把握当日婚礼的热闹，脸上慢慢浮起了温情，胡媚儿察言观色，便又道："那年他定婚前已是五军大都督，消息传出，贺客盈门。非只文武百官诚心替他张罗打点，连皇上也破格收了艳婷做干女儿，好让两家门当户对。"古来帝王家多有赐姓之举，如唐朝的李姓、宋代的赵姓，受封者若非是异族王公，便是国之功臣，想艳婷不过一介民女，如何能让皇帝破格赐姓？想当然尔，定是爱屋及乌了。

卢云闭起眼来，遥想那冠盖云集的大场面，看新郎是本朝大都督，新娘更是皇帝义女，天子还将喜筵设于皇宫东阁，这场婚礼必定盛况空前。一时之间，卢云好似也瞧见了伍定远，看着他身穿着新郎红袍，自在宾客中忙碌穿梭，那国字脸八成还是紧绷绷的，既腼腆、复老土……卢云想着想着，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难得见到卢云开怀而笑，胡媚儿自也稍感安心，便又劝道："过去十年里，不只伍定远惦着你，整个北京、整个天下，都有好多好多人记挂着你的下落……"她凝视着卢云，轻声道："卢云，你想不想和大家碰个面？"听得此言，卢云转过头去，目光在胡媚儿脸上一扫，微笑道："大家？"不知怎地，卢云的目光有股莫名威势，竟逼得胡媚儿低下头去，怯怯地道："大家就是……就是伍定远、艳婷……还有……还有……"胡媚儿嚅嚅嚼嚼，就是说不出那对夫妇的名字，却是怕卢状元伤心了。眼见她难以为继，卢云却只笑了笑，说道："胡姑娘，没关系的，全都过去了。"胡媚儿听他说得豁达，反而不知该说什么，只得低下头去，细声道："你……你答应了么？"卢云淡淡一笑，自管伸出手指，朝喜贴最末的署名处点了点。胡媚儿顺着指端去瞧，眼里见到了帖末的一方印记，六大篆字入眼，却是"皇帝正统之宝"！

乍然见到这方玉玺，胡媚儿忍不住扼腕而叹，自知这番苦心劝说，全都要付诸东流了。

当年谋害柳昂天的凶刀，便是"正统之宝"。这方玉玺改变了天下人的命运，也毁掉了卢云的一生，只是事过境迁，心里也没什么好恨

的。既然事以至此，夫复何求？自今往后，"道不同、不相为谋"，人生形同陌路，如此而已。

一切都结束了。人生如戏，戏若人生，剩下的这场戏却连开锣也不必了，亲逝友散仁义尽，台下人潮既已散去，往事俱往，自己孤零零登上这空荡荡的戏台，却是要做啥呢？卢云递还了喜帖，随时都可能离开，胡媚儿自知无力劝说，只得叹了口气，道："且慢片刻，我还有样东西给你。你收下之后，再走不迟。"说着从包袱里取了样东西出来，这回却不是喜帖了，而是一只信封。

卢云哦了一声，道："杨肃观？"胡媚儿叹了口气，颔首道："杨肃观。"杨肃观捎信来了。看那信封里涨鼓鼓的，却不知装了何物。胡媚儿见他望着自己，迟疑不接，只得道："卢云，杨大人要我转告你，这里头有他的……他的小小心意，盼你念在旧日情份上，务必收下。"听得这是杨肃观的小小心意，卢云心下了然，看这信封如此厚重，里头若非装了值钱珍宝，便该是银票地契。总之是供自己安身立命用的。

永远体贴的杨肃观，永远留路给别人走，纵使他的妻子曾与自己有情，他还是替自己打量好了，他盼自己后半辈子平安喜乐，别再过那颠沛流离的日子。

眼见胡媚儿双手奉呈，仍在苦苦等候，卢云微微一笑，便也随手接过了。

卢云变了，他居然收了？胡媚儿有点吃惊，也有点不敢置信。这封信要在十年前送来，定会气得卢大人全身发抖，若不将之当场撕烂，也必将妖女斥骂一顿。堂堂的状元爷，餐风露宿也做等闲，为何要希罕别人的馈赠？若真收下了，岂不让杨肃观轻贱自己，岂不让天下人讥讽讪笑？届时传入顾倩兮耳中，看她的旧日情人这般硬骨气，却不知她心里作何感想了？

随便了，十年来大海扬波，人生几度风雨，历经了多少故事之后，卢云早已豁达了。旁人瞧得起他也好，戏弄他也罢，卢大人都已看开了。

灯光掩映，卢云默默将信封拿起，反覆探看杨肃观送来的心意。

第一眼瞧去，信封上写了五个小楷，墨迹俊雅，字如其人，写道："转呈卢知州"，果然是杨肃覩的亲笔真迹。卢云微微一笑，低头去看密封处，这回却又见到了火漆，其上印满官箴，最大的一个是"中

极殿大学士本监"、其次则是"代户部左侍郎杨缄"、"代吏部主簿杨缄"等小印。

卢云虽说久不在朝廷，可见识学问还在，区区一眼瞧去，便知杨肃观身兼数职，不惜屈就内阁威望，以一品大学士之尊降格纡贵，代管着侍郎、主簿等小官，可掉个头来看，不啻也是"吏部主簿"加管"中极殿"，六品混一品，终究是乱了纲常。

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论正统朝是何景况，自有故友担待，何劳自己烦恼？也是事不关己，卢云便不多想了，他就手捏了捏信封，忽觉人手处四方方的，里头像是放了块令牌。卢云微起讶异，便道："这里头是什么？"胡媚儿不愿多言，迳自道："你拆开信封吧，拆了便知道了。"天下最难的差事，莫过于说服卢铁头。好容易他收下东西，自是多一言不如少一语。卢云也不多问，正待撕破火漆，忽见左下方署名处还盖了个章，依稀瞧去，却是古篆四字，卢云低头辨识，勉力读道："灵吾玄志。"古怪的印监，不知是什么来历，卢云自是微感讶异，胡媚儿见他望着自己，却也不加解说，催促道："你快拆开信封吧，拆了之俊，我便告诉你这四个字的来历。"灵吾玄志，这四字定然是杨肃观的字号，想来他官职已高，旁人不敢直呼他的本名，便也用上了表字。卢云闭上双眼，手里拧着信封里四方方的铁牌，只在推测杨肃观的用意。

手里的东西断无疑问，必是一块官箴令牌。杨肃观既然寄来此物，意思便是要他留在北京，想来以他的高官重职，便要替自己讨一个三四品官，那也不是什么难事。料来信封里无论是工部左侍郎、还是太仆寺少卿，总之都比当年的七品知州来得大。

卢云久久不语，心意恐怕有变，胡媚儿忙道："卢云，杨大人事前交代，他希望你能留在北京。"卢云没有说话，兀自闭着双眼。胡媚儿与卢云虽说相处无多，可一见他闭目养神，便晓得事情难办了。她叹了口气，还待要劝，却见卢云军开双眼，微笑道："你呢？"胡媚儿微微一愣，道："我……"卢云颔首微笑："你啊，你也希望我留着么？"胡媚儿低下头去，含笑道："我当然也想，不然我何必当这个说客……"昔年两人同生共死，沿途逃亡，胡媚儿当时几番历险，全是为了卢云，她幽幽叹了口气，还待要说，忽然手上一热，却给卢云牢牢握住了。胡媚儿心头怦怦跳着，只见卢云微微一笑，颔首道："胡姑

娘，谢谢你。"耳听卢云开口致谢，胡媚儿自是大喜过望，正要扑入他的怀中，却听卢云轻声道："胡姑娘，谢谢你的一番心意，请你回去转告杨大人，便说卢云很承他的情，请你代我谢谢他。"说话间，便将东西还给了胡媚儿，跟着站起身来。

卢云的意思很明白了。这个北京无论多么繁华热闹，他都不会留了，因为他已经找不到他要的东西了。

卢云已经蓖膑了心迹。胡媚儿自知不能再劝，她低下头去，双手拿着信封，却也不知该说什么。卢云来到面担旁，忽道："临行前最后一事，可以向您打听一个人么？"胡媚儿急忙抬起头来，喜道："可以！可以！不管你要问谁都行！便顾小姐的事也行！"卢云眼眶微微一红，自从碗柜里取出了干布，静静擦拭着竹担，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缓下手来，轻声道："胡姑娘…还记得那个孩子么？"那个孩子……那年王朝复辟，天下大乱，卢云千里奔波，最后在怒苍山顶割袍断义、白水瀑畔生死决战，一切全是为了那个无父无母的孩子，阿秀。

为了阿秀，卢云舍下了顶戴功名、抛开故友情人，就此毁去了自己的一生。今时今地，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点心愿，就盼知道阿秀好不好、是否已经长成了一个好孩子。一时之间，卢云泪水盈眶，喉头竟然哽咽了。胡媚儿也紧泯下唇，想来心中必也百感交集。

两人默默相望，一时全都无话了。良久良久，胡媚儿忽地叹了口气，幽幽地道："卢云，你走吧…永远永远别再回来了。"卢云霍地抬起头来，道："胡姑娘，我……我说得是神秀啊！这还是你给他起得名儿，你难道忘了么？"胡媚儿微微叹气，道："我没忘，不过你务必忘了他。"卢云讶道："为什么？"

胡媚儿笑了笑，她低头捡着拂尘里的钢刺儿，像是想说什么，却又懒得说，半晌过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将拂尘仍到了地下，缓缓起身，猛然间，听她凄厉尖叫："卢云！""你给我滚出北京！"胡媚儿将信封望地一砸，狠狠冲向了卢云，厉声道："你！你！卢云啊卢云！这天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你沾上了……"她使劲抓住卢云的肩膀，用力摇了摇："谁能有好下场啊？"卢云愣住了，忍不住向后倒退一步，胡媚儿就手一抓，拿起了伍定远的喜帖去打卢云，尖叫道："你滚，少来招惹阿秀！滚！滚！滚出北京城，要神气！要清高！滚你姥姥家要去！你既然什么都不要，那你还来问阿秀做什么？正统皇帝是什么

人，人家九五至尊，你敢跟他指东道西，滚你妈的！似你这种人……无耻……无耻……"卢云一辈子给人损得多了，或迂腐，或顽劣，却没给人骂过"无耻"二字。他慢慢嘴角微斜，望着胡媚儿，眼中带着几分骇然。胡媚儿满心悲愤，她骂得全身颤抖，眼见卢云只是怔怔不动，霎时喘息坐下，道："你堂堂一个状元爷，这辈子弄到这个田地……是因为世上的人都在哄你，从没人跟你说过真话，卢云……卢云……你晓得你自己有多么可怜么……"听得可怜二字加身，卢云咬住牙龈，浑身发抖，像是要说他并不可怜。胡媚儿微笑道："卢云，真的，别再自以为是了，你自己想吧……你哪里不如杨肃观？"她见卢云迟迟无言，登即将那"灵吾玄志"的官缄取起，奋力抛到卢云身上，尖叫道："你说啊！你自己说啊！做个顾家男人，你想养活妻小，你要有什么？说啊！"她见卢云不答，便冲到了面担旁，捞了一把东西出来，尖叫道："钱啊！卢云！"铜子儿飞了出来，全是琼芳傍晚收来的卖面资，一时恶狠狠地砸到卢老板头上，胡媚儿厉声道："钱钱钱！贫贱夫妻百事哀……你没钱还谈什么情、说什么爱！猪狗不如的东西，你还想来招惹阿秀，抱女人、生小孩！臭穷酸！趁早阉了自己做太监吧，别糟蹋姑娘的身子！"没钱就是奴才，有钱便是天才。当啷声响中，百来个铜钱打得卢云一脸狼狈，全身家当满地乱滚，更衬得穷撕笏。只是卢云不曾闪避，任凭铜钱砸上脸来，他也不言不动，那双凤眼一样睁着，黑夜里瞧来，当真晶莹光华，宛如天上星辰、无价之宝。

胡媚儿给他盯着，一时气略馁了，她低头咬牙："好……你为人正派，眼里容不下一粒沙，所以一辈子挣不到钱，这些我都可以饶你……可我想问你一句……"她霍地抬起头来，厉声道："卢云！你专情么？"卢云眨了眨眼，心里有些不解。想他自遇顾倩兮以来，虽然情场屡有机缘，却不曾改变初衷。足见此人极为固执，决定了什么，便是什么，无论温柔如公主、活泼似琼芳，谁也无法改变他分毫。

胡媚儿见他迟迟不语，登时冷冷地道："卢云，你应该很得意啊，怎么不说话了呢？似你这般自命清高的人，心里定是想着，哼，我这人最疼老婆、不偷不沾，乃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不是啊？"卢云虽没点头，却也没摇头，猛听胡媚儿哈哈大笑，戟指痛骂："我呸你妈的！姓卢的！你以为自己专情么？放屁！比起杨肃观！你给他提鞋儿都不配！"卢云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由吃了一惊，胡媚儿飞奔上前，吼

道："你以为我在胡诌么？卢云！你自己好生去想，人家杨肃观就算捻花惹草，与小妾情妇幽会偷欢，人家爱的至多是一个情妇、两个姘头，他哪里比得上你啊……"说到恨处，忍不住一拳望卢云身上挥去，凄厉惨叫："卢云啊卢云！你爱得是那成千上万的天下人啊！谁又比得上你啊！"卢云张大了嘴，陡地坐倒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胡媚儿用力拍打卢云的肩头，悲声道："王八蛋！你自己想！你这人用情再专，可给那帮路人一分，你还有多少留下来？猪狗不如的死王八蛋！你说啊！自己说啊？"卢云呆呆听着，忽然间急急转过身去，惶惶茫茫，到处去捡铜板，心里只一个念头，他要赶紧捡起铜板，一股脑儿从柳家大宅脱逃，再也不要回来了，胡媚儿晓得自己刺伤了他，可越是如此，越得撒泼，当即上前飞踢，将地下铜子儿一脚踢散，厉声道："姓卢的！你到底有什么呢？讲钱势，你没有，谈情爱，你也没有，卢云啊，我的卢云……"卢云双手捧着铜板，嘴角微微苦笑，泪水终于扑飕飕地落了下来。胡媚儿也缓下手来，她目光怜悯，轻轻说道："可怜你是全天下最好最好的好人，可你啊……"她趴到了卢云身上，痛愧道："却从来不是一个好男人。"没了是非对错，忘了何去何从，坏男人跪倒在地，双手捧着铜板，泪水终于扑飕飕地落了下来。一个照拂不了自己的人，如何能照拂别人？俗根未净、心有窒碍的卢大人，他拿回了"亲逝友散仁义尽"，在这江湖里彻底溃败。

胡媚儿也愧了，她抱住了卢云，悲声道："对不起……我真不该这般伤你……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枉费心机……算了，你回去吧，卢云……回去你的家乡吧，住到你的小窝窝，平平安安过着你的小日子，离那些豺狼虎豹远远的……永远永远，你都不要再回来……"当此嚎啕之际，坏男人忽尔忍俊不禁，竟是放声大笑起来，他笑得摇头晃脑、笑得满地找牙、笑得擂胸顿地，不支倒地。

什么样的人引得天厌之，地厌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来降世曰："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但前头还有两句话，称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卢云不是佛祖，也不该学佛祖，没了唯我独尊的法力神通，他要怎么安顿三界？

胡媚儿骂得有理，大道废，有仁义，大侠牺牲了小我，没人晓得他的老婆在哪儿卖淫，更没人晓得大侠的儿子身无分文，却在何处行

乞。不过全天下的人都将知晓，那默默坐于黑暗中的孤儿身影，即将摇身一变，成为举世侠客的头号大敌，世称"天魔"。

过得良久，瘟神终于不再发笑，他倒在地下，一动不动，像是把自己毒死了。

胡媚儿心下一软，自知话说得太重，正要过去搀他，却在此时，屋顶上传来悄悄一响，好似小猫跳上了屋瓦，可说也奇怪，落地声明明是轻轻悄悄，书房里的泥沙却飕飕而落。

直若天魔驾临，这声响说明了来人武功特异，兼得轻灵身法，却又能力道万均，卢云陡听怪响，立时睁开了眼，胡媚儿兀自不觉异响，只叹道："起来，卢云，像个男子汉，你究竟要去要留，趁早做个决定。"说话间，院子里传来落地声，屋顶上的那人竟已跳了下来。卢云心下一凛，急忙翻身跳起，胡妪儿分毫不知异状，还待说话，那脚步却已到了窗边，低声呼唤："卢叔叔……不要相信她……你要相信你自己……"听得来人如此说话，卢云自是瞠目结舌，还不及回话，却听胡媚儿尖叫道："什么人？""义勇人！"

胡媚儿总算察觉了埋伏，正要发出银针，却听窗外咻咻连响中，书房里精光闪烁，竟有百来枚飞镖从窗口射来，猝不及防间，已近胡媚儿身遭三尺。卢云大吃一惊，急忙扯住胡媚儿的衣袖，先将她拧开半步，跟着右腿扫出，轰地一声巨响，柳侯爷的大书桌凌空飞起，倒翻在地，已然挡在胡媚儿面前。

咚咚咚，飞镖钉在桌面上，胡媚儿吓得花容失色，还不及转身抵御，却听背后又是一声劲响，竟有一柄长剑疾刺而来！

看这刺客委实厉害，招式急、武功怪，一招快似一招，此时胡媚儿无论转身、发针、闪避、纵跃，全都慢了一步，将死之际，一人背后出手，带得胡媚儿偏离了一尺，正是卢状元下场救人了。

风声劲急，长剑从右臂旁擦过，险些刺中了心口，端得是惊险万状，可惜胡媚儿还不及喘息，陡听当地大响暴起，那柄剑竟无缘无故化成了三截飞刀，眨眼之间，化直刺为横抽，改朝胡媚儿喉头削来。

长剑暗藏机关，招招致人于死地，只消切过胡媚儿的喉头，她非但要气管断裂，说不定连头也给切了下来。当此危急关头，卢云却是临危不乱，听他一声轻啸，左足顿地，右腿半空旋踢，嗡地一声大响，飞刀剑尖给足尖扫中，瞬如流星般倒飞而出，直直钉在墙上。

胡媚儿满头冷汗，看她满手汨着银针，但在这两大高手过招间，哪里插得下手?

她一震于卢云的神功，二骇于杀手的急招，一时间根本说不出话来。

十年未用"无双连拳"，今朝稍展拳脚，威力竟是如此惊人。卢云落下地来，霎时左袖轻拂，一股柔力拉来，已将胡媚儿卷入怀中。

强敌也不再发招，万籁俱寂中，卢云与胡媚儿一同凝目去看，只见屋内一道黑影昂立在地，看他双手抱胸，通体深黑，傲然而立，虽说头戴黑面罩，一双眸子却是精亮有神，宛如冬夜的北极星，让人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当地一声轻响，飞剑组回长剑形状，便给黑衣人收入背后鞘里。卢云脑中急转，好似过去曾见过此人，可乍然间却又想不起来。一片肃杀间，听那刺客冷冷地道："贱人……"刺客的嗓音冷得出奇，目光也是狠得怕人，他将右臂缓缓平举，戟指胡媚儿："离卢先生远点……"听得"卢先生"三字，卢云不由一凛，好似想起了什么。他深深吸了口气，只见黑衣人双眼睁得极大，仅在瞪着胡媚儿的右臂，好在警告自己什么，当下也转过头去，顺着怪客的目光去瞧。

这一望之下，却也让卢云军大了眼，再也移不开目光。

眼里看得明白，只见胡媚儿的衣袖给削开了，露出了晶莹的右臂。看胡媚儿年过四十，肌肤仍是细致白净，可不知怎地，那雪白臂膀上却停了一只鹰!

神鹰双翼全展，恶狠狠地叮在那白嫩肌肤上，形极残暴。胡媚儿肤质越白，越显得那烙印的狰狞血红。卢云浑身颤抖，喃喃地道："这……这是什么？"黑衣怪客淡淡地道："外掌锦衣卫、内辖东厂，人马遍布十余省……故所以人们如此称呼他……""镇国铁卫！"黑衣怪客提气一喝，这四个字一出，霎时屋顶传来轰隆一声大响，破砖碎瓦，烟尘弥漫，大梁上落下六道黑影，全力向怪客扑杀而去。

不过双眼一眯间，六名刺客分从四面八方进袭，看这些人全都身穿夜行装，头戴黑面罩，手持鱼网长索，看那阵法架式，竟似要生擒黑衣怪客回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怪客倏忽而现，杀手尾随而至，卢云自是大为吃惊，万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怪客自己也给追杀着？他嘿了一声，急急提起右掌，向前扑出，霎时轻烟飘起，油灯熄灭，房中成了黑暗一片。卢云便趁这一瞬之势，带着胡媚儿藏入黑暗之中，免遭池鱼之殃。

油灯不比火烛，顶上防风加盖，仅余烟孔通气，看两边距离十只之遥，卢云要熄便熄，说灭便灭，似还行有余力。胡媚儿见得这手神功，自是大为骇然。万没料到卢云潦倒一如往昔，可手上武功却已一日千里，大见绝顶风范。

黑衣怪客隐入黑暗之中，那双目光却如北辰明星，清晰可见，他朝卢云看了一眼，霎时双足一点，后空旋翻，竟从众杀手的头上飞了过去，跟着足尖向地一点，身子倒退飞出，便由窗口原路离去。

咚咚隆咚，六名杀手势头不减，黑暗中依旧冲向前来，堪堪撞上墙壁之时，六人一同举起脚来，动作整齐划一，先朝墙壁一踢，便如黑衣怪客一个模样，向后旋动空翻，迳从窗口追了出去。

黑衣杀手来去如风，卢云也醒悟过来，在这一瞬之间，他全都懂了。小年夜扬州渡口一场厮杀，他也曾见过这群人，也从琼芳的口中听说了他们的名号，真相大白了，为何胡媚儿会查到自己的消息，为何会大半夜地守候在儿，原来一切的解答就是这四个字："镇国铁卫"。

黑衣厂卫，号称贪人之夜叉，昼伏夜行，掌人阴私，无论景泰还是正统，全都养着这群妖物。卢云眼中带着寂寞，他没有说话，可那眼神却似问着胡媚儿："为什么？"胡媚儿笑了笑，拉起了衣袖，遮住了烙印，她没说话，可她的举止也替她说了……不为什么，一切如故……

两人四目相投，面前的胡媚儿不再像个女魔头，那目光温驯平静，反似个奉公守法的老捕快，不毒、不刁、不恨，只有一脸木然，照本宣科。卢云望向地下的信封喜帖，忽然耸了耸肩，笑了一笑。胡媚儿见得那个笑容，好似给刺了一刀，她眼眶微微一红，霎时别过头去，目光也恢复得冰冷肃杀，霎时不再多言，自管弯下腰去，捡起了地下的包袱，便从房门口离去。

眼见胡媚儿眩然欲泣，卢云心下一动，他虽与胡媚儿相处无多，却但晓得这位姑娘爱恨分明，乃是位性情中人，实不信她真会出卖目己，当下探手出去，拉住了她："你是被迫的？""幼稚啊！"胡媚儿背对着卢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卢云啊，别老是这样天真可爱，这世上哪件事一定是自愿的？又有哪件事一定是被迫的？快回家做圣人吧。"说着说，将手奋力一甩，便已跨门离开。

杀手走了，胡媚儿也走了，柳侯爷的书房又静了下来。远处传来元宵的鞭炮声，卢云默默望着地下，但见杨肃观送来的公文兀自躺在地下，好似向自己微笑着，示意他莫要为此见怪……

第七章 天寒翠袖薄

冷冷的大街上，天边飘落片片雪花，卢云肩挑面担，静悄悄地走在京城街上。

来时悲愤莫名，离时则是悄然无声，此际卢云已然平静下来，他没去想什么镇国铁卫的新阴旧谋，也不在意那些稀奇古怪的黑衣高手，他只是望着那熟悉的北京，琢磨心里的一些往事……然后，他就要启程了。

定远、仲海……甚且那些死敌仇家，全是在京城遭遇的。实则北京已是他的故乡了，在这儿他有熟知的一切，今夜此时，若真踏离此间，永不回头，心里还真有些不舍。

也许这就是不想回来的原因。回来便得走，走时便会不舍，与其撕心裂肺地挖出旧伤，血淋淋地一刀两断，不如把那份相思埋藏心中，静静的、苦苦的，一辈子自个儿体会着。

其实胡媚儿说得没错，这世上好人不一定做好事，坏人也未必专作坏事，自己讲究了一生的对错，最后却没带给这人间一丁点好。什么事都只开个好头，之后大吞苦果，谁要与他牵连上了，一个个都没好下场。

不只自己所爱的人，连所恨的人也是一般。看萨魔那般十恶不赦之徒，只因与自己天牢为友，使给瀑布压得扁了。说来自己真该去庙里抽个签，瞧瞧这十年里行得是什么厄运，居然这般厉害。

想着想、走着走，已能见到巍峨的永定门了，卢云心下了然，等自己出了城后，那就真正要与这人间告别了。两个字，退隐……还没出来就退隐了……

雪势越大，街上行人寥寥落落，卢云的肚子却有些饿了，今晚先是大喊大叫，之后泪流满面，若是寻常人受了这般打击，没准要中风了。他微微苦笑，便起意去找间饭铺，大吃大喝一顿，算是替自己饯行。

走着走，路上没开店。大过年的，时候又晚了，沿街只剩一家布庄还开着门。

卢云缓步行过，见得布庄门口摆了摊子，搁着大毡皮袄，都是些冬日衣物，看元宵后时节入春，当是要出清存货了。

卢云内力有成，虽在寒夜也不怕冷，倒是该买顶大毡戴在头上，好将他的愁眉苦脸遮住。他放落了面担，左瞧右望，却没见伙计看着，只得自行唤道："店家，客人上门了！"呼唤了几声，门里终于走出一名老汉，一路揉着惺忪睡眼，他见得客倌是个穷酸面贩，猛打个哈欠，便又掉头回去了。卢云哑然失笑："店家，我买东西。"那老汉反身回来，整理着摊上衣物，懒懒地道："你想买什么？"卢云道："给我顶皮毡。"那老汉懒懒地道："一顶十两。"卢云吃了一惊，没想物价飞涨，一顶皮毡竟贵到这等天价？他生平少杀价，可摸遍全身上下，至多凑出三两银，哪来的十两出手？只得道："老丈，在下很中意这项大毡，能否算便宜点？"那老汉打了个哈欠，正要懒洋洋地还价，忽然间与卢云目光相接，脸色竟是微微一变，颤声道："可以、当然可以便宜点……"卢云微微一奇，不知这人何以前倨后恭。他拿起大毡把玩，又道："那你再出个价，减个几两。"那老汉颤声道："减什么减？不用钱了、不用钱了……"卢云大感惊讶，当即凝视那店家，道："为何不用钱？"那老汉与他目光相接，更是满额冷汗，陪笑道："恭喜客倌，小店今儿元宵大赠奖，您刚巧是第一百个客人，什么都免钱了。"卢云咦了一声，他小时候也曾听过抽奖抡元之事，可多半骗人的居多，中奖的奇少，却没想到竟有这等好事降临？他越想越觉奇怪，不知是否自己形凶貌恶，居然吓坏了善良百姓。满心纳闷间，忽见摊上搁着面铜镜，当即揽镜自照。

眼里瞧得明白，镜中男子一如往昔，除了比十年前瘦削些，苍白些，却也不见青面撩牙之状。他眉心微蹙，便从口袋里取出十只铜板，道："还是给你十文钱吧。"那老汉频频哈腰，苦笑道："太多了、太多了。"卢云不知他在弄何玄虚，便拾起了大毡，随手戴上，又问道："敢问老汉，永定门今晚还会开启么？""会！会！会！"老汉手舞足蹈了，喜道："祈雨法会午夜结束，到时百官眷属还等着回家呢！"眼见那老汉一溜烟奔入门去，卢云越看越是不解，也不知他在害怕些什么，正要挑起面担离开，却见担上还搁着那只信封，却是胡媚儿适才交来的东西。

灵吾玄志……卢云微微一凛，看自己莫名其妙得了便宜，说不定是这封信在作怪了。想来杨肃观权势极大，若有他庇护自己，这京城里定能无往不利了。卢云叹了口气，随手戴上了大毡，遮住了面貌，忽然间觉得很安心，像是自己再次与这世间隔开了。就像回到了白水大瀑，只要伸手出去，便能摸回一条死鱼，尔后笑眯眯啃着。

想起了顾嗣源，卢云心中一酸，泪水便又滚落了下来。这一刻真又回到了白水瀑布，眼前什么都朦朦胧胧，什么都瞧不到了……

想着想、走着走，永定门越来越近，一路上没遇到熟人，也没再撞见仇家，那城门离自己越来越近，像是要把自己迎出去……说也奇怪，当此时刻，卢云心里居然隐隐盼望着，就盼有人能在最后一刻拦阻自己，让他再多眷恋片刻……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点像是当年为银川公主送行，冷冷的风，吹来冷冷的雪，此时还有谁来送行呢？没有人了。胡媚儿劝他不动，琼芳也拦他不住，这世上还有谁能目送自己离去？

到了，面前有一座城池挡住了去路，卢云蓦地仰起头来，最后一次瞻仰无上京城。

此去千山万水，再无归期，卢云不再多想什么，眼见城门口排着队，十来名百姓或扶老携幼，或背负行李，都在等着离开。他便排到了人群之末，等着受检离去。

天候甚冷，雪势更大，却见几名官差躲在城门旁的草棚里，自顾自地闲聊磨混。

一名长者耐不住寒，上前问道："几位差爷，什么时候可以开城门啊。"那官差正聊得高兴，听得老头儿打岔，登时怒目呵斥："你外地

来的么？红螺寺的祈雨法会还没开始呢，想开城门，等午夜再来吧！"那老者慌道："不行啊，差爷！小人还等着赶路，这雪下得老大……"那官差怒目喝道："午夜再来！"那老者吓了一跳，慌不迭地躬身告退，两旁商贩本有等着离城的，便也一哄而散，只余下卢云独个人站着。

卢云默默望向城头，以他此时功力，若想攀城而过，自非什么难事。可他才不想仓皇离去，十多年前他从大门堂堂正正地进来，如今要离开了，他当然也要从大门堂堂正正的走，纵使没有一个人相送，他还是要走得钟个人样。

"喂！你！"官差发觉了他，一个个站立起来，怒喝道："你别老杵在这儿，快走了！"听得差人的怒吼，卢云不曾移步，众官差见他头戴大毡，肩挑面担，只露了一双薄唇出来，就这么一瞧，便觉此人阴森森，模样有些怪。众官差犯上疑心，便喝道："老兄！借你的名状瞧瞧。"名状便是一个人的身分验书，载明该人之籍贯、年甲、身分、貌样，画影图形，只是卢云的名状好似长了翅膀，先是十三年前落榜入狱时给奸官收走了，之后弃官逃亡，二度遗失，事隔多年，给人乍然喝问，却哪里拿得出来?

卢云没有本名状，自也无法取出查验，只能垂首不动，众官差越看越觉此人古怪，忙按住了刀柄，喝道："老兄，放下你的面担，咱们要搜。"城门守卒都是些年轻人，约莫二十一二年纪，一会儿若是下手来搜，不免如狼似虎，要不打烂几只面碗，那才是怪事。卢云摇了摇头，道："差爷，小人并无不法情事。"官差们哈了一声，道："没有不法，那你怕什么搜！你要是怕了！那便是犯法心虚！"卢云颔首道："如此也罢，你们上来吧。"众官差哗啦啦地奔上前来，第一步便是摘下卢云的大毡，自望地下一扔，跟着翻箱倒柜，筷筒锅铲落得一地。

官差们永远粗手笨脚，也许为国为民习惯了，总是这般奋不顾身，在人家神鹰般的锐眼中，每个百姓都似刚奸杀了妇女，涉有重嫌，故也难免凶狠了些。只是说也奇怪，都那么奋不顾身了，为何世间还到处死着人呢?

卢云默默想着自己的心事，猛见一只面碗飞了出来，堪堪要打得稀烂，他弯腰就手，已然稳稳接住，劝道："劳驾诸位朋友，轻手

些。"官差们听得卢云口气不满，登时回过头去，正要喝话，却忽然咦了一声，喝骂从中断绝，不见下文了。

卢云不知他们为何噤默，只问道："几位差爷，搜好了么？"众官差吞了口唾沫，一齐向后退开。卢云蹙眉上前，这回官差发一声喊，全数向后急退，听得咚地一响，竟还有人摔倒了。

卢云益发纳闷了，便道："你们不搜了？"众官差嘴角颤抖，竟都摇了摇头。

卢云将面碗筷筒放了回去，又道："敢问差爷们，这城门何时会开？"嘎地一响，城门旁开了扇小门，官差们喃喃地道："开了、开了。"卢云瞧见这情状，心下越感奇怪，不由又朝杨肃观送来的那封信瞧去，不知这"灵吾玄志"可有什么魔力，居然能让百姓官差大为惊怕？

众官差见他迟迟不走，忙道："这位爷台，小门已经为您开了，您……您若是要走，那便……"卢云瞧着杨肃观那封信，忽地笑了笑，摇头道："不必了，我午夜再来吧。"当下捡起大毡，重新戴了回去，就此转身离开。

对一个即将退隐的人而言，玩权是最可笑的。倘真舍不得这些权柄风光，那又何必离开北京？

雪花飞降，此时还只酉牌末、戌牌初，离午夜尚有两个时辰，卢云看时候还早，索性便来填肚子了。街上没人卖吃的，那也无妨，因为自己正是个面贩。他左瞧右望，见那布庄旁有处小巷，内里搭了棚子，倒可以遮雪避风，便走入巷中，放落面担，打算煮面来吃了。

若于几天前煮面，这面担旁定是热闹了，又是琼芳、又是小狗，闹得漫天漫地，此时却只剩自己一人独坐着。

过去十年来独居水瀑，什么孤单寂寞，早已司空惯见，他见四下并无水井，天边却飘雪下来，便拿出锅子盛雪，另又取了姜葱蒜，找出下午卖剩的肉丝，预备来作卤子。

十年来苦练武功，终于有了便利时候。看卢云取出菜刀，姜葱蒜一阵乱砍，跟着又将肉丝剁成了肉末，虽只是随手来切，大小方寸却是毫厘不差，无论肉丁还是葱蒜，全都整整齐齐，此时若有武功高手在旁，定要大为惊叹了。

空巷无人，若有谁来赞叹，那也是鬼不是人。卢云自顾自地笑了，便又来送炭升火。他取来炭盆，打着了火种，先将木炭拱做了堆，眼看火种越烧越旺，便即轻轻呼吸，将一股真气徐徐吸入胸腔，霎时间口唇微促，一股细细气流自嘴里吹出，稳稳送入了炉风口。

十年水瀑生涯，卢云有二年是在石岛上渡过，逢得暴雨冲刷、洪流高涨之时，便得在大石岛上憋气忍耐。生死交关之际，却也找出了许多运气法门，是以论及内息吐纳之悠远久长，举世更无第二人足与相比。若非那时要解救小白龙，他四年内必能逆水而上，靠着自己的本领离开水瀑石岛。

须臾间，四下木炭发红发热，竟已烧起了火。卢云怕火太热了，便也住口停吹，他将油倒入了锅中，哗地一声大响，终于爆起了香。

卤子爆香，一股香甜之气飘了出来，从巷口飘了出去，听得一人笑道："好香啊！"卢云抬头一看，却是布庄老板凑头来到陋巷，卢云白拿了人家的大毡，正想出手请客，那老板咻地一声，便已缩头回去了。

古怪的夜晚，像是人人都怕着自己，卢云也无所谓了，现下能有这一口热面吃，已是老天爷赏脸，他将卤子翻炒了几回，又将雪水送上炭炉，预备一会儿热水滚沸，便要煮面来吃。

一边仰头赏雪，一边等着吃面，此时虽无情人在旁，好友上座，却也不见官差追捕，土匪追杀，总算还过得去。一片寂静中，卢云将白面条扔下水去，拿着筷子漂了漂，却在此时，巷口处停下一名小孩儿，转头朝面担望来，驻足不动。看他鼻儿嗅嗅，口水吞吞，肚子定是饿了。

大面飘香，整条大街上别无吃食铺，这孩子定是给面担的香气吸引了。卢云见那孩子穿着厚实棉袄，料来家境不差，却不知父母去哪儿了，他见那孩子始终在巷口窥看自己，眼看面条翻滚，便伸手招了招，示意那孩子来吃。

那孩子噫噫傻笑，一见可以吃白食，便奔入巷中，自坐凳上，打算大快朵颐了。

卢云笑了笑，将面分做了大小两碗，问道："孩子，你爹娘呢？"那孩子哈哈欢笑道："鬼！好多好多鬼！"卢云微微一愣，

道："什么鬼？"那孩子却不答话，只狠盯了大碗，口水直吞，想来饿得狠了。卢云也不多问，只送上了筷子，跟着将那大碗递了过去。

热气腾腾中，那孩子就着面担旁坐下，低头大嚼起来，卢云微笑道："慢点儿吃，小心烫了。"那孩子不理他，只吃得汤水淋漓。卢云微微一笑，便也提起了小面碗，低头来吃。

一大一小稀里呼噜，正嚼面间，忽听屋顶脚步轻响，竟有什么东西停到了屋瓦上。卢云双眉一轩，当下不动声色，眼珠旁挪，却见屋瓦上埋伏了一个身影，竟有探子前来刺探。

有人跟踪自己……卢云微微一笑，若在昔时往日，一旦遇上了密探跟踪，卢云二话不说，定然起身应敌，可此时起意退隐，无论来人是何方人马，全不关自己的事儿，便只低头吃面，自做不识。至于那密探是否会对自己不利，那也不必理会，好歹菜刀还准备着。

咕嘟咕嘟，渣巴渣巴，一大一小正吃得香甜，巷口处却传出了喊叫："正堂！正堂！你跑去哪儿啦？"喊不过数声，又听一名女子悲切切地愧道："我苦命的孩儿，你别又跑得不见了，快快回来啊。"卢云欸了一声，抬眼去看，只见巷外停下了一对中年夫妇，左顾右盼，频频呐喊，却是这孩子的父母来寻人了。

看这对父母甚是粗心，竟从巷口匆匆奔出，大呼小叫间，竟不曾入巷细查，卢云撇眼去瞧那小孩儿，看他只低头专心吃面，对种种呼喊毫无知觉，想来这孩子若非傻了，便是有意躲着父母，他微一沉吟，先压低了大毡，跟着拾起了一枚石子，伸指弹出，咻地一声飞出，那石子穿过了陋巷二十丈，旋即从巷口朝右斜飞，朝那爹爹身后撞去。

这手功夫是水瀑里抓鱼练成的，只消在石子上灌注旋转之力，便能使之左右转向，关键只在手劲大小，倘能运使得当，自能得心应手，打鱼无往不利。

啪地一响，面前没有鱼，却有一个屁股。那男子的屁股给打个正着，他哎呀一声，急急转头来看，猛见到巷内有个面担，又见了面担上的孩儿，霎时大喜道："正堂！"夫妻俩一个兴冲冲、一个悲切切，急急奔入巷中，那孩子本在吃面，猛给抱了个满怀，不由吓了一跳，惊道："鬼！"卢云虽不知这一家人身分，却也怕撞见熟人，忙压低了

大毡，只见那男子年岁与自己相当，约莫四十好几，那女子则在三十上下，夫妻俩都是清瘦体态、斯文样貌。

那正堂孩儿虽给父母抱住了，却似脾气不好，一时只低头吃面，不理不睬。那女子本在愧着，这会儿找到了孩子，却又发起了脾气。骂道："正堂！你爹好容易替你找了大夫治病，才扎了那么一会儿针，你为何又到处乱跑？看这面多脏？不怕吃坏肚子了么？"喋喋不休中，便硬拉着正堂离开，倒把面钱给省了。那傻童还在喝汤，虽给娘亲拉着走，兀自愧道："鬼！鬼！"口虽不能言，手却朝汤碗挥去，不甚恋恋之意。

那爹爹却是知书达礼之人，见得儿子白吃面，便从怀中取出银囊，道："这位爷台，当真叨扰了。一共多少钱？"卢云本想说不用钱，可又怕那男子多问，便只竖起一根手指，那男子听这面便宜得不成话，却也不多想，只匆匆取了一文钱，扔到了面担上，那男子手脚甚快，取钱扔子儿，便要离开，不过卢云眼光更快，目光挪移间，已见到银囊里的户部银票正本，眼里清清楚楚瞧到官俸上的名姓官职，见是"礼部侍郎胡志廉"。

胡志廉是景泰三十二年的二甲榜眼，卢云则是那年的一甲状元，说来两人是同榜进士，也算有几分渊源。没想十年渡过，这人居然做到了三品侍郎？自也算官运亨通了。

只是说也奇怪，以此人的显赫官职，却为何不去红螺寺灯会？却只带着老婆儿子在街上乱走？卢云撇眼去瞧，猛见了胡志廉夫妇衣服上的补丁，已知他俩做了乔装。

想到了胡媚儿臂上的雄鹰烙印，卢云微微沉吟，不知胡志廉行径诡异，是否也与"镇国铁卫"有甚瓜葛？正猜疑间，忽听屋瓦上又是喀地一声轻响，卢云抬眼来望，猛见对街屋顶趴倒了一道黑影，转头再看，先前那个埋伏黑影已然起身，好似要随着胡正堂离去。

卢云心下醒悟，已知这些单衣人并非是来追踪自己的，他们兵分两路，一人跟着胡正堂，另一人却尾随胡家夫妇。卢云暗暗惊疑，不知胡志廉一家犯了什么天条，正想发声示警，却见巷口停下了一个矮小身影，宣佛道："阿弥陀佛，原来三位施主到这儿来了，可让老衲虚惊一场。"正派人物终于来了。卢云斜目去看，赫见巷口处行来一名老

僧，他头戴斗笠，身穿粗布僧袍，右手拿了只手杖，却不是少林寺的"灵音金刚"是谁?

十数年前怒苍初次复寨，曾与少林天绝约定三场大战，当时这位灵音大师追随天绝神僧，曾为正邪双方调停战火，卢云对之自甚景仰，没想今夜会在京城见到他。

灵音一身布衣，方才行入巷中，两边埋伏的黑衣人便已悄悄退开，卢云心下场安，已知这位少林神僧功力非小，那几名密探深怕给他发觉踪迹，这便自行撤退了。

他放落了心事，便去收碗来洗，却在此时，屋顶上又是极轻极轻地一响，卢云大吃一惊，看这落地声如此低微，若非自己内功有成。恐怕还听之不着，他急急去看屋顶，这回却只见到檐下露出衣衫一角，瞧那来人模样，竟如编蝠般倒挂监看。

这是绝顶轻功高手，虽不知手上功夫如何，但武功根柢肯定不差。卢云见灵音面色一如平常，料来也未发觉这绝顶高手的身影，他有心提醒灵音御敌，便哑着嗓子道："这位大师傅，可要吃碗素面再走？"灵音沉吟半晌，还未开口答应，那胡志廉是聪明人，便自行道："大师连扎了几个时辰的针，这会儿可连我也饿了，还是吃些再走吧。"说着搬开了竹凳，服侍老和尚就座。

那胡夫人见他俩坐下，忙带着孩子转回，骂道："怎又不走了？"胡志廉忙道："先坐下。吃碗面，不打紧地。"便朝卢云吩咐道："店家，给伺候三碗素面，记得，一点荤腥都不能用。"素面最是容易不过，尽管白水煮面便是，卢云瞬间便煮了三大碗出来，另还扔了两把青菜，算是给灵音进补了。

不多时，面碗端了来，灵音一本神僧本色，只管低头吃面，并不多言，一旁胡夫人毫无食欲，只没住口地罗唆："大师，您方才给正堂扎过针了，到底他病况如何？还有得救么？"耳听老婆言烦语扰，胡志廉便咳了一声，道："先让大师把面吃完。人家为了医治正堂，连祈雨法会的讲经大任也推掉了，你还急什么？"胡夫人还不及致歉，灵音却已合十道："阿弥托佛，施主误会了。老衲早已是化外之民，要论护国祈雨、降魔说法这些大事，自有我灵定师兄为之。何须老衲越徂代庖？"灵音说了几句，便又低头吃面，不再解释。胡志廉忙道："是、是，大师十年不下山，却是专程为正堂而来，倒是晚生失言了。"卢云

低头洗碗，悄听说话，已知这位灵音大师远道而来，好似真是来给小孩子看诊的，只不知这"正堂"得的是什么病，居然要惊动这位少林神僧？他撇眼去瞧胡正堂，看这孩子正在仰头喝汤，一脸傻不隆冬，汤汁居然沿着嘴角而下，引得母亲慌忙来擦，料来是脑袋有毛病了。

眼看儿子成了白痴，胡夫人拿起筷子，低头夹着面条，自是食不下咽了。她叹了口气，又把儿子拉到跟前，柔声道："乖乖正堂，灵音大师给你扎过针了，这当口应该好些了，来，你唱个歌儿给娘听。娘要听小老虎蹦蹦。""鬼鬼鬼！"小老虎没了，鬼魂却飘了出来，听得胡正堂哈哈笑道："好多好多鬼！"胡夫人惨然道："没用啊！还是鬼来鬼去，什么少林神僧，功力恁差啊！"说着伸手去打胡志廉，骂道："都是你这死鬼！还说摸黑过来看诊，便能药到病除，这下子除了什么？除你个大头！"儿子傻笑，老爹苦笑，大愧小叫中，胡志廉给老婆捏着耳朵，自是哎哎喊疼，一旁灵音面色难看，还没把一碗素面吃完，胡志廉便已苦笑道："大师，究竟犬子害的是什么怪病？为何会变得这般蠢笨？"灵音叹了口气，道："不瞒你们，这孩子中的是'苦阴针'。"乍闻苦阴针三字，众人却是心下茫然，料来没人听过这门功夫。胡志廉主持过魁星战五关，自也有些武学见识，忙问道："苦阴针？这是什么邪术吗？"灵音摇头道："苦阴针其实一点也不邪，而是一门针灸大学问。"胡家夫妇吃了一惊，同声道："针灸？可是医术么？"灵音颔首道："正是医术。寻常大夫下针，若依黄帝内经而为，至多找出三百六十一处穴位，这'苦阴针'却远胜此数，它能找出人身的四百三十五处奇穴。举凡尚无定论之经外秘穴，如'天应穴'、'阿是穴'等，尽皆入'苦阴针'的掌握之中。"听得这学问如此博大，卢云一旁听着，却也不免一惊。要知人体腧穴散布于十四经常脉间，属常脉双穴对列者，计三百另九处对穴；任督两大奇脉则属正中单六，沿脊椎中线而下，可得五十二处单穴，常脉奇脉加总，方得这三百六十一的总数。

可其余秘穴或游走不定、或尚无定论，看这"苦阴计"居然悉数破解，那非只成就了-己名望，尚且能让医道迈进了-大步，真可谓骇人听闻了。

正思索间，又听胡夫人喃喃地道："大师，这……这听来该是好事啊，却怎会害得我家正堂痴傻傻？"灵音苦笑道："朝正路走，'苦阴针'当然能经世济民，可要拿来作坏事，却又可怖得紧。只消在秘穴里

针灸，非但能使人失忆丧神、耳聋盲瞎……甚且能引诱女子催情和合，想什么、是什么，丧心病狂，开通智慧，一切端看施法者心意如何了……"听闻这针术如此博大精深，偏又邪恶异常，胡志廉自是大感骇然，忙道："这……这到底是哪门哪派的功夫，这般了得？"灵音双手合十，叹道："阿弥陀佛，此术三十年前曾轰动大江南北，乃是怒苍山左军师'潜龙'的护身法术。"胡志廉原本焦急殷切，乍闻"潜龙"二字，却已张大了嘴，再也吭不出气来，胡夫人不明究理，登时大呼道："好啊！总算找到仇家了！咱们快去抓住他！要他给正堂赔命！"她说了一阵，却见灵音端起了胡志廉的那碗面，低头吃了起来，转看老公，却是一脸苦笑。胡夫人讶道："你又怎么了？这'潜龙'很难对付么？"胡志廉苦笑道："岂止难对付而已？简直是不能对付。前朝太师江充发动十万大军，前后动用数百名厂卫高手，却连这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你要我上哪儿对付他？"三十年前怒苍初反，秦霸先麾下人才济济，号称"左龙右凤、座下五虎"，其中头牌军师便是这位"潜龙朱阳"，只是此人道号既有"潜"这一字，果然行事诡秘，总潜伏于九渊之下，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以临到怒苍溃败之日，正教武林竟连他的面貌也不曾见过，若要对付此人，其中难处，那是可想而加了。

卢云细细思索往事，当年少林以"潜龙"为饵，引诱怒苍群雄上山，其后大战三场，却没听说这位"潜龙"现身了，他潜心推想，又听灵音叹了口气，他抚着胡正堂的傻脑袋，轻声道："那日我接到年前太医院袁大人的来信，说要借我天绝师叔的手稿一观，我便知道是这门'苦阴针'重出江湖了，唉……都几十年过去了，没想世上还有人会使这门功夫……"胡夫人喃喃地道："大师……那……那我儿子还有救么？"灵音叹道："说来惭愧。我虽已反覆参阅我天绝师叔遗留的手稿，可真要应用起来，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看来要悉数破解'苦阴针'，怕还得我天绝师叔本人出手。"听得这番话，便又引得胡夫人呼天抢地，大悲道："苦啊！那天绝老僧不是死了么？你戏弄我！戏弄我！"灵音听她骂得凶，只得低下头去，埋首拼命吃面，不敢作答，胡夫人越想越悲，越愧越气，反手便赏给老公一个耳光，愧道："都是你这没用的，连去太医院看个诊，却也能引来杀手恐吓！那个宋公迈最可恨，还要我这做娘的认命……"猛听"太医院"三字，卢云却也忆及琼芳所言，她说腊月初有个黑衣怪客闯入太医院，先击败哲尔丹，随后

打垮苏颖超，致使几十名高手四散奔逃，却没想此事竟与一名小孩儿的病症有关?

正想间，那胡夫人已是呜地一声大愧，尖叫道："什么武林高手，全部是些骗徒！胡志廉！你总要给我想个办法，不然老娘明日就在家里上吊！"天下群雌凶悍，自以琼芳为首，看这胡夫人如此可怕情状，说不定也在紫云轩里读过书了。胡志廉唉声叹气，苦笑道："你快别闹了，我拼着给皇上臭骂，连祈雨法会也不去了，不就是一心一意带着正堂过来看病么？你到底还想怎么样？"胡夫人怒道："我想怎么样！胡志廉！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老娘告诉你！反正我儿子的病一天不好，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要是他有了什么万一，小心我喂你吃砒霜！"河东霹雳狮吼，吓得灵音急急念佛，八成庆幸自己出家了，不必受这阿鼻地狱之苦。那胡志廉则是一脸认命，颇有遇人不淑之慨。那胡正堂虽已傻了，却还懂得幸灾乐祸，一时戟指两个大男人，拍手欢笑："龟！好多好多龟！"胡志廉气得秃笏，正想一拳望儿子脑袋击落，却又怕老婆一耳光赏来，只得苦笑道："大师，在下平日谨言慎行，自信不曾招惹过仇家，究竟是谁想害我一家三口，您可有主意？"灵音摇头道："对不住，老衲久不问世事，这趟远道来京，纯是为令郎看诊。至于谁与施主结怨，老衲并无所悉。"胡夫人大愧大闹："老贼秃！你除了会说不知道，你还会什么？不管了！你非得给我想个法子，便算要天绝大师复活，你也得给我办到！否则我明日找地痞流氓出来，一把火烧掉你少林寺！"少林武僧拳脚盖世，自不怕地痞闹事，可女施主寺前频悲喊，老和尚却不能置之不理。灵音给闹得食不下咽，只得叹道："阿弥陀佛，其实老衲这儿还有个法子。咱们只要能找到一个人，仗着他的绝顶聪明，纵不能破解潜龙军师的针术，也能为我等找出应对之道。"胡夫人大喜过望，好似黑暗里见到了曙光，当下急急跳起，啾地一响，便在灵音的光脑袋上香吻一记，笑道："大师！那人是谁！你快说！快说！"灵音本是出家人，自不该与女子肌肤相亲，一时拿着僧袖去擦口水，颇见尴尬。胡志廉频频赔罪苦笑，歉然道："大师别见怪，您既然荐举了贤者，那便快请吩咐吧。下官无论上天入地，也要找出此人。"灵音合十道："阿弥陀佛。多谢施主的好意。那位贤者不是别人，正是我嵩山少林寺的前任掌门，灵智方丈。"听得灵智之名，卢云自是微微颔首，都说"达摩院中三宝圣、罗汉室前四金刚"，少林寺中第二把交椅，便是这位灵智方丈，此人温文

儒雅，智慧深湛，乃是武林间难得的智者。据传秦霸先领导怒苍时，他便是正教武林的智囊，专与"潜龙"、"凤羽"相抗，只不知他好端端地当着少林掌门，却何时成了个"前方丈"？

卢云颇感纳闷，胡夫人自也是满心疑窦，茫然道："你们这又怎么了？那灵智和尚不也是个少林和尚吗？咱们快去山上找他啊，难不成他还能逃了么？"听得妻子催促，那胡志廉频频苦笑，灵音则是长叹一声，废然无语，胡夫人蹙眉道："你们到底干什么？说话啊！""阿弥陀佛……不敢有瞒女施主……"灵音垂首合十，据实以告："十年前九月十九清晨，新皇即位的当日，我灵智师弟说要去后山采药，结果一去不复返，再也没回来过。"灵智不见了，堂堂的少林方丈，在自家后山消失无踪，胡夫人愣了，喃喃地道："他……他去哪儿了？"灵音面露悲悯之色，轻声道："我不知道……这十年来，我也一直在找他……"眼见灵音面色哀痛，在此一刻，卢云也似听见了顾倩兮的痛哭声，因为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很多人早上出了门，晚上就再也没回来，从此消失不见……连灵智大师神功盖世、高瞻远瞩，他也不能逃脱这般命数……

往事历历在目，灵音有气无力，胡志廉则是呆若木鸡，连卢云这个卖面老板也是默默无言，胡夫人把这帮男人的窝囊看入眼里，不由惨叫一声，当场抱住儿子，愧道："正堂啊！你是给什么妖魔鬼怪附身了啊？苦啊，吾儿啊！"胡正堂的病一波三折，非只症状奇怪，看诊时还曾引来一名刺客动手示威，吓得神医袁川落荒而逃，事后宋公迈等耆宿来了，却又一个推一个，无人敢出面来管，好容易说动当今达摩院首座出面相助，没想又是这个下场。

场里静默下来了，灵音道："无论如何，正堂的病这就着落在老衲身上便是。还盼两位施主放松心情，到时别要孩子的病不曾好转，却累坏了爹娘。"胡家夫妇心力憔悴，听得灵音的宽慰，忍的不住眼眶湿红，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真万分为难。

眼见三位客倌吃完了面，卢云便又煮了热茶，一一为他们斟上，眼看卢云来到面前，弯腰俯身，胡志廉便也看到了他的俊面，不过两人久未谋面，二来儿子害病，心烦意乱，虽把卢云的面貌瞧入眼里，却也不知不觉。倒是胡夫人见卖面老板生得体面，虽说愧得悲惨，兀自不忘偷看几眼，悲泣道："呜…我好命苦啊，嫁了这个无用丈夫，我

要改嫁、我要改嫁……谁要娶我啊？"两杯茶水送出，引得这个大愧、那个干笑，轮到了灵音，卢云才把茶碗放落，正要提壶倒水，却见这老僧抬起头来，微笑道："这位施主，敢问您练过武么？"卢云心下一凛，已知灵音目光敏锐异常，已然察觉自己身怀武艺，他微微沉吟，还未决定是否要吐露来历，灵音已然探出掌来，便朝自己左手的"太渊穴"扣下。

灵音是昔年的四大金刚之一，武功非同小可，一旦出手擒拿，便是少林七十二绝绝艺的"珠玑佛指"，这功夫虽不比"大力金刚指"的霸气，但其中的精微巧妙之处，却远在金刚指之上，卢云见他这一抓已然笼罩了上半身诸处大穴，当有其他厉害后着，自己若要悉数破解，不免要与灵音大打出手，索性以不变应万变，便只躬身不动，任凭他扣住自己的手腕。

卢云此举甚是犯险，等于一举把要害送给了别人，果然灵音压住了"太渊穴"，拇指食指紧紧扣合，一股气劲便从掌中发出，直沿手太阴肺经而夫。竟有意探查卢云的底细。

卢云不愿妄动干戈，一时垂手不动，任凭少林正宗内力侵入体内。两大高手功劲相触，灵音不由微微一凛，只觉卢云的内息情状颇为古怪，经脉中的内力泊然平淡，若有似无，可外来气劲若欲寸进，却是阻力奇大，如此棉里藏针的本事，宛然便是武当的内家功夫，忙朝卢云的脸面瞧去，就怕面前这人深藏不露，居然是真武观的弟子，那可难免得罪同道了。

卢云少年时得过一本养生之书，自习内功，号称"无绝"，颇得"以柔克刚"的神髓，此后不只一次让人误认为武当弟子。灵音暗暗讶异，一时瞧着卢云的五官，见这人四十来岁年纪，仪表不俗，气宇非常，依稀有些一面熟，却又认不出人来。

他不愿无端得罪人，正要放手，猛觉卢云的内劲状似柔弱，其实却还藏了一股寒气杀机，绝非武当心法。他吃了一惊，忙将手一紧，反而加紧行功。

灵音是老江湖了，武林人物不论武功高低，只消与他对掌，一招内便能采知对方的来历，可此时连发少林气劲，却始终看不出对方的来历，可说是难得一见的怪事，他深深吸了口气，凝聚内劲，加紧施

为，正打算一举冲破对方的玄关，猛在此刻，惊觉对方的真气隐隐聚合，那流水般的弱力凝合如针，那气息宛若寒冰，瞬时已反击回来。

灵音心下大惊，正要撒手，却已晚了一步，只觉冰针般的寒气来到拇指"少商穴"，跟着手腕列缺一麻，自己的气障已然被破。灵音大吃一惊，暗道："昆仑剑蛊！"天下武功心法虽多，可要能将内息收为一束、凝如一点者，唯昆仑山的诸功法能够。也是仗着凝气如真物，方有"剑寒"、"剑蛊"、"剑芒"等神通。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此时虽想收手罢斗，可玄关却已洞开，瞬息间敌方内力宛若排山倒海，已沿拇指少商大举侵入经脉。

灵音惊悸之下，正待提起手杖御敌，双眼一眯间，对方的内力却如潮水般退走，转看卢云，兀自将手中茶杯送了来，好似云淡风清，浑无所觉。

灵音长年行走江湖，却未曾见过这般古怪心法。静时好似溪水涓滴，长长久久，可狂风暴雨一来，却能聚涓滴为激流，如山洪爆发、如怒涛翻腾，真如瀑布流水般，能柔能猛，变幻无穷。灵音既惊且佩，正想请教对方来历，卢云却不急于说话，他将手上茶杯送了过去，跟着将茶水微斜，藉了炭炉火光，便去照灵音背后的景象。

灵音心下一凛，急忙去瞧茶杯水面，但见幽幽暗暗中，右后方约十丈处藏了一个人，乍然瞧去，好似躲了只八尺大蝙蝠，让人背脊发寒。灵音见自己给密探盯上了，自是大惊失色，抓起手杖，才要回过头去，却觉茶杯里的倒影一晃，屋檐下的身影竟已消失无踪。

探子远走，陋巷里空无一人，仅余下一片又一片的飘飘雪花，灵音悬头冷汗，方知卢云是友非敌，正要起身致歉，肩头却给卢云按住了，听他道："大师傅请座，昔时少林随喜，大师慈悲嘉言，犹然在耳。今夜能为师傅煮上一碗素面，实乃不胜之喜。"灵音听这面贩自承认得自己，不由微微一愣，待得凝视卢云样貌，却见他头戴大毡，遮住了大半个脸，料来不愿以真实面目示人。他自知遇上了湖海游侠，赶忙合十回礼，叹道："老衲忝居达摩院首座，不到江湖走动，不知江湖卧虎藏龙，愧甚、愧甚。"胡志廉夫妇一旁听着，却不免目瞪口呆，自不知卢云与灵音适才已然较量了一场，已让这位少林高僧大为心折。

灵音说了几句，卢云却也不再回话，自去地下洗碗了，灵音叹了口气，便也不再过去打扰，自向胡家夫妇道："两位施主，咱们再去客栈用针，老衲虽没把握治好他，可至少能让他神智清楚些。"话声未毕，这孩子一听又要扎针，立时哭闹起来，喊道："鬼！好多好多鬼！"胡家夫妇大喜道："他听懂咱们的说话了！"

看这孩子还懂得怕痛，也许慢慢诊疗之下，或能好转也未可知，一时妈妈拖着，爹爹压着，便将之抓去施以酷刑，料来毒打多回之后，必有知觉。

胡正堂愧愧啼啼地走了，四下便又静了下来，卢云洗过了面碗，将锅碗瓢盆一一收拾，便也等着离开。

此时离午夜还有半个多时辰，难得有了空闲，卢云便也坐上了面摊竹椅，自坐巷口打盹。

与世无争的第一天开始了，半个时辰后卢云便要永远离京，再也不会回来。此时心情再平静不过了，别人轻蔑也好，尊敬也罢，他都看得开了。无所谓、无所求，该做的都已做了，命数设若如此，一切不必强求，这便是夫子所言的"知天命"吧?

身上裹着自己的长袍，卢云闭上双眼，已然睡着了。街边灯笼晕黄，巷口路人一个又一个经过，但见有个男子坐在竹凳上，他头戴大毡，容情沉默，只在布庄边儿的巷口小憩片刻。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成长长一条，街上的行人见了这人的影子，莫不改道离开，仿佛那里黑影是老虎的大尾巴，谁敢贸然去踩?

卢云根本不晓得，今夜整城的人都在回避他，这不是因为杨肃观的那封信，而是因为他变了，十年水瀑历练，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当他心生悲伤，不知掩饰之时，非只武林高手能察觉异状，连身无武功的人也能知道他的身分来历……

那街边的男子无名无姓，他并不孔武有力，也未曾携刀带剑，可他像极了那帮传闻中的人物……好似叫"剑"什么"神"……还是"剑"什么"王"……

当……当……当……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钟声，终于午夜了，卢云却还睡着，虽然听得钟声，却只紧了紧他的长袍，兀自转了个身。

闲云野鹤的第一个好处，便是可以没天没地的睡觉。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睡觉时乃不知有天有地，遑论日升月降？正痛快酣眠间，忽听"兜儿"一声喊，布庄门口停下一辆马车，那车轮刚巧不巧，却恰恰压在卢云的影子上。

像是狗尾巴给踩中了，卢云虽是睡眼惺忪，却还是从大毡下军开了眼。他眯眼来瞧，却见街边停下了一辆马车，耳中听得女子的话声："绍奇，你们先回去吧，我得下车去买几锭布。""娘！"车中傳来儿童的欢笑："我今晚要去提灯，你可别忘了！"午夜时分，有人打扰卢云睡觉了。马直驶离，大街再次安静下来，卢云也醒了，他将手暖暖窝在自己的袍子里，默默瞧望地下，但见街边走来了一双翠黄绣花鞋，踩到了自己的影子，看那脚踝好生纤细，当是方才那名妇人了。

叩叩叩，绣花鞋儿转到了布庄门口，听得鞋儿的主人敲了门，轻轻说道："店家，我来找几锭布，劳驾您开门。"似曾相识的嗓音，客客气气，礼数周到，依稀在哪儿听过。嘎地一声，布庄老板总算打开了门，哀叹道："杨夫人啊！整整等了你一个晚上，你可总算来了啊。"灯笼照下，面摊的卢老板张大了嘴，他仰起头来，望向门前的杨夫人，她素面未施脂粉，却得丹桂之芬，不必花满月圆，却已一派韶华。在那寒夜之中，她微微回眸，见得面摊老板紧盯着自己，却也不曾失了礼，只是眨眼而笑，随即转身入门。

容颜如火，热汗急流，卢云口中徐徐吐着暖雾，他望着空荡荡的布庄大门，久久不动。

咯地一声，竹凳翻倒在地，当代剑王离座起身，漫天雪花中，他斜目瞧向布庄大门，提起右手，将大毡向上一扬，这一刻的他，望来真是俊极了！

第八章 举案齐眉

"唐王爷…送了，张三辅……送了。"面前提起一只朱砂笔，就著名录划落，但见一个又一个名儿给红笔勾消，听得赵老五道："杨五

辅……送了，伍爵爷……送了，何宰辅……何宰辅呢？"黄臭臭的帖子拿来了，飘着一股粪味，众人撇眼去望，登见陈得福满面通红，蹑手蹑脚地奉上喜帖。嚅嚅地道："小黑刚才尿到了喜帖上……"肥秤怪登时一耳光打落，怒道："猪生狗养的畜生！老子操你妈！"陈得福颤声道："师伯祖，你……你骂我娘！"肥秤怪怒道："不能骂么？敢情你是皇后娘娘生的罗？大家揍死他！"众人团团围住陈得福，拳打头、脚踢肚，后臀则给狗咬。

一名男子举着长剑，对着脚地板刺入，啧地一声，苦叹道："物以类聚、兽以群居啊。连送个帖子也能拖条拘回来……"忙了一整天，华山门人总算回到了紫云轩。郡王爷们除了"临徽德庆"四大王，阁臣里除了何宰辅，杨五辅两位，其余文武百官大致给送得齐全了。众弟子们有的玩了一夜，有的给派了苦差，此时便同来赵五爷爷房里闲聊。

近几年西北大乱，每逢战火阻塞道路，玉清观众弟子每逢回不去华山，便来紫云轩落脚，几乎把这儿当成了家，赵老五辈分甚高，国丈更为他准备了一处房舍，专供这位长老起居。

琼家是富豪人家，园子里假山林立，瀑布淙淙，可说坐拥亿万之资，不过琼家人丁不旺，老国丈就只一个孙女儿，等她嫁入苏家后，无论是房子还是银子，也都要成了苏颖超的囊中物。

想起两家首脑不只要一起练剑，还要做一床睡了。赵老五越想越是喜气，便道："得福啊，去煮点元宵来吃。"元宵便是糯米汤团，其内包馅，不同于汤圆，却是用竹篮子慢慢筛出来的。陈得福早已烧起了热水，听得赵五爷爷吩咐，便扑通通扔了十来只元宵下水。肥秤怪懒懒地道："今晚皇上不是召见掌门么？这当口怎么还没回来啊？"算盘怪笑道："皇上见了掌门，准是龙心大悦，搞不好要赏给咱们一人一条金腰带啊。"御赐金带到来，华山弟子从此行走江湖，都能自称是天子门生了，一时间人人喜上眉沉，正要来问长老，却听门外传来一声叹息："都别说了。"门外响起温雅嗓音，众弟子一时又惊又喜，慌忙起身道："傅师叔！"房门开启，缓缓行入一人，正是傅元影到来。

傅元影，号雨枫，看他面带倦容，才一走入屋内，便在椅子上瘫了下来，好似累坏了。众弟子端茶倒水，自来服侍师叔。一旁算盘怪笑道："雨枫啊，你们不是去见皇上了么？玩得开心吗？"众弟子想起皇帝的赏赐，莫不一脸猴急，却见傅元影摇了摇头，叹道："别问了，

咱们今夜没见到皇上。"赵老五见他面带愁容，不由心下一凛，低声道："怎么了？皇上不高兴了？"正统帝没有子嗣，从来把琼芳当做亲生女儿看待，看苏颖超娶走了他的心肝外甥女，来日固然爱屋及乌，宠爱有加，可送出门前必也心生不舍，自要掂掂这个准外甥女婿的份量，想来种种刁难手段使出，苏颖超纵不给剥皮，怕也要给大大奚落一番。

天威难测，只要一个对答不慎，难保不出意外。众人各自想象情景，内心自是有些担忧，却听傅元影道："师伯别多心。听说皇上今夜不太舒坦，喝过茶水后，忽然肠胃犯疼，连着拉了一晚。连法会都没曾露面。"说着接过弟子奉来的茶碗，啜饮了一口，叹道："总之今晚乱糟糟的，祈雨法会草草了事，掌门若要谒圣，恐怕得过两日了。"皇帝腹痛拉稀，八成是吃坏了肚子。众人满心好奇，却不知红螺寺的大师傅们服侍周到，却能让他误食了什么不洁之物？正起疑问，一旁陈得福已是全身颤抖，一边望着锅子里的滚滚元宵，一边勒住了了小黑犬，就怕这小狗吐露内情，自己的脑袋不免搬家。

听得皇帝只是肚子痛，赵老五便也安下心来，忙道："贵妃娘娘那儿呢？她不是一直说要瞧瞧咱们颖超么？今夜可曾碰上了面？"皇后娘娘在景泰朝时乃是贵妃，众长老们叫得顺口了，虽已复辟了，却始终改不回来。听得赵老五提起皇后，博元影却又叹了口气，道："听福公公说，皇后娘娘法会前沐浴净身，结果像是着了凉，一直喷嚏着。"众人颇感诧异，没想今夜皇室处处不利，先是皇帝拉肚子，之后皇后又着凉，却不知是否有扫把星闯入了紫微垣。正纳闷间，却见扫把福颤巍巍地端来元宵，瞧这人面色青紫，却不知在怕些什么了。

一年一度的元宵夜，今儿正是最热闹的十五，无论有多倒楣，都该吃碗元宵冲喜，傅元影累了一晚，至今还没吃饭，方才接下汤碗，却听碰地一声，房门开启，飞也似地冲入了一个姑娘，跟着打开了衣柜，一股脑儿躲了进去。

怪事年年有，今夜透着多，看那姑娘身法快绝，行径偏又古怪无比，却不知是否与女鬼有关，众弟子一脸讶异，还不及过去察看，猛听走廊里传来大声咳嗽，众人探头去看，但见门口缓步行来一名老者，手拄拐杖，走两步、咳一咳，喷得满地痰。正是琼国丈到了。

国丈身长九尺，可此时年老驼背，竟比常人还矮了些。众弟子正欲上前见礼，国丈却已在门口停下，就着门内便是一阵暴吼："小妖女！你别老躲着我！给我滚出来！"众人大吃一惊，不知国丈为何动怒，又见他拿起拐杖，重重敲着地板，暴喝道："小妖女！别以为你有伍定远撑腰，便能为所欲为！告诉你！自己嫁不掉，趁早上尼姑庵报到，少来带坏我孙女，你这怪物疯婆！听到没有！"国丈戟指门内，又吼又骂，却也不管赵老五等人面面相觑，全是一脸茫然。他吼得痛快了，便又咳出一口脓痰，呸地一声，却不知吐到哪儿去了。众弟子正骇然闪避，门边又行来了一人，却是"若林先生"吕应裳到了。听他劝道："老爷子，人家已经是九华山的掌门了，再说这儿人多口杂的……您就给人家留点面子……""放屁！"国丈怒道："掌门又怎么着？自己嫁不掉，便可以拆散别人么？妈的，镇日想方设法、拆散鸳鸯、毁败姻缘，就是见不得别人成双入对，好让她那仇视天下男子的毒怨遂心！以为老头子不知道么？"国丈气血已衰，脾气却是不衰，看他袍袖一拂，气冲冲而去，兀自边走边骂，十分气愤。吕应裳干笑不已，便朝赵老五等人打了个眼讯，急急跟着走了。

众弟子呆呆瞧着，正不知高低间，忽然衣柜打开，小妖女钻出头来，问道："喂！老疯狗走了么？"众人定睛一看，但见这小妖女一张鹅蛋脸，大大的眼睛圆圆亮亮，带了几分调皮，果然是娟儿到了。

娟儿年岁不小，还比众弟子大了几岁，可平日活泼没架子，颇得人缘，众弟子此时仪容不整，乍见美女，自是穿鞋的穿鞋，着裤的着裤，十分忙碌。赵老五哑然失笑："你是干啥了？抢了国丈的钱啊？"娟儿哼了一声，俨然道："谁理那老疯狗，镇日乱汪汪……""雨枫！"正骂间，老疯狗竟又冲了回来，娟儿吓了一跳，赶忙关上了衣柜。

听得老疯狗狂怒道："你一会儿过来家庙，我还有话问你！"开家庙是一等一的大事，除开年节祭祖、科考中举、婚嫁喜庆，绝少开门，眼见国丈又气冲冲走了，赵老五更是讶异了，便问傅元影道："到底怎么回事？吵成这德行？"傅元影长叹一声，拿着汤匙搅了搅元宵，便自起身离房。赵老五满心茫然，正在此时，衣橱又打开了，娟儿跳了出来，喘道："老疯狗，乱汪汪……有种再来吓我啊……"话声甫毕，背后真来了"汪"地一声，娟儿吓得魂飞魄散，正要跳回衣柜里，

却见一条小黑犬扑到了腿上，摇头摆尾，挨着她又跳又叫。娟儿吓得魂飞魄散，尖叫道："救命啊！"打狗要看主人面，不过主人若是陈得福，自要大倒其楣了。众弟子英雄救美，登来痛打陈得福，小黑犬惊恐之下，便朝娟儿怀里去钻，想来要改投明主了。娟儿咦了一声，道："这……这是谁的狗啊？好眼熟呢。"她见这狗毛色光鲜，好似在哪儿见过，一时越看越疑，正想来问陈得福，却听赵老五笑道："娟姑娘，你们到底怎么啦？闹什么事了？"婿儿苦笑几声，道："别再拷问我了，想问什么，自个儿去问琼芳，别再烦我。"少男少女成婚在即，却似大祸临头，居然还有人受了池鱼之殃。算盘怪茫然道："到底有啥古怪啊？琼芳那小丫头傍晚不是挺开心的么？我还瞧到她卖面呢……"依吕应裳所言，此事不可多提，果然娟儿脸上变色，一时歪嘴苦脸，算盘怪兀自不察，便找来了了人证，自问吕得礼道："小礼子你说，你傍晚不还领着弟弟们去吃么？一共吃了几碗啊？"吕家三兄弟，老大吕得礼本在低头吃元宵，听得问话，却似天外飞来横祸，忙道："我……我不知道，是我二弟嚷着去吃的！"说着将元凶推了出来。众人去看吕家老二，却见这吕得义慌忙摇手，道："不关我事，是我三弟嘴馋，你们问他吧。"老大推老二，老二推老三，吕得廉见众人望着自己，一时心下害怕，急急朝身边去看四弟，这会儿却无耻了。他害怕之下，忍不住呜地一长声，竟尔嚎啕大愧起来。算盘怪讶道："干什么啊？吃个面也哭啊？"吕得廉愧道："我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见到，我没见到琼阁主卖面啊……"众人一脸诧异，不知这碗面是否有毒，正要来问内情，却听杜得籼细声道："大家伙瞧，掌门来了。"飕飕几声，众人全趴到了窗口，只见园子里一前一后行来几人，当前那位身穿儒装，低头行走，却是少阁主琼芳，再看背后，却还有三名提棍保镖，正是大名鼎鼎的"崆峒三棍杰"，再看队伍背后，远远还跟着一名公子爷，却是"三达传人"苏颖超。

琼芳来到不远处，小黑犬陡地有了感应，它仰鼻嗅了嗅，直欲张口来叫。陈得福怕它又惹祸了，忙握住了狗嘴，将它揪牢了。那小黑犬却是猛力挣扎，只朝琼芳处猛摇尾巴，好似认得她一样。娟儿见得异状，忍不住啊了一声，道："完了，这狗该不会就是……"一片混乱中，新郎新娘从窗下走过，看两人一前一后，相距几达一丈，中间还隔了三个保镖，情状大异寻常。肥秤怪讶道："这是怎么了？往常不是抱做一堆么？今儿怎地排做一行啊？"众人纷纷转问娟儿："是啊，到

底怎么啦？娟姑娘快跟我们说吧！"娟儿苦笑不已："别问我，你们真想知道，该去问它吧。"众人低头去看，只见娟儿抱起了小黑犬，拍了拍它的狗脑袋，却见这月下神犬兀自摇头摆尾，好似得知了大批秘密，十分神气。

月光冷冷照下，今夜的琼府大异寻常，他们开家庙了。此时此刻，心腹家臣齐聚一室，东是"训晋难星"四进士，西是"林枫见火"四武士，合称紫云轩文武八教头。

紫云轩的管家姓许，号"南星"，年纪也长，乃是八位家臣资格最老的，再看"林枫见火"里的吕若林，枫字的傅雨枫，众人两边对座，只在仰望案上供奉的祖宗牌位。

香烟缭绕之中，一座座漆红牌位沾满了黑黄烟渍，但见诸子诸孙拱卫在旁，一块主牌高居其上，上书七字，曰……

"太祖英国公鹰"。

开国辅运推诚武臣，便是琼鹰。自他受封三公起算，琼氏一族多有泽荫，至今已传七代。依序看去，见是二世公璟、三世公勤，四世公温、六世公翊……案上没有五世公的牌位，因为五世公还没死，他姓峭臌昭号武川，现下坐在供桌旁的大位上，正使劲地咳嗽。

"家门……咳…哇……"痰盂端了过来，呸地一响，痰自天降，大堂里也多了一声低叹。

"不幸啊……"

不幸的家门响起了不幸的重咳，夹杂了不幸的吐痰声，此刻连痰盂里的那张老脸也变得不幸起来，颤晃之中，只剩一团黄黏黏。

琼武川吐完痰后，只在轻轻喘息。万籁俱寂中，听他道："若林……婚事筹办得如何了？"吕应裳，字若林，乃是玉清观的大师兄，目下由国丈荐保，正于开封主持漕运，颇受朝廷器重。听得国丈垂询，赶忙回话道："下官已按国丈吩咐，选定了二月初一文定，十七成亲。克下喜帖聘礼、青绢暖轿、披霞凤冠、笙箫鼓乐……诸物皆已妥善，就等国丈禀明皇上准婚。"当今琼家第一要紧的大事，既非开疆辟土，也非招兵买马，而是替紫云轩找到一位男主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琼家虽是当朝第一尊贵人家，但家无长男，不免有绝嗣之忧。琼武川八十好几的人，念念在兹便只此事。

耳听吕应裳还要再说，琼武川挥了挥手，打断了说话，淡淡地道："行了。"说到此处，便又咳了一声，道："雨枫。"

傅元影听得国丈呼唤，便即躬身道："国丈。雨枫在此。"琼武川深深吸了口气，道："颖超怎么样了？病好了么？"傅元影颔首道："国丈多虑了。少掌门本就无事，只是经魁星战五关之后，身子……受寒微恙，将养几日，也就好了。"国丈淡淡又问："我瞧他镇日画着图，神思不属，却又是怎么回事？"吕若林与傅元影对望一眼，同声道："我山门人习练剑法，夜废寝、日忘食，本属平常，还请国丈莫要担忧。"国丈点了点头，道："那就好。你好好看着他，我明日得带着他面圣，别再给我出什么乱子。"正统朝整整十年，这回却是华山掌门首次谒上，想苏颖超执掌玉清，师父曾为皇室立下汗马功劳，得御笔"功在国家"白绫金批一面，明日面圣封诰，定如驸马都尉一般风光。众家臣心下大喜，同时拜伏在地，喊道："恭喜国丈！贺喜国丈！"琼武川不置可否，他沉下脸来，目光微斜，打量着宝贝孙女。

自景泰入正统，从年轻拼到老，琼府终于有了中兴气象，先是长女玉瑛嫁入皇门，长子道甫高中状元，任南京通政司参议、詹事府少詹事，更是琼家寄望所在。

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好容易掌握了大权，大少爷琼翊居然英年早逝，只留了一名孤女在世。可怜那早孤的小女孩儿，她的名字是……

"芳儿！"琼国丈眼角掠过，转朝堂上一角望去，厉声道："芳儿！"角落里站着一名美丽姑娘，她身穿儒衫，俏脸默默向地。看那柔弱可怜的模样，活钟给大雨淋湿的小鸡，由衷地让人心疼。

琼武川当然也心疼，任谁有了这般可爱貌美的孙女儿，都舍不得打骂。可今晚的情势却由不得人，否则……头上三尺的英国公绝不会宽饶他。

在一众死人灵牌之前，连八十岁的琼武川也显得稚小了，他以手抚面，低低叹了口气，道："无关的人…全部给我退下。"大批下人心领神会，各自躬身倒退，堂上便只留了八名老臣下来。

家庙里剩下的全是琼府心腹，这些臣子跟随国丈已久，全都领过琼家恩情、也都替琼家尽心竭力。正因如此，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却绝不会外传一句。

今夜是元宵夜，普天同庆，可老爷子今晚脾气不太好。他先吐出了脓痰，之后牙齿又咬得喀喀作响，不消说，一会儿有人要大祸临头了。

什么事都有头一回，从当年的稚龄女童起算，直至今日的美艳姑娘，十多年来琼芳永远从容不迫，永远端庄体面，永远不让爷爷失望……但就在她二十四岁、即将出嫁的这一年，琼芳还是出事了。她不告而别了。

不告而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儿八位家臣文质彬彬，都曾不告而别，连琼武川八十岁年纪，有时兴之所至，也常溜得无影无踪。说来"不告而别"四个字，在他们是小事一桩，日日为之，稀松平常。不过琼芳不同，她不能不告而别。

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她是女人，纵使她腰中带剑，手上持枪，可在那身男装之下，她还是女儿身，她今日是琼武川的孙女，明日是苏颖超的妻子，来日还要做人家的母亲，将心比心，谁愿意自己的妻子不告而别，谁又想自己的母亲曾在酒铺里失踪?

可琼芳这般做了，尤其糟糕的是，她并非给坏人掳走，而是心干情愿地随陌生男子离去。整整半个月，她下落不明、无影无踪，若非国丈在护国寺前撞见了她，她还不知要游荡多久?

没人晓得她去了哪里，也没人知晓她在忙些什么。在这空白的半个月里，没人晓得她是怎么渡过的? 也许她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又或她每晚都和陌生男子同床共寝……也许她早已恣意而为……早已……早已……

琼国丈咬住了牙，他不敢想了。什么都不必辩解了。管她什么少阁主、什么琼女侠，女人就是女人，无论多大权势，只消剥下那身儒装，琼芳仍是女儿身。三大重罪降临：不守妇道、放浪形骸、清白见瑕。得此三条，世间男女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斜瞄她一眼，然后冷冷道出那个字……

"贱！"

"呜……呵……"琼武川气得发抖，却也不禁怕得发抖，他真不敢去看祖宗灵位，他不知该怎么向英国公解释，家门出了个下贱女人啊！

"芳儿……抬起头来……"琼武川喘息道："看着你的老祖宗……跪下。"琼芳轻轻抬起俏脸，望向案上供奉的大批牌位。那张脸蛋望来极是楚楚动人，可她越是美，琼武川越是怕怕，像是见到不堪入目的东西，他提起中气，厉声道："跪下！"大小姐低头垂目，望着家庙的地下，好似在发呆。琼武川浑身颤抖，他重重一掌拍下，厉声道："这还是琼家的女儿么？要你跪，你便跪！跪下！跪下！跪……下！"随着那声"下"，龙头钢鞭举了起来，这二十四节钢鞭下打奸臣，上醒昏君，乃是太祖赏赐的威仪重宝。万一抽到了小姐头上，那还不打得她香消玉陨？当此危急时刻，堂上霍地站起一人，他起身离座，单膝跪地，秉道："老爷子，少阁主南下贵州，一切全是听雨枫的主责。您若在气头上，请尽管打罚雨枫吧。"傅元影来了，他是苏颖超的师叔，也是宁不凡的师弟，眼见大小姐形势危殆，自不能置身事外。当下便起意顶罪，要让琼芳全身而退。一旁三棍杰也曾随行贵州，一时也跪倒在地，叩首道："国丈明监！我等保护大小姐不力，有失职责！请国丈重重治罪！"众人起意缓颊，琼武川却不领情，他拿起龙头钢鞭，使劲敲着供桌，厉声道："罪个屁！贵州是贵州！扬州是扬州！她在扬州不告而别！却是听你们教唆的么？"此言一出，众皆噤默。琼芳不告而别，事前无人知情，自无人能替她顶罪。琼武川深深吸了口气，森然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芳儿，把东西拿来……"琼芳别开头去，低声道："拿什么？"孙女儿装傻，琼武川却不傻，他举掌拍落，震得木椅扶手嘎嘎欲裂，吼道："枪！爷爷给你的枪！"堂上打雷了，国丈的嗓音活钟敲锣，震得众人的耳膜嗡嗡作响。琼芳面色苍白，只点了点头，便从怀中取出一柄火枪，双手奉了过去。

熟悉琼府事的都明白，琼府共有三大重宝。第一样是铁卷丹书，第二样是二十四节龙头钢鞭，第三样则是琼芳随身佩戴的那柄双管火枪。天下独一无二的连发枪，这是前朝太师遗下的佩枪。琼芳小时候不知向爷爷讨了多少回，方才在十六岁生日当天收下了它。那不只是贺礼而已，尚且还合有爷爷对她的信赖期待。而现下这一刻，爷爷要收回去了。

琼武川低头把玩着枪柄，他凝目瞧着瞧，忽然见到"江充"二字，大怒道："祸害！"火枪抛到了地下，二十四节龙头钢鞭直劈而下，轰然巨响爆出，已将火枪砸得歪曲变形；国丈目露凶光，兀自大怒不

已："祸害！祸害！祸害！"笼头钢鞭一记又一记狠狠抽出，火枪早已支离破碎，那镶金边的"江充"二字，也似惊怕无已的小老鼠儿，一股脑儿逃入桌椅匠下，躲得不见尾巴。

十六岁的生日礼物毁烂，护身兵器没了，权杖也丢了。紫云轩少阁主的风光到此为止，琼武川手底打得激烈，口中却大声呛咳起来，管家许南星急急上前，双手奉上了参茶，慌道："老爷子，身子要紧啊。"琼武川将茶杯接过，狠狠望地下砸个稀烂，厉声道："传令下去，自今日起，府中大小事不再经过她，一切由我作主！"众家臣大惊失色，全又跪倒在地，大声道："国丈！三思后行啊！大小姐磨练了这么多年……"琼武川怒道："磨什么！都已经磨成了下贱婊……"他嘿地一声，自知失言，霎时拿起龙头钢鞭，又对着火枪连番抽打，怒不可遏。

琼芳被废了，整整十年立身持家，俨然成形的少主威仪，全都白费了功夫。她低头望着支离破碎的火枪，心头却也不知是何滋味，眼见孙女废然无语，琼武川森然道："全都下去吧。"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众人自是大大松了口气，傅元影见琼芳始终不愧不闹，心里更感担忧，忙扶住了她，柔声道："小姐，来，我送你回房……"话声末毕，却听琼武川冷冷地道："雨枫……放开她，谁说她可以走了？"陡听此言，众家臣自是大吃一惊，那许南星慌忙抢上，道："老爷子！小姐都二十好几了……念在苏掌门的份上，你可别再……"琼武川斜瞅群臣，淡淡地道："下去……少跟我罗唆。"望着那威风无比的龙头钢鞭，许南星想起了昔时的少爷小姐，竟有心惊肉跳之感。琼武川育有一子一女，长子琼翊文武全材，中举进士，长女玉瑛号称绝世美女，嫁入皇门，说来都有大成就。可即使是这对尊贵姐弟，在国丈的钢鞭面前，却也不免……

堂上无人移步，每个人都替琼芳害怕。琼武川将眉毛一吊，神态狰狞，厉声道："下去！"一众家臣唯唯诺诺，只得向后退开，傅元影本是华山耆宿，地位不同寻常家臣，一时挡在小姐面前，迟迟不动。眼见"剑法师范"行径古怪，琼武川眯起了眼，冷冷地道："雨枫，听不懂人话了么？要你下去了。"傅元影全无退让之意，反而顿首下拜，求恳道："老爷子，少阁主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她的脾气是任性些，骄纵些，老爷子老要以此责备她，我等自无异议。可要说少阁主会做出贻

羞家门之事，雨枫却是不信。"事情可大可小，少阁主这几日固然下落不明，但要说她与男子厮混打滚，不守妇道，全场家臣却没一人相信。这不只是相信琼芳，也是相信苏颖超。他俩青梅竹马，相恋多年，琼芳便再不懂事，也绝不会舍下情郎。听得傅元影求情，众家臣同声起立，朗声道："国丈明监！少阁至于扬州不辞而别，乃是权宜行事，还请国丈从轻发落！"傅元影带头发难，八位家臣一同声援，琼武川却叹了口气，道："雨枫，别捞过界了。"捞过界，意思就是要他省省力气，别来管琼府的家务事。听得此言，博元影反而走上两步，来到一张牌位前，取过了线香，迳自拜了起来。

"六世公翊道甫"，面前那块木牌，正是琼家长子的灵位。眼见家臣祭拜亡子，竟尔上香祝祷，琼武川心头有火，森然道："雨枫……你想干啥？"傅元影面向灵牌，静静说道："老爷子，无父者失怙，无母者失恃，大小姐不仅是翊少爷的女儿，也是咱们这帮老臣的女儿……"猛听此言，国丈眼眶微红，额头青筋却是涨得老大，吕应裳见师弟惹祸，急忙转了回来，拉住了傅元影，低声道："可以了，别和国丈犯冲。"这"雨枫先生"却不肯走，他目望国丈，轻声道："老爷子……您若还记得，当晓得大少爷遗书托孤，将女儿托给了谁？""他妈的混蛋！"此话一说，好似烧着了引信，琼武川狂怒不已，拿起了龙头钢鞭，厉声道："我自家儿孙的事，犯得着你罗唆？滚出去！"国丈怒不可遏，这一鞭要是抽将下来，傅元影自有受伤之虞。吕应裳抢了上来，三棍杰半哄半拉，总算将傅元影拖走了。

好好的元宵夜，却成了多事之秋，先是孙女扯出大纰漏，现下连多年家臣也犯上争执，全都乱了谱。内室里只剩祖孙两人，一个坐，一个站，看琼芳一语不发，琼武川心头自也不痛快，他张口吸气，压抑吐纳，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将钢鞭放落下来，叹道："芳儿，把你的心事说出来。爷爷这儿听着。"琼芳望着地下的火枪，容情平淡，静声道："说什么？"琼武川好容易压下火气，听得此言，忍不住双手抚面，使劲搓了搓，道："现下没有外人了，你明明白白说吧，你那日到底是为了什么，居然和那个面贩走了？"听得面贩二字，琼芳眉毛微微一动，低声道："这件事是谁说的？"琼武川闭上双眼，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爷爷明白告诉你，现下八成连苏颖超也听说了。"琼芳想到了情郎，心头更感黯然，苏颖超心情坏极，打琼芳回来，始终

低头画图，仿佛没见到她似的。眼看孙女默默无言，国丈举手抚面，低声道："芳儿，爷爷老了，可还没老糊涂……如果你真不愿嫁给颖超，那便早点说，爷爷不会勉强你的。"堂上一片静默，琼芳虽然生性机灵聪明，可此时她却不会说话了，连说谎也不会了。

过得半晌，琼武川叹了口气，道："回答爷爷，颖超待你好不好？"琼芳闭上双眼，过得半晌，终于默默颔首，道："颖超待我很好。"琼武川冷冷又道："那你为何和一个陌生男子走了？你不怕惹得家人伤心、闹得婚事告吹么？"琼芳低下头去，想起青梅竹马的种种往事，心里有些难过。琼武川见孙女仍旧缄默，不由叹道："芳儿，告诉爷爷吧，你到底和谁走了？去干了些什么？一五一十乖乖说，不管你在扬州做了什么，爷爷都可以饶过你。"孙女仍旧缄默，还是什么都不说。琼芳不是小孩子，她能照顾紫云轩的大事，自有几分聪明，可她越是噤声不语，越是说她心里还挂着一些东西，脏东西。

琼武川叹了口气，他把龙头钢鞭抛回供桌，跟着从木柜里"请"出一根五彩藤条，朝自己左手轻轻拍打，淡淡地道："芳儿，爷爷管不动你了，只有请'老祖宗'出来了。"方才许南星、傅元影与国丈犯冲，全都是为了这东西，人见人怕的东西。

眼望爷爷手中的藤条，饶她琼芳平素颐指气使，此时还是发起抖来了。这宝贝是先祖英国公传下来的家法，当然也有个响后的名头，称作"五色目醒"，未挥动时色做五彩，挥起来便吵粱道白光，取意五色令人目盲，须得当头一醒，方得震溃启明之效。

琼武川斜睨孙女一眼，微笑道："还记得么？以前爷爷怎么打你爹的？"琼芳闻得此言，忽然低下头去，轻轻咬住了下唇。小时候不只爹爹挨打，连姑姑也挨打，纵使是景泰皇爷的亲嫂子，她也曾在家中给毒打过几回，琼芳听过她的哭声，那凄厉哭喊好生怕人，至今飞萦不去，犹在耳边缭绕。

琼武川淡淡说道："你爹爹四十岁那年犯了错，我照打不误。便你姑姑那般娇弱，爷爷也抽得她满地爬。芳儿，爷爷虽把你当成男子汉教养，却不曾结结实实地抽过你，你可晓得为什么？"琼芳望着爷爷，忽从内心里惧怕起来，仿佛见到姑姑缩入墙角、哀哀啼愧之状，她情不自禁向后退开。琼武川却不让她走了，老国丈俯身向前，执起了孙女儿的小手，淡淡说道："丫头，你从小没了爹娘，爷爷心疼你，从来

舍不得打你骂你，可你今日做错了事，却要爷爷怎么办呢？"听得爷爷的温柔说话，琼芳终于眼眶发红，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琼武川怜声道："孩子……爷爷先不逼问你了，来……你跪下，学你姑姑的模样，给爷爷认个错、撒个娇，好好地告诉爷爷，你再也不敢了，那爷爷就可以饶过你，好不好？"国丈嘴角含笑，目现慈祥之光，祖孙默默相望，良久良久，琼芳没有作声，因为不知不觉间，她又听到了那个低沉的嗓音，温柔地呼唤着她……

"芳儿……我的芳儿……我可怜的芳儿……"

泪眼朦胧间，琼芳望着爹爹的灵位，忍不住痛愧失声。很久很久以前……在换上男装以前，在结识颖超以前，在她还是个可怜小孤女的时候，她就努力忘掉一件事。直到那一天，她见了那双眼睛……那水洞里温润如玉的眼神，既亲切又熟稔……

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年的尘封往事……她才忽然想起了那件事……

就在这家庙里，就在那供桌旁，那一夜小琼芳一直哭啊……

心念百转千回，琼芳抬起头来，望着爷爷的老脸。国丈玩着手上藤条，飕飕咻咻，五色目醒随风舞动，老人家也是嘴角含笑，道："芳儿，想认错了么？"琼芳没有辩解了，她当然也不想下跪，只托起了左掌，坦然道："打吧。"琼芳扬起下颚，紧闭樱口，望来有些倔。孙女要强，琼武川也是面带微笑，颔首道："好芳儿，无愧是我琼家的女儿，真是够胆。"他凝视孙女，面泛微笑，忽然双目圆睁，怒喝道："胆胆胆！今日便打你这个胆！胆、胆、胆！"第一声胆字，伴随一记风声抽落，啪地大响惊动庙堂，少阁主的掌心现出第一条红肿，老人抓住孙女儿的手臂，"五色目醒"闪电挥落，打出一片彩虹。

劈劈啪啪之中，爷爷没有怜惜，真正地猛抽猛打。每一下怒喝，便伴随一记抽打，藤条挥落，全抽在掌中的红肿上。

玉手破皮发肿，好似有炭火放置掌心，红上加红，肿上又肿，他要孙女儿痛苦十倍。琼芳委实吃痛不过，急忙扯手要逃，国丈放脱她的左手，淡淡地道："丫头，方才不是充好汉么？怎又怕了啊？"听得爷爷的嘲弄，琼芳一时豁出了性命，竟又将左手伸了出去。大声道："再来！"眼见琼芳的左手也似下巴一般，兀自高高举起，不曾放落一寸。琼武川微笑道："好行啊，爷爷真的好佩服你啊！啊、啊、

啊、啊！"一声啊、一记抽，琼武川真正火大了，一次一次响后抽打，全从琼芳雪嫩的掌心里冒出来。琼芳咬牙低头，只当自己是木头做的，不痛也不痒。

咚地一声，琼芳痛得晕了，已然摔倒在地。琼武川捏了捏她的人中，又将她拖了起来，笑道："二十下，区区二十下，你琼女侠便挺不住了啊，啊？"啪！啪！最后两下没打在掌心里，全抽在琼芳的后背上，听来打鼓也似。可怜琼芳左掌满是血痕，背后又吃了痛，脚下再也支撑不住，一时已是半倒半跪。

"起来……"琼武川刻意折辱孙女，用官靴碰了碰她的额头。

琼芳咬牙切齿，虽在痛澈心肺间，兀自一拐一拐地爬将起来，便如过去十多年，纵使那双漂后凤眼满泓泪水，她还是有泪不轻弹。琼武川伸出两指，轻轻托起孙女儿可爱的下巴，笑道："哭吧，乖女孩。爷爷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哭出来，爷爷就饶过你。"堂堂一等功臣之后，开国大公琼鹰的嫡系子孙，琼芳的性子极烈极倔，她仰头看向爷爷，忽然厉声道："什么二十下、三十下！便是一百一千！那也是等闲！"孙女傲然仰天，豁出了性命，琼武川不免哈哈大笑："芳儿，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啊？""一千下！"便如江湖里的英雄气概，武林中的侠义无双，即使对方是爷爷，琼芳也不肯屈服求饶，听她大吼大叫："我要你抽一千下！你听不懂吗？"祖孙再无转圜余地，琼武川不再作弄孙女了，他终于深深叹了口气，道："芳儿啊芳儿……看你这般硬气，真不枉爷爷教你读书写字。可爷爷要提醒你，纵使你穿上男装……"吼声突起，藤条如暴雨落："你也不是个男人！"雷霆暴雨而落，琼武川真正开打了，先前不过是逗逗孩子而已，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响声太过密集，已经不下能计数。琼芳后悔了，心里有个声音呐喊着，她想要撒娇、想要求饶。可怜爷狰狞的面孔映入眼帘，偏又让她吭不出一个字儿，此时此刻，她宁愿咬舌自尽，一了百了，她也不要低头。

线香烧完了，啪地最后一响，琼芳已是倒地不起。琼武川收住了手，喘了口气，缓缓又道："芳儿，一百下打完了，还想再讨打么？爷爷奉陪到底啊。"再打下去，这只左手恐怕要残了。此时琼芳倒在地下，左手五指撑不开，收不拢，好似不是自己的。胆气再豪再勇，却也只能低声喘气。

国丈像是打赢了一场仗，他举帕埠笏擦汗，淡淡笑道："芳儿，你要有一分倔，爷爷便有十分倔，你要有一个胆，爷爷便有十个胆。你甭想找爷爷斗，不然……"他横过藤条，拖住孙女的下颚，将她的粉脸抬了起来。

藤条带了侮慢，琼芳痛得不能作声，只别开了脸，不愿去瞧爷爷。她心里明白，一旦自己看了那张轻蔑老脸，必会不顾一切向他挑衅吼叫。

孙女神态稍有倔强，国丈立生感应，只见藤条无声无息移到背后，听得爷爷淡淡地道："芳儿，够胆再试试，爷爷一定打残你。"琼芳浑身发抖，挨了一百记毒打后，她也晓得爷爷说话算话，绝无虚言。眼见孙女儿怕得厉害，琼武川托起了孙女的血掌，淡淡地道："傻丫头，别白白挨打了。来，自己说吧，爷爷今日为何这般生气？"琼芳不说话了，琼武川却也没一鞭抽下，他见孙女低头不语，便将她一把拉了起来，淡淡地道："丫头，你该知道的，爷爷此生就只一个心愿，对你……也只那么一点小要求，你记得么？"克绍箕裘、兴复琼家，让紫云轩永远流传下去，此事自小便是琼芳的使命，她怎能不知道？当即深深吸了口气，忍气咬牙："爷爷要我继承紫云轩，光大家业，让它永远流传下去。"琼武川颔首道："说得好，永远、永远，就是这两个字儿。"他将藤条毯笏起来，叹道："可是啊芳儿……你有没想过，该怎么才能永远呢？"琼芳还很年轻，当然不晓得什么叫做"永远"，眼看孙女一脸茫然，琼武川却晓得答案，他笑了笑，说道："来，让爷爷告诉你四个字，你只消牢记在心，咱们琼家就不会亡了……"他见琼芳兀自不解，便又附耳过来，低声道："丫头，举案齐眉啊。"白头偕老、举案齐眉，本是婚宴应景的对仗词，却似另有深意。老国丈喝了口茶水，又道："什么是'举案'呢？举案，便是向丈夫跪下，这个'齐眉'，便是要你高高举起饭盘，齐准眉间，那才显得出柔顺可爱。"琼芳杏眼圆军，难怪过去没人跟她说过这个成语的典故，却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可这和"永远"两字有何干系呢？琼芳呆呆望着爷爷，听他咳了咳，又皱了皱眉，像是有些害羞似的，低声道："有些话，爷爷不太好说，可你穿了一辈子男装，脾气大、火气足，爷爷想了就烦，丫头……就当爷爷多事吧，这儿提醒你一句……"爷爷更腼腆了，他把目光瞧着别处，像是要说什么秘密，附耳细声道："你嫁出去以后，千万

别犯害臊，更别觉得委屈，反正人家要你怎么做，你便怎么做。爷爷跟你说，你要躺不下来……那咱们琼家真要亡了……"琼芳呆住了，她从来没想过，爷爷竟会跟她提这档子事。她呆呆体会爷爷的话意，茫茫然间，琼武川附耳过来，叹道："孩子，你到底懂不懂啊？真要爷爷说么？"下蛋吧，琼芳……琼芳呆呆听着弦外之音，宛如成了一只呆滞母鸡。

鸡生蛋、蛋生鸡，躺在床上解衣带，母鸡含泪孵金蛋，从此温柔地养育小鸡，二十年后，紫云轩即将诞下一位无上真主，这才是琼芳真正的使命。

打小换上男装，承担爹爹遗下的一切重担，现下琼芳才懂了自己的身分。她低下头去，终于哭了出来。下蛋的母鸡不须威风，不必派头……这样就行了……不对，不是这样，母鸡还是该要点威风、要点派头，这样才会引来一只真正威武的公鸡，让她生出一只最厉害的小鸡。

琼芳颓然坐倒，美丽的长发散落双肩。她望着自己的那双美腿、举起了玉手，遮住了雪白粉面，娇弱无力地愧出了声。

眼见孙女儿终于哭了，琼武川大为欣慰，道："对了，就该泪花花。芳儿，别管什么三从四德，什么靠山也抵不过泪汪汪，瞧你愧得多美，多惹人怜啊。""吼！"少女猛地抬头起来，秀眼怒军，连嘴唇都咬出血来了。猛见孙女形貌如此忿恚，国丈不由咦了一声，奇道："你那是什么眼神？丑得怕人啊？"琼芳披头散发，额头渐渐吊起，凤眼慢慢生威，望之如同索命女鬼，琼武川却是丝毫不怕，只淡淡笑了笑，道："干什么？你又想平定天下了么？"平定天下，好熟悉的四个字，琼芳眼瞳微微颤晃，便又动弹不得了。琼武川再次拿起了藤条，笑道："忘了么？平定天下，来，爷爷跟你猜个谜，嗯，我想想……那个面贩子姓啥叫谁啊……"猛然背后吃痛，一记毒抽猛打飞落背上，听得爷爷怒吼道："卢云啊！"藤条如同雷击，狠狠打醒了琼芳，也打得她跪倒在地，一脸惊愕。

"他妈的屄！"老国丈骂起粗口了："真以为你爷爷是傻子么？告诉你，我老早就知道这档事了！他妈的屄，你想和姓卢的平定天下！你想平定谁？平你的老祖宗？平咱们正统王朝？揍你！揍死你！他妈的下贱婊子也不如，今夜就是要揍得你一辈子听话！听话！"琼芳呆住

了，那夜她一时激动，吻了卢云一记，便说了平定天下四个字，谁晓得却给爷爷全盘掌握了，劈劈啪啪，琼武川乱抽乱打，琼芳也纵声尖叫起来："谁！是谁告诉你的！你为何会知道他！""傻丫头！爷爷是当朝国丈啊！"琼武川抓起了孙女，就手狂抽："打你去贵州开始，爷爷便差人跟着你了，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在荆州冲撞了谁，在扬州和谁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儿，爷爷全都知晓！"琼芳浑身麻痹，低头挨揍，连疼也忘了喊，她从不晓得爷爷那么神通广大，更不知道爷爷对自己这般不放心。

"嗤……"琼武川终于缓下手来了，她抚着孙女的秀发，森然冷笑道："傻丫头，别以为你手掌紫云轩，得意风生，其实你屁都不懂。来，爷爷今日让你一次长大，让你晓得咱们家到底姓啥叫谁！"在孙女的茫然之中，老爷爷伸手来到自己的衣襟，缓缓解开大红官袍，霎时之间，身上的五彩火凤裂开了，露出了肩头底下的那记……烙印啊……琼芳牙关颤抖，一颗心已然停了。那振翅昂首的雄鹰，正停在爷爷老迈的沙皮皱肤上，斜目睥睨着自己。

错愕、迷惑、张惶……少阁主张大了嘴，终于凄厉尖叫起来。

孙女如受鬼惊，琼武川却是神色平淡，他收敛了怒容，道："芳儿，也该是告诉你的时候了，没错，爷爷便是'镇国铁卫'的……"他扬起脸面，傲然自道身分。

"三当家。"

这辈子最倒楣的一天……居然是在正月元宵夜?

琼芳张大了嘴，她输了，真是输到家了，千辛万苦去找宁不凡，一心一意想来对付黑衣人，结果黑衣人就住在她家？宋公迈说得没错，他是该出手管教自己，爷爷更该万分感激他，因为……因为爷爷自己就是黑衣人的大头目啊！他也有那幅烙印啊！

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黑衣人，到处都有黑衣人，简直像黑大耗子一般四处乱窜，不过小琼芳再也不必烦恼害怕了，因为她自己就是黑衣人的孙女，她也黑得紧啊。

琼芳呆了，好似给点上了穴道，再也无法动弹。琼武川一把拉起了孙女，静静地道："丫头，不要怕，也不要慌，今日爷爷既然告诉了你，便有打算让你知晓一切。"他静静望向孙女，幽幽地道："芳儿，还记得刘敬么？"听得刘敬二字，琼芳忍不住啊了一声，道："刘爷

爷……"琼武川微笑道："唉，不错，你还记得他啊？"琼芳当然记得，昔时她年岁幼小，这位刘爷爷便常来家里作客。每回老人家只要见了小姑娘，总要笑吟吟地递上一块糕，赏她几件稀奇的小童玩，直到他忽然失踪为止。琼武川微笑道："你晓得他为何不见了么？"眼见琼芳茫然摇头，琼武川自顾自地嘿嘿一笑："孩子，你可晓得刘敬惨死那年，咱们琼家险些给太后抄了？"琼芳根本没在听，她只是想着刘爷爷的糕饼儿，那一年……刘敬不见了，自此之后，爷爷忘了他，府里家臣也想不起来了，无论小琼芳怎么问，大家总是想不起刘爷爷，仿佛天下压根儿没这个人似的……直到今日，十多年过了，刘爷爷才从"三当家"的口中冒了出来……

想起刘爷爷的笑容，琼芳眼眶竟尔湿润了。琼武川不解孙女何以悲伤，又道："孩子，刘敬死后，咱们琼家局面更加艰难，再没人敢提复辟一事，可那年大掌柜赌上了性命，创立了'镇国铁卫'……第一个便找上了爷爷……他明白复辟若要成功，便不能没有琼武川援手，我心里也明白，东厂覆灭，刘敬失手，连你姑姑也给连累，这一战是我琼某人此生最后一击……胜则登天，败则万劫不复……我若不赌这一局，死也不瞑目……"他越说嗓音越喘，足以想见当时局面的险恶，慢慢声调低回，忽尔拔尖而起，纵声大笑："刘总管！你见到了吗？命中注定，九死一生，我琼武川还是赢了！哈哈！哈哈！有志者事竟成！咱们这些有志之士前仆后继，正统朝终于创建成功！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一片激动狂笑之中，琼武川满面豪情，已是趴倒在地，对着皇城方位拼命叩首。

琼芳怔怔听着，脑中却是一片空白。

沉雄的嗓音中，爷爷显得很激动，他忽然压低了嗓子："孩子，别白白挨打了。也别以为爷爷废了你的少阁主，你就没了权柄，瞧仔细，这是什么！"爷爷手上有一只鹰，银雕出来的飞鹰令牌，琼芳呆呆看着，听得爷爷道："芳儿，爷爷懂得你的心事，你别以为爷爷压根儿不屑你的才干，你全错了。这个紫云轩固然要传给颖超，可琼家真正第一要紧的大位，却是专程留给你的。"琼武川附耳靠来，轻轻嘱咐："孩子，国家之权，岂同小可？轻则灭人满门，重则杀戮万千，天下要能自由进出后宫的，除开爷爷以外，日后怕只有你了。咱们这个三当家内管禁宫，外结朝臣，权势非同小可，爷爷与大掌柜商量过

了，他也同意让你接下这个大位……"爷爷显得很神秘、很亢奋，他凝目望向自己，眼中满是激励期待，琼芳惊骇之下，反而两脚抵地，急急退缩："不要！不要！我才不要做黑衣人！我不要做坏人！""坏人？"琼武川吃了一惊，好似不解孙女给他安的新名号，茫然便道："谁是坏人？""你！"琼芳戟指尖叫："坏人！黑衣人是大坏人！"琼武川哈哈笑了，自管蹲到琼芳身旁，抚揉她的面颊，笑道："荒唐啊！你从哪儿生来的荒唐念头，咱们是复辟义士啊，要说谁是坏人，那也是江充这大奸臣、景泰这假皇帝……他们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琼武川忍不住又咳嗽起来，他抹去嘴角唾沫，便又拉住了琼芳，悄声道："懂了吧？爷爷为何会这般生气？老实告诉你，爷爷就是怕你学坏了。上个月有人告诉我，说你在太医院里冲撞宋公迈，说了好些不知轻重的话，爷爷听说以后，心里很是担忧。后来又听说你在荆州侮辱军官，又到扬州私议朝政，最后居然和景泰朝的状元溜走了……"他拼命摇头，跟着拉住了孙女，口气带了几分忐忑，郑重嘱咐："芳儿，相信爷爷，千万别靠近那个姓卢的，他会带你走上歪路……终于害你为难朝廷、为难皇上，为难你自己。到时候大祸临头，怕连爷爷也救不了你了……"听到此处，琼芳忍不住啊了一声，她彻头彻尾地明白了，爷爷今日下手来打自己，绝非是为了她不告而别，更不是担忧她不守妇道，而是怕她惹上不该惹的人，走上不该走的路。

琼武川深深舒了口气，穿回了衣衫，一手搂住孙女的肩头，道："爷爷身为武英朝的国丈，身处险地，有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可芳儿啊……你得相信爷爷，一辈子乖乖听话，安安稳稳，爷爷告诉你的全不会错，懂么？"琼芳才懒得听，她只是低着头，咬着牙，此时此刻，她连母鸡也不是了，她变成一个屁了。

紫云轩什么的，出嫁生子什么的，全都是屁。这世上唯一不是屁的，只有爷爷。

自称赌注了一切的国丈，他当然也把孙女一起赌进去了。权谋霸术在前，琼芳的大路也在前，唯有化身成精忠报国的好兄弟，"镇国铁卫"，她才是爷爷的乖孙女。

有这样的爷爷，真好。琼芳忽然微微一笑，她抬起头来，静静瞧望爹爹的灵位，此时此刻，她总算找到比重男轻女更妙的玩意儿……

孙女神色静默，琼武川便又换上了和蔼慈容，微笑道："丫头，欢喜了吧？以后你白日里就装个乖乖小媳妇儿，晚上嘛摇身一变，就做咱客栈里的三当家……多神气好玩，那才叫做不让须眉。"他拉着孙女的手掌，含笑道："手还疼么？过来，爷爷替你擦药。"琼武川年纪长了，一旦罗唆起来，宛如老太婆也似。琼芳没有理睬爷爷，她抬眼望向列祖列宗，口唇喃喃间，只一拐一拐走到供桌前，低手拾起一只酒杯。

琼芳低头凝视杯底，这是秘色瓷，几百年前太祖英国公买下了它，将之搁上了供桌。几百年后，英国公高坐神案，目睹了小琼芳的父亲拿起了瓷杯，饮下杯中酒，就此长眠不起。

琼芳眼眶湿红了，她瞧望碧幽幽的杯底，那里还藏了一位徘徊不走的幽灵，他从冥海怒涛里探头出来，向他的小女儿轻轻挥手。

琼芳低下头去，长长的睫毛滚落了泪珠，坠入了杯中。

琼武川柔声道："芳儿，你想说什么？"琼芳没有回话，她侧过脸蛋，贴住了酒杯，轻轻摩挲哀怜。红唇里冒出阵阵暖气，似要说什么，又似穿不透团团迷雾。

孙女模样奇怪，彷佛中邪一般。琼武川越看是越疑，越疑复越惊，喝道："芳儿，你到底怎么了？说话啊！"听得爷爷的呼唤，琼芳竟是满面不忍，十年来相依为命的爷爷，小芳儿始终不忍心伤他，爷爷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如果没有了芳儿，会不会很快就死掉?

琼芳仰起头来，凝视院外的星空，那一轮玉盘仍旧高挂在天。当此一刻，她拿起给爷爷打伤的左手，轻轻抽噎啜泣。因为早知如此，她才不要回北京，她宁可和卢云一起逃到天涯海角，她也不要见到这样的爷爷……

琼武川有些不高兴了，大声催促孙女："芳儿！你别老是哭！你到底想说什么？"想说什么呢……十年来不敢想的事情，一旦得到解答的那一刻，分别的时候也将到来。

"太祖英国公、列祖列宗……"琼芳仰望神案，幽幽说话，她凝视着无数灵位，忽地兜兜转了圈，媚眼横视，欢容而笑："看！这儿有个'镇国铁卫'呢！"琼芳凝眸含笑，左手叉腰，娇怯切地瞧着她的爷爷，此时她左掌心鲜血迸流，可她不疼不叫，那容情竟是美极了！

琼武川震惊不已，不知怎地，面前的孙女儿好生尊贵美丽，眉宇间竟如自己的母亲复生。琼武川颤抖不已，一时大感害怕，他越来越慌，脚步连连后退，终于撞上了供桌。

咚咚连声，无数牌位倒了下来，国丈冷汗出了一身，不由自主转过头去，但见列祖列宗的灵位全都翻倒，只余下一张木牌立在桌上，那是儿子琼翊的灵位。

堂堂八十岁的国丈，如今成了小小幼童，不知不觉间，他全身发抖，拿起了五目色醒，颤声道："你……你别过来……"琼芳拢了拢秀发，含笑道："爷爷，为什么芳儿不能过去呢？芳儿打小最听你的话了……别人家的女孩可以撒娇擦胭脂，芳儿却要读书打算盘，别人家的女孩可以哭哭啼啼，芳儿却要学梁山好汉，爷爷……您说，芳儿是不是好乖、好听话？"琼芳眼角含着一抹娇，莲步挪移，手上却端着那只酒杯。孙女好似中邪了，逼得琼武川向后退开一步，听他喘道："你醒醒，别闹了……快别闹了……"说话间频频后退，撞上了茶几，当地一响，龙头钢鞭坠到了地下。

"镇国铁卫！最棒了！"琼芳双颊如火，她两手高举过肩，如花仙子股兜兜转了个圈，跟着回目望向爷爷，含笑道："爷爷，这酒杯里有个秘密吆，你想不想听？"琼武川当然不想听，只是不住喘气，琼芳遮掩嘴角，神秘兮兮地笑着："那一夜，太祖英国公，列祖列宗，全都亲眼见到了喔。在这个家庙里，他们的小小女儿扑了上来，抱住她的爹爹，失声痛哭喔……"酒杯里像是有毒，又像是带了邪，居然摄走了孙女的魂魄，琼武川厉声道："芳儿！你醒醒！快放下那酒杯！"听了爷爷的劝说，琼芳反而双手捧着酒杯，缓缓移向国丈，含笑道："爷爷，你不要怕啊，人家姑姑守了三十年的活寡，她嫁给臭老头都没怕了，你怕什么呢？"手臂前移，寸寸靠近，杯口却朝琼武川嘴边送来。琼武川怕极了，霎时双目瞪直，青筋凸起，他拿起藤叹□向孙女，厉声道："不许胡说！你……你姑姑是皇后，她日子开心得很……"琼武川怕到了心窝，孙女儿却不停手，她倚了过来，右手送来酒杯，含笑道："好吧，我不胡说了，爷爷，来吧，咱们喝一盅吧。"琼武川慌道："你走开，爷爷告诉你多少次了……你爹爹是病死的，病死的……你别老是胡思乱想……""我没有胡思乱想啊。"琼芳含笑道："我是镇国铁卫啊。"杯口离自己的嘴唇越来越近，终于碰上了唇，琼武川惊惧

之下，奋起全身功力，一把将琼芳推倒在地，厉声道："放肆！"当啷一声响，琼芳手中的酒杯摔落下地，顿时打了个粉碎。可怜小琼芳发夹给爷爷狠狠揪住，怎么也逃不开。

"混蛋！"国丈大怒欲狂，青筋暴起，家法如闪电狂挥而来。国丈年过八十，精力虽褪，内功根柢却只有更加深厚，此番盛怒之下，手底不再容情，但见家法夹带劲风，威力到处，惊得满桌灵位杯盘全数活了，一同窜逃下地。

藤条雷霆震怒，一旦抽中孙女，恐怕会打得她脑浆迸流，香消玉陨，便在这生死一刻，琼芳居然不闪不避，她蓦地跪倒在地，手指琼武川，尖叫道："太祖英国公！高庙阴殛！"最最无助的悲喊，便是这句高庙阴殛。昔年琼贵妃遭逢大难，眼见求死不成，即将为人奸辱，便曾在仁智殿里向列祖列宗纵情悲嚎，乞求英魂下凡显灵，施雷放电，活活劈死不肖儿孙。十年已过，这么一记雷声隆隆，却是发于家庙之前，出于琼芳之口。

砰地一声大响，家庙红门撞开，一条身影直闯入堂，他后背挺起，反身压倒了琼芳，挡下了琼武川这记猛打。一声痛哼响起，来人衣衫迸裂，痛入骨髓，这一抽竟然运上了全力。琼芳冲上前去，将那人一把抱住，放声大愧："超哥！"苏颖超来了，他听说琼芳给爷爷拖入了家庙，也是心悬情人的安危，早已窥伺门外，随时出手相救，万分危急之下，总算保住了琼芳的性命。

国丈下手好重，只打得苏颖超疼痛难言，几欲内伤。琼武川气喘吁吁，终于停下手来。苏颖超额头滚落汗珠，喘着气，低下头，猛见琼芳左手满是鲜血，赶忙又挡到琼武川面前，大声道："爷爷，饶过芳儿，饶过她。"眼见苏颖超拜伏在地，只在求情不止，琼武川满面怒容，厉声道："你……你躲在外头多久了？"苏颖超抚着后背，忍痛道："没……没有……孙儿……孙儿只是听了尖叫，这才闯进门来……"琼武川稍感放心，大声道："那你……你有没有听到什么？"苏颖超翻着白眼，痛得难以言语。琼武川又怕又惊，又慌又气，他狠狠瞪了孙女一眼，自将家法抛出，掉头急步去了。

第九章 冤家

夜深人静，少阁主回到了自己房里。床头还搁着自己的喜帖，琼芳却殊无喜意，左掌心火辣辣疼，裹着冰块消肿，可那心里的由衷酸疼，却该怎么包扎?

黑衣恶鬼四处索命，非但打烂了自己的火枪，还打算让她披上黑嫁衣，趁早生下黑魔王。

犯下滔天大错后，琼芳已是一文不值了。人人都在问她，为何堂堂的紫云轩阁主，竟尔不自爱到这个地步? 她什么也不想辩驳，她什么也都无所谓，反正黑衣人天下无敌，自己再贱再坏，只要换上了黑衣袍，她也天下无敌了。

此时此刻，真盼有个英雄侠客陡然现身，将她带离无边苦海，永远不要再回来。

正要啜泣间，忽然房门开启一缝，透进了黑影。琼芳大为惊吓，今夜她见了太多的黑衣恶鬼，万一黑魔怪闯入了自己房里，却要怎么办?

正发抖间，那黑影猛地窜入房中，真个闯了进来。正要放声尖叫，猛听汪汪声响，那黑影飞窜上床，扑到她面前舔舔咬咬。

琼芳大喜过望，最可爱的小黑影来了，它不只会舔会咬，还能摇尾巴，不消说，这正是由淮安携回的那只黑狗。她心头怦怦跳了起来，看小黑犬乍然归来，却是谁将它带回来的? 她心头一热，赶忙去瞧门口，就盼能见到那个身影。

忽听门外传来口哨声，小黑犬应声纵地，蹦蹦来到房门口，狗鼻子挨了挨，拱开了房门。

狗掀门帘，全仗一张嘴，是谁带回了小黑犬，答案即将揭晓。琼芳全身发抖，大喜呼喊："卢……"房门开启，小黑犬迎进了一只猫，他生了双大大的猫眼儿，却是苏颖超来了。琼芳啊了一声，一时垂头丧气，她早该料到门外是自个儿的情郎，此时夜深人静，若非是新郎官，谁敢上她的房里来?

苏颖超缓步而进，他见琼芳守在床上，低头望着地下，不敢与自己目光相接。

苏颖超沉吟半晌，便也不急着说话，只向小黑犬招了招手，道："小伙计，过来。"说话间将手一换位，变魔术似的摸了块肥蹄膀

出来，小黑犬闻香扑爪，攀上三达传人的裤子，跳得更高了。

毕竟是三达传人，苏颖超无论习剑还是做别的，总能抓住诀窍，果然这么一逗，便已让琼芳破涕为笑。苏颖超早在留意她的神色，一见她面带笑容，当即拍了拍小黑犬的脑袋，吩咐道："过去逗她开心。"小黑犬衅衅低吠，神速飞出，迳自纵上床去，这狗一辈子没来过暖炕，乍觉此地温暖如春，当可久留，忙将爪子在棉被上搔了搔，兜兜转圈，自将右腿高高举起，预备标记地盘。

琼芳大吃一惊，慌忙驱赶，道："下去！下去！"小黑犬窜逃下地，苏颖超哈哈大笑，他反手闩上了门，行到琼芳面前，俯身望着她，微笑道："娟儿要我带它进房，说可以逗你开心，果然如此了。"听得是娟儿送来的黑犬，琼芳自也不觉讶异。她与娟儿认识了十多年，彼此最是知心不过，想来她伯小俩口吵了起来，这才送黑犬过来做和事佬。

苏颖超搬过了板凳，凝视着琼芳，柔声道："手还痛着么？"琼芳身心受了折磨，早想找人倾诉，霎时什么也管不着了，迳自扑入苏颖超怀里，放声哭了起来。

苏颖超也没多问什么，琼芳为自己犯险南下，好容易从贵州归来，此时此刻，什么都不该多问，无论她发生了何事，都已经过去了。

苏颖超轻抚她的发丝，轻声道："下次爷爷若再打你，我便找他拼命去。"眼见情人一如往昔，琼芳再无半分犹疑，当即扑了过去，放声愧道："超哥！我对不起你！"牛郎织女再次相会了。苏颖超斟了一杯热茶，左手搂着琼芳的柳腰，慢慢去喂她。琼芳喝了几口热茶，心里隐隐感到温馨，柔声道："超哥，大家都说你过年时心情不好，整日躲在房里不出来……你是不是还在烦心剑法的事儿？"苏颖超摇头一笑："没什么事，只是练剑出了点岔子，心里闷。"说着朝她的粉颊上轻轻一吻，满面爱怜："见到你回来，什么病都好了。"此行南下贵州，便是为了苏颖超的心病，倘若他又能找回那潇洒从容的模样，那是什么都不必烦恼了。琼芳望着情郎，想起爷爷的烙印，心头忽然微起害怕，便朝苏颖超的右臂去摸。苏颖超微微一笑，道："怎么了？"琼芳垂下俏脸，低声道："没……没事……"许多事不能说，也不该说，琼芳虽然刁蛮任性，可她也非常聪明，她晓得事涉爷爷一生清

誉，很多事情没明白前，绝不能贸然透露。场面忽然静了下来，琼芳低头忖念，想到了那张字条，忙道："超哥……傅师范把那纸条给你了么？"苏颖超微微一笑，反问道："什么纸条？"琼芳细声道："就是……就是藏在泥丸里的那张字条……"苏颖超醒了过来，含笑道："是了，就是那玩意儿把你引去贵州？"琼芳默默垂首，细声道："那时候你连话也不说了，谁也不睬。咱们怕你生病了，就把你师父留下的泥丸捏破了……"苏颖超微笑道："我晓得，你们想去找我师父回来，对么？"琼芳叹了口气，道："是啊。可是那泥丸上也没有字迹，傅师范说有人在贵州见过宁大侠，咱们商议定了，便顺势去白水……"白水大瀑四字来到嘴边，心中千丝万缕缠绕，让她不知不觉间叹了口气。她摇了摇头，细声道："后来便去了贵阳一带找人……"琼芳欲言又止，苏颖超却没多问，只是含笑望着她。琼芳有些担忧，忙道："超哥，咱们自做主张，你……你会生气么？"苏颖超摇头道："不会，你和傅师范都是好心，我不会怪你们的。"琼芳心下场安，便道："那……那张字条呢？你看过了么？"苏颖超微微颔首，道："看过了。"琼芳忙道："那……那你瞧出什么端倪了么？"苏颖超摇了摇头："吾师举止高深莫测，我也弄不明白。"当日取出字条之时，本以为宁不凡人在贵州水瀑，对照后事发展，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琼芳叹了口气，她见苏颖超双眼无光，像是隐隐藏着心事，想来必还参不破其中奥秘。她心里起了怜惜，便轻抚情郎的面颊，柔声道："超哥，有个人告诉我，他说这张字条里藏了个机密，叫做起处就是断处，绝处才能逢……逢春……"琼芳说了半天，苏颖超却只目光向地，嘴角挂着笑，仿佛她说得都是废话，全然不必上心。琼芳心里益发担忧，只是反望着苏颖超，喃喃地道："超哥，你……你有什么体悟么？"苏颖超的猫儿大眼眨了眨，自顾自地耸了耸肩，目光带着一抹笑："这话是谁说的？"这话难住了琼芳，她撇开头去，支支吾吾，却是不肯说。苏颖超笑了笑，道："是不是你在扬州遇上的那名神秘大侠？是他要你来指点三达传人的？"此言一出，琼芳心里蓦地害怕起来，已知苏颖超知晓了一切。她仰头望着苏颖超，泯住下唇，苏颖超则是仰起头来，望着屋梁，什么话也不想多说。

场面变得古怪，连床下的小黑犬都察觉了，它本在闭眼睡觉，此时却仰头望着床沿上的琼芳，慢缓缓地摇着尾巴，像是在担心什么。

房内两人闷闷对坐，谁都没说话，过得半晌，苏颖超伸手取起床头的喜帖，随手翻了翻，轻轻地道："芳妹，出嫁是终身大事，千万别勉强自己，好么？"琼芳别开头去，已是泪水盈眶。苏颖超将喜帖放落下来，再次瞧起了屋梁，那眼神像是蛮不在乎，又像是在嘲讽什么，看得出来，他心中很是不快，只是不说而已。

琼芳默默低下头去，不知不觉间，她轻轻叹了口气。其实她本有很多事儿要同情郎来说，但俄顷之间，却连一个字儿也不想说了……

过得半晌，两人谁都不曾说话，苏颖超放落了喜帖，淡淡地道："芳妹，你早点歇息吧，我先回房去了。"正要起身，衣袖一紧，却给琼芳拉住了。

苏颖超回过头去，却见琼芳军眼望着自己，轻声道："坐下。我有话告诉你。"今夜直至此时，琼芳才恢复了少阁主的威仪。她双颊火红，凤眼生光，此刻她比谁都镇静，也比谁都清楚明白自己的心事。

苏颖超并未多言，只是沿床就坐，与琼芳默默相视。琼芳仰起头来，道："你觉得我背弃了你，对么？"苏颖超别开头去，虽说未发一言，可他的神情点出了一切。

心上人在扬州失踪十天，这种事谁都会疑心。琼芳却也不觉得讶异，她伸出右手，握住苏颖超的手掌，道："超哥，对别人，我也许会说谎，对你，我却不想一字相欺，我琼芳的性子你是知道的，真要处不爽利，你我现下就可以分手。"琼芳说了重话，苏颖超自也无言。琼芳握紧了他的手，柔声道："我在扬州遇见了一个男子，我觉得自己……"她深深吸了口气，道："很欢喜他。"苏颖超大眼圆军，瞬间瞳孔张开，旋即缩如一缝。道："恭喜你。"他想抽手出来，琼芳却紧紧握着不放，摇头道："听我把话说完，之后你想怎么着，我都依着你。"苏颖超轻轻吐了口气，点了点头，道："你说。"琼芳一瞬不瞬，只是注视着苏颖超，道："不晓得为什么，打第一眼见到那人，我心里便隐隐约约觉得，我一定会欢喜他，也会和他投缘。我这辈子还没遇过这等感觉，如果世上真有所谓'一见钟情'，那便是了。"听得心上人当面吐露心事，苏颖超竭力镇静自己，他绝不让自己流泪，可奈何字字钻心，怎么也压不下喘息，他想着过去日日相识的点点滴滴，一时喉头干涩，嘶哑地道："告诉我，他…他叫什么名字？"琼芳并末隐

瞒，迳自道："他叫卢云。"苏颖超睁眼听着，他过去不曾听过这两个字，可他明白，从今往后，他再也忘不掉这个名字。

琼芳静默半晌，不再言语，苏颖超则是竭力调匀呼吸，他张开了嘴，道："他……"话声一出，惊觉自己嗓音嘶哑，他吞了口唾沫，嘶哑又道："是他送你回北京的？"琼芳颔首道："是。我与他朝夕相对，一共相处了十多天。"苏颖超眼眶一红，他咬住了下唇，旋即自顾自地笑了："如此说来，他也进京了么？"琼芳摇了摇头，道："他不想回来，虽然我一直拉着他，可他就是不愿回来。"苏颖超斜过俊目，微笑道："真是个瞎子。你这么美，他居然不想跟你回家？"琼芳晓得他说得是反话，她忽地笑了一笑，轻声道："超哥，你可晓得，爷爷打死我，我都不肯说他的事，却为何要对你这般坦白？"苏颖超将喜帖拿了起来，自在琼芳面前晃了晃，淡淡地道："还能不坦白么？都到了这个田地，再不把话说清楚，那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啦。"苏颖超哈哈笑着，言中却满是讥讽，琼芳却没吵架，自将玉臂伸了过去，搂住他的颈子，柔声道："错了，超哥，我之所以向你坦白，是因为你是我的情人啊。"眼见苏颖超深深吸了口气，神色有些错愕，琼芳仰起头来，柔声道："记得么？过去十年来，我俩一起走、一起玩、一起打架，超哥，你不只是我的好友玩伴、你还是我的知己，我从很久很久便打算跟着你了。三达传人苏颖超，你是琼芳的丈夫啊。"苏颖超睁大了眼，一瞬间，心里生了感动，琼芳抱住他的臂膀，轻声道："我向你坦白，是要你一辈子别有疙瘩。超哥，一见钟情又怎么着？你可是我的亲人啊。当然……你若因此不要我了，我也不会怪你。"琼芳坦承其事，好话丑话都已说尽。

一切全看苏颖超如何作答。他静默半晌，缓缓站起身来，静声道："芳妹……别说这些闲话了。来……"他俊目回斜，冷冷地道："咱俩来欢好吧。"相识十多年，三达传人首次求欢，那凡事成竹在胸的无上剑客首次像个小男孩，开口向情侣央求房中事。琼芳没有说话，她默默看着苏颖超，只见情郎冷冷地扬起头来，斜目望向自己，瞧得出来，他压根儿就不信琼芳会答应。

没有一点柔情蜜意，苏颖超双目恁是凛然，在他的注视下，琼芳却未惊惶失措，她点了点头，除下了发夹，任凭一头长发垂落双肩，跟着解开了衣衫钮扣，迳自躺到床上，静静地道："来吧，颖超。"人

生就是如此，什么都有第一回，金童玉女首次相亲相爱，却是这么幅场面。苏颖超眼神满是沉郁，大不同往日的飞扬自在，他解开了上衣，飕地振衣抖落，抛到了地下，只吓得小黑犬站了起来，自在房中畏惧徘徊、琼芳军着双眼，瞧着床顶锦帐，即将挥别少女身分，心里却是闷闷的，别无想法，她睁着眼，见到了苏颖超的上身肌肤，尔后身子一凉，琼芳的上衣也给褪了下来，露出了内衫。

一片寂静之中，琼芳想确定一件事，她静静望向苏颖超的右臂，只见那手臂筋肉并不雄壮，只如常人般粗细，那臂上没有江湖人物常见的刺花，自也没什么烙印图记。

苏颖超不是黑衣人，他还是那个三达剑客，再清白纯洁不过了。琼芳默默无言，正要自行宽衣，陡然间身子向后仰倒，已给苏颖超牢牢压住了。

两人唇对着唇，琼芳紧闭双眼，只觉情郎吻得很急很凶，生平第一回被吻得痛，也是第一回在亲吻中生出愁。不过琼芳不曾闪避，眼前男子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小相识的情郎，所以她默默承受情郎的怒火，这是她心甘情愿的。

身子有点冷，内衫即将给解开了，下身裙裳也给不住褪拉，在这挥别少女前的最后一刻，琼芳军开双眼，她想瞧瞧自己丈夫的容貌。

凝目去瞧身上的男人，琼芳的眼中看到那双熟悉的大眼，苏颖超的双目并未紧闭，他的猫眼军得很大很大，可那双瞳子看来不再像是猫，而是虎！燃烧的虎眼！

怒火中烧！虎眼窜起熊熊烈焰。怒火妒火交织一片，身上压来的不是情人，而是一个根本不相识的人，仇人……

琼芳怕了起来，急急去推苏颖超，慌道："走开！我不要了！"忽然间，内衫里一阵热烫，情人的手探入领口，已然抚上了酥胸。琼芳大受惊吓，一时手脚激烈挣扎，连连闪避。苏颖超毫无退让之意，仗着手脚力大，终于压住了她的双手，将她硬按到床上。

琼芳无力阻拦，只觉情郎的一条腿卡在自己双腿之间，伸手便来扯她的腰带，琼芳再也按耐不住，登时尖叫道："来人啊！爹爹！爹爹！快来救救芳儿啊！"爹爹早就死了，他当然不会出现，琼芳鼓足了气力，尖叫道："卢云！救救我！"小黑犬飞身而起，直直对着苏颖超

腿上咬落，苏颖超腿间一疼，心下大震，当下反腿踢出，听得哀地悲鸣，小黑犬飞了出去，撞上了墙壁，哀号打滚。

苏颖超喘息之中，终于醒了过来，他反身跳起，放开了琼芳，却听咚地一声，他居然撞翻了桌椅，摔在地下。转看小黑犬，早已一拐一拐来到琼芳身边，露出森森白牙，狺狺低吼。

"琼芳！琼芳！"便在此时，房门传来阵阵敲打，听得一名女子慌声来问："谁在你房里？"来人嗓音慌张急促，正是娟儿到了。这晚她见琼芳给押入家庙，心中早已忐忑不定，待听她给夹头夹脑毒打一顿，更是烦心不已，没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房里居然又传来异响，当真吓坏了她。

听得房内少女啼愧不休，小黑犬又是狂吠不已，娟儿更感惊惶，拼命加力去打，偏生那门上了闩，她掌力不足，难以破门而入，一时拼命槌打："傅师范，你快来啊！"傅元影人在走廊，远远听得呼喊，自是仓促来奔，正要举掌破门，那房门嘎地一声，已然自行开启。

一人神色黯然，垂首站在旁门口，正是苏颖超。娟儿急急去看，惊见床上趴了个姑娘，看她衣衫不整，正自掩被啼哭，却是琼芳。娟儿大怒欲狂，重重一耳光扬去，厉声道："无耻！你是人不是！她都给打成那模样了，你还想要轻薄她！"苏颖超身为华山掌门，脸面比得黄金贵重，岂能给人随意责打？他神色漠然，随手一挥，已然架住娟儿的手腕，娟儿大怒道："好啊！居然还还手！"也是怒从心中起，刷地一声，便将长剑抽了出来。苏颖超斜目看了她一眼，料来他有智剑护身，有恃无恐。

娟儿自知剑法火候与人家相距甚远，只得君子动口不动手，戟指大骂："卑鄙下流！禽兽不如！"她不多做纠缠，便将长剑抛在地下，奔到床边，轻拍好友的背心安慰。

傅元影见了房内两人的神态，多少猜知了内情，一时焦虑如焚，忙将苏颖超拉出了房外，痛加责备："颖超！你这是做什么来着，亏你还是华山掌门……"话声未毕，却见琼芳从床上跳将起来，她奔到苏颖超面前，凄厉愧叫："说！你想说那个字，对不对！说！我要你说啊！"苏颖超低头望地，咬牙切齿间，眼眶全然湿红，他解下长剑，猛力往地下一砸，厉声道："贱！"霎时头也不回，便已转身离开。苏颖超行径如此，登让众人一片愕然。娟儿越看越火，不由怒道："苏颖

超！你发狂了么？贱你个大头！小心我剁碎了你！"娟儿骂声未停，却听琼芳尖叫一声，愧喊道："贱就贱！我便到宜花院做婊子，也强过嫁给你！我讨厌你们！讨厌你们每个人！"霎时奔入房中，推窗入院，竟已狂奔而去。娟儿惊道："喂！别走啊！别走啊！你也发狂了么？"可怜她徒然叫得口干舌燥，那琼芳纵身急奔之下，早已去得远了。

第十九卷 王者之上 第一章　哀宗

将近午夜时分，国丈府里还有两人没睡，一个是“雨枫先生”傅元影，另一个是……

“颖超。”傅元影坐在师侄对面，沈眉道：“抬起头来，看着师叔。”苏颖超当然没去看师叔，他只是默默无言，打量着地下的小东西。

“吼……吼……”小东西只有三个月大，却已经很凶了。他蹲在地下，露出森森白牙，声声低吼，想来对苏颖超很是不满。

小黑犬很生气，他要为主报仇了，谁叫今晚“大眼猫”斯文扫地，非但踢了它一脚，尚且道出那个“贱”字？小黑犬再不忠义为主，狠咬一口，莫非琼芳这几天都算白喂它了。

“吼……吼……”小黑犬欲待复仇，傅元影也开始冷冷训话：“颖超，你老实跟师叔说，你今晚为何发这么大脾气？”苏颖超没有说话，他拿起了自己的睡枕，便朝小黑犬头上试探。汪地一声怪吼，小黑犬冲了上来，张牙舞爪，枕头却左右飘移，登让他咬了个空。

“颖超，看着师叔。”小黑犬上下扑纵，十分凶猛。可怜傅元影苦口婆心，却得了这么夫场面回来，他忍下了脾气，催促道：“快说吧，你今晚为何要凶琼芳？”

猛听“吼”地一声，小黑犬趁机咆哮而上，咬住了枕头，当作了肉骨头般啃着。

苏颖超自始至终没吭气，就是不说他与琼芳间发生了什么事，即便如此，傅元影还是隐隐猜得到几分内情。他晓得琼芳今夜定是讲了什么不中听的，这才闹得不可开交。

苏颖超年纪虽轻，却很少发脾气，可他今夜却疯狂了。这说明琼芳的话一定很重。傅元影低头喝苦茶，咀嚼似地啃着苦茶叶，自知师

侄决不会吐露内情，只得道：“也罢，你要不肯说，师叔也不问，可师叔得问问你，这东西……”他从桌上拾起一张喜帖，摇头道：“你想怎么办？”

“呜……吼……”苏颖超呆呆垂首，将睡枕提了起来，那小黑犬尤在死咬不放，便如一串肉般给吊了起来。

傅元影手上拿的是喜帖，上头写得明明白白，苏琼两人二月初一文定，十七成亲，为了这桩喜事，国丈早已光邀宾客，只等着普天同庆，谁只今晚先是新郎口出恶言、悍然怒吼；之后新娘也是大哭大闹，负气出走。看这小俩口跑的一个不剩，届时这场婚礼该怎么办下去？莫非要请华山双怪拜堂娱亲不成？

“颖超……”傅元影开始劝谏了：“男子汉大丈夫，你得学着度量些。走吧，和师叔一起过去找她，你给她当面赔个罪，我再想法子把她劝回来，千万别把场面闹僵了，知道吗？”

解铃还须系铃人，苏颖超既然气走了琼芳，变得过去负荆请罪。现下不必管谁对谁错，双方成婚在即，还能再胡闹下去么？

华山古有明训：“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先动”，苏颖超听完了说话，却似拿出了“智剑”心法，只管一脸木然，自在那儿茫茫而坐。一旁小黑犬倒是趁敌不备，听它“汪”地一声怪吼，便又趁机携走了睡枕，当作木马般骑着。

小狗提前发情，少掌门提早发疯，傅元影也快发作了。看今儿已是正月十五，十天后便要纳采，苏颖超怎还能心不在焉？他叹了口气，慢慢坐到师侄身边，道：“颖超，跟师叔说，你和琼芳相识多久了？”

“汪。”小黑犬咬枕头，无故乱叫一声。傅元影老大没趣，只得自问自答：“他十三岁上就识得你了。对不对？”苏颖超木然无言，傅元影轻声又道：“你也懂得她的。很多时候，琼芳根本还是个小女孩，想什么、要什么，连她自己也不明白……颖超，不管他今晚同你说了什么难听的，你都别望心里去，懂吗？”

在别人眼里瞧来，琼芳少女早慧，小小年纪便已老气横秋，浑似个小大人。可在傅元影眼里瞧来，“少阁主”却压根还没长大。她十岁上就没了父亲，一夕之间被迫结下爹爹的重担，从此长大成人。可也

在那一晚，她的人生就此停顿了，整整十年多过去，他一直停留在那个夜晚里，他依然是那个失怙动哭的小女孩。

小女孩是很任性的，想什么、要什么，有时很是不负责任，只是说来棘手，琼芳脾气像小孩，可苏颖超呢？难道他就好摆置了？

十六岁便接下华山掌门，成为“天下第一”的继承人，苏颖超少年得志，一声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他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他不能输、不能降，直到死，他都得撑住师傅留下的金招牌。似他这般心情，若要他低声下气求琼芳回来，那是痴人说梦了。

金童玉女顽硬僵持，谁也不让谁，可不管他俩怎么使性子，总有一个先低头，否则……等到了二月十七，婚期一过，双方的缘分也就尽了。

屋里寂静一片，可怜师叔苦口婆心，掌门仍旧面无容情，傅元影心烦意乱，索性使开了撒手锏：“罢了、罢了，你想做什么，师叔也管不了你，来，你干脆明白交待一句，这桩婚事你到底……”说话之间，送来了一张白纸，还附带了一只朱砂印台，那是供人盖手印用的。

盖手印就是画押，傅元影亮底牌了，他要苏颖超自己说，他要不要“退婚”？

婚姻大事，岂同儿戏？苏颖超如果不要琼芳了，便得按下手印，之后傅元影自会替他写明一张文状，像国丈禀明退婚，自此苏琼两人各得自由，至于琼武川是否会暴跳如雷，那是以后的事了。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而决。”傅元影淡淡地道：“说吧，颖超，要不要退婚，吩咐一声。”

朱砂印台已经预备好了，只消手印画押，从此苏琼两人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傅元影着着紧逼，“三达传人”却没有答腔，一片寂静中，只见他举起右手，遮住了脸面，背心却在起伏不休。

看得出来，苏颖超其实很难过，他根本舍不下这段情，傅元影心下大喜，自知事情有了转机，正要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忽见苏颖超横过手来，自在印台上按了按，白纸上随即多出了一个手印。

出乎意料，“三达传人”要退婚了，傅元影啊了一声，这才想起了掌门的那个外号，错讹之余，忍不住叫苦连天。

苏颖超的外号不是别的，正是那个“大眼猫”，作为一只猫儿，他平日固然可以逗趣、飞扑暴跳、形状掏喜，可不论它把自己装得多可爱，它的本性都不会变，他是猫，猫是虎的表兄弟，它永远不是狗。

猫是傲绝的东西，它可以一整天坐在屋顶上，自己玩、自己吃，谁也不理睬，苏颖超也一样，他经常一个人独坐山颠，仰望浮云白，孤独之于它，乃是此生必经之路，没有琼芳的日子，他一定熬得过。

可怜傅元影事来做和事老的，却只拿回了一章退婚状，这该如何是好？他自知错算了一着了，却不能满盘皆输，只得再次老起了脸皮，苦劝到：“颖超，凡是三思而后行，那才不会后悔啊。你自己想想，你今日如此对待琼芳，她以后还会念着你么？日后她嫁给了别人，生儿育女，成了人家孩子嘴里的妈妈，你看到眼里，难道不难过么？”

苏颖超默默无言，把喜怒全藏住了，一旁小黑犬倒是汪汪乱叫，好似挺高兴的，傅元影怒从心起，先将畜牲的狗最握住，就着狗屁股乱打一顿，待其低头认错后，又道：“孩子，别以为这桩婚事只是你俩之间的事，你自己说说，倘使你真把婚事闹吹了，你会上谁的心？”

眼见傅元影手上拿着喜帖，没口子的述说，苏颖超便默默转过头去，瞧着贴上女方的主婚大名：“奉天承运推成武臣”，苏颖超是个明白人，他晓得自己若真个退婚了，定会伤了琼武川的心，看老人家来日无多，自盼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孙女出嫁，倘使婚事告吹，他定要伤心欲绝了。

叔侄俩都是聪明人，顾盼之间，傅元影亦瞧出师侄的心思，他摇了摇头，道：“错了、错了。别高估自己的身价了。你要退婚，国丈有何伤心之处？人家是功臣之后、皇室嫡亲，门生故吏满布天下，你不希罕作他的孙女婿，他还怕找不到人么？”

此言确实不错，琼武川位高权重，这几年等着和他攀亲带故的不知凡几，倘使他真个意欲替琼芳征婚，全北京的豪门世家，青年才俊自是争先恐后而来，只有那紫云轩的大门给人踩得破了，还怕琼芳找不到人嫁？苏颖超低头听着，却也不知心情如何。傅元影叹道：“孩子，师叔深受琼家三代恩情，照理不该背后说长道短。可此事攸关琼芳一生，师叔已是不得不说。”他紧紧握住师侄的手，悄声道：“孩子，国丈天性豪爽，其实不算坏人，可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个官

场中人，所以一辈子都得靠心机城府谋生。颖超，你今日若要退婚，便等于把琼芳教到他手里，你忍心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傅元影的话点到为止。当年琼武川为求朝廷里的一席之地，不惜把亲生爱女送入深宫，嫁给一个长他二十来岁的男子，交换一个国丈的位子。想他如此铁石心肠，如今临到老来，又怎会对孙女心软？不消说，琼芳的婚事若由他一手安排，此生断无幸福可言。

今夜国丈勃然大怒，把琼芳打得死去活来，此乃苏颖超亲眼所见，自也该明白傅元影心中之虑。可他把话听到耳里，却是面容平淡，仿佛事不关己，难道这孩子竟这般薄情寡意？傅元影越看越火，霎时脾气一次涌上，大怒道：“颖超！你真不知好歹么？你如此任性妄为，真要把这桩婚事搞砸了，你自己说，你会伤得谁的心？”听得此言，苏颖超不觉心下一动，他怔怔抬起头来，望着面前的傅师傅，一时之间，也才明白了师叔的意思。

这世上真正关心苏琼二人的，一非那权势熏天的琼国丈、二也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宁不凡，而是面前这位平平凡凡的傅师叔。自从师傅离开后，面前的傅师叔始终竭心尽力，一路照拂着“三达传人”长大。她不只是苏颖超的师叔，他也是琼芳的剑法师傅，倘使今夜小男小女不顾一切、一哄而散，难免要伤透了他的心。

叔侄俩目光相对，眼见师侄低头垂目，脸上隐隐带着几分歉意，傅元影却是摇了摇头，道：“颖超，论辈分，我是你的师叔，可论执掌，你是本山掌门。很多时候师叔管不动你，也压根儿不想管你。你今夜若执意与琼芳分手，师叔绝不会为你伤心，更不想为你惋惜，因为这是你自个儿选定的路，谁也帮不了你，”

苏琼两人都不是小孩了，倘使他俩真要悔婚，傅元影也只能徒呼负负。反正他俩俱是人中龙凤，样貌家世，莫不千中选一，即便今日无缘，来日也能找到各自的伴侣，至于婚后是否快乐，那也是他俩自个儿的事，何须谁来多操这份心？

这十多年来，傅元影始终维护着金童玉女，不曾要求回报。

如今连他也放弃了这段姻缘，天下还有谁在乎呢？大眼猫慢慢低下头去，与小黑犬面面相觑，像是低声问着它：“你呢？你在乎吗？”

小黑犬懒懒伸直了前爪，兜兜转圈，自在忱头上躺了下来，想是蛮不在乎了，苏颖超也忍不住笑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就是这句话吧？看来这桩婚事已经注定了下场，国丈无所谓、师叔不强求，连新娘子也已离家出走，自己又何必委曲求全呢？他笑了笑，正要闭上双眼，却听傅元影道："颖超，听过玉瑛么？"

玉瑛二字一出，小黑犬在枕头上翻滚，来了个四脚朝天，想来和这人不太熟。又听傅元影叹道："玉瑛就是琼芳的姑姑，国丈的亲生爱女。我看你俩这回若真个分手了，这个天底下啊，也只有她会为你俩掉眼泪了。"此言一说，怕连小黑犬也懂了，原来这位"玉瑛"就是当年的琼贵妃，方今的皇后娘娘，只是，何以她才是真正看重这桩婚事的人？

傅元影抚面叹息，又道："颖超，在你们年轻人眼里看来，什么事情全是天经地义，门户之见啊、身世之隔啊，全都是荒唐笑话。可师叔得提醒你，你和琼芳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些重重难关阻碍，也不是自己长脚走开的。而是前人流干了泪，流尽了血，一寸一寸往前走，这才给你俩铺平了路。"

苏颖超本是个极聪明人，听得师叔话外有话，心下自也微微一怔。确实如此，想自己初追求琼芳的时候，还只是个弱冠少年，以他一介白丁，高攀琼芳这功臣之后，身分并不相偕。可不知为何，身边亲友非但没有一分门户成见，还经常为他俩跨刀出马，当时还以为是国丈中意自己的人品，这才给了他路走，可如今听来，却似另有隐情，他心下暗暗推算，已知此事必与琼芳的姑姑有些干系。

傅元影叹了门气，又道："孩子，当年若不是为了讨好玉瑛，国丈绝不会让你识得琼芳，更不会任凭你俩坠入情网。这一切都是前人求也求不到的，你却当作粪土一般践踏，你自己想想，你若这般任性，对得起那些……那些……"说着便只挥了挥手，叹了口气。

博元影似有什么难言之隐，欲言又止间，便把剩下的话全吞了回去，苏颖超在旁默默听着，茫茫然中，心思便也转到了那位"玉瑛"身上。

苏颖超虽与琼家上下相熟，却没见过琼芳这位姑姑。只是过去听琼芳提起，她与这位姑姑长相极为神似，两人都有双圆圆大眼，高挺鼻梁，猝然相见之际，怕会错认云云。当时听过就算，不曾多问，没

想临到两人分手之际，却会再次听见她的名字。他心中微微一动，直想多探听一些事迹，可话临嘴边，这个念头又已嘎然而止。

管她的……皇后娘娘也好、皇亲国戚也罢，等自己和琼芳分手后，那还不就是个陌生人？现下把那声“姑姑”叫得亲亲热热，万一日后碰上了面，岂不好笑尴尬？

算了，自今往后，身边再也没琼芳这个人了。苏颖超怔怔想着，忽在此时，远处不知是谁燃起了爆竹，骤然之间，眼前浮起了琼芳的笑脸，苏颖超心下忽然一酸，他急急举袖遮面，跟着从桌上拿起了纸笔，慢慢的，纸上又多了一个圆圈圈、一个圈、两个圈，满纸都是圆圈圈，眼见苏颖超再次走回了老路上。傅元影不觉仰天长叹，自知今夜一番苦口婆心，全都成了对牛弹琴了。

“化圆为方、仁者之风”，苏颖超现下唯一在乎的事情，只在那四个字上：“无上剑道”。

身为一个剑客，苏颖超敬畏剑道、也沉迷剑道，在那柄四尺长剑之前，什么相思五更、什么七世夫妻，全都是无聊至极的俗事，唯有剑，才是他的道。

傅元影低声叹息，自知仁剑谜团一日无解，师侄一日不会解脱，他摇了摇头，又道：“颖超，琼芳把字条给你了么？”眼见苏颖超低头垂目，好似耳聋一般，傅元影只得提起了嗓子，把话再说一遍：“师叔说得是那张字条，从泥丸里取出的字条。”

和华山相熟的都明白，宁不凡退隐时留下了一颗泥丸，言明徒弟来日若遇难关，自管将之捏破，便能找出解决之道。果然听得“泥丸”二字，苏颖超便已抬起头来了，傅元影道：“颖超，我晓得字条在你手上，你看过了么？”

傅元影自己虽看不懂字条，却盼望师侄能从中间找出些线索，至少别再浑浑噩噩。可他把话问了几遍，可苏颖超却只睁着双眼，凝视着自己，久久不闻一个字。傅元影晓得他的心情，便只叹了口气，道：“颖超，该是捏破泥丸的时候了，你别再折磨自己了。”

苏颖超双眼睁得老大，那模样仿佛是在问师叔一句话：“为什么？”

从十六岁接任掌门，直到现今二十八岁，苏颖超始终没有捏破那颗泥丸，这并不是说他的人生一帆风顺，相反的，他不知遭遇了多少风吹雨打，可他就是没动过泥丸的脑筋。这不单是因为泥丸只有一颗，捏破便没有了，而是因为苏颖超的一个决定。他很早很早就知道何时是捏破泥丸的时机，他也明白，没到那一天，他绝不会动手，纵然生死攸关，他也得忍。

那一天……那一天……屋中静了下来，只见苏颖超红着眼睛，一边低头画图，一边擦拭眼角，傅元影望着自己的师侄，不能不隐隐为他感到心疼。

面前的苏颖超看来岂止二十八岁？他看来简直比自己还老。

身为天下第一的徒弟，他其实比别人更辛苦，他的师父走得太早，这让他的处境活像个孤儿，可偏偏他师父的名气又太响，不免又让徒弟成为世人眼中的纨绔子。可无论如何，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天下第一”注定要有个传人，而这个传人也注定了他的不肖，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因为他的师父是这整个天下的第一啊。

眼见苏颖超把脑袋埋入纸堆，料来又要混上一整晚了。傅元影叹了口气，他慢慢坐到师侄身边，柔声道：“颖超，你可曾想过，我为何要找你师父回来？”

苏颖超咬住了牙，只管低头疯狂化圆，傅元影轻声又道：“你病了很久，大家都好担心你，南下贵州前，吕师伯还特意捎信给我，要我务必找到你师父，好来帮助你破解此关。可我回信告诉他，我这趟去寻你师父回来，绝不是让他来教你剑法的……”

傅元影满面怜悯，他凝视着师侄，轻轻地道：“有些话，师叔不方便说，只能请你师父来告诉你……”他搂住苏颖超的肩头，柔声道：“够了，别再练下去了。你再练，只会毁了你自己。”

咚地一声，苏颖超的笔坠了下来，他愕然望着傅元影，万没料到他会说出这么句话。屋中静了下来，傅元影抚着师侄的面颊，轻声叹道：“颖超，别这样。师叔要你自己说，你究竟是为什么练剑的？”陡听此言，苏颖超慢慢的张开了嘴，好像很惊讶的看着师叔。

对啊？这真的是个好问题，自己是为什么练剑的？当年自己可以读书考试，也可以学做生意，却为何会把一切赌在剑上呢？

为什么？为什么？是为了男女情、兄弟义，还是为了官禄钱财田宅子女加孝悌……

苏颖超呆呆望着屋梁，往事如云烟，皆从眼前过，他看到了好多好多，可就是答不上来。

“别慌……别慌……”傅元影拍了拍他的背，轻声道：“忘了就算了……不打紧的。来，师叔再问你一句……咱们练剑的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先天资质、还是后天努力？”

武林门户各有所宗，有的重资质、有的重悟性，更多的是讲究后天努力，正所谓“一分聪明、二分运气，七成用功来努力”。

只是这些话应属空谈居多，毕竟武林人物百万千，有的资质好，有的修行佳，可真正能练到绝顶地位的，世上却能有几人？

“颖超……”傅元影幽幽又道：“要想把剑法练好，资质努力，都是缺一不可。倘能再加些机缘巧合，更能造就出一位一流高手。只是啊孩子，师叔要提醒你，你若想成为真正的一代宗师，便不能没有那两个字。”他目视师侄的双眸，柔声道：“颖超……你觉得练剑还快乐么？”

床边传来喀喀声响，小黑犬吓了一跳，它抬头看着大眼猫，只见他张着嘴、发着抖，几番想要咬紧牙关，却都使不出气力，那模样岂止是难受，简直是痛苦之至。

练剑快乐么？这话要是娟儿在场来答，定是一声暴吼：“苦啊！”，随即弃剑鼓掌、嬉戏而去。只是这当口答话之人却是苏颖超，一个把命交在剑上的人，却要他如何来答？

练剑快乐么？倘若一个人日夜苦练、勤奋不懈，便能保证练到“天下第一”，自此娇妻美妾，不可一世，纵使练剑千苦万难，谁不兴冲冲去做？相反的，要是一个人练剑须得抛妻弃子，万般皆舍，可投入毕生心血后，却很可能落得一场空，任凭练剑再好玩，怕也无人愿意去做。

身为华山门户之长，苏颖超早已忘记自己是因何练剑了。剑之于他，并非爱憎好恶而已。剑，就是他的一切。

四下悄然无声，苏颖超眼睛湿了、喉头哽了，他垂首无言，久久说不出话来，傅元影轻声道：“练剑快乐么？孩子，很难回答吧？因为

练剑是很苦很苦的……当个赢家固然风光，可沦为输家却是很惨很惨的……尤其是对那些……”他拍了拍苏颖超的背心，怜声道：“真正努力过的输家……”

骤然之间，苏颖超再也忍耐不住，泪水直从双颊滚落下来，傅元影叹了口气，他望着他那可怜的师侄，他知道自己好想安慰他，可他不能这般做，今夜此时，他必须代替宁不凡，把该说的话一次说完。

“颖超……你心里应该明白，刀枪棍戟、弓弩斧矛，这十八般武艺里，样样都可以勉强硬学，只有一样东西是勉强不来的，颖超，请你告诉师叔，那东西叫做什么？”

作者：老衲无礼啦　回复日期：2005-4-15　13:43:42苏颖超低头哽咽，双肩颤抖，什么都说不出口，傅元影却没有住口的意思，他搂着师侄的肩头，继续述说：“别逃避……真的，你一定知道那句话的，乖……快说出来，我以前常听你挂在嘴上的……”不要不要，苏颖超害怕了，他掩住口耳，他不要说，他也不要听，他知道自己如果听见那句话，他一定会垮……不……他不会垮，他会死……他会死……

“孩子，你不肯说，那师叔只能替你说了……”这一刻还是来了，苏颖超仰起脸来，大口呼吸，浑身发抖中，他感到自己的手被师叔牢牢紧握，然后耳中听到自己从小到大、耳热能详的那句话：“剑……”傅元影的声音是如此的轻，却如雷轰电闪：“是天才的武道！”

来了，苏颖超放声哭了起来，如同过去百代千年的无数剑客，人人都会来到自己的界限，看到自己的天命，如今终于轮到他了。

当此无情一刻，苏颖超痛哭流涕，他紧紧抱住怀里的三达剑，已然跪倒在地。

世上唯一不能勉强的东西，就是剑，剑比任何兵器都需要那两个字，资质、资质，多么残忍的两个字啊……即使聪明如苏颖超，来到这无情的两个字前，他也不得不低头。傅元影慢慢伸手过来，拿住师侄怀里的三达剑谱，低声说道：“颖超，来，放手，把剑谱还给师叔，你已经尽力了……”

不要不要……苏颖超哭泣挣扎，他紧紧抱住三达剑，死也不放手。

“放手吧，颖超……把手放开……真的……再练下去，你会死的……放手，快放手……”

不能放，真的不能放啊……今夜此时，苏颖超哭得好伤心，他真的好伤心啊，为了练剑，他舍弃得比谁都多，可是过去几十载的晨昏苦练，如今却成了一场空……只因为“剑”这个东西，它是“天才”的武道啊！

无情的天命，打击过华山的每一个人，眼见师侄伤心欲绝，傅元影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他当然明白苏颖超的痛苦，因为此间的点滴血泪，他自己也都经历过。

“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华山里只消是练剑的，谁不想练成“天下第一”？宁不凡、古梦翔、吕若林，人人前仆后继，都在追逐这个美梦。傅元影也不例外，他也想练成无敌剑法，成为举世共仰的“天下第一”，而他也明白，完成这个美梦的不二捷径，就在那三句话：“智剑平八方、仁剑震音扬、勇剑斩天罡”，这就是华山无上至宝：“三达之秘”。

第一次获准翻阅剑谱的那一天，傅元影还只有二十八岁，当他听说自己终于可以修炼三达时，他几乎热泪盈眶了，他抛下了所有俗事，由紫云轩兼程回山，从此展开了艰苦的修炼生涯。

在那段日子里，傅元影作息如常，一样下山帮办、一样洒扫庭厨，只是他看似脑袋清醒，实则早已魂不守舍，无论是吃饭喝酒、抑或走路挑水，他心里挂念的只有图谱上的剑招，他知道自己定得抢先一步，比师兄弟们更早完成三达，唯独如此，他才可能成为“天下第一”。

有一天，傅元影笑了，他突破了第十三页，也完成了此生绝技“飞红遁影”，他兴冲冲去找师兄弟们比试，可当他蓦然回首之时，却惊觉古梦翔早已走了，吕若林也已弃剑从政了，自己则从一个二十八岁的少年摇身一变，成了四十一岁的中年人。

十三年过去，华山早已找到了真主，天下也找到了他们的第一。傅元影却已经老了，长老们接见他，问他是否有意再练下去。

傅元影没有同答，因为下头还有八十六页，他还能挥霍几个十三年？

于是傅元影合上了剑谱，毅然决然辞别本山，从此娶妻生子，教授剑法，成了大家眼里庸庸碌碌的“傅师范”。

今夜此时，蓦然回首，傅元影再次见到那本“三达剑”，他不禁想再一次拷问自己的内心，他选错了么？如果重来一回，他会否继续苦熬下去，赌上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说，他是否会祈求上天，让他此生根本不要见到“三达”？

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傅元影还是找不到答案。在那昏暗的烛光下，“三达”依旧是“三达”，少年却已不再是少年，所差者，不过是“知天命”而已。

在这无情的天命前，叔侄俩相对无言，但见苏颖超泪流满面，傅元影也是唏嘘不已，他虽想安慰师侄，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也许……这就是他想找回宁不凡的原因，他希望是宁不凡自己来告诉徒弟，放弃吧，因为“剑”这个东西啊，它是天才的武道啊！

良久良久，傅元影终于定下了神，他替师侄擦去了泪水，轻声道：“颖超，别难过，你看似失去了—些东西，其实你拿回的更多。人生不是只有剑而已，还有好多好多值得珍爱的东西，等着你去珍惜，知道么？”

眼见苏颖超趴在地下，身子微微抽搐，压根儿没把自己的话听进去，傅元影自知对牛弹琴，只得叹道：“你先静一静，师叔这就去替你去找琼芳回来。到时你俩可别再吵了，知道么？”他说了半天，眼看师侄状如死尸，只得拍了拍他的背心，安慰道：“珍惜当下吧……颖超，只要珍惜当下，你就能保有一切。”

四下一片寂静，傅元影走了，苏颖超却仍死抱着那本三达剑谱，浑不知自己是死是活。

眼前的情势很明白，傅师叔替他点出了活路，称作“珍惜当下”，只要懂得珍惜，他虽然练不成“仁剑”，却还能保有“智剑”，仗着“智剑平八方”的大威力，他虽非天下第一，可终究也是武林里的一号人物。感情的事也一样，琼芳已经说过了，她虽然喜欢了别的男子，可她没和人家胡来，更没因此抛下自己，只消自己敞开心胸，潇洒一笑，两人自也能白头偕老、携手共渡一生。

珍惜当下……珍惜已有的一切……

“哈哈！哈哈！哈哈！”骤然之间，苏颖超仰天狂笑，他直直冲到桌前，将满桌纸张抛上天去，看着它们飘然而降。

一张张白纸，绘满了无数圈圈儿，有的大、有的小，却都如天上的满月儿，浑圆端正，毫厘不差。苏颖超仰头看着自己的一生，忍不住泪如雨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可爱小偷叫做苏颖超，他会唱歌跳舞，也能读书写字，他还会提着棍子打架。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人，叫做宁不凡，他学了不该学的东西、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最后……

他哈哈大笑，捧着肚子，慢慢滚跌在地，和小黑犬躺在一块儿，动也不动了。

小黑犬很好心，它站了起来，朝“大眼猫”脸上舔了舔，略作安慰。

四十年前，武林里凭空崛起一位大人物，他中兴华山，威震宇内，号称“天下第一高手”，四十年后，他的徒弟倒在地下，废然若死，因为他心里明白，自他以后，华山一脉即将衰微，而后世武林也会因此赠给他一个封号……

“末代之君”苏颖超……听说华山的镇山之宝，便是在这蠢才手里失传的……心死了、剑也折了，十年磨剑，磨成这个德行，苏颖超默默垂泪，倒地不起，在这人生谷底的一刻，他真不知自己该如何站起来。

浑浑噩噩中，忽然间，窗外传来了低响，它如斯呼唤着末代之君。

“苏君……快起来……”小黑犬大吃一惊，急忙奔到了窗前，呜呜低吼，窗外那个嗓音继续召唤：“别怕……来，快把窗子推开，向外看……”

是谁呢？是谁在呼唤自己呢？苏颖超恍恍惚惚，他呆呆起身，来到了窗边，骤然间凄厉北风猛力吹开了窗扉，寒风冷雾扑面而来，却也让苏颖超看到了窗外的苍茫世界。

今夜雪云漫天，远处树梢传来猿鸣，那是个洪沱人间。苏颖超打着寒噤，他茫茫然地望向天边，寻找着声音来处。陡然间，他张大了眼，因为他再次瞧见了那个人！

黑衣人！远处松涛如海，有个人傲立松枝之上，他身穿黑衣，头罩黑套，那个是黑衣人！他的身形随着树涛上下起伏，那是不得了的轻功！

来了……又照面了……此生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凄凉，全是给这人害的，大敌当前，苏颖超咬牙切齿，想起太医院之战，他满身沸血焚烧，正要返身去找长剑，却见松树上的黑衣人举起右掌，竖指向天，竟朝自己打了个远讯。

双方一在屋里，一在窗外，苏颖超眼里瞧得明白，只见黑衣人左腿屈膝，右臂高举，食指更已直直竖起，那是个“一”字。

“一”？苏颖超握住了剑柄，错愕中居然忘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只在怔怔忖想对方的意思。

黑衣人想说什么呢？这个“一”字是示威？是挑衅？莫非他要昭告众生，他即将“一统武林、一飞冲天”？抑或他在暗笑三达传人“一筹莫展”，何妨早些“一死了之”？

一……他到底要说什么？这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还是“一石两鸟、一败涂地”……

“天下第一”！

三达传人大声惊呼，如中雷击，也总算明白对方的意思。黑衣人点了点头，彷佛意甚嘉许，他左手承天、右掌抚地，陡然间掌心扑出，一阵紫电加力，他的掌里飞出了一枚纸团，来势汹涌，宛如镖刀。

嗤地一声，苏颖超接住了纸团，却给硬生生震退了三步。他撞到了桌上，喘息中急急解开纸团，却见手上拿的是张戏票，正面印了两行字：“万福楼里，戏如人生”，其下戏码处一片空白，只用炭笔潦潦潦写了几个字：“哀宗不哀、曲终人不散”。

苏颖超心下一醒，已知黑衣人与自己定下了约会，看这地方既是个乐府戏坊，什么“曲终人不散”，定是要自己赴约等候、不见不散。可那什么“哀宗不哀”，却又是何意思呢？

哀宗……哀宗……末代之君低头细想，骤然之间，他浑身发抖，已然跪倒下来。

“不是……”苏颖超紧紧怀抱那本三达剑谱，惊慌说道：“不是……我不是……我才不是哀宗……”彷徨恐惧中，他仿佛要求在这什么，只在跪地啜泣。蓦然间，他用力仰起头来，悲愤狂叫：“师父！你告诉我！你为何要选我做掌门？为什么？为什么啊？”

“喔喔喔喔！”华山末代之君握紧了双拳，向着天边远处纵情哭嚎。

黑沉的夜空里，没人回答自己，黑衣人走了，连小黑犬也吓得躲到了床下。苏颖超抱着头喘着气，陡然间他牙关紧咬，抓起“三达剑谱”，奋力塞入了行囊，旋即从窗口扑将出去。

今夜此时，苏颖超选择了不归路，在小黑犬的见证下，“大眼猫”从此投身壮阔怒海，永不回头……

第二章　人之初

每年到了元宵前后，杨绍奇的头就会无端痛起来。

“叔叔，我要去提灯。”马车前行，踏出了一片清脆蹄声，伴随踏踏声响得，则是一片儿童吵嚷：“叔叔，你听到了么？我要去提灯。”，“叔叔、叔叔？”，“你醒醒啊叔叔。”

“叔……叔！”身子猛烈摇晃，后座儿童攀上爬下，拉死尸般的揪住杨绍奇，暴吼道：“叔叔！你死了么？叔叔！叔叔！你活过来啊！”一片吵嚷中，杨绍奇苦苦死睡，任凭天雷打落、女鬼缠身，也是唤他不醒。却在此时，驾座上的管家不甘寂寞，竟也加入战团，开始叫起了“叔！”。

“二爷啊……”前座的管家回头过来，问道：“淑琴小姐明早要到家里玩，您要是有空，那便带她去香山走走吧？”

“呕……”杨绍奇梦中忽有痛苦之色，看他全身隐隐发抖，八成是要吐了。

时近午夜，马车徐徐前来，看驾座上喋喋不休的是杨府老管家老蔡，活蹦乱跳的则是小霸王阿秀，至于后座那个昏睡不醒的，自是二爷绍奇无疑了。

好像没例外过吧，每年祈雨法会全家出门，杨府老小从没一起回家过。先看杨老太君体弱多病，每回和尚才开始念经，她老人家必然

自行哮喘病发，便早早由家丁护送回家，之后和尚才拿起木鱼一敲，杨大学士便也想起了公事缠身，随即跟进开溜，最后连阿秀的娘亲也去了布庄，却把杨绍奇一个人扔在这里，任那一老—小苦纠缠、祈雨法会无聊透顶，每年阿秀听完整夜佛法后，不免睡得太饱，看他浑身精力弥漫，竟尔趴到杨绍奇的头上，竭力怪吼："叔叔！你到底听到了没？我要去提灯！叔叔、叔……叔！"

"二爷啊……"管家晓得二爷装睡的毛病，便又自顾自地叹道："您再不做声，那就算答应了。老朽已经答应了舅老爷，明早给您俩驾车，听说淑琴小姐为了这趟香山之旅，兴奋得不得了，非但买了新衣裳，还亲手做了卤菜点心，打算和您路上一块儿品尝，您这回要再次逃走，那可天理不容啰……"

呼呼……杨绍奇安详过世了，看他歪头流涎，死后不忘梦呓几声，八成是在偷骂粗口。

每年都这样，只消到了元宵前后、百花盛开时节，杨太君的娘家便会遣出大批适婚淑女，不绝上杨府溜达。从早年的淑林、淑宁，乃至于近年的淑琴、淑怡，前仆后继，成堆地住家里倒，可怜杨绍奇再不来个昏迷不醒，却该如何是好？

管家一辈子帮着杨夫人打理家务，什么淑林淑宁、淑姊淑妹，他早年也曾帮着出力叫卖，奈何大少爷肃观警觉心强，一见苗头不对、便赶紧找了对象，自行成亲完婚，老夫人无奈之余，便把毕生心血灌注在小儿子身上，不替他讨房好媳妇，决不善罢甘休。

车向前行，杨绍奇总算也给吵醒了，他懒懒倚在车边，右手支着脑袋，一双俊眼半开半闭，颇有几分贵公子的忧郁。管家怕他想不开，便又劝道："二爷啊，您别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若非老夫人把您生得这般俊俏，您哪来这许多麻烦？您可安份些吧。"

"行了。"杨绍奇掩面叹息："你这话跟杨大说去。我可不是什么"风流司郎中"。"

天下最漂亮的一对兄弟，他俩都姓杨。杨肃观、杨绍奇，这对兄弟都是昂藏七尺之躯，杨肃观还是个练家子，可这对兄弟却都有双桃花眼，据说是从妈妈于夫人身上得来的，再看他俩一身白肤，五官俊秀，当真比姑娘家还美貌几分了。

听得管家的称赞，阿秀自也拼命瞻仰叔叔的英姿，他越瞧越是仰慕，忍不住道：“叔叔，你觉得自己很淫秽吧？”杨绍奇本在打着哈欠，乍听这句怪话，一张嘴便合不起来了，他猛朝阿秀脑袋挥下一拳，怒道：“你才淫秽！”

耳听管家窃窃低笑，阿秀抱着脑袋，叫疼道：“叔叔，你……你想歪了，我说得是”隐讳“啊。”阿秀还只十岁，每回学堂里习来新词，必往叔叔身上造句，杨绍奇俊脸微红，便道：“什么隐不隐讳？是谁教你这两个怪字的？”阿秀道：“是我娘啊。

她说你这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一句话藏了十七八个意思，非常淫秽。“杨绍奇大喝一声：”隐讳！“马车颠簸，那管家强忍着笑，一辆车自是驾得东扭西歪。杨绍奇俊眼斜横，拎着阿秀的耳朵，道：“小子，别老是胡乱嚼舌，你娘真这样说我？”阿秀拼命颔首：“是啊，娘说你聪明绝顶、才高阿斗、比我爹爹还多了两斗，可惜就是玩世不恭，整日里没半点正经，谁也不知你在想些什么，娘说要找机会劝劝你呢。”

“一个人若是天资过了头，往往干不了正事，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杨绍奇便是个中范例。想此人从小过目不忘，常人要背十来遍的东西，他少则一次、多则三回，便能牢牢记住。

不论多稀奇的八股考题到他手底，他总能默出一篇钦选正文范例，真如书上拓下来似的，仗着这份本领，他十九岁便已荣登金榜，当朝并无第二人能及。

只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杨二爷应试本领一流，当官才干却不济了。好容易在兵部占了缺，心思却全不在公事上，镇日里点卯瞎混，须臾度日。私底下更是花钱如流水，自己的俸禄用尽了不说，还把脑筋动到祖业上，日常里几千两、几千两往外搬，任凭大哥怎么往家里攒，总赶不上他花得快。

杨远精明干练，杨肃观老成持重，父兄两代辛苦经营，没想家里却出了如此败类，眼见管家转过头来，频频叹息，阿秀也是没口子的乱骂，杨绍奇烦得很了，便道：“行了，你少管叔叔的闲事，倒是你明日下午不是要开学了么？书本子收好了吧？”

阿秀原本傲然说嘴，乍听学堂开课在即，一张笑脸忽地僵住，只见他双眼渐渐眯起、脸色慢慢发白，最后蠕蠕倒在后座上，宛如死尸

一般，这会儿便轮杨绍奇骂人了："别老是这般怪模怪样。你娘出身书香世家，你爹又是当朝大学士，你将来要弄到江大清那鬼模样，那咱们可没脸见人了。"

"江大清？"阿秀双眼一亮，喜道："那是谁啊？"

都说物以类聚，兽好群居，果然阿秀听得先贤之名，便已兴高采烈，杨绍奇呸了一声，训道："少问两句！记得睡前把书本子收好，不然明日下午掉东落西，还不是得劳你娘送去？"阿秀张开了嘴，狠狠打了个大哈欠，正要闭眼睡觉，忽然间想起一事，不由得双眼大睁，急急坐了起来，惊道："叔叔，你……你房里有没有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自末代以后，这"三字经"便是孩童启蒙的读本，与"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只消读过书的，莫不能朗朗上口。杨绍奇皱眉道："叔叔当然有三字经，怎么？你可是想借么？"阿秀忙道："是啊，我那本旧的被人偷了，得找本新的替上。"

阿秀自称书本被偷，杨绍奇却是半信半疑，他斜目打量侄子，沉吟道："等等，你们孟夫子不是教列史记了么？什么时候又要重读三字经了？"阿秀叹道："还不是给华妹害的？孟夫子说她根底太差，什么字都认不得。过年前便把咱们臭骂了一顿，说开课后全要重读三字经呢。"

华妹勤奋向学，大有父风，想来阿秀定是把话掉反了来说，杨绍奇骂道："你这小子除了张嘴吹牛，还有什么本领？行了，叔叔房里还有本三字经，明日一早拿给你。"阿秀不急着道谢，只怯怯地道："叔叔，你那本三字经……可是手抄的么？"

"手抄的？"杨绍奇愣了，当时经书多为印制，分作活版、雕版两种，甚少有手抄珍本。他心下纳闷，便道："好端端地，为何要读手抄本？"阿秀道："手抄的看来亲切，读来格外有劲。"

说着死缠着叔叔，恳求道："叔叔，你亲手抄一本给我吧，拜托嘛！叔叔！叔叔！"

小孩子常有古怪风俗，有时风行左手写字，有时盛行倒退走路，隔一阵子便有新花头，每使父母不胜其扰。杨绍奇不愿溺爱儿童，摇手便道："没法想，叔叔这本是雕版印的，你爱要不要，随你便

吧。”阿秀听他说得冷，竟尔哼了一声，道：“那就免了，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阿秀目无尊长，竟敢如此顶撞叔叔，杨绍奇心头火起，正要狠狠教训一番，前座的管家却把脑袋转了回来，笑道：“神秀少爷别发愁，您要读手抄本，那有啥难的？我记得书房里还有几本三字经，全是你爹爹亲手抄的。”

阿秀原本嘟着嘴，乍闻此书，却不禁双眼发光，大喜道：“真的么？”

“当然是真的。”管家驾着车，笑眯眯地道：“你爹爹孩提时勤奋用功、最爱抄书，单是三字经一样，他便抄了三本之多呢。”

阿秀啊呀一声，扼腕道：“才三本而已，不够用啊。”

“什么！”杨绍奇愕然道：“三本还嫌少？那几本才算足？”

阿秀不假思索，迳自道：“十本。”话才出口，好似晓得说溜了嘴，一时张口大哈哈，闭眼小眯眯，自管冬眠起来了。

阿秀似有图谋，杨绍奇不免疑心大起，那管家却是个老糊涂，兀自笑说往事：“唉，说起大少爷啊，老朽最是佩服了。他打小一丝不苟，专爱抄书，不只三字经、古文选，连什么大藏经、法华经，长阿含经，他也是边抄边默，慢慢都记熟了。”说着说，不忘训诫后座那个不长进的：“二爷啊，您要有大少爷的一半用功，老早就升任侍郎罗。”无论谁有了杨肃观这等大哥，都只有哼哼哈哈的份儿，果然杨绍奇一听数落，霎时脑袋一歪，便也冬眠起来了。眼看叔叔装死，这会儿阿秀便又复活了，他凑到了前座，笑道：“管家伯伯，大藏经不是佛经么，我爹爹小时为何要抄啊？”管家笑道：“小少爷可忘得快了，你爹爹是哪个门派出身啊？”阿秀一声惊呼，大喊道：“对啊，他是少林寺的。”

杨肃观出身少室，又文又武，满朝进士中就他一人身怀绝世武艺。管家满面生辉，傲然道：“没错，少林武功，天下正宗。那时你爹爹投身嵩山，白日里练功习武，夜间便来凿壁借光，用功之勤，合寺长老都赞叹呢。”说着说，不忘勉励阿秀一句：“神秀少爷，古人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你平日里多学你爹爹，少学你叔叔，知道么？”

“知道！”阿秀大声答应，不忘摇了摇身边那个废物，告诫道：“叔叔，你要振作啊。”

杨绍奇早已满肚子恼火，一听奚落，不觉怪叫一声，叔侄俩人登时相互扭打、状如稚童，管家早已见怪不怪，一时笑眯眯地驾着车，自朝杨府而去。

杨家早年住在大明门一带，正统年间搬回老家，只在东城一带住居。时近午夜，车子经过了天桥一带，但见街坊人山人海，有猜谜的、喝酒的、看戏的，沿道的“冰灯”、“纱灯”、“佛经说法连环灯”美仑美奂，满是元宵欢庆之气。阿秀怔怔看着，直想下车去玩，便道：“叔叔，你小时候常提灯吧？”

杨绍奇心情还坏着，一时头也不抬，冷冷便道：“这个自然。我小时候你爷爷最是疼我，每逢元宵，他定会抱着我四下夜游。”

阿秀讶道：“我爷爷？有这个人么？”杨绍奇大怒道：“不许没大没小！我是你叔叔，你给我说说，你叔叔的爹是你的谁？”眼看阿秀小嘴大张，一脸茫然，杨绍奇只得自行道出答案：“爷爷，知道了么？”

“知道了。”阿秀俨然而笑，不忘拍拍叔叔的肩膀，赞道：“好乖。”还想多占便宜，却见叔叔的拳头高高抡起，随时都要重重捶下，直吓得阿秀惊慌改口：“等等！我……我没见过爷爷啊，他……他和我外公很好么？”

想起了顾嗣源，杨绍奇不觉叹了口气，便道：“孩子，想起你外公了么？”顾嗣源死时阿秀还不到四岁，哪里知道什么了，只得干笑胡诌：“是啊，每天都在想着呢。他……他以前的官很大吧？”杨绍奇颔首道：“这个自然。你外公以前是兵部尚书，恰好管着你爹爹，那时你爷爷是内阁大学士，咱们杨顾两家公私往返，算得是世交。”阿秀长长地哦了一声，道：“原来是拜把兄弟啊，那爷爷和外公定也常一块提灯了？”

阿秀猛敲边鼓，一个念头就是要提灯夜游，杨绍奇识破了他的伎俩，不由噗嗤一笑：“他俩年纪老，不时兴提灯。”阿秀叹道：“这般无趣啊。那你和爹爹呢？你俩小时候定常一块提灯吧？”

杨绍奇摇了摇头，道：“那倒没有。你爹爹小时候不住家里。咱兄弟俩很少一块玩。”

阿秀茫然道："他不住家里……那……那他住哪啊？"正茫然间，猛听管家一声轻咳，不觉恍然大悟："对了，他住在少林寺！"他遥想爹爹幼年的苦日子，眼前浮起儿童打坐、小孩念经之状，颇觉不寒而栗，忙道："叔叔，你真好命了，你小时候怎没一起去少林寺？"

杨绍奇摇头道："说来是缘份吧。那年天绝大师上家里来选弟子，原本是挑我的，可后来你爷爷说我身子骨虚，不宜练武，便让大哥跟他走了。"阿秀讶道："天绝大师，这又是谁啊？"

杨绍奇淡然道："天绝大师便是少林镇寺之宝，武功之强，号称合寺两百年来第一高手，他生平只收了一个徒弟，便是你爹爹。"

阿秀吓道："这么厉害啊，那我爹武功定也不差了？"杨绍奇微起哂然，口中却未答话。

四大宗师，岂同凡响？天绝僧是少林不世出的怪杰，曾经自创天诀，继往开来，与宁不凡、方子敬、卓凌昭并称为天下四大高手，成名事迹不知凡几，阿秀遥想大宗师的威风，不由一脸钦佩："叔叔，阿秀也想练武功，以后可不可以不读书了？"杨绍奇摇头道："不行。你的身子骨虚，不合适练武。"

阿秀哼道："我才不虚呢！我又不是你，打小便肾亏。"听得小孩无礼，杨绍奇嘿嘿一笑，便朝侄子腰际捏去，打算给他补肾、阿秀笑得眼泪直流，求饶道："好啦、好啦，饶命啊叔叔。

我快断气了……"他笑得惨了，便攀到了前座，苦笑哈哈："管家伯伯，我不行了，我身子好虚，你……你快停个车吧，我要透透气……"猛听"啪"地大响，管家伯伯居然快马加鞭，车子便已飞驰而出。阿秀大惊道："管家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快停车啊！"

管家冷冷地道："小少爷省点力气吧。你明日下午便要上学了，今晚哪来的空闲提灯？还是快回家收拾书本吧。"

眼看计谋给人识破，阿秀顿时痛苦万状，强拉着叔叔的衣袖，哭嚷道："人家不要上学！人家只要提灯！叔叔！叔叔！你帮我说说啊！"听得侄子含悲来求，杨绍奇却只轻轻打呼，好似冬眠一般，阿秀却也不怕，只凑到叔叔耳边，轻声念咒："淑琴来了、淑琴来了。"

咒语一出，果然惊醒梦中人，杨绍奇面色惨白，自知家门如虎口，一旦跨了进去，那便再也走脱不出，无可奈何间，只得附到阿秀

耳边，轻声道了个计策。

“管家伯伯……”阿秀听罢妙计，登时捣住了胯下，痛苦道：“我尿急啊……”

眼看小孩漏尿，身子颇虚，管家却懒得理睬，迳把缰绳一提，车子反而走得快了，阿秀见他不睬自己，倒也不慌不忙，便把车帘掀开，裤带一解，对着窗外大吼：“来啊，来看啊，杨神秀水淹七军，杨肃观教子无方，杨家—门忠烈哪！”说着哈哈大笑，打算水漫京城，夜半无人，可如此当众撒尿的行径，杨家却也丢不起这个人，管家大惊道：“小少爷，你娘才说过你，你……你怎又故态复萌了！二爷，快替我管管他，别让他胡闹了。”

杨绍奇淡然道：“去找我大哥来吧。二爷我天生的没出息，怎好替他管教儿子？”

二爷吃醋得厉害，管家只好拉停了车，苦笑道：“行啦，小少爷下车吧，老朽认输了。”阿秀欢容大笑：“撒尿了！撒尿了！”

他蹦下了车，找到了一处墙角，正待哼起小曲，忽觉身旁空荡荡的，竟没人陪着自己，霎时气愤道：“怎只有我一个人？谁来陪我尿啊！”

自古儿童撒尿，多需长辈相陪，或嘘嘘引诱，或以身作则，方才尿得稳当。杨绍奇见阿秀瞪着自己，忙道：“你……你自便吧。不用理我了。”阿秀哼道：“你看不起我么？没人陪我尿，少爷就不解了。”正要乱使蛮性，忽听哗啦啦水声溅响，身旁一人浑身剧抖，寒颤道：“神……神秀少爷，老朽舍命相陪了……”

凡人年纪越大，屎尿越多，看管家老蔡一把年纪，原来他才是真正尿急之人。他呼出一口长气，正抖擞间？阿秀却把裤带系紧，急急溜回车上。管家讶道：“少爷又怎么啦？这就完事了？”

“兜儿”一声响，那马车居然自行驶离了，管家茫然张口，正错愕间，却听阿秀的笑声远远传来：“叔叔，你的计策真灵，一会儿便把他骗下车了。”又听二爷叹道：“那有什么难的？等你到了他那把年纪，自也憋不住尿。”

一大一小即将开溜，管家总算醒觉过来了，他顾不得绑起裤带，便已拔腿直追，嚷道：“二爷！你不能走！淑琴还在家里等你啊！”淑

琴二字一说，直似敲中了性命要害，车子更是飞也似的逃，可怜管家喊得声嘶力竭，反而更加追赶不上。

好容易逃得远了，阿秀便跳到了前座，笑道："叔叔，你真的不回家啦。你不怕奶奶骂你？"

杨绍奇叹道："骂就骂，总比落在淑琴手里强。"阿秀嘻嘻贼笑，道："叔叔，你为何这般讨厌淑琴啊？她又不会吃了你。"

哪壶不开提哪壶，杨绍奇心下恼火，喝道："你还有空管我的闲事？臭小子，叔叔先跟你约法三章，你今夜玩归玩，就是别闯祸，不然消息传到你爹爹耳中，叔叔可要倒大楣了。"

阿秀专惹横祸、善降奇灾，上回才害得胡正堂痴呆，看杨绍奇今夜纵鬼出门，难保不惹大灾大难。正担忧间，这小孩居然还来挑拨离间了，听他嘿嘿阴笑，道："叔叔，你挺怕我爹的呦。"

想起大哥的森严家规，杨绍奇不由微微叹气，他捏了捏阿秀的黑面颊，叱道："谁怕他了？

告诉你，叔叔在家里是天大地大、谁也不怕，就只怕你。"阿秀笑道："叔叔怕我，那我怕谁？"杨绍奇微微一笑："你是过街老鼠，见谁怕谁，就不怕我。"阿秀哈哈欢喜，便又扑到叔叔怀里打滚，当真是没大没小之至。

叔侄俩虽说差了二十岁，可阿秀调皮捣蛋，杨绍奇也是个混世魔王，是以平日感情甚笃，他俩笑闹了一阵，不久便见了一处大宅，却是伍大都督府到了。杨绍奇知道阿秀欲找华妹，却反而提起缰绳，正待飞车而过，阿秀慌道："叔叔，我要下车。"这回换杨绍奇冷笑了，听他阴侧侧地道："小子，这儿可是大都督府，你找伍爵爷公干啊？"

阿秀年少脸嫩，自也不好明说来约人家闺女，正蠕蠕耨耨间，杨绍奇却哈哈一笑，自行拉停了马车，他从后座里找出了侄儿的花灯，见是只五尺大关刀，那刀自也不是正牌的郾月刀，而是柄关刀形制的灯笼，专供小童嬉戏之用。

杨绍奇见阿秀下车，还随身背着小包袱，也懒得多问，便自顾点燃了灯笼。阿秀仰头看着，只见那刀头红晕晕的，寒夜里粲然生光，望来加倍的威武精彩。一时满面亢奋，喜道："叔叔，快、快给

我。”杨绍奇俨然而笑，将灯笼高高提起，便朝水沟抛去，吓得阿秀高扑起跳，惊惶来接。

杨绍奇生性调皮，此时抓着了机会，自要狠狠戏弄阿秀一番。

好容易玩得够了，这才拉过了侄子的手，将灯笼珍而重之地交了过去，嘱咐道：“乖乖去玩，记得天亮前回家，别让你娘操心了。”

阿秀喔了一声，道：“那叔叔你呢？你要去哪儿？”杨绍奇微笑道：“别管我，叔叔和朋友约了。你自去玩吧。”说着从车里找了件棉袄，披到阿秀肩上，却是怕他受寒了。

眼看叔叔弯下腰来，朝自己挥手作别，阿秀毕竟年纪小，走几步、回回头，心中忽有不舍之感，便又奔了回去，嚷道：“叔叔！你和我一起走吧，咱们一块去提灯。”杨绍奇失笑道：“我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搞这个？”阿秀不肯走，只死拖着他，嚷道：“走呗！走呗！”

正拉扯间，忽听一声咳嗽：“绍奇兄，你来迟了。”阿秀抬起头来，猛见巷里跨出一名青年，看他身穿黑衫，腰上缠着条红带，眼神满布森然，阿秀吓了一跳，颤声道：“崇……崇卿哥哥……

……“伍崇卿来了，看他目光冰冷，一脸杀气，半夜里撞见，怕要以为遇上了僵尸。阿秀心里发毛，正要缩到叔叔背后，却听嗤地轻响，—张纸片飞了过来，恰恰飘到杨绍奇的手上。

眼看奇怪的东西来了，阿秀赶忙提起脚跟，只见叔叔手里拿的是张戏票，上头印了八个字，见是：“万福楼里、戏如人生”，阿秀咦了一声，自也认得这是万福楼的戏票，却不知崇卿哥哥干啥送将过来，莫非是想邀叔叔看戏不成？正奇怪间，却听伍崇卿静静说道：“欠你一次人情，来日补报。”说着转过了身，却似要走了。

伍崇卿总是这般阴阳怪气，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摸不着头脑，阿秀正感疑惑，却听叔叔叹了口气，道：“伍兄，在下有一言相劝，盼你倾听。”

“不必。”崇卿哥哥斜过眼来，静静地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既已下了决心，便无回头之路。”正待迈步离去，又听叔叔叹了口气，道：“既是如此，那你又何必去找卢云？”

卢云二字一出，伍崇卿身子微微一震，脚步便停下来了。杨绍奇摇了摇头，还待再说，忽觉袖子给人拉了拉，他低头一瞧，却见阿秀

仰起了小脸，满面好奇地道：“叔叔，谁是卢云啊？”

杨绍奇清了清嗓子，自管弯下腰来，道：“你不是和华妹约了么？怎又不走啦？”阿秀眉头紧皱，自朝伍崇卿瞄了瞄，忧声道：“我才不能走，万一他找你打架，我得给你做帮手。”

“打架？”杨绍奇手指伍崇卿，哑然失笑：“和他打架？我可是活得厌倦了？”

杨绍奇文弱书生一个，浑身挤不出三两肉，伍崇卿却打熬了一身铜筋铁骨，两人若要当街开打，不出一招之内，阿秀便得给叔叔收尸了。他心知如此，一时更是苦着小脸，低声道：“那……那我更不能走了，叔叔，你……你赶紧逃吧，我来给你断后。”

还待胡说两句，忽觉肩头给人拍了拍，阿秀回头去看，惊见崇卿哥哥俯身向下，重重一声鼻哼：“嗯！”

“妈呀！”阿秀给那怒眼一瞪，自是吓得死命飞逃而去，连包袱也忘了拿，那伍崇卿倒也好心，便将阿秀的小包袱提在手上，用力向前一抛，登时砸中了儿童脑袋。

砰地一声，阿秀摔倒在地，他疼哀哀地拾起包袱，哭道：“恶霸，专只会欺负小孩，看我去找你爹告状去。”伍家父子系出同门，老的那个生了张国字脸，镇日“嗯”声吓人，小的那个也是有样学样，当真可恶之至？阿秀坐地假哭，背后却没了声息，他偷眼后瞄，这才发觉叔叔与伍崇卿全都走了。他松了口气，霎时先呸地一声，跟着卷起袖子，破口大骂：“姓伍的混蛋，你逃得可快啊，有种放马过来，让本少爷会会你！”

他嘴上骂着、脚下却摆出逃命姿态，万一伍崇卿冒将出来，他便要速速开溜去也。天幸连骂数十声，倒也无人现身叫阵。阿秀松了口气，正要掉头离开，忽然间心念微转，想起了一个好玩把戏，忙脚下急急，奔到了伍崇卿适才所立之处，学着他的低沉嗓音，森然道：“何人如此胆大，竟敢出言相辱？”

“吾！”阿秀走回了自己的地盘，将关刀向地一撞，自做傲然拊须状。跟着又匆匆奔回伍崇卿的位置，沉声道：“汝！何人也？愿通姓名！”

“哈哈哈！”阿秀学着说书先生的模样，先来个大笑三声，眼见不远处有座台阶，便又傲然行上，一边摸着空胡须，一边冷冷地道：“无知小儿，也配问我的名姓？告诉汝，吾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直隶河北杨家将……杨神秀是也！”说着高举关刀，脑袋急转，嘴角不忘挂着一幅冷笑。

深夜霜寒，黑沉沉的大街全无行人，阿秀也独个人唱起了独脚戏，他摆足了冷脸，复又跳下台阶，做鼠辈震惊状，骇然道：“好样的！汝……汝便是杀文丑、斩华雄、大破契丹兵的大将杨神秀是乎？”这段话太长，难免说得口干舌燥，他喘了喘，便又跳上台阶，厉声道：“是吾也！”

“杀呀！”阿秀手中乱斩，脚下乱踢，一时烟尘乱起，顿行几分飞沙走石之象。正砍间，他忽然左手捣胸，缓缓坐倒，喘息痛苦道：“好刀法……小贼伍崇卿今日死于杨大爷之手，非常瞑目……”把头一歪，作咽气死亡状，还没死得透了，便又爬起身来，欢喜高唱：百万军中第一功，孤身北上赴辽东，欲知谁是英雄子，速来北京见秀公！

“哈哈！哈哈！”小阿秀高兴极了，他唱着娘亲写给他的小儿歌，正要挥刀助兴，忽见刀头晕暗一片，蜡烛不耐风吹，熄了。

阿秀天性贪玩，便算一人独处，亦能畅快淋漓，他打着了烛火，眼见关刀再次发光，复又洋洋得意起来，他大摇大摆走到都督府门门，仰望金匾，傲然道：“嗯，此乃一品侯爵府，我那定远老弟住在此处。”他拿起门环来敲，沉声道：“定远吾弟，秀公来找你了，快叫你老婆过来开门。”之后学起伍伯母的嗲嗓，羞涩道：“别急，婷婷来啰、来啰。”

来没两声，门里真来了脚步声，阿秀心下大惊，赶忙逃到后门去了。

后门便是小门，门上还贴着两张新年画，左书“年年有余”、右书“冠上加官”，却是天津杨柳青的年节版画。阿秀的母亲是当今有数的丹青圣手，长年耳濡目染之下，自也知晓这些门道。

他站在后门，瞄了几眼年画，正要开口讲评，忽听后门墙下发出“呀呼”、“呀呼”两声怪叫，阿秀心下大喜，赶忙喵哇哇地叫了几声。眼着趴在地下，静候回应。

伫立良久，始终听不到暗号，阿秀耐不住性子，低声便喊："华妹、华妹、你怎不出声？可是给你爹逮着了么？"才一说话，便听门里传来吱吱叫声，听来颇似老鼠，阿秀心下纳闷："不是说好学猫头鹰么？怎又变老鼠了？"当下咿咿歪歪地乱叫几声，当作答腔。

这个咿咿歪，那个吱吱啊，墙里墙外鸡鸣狗叫一片，忽见狗洞里钻出个小女孩儿，皱眉道："阿秀！是你么？"

看这小姑娘家容色艳丽，身穿小小黑貂袍，服饰华贵，自是华妹来了。阿秀大喜道："你可冒出来了，真急死吾也。"华妹摇头道："我老早在墙里等你了，只是听外头尽是鬼叫声，不敢贸然出来。"阿秀茫然道："什么鬼叫，我学的是猫头鹰啊。"

华妹奇道："猫头鹰是这样叫么？我觉得不像啊。"

后花园傍，墙头马上，这个是都督娇娇女，那个是五辅小公子，小男小女加起来不满二十岁，却也懂得花前月下了。华妹见阿秀依约而来，便喜孜孜地取来一只灯笼，娇声道："阿秀，帮我点灯。"阿秀摘下关刀灯罩，取烛引火，须臾间华妹的灯笼辉亮一片，登使阿秀大为惊叹："好漂亮！"

眼前是艘八宝船，七彩琉璃，璀璨雅致，竟是件十分细巧的珍品。阿秀心生艳羡，忙道："这是谁做给你的，真是漂亮。"

华妹得意洋洋，将发稍一掠，笑道："这是我娘做的吆，稀奇吧。"

阿秀赞叹道："原来伍伯母的手这般灵巧，我还以为她只会挥百姓呢。"

华妹俏脸微红，哼道："你少贫嘴，小心我挥你两个耳刮子。"

阿秀笑道："啪！啪！打在我身上，疼在你心里。好痛、好痛，"

华妹听了风言风语，不由飞红了脸，忙道："别说这些了，你不是说今晚要干件大事么？到底要做什么啊？"

阿秀听得"大事"二字，果然面色郑重，他靠到华妹脸颊旁，低声道："你小心听了，我要给胡正堂治病。"华妹心下大奇，讶道："什么？你要给胡正堂治病？"

阿秀低声道："没错，前两日我从叔叔那儿打听了一套法术，据说只要八个人一起念一套咒语，费上一晚上功夫，便能让胡正堂药到病

除了。”华妹大吃一惊，看前些口子胡正堂给猛鬼惊吓后，木傻成痴，连大人也没法子，没想阿秀却自称另有门道。眼看华妹将信将疑，阿秀便提起了小包袱，傲然道：“瞧，咒语全装在里头，我可没骗你。”

华妹心里好奇，不知那包袱里有何机关，正想过来察看，阿秀却不让她瞧了，只把包袱收到了背后，一双贼眼却是歪歪斜斜，尽在华妹身上游走，华妹脸上一红，道：“你……你干啥盯着我？”

这回轮阿秀脸红了，忙道：“谁……谁瞧你了？我……我是瞧地下蚂蚁。”说着俯身望地，四下搜寻蚂蚁大军，一个冬天过去了，华妹不知怎地，竟尔长大了许多，非但褪去了几分童稚天真，还多了几分明艳照人，灯笼掩映下，一双眼睛尤其水汪汪地，好似能说话一股。乍见小花花益发可爱，阿秀不觉怦然心动，他一路寻找着蚂蚁，慢慢便来到了华妹的裙脚下，正要偷偷掀起察看，忽觉头顶给人摸了摸，听得华妹讶道：“阿秀，我好像比你高了呢。”

猛听这煞极风景的废话，阿秀先是一愣，之后捧腹大笑起来：“你长得比我高啦？哈哈！啊哈哈！那太阳不是要打西边出来啦？”狂笑之中，便已傲然挺胸，拿手朝两人头顶比了比，哪知这一比之下，竟是慌了手脚，看这女孩长得好快，一个年过去，真比自己高了两寸。阿秀又惊又急，忙指着华妹的脚下，怒道：“你偷偷垫脚！”

华妹眨了眨眼，把裙角提了起来，茫然道：“没有啊。”

女孩儿发身较早，十五岁前发育极快，到得后来便要给男孩追了过去，可阿秀不过是个孩子，哪懂这许多道理？想起自己日后成了矮脚虎，华妹却成了一丈青，给她撑伞怕得垫脚，一时心头惨叫，忙伸长了颈子，猛力跳跃：“看！快看！这会儿又是谁高啦！”

眼看阿秀如此惊惶，华妹忍不住笑了，正要安慰他几句，忽见一顶轿子转过了街头，直朝大都督府而来。华妹吃了一惊，忙道：“不好了，我娘回家了，咱们快避避。”忙拉着阿秀，将他死拖到巷里去。却于此时，华轿也已来到府前，但见轿帘掀开，婀婀娜娜地走下了花儿般的大美女，看她身穿貂袍，瓜子脸蛋，果然是艳婷回家了。

华妹的母亲便是艳婷，此女双腿修长，身形远比常女为高，眼看她从轿夫身旁匆匆走过，居然还比这帮苦力高了数寸。阿秀如中雷击：“完了！华妹长得像她娘，日后定然比我高了。”

凡人身材长短、样貌美丑，由天不由人。看伍定远粗壮魁梧，身形几达九尺，艳婷也是个高觌身材，两夫妻生下的儿女，必是北国男女的剽悍体态。阿秀内心气苦，正悲郁间，忽见华妹蹲在地下，约莫只有小狗高矮，不由内心一阵安慰："得意啊，总有你矮的时候。"

正瞧望间，艳婷把手一挥，轿夫便抬起了轿子，转从侧门进去了，眼看门口只剩下艳婷一人，她却又不急着回家了，只管转过身来，面望大街，好似在等候什么人。

阿秀只等着提灯去玩，心中自是千百遍地催促伍伯母回家，他耐不住烦，便附耳来问华妹："你娘到底在做啥啊？怎还不走？"

华妹皱眉道："我也不晓得。我看她八成是在等娟姨。"阿秀讶道："等她做什么？她俩也要提灯玩么？"华妹叹道："你想呢。

前些日子娟姨出了远门，事前没和娘说，这几日都在挨骂呢。"娟儿前世积了阴德，居然修来了这样一个好师姐，自是喜不胜收了。阿秀懒得听这些闲话，正要张口哈欠，忽见伍伯母面向大街，喊道："啾啾！"

阿秀张大了嘴，看这三更半夜的，伍伯母不回家也就罢了，居然还在门口学起了鸟叫，莫非发疯了不成？正感好笑间，却听街上传来脚步声响，府前真走来了一名女子，听她应道："夫人，啾啾在此。"

耳听"啾啾"是个人名，阿秀更觉奇怪了，他急急来看，却见那女子身穿钗裙，手上却拿着一只拂尘，却不知是干什么来着的。阿秀满心惊讶，低声道："这是谁啊？"华妹附耳道："啾啾是咱们家的嬷嬷，平日专来服侍我娘梳头。"

阿秀喔了一声，看伍伯母门下三个徒弟，除了今晚见过的翠杉，尚有海棠、明梅两位，姊妹仨全是花样年华，却没见过这位啾啾，他凝目打量，只见这女子虽有些年纪，一双眸子却是黑白分明，隐隐带着几分柔媚。不觉又想："她们家的女人都好漂亮，连老嬷嬷也挺厉害。"

正艳羡间，那"啾啾"已然来到跟前，自在那儿捡衽施礼。

艳婷满脸不耐，道："行了，不过是去见个房总管，怎么耗了一整晚？到底见着人了没？"

啾啾忙道："见到了、见到了。婢女去了午门等他，只是他拉着婢女说东道西，这才耽搁了。"艳婷打断了说话，嗔道："行了，他不说有件大礼要送我么？还记得带回来吧？"啾啾不敢多言，忙从背上的包袱里取了物事出来，艳婷接过一看，不觉大为愕然："这……这算什么？"

艳婷手里的"大礼"是件破衣裳，质料古迈，裁剪老旧，上头还绣满了"寿"字，宛然便是老太婆的入殓寿衣，眼看这礼如此重法，艳婷心下恼火，正要把衣裳一甩，啾啾慌道："夫人别动气，您仔细瞧，这上头的寿字共有多少个？"

寿字密密麻麻，少说有百来个，艳婷心下一凛，醒悟道："这就是"百寿甲"么？"啾啾松了口气，道："夫人明鉴，这就是天下无双的"百寿甲"，号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乃是唐王府上的镇府之宝。"

艳婷听她说得尊贵，这才来细细把玩那件衣甲，待见它材质坚韧，入手轻盈，这才面色稍缓，道："这还像个样子。房公公还跟你说了什么？他可有提到立太子的事？"啾啾道："这倒没有。他说反正夫人和他是一条船上的，大家唇亡齿寒、同舟共济，不必他说，您也会帮这个忙。"

"什么？"艳婷听得此言，竟是大为错愕："我跟他唇亡齿寒了？他真这样说？"

啾啾见她又不痛快了，自是慌了手脚："夫人，您……您又怎么了？"艳婷恨恨地道："这姓房的是什么东西？他和咱们伍家有什么交情了？不过送了件破烂衣甲过来，便想要我给他出死力，房老贼，你真把艳婷当乡下人看啦？"拎起那件百寿甲，奋力往地下一甩，不忘踩上两脚，以泄心头之恨。

那啾啾没料到一言之失，竟尔闹成这模样，她不敢多劝，只俯身拾起宝甲，低声道："夫人，那……那这东西呢？婢女可要退回去？"

"那倒不必。"艳婷气消了，自把发稍一掠，淡然道："这东西既然进了家门，那就留着吧。你一会儿先收到我衣柜里，我明早再拿给华妹穿。"眼看伍伯母如此英明，阿秀自是暗暗发笑："这就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吧。"

艳婷说完了话，便要打道回府了，华妹心下慌张，自知她随时都要到房里视察，正待拉着阿秀逃命，娘亲却又停下脚来，道："对了，

我这儿还有件事，差点忘了跟你说。”

眼看娘亲又下动了，华妹自也不敢大肆奔逃，以免给发现行踪。那啾啾颇见任劳任怨，耳听新差事到来，便只欠身道：“夫人请吩咐。”

艳婷道：“我有个旧识进京了，这两日得请你替我招呼招呼。”

闻得招呼二字，啾啾立时心领神会：“夫人放心，婢女这就去办理。只不知点子身手如何？要带多少人同去？”

招呼两字一语多关，可以送钱送粮，也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正要问自己该订制多少口棺材，艳婷却已掩嘴笑了，啾啾啊了一声，忙道：“对不住、对不住，这位朋友是打西北老家来的吧？婢女可会错意了。”

艳婷出身甘陕，平日若有故旧来访，多由西北老家远道而来，她听得啾啾的说话，却是摇头一笑，道：“那倒下是。我这朋友是山东人士。”听得客人是打山东来的，啾啾双目圆睁，眼中惊诧乍现，随即宁定道：“原来是山东过来的，敢情又是盐商来给夫人送礼了？”

“那倒不是。”艳婷笑了一笑，道：“我这朋友既非高宫，也非巨贾，他是个卖面的。”华妹听得是个卖面的来了，心下自感纳闷，不知母亲哪来的卖面亲友，正猜想间，却听“啊”地一声，那啾啾竟尔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脚步踉跄，向后退开了两步。

眼见啾啾满面骇然，那艳婷反而微微—笑，道：“你怎么了？

好似挺吃惊的？、“那啾啾喘了喘气，寒声道：”夫人，您……

您说得那卖面的，莫非便是……便是……“艳婷含笑道：”没错，我说的就是他，山东卢云。“乍闻“卢云”二字，这回倒轮阿秀睁大了眼，付道：“怪了，怎又来了一个姓卢的？”

今晚这个“卢”字炙手可热，好似人人都要提上一提，看先前祟卿哥哥现身，叔叔便曾提及一个名字，好似也叫做“卢云”，却不知是否便是同—人？正猜想间，又听艳婷笑了笑，道：“就是这姓卢的。都多少年了，我正愁你不认得他了哪。”

那啾啾好似有些失魂落魄，她呆呆望着夫人，双手却负在背后，十指微动，不知在袖子里撕着什么东西，过得好半晌，方才伸出了左手擦汗，喘道：“夫……夫人……您这话不太对啊，这……

这姓卢的不都死了十多年了？怎……怎又冒出来了？““谁说他死了。”艳婷微微一笑，傲然道：“听说这姓卢的福大命大，一没摔死，二没淹死，多年来一直藏在西南，等着重出江湖的一天。”啾啾愕然道：“这……这话是谁说的？可是……

……可是大掌柜么？“大掌柜三字一出，艳婷立时闭目养神，冷冷地道：”错了。大掌柜便再神通广大十倍，也未必知悉此事。“她俯身过去，微微—笑，附耳道：“老实跟你说吧，这消息是从三当家嘴里套出来的。千真万确，绝无虚言。”

“三当家？”啾啾听得这个名号，竟是惊呼失声：“琼国丈？”

“嘘！”艳婷秀眉紧蹙，急急提起了脚跟，自对着街心瞧了瞧，眼见夫人四处张望，那啾啾忙伸出了右手，将满手碎纸扔到了地下，跟着举脚拨动积雪，将纸屑掩盖住了。

正忙碌间，那艳婷已然回过头来，责备道：“你小心些，如此大声嚷嚷，可是怕人家听不到么？”夫人神色恼怒，啾啾忙来致歉：“对不住，婢子一时糊涂，没曾留神……只是……只是这国丈平日足不出户，怎会……怎会得知此事？”

“你忘了么？”艳婷模样骄傲，把发稍后掠，淡然道：“这国丈固然不出门，可他家里却还有只小妖精，专能往外跑。”听得国丈家有妖精，阿秀、华妹心中自是大感好奇，又听啾啾喃喃地道：“小妖精？这……这国丈续弦了么？”

“真是傻啊，这妖精不是外头来的。”艳婷掩嘴笑道：“我说得是”琼芳“啊。”

“琼芳？”乍闻小妖精的来历，巷里的阿秀、华妹，巷外的啾啾，莫不有恍然大悟之感。啾啾愕然道：“琼芳？她……她不就是国丈的孙女么？她和卢云有什么干系？”艳婷笑道：“干系可大罗。这回若不是这小丫头误打误撞，天下谁找得到卢云呢？”

眼见啾啾一脸迷惑，艳婷掩嘴又笑：“腊月时琼芳那小丫头不是说要去贵州么？她在京城招兵买马，沿途大张旗鼓，四下闯祸，最后还摔到了白水大瀑里，九死一生之际，这便给她撞见了姓卢的冤魂啦。”啾啾愕然道：“她……她摔到瀑布里了？她……

……她好端端的，为何要跳下去？““女人啊，跳水还为哪一桩啊？”艳婷掩嘴笑了起来，道：“听说这琼芳有个相好的，便是华山派那姓苏的小子。据说这少年是宁不凡的传人，长相比师父俊了百倍，可脑袋却没有师父的一点零头，结果才练了师父的两招剑法，立时便走火入魔了，你想琼芳见了相好的成了白痴，还能不赶紧去找师公回来么？”这艳婷说话好生刻薄，凡事一概从坏处着眼，不管谁到了她口中，定然体无完肤。那啾啾八成也听惯了，她摇了摇头，叹道：“原来她是去替情郎寻师父来着。如此心意，也真难为她了。”

“难为什么？”艳婷忽尔掩嘴来笑：“现下是情郎，以后还是不是，那可没人知道了。”

“什么？”华妹心怦怦，阿秀眼眨眨，啾啾更是一脸讶异：“您是说……她和苏颖超分了？”

眼见艳婷含笑点头，众人都是大吃一惊。要知苏琼两人乃是青悔竹马，小俩口婚期已近，喜帖更已广发京城，双方岂能说散便散？啾啾茫然道：“这……这可没道理了，这琼芳不还替情郎奔波千里呢？为何会闹起来？”

“这你就不知道了。”艳婷眼角含笑，心情更好了，听她道：“坏就坏在琼芳去了一趟贵州，不然她怎会另结新欢呢？”听得新欢现身，啾啾忽有不祥之感，颤声道：“等等，这……这新欢该不会是……是……”

“照啊。”艳婷噗嗤一笑：“若非她和卢云相好了，国丈又怎会气得疯了？”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非只华妹、阿秀大为惊讶，那啾啾更是全身剧震，霎时手上拂尘便已坠落下地。

那艳婷笑吟吟地看着，一幅事不关己的模样，又道：“你别以为我造谣啊，我可是有人证的，我今晚问了娟儿，她说琼芳确实在扬州失踪了，可问她人去了哪儿、和谁走了，她却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给逼急了，才说什么琼芳是和一个卖面老头走了，还说那卖面的姓张，打南海来的，我一听便笑了，你想我师妹什么样的实心眼，真要遇上卖面的，她大姑娘顾着吃都嫌不及，哪有空打听人家姓啥名谁，祖上何处？这便给我看出破绽啦。”

娟儿打小是个实心姑娘，说起谎来一向破绽百出，难免给师姐一眼看穿，啾啾情知如此，口中却道：“也许……也许您误会了，说不定

世上真有这个卖面老头，那也未可知。”艳婷笑道：“你这话骗骗自己可以，和我可说不通啰，你且想想，琼芳这般眼高于顶的姑娘，要想让她舍下同伴，心甘情愿和一个卖面的走了，你倒给我说说，这卖面的该有何等样的来历？”

答案呼之欲出了，这琼芳是世家之女，既美貌、复自负，这世上要真有个面贩能带走她，这人武功决计不可太差，样貌更不可太丑，手要能写、嘴要能说，万一他还中过进士、登过金榜，事情自然更好商量了。倘使一个不巧，这人居然是孤家寡人，乃至于上无公婆、下无叔嫂，这碗面吃来自是更香了。

听到此节，啾啾已是呆若木鸡，喃喃自语中，她猛地想起了一事，忙道：“等等，这琼芳不是有婚约么？她……她连帖子都发出去了，难道不怕外人议论么？”

艳婷笑道：“议论什么？亏你往日多风流，怎似越活越回去了？现下的姑娘可不比以前啰。

哪个不是聪明绝顶、胆大妄为？见一个、爱一个、换一个，骑驴找马，任凭己意，哪像咱们这些老太婆，生下来便是给人糟蹋的。“说着竟是深深叹息，却是有些羡慕了。

耳听“大眼猫”下场如此凄凉，阿秀不禁暗暗摇头：“这苏大哥真是倒楣，遇上了坏女人，可真输到家了。”一旁华妹却另有想法：“这可怪不得芳姨。她想嫁人，当然得嫁个自己喜欢的，怎能勉强自己呢？”

二童男女有别，心思便也透着相反，正想问，又听艳婷道：“好了，闲话少说，现下这姓卢的进京了，咱们可得好好商议商议，看看怎么找到他。”听得艳婷欲寻卢云，啾啾自是大吃一惊，慌道：“夫人，您……您真要见他？”艳婷微笑道：“那还有假么？这姓卢的好歹与我相识一场，算来是有几分交情的。他此番重出江湖，我当然有几句心里话要同他说。”

啾啾好似知道夫人的图谋，颤声便道：“夫人，算了吧，您……您饶过他吧。”

“饶过他？”艳婷皱眉道：“你想哪儿去了？我又没要害他，干啥要饶过他？”啾啾低声道：“即是如此，那夫人还是别去惹他的好。”艳婷不高兴了，提嗓道：“你好大的胆子啊？

我不过与他见个面、叙个旧，却是招谁惹谁了？“啾啾叹道：“夫人，非是婢女顶撞您，可您自己也知道的，这姓卢的处境多悲凉？人家官职丢了、心上人也嫁了，这当口便算回京来了，那也是万念俱灰。您便算过去找他，怕也要自讨没趣。”

曾经沧海难为水，世情倒此皆淡泊。艳婷却是个不服输的，霎时哼道：“什么叫万念俱灰？”

我偏不信这套。这姓卢的当年不也是个热中功名的？我现下替他挣个一官半职，他还能不感激涕零么？“啾啾微微苦笑：”算了吧，夫人，他不会睬你的。“艳婷大怒道：”你说什么？“啾啾叹道：“若是旁的人，婢女还不敢说。不过这姓卢的向来是不识抬举的。甭说您要赏他什么八命九命之官，便算把金山银山搁在他眼前，他还不见得抬头来看哪。”

听得世上竟有如此怪物，艳婷忍不住又呸了一声：“听你把他夸得多清高？他要这般麻木不仁，又为何要去和琼芳厮混？”

啾啾苦笑道：“大人，别问我，您自己也识得他的。您真信这些鬼话？”艳婷给地一顿抢白，不觉为之一怔，竟尔答不出话来，良久良久，她忽尔轻轻叹了口气，道：“你这话倒也是。他这人真是这样的。”

阿秀躲在一旁，悄悄听着姓卢的故事，不觉暗暗咕哝：“这家伙还算是人么？难怪大家都在找他了，这般怪物，连我也想认识认识。”正叹息间，又听啾啾低声叹息：“夫人，您还要去找他么？”艳婷冷冷地道：“当然要。我说出口的话，有哪一句收回了？”

啾啾叹了口气，看面前的夫人状似柔美，实则性子刚强，她心知无法再劝，便道："那夫人有何办法，却能让他听你摆置？"

漂亮的食指竖了起来，艳婷仰望夜空，静静地道："一个字，我只消一个字说出，任他姓卢的天大架子，也得对我言听计从。"

乍得此言，各人均有不信之意，先前阿秀、华妹听了偌大一篇，虽说不识得这个姓卢的，却也晓得这人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艳婷即使是诸葛亮复生、张子房再世，至多只能将之七擒七纵，岂能让他乖乖俯首听命、言听计从？一片沉默间，人人都以为艳婷吹牛。啾啾淡然道："夫人有何妙计，可否示下？"

"一个字……"艳婷真是好整以暇，一边整理发冠，一边回眸轻笑，道："""她"啊。"

听得这个"她"字，啾瞅好似给烙铁烧了，竟尔跳了起来，惊道："夫人！千万别乱来！您要找了她，那可会出大事的！"

艳婷淡然道："什么大事小事，我不过给她报个讯、道个喜，能出什么事？"谜底揭晓，二童却都心生茫然，不知那个"她"字所指是谁，那啾啾却是怕得厉害，颤声道："不行的，这大掌柜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这事要传入他的耳中，咱俩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艳婷微笑道："谁怕谁啊？我的日子难过，他的日子就能好过么？告诉你，只消能整得他焦头烂额、心神不宁，我可比谁都开心。"

那啾啾面带惧色，一时嚅嚅嚶嚶，不敢应答，艳婷打量着她的容情，忽地伸出了手指，嘴角含笑，自在啾啾的面颊上拨了拨，叹道："瞧你……见阎王似的，难不成这整个朝廷里，你就只怕他一个？"

更可怕的站在眼前，看她怡然含笑，胸有成竹，不必一字言语，已得吕后之威。可怜啾啾低头缩手，仿佛进退不得，艳婷微笑道："别这样，你到底听他听我，赶紧说一声吧。"

说也奇怪，伍伯母语音越柔，那啾啾身子越是抖得厉害，料来是两个都怕了。

艳婷叹道："啾啾，你别那么没骨气，想当年你也是个响叮当的人物，江湖上的男人，没有不怕你的，朝廷里的男人，没有不巴结你的，那时我见你逼死我师叔，虽说心里恨着你，可也暗自佩服你的胆

气。来吧，念在同是女流之辈的份上，我这儿给你个机会。”说着说，竟尔背过了身，淡然道：“来，你要效忠大掌柜，要通风报信，那便快快动手，你立此大功，他还会不还你自由身么？”

陡听自由二字，啾啾眼中忽然发光，她吞了口唾沫，眼角偏转，却是瞧向了地下的拂尘。

适才啾啾无意间坠下拂尘，至今尚未拾起，看她呼吸隐隐加促，想来“自由”二字定是打动了她。那华妹一旁看着，却是暗暗替母亲焦急，那阿秀却无担忧之意，只管拉住了她，以免她忽来乱喊。

阿秀明白得很，面前的伍伯母并非似娟姨那样的蠢才，人家执掌九华门户十余年，如今故意卖出破绽，定有什么厉害后着预备着，啾啾倘若见猎心喜，定要给她迎头痛击。

果不其然，阿秀的猜想并没错，只见那啾啾盯着地下的拂尘，呼吸急促，似想俯身去拾，却又不敢，那艳婷虽说背着身子，兀自把她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听她含笑安慰：“别怕，我今夜才面圣归来，你该晓得我没佩剑。”

九华武术所仗者，不过轻功、快剑二项，其余掌力拳脚并非所长。艳婷没带兵器，那便如同除却爪牙的雌豹，不足为惧。当然，她也可能是虚言诓骗，也许她袖藏匕首，裙中带刀，那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不试上一试，那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拂尘距离啾啾三尺，只消一个箭步抢过，便能抄在手中，啾啾想赌，却又不敢赌，良久良久，终于一声长叹，拜伏啜泣：“夫人在上，婢女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与您相斗。”艳婷微微一笑，正要转身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啾啾陡地身子一动，右手暴长，却是要向地下拂尘抄去。

“啾啾。”艳婷甩了甩秀发，含笑道：“我可越来越喜欢你啰。”

啾啾喉头一凉，却见艳婷拔下了发簪，自在甩动一头长发，看那玉簪的尖锥，却已停在自己的咽喉上。啾啾浑身发抖，方知艳婷的武功更上一层楼，当有十二万分的把握制住自己。寒声道：“夫人，求……求你给我一个爽快……”

艳婷伸出食指，自朝她的脸蛋逗了逗，轻声笑道：“什么话，瞧你，把我说得多可怕？”说着搀起了啾啾，腻声道：“啾啾，你这下弄

乱了我的头发，可得赔给我喔。”

眼见两个女人站在家门口，自在那儿梳起了头，阿秀心头不禁暗暗发毛：“难怪叔叔会说他们姓伍的全是怪胎，果真如此。”

伍家一门忠烈，全是怪胎。看伍伯伯莫名其妙，傍晚时人在红螺寺，便曾见他大发雷霆，无端下令搜身，连华山双怪的裤子也脱，当真是怪得可以。再看伍崇卿平口横眉冷眼，阴阳怪气，脑子定也不大对劲。本想他们全家就只伍伯母一个正常，谁晓得她表面上好言好语，私底下却也是怪里怪气，好似疯婆一般。

阿秀看着华妹，心里不由替她感到难过，正叹息间，忽然想起了自家老小，不觉内心苦叹：“我还有空担心别人哪？谁想充京城里的怪胎大王，还得先问咱们姓杨的答不答应哪？”

怪胎各家有，北京恁是多。总之是老大不笑老二了，正感慨间，艳婷总算行向了家门，想来是要打道回府了，阿秀两腿恁酸，只想早早站起，哪知身子才动，那啾啾却又不走了。

艳婷蹙眉道：“怎么了？咱们该回家啦。”那啾啾忽尔低下头去，道：“夫人，您……您要去见姓卢的……这件事……这件事该不该告诉老爷？”

“大胆！”话声未毕，艳婷已是厉声大怒：“你敢把这件事告诉定远，我立时就杀了你！”

艳婷原本言笑晏晏，便算与啾啾动手，亦能泰然自若，孰料她翻脸如翻书，此时竟已勃然大怒，华妹一旁看着，自是又惊又疑，不知这卢云有何要紧之处，娘亲却为何要瞒住爹爹？满心迷惑中，忍不住甩开了阿秀，便要出去问个明白，阿秀大吃一惊，正要拉住她，却听艳婷一声断喝：“什么人？”阿秀叫苦连天，没想伍伯母耳音极利，已然察觉自己的所在，正想着该如何圆谎保命，却听路上响起阵阵马蹄之声，一个沉稳的嗓音道：“属下巩志，冒昧叨扰。”

道上蹄声轻脆，众人回头去看，但见远远行来—骑，马上乘客身穿戎装，壮硕身材，却是正统军的巩志到了。他来到了府前，旋即翻身下马，拜道：“下官巩志，见过夫人。”

巩志乃是伍定远的贴身心腹，做事稳当，艳婷见了他来，便也显得小心翼翼，俨然道：“起来说话吧。”巩志磕过了头，便又自行站

起，朝啾啾拱了拱手，道："胡姑娘，好久不见了。"

那啾啾原来姓"胡"，阿秀至此方知，只见她嗯了一声，自向巩志点了点头，随即躲到夫人背后，一脸温顺模样。艳婷淡淡地道："巩参谋簧夜过访，有何要事？"巩志拱手道："回夫人的话，下官并无大事，只是恰好路过府邸，顺道便来看看。"

艳婷笑了一笑，看时在半夜，此际又是元宵，巩志穿了一身戎装，岂无大事到访？她晓得巩志在欺瞒自己，正待旁敲侧击，却听蹄声再响，街边又行来了三骑，诸人来到近前，猛见得艳婷在此，霎时哗地一阵、同声下马，朗声拜道："卑职参见夫人！"

正统军四大参谋到齐了，这四人除"掌印官"巩志外，尚有"掌粮官"岑焱、"掌兵官"高炯、"掌旗官"燕烽，全都是伍定远的心腹角色，看众参谋平日威风八面，可来到夫人面前，却是一个个单膝触地，倍极恭敬。

艳婷本是冷若冰霜，待见他们如此多礼，眨眼间笑颦绽放，冰山销融，娇声道："都起来吧。"哗地一响，三名军官同刻站起，动作之整齐划一，宛如演军一般。艳婷更高兴了，正要同他们话家常，岑焱却第一个嚷了起来："夫人！完啦！完啦！大事不好啦！"

耳听岑焱胡喊乱嚷，大触霉头。艳婷便把眼色一使，那啾啾立时大怒来骂："大胆狂徒？什么叫夫人完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自己掌嘴！"

先前"啾啾"挨刮挨打，宛如小媳妇可怜，现今到了岑焱跟前，却又成了夫人的忠义护法，神气威风。那岑焱脸上一红，忙道："对不住、对不住，小人失言了。"他举起手来，自朝脸颊拍了两记，待见夫人满意了，便又干笑道："启禀夫人，勤王军又欺上门来啦。"

"勤王军？"艳婷哦了一声，道："听你大呼小叫的，原来是为了这事儿？怎么，熊俊还没给放出来？"夫人消息灵光，一点就通，岑焱自是大喜道："对、对，就是熊将军的事儿，他今晚去京畿大营借兵，居然给勤王军的人扣押起来，至今不能脱身，夫人快想想办法啊。"

熊俊乃是前线悍将，三五日便有一场大火爆，艳婷自也没大惊小怪，听她笑道："你也真是的，有事尽管找你们大都督商量啊，放着正路不走，偏找我这个妇道人家出头，那岂不是成了那个……那个什么鸡司晨的。"

“牝鸡司晨。”啾啾傲然昂首，便替夫人补充了。

岑焱见她俩一搭一唱，不禁苦笑道：“夫人啊，您有所不知呀，大都督向来奉公守法，什么都照规柜办事，要请他来救熊将军，等人家把熊掌都给切了下来，他还在那儿苦苦忍耐啊。您快出手救人吧。”正哀求间，却听艳婷笑道：“忍耐好啊，你们大都督不总这样教诲么？”忍一步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大家各让一步，相忍为国，岂不是美？“说着转过头去，自顾啾啾道：”他是这样说的，对吧？“眼看啾啾频频称是，夫人笑而不语，猛听碰地一声，地下跪了一个英俊年轻的，正是“小赵云”燕烽来了。听他咬牙道：“夫人！卑职与熊将军是同年入伍的，您难道忘了，咱们都是您亲自荐保的，夫人！您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说着说，竟尔重重叩下头去，状极悲愤。

世道不好，女辈当国，看这两个女人一搭一唱，却把几个大男人僵在那儿，众参谋心急如焚，巩志却只负手旁观，并无多言之意。阿秀心下暗暗好笑：“这帮人真蠢得无救了。伍伯母这般厉害人物，她不去招惹别人，人家已是千恩万谢了，现下有疯狗冲着她家闯来，那还能有命在么？”

阿秀年纪虽小，却比几个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果然艳婷状似笑吟吟地蛮不在乎，实则眼光隐隐含着杀气，想来心中早已震怒。

一旁华妹讨厌勤王军，更是咬牙切齿，阿秀看在眼里，怕在心里，忖道：“乖乖，老虎不分大小，全是母的，我可小心在意了。”

勤王军与正统军乃是世仇，相争非只一日，艳婷心下自有定见，她见燕烽还跪在那里，登时笑道：“好啦，别再磕头了，一会儿把脑袋磕破了，谁来给我老公打仗啊？”说着伸出双手，亲自把他搀了起来、燕烽给她的软腻手心握着，一时心头怦怦乱眺，正想向后退开，哪知鼻端又闻到一抹香气，那艳婷竟尔提起了脚跟，仰着脸来问：“小赵云，听说你想投入我九华门下，可有此事啊？”

听得夫人调侃，燕烽本已双颊通红，乍听此问，面皮更似失火一般，大惊道：“夫人说笑了！

卑职是飞云庄六代弟子，师恩如山，尚未图报，岂能无端改投他派？“艳婷听他说得认真，忍不住噗嗤一笑：”那真可惜了。

我只是听说你天天写信给咱家海棠，本以为你是想做咱们九华山的女婿，唉……如今听你这么一说，才知是误会一场啊。“夫人话外有话，燕烽不觉啊了一声，这才晓得错失良机了，虽想说几句场面话遮掩，奈何平日刚毅木讷惯了，话临口边，却是吞吞吐吐，倒似得了几分伍定远的真传。

艳婷虽已年过三十，容貌却仍绝美，看她说话时眼儿含俏、语声带娇，不过略把玉腕来搁腰，便衬出那身丰臀长腿，曼妙身材。燕烽面红耳赤，虽与夫人对面站立，却不敢去看她的丽色，只好低下头去，可夫人的绣花鞋入得眼来，却又让他神思不属一阵，阿秀忍不住又感好笑：“这伍伯母真是装傻了。人家哪里是喜欢海棠？他是喜欢你呢。”

大人心蹦跳、小孩脸发红，眼看男人全痴呆了，艳婷仿佛打了场大胜仗，她拢了拢秀发，含笑道：“好了，别说这些闲话了。

定远人呢？没和你们一块回来？“话犹在耳，猛听“嘎”地一响传过，背后府门两旁推开，但见门中立着一条天塔似的铁汉，看那张正宗国字脸满布风霜，正是伍定远到了。

伍定远老早回家了，看他才一跨出府门，左右参谋立时整肃军容，齐声道：“大都督。”艳婷笑了一笑，正要迎上前去，却见伍定远转过了脸，自从她身边擦了过去，一旁巩志牵来了两匹战马，交在伍定远手上。

艳婷微有错愕，只见伍定远背对着她，一边在马鞍上悬挂腰刀，一边问道：“居庸关兵马现在何处？”巩志道：“半个时辰前已过昌平，天亮前应能抵达京郊。”伍定远点了点头：“很好。

你赶紧出发，早些和他们会合。记得把兵马部署在广宁门，没我的号令，谁也不许擅离职守。“耳听巩志答应了，伍定远不再多言，正待翻身上马，却听一声轻唤：“定远。”

艳婷当众呼唤，众人也才醒觉了一件事，伍定远根本未曾与他的妻子交谈，甚且从头到尾不曾往她身上瞧过一眼，便如没见到这个人似的。

此时此刻，艳婷启齿呼唤，伍定远自也该听见了。他一脚踩在马蹬上，一手扶着马背，看他的背影一动不动，当是在等着妻子过来说话。

良久良久，艳婷却只留在原地，想是要丈夫自行回过身来。

半晌过后，两人既未作声、亦未移步，谁也动不了。一片寂静中，伍定远左脚一点，翻上了马背，正要策马离开，却听艳婷提起了嗓子，大喊道："伍……定远！"

十年了，过去伍大爷长、伍大哥短，两人从来客客气气，今夜都督夫人却直呼其名，连名带姓一起叫了。众参谋闻言一惊，心知不妙，忙将目光向地，不敢言动。伍定远却如耳聋一般，正要催动缰绳，巩志却拦到了跟前，低声道："都督，夫人找你。"

伍定远垂首望地，慢慢将目光撇了回来，隔得半晌，方才道："你……有事么？"

"没事。"艳婷纤腰一扭，即刻就要打道回府。巩志咳了一声，忙朝高炯使了个眼讯，这"掌令官"见事颇快，霎时催动暗掌，已将岑焱推倒在地，但听"掌粮宫"啊地一声惨叫，竟如馒头般滚地过去，却把夫人回家的路给挡了。

好容易夫人停下脚来，那"啾啾"急忙上前，搀住了艳婷，在她耳边轻轻说着："夫人，今儿是元宵。"一年一度的元宵节，自该合家团圆，万不能动气争执。眼看艳婷深深吐纳，轻咬贝齿，好似在压抑什么。良久良久，她终于回过头来，道："你……你要出门了么？"

"嗯。"伍定远低头垂目，神色木然。眼看大都督惜字如金，鼻哼过后，了无声息，众人自是暗暗担忧。艳婷竭力调匀呼吸，忍气道："你……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嗯。"伍定远又鼻哼了，哼完之后，不忘把睑转开，艳婷气往上冲，看她丰满的胸脯上下起伏，定是要大发作了。巩志忙道："都督是天亮时回来的。"

伍定远率军出征，深夜回府，清早出门，乃是稀松平常的事。

想起丈夫的辛劳，艳婷自也不能当众发作，便道："你……你是黎明时回来的，那我起床时，怎没瞧到你？"伍定远原本目光下垂，听得妻子的问话，便慢慢抬起了国字脸。众人心下一喜，都以为他要答腔了，谁晓得定远的目光一路向上，最后凝视着天上玉盘，好似赏起了月。

一片宁静中，巩志咳了一声，道：“回夫人的话，昨夜都督回来得晚，他看夫人睡得沉，便也不好惊动。后来兵部有事找他，他便出门去了。”巩志说了半天，艳婷却是睬也不睬，一双大眼尽是瞅着丈夫。伍定远却似心不在焉，看他仰望夜空，非但不曾言语，连目光也不愿转过来。

十几年了，艳婷一日比一日美，如今已是人如其名、艳冠群芳。伍定远的武功也越来越高，终于成了名满天下、举世无敌的大都督，谁知两夫妻照面了，却是这么幅场面等着。众参谋躬身垂手，谁也不敢吭气，巩志也不想再说了，当即退了开来，假做不知。

阿秀躲在一旁偷看，慢慢便把眼光转到了华妹身上，只见这小姑娘低着头，瞧着娘亲做给她的小灯笼，泪水平已盈眶，想来父母间如此斗气，做女儿的心里定不好过。

场面沉闷，迟迟无人说话，“啾啾”大着胆子，悄悄来拉艳婷的衣袖，却给艳婷使劲甩开了。她静静望着丈夫，道：“定远，我回来得晚了，惹你生气了？”

伍定远默默听着妻子说话，却只摇了摇头，道：“没事。”

艳婷凝视着他，柔声道：“既然没事，那你为何不说话？”

伍定远别开了目光，轻声道：“没事。”

伍都督言简意赅，说来说去，全是同样的两个字，当真是无声胜有声。艳婷也无所谓了，当下背转了身子，不再多问一字，眼见妻子没话说了，伍定远便道：“没事了么？”艳婷背着身子，淡然道：“没事。”伍定远点了点头，正要驾马离开，却在此时，艳婷忽然笑了笑，道：“伍定远，你想不想知道，你老婆今晚上哪去了？”

时在午夜，艳婷却玩了大半夜才回来，伍定远若非木石人，心中必有所感。果然他听了说话，背心微微一动，料来也留上了心。在众人的注视下，艳婷把发稍一掠，淡淡地道：“老实告诉你吧，我今晚是陪你老板赏灯去了。他硬拉着你老婆玩了一整晚，你怎么说？”

伍定远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老板自是方今天子、一国之君，这却要他怎么说？

哒哒、哒哒，道上马蹄阵阵，伍定远提缰驾马，已然去得远了。艳婷也不再多说什么，便只转过了身，直朝府门走去。

元宵团圆夜，夫妻俩分道扬镳，眼看伍定远向西而去，那啾啾便拉来了巩志，细声来问：“巩爷，大都督是去哪儿？”巩志叹道：“他要去霸州。”

霸州二字一出，艳婷不觉脚下一缓，慢慢地回过头来，啾啾愕然道：“霸州……就他一个人去么？”巩志叹息道：“他向来是这样的。南征北讨，总是孤身赶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巩志不愧是首席参谋，这话看似对“啾啾”说，实则另有深意，他转向艳婷，躬身道：“夫人，我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这就拜辞了。”

话不在多，点到为止，耳听清脆的马蹄响起，巩志率众上马，便朝北方走了，众参谋离开，府前便只剩下主仆二人，只见艳婷悄立门前，若有所思，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蓦地回过头来，瞧那目光尽处，却在瞧向定远的去处。

道上寒风冷雪，伍定远早已去得远了，眼见艳婷怔怔不语，那啾啾便又大起了胆子，搀住了她，轻声道：“夫人，要不要婢女去追他回来？”

啪地一声大响，艳婷纤手轻扬，竟尔摔了啾啾一记耳光，听她森然道：“我的事情，犯不着你多管闲事。”说着把门使劲一推，迳自走了进去。

大都督走了，夫人也走了，府前冷清清，只余下啾啾一人站着。她低头抚面，耸了耸肩，自嘲似地笑道：“傻子，你这是做什么呢？她想往火坑里去跳，你该推她一把才是，犯得着替她可惜么？”说着转身回府，便把大门合上了。

碰地一响，大人们总算走光了，可怜阿秀双脚早已麻木，他一边揉着酸腿，一边嗤嗤笑骂：“华妹啊，原来你娘不只能挥百姓，还能挥耳光啊。”啪地一响，阿秀脸颊吃痛，居然也挨了一耳光。眼看老虎不分大小，全是母的，阿秀心头火起，正要回敬一拳，却听“呜”地一声，小女孩儿居然抢先扑入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秀气愤道：“嘿！你哭什么。挨打的是我啊！”华妹把脸埋在阿秀怀里，大哭道：“笨蛋！全都是笨蛋！我讨厌我爹、讨厌我娘，我讨厌家里每一个人。”

阿秀心下醒悟，看华妹小小年纪，眼见父母失和，自是心如刀割。忙拍背安慰：“别哭了。

他们今晚打架、明早亲嘴，过两天就没事了。“华妹哭道：”才不会没事，他们总是这样吵，今天吵、明天吵，永远吵不完，秀哥，我讨厌他们，华妹不要做他们的女儿！“阿秀苦笑道：“快别这样说了，你家才几个人，能怎么个吵法？要不信来我家瞧瞧，包管你大开眼界哪。”华妹抬起头来，讶道：“你……你家里也吵架么？”阿秀笑道：“吵得才凶哪，我奶奶找我叔叔吵，我叔叔又找我爹吵，我爹我娘两个也吵，大的吵小的、小的吵大的，全家上下吵成一团哪！”华妹听他说得夸大，不觉破涕为笑：“我才不信，你爹那样斯文的人，也会找人吵架么？”阿秀啧啧叹道：“你可不知道了，我家里规矩最多的便是他大老爷了。这也管、那也管，偏偏没人爱守他的规矩。

每回家里鸡飞狗眺，十之八九与他老爷有关。“听得天下父母一般黑，华妹不由感慨万千，她望着阿秀，低声道：“那……那你爹娘吵架，你会不会伤心？”阿秀哈哈笑道：“我伤什么心？咱只要有饭吃、有衣穿，管他谁是谁！”说着拉注华妹的小手，笑道：“快走了，别理这帮疯子，咱们自玩去。”

华妹怔怔看着他，忽地纵身入怀，大声道：“秀哥，等咱俩长大了，一辈子都别吵架，你说好不好？”阿秀咦了一声，听她如此说话，倒似要与自己私订终身了，他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颤声道：“好……好啊，那……那你得香我一个。”

这话本是玩笑，谁知华妹听了以后，竟尔闭上双眼，慢慢靠了过来。阿秀大喜过望，赶忙张大虎口，正待吐舌相迎，忽听“啾”地一响，阿秀脑门一热，霎时心下大惊，这才想起自己早已成了矮脚虎，忙道：“等等！那个不算！我忘了垫脚！”正要重来一次，华妹哪来理他，早已笑嘻嘻地走了。

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有阿秀陪着，天大的烦恼也全消。华妹原本心情不佳，给阿秀逗了一阵，便又重展欢颜。只见二童提灯夜行，这会儿便去寻找夥伴了。那阿秀熟门熟路，每到一处大宅子，便学起猫头鹰模样，自在狗洞外咿咿呀呀乱喊，墙里有时汪汪回叫，有时喵喵忽鸣，不久便冒出一名小童，一盏灯笼，不多时，便已凑了六人。

过年两个重头戏，一个是除夕，另一个便是上元灯节，前者有钱可领、后者把钱花光，阿秀身为众童之首，自是整年都盼这一晚，今夜若不大大作乱一番，全年都不爽利。

雪花慢慢飘了下来，只见月亮姊姊给乌云遮脸，早已不见人影，只余下黑洞般的北京城。众小童虽有些害怕，但只要有阿秀带队，便等于吃了熊心豹子胆，只见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青龙郾月刀”当街开路，“八色宝船”紧紧尾随，其余红金鱼、小老虎也散发灯晕，便随着秀哥浩浩荡荡而去。

灯笼列队，来到侍郎府，阿秀照着先前模样，趴在后门狗洞猛叫，不旋踵，门里传来凄惨低呼：“鬼……好多好多鬼……”

众童听了这个声音，心下先是一惊，后又一喜，都知正主儿到了。

果不其然，只见狗洞里爬出一个流口水的，正是白痴胡正堂，之后又挤出了一个流鼻涕的，却是小跟班阿元。

华妹讶道：“周至元，你怎也在这儿？”阿元道：“我是跟我爹来的。他看胡伯伯今晚没去红螺寺，心里担忧，便来瞧他了。”

阿秀低声道：“怎么啦？胡伯伯生病了么？”阿元摇头道：“胡伯伯没事，是胡正堂病还没好。听说他请了个老和尚，给正堂扎了一整晚的针，也不知管不管用。”

阿秀哦了一声，他靠到了胡正堂身边，正要瞧瞧他的病况如何，却见这小子口水乱流，居然抱着华妹啊啊鬼叫，好似色鬼缠身一般，阿秀大怒道：“臭小子，敢情又病发了是吧？！”正要重拳给他治病，却听狗洞里传出叫喊：“等等我、等等我，载志也要去玩。”

听得狗洞里还有人，众童不免一奇，回头去看，只见洞里爬出了一个孩子，看此人一张脸蛋胖嘟嘟的，活脱便是颗红柿子。

眼见新朋友到来，阿秀不觉讶道：“这又是谁啊？”阿元附耳道：“这小孩姓朱，他爹爹也在里头作客，”

众童听那小胖子姓“朱”，此乃皇族之姓，又看他身穿黄袍，衣装尊贵，手上还提了只龙形瞪笼，料来身分颇不寻常。眼见众童呆呆瞧着自己，那胖童竟尔“哼”地一声，仰起了胖脸，之后袍袖一拂，傲然道：“听好了，我叫做朱载志，我爹爹是川王爷，我爷爷是开国太祖，

我以后是要当皇帝的。你们要想升官发财，都得巴结我。”说着挺胸凸肚，等着众童叩首谢恩。

噗嗤一声，阿秀低头笑了，跟着“哈哈”、“呼呼”之声不绝于耳，众童竟都捧腹大笑。

胖童愕然道：“你们……你们笑什么？”阿秀笑道：“大过年的，专遇疯子，走了、走了，大家快去提灯吧。”众童以阿秀马首是瞻，正要嘻嘻哈哈地离开，胖童却是勃然大怒，喝道：“等等，你这小孩居然骂我？你是谁？快快报上名来！”阿秀讶道：“怎么？一会儿就认不出我了？你自己想想，是谁把你抚养长大的？”朱载志朗声道：“是我爹！”阿秀竖起拇指，赞道：“好眼力，总算懂得孝道啊。”

众童笑得直打跌，朱载志却还听不懂，兀自哼道：“那还要你说，娃娃打小就孝顺，人见人夸呢。”

正俨然间，却听银铃般的笑声不绝传来，朱载志咦了一声，回头急望，惊见背后站了个小女孩，肤色白腻，瓜子脸蛋，一双大眼更是水汪汪的，这会儿不待介绍，便已认出人来了，霎时大喜而呼：“神仙姊姊！”说着便要扑上前去，嚷道：“抱抱！抱抱！”

“……”阿秀冷冷一笑，将手搭上华妹的肩，斜目傲笑：“这不是抱了么？”

胖童大吃一惊，眼见神仙姊姊落入魔掌，不觉气急败坏：“放开你的脏手，不许碰我的神仙姊姊！”阿秀笑道：“你的神仙姊姊？那我的呢？”说着搂住华妹的肩头，便要带她离开。

“站住！”朱载志心下不忿，忙拦住了道路，戟指暴喝：“你想带走她，须先问我答不答应！”阿秀愕然道：“什么？咱抱自己的老婆，还得请示你？你算哪根葱啊？”

众童捧腹狂笑，险些笑岔了气，朱载志恼羞成怒，想他皇门世子，一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哪里遇过无赖了？情急之下，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厉害身分，赶忙大吼道：“你……你死定了！娃娃是华山弟子，武功很厉害，现下就要打死你！”说着伸出胖腿，高高向后抬起，双手如仙鹤般上下摆动，口中兀自大喝一声：“猫狗神功！”

听得来人是华山派的，众童莫不惊呼出声，阿秀呸了一声，正要拊起袖子，一旁阿元忙道：“秀哥别惹他，听说这胖子真是华山派

的。”

阿秀吃了一惊，他虽说年纪小，却也听人提过华山的事迹，据说这批高手真人不露相，形状越是白痴、武功天资越高，看这胖童冥顽不灵，世所罕见，本领定是大得很了。他心下胆怯，忙道：“等等，你……你是苏颖超的徒弟么？”胖童哼道：“我才不是他的徒弟，我师父叫做……叫做……”他脑筋不好，支吾半天，却又想不起来了。阿秀慌道：“你师父可是叫宁不凡么？”

胖童茫然道：“好……好像是。”

阿秀魂飞天外，只想掉头便跑，却听众童呼喊助阵：“秀哥秀哥笑眯眯，早上起床脚一踢、学堂小孩惨兮兮！”众童满面亢奋，各自大声叫好，阿秀自是叫苦连天，眼看自己逃不掉了，索性将心一横、怪叫一声，大吼道：“华山派算啥东西？且看我的少林正宗罗汉拳！”说着龇牙咧嘴，模样凶狠，居然要来真的了。

阿秀的父亲乃是少林俗家弟子，自也曾点拨过儿子一些防身拳脚，看今番少林战华山，却不知谁胜谁负了。众童目不转睛，只等着看高手对决。猛听“喝啊”一声大叫，阿秀闭紧双眼，抡起拳头，正要胡乱冲将过去，却听胖童一声凄厉暴吼：“猫狗神功！”

胖童气势磅礴，直吓得阿秀魂飞魄散，正要抱头鼠窜，猛听砰地大响，竟有重物坠地之声，阿秀呆呆低头，惊见地下倒着一个小胖子，却不是胖童是谁？阿秀惊疑不定，正疑心对方要使扫堂腿，猛听“呜”地一声悲鸣响起，胖童竟尔四肢乱舞，滚地大哭道：“父王！父王！有坏小孩打我，你快来救我啊！”

众童没见过这等爱哭鬼，无不看傻了眼，阿秀自也呆住了，他自己本还等着讨饶，孰料敌人不待一指加身，便已自行倒毙？

正纳闷间，忽见众童目望自己，这才想起自己还在比武，忙摆出了拳脚架式，傲然道：“大力金刚掌第三式，亲爹打狗。”

眼看输家号啕大哭，赢家却是气定神闲，犹在通报武功来历，众小童大为震撼，忙由阿元带队，齐声高唱：“秀哥秀哥脚一踢，打遍私垫称第一！师长见他要行礼，谁敢惹他要赔命！”

“行了。”阿秀飘飘然地，举起右手，制住了众童的欢呼，随即伸出脚来，朝胖童屁股上踩了踩，傲然道：“大家说说，我该怎么处置这

家伙？”

“打死他！打死他！”众小童都是墙头草，一见江山底定，莫不忠字当头，叫嚷得十分凶狠。

阿元怕惹出事来，忙上前道：“启禀秀哥，这小胖子其实没做什么坏事，您大人大量，既然教训过他了，那便饶他一命吧。”

阿秀“欸”了一声，之后怪眼一翻，学着伍定远的模样，怒哼道：“嗯！”老大口风一漏，众小童揣摩上意，立时对着阿元拳打脚踢，除灭败类后，便转上了几个奸臣，谄媚道：“启禀秀哥，这小胖子有眼不识泰山，居然玩了您的女人，您今日要不给他一个教训，难保他日后不会再犯。一众童齐声大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秀哥，快打死他啊！“阿秀俨然点头：“既然大家都这般说，我也不得不动手了。”

说着冷冷一笑，便揪起了胖童的衣襟，森然道：“臭小子，大爷本想饶你一命，奈何你调戏我老婆，罪不可恕，可别怨我心狠了！”

他罗哩罗唆地说了一大段，正要饱以老拳，忽然间后臀一痛，竟给人踹倒了。阿秀惨叫声，回头苦骂：“是谁偷袭我？”

“是我！”背后众童排列成行，人群中站了一名小女孩，却是华妹来了。只见她双手叉腰，娇叱道：“大胆杨神秀，放着我伍崇华在此，你竟敢欺侮弱小？”神仙姊姊显灵，这会儿便来行侠仗义了，阿秀慌道：“老婆大人，你……你误会了，我这是替你出头啊。”

“胡说！”华妹怒喝一声，飞起小脚，厉声道：“谁是你老婆？流氓！土匪！看我将你就地正法！”她连踢数十脚，铲除恶霸后，便又蹲到弱小身旁，柔声道：“小弟弟，伤到哪儿了？”

“这儿！这儿！”胖童大哭起来，立时拉开裤带，便要请神仙姊姊验伤。华妹心下大惊，万没料到武林里危机四伏，霎时急急拍出一掌，怒道：“滚开！”

“父王……父王……”胖童不耐打，才给掌力击中，便已倒地抽噎，好似伤重不治了。华妹吃了一惊，也是怕自己打伤了人，忙颤巍巍地过来察看：“小弟弟，你……你还好么？”

“不好！不好！”胖童本已奄奄一息，才给华妹的小手碰了，立时大哭大闹：“娃娃要抱抱！抱抱！”华妹又惊又怕，却又不好打人，只

得作势抱了抱他。胖童大为喜悦，忙朝华妹腿边一趴，四肢蜷缩，便如小狗般睡了。

眼见胖童闭眼含笑，好似什么都有了。众童无不啧啧称奇，华妹则是叫苦连天，她不知该如何脱身，忙朝阿秀看去，求恳道："秀哥，你……你快想个办法……"

每回华妹有求于人，必是秀哥长、秀哥短，极尽讨好之能事。

阿秀还在火头上，自是呸了一声，正待讥讽几句，却听大宅里传来叫喊声："载志，载志，你去哪儿啦？"

胖童的亲爹来了，要是见了众童的恶行，这可如何得了？正惊疑间，又听一个女人嚷了起来："正堂！娘给你端药来了，你快出来吃啊！"眼看大人接踵而至，随时会将恶童一网打尽，阿秀心知不妙，赶忙传令道："弟兄们，扯风啦！"

众童发一声喊？当即夹着胡正堂，全数亡命飞奔，唯独朱载志一脸安详，犹抱大腿来遮面。耳听院里脚步杂沓，华妹越发焦急，忙道："喂，快起来！我要走啦。"她喊了几声，胖童却只一动不动，仿佛魂归极乐，华妹情急之下，只得将他塞回了狗洞，随即追赶呐喊："秀哥，等等我啊！"

众童一个追一个，堪堪奔过了两条大街，队伍总算停了下来，华妹松了口气，正要上前与阿秀说话，忽觉脚下给人一扯，竟尔扑地倒了。

"神仙姊姊……"背后传来啜泣声："你要去哪里？"华妹回头一看，惊见地下趴了名胖童趴在地下，目光吊直，直朝自己的两腿间蠕动而来。

"救命啊！"华妹花容失色，把脚一缩，绣花鞋却给抓住了，眼看胖童眯眼而笑，蠕动不休，直吓得华妹纵声惨叫："阿秀！

你快来啊！"听得侠女呼救，阿秀只得苦脸叹气，便又转了回来，只见华妹坐地而哭，鞋袜却给扯脱了，那胖童却把人家的鞋袜含在嘴里，当作甘蔗般啃着。阿秀看得浑身发冷，颤声道："这……这算是什么？"华妹哭道："我怎么知道？你快帮我抢鞋子啊！"

阿秀苦笑几声，便来抢夺绣花鞋，奈何胖童气力极大，就是抵死不放。二童你争我夺，难分胜负，阿秀喘息不已，眼见华妹的小脚搁

在一旁，霎时心生一计，忙拿起了光脚丫子，送到胖童跟前，竖指妙赞："玉女香脚，上等货色。客倌尝尝吧，"

吼地一声，朱载志张口来咬，华妹吓得惊呼缩腿，阿秀却也趁机夺回了鞋子。朱载志见宝物给人偷了，不免又哭了起来："小偷，你偷人家的东西，还给我、还给我……"

华妹本在含羞穿鞋，一听胖童哭嚷，猛地心头火起，怒吼道："大家杀了他！扔到永定河去！神仙姊姊不发威，真给当病猫？"

众童早有此意，一时呼喊上前，随着母老虎拳打脚踢，朱载志给踩得满地乱爬，一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忽见路旁一人吹风纳凉，却不是阿秀是谁？霎时不顾一切，急忙抱住佛脚，大哭道："父王！有人欺侮娃娃！你快救命啊！"

都说"有奶便是娘"，朱载志认祖归宗，倒也不失为一条活路。阿秀哑然失笑，便拉开了华妹，道："好啦，打也打够本了，快找地方歇歇脚吧。"

此时天寒地冻的，却能去什么地方歇息？正烦恼间，却听阿秀笑道："瞧，咱们到哪儿啦？"

众童顺着阿秀的指端去看，但见对街一座金字招牌闪亮生光，却不是"尚书豆浆"是什么？众童大为雀跃，忍不住拍手欢笑："有豆浆喝了！"

阿秀便是这性子，不论到哪儿，总有门路可找，众童欢天喜地，一路跟随着他，来到了豆浆铺门口，只见阿秀蹲了下来，自在屋脚掏掏摸摸，不久便搜出一只锁匙，他悄悄开启门锁，吩咐道："大夥儿小声些，我姨婆还在后头睡觉，千万别吵醒她了。"

"遵命！"众童大声答诺，声若洪钟，不免又把阿秀吓了一跳。

好容易打开了大门，众童鱼贯而入，只见铺里空荡荡的，靠窗处有座大火炉，炉上有个黑油锅，对墙叠了一只又一只木箱，全数盖着白布。众童都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自不知这是作何之闲，一时满面好奇，东摸摸、西瞧瞧，便在铺里逛了起来。

朱载志自给神仙姊姊殴打后，便一路死跟着阿秀，他挤到新朋友身边，低声道："你住这儿么？"阿秀微笑道："是啊，我小时候住在这儿，每天都有热包子吃、烫豆浆喝，羡慕吧？"

朱载志怯怯地点头："娃娃也喜欢吃包子。你会分给我么？"

阿秀笑道："当然会，你当我是小气鬼么？"说着端来大锅冷豆浆，大匙来勺，人人分上一碗，跟着又找些冷包子出来，一人发上一个。众童吃包子、喝豆浆，人人眉开眼笑，即便朱载志这般挑食，却也吃得津津有味。想来这"尚书豆浆"手艺道地，方能让这群官家子弟心服口服。

正吃间，朱载志忽地拉了拉阿秀的衣服，低声道："娃娃想吃炸油条。"阿秀嫌他罗唆，正要骂他两句，众童却也嚷了起来："对啊！对啊！咱们要吃炸油条！"

这豆浆油条本是好兄弟，众童嘴里喝着豆浆，手上少了油条，不免食不知味，阿秀怕他们大声嚷嚷，只得道："好好好，要吃油条，炸来不就得了。"他打开橱柜，捧出了盆面粉团出来，就手拉成了一长条。朱载志讶道："这是油条吗？和我家的不一样啊。"阿秀笑道："真是傻小子，这是生面粉，还没炸哪。"他蹲了下来，又从火炉底捡出了红煤炭，一颗颗夹到油锅底下，预备生火。

众童平日养尊处优，眼见阿秀手脚俐落、无所不能，自是满面钦佩。华妹早想学些厨艺，忙道："秀哥，让我帮你吧。"正要过来多手，阿秀却道："等等，咱们得先换个锅子。"

华妹微微讶异："换锅子？为什么啊？"阿秀并不多言，便从橱柜底下拖出一只新油锅，看那锅里油质清澈，透着一股清香，赫然便是一锅上好新油。众童讶道："这是什么啊？"阿秀掩住了嘴，悄声道："这锅是新油，专给家人吃，灶上的是黑油，专给外人吃。"华妹茫然道："为何要这般分啊？"阿秀道："这是我姨婆的主意，她说黑油价钱便宜，食之有害，可以留给主顾吃，那才捞得到钱。"华妹悚然一惊："那……那会吃死人么？"

阿秀耸肩道："管他的，又不是死咱们。"众童心下惴惴，方知豆浆铺里黑幕重重，来日定须小心了。

阿秀拖着新油锅，一路来到了火炉前，便要将旧黑锅取下，奈何这锅子份量极沉，锅铁加黑油，几达二十斤，竟是举之不起。

华妹笑道："阿秀，你可真没用。"阿秀呸道："别光说不练，你要有用，那你上来扛啊。"

华妹倒也不推辞，迳自走了过来，看她双手握住锅柄，嫣然一笑问，猛听“嘿啊”一声怒吼，凤眼圆睁，青筋暴露，竟已举起了黑油锅，摇摇晃晃来走。众童看傻了眼，朱载志更是错愕震惊：“假的，这不是神仙姊姊，这……这是假冒的……”

看伍崇华不愧父兄之名，筋骨远比常人粗壮，这会儿便现出真身了。轰然巨响中，她奋力放落了伪劣黑油，便又来扛举香香新油，好容易做完了苦力，正要擦抹热汗，却见众童一脸骇然，全在瞧望自己，华妹忙伸出手指，抵腮憨憨一笑，娇声道：“来炸油条啰。”

华妹学起了娘亲的贤慧模样，一边唱儿歌，一边将油条胡乱抛出，猛听轰地一声炸响，热油四溅，胡正堂给这么一吓，自是惊道：“鬼！”脚步一垫，撞到了朱载志，听他哎地一声，摔向了阿元，咚地一声怪响，黑油锅翻倒，整锅油全泼上了地。

全毁了，屋中满地脏油，少说得擦洗一天一夜。眼看阿秀怒目望着自己，阿元吓得双手乱摇：“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众童深怕挨揍，自也急急撇清，只有朱载志一脸傲笑，兀自传令道：“来人啊，快来擦洗干净啦。”

阿秀叫苦连天，还不知该逃不逃，却听咳嗽声响起，听得一个女人道：“小红？是你在外头么？”阿秀心下大惊，还不及亡命逃走，却见布幕掀开，走出了一名老妇，她见了满屋小童，竟是满面惊喜：“阿秀，是你来了么？”阿秀自知无法搞鬼，只得乖乖上前，请安道：“姨婆。”

来人正是二姨娘，她以豆浆铺为家，今夜早在后堂睡下。听得异响，便来前头察看，没想却撞见了阿秀。她蹲下身来，笑道：“大半夜的，我道是谁？果然是你这小鬼来了。”阿秀佯笑道：“是啊，我一想起姨婆炸的油条，肚子便饿了呢。”说着呼朋引伴：“大家过来，给我姨婆请安！”

众童围拢过来，对着二姨娘拍手欢呼，大献殷勤。二姨娘吃吃笑了，她细看满屋小孩，只见其中一个玉雪可爱，却是伍家的小女儿，当即大喜道：“哎呀，这不是崇华么？几天不见，瞧你出落得多标致。”听得姨婆称赞，华妹低头含笑，羞羞不依，二姨娘更爱她了，忙敞开双臂，唤道：“来，别怕羞，让姨婆抱抱你。”

听得“抱”这一字，华妹还未移步，朱载志已然狂冲而来，看他勇冠三军，一时飞身而至，急扑而上，二姨娘给他这么一撞，不免“啊”地—声惨叫，险些闪着了腰。

此时屋内并未点灯，二姨娘又是睡眼惺忪，自未发觉店中惨状，阿秀怕事机败露，便朝店门走了几步，正要悄悄开溜，衣领却给扯住了，听得姨婆笑道：“你想去哪儿啊？难得回家，还不快来拜一拜你外公？”

阿秀喔了一声，忙接过了线香，自朝灵位一趴，叩首如捣蒜，二姨娘见他模样恭敬，心下自也高兴，道：“瞧你好乖，一会儿姨婆得赏赏你。”阿秀把线香交给了她，干笑道：“不必赏了，你不下手揍我，那已是千恩万谢啦。”二姨娘呸了一声，替阿秀插上了香，又朝灵位祝祷一阵，这才道：“阿秀，你娘呢？她今晚有去红螺寺么？”

话才出口，阿秀双眼一亮，自朝后堂一指，大喜道：“娘！你怎么跟来了？”二姨娘咦了一声，道：”倩兮，你来啦？”

正转头察看间，阿秀却又往门外奔逃了，二姨娘心头火起，将阿秀一把拉住，怒道：“大胆！连我也敢骗。说！你娘到底在哪儿？”

阿秀干笑道：“娘……娘上布庄买布去了。”二姨娘摇了摇头，道：“瞧你娘多疼你，这会儿又要给你裁衣裳了。”阿秀哈哈笑道：“娘说我长得太快，不管怎么给我改衣裳，都赶不及我长大。”二姨娘微起哂然，叹道：“这倒是，年复一年，阿秀长大了，咱们却都老了。”

光阴似箭，二姨娘早已不复往日的精力，她捡了张板凳坐下，道：“阿秀，最近你爹娘还吵架么？”阿秀忙道：“不吵了、不吵了，他俩最近已经不说话了。”听得夫妻俩更上一层楼，二姨娘不由苦笑几声，阿秀怕她操心，忙安慰道：“姨婆别烦恼，却说会叫的狗不咬人，他俩既然不叫了，自也不会互咬啦。”

二姨娘听他胡言乱语，忍不住给逗笑了。她摇了摇头，抚着阿秀的头发，轻声道：“你爹的事情，姨婆管不到，倒是你娘她，唉……我是一想到就心烦……”阿秀讶道：“姨婆，我娘很好啊，你烦什么啊？”二姨娘叹道：“小孩子别多问，反止你这几日多长几个心眼，给我看好她。

要是有怪人骚扰地，你得赶紧和姨婆说。“阿秀大奇道：”怪人？谁啊？”

眼见众童瞧着自己，朱载志自是扬首高哼，这会儿便不打自招了。阿秀见姨婆心神不宁，忙道：“姨婆，你好奇怪啊，到底怎么啦？”

二姨娘满心烦恼，却又不好多说，欲言又止间，只得叹道：“先别问了，反正你回家后记得和你娘说—声，便说姨婆有事找她，明早请她回来一趟。”阿秀正要答应，二姨娘却又靠到了耳边，多加了一句吩咐：“记得，这件事千万别嚷嚷，尤其不能让你爹知道。”

阿秀打小给姨婆养大，极善察言观色，自知爹爹说不得，奶奶更加不能说，连叔叔也靠不住，细声便道：“姨婆放心，我会保护娘的。”二姨娘大为高兴，便将阿秀搂入怀中，香吻道：“乖宝。”阿秀最怕给老太婆亲吻，一时间歪嘴苦脸，竭力忍耐，朱载志却是鼻中喷气，大为艳羡，想来是要取而代之了。

二姨娘磨磨蹭蹭好一阵子，总算是亲完了，她见众小童在等候自己，便笑道：“让你们久等了，姨婆这就给你们炸油条啦……”话声未毕，却见众童—个个列队行向门口，好似都吃饱了，二姨娘微感纳闷：“怎么啦？不想吃了么？”她缓缓走上，忽然脚下一滑，险些摔了个狗吃屎，众童大惊失色，霎时全数狂奔而出，嚷道：”救命啊！”

二姨娘呆呆看着地下的黑油，乍见整间店已如废墟，当场尖叫道：“阿秀！给我滚过来！”

吼叫之中，阿秀带头狂奔，众童也是俯身直冲，早已不知去向。二姨娘火气涌上，奈何年纪已长，追不上小鬼，骂了几句之后，便又停下了脚步。

午夜时分，四下一片宁静，豆浆铺里空荡荡的，二姨娘回头瞧了瞧神案，想起了傍晚时见到的那名怪人，不由低声叹了口气，合掌祝祷：“老爷，你在天之灵，定要保佑倩儿平平安安的，千万别再让她受那些痛苦折磨……”

受苦受难，人生一次就够了，瘟神，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她吧……

吼叫声中，阿秀老早逃命去了，只见他带头狂奔，华妹紧随在后，连朱载志也逃得快了，众童穿越大街，绕过了弯儿，便已奔入了一处小巷，一片慌张中，听得阿秀喊道：“快！快进屋避难！”面前出现一栋小屋，阿秀拿出了锁匙，正急急开门间，忽然背后一痛，已给

华妹撞个正着，又听啊呀一声，朱载志压了上来，须臾间一个叠一个，八名小童全数滚入屋中。

“啊呀！”、“好痛啊！”、“是谁乱摸我！”一片吵嚷之中，阿秀也点起了灯火，众童睁眼一看，眼前赫然是间小屋子，但见四下高悬字画花鸟，一张旧桌子上置文房四宝，却是阿秀的妈妈平素作画的地方、华妹满心讶异，忙道：“阿秀，你不是说要给胡正堂治病么？怎带咱们来这儿画图？”阿秀从桌上拾起一枝毛笔，喘道：“你说对了，咱就是来画符的。”他将大门关上了，从包袱里抖出了包子点心，又取出了一叠簿本，喃喃地道：“好了，咱们先吃些点心、歇上一歇。一会儿再来干活。”

众童奔跑了一夜，自是累坏了，一时喝水的喝水，倒地的倒地，动弹不得。阿秀倒是勤快，忙取来文房四宝，倒水研墨，忙了好一阵子之后，忽地阴侧侧地一笑，待见华妹站在一旁偷看，忙收换上了忧虑神色，道：“正堂，快来秀哥这儿，该给你治病了。”

“鬼。”胡正堂扬首高哼，颇有不屑，阿秀一脚飞出，将病患踢倒在地，之后拖到脚边，当作死尸般踩着，便对众童道：“大家都过来，手拉着手，把咱俩围在中间。”众童不疑有它，便将阿秀与胡正堂围起。又听阿秀道：“你们眼睛向着地下，不许看别人。”

众童不敢违背，一个个垂望地板，眼观鼻、鼻观心，正安静打坐间，却见面前送来一本空白簿子，一旁还有枝毛笔，却不知作何之用。又听阿秀道：“大家听好了，我现下念法咒，你们乖乖照着写。等全篇写好了，胡正堂也能药到病除了。”

华妹将信将疑，皱眉道：“阿秀，这是玩笑话么？”阿秀深深叹息，责备道：“谁跟你玩笑了？胡正堂都到了这幅田地，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你也不肯试一试么？”胡正堂之所以白痴，众小童全要担上一份责任，华妹听得责备，不免心生愧疚，忙道：“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华妹是众小童里的二号人物，一旦拿起毛笔，余童便也有样学样，一个个专心守志，全等着写那“阿妈轰咪摸”。阿秀甚是满意，便从包袱里取出了一本经书，道：“大家听好了……”

“大家听好了……”朱载志提笔沾墨，振笔疾书，拼命来抄微言大义。阿秀一脚踢去，喝道：“傻子，咱是要你听好了，不是要你

写。”朱载志笨得怕人，兀自快手快脚：“傻子，咱是要你听好了……不是要你写……”他眉头一皱，忽道：“等等，傻字怎么写啊？“阿秀抓了抓脑袋，委实不知该如何解说，只得朗声道：“大家听了，我这就来念咒语啦！一、二……三！”众童安静下来，听得阿秀深深吸了口气，朗诵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还没叫，阿秀已给一脚踹倒了，只见华妹睁眼瞪着他，竟是一脸怒气。

阿秀慌道：“你……你干啥踢我？”华妹扔下了毛笔，冷笑道：“坏孩子，你实在太卑鄙胡正堂本在地下睡觉，此时给无端揍了一拳，不由泪眼汪汪，哭道：“龟……好多好多龟……”阿秀心头火起，正要补上一拳，忽然窗外一阵寒风吹来，听得一声凄凉叹息：“鬼……好多好多鬼……”

阿秀咦了一声，只觉这嗓音好生诡异，并非胡正堂所发，正迷惑间，却听华妹颤声道：“秀……秀哥，你……你看背后……”

老掉牙的招式到来，阿秀自是打了个哈欠，他懒洋洋地回眸过去，只见胡正堂一脸惊骇，只躲在阿元背后发抖，再看阿元这流鼻涕的，居然也缩在华妹背后念佛。

阿秀越看越奇，便也转头瞧了一眼，猛见面前窗扉大开，窗外白影飘飘，真站了一只鬼！

“呀啊啊！鬼来啦！”寒风吹来，烛火受风而熄，房中顿然漆黑，众小童身处黑暗之中，无不哭叫奔逃。阿秀却已爆出虎胆，愤然冲向前去，嚷道：“操你妈的臭鬼，操你祖奶奶！操你祖宗十八代！”华妹惨然道：“不许说粗话！”在尖叫声中，却听咚地一响，阿秀已然关上了窗扉。

恶鬼站在窗边，随时会闯入屋内，众小童惊吓哭泣，不知所措，那朱载志却甚迟钝，非但不知害怕，兀自讶道：“有鬼么？男鬼还是女鬼？“满心好奇间，便去窗边探看女鬼姊姊，赫见窗扉处现出一颗脑袋，头戴面具、青面撩牙、舌头外吐一尺，直吓得朱载志大哭道：”呀啊啊！妖怪姊姊啊！“鬼魂飘走了，屋外也静了下来，但觉冷风飕飕，好似鬼魂时时都会回来，华妹俏脸惨白，忙拉来了阿秀，低声道：“刚才那是什么？”阿秀喃喃地道：“我也不晓得，好像……好像真的是……是……”华妹吓了一跳，忙遮住阿秀的嘴：“别说那个字，那是忌讳。”

一片毛骨悚然中，众童缩身相拥，惶惶而哭："秀哥，怎么办啊？"厉鬼勾魂摄魄，阿秀自也无胆闯出去，可要守在屋中，却是死路一条：心念微转间，忽然间双手一拍，喜道："有了！我有办法！"说着解开夹杉，便从颈间取出一条项链，看那链上有笛，约莫拇指粗细，却不知有何妙用。众童颤声道："这……这是什么东西？"

阿秀道："这叫做五里笛，我爹说咱平日要是遇险了，只消吹一吹这笛子，自会有人过来搭救。"众小童呆呆听着，也不知他是否吹牛，却见阿秀拿起了笛子，就口吹了吹，说也奇怪，耳里虽没听到声响，可整条巷子的拘全吠了起来。众童骇然道："狗叫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此时情势危殆，阿秀自也没心思胡诌，众童屏气凝神，等待救兵，可守候半晌，窗外却是迟无动静，华妹有些担忧，忙道："阿秀，真会有人来么？"

阿秀低声道："你放心吧，别人说话还有假，可我爹爹绝不会骗人。"阿秀的爹爹便是本朝第五辅，此人威信卓着，乃是京城一等一的人物，自不会拿儿子的性命安危开玩笑。华妹听得此言，心里多少踏实几分，正要回话，忽听屋瓦上轻轻一响，好似真有人落了上来。

"救兵来了！"众童大为惊喜，正要开门迎客，却给阿秀一把拉住，责备："笨蛋！先问清楚再说，别引狼入室了。"众童悚然一惊："是啊，差点上当了。"

阿秀打小聪明，自知世上坏人诡计多端，或笑里藏刀、或声东击西，一会儿若要开门揖盗，那可后悔莫及了。忙道："华妹，你说话清楚些，替我去问一问。"

华妹点了点头，拿出了女捕头的的架式，俨然道："外面是哪一位，快请通报大名！"

啪地—声大响，屋瓦震动不休，听得—声怪吼："奉上喻！"

众童大惊道："鬼！"正惊悚间，又听屋顶传来说话声："奉上喻，属下不是鬼，属下是帅金藤，座次二十三，应五里笛之召来此，敢问大掌柜府上哪一位召唤？"

华妹满面茫然，她听那人满门怪话，又是什么"二十三"、"二十四"，又是什么"大掌柜"，委实不加如何接口，只得大声道："我不是

大掌柜，请问外头的叔叔，你是坏人么？”

“奉上喻！”屋顶又传来砰地一响，听那人喊道：“属下乃客栈中人，决计不是坏人！”华妹喜道：“原来是好人来了，那可安心了。”正要过去开门，却给阿秀一把扯住，骂道：“白痴，人家说什么，你信什么，那还犯得着问么？”

华妹脸上一红，忙道：“那……那该怎么办？”阿秀也不知来人是何身分，沉吟半晌，便道：“别慌。这人若真是救兵，便会乖乖替咱们看大门。倘要过来骗咱们开门，便是坏人无疑。”

众童大喜道：“对啊，只有坏人才会骗小孩开门，秀哥真聪明啊。”

正说话间，大门果然砰砰敲了起来，听得门外那人道：“奉上喻，属下要进来护驾，请开门。”阿秀大怒道：“好家伙，果然是坏人。”说着指挥众童，喝道：“堵上了门。”

众童忙里忙外，在门前堆了桌椅，门外那人一连敲了几十下门，喊道：“开门！属下带你们去平安处所，开门啊！”听得门里始终不出声，便又茫然道：“怪了，明明吹笛子召急，怎又不开门呢？难不成是开玩笑么？”说话间，脚步渐渐远去，阿秀松了口气，道：“总算滚啦，这可放心了。”话才在口，忽听一人笑道：“谢谢你了，省了我一番手脚。”

众童听这嗓音极为陌生，不觉“咦”了一声，正疑惑间，忽听脚边传来悉窣怪响，阿秀低头一看，惊见炕下钻出一颗脑袋，青面獠牙，舌头外吐，兀自哈哈笑道：“大家好。”

“父王啊！”、“爹爹呀！”、“妈妈啊！”、“二姨婆呀！”

鬼王现身，直吓得众童狂奔逃回，各自高喊救星之名。阿秀大惊道：“鬼来了！大家快找地方躲起来！”

众小童哭嚷乱窜，都在寻找藏身地方，看那朱载志不愧是皇家中人，见机最快，一见炕上铺了被褥，赶忙飞身上床，将脑袋急急插入棉被之中，来个眼不见为净再说，众小童见他神态安详，霎时心中艳羡，一阵你推我抢之后，床上便列了一整排的屁股。

阿秀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才晓得自己赶跑了救兵，正害怕啼哭间，猛听砰地一声大响，大门竟给人一脚踹开，听得—人大怒道：“何

人如此大胆，竟敢作乱？”

救兵去而复返，还没来得及来找阿秀，猛听一声怒喝：“义勇人！”话声甫落，屋里传来拳脚碰撞之声，但听爆豆似的闷响不绝于耳，双方打得竟是极为激烈。猛听“喝”、“哈”两声呼吸吐纳，双方竟要生死对决了。

轰然一声巨响，巷中传来杂物翻倒之声，之后了无声息，众童藏在棉被里，不知谁胜谁负，颤声便问：“谁……谁赢了啊？”

问了几声，却没人敢起来察看，华妹紧挨着阿秀，低声道：“秀哥，你……你最勇敢了，不如你去看看吧。”阿秀大怒道：“为何是我去？你没长眼么？”华妹含泪道：“我是小妹妹，不能随意冒险。”这年头大哥难做，阿秀心中千般诅咒，一时骂遍伍氏满门，这才掀起棉被一角，偷偷朝屋里瞧望。

从棉被里看将出去，屋里平静如常，一不见匪徒入侵之象、二无鬼怪作祟之迹，大门牢牢闭起，墙上字画高悬，倒似做了一场梦。阿秀松了口气，便从棉被里钻将出来，道：“没事了，大家出来吧。”众小童从棉被里探头出来，内心兀自害怕，颤声道：“秀……秀哥，你……你没看错吧？鬼真走了么？”

“还没哪。”阿秀懒洋洋地道：“你没瞧这儿多少胆小鬼，全在叫爹娘呢？”

众童哪管谁是谁，听得鬼还没走，更加不肯出来，只管在棉被里发抖。阿秀暗暗咒骂，一时懒得多说，便只翘脚吃包子，忽然肩膀给人拍了拍，直吓得他冲天飞起，尖叫道：“娘啊！”正要放声大哭，却听华妹讶道：“秀哥，你做什么啊？”

眼见华妹故意来吓自己，阿秀自是心头火起，斥骂道：“你……你干啥拍我？可是想找死么？”华妹皱眉道：“别再闹了，我在找胡正堂。”

阿秀啐道：“找他干啥？”华妹皱眉道：“我一直没听到他说话。”

这话倒提醒阿秀了，这胡正堂天性聒噪，便算痴呆以后，平日也是鬼叫不休，没一刻清静，阿秀咦了一声，忙扯开大嗓门，喊道：“胡正堂，你在屋子里吗？”

连喊数声，屋内不闻应答，阿秀内心慌张，忙朝床上察看，却见众童屁股向外，头脸全藏在棉被里，自也分不清谁是谁，只得嚷道："大家报数！"棉被里一、二、三、四地喊了起来，堪堪报到了"五"字，却没了下文。

阿秀朝华妹指去，皱眉道："六。"又朝自己一指，愕然道："七。"

八个小童出门夜游，五个缩在棉被中，两个站在屋子里，哪知却无端少了一个？华妹喃喃地道："阿秀……他……他上哪儿去了？"阿秀苦笑道："他……他又给鬼抓走了……"

"哇啊啊！"众小童听得此言，全数尖叫起来。阿秀与华妹对望一眼，忍不住摇头苦笑。

腊月时胡正堂来杨家作客，谁知无端成了个白痴，好容易病情稍有进展，没想又给鬼怪掳走了，想起两件事部与自己脱不了干系，阿秀自是叫苦连天，—时翻箱倒柜，连夜壶也打开察看，却总是找不到人。

华妹脸色苍白，想起爹爹的藤条、娘亲的凶脸，寒声道："秀哥……怎么办？"

阿秀又恼又怕，想起明早学堂开课，自己横竖是个死，蓦地将心—横，便从桌下翻出一柄黑木剑，大喊道："正堂！秀哥来救你了！"说着奔向大门，竟是要闯出去。

"阿秀！"华妹尖叫一声，正要拉住他，却听砰地一响，阿秀将门一摔，已然杀入陋巷之中。

一片寂静中，众童全从棉被里探出头来，低声道："秀哥呢？"

华妹急得眼泪直打转，道："他跑出去了，我来不及拉他。"

众童骇然道："什么？他跑出去了？"华妹内心焦急，还不知该不该出去找人，却忽听巷外响起一声尖叫："鬼啊！"

众童认出这是阿秀的声音，自是吓得双眼发直，华妹一颗心更似停下了，她呆呆看着门板，浑不知自己是死是活，正害怕间，猛听阿秀哭喊道："不要抓我！不要！不要！不要！哇啊！"

砰！砰！砰！脚步声响，巷子里好似真藏了鬼怪，只在反覆追逐阿秀，只听哭声渐渐远去，阿秀竟也给鬼掳走了。众童吓得六神无

主，颤声道：“华……华姊，现下该怎么办？”

阿秀消失无踪，这会儿华妹立时升官发财，成了大家嘴里的“华姊”。众童内心旁徨，正等着大姊拿主意，却听她嚎啕大哭起来：“不要！不要抓走阿秀！不要！”说着冲向大门，竟也要追随而去了。

看这巷子里好生可怖，去一个、少一个，华妹若要贸然闯入，准是死路一条，众小童苦劝不住，却听朱载志大吼一声：“神仙姊姊！不可以！”说着将华妹抱了个满怀，竟然英雄救美了。

华妹毫不领情，一拳便朝朱载志脑门打下，哭道：“放开我！我要去救阿秀！”

正大哭大闹间，大门居然再次碰碰响起，那鬼不待华妹找他，竟又上门索命了。众小童吓得魂飞天外，霎时奋勇上前，急急堵上了门，一个个大哭起来。

眼看大哥失踪，大姊发疯，众童别无依靠，只能胡乱揪住一个流鼻涕的，大哭道：“阿元！救命啊！”这阿元本是众童的小跟班，没想大哥大姊轮番垮台，这会儿便轮他称王了。他垂着两条鼻涕，左右张望一阵，忽见阿秀留下的纸笔，不觉将鼻涕一吸，大喜道：“有救了！大家来写法咒！”

众童病急乱投医，哪管这咒语是真是假，忙趴倒在地，边写边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众志成城之下，片刻间便写了十来行。

可怜众小童本是来提灯笼玩的，却沦落到罚写经书的下场，一时哭声震天。

华妹更是坐地拭泪，大哭道：“阿秀！你快回来啊！阿秀！

阿秀！我以后不打你了。“怎么办，小小羊儿不见了，杨大叔、杨二叔、杨婶婶……你们人在哪儿，快来救他

第三章　章台柳

真正相逢的时刻，总是出乎意料。她坐在陌生的马车里，来到陌生的大街上，然后，一个不经意的回头，就这样撞见了她。卢云真是傻住了，他因意外而震惊，因震惊而嘶哑，可无论多诧异，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人了，是她没错……是顾倩兮……真是她来了！

太意外了，整整十年过去，卢云本已不怀希望，谁知天可怜见，在此离开京城的前夕，竟还能再次见到她？眼看顾倩兮即将走入店铺，卢云眼眶红了，心也热了，他急急伸手出去，想要唤住她……

“倩……”话还浑在嘴里，耳里已听到说话：“杨夫人啊……小老头儿等了您一整晚，可总算盼到您啦！”

杨夫人……卢云的嘴张得老大，好似给塞了一颗大馒头，他脑中嗡嗡直响，依稀还听到掌柜呵呵直笑：“夫人啊，今晚就您一个人来？杨老爷可是公务忙么？”

雪雾飘飘，老板搭讪闲聊，将杨夫人迎走了，卢云的喉咙也哑了，他低着头，默默无言，自顾自的得瞧着地下的雪花。

梦里寻她千百度，如今相逢已异路……水瀑里不知想像了多少次，每当梦中与她相逢，她必然哭着叫着，奔向前来，与自己相拥而泣。结果真到相见之时，却发觉全不是这么回事……大家连招呼都省了。

其实根本不该强求的，杨夫人……她早已披上红霞，嫁入官家，成了人家的枕边人了……

正统十一年元宵深夜，杨夫人只在身边不远，顾小姐却仍远在天涯，永远也找不到了。卢云孤身坐于布庄门口，他以手支额，轻轻吐纳寒夜雪气，然后那泪水般的薄薄热雾，也从口中幽幽吐出。

走吧，在这空荡荡的京城，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城门已经开了，大家也都走了，文杨武秦，乃至于当年的顾小姐，人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现下终于也轮到他了，也该是卢云启程的时候了，虽然迟了点，但总比死撑在这儿来得强、往事俱往，那些回忆已经太久远了，久到模模糊糊，久到连自己也想不起来……再不走，他真会成为一座石像永远呆在这儿，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永远都不会醒过来……

天上雪花飘飘而降，将卢云的身子拢在雪雾里。在这无以名之的糊涂时刻，他觉得物我两忘了。

故事结束了，但最后的旅程永远不会结束，自今而后，卢云就此下落不明。

此后数十载，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唯一记挂他的，只剩下了天边的晚霞，与那山巅的明月……她俩告诉了天边的小岛，她们见过

卢大人……他坐在东海之滨，他来到北山之颠，他去到了蓬莱仙岛……他一个人去到了很远很远的异乡，他一直走、一直走，却没人知道他要在哪儿落脚，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卢云眼中没有了泪水，嘴角似笑非笑，他紧了紧衣襟，正要起身去扛面担，猛然间脑海里传来轰声大响，险些让他跪倒下来。

是她啊，是她来了啊……顾倩兮啊！

扬州雨夜里，她浑身淋雨，在自己面前落下了泪水。京华秋色中，她乍然追上了自己，紧紧拉住了自己的衫袖，怎么也不让他走……走遍了千山万水，见识了地狱与天堂，卢云还是忘不掉她，不管过了多久，不管她嫁了谁，有些事情早已深深埋藏心底，即使自己给人斩为烂泥、挫骨扬灰，那尸骸里也还怀藏着那些点点滴滴……

卢云遥望夜空，口中吐着热气，面泛潮红，他的心在动……

拳头在握，牙关正在紧咬……什么杨夫人、李夫人、张夫人、赵夫人……卢云才不管，他只认识那个顾倩兮，那个在他怀里哭、在他身边笑的顾倩兮。今夜此时，只消奋起身来，用力回首，便能再一次找到她，那一颦一笑、那一举一动，那字里行间的扬昆腔，全都会重现眼前……

不行……脚步正要动，脑海里已然浮出了八亿四千万个理由，全都在阻扰自己，要他万万不可以过去，人家已经嫁了，她有个够本领的丈夫，定也能让她平安幸福。这些都是红螺寺亲眼所见，于人于己，于法于礼，自己都不该再去打扰她，卢云低头咬牙，不知所以，骤然间……耳边传来了一个嗓音，大声召唤自己……

卢云！人生只有一次，岂能不做点傻事？快去找她啊，冲啊！

不怕牺牲啊！

冲锋……咚地一声，竹凳自行倒地，卢云的两腿生气了，它们苦熬水瀑十年，常受大水冲刷，却从没享用过一天好的，它们发觉脑子相当无用，决定不再理会，迳自朝布庄大门冲了过去。

卢云吃了一惊，不知他的两腿想做些什么，正想点穴制止，可那两只手却冷傲异常，只愿随着两腿奔跑摆动，好似造起了反。

完了，两腿不听使唤，两手也抗命不从了，霎时之间，全身都不归脑子管了，可怜卢云竭力遏制，却怎么也制不住八亿四千万个毛孔

的暴吼叫嚣，烘烘吵嚷，到得后来，连脑子也乱了。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卢云醒了过来，他发觉自己已在布庄门口，双眼直瞅着门内，“夫人，瞧……”门里有柜台，柜台里头有个小老儿，正自殷勤卖布，看柜台前还站了一位美妇，低头听着老板的喋喋不休：“那，这块是小碎花……最耐洗、不掉色，价钱也最便宜不过……来，我这就洗给你瞧。”

在老板的解说中，顾倩兮专心观看碎花布，自不曾察觉背后有人，卢云的心则是怦怦跳着，双方距离颇近，他自也看得清楚，眼前的女子正是顾倩兮，她身穿大红棉袄，秀发黑亮亮的，背向自己，只消鼓起勇气，那便能和她说话了。

不管她是否记得自己，不管她是谁的老婆，卢云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夜一定要和她说到话，哪怕给人当成登徒子，一个“嗯”、一声“哇”，都值得放手一试。至于她的丈夫会否生气发怒，卢云才不管。

只是该怎么打招呼呢？悄悄溜到她的背后，朝她的肩膀用力拍落，豪声道：“喂，还认识俺么？”还是装神弄鬼，从柜台旁边飘将过去，让她放声尖叫？抑或是……抑或是不顾一切冲将前去，将她拥入怀中、抱住强吻？

不好，都不像话，还是去找几枝小野花来吧，从这儿朝她的脑袋扔过去，她会发现自己的。

也是一辈子没追求过女子，卢云如傻瓜般愣着，居然不知如何是好，顾倩兮也只低头瞧着布，浑不知卢云已在背后。两人迟迟没声响，却听得“唉”地一声，那老板转过身去倒茶，一边偷偷地叹了口气。

“都快午夜了…杨夫人才来……”午夜的京城，老板低声埋怨着：“今晚又赔本了。”

不知是谁说过的：“赚钱好似针挑眼，用钱好比水冲砂”，近年生意难做，庆宝布庄要钱不要命，连元宵夜都开门，结果老板兜售了半天，杨夫人却是一语不发，不知到底是买是不买，也是讲说得口渴了，老掌柜只得摇了摇头，提起茶杯来喝。

茶水入口，哪知却噗地一声，险些吐了出来。老板睁眼急看，惊见门外乡了个男子，瞧他两眼发直、口涎横流，只在门前偷窥美女，却是个中年登徒子上门勾搭来了。

好色男子所在多有，个个狗头生角、无耻之徒、那老板生平最是仗义，一见西门庆勾搭贞节烈妇，却要他如何忍得？正待上前饱以老拳，哪知定睛一看，面前男子头戴大毡，一脸阴森，哪里是什么西门庆，却是稍早前见过的暴汉武松！

一个时辰前暴汉上门，自称要买东西，当时老板正在睡觉，一见这人扛着面担，满面穷酸，想也不想，便要把人打发出去，可还不及拿起扫把，便见到穷酸眼里的森然凶光，直吓得他魂飞天外，自知撞见了举世最穷的大穷酸，当真是倒楣之至，有道是“不穷不杀人，杀人必穷酸”，世上最穷的穷酸，便是号称“行者”的武松，这人之所以给称作“行者”，是因为他的两脚须得一直跑，毕竟官差一直在后头追赶着，到哪儿都不便久留。所以老板一听暴汉要买大毡，便晓得这人又给追捕了，这才要拿大毡来遮掩面貌，于是想也不想，双手奉送，盼望“行者”早些上路，别来这儿纠缠。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眼见“行者”又行上门来了，还站在门口瞄女人，老板怕得发抖，自知要给人送盘缠了，颤声便道：“这……又……又是爷台啊，小店今夜没做几桩生意，哪……您瞧，抽屉里没有现银哪……”

正说谎间，面前的杨夫人却不知厉害，兀自转过头去，似想察看背后来了什么人。说时迟、那时快，那暴汉一见杨夫人转头，好似见到了捕快官差，竟尔溜到布架后头，急急藏了起来。

暴汉逃得无影无踪，杨夫人见背后无人，便又继续拣着她的布，浑若无事。

那老板则是满心错愕，正害怕间，忽见布架后头又伸出一颗脑袋，瞧那头戴大毡的怪模样，竟又是那名暴汉探头出来了。那老板呆呆瞧着，只见那暴汉颇为害羞，偷偷瞧了杨夫人一眼，便即缩回头去，好似疯狗埋伏一般。

“你奶奶的……”老板傻住了，他生意一做几十年，谁是杀手好汉、谁是白面书生，自是一目了然，谁知居然会遇上这种东西。看这

家伙明明目露凶光，真乃“水浒”里的好汉武松，谁知这当口羞答答的，好似又成了“牡丹亭”里的纯情小生柳梦眉，当真莫名其妙之至。

来人神形百变，说不定是“西游记”里的妖怪变化而成，那也难说得紧。眼看妖怪躲了起来，那老板心下发寒，便先摸来了八卦镜，挂到了头颈上，正要念咒施法，却见杨夫人瞪着自己，他醒觉过来，这才想起人家还在等着，忙陪笑道：“哪，夫人您瞧，这小碎花好耐洗，洗了几百回也还鲜艳着……哪，不信我试给您瞧……”

正说谎间，忽见小碎花沾了自己的手汗，早已晕染掉色。他吓了一跳，急忙将小碎花藏到了柜台下，陪笑道：“今晚月黑风高，什么都瞧不清楚……换个别的吧。”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了一匹布，笑道：“还是艳丽大牡丹好，价廉物美又体面……便和夫人您一模一样……”

老板胡说八道，连马屁也拍不好，杨夫人倒也没生气，只管低头拣布，背后的卢云也压低了帽檐，偷偷从布架后头溜了出来，急急在店中寻找合适的躲藏地方。

店里杂物极多，红绸绿锦，高架林立，布料或收于架上，或堆放走道，若要将自己藏得不见人影，应当不是难事。他左瞧右望，忽见一处布架极高，足以遮住自己的八尺身高，忙把自己藏了进去，便又从缝隙中透出目光，偷偷打量着柜台前的倩兮。

此时此刻，不比红螺寺的喧闹，屋里很静，眼前的顾倩兮只在瞧着她的小碎花。四下无人打扰，卢云也只专心看着他的旧日情人，琢磨着她的身形样貌。

心里没什么坏念头，更没什么歪宅意。卢云只是想仔细瞧瞧，瞧那嫁做人妇、睽违十年的心上人，现下是什么模样?

十年不见，她还是很漂亮，纵使两人并不相识，她仍旧有本领让自己多瞧几眼。不过她的样貌还是有些变了，不像少女时候，她早将发髻梳做了包头，成了个少妇打扮。提足直腰之际，臀是臀、腰是腰，看得出来，她比以前丰满了些，却也多了一抹妩媚温存。

她真的变了，以前她是不会来布庄的，还是大小姐的时候，她会去买古董、买玉器，除了画画，她什么都不会，连面也不会煮、连水也烧不开。现下她好像什么都会了，不只能裁衣裳，她连豆浆也能熬，连豆腐也能做，定还能烧得一手好菜……

看得出来，她不再是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她早已是人家嘴里的“娘”了。

“哪，夫人啊……”在卢云的感慨下，那老板又次兜售起来：“现下的官夫人都不会自己裁衣裳了，像您这般好手艺，定得用好东西。瞧……这是江南御贡的“七彩牡丹贵清丽”，专程给您留着……这名儿有个“贵”字，却是价廉物美、惠而不费，—尺一两银，只比小碎花稍稍贵了几钱银……”

老板讲演得极为卖力，顾倩兮却是不为所动，想来江山易收，本性难移，她不管怎么变，都还是当年的大小姐眼光，什么小碎花、大破花，肯定入不了她的法眼。

果不其然，顾倩兮看不中意了，迳自走入店内挑拣。老板倒也识相，一见老主顾不满意了，便只一声苦叹，将“牡丹花”卷了回去，任凭杨夫人亲手来选。

店里灯笼幽幽暗暗，顾倩兮也走入了店里，看她手拿一小块碎布，沿架比对颜色，只在寻访合适布料，卢云便也闷不吭声，只管悄悄随她前行。

长长的布架，将他俩隔了开来，这是十年来最接近的—刻，也是最为平静的一刻。此时倩兮早已嫁了，卢云也显得老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四十二岁的卢云已经不再流泪了，反而显得很潇洒、很帅气，他将左手插在衣袋里，右手有一拨没一拨的触着架上排排布锭，那眼光也是有一阵没一阵地，尽在打量他的旧日情人。

今夜此时，很多往事都算了，过了就算了，不必多提。卢云也很豁达，他默默瞧着隔架的少妇，就像瞧望一位美丽陌生的女人。没有打扰的意思，就当做是两人第一回相逢，乍然惊艳后，雨过天也晴，无萦也无系，那也不枉自己回来京城一遭。

在卢云的注视下，顾倩兮缓缓停下脚来，低蹲下去，凤目低垂，只在检视地下的布匹，卢云藏身布架之后，偷眼瞧着人家的侧面，他看到了长长的睫毛，弯弯的柳眉，与那半隐半现的雪白耳垂。

望着那玉洁无暇的耳垂，莫名之间，卢云心头一热，居然想要俯身过去，亲吻杨夫人的月垂，让它由雪白转为羞红……

似乎晚节不保了，这是人家的老婆，论礼教，论德行，自己都不该这般做。

可这念头一上心头，便再也挥之下去，现下卢云已不是朝廷中人了，他只是个面贩子。这辈子来去匆匆四十二载，卖面还久过当官，现下的他只是个升斗小民……

升斗小民有爱有恨、有泪有笑，现下什么都不必想，两人相距咫尺，咫尺即天涯，可这天涯又是伸手可过。卢云觉得很热，很难熬，他从布架之后移身出来，眼见佳人仍旧背对自己，索性将大毡扬起，露出了本来面貌。跟着大步走了过去。

十年了，卢老板再—次这么接近顾小姐，他很想将倩兮拥入怀里，体触那身丹桂芬芳，至于她的丈夫是谁，家里多有钱、权势有多大，卢老板压根儿就不愿想。

卢云目光炽热，站在心上人背后，顾倩兮当然不会发觉背后行人，她还蹲在地下，她的头发挽了起来，后颈显得很白很嫩，可以想见她的肌肤何等玉洁。

生平第一回这么肆无忌惮，卢云细细地凝视倩兮，从头到脚，从后颈到纤腰……到她的丰臀，她的腿，到她的脚，卢云的日光毫不收敛，他的呼吸也益发灼热……蒙蒙胧胧间，她望来就像温柔款款的妻子，她等候自己十年，就等自己过去抱地，紧紧搂在怀中……深深烙上吻……

今时此地，没有了金榜题名，也没有那手乱世文章，顾嗣源永远不会回来探望他的云儿，而秦仲海不会再把他塞到小姐的床底下，在这死死散散的大北京，很多人都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只剩下这位卢老板，以及面前不远的杨夫人。

卢云眼眶红了，他蹲了下来，静静来到顾倩兮背后，他很大胆地伸手出来，从她的腰间穿过，体触她温软的身子……他要将这位杨夫人紧紧拥入怀里，甚且要亲吻她的后颈，不顾一切……

手已经举起，身子已经进前，也闻到她身上熟悉的香味，忽然之间，眼里见到了一颗痣，就这么生在顾倩兮的后颈上。

小小的痣，一丁点儿，以前没曾留意过……这还是生平头一次见到，卢云微微一愣，他的目光缓缓移向倩兮的纤秀手指……

这才发觉了，她不曾留着指甲尖儿……

不如不觉地……卢云停下手来了，他很仔细很仔细的瞧着顾倩兮的十指……

这才留意到她的指甲削得好短，她真的没有指甲尖儿、花瓣似的指甲尖儿，只要是小姐夫人，谁都留着，可倩兮没有这些，她也没有涂抹寇丹……莫名之中，卢云心里很茫然、因为他根本想不起顾倩兮以前是否留着指甲尖儿，他忘了。

脑里明明白白映着，银川公主有指甲尖儿，虽说十几年没见她了，可那双玉手却还历历在目、依稀回想，好似琼芳也有指甲尖儿，甚且方才分手的胡媚儿、伍定远的老婆艳婷，连这几位练武的姑娘也都留着指甲，可卢云真的想不起来，倩兮以前的指甲尖不尖?

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起来，现下她发上的玉钗，手腕上的玉镯，依稀都是小姐时的旧物，可凝目细瞧，却又好像不是。恍恍惚惚中，卢云停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开，险些撞上了布架。

什么都似曾相识，却也什么都想不起来，唯一醒起的四个字，便是“一无所有”。

水瀑光阴一晃而逝，认得她也有十几年了，自己不曾真心赠给她一件首饰玩物，也许是英雄肝胆、侠义无双，卢云总是个铁汉书生，从书本子到玉镯子……

他一直来去匆匆，不曾为她买过任何一样东西。

说到底，在那漫漫少女岁月里，旧日情人陪伴了她几年，却不曾留下一丁点儿踪迹。而留在她心里的，又还剩下些什么?

“她回去了扬州，卖掉了祖产变现，换了六千二百两……”、“下人们一个个嚷着走……逼得她与姨娘商量，把剩下的银钱一次发散……”、“那时她家里有一口磨，很是合用……她就带着贴身丫缓，磨啊磨的……”

此时此刻，扬州书房里裴邺说过的每一句话，无不清清楚楚在耳边响起，卢云停住了，他一步步退后，躲回到了布架后，他不敢过去了。

一直以来，始终觉得自己做得很对，直到这一刻，卢云都不曾怀疑过自己，甚且没有后悔过当年的选择，可此时此刻，来到了顾倩兮

的面前，他还是得被迫面向这一切。

“卢云啊卢云……你还不懂么？不管是谁，只要给你牵扯了，谁能有好下场呢？”这些话不知是谁说过的，像是胡媚儿还是二姨娘的悲愤哭叫，卢云想着想着，眼眶已经红了，他觉得好难受，他想告诉顾倩兮，他不是故意的，当年离开京城，抛下顶戴、舍弃了此生前程，许多事并非是他所能决定的，这是他的命数，他没得选，不能怪他，绝对不能……可是不知为何，卢云的眼眶越来越红，眼泪不住涌出，逼得他仰起头来，没住口地告诫自己、不能哭，卢云，无论如何难受，你绝对不能哭，因为哭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后悔了，一个退隐的人若要哭出了声，那就不是光荣退隐，而是仓皇逃避，那时，连活都活不下去啊……

“只要嗣源一天不屈服，他的妻女便不会有好下场……”、“大白天的，就有人过来滋扰调戏……”、“皇帝发动了一些酸儒，前来讥嘲她的画。”、“她爹爹死的那一早，顾夫人、姨娘都哭了，只有她没哭……”

在这退隐前的最后一刻，卢云终究还是掉下眼泪了。想要拯救整个天下，却连自己的亲人也无法保护。即将退隐的卢大侠，此时真是哭得非常非常伤心啊……他低头唏嘘，心里恨着自己，恨着上苍，何以给他如斯磨难？他真恨自己，为何要走上秦仲海再三告诫他的路，献出了情人与顶戴，以及自己这一生……却什么都不管用……

还没登台就要退隐了……可怜的卢大人，他什么都还没做，却已经要走了。

此生便像给雷劈了、给瘟疫染了，给马车撞了，一切都是莫名其妙，谁想这般了此残生？他真想大声问问老天爷，为何选上他？他是造了什么孽，犯了什么错？

不然为何要夺走他的情人、毁去他的一生，让他承受如此天罚呢？

是谁在陷害自己？是谁在背后暗捅一刀？卢云低头垂泪，惶惶然间，他张大了嘴，因为他找到了今生劫难的解答。

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已经注定好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一直看到了那个东西……

那是一条线……它从来都不鲜明，却一直放在眼前，它刻在骨头里、混在血脉中，只消心还能跳、血还能流……正道之界，岂容自己一步寸让？

如果让了，那就不是卢云了；如果让了，又何必死撑在这里，为嗣源悲、为倩兮哭、为此生的际遇感到痛楚？如果让了，他早已登上庙堂，成了当朝一大权臣……如果让了，他早已提拿杀人之剑，成为为所欲为的天大王啊！

再来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卢大人的命数仍然不变。便像狼一定吃肉，飞蛾一定扑火，纵使夺走了挚爱、砍杀他的肉身，卢云仍旧是卢云，他绝不会背叛最初的志向。

没什么好后悔。想到这里，卢云也沉静了下来。凝视着五尺外的倩兮，心里不再感到犹豫悲伤，反而隐隐感激上苍的厚道。

让他在遭逢了无数变故之后，还能平安回到情人身边，悄悄告诉她……看……卢云活着回来了！他走过了千山万水，终于守住了当初的约定，如今的他清清白白，不带一分罪业，足以俯仰无愧地向全天下宣称……

看！卢云回来了！他已经通过了全部的考验，完成了他的一生！

当此时刻，古屋的幽灵消失了，此生的悲怨也已尽数消解。

临别之际，卢云显得很平静，他弯下腰来，像是要做出最后的告别，随即向顾倩兮长揖到地，便已转身离开。

结束了，漫长的旅程已经全部走完，如今卢云已然找到了此生的终点，正统十一年正月十五，他潇洒地转身，在旧日情人面前光荣地退隐，从此去到了他应去的地方。

也不知过了多久，顾倩兮总算站起来了，她捡了半天布，始终没挑到合意的，自也不知背后藏了一个怪人，更不晓得自己险些给抱个满怀，也是她蹲得太久，膝盖麻了，才一站起身来，忽然“啊”了一声，身子向旁一晃，足趾碰着了货品，只听“咚”地一响，大批布轴向旁倾斜，旋即排排滚倒。

地下全是布轴，这捆布一倒，株连祸结，少说要滚倒一两百捆布。顾倩兮吃了一惊，急急探手去拦，奈何她没练过什么武功，自也

晚了一步。正等着布轴满地乱滚，老板惨叫之声大起，却于此时，大批布轴居然凝下了，它们无缘无故，全数立回了原位。

元宵夜里有奇迹，顾倩兮微微一惊，不知怎会如此，她转头去瞧老板，只见那小老头儿兀在柜台算帐，两边相距极远，自不可能是他出手来救了。可低头去看布轴，偏又一捆捆整整齐齐排列在地，好似自知不该着地乱滚，便都乖乖站好了。

顾倩兮眨了眨眼，也不知是否自己头昏眼花，心生幻觉，其实她方才根本没撞着布轴。可说也奇怪，脚趾儿明明还疼着，却又是怎么回事?

找不出道理，没法想了。她摇了摇头，便又仰起头来，继续去寻架上的布料。

先前瞧过了地下的几十匹布，没一个对得上色，自也不曾擦到合意的，可抬头去看，头上布架却达十尺之高，顾倩兮虽已提起了足跟，伸长了手，几番却还构不着。

有些麻烦了，顾小姐虽然聪明，却也不会轻功，自无法一跃而上。正想请老板帮忙，猛听“咚”地一声，那捆布竟然落了下来，正正掉在面前。

古怪的布轴，无故从架上坠落，直挺挺的立在面前，那模样活像个小小兵儿，只在仰头向顾小姐大喊：“别再挑了！快买俺吧！”

顾倩兮更惊奇了，左顾右盼中，心中益发纳闷了，她悄悄走到布架后方察看，不知那儿是否还藏了个夥计。

凝目审视，架后空无一人，并无异状，可那布轴却还好好立在地下，绝非自己的幻觉。

怪事益发多了，顾倩兮眨了眨眼，也是不明就里，便再一次举起手来，朝着头顶布轴作势取拿，她想瞧瞧布绢会否自行坠落。

伸长了玉臂，布轴全无摇晃迹象，顾倩兮毫不气馁，当下垫起玉趾，向上起跳几寸，正努力蹦蹦之间，一只手伸了过来，替她取下了一捆藏青布料。顾倩兮心下微微一凛，还不及回头去望，却听耳里传来了一声怪笑：“哎呀，对不起哪，老朽方才忙着算帐，可怠慢了夫人。来，这儿有个凳子……”不必回头去看，也知是老板来献殷勤了。

索然无味了，此地无神也无鬼，却只有一个老掌柜。顾倩兮默默无书，接过了凳子，正要踩将上去，忽见对面布架晃出了一个人影，他静静地、悄悄地，从杂物堆中缓缓而过。

顾倩兮睁大了眼，一时间，她像是找到了谜团的解答，登从凳子上走了下来，打量那个沉默身影。

布架宽约五尺，长长的横在店里，架子后方躲了个男人，他身长约莫八尺，头戴大毡，身穿褐布长袍，他轻悄悄地挪步，很慢很静、当然也很小心，那模样像是要走出门去，却又怕惊动了别人。

他甚至还压低了大毡，将脸转到了另一侧，他连五官也不想给人瞧见。

顾倩兮瞧着瞧，不知不觉间，她也开始往前行走了，她躲在布架的另一侧，假意瞧着布，可她的心思全没放在布上，只从布架缝隙里打量那个男人，目光一瞬不瞬。

很沉默的一个人，他驮着背，低着头，瞧来像是做小买卖的。

那身褐衣布袍很是单薄，罩在高高的身材上，望来有些宽松，足见主人翁身材瘦削，也能想见他的生活并不宽裕。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旅人吧，只有外地来的人才有如此风霜之色，他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经历了无数寂寞旅程，然后在这家户团圆的元宵夜里……他又要启程出发，去到另一个遥远不知名的外地……

瞧着那顶大毡，打量那身背影，恍惚之间。哗啦啦……哗啦啦……水珠飞溅，身边好似下起了大雨，仿佛穿过了十年干旱的正统王朝，回到了扬州故乡，在那雾蒙蒙的雨夜中，脚边倒了一柄纸伞，远处有个孤单背影……他低着头、怀里裹着包袱，就这样冒雨飞奔而去……

陡然之间，顾倩兮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她穿过了通道，抢先守到布架尽头。

布架再长，总有个尽头，而那布庄陈设再乱，大门也只有一个，无论谁想闯出门，都得从大门走。可大门已经给堵住了，那儿有个女人，她手上拿着一小块布，蹙着秀眉，低头不语，她的模样是如此专

注，直似在思索螺祖为何发明蚕丝、黄帝又为何造出指南车，总之没把道理想通前，她绝不会移步。

此时此刻，无论谁想离开这间店，都得从杨夫人身边挤过去，她已经硬生生霸住了道路，眼见美女挡路，那男子好似微微一惊，却也不敢硬闯。他本是往大门直走，忽又改变主意，便改朝店中深处走去。顾倩兮见那人移步了，却又站起身来，慢慢地尾随着。

寻寻觅觅了一整晚，灯笼益发黯淡，蜡烛将尽，夜渐深沉，杨夫人也一步一步地逼近，那无名男子也一尺一尺地向后挪移，这—男一女悄悄静静，便似在店里玩起了捉迷藏。

“夫人吆……我的夫人啊……”都说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杨夫人东挑西捡，毛病实在多，却要捡到何时方休？远处传来老板的哈欠声，也是按耐不住，只得从布架后探头出来，瞧瞧杨夫人究竟在忙些什么名堂？

他妈的……杨夫人还站在那里不动，不晓得在干些什么，却到底是买是不买？

老板暗自咒骂，眼看午夜将近，时候已晚，只得端来了板凳，站到了布架底端，自编了小曲儿来哼：“夜黑风又高……老头儿要睡觉……买货买布要趁早……”

老板要打烊了，他占据了布架底端，一边低头哈欠、收拾布料，一边哼曲唱歌，不忘把布捆堆到了通道上，严禁任何人靠近、转看另一端，杨夫人却还霸占在那儿，可怜那男子已成瓮中之鳖，除非能推倒布架，抑或将老板一拳打飞，否则已是退无可退了。

头顶的灯笼幽幽暗暗，大毡下的脸面默默沉沉，顾倩兮却无止步的意思，她还在一步一步地接近，五尺、四尺、三尺，……

她想瞧一瞧，这名男子究竟是何来历？

三尺、二尺，依稀可见大毡下露出的嘴角儿。薄薄唇角泯泯下弯，看不出是愁是还闷，顾倩兮屏气凝神，两边相差就只一尺，一步踏过，她便能来到那男子的身边，可朦朦胧胧之间，她居然怕了起来了。她怕万一触到那身子，闻到那身气味，却什么都不是……

满心踌躇中，顾倩兮不敢过去了，素性将手奋力一推，听得布匹咚咚连声，一只又一只叠骨牌似的全倒了，统通朝那男子的方位跌

落。

“我的杨家祖奶奶啊！”五百匹布轴滚得满地都是，老板忍不住大声怪叫，悲切哭号：“您不买就算了，干啥砸店啊？”

布匹滚倒、老板惨嚎，顾倩兮也鼓起了勇气，她奋力向前跨出一步，来到那男子的身旁。

—声叹息过后，屋里忽然暗了下来。直如风神降临，头顶灯笼猝然而灭，屋内的五六只火烛也应声而熄，黑暗袭来，淹没了屋中的每个人，此时人人都成了瞎子，老板唉呀呀地叫着，忙来摸黑摸索，急急去寻烛台。

屋里暗得怕人，伸手不见五指，顾倩兮的胆子却很大，乍见异象生出，她反而睁大了眼，迳自探手出来，朝面前一尺处伸去。

没有人，手指触到了冰冷布架，却迟迟触不到人。顾倩兮心里忽然急了，她赶忙转过身来，朝身遭四处拍打。

身边空荡荡，什么都拘不到，她泯住了唇，慢慢垂下了手，她知道那个人已经走了。她低着头，轻轻倚在布架旁，心里呆呆的，忽然间发稍微微一动，隐隐约约中，好似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眼里虽然看不见，身上却有了感应。黑暗中有一只手近身而来，将触未触，似有若无，从发稍到脸蛋，点点残温仿佛要抚触自己，却总是差了一分—毫……

心里怦怦地跳着，顾倩兮张大了眼，陡地的走近了一步，依稀间那股温暖越来越近，越来越热，从头颈来到后背、来到腰际，渐渐而下，搂到腰、触到臀……相隔虽只寸毫，可那人的手却益发放肆了，顾倩兮双颊晕火，她嘤咛一声，急急探出手去，要将那人一把抓住。

啪地一响，柜台边亮起了烛火，店内重现光明，眼前除了五颜六色的布堆，什么都没有，便似经历了—场幻梦。

—片寂静中，背后老板提着烛台过来，喃喃地道：“夫人，你没事吧？”

眼见顾倩兮满面晕红，竟是低头不语，那老板瞧着瞧，忽地醒悟过来，大惊道：“好啊！那贼小子还没走！”想起暴汉或还藏于店中，老板赶紧找了只大木棍，四下搜寻怪人，天幸左顾右盼一阵，却没瞧到那顶大毡，想来歹徒骚扰美女之后，定已逃逸无踪了。

他奶奶的，便宜那小子了……那老板松了口气，想起自己折腾了一夜，却没卖出一尺布，全是给那瘟神害的。忍不住又冒起火来，他拿着棍子，一路追到了店门口，骂道："什么玩意儿，别以为自己长得像白无常，便能为非作歹，再敢上找这儿闹，小心老头儿即刻过去报官……"越说越气，便朝店门外走去，定睛一瞧，惨然道："妈呀！这小子又来了啊！"

杨夫人醒觉过来，她急急奔到了门口，驻足一看，面前雪花飘飘，哪里还有人的踪影，可那老板却瞪着地下的一只竹凳子，骇然说不出话来。

毫不稀奇的竹凳子，翻侧在雪地上，转看竹凳之旁，却还残了几只脚印，再看脚印边儿、三尺开外，地下还有一件东西。

那是一只面担，担上积了薄薄一层白雪，想当然尔，有人把东西忘在这儿了。

白无常消逝无踪，却给本店留下了赠品，老板自是惊骇苦笑，顾倩兮不曾说话，她凝视着地下的面担，俯身拾起了竹凳，轻轻放回了担上，跟着伸出素手，拂开了担上的蔼蔼白雪。

面担还是暖的，炭炉上还留着余温，锅里依稀有葱蒜的气味，他方才一定在这儿煮过了面，爆过了香……

人过了三十岁，贫富贵贱经历了几遭，爱的恨的，喜的愁的……一辈子都不会再变了。便算江山改了，大海枯了、石头也烂了，许多事还是深深地埋在那儿，便像命中注定一般，早晚会冒将出来。不经意的……

好似回到了初恋时光。雪花纷纷，顾倩兮慢慢俯下身去，依偎在面担旁，她口中的暖气结成薄雾，将她的身子热暖暖地裹在面担旁，不舍分离……

第四章　天涯何处无芳草

"琼芳！琼妹！琼娘娘！"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儿又来了个寻芳客，听得一名女子叫道："你在哪儿啊！"

月色隐讳，四下风雪飘飘，这会儿却是娟儿来了，她在琼府园林里四觅喊叫，盼能把琼芳引出来。

琼芳平日机灵活泼，扮成男装的少阁主更见庄重俨然，岂料今夜先挨爷爷的毒打，之后又给情郎糟蹋，直逼得小妮子忿而离家，不知所踪。傅元影满心焦急，无奈又要守着少掌门，便商请娟儿早些来找少阁主，免得找不着她了。

傅元影吃的是国丈的饭，当然想劝琼芳回家，可娟儿又没欠国丈半文钱，自不这么想了。

看苏颖超平日风趣潇洒，还有个外号叫做“大眼猫”，颇讨少女喜欢。谁晓得兽性大发之后，原形毕露，个中之张牙舞爪处，还在寻常畜生之上。娟儿举脚一踢，一枚石子飞了出去，撞破了琼府的纸窗，她耸了耸肩，咒骂叹息：“男人啊，两文钱有找呢。”

嫁人、嫁人，二八美女俏佳人，婆婆看来不是人。好端端的大姑娘，只因不巧嫁了人，便要洗手作羹汤，巧手做衣裳，等人家肚子饱了、身子暖了，自己便要挺个大肚子，成了黄脸大肚婆。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少女变老母。成了大肚老母还不打紧，最要命的是肚里孩儿的爹东逛逛、西走走，万一在街上兽性大发，家里便要多出二号大肚婆、三号大肚婆，成了大肚婆山寨，到时候争排名、抢大小，八只大肚鬼母哭着嚷着，上吊撞墙，就怕成了个小的，那时真要问问情是何物了，毕竟杀人总要找个好理由么。

雪雾弥漫，夜黑风高，娟儿一路在闹林里找人，国丈府邸宽广，院中林园曲折，颇多幽径，时在黑夜，娟儿又是个迷糊姑娘，一路边走边咒，居然迷路了。

想起今夜给老国丈破口大骂，娟儿越想越气，索性连园林小径也不找了，一路逢花践踏，逢树推倒，毁损数百株奇珍异草之后，山头恨火稍泄，却也看到了围墙。

“芳妹、芳姊！芳姨！”娟儿起身飞跳，跨坐墙头，瞧望着院外大街，圈嘴高呼：“快些出来啊！我是娟儿啊！”

深夜雪势加大，路上行人甚少，娟儿喊了几声，四下却仍幽静一片，无人答应自己。她又气又累，暗暗感慨交友不慎，只得纵下墙去，沿着街巷去找。

琼府邻近京郊，地处偏僻，四下并无什么商号酒楼，加上雪下得大、雾气又浓，看出去尽是阴茫茫一片，娟儿一路走着，彷佛整条街

只剩她一个人，说不出的可怖。娟儿虽非小孩，却还是怕鬼，正担忧间，猛听喀地一声咬牙，前方居然传来了啜泣声。

雾里现出了一个人影，模模糊糊，谁知是人是鬼？娟儿浑身毛骨悚然，只想掉头便跑，可想起了琼芳，却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得寻着声音来处挨近几步，怯怯地道："琼……琼芳，是……

是你在哭么？"叫几声，不闻应答，正想去找傅元影过来，忽然间北风劲急，吹开了面前的雪雾。却也让她看到了一个人影。

来人并非琼芳，而是位青年公子，只见他双手抱头、坐地啜泣，好似心中痛苦。

娟儿松了口气，都说人是男的凶，鬼是女的厉，看这男鬼哭泣再哀，却也没什么用。她稍感安心，便又远远打量那人，只听他低声啜泣："我不是哀宗……我不是哀宗……"

"哀什么啊？"娟儿讶异了，她悄悄走上一步，浓雾里只见那人五官分明，好似长得不坏，一时胆子又大了几分，便挨近了两步，小声道："喂，你……你哭什么啊？钱包掉了么？"

正等着鬼魂哭诉冤情，却见那鬼魂跳将起来，居然发狂似的向前飞奔，猛听砰地一响，那鬼魂居然重重撞上了墙，随即咬牙切齿，手脚并用，迳朝墙上攀去。

眼见这鬼魂法力如此微弱，连穿个墙也不会，娟儿心下更安，便又追了过去，喊道："喂，你到底是谁啊？干啥这般怕我？"

说着说，更把手搭在那人肩上，喊道："老兄！我在跟你说话啊。"

"走开！"那男子大吼一声，使劲攀上了墙头，旋即仰天狂嚎："我绝不做哀宗！我绝不做哀宗！"娟儿疯人怪话，自是一脸错愕，忙不迭也一跃上墙，正想着是哪个疯子发狂，眼里却见到了当今华山第一剑客，"三达传人"苏颖超。

"搞什么啊？"娟儿愣住了，惊道："苏颖超！你这是干什么来着？"喊声一出，苏颖超更是跑得快了，看他双手抱头，纵声狂叫："走开！别烦我！走开！"

乱吼乱叫中，随即从墙头摔了下去，跟着从小巷征奔离开，娟儿呆："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一脸愕然："什么哀宗不哀宗？

这家伙吃错药了？”

最后一眼望去，浓雾裹住了大眼猫的身影，像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娟儿摇了摇头，呸道：“疯子，难怪琼芳不要你！”也是事不关己，正要跳下墙去，忽然背后飞上了一道黑影，身法极稳极静，竟是无声无息。

浓雾中来了一个神秘人，朝自己的肩头拍了拍，直吓得娟儿凄厉惨叫：“鬼啊！”心慌之下，旋即拔剑出鞘，—招“倒卷珠帘”使出，便朝后头妖鬼斩落。

听得当地一声劲响，来人也拔出了长剑，喝道：“别动手，自己人。”

双方长剑互撞，激得火花四溅，娟儿藉着微光看去，不觉松了口气：“傅师范？怎么是你来了？”面前站着—名中年男子，清隽文雅，自是傅元影到了，他摇了摇头，道：“没什么，刚巧路过这儿，便过来看看。”

娟儿一脸狐疑，料知他在骗人。看适才苏颖超大喊大叫，宛然一条大疯狗，傅元影定是来追他的。娟儿咳了几声，道：“傅师范，你们……你们家苏大侠像是不行了，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啊？”傅元影不愿意谈这事，迳道：“别管他，他心里烦，发泄一顿便好了。”娟儿起疑道：“是么？可我听他喊什么哀宗阿宗的，这又是谁啊？”

傅元影听她频频追问，只得低声叹了口气，道：“开国之君通称太祖，至于末代王孙的谥号，若非哀宗，便是废帝。”娟儿咦了一声，有些听了懂了，茫然又道：“太祖？谁是太祖啊？可是姓朱么？”

傅元影眼中闪过不忍之色，摇了摇头，并未回话。低声道：“先别说这个了。娟姑娘，我一会儿有点事，恐怕不能亲自去找少阁主。来，这儿有点银子……”

说着从怀里取出了厚厚一叠银票，塞到娟儿掌中：“这是一千两银票，您等会儿要是找到了人，劳烦把这笔钱给她，让她先凑合着用。”

娟儿喜道：“一千两还凑合啊？不如我来帮她花吧！”傅元影微笑道：“这个自然了，这几日少阁主怕得在外头住，请你多照应她。”娟儿先是一喜，之后又是微微一愣：“等等，她要在外头住？她难道不回家了？”傅元影叹了口气，道：“她这两日还是先别回去，国丈还在气

头上…唉……”欲言又止问，只摇了摇头，便从墙上一跃而下，自朝北方奔去。

娟儿见他走得急，赶忙喊道：“等等，你去哪儿啊？”傅元影回首道：“我要去红螺寺。”

娟儿愕然道：“红螺寺？去那儿干啥啊？”傅元影急于赶路，一时头也不回，朗声道：“我要去找玉瑛！现下只有她才帮得上忙！”

话声未毕，身影消失，却又让娟儿陷入五里雾中，皱眉道：“玉瑛？这又是谁啊？”

怪事年年有，今年恁是多，看现下不过是正月新年，便闹出了一堆怪事，先是琼芳离家出走，之后苏颖超彻底病发，满口哀宗太祖之余，现下还来了个“玉瑛”，真不知是何许人也。

娟儿摇头叹息：“莫名其妙，什么哀宗太祖的，他们华山专出疯子，早晚全发狂。”

适才听傅元影说了，好像这哀宗还是皇帝的名号，可苏颖超好端端的武林人物，什么时候也和皇帝大名牵扯了？敢情他也想来个造反不成？娟儿越想越觉得荒唐，咕哝一声，道：“哀宗……太祖，到底谁是太祖啊？”

本朝太祖姓朱，宋朝太祖姓赵，汉代叫老刘，唐代是小李，好似百家姓轮流当皇帝，每家每姓都有个太祖，可这和江湖人物有何关连呢？难不成武林门户也有太祖么？娟儿想着想，霎时恍然大悟：“哎呀，华山派当然有个太祖，那不就是宁不凡么？”

“天下第一宁不凡，这个人武功厉害得不成话，要做徒子徒孙的太祖太宗，自也绰绰有余。

娟儿呆呆想了想，忽又醒悟道：“等等，宁不凡是太祖，那徒弟岂不就是……”心念于此，不觉啊了一声，这才懂了“哀宗”

的意思。

世上只要有太祖，便一定有哀宗。大金国有哀宗，大唐朝有哀宗，这些末代之主背负千古骂名，却非个个荒淫无道。相反的，他们身处乱世洪流，莫不殚精竭虑，盼能力挽狂澜，撑起祖宗基业，奈何独木难撑大厦，最后时不我与，只能默默垂泪自杀。

人比人、气死人，任谁有了宁不凡这等好师父，注定都得做哀宗。娟儿摇头低叹，转念又想到自己身上去了，看师姐艳婷精明干练，武功又高，八成也是个太字辈人物，可怜自己排在她的后头，日后惨上加惨，可别成了个“惨宗”才好。

娟儿哀叹两声：“算了，惨宗就惨宗吧，好歹还是个宗。”

她懒得再想，便又朝琼府走了回去，看看一会儿回去琼芳的闺房里找找线索，说不定能瞧得出她欲往何处。琼芳会去哪处呢?

她还想和苏颖超成亲么？娟儿一边瞧着手中的银票，一边忖量好友的处境，不由暗暗替她操起了心。

别人不解内情也就算了，娟儿可是心知肚明。那日她在淮安城里撞见琼芳，便见她神色不大对劲，当时她抱了只小狗，说话时嘴角含笑，怯生生、羞喜喜的，好像恋爱了。娟儿又不是傻子，当场便已大叫不妙，如今对照后事发展，果然是平地起波涛，一发不可收拾了。

女人是瞒不住女人的，更何况是多年知己？看琼芳若非遇上了意中人，怎会露出这幅模样？可她到底和谁扯上了？她自称簧夜遇险，给一名神秘面贩所救，想当然尔，那面贩定然脱不了干系，可这卖面的究竟是谁？为何自始至终不肯现身，把话说个明白?

说来说去，一切全怪那个黑衣人，自从此人大闹江湖之后，琼芳发疯、苏颖超发狂、连琼武川也成了老疯狗。可怜娟儿给这群怪物包围，难免也要大倒其楣。

她哀叹几声，慢慢来到了琼府附近，忽然间雪雾里又现出了一个影子，极高极壮，走起路来还驮着背，那模样不太像人，也不太像鬼，宛然便是一只……

“大黑熊！”娟儿吃了一惊，没想到京城里竟会出现野熊，她内心忧惧，就怕野熊要去乱咬百姓，忙提起了长剑，急急尾随过去。

深夜无人，那野熊一路细细簌簌，向前行去，天幸百姓都在睡觉，那熊自也无人可吃，不多时，却见它鼻子闻了闻，自管停下脚来，竟是给琼府围墙挡住了。

娟儿暗暗害怕，看武林高手斩龙屠虎，稀松平常，可她武功不高不低、剑法不强不弱，一会儿大战野熊后，能否留得性命吃饭，那可难说得紧。娟儿内心忧虑，只想悄悄上去偷戳一剑，可思来想去，却

又不敢，心中便想：“不管了，熊不会爬墙，它一会儿没东西吃，那便自己回家了。”

正等着黑熊掉头而去，谁知它又不走了，只管面墙不动，正诧异间，猛听黑熊喉头低吼，身子抖动，跟着哗哗水声响起，不时仰起头脸，嘶嘶熊啸。

大半夜的，围墙下若是母熊面壁思过，多有红杏出墙之志，可若有公熊靠墙站立，却多半另有玄机。眼见黑熊化身为野狗，娟儿羞红了脸，心道：“这熊真是讨厌，得先避一避。”

正咒骂间，那熊总算也尿完了，看它好似吃多了肉，先打了个饱嗝，随即张开了熊嘴，嗯地一声过后，居然说起了人话。

“苏颖超。”黑熊提起脚跟，朝着围墙里轻轻呼叫：“你老兄在家么？”

苏哀宗有客来访，却是一只熊。但见黑熊圈嘴轻呼，彷佛是小孩儿呼朋引伴，既想招来同伙，又怕惊动家长，便只能幽幽怪喊了。娟儿心下讶异，不知这能怎能如此怪法？忙悄悄跳上墙头来瞧，这回却见到了一名魁梧男子，自在那儿低声喊话：“苏颖超，快出来啊，是俺啊，宋通明啊，俺有事找你啊。”

娟儿掩面苦笑，看来者虽非野熊，却还是一只畜生。她暗暗咒骂，不知这宋通明游手好闲，早属京城无赖—类，却是何时与“三达传人”结为知交的？她呸了一声，便掩身过去，只想把他的来意瞧个明白。

“苏……颖超。”“苏颖……超。”大半夜的不好找人，宋通明不敢敲打大门，只躲在墙外乱喊。他细细叫了几声，眼见无人应答，只得跳了起来，暴吼道：“苏颖超！”

黑熊般的大脑袋飞过围墙，苏颖超三字未出，脑袋便又掉了下去，娟儿笑得肚子发疼，宋通明却不死心，只管再次起跳，奈何他轻功差劲，脑袋上上下下，连喊数十声，院内却是毫无动静，他咒骂几声，只得再次起跳，这回却换了个名字，吼道：“娟儿！”

娟儿二字喊出，主人翁却躲在墙外，院内自是毫无动静，宋通明茫然呆立，便又再次飞身胡喊，狂吼道：“琼芳！”眼见琼府黑沉沉的

如同鬼屋，找猫找狗部不闻应答，便从路边捧起一颗大石头，奋力扔了进去，暴吼道：“神刀劲！”

砰地巨响传出，院子里不知什么彻事毁了，听得汪汪大叫，小黑犬猛力狂吠，过不半晌，便有灯火点起，华山弟子光着脚丫，全数冲入了院子，嚷道：“什么人！是谁在捣乱？”

院里闹了起来，远远来听，其中间杂了陈得福的惊呼、吕家三兄弟的呐喊，最后连华山双怪都醒了，可一片吵嚷之中，硬是不见苏颖超的踪影，料来根本不在家。

见得这等阵仗，宋通明自也不敢造次了，只缩在墙角咒骂：“什么鬼元宵，没劲……找只狗都找不着……”寒风吹来，宋通明打了个哆嗦，他低头一瞧，这了发觉自己还没穿上裤子，当下低头系裤带，一边自言自语：“兄弟啊，打贵州回来，可多久没慰劳你了？一会儿打完了架，大哥可得好好槁赏你一番……”

正喃喃自语间，忽听头顶传来一声娇唤：“一文钱！”一文钱三字脱出，宋通明摸着脑袋，四下望了望，神色纳闷，八成不知自己的行情。正要系上腰带，猛见头顶映来一道黑影，笑道：“是我啊，娟儿呢。”

眼见娟儿手持长剑，笑吟吟的蹲在墙头，饶那宋通明打过五关擂台、上过潼关战场，此时也不禁手足无措，听得咚地一声，竟给自己的裤管绊倒，惨叫道：“救命啊！”

天下良家妇女有志—同，最恨嫖妓宿娼之徒，眼看娟儿快步追来，宋通明大声惨叫，一时双手穿裤，两脚急爬，如蛆虫般蠕蠕而去。娟儿看他害怕，忙装做师姐的贤慧模样，温柔轻唤：“通明哥哥别走，是我啊，娟儿呢。”

娇嫩呼喊一出，宋通明心下莫名一荡，不觉回首细笑：“娟姑娘……是你啊。”

娟儿见他不动了，便又换上了冰寒冷面，道：“当然是我了，不然你以为是谁？”

美娇娘摇身一变，忽成臭晚娘，宋通明欲哭无泪，暗骂自己不长见识。他哭丧着脸，道：“……娟姑娘，这么晚了，你……

你怎还不睡觉啊？”

这话倒说中了心事，娟儿长叹一声，脱门便道：“我哪里能睡？我还得找琼芳啊。”

娟儿说话不长心眼，话才出口，自己便后悔了，果然宋通明一脸讶异，问道：“你在找琼芳？她不在家里么？”琼芳簧夜出走，说来绝非什么光彩事。娟儿急于遮掩，便道：“她……她去赏灯了，这当口还没回来。”

宋通明笑道：“难怪苏颖超不在家了，嘿嘿，元宵赏花灯，赏得灯影摇，他奶奶的……”他自行想像孤男寡女赏灯的模样，不觉口涎横流，干笑道：“娟姑娘，左右无事，不如咱俩也去赏灯吧？”

娟儿见他那幅淫秽笑容，心头便有怒火，霎时呸了一声，道：“你自个儿去赏吧，我还有事忙著哪。”宋通明乾笑道：“别忙了，这琼芳不是去赏……嘿嘿……那个灯了么?妳干啥还去打扰她啊?”娟儿呸道：“你管我?反正我睡觉就是爱找伴，没她陪，睡不好。”

听得娟儿上床找伴，宋通明双眼一亮，忙来毛遂自荐：“娟妹子，我…我这人打小孝顺侍亲，专能替我爹娘暖被。妳……妳想试试么?”黄香暖被，名列二十四孝，却不知这人算是什么?娟儿嘆了几声，忽从荷包里掏出两文钱，交到宋通明手里，柔声道：“来，赏给你吧。瞧你辛苦的。”

宋通明咦了一声，不知娟儿何以塞给自己两文钱，但美女送来好处，总之有好无坏，忙接过铜板，顺势捏了捏娟儿的小手，一双熊眼竟是含情脉脉。

娟儿给他瞅著，忽然想起这人才撒过尿，一时寒毛直竖，忙將手抽了回来，放在宋通明的衣服上擦了擦，颤声道：“行了、行了，你……你找苏颖超做啥?”

宋通明心中满是温柔，一边提起自己的大手，嗅著娟儿留下的遗香，一边含笑道：“咱等会儿要去对付一个臭小子，得请他帮忙掠阵。”娟儿讶道：“你要砍人?大过年的，你要砍谁啊?”宋通明微笑道：“不瞒妳吧，哲尔丹跟我说，他已经知道谁是黑衣……”

黑字才出，忽尔涨红了脸，他好似发觉自己说溜了嘴，忙改口道：“黑狗王。”娟儿茫然道：“黑狗王?他是谁啊?”宋通明哪知黑狗王是谁?只得抓面挠腮，苦笑道：“别管这些了，娟姑娘，难得遇到妳，来，这儿有个东西给妳。”说著掏出了两张戏票，含羞望著娟儿。

这下轮到娟儿吃惊了，她定睛一看，只见眼前多了两张戏票，赫然便是万福楼的票子。

娟儿不爱读书，却爱看戏，一见万福楼的戏票到来，立时喜上眉梢：“真是戏票呢……我好久没看戏了。”宋通明不爱看戏，专爱演戏，他见娟儿换上了笑脸，心下大喜，自知一会儿出言相约后，今晚必有好戏上演了，到时候万福楼里相依偎，嗣后同床共枕，情话绵绵，那可是大吉大利了。

他呵呵淫笑，正想著娟儿含泪穿衣的模样，猛然间脑中一醒，眼前现出一名大肚孕母，手持棍棒，猛力轰击，屋边则缩著条老汉，哀哀啼哭，却不是自己是谁?

太可怕了，兽慾发泄后，婴儿併鬼母同吼，棍棒与尿布齐飞、自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为求一亲芳泽，这个代价委实太大，远不如嫖妓来得爽利，瞬息之间，宋通明全身发抖，仿佛刑场绑缚、刀斧即身，一张大脸转为青紫之色，竟尔吭不出声了。娟儿哪知他的心事，不觉讶道：“你怎么了?为何不说话了?”

宋通明乾笑几声，他见娟儿那双圆圆的眼睛瞧著自己，当真说不出的可爱，可想起红颜祸水的道理，却不禁颼颼发抖，颤声道：“没……没事，这……这两张戏票是捡来的，我想送给妳……”

娟儿心下大喜，没想宋通明如此大方，正要含笑称谢，忽听背后响起淒厉吼叫：“宋通明!”娟儿回头去看，这回却是祝康来了。他急急奔上前来，怒道：“宋通明，你这小子好生无耻，不去约苏颖超出来，却在这儿勾搭娟姑娘，你还要脸不要!”

宋通明有个情敌，便是面前这位“祝铁枪”了，此人大大不同於“小神刀”的无赖，平日知书达礼，举止温柔，对娟儿尤其依恋，算是她的乾儿子。这宋通明却也小气，乍见情敌到来，忙将戏票藏起，冷冷地道：“又是你这臭娘们，我自和娟姑娘閒聊，却要你吃什么醋?”

祝康怒道：“谁吃醋了?你好端端的正事不干，却在这儿磨耗，说!苏颖超呢?你找到了么?”宋通明的无赖是出了名的，一听此问，便笑道：“要找苏颖超，干啥问我?去问你娘啊，把她的暖被窝掀开一看，不就找到啦?”说著不忘加了一句：“记得先敲门啊。”

“宋通明!”祝康气炸了，霎时怒吼一声，两人便在当街扭打起来。娟儿挡到两人中间，没好气地道：“好啦，好啦，三岁小孩也强过你们。你俩到底找苏颖超干什么，说来听听吧。”

祝康最是听话，一听娟娘来问，忙道：“是、是，不敢有瞒娟姑娘，昨晚哲尔丹的徒弟找了咱们，说他师傅反覆查访，终於找到了黑……”才吭了个“黑”字，冷不防一只黑毛大手伸了过来，听得宋通明大喊道：“不能说!”娟儿微微一愣，道：“为何不能说?”祝康也是嘿了一声，大喊道：“是啊，为何不能说?”他甩开了宋通明的毒掌，跟著转过头来，急切地道：“娟姑娘，我跟妳说，哲尔丹说他已经找到了黑……”

“黑”字再出，宋通明的黑脑袋又探了过来，连珠炮似地嚷道：“上黑毛、下黑毛，中间一粒黑葡萄，打咱们身上一样东西。”谜语一出，听得啪地响亮，脸上挨了娟儿一记耳光，又听砰地再响，屁股又挨了祝康一脚，宋通明大怒道：“你俩为何打我?”

二人异口同声骂道：“大过年的，莫说粗话!”宋通明戟指大怒：“哪里粗了?上黑毛、下黑毛，中间还有黑葡萄，那不是咱们的眼睛么?这谜题有啥不对啊?”

子曰：“不以书举人，不以人废言”。可这姓宋的日嫖夜赌，绝非善类。难免引人望歪处想。娟儿火大了，厉声道：“行啦!到底『黑』什么?你们快说啊!”

正发怒问，忽听背后传来一声喊叫：“两位少主，你们找到苏颖超了么?”娟儿回头去看，却见街上又行来了一名道士，看这人腰悬长剑，正是“点苍七雄”的赤川子，他一见娟儿在此，登时笑哈哈地跑了过来：“娟姑娘，妳也在这儿啊。”

娟儿忙道：“是啊，道长有事找苏颖超么?”赤川子笑道：“可不是么?哲尔丹师傅说他找到了黑……”眼见黑毛大手又来遮嘴，赤川子毕竟招牌老、武功好，忙侧身闪过，又笑道：“黑衣人，今晚要找他决一死战，这就来请苏少侠做见证啦。”

猛听“黑衣人”三字，娟儿不觉悚然一惊，方知宋通明口中的“黑”字何指，却原来便是勇闯太医院的那位武学高手。

黑影上墙，孩儿哭娘，黑衣怪客那天先踢翻了赤川子，又折断宋通明的手腕，之后连败哲尔丹、苏颖超，武功之精湛，可说傲视京城。娟儿颤声道：“这……这可不得了，这黑衣人究竟是什么人，你们查出来了么?”赤川子笑道：“当然查出来了。那臭小子老是戴著黑面罩，便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却不晓得哲尔丹师傅老早疑心他了，若非碍在他爹官大权大，哲尔丹也不会陪著琼芳下去贵州，让那寧不凡出面……”

他囉哩囉唆地扯了一大段，却始终没提黑衣人的来歷，娟儿急急打断了他，道：“行了、行了，到底这黑衣人是谁啊，你快说吧。”

赤川子笑道：“嘿嘿，这傢伙妳也认得的，他就是妳的……妳的……”说到此处，忽然双眼突出，忙拉来了宋通明，颤声道：“老弟，她靠得住么?不会护短吧?”宋通明嘆道：“道长老糊涂啦，我方纔在那儿黑来黑去，你当我是疯子么?别跟她说。”

两人细细商议一阵，便又拉来了祝康，三个男人细声谈说，居然频频点头，娟儿站在一旁等著，眼见三个男人侧著目光，上下打量自己，好似自己染有瘟病，她越看越火，霎时暴吼道：“你们几个混蛋!到底在干什么!快说!黑衣人是谁!”她揪住宋通明的衣衫，正要胡踢乱打，忽见宋通明手指略边小巷，大惊道：“琼芳!妳怎么睡在这儿?”

娟儿今夜忙碌不堪，一切都是为了琼家妹子，听得宋通明呼喊，霎时不及深思，便已狂奔而出，嚷道：“琼芳!等等我!等等我!”一路奔入了巷中，但见眼前睡了三只黑猫，全在斜眼瞄向自己，娟儿心下恼怒，当下回身追出，暴吼道：“宋通明!”

眼前寒风颼颼，路上白雪飘飘，三个男人早已开溜了，娟儿又恼又火，一不知黑衣人是何来歷，二也不解宋通明等人为何忌讳自己，她有心把话问个明白，当即沿街飞奔而去，总之不抓住这帮无聊男子，绝不善罢甘休。

深夜雪势加大，宋通明等人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娟儿毫不气馁，只沿街奔跑而去，堪堪过了五里路，忽见前方雾气茫茫，走著一只九尺黑熊，娟儿心下大喜，自知找到人了，忙躲到了路旁，等著將他们一网打荆 等侯半晌，脚步隱隱传来，猛见道上雾气破开，行出了一名魁梧男子，看他身穿黑布长袍，腰繫红带，约莫九尺身材，不比宋通明矮了，不过这人行走时双拳微握，目光正前，显得十分精神。娟儿偷眼来瞧，虽没见到那人的五官，心里却有了几分好感："什么宋通明、祝康，全是酒囊饭袋。看人家这身气概，那才称得上好汉。"

那人一点也不像江湖中人，看他一袭黑袍熨得挺拔，走起路来更是腰挺背直，好似个朝廷武將的模样，便如伍定远等人相似。娟儿睁眼瞧著，又想："看这人的模样，说不定是姊夫的手下，倒是可以认识认识。"正品头论足间，那人也已来到近处，街边灯笼照下，映出了那人的五官，却不免让娟儿飞红了俏脸，暗道："这可难看了。"

却说来者何人也?原来这人不是姊夫的手下，却是姊夫的儿子，小崇卿到了。

少年十五二十时，最是成长奇速，昨日还只是个小红脸，羞羞可爱，今日却已双肩开阔、身高腿长，成了个威武昂藏的大丈夫，道上乍然相逢，怕还认不出人来。娟儿脸红过耳，忖道："娟儿啊娟儿，妳年纪不小了，可别乱瞧小孩儿。"

姊夫的儿子，便得唤自己一声姨，瞧人家不过是幼稚儿童，自己怎好在此品头论足，挑猪肉似的大考察?她内心嘆息，正暗暗责备自己，忽又想起一事："等等，崇卿这小鬼大半夜的不睡觉，却来街上游荡?可是想干什么坏事啊?"

小孩儿严禁深夜游荡，此乃家规国法，违逆不得。娟儿小时候深受其害，此际自是摆出了师姨的架子，正想过去责备几句，忽然心下微微一醒："等等，今夜是元宵，莫非…崇卿他……他……"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娟儿连著几个莫非，霎时张大了眼："哎啊，好你个小崇卿，连你也到了幽会的年纪么?"一时又惊又疑，忙跟在崇卿背后，打算一探究竟。

吾家有子初长成，不过这伍崇卿不是寻常公子哥儿，这孩子的母亲是九华掌门，另还收了三个可爱女徒，大的叫海棠、小的叫明梅，

最近还新来一个翠杉，这些女孩全是崇卿的师妹，既美丽、復殷勤，谁知朝夕相处之下，却没听说崇卿和谁走得近、更别说是喜欢了谁。

世上男人嘴馋肚饿，向来三妻四妾、七荤八素、来者不拒，这伍崇卿却反其道而行，娟儿平日看入眼里，自是暗暗訥罕，不知这小孩是病了还是疯了，抑或是日夜在外偷吃，只因每日在外吃得太饱，回家后才没了胃口?无论如何，难得今夜撞见他的隱私，自要查个水落石出，也好给他爹娘报讯。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著，正等著崇卿朝宜花院方位走去，谁知这少年走起路来却颇为奇怪，反覆大兜圈子，却不知在做些什么。

走著走，走著走，来到了一条岔路上，伍崇卿陡地停下脚来，左右察看后，便朝一条窄巷走入。娟儿心下茫然，便也慢慢尾隨而来，她见窄巷满是拐弯，也是怕自己跟丢了人，便也学著崇卿的模样察看地下，赫然间，惊见地下留著两行足跡。一行是新的，自是伍崇卿的无疑，可另一行的脚印盖了雪，望来却有些模糊了。

娟儿微微一愣，忖道：“两行脚印?这……他可是在跟踪谁么?”茫然间，忽觉面前小巷有些眼熟，她揉了揉眼，霎时心下一醒，此地却是方纔自己撞见苏颖超的地方?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娟儿傻了，她本以为伍崇卿是来幽会的，岂料竟是在追踪“大眼猫”？她满脑子胡思乱想，一不解伍崇卿为何要跟踪人家，二也不知他与苏颖超有何过节，骤然间头皮一阵发麻，寻思道：“完了!我道是哪来的妖女引得动崇卿?难道是……是……”

想到“琼芳”二字，娟儿张大了嘴，真要魂飞天外了。

崇卿脾气何等孤僻，这娟儿是知道的。要能压得住他的女人，自也要有几分本领。看琼芳架子足、火气大，日常总爱带著火枪出门，岂不与崇卿是天生一双?纵使年纪稍长，可凭著崇卿那张天生老脸，四十寡妇尚能登对，岂惧小小一个琼芳姊姊?

娼儿满心骇然，看过年时崇卿无故失踪，一路溜到了江南，任凭爹娘怎么责骂，他始终不肯交代行踪。转看琼芳那儿，大过年时不也曾不告而别?隨著一个麵贩溜到了淮安?事后任凭自己怎么逼问，她硬是不肯吐露那麵贩的身分，如今推想起来，这卖麵的断然姓“伍”无疑!否则琼芳从来天不怕、地不怕，何故不敢吐实?

眼见真相大白了，娟儿又惊又疑，又慌又怕，赶忙顺著足跡向下奔跑，堪堪转过了小巷，又见到崇卿的身影，与自己相隔百尺，娟儿运起了轻功，直奔而上，正待把话问个清楚，猛见崇卿停下脚来，看他斜过上身，右手提起，盖住了一边耳孔，似在倾听什么。娟儿微微一惊，反而不敢莽撞了，便只停下脚来，远远地瞧著。

正看间，伍崇卿居然蹲了下来，跟著缓缓俯身趴地，將耳孔贴到了地下，娟儿微起讶异，忖道："这又是怎么了?他在听我的脚步么?"正起疑间，眼前忽然一亮，但见紫光暴闪，崇卿竟已迈足飞奔而去。娟儿啊了一声，这才急忙追將出来，喊道："等等!别走啊!别走啊!我是娟姨!我有话跟你说!"她连声呼唤，伍崇卿反而跑得更快了，看他奔近了一座高墙，区区一个踪跃起跳，身子竟尔飞过了墙头，隨即消失无踪。

乍见崇卿有此身手，娟儿不免心下一惊："好啊，几年没留神，武功练到这个地步了?"

伍氏夫妇各有所长，华妹师承九华，崇卿却向爹爹习武，一家人分成两派，各有所宗，彼此却不曾较量过。眼看崇卿武功颇有成就，娟儿不甘马齿徒长，一时间好胜心大起，便將长剑缚紧了，提气一纵，如小小黄鸝鸟股舞身而起，须臾间也飞上了屋瓦，自朝远方察看。

春寒峭料，房顶瓦片结了冰霜，滑溜异常，娟儿却是站得极稳。她双手叉腰，但见远处雪泥飞溅，崇卿竟已出奔百尺以上。娟儿不惊不慌，反而冷冷一笑："傻小子，想要和娟姨比脚程，你可乖乖投降吧。"

嘿嘿冷笑中，娟儿看准了崇卿的去路，提气一纵，便已飞到了对面屋顶，慢慢身法加快，翻过了一间又一间房舍，脚下非但不曾踩破砖瓦，便连声响也不曾发出一点，不过半晌，便已逼近了崇卿。

九华轻功，举世无双，若要娟儿与人家斗殴砍杀，她自是心中胆怯，可要和她比逃命功夫，那可是正中下怀了。她嘿地一声，正要抢到前头，伍崇卿倒也不慌不忙，当下扭腰转身，便已窜入了巷中。娟儿见他拐弯时如同直角，身法倒与伍定远一模一样，心中便想："坏孩子，别以为偷学了几招爹爹的皮毛，便能在娟姨面前卖乖了，你乖乖等死吧。"

双方使开了毕生绝艺，只见崇卿倚仗真龙身法，忽而拐入小巷，时而转上大街，只想一举甩掉追兵，可不论他如何拐弯，总得受限地形，却哪比得上头顶的娟姨展翅来飞?不管崇卿在地下左转右绕，她只消从房顶上飞跃过去，沿途斜斜一兜，一会儿便赶到前头去了，当真是大佔便宜。

娟儿为人称不上精明，却总有点小聪明。靠著舞弊手段精湛，一时脸不红、气不喘，始终领先於前。堪堪来到了羊市大街，看此地已是笔直大道，再无巷弄可钻，想来伍崇卿已是瓮中之鳖，当即笑吟吟地守在道路尽头，只等著守株待兔。

娟儿哼著儿歌，捡了处簷角儿坐下，正笑吟吟地摆著双腿，却听远处传来铁靴踏响，看背后一名少年飞奔而来，兀自不忘回头张望，却不是崇卿是谁?娟儿心下暗笑，忖道：“傻孩子，还瞧后头呢?”她躲在屋簷上，正等著暴吼嚇人，猛听砰地大响，雪尘踢得半天空，崇卿已然踏上了羊市大街，刹那之间，一道刺目紫光闪过，只见崇卿吐气扬声，竟从面前飞驰而过。

娟儿大吃一惊，万没料到他还有这手压箱底的功夫，当下一声轻叱，便也急起直追。

面前大路笔直，並无巷弄可供转弯，双方已是真功夫较量了，看伍崇卿全力飞奔，跑动时左脚尚未落地，右脚便已提起，摆动步伐越来越大，越大越猛、越猛越快，堪堪到了五十丈远近，少年更已俯身加速，化作了一尾疯龙，绝尘而去。

可怜娟儿是猴儿之性，平日身子轻，蹦得高，专望高处来攀，如今面临了坦途大道，自然赛不过脱韁野马，一时间脸红气喘，心中咒骂：“坏孩子，忘了小时候娟姨唱歌儿给你听了么?还不给老娘停下?”

停了，泥沙漫天中，疯龙双脚顿地，赫然止住了脚步，娟儿心下大喜，忖道：“不许动，乖乖站著。”心念甫出，这回崇卿不听话了，只听砰地一响，崇卿身子向左斜扑，撞开了一间羊肉铺的大门，跟著钻了进去。

娟儿眨了眨眼，不知伍崇卿何以如此，她三步併做两步，急急跳到店铺屋顶，正待俯身察看，忽觉肩头给人拍了一记，娟儿大吃一惊，赶忙迴身望后，猛见背后多了一名少年，看那黑黝黝的模样，不是崇卿是谁?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看崇卿非只察觉了自己，尚且守株待兔，等候於此。娟儿啊地一声，脚下一滑，正要坠下房顶，崇卿却已俯身探手，拉住娟儿的手腕，將她一把提了起来。

这下可惨了，自己是人家的小师姨，却大半夜不睡觉，只在少年郎的背后悄悄追踪，此事若要传扬出去，面子却该望哪儿搁去?眼见伍崇卿打量著自己，娟儿羞愧无地，忙来个恶人先告状，將手一甩，厉声道："大胆伍崇卿，你为何偷偷跟著我!"

伍崇卿双眼圆睁，满面错愕，娟儿冷冷叉道："还敢装傻?你整晚偷偷摸摸地跟著我，可是有何不轨意图?"正含血喷人间，伍崇卿却不说话了，他摇了摇头，蓦地身子向前一扑，竟尔抱將上来，隨即將娟儿压倒在地。

"救命啊。"娟儿心里大喊救命，浑身发抖之余，这才懂得崇卿喜欢的"老妖女"是谁了。

过年时除了琼芳，尚有一位大姊人在江南。这姑娘天生亲切、温柔大方，打小呵护崇卿长大，也难怪这孩子从小对女人不假辞色，原来是情有独钟了。

小鬼头情竇初开，居然祸起萧墙了。娟儿越想越害怕，此时两人咫尺相隔，呼吸相闻，身上的崇卿早不復是当年的童稚面貌，他身高膀粗，娟儿给他紧紧环抱，不免又恼又火，正待一耳光扇出，崇卿大手掩来，竟然遮住了娟儿的嘴，附耳道："别动。"

娟儿气往上衝，正要狠命踹他一脚，猛听大街上传出尖锐呼啸，屋簷下人影一晃，竟尔飞过了几道黑影，来势迅捷异常。娟儿大吃一惊，这才晓得崇卿背后另有追兵，正愕然间，又听崇卿再次贴耳警告："千万别作声……大队人马来了……"

娼儿愣住了，还不及发问，猛听碰地一声巨响，阜城门大开，脚步阵阵踏响，大街上步伐整齐，来了一片旗海。

从屋簷上俯身来看，但见街中旗海声势浩大，从左至右数去，共计一十二面神旗，旗上各书地支一字，曰"寅午戌"、"申子辰"、"亥卯未"……旗面上除开地支標记，尚绘鼠牛虎、龙蛇马等兽物，恰是十二生肖在此。娟儿心下诧异，忙揉了揉眼睛，急急去看举旗之人，这会儿更是瞠目结舌，难以作声。

黑衣人!举旗之人个个身穿夜行衣，头戴黑面罩，那幅神祕诡异的打扮，竟与闯入太医院的刺客一个模样!

怪事处处有，此地恁是多，娟儿不觉傻住了，当时太医院里亲眼目睹，那凶狠至极的黑衣人明明只有一个，什么时候物种繁衍，化成了偌大一群?

到底有几个黑衣人?娟儿呆呆瞧著簷下旗海，也是怕这帮人又想做什么坏事，便想就近去找衙门报案，却於此时，只见远处又来了两道黑沈影子，高耸巍峨，宛如巨人，娟儿急急偷眼去看，这回却见到了两面巨招，左书“天下”，右书“太平”，两面巨牌高高扛举，举牌之人却非黑衣蒙面之徒，而是腰掛符令，身穿红袍，赫是锦衣卫人马驾到!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想这锦衣卫职司风宪，若有官府与歹徒勾结，便该请他们出手查办，谁知如今这帮人不请自来，居然自己与歹徒混做了一堆，这下却该向谁通风报信?

娟儿满心惊骇，委实猜不透这帮黑衣人的来歷，正愕然间，簷下队伍渐渐到来，“天下太平”四字一过，街尾又上来了四面直幡，上书“风”、“调”、“雨”、“顺”四个字，这四宇却不由红衣人扛举，看下头四人身著宫装，左手持拂尘，右手摇铃鐺，赫是四名东厂太监大驾光临!

不只锦衣卫来了，这会儿竟连东厂也到了，娟儿虽非朝廷中人，然而为著师姐的缘故，却也认得几个当朝人物。她极目去看，只见街上的掌旗太监都颇面生，自没见到那位头目房总管。

方今东厂秉笔太监姓房，此人身居内官之首，手段阴险，听说底下人也颇听他的话，可现下是谁在调动他的人马呢?难道不怕那位“房总管”日后算帐?

到底是谁来了呢?莫非是皇上半夜出巡么?好似在回答娟儿的疑问，身旁的崇卿靠了过来，轻声警告：“憋住呼吸……修罗王来了……”崇卿的嗓音极低极轻，语气极显郑重，娟儿微起惊骇，不知还有什么妖怪要冒將出来，赶忙缩到了崇卿背后，偷眼去看。

簷下队伍壮阔，当先是横开旗海，再来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四字大招，慢慢的，街上傳来马蹄拍响声，渐渐驶来了一辆马车。

噠噠、噠噠，雪夜里黑沈寂静，街心里八匹白马四前四后，共拖一辆大车，只见驾座上高坐一名黑衣人，他低垂脸面，手提韁绳，虽只露出了一双冷眼，却已让人大感寒意。

“镇国铁卫……”娟儿一脸愕然，却也瞧见了车上的那面旌旗。

在这午夜风寒的紫禁城里，行人不见踪影，店铺打烊关门，连巡查守夜的官差也消失了，夜色中唯独剩下百鬼夜行，他们围绕著那辆马车，簇拥著那面锦旗，它彩绘雄鹰，悬於车顶、那“镇国铁卫”四个大字更是迎风高扬，便如那双翼全展的凶猛神鹰，傲然睥睨了整个京城。

有点像是冥府之王出巡了，此时此刻，黑衣鬼卒杀气腾腾，他们封锁街道，威仪出衆，仿彿车子里的主人至高无上，他才是这偌大北京真正的主人。

噠噠、噠噠，马车益发靠近了，黑衣车夫手劲沈雄，三十二只铁蹄同起同落，打得石于地轻脆响亮，听来竟无先后之分。娟儿不敢再玩了，她平日虽有伍氏夫妇可以依靠，可今夜情势有些不同，看面前这群人如此架式，想来连皇帝也不怕，如何会怕一个五军大都督?娟儿情急之下，只得扯住了崇卿的衣袖，便要將他拖著走。

身形稍稍移动，猛听天边“嘎啊”一声锐响，两道黑影飞过，赫是两头神鹰当空横掠，娟儿给这么一惊，登时“啊”了一声，叫出声来。

声响稍出，屋瓦便已轻轻震动，只见东首房舍上跃来了一个身影，须臾之间，对过的房顶、斜对面的屋瓦，全都飞上了几个黑衣人，各朝角落处进逼。

此时四面八方全是黑影，娟儿嚇得魂飞天外，她缩在崇卿身旁，忽见屋簷边上灯光一晃，竟有一盏灯笼飘了上来，火光幽暗，不能及远，却能映出提灯的苍斑大手。娟儿偷眼窥看，却见那食指上闪烁著淡淡光芒，竟是戴了黄金指环。

完蛋了，想起太医院里的种种变故，娟儿一颗心几乎不跳了，以苏颖超剑术之精、哲尔丹拳法之高，在黑衣人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此时大批人马倾巢而出，一会儿要给人家发觉，那可怎么得了?

敌衆我寡，打是打不过的，可要掉头就跑，对方群起包抄，那也未必走脱得了。此时唯一的机会，就只有一个。娟儿把牙关紧咬，將

心一横，当下左手抄起长剑，右手却快如闪电地在崇卿背后写了几笔书，却是个“走”字。

此时黑衣人封锁全场，隨时都会发觉自己的踪影，与其把两个人的性命断送在此，不如让自己过去胡闹一阵，趁著场面大乱，崇卿或能逃出生天也未可知。

娟儿再怎么胆小，终究是崇卿的小师姨，局面再为难，她也得保护崇卿到底。

眼见黑衣人脚步轻盈，渐渐朝自己藏身之处包拢，娟儿憋住了呼吸，忙剑交右手，左手死命去推崇卿，示意他快自行逃命。可连推了数十下，崇卿却只是闻风不动，娟儿又气又怕，正要狠狠踢他一脚，忽然间，身边气流旋转，崇卿的衣衫居然慢慢鼓了起来。

无声无息间，崇卿的袖口缓缓伸出了两柄短剑，挡到了娟儿的面前。

“披罗紫气，似拳若剑，却又非拳非剑，是以剑中藏拳，拳中藏剑……”

娟儿又惊又喜，一时好似听到了姊夫囉哩囉唆的说话，自知多了几分活命机会。

寒锋袖剑，形如龙牙虎爪，望之森锐异常。这便是伍定远独门绝学之一，號称“拳中剑”。

昔时他教导儿子之时，还曾问娟儿是否有意来练，只是练这剑法须把身子倒掛吊起，可说辛苦异常，娟儿自是敬谢不敏。没想事隔多年，小崇卿竟尔练成了这套厉害武术?

想起了妹夫那张国字脸，娟儿心里忽有安寧之感，眼见敌人的靴子渐渐靠近，她也不再急於奔逃，只调匀了呼吸，左手拇指轻推，將剑柄顶上了一寸，一会儿长剑离鞘，第一剑便要朝对方脛骨削去。

双方剑拔弩张，隨时都能短兵相接。却听“啾”地一声，戾响划破夜空．两头神鹰半空盘旋，竟在东方一处大宅降落了。神鹰指引方位，前导队伍立时转向，屋顶上的黑衣杀手便也跃下地来，隨著大队人马离开。

噠噠……噠噠……浓雾瀰漫，黑衣恶鬼消失在大街上，慢慢看不见了。

正惊怕间，耳边传来了崇卿的低沈嗓音，道：“姨，没事了。”

娟儿浑身已被冷汗浸透，她鬆了口气，望著空无一人的街道，颤声道：“这帮人模样怪怕人的，到底是什么来歷啊?”伍崇卿笑了笑，道：“那还犯得著问么?他们都是坏人。”

適才冥王车驾出巡，阵仗之大、人数之衆，样样都是骇人听闻，料来自是坏人无疑。娟儿微微发抖，忙道：“原……原来是坏人来了……那……那他们为何追你?”伍崇卿咧嘴而笑，露出了那口发亮白牙，森然道：“那还犯得著问么?因为我比他们更『坏』。”

眼见崇卿垂著头、斜著眼，模样极为阴邪，娟儿不由嚇了一跳，忙扯住了他的袖子，慌道：“不许胡说，你爹是大好人，你怎能是坏人?走了、走了，别老是瞎扯，快和姨回家啦。”

眼见娟姨死拉著自己，伍崇卿便只笑了笑，道：“姨，别老是缠著我，妳难道忘了今儿是什么时候?”娟儿讶道：“什么时……”那个“候”字未出，心下已是一醒，这才想起今儿乃是元宵。伍崇卿淡淡地道：“姨，元宵一夜值千金，妳不去陪著情人赏灯，却在这儿乾瞪眼，难道不觉得无趣么?”娟儿呸道：“我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你管得著么?”说著死缠烂打，嚷道：“走了!跟我回家!”

伍崇卿很坏，他给娟儿拉著，两脚明明钉在地下，可骤然间却把气力一撤，身子给娟儿使劲一扯，霎时向前便倒，却又要压上来了。娟儿花容失色，眼看自己又要给抱个满怀，赶忙向后跳开几步，红睑娇叱：“干什么?快给我滚开!”

伍崇卿倒也听话，闻得这个“滚”字，居然身子向前一个滚翻，隨即打直了身子，迈步便行。娟儿急忙跳了过去，道：“慢著，不许走。”伍崇卿低下头去，露出难得的笑容，道：“姨，妳不是要我滚么?现下甥儿照办了，妳怎又不让我走了?”

娟儿睑上微红，哼道：“你少囉唆，姨要带你回家。”伍崇卿点了点头，二话不说，转身便走，娟儿赶忙抢上拦住，喝道：“臭小子，你是耳背了么?不许走!”伍崇卿摇了摇头，淡然道：“姨，快别这样了，我今晚真的和朋友约了，不能回家。”

娟儿喝道：“哪个朋友?是不是琼芳?”伍崇卿讶道：“琼芳?我约她做什么?”娟儿做了个鬼脸，冷笑道：“伍崇卿啊伍崇卿，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妳大过年溜到江南，偽装麵贩，意图勾引调戏人家，还

以为我不知道？”说著拉住了他，大声道：“走了！琼芳是人家的老婆!姨不许你去招惹他，快跟我回家了!”

伍崇卿听得一头雾水，委实不知从何说起，把头摇了摇，便朝簷下一纵，却又要走了。猛听一声断喝响起，裙裳飞动间，面前已然多了一人，自又是娟儿来了。

伍崇卿神情转为严肃，道：“姨，妳别再缠著我，妳若把我逼急了，我也只好得罪了。”娟儿冷笑道：“你够本领就过来，别在那儿说空话。”双方对面站立，谁也不让谁，伍崇卿不耐烦了，他的身子缓缓右倾一寸，已在吐纳运气，娟儿晓得崇卿体型虽大，筋骨却极灵便，她不敢掉以轻心，便也朝左侧斜了一寸，只消他稍有异动，自己便要先发制人。

两人面面相颅，蓄势待发，眼见崇卿左膝微沈，隨时都要发力，娟儿自也暗暗防备，猛见喝地一声，崇卿右膝一动，身子便已朝左飞扑而出。这下身法快绝，事前绝无端倪，宛然便是声东击西的绝招娟儿却不来怕，听她一声娇叱，身子兜兜急转，竟尔挡下了“小真龙”的去路。

九华新掌门总算拿出身价了，要比两脚著地狂奔，娟儿固然快不过崇卿，可要比廊廡进退、神鬼莫测之技，“小真龙”却不是她的对手。

伍崇卿瞇起了冷眼，道：“有点意思了。”娟儿也冷冷回话：“是啊，越来越好玩了。”

听得娟姨的冷面狂言，伍崇卿默默点头，他向后退开两步，扭了扭颈子，猛然间吐气扬声，飞拔而起，凌空跳跃高达一丈。看崇卿跳得高、滞空久，常人自要望尘莫及，娟儿却是不慌不忙，只把膝盖微沈，轻轻起跳，竟尔飞过了崇卿的头顶。

伍崇卿嘿了一声，当下气沈丹田，急急落地，双脚向地一撑，身子迅即倒飞而出。娟儿倒不急於追赶，反而举脚朝屋簷轻点，半空一个扭腰，便与崇卿一上一下，一同倒退飞离。

昔时九华山名动天下，全仗这手轻功密法，伍崇卿若要甩开娟儿，必得使出看家本领。果听他大吼一声，刹那间丹田紫光发动，使开了超人体技，只见他左起右落，前扑后跃，身法快得异乎寻常。娟儿却不来怕，无论崇卿如何跑动，她总能亦步亦趋，只见大街上一男

一女连换身法，左飞旋、右迴转、上纵下落、斜身滑后，两人动作全然一致，便似面对面跳起了舞，恁煞精彩好看。

娟儿玩得十分尽兴，看她裙摆如荷叶摇动，一幅凌波小仙女的模样，当真娇俏可喜。祟卿却已恼羞成怒，听他“喝啊”一声暴吼，俯身前扑，肘撑地、急迴旋，正要双脚朝天倒立，却听娟儿乔嗔道：“喂!我穿裙子!”

女孩穿花裙，若要倒立，不免难看之至。伍祟卿不好佔这个便宜，一时仰天长叹：“姨，妳到底要如何?”娟儿连番跑动，难免有些热了，她双颊晕红，一时举手扇风，娇喘道：“我方纔不是说过了么?我要带小红脸回家。”

娟儿水眼汪汪，目含柔情，看她此时略略出汗，肤色更如粉蒸朝霞，艳丽照人。任谁与她对面说话，心中都要为之一动。伍祟卿默默瞧著她，忽道：“姨，其实妳很漂亮的。妳自己知道么?”娟儿先是脸上一红，之后咦地一声，最后戟指暴喝起来：“你好大胆!居然敢同我说这些疯话!说!你是不是这样拐带琼芳的?”

伍祟卿听她夹七缠八，当真莫名其妙之至，虽说平日冷面惯了，也还是给逗得笑了。娟儿叱道：“你笑什么?你以为这样便能矇混过去么?快给我说!你到底怎么搭上她的?”伍祟卿笑道：“姨，妳别老是这般不务正业的，多替自己操操心吧。”娟儿哼道：“我好的很，哪用得著操心?”伍祟卿嘆道：“姨，妳年纪也不小了。奉劝一句，趁著还有几分姿色，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吧。别弄到以后人老珠黄的，让人看了可怜。”

娟儿愣住了：“什么?你说什么?谁可怜了?”伍祟卿淡然道：“没什么，就当我没说吧。”正要掉头过去，却给娟儿死命扯住了，听她大怒道：“且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谁可怜了!说!”伍祟卿撇了她一眼，轻声道：“有空去刑部走走吧，妳便知道自己多可隣了。”

娟儿怒之已极，哪管他说东道西，霎时刷地一声，拔剑出来，大怒道：“好你个伍祟卿!你这小鬼老是阴阳怪气的，现下连我也敢欺负了，滚过来!我今儿要替你爹娘教训教训你!”正搦战间，猛见地下积雪踢得半天高，伍祟卿右脚一扫，但见他左掌抚天，右掌向地，脚下还带了猫足立，冷冷地道：“恭敬不如从命，甥儿恭请娟姨赐招。”

伍崇卿要玩真的了。要比仙子跳舞，他玩不过娟姨，可要比拳头的快、准、猛，他却一点也不怕九华新任掌门。眼见崇卿目光凛然，拳脚架式恁煞嚇人，娟儿心下一惊，忙还剑入鞘，道："算了，先饶你一命。"

伍崇卿瞇起了冷眼，森然道："姨，妳好歹也是武林中人，请妳莫要耍赖。"

"谁管你。"娟儿小手遮大嘴，兀自將两只手臂伸直了，使了个"懒驴伸腰"，那哈欠声倒是打得如雷贯耳。眼看娟儿耍赖装死，决计不肯动手，伍崇卿面色铁青，却也无计可施。娟儿心下暗喜，自知他不敢当真下手，一时更是欢容唱儿歌，拍手吐舌舌，一幅有恃无恐的模样。

夜深人静，四下风雪更大了，两人却只面面相觑，彷彿罚站一般。伍崇卿自知跑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起来，无可奈何问，只得道："姨，这样耗著不是办法。我看不如咱俩打个赌，妳若输了，就别再缠著我。"娟儿笑道："行啊，我最爱打赌了。不过别光问我输了如何，倒是你输了以后，却该怎么办啊?"

"输这个字……"伍崇卿沈下脸去，冷冷地道："姓伍的不会写!"

伍崇卿傲气冲天，这会儿却冲过了头，只听娟儿哈欠连连："原来是文盲啊。也罢，反正我是输定了，那又何必跟你赌呢?不赌囉、不赌囉。咱们回家睡觉吧。"伍崇卿自知搞不过她，只得竭力忍耐脾气，道："姨别会错意，我…我是说自个儿侥倖，也许…也许能赢……"

娟儿暗暗偷笑，便又装得一脸儼然，蔑声道："行了，姨原谅你了。倒是你想赌什么，这便划下道来吧。"伍崇卿鬆了口气，当即左手叉腰，右手向远方一指，豪声道："该处大宅围墙甚高，不如咱俩立个赌约，妳我二人谁先跳上墙顶，谁便是赢家。"

娟儿哦了一声，细细打量大宅，只见围墙约莫有三人高矮，若想一跃而上，可说是大大不易。她横眼打量崇卿，笑道："如此也好，你既然自找死路，姨也不好拦你，只是我这里先说一句，小红脸一会儿要是输了，可得乖乖认命，不许撒娇哭闹喔。"

崇卿的小名正是"小红脸"，孩提时他与娟儿打赌，每回惨败而归，要不给气得嚎啕大哭，要不便抱著娟姨撒娇不依。娟儿想起孩提

往事，忍不住嘴角含笑，正想逗弄几句，伍崇卿却已凛然道：“胜负之数，本在天定。伍某一会儿输给了妳，欲杀欲剐，但凭妳意。”

光阴匆匆，小红脸长大了，听他满口江湖狠话，活脱便是国字老脸的翻版，娟儿一时老大无趣，只得挥了挥手，哀嘆道：“行了，行了，没人想剐你。我只想带你回家。”说著將裙子提到了膝间，右掌扯住崇卿的衣袖，哼道：“听好了，我这儿计数到三，大家公平较量，谁也不许作弊偷跑，一、二……三字未出，右手將崇卿猛力一推，自己却顺著这一推之力，急急前奔，果然还是大作其弊了。

娟儿欢容跑笑，看她脚程飞快，双眼一睞间，便已奔到墙边五尺远近，嘿地一声过后，顺势上纵，身子起跳一丈有余，也是怕崇卿身法更快，赶忙拔出剑来，在背后乱挥乱搅，跟著使劲一撑，终於稳站墙头。

“哈哈!哈哈!”娟儿仰天狂笑，朗声道：“小红脸!这会儿又是谁输啦!”她得意洋洋，自卖自夸，正等著小红脸含泪悲泣，身旁却没了声响，娟儿微微一愣，回头去看，猛见远处有条高大背影，正向自己挥手说再会，却不是崇卿是谁?

小红脸逃走了，可怜娟儿又成了小迷糊，竟给骗上了墙头。她自知追赶不及，气急败坏之下，只得破口大骂：“坏蛋!伍崇卿是坏蛋!你爹是混蛋!你娘是笨蛋!你全家老小都是大蠢蛋!”一时骂逼了人家满门老小，不免又把自己变成了一颗大蠢蛋。

“什么东西……”大蠢蛋咒骂三声，终於骂得累了，只得在墙头坐了下来，低低嘆了口气：“算了，我干啥管你们要死要活啊?老太婆似的。”

是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伍崇卿不想回家，那就不用回家啊，何须自己操心?琼芳想离家出走，那也成全她啊，何须硬拉她回来?

这几年到底在忙什么呢?自己东奔西跑，忙碌不堪，却不知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眨眼间十年过去了，华妹生出来了、姊夫陞官了、师姐收徒弟了、连伍崇卿也成了个大流氓，却只有自己一个人痴傻傻地呆在那儿，连要什么都不明白。

好像一直是这样的，这世上多自己一个不多、少自己一个不少。天下没人关心她，连她自己也不想关心自己。崇卿说得没错，自己是

该嫁了，可要嫁谁呢?嫁给鬼魂么?什么宋通明、祝康，纵使天下男人全死光了，她寧可望海里一跳，也不要和这两个牵扯。

如此这般，只好矇了，什么都矇，遇到黑衣人，矇。遇到白衣鬼，矇。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来矇，一年一年矇下去，矇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她也还要矇。

矇过了元宵，就是正统十一年了，自己也快三十岁了。等琼芳嫁出去以后，全北京怕只剩下自己一个老妖女，孤零零地过著日子。

在这雪花纷飞的夜晚里，娟儿孤身坐在墙上，她望著若隱若现的明月，心里依稀有些思念，可她却不知该寄往何方。

咕嘟嘟，肚子饿了起来，颇有煞风景之感。娟儿暗暗咒骂，自知过了二十五岁后，肚子极易发饿，吃什么、胖什么，隨时都能成个圆婆婆。她摇了摇头，当即纵落墙下，沿街叫喊起来了："琼芳、琼妹、琼娘娘……是娟儿来找妳啦，快出来吃宵夜啊……"她沿著羊市大街走去，越走越饿，越饿越渴，也是追逐崇卿一夜，到得后来，忍不住坐地苦嘆："累死我了，谁给我牵马来啊?"

大街寂静无人，店铺全关门了，娟儿肚子饿得扁了，便只溜到店门口偷看，她挨家挨户地走著，忽见一处地方卖著苹果，门拴铁链，门板却不曾紧合，恰可供一颗苹果通过。娟儿笑道："有东西吃了。"当下拔出腰中长剑，从门板中刺出一颗苹果，喀喳喀喳地咬了起来。

吃完了苹果，娟儿倒也好心，便把苹果核扔回了店里，算是有借有还。她坐在果子铺门口，两手托腮，怔怔望著夜空，发起了呆。

月色皎洁，雪云慢慢散开了，照出了羊市大街的情景。娟儿仰望天上星空，忽见天际流星闪过，她大喜过望，急忙来许心愿，嚷道："我要……"流星一闪即逝，她却不知自己该要些什么，一时心情更坏了，只鼓起了腮梆子，待要站起身来，两腿偏又酸得很，看追逐了崇卿一整夜，不免把她累坏了。

骤然间，又是一颗流星飞了过去，娟儿总算也知道要什么了，当即大喊："给我一匹马!"

少女许愿，本属无稽之谈，不过此时若真有匹马骑，倒也可以省事不少。她打了个哈欠，眼见又是一颗流星飞过，登时哈哈笑道："给

我苹果吃。”都说天助自助者，忙从门板里“借”出苹果，自顾自地啃了起来。

喀喳一声响起，苹果给咬了一口，却听一声低响：“啡啡……”

有怪声?娟儿眨了眨眼，不知这是哪来的怪响，她赶忙抬头起来，听得隆隆奔驰声，街上射过了一道红电，迅捷异常。娟儿吃了一惊，赶忙起身察看，却见街上寂静空旷，却是什么都没有。

娟儿咦了一声，適才听隆隆声大作，好似马蹄飞踏而过，可说也奇怪，北京里除公务在身之人，严禁百姓骑马，看此地並无官衙，怎可能有马儿到来?她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看错了，低头去咬苹果，喀喳一声传过，猛然又是一阵隆隆巨响，娟儿急忙去看，只见面前飞过了一道火雷，如闪电、如飞鸿，不过双眼一睞，便已奔过了整条大街。

这回眼里看得明白，方纔真来了一匹马，一晃而过。她张大了嘴，左顾右盼，却没见到那匹马，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她低头看著手上苹果，忽然心下一醒，便將苹果远远扔出。

隆隆、隆隆，巷子里马蹄踏地声大作，一道野火飞驰而来，半空啣住苹果，便又消失不见。

“好快的马……”娟儿真是呆了，看自己的身法已属罕见，奔驰之速却不如崇卿，可崇卿若要与这匹红马相比，却要远远瞠乎其后。也是她小孩子心性，见了稀奇东西，便想仔细抓来瞧瞧，想起適才流星许愿，更加篤定此马与自己有缘了，忙从门里“借”出两颗红亮的，装出了卖果子的模样，娇唤道：“好吃吆，客倌快来嚐嚐吆。”

苹果远抛而出，红影再次飞来，轰地一声大响，半空中苹果消失无踪，红影也已晃过，若非地下还留著一摊马屎，娟儿真要以为自己眼花了。她捏著鼻子，拿起苹果晃了晃，道：“别急著走啊，这儿还有一颗呢。”

她伸长了手臂，左摇右晃，只想引诱红马过来，奈何宝马多半骄傲，招摇了半天，却不见红影靠近。她喔了一声，道：“不吃啊，那我自己吃了。”拿起了大苹果，欢欢喜喜地吃了起来，不忘大声笑讚：“甜!真是脆!不吃可惜呢。”正吃食间，听得踏踏之声逼近而来，地下多了道黑彭，娟儿瞇眼偷看，只见面前真来了一匹马，大红马。

非常高壮的巨马，当比寻常马儿大了一倍。它通体火红，浑身上下不见一根杂毛，马尾马鬃，宛如怒火腾烧，这非但是匹好马，还是匹难得一见的名驹。

名驹价值不菲，现下却偷眼看著自己的苹果，好似颇为艳羡。娟儿哼了一声，道：“不给你吃了。”说著渣巴渣巴大嚼起来，吃了个腮梆子饱饱。那红马见没得吃，便只垂头丧气，缓缓而走，看那无精打采的模样，想必是饿坏了。

娟儿笑道：“别走、别走，这儿有的是。”当下举起长剑，使出了九华山的飞帘快剑，从门里刺出一整串苹果，便朝红马扔去。咯咚隆咚，三只苹果著地滚来，那红马居然不必转身，逕自倒退行走，隨即低头大嚼起来。

喀兹，苹果入口，好似塞牙缝一般，一口消失不见。转眼三只苹果祭了五臟庙，那马却还嘶嘶悲鸣。娟儿苦笑道：“你……你等等啊，我给你『借』整篓子的。”说著噹噹乱砍几下，云时铁链断裂，苹果铺已然开门。她也当仁不让，捧出了满满一大蓝的红苹果，放到了地下。

喀喀滋滋，都说马不知脸长，看这红马急急奔来，埋首竹篮之中，辛苦大嚼，好似数日未食。娟儿也趁机走到红马之旁，正要抚摸它的长毛。那马微微一惊，啡啡骇然，娟儿柔声安慰：“别怕、别伯，我不会欺侮你的。”那红马眨著长长的睫毛，眼看苹果还等著自己，赶忙低头猛吃，娟儿总算也伸出手来，一边微笑抚摸，一边细目打量。

这只马真的很大，它四足骏长，离地几达丈许，体型可说极为罕见，尤其那毛色晶莹，红里透火，京畿虽说名驹无数，却不曾见过这般秀美之物。

娟儿越看越是羡慕，不知这马的主人是谁，怎能饲养如此神驹?她细细看了半天，只见这马並非无主之物，它的马蹄上打著蹄铁，背上还有马鞍马蹬，可来回细看之下，身上却找不到主人的印记。

寻常马匹都打著烙印，假使这匹马是朝廷军马，臀上必然见得到“勤王军?驃骑营”的印记，若是西北归来的“正统军”战马，根本不必去瞧烙印，单从蹄铁形状便能瞧出，可这匹马没有这些记號，如此说来，它不是官家之物。可要说是私人豢养，却又不像，毕竟京城的王公大臣最爱炫耀，家里若有如此神驹，早已牵来献宝，哪肯窝藏在家?

娟儿摸了那马儿一阵，慢慢与它熟络了，便凑到了马耳朵旁，柔声道：“马儿乖，既然找不到你的主人，那你就是我的了，好不好?”俗话说了：“有奶便是娘”，那马儿吃了苹果，心情不恶，便紧紧挨近了娟儿，擦擦磨磨，想来是只公马。娟儿给它舔了几舔，登时笑了起来，道：“走吧，我还得去找个朋友，你得负著我喔。”

那马儿实在巨大，娟儿虽有轻功在身，可乍然翻上马背，眼见自己离地如此之高，还是不免一惊。加之那马蹬太长，虽已伸长了双腿，却还是搆不著，想来这马原先的主人定是极其魁梧之人。她吐了吐舌头，便又將马蹬收短，轻声道：“走吧。”

红马开始走了，听得隆隆之声，不过要它小小试跑，它居然就飞驰了起来。娟儿见它如此勤奋，忙道：“不打紧，慢些、慢些。”慢字一出，那红马好似听错了，霎时向前一衝，须臾间化为江电，但觉刀风刮面，两旁景物擦身而过，转眼便奔过了整条街，娟儿猛吃一惊，方知这马先前真是在閒晃，如今这般试蹄，方称得一个“跑”字。

娟儿大为兴奋，忖道：“这马如此快法，以后伍崇卿撞见了我，那是死路一条了。”她有意试一试红马的威力，当即提韁驾绳，催促道：“快跑、快跑。”啡地一声，红马骤然而停，险些把娟儿甩了下来，她心下醒悟，才知这马是个反骨，便道：“不许动。”

轰!轰!轰!雷轰电闪了，眼前狂风逼面，娟儿全然睁不开眼，只能尖叫道：“慢点、慢点!”那马益发快了，快得无止无尽，娟儿啊地一声，尖叫道：“快给老娘衝!”嘶嘶马鸣之中，那马儿放缓了脚力，缓缓而行，隨即停步下来。

娟儿呸了一声，道：“你这怪物可狂傲了，要你快，你便慢，敢情也是个造反的么?”那马儿听得责备，自也不知不觉，只管低头张望，好似野狗闻尿。娟儿骂道：“你干什么?可是想在路边撒尿么?再不听话，我便给你取个难听的名字，让你一辈子翻下了身。”

那马儿不理不睬，自管漫步而行，娟儿又道：“你别不睬我，你想叫什么名字，赶快说。”红马纵使听得懂人话，却也不能言语，娟儿自顾自地笑了，她拍了拍马屁股，又道：“不说话啦，好吧，那以后就叫你小红了。”

那马儿悲鸣一声，居然人立了起来，向前飞奔而去，娟儿噗嗤笑道：“怎么，嫌这名宇寒酸么?”娟儿一向读书不多，毫无学问，想来想

去都是“小黑”、“小白”之类，养狗也似，虽想给红马改名，却始终想不出个妥切的，正浑噩苦恼间，猛听一声惊叫：“赤兔马!”

娟儿微微一愣，还不及作声，便见铁棍木棍围攻而来，四下更是骂声不断：“他妈的!又是这傢伙!快宰了它啊!”娟儿嚇了一跳，慌乱间驾马趋避，只怕又撞见了黑衣蒙面人，正要逃命而去，忽然眼角一转，背后却是十来名官差，个个手持棍棒，自在那儿大呼小叫。娟儿安下心来，忙调转马头，大声道：“别乱来，我是伍大都督的家人，大家有话好说。”

黑衣人是坏蛋，不归姊夫管，可官差不同，个个都是大好人，果然才听得“伍大都督”的名號，便已定住了身形，待见马上女郎身穿貂袍，容貌颇美，霎时发一声喊，齐来叩首：“参见都督夫人!”娟儿满面通红，自知给错认了，也是怕多惹纷爭，只得装出师姐的贤慧模样，挥手道：“行了，都平身吧。”衆官差磕头三次，齐声道：“谢夫人。”

娟儿平日少与官府打交道，眼见衆官差必恭必敬，却也不知该怎么摆架子，喃喃便道：“你们……你们是哪个衙门的，为何要打我的马?”一名官差躬身道：“启稟夫人，卑职是刑部的官差，姓王，官职押司，不知此马为夫人所有，还请见谅。”娟儿皱眉道：“原来是刑部的王押司。你……你好端端的不在刑部看牢房，却跑到城西来做什么?”

那王押司愣住了，道：“夫人，这儿就是刑部啊。”娟儿吃了一惊，左瞧右望，待见四周全是官衙，更远处的大街聚了好些乞丐，自在那儿烤火饮酒，才知自己真已到了东直门大街，想来这红马脚力飞快，转眼间便从城西来到城东，自己却是浑然不觉。她咳了几声，又道：“行了，那……那你又为何追打我的马儿?可是想偷它么?”

那王押司苦笑道：“夫人说笑了，这马性情狂暴，连著几日衝撞刑部大门，连著踩断了五个弟兄的腿。咱们若非是气不过，哪里会拿棍子打它?”娟儿又咦了一声，她与红马邂逅片刻，倒不知它有这个怪脾气，喃喃便问：“这马经常衝撞衙门?为什么啊?”

王押司惊道：“夫人，这该问您吧，这马儿不是妳养的么?”娟儿脸上一红，不好明说这是终边捡来的，便道：“这……这马是我姊……我……我那个丈夫送给我的。”

王押司长长地哦了一声，道：“原来这马儿是这样来的。了不起，还是大都督身手高，不然可没人抓得住它了。”娟儿愣住了：“怎么?你

们……你们也在抓它么?”王押司嘆道：“可不是么?这妖孽不知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五天前在咱们刑部一带徘徊，每逢半夜便现身出来踩人。咱们赵尚书气了，便请勤王军的高手过来诱捕，却给牠踩成了重伤，唉，说来还是正统军技高一筹，可总算逮住了这只妖孽。”说著恨恨不已，八成还想补它个两棍。

娟儿见这马来歷太怪，居然惹得各路人马围捕，也是怕惹祸上身，忙道：“你们放心吧，我……我以后会绑好它的，绝不会让它再来捣蛋。”王押司如释重负，躬身道：“多谢夫人。”

眼见衆官差转身走了，娟儿忽又想起一事，忙道：“等等，你们方纔怎么称呼这匹马的?可否再说一次?”衆官差脸上一红，不敢说话，娟儿柔声道：“别伯，我等著听呢。”

衆官差互望一眼，只得依实说道：“他……他马的。”娟儿呸了一声：“别胡说，你们说得不是这个名字。”衆官差面面相觑，不知她要问些什么，却在此时，听得嘎地一响，刑部大门开启，走出一名官差，那红马一见门开了，立时昂首高鸣，前蹄人立，竟要衝入门去，嚇得衆官差惊慌奔逃：“他妈的!这赤兔马又来啦，大家别给它踩断腿啦!”

衆官差转身欲逃，娟儿赶忙拉住韁绳，道：“别走、别走，就是这三个字，赤兔马、赤兔马。”她轻触马颈，安抚了马儿，又道：“你们怎知它是赤兔马?”

衆官差愣了，一时不明究理，王押司苦笑道：“夫人没听说书先生说么?这关老爷骑的马就是赤兔马，一身红毛，脚程也是快若闪电，这马如此快法，若不是赤兔，却是什么?”

关老爷庙里掛了幅对联，称作：“赤面秉赤心，乘赤兔追风；青灯读青史，仗青龙郾月”，娟儿心下大喜，万没想到自己捡到了赤兔马，当真是大大赚了。她见衆官差仍旧呆立在旁，忙摸出了几文钱，一人打赏一个铜板，嫣然笑道：“多谢你们了，这些赏给你们吧。”

衆官差收下了铜板，不觉咦了一声，王押司怒道：“还愣著做什么?都哑巴了。”衆官差低声苦笑：“多谢夫人厚赐。”眼见官差们愁眉苦脸，娟儿自也不知自己败坏了师姐名声，便笑道：“好了，劳驾你们了，大家再见吧。”说著提韁驾马，再寻琼芳去也。

嗟嗟、嗟嗟，一人一马离开刑部，娟儿亲吻马颈，微笑道：“赤兔马，我知道你的名字了。”她见红马垂首低头，好似闷闷不乐，便笑道：“以后不许再去捣乱了，知道吗?”

红马不会说话，啡啡几声传过，再无声息。娟儿有意带著红马四处献宝，心下便想：“师姐平日最爱看马，等她见了我这匹赤兔马，定是艳羡极了。”正喜乐间，转念又想：“我现下捡到了宝物，身价大大不同了，可得换身装束打扮，那才显得威风。”

娟儿掩嘴偷笑，想来要骑这骑红马，定得穿红衣裳，衣柜里的几件红斗篷、红披肩，这下全都能派上用场，只是自己要学人家骑马打仗，倒是不能不找件长兵器来使，转念便想：“关老爷是有神力的，他老人家的青龙郾月刀太重，我可不敢用。得捡柄称手兵器才是。”

她反覆忖量，只想找件应景的兵器，最好主人翁也是骑过赤兔马的，那才叫做天造地设。可她平日少读史书，自不知还有哪位名將骑过赤兔马，她搜索枯肠，一时趴倒马背，寻思道：“梁红玉、穆桂英、柴郡主，这些都是女將，可她们有骑过赤兔马么?”

赤兔，赤兔，骑过这匹马的定是骋驰沙场的威武大將，名气定也大得紧，可到底还有谁骑过赤兔马呢?她搂著马儿的颈子，感觉著马儿的魁伟温暖，莫名之间，心里一阵悸动，仿佛有些似曾相识，她仰首望向夜空，喃喃地道：“赤兔…赤兔…好像有一句话说它的吧……叫什么马中什么赤兔的……”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娟儿茫然望著天空雪云，轻轻地呼唤了几声，不知怎地，心下一酸，忽有悲伤之感。她哑然失笑，擦了擦自己的红眼睛，也不知自个儿是怎么了，当下用力摇了摇头，回首遥望刑部，待见官差们仍在瞧望自己，忙提疆驾马，急寻琼芳去也。

蹄声隆隆，赤兔马绝尘而去，大街再次静了下来。官差们打盹地打盹、聚赌的聚赌，便如过去几十年的老模样，再次清闲了起来。

第五章　天知地知

在朝廷的八十几个郡王之中，只有一个胸怀大志的，那便是封邑江南的“万税唐”。

外號“万税唐”，唐王爷其实不姓“唐”，和其他皇族一样，他本姓朱，单名一个“郅”字。“唐”只是他的封邑赐號。至於为何会用“郅”这个怪名儿，据他父王的说法，那是为了天下百姓著想，万一“朱郅”有朝一日当上了皇帝，那就没有人要为此避讳了。

当皇帝，这当然是说笑的意思。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朱郅不过是个郡王而已，纵使北京大瘟疫，皇族死大半，这皇位怕也轮不到他。所以“郅”这个字也和避讳无关，而是按族谱排来的，便如川王郢，徽王祁，他们的名字都长了个耳朵，这就叫祖宗遗教，更改不得。

身为一个皇族，唐王爷还没出生前就有名字了，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东西等著继承，按本朝律典，每位郡王都有千亩封邑，另有俸禄万石，除此之外，他还有百来名亲兵、上千名僕役，当然他什么正事都不必去做，他只消每天躺在家里享福便成了。这听来很是快意，可对胸怀大志的唐王爷来说，却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

唐王爷小时候喜欢唸书，他想科考做状元，可他的父王告诉他，状元的官阶比郡王小，不考也罢。唐王爷想从军，他的父王也劝他莫做傻事，因为主帅的爵位没有郡王爷大，真要上战场，谁敢指挥他?所以了，父王劝他别要胡思乱想，平日里多赌博、多饮酒，偶尔再去討个小妾回家，那才是正经事。

不是每个人都爱赌博饮酒，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討七个老婆，至少唐王爷不喜欢，他对这些事情连一丁点的兴趣也没有。他想过要自杀，可他下不了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里还有股熊熊火焰……他要做事……他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最好是一件连太祖、成祖都没干过的大事业，那才叫做不虚此生。

太祖杀人狂、成祖杀人魔，古来要干大事的，很少不杀人，而想要杀人不偿命的，便得掌大权。至於哪张位于权力最大呢?那就不必多说了。不过唐王爷自己也清楚，这条路事走不通的，他只是皇帝的远亲，连宝座的扶手也沾不上边，这个皇位决计轮不到他。所以唐王爷很早就明白，他若想超越太祖、成祖，高居王者之上，他便得走第二条路，那是足与帝王大权相抗的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大还是权大?唐王爷相信钱大。因为天下任何东西都有个价钱。小至一瓶酒，大至一块地，甚且男人的命、女人的腿，统通有价钱。

而妙的是儘管货品一样，价钱却能南北不同。江南江北不同、春夏秋冬不同，甚且同一县、同一村，每个人愿付的价钱也不尽相同，所以只消时机一到、价钱一对，他便能从中牟利。

唐王爷便是这样的人，他一旦相信了什么东西，就绝不会再怀疑它，所以唐王爷比谁都相信钱的威力，也比谁都敢运用那股威力。从烧黑的瓷瓶、发霉的豆腐、长不出稻米的烂地，乃至於落魄的秀才、不得意的小贩，只要是天下人眼里的拉稀，他都敢花钱买下来。也因此唐王爷成为有名的疯子。皇族里每个孩子都给耳提面命，要他们绝不可学那个“疯唐”朱郅。

几年过去，唐王爷手下的两百名谋士告诉他，他的黑瓷瓶成了景泰蓝，霉豆腐成了臭豆腐，连烂地也盖满了精致园林，名商巨贾争相竞购。而唐王爷也摇身一变，从皇亲国戚眼里的“疯狗唐”，成了举世闻名的“万税唐”。

哈哈!唐王爷发了，他虽无皇位在身，却能坐拥钱庄、布庄、大粮仓，加上爱將们替他跨足朝廷兵器监的生意买卖，钱滚钱、利滚利之下，他的钱财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所以每当唐王爷数著银票之时，他就很庆幸自己没当上皇帝，因为他的财富早已高居王者之上，再也不受朝廷节制。比起当年的太祖、成祖，他更逍遥、更快活、更隨心所欲，他才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人物!

哈哈!哈哈!“万岁爷”算什么，还不是要靠“万税爷”供养?唐王爷益发快乐了，不过他的快乐在三十九岁那年嘎然而止，因为他撞见了一个人，这人也是个凭空崛起的大人物，刀兵点水工，两个字，“江充”。自此之后，唐王爷也才明白了一件事：“钱大还是权大”?

钱大还是权大?按唐王爷的法子，这可以用价钱算。就拿柳昂天的兵权来说，他麾下共有十万大军，小兵月俸十两，全营月支总计达百万两，加上兵器战马、死伤抚卹，往往要以倍数计。所以柳昂天一个月得从府库里搬走近二百万两，看唐王爷號称鉅富，实则家産不过三千五百万两，若要让他供养柳门大军，却能支应到几时?

富不过三代，唐王爷若要供养全国百万军，至多撑上三个月，可柳昂天却能安享权位二十年。也是如此，唐王爷看似雄大，实则不堪一击。他连“征北大都督”都斗不过，遑论要与江充、刘敬两大权臣平起平坐?所以当江充看上他的染坊时，唐王爷只有忍痛割爱，之后江大

人发觉军器生意有利可图，唐王爷也只有双手奉送。到得最后，无论唐王爷做什么，江大人必然笑眯眯地闻风而至，唐王爷忿恨之余，只能逃回封邑隱居，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

“率士之滨、莫为王土”，在这八个字之前，纵使有个人能买尽全天下的地，他仍旧不是这个天下的主儿。所以唐王爷也懂了，原来这天下最大的生意既非染纺、也非造房，而是“为国、为民、为大我”。反正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既然这人间定要有个野猴王，最好这猴王是他儿子。所以唐王爷早已下定了决心，无论这回“立储案”里要杀人、要放火，他都要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让他的儿子载昊坐上帝位，他是绝不善罢甘休的。

元宵夜濛，正月清寒，唐王爷抬头仰望，看到了权势之路的第一关，“午门”。

“午门”正开三门，左右尚设掖门，宏巍高峨，號称“五凤楼”，不过不管这个门有多大，熟諳朝廷事的都知晓，这“午门”的用途只有一个，它是一道界限，一旦跨越了进去，便要闯入了一个地方，那便是“大内”。

“大内”是个神祕地方，里头共有三种人，人数最多的是女人，独一无二的是男人，至於操贱役、受欺凌的，则是第三种人。他们既非男人，亦非女子，他们俗称“公公”，官名“太监”，现下唐王爷就是来找一个“公公”的。

“公公……”唐王爷靠到午门旁，低声呼唤道：“房公公，你快开门啊，我是唐王爷啊。”唐王爷呼唤了几声，门后越是无动静。他眉头一皱，晓得公公又发脾气了，只得將头脸贴在门板上，改口道：“总管大人，我是那个朱郅啊，在下和您约好了，您老人家没忘吧?”

唐王爷放软了身段，又求又嚷，奈何大门闭锁，关得十分紧合．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一旁隨扈低声道：“王爷，您可是忘了什么暗號?”唐王爷啊了一声，这才想起了那件法宝，忙从怀中取出一叠纸片，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衹片很薄，作用却像钥匙一样，因为上面写著一行字：“奉天银铺本票一百两”，银票塞入大门，但听嘎地一响，宫门果然开启了，只见左掖门里伸了颗脑袋出来，细声而笑：“哎呀，王爷啊……您可总算大驾光临囉。”

世上最管用的钥匙，便是这张纸，好容易看大门开了，衆隨扈朝门内瞧去，只见面前站了个笑瞇瞇的老太监，看他肤质晶莹、髮色全白，正是当今大内总管，东厂的房公公到了。

“参见唐王爷。”房总管把手一挥，背后一十二名小太监全数下跪，两手高高举起。

都说要饭的叫乞丐，要命的叫土匪，至於要钱的，自然是这些东西了。唐王爷是个乖觉的，一看人家掌心向上，忙从怀中取出了厚厚一大扎银票，正要分散打赏，却听“钦”地一声，面前来了一只手，已將银票半途劫走了。却是“大头目”房总管来了。

给钱是有顺序的，大头目肚子没饱，不可以给小嘍囉吃香蕉。眼看唐王爷一脸赔罪，房总管哼了一声，便把银票握入手里。看他手脚好生俐落，不过把银票一捏，稍稍伸指轻拨，便已测出掌中共有百张银票，面额一张百两，算来共是壹万两整数到手。

“午门”乃是宫城第一道防线，要想夜半开启，价码自然不低。房总管儼然而笑，正要將贿赂收为已有，忽见小嘍囉口涎横流，想来都在嗷嗷待哺了。房总管哼地一声，道：“瞧你们眼红的，全赏给你们了。”

房总管真是豪迈，二话不说，举手一抛，竟將掌中银票悉数赏出，眼见上司如此慷慨，衆太监自是惊喜交迸，赶忙接下打赏，细细数了数，待见银票厚达十张，赫然便是一千两银子，不由大喜道：“这儿有一千两啊!王爷出手真阔气!”正要就地分赃，猛地想起大头目还是两手空空，忙將银票分做了两份，恭恭敬敬地送了过去。

房总管瞇眼道：“我的这份不用了，都给你们吧。”衆嘍囉慌道：“不行啊，大家一人五十两，总管拿个五百两，那也不为过埃”五百两硬要塞来，房总管却也不推辞，便又揣入了怀中。正要说几句场面话，忽见唐王爷张大了嘴，只在骇然瞧著自己。房总管脸上一红，忙道：“王爷久等了，来、来，快请这边来。”

“午门”之后的第二关，便是奉天门大广场，时在黑夜，房总管率先踏入大内，但见广场上黑沈幽静，望之深不可测，唐王爷深怕给御前侍卫撞见，自是提心弔胆，衆隨扈也是亦步亦趋，房总管吃吃笑道：“王爷啊，今晚万岁爷上红螺寺礼佛去了，这大内里就属您最大，您一会儿便算要直闯后宫，那也是悉听尊便埃”

后宫乃是帝王宠妃群居之所，实乃禁中之禁，唐王爷听得如此犯上言语，自是嚇得魂飞魄散：“总管!本王生平从未进宫，难得来此，您……您可别开玩笑，朱郅吃罪不起!”

房总管哈哈大笑，一旁小太监却是满面讶异，道：“王爷，您真是第一回进宫?”唐王爷嘆了口气，道：“那还有假么?景泰年间本王与江充结怨，被迫避居外省，哪有资格入宫面圣?”

唐王爷早年给江充欺凌，极不得志，房总管自也有所耳闻。听他笑道：“王爷别难过啊，您这回虽是首次进宫，一会儿咱家却要带您直捣黄龙，让您不虚此行。”说著勾肩搭背，压低了嗓音，嘻嘻笑道：“这立储案的考题，全都收在养心殿里，一会儿咱们溜了进去，把那考题……嘿嘿……抄上一抄，以后这皇宫便是您家，您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多快意啊!”

眼看房总管仰天狂笑，衆太监也是挤眉弄眼，道：“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说著將手一伸，掌心向上，唐王爷自也急急取出银票，一人赏个一张，算是见者有分了。

却说唐王爷簧夜入宫，所为何来?原来是为儿子偷考卷来著。原来这回挑选东宫太子，为免人情舞弊，皇帝便下令採科举之法，分文武两关比试，以来考较八大世子的文武才略。本想这个法子公正，谁也不偏袒，没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房总管居然私底下卖起了考题，倒真是万万料想不到了。

“总管……”唐王爷仍然有些担忧，低声道：“您这考题……应该是只卖我这一家啊?”房总管喝地一声：“当然了，王爷和本座何等交情，怎可能一题两卖?大小通吃？”说著拍了拍王爷的背心，安抚道：“放心，您这回是独门独家，到时进了考场，您便知道了。”

这年头儿子上战场，阵亡的却是亲爹无疑，看一会儿替儿子偷到考卷以后，还得找个高手帮忙作答，只是几位翰林索价太高，答题功夫又不怎么样，说来倒也是个烦恼。只是麻烦不只一桩，毕竟答案擬好之后，还得要儿子来背，偏生载昊记心不好，到时他若吵著要小抄，不免又是一桩麻烦事。算了……还是易容术管用吧……反正皇上没看过载昊，乾脆自己乔装易容，扮成十岁小孩上场，哪就什么钱都不必花了……

唐王爷一路唉声叹气地走著，想起易容术，便想起九华山，想起九华山，立时想到了那张国字脸，忙道：“总管大人，本王那件『百寿甲』如何了?您交给伍都督了么?”房总管笑道：“放心，东西早就进了伍家大门，包您万无一失。”

听得大都督如此容易行贿，唐王爷倒是愣了：“伍定远不是很清廉么?这么容易就收下了?”房总管笑道：“清廉个屁?清官家里清一清，石头可以蹦黄金。告诉你啊，这伍定远敛钱手法之凶、积聚之广，连本座都自嘆不如啊。”眼看衆太监相视而笑，唐王爷也不敢多听这些祕密了，忙低下头去，快步走了。

閒话之中，耳边却已听到了潺潺流水声，唐王爷凝目一看，只见黑暗中河水奔流，从大广场正中穿过，正是那人工挖凿的“内金水河”，再看河面搭造了五座汉白玉桥，宝杆雕龙，气势甚雄，想来便是那大名鼎鼎的“金水桥”了。

权势之路的第三关，便是这座“金水桥”，无论是黎民百姓、乞丐土匪，只消能通过这座金水桥，从此便能鲤鱼跃龙门，成为国家要人。唐王爷遥望桥面，想起本朝歷代的权臣事蹟，不觉心生感慨，道：“总管大人，伍都督他们早朝謁上时，都得跪在这儿吧?”

房总管笑道：“那还用说么?每逢黎明破晓之际，管你天高官职、三代爵位、也得在这桥边儿乖乖给我跪著，等著听皇上召唤。那时长夜方尽，旭日初升，从三大殿望下来，金水河上波光万顷，加上文武百官的整齐行伍，那才叫不可一世哪!”

唐王爷暗暗頷首，自知帝王权势之大，任凭一个人才智再高，也得听其所用，方纔成就了这整个天下。他细观金水河规模，又道：“看这条河工事浩大，当年开凿之时，必然耗费了百万龙银吧?”房总管嗤地一声，道：“百万两龙银?你当是盖茅厕啊?是亿万两!”

唐王爷心下一惊，想他造过无数精致园林，乃是本朝建筑行家，听得花费如此巨大，自是满面意外，道：“亿万两?不过是挖条大水沟，怎须花上这许多钱?”

房总管呸了一声：“王爷呀，这皇宫大内岂同寻常，哪怕是一块砖、一颗树，怕也得花上五六万两白银。”说著指向桥面，傲然道：“哪，你们瞧那处栏杆……”

王爷与衆隨扈都是头一次进宫，当下一一俯身，直盯著龙头栏杆来瞧，宛如乡巴佬模样。房总管的京腔拉得天高，儼然道：“别以为这几只栏杆平淡无奇啊，本座告诉你们，这栏杆有个机关，逢得下雨时，这些龙头全会喷水出来，从这儿一直到金鑾殿，几千只龙头齐降甘霖，这就叫千龙吐珠，气势非常……”唐王爷愕然道：“等等，你说得是吐珠……金水桥畔龙吐珠?”

房总管哼了一声，道：“不信是吧?赶明儿大雨倾盆时候，这些龙头全会吐水，您到时过来宫里一瞧，那不就明白啦?”正说嘴间，忽听一名太监哈哈笑道：“公公，您忘了朝廷闹乾早啦?”

“去你妈的。”房总管斜过怒眼，登时一耳光扬去，打得那太监大哭起来。正统朝天旱少雨，童叟皆知，岂容谁来触霉头?房总管呸了一声，喝道：“兔崽子们听了，咱们万岁爷上红螺寺祈雨去了，没准这会儿老天便要赏光啦!”说著张掌向天，喝道：“天降甘霖!”

等侯半晌，老天爷固然毫无动静，连衆太监也在低头打盹，想来都把他当成了疯子。房总管自討没趣，只得喝道：“懂了么?反正咱们宫里花费亿万两，样样都是无价之宝，今日可让你们乡下人大开眼界!”唐王爷喃喃地道：“是、是。”他不敢与之爭辯，正待快步离开，忽然“啊”地一声慘叫，身子向前扑倒，摔入衆隨扈的怀抱中。

衆隨扈惊惶不已，赶忙低头来看，惊见桥上躺了块烂石板，正中破洞，凹凸不平，中间还长了两根杂草，不免让人摔上一跤。唐王爷骇然道：“总管大人，这宫里不是花费亿万两么?怎不把这破砖补上?”

“破砖?”房总管一脸茫然：“什么破砖啊?”说著低头察看良久，神色狐疑。唐王爷有些犯火了，想他缴了一辈子税银，没想血汗钱竟是这般用法。一时举脚猛踩烂洞，弄了个石层纷飞，大怒道：“总管!您可是老眼昏花了?这不是破砖是什么?”

房总管低头察看良久，这才“啊”了一声，道：“您说得是这儿啊?这哪里是破砖啊?这是无价之宝啊。”说著弯腰俯身，取了丝绢盖上破洞，在那儿爱怜呵护。唐王爷一脸没好气，冷冷地道：“这块砖为何换不得，总管可否说个道理出来?”

“听清楚了。”房总管咳了咳，跟著仰天长嘆：“这砖头为国为民，一切为百姓。”

听得此砖如此怪诞，唐王爷自是瞠目结舌，衆太监也是面面相颅，都感不可置信。房总管摇头晃脑一阵，又道：“你们以为咱家肚脐眼里放狗屁是吧?听好了，这块砖不是普通人站的，而是三代大都督早朝所立之处。每逢国家有难，他们便要恨恨一脚，不只秦霸先踢过、柳昂天踹过，连伍定远也时常补个两脚，您瞧这四十年踢打下来，这块砖头便如咱们的苦难河山……”说著捧起烂砖，哭道：“破碎了……”

还在哽咽悲泣中，唐王爷等人早已走了，远远听得小太监呐喊：“总管，咱们还等著偷考卷，您到底来不来啊?”房总管赶忙答应了，临行前不忘对著破洞一阵乱踩，把小破洞踹成了大深坑，看这坑洞如此巨大，日后便有瞎子进宫，那也不至於摔下去了。

衆人揭过了事情，便又一路望下走去，不多时，忽然眼前一黑，远处竟有一片黑影拦路而来，望之崇高伟大，好似巨人般俯瞰自己。唐王爷心下大惊，忙道：“那……那是什么东西?”房总管收起了无赖气息，躬身道：“回王爷的话，此地便是奉天门。”

天下第一门，號曰“奉天”。此门坐北朝南、气势无双，乃是皇帝御门听政之处，无论是当年的景泰皇爷、还是现今的正统皇上，举国大政尽在此间决断。唐王爷心头惴惴，低声道：“总管大人，本王可以去门下瞧瞧么?”说著送出银票，满面恳求。眼看王爷买票了，房总管自也不好推辞，只得咳了一声：“御门宝榻，国家重地，王爷速去速回。”

在衆太监的簇拥中，一行人来到御门正前，唐王爷抬头瞻仰，但见此门巍峨崇高，虽在黑夜间，亦能体会那股森严气象，唐王爷不敢说笑了，内心敬畏间，便又朝门下走去，霎时之间，便已见到一座金臺，臺前放置一座香炉，上刻山河之形，再看臺边栏杆五方拱卫，正前天阶共计九步，直达龙榻座前。

九与五……想起这两个数儿，唐王爷如中雷击，自知见到了天子真榻，正要靠近两步，却给房总管一把扯住，皱眉道：“王爷，您想去哪儿啊?”唐王爷咳道：“本王想去上头看看，可以么？”房总管摇了摇头，道：“不行。”唐王爷送出了银票，却给房总管挡住了，道：“王爷，别的可以看，这天子宝座却是看不得，不然一会儿要是出了乱子，那可麻烦了。”

唐王爷讶道：“出乱子?”他左右瞧了瞧，却也没见到巡查守卫，忙道：“四下无人，能出什么乱子?”房总管嘆道：“王爷有所不知，这张宝座有点……有点黏，不论谁上去了，都得给死黏在上头。”

“黏在上头?”唐王爷心下大惊，想起捕兽夹上的死老鼠，骇然道：“怎么?皇上在这儿佈置了机关?”房总管摇头道：“您多心了。这位子是给皇上坐的，谁敢安什么机关?”

唐王爷鬆了口气，道：“既是如此，那瞧瞧又何妨?”正要奔上前去，却又给拦住了，房总管嘆道：“王爷，您执意要看，咱家也不好拦阻。不过您做点质押。”

眼看房总管死要钱，唐王爷却也不怕，隨即掏出大把银票，尽数塞了过去，正要转身而去，房总管却又拉住了他，摇头道：“王爷，这数目不够。”唐王爷嘿了一声，又將手上的指环摘了下来，怒道：“这是老挝特産的极品翡翠，值得十万两白银，够了么?”

房总管淡淡摇头，道：“王爷，您要看的是天子之座，十万两能做什么质押?来，把你们钱庄的钥匙交出来。”唐王爷之所以富可敌国，一半是因为他坐拥钱庄，他嘿了一声，大声道：“总管，你可别欺人太甚了。”

房总管摇头道：“王爷，这是质押，不是抢你的。您一会儿看过金臺宝座，咱家自会把押金还给您。”唐王爷哼了一声，只得把腰间一大串锁匙扯了下来，悻悻然道：“三千五百万两现银，四十箱金条，十二省钱庄通行的飞钱，全都在你手上啦。”眼看金库锁匙在此，衆太监莫不哗然出声，房总管却是不置可否，只管放开了手，示意王爷自便。

“王八蛋?谁希罕你的臭宝座……”唐王爷嘴中咕噥，快步走上了九级天阶，心下暗暗咒骂。

唐王爷並非是隨口白说，他真是这个意思。什么天子宝座，在别人也许要垂涎三尺，可在他眼陧，却如附骨之蛆，不除不快。想他缴了一辈子税银，日日都给这张宝座欺压，景泰朝时皇帝要討伐蛮夷，他第一个急掏腰包，结果全军上污下贪；后来正统皇帝想要惩治罪犯，唐王爷也是欢喜乐捐，结果官差呼呼大睡。有时心里惦掛著银钱去处，便怯怯来问成果，却只得回一声暴吼：“乱党!你想刺探机密么?”

唐王爷益发火大了，什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俸禄全出於他“万税爷”的口袋，偏偏这帮土匪还要自称圣贤，满口的朝廷德政，一脸有恩自己的模样，所以唐王爷老早就立下了大宏愿，他这辈子虽与帝王宝座无缘，可他迟早要来到天子榻前，狠狠吐上一口脓痰，方解心头之恨。

拿著三千万两作质押，总算可以出上一口鸟气。唐王爷恨恨行上九层天阶，一路上倒也没踩中什么机关，只是臺阶纯金所製，镶满了宝石玛瑙，走起来颇为绊脚。难怪歷朝皇帝总是性命不长，整天走在黄金之上，难保不摔死几个。

唐王爷冷冷一笑：心里现出了几分快意，好容易穿过了臺阶，行上了宝座，但见座后有座翡翠屏风，望之晶莹翠绿，纹路竟是天然的一尾神龙，再看五边扶手盘龙雕凤，做工细美，也是一件无价之宝。

眼见宝物在前，唐王爷忽然嘿嘿一笑，霎时仰天啊了一声，运起了一口脓痰。衆太监远远看著，猛见唐王爷鼓起腮梆子，这口痰竟是又浓又多，莫不大吃一惊，正要上前拦阻，房总管却只微笑摇手，示意无碍。

一片寂静间，唐王爷张开了嘴，嘿嘿冷笑间，正要朝宝座吐痰，忽然间他眼前一亮，好似看到了什么东西。这口痰居然吐不出来了。衆太监愣道：“这……这又是干什么了?”房总管微微一笑，道：“瞧瞧他在瞧哪儿?”衆太监凝目来观，只见唐王爷站在金臺上，呆呆望向南方，好似痴傻了。衆人茫然道：“他……他见鬼了么?”

房总管摇头道：“笑话了。奉天门下，便是九天神佛也不敢隨意降临，岂有阴魂敢近?”他遥望御门之外，嘆道：“告诉你们吧，他已经跨到了龙背上。”

北京城號称“八臂哪吒城”，驾驭了一条怒龙，监管天下。这话在外人来听仅是传说，可房总管每日陪著皇帝早朝，却深知此言非虚。

天子宝座不是寻常地方，它位於京城的中轴线，当一个人来到了天子宝座上，一旦端正居中，目光向南，霎时身子便会那条轴线对齐，当此一刻，奉天门、午门、五凤楼、承天门，乃至於各衙门、各法司，全京师的景物都要给这条线切作整整齐齐的两半，那威严之重、气魄之大，便如跨坐到神龙脊上，足以掌握天下。

奉天承运，皇帝詔曰，这权势之路的最后一关，便是“奉天门”，在这座金臺前，景泰朝的江充、刘敬、柳昂天……乃至於更久远的秦霸先，近年的伍定远，他们全都向这张宝座下跪膜拜，他们並非是皇帝的奴才，而是为了效忠帝座背后的四个字，曰：“天下国家”。

天下国家，南面为王，只消有人聚集的地方，无可避免的会跑出一张宝座，它是圣君的高坛、也是暴君的屠场，它固然会残害苍生，却也可以开万世之太平，端看坐上去的是什么人。唐王爷若想褻瀆它，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可要让帝座重拾威严，郡却是谈何容易啊?

时在深夜，满天星辰匯聚，拱卫帝座尊严。唐王爷却慌了，他呆呆地含著那口痰，却不知该当如何，因为他已经骑到龙背上了，他痴痴看著那张宝座，想起一辈子给它勒索银钱，真想吐上一口痰，將它彻底毁去，可转念想起它背后的隱意，却又不忍心这般做。

怎么办?怎么办？万籟俱寂之中，唐王爷呆呆看著宝榻，忽然间，他心口一热，瞳孔放大、呼吸加促，眼里也看到了第三条路。

对啊，怎么忘了那两个字呢?改革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消能改进，便得焕然新，只消能改革，举国上下新，唯有让天子从宝座走下来，与民同在，与时俱进，这张宝座才能焕然一新，那才是真正的“奉天”啊。

这张宝座不能毁去，它还有用处，因为还有人可以改造它啊。

“万岁!万岁!万万岁!”骤然间，唐王爷喉头发出大吼，他抖开了黄袍下襬，遥望南面，便朝宝座即位。

眼看唐王爷坐上了宝座，好似黄袍加身，在那儿奉天承运起来，衆太监不由吃了一惊，颤声道：“总管，完了……王爷也黏上去了，这……这可怎么办啊?”

无论是谁来到了宝座上，全都要给死黏住屁股，成了个失心呆。房总管却已有备，自是不怕．逕道：“别慌，他还有质押在我这儿，不怕叫不醒他。”说著用力拍了拍手，朗声道：“王爷，快起来吧，咱们该去办正事了。”

“大胆。”两道目光微斜，唐王爷沈下脸去，森然道：“你想阻挠改革么?”衆太监面面相覷，房总管也是一头雾水：“改……革?王……王爷要改革什么?”

“嗤……”唐王爷仰起头来，龙鼻喷龙声、傲容道：“朝廷积弊已深，朕要改革一切。谁敢阻挠，谁就得死。”衆太监听得毛骨悚然，房总管便摇了摇手上锁匙，朗声道：“王爷，别开玩笑了，您的钱都在这儿，您若还想拿回去，那就下来吧。”

“去。”唐王爷闭上双眼，淡然道：“为求改革，朕愿意牺牲性命，何况一点小钱?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别想让我起来。”

眼看王爷如同老僧如定，黏得十分牢固，衆太监慌了起来：“总管，现下该怎么办?可要去找丽妃过来?”房总管苦恼万分：“没用的，他的症状很怪，比之徐王爷、丰王爷都不同，我看丽妃便算脱光了，他也不会看上一眼。”

年初一正统皇帝去天坛祭祖，徐王爷、丰王爷便也趁机来皇城游览，当时他俩也与唐王爷一般，都曾死黏在宝座上，满口后宫淫乐，怎也劝不起来。天幸皇城美女丽妃刚巧经过，靠著绝世姿容、嗲声嗲语，这才把两位王爷引诱下来。只是看唐王爷满口改革，症状之怪，前所未见，却不知该如何让他超身了。

眼见唐王爷闭目儼然，想来要在上头安居乐业，衆太监满心惶恐，低声道：“总管，现下该怎么办?可要上去用强么?”房总管摇手道：“别胡来，他现下神智不清，咱们若是强拉著他，也定会以为政变来了，非性命相拼不可。”

越是自命不凡的人，屁股往往也越黏，房总管心念微转，自知不能用强，便装做恭顺的模样，上前道：“王爷有心改革，造福万民，咱家是一万个佩服，只是王爷啊，改革人人都想，不单王爷一人，您改革了这许久，是不是该下来歇一歇，换别人上去了啊……”衆太监忙道：“是啊，王爷，咱们也等著上去改革哪。”

房总管顺著话头来说，自是要深入唐王的内心，慢慢將他诱骗下来，果然唐王爷身子微微一动，喃喃地道：“对啊，朕好像坐太久了……”衆太监大喜过望，正要上前相迎，忽然唐王爷“啊”了一声，屁殴一重，便又安坐回去，再次闭目养神起来。

房总管讶道：“怎么了?王爷闪到腰了么?”正要上前察看，却听唐王爷嘆道：“你走开，不许靠近。”衆太监上前两步，讶道：“为什么啊?”唐王爷戟指暴怒：“滚开!你们这帮假改革，竟想逼定股这个真改革，以为朕不知道么?全都滚!”衆太监瞠目结舌，想不到这改革还有真

假之分，眼看唐王爷盘据不走，想来是要死在宝座上头了。房总管苦笑不已，只得道：“王爷，算了吧，管你真改假改，你也只有百年好活，快下来吧。你改不完的。”衆太监也道：“是啊，王爷，人孰无死，天下积弊又深，您还是早点下来休息吧。”

“对啊…人孰无死啊……”这话又打动唐王爷了，只见他呆呆看著天际，颤声道：“朕虽然英明神武、一心改革，可也只有百年好活啊，这……这朕驾崩之后，天下百姓该怎么办呢?”说著掩面而泣，不胜悲戚，房总管自知得计，忙来柔声相劝：“王爷，别哭了，人力有时而穷，千万别逞强了，快下来吧……”正要再劝，却见唐王爷双眼一亮，喜道：“等等，朕虽然会死，可改革却可以永不中断了。”房总管愕然道：“为什么?”唐王爷笑道：“朕还有个儿子啊。”

“他妈的……”衆太监惊骇万分，看这唐王爷自己献身改革还不够，居然连儿子也要插一脚，看他们父死子继、兄终弟即，真不知要伊於胡底了。

房总管一脸气恼，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心下一醒，想到了秦始皇的故事，忙提声大喊：“来人啊!快取长生不老药来，一会儿给王爷服用!”听得“长生不老”四字，唐王爷登时欢呼起身，直从宝座飞奔下来，大喜道：“太好了，朕可以永远改革了。”

砰地一声，王爷摔倒在地，跌了个狗吃屎，衆太监心存忿恨，一时拳打脚踢，喝道：“改你妈的头，揍死你。”正待痛快泄恨，门外脚步杂沓，衆隨扈全数奔了进来，喝道：“你们干什么?”衆隨扈抢上前来，將王爷扶起，唐王爷见自己衣装不整，躺於地下，不觉惊道：“咦?我……我怎会躺在这儿?”衆太监大怒道：“还装傻?你黏在宝座上了，难道忘了么?”

唐王爷脸上一红，眼见房总管还拿著自己的锁匙，忙一把抢了回来，歉然道：“对不住、对不住，本王一时糊涂，还请公公见谅了。”房总管却是见怪不怪，嘆道：“算了，天下最黏屁股的，便是这张宝椅。若非如此黏性，怎地这几千年来坐上去的人，全都下不来啦?”

衆人恍然大悟，方知天子宝座非比寻常，凡人一旦坐了上去，非但一辈子起不了身，怕还要父传子、子傅孙，千秋万代全黏了上去。唐王爷心下嘆息，他瞧著天子宝座，忽地想起自己的改革大业，不由

嘆道：“英雄好汉、骚人墨客，莫不是匹夫……唉……天下俊杰虽多，可真要坐上了宝座，又有几个会甘心情愿下臺呢?”

自古帝王黄袍加身，莫不靠著凶杀拐骗，好容易拼掉了半条老命，爬到了龙背上，岂肯轻易下来?也难怪歷代帝王交出大权，若非一命呜呼，便是给逼宫斗垮，要想找一个甘心捨弃帝位的，那是绝无仅有了。房总管笑道：“行了，行了，这世上要真有个自愿下台的，若非疯子，便是傻子，那他又怎么爬得上皇帝位啊?”衆太监也笑道：“是啊，要真有这般怪胎，那可是圣人了，咱们又何必让他下台呢?”

哈哈笑声中，全场走得一乾二净，四下一片寂静，但见奉天门上雕樑画栋，彩绘了两名老者，左是“尧”，右是“舜”，可怜这两个老头儿站在上头几百年，脚下人来人往，却没人多看他俩一眼，至於他俩干过什么事，那更是没人知晓了。

离开了奉天门，迎面而来又是一座巍峨大殿，石阶雕龙，其下环绕三级金臺，却是三大殿之首的“奉天殿”，此殿建筑宏伟，昭显威仪，便是俗称的“金鑾殿”，房总管驻足下来，问道：“王爷，您想进殿看看么?”

经得先前一扰，谁也没了兴致，眼看唐王爷频频摇头，房总管道：“是了，咱们还是去偷考卷吧，别再惹事了。”说著领了衆人，便朝养心殿而去。

养心殿位在乾清门西侧，邻近皇帝寝宫，目下已是八世子的御试闈场，若非房总管监守自盗，怕也不容易闯入。衆人绕过金鑾殿，朝西行走，忽然经过一座大殿，但见此殿冷冷清清，黑暗中显得极为阴森，唐王爷停下脚来，问道：“总管，这是什么地方?何以如此阴森伯人?”房总管嘆道：“这就是仁智殿，咱们皇上驾崩以后，便要在此停灵。”

面前阴虱惨惨，看这仁智殿俗称“白虎殿”，乃是皇帝梓宫停放之所，此时正统皇帝政躬康泰，殿中自是空无一物，门前亦无守卫走动。唐王爷凝目瞧著，忽道：“总管，本王可否进去瞧瞧？”

衆太监微微一愣，看此地空旷寂寥，一无古玩、二无珍宝，不知何以值得游览?房总管眉头一皱：“王爷，这儿真没什么好瞧的，您要观光游览，不如回去奉天殿吧?”正待要说，忽然手上一紧，却又多了叠厚厚的银票。听得唐王爷道：“总管，本王就是想瞧这儿，可以么?”

“行……”房总管打了个哈欠，道：“咱们捨命陪君子，这便陪您逛鬼屋吧。”一行人拾阶而上，来到了殿里，果然四下空荡荡的，真不知该瞧些什么，房总管嘆道：“王爷啊，想看什么，儘管看吧。可别说咱家拦著你啊。”

衆太监嗤嗤而笑，都知道总管说起了笑话。谁知唐王爷还认真了，居然走到了墙边，自在那儿叩叩敲打，不知在做些什么。房总管走了过来，笑道：“王爷啊，仁智殿没有人，只有鬼，您再敲將下去，可别引得鬼开门啦。”他哈哈笑著，谁知面前墙壁倏地一响，居然整面升了上去。

“我的妈啊!”鬼门真个开启了，房总管魂飞天外，衆太监也是骇然出声，一个个滚跌在地。

面前多出了一条阴暗密道，黑森森的不知通往何处。衆人瞠目结舌，唐王爷却是微微一笑，道：“看来传言是真的。”房总管嚅嚅道：“什……什么传言啊?”唐王爷笑道：“公公健忘了。当年东厂上下歷经一场死劫、却是为了什么事?”

房总管牙关颤抖，寒声道：“难不成这条密道便是……便是当年…当年……”唐王爷微笑道：“忘了老东家的名字了么?来，告诉你吧，这条密道便是当年你的老东家、东厂总管刘敬下手政变之地。”说著將手一挥，喝道：“弟兄们，除去乔装。”

唐王爷一声令下，八名隨扈立时脱衣除帽，露出了本来装束。只见这批人形貌各异，或肤色墨黑、或鼻樑高耸，竟都是些异域人士，绝非寻常王府侍卫。

武林高手来了，这批高手不是中原人士，他们的衣服下还藏著兵器，有刀有剑，俱都身怀绝艺。房总管满头冷汗，他瞧了瞧刘敬的密道，又瞧了瞧大批高手，颤声道：“王爷，你……你不是来偷考卷的么?这……这又是做什么?”

“偷考卷?”唐王爷眯起了老眼，衆隨扈则是哈哈大笑，眼看衆太监一脸骇然，唐王爷收起了笑意，庄容道：“房公公，什么御前笔试、立储大会，本王从没放在心上。我今日进宫而来，便是为了进去这条密道。”说著將手一挥，道：“来人，预备进洞。”

刷刷刷，衆隨扈將兵器拔出，各自站到了王爷身边，隨时准备閤进密道。唐王爷撇眼望后，微笑道：“房总管，别愣在那儿，一起来

啊。”

十多年前朝廷爆发一场大难，株连祸结，一切起因便是刘敬下手政变，那时房总管还只是个司膳太监，眼看前辈们一个个受尽酷刑而死，自是嚇得魂飞天外，嗣后他逃过死劫，从此东厂无老人猴子称霸王，靠著好人材全都死光了，他也年年升等，一路攀爬，好容易接下了刘敬的位子，谁知这条密道居然再次现世，莫非是要把自己捲进去不成?

眼见唐王爷含笑望著自己，八成是要自己拼老命了，房总管全身发软，一边擦著泪眼，一边哭求道：“王爷，老房年纪大、武功低，帮不上忙的。”唐王爷微笑道：“公公可别拒人於千里之外，本王一向是把您当心腹的。”

政变之道，便得赌上身家性命，眼看刘敬的下场就在眼前，房总管已然跪倒在地，掩面哭道：“不要……我再过两年就可以告老还乡了，王爷，你饶过我啊!”其余太监见老板哭了，更是哭声震天，已是磕头如捣蒜，唐王爷嘆了口气，道：“总管，做大事岂能惜身?你可别让我失望了。”他走上两步，正要伸手相扶，猛见房总管翻身跳起，喝道：“中!”

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房总管话声才出，右手拂尘立时抛向衆护卫，旋即左手暴长，便朝唐王脉门扣来。口中更已大声喊叫：“来人!速去通报伍爵爷!便说唐王朱郅有意谋反!”

房总管毕竟是当今东厂头號人物，见机极快，一见局面不利，立时先发制人，唐王爷毫无武功，眼看便要给人擒下，却在此时，一名隨扈横掌而来，已然与房总管指掌相交。

房总管微微冷笑，想他身居东厂总管，武功虽不能与伍定远相比，却也算是当今厂卫数一数二的好手。尤其这套“鷹爪擒拿手”练得出神入化，敌人一旦与他擒拿对决，那便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断无胜算可言。

双方各以手掌相持，房总管仗著“鷹爪手”厉害，转眼便已扣住那护卫的手腕，跟著右掌扭转，左掌搭肩，已將对方的身子按了下去。正要分筋错骨、扭脱对方的手腕，猛然手指一鬆，那隨扈竟尔弯下腰去，身子兜兜一转，居然绕到自己的背后。

房总管大为骇然，要知关节受制极为疼痛，一旦给人绞锁压制，那便再也挣脱不了，岂料此人不痛不痒，轻而易举便已脱离掌握?房总管大为惊慌，正要反身御敌，忽觉关节一痛，跟著肩头一股大力传来，逼得他双膝跪地，竟给对方牢牢制住了。

双方指力对决，房总管三招之内落败，他又疼又慌，颤声道："这……这是什么武功?"唐王爷微微一笑，解释道："这是软骨功。我这隨扈是天竺人士，精擅瑜珈软骨之技，称霸天竺十余载。总管要与他玩擒拿，那是再对盘不过了。"房总管痛得额头冷汗直流，霎时不顾一切，对著徒子徒孙呐喊："还愣著干什么?快逃!快去找伍定远!"耳听上司暴吼怒骂，衆太监这才醒觉过来，霎时蜂拥奔逃，哭喊道："伍爵爷，快来救命啊!"

正统朝第一高手，便是伍定远，他手掌重兵，对正统皇帝又极忠诚，京城里若有人造反叛乱，第一个对手便是他，看这天竺高手武功再强，在"一代真龙"眼里，却又值得几文钱?

惊惶哭喊中，衆太监已要奔出殿去了，唐王爷却不惊慌，淡然道："瑞佐。"啪啪两声亮响，地下乡了双木屐，衆太监咦了一声，还不及绕路，眼前却又多了双赤脚，看那脚拇趾黑巴巴的，与其余四趾分得极开，形样诡怪，不知是哪个地方的人物。

"倭寇?"房总管率先认出人来了，衆太监急忙去看，果见殿中多了个矮子，看此人身材不满五尺，宛如武大郎般尺寸，一张脸偏又威严森然，好似武松般长相。当真是武家兄弟合体，不搭调之至。衆太监虽说身在险地，却还是觉得好笑。

"瑞佐……"唐王爷淡淡地道："拔剑。"一柄兵器缓缓提起，衆太监凝目来观，只见那兵器色呈火红，刀不似刀、剑不似剑，长约四尺，略显弯曲，当真是前所未见，再看那人斜目沈肩，架式十分稳健。房总管见小嘍囉们满心害怕，煞是气急败坏："怕什么!你们没练过武么?快亮傢伙啊!"

衆太监啊了一声，这才想起自己也是有武功的，霎时便也亮出了隨身兵器，有铁牌、有铁笛、有铁扇，甚且有玉簪玉梳，全都是宫廷日用之物，想来衆太监平日里不便公然带刀，便练就了这些奇门兵器，料来其中必有机关妙用。

奇门兵器对决东瀛倭刀，双方人马对峙僵持，唐王爷有八名隨扈，东厂则有十二名太监，唐王爷颇为大方，道也没有要胁人质，只走到房总管身边，微笑道：“公公，咱们刚好来练练兵，看是妳的人马强，还是我的手下行?”

眼见东厂的徒子徒孙浑身发抖，还没打便畏畏缩缩，房总管恼羞成怒，猛地抓起了桌上玉瓶，狠狠朝那东瀛武士扔了过去，口中尖叫道：“兔崽子!並肩子衝啊!”上司激励喊话，衆太监同刻递出了兵器，那“瑞佐”也將木屐重重一踏，踩得殿上一片亮响。

玉瓶来势好快，第一个飞了过去，跟在玉瓶后头的，则是十二柄奇门兵器，猛听刷地一声，刀光闪过，衆人眼里看得明白，只见那玉瓶半空裂开，成了上下两载，切处极为光滑，尤其骇人听闻的，瓶里的水也给切成了两半，切面极为平整。

哗啦一声，水溼溅地，殿上多了两处水洼，转看那东瀛武士，却已还刀入鞘，自向王爷欠身。唐王爷微笑道：“房总管，胜负已分，你有何话说?”房总管大怒道：“谁输了，我的手下可都还活著!”话声甫落，却听噹地一响，地下摔落了半截铁尺、跟著一截拂尘坠落下地，转瞬间，铁牌、铁尺、缎带软索，全都断做了两载。

满场太监都呆了，他们瞧著手上的半截兵器，正骇异间，忽听“剥”地一响，声如裂帛，衆太监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棉袄裂开，露出了内衫，正待伸手去掩，又听“嗤”地再响，内衫绽出了一道裂缝，露出了赤裸胸膛。

胸膛之下，已是鲜血内臟，倘要再破，那就要……无声无息间，衆太监呆呆看著自己的胸口，只见皮肤慢慢裂出了一道口子，渗出了深红鲜血……

“赫!”衆人大惊之下，急忙捣住胸口，就怕开膛剖腹了。唐王爷哈哈笑道：“放心，我这『瑞佐』下手很有分寸。他此番隨倭国贡使来京贺岁，便给本王借来用了。大伙儿品鑑品鑑，瞧瞧本王的三万两银子值是不值?”

“值得!值得!”房总管自知性命垂危，忙来哈哈大笑：“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衆太监也是见风转舵之辈，好容易死里逃生，忙学了上司的模样，只管欢笑磕头。唐王爷笑道：“献丑了、献丑了，来，总管大

人，咱们閒话少说……”自朝密道入口一指，微笑道：“来，咱们一起勇闯鬼门关，见识一下阴曹地府吧。”

“不要、不要!不要啊!”房总管魂飞天外，已是双手急摇。

看这政变实乃孤注一掷，一旦出手，等同赌上了九族性命，衆太监一听自己要下地狱，顿时哭声震天，唐王爷嘆了口气，道：“房总管，咱们打都打过了，你可赏个脸吧。”说话间八名隧扈围拢过来，已將房总管团团包围，只见天竺修士静默在前，东瀛剑客虎视於后，一旁还有六名异域人士，个个神光炯炯，均非寻常人物。

房总管冷汗直流，看自己年岁已长，过不两年便可告老还乡，实在犯不著玩这一把，可唐王爷一旦恃强用逼，难保自己不会血溅五步。他自知一个对答不慎，便有性命之忧，只得苦笑道：“王爷，且容咱家多问一句，这立储案未到最后关头．不知花落谁家。您……您好端端的正路不走，何必走这招险棋呢?”

这话確实问到了要紧处，看方今八大世子之中，向以“徽唐徐丰鲁”五王最受瞩目，五王中又以唐王世于载昊、徽王世子载允两人势力最大，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如今正统皇帝圣旨末裁，载昊既还有希望中选，唐王为何要忽然发难?衆太监一听此言，登时哭嚷呐喊：“对啊!王爷!您要走正途啊!咱们还可以偷考卷、撒贿赂、送美女，您为何要走这邪路呢?”

“总管大人……别要自欺欺人了。”唐王爷嘆了口气，朝房总管斜了一眼，淡然道：“您也应该晓得的，载昊早就没希望了。”

房总管忽闻此言，不禁咦了一声，道：“王爷您……您何出此气馁之言?您是觉得咱家出卖你了么?”唐王爷摇头道：“总管别误会，本王对你只有感激，並无分毫不满。”房总管嘿地一声，索性把话说开了，大声道：“既是如此，王爷何故出此下策?我给你四处奔走，受尽了人家的冷眼，你却在这儿作怪?王爷!您真那么怕『临徽德庆』?”

方今朝廷势力最大者，便是“临徽德庆”四王，这四位郡王手握百万雄军，势力之强、洞见观瞻。想来唐王意图不轨，便是给他们逼出来的。一听此言，衆太监立时义愤填膺，大吼道：“王爷别怕他们啊，咱们一会儿上他家纵火，烧死他一家老小，给您出口气啊!”

唐王爷笑了一笑，道：“多谢诸位的好意了，不过本王此番作为，与四王无关。”房总管讶道：“你……你真不怕他们?”唐王爷淡然

道：“『临徽德庆』势力极大，却非牢不可破。毕竟他们有四个人，便有缝隙可钻。待我送点银子过去，这破洞可就更大了。”

房总管暗暗頷首，看唐王爷以离间之策应付四王，可说深明诀窍。可说也奇怪，唐王爷既有应付徽王的妙计，这立储案自该水到渠成，可他又为何要行走偏锋?莫非朝廷里另有什么势力集结?

一片疑惑中，听得一名太监大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王爷怕谁了!”唐王爷微微一笑，道：“我怕谁啊?”那太监呐喊道：“王爷是怕鲁王允跖，他比您还有钱!”

方今朝廷郡王中，也有一位大富豪，那便是世居东昌府的鲁王允跖。此人靠著父祖泽荫，家中藏了大笔金银，未必不比唐王的财力。耳听衆太监胡喊乱嚷，唐王爷却忍不住哈哈大笑：“几位公公啊，鲁王买櫝还珠，貽笑天下，他的钱是死钱，岂同本王的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你们若拿这个守财奴与本王相比，可难免让天下人耻笑了。”

房总管反覆猜想，越发纳闷，看这唐王谁也不怕，可他为何要与皇上犯衝?莫非后宫里有人敌视他?想著想，霎时灵光闪动，双手一拍，喊道：“王爷，我知道了!是不是琼武川要对付你!”引王爷皱眉道：“琼武川?”房总管忙道：“是啊，他这回立储案里支持川王爷，早已把您视为眼中钉，王爷，是不是他把你逼成这模样的?”

听得此言，唐王爷却是哈哈一笑：“总管误会了。我与琼武川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阿要害我?便算如此，谅他行將就木的老人，又能拿本王奈何?”房总管乾笑道：“王爷，您别逞强啊，人家可是当今国丈，您便算不怕他，总该怕他的女儿吧?”

紫云轩，朝廷第一外戚势力，头號人物便是琼武川。此人势力满佈朝野，女儿更是当今皇后，若要与唐王爷唱反调，自是大敌一个。听得此言，唐王爷却是捋鬚而笑：“公公这话就没见识了，琼武川若真有雄才大略，景泰朝时早已挤身权臣之林，何须等江刘柳全死光了，方来正统朝里逞勇斗狠?”说著摇头耻笑：“此人倚仗女儿裙带，非英雄也。纵能得意於一时，亦不得久。”

房总管连猜数人，无一得中，还想磨耗时光，却见那东瀛武士“瑞佐”提著凶刀，慢慢朝自己走来，房总管浑身发抖，颤声道：“王爷……到底这朝廷里是谁要对付您啊……您……您快请说吧，老房给您拿主意……”

唐王爷嘆道：“公公别老是装傻，本王在朝廷里真正大敌，便是……”他把手一提，背后东瀛武士登时喝地一声，拔刀出鞘，直朝房总管砍去。

“王爷!”天外飞来横祸，房总管自是惨叫道：“咱家可没碍到你啊!”

惨叫过后，房总管只觉肩头一凉，他呆呆跌坐在地，只见唐王爷似笑非笑地蹲了下来，他瞅著房总管的右臂，道：“总管大人，懂了么?我的敌人是谁?”房总管呆呆看著唐王爷，眼见他在在察看自己的右臂，霎时之间，什么都懂了。

世上帮会门派虽多，可以烙印为记的一群人，却只有那四个字。房总管乾笑道：“王爷……您……您怕的是镇国铁卫?”

“镇国铁卫”四字一出，四下一片寂寥，全场太监噤若寒蝉，只闻殿外颼颼风响，吹得窗格子震动，彷彿有人在旁窥看一般。唐王爷嘆了口气，眼见房总管的右臂清白，不见记號，便替他掩上了肌肤，嘆道：“你说对了。镇国铁卫一日不除，别说我儿子载昊能否当上皇帝，便连咱们家的这个大好江山，也要给这群贼子顺势叼走。”房总管脸色惨白，一时低下头去，竟是久久吭不出声。

若说朝廷是只大棋盘，正统皇帝是城池里的“大將”，伍定远是手握兵权的“相”，六部尚书、五寺寺卿则是“车马炮”，至於这个镇国铁卫，他们不是兵，也不是卒，他们就是那只大棋盘。

“镇国铁卫”行事隱讳，却总是无所不在，如影隨形。是以朝廷里上至帝王，下至知县，每个人身边都跟著一个黑影，他们爭权夺利，相互激战，却不知道自己並未离开那只大棋盘，也走不脱“影子”为主人设下的局。

这是生死之战，载昊若成了皇帝，第一个扫除的便该是“镇国铁卫”。否则他只能做个木偶隗儡。同样的，“镇国铁卫”也不会手下容情，他们定会提前发难。如此看来，唐王爷深谋远虑，他已经看到立储案之后的局势，也难怪他要行此险棋了。

眼见房总管面色如土，迟迟吭不出声来，唐王爷不由笑了笑：“总管，不如您来告诉我吧，现下咱们该怎么办?难不成也要去找大掌柜磕头，请他给咱们烧个烙印，把屁股烫红?”房总管乾笑道：“那……那也是个办法。”唐王爷冷冷地道：“别开这等玩笑。本王当年没有顺服江充，如今也不会顺服客栈。你点条明路吧，本王该怎么办?”

房总管面色苍白，他瞧了瞧王爷手下的武士，又朝刘敬遗下的密道瞧了一眼，忽地仰天长嘆，就地坐下，道：“王爷，算了吧……其实载昊这个皇帝当是不当，没那么要紧。倒是您该替自己留条退路，别赔上性命了。”

“混蛋。”唐王爷附耳过去，森然道：“你老房是个局外人，隨时可以抽腿逃命，可我和载昊呢?你想这一局要是玩输了，咱们父子还会有命在么?”

赌局既已下了，断无反悔余地，若想永远抽身离开，唯待嚥气死亡之日。房总管这几年来替唐王奔走，自也知晓他的决心。他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得嘆道：“也罢，那你杀了我吧。姓房的死便死了，绝不连累老家人。”

这是必死的局，房总管绝对不玩，果然便决心一死了。听得此言，衆太监内心悲戚，自知政变要死，不政变也要死，一个个都哭了起来。唐王爷听他说得壮烈，不由笑了笑，道：“别哭、别哭，你们怎都不问一问，我是怎么知道这条密道的?”

这话倒是提醒房总管了。当年知晓此间机密的，说来不过江刘柳几人而已，待得东厂覆灭、正统復辟，朝廷里死伤惨重，这条密道的祕辛便给人遗忘了，看唐王爷轻而易举地找了出来，其中定是有什么缘故。

“总管……”唐王爷要解说机密了，他搂著房总管的肩头，附耳道：“老实告诉你，本王拿到了……”说著瞇眼而笑，比指向天，道：“天牌。”

“天牌?”房总管满心愕然，不知此言何意，正疑惑间，手上却多了一样物事，他低头急看，霎时大声惊呼，一旁太监们也急急围拢过来，颤声道：“好漂亮……”

確实漂亮，房总管手上拿的是一颗红宝石，其状如卵，色泽之深，更是宛如鲜血，拿在手上，竟染得衣衫面孔皆成殷红，足见此物色光之纯。房总管揉了揉眼。他虽说久居宫中、见惯了奇珍异宝，却也没见过这般巨大的红宝，他情知有异，喃喃便问：“王爷……这东西如此珍异，不会是买来的吧?”唐王爷微笑道：“当然下是，这是一个女人交给我的。”

房总管以为他在戏弄自己，不由苦笑道：“女人?听来怪有钱的，该不会是什么天女吧。”这话本在打趣，谁知唐王爷却把眼睛凝视著自己，頷首微笑，房总管乾笑道：“真是天女?”

唐王爷笑了笑，道：“这颗宝石有个名字，叫做『帖木儿红宝』。剩下的话，我应该不必说了吧。”房总管呆呆看著，霎时一拍大腿，惊叫道：“真是天女!”正要大声呼喊，却见唐王爷竖指唇边，嘴角含笑，房总管又惊又喜，道：“王爷，你……你真见到她了?”

唐王爷嘿嘿一笑，道：“这就天机不可泄漏了。来吧，总管，本王已有天命护身，自足与镇国铁卫周旋。您若也想玩这一局，那便跟著来吧。”说著拍了拍手，率先走入了密道。

房总管凝视著面前的黑洞，心下却隱隱生出希望，虽不知“天女”是否便是传闻中的那个女人，可一旦她真已来到中原，局势当有所改观。他一咬牙，想起富贵险中求的道理，当即衝上前去，嚷道：“王爷！让咱家助你一臂之力!”

房总管衝进密道，徒子徒孙面面相覷，不由大声哭了起来：“不要啊!我们不要死啊!”东厂群监悲从中来，奈何老板已然下海了，徒子徒孙便算不从，也没人理会了，果然衆隨扈又踢又打，更將他们一个个踹进了密道。

喀地一声轻响，密道闔起，眼前漆黑无光，四下满佈尘灰，衆太监禁不起嚇，一时莫不如耗子乱窜，又哭又叫，房总管喝道：“乖乖站好，别坠了东厂的威风。”衆太监哭哭啼啼，勉强抱做一团，房总管哼了一声，正要取出火石打上，唐王爷却拦住了：“且慢用火。这密道太久没开，怕有沼气。”

房总管答应了，可面前黑暗无光，若无火光相助，却要如何辨识道路?正烦恼间，却见唐王爷伸手入怀，瞬息之间，黑暗里亮起了一片萤光，照亮了整座甬道。

夜玥珠来了，只见唐王爷掌中多了一颗宝珠，荧荧生辉，光柔如满月，正是名列稀世奇珍的“出海明珠”，此物藏於深海，夜照寒洋，可说百年难得一见的宝物，唐王爷却拿来当油灯用，足见比人富甲天下，果是名不虚传。

面前的唐王爷真有钱，他的红宝石有鸡蛋大小，他的夜明珠比火把更亮，衆太监遇得如此明主，顿时簇拥了过来，垂泪道：“王爷，咱

们適才一时糊涂，没了忠心，请您别见怪。”唐王爷哈哈大笑：“诸君何出此言?列位今日既有追隨之意，来日自当与本王共享富贵。”衆太监听得富贵二字，霎时鼻中喷气，目中发光，悲戚容情一扫而空，全都等著望黑里衝了。

唐王爷笑了笑，便將夜明珠交给了天竺高手，命其当前领路。衆人沿途向前，一连走过数百尺，但觉密道晦气恶臭，真不知积了多少泥尘，房总管掩著鼻子，憋声道：“这刘敬也真了得，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挖了这个大洞。”唐王爷笑道：“总管此言差矣，刘总管虽说神出鬼没，能人所不能，可您自己瞧瞧，这密道像是偷偷挖出来的么?”

房总管心下一凛，看这条密道深入皇城地区，若想开凿施工，必然惊动后宫嬪妃。纵是神机妙算如刘总管，怕也办不到。他转了转念头，沈吟道：“如此说来，这莫非是江充所为?”唐王爷笑道：“此言差矣。江充是景泰皇帝的忠狗，他干啥在主子臀下开大洞?”

房总管情知如此，偏又猜想不出，只得道：“这……这莫非是皇帝自己挖的么?”唐王爷嘆了口气，道：“答对了。不过这条密道不是景泰朝开挖的……”他伸手轻抚石壁，嘆道：“这是隆庆帝凿出来的。”

“隆庆帝?”衆太监大吃一惊，看这隆庆皇帝不是别人，而是武英、景泰之父，天下第一正统之君，想他乾纲独裁，根基稳固，却不知为何乱挖自家墙角，莫非想自己闹政变不成?

满场寂静中，没人看得懂道理，房总管老谋深算，登时醒悟道：“我晓得了，这是狗洞!”

古来帝王别的本领没有，开溜功夫最是一等一，一到国破家亡之时，莫不打开大门、急衝而出，还怕少带了金银细软。耳听衆太监频频称是，唐王爷却是勃然大怒：“大胆!国在天子在，国亡天子亡!我朝帝王吃百姓的粮，徵百姓的税，一旦到了不能保护百姓的时候，便该下手自裁，以示负责!岂会预留密道逃生?”

王爷义正词严，衆太监却是眉来眼去。毕竟千古以来，多少先例，前有唐玄宗抱头鼠窜、后有宋徽宗高呼救命，个个都是整破江山之后，抱头鼠窜而去，又有谁肯负责了?至於那些跳海自杀的，多半都是倒楣小孩替死鬼。要说真有一位皇帝与天下共存亡，以堂堂一国天子的身分自杀、以示负责，那还真是千古奇谭了。

房总管乾咳几声，自知事涉王家顏面，不好隨意讥嘲，便道：“王爷教训得是。只不过这密道是作何之用?莫非是……”他不知如何措词，只得胡乱道：“是供隆庆皇帝捉迷藏的?”

衆太监细声偷笑，唐王爷也不好再骂了，他嘆了口气，道：“老实说吧，本王今夜之所以进宫，纯是因为宝石主人的请托。她希望查清楚刘敬何以败亡。”

房总管讶道：“这还犯得著查么?当年刘敬是给胡忠出卖的啊。”衆太监辈分低，不知胡忠是谁，只是嗯嗯啊啊地答腔，唐王爷却嘆道：“也许是吧，不过宝石的主人告诉我，她说这条密道绝非普通地方，也许刘敬得知此间祕密的那一天，就已经註定了他的覆亡。”

衆太监讶道：“为什么啊?”唐王爷喟然嘆息：“宝石的主人说了，这条密道牵扯了咱们皇家的一个诅咒。为了这个诅咒，天下动盪多年，至今犹未平息。”

“诅咒?”衆太监面面相颅，一时不得其解，唐王爷嘆道：“据说这个诅咒一日不除，將来无论谁登上了帝座，谁都坐不稳龙廷。所以她希望本王能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等日后新君即位，她才能放心离去。”

衆人越听越怪，良久无人作声。看眼前这条密道罕为人知，若真是隆庆皇帝挖掘出来的，恐怕琼武川、伍定远等大臣也未曾与闻，只不知唐王爷自称受人之托，却是什么人能把此间祕密托付於他?那人又有什么能耐，居然能採出前朝古远的祕密?

房总管暗暗推算，多少也猜到了几分内情，可情势未曾明朗，自也不敢多言，当下便收拾了嘻皮笑捡，只管默默尾隨在后。

约莫走出百尺，那天竺高手忽地停步下来，说了几句怪话，唐王爷倒是个博学的，居然不必通译，便已頷首道：“前头有间密室，应是刘敬举事之地了。”房总管心下一凛，自知到了景泰朝第一惨烈之地，当下由天竺高手领路，唐王紧隨在后，其余各人便也鱼贯而入。

虽然经过了十年，眼前的密室还是极其可怖，但见四下破砖烂瓦，东首照壁尽成废墟，似给什么高手砸得稀烂，其余墙壁则满佈弹孔，地下还留著些铁弹枪丸，虽说时日已远，亦能想见当年乱枪齐发的惨烈。

房总管俯身拾起一枚弹丸，骇然道：“好傢伙，这江充还真是狠，这般对待咱们东厂的人。”唐王爷嘆道：“无毒不丈夫啊，你没瞧咱们皇上这几年是怎么对待他的余党的?”

自正统朝创建后，为剷除江系人马，皇帝假借三大案之名，不知株连了多少前朝余党，手段之狠，牵连之广，比江充犹有过之。

房总管哼道：“成者为王、败者死光。斩草还是得除根啊。不然等他们死灰復燃，便换咱们死了。”他嘮嘮叨叨的说著，忽见地下有著几滩乾涸血跡，便问道：“这是谁的血，可是刘总管的?”唐王爷摇头道：“刘总管神出鬼没，岂能死於宵小之手，这些是薛奴儿的血。”

当年东厂政变，第一位惨死的便是薛奴儿，如今事过境迁，衆太监把大内第一高手的威名听在耳里，却是一脸茫然，竟无一人晓得他的大名。唐王爷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道：“诸君，咱们正统朝虽已创建十年，可推究当年第一个流血殒命的，却是这位薛奴儿，房总管，这位总算是你们东厂的先人，你拜一拜他吧。”

耳听衆太监还在议论纷纷，猜测薛奴儿是男是女，房总管大喝一声：“混帐东西，全是不长记性的，你们忘了小时候最怕谁么?”衆太监心下一惊，这才想起那个粉面红唇的老妖，霎时一哄而散，纷纷逃入了密道之中。

相传薛奴儿秉性暴躁，没想人缘坏到这个地步，房总管咕噥两声，虽说自己与薛奴儿毫无交情，总算也合掌拜了几拜，总算聊胜於无。

一行人朝密道行去，看这地道无止无尽，不知通往何处，只是衆人跟在唐王爷背后，倒也觉得平安，毕竟唐王商人出身，最善算计风险，此行又是宝珠、又是高手，实乃有备而来。看那名天竺高手练有软骨之术，一会儿前方密道若遇机关，凭他的灵妙身法，必也能提前示警。

又过数里，道路陡然开阔，唐王爷取出了罗盘测度，頷首道：“从这儿开始，便已离开禁宫地底了。”房总管左右察看，眼见道路甚宽，已能供数人並肩而行。低声便道：“这是供政变兵马行走的吧?”唐王爷頷首道：“没错。这儿已不在禁宫之下，刘敬若要放手扩建，自也能大刀阔斧。”

衆太监见得密道工事浩大，想起老祖宗的功力，莫不大感得意，都觉与有荣焉，房总管乾笑道：“刘公公真是了得，当年若非棋差一著，今日当家作主的便是他了。”

唐王爷哈哈一笑，道：“听公公此言，可是想有为者亦若是啊?”房总管嚇得脸色惊白，道：“万万不可，咱家的命是用来吃饭的，你可别拐我。”说笑之间，地道一路向前，慢慢再过百来尺，地底溼气转重，四下更是恶臭四溢，衆太监忍耐不住，一个个相互指骂：“是谁放屁?”、“是你!”、“不是我!”房总管骂道：“闭嘴，这不是屁，这是沼气。”

地底沼气乍然涌现，房总管呼吸不畅，连提了几口真气，却都打不开胸口鬱闷，转看衆太监，更已头晕眼花，脚步全慢了下来。房总管心中担忧，忙道：“王爷，前方沼气更浓，咱们……咱们还要走下去么?”唐王爷早已气喘吁吁，他摇了摇手，嘶哑道：“撑下去。今夜不能过关，咱们又得等一年。”正统皇帝等閒不出宫，若非一年一度的祈雨法会，今夜绝无良机闯入宫中，房总管情知如此，只得喝道：“快走!快走!大家加快脚步!别耽搁了!”

前方恶臭扑鼻，已是难以呼吸，可朝廷秘辛便在眼前，只消到了密道尽头，当年刘敬何以失利、隆庆皇帝何以建造此间密道，种种谜团都能一举揭破，衆太监鼓起了勇气，低头狂走，那唐王爷也给人背了起来。正走间，忽听前方传来惊呼，衆太监大喊道：“总管，没路了!”

房总管急忙上前，惊见前方道路多了一块巨巖，已將去路堵死。他嘿地一声，没料到去路已给封死，赶忙喊道：“大家一起过来，把这大石头推开!”总管一声令下，衆人全数涌上前来，一个搭著一个，齐心合力来推，听得“喝啊”、“喝啊”之声不绝於耳，奈何太监尖叫、王爷喘息，高手低吼，那巨石却是闻风不动。

四下沼气益发浓烈，衆太监难以呼吸，想要退出去，却又怕支撑不过，便在甬道里乱挖泥土，盼能掘出生路。猛听嗤地一声劲响，地下喷出泥水，甬道两旁的土石纷纷坠落，土质竟甚鬆软。衆太监大喜道：“有路走了，快挖!大家快挖!”

软土深掘，甬道深处便传来异响，仿佛龙吟悲鸣，房总管大惊失色：“住手!别再挖了!”

房总管迟了一步，听得轰轰怪响，甬道深处土石坍方，竟已堵死了去路，可面前泥水却越淹越高，转眼已至膝间，衆太监哭喊叫嚷，欲朝甬道后方奔逃，偏又无路可走，只得大哭道："总管!总管!救命啊!"房总管早已慌了手脚，赶忙出力来推巨石，正慌乱间，忽地触到了一行刻字，依序摸去，见是："江充灭刘敬於此"。

"死定了啊!"地道里哭声震天，房总管也是愕然苦笑，看江充为人何其谨慎，想他当年察觉此间机关之后，必定命人在出口处设下埋伏，果然今夜"死江充杀活总管"，东厂又得二次覆灭在此。衆太监不愿等死，只能扑在巨石上，拍打哭喊："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

眼看便要全军覆没，忽听一人道："瑞……瑞佐，上前开道……"刷地一响，一名矮子拔出了长刀，从人群里挤了出来，正是那东瀛武士上来了。

倭刀锋锐异常，高手练至绝顶造诣，往往能一刀断岩，以这"瑞佐"的功力而论，或能让衆人脱困也未可知。房总管大喜过望，忙道："大家靠墙站著，别挡路。"

泥水渐渐上涨，已至腰间，情势更见艰困，那瑞佐涉水走来，停在巨石之前，慢慢屏气凝神，猛听"喝啊"一声怪吼，烈风破空声大作，看瑞佐持刀过顶，重斩而下，衆太监自是欢呼叫好："成啦!"

衆太监急急围拢来看，正等著大石碎开、天崩地裂之象，哪知半晌过后，却见大石头仍旧好端端地蹲在那儿，除了石面上多了两道刀痕，交会十字，其余别无异状。房总管气得泪眼渗出，骂道："混帐倭寇!除了会欺负太监，却还成什么用?咱家先宰了你!"正咒骂间，猛听鏗地一声金响，一柄兵器从人群里刺出，只见岩石上多了一柄金锥，看那锥头所入之处，赫然便是適才斩出的十字痕心。

"喝啊啊啊!"人群里站著一条壮汉，看此人肤色蜡黄，好似是个南洋人，他拿起了脑袋，咚地一声重击，脑袋如同铁鎚般撞下，那金锥受了大力，竟尔慢慢没入巖中。衆太监欢呼喊叫："铁头功!咱们有救了!有救了!"

咚咚敲击之中，金锥深入石心，已达数尺，那南洋力士將金锥奋力拔出，石面上便留了一个深孔。便於此时，又是一名隨扈上来了，看此人瘦巴巴的，手上拿著一只大竹筒，却也不知有何古怪。

正疑惑间，那人弯下腰来，將竹筒置於石面缺口，跟著深深吸了口气。

呼吸之间，那隨扈胸腔鼓起，越涨越大，骤然间，气息吹送，竹筒里一股黑色粉末飘出，满是辛辣之气。房总管大吃一惊：“火药!”话声甫出，便已向后奔逃，衆太监亡命不落人后，自也呼爹喊娘起来。

“救命啊!”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一股烈风从身遭刮过，向外窜出，须臾之间，大石崩坍，天摇地动，泥脏臭水倏忽泉涌，便將衆人一齐冲刷出去。

“妈呀!”房总管一马当先，第一个被冲了出去。他趴在地下，浑身烂泥，想起自己九死一生，全是为了朝廷的大祕密，不觉咬牙切齿，正四下搜寻机密间，忽听耳边传来啜泣声：“呜呜……有坏人……”

房总管呆呆地抬起头来，眼见自己身处一座穀仓之中，地下铺满稻草，草上躺了个衣不蔽体的少女，少女身上又压了个衣衫不整的男孩，二人满面惊惶，也正朝房总管瞧来。

“什么玩意儿?”房总管呆了，少男少女叠罗汉，穀仓里来个不亦乐乎。房总管呆若木鸡，想起自己九死一生，却是这么幅景象等在眼前，霎时翻身起跳，便已衝向唐王爷，狂怒道：“他奶奶的王爷!这……这就是咱们朝廷里的大祕密?”

唐王爷也是一脸狼狈，他给隨扈搀扶起身，眼见小男小女缩身相拥，十分惊惧，自也是满面迷茫，他左顾右盼一阵，方纔喘道：“两位……两位莫怕，我们是朝廷命官，不知……不知两位高姓大名……”那少年颇为老实，喃喃便道：“我……我叫杨阿中……”说著又朝少女一指，羞涩道：“她……她叫阿香……是我的姑娘……”

正害怕间，忽见房总管色瞇瞇地盯著少女，似有意图，那少年不由大惊道：“你干什么!别碰我的阿香!”

“碰你个屁!”房总管恼火了，尖叫道：“谁想碰你的阿香了!公公只想碰你！”说著將少年揪住，全身乱碰一遍，喝道：“快说，这是什么地方?”少年骇然不已，万没料到此人不爱女色，专只衝著自己来，含泪哭道：“这儿……这儿是小镜湖……”

房总管转身去瞧庙外，只见附近有处沼泽，芦苇丛生、泥泞遍地，想来適才的沼气便是这儿来的，一时心下更怒：“小净湖?净你个

大头?这分明是个泥巴沼!”正要乱碰严惩，却听唐王爷道：“对了，就是这儿，是这个地方没错……”

衆太监微微一愣，全都安静下来了。不知小镜湖有何悬疑之处。唐王爷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道：“小兄弟，这儿以前是座破庙，对么?”那少年讶道：“是啊，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你怎么知道的?”唐王爷嘘了口气，道：“对了，当年刘敬就是以此为根据地。”

地方对了，庙是破庙、湖是镜湖，虽已时移物换，仍能看得出昔日端倪。房总管皱眉道：“王爷，再来呢?您不是说这儿有个什么狗屁诅咒?”唐王爷自也参详不出，他在穀仓里走了一圈，沈吟道：“是这样没错……宝石的主人告诉我，她说咱们只消离开密道，隨意找个人一问，便能找到当年遗下的线索……慢慢也能解开谜团……”

房总管气极反笑，道：“隨意找个人问是吧?”说著將那少年揪了起来，喝道：“臭小子，快招!朝廷最大的祕密是啥?说!”那少年哪里知道什么?一时高喊救命，那少女急急上来抢人，尖叫道：“你做什么?快放下他了!”

正打闹间，穀仓外传来脚步声，听得一人喝道：“杨阿中!你拐带我的阿香，却是想找死么?”另一人又道：“没错!朋友妻、不可戏，你玩弄阿强的女人，你还想活么?”说话间穀仓大门打开，一群少年手持棍棒，蜂拥而入，正要找杨阿中算帐，却见面前站著一个泥巴也似的黑人，左手拎“阿中”，右手提“阿香”，兀自凶眼瞧望自己，衆少年魂飞魄散，大惊道：“鬼啊!”

房总管哈哈大笑，左擒右抓，宛如饿虎扑羊，眼看其中一个唇红齿白，忙抛下了少男少女，將之搂入怀中，喝道：“臭小子，快给我从实招来!朝廷最大的祕密是啥?”

衆随扈见得无聊戏码，莫不掉头走开，房总管玩得兴起，便只顾著狞笑。可怜那俊俏少年本是来揍人的，此时给房总管全身乱摸一通，早已嚇得白脸发红、红唇变白，慌道：“你……你要我招什么?”房总管狞笑道：“有什么、招什么，快给我说!”说著伸出手来，朝那少年腋下扒搔。

“哈哈…哈哈……有有行，我有祕密可招……”那俊们少年瞧著阿香，笑道：“我…我上个月也……也和阿香来过穀仓。”

“哇哇!你说出来了!”少女掩面大哭，少年满面惊羡，顿时杀来两名恶汉，吼道：“杨阿青!朋友妻，不可戏，我杀死你!”说著同心协力，將那俊俏少年架起，拳拳到肉，那俊俏少年大声道：“你们别误会，她……她只是要贴补家用，我这是帮她啊!”

“放屁!”砰砰连拳，杨阿中左右开弓，杨阿强飞脚直踢，眼看杨阿青快没命了，房总管将两人挡了开来，笑道：“好啦、好啦，看你们三个如此成材，不如跟公公回宫吧，包管以后四大皆空，什么都不必爭啦!”

那几名少年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兀自咬牙切齿，相互叫骂，房总管则是笑瞇瞇地瞄望人群，只在物色中意弟子。他见一名少年躲在人群里窥看，赫然也是个面如冠玉，样貌极为出衆的，不由笑道：“你们这几个孩子长得倒好，真算是难得了，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阿明。”那玉白少年样貌秀气，眼神却颇为傻气，房总管最爱蠢小子，不由呵呵笑道：“阿阿咿咿，又是个『阿』字辈的，小阿明，你姓啥啊?该不会姓『阿』吧?”那少年忙道：“我……我不姓阿，我……我姓杨。”房总管捉弄小孩一阵，哈哈笑道：“又是个姓杨的。”正要揉捏面颊，却听唐王爷“咦”了一声，道：“等等，又来一个姓杨的?”

那阿明微感讶异，不知姓杨有何古怪，便道：“是啊。”衆人微微一愣，不知王爷何出此问，那唐王爷却急急拉过了“阿中”，道：“小兄弟，你……你方纔说了，你也姓杨?”

那杨阿中怒吼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老子杨阿中便是。”说著捲起袖子，戟指大骂：“杨阿青，你纳命来吧。”恶虎扑来，嚇得阿青大哭道：“救命啊!杨阿根，快来帮我啊!”

又来了一个姓杨的，名叫“阿根”，此人身强体壮，赤脚无鞋，当是做惯了粗活，只是这人倒也古怪，如此粗活作惯的，肤色居然还颇为白细，倒似个天生晒不黑的。

唐王爷越看越是紧张，霎时取出了一只金元宝出来，大声道：“快说!还有谁姓杨!本人重重有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衆少年呆了半晌，霎时全数大喊大叫：“咱姓杨!”、“咱也姓杨!”、“咱们统通都姓杨!”

杨阿明、杨阿中、杨阿青，人人争先恐后，忽听一个少女道：“我……我也姓杨。”衆少年大声吼骂：“胡说!妳姓周!”那少女慌道：“我…我这是冠夫姓，我以后要嫁姓杨的……”

一片吵闹中，便算最漫不经心的也懂了，面前的孩子们都姓杨，不消说，附近必有一座“杨家村”，方纔有这么这群孩子在此游荡。唐王爷深深吸了口气，他撇过眼去，自与房总管对望一眼。两人虽未启齿交谈，可彼此心里都明白，对方必也想到了那个名字。

响叮噹的三个字，方今世上姓杨的当中，没人比他的权势更大，他的名字叫……

“杨肃观?”

破旧的农舍里，面前坐了个老头，约莫六七十岁年纪，他手持唐王爷送来的纸条，喃喃道出了“中极殿大学士”之名。

时近午夜，大批乡民窥看议论，瞧著茅屋里的情景。只见八名护卫守在屋外，屋内则站著一十二名无鬚男子，再看桌边还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唐王爷，另一个则是房总管了。他俩面前也坐了个姓杨的，他是“阿中”的爷爷，乃是村中唯一识字的长者。

没人料想得到，密道外有个杨家村，相距不到五里，全村上千个乡民，却找不到一件新衣裳，看此地如此贫苦，若非“杨阿中”等人带路，恐怕外人还不易找到地方。

面前的老者低头探看字条，喃喃地道：“杨肃观?你们要找他?”唐王爷频频頷首，自知朝廷里的杨姓必与此间有些干连，忙道：“劳烦老丈了，不知这位杨君可曾在村里住过?”

“别急…先让我想想啊……”那老者揉了揉眼，喃喃苦思起来。杨肃观官居一品，名满天下，歷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五经博士、太常寺少卿，目下则是内阁最年轻的大学士，如此人物在前，那老者却始终说不出个道理，听他矇矇地道：“杨肃观……杨阿肃……杨阿观……”他掐指捏算一阵，忽问孙子道：“阿中，村里有谁叫『阿观』么?”

“没这个人!”杨阿中咬牙切齿，兀自瞪著门外的杨阿青，十分仇视。唐王爷与房总管对望一眼，摇头之中，只得提笔再写字条：“那这个名字呢?老丈可曾听过?”

“杨绍奇?”老丈瞇起昏花老眼，蹙眉道：“杨阿绍……杨阿奇……”他掐指算了半天，却没了声息，想来也没听过这人了。一连碰了几个钉子，房总管不由咕噥几声，唐王爷却不气馁，他提起了毛笔，又写了个名字出来：“这人呢?这个年纪长些，老丈也许听过?”

“杨远?”老人定睛一瞧，不觉啊了一声。唐王爷大喜过望，忙道：“老丈认得他么?”那老者喜道：“当然认得，还挺熟的呢。”说著挥手暴喝：“杨阿远!过来!”听得喊声，人群里走出一名乾瘦汉子，他伸进了脑袋，朝门里挥手而笑：“小人杨阿远，几位大爷找我么?”

唐王爷伸手抚面，房总管嘻嘻笑骂，一旁太监则是摸起了自己的空鬍鬚，打了个哈欠。

住在京城的都知道，杨家的家长早就不见了，十年前杨远到水定河边洽公，意外失足落水，就此溺毙无踪。可怜堂堂的大学士，却只剩了一个衣冠塚，倘使面前的瘦汉真是“杨远”，那八成是恶鬼附身了。

眼看此远非彼远，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王爷自是一脸沮丧，房总管凑头过来，细声道：“怎么样?还能查下去么?”唐王不愿无功而返，低声便问：“总管，杨远可有什么别字?”

杨远若真是本乡出身，平日用得必是小名。便如“阿中”、“阿青”一般，只是时隔久远，杨远字什么、號什么，却是无人想得起来。唐王爷满心愁闷，却也没輒了，他喝了口热茶，正思索间，忽听衆太监催促道：“王爷赶紧走吧，现下已是午夜了，天光亮前咱们定得回宫哪。”

陡听此言，唐王爷本已起身，却又坐了回去，喃喃地道：“天光亮……天光……”房总管讶道：“王爷，你怎么了?”话声未毕，猛听王爷一拍桌子，暴喝道：“阿光!”

衆村民咦了一声，面面相觑，唐王爷深深吸了口气，逕自抓起了毛笔，火速写下三字，喝道：“老丈，你来瞧这个名字。”

“杨刑光?”衆人一同探头过来，齐声道出这个名字。

屋内鸦雀无声，却听那老者“咦”了一声，道：“阿光?”唐王爷大喜过望，喝道：“阿光!”衆太监不知他俩何以光来光去，莫非要吃光抹尽?正纳闷间，那老者打开了抽屉，翻东找西，慢慢寻出了一张纸条，

他低头比对半晌，忽地讶道：“欸，阿光真是叫这名字。”说著抬起头来，道：“这位大爷，你……你怎么识得阿光的?”

唐王爷惊喜之下，忍不住双手一拍，自向房总管道：“有了!杨远就是杨刑光!”

杨远，字刑光，景泰十七年皇门金榜进士，说来这“刑光”二字，正是“中极殴大学士”的表字。唐王爷误打误撞，居然找出了线索，他嘘出了一口长气，道：“老丈，我是阿光的朋友，找他十几年了。他以前可是住这儿么?”那老者苦笑道：“您也在找他啊，真不巧，咱们也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哪。”唐王一脸纳闷：“你也在找他?为什么?”

话声未毕，面前已然送来厚厚一叠纸条，跟著老丈苦笑、孙儿大笑，屋内从上到下，乃至於门外窥看的乡民，全都哈哈笑了起来：“阿光!阿光!花光光啊!”

房总管咦了一声，听不出所以然来，忙道：“花光光?什么花光光?”衆乡民捧腹笑道：“钱哪!不是钱，哪里能花光光啊?”

衆乡民莞尔失笑，房总管也醒悟过来，方知阿光是个穷光蛋，那老者唉声叹气，將厚厚一叠纸片翻了开来，道：“哪，这些就是阿光写的借据，加起来一共六十几两银子，抵得上两头毛驴了。”房总管心下一凛，忙来看借条署名，只见上头胡乱画了个押，立书人果然是“杨刑光”。他咳了一声，便附耳过去：“王爷，有点怪。”

確实有点怪，杨远是前朝五位大学士之一，家财万贯，学富五车，怎可能在家乡借钱不还?唐王爷怕自己弄错了人，便又翻了翻借据，待见纸张泛黄，立书年份远在景泰初年，沈吟便道：“老丈，这么多年来，阿光一直没回来么?”那老汉嘆道：“那是当然了。这小子借了一屁股债，之后便躲到外地去了，咱们村子里受害的可不只一家一户哪。”

房总管又道：“老丈，这人以前还做过别的坏事么?”那老者道：“那倒没有，阿光是个游手好閒的，除了偶尔喝醉酒，倒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听得此言，房总管心下了然，当即俯身过来，附耳道：“王爷，不必问了，这人不是杨远。”唐王爷嘆道：“何以见得？”房总管细声道：“那还用想么?堂堂的内阁大学士，为何要为几两银子逃亡外地，不敢返乡?”

唐王爷一颗心直往下沈，眼看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杨家祖源，居然还是一无所获。他瘫倒椅上，呆呆出神，过得好半晌，方纔道：“老丈，这阿光为何欠你的钱?可是好赌么?”

那老者苦笑道：“也算是赌吧，这小于每隔三年便要去省城大赌上一场，不过他老是输，慢慢就光啦。”房总管讶道：“每隔三年赌一把?这是什么赌局?”那老者乾笑道：“朝廷办的赌局。”房总管还待要问，已给唐王爷拉住了，道：“他说得是科考。”

房总管心下醒悟，这自古科举便是个火坑，引得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望里跳，偏生状元就只有一个，每回放榜出来，总是一家庆喜万家哭，看那“阿光”命运乖离，必也是全家抱头痛哭的一个了。

想起读书人一穷二白，常为赶考东赊西借，想来这阿光定也是个穷秀才，房总管又道：“那后来呢?这『阿光』可考上了吧?”话声未毕，衆乡民已是嘻嘻而笑，那老者摇头道：“嘿嘿，那小子要是考上了举人，咱也可以做状元囉。”唐王爷皱眉道：“怎么?阿光读书不行么?”

那老者摇头道：“这人其实挺聪明的，可惜就是太懒，什么事都是光说不练，尽耍嘴皮子……唉……我早就劝他安分守己，专心种地，可惜好话三边、连狗都嫌，只由他吃屎去了。”

听到此处，连唐王爷也不想问了，看这“阿光”不学无术，长年科考不中，怎比得上杨远的盖世文章、过目不忘?若要说他俩本是同一人，那真要闹笑话了。他嘆了几声，叉道：“老丈，这直隶省境里，可还有别的杨家村?”那老丈摇头道：“这我就不晓得了。不过要说离北京最近的，当属咱们村子了。”耳听衆太监频频咳嗽，都在催促自己走，唐王爷也不抱希望了，正要离去，忽然键心念一动，想起村子里颇多俊美少年，忙道：“等等，我还一事相询，这阿光生得什么漠样，你可还记得?”

“记得吆。”老丈还没说话，后厨却冒出了一个老婆婆，看她眉花眼笑，急急来说：“那阿光是天生的美男子，肤色白、嘴巴甜，一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似的，眨啊眨的，全村没一个人物比得上他……”

杨家村多有俊秀人物，衆人亲眼所见，房总管更是亲手所摸，看来这位“阿光”定是个罕见的美男子。唐王爷久在外省，虽不清楚杨远的长相，可看杨肃观、杨绍奇这对兄弟的风采，想来爹爹也差不到哪儿去。

他沈吟半晌，正要再问，却听那老丈呸道：“妇道人家没见识!脸蛋俊管个屁用?家里没饭吃，妳能拿老公的脸蛋下饭?那姓于的就跟妳一般蠢，才会沦得这般清苦……”那老婆婆反讥道：“瞧你酸的，人家于姑娘心甘情愿，却要你囉唆什么?”

“他妈的!谁囉唆了!”老丈怒吼咆哮，重重一拳敲在桌上，门外乡民则是掩嘴偷笑，当作好戏来瞧。唐王爷听得阿光似有妻子，忙问道：“姓于的?这又是谁？”那老丈赶忙收敛怒气，道：“这于姑娘是个江南美女，后来北上依亲，住到了村子里，没想便给无赖糟蹋了。”那老婆婆讥讽道：“没嫁给你，那就不算被糟蹋。”

“他妈的!谁糟蹋谁了!”那老丈大怒欲狂，真要掀桌子了，一片胡闹中，唐王爷微微沈吟，忙问老房道：“杨家主母姓什么?”房总管附耳道：“姓于没错。”

有谱了，唐王爷心下大喜，看杨远的夫人姓于，这“阿光”也有个姓于的老婆，世上岂有这般巧合事?他心中生出希望，反而不敢隨口来问，当下取起了杯子，喝了口粗茶，细细凝思过后，方纔道：“老丈，你最后一回见到阿光……是在什么时候?”

“景泰十四年。”老婆婆又冒出来了，她掀开布帘，笑道：“那年阿光到家里借钱，说要再拼一次科考，以后就没回来了。”

“贱婆娘!妳到底向著谁?”那老丈怒吼狂叫，將布帘摔了回去，他见衆人瞧著自己，赶忙咳了几声，道：“妇道人家，不须一般见识。”唐王爷不置可否，只微笑道：“后来呢?你没去找于姑娘要债?”那老者脸上一红，忙道：“这也没法子啊，咱们找不到阿光，怕他捲款逃亡了，便去他家里找人，后来于姑娘把房于抵给我们，便带著孩子走了……”

“等等……”唐王爷讶道：“孩子?阿光有孩子?”那老者道：“有啊，那孩子倒是比他爹爹强多了，六七岁年纪，人静话少，一双眸子炯炯发光，那时候咱们赶他母子出门，他也不哭不叫，居然还懂得安慰娘……”唐王爷心下一凛，便与房总管对望一眼，忙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那老者皱眉苦思：“我想想，这孩子好像叫……叫什么屁来著……”

“观管。”老婆婆又冒出头来了，笑道：“我记得，那孩子就叫这名字。”

唐王爷心下震惊，不由坐直了身子：“观管?”那老婆婆笑道：“是啊，观管、观管。于姑娘是南方人，给儿子取的小名也好听，唱曲儿似的。”

观观、观管，杨肃观。情节一一吻合，这“阿光”不只老婆姓于，还有个儿子小名“观管”，恰与杨远一模一样，要说天下事有这般巧法，当真让人难以置信。只是说来奇怪，要说“阿光”真是“杨远”，当年他金榜登科，必然得意洋洋、衣锦还乡，怎会逃得不见人影?再说这“阿光”性情懒散、不学无术，杨远则是精明内敛，这两人性子全然相反，怎能又是同一人?

唐王爷越想越怪，始终找不出一个道理，便道：“老丈，我想看看阿光的祖坟。”

衆人微微一惊，都知唐王爷要上查三代了，唐王爷不愧是精明人物，说话间便夹带了一张银票，兀自道：“老丈行个方便。我想给阿光的先人烧点纸钱。”都说有钱好办事，那老者不敢怠慢，一边盯著银票，一边陪笑道：“太多了、太多了。”正假意推辞间，那老婆婆已將银票夹手夺走，笑道：“几位爷台，这就请吧。”

一行人准备了香烛纸钱，便朝杨家祖坟而去，行不多时，眼里已能见得一处家庙，看庙后一座大土丘，方碑黄土，洽道林立，不知葬了几百几千人。那老婆婆解释道：“这是他们杨家的祖坟，男葬左、女葬右，夫妻死后不相往来。”那老丈怒道：“什么叫不相往来?银钱往不往来?”说著举手喝道：“把银票拿来!”老婆婆杨首高哼，掉头而去，那老丈怒从心中起，便又追了上去怒骂，衆儿孙看在眼里，一个个都来排解，连房总管也凑起了热闹。

正吵间，衆人行到几座孤坟前，眼看那老头气得说不出话来，那老婆婆便又笑道：“这两座墓葬得是阿光的父祖辈，他爷爷叫做杨契，是族里的六叔，他爹叫杨辛，和我那口子是平辈，咱们都叫他四哥。”她拉拉杂杂说了一串，拉过了孙子，便道：“阿中，烧纸钱。”

衆太监唉声叹气，想今夜本是元宵，谁知却成了清明大祭祖，四处拜死人，一会儿东厂老前辈、一会儿杨家老祖宗，当真晦气之至。衆人胡乱烧了些纸钱，唐王爷便俯身下来，细看墓碑，只见上头刻著寥寥数语：“君讳契……关西杨氏子，永乐年生，武英元年歿……享寿五十又七……”

眼看碑文潦车不堪，唐王爷不觉愕然：“这墓碑是谁立的?怎就如此草草了事?”那老者冷冷笑道：“还会有谁?不是阿光那不肖子孙，谁会省这个钱?”

墓碑刻字，至多不过三五两，看这阿光真是能省则省了。那老婆婆笑道：“好啊，最好阿光立个天塔高的大墓碑，搁在村子口给大家瞧，也好教你们多学几个『丁』字。”听得此言，全场姓杨的都脸红了，想来目不识丁之故。

所谓墓誌铭，铭者似诗，誌文似文，一刻死者的爵里姓氏，一为记人之正文，分三言、四言、七言，有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之分，极为讲究，看这杨家村本是穷乡僻壤，若真要立个天大的石碑在此，反而显得突兀。

唐王爷情知如此，便也不多言，转朝另一处墓碑瞧去，读道：“君讳辛，关西杨氏子，隆庆年生，武英元年卒，享寿二十三。”读到此处，不觉微微一凛：“武英元年卒?怎么父子俩都是同一年死的?”

衆人满心讶异，全数朝那老者望去，只见他嘆了口气，道：“走水了。”衆人愕然道：“火灾?这火这么厉害?”那老者嘆道：“这就是命囉。咱们六老爷这支原本挺兴旺的，在村里开了间大染坊，攒了不少钱。结果一年家中大火，不只把六老爷烧死了，还把庄院烧成了白地。”

唐王爷深深吸了口气，叉道：“那阿光呢?他是怎么逃过劫数的?”那老者嘆道：“那几天他和他娘回娘家去了，便留了性命下来。不过他娘的命也短，几个月不到，便淹死在河里，唉……说来这家人真是多灾多难，活像给谁诅咒似的。”

听得“诅咒”二字，唐王爷自是心下一凛，今晚穷心竭力，衆人由宫廷入密道、再由密道至小镜湖，慢慢找到了刘敬政变之地，之后抽丝剥茧，又来到了杨家村。这一切苦心意旨，便是要寻出“隆庆皇帝”挖掘密道的用意。此时乍然听得“诅咒”二字，衆人心里都有不祥之感。

想起那个皇家诅咒，房总管心里有点害怕，便试探道：“老大爷，这……这杨契一家人，不会是住在小镜湖畔吧?”此问一出，那老头儿不觉讶道：“是啊，那穀仓以前就是他们老家，您是怎么晓得的?”房总管一问就中，不觉苦笑两声，便与唐王爷对望一眼，两人都见到彼此眼中的不安。

当年隆庆皇帝深掘密道，工事庞大，却无人明白为什么，只是更让人惊奇不解的，这密道居然一路通往乡野百姓的祖宅?当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房总管心里犯了怕，附耳道：“王爷，先别问下去了，这事有鬼。”房总管怕，唐王爷当然也怕，他心下又是惶恐，又是骇然，便只在坟边踱步沈思，直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个明白。

走著走，忽见墓旁有个小土堆，荒烟蔓草，无碑无记，唐王爷微微一愣，当即停下脚来，道：“老丈，这是什么?”那老者神色犹疑，迟迟不答，一旁老婆婆便说了：“这儿葬著六爷爷的闺女。阿光喊她姑姑。”唐王爷讶道：“闺女?怎会和爹爹葬在一起?”那老婆婆面露怜悯之色，道：“这闺女没有出嫁，那年六爷家里失火，便把她一块儿烧死了。”

衆人哦了一声，颇表惋惜，却听房总管道：“等等，杨家女人不都该葬在山麓右边么?怎会埋在这里?”这话一语中的，自让衆人留上了神，只见老婆婆摇头嘆息，不愿言语，那老者则是乾笑道：“老实跟你们说。咱六爷爷的闺女没出嫁，可也没守贞，你们……咳……懂意思吧?”衆人啊了一声，方知此女有辱门风，若非是大户人家的姬妾，便是未婚生子、无名无份、也难怪她要永远陪在父亲身边了，若非爹爹庇荫，谁想收留她?

一片片嘆息中，那老婆婆好似有话要说，那老头却又拼命使著眼色，房总管极为把细，一见他们眉来眼去，便已瞧出异状，忙道：“怎么?还有事?”那老婆婆满面犹豫，过得半晌，低声便道：“过午夜啦，我先回去了。”

衆人上过了坟，也把阿光的三代查得清楚了，看他的祖父名叫“杨契”，父亲叫做“杨辛”，另还有个做侍人妾的姑姑，全死於一场大火之中。可说来说去，到底阿光是不是杨远，却无人知晓，纵以唐王爷的敏锐、房总管的机警，却还是不见端倪。

今夜的云朵很怪，一会儿遮荫元宵明月，一会儿飘飘分散，乍然望去，好似是一张巨大鬼脸，只在监看人间动向。房总管仰望天顶，心里自是隱隱发毛，忙道：“王爷，我看该查的都查了，咱们可以走了么?”

唐王爷沈吟良久，慢慢把眼光转向了山顶，瞧到了杨家祖庙。他心中隱约有个感觉，当年刘敬之所以找出密道，当与杨远有些干係，

而这位“中极殿大学士”身密诡祕，必与那位“阿光”有些牵连。蛛丝马跡，环环相扣，若想破解全数谜团，必得再查访下去。

唐王爷打定了主意，便向那老头作揖，道：“老丈，我想再去你们杨家的家庙看看，劳烦您带路。”那老汉还未喊累，衆太监已是叫苦连天：“大王啊!您连人家的祖宗三代都查了，您还要抄他的族谱么?”衆太监忙碌一晚，自是归心似箭，唐王爷安抚道：“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最后一处地方，咱们看过就走。”

夜深人静，那老婆婆累了，便已领了孙儿回家，此时只剩那老丈一人领路。一行人步上山冈，藉著银白月光去望，只见冈顶立著一座古庙，前对镜湖，后倚山冈，虽说年久失修，却还是能瞧出当年的风水格局极为不俗，足见杨家祖上必曾出过几个豪杰。

房总管嘻嘻一笑，隨口道：“老丈，瞧这祖庙气势不凡，敢情你是『杨家將』的子孙啊?”

古来杨姓第一英雄，便是力抗大辽、保疆卫士的“杨家將”，看杨家村俊男美女，样貌堂堂，说不定真是杨业、杨延昭一脉子孙，那老者哈哈笑道：“那可不敢当。不过咱们是『四知堂』之后，这天底下只消姓这个杨宇，都和咱们有些血缘干係。”房总管哦了一声，道：“四知堂?那是啥啊？”唐王爷学问渊博，当下附耳过去，轻声道：“那是他们的堂號。”

杨氏子孙开枝散叶，单是知名堂號便有两个，一称“关西堂”，一是“四知堂”，自“永嘉之祸”、“安史之乱”后，族人南迁东移，渐渐遍及各地，除此之外，尚有不少赐姓改姓，如南北朝的“尉迟氏”改姓杨，“莫胡卢”亦於孝文皇帝时改姓“杨”，甚且诸葛亮平边时亦赐蛮族姓为“杨”，可无论这族人血脉如何纷杂，嫡系却只有一支，这支便是春秋“羊舌大夫”的后裔，史称“杨氏正宗”。便是这支“四知堂”的祖先。

衆人不解杨氏由来，自也不好乱说笑话，眼看那老丈打开了侧门，便一个个跟隨进去。

衆人来到了前院，定睛一看，心下不觉又是一凛，只见这祖庙建筑居然颇为宏伟，分作了内外两进，第一进是祭天之地，庭高院深，正中放了只巨大香炉，极见气派。第二进则是杨氏祭祖之地，远远望去，已能见到“四知堂”三字巨轴，笔墨雄飞，气势极其慑人。

唐王爷晓得这是人家的宗庙，不容外人隨意打扰，便道：“你们在这儿守著，总管，咱俩一起进去。”房总管是天生的奴才，一见自己受宠，不觉就哼了一声，便命衆太监留在院外，自与王爷行向内厅。

来到了厅堂，面前大批牌位环绕，当是杨门的列祖列宗了，堂上放置一只蒲团，自是供子孙叩首之用。唐王爷道：“老丈，这阿光常来庙里祭祖么?”那老汉一边打火燃香，一边道：“是啊，每年考试前后，他都会来此上香祈福，盼望祖宗庇佑。”

天下读书人一生最大的荣宠，便是科考高中之日，打开家庙，祭天祭祖，也好光耀门楣。只是天下千万读书人，状元却只有一个，长年科考落第如“阿光”，却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唐王爷仰起头来，只见数以百计的灵位环绕自己，他微微沈吟，便又蹲到了蒲团之旁，房总管讶道：“王爷，有什么异状么?”唐王爷摇了摇头，道：“没事，只是想体会阿光当年的心情。”房总管乾笑道：“那还要体会么?那小子落榜之后，定常在这儿跪他个三天三夜。”

可怜的阿光，一次又一次应考，偏又一次次地落榜，最后沦为骗徒小偷。当他走投无路之时，他在想些什么?他会否在祖庙里上吊悬樑?

隱隱约约间，衆人身上发冷，好似见到“阿光”跪地叩首，正自掩面慟哭。

四下一片幽静，厅内不过三个活人，却有数百面死人灵牌，气氛有些阴寒，房总管不免有些害怕，唐王爷却也无甚畏惧，毕竟他是本朝太祖子孙，三界中有其护佑，自也不怕什么鬼怪。房总管又冷又累，实在很想走了，他抬起头来，见到“四知堂”三字，忙道：“老丈，这堂號是谁写的，有何由来，您赶紧说说吧。”

风吹雪寒，天边阴云来得好快，慢慢飘到了山顶，遮蔽了月光。那老汉也觉得冷了，他拉了拉衣襟，颤声道：“这……这堂號是咱家太公写的。意思是警惕后人用的。”房总管皱眉道：“太公?那又是谁?”那老者道：“咱家太公名叫杨震，他是唐朝大官，在荆州做过刺史。”房总管頷首道：“原来如此，那这『四知』又是什么意思?”

那老者呵了呵手上暖气，道：“故事是这样的，咱家太公在荆州当官时，有一年朝廷大官找他做坏事，便在半夜里遣来一个使者，才把坏事说了，咱太公一听有违良心，便开口严拒，那使者急忙劝啦：

『杨公，现下夜半无人，神不知、鬼不觉，您还顾忌什么?』咱太公听他这么一说，顺口便道：『谁说此事无人知晓?照我看来，此事至少『四知』。』”

唐王爷听到了要紧处，心下不由一凛，哪知那老丈却没了声息，他眉头微蹙，猛地回首过去，只见那老者张大了嘴，房总管也是骇然吐舌，两人四眼全在瞧著自己背后，宛如见鬼一般。唐王爷愣住了，看自己背后就只“四知堂”三个字，怎能让这两人瞠目结舌?莫非是杨家老祖宗显灵不成?他眉头紧皱，道：“老丈，究竟哪『四知』?你说话啊?”

“天知……”忽在此时，耳边真传来一个阴侧侧的嗓音，又吐出了两个字：“地知……”

天知地知?唐王爷傻了，他慢慢低下眼珠，只见心口处多了柄阴寒利刃，耳中又听道：“你……知……”无声无息间，那柄刀已然刺破了衣衫，抵在左胸两根肋骨之间，將死之际，唐王爷把心一横，淒厉惨叫……

“我知!”猝然之际，不顾一切，已然伸手入怀，反手掏出了枪柄。

“王爷!快逃啊!”房总管总算醒了过来，他纵声惨叫，一时右掌成抓，飞扑来救，却听砰地一声暴响，唐王不顾一切开枪，心口却也给重重插了一刀。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是“杨家四知”，可才弄懂了意思，唐王却已送命了。霎时嚇得那老者嚇得放声大哭，嚷道：“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衆隨扈听得哭喊，赶忙抢入厅中，阴侧侧的笑声中，只见面前倒掛了一个黑衣人，他体型瘦小，头戴面罩，悬吊半空，看那手上匕首却还淌著红血，一滴滴垂到了地下。

“杀死他!”房总管淒厉尖叫，喝地一声，南洋力士挥舞金锥，天竺修士抢前救人，“东洋第一武士”更已拔刀出鞘，全数朝那人围杀。

一片阴森之中，黑衣人的身子静静飘起，避开了大批兵器，旋即朝大樑倒吊而上，宛如鬼魅一般，衆隨扈大感骇然，房总管却已惊怒交迸：“怕什么!这人身上绑著绳索!”说话间，眼前黑影闪过，那刺客竟已从气窗窜了出去。

刺客来去自如，房总管自知追赶不上，忙趴到王爷身边，哭道：“王爷，你别死啊!”唐王爷心口中刀，受的是致命伤，隨时都能断气。衆太监手忙脚乱，正要替他包扎止血，却听咳地一声，唐王爷自行拉开了外衣，露出了内衫的金丝线。

“好傢伙……”唐王爷將短枪抛在地下，喘道：“险些要了本王的命……”

“金缕衣!”衆太监欢起呼喊：“王爷的命保住了!”

天下第一防身利器，便是举世无双的“百寿甲”，再次则是造价昂贵的“金缕衣”，看唐王爷毕竟机警过人，那百寿甲虽已送了出去，他却还记得穿上这件“金缕衣”，总算在危急时留下了性命。房总管鬆了口气，凝目来看伤处，却见宝衣的金线早已寸断，皮肉处更已见血，足见刺客下手之重，若非適才唐王爷开枪自保，逼得刺客缩身迴臂，恐怕早已当场毙命了。

房总管回思刺客形貌，想起该人身形矮小异常，手上又拿著一柄奇形匕首，不觉想起了一人，大惊道：“快走!快走!方纔那人是『招度罗』，他还有同伴接应!”

衆太监茫然道：“招度罗?他是谁啊?”房总管也不知该如何解说，只得急急抱起唐王爷，狂奔而出，衆太监心下茫然，虽不知总管在怕些什么，便也隨之奔入了院里，衆人到了大门前，正要开门而出，忽听砰地巨响，那大门竟给人捶了一拳，带得门閂隱隱震盪。

砰……砰……大门震动不休，门外似有野牛猛兽埋伏，衆人相顾骇然，那老汉不觉揉了揉眼，喃喃地道：“是谁在敲门啊?”夜半人静，祖庙外便是坟地，此时若有人前来敲门，那也是鬼不是人。房总管满心害怕，大声喊道：“什么人?”

话声甫毕，门外震动止息，竟尔悄然无声，唐王爷深深吸了口气，自知门外定有什么大力士到来。不过此行兵强马壮，看自己带了八名异国高手保驾，房总管手下亦有一十二名太监，再加上房总管自己，共计二十一名练武人。他心下稍安，当即目望南洋力士，道：“义瓦，你上前开路。”门外埋伏猛兽，唐王爷便也遣出阵中第一力士，看这“义瓦”出身三佛齐国，气力之雄，称霸占城、真腊、急兰丹等南洋十余国，料来蛮力对蛮力，断无吃亏之理。

一片沈静中，南洋力士举起了金锥，上前开道，众高手艺高人胆大，便將南王爷裹在核心，慢慢朝大门走去。那南洋力士自负勇力无双，索性除下门閂，將门板拉了开来，他向外张望，只见大门外黑漆漆的，似无埋伏，便做了个手势，示意衆人前行。

嘶……漆黑之中，响起了细微呼吸声，衆太监嚇了一跳，大声尖叫：“有人!”衆人急急退开，只见门外现出了黑影，看他双手抱胸，通体漆黑，竟尔瞒住了衆人的目光。

砰!砰!碰!黑衣身影开始迈步了，这人气力好大，不过区区几步踩下，便让石子地隱隱裂响，房总管惊道：“快!快推上了门!”南洋力士低吼一声，抛下了金锥，双手推门，便要将门板闔上。猛听一声闷响，门外伸来了一只大黑掌，阻住了门板去路，跟著一股气力发出，黑影竟要跨入门内。

黑影要进来了，南洋力士箭步向前，拼出了全身气力，便要将大门推上，奈何门板寸寸向内开启，来人气力竟是极大，任凭南洋力士双足抵地，咬紧牙关，却还是阻不住倒退之势。房总管尖叫道：“兔崽子们，还愣著做什么!过去帮忙啊!”

衆太监大惊失色，忙抢到南洋力士背后，一齐发力呐喊，盼能助他一臂之力。

双方一在门内、一在门外，各自以力较力，只见十二名太监组成了人龙，成了南洋力士的后盾，衆人齐声呐喊，齐心协力之下，门板慢慢外移，便將那黑影推了出去，房总管亲自衝了过去，嚷道：“大家一起上！”

全场高手全都上来了，不只房总管下场，连那老汉也来帮忙，衆志成城之下，那黑影身子渐渐后仰，单掌渐渐退让，料来也吃不起这股巨力。眼看门板便要闔上，猛听呼吸声有异，那黑影深深吐纳，手掌向后一撤，划过了一个半圆，“喝啊”一声大吼，掌力排出，轰地巨响中，大门已然四分五裂，衆太监更如破风筝般飞了出去，一个个滚跌在地。

“哎呀…我的妈啊……”房总管疼哀哀的爬起，只见大门下现出一条黑衣巨汉，他身形肥壮，挺泅凸腹，加上黑头蒙面，那诡异凶恶之貌，却与佛图里的夜叉王何异?

哑碰的脚步声中，夜叉神震地驾临，南洋力士已是首当其衝，一声怒吼传过，南洋力士使出了铁头功，只见他俯身弯腰，如野牛般向前狂奔，一声闷响，脑袋已重重撞在敌人的肚子上，跟著双手盘住夜叉神的腰间，拿出“玉带围腰”的绞骨功夫，死命缠斗。

吱……吱……靴子与石地板相抵，发出了怪响，南洋力士双脚死命顶在地下，身子却益发退后，衆人骇然来看，只见那夜叉神双手敞开，大步迈进，如入无人之境。

轰地一声重响，夜叉神採出手来，单手揪住南洋力士的背心，將他重重向地一摔，跟著跨入院中，威严怒目所过之处，嚇得衆太监全数尖叫起来，唐王爷虽惊不乱，当即咬牙传令：“梵噠，上前御敌！”唐王爷一声令下，天竺高手立时出场。看这黑衣巨汉膂力惊人，体格雄大，决计不能与之硬拼，若要“以柔克刚”，唯独天竺高手能够办到。

此时场面危急，天竺高手不待文縐縐地邀斗，登已奔上前去，双方各自探出一手、十指相接，那黑衣巨汉仗著力大，正要將人举起，那天竺修士却已发动了软骨神功，只见他关节一个扭转，竟尔转到了敌人背后，跟著膝盖上顶、手掌下压，已算牢牢制住了对手。

一个人关节受制，便有天大的神力也使不出来，唐王爷心下大喜，又道：“瑞佐，把他做了。”瑞佐拔刀在手，正要奔將过去，忽见那黑衣巨汉身子一矮，手腕溜溜转了一圈，居然也钻到了天竺高手背后。

这招软骨功出手，登嚇得房总管瞠目结舌，万没料到这人身子如此巨大，筋骨却如此柔软，正骇然间，猛听喀地一声脆响，那天竺高手仰天惨嚎，竟给对方扭脱了关节。

来人武功极为渊博，他气力之大，远胜南洋第一力士，筋骨之软，犹超天竺密法神通，此人无所不学，无所不能，真不知是何来歷。眼看两大高手都已败阵，唐王爷已是恨恨咬牙：“大家退开!我来对付他!”举起短枪，便朝那人身上射去，轰隆一声大响，烟消瀰漫中，只见黑衣巨汉扎下马步，左拳置腰，右拳正衝，拳锋毫无损伤，地下却躺了一颗枪丸。

眼见世上竟有这等铁拳，衆太监骇然无语，唐王爷愕然颤声：“这……这是什么武功?”房总管呆呆看著那人的拳脚架式，骇然

道：“这……这是少林寺的罗汉拳……”

天下武功出少林，寺中武僧拳如铁石、力如蛮牛，尚且精通瑜珈软骨，眼前这名黑衣怪汉若非是少林武僧，怎能集天下神通於一身?

一片惊骇之中，只见黑衣巨汉缓缓下腰，拾起了南洋力士留下的金锥，跟著斜目瞧向唐王爷，霹雳一声怒吼，金锥已然当头砸来，唐王爷掩面惨叫：“瑞佐!出刀!”

东瀛第一快刀，已成最后救命法宝，嗤地一声低响，倭刀快如疾风，迎面砍上，金锥如撕裂帛，竟尔断成了两截。那“瑞佐”非但能下场救人，尚且得理不饶人，只见他左手按腰，右手横刀斩出，便要將对方砍成两段。

倭刀锐利无匹，竟能斩金断岩，看那夜叉拳头再硬，却也挡不下闪电般的斩刀，眼看刀锋即將加身，听得夜叉巨汉一声怒喊：“泥梨耶!”

夜叉王俯身向下，单手握住了大香炉，轰地劲风暴响，香炉从倭寇头顶飞过，嚇得他跪倒在地，险些给砸成了肉泥。

“救命啊!”香炉飞出，砸上了石臼，衆太监顿时四散奔逃。房总管怕得疯了，已然带头狂奔，其余天竺高手、南洋力士、东瀛快刀，连那村民老汉也脚底抹油，隨著房总管衝出门去，正死命溜亡间，房总管左顾右盼，忽觉队伍里少了一人，他啊了一声，惨叫道：“快回去啊，王爷还没走啊!”

衆人大吃一惊，赶忙又衝了回去，却见唐王爷仍旧呆站院里，与那夜叉神面面相覷。

夜叉神力大无穷，看香炉重达数百斤，他却能单手提起，这根本不是武学境界了，而是妖法妖术。衆高手不知如何御敌，一片惶然间，听得怪吼再次响起：“泥梨耶!”

香炉半空砸来，黑衣巨汉龇牙咧嘴，再次发出了神力，看此物如此沈重，一会儿迎面撞上，莫说唐王爷身穿“金缕衣”，便算多穿了一层“百寿甲”，怕也要给砸成烂泥。一片惊骇间，房总管居然手舞足蹈，哭笑道：“完啦!王爷成肉饼啦!”

噹地一声金响，香炉横飞三尺，坠落在地，砸破了满地青砖，那王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子，发觉自己居然还完好，一片迷惑中，衆

人急急撇过眼去，只见王爷身边来了一条长髮大汉，左拳挺举，竟是他以拳头震开了香炉!

夜色之中，最后的救兵总算赶到了。只见此人虎额豹面，长髮披肩，看那月光映照身影，那头黑髮竟是亮如纯银。

全场高手来自四方，天竺人状似木炭，或有倭奴武士体型矮怪，却只有这个长得像人。房总管生平最爱威武男子，一见英雄形貌，不由大喜道："你是谁?"

"煞金!"黑衣巨汉暴怒暴吼："又是你这廝!"砰砰大响之中，夜叉神衝上前来，已与长髮男子扭打一团，双方神力惊人，一个举香炉，一个拔树干，打了个飞沙走石。那男子全力抵挡攻势，一面镇静发话："王爷，请你先走一步，咱俩京城再见。"唐王爷虽在慌乱间，兀自不失礼数，嘶哑道："多……多谢灭里將军援手……"

"灭里將军?"房总管奇道："王爷……这人也是你的属下么?"唐王爷喘道："不……不是，他……他是宝石主人的手下……叫做帖木儿灭里……"

那长髮男子甚是耐打，挨了香炉连番重击，却还能支撑不倒，再看他还击招式甚是奇异，出拳如勾，拳锋似刀，料来绝非中原路数。房总管越看越疑，还待多问此人来歷，却听轰地一声，香炉又给抛了过来，直嚇得他夺门而出，尖叫道："快逃啊!"

衆太监哭得哭、逃得逃，在王爷的带领下，便夹著那老汉飞奔下山，堪堪来到平地，只见远处又走来了一人，看他提著一只伞，好似是乡民出门溜躂来了。衆太监不知高低，只悄悄从那人身边擦过，正害怕间，忽听那人冷冷地道："哪一个是唐王朱郅?"

衆人回头一看，惊见那打伞的身穿黑衣、头戴黑罩，竟又是个没脸孔的。房总管霎时淒厉惨叫、夹著王爷落荒而逃。东瀛武士则是大吼一声，当场拔出凶刀，便朝铁伞人砍去。

铁伞魔大战倭刀狂，房总管自知遇上了十二神將的"宫毗罗"，一会儿中原魔怪大战东瀛倭寇，可别来个扬威异邦才好。他背著王爷，一路急急逃命，约莫经过了半里，前头又来了一人，看那人手提朱红宝杵，自在田埂里等候，不消说，又是个铁杵魔来了。

“去杀了他!”房总管心头发毛，立时將天竺高手踢了出去，嘰哩咕嚕的梵语之中，双方大打出手，至於谁胜谁负，那可管不著了。

衆人沿途逃命，路上不一会儿来个摇扇子的、不一会儿又是个打陀螺的，眼看关卡无数，房总管也只能见招拆招，每逢敌方拦路，便踢出一名异国高手挡架，堪堪將至杨家村，高手已然全数用尽，衆太监躡手躡脚，正感害怕间，猛见道上又来了个人影，看他手持一柄扫帚，已將道路霸住，想来是个扫地魔。那老汉嚇得魂飞魄散，惊道：“又来啦!”正要掉头飞奔，却听那人讶道：“老伴，你跑什么跑啊?我又没打你。”

衆人定睛一瞧，面前却是个老妇，却是杨家老汉的那口子来了。那老汉哭叫奔前，嚷道：“老伴!险些没命见妳啦!”那老婆婆给他一把抱住，不觉讶道：“干啥啊，鸡皮鹤髮的，还时兴这个?”正纳闷间，却听唐王沙哑地道：“老婆婆，咱们要赶路……您……您村里可有马车?咱们想借一辆。”

衆太监鬆丫口气，都知道有车可以逃亡了，却听那老婆婆讶道：“借车?不必借啊，你们的朋友来接你啦。”说著便回首过去，朝远处挥手：“几位大爷，你们的朋友回来啦，赶紧过来接人吧。”

听得此言，房总管二话不说，立时抱著王爷逃命，衆太监兀自不知死活，只哈哈笑道：“援兵可来了。”正挥手笑喊间，却听得远处马蹄隆隆，大批骑士飞驰而来，烟尘飞扬间，诸人慢慢从背后抽出长刀，当是要现宰了。

“镇国铁卫”精锐已到，一十八骑一字排开，气势慑人，嚇得衆太监拔腿狂奔，隆隆、隆隆，沙尘擦过身边，大批骑士追出，那老汉呼爹叫娘，正要隨太监们奔逃，却给老婆一把拉住了，讶道：“你跑啥啊?关你什么事?”那老汉也是眨了眨眼，愕然道：“是啊，关我屁事?我为何要跑啊?”

“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啊!”衆太监拿出了吃奶力气，一路狂衝百尺，好容易追到了房总管背后，登时哭喊道：“公公!现下望哪跑啊?”背后追兵將至，房总管自也不知该当如何，当下拿出了看家本领，一见前头有座树林，立时钻了进去，一见林间有棵大树，立时绕树打转，猛见树旁有处草丛，便即滚了进去，连著几招使出，便已逃入了高粱田里，匆匆亡命而去。

高粱梗子极高，足供藏身之用，衆太监正要缩身保命，却听刷刷之声不绝於耳，面前十八骑一字排开，长刀横腰来砍，如除草般砍断高粱梗子，衆太监自知脑袋不保，只得从高粱田里窜了出来，却惊觉面前已是一片平原，再无一物可供遮蔽。

骑兵即將赶到，双方若奔上了平野，脚程对决之下，两条腿的如何跑得过四只脚的?衆太监起了怯懦之意，忙取出了银票，盼能以银赎命，唐王爷喘道："没用的……客栈中人是买不动的，绝不会和咱们打商量……"衆太监哭道："那咱们该怎么办?"

"势已至此，回头亦是无用。"唐王爷遥指北方，咬牙道："咱们杀回北京!"

"衝啊!"衆太监又哭又叫，齐向前奔，听得高粱田里马鸣啡啡，杀手骑士分从左右两翼包抄而来，刷刷数声，黑暗中敌骑全数举刀，唐王爷趴伏在房总管背上，拿出火枪向后轰击，虽知黑暗中毫无准头，却还是频频填药，盼能缓下追兵来势。

轰隆隆、轰隆隆，一十八骑奔入草原，宛如猫捉老鼠，几次逼临砍杀，已是险象环生，却於此时，听得房总管一声尖叫："王爷!你看!"

天边一条烟尘，冲天而起，眼前连草原也没了，仅余一条阳关大道。在那道路尽头远方，竟似有大队骑兵奔驰而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镇国铁卫"又有援军来了，这回不知到了多少兵马，竟使大地轰轰作响，宛如雷鸣。前有狼、后有虎，房总管再也无力背负王爷，索性坐倒在地，等著给人当头一刀。

啡啡马鸣，背后骑兵已在数尺不远，前方更如雷轰一般，沙尘飞得满玉局，唐王爷咬牙切齿，正要闭目待死，忽然间北方一面飞扬旗幡飞入眼帘，正是"虎威"二字。

"勤王军！"唐王爷提声呐喊："咱们快躲开!"他奋起了最后气力，拉住了房总管，一併滚入了田边沟渠，其余小太监逃命不落人后，便也一齐跳了下去。

轰隆隆、轰隆隆，第一面旌旗当先飞驰，见是"虎威"，其后则是"龙骧"、"豹韜"、"凤翔"……"动王军"的重甲骑兵来了，但见沙暴扑天而起，雪泥混了尘土，震得十来丈高，眼前正是"勤王军"麾下

的“驃骑三千营”，旗下“虎威”、“龙骧”、“豹韜”、“凤翔”……各路骑兵卫所尽皆到来，不知有多少兵马在此。

举世第一重甲骑兵，並非是在关外蒙古，而是在关内中原。自大金国野狐岭之战，世间还不曾见过这等骑兵出征之势，威力所及，当真是天地变色，谁也无法搦其锋芒。

颼颼连声，快马擦身而过，房总管气喘不休，他躲在高粱田的沟渠里，忙去察看“镇国铁卫”的动静，只见敌方早已掉转马头，给大军隔在大草原对过，再也闯不过来了。

骑兵震地，一只又一只兵马疾行而过，整整一柱香时分过去，仍是无止无尽。眼见远处无数军旌拥著一面大幡，名曰“驃骑三千营”，更远处则是总军之名，號曰“勤王”。帅旗將至，唐王爷急忙爬了起来，挥手嘶叫：“德王爷!”

唐王喊声不能及远，衆太监便扯开了尖嗓门，齐声喊叫：“德王爷!德王爷!”房总管见对方不理不睬，忙捡了一块石子，奋力朝帅旗砸去。

“呼溜”，石子砸到了人，帅旗微滞，瞬时马蹄震地，全军向旁涌散。房总管呆呆看著，只见一匹匹马儿包围著自己，旋即鏗鏗连声，千柄长刀出鞘，嘎地重弦绞响，万张硬弩开张，全数指向地下的倒楣鬼。

“别乱来!别乱来!”房总管大惊失色：“咱家是东厂的房万年!您别乱来啊!”这房总管原来叫做“房万年”，自他升上高位以来，衆下属还是头一次听他自报名姓，足见“勤王军”的兵威当真慑人无比，连本朝的秉笔太监也禁不起一嚇。

远处骑兵如海分开，一面王幡移走而来，正是“临徽德庆”里的德王爷到了，这四王是天子心腹，平日率领“天子亲军”，专只听从正统皇帝一人的號令，不只房总管怕他们，连伍定远的“正统军”也得忌惮他们三分。

马蹄踏踏，一名传令亲兵骑马来了，他坐在马上，冷冷地道：“来人是东厂的哪一位?可有令牌信物?”房总管见来人不是德王本人，不觉愣住了，那传令亲兵不耐烦了，大声又道：“信物！”房总管囂张一世，如今也落得虎落平阳，他从怀中取出了令符，陪笑道：“咱家是东厂房万年……敢问军爷，德王爷人呢?”

令牌抛了回来，亲兵高跨骏马，冷冷地道：“王爷公务在身，没空见你。”房总管气得全身发抖，却也不敢反驳，又听亲兵训诫道：“动王军开拔行军，天下百官不得阻拦。下次再有无礼情事，休怪我等先斩后奏。”霎时提起了嗓子，厉声道：“听到了么?”

“听到了!”衆太监毫无骨气，一同跪地答话，房总管气得眼冒金星，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头，只得忍气道：“军爷别动气，咱家也有皇命在身，方纔奉旨出宫。只因路上不巧遇上了土匪，受了点轻伤……得向德王借几匹马……”

“行了。”那亲兵毫无耐性可言，一听对方借马，便把眼色一使，背后涌来一群兵卒，牵出了十来匹战马，交给了衆太监。房总管有意討好他们，便从怀中取出几张银票，示意打赏，几名亲兵拿到手里一看，却只嗤地一声，扔到了地下，不层一顾。

勤王军乃是天子亲军，身分何其尊贵，岂会在意几两银子打赏?眼看小兵小卒趾高气昂，竟把银票扔了回来，倒是惹得衆太监急急去抢，气得房总管大骂道：“不许碰!拿去烧掉!”

唐王爷不愿与勤王军打交道，他喘了半晌，正要勉力爬起，却听阵中传来嗩呐高鸣之声，隨即號令响起：“驃骑营听命!全军火速……推进霸州!”

轰隆隆、轰隆隆，大军再次发动，但见旷野兵马不断涌至，队伍绵延，似乎急於赶路。唐王爷怔怔地道：“霸州?他们去霸州做什么?”房总管咒骂道：“管他们要死要活?今夜怪事够多了。”

唐王爷点了点头，今夜他饱经惊嚇，早已筋疲力竭，当下与房总管相互搀扶上马，便朝皇城方位疾驰而去。

第六章　牺牲小我

雪停了、风停了，刚下过雪的大草原里，星月无光。

阴阴……暗暗……新雪漫地，色呈灰败，天空的云朵如卵累结，垂挂在天，好似随时都要坠落下地，压得天崩地毁。

这样的夜里，什么都瞧不到，无分东西、不辨南北，湿黑冷暗之中，忽然间，远处山头亮了起来，那儿居然有光。

红光……小小的红光点，相距极远，阴暗中宛然是只夜明珠，温润晶莹，让人不禁想要触碰。忽然间，小红光后头也亮起来了，那儿又来了一只小红点，紧紧尾随。

两只小红点盘踞山头，那模样不再像是夜明珠，反而像是火龙的双眼，凛然生威，仿佛山头上来了一头怪物。

慢慢的，两只小红点开始走动了，它们从山头行下，背后却又跟上了新的小红点，一只一只，陆续上山，越来越多，密密麻麻，渐渐的、慢慢的……从山头到山腰、从山腰到山脚，入眼所见全是亮红点，那模样好像是……

笼！大火龙！它全身着火，沿着山丘蜿蜒而下，照得四野通红。它越行越近，越近越亮，紧紧盘住了整座山，猛然间，草原里传来震动声……

轰……踏！轰……踏！轰轰……踏！

火龙爬上大草原了，它的每一步都带了雷震，轰声如雷，骤合骤急，堪堪让人掩耳尖叫之际，大地竟尔停止震动，再无一点声息。

“神……策师！”一名男子手持火把，跨于战马之上，扬声传令：“列一字阵！”

白雪震得半天高，一瞬间，数以万计的小红点脚步整齐，一同踩出了太古火龙的气势。

轰踏！轰踏！轰轰……踏！火龙开始转向了。它以龙首为基，龙尾缓缓旋转，在雪地上扒出了数十里足迹，最后成了一座长长的横墙。陡然间，龙头像是生气了，它发出了威武怒嚎：“都司段奉节……报！”一名将领仰天大吼：“神策师前卫兵马！抵达霸州！”

笼首发声，喊声一波接一波，龙身中段旋即呼应：“都司严通德……报！神策师左卫兵马！抵达霸州！”、“都司冯靖南……报！神策师右卫兵马！抵达霸州！”

神策前卫、神策左卫、神策右卫……前后左右中，神策五卫尽数抵达，五条小火龙缓缓靠近，首尾接连，竟尔合成了一条大火龙，它的全名是……

“督师耿国珍……报！前锋营麾下第一疾行兵马神策师！全军抵达霸州！”

轰！轰！“神策师督师”耿国珍一旦仰天高呼，全军登时再震脚步，两万名兵卒齐声踏步立定，大地亦为之震动不休。

确实像火龙，兵卒们手中高举火把，望来便如火龙的红鳞甲，当前两面旌番，更似龙首鹿角，左侧是血红军号，是乃“勤王”，右侧则为师旅旌番，人云“神策”。

“神策师”到了，此军共计二万八千人，主帅为“督师总兵宫”，简称“督师”，旗下五位“镇抚千户指挥使司”，人称“都司”，每位将官分掌“前后左右中”各一卫，统领五千六百人。

时于午夜，天黑地滑，此际“神策师”抵达霸州，虽说带来了两万八千名兵卒，可他们的人还是嫌少，面前的大草原如此宽阔遥远、如此荒寒寂静……不管“神策师”带来了多少人，它们也填不饱草原的大肚子，它实在太大太大了……

寂寞的神策师，独处于浩瀚天地之中，竟是如此微不足道……甚且孤单得让人怕……

轰……踏！

骤然间，大地又次传来雷响，一声一声，伴随着远方的口号：“神正师！”啪地马鞭抽响，黑暗中有人扬鞭高呼：“列一字阵！”

援军来了，草原上抵达了第二路兵马，“神正师”，这尾火龙也以龙首为基，龙尾渐渐旋转，成了一座连绵横墙。猛听当地大响发作，铁链缚出，系住了“神策师”与“神正师”，两条火龙合而为一，成了一条首尾长达四十里的神龙。

轰踏！轰踏！轰轰……踏！踏步声还没完，西方又有援军来了，只听远处不绝响起口令：“神武师……”、“神恩师……”、“神佑师……”

“列一字阵！”

大草原上来了一只又一只兵马，远处旌旛标明了它们的师号：“神武”、“神恩”、“神佑”，加上了先前的“神策”、“神正”，以及行将抵达的“神德”、“神威”、“神泽”“神荫”……此地军马合计一十二师，共计三十三万六千人，它们很快会合而为一，成为一尾天下难得一见的大猛龙……它的全名是……

烟尘滚滚，一匹快马飞驰而来，马上乘客身着黄袍，手握宝刀，听他喊道：“奉皇令……”

霎时之间，草原上传来无数回声，奉皇令…奉皇令…奉皇令……这三字传到了十二名督师口中、又从六十名都司嘴里吐出，呼声自远而近，由近再至远，骤然间旷野里响起了天雷霹雳：“奉皇令！前锋营提督朱昕……报！”

三十三万六千八百名兵卒鼓起丹田，陪着黄袍男子纵声呼喊：“勤王军麾下神枢十二师，全军开抵霸州！”

天地震动了，连乌云也给吼声震散，风开见月，月神透出脸来，须臾间，银光反照千层云海，照出了眼前景象，只见草原里万军数组在前，入目所及，每名兵卒手中都握着一面钢铁盾牌，高六尺，宽二尺半，各以铁链相连，远远望去，一面面铁盾辉映月光，已然布置出一座长达两百四十里的钢铁盾墙。

一百里有多长呢？以快马奔驰，须得半个时辰方能奔完全程，若用两条腿来走，那得花上一天以上的时光。如今这两百四十里却成了一座钢铁城墙，横亘在这绵延无际的大雪原之上。

阵地后方有人在驾马飞驰，那是庆王朱昕在巡查了，他沿着人墙去望，但见阵地里一面又一面旌旗飞扬，“神武”、“神威”、“神德”、“神策”……万军屏息无言，尽在等他发号施令，朱昕却不多说话了，仅从参谋手中接过号炮，燃着了引信，施放上天。

砰地大响，火炮飞上夜空，蓝色焰火爆炸开闪，光辉足比月轮，蓝光尚未消散，阵地后方竟也窜起了一道焰火，轰然爆炸声中，夜空已给染成了一片金黄，也照出阵地后方的景象。

十里外来了一片人海，第二拨兵马也到了，自西望东瞧去，第一面旌旗上书“武威”，其次是“武策”、“武宁”、“武平”、“武正”……一十二面旌旗之上还有一道长旖，上书五字，曰：“内团营武兴”。庆王爷望见了营号，登时拊须颔首：“武兴十二师到了。”

时在午夜，“武兴十二师”开拔，这路兵马也是钢铁步卒，人人手持铁盾、迈步而行，望之便如一座城墙缓缓前进，声势惊人。堪堪来到了“神枢十二师”阵后，轰踏两声传过，全军旋即立定脚步，便在阵地后方布置了第二道铁墙。

“前锋营神枢”、“内团营武兴”，这两营兵马总计二十四师，六十六万人，数组达一百四十里，两营兵官一前一后，排出了两道钢铁盾墙，无论谁要闯向北京，便得冲破他们的防线。

众将士堪堪站定方位，遽然间狂风席卷，无数雪块混了风砂，火辣辣地打上面颊，两营将士吃惊诧异，纷纷朝西而望，只见极远处卷起了扑天雪浪，高达十来丈，直朝阵地卷来，满场将士面色震恐，正要转向御敌，却听众督师急忙喊话：“莫慌！是自己人！是自己人！”

轰隆隆！轰隆隆！北方忽起风暴，大地竟为之震荡不休。雪烟弥漫，一片飞砂走石中，一条飞龙自北而南席卷而来，堪堪来到近处，又是一枚火炮飞上了天，砰地爆炸之中，漫天绿黄，却也照亮了他们的旗号。

“骠骑三千营”到了，这些全是重甲骑兵，“虎威”、“龙骧”、“豹韬”、“凤翔”……将士足跨战马，携枪挂矛，已然来到了“武兴内营”背后，旋即开始布列阵式。

啡啡……啡啡……马儿在鸣，战士呼号，铁蹄踩得人人耳鼓作痛，继内团营、前锋营之后，此地整整又来了一十二师，他们不只有三十三万战士，尚且有三十三万匹战马。这便是北方第一铁骑，“骠骑三千营”的军威。

“举……王旗……”一片寂静间，阵后二十里传来呼喊，两边距离太远了，呼喊闻之不楚，可喊声方过，“举王旗”三字忽然近了一里。举王旗……举王旗……举王旗……声浪扑天盖地而来，瞬息之间，须臾之际，天地交接处冉冉升起了一面旗帜。

万军之中，夜空之下，帅营后方燃起了熊熊圣火，照亮了人间正统之号。

“日月旗”！驱逐鞑虏的旗号，它高举在天，左日右月，承天踏地，八字以明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勤王军大都督……报！”

勤王军总帅终于到了，伴随主帅现身的，则是地下的阵阵异响。

嘎嘎……嘎嘎……车轮磨在地下，依稀是重物拖拉声响。最后一路兵马到来，大批火炮也随即到来，鸟统、长枪、洪武炮、神机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一旦现身，便说明了“神机皇营”也已抵达战场。

“天字十二师”携枪带炮，“应天师”、“承天师”、“奉天师”、“勤天师”……诸师护卫了勤王军大都督，“临徽德庆”的徽王朱祁。他虽非四王之长，才智却能居首。

“勤王军一百三十四万兵马，如期开抵霸州！”话声完毕，参谋立时向天施放焰火，爆响传出，天边染为亮红，“内团营武兴”、“前锋营神枢”、“骠骑营三千”纷纷呼应，但见橘色焰火、金色焰火。绿色啖火全数升空。

徽王爷朱祁驾马飞奔，从无数队伍里穿过，一时振臂高呼：“全军举旗！”

轰隆隆轰，火光满天，一时间全场旗帜都举了起来，但见旗海如林，日月王旗迎风招展，“勤王”二字随即升空，旗下四面营旗跟着高展，分别是“前锋营”、“内团营”、“骠骑营”、“神机营”，各营之下又有一十二面小旗，见是“神策”、“武威”、“豹韬”等师号……

军幡有所谓“旗旌旖帜”，旗是朝号，旌是军号，幡是营号，帜则是师号，眼见全军到齐，徽王朱祁刷地一响，抽出了尚方宝剑，举剑传令：“奉天承运，皇帝诏日——勤王军即刻开拔，推进霸州城！”

主帅下令开拔，全场二百四十名督师取出了号角，一同向天吹鸣。

呜呜……呜呜……号角迎风高响，月神心生害怕，赶紧躲到乌云后头去了。天边开始飘雪，大地一片黑沈，猛听脚步踏响，百万人声嘶力竭，齐声呐喊：“为国、为民、为大我 1 轰踏！轰踏！步兵开道，马兵压阵，黑漆漆的雪夜里，一百三十四万名兵卒开始推进，但听战鼓隆隆，号角高鸣，只见“前锋营”三十三万兵卒当先开路，“武兴内营”三十三万将士随行在后，“骠骑三干营”背后压阵，守护着本阵的“神机皇营”。

轰踏、轰踏，脚步声不绝于耳，战士们脚步整齐，一里又一里向前迈进。骤然间，远方传来呼喊：“停……”

“停！”“停……停！”当当……当当……有人开始鸣金，声浪一波接一波而来。须臾之间，前锋营率先停步，人人都在瞧望自己的脚边，那儿有一条线，望来像是血。

古怪的红线，好似是腥红鲜血，连绵无尽，长达百里，虽不知是何方高人所为，但用意却不难明白，这是个忠告，提醒来人不可擅越界线，因为他们已经逼近了决战终点，魔城霸州。

“封……锁道路！”大都督下达指令，三名提督郡王分派号令，全场都忙了起来，只见一面又一面铁盾架作了整齐阵式，背后“神机皇营”架起了火炮，对准了远方，“骠骑营”也准备了长枪弓箭，全军宛如血肉长墙，已然封锁了通往京师的道路。

一片宁静中，人人屏气凝神，都在瞧望远方的城池。黑沉沉的霸州，夜里看来雾蒙蒙的，有些像是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不知不觉间，人人都吸了口气，心里有些忌惮。

徽王爷身为勤王军总帅，当此大战前夕，自须激励士气。他驾马奔驰，沿着人墙训示：“勤王军！吾等精忠报国之士，抛头颅、撒热血，一切所为何来？”全场将士默默无言，等候徽王爷开示，一片寂静中，徽王爷纵马飞奔，高喊道：“为国！”

为国……为国……为国……远处喊声由远而近，由近再至远，马蹄声响起，说话声来到“德王爷”口中，听他喊出第二个答案：“为民！”为民……为民……喊声一波接一波传下，从“德王”到“临王”到“庆王”，穿过了督师耿国珍、越过了都司段奉节，最后来到最前线队伍，停在一名小兵嘴里。他姓张名缘根，上有高堂，下有妻小，此时仰起头来，似要对月神妹妹说答案，听他大吼道：“为大我！”

“为国！为民！为大我！”黑漆漆的大地里，爆出了轰然巨响，百万兵卒放声呐喊，二百四十名都司擂动战鼓，人人都在纵情大叫。徽王爷掉转马头，沿人墙回奔呐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等勤王军勇士！众将士，你我上保江山社稷、下护百姓万民，纵使大敌当前，斧铁加身，你都不能……”

“心存惧怕！”全场二百四十名都司一同呐喊，霎时之间，每个小兵都如张缘根一样，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不能怕……不能怕……自己绝对不能怕，耳中又听训示传来：“千万记得，一会儿无论你受了多重的伤、遭遇多少敌人包围，你都必须牢牢记住，纵是死，纵是失却一己性命，你都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徽王爷骑在马上，恰恰来到张缘根背后，无名小卒正想回头去瞧大老板的面貌，却听一声霹雳大吼：“放开

你的……盾！”王爷声嘶力竭，在张缘根头上吼了这么一句话，险些把他震聋了。

“勇士们！宁失性命，你也要……”临徽德庆四王一同振臂向天，激励士气：“寸土不让！”全场将士受了激励，登也放声呐喊：“寸土不让 1 寸土不让！寸土不让！寸土不让！百万兵卒学着张缘根的模样，人人仰头呐喊，手提铁盾鼓噪撞地，声势极为惊人。帅账本阵更已开炮轰炸远方，以来示威挑衅。

轰砰！轰砰！自“野狐岭”大金国决战蒙古铁骑后，北方不曾再有这等惊天动地的出征场面了，但见铁盾列墙，长一百四十里、炮车、骑兵、铁盾，三阵连环，纵深达二十里，纵使成吉思汗复生、符坚大帝再世，见得如此军威，怕也要骇然变色。

什么都不怕了，即便霸州真是鬼门关，他们也不敢开鬼门。因为这儿来的是“勤王军”，天下第一精兵。

本朝共分三军，除常驻西北的“正统军”之外，最强大的便是面前这只“勤王军”，此军拱卫京城，代代世袭，平日里寓兵于农，以千户为一所，合五所为一卫，出征时先并师旅、再并团营，国家一旦有事，可调兵员达四营四十八师、二百四十卫所，总计一百三十四万名精兵，他们装备第一、粮饷第一，人数更是第一，是以父老相传，即便“正统军”与“留守军”连手造乱，“天子亲军”也能轻易敉平。

在这前所未见的大阵仗中，功课第一吃紧的便是“前锋营神枢十二师”，此营肩负短兵相接之责，主帅为“庆王爷”朱昕，至于他手下诸师中最为吃重的，则是督师耿国珍的“神策师”，此师连接左右兵马，可说是十二师中的枢纽。至于枢纽中的枢纽，则是都司段奉节指挥的“神策前卫“，而那”神策前卫“里最关键的人物，则是一位没人认识的无名小卒，张缘根。

张缘根，直隶保定人，他左边有一十三万人，右边也有一十三万人，不过没人晓得，今夜的张缘根已是国家干将，他身处前线长墙正中央，实乃枢纽中的枢纽，关键中的关键。只要他倒了，铁墙便会裂成两半，再也衔接不起。

场面忽然静下来了，徽王爷不再训示，前锋营的庆王爷也没了声响，连带的督师耿国珍、都司段奉节也都噤默下来，此时人人噤默，个个无言，在这无声大地里，只剩下两个人有声响，一个是远在天边

拉肚子的正统天子朱炎，另一位则是前锋营的小兵张缘根，他拿起了水壶，咕噜噜地灌着冰水。

咕嘟……咕嘟……好喝的声响传来，一时如同疾病感染，段奉节拿起了水壶，耿国珍拔开了木塞，庆王爷也仰起头来，身边将士一个接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全军三位提督、四十八名督师，二百四十位都司，甚且连帅帐本营的徽王大都督，当此一刻都举起了水壶，痛快地灌着冰水。

啊……人人都累坏了，傍晚朝廷获得急报，说霸州城出了大事，便命“勤王军”就近驰援，那时徽王爷本在宜花院喝酒，一见朝廷的传令火速抵达，二话不说，便已急急奔出妓院大门，将其余三位王爷全数召集。

事发的时候，耿国珍人在小妾床上，猛听庆王爷到府踢门，不及穿起裤子，一把便将三个小老婆推开，火速下床，那段奉节本在吃元宵，也是给传令死拖了出来，押进了军营，后来的事没什么好说的，总之张缘根好容易从营里溜了回家，还在替孩子扎灯笼，便给上司抓个正着，也是怕给军法究办，便在孩子的哭声中冲出大门，火速溜回京畿大营。

没日没夜的兼程行军，总算及时赶抵霸州城郊，便又开始列阵围城。只是霸州临近京城，向来少有外敌侵扰，究竟有什么大事发生？是演军么？是打仗么？可为何带来这许多钢盾围城？朝廷事前不交代，事后不解释，好似忘了众兵卒还在过年，人人心中苦闷，却也无人闲话多问，毕竟皇命难违，一会儿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只能这么着了。

月圆在天，大地如银海，人无语，马不鸣，旷野间月亮姊姊再次露脸，四下月光明媚，好生宁静，连将官们也拉住了马，不再来回呼喊。一时间只有清风徐吹，伴着元宵夜的温柔月光，温柔拢住了远方的霸州。

安安静静的霸州城，除了地下那条红线，其余全无异状。人人都感安心了，日月朝在此一刻，当真是天下太平。百万军卒一同垂下头去，暗暗打着盹儿。

大军闭眼小憩，每个人都在休息，雪花飘飘，乌云偷偷笼罩过来，月光慢慢黯淡了，地下红线渐渐为飞雪所掩盖。一寸一寸、一点

一点，慢慢的、渐渐的，红线全数消失……之后，远处城池里传来了一声……

轰……

正鼾睡间，忽然大地摇了摇，带得万军身子轻轻一晃。兵卒也睁开眼了，张缘根咦了一声，他与百万兵卒一同垂望脚下，人人眼中都带署疑惑，却没人知晓是怎么回事。

是地震么？可这股震荡来得急，去得也快，浑不似地震的久久不息。诸人心生异感，正要相互探询，猛听后方传来呼喊："神策师听命！"督师耿国珍又下号令，想来他高坐马背上，必定瞧见了什么。段奉节虽说不知所以，却也如其余四名都司一般，同声高喊："全军听令！上前一步！"

"上前一步……上前一步……"叮叮当当的声响之中，神策师的两万八千名步卒肩挨着肩，依序跨上矮丘，张缘根也随势向前，抓紧了盾牌。

"沉肩！"一片宁静中，每位兵卒都似张缘根一般，半蹲乍靠，以肩头支撑了盾牌。

"低腰！"众兵卒跨开马步，如张缘根一股，两手抵住了盾睥下方，人人同心协力，合成了一百四十里的血肉盾墙。

长官不再下令，战场中也不再听闻声响，只余下身边人的喘息声，以及自己的心跳声。四下昏黑黑，雪花不绝飘落，可张缘根却是热汗湿面，他吞了口唾沫，正想举手擦汗，忽然问，地下再次震动。

轰……这回很清楚。非但脚下震荡了，远处还有很沉重的闷响。

是打雷么？不对，这不是打雷，打雷响多了，却不会带的地下震动。张缘根侧耳再听，只觉得方才的轰响有些像马蹄踏地，可细细分辨，却又不是。万马奔驰时骤如密雨，比这响声急得多了。

轰……又来了，那声响好似地牛翻身，耳膜里听不到什么巨响，可骨头浑浑欲散。

轰轰……越来越近了，有点像是巨人走路，可眼前就是看不到身影。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越来越可怕了，头一回听到这种怪响，不只张缘根骇然，连段奉节也是满心敬畏。想他官拜都司，早

年曾随军出征鞑靼，听过八千唢呐齐鸣、也听过万面战鼓擂响，这些巨响莫不惊心劲魄，可似这般低沉苦闷的怪响，却是前所末闻。

到底怎么回事？哑闷闷的哑响，听来苦慢慢，倒似地狱魔王跛了脚，一拐一拐向前走来。诸军冶汗直流，无人胆敢言语，约莫过了一柱香时分，又有异响传出。

咚、咚咚、咚咚咚……这回没有闷响，只有清脆声浪，它们咚咚咯地直响，那声响越来越急，越来越快，好似来自于面前的……

盾牌上！张缘根大感惊骇，他发觉自己的盾牌正在轻轻晃动，像是有人过来敲门。

黑暗的战地，不知是什么古怪东西来了，每个兵卒都吞了口唾沫，他们想从盾牌后头探头窥看，可又没了胆子，毕竟若有妖物作祟，难保不被咬掉脑袋。正迟疑问，盾牌前又发生了异响，那是隐隐然的哭泣声。张缘根大吃一惊，赶忙侧耳再听，蓦然听见了二个字："肚子饿……"张缘根再也按耐不住，他从缝隙望外瞅望，赫然见了一名哭泣孩童，他一手擦眼泪，一手拍盾牌，不住细弱啼哭："肚子饿。"

肚子饿……肚子饿……四下响起哭声，不旋踵间，每面盾牌都给拍出了声响，哭声由焦虑转为躁恨，由躁恨化为凄厉，最后终于化作了一声狂嚎："肚子饿啊！"

轰……三十三万面铁盾一齐晃荡，在此一刻，全军将士都在出力顶推，每双军靴也都奋力踩上了泥地，可咬牙切齿之中，却挡不住钢盾向后摇晃之势。

"神策师！撑住！"、"神策师！撑住！"、"大家抓紧盾牌！出力推！出力推！"

推……推……推……面前的东西力气好大，盾牌向后剧烈晃荡，盾牌问的铁链锁紧绞缚，到处都是当琅琅的声响，每个人都在紧咬牙关，到处都在死命苦撑，可就是没人知道外头来了什么东西，只晓得他们力气好大，即使是三十三万名战士在此，也无法与之匹敌。

降呼呼阵，有东西跑过来了，漫山遍野、鬼哭神号，如雨点般的撞在盾牌上，又听得"轰"地巨声再响，三十三万人一齐痛苦呐喊："啊！"

开始后退了，百里钢铁盾墙底挡不住了，背后的庆王爷厉声传令：“前锋营撑住！无论如何，一定要撑住！全……军撑住！”

一片惊慌呐喊中，第一线将士与不知名的怪物短兵相接，谁知队伍根本抵挡不住，不到—柱香时间便有后退迹象。背后的“武兴内团营”、“骠骑三千营”虽不曾接触敌人，可前线呐喊如雷，声声入耳，想来他们内心的惧怕骇然，怕还比前锋营将士更甚。

到底是什么呢？外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张缘根使尽吃奶的力气：心里却是又慌又怕，忽然间，远处不知是哪路兵马率先叫了起来：“饿鬼！是饿鬼！饿……鬼来了！”

饿鬼来了……听来像是凄厉的尖叫，又像是绝望的哭喊，张缘根却也吓傻了，原来是这样的东西打地底钻出来丫、无怪奔跑声又苦又慢，张缘根好害怕，越来越害怕，不觉也大喊起来：“饿……鬼来了！”

饿鬼来了、饿鬼来了、饿鬼来了！霎时之间，士气瓦解，人人惧怕，到处都在哭嚷叫喊，任谁都想弃盾逃亡。场面告急，前锋营十二位督师驾马来回奔驰，六十位都指挥使急急上前，人人都在大喊大叫：“不许怕！不许怕！前锋营将士听命！留守军据点已破，咱们已是京城百姓的最后防线！大伙儿必须撑下去！”

不许怕…不许怕……在长官的激励下，每位兵卒却都更加害怕，传闻中的西北饿鬼云集霸州，已然攻破了留守军据点，没人晓得外头到底来了多少只饿鬼，只晓得他们很饿，那腹中饥火好似激发了无上勇力，让他们前仆后继而来，逼得二百四十里的铁墙猛烈摇晃。

当琅琅……当琅琅……情势牵一发、动全身，铁链当琅琅地拉扯，这数万面盾牌唇齿相依，彼此以锁链相系，合为一面铁墙，“前锋营”将士只消一人力尽软倒，放落了手中盾牌，余势便会拉垮左右几十面铁盾，带得整面铁墙崩毁。

“武兴内营！上前一步！”眼看饿鬼即将冲破防线，武兴内团营也忙了起来，一十二位督师来回传令，“宁边师”、“威边师”也给调了出来，只消何处盾阵一破，随时抢上补位。此时情势极为不妙，依眼前局面观之，勤王军倘使不住后撤，两个时辰之后便要退到保定城，一天后更能退到北京，届时京师必成焦上，眼看局面危殆，徽王爷身为全军主帅，自是急急上前喊话：“勤王军听命！”

勤王军……勤王军……一百三十四万名将士一同高声答应，听得徽王爷激动呼喊：“勤王军将士听了！我军今夜退此一步！京城百姓即无死所！为了天下万民，我军将士务必死撑到底！”

“为国！”徽王爷抽落了马鞭，提气大吼，三十三万名步卒随着主帅悲声呐喊，奈何盾牌却逐渐后仰，六十六万只军靴参差退让，四下满布喀喀咬牙之声，闻来极为骇人。

“为民！”张缘根咬牙切齿，只与众将士死命抵住盾牌，头上又是冷汗、又是热汗，可盾牌却渐渐压下，撞上了小兵小卒的鼻梁。

“为大我！”三十三万六千人齐声发喊：“一、二、三、推！推！”

“啊！”百四十里的人墙一齐痛叫，骤然间血肉城墙剧烈晃动，还是被迫退俊了。

不行了，外面的饿鬼不知道有多少，竟然逼得盾牌不住倒退，全军逐步退却，慢慢压迫了“内团营武兴”，逼得他们率先撤出了半里。“前锋营”步步后退，张缘根也不住喘息，只是不同于后方将士，他凝目窥望盾阵外的地狱：心中其实并不怎么害怕，反而带了几分怜悯。

与繁华的京城相比，那儿真是地狱……大肚饿鬼，他们不知吃了什么，一个个都瘦成了皮包骨，可那肚子却似妊娠怀孕，硕大异常，眼见盾牌外的孩童不住哭泣，张缘根眼眶红了，一墙之隔，同世为人，为何一边胖呼呼，一边却瘦干干，这算是什么道理?

他心下一酸，想到了自家的孩子，便从腰间取出干粮，朝那枯瘦孩儿递去。

饿鬼孩童得见干粮，立时发出欢呼，想来肚子饿得狠了。张缘根满心施舍之念，正要将食粮送出，猛听背后长官一鞭抽上了脑门，怒吼道：“混帐！你干啥喂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敌人么？”张缘根愕然回首，但听都司段奉节急急呼喊：“全军不许动摇！你们记住了，绝不能让饿鬼进城！他们会吃人！”

吃人？吃人！最后两个宇宛如警钟，敲醒丁张缘根。对啊，天干地旱，收成不足，老天爷只交下了这么多米粮，养不活天下亿万生灵，可这些人不甘活生生饿死，于是他们向东而来，现下若不牺牲这一小撮人，整个天下都要给他们害死……

“为国！为民！为大我！”远处传来了朝廷的训示，张缘根也垂下头去：心中默默忖念：“孩子，对不起，为了天下大我，只有牺牲你了，”食粮收回了腰问，兵大哥不给了。那饿鬼孩子本等着吃食，一见干粮没了，不由呜呜地哭出了声，张缘根低头含泪，想给却又不能给，那孩子心存不甘，匆地大吼一声，便从盾牌缝隙问探手进来，竟要抢夺干粮。

“大胆！”眼见饿鬼抓人，一旁同伴见状不好，立时提刀来砍：张缘根惊觉了，急忙喝止：“住手！别伤他 1 张缘根迟了一步，但听惨叫声传过，血溅当场，饿鬼孩儿痛得号啕大哭，一只可怜的小手掌离开了主人，坠到了地下。

张缘根好害怕，他从盾牌的缝隙看出去，那饿鬼小孩滚倒在地，哀号起来，一旁来了好多饿鬼，出乎意料，他们没有吃掉受伤同伴，反而抱起了可怜小孩儿，呜呜地一起哭着。

啊……那是饿鬼小孩的家人……鬼，虽然是鬼，他们彼此还是亲人……

“武兴内团营……拉弓……”背后傳来了呼喊，几十万名箭手应声举起了铁胎大弓，拉弓……拉弓……拉弓……到处传来弓弦绞响之声，骤然问，听到临王爷的一声怒号：“放箭！”

刷刷刷、刷刷刷，三十三万只箭矢飞向半空，坠入了鬼海之中。转眼问哭嚎之声大起，饿鬼们倒地的倒地，痛哭的痛哭，已然溃不成军，霎时之间，庆王爷随即呼应：“神枢十二师！全军拔刀！向前反击！”

该要给饿鬼们颜色瞧瞧了，他们完了，因为朝廷决定开杀戒了，大军再次挺进，不过这次他们手上不只拿着盾，还带了刀。饿鬼们开始哭叫了，他们一边逃命，一边哭喊，有的跪倒在地，向天祈祷，有的互相依偎，抱头痛哭，慢慢的，那沉郁哭声一个传一个，慢慢感染了每一只饿鬼，他们渐渐聚合在一起，让哭声化作了幽幽悲歌，齐声唱……

朝升堂！暮上床！贼官污吏偷银粮！

吃你娘！着你娘！豪门招妾讨你娘！

食无肉、哭无泪！天下贫汉尽悬梁！

可怕的歌声，不知有多人齐声高唱，那是地底亿万生灵的恸声哭喊，听得勤工军将士畏惧万分，临王爷再次激励士气：“全军不得动摇！放箭！放箭！”箭矢飞出，如雨而下，可是歌声没有停过，不管多少人中箭负伤、多少人浴血倒下，他们还在唱，只是他们的歌声越来越恨，越来越凶，慢慢已经不是歌声了，而是一种……悲吼。

“杀牛羊！备酒浆！早开城门怒一场……饿鬼疯狂了，骤然间，几百万人同时吼出心中志向：”怒苍入城……不纳粮！““冲向北京！杀啊！”饿鬼们全数冲了过来，那人数之多，宛如恒河沙数，数也数不尽，猛然间轰地大响传过，听得远处传来怒吼：“快补上！快！快！盾阵要破了！”

盾牌剧烈摇晃，百四十里的盾墙歪斜，已然有人向后翻倒，眼见状况危急，后方徽王爷即时传令：“武兴内营预备，随时接替前锋营！”、“三千营听命！左右两翼上前推进！务必冲散饿鬼群！”铁甲骑兵要出征了，三十三万匹战马嘶嘶高鸣，听得“德王爷”朱蓟朗声呼喊：“骑兵冲锋！”

轰隆隆、轰隆隆，“骠骑三千营”的铁骑闻号出征，左右两翼旋即推进饿鬼人海，朝廷的策略很明白，他们要将饿鬼困于盾阵之中，唯独守住霸州防线，这批鬼魔才不至流窜进京。

“为国！”、“为民！”、“为大我！”马鞭奋力抽打，百万大军奋力呐喊，箭矢如雨而下，加上了三十万骑兵两翼冲锋威力，随时能让饿鬼群烟沽云散，可是饿鬼们一点也不怕，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亲人，饿鬼们有爹有娘，有兄有姊，他们虽说体弱多病，全无气力，可朝廷只要下手伤害了一只，他们便会赌命而上，与亲人共存亡。因为既然皇上不给活，他们就要开始……

“杀啊！冲向北京！冲向北京！”饿鬼们的力气越来越大，当真是地狱烈火凝和而成。背后长官仰天悲愤，指挥钢铁城墙：“全军听命！我等宁死不放路！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两边一片呐喊僵持，张缘根也在咬牙悲愤，他越来越讨厌饿鬼了，这些人为何要杀进京城呢？他们没能力照顾自己，便可以来抢劫别人么？张缘根后悔了，他后悔喂了敌人的孩子，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次遭遇，自己不会再有妇人之仁，自己绝对不会再喂他，非只如此，还要……杀了他……

当……杀念一出，耳边有奇怪的声响发出了，张缘根呆呆地垂下头去，见到了一条断落的铁链，孤零零地躺在脚边、面前站着—何小孩，那是个饿鬼孩童，他泪流满面，兀自仰头瞧着自己，铁链断了，靠着锁链连环，这才兜住了一面又一面的盾牌，组为万尺钢铁城墙，可如今铁链受力脱落，会发生什么事呢？张缘根呆呆看着自己的盾牌倒地，看着饿鬼小孩哭着掉头，走回了人海里。

喀喀喀喀喀……牙关紧咬，面前有一双愤怒的红眼睛，不，不是一双、是两双、三双，更多……数也数不尽的眼睛，全都是红的……偌大的旷野上，有一百万、不，比一百万更多……那是几百万……一千万……整整一千二百四十一万双红眼睛，正在瞪视自己！

“杀了他！不要有妇人之仁！绝对要杀了他！”面前再无一分屏障，饿鬼从缺口里扑将上来，张缘根猛地醒觉过来，发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正要拔刀自卫，忽然臂膀一紧，已给大批饿鬼拖了走。听他哭叫道：“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只是听命行事啊！一张缘根成了代罪羔丰，他身体离地，两脚腾空，不住大哭大叫，军中同伴惊惶不已，眼看同伴被俘，顾不得看守盾阵，便要出奔来救，却听段奉节厉声大喊：”别动！“长官奔上前来，亲自堵起了盾牌，不许任何人擅离职守。众兵卒大惊道：“段都司！咱们快救人啊！张缘根要给吃掉啦！”段奉节怒道：“混帐！盾阵若是崩毁，咱们也要一块儿陪葬！速速堵上缺口，回组盾阵！”众军上急忙求情：“都司！大伙儿是弟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这话确实不错，看张缘根给饿鬼拖了走，一会儿怕要死得尸骨无存。众兵一午念在同袍之义，正要从缺口追将出去，段奉节却拔出刀来，怒喝道：“站住了！你们给我说，我军的使命是什么？”

“为国、为民、为大我！”小兵们哭了起来，段奉节怒目而视，厉声道：“正是这七个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为了京城百姓的安危，张缘根一个人的性命算得什么？如今盾阵已生缺口，咱们若为他一人牺牲性命，莫非要全军覆没在此？”

众小兵心下一凉，却也看懂了道理。盾阵长达百里，目下缺口还小，再不抓紧时机补缝填空，一会儿只要再倒几面盾牌，下场不堪设想。段奉节见众人兀自呆傻，厉声便喝：“还愣在那儿做什么？快补上

洞啊 1 说话间亲取了铁链，牢牢绞死，拼命堵上了缺口，两旁兵卒手忙脚乱，也在帮着做活。

忙了一阵子，缺口再次堵上，盾阵也完好无缺。可张缘根却再也不会回来了，众兵卒体念袍泽之隋，莫不低头垂泪。忽然问，盾墙外传来拍打声响，听得一人尖叫道："段大人！等等！我逃回来了！我逃回来了！你快救我！救救我！"众人又惊又喜，没料到张缘根居然能夺命逃回，众人急急解开铁链，便要放同伴进来。

砰、砰，盾牌摇晃不休，饿鬼们又来了，他们全数跟着张缘根，打算闯将进来，段奉节大惊道："住手！别动铁链！"众下属喃喃无措，段奉节也是浑身冶汗，自知若要解开盾牌，必会招进无数饿鬼，他双手揪住铁链：心里有些犹豫，却听外头的张缘根下住哭喊："段大人！我还活苦啊，你让我进去啊！"

众人慌乱害怕，不知高低，段奉节猛一咬牙，厉声道："张缘根！谢谢你了！"张缘根此时哭喊不休，频频拍打盾牌，却不知人家要谢他什么，正哭喊问，又听段奉节吼道："张缘根，今日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替天下百姓谢谢你！你这就安心为国捐躯吧！"

眼前局面孰轻孰重，不言可喻。张缘根的性命再值钱，一旦与千人小队的存亡相比，那真是微不足道了。当机立断的时刻，唯独壮士断腕，方能全活。

"救我！救我！救救我！"张缘根奋力拍打盾牌，悲哭惨叫?

"为国！为民？！为大我！"段奉节双手叉腰，厉声训示："张缘根，你死得其所，胜过苟活百年，明年此时，我会替你上香的！"

"我不要死……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在上司的训示中，盾墙外的拍打声益发微弱，众人虽说瞧不见苦状，却也晓得张缘根快给饿鬼咬死了。只是军法当前，众将士纵使心有戚戚，却也无人敢救他。

声音越发微弱，终要隐没不闻，段奉节咬牙垂首，他好似良心不安，兀自大声劝说："张缘根！看你今日多骄傲！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是为他们死的，那是多么值得！拿出你的勇气来，不要怕死！"听得家人二字，猛听盾阵外传来一声凄厉哭叫："我不能死！"

刚地一声，一柄钢刀出鞘，直朝铁链斩去。火光四溅，当地大响传出，张缘根濒死前最后一击，这一刀当真威力，竟将铁链砍做了两截。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一个活人？张缘根有家人、有妻小，他不想死。

当……慈悲的一刀斩下，砍断了无情无我的铁条，面前盾牌翻倒，跌跌撞撞地滚进了一人，正是张缘根，他失魂落魄地东瞄西望，口唇喃喃之中，匆听段奉节厉声大怒："他妈的混帐王八狗杂碎，恁也不顾大局了！来人！快快堵上缺口！"

"冲啊！"来不及了，背后无数饿鬼涌入盾墙，全跟着张缘根讨饭来了。砰砰砰，大批盾牌翻倒在地，饿鬼淹没兵卒，数达百万千。

大批兵卒慌张不已，赶忙拔刀去杀，只是饿鬼人数大众，刀才出鞘，便给饿鬼们压在地下，浑身无处不受咬，一时间阵地后方全是饿鬼，缺口也越来越大，盾牌不住翻倒，阵地随时溃守。

眼看局面告急，段奉节只得喝道："混蛋东西！守不住了！全队后撤！全队后撤！众兵卒仓皇退后，奔不百尺，惊见友军来回调动，须臾间盾阵合拢，竟然挡住了自己的逃生之路，段奉节大惊失色，只得拍打盾牌，尖叫道："放开道路！放开道路！放我们进去 0"为国！为民！为大我 1 盾牌闻风不动，阵地后方却传出了号令，那神策师督师耿国珍厉声道："段部司！你是个好将宫，你该比谁都明白，我等绝不能为你们几个冒险！你安心捐躯吧！我会替你照顾你老婆的 1 说着挥舞旗帜，传令道："其余千人队上来！堵住了缺口 1 想起长官好色，专睡属下老婆，段奉节怎么也下愿死，只能没住手的拔刀抵御饿鬼，可眼前景象好可怕，自己的下属奔跑哭嚎，人人一以当百，甚且以一挡千，不管谁倒地下，身上都给压来了几百人，转眼间便不见踪影。

段奉节大惊失色，一时战志全消，只能竭力拍打盾牌，喊道："耿督师！你不能见死下救！放开道路！放开道路！背后众士卒也是哭喊呼救，奈何盾牌后的兵卒吃了秤柁铁了心，却无一人愿意理会同伴的呼救。

呼救声响彻云霄，耿国珍躲在盾阵后，却只眯着眼，冷冷地摇了摇头。当前神策师计达数万，若为了保全这一小股人马，盾阵缺口势必更大，待得百万饿鬼闯入后方，那可是全军覆没的惨况。

没法子，想要完成大我，总得有几个人来牺牲小我，皮之下存、毛将焉附，在神策师两万将士的性命之前，区区五千六百名前卫，却又算得上什么？

“来人！”耿国珍扬鞭传令：“牢牢守住阵地！”

段奉节武功不弱，只是拼死持刀杀敌，只是饿鬼人数实在太多，连杀了三四十人后，刀口早已卷起，待要召集部属向西逃窜，却惊觉人马死伤大半，早已组不成阵式。段奉节拼命哭喊：“放我们进去！放我们进去！”

根本没人理他，盾牌后不知谁发出了哈欠声，居然还有人在那儿聊天？

他妈的狗杂碎……段奉节无名火起，霎时眼睛发红，慢慢的变得和饿鬼一样红，他索性不再抵挡饿鬼，只把肩头撞上背后的盾牌，怒吼道：“大家照我的样子做！快！”

残兵败卒扔弃了刀械，自将肩头抵上盾牌，听得段奉节怪吼道：“预……备……出力……一、二、三！”所有小兵一起怪吼起来：“推啊！推啊！推倒操他娘！”

砰！众志成城，轰然巨响终于生出，但见十来面盾牌翻倒在地，已然撞开缺口。一片操爹干娘的骂声中，残兵败卒滚入阵中，跟着饿鬼几千只脚踩来，也已冲入了神策师后方。

“他妈的猪狗不如的混帐东西！恁也不顾大局了！”人吃狗咬的惨剧即将生出，耿国珍惊怒交进，慌忙传令道：“大家快动手！堵上盾牌！堵上盾牌！”

四下满是刀光剑影，逢人便是一阵砍杀，大批将士拔刀出鞘，顾不得眼前是饿鬼还是败卒，逢人便杀。眼见友军毫不容情，众败卒自是怒吼还击，只是饿鬼是杀不完的，杀了一个，生出一群，死了一群，冲来整批，一时间砰地大响传过，缺口多了一个，磅然巨响，缺口成了一片，最后暴响传出，长达里许的盾墙翻倒在地，已然烟消云散。

“全完了……”耿国珍呆了，看这潮水般的鬼卒已然淹没阵地，却要怎么抵挡？他自知大势已去，霎时扬刀传令：“神策师听命！全军撤退大后方！”

耿督师临危不乱，当下率领了残部，急急朝友军后方撤退，岂料还下及夺路而走，却听“前锋营”传来炮响，“神恩”、“神正”、“神威”三路军马调动，已将退路堵上。

“为国！为民！为大我！”又来了，又有人来这套了，再熟悉不过的呼喊由后方响起，发自友军同侪之口。耿国珍张口结舌，听得顶头上司喊话道：“耿国珍！情势不容本王救你！为了天下万民，本王只得牺牲你了！你安心捐躯吧，你的几个大小老婆，本王会替你照顾的。”

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有点像是照本宣科，只是主客易位而已，耿国珍又惊又怒，急急拍打盾牌，喊道：“王爷！你不能这般做，咱们保存实力要紧，快放我们进去啊！”

砰！砰！耿国珍拼命拍打盾牌，哀求道：“放开盾牌，快，放开盾牌，求求你，我给你磕头了。”真的跪了，上万名战士跪在盾牌前，哭声震天。

“不许放！”庆王爷提气怒喊：“全军预备刀剑！有敢闯入盾阵者，一率杀无赦！”

“别杀我们啊！别杀我们啊！”神策师全军大哭，不住拍打盾牌，可庆王爷却是不为所动，反而暗暗传令，他从后方调来了大批弓箭手，只消盾牌有翻倒迹象，立时万箭齐发。

姜是老的辣，这才是保存实力的好法子。“庆王爷”朱昕身为前锋营右都督，比谁都明白断臂求生的道理。此时要想活命，绝不能心慈手软。先前的“神策前卫”，之后的“神策师”，全是犯了同样的毛病，方才全军覆没。真要保存实力，便得在耿国珍反抗前杀了他。

“耿督师！莫要逼我动手！你即刻退开！”、“反击！耿督师！你的活路不在后方，而是在眼前！快别弄错方位了！冲啊！”耿国珍傻住了，他喃喃转头去望，眼前是一千二百万名饿鬼，多到一望无际，多到两万兵马宛如沧海之一粟，却要属下们如何抵挡?

两万挑战一千二百万，那不是壮烈成仁，而是自杀身亡，死后怕连皮毛也不存。耿国珍呆呆张嘴，听着往日的好同侪放声鼓励自己：“耿督师，精忠报国啊！快冲啊！名留千古啊！”、“耿督师！咱们向您致敬！您才是真英雄！真豪杰！大家佩服您啊！”

盾牌后的同侪们好生勇敢，看这些人们无愧是好兄弟，人人都在出言鼓舞他，人人也都准备了弓箭，准备和自己来生再见。忽然问，耿国珍泪流满面，他转过身去，向属下们轻轻喊话："神策师，全军整队。"

最后的整队即将开始，耿国珍要做烈士了，霎时间全师将士无分处境，一齐回应："神策师！全军整队！越来越多部将朝自己退来，慢慢集结了四五千人，耿国珍一边擦着泪水，一边从地下捡起了盾牌，他深深吸了口气，扬声高喊："全……军……与某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当此时刻，全体将士俯身向前，学着主帅的模样抄拿盾牌，当当当……当当当……几千面盾牌再次扛起，神策师再次要组成阵式了，背后庆王爷大喜过望，喊道："好样的！耿国珍，整队再上！"众督师世纷纷喊叫："大家看！这才是真英雄！真好汉！抚恤加倍！""全军听命！"耿国珍将盾牌扛举过肩，仰天传达最后号令："转向京城方位……"众人屏气凝神，听得主帅如此下达最后号令："冲锋！"

"冲啊！"神策师拿出了最后余勇，霎时一齐抽出了腰刀，口中悲愤呐喊，但见两万兵马同仇敌忾，霎时扛起了盾牌，全数朝本营方位冲撞。刷刷刷，咚咚咚，无数弓矢向天发射，全数射在铁盾上，姜是老的辣，不只庆王爷辣，耿国珍更辣，他自知尚有实力一搏，便在最后关头掉转了阵式，杀向本营盾墙。

轰隆一声，盾牌摇晃了，轰隆第二声再响，铁链断折，轰隆第三声爆发，盾阵生箬t数缺口，残兵败卒一股作气，已如潮水般涌了进来。

"神正师后撤！"、"神佑师后撤！"、"神威师后撤！"

守不住了，前锋营众督师虽在竭力抵挡饿鬼，却阻不下自己人的攻势，转眼问阵式松动，全军乱做一片。当此生死关头，"庆王爷"身为前锋营右都督，一切全看他的拿捏判断。他咬紧牙关，紧急传令："前锋营听令！后军转前军！后撤！后撤！"

月色闪耀山河，"前锋营"筑起的血肉长墙已然崩毁。舌牌一面面倒塌，神策师、神佑师等"神枢十二师"全为鬼海追扑，所有兵马全数落单，全场将士尽皆奋战，此时此刻，每位战士都在和百来个饿鬼打斗，除非有不世出的勇力，谁也腾不出手救人，庆王爷拔刀自卫，好

容易滚到“武兴内营”的盾墙边儿，当下急急拍打铁盾，急急喊道：“放开道路，放开道路！我是庆王朱昕，让我进去逃难！”

“为国……”咚咚拍打声中，庆王爷的心冷了，手脚也软了，耳中听到了自己的台词：“为民……”毫无意外，武兴内团营的兵马来回调度，已要组合阵式了。

“为大我！”一面又一面盾牌竖立在地，再度封锁了退路。那庆王爷不甘就死，只是拼命拍打盾牌：“大哥！是我啊，四弟啊，你从小一起玩的老四啊！至少得让我一个人进去！求求你！求求你！至少打开一面盾牌啊！I临徽德庆，普天同庆，这四位王爷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堂兄弟，临王爷身为四王之首，听得四弟频频悲喊，想起了手足之情，忙喊道：”打开铁盾，放我四弟进来！记得！只准放他一人！“亲兵得了号令，正要去开铁盾，猛然”啊I地一声惨叫，已给一剑诛杀。

“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将士呐喊之中，勤工军总帅“徽王”朱祁已然驾到，听他厉声喊话：“尚方宝剑在此，谁敢徇私妄纵，擅开铁盾，本王定斩不饶！”

徽王爷来了，这位朱祁不是寻常郡王，身为勤工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此时情势益发危急了，第一线的“前锋营”全数失守，倘使第二线的“武兴内营”一同崩毁，饿鬼顺延道路北上，几日后便能抵达京城，届时皇城给潮水般的饿鬼淹没，谁都活不了。

“全军听命！锁死道路！不许放任何人进来！”徽王爷一声令下，百面战鼓擂动，听他放声喊话：“前锋营弟兄！你们壮烈成仁的时刻到了！死不可怕，苟且偷生才叮怕！去吧！拿出武人风范，杀光那些贼匪！我替天下万民谢谢你们！”

“为国！为民！为大我！”武兴营三十三万六千人凛然喊话，正气直冲玉皇天霄。

无数小我放声大哭，其鸣也哀，其哀遍野。时于此际，人人都明白自个儿的下场。先前的张缘根、后来的段奉节，再来的耿国珍，他们全是小我，甚且连三十三万大军也是小我，毕竟在那天下亿万百姓面前，区区几十万大军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全军惨死的下场已在眼前。庆王爷悲限交加，耿国珍悔不当初，段奉节更是泪如雨下。

牺牲小你，完成大我，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

“前锋营！识大体！”、“前锋营！食君之禄，须得听命！”、“前锋营！不许再靠近！”

前锋营……前锋营……一片惶惶哭嚷之中，庆王爷拍打盾牌，哭喊道：“二哥，我不要死！我不要死！看在我娘的份上，你至少放我一个人进去啊！我求求你！我真的求求你！二哥……二哥……”听得堂弟失态求饶，徽王爷自是大怒下已：“老四！你这贪生怕死的东西！还知道廉耻么？你的下属都在浴血作战，你却在这儿丢人现眼！忝不知耻！”

“打不过啊！他们人太多了啊！”庆王爷哭喊不休，带着下属们哭叫冲撞，轰隆、轰隆，小我撞大我，千来面盾牌向后晃荡，饿鬼们自是欢喜扑跳，管他谁是谁，总之见人就咬。

盾牌外哭嚷不休，厮杀呐喊，盾牌内却是一片死寂。不能放，此刻绝下能心软，“武兴内营”已是最后的长城，一旦兵败如山倒，不只百万大军即将覆灭，连天下苍生也要遭殃。为了黎民苍生的安危，徽王爷不只要壮七断腕而已，他还要更上一层楼。

比“牺牲小我”更加悲壮的志业，便是“大义灭亲”，眼看“武兴内营”的盾墙不住晃动，庆王爷兀自哭叫拍打，丢尽了皇家的脸。徽王爷猛一咬牙，当即举剑向天，拿出了最后一招，厉声道：“老四！立刻转身杀敌！否则休怪我返京之后，将你全家格籍为民，凌迟处死！I庆王爷吓住了，他摔倒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母亲便是徽王的叔母，徽王爷如要将他全家凌迟，便等于凌迟了自己的外甥、自己的婶婶。

不过那不算什么，为国、为民，为大我，在这七个字之前，什么手足亲情，什么孝悌友爱，全都算小恩小义，徽王爷只在乎真正的大仁大义，为了保住天下万民的幸福，他可是连爹爹也能卖、儿子也能杀，连老婆也能送人淫，他可是本朝最大义凛然的王爷啊！

“来人！拖出火炮！”当此关头，纵使来得是亲爹亲娘，那也不能心慈手软。大义灭亲的时刻到来，徽王爷下达号令：“传骠骑营骑兵！预备冲散乱兵！”

轰隆隆、轰隆隆，“骠骑三千营”阵式从左右两翼绕出，“神机皇营”也架起了大炮，神武炮上膛，一发便能打死几十人，只消前锋营造反，“徽王爷”便要以武力敉平自家叛乱。

“不要杀我们！不要啊！”众兵卒齐声大哭，外有饿鬼，内有火炮，他们战意全失，不少人已然抱头痛哭，任凭饿鬼对自己连番踢打，却也不敢稍动。

前有狼、后有虎，庆王爷身处地狱之中，忽然醒悟过来，不只是他，前锋营每位将士也都想通了一件事，一个人连死都不怕，却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老子先操你祖宗十八代，你这狗部不如的死杂碎……”庆王爷眼中发光，他爬上了座骑，将腰中宝刀抽出，仰天喊叫：“我前锋营三十三万弟兄！听吾一言！”

段奉节爬起来了，张缘根冲过来了，耿圆珍也跨上了战马，人人有志一同，一齐抽出了长刀，只见庆王爷掉转马头，扬刀高呼：“我军将士听令！横竖是死，今日不杀徽王朱祁陪葬！誓不为人！”马头掉过，转向北方，前锋营万军咬牙切齿，听得庆王爷怒吼道：“冲锋！”

“冲啊！”神策师、神正师、神威师、神武师，众师团结一致，须臾间三十三万小我凝合一体，化为一个大我，轰隆一声巨响，前锋营十二位督师率众撞向武兴大营，震得友车向后退让一尺。

轰！轰！轰！你是你，我是我，今日谁是小你，谁是大我，大家提刀说个明白！

看怒苍下费一兵一卒，这会儿又增添生力军了。不只神策军，连前锋营人马也全数叛乱。月银如海，尘烟似浪，三十三万大军掉转矛头，败卒混饿鬼，直朝百里盾阵冲来。

“大胆！”徽王爷惊怒交进，大声喊道：“汝等再敢犯禁者，诛杀满门！”

“想杀我全家啊……”庆王爷咬住了牙，举刀乱砍盾牌，怒喝道：“老子先凌迟了你！再操烂你亲娘！”耿国珍怒道：“杀啊！”段奉节呼应道：“杀啊！”饿鬼欢呼笑跳，也是雀跃呐喊：“杀啊！”

“杀啊！”前锋营发狂了，饿鬼愤怒了，万众一心之下，所有人都杀了起来，轰轰重响之中，前锋营加力冲撞，双方阵式相接，如闷雷、如悲鸣、如鬼之哭、如神之号，几万面盾牌随时都要坍塌。眼看“武兴内营”节节败退，前锋营刀枪却还不住乱砍，徽王爷震怒不

已，喊道：“神武炮、投石机，诸及远兵器听吾号令，全军预备发炮！”

作者：老衲无礼啦　回复日期：2005-4-15　14:03:44“神机皇营”动手了，他们将炮口转向自己人，只消一声令下，前锋营便要死伤大半。庆王爷自知火炮厉畜，更是加紧冲撞盾牌，喊道：“大家冲回北京！保护自家老小！”

没路走了，今夜此时，杀不掉徽王爷，自己一家便要给人灭门，还能心慈手软么？全军杀红了眼，已然疯狂砍向盾牌，叮叮当当的震响中，“武兴内营”随时都会失守，旋即“勤工军”也要一败涂地，那时……整个正统王朝也完蛋了……双方豁出了性命，剑对剑、刀对刀，弓箭打火炮，自家人已要决一死战；徽王爷嘿嘿冷笑，正要下令开炮，忽闻后方极远处传来呼喊：“正统军兵纪第一条……”

正统军来了，在这生死的一刻，朝廷还是遣来了援军。百万勤王军愕然回首，听那长啸好生神圣，淹没了鬼哭神号，他如此语重心长，悲声道：“战阵之中……”

“宁死不负落单弟兄！”一道紫光飞驰而来，疾逾飞马，本朝第一武将驾到，带来了兵法里最初的根本铁律，也在刹那间点燃了前锋营士气。

“大都督！大都督！”欢呼声爆炸，爱戴之情四野皆闻，伍定远还是赶到了。他赤手空拳而来，整整两百里长途跋涉，一半骑马、一半奔跑，总算赶抵了霸州。

“勤王军……”伍定远闯入后方，长声作啸：“速放道路，让弟兄们进来！”

“为国！为民！为大我！帅营里有人发怒了，徽王爷身为指挥，听得伍定远喧宾夺主，要他如何不怒？霎时咆哮大吼：”不许听他的！这是勤王军！不是正统军！勤王军紧守道路，决计不准放他们进来！“军令如山，军法无情，徽王爷丰持却赐金牌，如同正统天子在前，谁能违背圣旨？众将十只得抓紧了盾牌，便又将同伴隔在墙外。

伍定远满心焦急，此时战场兵卒分为三拨，最内侧是徽王爷统帅的“神机皇营”，其次则是“骠骑三千营”，那“武兴内团营”则是列盾防守，以长墙之势缓缓后撤，却将“前锋营”隔于鬼海之中，可怜他们阵

形早崩，前有钢城挡路，后有鬼海扑打，只消半个时辰下到，便要死伤殆尽。

伍定远提声喊话：“朱祁！我奉正统兵纪，命你速放道路！否则休怪军法究办！

伍定远是本朝第一武将，威名显赫，徽王爷深怕军心动摇，急忙亮出了御赐金牌，厉声道：“威武侯听命！我勤王军寸土不让，你敢违抗圣旨，休怪军法究办！”I两位大都督正面干上，这个金牌亮出，已如圣驾亲临，那个武功盖世，宛如天神降临，可怜外头前锋营哀号不断，不少人已给鬼魔按倒在地，咬得逼体鳞伤，听得亲兵急急来报：“王爷！武兴大营快守不住了！”徽王爷震怒欲狂，霎时提起军旗，厉声道：“全军预备！开……”

当此时刻，军旗举起，只消将手一落，“炮”字一出，前锋营即将死伤惨重，“炮”字含在嘴里，令旗未及放落，匆见一道紫电窜入本阵，钦差大人身子莫名其妙地飘了起来，好似断线风筝般，直向天边飞去。

徽王爷飞走了，百来名亲兵则是惊骇无地。钦差人在半空，却也晓得是伍定远暗算自己，听他破口大骂：“大胆伍定远！居然造反犯上！来人速速将他……”

砰，嘴里含着话，臀下却速速一痛，徽王爷摔在泥地之上，还不及叫疼，忽见四周没了己方兵卒，却多了千来只大肚饿鬼，人人不怀好意，只在瞄望自己的臀肉。

徽王爷想起了生平志向，当下低头喘息：“为国、为民、为大我……”猛然数十只饿鬼扑将过来，咬得他仰头大哭：“来人速速救救我！”

“救命啊！救命啊！”背后饿鬼追扑，徽王爷不顾疼痛，急忙夺路而逃，眼见盾牌便在眼前，赶忙冲将过去，拼死拍打，惊惶道：“快开栅！快啊！”听得王爷的喊叫声，伍定远扬起铁手，将金牌高举在手，沉声道：“弟兄们，徽王爷有旨……开栅！”

那“开栅”一字宛如龙吟虎啸，声闻百里，都督亲下号令，徽王爷第一个冲将进来，口中又哭又喊，但见背后残兵败卒随势涌进，千万饿鬼登也如影随形，见缝插针，撞得武兴内营阵式大乱。一时间无数盾牌弃守在地，可灾民多如大海，怎么也杀之下尽。

完了，伍定远的策略失败了，此时非只“前锋营”沦陷，连余下诸营也已深陷鬼海。众督师惊道：“大都督，怎么办？怎么办？”伍定远第一个奔到盾牌之旁，大吼道：“全军抛弃刀械，大家随我上前，打不还手，骂下还口！一齐堵上盾牌缺口！”

“不能听他的！不能听他的！”徽王爷逃过死劫，登又暴吼起来：“大家快拼死杀敌！和饿鬼们决一死战！快啊！再迟就没救了！”眼看朝廷兵马已有屠杀灾民之势，反而逼得饿鬼更加凶狂，伍定远倩急之下，只得四处阻止凶杀，不住喊道：“勤王军，大家同心协力，快来堵上盾墙！

数十名亲兵仓皇奔走，已在众督师问来回传令，可两大权臣意见相左，众将士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全都失了分寸，有的提刀乱杀，有的转身奔逃，全军成砹一盘散沙。阵中有精明的，便驾马直奔本营，急急去找监军太监，喊道：“乔公公，咱们该听谁的？”那姓乔的太监哪里知道什么军务？见得饿鬼如海潮袭来，早已吓得哭了，只是悲泣掩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百万将士阵式溃散，饿鬼冲破了防线，下一站便要越过保定城，直接开往北京。说来一切全是为伍定远所害，徽王爷急火攻心，厉声便道：“来人！伍定远惑乱军心，先将他拿下了！快！”

大批亲兵发一声喊，全数朝伍定远奔去，一时间东拉西扯，盼能将他拖走。伍定远益发焦急了，他权势再大，也只在正统军里管用，无力指挥勤王军，眼见军纪散乱，只得身先七卒，抢到了盾阵前，打算靠一己之力托起盾墙。

“把伍定远带走！快啊！徽王爷益发愤怒了，众亲兵死命出力，一个个跳到伍定远背上，盼能压倒他，伍定远不为所动，当下双膝微沉，弯身低腰，左右两手各托起一面盾牌，奋力使劲，喝道：”起！“眼前的场面很是慑人，这不是一面盾牌、两面盾牌，而是整整一百四十里的三十三万面盾墙，伍定远居然要凭一己肉身将之托起？

紫电闪耀，顺延盾链而去，盾上有兵卒饿鬼趴附的，莫下给内劲坠落下去。伍定远口中喝喝喘气，头顶冒出袅袅白烟，厉声再吼：“起１雷霆大吼之下，神力到处，离他较近的百来面盾牌缓缓离地，带得更远处的盾牌微微晃荡，也好似有竖起之象，眼见伍定远又要封锁道

路，众鬼恼怒交迸，齐声喊道：“坏人！”便一个个个跃上盾牌，竟不让“一代真龙”架起盾阵，“起……”伍定远两手筋肉暴涨，国字脸涨得青紫，一时脖子鼓起、喉结滚动，倏地绷破了袍甲，凄厉悲喊：“起！”

大都督扎紧马步，发出了万千神力，喀喀两声，脚下泥土地竟给他踩裂了，转眼间数千面盾牌离地而起，更远处的盾牌也在摇晃，伍定远从口中发出龙吟虎啸，正要一鼓作气，手上却越来越沉，两旁饿鬼源源不绝攀上，就盼压得他气力坍垮。众亲兵奉着徽王爷的号令，更是毫不放松，只不住拖拉伍定远的双腿，盼能将他弄倒。

“抓住伍定远！抓住他！”、“坏人！大家杀死他！”、“救命啊！快逃啊！”天崩地裂的时刻到来，朝廷将士惶惶不知所以，有的逃、有的战，甚且还有还奉着徽王号令，忙着逮捕伍定远的，饿鬼们也是乱成一片，有的坐地大哭，有的死命去咬勤王军兵卒。

眼前的场面很是悲凉，全场乱成一片，却只剩伍定远一人还在支撑盾墙。可惜他四面楚歌，身周非但无一人愿意援手，反是敌我双方同来制肘。在几十万人的旁观下，伍定远翻起了白眼，身上的紫光益发耀眼，可身上背负的饿鬼却越来越多，压得他的膝盖益发弯屈，随时都会跪下。

伍定远快垮了，饶他身负不世勇力，当此孤身奋战之刻，却也不禁力竭。等他跪倒的那一刻，他身上的“披罗紫气”便会反向噬主，从那右臂经脉窜入心肺之间，从而夺走他的性命。届时真龙身死，“正统王朝”的铜墙铁壁也将随之崩毁……

紫光益发闪耀，大都督内力运行已至顶点，可惜他的“披罗紫气”纵能力拔山兮，却也扛不起九州岛天下这只巨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紫气开始逆行转向，伍定远的膝盖也越来越弯，随时都会力尽倒地，呕血身亡。

堪堪要跪到地上的一刻，忽然身上一轻，一名饿鬼跳下地来，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数百名饿鬼从盾牌上跳落，卸下了“一代真龙”双肩承担的份量。

没人知道何以如此，只晓得越来越多的饿鬼跳下地来，他们一群接一群、一拨接一拨，急急远离盾墙，望之如同大海退潮。伍定远大

口喘息，已然单膝跪地，正设法凝聚功力问，却听身边不远处传来了沉沉马蹄，拖曳缓慢，由远而近，好似有马匹拖着重物，渐渐行来。

在伍定远身边十丈外，来了一匹青聪马，它太过巨大了，以致于看来不像一匹马，反而像是一头象。它背后拖了只大圆桶，载于大车之上，只见桶子里淅沥沥的流下红漆，洒落在地，望来好似一道界线，只想将敌我双方再次隔开。

“绿爪玉骥泰了，这匹马拖得动千斤火炮，当然也能拖大漆桶。伍定远看着地下的红漆线，剧烈喘息中，慢慢仰起头来，也已看到了巨马的主人。

一轮明天在天，但是一员大将骑于青马之上，他魁悟已极，身长几达十尺，可容貌却是瑞雅清正、一派儒文！月光将他的影子晒下，映到那喘息不已的国字脸上，伍定远也瞧见了那面迎风高展的锦旗，绿底白字，上书：“江东帆影。”

陆孤瞻来了，他寡言沉默，对战场情景视若无睹，只在低头凝视伍定远。看他容貌极见悲悯，似在垂怜“一代真龙”身受之苦。

怒苍老将现身，背后慢慢涌上了几千军马，看那旗帜幡号，全是江东子弟兵。原来他们才是千万饿鬼的前导。当此决战一刻，伍定远奋起生平余勇，霎时紫电披覆全身，咬牙站起，怒喝道：“来人！拿下陆孤瞻！”

“来人！拿下陆孤瞻！”、“来人！拿下陆孤瞻！”叫声远远传了出去，背后却没有分毫动静，眼见陆孤瞻轻轻摇头，伍定远满心愕然，急忙回首去看，只见背后风声潇潇，勤王军早已逃得一个不剩了。

勤王军撤离，饿鬼也已迈向了京城，陆孤瞻默默瞧了伍定远一眼，随即提起马鞭，遥指京城，霎时数千兵马一齐掉转马头，旋朝京城进发。

江东兵马启程离开，偌大的天地里，只余下“一代真龙”孤身一人，他呆呆看着天边明月，砰地一声，沙尘飞扬，伍定远已然跪倒在地，好似再也爬不起来了……

第七章　闲来无事不从容

“惨了……”卢大老板眯着笑眼，低头这样想着惨事：“面担忘了拿……”自己太率性了，布庄里走得仓促。居然忘了把面担扛走，这可怎么办呢?没了面担，便得一路行乞回山东，千里路、万尺爬，大食嗟来食，届时丑闻传回老家，不免愧对九天上的列祖列宗，连孔老夫子也要把自己扫地出门，不许自己再丢孔门儒生的脸。

读了这么多圣贤书，怎能做乞丐呢?因而所以，必也当然……自己定得想法子把面担弄回来，至于是否会再次撞见了“她”，那就听天由命了。

忽然间，卢老板哈哈笑了起来，只想痛饮一壶烈酒，便兴冲冲在街上奔跑起来。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里又一里路经过，沿着旧时回忆去走，不多时，果然来了一处热闹地方，正是北京最紧华的“城南天桥”。

这天桥自古便是北京的游艺园，城里杂耍演艺、南昆北曲，全在此地聚集。卢云四下瞧望，只见此时早过了子时，已在元宵下半夜，可此地却是越晚越热闹，街上沽酒卖茶的、射虎猜谜的，早已挤满了大街，望之洋洋喜气，竟不减景泰当年的景趣。

方今十年大战，前线军情吃紧，打得血肉横飞，没想京城百姓年照过、酒照喝，仍是这幅太平歌舞的气象；卢云多年没来天桥，自也没心思多想什么，便去寻找合适地方饮酒。

时光匆匆，旧店铺全不见了，也不知是改了店名、抑或是关门大吉，正感慨间，忽见一面墙上张贴大红榜，其上高悬文字，题榜曰：“算命不求人”。

算命不求人，那是要求谁呢?卢云微微一奇，便行了过去，就着红榜来瞧，只见上头写道：“天罡祖师吴半仙造惠世人，秤骨神术密法公开，君以年月时日四柱合算，当知命身荣枯。”

卢云啊了一声：心道：：“这是八字秤重。”

世上相命之法千奇百怪，有看手相的、有看面柏的，更有推八字、算四柱的，可说琳琅满目，其中尤以八字怦骨最为知名，总说某年某月值多少银，某日某时又值多少，年月时日四柱加总后，便得种种福凶，什么“八字轻，专遇鬼”，或说“命字重，精神爽”，总之说不尽说，惹人发噱。

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勉励君子自强，莫要沉迷于命理术数，卢云低头来瞧榜文，见都是些推命诗词，又是什么“加官晋爵、娶妻生产”，又是什么“横发横破、富贵难久”，卢云摇头一笑：心道：“我要是年轻十岁，或还来看它一看，可现下行尸定肉，便算让我做到了宰辅，却又有何滋味?”

一个人到了卢云这个境界，那是什么都不缺了，鬼门关闯了、状元梦也做了，明朝路边横死，也下过黄上覆面，连送终洒泪的世不缺。就是这样，什么都缺，那就什么都不缺了。卢云哈哈大笑，状极潇洒，想那人生数十寒暑，不如一碗水酒香甜、他一脸闲适，正要去寻饮酒地方，骤然问心念一动，却又让他怔怔垂下头来，脸上现出了温柔神色。

此生了无牵挂，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了，可唯一萦怀的……也只剩她了。卢云撇望红榜，想起了顾倩兮的后丰生幸福，已是思绪如潮。

倩兮已经嫁了，她的丈夫高宫重爵，正是那神通广大的杨肃观。照理她得婿如此，后半辈子必是衣食无缺，可人生不光是填饱肚子，婆媳相待如何、夫妇恩爱如何，样样都干系日子能否快活。卢云深深吸了口气：心道：“怎么办?倘使倩兮有何心事，我要不要为她办到?”

现下的卢云可不是当日的吴下阿蒙了，自从捡到卓凌昭的剑谱之后，他的武功一日千里，离水瀑以来更是屡番小试身手，早已信心大增，自知这世上能难倒他的事并不多，可话说回来，能难倒杨肃观的事更少。

天绝爱徒、岂同等闲，杨肃观武功即便不及业师，恐怕也差不到哪去，更何况人家有权有势，自己却是一介白丁，他的妻子若有什么心事，何须外人越俎代庖?

外人……确实如此，十年来倩兮与他同床共枕，两人不知有多么亲密体贴?哪里容得下一个外人搅和?

想起红螺寺前的情景，卢云心头一痛，好似给重得打了一拳；看那时杨家满门其乐融融，顾倩兮还牵着孩子，与丈夫有说有笑，人家明明幸福之至，她又哪里有什么心事了?到时大家见面了，她若早已忘了自己，那是如何?她若还恋着自己，那又是如何?要她抛家弃产，与一个行尸走肉的男人浪迹天涯，这就是为她着想么?

深深的一口叹息，这些事不想则已，样样都能让自己垮下。卢云微微苦笑，他慢慢从怀里取出一封信，看着「灵吾玄志”四个字，心里不知作何滋味。

应该走了……不要再胡闹了……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连哭都不必哭了。卢云叹了口气，正要掉头离去，可骤然问心念一动，想起早已逝去的顾嗣源，霎时间胸中豪气陡生：“罢了!罢了!倩兮没嫁我，又如何?她不爱我了，却又怎地?卢某既已真心爱她，便不必她来爱我。念在昔日的朝朝暮暮，便算明朝为她一死，亦是一刀横过，图个痛快了结!”

哈哈!哈哈!卢云仰头大笑：心中既是酸楚，又是痛快，也许……这就是他根本不想回来北京的原因，他早就知道了，回来了，就会死……把自己弄死……

“管他的!”大半夜里，早已退隐的卢云怪叫一声，满心激愤中，哪管什么性命死活，霎时急急奔到红榜前，等着替顾倩兮算命。

“甲辰”、“乙巳”、“丙午”……榜上密密麻麻的写着蝇头小楷，料来都是生年干支。卢云目光如电，一眼便找到厂“己亥”：心道：“我是景泰二年己亥生，看这上头文字，这一年当值七钱，那倩兮呢?她是哪年生的?”他低头沉思半晌，骤然大惊：“糟了，倩兮何年出生，我怎会不知?”

这话听来不可思议，在当时却乃稀松平常。其时妇女禁忌甚多，为免夫妻合婚时八字相冲，女方多半隐瞒生日，甚且有篡改生年之举，尤其虎年所生女子，父母莫不竭力隐匿，也是如此，是以卢云虽曾与顾倩兮论及婚嫁，却也不知她的真正生年。

卢云心中怀想往事，昔日听顾嗣源说起女儿的八字，总是语焉不详，一会儿属鸡，一会儿属鸭，说不定根本属虎，那也难说得紧?卢云心道：“杨肃观比我小了四岁，当是属兔，倩兮若是属虎，那还比他大了一岁。”想起虎婆食兔，饶他乡读圣贤书，此际居然也偷偷笑了，转念又想：“不知杨肃观的八字是何等权贵，若有机缘，可得借来一瞧。”

人家杨肃觊便算命苦，也比自己强上百倍，想此生命途坎坷，其中倒楣怪事，当真说不尽、道不完。卢云越想越好奇，不知自己的八

字究竟有何古怪，却能招来这许多灾星?想着想，卢云便又走到榜前，依着自己的生辰年月，自在那儿秤银算两。

“生年七钱……生月六钱……”卢云一路探看，喃喃又道：“我是亥时夜生，又是六钱……”他稍稍加总数目，共得“二两三钱”之数，却不知有何奥妙，他抬头细细查榜，只见榜首处写着“七两二钱”，看这命足足比自己重了三倍有余，料来这人一辈子爽利，走路都能撞黄金，卢云摇了摇头，再往下看，却是个“七两一钱”，其次则是“七两”，依序递减，想来都是非富即贵之人。

开头的几个命格都以红字书写，当是取其喜气之意，慢慢往下去看，墨色由大红转小红，渐渐清淡，到了“五两”时，墨色更是由红转黄，想来富贵之气大减，至于“四两”以下者，字迹更成了一片碧幽幽，想来命重三四两之人，一生多半面色铁青。

百感交集中，来到了“三两”以下，眼前赫是一片黑暗，什么二两九、二两八，莫不前途晦盲、印堂发黑，卢云摇了摇头，边走边叹，一路来到了榜尾，居然还没瞧见自己的“二两三”，正疑心自己名落孙山，猛见了一行字高挂榜尾，正是那“二两一”，卢云啊了一声，忙朝右挪移两步，这会儿便见了一行黑色字迹，写道：“二两三钱之命”。

凡人命重，最重可达七两二，最轻则是二两一，看自己果然命格非俗，从榜尾瞧起，一会儿便见到了。卢云笑了笑：心道：“当年金榜题名，高挂榜首，如今险些名落孙山，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厂。”他自嘲了一会儿，眼见红榜上还写有评骨歌，当是描述“二两三钱”命数之用，便读道：“此命推来衣禄无，求谋做事总孤独，妻儿兄弟各离散，漂泊他乡作散人。”诗后尚有八字总评，曰：“二两三钱，此乃先难后易，外出救人之命也”。

眼见自己一生誊写在此，卢云不由瞠目结舌，骇然道：“好准啊。”

富贵自天定，从来不由人。卢云年轻时每回谋差事，总遭拳打脚踢，直轰出门，其后又掉到瀑布之中，弄了个六亲不认。看这榜文如此灵验，真有几分末卜先知了。

卢云心道：“难怪二姨娘平日对我如此凶狠，八成早就拿到了我的八字，只等着我横死路边。—想起小时候父母告诫，要自己绝下可拿着真实生辰示人，果然有几分道理。

无所谓了，自己便算当场倒毙在此，成了一具无名尸，好歹也混了四十多年的阳寿，倒也不算夭折。卢云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待掉头离去，忽然间眼角一转，却又瞧到那“七两二钱之命”，不觉心下一动：“等等，看这言之凿凿，好似真有其事。可世上哪来全福全寿之事?”

想起了生平所见的大人物，卢云不由暗暗叹息，从当年的江充、刘敬算起，哪个不是权势薰天，而今又有几个健在?再看那景泰皇帝，那时贵为九五更尊，如今不也消失无踪?依此观之，什么命理天数都是假的，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什么七两二钱、八两九钱，全都是骗人的。

想到此处，卢云心情转为平静，正要离去，忽然问心念一动，却又想到了伍定远。

并不是每个富贵人都会垮台，至少伍定远还没垮。昔年卢云曾听韦子壮提过，那伍定远命数缘奇，曾给灵智方丈许为大富大贵之命，其后又听杨肃观转述，好似江充也把他当成了三奇盖顶的神人，而今想来，或许伍定远的八字真有过人之处，否则今日哪来的富贵极品?

卢云望着那“七两二钱”，心道：“说不定定远真能应验帝王之格，那也未可知；“早年伍定远喜爱算命，每逢路过摸骨摊，要不问问婚姻、要不听听事业，卢云陪着他去了几次，便也把他的八字记熟了，当下便来依样画葫芦，自替故人秤命算两。

“生年一两九钱，生月一两八钱……”卢云心下微微一惊，看伍定远单是生年加上生月，便已达三两七钱，一条腿便比自己整个人重，他慢慢又找到了定远的生日、生时，四柱尽数加总，眼前赫然是“七两之命”也。

“掌握威权极大、万国来朝之命也。”卢云喃喃瞧望总结语，跟着把伍定远的评骨诗念了出来：“此格威权不可当，紫衣金带登庙堂，安邦开国极品命，面谒圣君宝满仓”。

卢云默默念着这四句诗，一时暗暗叹息：“真是准。”

真是准，伍定远早已登入仙界了，如今他保家卫国，手掌百万军，兵权之重，比之柳昂天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卢云怔怔地望着榜上命格，却也不知是何滋味。

每逢佳节倍思亲，卢云少年时父母双亡，其实伍定远在他的心里，早如亲人一般了。可这些年来的起伏动荡，却让两人再难相见，纵使路上勉强碰见了，问起了当年柳昂天的事，恐怕双方便不大打出手，也要默默无言。

元宵庆团圆，如今自己形单影孤，独自一人在此徘徊，一抹孤寂袭上心头，卢云不由深深叹息，他提起手来，轻轻抚面，却又让他碰到了额头上的那个刀痕。

今夜此时，年节独处，卢云真的很寂寞，可事隔多年了，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却都挥之不去。杨肃观娶走了自己的挚爱，秦仲海送给自己这个刀疤，连伍定远也难以再见，好像过去的人生全都成了一场笑话，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秦仲海……秦仲海……卢云默默低下头去，眼眶已是湿红。

别人如何冷漠，也都罢了，秦仲海却是此生的知己啊。当年分道扬镳、割袍断义，以后还有再见的一天么?那小小阿秀如今下落不明，却又该怪谁?

想起那张豪迈磊落的笑脸，卢云不由轻轻叹了口气?他慢慢把眼光撇向红榜：心道：“仲海的生辰我是知道的，不如也要来替他瞧瞧吧?”

秦仲海是大年初一生的，昔时西出阳关，便曾在除夕听他提过一次，好似他是年初一丑时生，除夕一过，普天下都要为他鸣炮庆生云云，当时看他眉飞色舞，自己便也陪着哈哈大笑，却也把他的生辰记下了。

卢云怀思往事：心中却也微感好奇，秦仲海该有多重的命呢?伍定远的命有七两重，所以能长伴君侧、富贵无极。可秦仲海不一样，他是本朝第一反贼，他的权势不是皇帝赏的，而是用刀砍出来的，他砍朋友，砍兄弟、砍小孩，似他这般人物，寻常的命理是算他不动的。毕竟他坐过牢、丢过官，断腿残肢，偏又威权极大，要拿富贵喜乐来衡量他的命重，不免是笑话一场。

忽然之间，卢云心念一动，瞧向了那个开国皇帝命：“七两二”。说不定这命格便是为秦仲海而设，唯有走到极险，方能得人间之极贵。想到此处，卢云不由深深吸了口气，也是事涉天下气运，忙拿起了故人的生辰四柱，开始换重加两。

“己酉年，五钱，正月，也是五钱……”秦仲海前两柱加总，居然只值一两，竟还比自己少了些。卢云微起愕然，便又急急去看后两柱，见是“初一五钱，丑时六钱”，整个数儿加总，竟然只有“二两一”!

—大年初一诞生，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该是气势磅礴之命，谁晓得只值“二两一钱”，那是最轻最贱的苦命了。卢云不敢置信，便又再次加总，连番算了两回，确定无误，这才颤巍巍地去看评骨诗，读道：“短命非业谓大凶，牢里来去血泪流，六亲骨肉皆冰炭……”

卢云心下感慨，看这三行诗文难听之至，仿佛诅咒一般，若有父母带着婴儿过来看命，定要气急败坏了。他摇头皱眉，便又来读最后一行诗，才看了个起头，又见了一个“灾”字，看这二两一钱真是霉气冲天，一辈子非“凶”即“灾”，再下就是个“牢”，他苦笑几声，再望下看，却不觉咦了一声，只见“灾”以下全给黑墨涂抹了，改为一行红字，写道：“灾星降世大地红”。短命非业谓大凶，牢里来去血泪流，六亲骨肉皆冰炭……灾呈降世大地红。

卢云把这首诗反覆念了几遍，内心更感惊愕，看这命理推人吉凶，至多断言一己命数，岂能说什么“大地红”?那岂不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眼见这行红笔口气凶狂，丰迹更是潦草随性，卢云越发惊疑，真不知这行红字涂删是何人所为?他深深吸厂口气，赶忙再瞧总评，这回又见到了潦草红字，写道：“二两一钱，此乃天凶地劫、鬼哭神号之命也”。

卢云越看越觉骇然，只觉这字迹越发的眼熟了，他急急弯下腰来，正细细审视间，匆觉背后微响，跟着传来一声低笑，好似有人如此呼唤着自己：“兄弟……”

卢云全身如中雷击，想他此时功力何等厉害，大惊之下，不及细想，霎时身子向前旋翻，双足向后一踢，听得刷刷连响，地下积雪随势翻起，便循着声音来处射去。

砰砰连声，对过一处楼房烟雾弥漫，三楼处的屋檐瓦片给雪块一撞，竟尔粉碎坠落，一时间惊叫声不断，随即有男子赤身裸体，从窗口爬将出来，探头出来，高声慌嚷：“老张!你老婆来抓奸啦!快逃命啊!”眼见大批嫖客落荒而逃，卢云吃了一惊，定睛忙看，那楼房门前悬了一面小小的直招牌，却是“宜花院”三个小字。

此地闻名已久，却是生平首次见到，卢云心下忌惮，只管凝目搜索四方，只见宜花院里妓女奔走、嫖客呼号，上上下下乱成一片，可无论自己怎么瞧，却始终没见到可疑人影。

卢云潜心沉思，以他此时的武功而言，要说这世上行人能无声无息来到自己背后，那是绝无可能的，可适才背后确有声音传来，当非自己错听。可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方才背后躲着一名内家高手，却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自己隔远送声?

自己的耳旨灵敏，三丈内的声响决计逃不过自己的耳去，来人若要以玄功发声，便得躲在三丈开外，这就不是容易的事了，来人若非内功深厚已极，兼又熟悉独门密法，决计办不到。卢云回思方才的笑声，不觉深深吸厂口气，暗忖道："莫非……是他……"

不可能，决计不是他，他早巳是钦命要犯，岂能大摇大摆闯入京城，难道不怕正教高手群起而攻之?再说方今朝廷怒苍大战，双方调兵遣将，自须主帅坐镇，他岂能擅离本命之地?

不是…不是他……方才也许是错觉错听，也许另有其人，总之不论是谁，都不会是他……

卢云望着直花院：心里有些落寞，在这寂寞的元宵夜里，他一点也不想问那些是是非非，当此一刻，他只想和那人道声好，告诉他，卢云已经活着回来了……

"找到了!找到了!"猛听身边真传来说话，卢云心下—凛，赶忙提掌护胸，回头急看，猛见三颗脑袋迎面而来，倒让他一声惊呼："啊呀!"

面前没有青面獠牙的土匪，也没有三头六臂的妖怪，却是三名少女来了。卢云凝目来看，只见这三名姑娘容颜俏丽，姊妹仨头戴玉秀菁花钿，两腮略施脂粉，全都奔到了红榜前，笑道："找到了!算命不求人，总算给咱们找到了!"

卢云细目打量三名女孩，只见她们腰间全悬着匕首，不由心下一凛，当时京城等闲不可携带兵刀，除非身有朝廷公务，抑或有什么势力倚仗，他细目来瞧，登已见到匕首上的篆字小刻，见是"九华龙吟阁"五个字。

眼见九华门人到来，卢云不由又啊了一声，自贵州北上以来，娟儿一直都在队伍里，卢云自也瞧到她了。只是当时初离水瀑，一来身心憔悴，二来也不想与故人相认，便也没找她说话，如今连顾倩兮也见到了，还有什么忌讳?想起面担不见了，身上只剩五六十文钱，便急急朝三名少女走去，也好问问娟儿何在，借点钱应急。

来到近处，眼见三名花样少女手拿生辰红纸，自在那儿看榜算命，卢云咳了一声，便想过去搭讪，可反覆犹豫之间，居然不知如何开场。

说到与年轻美女搭讪，卢云最是头疼，想他生平识得女子虽多，却没一个善与，先看顾倩兮特异独行，大有父风，其次琼芳刁钻精灵，每每出人意表，其余银川公主、百花仙子，无一不是脾气忽大忽小、性情忽刚匆柔，没有一个准儿。眼看三名少女容貌美艳，当属性情暴躁一类，卢云心下有些忌惮，先揣摩了开场白，之后压低了大毡，慢慢挨近了两步，低声道："几位姑娘，在下姓……"姓字未出，却听"呜"地一声，其中一名女孩居然双手掩面，已然啜泣起来。卢云吃了一惊，不知是否自己何以惊吓了小女孩?正疑心自己容貌丑怪，却听那少女哭道："师姐，我……我不想活了……"

大过年的，算命算到没命，倒真是怪事一件，卢云呆呆听着，不知高低，却见另两名少女一脸没好气，一人道："翠杉又想死了啊?赶紧带她去永定河畔啊，把她推下去。"另一人也道："是啊，记得先预留棺材钱下来，我可不想帮她收尸。"卢云心下一愣，看这三名女孩好似是师姐妹，没想说话如此，倒是让人大感错愕。那哭泣少女哭得更惨了："大师姐、二师姐，你们老是欺负翠杉，呜呜……呜呜……"

卢云听着听，便也得知这少女的名儿，只见那"翠杉"还是个小姑娘，约莫十七八岁，身穿翠绿棉袄，长相颇为可爱，可此时手拿丝绢拭泪，却又不免让人可怜。卢云恻隐心动，正想去安慰少女，却听另名少女定了过来，皱眉道："好啦、好了，到底怎么了?老是哭。"

那翠杉手指红榜一角，啼哭道："明梅姐，你看看，我的命好苦。"卢云顺着少女的目光去瞧，见到了"三两之命在此"，心中便想："三两已是上上之喜了，卢某只有"二两三。"

眼看翠杉哭得惨，那少女便来低声安抚，道："好啦，快别哭了，给你三两已嫌太多啦，不然你以为自己值得几文钱?"卢云闻言又是一

愣：“这逗话倒刻薄。”

凡人命重少说二两一，末闻有铜板之数，那翠杉哭泣不依：“明悔姊，你又来欺负翠杉了?我：“我不跟你好了。”卢云一旁窥看，只见那“明梅”年岁比翠杉大了些，肤色颇黑，一双眼儿却是秀水灵动，想来是个聪明之辈，听她笑道：“好啦，逗着你玩的，来，瞧瞧我的命多重。”说着拿了生辰红纸，指着榜上命格，笑道：“瞧，二两八哪。”

眼看明梅师姐只值二两八，三两还有找，翠杉内心便纡解了，她仰头来读赞诗：“二两八钱，此为自卓为人、才能近贵之命也。”卢云心道：“听来不坏，不知下头如何。”又听翠杉道：“一生做事似飘蓬，祖宗产业在梦中，若不过房并改姓，小心迁徒二三通。”说着再读最末一行蝇头小字，道：“女命最宜侍妾。”

眼看师姐一生贱得可以，翠杉自是心中爽利，嘴中却叹息了。“原来二师姐同我一般，都是个苦命人。那海棠姊呢，你生得这般好看，可也是侍妾么?”猛听“哼”地一声，一名少女扬首高哼，却是那大师姐了，听她冷冷地道：“谁是侍妾了?人家拿八人大轿、霞披凤冠来迎娶我，我还不想上去哪。”两名师妹笑道：“知道了，海棠最美了，你的命到底好重?”

海棠哼地一声，闭目俨然，自管走到了“七两二”的命格下，随即傲立不动。两名少女骇然道：“你……你命重七两?”海棠冷冷地道：“你俩是瞎了吧?是七两二，莫来偷斤减两。”

明梅骇然无语，翠杉全身发抖，海棠便又转头望向红榜，大声读起了谟诗：“此格天地罕有生!百代积德有此人!天生紫微来照命，德配天地……真圣人。”说着不忘补上一句：“女命统领三宫六院，为万人之母仪。”

正等着两名师妹惊叹尖叫，却见明梅悄悄溜了过来，自朝师姐手下的红纸偷瞄，海棠见她鬼鬼祟祟，登时怒道：“干什么?居然偷看我的生辰?”明梅笑道：“师姐万民之母，何必怕我来看?快把生辰给我瞧瞧吧。”海棠哼道：“休想，天机不可泄漏。”

明梅嘻嘻一笑，鬼脸道：“万民之母母老虎，德配天地真骗人。”海棠大怒道：“没大没小!居然损我?不怕我找师父告状么?”明悔吐舌道：“去告啊，每次说不过人家，专会告状。”两名师姐吵了起

来，翠杉忙来急急缓颊：“大师姐、二师姐，别吵了，今儿是元宵啊。”

“新来的!”两名师姐回过头来，怒眼凶骂：“你到底帮谁!”卢云一脸骇然，看昔日九华山人丁单薄，上一代就只两个女孩，虽称不上温良恭俭，却也不至当街吵嘴。看如今三人成虎、六畜兴旺，姊妹仨竟有火并迹象，自不免让人目瞪口呆了。

少女们当街争执，大欺小而小搏大，有哭有骂，谁也不让谁，只是姊妹们样貌美，嗓音娇，虽在吵闹间，兀自莺啼燕叱，惹得路上男士不住偷眼打量，八成想来当个和事佬了。卢云佇立道旁，此时自也在偷窥少女吵架，只是他太过入神，便给人发觉了。那翠杉拉了拉师姐的衣袖，附耳道：“海棠姐，那个男人在偷看你呢。”

海棠是大师姐，容貌也最美，生得是柳眉如画、肤色白里透红，一听有男人在瞧着自己，登时将头急转，一时间秀发飞扬，艳光四射，俏眼忽活泼、忽冷艳、匆娇媚，百变风情中，猛见街边男子头戴大毡，浑身穷酸，料来是个苦力大叔。她打了个哈欠，一时间兴致全消，悻幸地道：“走了，走了，大家别吵了，快去楼子里看戏了。”

海棠转身走了，明梅、翠杉正要尾随，却听背后一声呼唤：“姑娘，请留步。”

温文和雅的嗓音，官话说得是道道地地，双姝听这声音不坏，便转过头来，猛见面前来了个中年男子，却是适才的苦力大叔，双姝互望一眼，身子后转，便已急急走了。

卢云微微一愣，不知她俩是否耳聋，只得咳了一声，斜踏半步，赶在前头道：“两位姑娘，素昧平生，唐突冒昧，可在下有事，想向两位打听一个人?”无聊男子来纠缠了，双姝心情烦躁，更是飞也似的快走，卢云却又紧跟一旁，双妹正要大声呼救，却在此时，眼儿一斜，却让她俩瞧见了大毡底下的那张脸。

第一眼望去，只觉苦力大叔的五官生得不坏，挺鼻子挺、薄嘴唇薄，剑眉飞扬入鬓，双目尤见凛然威光，那模样一点也不像苦命穷光蛋，反倒像是图画书里的……

文天祥!双姝吓了一跳，不知不觉间，便已停下脚来了。

有点像岳飞、文天祥什么的，古来惨死刑场的好人，图画书里必定把他们画成这等模样，一个个眉毛挺挺、嘴苦弯弯、俊脸长长，好看与否不打紧，吓不吓人最重要。不用说了，眼前这位苦力叔步定然有些来历，万万小觑不得。

好容易双殊停下脚来了，卢云自也松了口气，道："唐突、唐突，请问两位姑娘，在下可以说话了么?"眼见卢云头戴大毡，低头凝视自己时，目中英气内蕴，隐现光华，双殊脸上不由一红，嚅嗫道："可以，你……你说吧。"

卢云松了口气，当即含笑拱手："两位姑娘，不知你们可曾认得娟儿么?"双姝掩嘴惊呼："娟儿?你说得是师姑?你……你找她什么事?"卢云叹道："此事说来话长。我本在红螺寺卖面，没想面担失落了，没了盘缠返乡，又不好上街行乞，便想和娟姑娘碰个面……"

正想问一问可否借钱，哪知话还未完，翠杉明梅对望一眼，便又把身子一转，飞也似的走了。卢云吃了一惊，忙追了过去，道："两位姑娘，我找娟姑娘啊，你们不是认得她么?"明梅见瘟神靠近，赶忙向旁一闪，大怒道："走开!我不认得她!"

卢云自又愣了，喃喃便道："姑娘，你方才说认得她的……"眼晃小姑娘脚步加快，根本不愿和自己说话，情急之下，只得赶上一步，把路来拦，明侮惊怒交进："好啊，居然敢当街拉拉扯扯，你不觉得自己大胆么?"说着指挥师妹："翠杉，赶紧去报官，就说有坏人掳掠妇女。"翠杉答应了，当即提气呐喊："来人啊!非礼啊!轻薄妇女啊!"

尖叫声中，群情耸动，大批路人全围了上来，嚷道："谁是歹徒!"卢云惊得呆了，想他虽非什么"风流司郎中"，可自来女子与他相遇，谁不温温文文、客客气气，如此这般晚娘凶脸，却是哪里见过?眼见大批百姓叫嚣得凶狠，想来是将自己当成了采花大盗，耳听淫贼二字没住口的送来，卢云怒火上升，不觉厉声道："住口!"

卢云口中断喝，体内一股气息自然而然喷涌而出，瞬息之间，屋瓦震动，人人掩上了耳，面色骇然。方圆数十尺内宛如坟场鬼寂，竟无一点说话声。众百姓张大了嘴，待见卢云目光斜来，隐隐带着怒意，霎时一哄而散："走了、定了，别看热闹了，快回家啦。"

都说"相由心生"，昔时方子敬霸气之重，举国无双。卓凌昭更是一脸阴森，见者莫不望风丧胆，看卢云此际神功大成，一旦心生愤

怒、不知抑遏之时，自也会显出种种忿恚法相，众百姓心生感应之下，哪里还敢问东问西，自是必之唯恐不急了。

“昆仑剑出血汪洋、千里直驱黄河黄”，只见苦力大叔背对着自己，深深吐纳，双姝骇然站立，浑身发抖，正等着坏人嘿嘿转身淫笑而来，苦力大叔却只背对着自己，静静地道：“两位姑娘，多有得罪，无礼之处，尚请见谅。”言迄，便已迈步离去。

“啊……”翠杉心愧疚，明梅脸发红，这才知道自己撞见谁了。

大侠来了!等了一辈子，终于见到了一个!也是机会难得，明梅咬紧牙关，霎时直冲上前，狂喊道：“且慢!你还想不想知道娟师姑的下落?”卢云头也下回，正眼不瞧，淡然道：“不必了，男女授授不亲，姑娘早回，”明梅晓得他不高兴，忙道：“大哥别这样，适于我没认出你的身分，这才失礼了。”卢云讶道：“什么?你认出我了?I出水瀑以来行踪隐匿，怎会给人察觉身分?正惊疑问，翠杉与明梅对望一眼，含笑点头：“是啊，你很有名的。”卢云更觉不安了，就怕又惹出麻烦，他咳了一声，举指自顾道：“既是如此，姑娘可能说出在下的名号?”

“当然可以。”明梅低下头去，自与翠杉相视一笑，羞声道：“你是‘大侠’啊。”

卢云张大了嘴，明梅与翠杉却是笑眯眯，料来心情不恶。

大侠不是普通人，他们武功虽高：心情却一直不好，平素住在山里，只无聊时才会来京城走动。看今夜大侠心情寂寞，不巧邂逅了美丽小姑娘，小则给他点拨武艺，终生受用无穷：大则拜为干爹、认做义兄，最后一股脑儿嫁入他家，成了大侠夫人，从此行侠仗义、呼风唤雨，偶尔再去皇宫内院借些珠宝，那真是应有尽有了。

海棠师姐骄傲挑嘴，这当口却忘了吃鲍鱼，天幸两个小的剩饭吃惯了，这会儿总算没糟蹋食粮。眼见卢云呆呆看着自己，明梅含笑便道：“大侠哥哥，你还在生我们的气么?”翠杉忙附耳过来，低声道：“师姐，别老是站着，快要他请咱们喝茶。”

明梅喜道：“好啊，咱们去宜兴居好了，那儿茶好，地方又热闹……”翠杉低声道：“宜兴居不好，去喜福斋吧，那儿蜜饯好吃。”正讨论问，惊觉身边雪花飘飘，大侠竟又退隐不见了。明梅气得直跺脚：“看你夹七缠八，这可耽误事情了。”翠杉苦笑道：“师姐先别生气，到底那人叫什么名字啊。”明梅讶道：“怎么?你还没认出他么?他

这般名望，你都不知道?I翠杉茫然道：“不知道。”明侮啐道：“真是，他就威震天下的‘九州剑王’啊。你没听过么?”翠杉震惊道：“什么?他就是九州剑王?那、那、那个叫房、房什么……房子的?”

明侮责备道：“什么房子椅子，亏你还是江湖中人，连他的名号也说不全?告诉你，‘九州剑王’姓李，叫做李子精，一百多岁年纪。专爱喝酒!”

翠杉喔了一声，忽然一脸错愕：“不对啊，方才那人好年轻啊，哪来一百多岁年纪?”明梅心下一惊，忙道：“那是我说错了。他不是李子精，他定李子精的小师弟。叫做……叫做……”翠杉疑惑道：“叫什么?”明梅脸上一红，随口道：“他…他姓梅，叫做梅、梅……梅子怪!”

正吹牛间，却见海棠从对过楼房里探出头来，叱道：“你这两个花痴，怎还不进来!戏都要开锣了!”耳听师姐骂得难听，双妹满脸通红，只得急急走了。眼看小姑娘定了，陋巷里便又钻出一顶大毡，自在那儿抚胸喘息，却是梅子怪重出江湖了。

物换星移，现下的女孩不比当年，当真是胆大包天，难以招惹。卢云摇头叹息，当下把背一驮、大毡一压，装成了中年苦力之相，自去寻访合适地方饮酒。

今夜是元宵，男结伴、女同行，少男少女纷纷上街玩耍，四下自是喧嚣吵嚷，卢大叔放眼望去，看那满街人潮中竟以自己年岁最长，除开摆摊卖酒的老头子，竟找不出一个年岁相仿之人，他心下益发悲凉，这会儿连洒也不想喝了，正要喟然长叹，却听身旁传来一声长叹，竟有人抢先替他发出声了。

簧夜之间，乍闻悲苦之音，必有同好到来。卢云心下大喜，赶忙转过头去，却见道上并无中年苦力，却是一名青年公子来了，只见他约莫三十不到光景，身穿宝绸，背负行囊，双眼尤其清澈粲然。卢云心下暗暗喝采：“好一位俊公子，形貌当真整齐。”

那青年随身背负行囊，手上另还提着一样东西，以油布密密宝实的裹成了一长条，卢云看了一眼，便知里头藏得有剑，想来这人还定个武林人物。

卢云凝目来看，只觉此人越瞧越是眼熟，好似在那儿见过，待想招呼一声，偏偏那人心事重重，虽在行路问，眼睛却瞧着远处，神思略显恍惚。

正看问，那青年公子也已来到了身旁，双方擦肩而过，那人心不在焉，不巧便朝自己身上碰来。卢云轻轻伸出手去，将他扶住了，道："兄台，小心脚下。"那公子爷回过头来，这才见到了卢云，二人四目交投，那公子爷微微—怔，目光便在卢云脸上打转。

卢云见他好似认得自己，便自微微一笑："兄台，咱俩儿过么?"那人似乎无心应酬，摇了摇头，话也没说，自管低头望地，迳从卢云身边避开，卢云见对方无礼：心下却只暗暗奇怪，看这人好生眼熟，又是如此俊雅形貌，该当十分好记，自己若与他结交过，必然深记脑海，怎可能叫不出名号?他越想越是奇怪，想起自己这几年交了霉运，朋友情人全没了，难得遇上面熟的，自是有心相认，眼见那青年公子掉头离开，便也随行过去，打算把话问个明白。

正走问，那公子忽然停下脚来，转向一处地方，轻声自语："这就是万福楼么?"听得"万福楼"三字，卢云微感好奇，顺着那人的目光望去，但见街边好一座楼台，高约五层，巍峨宏大，门前携来往禳，男女老少高声说笑，却不知是个什么所在。卢云左瞧右望，眼见门前石柱刻了一幅对联，忙凝目来读，见是：假山假水假哭假笑假仁假义假正经真人真事真打真杀真心真意真面目横批两字而已，叫做"真假"。卢云微微一凛，看这幅对联讥讽世情，颇为不俗，这地方却该是个什么来历?他仰头急看，霎时见了一幅长长的布幔，上书："万福楼里、戏如人生"。

卢云啊了一声，这才晓得到了看戏的地方了。人生如戏、戏若人生，他仰望万福楼，朝那幅对联瞧了一眼，不觉轻轻喟然，更加体会了文中之意。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天下苍生哪个不作假?总说戏是假的，人是真的，可真人老说假话，反是假人能说真话，所以假戏往往真做，真的戏却反而显得假了。

眼见那青年公子走入了戏楼，卢云心念一动，便也想过去尾随，却在此时，只见门口奔出了一名伙计，提气呐喊："元宵压轴折子步步娇，这便开锣!"当地一声，大戏开锣，霎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百姓，竟尔全数挤到戏楼前，东一堆、西一簇，万头钻动，反而把卢云挤到一旁去了。卢云是个文质彬彬的，自也不会运起神功打人，便只跟在人潮最后，等着进楼看戏。

好容易挨到了门前，一名伙计守住通路，喊道：“这位客倌!你的戏票!”卢云皱眉道：“还要戏票?这不是白看的么?”那伙计懒得理他，迳自喊道：“下一个!”背后一人匆匆奔来，拿出了一张戏票，随即冲入楼里，霎时后头无数人潮涌上，又把卢云挤到外头去了。

卢云这辈子冷冷清清，每逢热闹地方，定然如此下场。也是想改一改运气，这会儿便又奋发向上，一路挤回了人堆，拼到了伙计面前，道：“小哥，买张票。”

“昨晚就卖完了!下回请早!”伙计一脸没好气，自管提声呐喊：“下一个、下一个!”眼见没票了，卢云无可奈何，自知此生绝无半件好事，正要转头离去，肩膀却给人拍了拍，只见一名中年男子挨了过来，笑道：“爷，没票么?我这儿有。”卢云见运气来了，自是大喜颔首：“好，快给来一张!”

那中年男子微笑举手，竖起了两根指头，卢云心下更喜：“这万福楼果然不俗，一张票才两文钱。”忙掏出了两个铜板，放到那人手上，正要去拿戏票，却听“咳”地一长声，那人兀自比着两根手指，只在斜瞄着自己。卢云心下一醒，想道：“原来这戏票值得二十文，那可坑人了。”想自己卖面一碗不过两文钱，如今到了京城，连半张戏票也换下到，他一边暗叹物价飞涨，一边从怀里掏出满满一把铜钱，细细算给了人家。

二十文钱付出，正等着拿票，那人却把怪眼一翻，“嘿”地一响，怒道：“客倌!这张票要二十两银子，你到底懂不懂规炬啊?”

“什么?”卢云大吃一惊，颤声道：“一张票居然要二十两?你……你这不是坑杀人么?”那人气往上冲，大怒道：“坑谁杀谁了?我这戏票费了多大功夫了买来的，你要不买，还怕没人要么?”说着朝四周几声吆喝：“卖票!卖票!有人要么?”喊声一出，立时便涌上了一堆人，自在那儿还价。

卢云呆呆看着，自知没能耐过去讨价，看来还是看不到戏了。可今晚排了这许久的队，若要狼狈离去，却又不想。满心烦乱问，忽然心念一动，想起自己还有一样法宝，霎时冲向戏楼门口，直闯小伙计面前，眼见小伙计皱着眉头拦路，卢云当场大喝一声，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高举示众，朗声道：“看清楚!这是什么?”

“灵吾玄志”四个字来了，这四个字曾在永定门惊吓宫差，也曾经帮卢云买到一顶便宜大毡，花不到十文钱，如此管用东西，定也能当戏票：果不其然，只见那小伙计一脸骇然，震惊道：“客倌……你…你想干啥?”卢云拍了拍他的肩头，淡然道：“谢谢。”说着直挺挺走进了戏楼，不忘抱拳致意。那小伙计见卢云一脸的理所当然，不由得满面茫然，便问身旁同伴道：“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圣旨么?”

圣旨驾到，背后果然有人大呼小叫，飞身而追，八成是要叩见圣上了。卢云消失在人海中，一边暗叹杨肃观的神通广大，一边不忘告诫自己，今夜权此借用一回，情非得已，下不为例。

“好啊!卢云才走入堂中，便给吓了一跳，耳听四下如雷暴喊传出。他微微一愣，凝目去看周遭景象，这才见到自己身处一座天井之中，正前方偌大一座戏台，另三方全是看台，搭到了五层之高，各楼栏杆边儿站的全是人，当真是高朋满座。

卢云十年不在京城，自不知万福楼盛况空前，逢得上演整出戏码，如“长生殿”、“玉免记”，五层戏楼里必定一座难求，有钱还买不到戏票。若非今夜仅是唱几出折子，怕连进都进下来了。

卢云挤在一楼人群里，已是寸步难行，他抬头去看楼上，已见海棠、翠杉等九华少女坐在二楼，自在那儿闲话，先前见到的那名青年剑客却已不知去向。卢云想要找个地方来坐，奈何四下闹哄哄地，跑堂的、喝彩的、饮酒的、上菜的，人来人往，竟是座无虚席，忽见戏台斜边儿还有个立位，地处偏僻，想来是给斜眼病人看戏用的，无可奈何之中，便慢慢挤了过去，靠墙站好。

正休息间，忽听台前传来击掌声，戏楼上厂原本闹哄哄的，此时全静了下来，听得一名男于行上台来，朗声道：“步步娇。”

笛声飘扬，乐师奏起了管弦，这“步步娇”乃是游园惊梦的一折，说得是小姐杜丽娘出场的故事。只是卢云过去人在北方，声腔又是十年一变，过去自没听过这等新戏，一时心下在焉，只管闭目养神，却在此时，戏台上脚步轻响，一名女子从幕后转出，她背向台下，轻声叹曰：“好……天气……”

优妓开口说白，卢云原本浑不在意，待听台上嗓音带了浓浓的扬州腔，赫然与顾倩兮的口音极为神似。他心下一动，赶忙抬起头来，凝视着戏台上的一举一动。

天下男子人人有其罩门，卢云也不例外，举凡女子与顾倩兮沾边带故，便能让他留心上神，正全神贯注中，但觉四下也是万籁俱寂，戏楼从上到下数百人屏了气、凝了神，只在瞧望台上的一名女子。

台上的女人悄立不动，她背对万福楼里数百双眼睛，虽然瞧不到长相，可单凭背影瞧来，便让人觉得她十分秀气苗条，定是个相当姿容的美人儿。

笛声飘扬，乐师奏起了管弦，台上女子微微屈膝，扬起云袖，露出了玉白的指尖，慢慢她的上半身微微左倾、微微向下……陡然间玉袖一偏转，便将脸蛋儿回了过来。

“好啊!”四下采声大作，各楼层宾客击节叫奸，银票抛得更凶了，听那女子提声唱：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好啊!”全场又爆出了一声喊，上上下下喝采不断，连卢云也跟着大力鼓掌了。

台上那女子样貌如何，两边距离遥远，卢云自也道不明白。只是她的嗓音有种天生风流，三分嗲、七分懒，一声一字悠悠漫漫，不必一分造假做作，便已让人心生向往，尤其是她的眼神极为灵动，稍梢几个转身挪步，便已赢得一身是戏。此时此刻，不只卢云看得入神，全场宾客都忘情了，连楼上的海棠、明梅等少女也都红了双颊，想来是被台上的绝代佳人所吸引，竟是久久说不出话来。

台下喧扰，台上却是浑然不觉，那女子只管随笙弦旋律回身而舞，看她身段雍容，从足尖到发稍，样样都透着妩媚，更让满楼宾客沉迷陶醉，眼见那女子舞姿如此曼妙，卢云自也暗暗惊奇。他过去虽不爱看杂剧，却也晓得昔日剧是剧、曲是曲，如此歌舞演艺合而为一的本事，却是前所末闻，也难怪万福楼如此广受欢迎，想来近年来戏曲蓬勃创新，早已走出了杂剧科白的格局。

卢云看得好专注，便将大毡解了下来，露出了俊脸，另还朝台前挤了几步，那女子本在台上轻盈慢舞，忽然问目光回转，猛一瞧到了台下的卢云，不知怎地，竟尔掩袖惊呼，跟着又见卢云目瞪口呆，霎时忍俊不禁，居然掩嘴低头，吃吃地笑了出来。

歌舞从中断绝，全场都是为之一愣，卢云更是满心惊讶，不知那女子为何朝着自己猛笑，莫非认得自己不成?他左顾右盼，待见四周王孙公平双眼发直，一个个对着台上美女傻笑，料知是自己会错意了，忙又将大毡戴了回来，以免有碍观瞻。

正咳嗽间，那女子总算也已定下心神，她回身而舞，再次曼声高唱：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吴是天然?

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乌惊喧，则怕……羞花闭月花愁颤。

一曲方终，全场叫好，人人都拍红了掌心。不旋踵，便出来几名小女童，拿着铜盘到处领赏，众贵宾豪迈气魄，无不大抛银票，着意恩赐。卢云见自己身处偏僻，料来不会有人过来罗唆，正觉得心安理得问，忽然长袍给人拉了拉，他低头急看，惊见一名女童瞪着自己，卢云莫可奈何，只得搜索全身，慢慢从口袋里摸出三个铜子儿，小心扔出一个。

看白戏的，必挨白眼。果然那女童一脸悻悻，低头急走，卢云则是一脸尴尬，那美女本在台上答谢，目光挪移中，猛见了卢云的窘态，不由又低下头去，再次噗嗤地笑出了声。

眼见有人逗笑了美女，大批王孙忍无可忍，便都转过头来，朝四面八方怒目而视，想来要搜出可疑人物。卢云吓了一跳，都说“一笑倾人国、一笑倾人城”，等会儿笑出了杀身之祸，那可要哭了，他怕无端招惹麻烦，便一溜烟奔上了楼，打算找处好地方喝酒、万福楼楼高五层，可今夜高明满座，卢云一路奔上楼去，各层都是座无虚帝，他怕撞见海棠、明悔等美女，便远远绕开了路，好容易奔到了顶楼，却见堂上黑森森的，这儿居然颇为清静，除三五桌客人笑着说话，便只几名伙计倚在东首墙角，各在闲聊谈天，卢云目光挪移，匆见靠窗处有名客人孤身饮酒，看他默默瞧望窗外街景，却是方才见过的那名青年公子。

这顶楼地处最高，离戏台也最远，曲没得听、戏没得看，便也没人会来抢座。卢云松了口气，便也不急着过去和人寒喧，只管了捡了张空桌坐下，吆喝道：“伙计。”卢云喊了半天，总算走上了一名酒保，懒懒问道：“爷台要什么?”卢云道：“来五斤白酒，越陈越好，另来些花生大蒜。”那酒保笑道：“客倌酒量好啊?要不要别的小菜?”

卢云伸手入怀，点了点铜板数目，摇头道：“不了，这样挺好。”那酒保下多话，便朝背后吆喝了几声，下久便上来了一名小伙计，他提着一只酒壶，懒洋洋地行向屋角一处大缸，慢慢勺了酒水出来。

说也奇怪，酒缸里水波一动，整个五楼便已飘来一股辛辣，那酒味好冲，带着一股阳刚猛烈，好似有人在楼里烧起了炭火，让人不自觉的出汗。卢云自知可以喝到难得的佳酿，已是满心迫下亟待，偏生那小伙计手脚迟怠，勺好了酒，东找西找，这才弄来了两只大碗，慢吞吞地上菜来了。

咚咚两声，酒菜上桌，卢云久末饮酒，忙斟了一大碗，咕嘟嘟地仰头饮尽。

咕嘟……咕嘟……这酒好生不俗，直似用怒火酿出来的，才喝到了嘴里，便辣得连舌头都麻了起来，可卢云喝在嘴里，却是浑然不觉得痛，只管仰头畅饮。

今夜多少悲欢离合，从柳门大宅走到宝庆布庄，辛酸苦辣一次尝，回思方才布庄里的点点滴滴，好似顾倩兮就坐在面前一样，卢云浑身颤抖，更把烈酒高高仰起，喝个涓滴不剩。

“痛……快……”卢云呼出了一口长气，只觉得那怒火般的烈酒在腹中焚烧，竟让他微起薄醺，卢云以手支额，望向五楼外的窗景：心道：“十年了，我可总算见到她了。’想起面担失踪不见，自己若要招领失物，定得在北京大肆寻访，说不定还得过去向她打听打听，卢云低下头去，不愿再去想旁的事，只盼自己还可以看看她，纵使下能与她说话，那也无妨。

想起顾倩兮就住在几里之内，自己一会儿喝醉了，说不定能有勇气跳进她家，偷偷瞧她一眼，卢云忽然哈哈一笑，再次斟满了酒，跟着用力拍开了大蒜，仰起酒碗，混着花生痛嚼。

喀滋咕嘟，大蒜呛辣，掺了烈酒来嚼，开口更增其臭，卢云虽说出身山东，嗜好葱蒜，可他早年是白面书生，举止温文，念在顾倩兮的情份上，见得葱蒜奉来，自要敬谢不敏，可此时孤家寡人，再不痛快大嚼，更待何时?霎时吃了个臭气薰天，却还颇觉不足。

卢云自饮自酌，喝了一碗，再来一碗，回思这十年来人生际遇坎坷，自己从生到死、由死到生走厂一遭，那些经世济民、状元美梦，

早已离身远去，如今孑然潦倒，功名志业皆成灰，日后却该如何自处?一片消沉间，卢云不觉笑了一笑，轻轻吟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哈哈!哈哈!”卢云纵声长笑，碰地一声，当桌又拍开了大蒜，咕噜噜地猛灌老酒，一时只觉天地与我同在，万物随我同游，人生颓废至此，居然没比这一刻更自在的了。

这首“秋日偶成”乃是北宋大儒程颐所作、卢云倘在十年前来读这首诗，必嫌弃其中意境，又是什么“睡觉东窗日已红”、又是什么“思入风云变态中”，多了随性偏激之意，却少了闻鸡起舞、勤奋报国之心，以卢云的天性古板而言，自难体会个中妙奥。如今人过中年，历经落魄潦倒、亲逝友散之苦，却能骤然反醒，领略了当年程颐的豁达。

此生冷冷清清，宛如丧家之犬、什么功名文章、豪情壮志，一切都罢了，在这天地为家，四大皆空之际，却反而赢回了两个字，称作“从容”。

啥也不在乎的时刻，卢云逸兴揣飞，正要举碗痛饮，匆见窗边酒客抬起头来，朝自己瞧了一眼，看此人样貌清奇，一双眸子颇见神采，正是那名眼熟的公子爷了。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那公子爷想必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听他口唇喃喃，仿佛心有所感。卢云见知己来了，一看对方望着自己，自是欣然举碗，朝那人比了一比，示意邀饮，正等着对方举杯回敬，那人却已叹了口气，自管默默低头，料来无心应酬。

卢云早年时脾气也不好，逢得生人搭讪敬酒，要不冷言以对，要不冷面相讥，如今见得来人无精打采，自也不以为意。他笑了一笑，正要自斟自酌，却听一名伙计沿桌而来，笑道：“几位客倌，叨扰则个，先给您结个帐。”

卢云低头饮酒：心情豁达，模样更是从容无比，便把铜板摸了出来，等着付帐。只听那伙计对着邻桌客人道：“您这桌是二十三两，算您个整数，二十两成了。”卢云听得这等天价，一口酒水险些喷了出来，不知那桌客人是否点了人参果、皇帝茶?可凝目瞧去，那桌上却只摆了壶水酒，四色小菜，余无长物。

卢云内心慌张，这才知道万福楼价钱不妙，几与黑店无二，看自己酒量大，叫了整整五斤酒，少说十来两银子，一会儿人家伸手要钱，自己却该如何是好?

卢云一辈子几没赊过帐，更没吃过白食，至于行抢打人，那更是下用想了：心下惴惴问，只得蹑手蹑脚，悄悄拿出杨肃观送来的那封信，搁在桌上，看看能否充当银子来用。

正祝祷问，耳中听得脚步声响，那伙计已然来了，他先哈腰致意，之后笑道："客倌，您的酒菜是十六两，算您个整数，十五两成了。"卢云口袋凑不出三两银，听得这话，便只压低了大毡，悄悄伸出手指，朝桌上怪信点了点，希望小移计自行离去，"等等，你好眼熟……"那小伙计猛地把手一指，大声："就是你!你这怪人真是怪!可给我遇见了!"正要捋起袖子，匆听脚步声响，桌边听得一个笑声："别闹，快了去。"

眼看救星来了，卢云微微一愣，万没料到这封信真还管用，他抬头去看，面前站的却是一名中年聿柜。卢云心下微有错愕，忙道："掌……掌柜的，这……这酒菜钱……"那掌柜笑道："没事，客倌的酒钱有人买了。"

卢云更加讶异了，看这酒菜并非是自行免钱，而是有人暗中替他付钞，那就不是杨肃观的法力了，只是谁会这般好心呢?卢云心下好奇，便把目光微斜，朝窗边的那位酒客瞧去，那人却早已低下头去，只顾着饮酒，看他对身遭物事漠不关心，想来不是他付的钱了。

卢云满心疑惑，下知是谁为自己还钞，正纳闷问，那掌柜却奉上了一张名帖，微笑道："爷台，请过目。"卢云低头来看，只见手上多了一张纸片，正面印了八个宇："万福楼里，戏如人生"，图花精致，正是此地的戏票，卢云讶道："这是什么?"

那掌柜靠近一步，附耳道："这是琦小姐的一点心意。她吩咐小人，要我好生款待您，一会儿您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咱们万福楼的帐上。"卢云错愕不已，道："琦小姐…她是……"掌柜走近一步，悄悄朝楼下天井一指，附耳道："她就是咱们万福楼的台柱，您方才见过的。"

卢云醒悟过来，这才想起戏台上的那位绝世美女，他越想越疑，便行列栏杆旁，自朝楼下天井观看，只见那位"琦小姐"早已下台，却

来了一群翻筋斗的，看他们东滚西翻，挥旗舞棍，十分卖力，四下宾客却是喝酒的喝酒，谈天的谈天，全没一人正眼来瞧。

卢云心下领悟，已知这“琦小姐”非同小可，全场几百名客人都是冲着她来的，只是自己过去少去酒家作乐，自不可能认识这位“琦小姐”，却不知她何以殷勤款待，莫非她张冠李戴，却是误会一场?他转头望向掌柜，低声便道：“掌柜的，我与您家小姐素昧平生，她可是认错人了?”

那掌柜摇头道：“错不了，她方才在戏台上就瞧见您了。她说爷台难得回京，定得给您接风洗尘，那才不愧故人之谊。”说着不待卢云答应，已然找来了伙计，吩咐道：“开包厢，准备八大八小。”卢云咦了一声，还下及推辞，众伙计快手快脚，奋勇上前将卢老爷捧了进去，一旁送菜端酒，宛如遇上恩公，个个孝顺无比、卢云得了天大好处：心下却是纳闷无比，一不知琦小姐是何来历，二也不解她与自己有何瓜葛，百无聊籁之中，便又取出了那张戏票，反覆察看，忽见戏票后头印着戏码，左书：“卖面郎巧遇故人子”，右书：“杨太师计围万福楼”。

卢云咦了一声，看自己正是个面贩，这“买面郎”若非自己，却是何人?依此戏码来看，莫非一会儿自己便会在此遭遇故人之子?可“杨太师计围万福楼”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会儿有官兵前来此地抓人，叮他们想抓谁?这“杨太师”又是谁？难下成便是畅肃观么?

卢云满心纳闷，自人京以来，事事透着古怪，先是胡媚儿交来了一只信封，上书“灵吾玄志”四宇，还说什么杨肃观对自己另有安排：现下偏又遇上了这个“琦小姐”，对自己殷勤招待在种玄机，让人难以猜想，卢云看下懂道理，索性也下再多想什么，反正喝酒有人付帐，便只管专心大吃大喝，等着事情水落石出。

约莫喝了半壶酒，堂上慢慢也热闹起来了，看那楼梯里上来一群又一群客人，都是先前楼下看戏的客人，这会儿戏演完了，便又来楼上玩耍。不多时，堂上几十张板桌便都坐满了人，诸人高谈阔论，你一言、我一句，话题全离不开那位“琦小姐”。

卢云有心探明“琦小姐”的来历，忙潜运内力来听，听得堂上一人道：“喂，老张，听说鲁王爷要包下琦小姐，是真是假?”另一人

道："呸，凭他那个脑满肠胆，也想来碰人家的玉手，真是忝不知耻。"

先前说话那人道："没法子，世道不靖啊，这鲁王爷多有钱，听说还想当摄政王呢，我看今儿是元宵，他八成又要过来闹场了。"另一人叹道："算了，别惹这些闲气。你忘了上回不还有个客人被鲁王爷从五楼丢出去，摔成了重伤?"先前那人叹道："他妈的，喝酒、喝酒。"

卢云听了几句，这才晓得这琦小姐是个大红人，好似万福楼里常有争风吃醋之事，居然还把人打伤了。昔时"宜花院"名动公卿，今朝却属"万福楼"独领风骚，卢云望着面前满满一桌酒菜，想起这是"琦小姐"的一番盛情，一时之间，心下忽有不祥预感，不知自己是否又已惹上天大的麻烦?正想溜之大吉，匆听堂上传来女子娇呼："师姐!等等我!等等我!"

卢云听出这是少女的声音：心下微惊，忙开启包厢窗扉，偷眼瞧望，只见堂上一名少女飞奔而过，看她身法好快，果然是之前见过的翠杉，再看不远处还有两名美女，正是海棠、明梅来了。

元宵夜里金吾不禁，少女们要想大口喝酒，今夜正是时候。卢云见得这三个厉害的来了，更加下敢离开包厢，只管低头喝闷酒，却听海棠在包厢外说话："糟了，没桌子坐了。I满堂桌子都坐满了，海棠、明梅她们来得远了，自然没位子，正盼望她们自行离去，匆听翠杉道："师姐，那儿还有空位。"卢云从窗缝向外瞧望，只见临窗边一张板桌，桌边独坐了一名客人，却是先前见过的那名酒客，看他人刺刺地占了整张板桌，众少女若能将这不速之客支开，自有位子坐了。果然翠杉便靠到了二师姐耳边，道："明梅姊，你去打发他吧。"

明梅凝目去看，只见那青年孤身饮酒，脚边一只行囊，桌上摆了个长长的油布包，里头定然藏有凶器，自己若要过去凶他，小命难免不保。眼见苦差事来了，明梅便推辞道："我看先别赶人了，这人的衣服看来还干净，下如和他挤一挤好了。"翠杉忧声道："不行啊，男女有别，师父知道了，会骂我们的。"霎时两个小的转了过来，向大师姐哀求："海棠姊，你长得最漂亮，你去找位子吧。"

海棠哼了一声，傲然转身，须尖问艳光四射，众男客瞧到眼里，忽然间堂上空了许多位子，老老少少同挤一张板凳，虚位以待，盼着与美女同桌饮食。海棠见惯了这等场面，当下莲步轻挪，自在堂问巡

视，正审查人品相貌问。忽听堂上传来一声呼唤：“海棠姊，你也来啦，快来这儿坐吧。”众男宾大失所望，寻着声音去瞧，却见不远处坐厂一名官家小姐，看她身旁还陪了个姑娘，一身劲装打扮、腰悬短棍，好似是个保镖，两人一坐一站，正向九华诸女招呼。

“是何凝香!”众女对望一眼，一时大喜而呼，海棠欢容蹦跳：“有位子坐了。”明梅雀跃拍手：“咱们不必付钱了。”翠杉则是一脸讶异：“何凝香，她是谁啊?”

群雌聒噪中，已然飞奔至板桌旁，各自安坐下来、那何小姐模样害羞，见得众女到来，却只低下头去，羞羞地道：“海棠姊……你们……你们也来看戏啊。”海棠笑道：“是啊，难得元宵佳节，谁要不出门，谁便是黄脸婆。”说着把秀发一掠，傲然道：“伙计。”

众伙计慌忙到来，乖乖伺候着，只听明梅快嘴快语，说道：“给送壶极品碧螺春，一碟蛇胆瓜子、一盘冰糖鸭舌、一碗五香凤爪……”看这女孩热门熟路，连珠炮的呼喊中，一叠又一叠点心送上，霎时摆满了一整桌，伙计这便来陪笑收帐：“小姐们，一共五十两。”

付钱关头到来，九华三女定力过人，一个个眼觐鼻、鼻观心，各自安坐不动，那何小姐好似家境不坏，便取出了绣花荷包，捡出了一张银票，胡乱扔了出去。

银票百两一张，伙计大喜过望，正要称谢收下，明梅却嘿地一声，大声道：“且慢!这儿有零的。”便将银票收入钱囊，另取现银付帐。多出来的自然充公了。

那翠杉是个新来的，眼看何小姐出手如此阔绰：心下自是仰慕，忙凑到海棠身边，细声道：“师姐，她是谁啊?怎地这般有钱?”海棠仰起头来，傲然道：“她是我的手帕交，姓何名凝香，她爹爹就是首辅大学士，当今百官之首何大人。”

听得阁揆宰辅的爱女在此，四周宾客有在留神偷听的，莫不低呼一声，卢云坐在包厢里，听得话声，自也暗暗惊奇：“何大人的女儿在此?”当下从窗缝里瞧出，只见那何小姐细皮白肉，五官果然与何大人有分相似，不觉微微一笑，想起红螺寺里的百官云集：心中便想：“这逗何大人真是个好福气，当年旧识里只他一人飞黄腾达。”

这何大人不是别人，却是当年西出阳关的左御史何荣，卢云与他称得上相熟，却下知他家里还有这么个宝贝小女儿，只不知是不是私

生女就是了。

人生如梦，当年和亲队伍历经多少事，真是一言难尽，有的成了西域皇后，有的成为天下第一大反贼，当然也有人打回原形，再次做起了浪迹天涯的穷面贩。卢云笑了一笑，慢慢的喝着酒，正出神间，又听翠杉低声道：“原来这位是何大人的千金，真是久仰了。那……那个小丫环又是谁?怎还带着棍子?可是有武功么?I卢云先前早已看到那名劲装姑娘了，看她手持短棍，身上却穿着崆峒弟子的服饰，此时听翠杉口无遮拦：心中便想：“这小姑娘嘴快了，恐怕要得罪人了。”

心思才起，果然包厢外便传来呸地一声，那劲装姑娘大声道：“谁是丫擐了!你们给我听好了，姑娘就是崆峒山的‘飞霞棍’黄巧云。奉何大人之命，特来陪何小姐夜游。”说着抽出了腰间短棍，在手指上转了一圈，哼道：“九华三姝，有眼无珠，这话想是没说错了。”

刷地一声，海棠拔出了短剑，剑光霍霍之中，已将鸡爪切了几切，淡淡地道：“崆峒一脉，脑袋空空，我也是久仰大名了。”说着敲了敲桌面，哼道：“师妹，给斟上了茶。”

双方剑拔弩张，随时都会大打出乎，明梅忙来缓颊，笑道：“别吵、别吵。何小姐，你爹爹平日不是管你管得严么?怎地今晚放你出来透气了?”

听得此言，那何小姐叹了口气，眼眶却泛起了泪光，自将脑袋一偏，枕在黄小女侠肩上，轻轻抽噎起来。见得小姐如此惨澹，九华众女自是眨了眨眼。海棠吮着鸡爪，一时也不好白吃人家的，便问道：“你干什么了?可是给谁欺侮玷污了么?这般可怜。”

听得此言，何凝香泪水益发泛褴了，一时掩着心口，宛如西施捧心，哭道：“我……我……”这女孩嗓音娇弱，说话时气若游丝，还下忘掩着小嘴，海棠运起内力，仔细听了半晌，却还是不得诀窍，只得招来了黄巧云，皱眉道：“她怎么啦?可是病了么?”

黄巧云白了她一眼，道：“当然是病了，不然还能怎么了?她这几日食不落饭、睡不安寝、还闹得魂不守舍，何伯伯知道她病了，却也无药石可医，便要我带她出来透透气。”何小姐金枝玉叶，锦衣玉食，没想却罹患怪病了，九华众女皱眉道：“什么病这么厉害?居然无药可救?”黄巧云叹息道：“那还要说么?她害得是相思病。”

众女恍然大悟，看这世上唯一没药解的，便是这相思病，病情时时起伏，匆冷匆热，与失心疯有几分相仿。卢云远远听着：心中便想：“这病倒真没药医，不妨看开些。”一时大口饮酒，却也来给自己治病了。

听得有人害了相思病，九华诸女便又笑了，只见翠杉状似怜悯，明梅幸灾乐祸，海棠则是一睑的闭目养神，傲然道：“原来是这个毛病啊，这病怎会没药医呢?这样吧，要不要我给你们帮个忙啊?听得海棠要帮忙抓药，何小姐心存感激，正要哭谢，黄巧云却又呸了一声，看这药包落人海棠手里，要是给她瞧得好了，还会不自行服用么?当即道：“你省省力气吧，告诉你，如果那个人可以召之即来，何大人早就去找他了。”海棠哦了一声，道：“谁这么大架子啊?到底她看上的是谁?”黄巧云咳了一声，道：“她瞧上的是华山弟子。”听得心事给人揭破，何小姐又羞又苦，便又趴倒在黄巧云怀里，呜呜地细哭了起来。

众女一旁听着：心里自也觉得奇怪，看华山高徒无数，上有杜得籼、吕得礼、下有施得兴、吕得义，看何小姐何等家世，如今芳心可可，一旦瞧上这群猪狗，他们还不汪汪乱叫，飞也似的赶过来么?九华诸女暗暗揣测，正纳闷间，匆见翠杉双手一拍：“我知道了，我晓得何小姐喜欢了谁。”

眼见众女一齐转过头来，翠杉含笑便道：“她瞧上了陈得福，对不对?”华山垫底门徒，人称扫把福，这厮武功低、人头次，倘使成了何府的乘龙快婿，岳丈大人不免气得中风，早早驾鹤西归，难怪不肯找他回来。翠杉还待笑说，惊见四下白眼不断，连何小姐也收拾了泪水，朝她怒目而视。

扫把福人缘不好，眼看何凝香伤心欲绝，明梅只得拉来了黄巧云，皱眉道：“真是，别卖关子了，她到底爱了谁啊?”黄巧云掩嘴低声：“她喜欢的那个人，单名一个‘苏”字。”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华山满门高手无数，可阖山弟子中却只一个姓苏，不消说，那人自是“三达传人”苏颖超无疑，眼看九华诸女低呼出声，连包厢里的卢云也是微微一奇。可怜何小姐给人当众道出了心事，一时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掩面间，便朝窗边奔去，众女大惊道：“快拦住她，这可是五楼啊!””

十年前玉清观前匆匆一晤，当时卢云亲眼得见，便曾见过苏颖超一面，只是那时宁不凡退隐在即，双方却没机缘说过话。卢云隔墙听着，不觉微微一笑：“原来苏少侠如此风流，琼芳听说以后，八成又要生气了。“想起了琼芳：心头匆有些挂念，不知两人分别以后，她现下去了何处?只是看今夜是元宵，若不是和情郎幽会去了，还能去哪?

正慨然间，众女死劝活劝，总算把何小姐拉离了窗口，明梅笑道：“原来她看上的是苏大掌门啊，那可有些难办了。她是怎么识得苏大侠的?”黄巧云摇了摇头，道：“还不是那‘魁星战五关’害的?腊月那日，她陪何伯伯去看擂台比斗，结果轮到苏掌门出场，她就病倒了。唉……反正回家后茶不思、饭不想，日日夜夜尽是哭……何伯伯心想不是办法，上回还要我设法安排则个，让她和苏少侠见上一面，也好转个心情……”

海棠哦了一声，问道：“怎么?你和苏颖超很熟?”黄巧云脸上一红，忙道：“那倒不是。不过我认得华山的一个朋友，也许能请他想个办法。”翠杉低头笑道：“你认识谁?可是陈得福么?”黄巧云大怒道：“谁认得他了?我认得的是吕得礼。”

海棠皱眉道：“谁是吕得礼?”看她一脸疑惑，想来不识小人物，一旁明梅附耳过来，细声解释：“就是无耻三兄弟的老大，外号叫‘小礼子’的那个。”海棠哦了一长声：“是他啊。”说着朝黄巧云打量几眼，颔首道：“恭喜、恭喜，龙配龙、凤配凤。”

九华诸女向以言辞阴损着称，耳听海棠几声“恭喜”，却不知在“恭喜”什么，黄巧云怒火上升，自知说不过她们三个，便暗暗握住了腰间短棍，眼中透露凶悍。翠杉吓了一跳，忙来缓颊道：“后来呢?黄姊姊安排的如何了?I黄小女侠放开了短棍，摇了摇头，轻叹一声，道：“苏掌门很忙，没法子见上面。”何小姐听得此言，只是悲从中来，登时珠泪潸潸，海棠柔声安慰道：“好了，别难过了，见不到就算了，反正人家苏掌门二月便要成亲，迎娶大美女琼芳，人家连喜帖也发出来了，你便算见到了他，又能如何呢?”

黄巧云猛吃一惊，拼命向海棠使眼色，那海棠却不知是粗心大意，还是故意为之，自管说了个痛快。果下其然，何小姐听得此言，一口气转不上来，便又颤巍巍地行向了窗口，黄巧云死命拦住，一边怒骂海棠：“你这女人心眼真坏，你要逼死她么?”

海棠苦笑道：“这也能怪我了?人家喜帖发的满天满地，她怎会不知道?”黄巧云懒得应答，自去安慰何凝香，一旁翠杉则来帮忙倒茶服侍，让小姐暖暖心口。

苏颖超是琼芳的情人，京城里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何小姐幽居在府，自不知人家早已是琼府的乘龙快婿，岂能再接别人的绣球?卢云一旁听着：心中又想：“原来琼芳要成亲了，说不得，这杯喜酒我虽不会过去喝，可也得找个法子给她贺喜。’想起琼芳性子冲，脾气硬，日后做了人家的妻子，不知会不会镇日吵架?卢云回思这半个月来的相处，心里不觉有些思念她：“这琼芳虽说架子大，可其实说话好有趣，要是她现下也陪在这儿，这个元宵定然热闹了。”

正想问，外头何凝香听到苏颖超即将成亲，却已快哭死了，翠杉安慰道：“何姊姊快别哭了，这世上好男子所在多有，不如这样吧，我家老爷是正统军的大元帅，营里有七十二万未婚男子，你若不嫌弃，我可以拜托咱们老爷替你安排个相亲……”

正统军盛产“黑旋风”，个个手持双板斧，怪力乱神，脸上还长了黑毛，何小姐听得此言，不觉悲从中来，哭得更凄惨了。明梅笑道：“快别这样了，正统军里也不全是做苦力的，多少有几个文武双全，像是‘小赵云’燕烽啊、‘飞天笔’孟焕然啊，‘荆州狮’熊俊啊，个个一身烈火，尤其那个燕烽，猴急也似，平日最爱缠着海棠呢。”

咚地一声，桌边茶水翻倒，众女定睛去看，却见翠杉面色惨白，颤声道：“燕烽……他……他很爱缠着大师姐么?”明梅笑道：“可不是么，那姓燕的每回见了海棠，都是张大了嘴，一幅魂不守舍的模样，好像还写了一些书信过来，我都不好意思瞧呢。”说着提起了手肘，朝师姐碰了碰，海棠却是不置可否，只理了理云鬓，料来“四火儿”属于点心一流，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猛听一声抽噎，众女一齐凝目来看，这会儿倒不是何凝香啜泣，却轮到翠杉泪洒当场，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正说话间，那何小姐却似听不下去了，她擦拭泪水，盈盈起身，道：“巧云，送我回去。”明梅忙道：“才不过子夜而已，这么快便走了?”何小姐整夜给人当成笑话，什么也不想说，便拭泪道：“不了，我身子不舒坦，得早点回府歇着。”

元宵花月夜，才子佳人莫不彻夜游嬉，通宵达旦，可何小姐却是形单影孤，如今又给人连番作弄，如何还有玩兴?正要转身离开却听叩叩几声，海棠却已敲起了桌子。她拿出了大师姐的架式，道：“过来坐下，我这儿有个消息奉告，包你爱听。

海棠美丽骄傲，日常总爱欺负人，何小姐晓得她不怀好意，正待用力摇头，却听海棠淡淡地道：“别急着骂我，我这消息可是关于那‘女扮男装’的，不听可惜喔。”

黄巧云听得“女扮男装”四个字，自是低呼一声，道：“你说得是琼少阁主!”

全京城唯一穿男装的女子，便是琼芳。此女执掌书院，权势薰天，出入皇宫内院，如同家常便饭，可说是全北京第一气概的女豪杰；海棠淡然一笑，颔首道：“什么琼少阁主，好大派头，叫她琼芳不就得了。”黄巧云哼道：“随你了，我们崆峒山可没那么无礼。”

崆峒派多有高手驻进紫云轩，想来为得这层缘故，黄巧云定是个乖顺的。她哼了一声，又道：“好了，快说吧，少阁主又怎么了?”海棠叹道：“她啊，她活活气死了苏少侠哪。”

场面静了下来，卢云乍然听得琼芳的消息，自足聚精会神，就怕少听了一宇半句。那何小姐也是慌不迭地回座，满面部是关切，一片寂静中，连窗边那名酒客也是微微一动，看他虽然背对着诸位少女，却把酒杯放了下来，想来也听到了说话。

全场屏气凝神，都在等候演说，谁晓得海棠却又不吭气了，只管提起杯子、骄傲喝茶。黄巧云催促道：“海棠你老是卖关子，这琼阁主不是才出远门回来么?怎会气死了苏少侠?”众师妹也是一脸期待，忙道：“是啊，师姐快说啊。”

一片催促中，海棠终于长叹一声，道：“好，我这就说罗。”她先将发稍梳理了，跟着拿了丝巾出来，学着师父的模样扇风纳凉。众人正想再听下文，却又拿回一句无聊的：“唉，此事说来话长罗……”

眼看大师姐摆架子，一旁翠杉忙来奉茶，明梅也来陪笑脸，众师妹殷勤服侍之下，海棠心情总算舒坦了，方才道：“好啦好啦，我这就说了，你们全听好了。”

众女正襟危坐，不敢梢动，海棠左顾右盼，眼见整层楼的男子全在偷看自己，便又啜了口香茶，扬了扬凉风，正要再次叹息，黄巧云气愤不过，便取出了纸牌，大声道："告么了，告么了，大家来玩马吊牌。"众女哼了一声，正要扔出骰子，却听海棠压低了嗓子，急切地道："话说腊月小年夜当晚呢……扬州城夜黑风高，狂风飕飕，大雪飘飘。"

众女听了这个开场颇为精彩，便又放下了纸牌，再次凑头而来，卢云也是全神贯注，运起了内力来听，只听海棠低声道："那时琼芳人在扬州过夜，这晚她不知怎地，匆地辗转难眠，她见窗外雪花片片，好似在向自己招手，便也迷迷糊糊地走出门，结果她走啊走的、走啊走的……"

猛听"砰"地一响，海棠将手望桌面一拍，听她阴侧侧地道："你们可晓得，她撞见了什么?"海棠煞有介事，只当自己唱起了花鼓，黄巧云矍然而惊，道："见鬼了?"海棠叹道："傻瓜，你们崆峒派的人都没脑子么?别老是妖魔鬼怪，想点别的。"

黄巧云满面红云，这会儿便给问倒了，何小姐便又幽幽地道："海棠姊快说吧，拜托你。"海棠仰天长叹一声，幽幽地道："她啊，遇到了一个面贩呢。"

"面贩?"少女们全都笑了起来："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世上卖面的所在多有，便一条长安大街逛去，少说十来处吃面地方，毫无稀奇。众女哑然失笑，卢云却是面色苍白，一时心头惴惴，不知会有什么倒楣事冒将出来。

"你们有所不知啊……"又听海棠叹道："这面担子不是寻常地方，而是有来历的。那琼阁主自也不知其中奥妙。她闻到那面担传出香气，只觉得肚子饿了，便迷迷糊糊坐了下来，叫了碗面吃了，谁晓得，这一吃之下，居然……居然……"说到此处，竟尔面露悲悯之色，好似万分惋惜。众女听得兴起，无下催促道："后来呢?快说啊。"海棠仰天长叹，幽幽地道："后来啊，她就被坏男人拐走了呢。"

"坏男人……"何凝香睁大了眼，一颗芳心怦怦直跳，颤声道："可是那卖面的么?"

"是啊……"海棠面露怜悯之色，幽幽又道："江湖上有句话，称作'吃人中碗、由人使唤'，便是说这卖面郎如何阴毒。据说这人是江

湖第一淫贼，平口居无定所，却爱假扮面贩、平日里甜书蜜语，时时拐带妇女，可怜那琼阁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吃了一碗面后，什么都不晓得了，只能由人摆布，整整十来日里……哎呀，我一个黄花闺女……真没脸说了……”

众女经常吃面，听得面老板原是坏男人，无下相顾骇然。海棠举手遮嘴，又来细声警告：“总之你们这几日全都小心了，千万别上街吃面，万一也给迷住了，那这辈于全完了呢。”

众女花容失色，纷朝楼下街心去望，只想瞧瞧卖面郎是否又来采花了。

卖面的不在楼下，却在包厢饮酒。卢云瞠目结舌，万没料到自己竟成了个采花大盗，声名狼藉至此。他呆呆举起酒碗，方才喝入喉头，又听何凝香叹道：“好惨。”众女皱眉道：“你惨什么了?”何凝香掩面泣道：“不是我惨，是苏少侠惨。”

苦主的名字出来了，饶那卢云功力深厚，一口酒水还是倒喷了出来。

全完了，琼苏两人青梅竹马，早已论及婚嫁，谁知江湖上人云亦云，却把消息传得如此难听，可怜苏少侠听了这些传闻，却该如何自处?卢云越想越怕，一时间如坐针毡，看他连尽五碗烈酒，兀自觉得不足。正悲饮间，匆见靠窗边一名酒客也是仰头痛饮十数杯，看他背对着众少女，脸面却对着卢云这边，卢云心道：“这人酒可喝得急了，他又是怎么了?”

卢云整晚见着此人，只觉得他好面熟，却总是想不起他的名号，当下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头思索，猛听噗地一声，整碗酒全吐了出去，弄得自己满身污秽。

完了……卢云呆若木鸡，他终于认出人来了，那熟悉之至的青年公子不是别人，正是十年前在华山见过的少侠苏颖超。

全毁了。当年匆匆一晤，两人不曾说过话，是以虽觉眼熟，却没法一下子认出人来，哪晓得苏少侠根本就坐在酒楼里，还把海棠的胡说全听入耳中?届时他遇上了一帮面贩子，还能下拔剑凶杀么?想到此节，卢云心中苦也，迳自拿起了大酒坛，咕噜噜的灌下去。

这厢卢云祸从天降，大叫倒楣。那厢九华诸女却是唯恐天下下乱，便又来了加柴添火，听得海棠低声道：“我跟你们说喔，苏颖超真可怜，他压根儿不晓得老婆跟人……唉……现下还快快乐乐的办着喜事，等着当新郎呢。”何凝香啜泣道：“好惨……”

确实惨，九华诸女一齐挑拨起来了：“好惨喔!好惨喔!”何凝香悲从中来，一时满面爱怜，垂泪道：“不行，我……我不能让他被人家欺侮，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海棠、明梅就等她这句话，大喜之余，莫不竞相怂恿：“说得好，苏少侠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只等何小姐出手相救了，你快去找他吧。”众女你一言、我一语，或胡乱怂恿、或信口雌黄，正笑闹间，匆听楼下傅来叫卖声：“馄饨面、炸酱面、大卤面……每碗十文钱，快来吃吆……”

卖面的真冒出来了，众女大吃一惊，忙围到了窗边瞧望，连卢云也伸长了颈子，就想一睹坏男人的庐山真面目。一片悚然问，只见楼下摆了幅脏面摊，一名胖子搔着头、枢着脚，正在路边打着哈欠，想来卫生堪虞。

俗话说了，“一叶之秋”，看楼下面贩如此形状，对比海棠口中的采花面贩，众少女本还有相信的，便都醒了过来，黄巧云瞧了那卖面的几眼，皱眉道：“海棠，你到底说了几分真话?你说那琼阁主给面贩拐跑了，可是真有此事?”

苏颖超风流俊雅，乃是江湖有数的大剑客，对比楼下的大胖子，当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眼见众女起疑了，海棠不由满面通红，忙道：“你们别胡思乱想，这两碗面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们说，那诱拐琼芳的面贩是个武林高手，绝不是楼下这个。”

黄巧云哼道：“听你这个那个的，谁又见过哪个了?还不是听你一个人瞎扯。”海棠有些词穷了，也是骑虎难下，只得道：“你说话别伤人了，告诉你，我……我真见过那面贩一次，信不信由你了。听得海棠见过坏男人，众女无不大为好奇，她们打小听得师长训诫，早将坏男人视作洪水猛兽，可日常听得惯熟，临场却没见过，忙道：“你……你真见过他?那人生得什么形貌?可还俊么?”

海棠喜孜孜地笑了，正要乱扯一通，忽见众女瞧着自己，当下改作忧虑状，沉吟道：“那人嘛……模样其实也不怎么好看，只是唇上蓄

了短髭，身材修长，那肤色呢……比女人还白还细，一双眼儿风流桃花，像能说话似的、听说女孩要给他盯上了，连路都不会走了呢。”

听得卖面的采花功力如此深厚，众女无不暗暗骇然，只在悄悄揣想那卖面郎的形象。匆听明梅咦了一声，喃喃地道：“唇蓄短须、肤白胜雪，还生了双桃花眼，那不是五辅大人杨肃观是谁?”

这回轮到海棠脸红了，想来她不知坏男人是何形象，便照心中理想描绘了。其余众女倒也满心狐疑，不知杨大人是否白日洽公，晚间卖面，倒是值得查上一查。

海棠说完了故事，何小姐心情好转，便又有了笑容，想来明日定要过去解救苏大侠了。黄巧云笑道：“好啦，凝香开心了，海棠你可立了大功。”说着又取出了马吊牌，笑道：“别说闲话了，来，告么了、告么了。”将手指叩了叩桌，把骰子一扔，这会儿便来开赌了。

众女玩得开心，卢云却是心乱如麻，自知闯下了滔天大祸，若要惹得苏琼两人婚事告吹，那自己可真是罪大恶极了，正苦恼间，忽听楼梯问脚步声响，涌上了一群人，听得一人大声嚷嚷：“他妈的!是哪个混蛋给琦小姐招待的，给老子站出来!”

倒楣事一桩接着一桩，这酒楼里给琦小姐招待的，自是卢云无疑。他心下叫苦连天，不知自己是否犯了瘟神，事事透着倒楣，百般无奈之中，只得从窗缝向外窥看，却见楼梯里上来了十余人，或着家丁服饰、或身穿喇嘛袈裟，为首之人身形高眸，罩着件斗篷，料来颇有权势。他抓住了掌柜，喝道：“杂碎东西!你说琦小姐的情人在哪?快给指认出来!”

眼见恶霸争风吃醋，却又冲着自己而来，卢云心下苦叹，想他这辈子学堂苦读，岂料老来居然沦落到当街斗殴、争夺美女的惨状?他叹了口气，正要出面招认，那掌柜却已叫起冤了：“王爷呀！冤枉啊!琦小沮哪来的情人了?老朽在这儿待了几年了，别说一个，连半个也没瞧过，您瞧这不是天大的误会是什么?”

那高眸男子是个草包，听得此言，登时信了，便喝道：“好了!信你一回!下次再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过来骚扰她，你可得赶紧给我通报!让我给你们摆平!听到了没?”那人好似权势极大，全场竟是唯唯诺诺，无人作声，却在此时，听得噗嗤一笑，听得一名少女掩嘴低笑：“不三不似的东西，这不是说他自己么?”

海棠闯祸了，那人本在好端端的与掌柜说着话，陡听这天外飞来的讥笑，霎时怒火上升，厉声道：“是谁发笑，给我滚出来!”海棠哼了一声，自管玩牌，却也不去理会，那胖大男子左顾右盼，眼见整层楼的客人都低头垂首，不敢稍动，唯有海棠这桌兀自大剌剌的玩着牌，霎时走了过来，森然道：“他妈的下贱婊子，给老子站起来了。”

那掌柜的见要闹事了，赶忙上前苦劝：“鲁王爷，千万别这样，咱们万福楼也不是没人照应，到时候您伤了客人，咱们告上官府，那又是何苦呢?”砰地一声，掌柜的给人反手一掌，打得趴下了。众伙计大惊失色，全都涌了上来。海棠终于火大了，霎时重重一拳槌上了桌，怒道：“什么玩意儿!是姑娘笑的又如何？你想如何啊?”

海棠行侠仗义，那人却不禁捧腹狂笑：“我想如何?我想如何?你奶奶的小骚蹄子给老子看清楚!你亲爹是谁!”霎时将斗篷掀开，露出内里的靛青天龙，来人赫然是位朝廷郡王。

“参见鲁王爷!”满场伴当跪了一地，喊出了来人名号。海棠啊了一声，这才知道惹上天大麻烦了，这鲁王允跖亿万家财，儿子载棋更是当今八世子之一，连大都督都未必招惹得起，自己却顶撞了他，这该怎么办呢?

海棠怕了起来，嘴上却也不好示弱，只得道：“明梅、翠杉，咱们走，不必和这种人罗唆。一众师妹赶忙起身，正要随大师姐离开，却给鲁王爷拦住了，听他嘿嘿笑道：“他奶奶的骚贱淫妇，今夜找不到琦小姐，刚好找你们几个丫头消火。”说着朝桌子一指，厉声道：“全给我坐下了!”

眼看兽爪子便要触到身上，吓得两名师妹惊叫下已，海棠身为大师姐，自不能让师妹受辱，当下刷地一声，抽出了腰问短剑，喝道：“走开!”鲁王哈哈大笑，居然迈步向前，淫笑道：“你敢在郡王面前拔剑?你可晓得这是死罪么?”

对方益发进逼，慢慢呼吸相闻，手掌更朝腰际搂来，海棠心下害怕万分，怎么也下敢动，眼看鲁王爷伸出大手，已然抚上了海棠的纤腰，正要乱摸一通，却听嘿地—声，黄巧云当面抢上，对着他的肚子便是一棍。

砰地一声，鲁王爷吃痛，霎时身边飞影闪动，两名红衣喇嘛从旁抢上，竟在间不容发之际捏住了黄巧云的手腕，喀地一声，劲力发

动，卸下了她的短棍，跟着把手一举，已如抓小鸡般的将她提起。海棠大惊失色，颤声道：“你……你别乱来，我们是九华弟子，你……你休得无礼。”海棠自道来历，鲁王却反而哈哈大笑：“我说是仗着谁的势头来着?原来是艳婷那婊子的徒儿，有其师必有其徒，来，你们几个刚巧都来陪酒吧，算是见习见习!”

眼看对方辱及师门，海棠、明梅惊慌不已，只得望向何小姐，盼她出言相救。奈何这千金小姐禁不起吓，此时早已缩到了墙角，只在低声啼哭。

情势如此，卢云已是不能不出面，他把脸一沉，缓缓放下了酒碗，正要站起身来，却于此时，听得一人抢先道：“放开她。”全场众人转过头去，只见窗边站起了一名酒客，背向众人，手上却拿一只油布包，想来是他放话了。鲁王哦了一声：“臭小子，想要英雄救美是吗?”

油布抖开，一柄长剑露了出来，那酒客静静地道：“这是京城，你得守法。”鲁王爷狂笑道：“法?老子就是法，你抓我送官啊?”那酒客的话很少，只慢慢拔出剑来，只见他左手又腰，背身斜势，那模样当真非同小可。鲁王冷笑道：“来了个妄人，先拿下了。”

一名喇嘛向前行来，采手来抓，那酒客微一转身，轻飘飘地一剑刺出，便朝对方的腰腋而去。那喇嘛练了大手印的功夫，见这剑毫无力道，自也不来怕，正待徒手来抓，却于此时，剑尖微微昂起，抢先抵住了喉头。

“记得。”那人淡淡地道：“这里是京城，卧虎藏龙。”把手一拉，将黄巧云带到了怀里，仗剑护住了她。楼上酒客见他如此侠气，莫不高声喝彩，鲁王大怒道：“叫什么好?谁敢叫好?我就打谁!”

来人剑法如此精妙，竟在一招内制住敌手。黄巧云满面羞红，自知这是华山剑法，他急急云看那名酒客，却见他生了一双猫儿大眼，脸上带着几分忧郁，骤然问“啊”了一声，已然认出了此人的来历。

黄巧云认出了剑法，其余少女却也认出了长相。一时纷纷惊呼道：“苏颖超!”

惨了……那大名鼎鼎的华山掌门、“三达传人”苏颖超，原来早就来了。他不只听到了海棠的说话，也已听到了何小姐的心事。

眼看梦中情郎乍然出现，何小姐下禁心花怒放，正要上前羞羞相认，可满面晕红中，怎么都无法上前，骤然之间，脑中一阵晕眩，她“啊”地一声轻呼，身子向后便倒，听得嘤咛一声过后，黄巧云给人撞得滚了开来，苏颖超怀里却多了一名晕倒少女，看那弱不禁风的怯模样，却不是绝世美女“海棠”，却又是谁?

第八章　无名火

当、当、当，二更时分，远处响起了撞钟声，深夜里倍觉悠扬，打更人也敲着梆子，提声喊话：“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深夜二更，元宵灯会的喜庆犹在，可琼芳的脚步已然蹒跚，她用手帕包着重伤的左手，沿途喘息行走，来到了一处城墙，她支撑不住，终于坐倒在地。

眼前黑森森的，琼芳拼命把身子隐入黑暗之中，她不想给谁瞧见。

真像遇上了瘟神，自从上月在太医院遇鬼之后，短短一个月下来，琼芳与爷爷闹翻，与情郎分手，甚至铁扇、火枪、令牌、银两也没了，最后她遍体鳞伤，沦落成这个无助弱女，琼芳咬住牙关，霍的仰起头来，望向那浩瀚无尽的星海。她不是弱女，她是琼芳，在黑衣恶鬼君临天下的京师，她须得杀出一条血路。

生平第一回靠自己。纵使一粒米、一滴水都得靠自己，不然她便得回家，乖乖向爷爷磕头求饶，成为黑衣鬼魔中的一员女将。

实在太惨了，琼芳当然不愿意回去，现下紫云轩基业如何、情郎剑法如何，再也与她无关了。

今夜此时，她宁可流落天涯海角，她都不要留在北京；卢哥哥……他肯和自己走么?

雄才大略的少阁主低下了头，她便这样坐在街上，怔怔流泪。

四海为家的卢云，他是否离开京城了？倘使自己执意找他，茫茫人海之中，她有把握找到人么？万一没找到，她该怎么办？就这样孤零零地活下去么?

抛下了一切，把一生赌注在一个幻影上，此时此刻，琼芳觉得好彷徨，她真想找个对象说话，把从小到大的心事一股脑儿倾泻出来，

这当口不能找娟儿，她不想害好友挨骂。她更不想找傅元影，逼得他左右为难，可还有谁能找呢？哲尔丹？宋通明？祝康？不说这些人是否够得上交情，单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便晓得这些人不是说话的对象。

怎么办，该找谁呢？那个人不能是琼家的故旧，也不能是华山的友人，那人还要有一点就通的灵性，才能听得懂自己的心事。

孤寂感飞入心中，琼芳怔怔地仰起头来，目望浩瀚星海，呼风唤雨了一辈子，如今大难临头，她却连个说话对象也找不着了。

“谁呢……”满天星斗之下，琼芳询问着上天，谁能指引她一条出路？

忽然间，雪云散开，月儿照耀前方，面前现出了一座巍峨官宅，那清柔的月光照亮了门楣，映得门额璀璨如镜，宛如水银打造。

“杨守正府……”琼芳喃喃自语，她慢慢地站了起来，在这茫然无助的一刻，她心里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他不会武功，无涉朝政，甚且不和自己相熟，可琼芳隐约知道，那人就是不会通报爷爷，也不会出卖自己，因为他和自己一样，他也曾喜欢过同样的东西。

绝代有佳人，天寒翠袖薄。深夜时分，琼少阁主纵身眺起，直向对街的宅邸飞奔而去。

当……当……午夜钟响总算结束了，今夜无愧“金吾不禁”，万福楼里小姐姑娘簧夜相约小聚，有海棠、有明梅、有翠杉，还有何小姐凝香……现下居然还多了一个苏颖超，他一脸索然、满身疲倦，英雄救美之后，怀里便多了个昏晕美女，眼前还有大批坏人等着他。

“掌柜的。”苏颖超淡淡地道：“快去报官，就说有人在这儿闹事。”

“他妈的混蛋！”眼见众少女含羞看着苏颖超，鲁王顿时怒吼起来了：“看你这脸贼样，八成就是琦小姐的姘头吧！看本王揍死你！”霎时狂声呐喊：“大家上！”

什么鲁王徽王、世子太子，苏颖超都不在乎，眼看四名喇嘛在那儿怒吼，却没一个人敢真个上来，便伸出手去，捏了捏海棠的人中，道：“姑娘，没事了不。海棠幽幽醒转，眼见苏少侠温柔款款的神气，

轻声便道：”多……多谢大侠搭救，敢问……敢问您高姓大名？“今夜海棠口无遮拦，把苏颖超狠狠损了一顿，谁知摔入了怀抱之中，却失忆丧神，居然不认得自己。苏颖超微微一愣，也不知该如何答话，便道：“同道中人、患难相助，何须多言谢语？”扶起了海棠的纤腰，便要转身离开。

苏颖超颇有大侠气派，解救美女之后，交代了几句场面话，便已潇洒而去，他脚步才动，忽然发觉剑刀凝住了。他回头去望，只见一只手掌伸来，握住了自己的剑刀，掌心却不曾流血，反而散发一股黑气。苏颖超愕然道：“平湖铁砂掌？”面前抬起一张脸，却是个阴森中年人，冶冷笑道：“智剑平八方？”

苏颖超大吃一惊，方知来人还有硬手在场，自己却是轻敌了。

鲁王号称天下第二财主，又称举世第一守财奴，据说他平日养了下少伴当，除了这四名喇嘛随行，另外还有一位师范硬手，练有铁砂神掌，料来便是此人了。

苏颖超嘿地一声，自知先前大意，长剑居然给人握住了，一时急急去抽，奈何对方铁掌刚猛，自己竟是抽之下动，猛听海棠尖叫道：“苏大侠小心 1 轰地一声，背后奔来一名伴当，手提威武棍，便朝苏颖超身上狠打。眼看棍棒如雨而下，苏颖超偏又抽不出剑来，众少女喊道：“苏大侠！踢他！快踢他 1 正等着苏颖超飞身而起，快脚乱踢，却听啊地一声痛哼，出乎众人意料，苏颖超背后挨了一记闷棍，吃痛之下，手指放脱了剑柄，膝盖渐渐软倒。眼看大侠不太管用，海棠自是傻了：“这……这是怎么了？”众少女怔住了。那中年男子淡然笑道：“华山派好大的名头，原来不过尔尔。”运起了铁沙掌，便要将苏颖超的长剑硬生生折断。

苏颖超一身功夫全在剑上，幼年本还练过一些拳法，可习练“智剑”之后，便将拳脚功夫尽数搁下，此时剑刀给人握住，等同武功被废。卢云人在包厢里看着，一见情势急转直下，自不能任凭苏颖超给人殴打，正要过去搭救，却听“砰”地一声大响，十来名武师着地滚了出去。

“什么人？”鲁王大惊而呼，却听背后传来冷峻的嗓音，道：“坏人。”

背后走来一名青年，他身穿黑衣、腰系红带，沉着一张冷脸，望来十分凶焰。听得“啊”地一声惨叫，地下的伴当给铁靴踩过，腿骨折断，已然疼得号啕大哭。

来人身长九尺以上，凛凛英风，杀气甚雄，却不知是何方神圣。陡听一声断喝响起，那中年男子摆开了铁掌架式，旋即横拍一掌。看那掌心黑气颤动，却是“铁砂神掌”的绝顶功夫。

铁掌高手功力深厚，黑衣少年却是嘿嘿一笑，他脚尖轻挑，地下木棍飞上了半空，便给他就手抄住。“喝”地一声，黑衣少年对铁掌不避下让，反手挥出木棍，便朝脑门狠狠砸下。

“砰”地一声大响，威武棍来势奇快，抢先敲上了脑门，铁掌高手眼冒金星，手下却仍虎虎生风。又听“砰”地再响，棍棒又次砸来，铁掌高手鲜血长流，却是毫不死心，仍在探手向前，“砰砰砰砰”，一阵乱响过后，地下血泊里倒了一名中年人，看他的五指勉强抓住了黑衣少年的铁靴，人却早已昏晕过去、铁靴提了起来，将铁掌高手一脚踹了出去，黑衣少年冷眼回日，眼见海棠还依偎在苏颖超身边，当即扭了扭颈子，把手指定向一旁，示意她立即退开。海棠好似认得此人，一时又怕又慌，把牙一咬，转身便朝师妹处奔去。

黑衣少年震慑全场，他斜目看了看鲁王爷，把拳头握得喀喀作响。鲁王吓了一跳，急忙逃回了众喇嘛身边，再也不敢过来了。嘎地一声，黑衣少年拉开了木椅，在苏颖超对面坐下，淡淡地道：“颖超兄……久违了。”

瞬息之间，酒楼里全静下来了，站得近的如鲁王爷、苏颖超，坐得远的如卢云、众酒保，人人都在打量这名不速之客。此时连何小姐也觉得害怕了，她扯住了翠杉的衣袖，附耳道：“这人是谁？怎地见人就打？”

翠杉与明梅对望一眼，细声道：“他……他就是咱们老爷的公子，伍崇卿。”

“什么？”听得伍崇卿三字，众人部傻住了，鲁王爷愕然咒骂，卢云也是睁大了眼，都觉得不敢置信。

这真是崇卿孩儿么？当年卢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条陋巷之外，那夜小崇卿穿着棉袄、打着喷嚏，两只脸颊红通通的，望来很是

怕羞，可如今小崇卿长大了，却落得满身暴戾之气，若非听得旁人解说，卢云纵使对面相遇，怕也认不出人来。

父定远，母艳婷，黑衣少年果然大有来历，他沉着一张脸，模样有些像是罪犯，眼见苏颖超迟迟下坐，森然便道："颖超兄，坐吧，别站着。"眼看小鬼旁若无人，却要鲁王如何忍得，霎时又冲了过来，戟指大骂："臭小子！我道你是仗着谁的势头了，原来是靠着伍定远那厮，本王告诉你……"还待唠唠叨叨，猛听一声霹雳怒吼："滚！"

伍崇卿拿起了棍棒，重重砸在地下，仿佛魔怪暴吼、目皆欲裂。须间四座皆惊，众酒客发一声喊，全冲到了楼下去了，鲁王爷大惊失色，待见伴当武师也逃得一个不剩，只得铁青着脸，边逃边嚷："臭小于！本王大人有大量，不跟你小孩儿一般见识……"啊地一声，鲁王爷一脚踩空，滚到了楼梯间，一路摔了下去。

整层楼全静了下来，地下的铁掌高手早给人抱走了，其余闹事的王爷、划拳的酒客，全都一轰而散，偌大的堂上只余下十来名伙计，卢云凝目来瞧，只见海棠、明梅、翠杉等少女兀自不肯走，只躲在屋角看着伍崇卿，满面忧虑。

说也奇怪，这三名女孩都是艳婷的徒弟。该与崇卿相熟于是，可师兄妹酒楼相逢，彼此却连招呼都省了，真比陌生人还要不如。却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一片沉寂问，堂上静悄悄的，除了楼下的轰饮笑闹之声，听不到别的声响。只听崇卿沉着嗓子，道："伙计。"凶神才走、恶煞又来，听得脚步一阵慌乱，那酒保急急奔到了桌前，苦笑道："大……大爷，您有何吩咐？"伍崇卿取出一锭银子，远远抛了过去，说道："给来两只大碗，一坛烈酒。没我的吩咐，谁都不许打扰。"

"谁敢打扰啊？"那酒保低声苦笑，也是怕自己招惹了凶神，忙颤巍巍地转过身去，自去勺酒取碗。

伍崇卿并非寻常人，而是权贵之子，他并不怕鲁王爷，也下怕官府，不过他却很敬重苏颖超，他仰起头来，淡然道："颖超兄，赏个脸，和我喝杯酒。"

眼见伍崇卿凝视着自己，屡次邀约，苏颖超却有犹豫之意，他打量着崇卿，只见此人仪表堂堂，坐下时腰挺背直，看得出颇具家教。

可下知为何，这人的眼神却下见世家公子的温文，反而带了一股森寒邪气，望来极为古怪。

眼看苏颖超仍是不为所动，伍崇卿沉下脸去，吊起了冷眼，森然道："怕了我么？输……大哥……"

砰地一声，"三达传人"将长剑扔到了桌上，当场傲然就座、眼见苏大侠有意大发神威，教训狂徒，何小姐自是芳心乱眺，海棠等少女却与伍崇卿相熟，一时间心头惨然，大叫不妙，就怕一会儿发生什么惨祸，伍崇卿激将得手，却也没露出得意模样，他身子微微后仰，双手抱绚，傲然道："颖超兄，还认得我么？"此问大是奇怪，经得先前一闹，全场不分来历贵贱，全都识得了伍崇卿，苏颖超不知他为何多此一问，便只淡淡回道："阁下不就是伍爵爷的公子么？如此家教森严，京城里谁敢不识？"

这话隐隐牵涉到了伍定远，海棠、明梅等少女自然下爱听，不禁眉头一皱，略见不快。伍崇卿听他损及乃父，却毫无不满神色，只摇头道："你是还没认出我。"

一片寂静中，匆听桌边传来颤声陪笑："大爷……酒……酒菜来了……"

可怜的老掌柜来了，看他今夜专遇坏人，先是王爷来此打人、后是都督之子闹场，今夜魔星高照，真不知是犯了什么太岁。看他蹑手蹑脚，手上捧了一坛酒，却又不敢过分逼近，只能远远递来碗筷，就怕招惹池鱼之殃。祟卿倒也没为难他，自管接过了东西，放到桌上，又道："苏大哥，咱俩好久下见，今夜换我作东；"

听得伍崇卿自称许久不见，苏颖超却是一脸意外，道："咱俩以前认识么？"伍崇卿淡淡地道："苏君若是想个起来，兄弟自会帮你。"说着斟上满满两碗酒，随即递了一碗过来。"苏颖超心烦意乱，想今夜琼芳出走、师叔见责，加上自己练剑遇上了麻烦，可说诸事不顺，实没心思应付此人，见得酒碗递来，却也不想接，迳道："兄台的好意心领了，不过时候晚了，在下明早又还有事，不妨改日再聚吧。"

苏颖超寥寥数语，言不由衷，只想早些打发场面，正待起身告辞。匆听伍崇卿笑了笑，道："坐下吧，你不是连老婆都跑了，这会儿还忙什么？"

哪壶不开提哪壶，看这人不知从哪儿打听来的消息，居然晓得琼芳离家出走了？苏颖超不觉沉下脸来。便又安坐下动，垂下了眼眸，静声道：“伍少爷，在下今夜脾气不好，请你……”说着把手按上了长剑，跟着不言不动。

苏颖超动怒了，随时都会暴起动手，伍崇卿却是视而不见，自管拿起了酒碗，道：“苏君莫要动气，小弟今夜找你，并无恶意，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听得朋友二字，海棠等少女莫不一脸惨然，慌道：“苏大侠，千万下要。”

看众少女如此惊慌，这伍崇卿定非善类，无论谁与他亲善结交，便如误踩了狗屎，真要倒上三辈子的楣。天幸苏颖超颇有明见，淡然便道：“不敢当。苏某一介白丁，伍少爷却是权贵之后，请恕在下不敢高攀。”

听得此言，众少女自是松了口气，伍崇卿却是嘿嘿一笑，他俯身向前，凝视苏颖超的大眼，微笑道：“输……大哥……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您不是已经高攀琼芳了么？何妨再多我一个？”饶那苏颖超修养再高，听他屡次拿着琼芳作文章，却也不免气往上冲，他睁大了猫眼，森然道：“伍少爷，恕苏某耳背，你方才唤我什么？”

“输……大哥……”伍崇卿双手交又胸前，头颈歪歪的，目光斜斜的，一边腼着对座，一边笑道：“听得清楚么？”苏颖超深深吸了口气，自知遇上了无赖汉，一时不动声色，望向窗外，右手却慢缓缓移向了剑柄，打算给他个下马威。

猛听“砰”地一声大响，伍崇卿抢先起手，朝木桌重重拍落下去。一股紫电弥漫桌间，震得苏颖超的长剑跳将起来，却见那桌上居然多了一柱香，竖入桌面，深达寸许。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众少女花容失色，忍不住惊叫起来。

这是硬气功，要知线香脆而易折，伍崇卿却能硬生生刺入木桌，足见他不只身怀气功，尚且出手绝快，方能刺木如裂帛。听得明梅惊惶呼喊：“师姐，他又要做坏事了！咱们快去告诉师父！”海棠大喊道：“走！快走！别耽搁了！晚了要死人了！”说着拉住了两个师妹，便朝楼下奔逃。那何小姐犹然不知死活，仍想看那苏大侠大显神威，却给黄巧云拖定了。

师姐妹们仓惶离去，伍崇卿却是神气漠然，对师妹们瞧也不瞧、睬也不睬，便似不认得她们一般、卢云看到眼里，自也暗暗奇怪，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看伍崇卿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少年，正该是血气方刚、情窦初开的年纪，看那海棠艳光四射，明悔机灵活泼，便连翠杉也是温柔款款，个个都是美人儿，若是寻常人有了这三位可爱师妹，自该欢喜到心坎里去了，可崇卿却是这般冷漠神气，真下知他在想些什么。

此时此刻，整个五楼都没人了，客人跑得一个不剩，只余下几个倒楣酒保死守在这儿。屋里静了下来，卢云远远望去，只见崇卿身处黑暗之中，他身穿黑袍，肤色又极黝黑，油灯虽已照亮了板桌，却照下亮他的身子，昏暗中乍然瞧来，只剩下那双明亮璀璨的眸子，与那森森发亮的白牙，当真如同恶鬼一般，说下出的阴邪古怪。

一片寂静中，伍崇卿只是默默坐着，苏颖超也没有说话，除了桌上那束线香微微摇晃，什么声音也没有。良久良久，只见伍崇卿伸出食指，朝烛火轻轻触了触，说道：“苏君，你觉得女人可爱么？”

伍崇卿总算说话了，可第一句话就如此怪异，自让苏颖超难以接口。热火烧着了食指，崇卿却下觉疼痛，听他笑了一笑，又道：“小弟天生有个古怪脾气，每回见了女人撒娇、男人使帅之事，忍不住便要寒毛直竖……苏大哥天生风流，应该没我这个毛病吧？”

世上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却怎能让人大起鸡皮疙瘩？苏颖超听这人满口莫名其妙，真下知伊于胡底，只得摇了摇头，道：“抱歉了。吾本须眉男儿汉，素来疼爱美娇娘。阁下若是身罹怪病，劝你趁早治一治，以免断子绝孙。”

苏颖超说话难听，伍崇卿却是一幅受教模样，他欠了欠身，嘴角微见冶斜，抬眼道：“伸手握玉足、亲亲小眼睛……你爱我、我爱你，大家笑眯眯……嗯……”这人八成想讥讽什么，他笑了笑，转了转颈子，好似有些不屑。苏颖超见这人疯子也似，委实不想与他乡说，冷冷便道：“瞧阁下这幅模样，想来不爱女人了，莫非有断袖之癖么？”

“断袖之癖……脔童之风……”伍崇卿听了讥刺，居然也不动怒，只眯起了眼，微笑道：“可惜了，在下不想摸女人的小脚，更不想让男人摸我的臭脚……想来这辈子是注定孤单了。”

苏颖超自知撞见了疯子，摇头便道：“伍少爷，你想给谁摸手摸脚，自管去忙，请恕在下不奉陪了。一他提起了脚边行囊，正要站起身来，猛听”喝“地一声，崇卿左手扬起，一阵精光暴闪而过，只见桌上烛火微微摇晃，一缕青烟飘起，线香竟给点燃了。

卢云心下一凛，忖道：“这是袖剑。”

卢云躲在包厢里，眼里却看得清楚，适才伍崇卿左手拂出之时，袖中竟无声无息地伸出一柄短刀，旋即横斩烛火，引燃线香，这手法快得不可思议，却又交代得明明白白。竟与伍定远的“真龙”身法好生神似。

“坐下。”崇卿静静瞧望线香，神色说不出的孤单，苏颖超不愿与他来往，仍是执意离去，他提着长剑，堪堪从伍崇卿身边经过，却听他淡淡地道：“苏大哥，你别觉得我怪，倒是您自己有没想过……为何您这辈子辛苦练剑，却始终是一只……”

“三脚猫？”

此言一出，听得砰地大响，苏颖超拉开了椅子，重重望地一撞，随即坐了下来，他凝视着伍崇卿，冷沧地道：“兄弟……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千万别惹我。”

苏颖超露杀气了，看他沉下脸去，看那双猫儿眼燃起了熊熊怒火，想来已动上了真怒。伍崇卿却仍是浑不在意，兀自道：“苏君别动怒。小弟只是实话实说，来，不信的话，苏大哥不妨闻闻自己身上……”说着俯身向前，靠近了数寸，眯眼闻嗅：“嗯，闻到了么……闻到那股味道了么……好臭……真的臭死人了……”

伍崇卿言语怪诞，宛如疯子一般，苏颖超怒火中烧，冷冷地道：“什么味道？阁下是说自个儿的嘴么？”伍崇卿哈哈笑道：“还听不懂啊？苏大哥之所以是输大哥，纯是因为你身上有股……”说着凑过头来，作势嗅了嗅，含笑道：“奶臭味。”

话声未毕，板桌前嗡地大响，“三达传人”长剑离鞘而出，已然扫向伍崇卿眉间，这剑来势奇快，伍崇卿的应变更快，他使了个铁板桥，身于后仰，已在间不容发之际闪过来剑，转看板桌之下，一只铁靴顺势抬起，鞋尖伸出的那柄寒刀，却已抵住了苏颖超的小腹。

输了，苏颖超的“智剑”差以分毫，离伍崇卿的喉头街有一寸之遥。

“输……大哥啊……”伍崇卿哈哈大笑，迳自坐了起来，道：“奉劝你一句，别再玩亲亲了。娘娘腔如你，此生只配做二流。”

苏颖超大怒欲狂，霎时不顾一切，长剑二次出手。有了先前吃亏的例子，这回他先将板桌向前一推，顶向伍崇卿的腰问，以免他再次偷袭。

高手对决，瞬息万变，卢云一旁瞧着，自也大赞苏颖超聪明。看伍崇卿脚下暗藏玄机，苏颖超当然也能反向利用地利，只消对方下盘受阻，苏颖超便能予取予求、大占上风。

“三达传人”二次出手，气势锐不可当，却于此时，伍崇卿的膝盖奋力向上一撑，砰地大响傅过，桌面竟尔翻转过来，如盾牌般挡下了苏颖超的“智剑”，崇卿得理不饶人，随即“喝”地一声大吼，举起左掌，猛一下轰声巨响，已将板桌硬生生地按了回去：卢云凝目去看，却见苏颖超的面前多了一道寒光，再次给崇卿的袖剑指住了喉头。

又输了，这回输得更惨，要想和“真龙之子”比快，那是绝无胜算的。

叮叮咚咚之声不绝响起，半空中坠下了烛台酒碗，伍崇卿却是好整以暇，看他双手袖剑全出，右剑抵住敌喉，左手剑却挑点收拿，将杂物二接下，摆回了原位，竟是分毫不差。

伍崇卿武功之高、身手之快，已然震慑了全场、众酒保魂飞天外，便都缩到了柜台里，在那儿偷看。伍崇卿却也没下手杀人，他笑了一笑，手臂微拾，袖剑便如虎爪般缩了回去，听他道：“认出我了么？哀宗？”

听得“哀宗”二字，苏颖超“啊”了一声，已是张大了眼，颤声道：“是你……”说着缓缓从怀里取出一张戏票，手掌不住颤抖，伍崇卿伸手接过，颔首道：“没错，这票是我给你的。不必怀疑。”他满满斟上了两大碗酒，推到了苏颖超面前，道：“喝吧。一个月没见了。”

苏颖超神色恍惚，缓缓地举起酒碗，伍崇卿却甚爽快，迳自提起酒碗，仰首而尽。

咕嘟嘟……咕嘟嘟……苏伍二人对面饮酒，谁也没说话，卢云一旁看着两人的举止，心里自也暗暗留神，自知他俩过去定有什么过节，只下知为了何事，这伍崇卿居然又找上门来了。他楷稍付量，有心把事情瞧个明白，便只安坐下动，不急于上前相认。

一片寂静中，苏伍二人谁都没说话，良久良久，砰地一声，伍崇卿放落了酒碗，率先道："颖超兄，你恨我么？"苏颖超伸手抚面，低声道："我为何要恨你？"伍崇卿微笑道："你若没遇上我，便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苏颖超目望窗外夜景，轻轻叹了口气，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即使不输给你，早晚也会输给别人。这我是知道的。"说着替自己斟满下酒，神色略显落寞。

一个人若是输到底之后，反而什么都放开了。伍崇卿听出他的自暴自弃，便只笑道："如此听来，你也算有几分自知之明了。"

对方言语极为难听，苏颖超却也不想反驳了，他仍旧望着窗外，笑了笑，淡淡地道："别说这些了。阁下约我来此，定有什么事吧？"伍崇卿见他爽快，便也不客气了，迳道："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苏颖超哦了一声，便朝崇卿斜了一眼，道："你要借东西？借了以后会还么？"五崇卿摇了摇头，坦然道："当然不还。"

不告而借是谓"偷"，借而不还是谓"抢"，听得伍崇卿有意公然行抢，卢云不由暗暗叹息，不知伍定远捕头出身，怎么把儿子教成这鬼模样？那苏颖超倒是落落大方，只微微一笑，道："阁下说话倒也坦白。只是在下的家当全放在国丈府里，阁下若是要借，今夜来访时何不早些'开口'，又何必大费周章的约我出来？"

都说抢不如偷、偷不如骗，苏颖超言语含蓄，却是在问对方何不早些下手偷窃，不也省事许多？伍崇卿听他拐弯来问，却是有话直说了："你错了。我今夜过去国丈府，本就是去偷东西的。只是后来潜伏窗下时，不巧听到你和你师叔的对答，这才改变了心意。"

，苏颖超微笑道："看不出来阁下这般梁上君子，还会被我师叔感召哪？"伍崇卿听他满口讥讽，却也无所谓，迳自道："你想多了。小弟这个人从不受教。你师叔本领再大一百倍，我也懒得听他一句。"苏颖超提起酒碗，微笑道："我师叔确实唠叨，阁下倒也明白得紧。只下过你又为何改变主意了？可是觉得当街抢劫舒服些？"

“苏君…小弟之所以改变心意……”伍崇卿神色庄严，道：“是因为我听到你的哭声。”

咚地一声，酒碗放落下来，苏颖超原本笑容满面，却慢慢握紧了双拳，跟着牙关微咬，最后慢慢吊起眼来，斜觑着对座的强敌，那是个极其忿恚的容情。

伍崇卿并无分毫在乎，他打量着苏颖超，匆道：“苏君，我该拿面镜子给你。让你瞧瞧你现下的模样。”苏颖超听他似讥讽、非讥讽，饶他素以言语轻快闻名，此际也只能胸口剧烈起伏，难以答腔。过得半晌，方才道：“你……你想讥讽什么？”

伍崇卿淡淡地道：“没什么，只是觉得苏君的样于变了很多，所以想给你一面镜子，让你看看自己的模样。”古人以古为镜，听得伍崇卿话外有话，苏颖超笑了笑，道：“我变了很多么？”伍崇卿颔首道：“没错，你以前绝不是这个模样。”苏颖超目望窗外，轻轻叹了口气，道：“那照阁下说来，我以前该是什么模样？”

伍崇卿道：“你以前高高在上，一脸的开朗轻快，全身上下嗅不到半点阴邪，你晓得似这样的人，我都怎么称呼他？”他瞧了瞧苏颖超，道：“王者，我管你们这些人叫王者。”

高高在上的王者，所向披靡。过去的苏颖超确有这样的光芒，他深深吸了口气，道：“那现下呢？”伍崇卿道：“你现下活像一只小蚂蚁，大半时候都在地下爬，怕这个踩、伯那个压，狗都可以欺侮你。”

听得对方口出不逊，苏颖超居然没有反击，只轻轻说道：“如此听来，我已经是个弱者了。”

伍崇卿目光霸气，自在他脸上转了转，微笑道：“你是很弱没错，不过你还不算弱者。苏颖超听他说起话来刺耳之王，便闭上了眼，静声道：”那我算是什么？连弱者也不配？“伍崇卿微微一笑，道：“别动气。我之所以说你弱，是因为你的武功真是很差，可我说你并非弱者，却是因为弱者只会哭、只会叫、只会跪地求饶，你却不同，你一直奋力挣扎。”他静默下来，道：“颖超兄，实话一句送给你。在小弟眼里看来，你配得上‘勇者’二字。”

苏颖超一脸愕然，看伍崇卿整整羞辱了自己一整夜，如今前倨后恭，却是有何图谋？伍崇卿看出他的错愕，便笑了笑，道：“苏君，小弟是个说实话的人。你的功夫在我看来，是属于花拳绣腿的一种，你

真的要小心，江湖上许多人都急着打垮你，这些人都不会超过三十岁。不过我还是可以告诉你，这些家伙没一个有你的胆，你敢站在孤峰顶上，双手撑开，任凭风吹雨打，下头每个人都等着你掉下来，等着看你闹笑话。可你就敢站在天上……”他提起酒碗，仰手致意：“单凭这份无双胆识，小弟便得敬重你。”

十六岁就敢接下师父的衣钵，看起来风风光光的苏颖超，从此独自一人跌跌撞撞的爬在地下，华山派的苏颖超，他确实是个非常非常有种的人。刹那间，苏颖超垂下头去，避开了伍崇卿的目光，卢云远远看去，却见“三达传人”的眼眶已经湿红了。

苏颖超掉泪了，伍崇卿却也没有再加羞辱，他推开了窗扉，让寒风冶雪吹了进来，他慢慢亮出了袖剑，自在烛火上反覆烤着，父道：“颖超兄，坦白跟你说，小弟也是个孤独的人，不晓得为何缘故，我就是和这整个世间格格不入，你晓得，在我眼中看到的人世间，是既残忍、复虚矫、更且卑鄙冶血无情之至。所以我从十四岁上起，便发愿不再与天下任一人结交，也不愿再帮助任何人。可我今日愿意破个例……”说到此处，眼中透出难得的热火，沉声道：“苏颖超，让我帮你一次！”

苏颖超沉默了，看得出来，他并下想领情。伍崇卿晓得他的心事，便道：“我知道你是个傲性的，所以我也不会真怎么帮你，我只是要引荐你一条练功的捷径。”说着也不催促，只管在那晓烤袖剑玩儿，过得良久，苏颖超慢慢抬起眼来，道：“什么捷径？”

伍崇卿凝视着烛火，道：“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自己也去过那儿，在那儿，我觉得自己长大很多，也因此练就了今日的武功，小弟在想，倘使我能带你过去瞧瞧，也许你可以有所长进。听得世上有此神秘地方，不只苏颖超为之一动，连卢云也颇为好奇，不知这处所却在何方，居然如此合适练武？苏颖超低下头去，默然良久，他慢慢把目光转向窗外，道：”说吧，那地方在哪儿？““地狱。”伍崇卿静静地回答，神态肃穆正经。

听得伍崇卿的说话，卢云自是大吃一惊，几名酒保一旁偷听说话，更觉毛骨悚然，忍不住议论纷纷，都不知这人想干些什么。苏颖超呆呆听着，听得伍崇卿要把自己推入地狱，照理他该要害怕的，可说也奇怪，他就是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好似伍崇卿便算举起剑来，将

自己当场格杀，他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他抚了抚脸，低声道：“你要带我去地狱？”伍崇卿冷冷一笑，点了点头，苏颖超慢慢抬起眼来，凝视着崇卿那张冶脸，微笑道：“如此也好，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不用急……”伍崇卿静静伸出手来，指向苏颖超的胸膛，道：“地狱，就在这里。”

苏颖超愕然低头，他顺着伍崇卿的食指去看，发觉他正指着自己的心口，伍崇卿淡淡地道：“夺走了你的剑，抢走了你的女人，你会痛苦流泪、下坠沉沦……到得一无所有、丧尽天良的那一日……，”崇卿微微一笑，他把袖中短剑露了出来，道：“你就会掉到地狱里，化身成鬼，变成我的同伴。”

全场都呆了，苏颖超浑身冷汗直流，卢云更已骇然站起，他怎也料想不到，伍崇卿会变成这个模样。

当年认识的伍崇卿，还只是个质朴少年，他比寻常孩子更害羞，可他今天变成这怪样了，他的话语太可怕了，那一字一句满布哀伤，那不是二十岁少年的语气，反而像是历经了沧海桑田、体会了家破人亡之苦，方才说得出这般话来。

十年来卢云流放天涯，举目无亲，没人比他更明白地狱之苦，可即使是卢云自己，他也没有因此成为妖魔鬼怪，他看着面前的崇卿孩儿，忽然问想到了那张国字脸，他心里真有股冲动，直想冲到大都督府里，抓住那双宽阔的肩膀责问：“定远！你究竟在忙些什么？你儿子都已经疯了，你难道还不去管一管么？”

“颖超兄……”卢大叔一脸焦急，伍崇卿却是阴邪冷笑，他俯身过来，眯眼轻嘱：“地狱之旅，即将开始了，你准备好启程了吗？”喝喝喘息响起，苏颖超的身子微微发冶，汗水一滴又一滴坠落下来，他终于害怕了，他才不要坠入地狱，他也不要入魔，“三达传人”属于天上，他要重返天界，与美丽的琼芳长相厮守。

一片静谧中，苏颖超悄悄伸出左手，朝剑柄挪移一寸。“三达传人”要反击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伍崇卿予取予求。他要永远逃离此地，永远不和这个怪物碰面。

世上没几人知道，苏颖超下只右手能使剑，他的左手也能使。此际双方以坐姿决斗，闪避极为困难，他若能以左手闪电发招，出其不意之下，他有机会反败为胜。

一寸、两寸……“三达传人”的左掌暗暗挪移，终于来到了剑柄上，正要收掌紧握，阴谋暗杀，却听伍崇卿呵呵笑道：“苏大哥，恭喜你了。”苏颖超愣住了，他顺着对方的目光去看，发觉他正瞧向自己的左手，苏颖超倒抽一口冷气，自知伎俩给人识破了，正想设法遮掩，却听伍崇卿笑道：“发觉了么？阴招偷袭、不择手段、卑鄙无耻……咱俩碍嘿嘿…是越来越像罗……”说着伸出手来，拍着苏颖超的肩头，示意恭喜。

完了……地狱旅程已经开始了，“天下第一”的尊严如光影般消逝，苏颖超呆呆张大了嘴，瞬息之间，仿佛身子不住下坠，眼前一片黑暗，浑浑噩噩之间，只觉肩头给人搂住了，耳边传来牛头马面的声音，轻声鼓励：“别在意……来到了地狱，就别在意卑鄙……那是咱们做鬼的好处，不然的话，等你遇上了王者……你就惨了……”

地狱的第一层，到了。苏颖超喉头颤抖，耳边又听到阴森森的笑声：“王者…什么叫王者呢？这王者啊……他就是世上最好的好人，他之所以好呢？是因为他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统通都‘对’。他之所以‘对’呢，是因为他永远不会错，因为呢，被他杀死的人呢，一定都是坏人，和他意见相左的，名字就叫小人，你如果是女人，你想不想做他的‘内人’呢？”

“一定会吧……”地狱恶鬼露出了一口白牙，自问自答之后，他好像要诉说什么秘密，便靠到苏颖超耳边，轻轻笑道：“你看看，就是因为这样，这世上的好人才繁衍得这么多啊，颖超兄，王者真好，你一定也好想做个王者吧……”

“走开！”苏颖超再也忍耐不住，他要赶紧脱离地狱，霎时右手一抽，刷地一声，已然不顾一切拔剑相向，伍崇卿闪电般探出手来，居然抢先收走了他的佩剑，跟着手上一使劲，仗着气力过人，硬将“三达传人”按回了座位。

“别急……别急……不想当王者，你还有路走啊……”伍崇卿的话还没说完，他按住苏颖超，附耳诉说：“真的，当弱者其实很不错的……颖超兄，王者的东西太多了，他吃过的剩饭、玩腻的女人，都会赏给你的……你别担心女人不爱你，她们最怜惜小东西了，她们会抱抱你、亲亲你、疼疼你……而且她也不要你给她做什么，因为啊，她也是王者的小东西呀……”

耳听伍崇卿哈哈大笑，苏颖超忍下住咬牙喘息：“不要……说了……”

“别生气、别生气。”伍崇卿终于心软了，他望着“三达传人”的红眼睛，怜悯道：“快去找琼芳吧，向她哭诉撒娇、低头认错，如此一来，她下就会怜着你、宠着你，带着你一起爬上王者的大床上了？”

“杀死你！”苏颖超大怒欲狂，赤手空拳地扑向前去，直朝崇卿面上挥打。伍崇卿也毫不客气，拳头抡起，便朝对方的拳头回击而去，一声痛哼传过，苏颖超摔跌回座，疼得他抚拳弯腰，低头喘气。“奇耻大辱加身，苏颖超的眼眶湿红了，随时都会落下泪来，奈何身为一个剑士，他到死都不能哭，他若在敌人面前坠下了泪水，他的剑魂就会从此消散，让他再也拿不起剑来……他拼命忍一直忍，蓦地听到了一声大吼：“三达传人苏颖超！”伍崇卿撕心裂肺，戟指大吼：“拿出你的志气来！身为一个剑客，纵是死，你也得死得尊严！别像个娘们般哭哭啼啼，没的惹我笑话！”

啪地一声大响，自己的佩剑被人拿了起来，狠狠摔在地下，蓦然间，两行无情的泪水洒落下来，湿湿热热的，苏颖超终于哭出声了。

所有悲苦一齐袭上心头，情人走了，志气折了，在这强生弱死的无情尘世里，今夜苏颖超感受到弱者的苦，那种滋味如此锥心、如此刻骨，让他这辈子再也忘不了……

眼看“三达传人”垂下头去，以手遮蔽泪水，好似输给了老鼠的大野猫，什么都不愿听、不愿瞧。莫名之间，伍崇卿竟俯身向前，紧紧握住苏颖超的手，低声道：“颖超兄，别难过，来，你只差一步，再一步就好……看，在咱们这儿，没有王者，也没有弱者，只有一种人……”

“勇者……”一坛烈酒离地而起，淅沥沥沥地倒了下来，刺鼻气味扑面而来，伍崇卿的袖中再次伸出了龙牙，慢慢斩落了两点火星，降临到烈酒之上。

轰地一声，两只酒碗青焰闪耀，竟给怒火点燃了。在“三达传人”的眼前，现出了一片地狱火海，照得他面色惨怛。

终点到了。地狱旅程最后的一关，那是一碗汤，孟婆汤，它由地狱之海勺取而出，上头满布青焰烈火，苏颖超全身发抖，他知道伍崇

卿一定喝过这碗汤，可他不能喝，他是个凡人，这碗酒喝下去，他的肠胃定然剧烈烧伤，必要痛得嚎啕打滚。

魔炎烈酒，腾腾焚烧，对座的崇卿好似坐于地狱火海之中，形如牛头马面。他轻轻地向苏颖超招手："来，喝掉它，喝完了，你就什么都下伯，因为你也是鬼了，到时候……咱俩就可以真正的联手……好好的把他们玩一玩……"

"你……"苏颖超低头咬牙，嘶哑地道："你……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啊……"伍崇卿嘿嘿冷笑，森然道："我要杀死一个人。"

伍崇卿的口气异常兴奋，好似荆轲刺秦王，等待已久，乍听此言，卢云遽然而惊，苏颖超也是满面骇然，全场伙计更是窃窃私语，只觉此人之可怖，已到难以想见的地步。

"你……"苏颖超喘气道："你……你到底要杀谁？I伍崇卿没有说话，他面容肃穆，食指笔直，竖起向天，苏颖超大吃一惊，自知那是个"—"字，他满心震颤，骇然道："天下第一"？你……你要杀死我师父？"伍崇卿眯起了凶眼，摇了摇头，那食指却仍竖起向上，朝天顶穹苍指了一指。

比"天下第一"更高的东西……苏颖超喃喃自语，他望向了屋顶，隐隐约约之间，好似看到了一个影子，它藏于九天之上，隐匿于佛影之中，那是……那是……

王者之上！

伍崇卿嘿嘿一笑，森然道："这个人，他可以打垮你师父。他比狮虎更凶猛，比豺狼更狡猾，他有无可譬喻的大神通。无论是你是我，若和他单打独斗，都是必死无疑。"他附耳过来，低声道："不过咱俩有一个潜力……你呢，你手上有件法宝，足以翻江倒海，我手上也有张王牌，足以毁天灭地，只要合你我两家之力，便足以毁去这整个……"

"正统王朝。"伍崇卿眯起了眼，露出了高兴的样子。

苏颖超脑中微起晕眩，他急忙扶住了板桌，喘息道："你……你到底要……要找什么东西？"伍崇卿咧嘴一笑，慢慢的，他的中指竖起、

无名指也随即立了起来，加上先前傲然笔直的食指，他的手势成了个“三”字。

“三达剑谱？”苏颖超失声惊呼，伍祟卿则是仰天狂笑，气势如同千军万马.

第九章　彩云追月

有座大宅子，黑沉沉地矗立城郊，看来阴森森地有些伯人。

院墙四遭，各有守卫，门前大梁，高悬灯笼，这样的气派点出了宅子主人的尊贵，单单宅院便达数亩之广，连上宅后的废院，格局更见恢弘。寻常人见到这样的大豪门，无下远道而避，不敢多望一眼，但躲在墙角下的可是琼芳，她家比这栋宅子还大，这吓不倒她。

墙很高，几达一丈，不过这也难下倒她，琼芳运起“燕长青”的心法，吊住了一口长气，先望墙面上一点，跟着拿出娟儿传授的九华轻功，轻飘飘地飞身而上。

翻身过墙，俏声落地，琼芳在花圃里前后翻滚，就怕给侍卫发觉了，不过四下黑沉沉地，院内未见守卫巡逻，琼芳也松了口气，慢慢在花丛里站起身来。

做了多年的少阁主，今夜琼芳头一次落难流亡，也是头一次做不速之客。她脊俏抬头，只见院深处有进建筑，想来便是这栋大宅的主屋了，她不敢贸然闯入，便转向花园小径，打算从后厨小门绕进去。

一路走去，花圃里都下见侍卫巡逻，也没有武师随肩驻守，仿佛此地是个与世无争的寻常人家，不觉让琼芳有些纳闷，她信步来走，约莫行过数十尺，忽听流水涂涂，她顺着水声去望，眼前好一座鲤鱼潭，月光反照，映得水面点点银鳞，却是个十分幽静的好地方。

琼芳凝神看着，匆见潭边有座九曲桥，婉蜒曲折，过水入潭，曲廊尽头却是一座小小楼阁。

琼芳呆呆瞧着，匆见水阁深处亮起了灯火，琼芳心头‘If忏一跳，只见窗格儿里坐得有人，好似是个女子在低头作画。琼芳大喜过望，当下急急奔桥而过，沿廊穿凛，来到了水楼之畔。

孤楼小阁，依水而兴，岸边白雪霭霭，当此春冬交际，自也听不到虫鸣蛙响，琼芳独自站在楼阁下，仰头望着窗里的倩影，她想启齿

呼唤，可话临嘴边，却又有些潮橱下前。

楼阁里的主人与自己毫无交情，簧夜来访，未免失礼，更何况一会儿两人照了面，倘使她问起了自己的来意，却该怎么回答她？莫非真要坦率直言，就说那个卖面的回来了？

不对、不对，千万不能跟她说。想起那张清丽绝俗的面孔，琼芳更加后悔了，她知道自己来错了地方。她转过身去，正待悄悄离开，却听窗扉打开，楼阁里传来一声笑："是阿秀么？你不是去夜游了么？这么快便回家了？"

元宵明月夜，楼阁的主人听到了异响，便已探头出来，临窗眺望，不过楼下没有阿秀，却站了一名少女，她仰望着窗扉灯光，好似想藏入黑暗，却又迟了一步。

"你是……"楼阁主人微起讶异，她望着楼下的陌生少女，低声来问。琼芳既尴尬、又慌乱，她自知来得仓促，不免惊扰了人家，可要掉头闪避，却又迟了一步，眼看行踪已现，她索性拿出丁少阁主的威仪，坦然道："打扰夫人了，我叫做琼芳，是娟儿的朋友。"

窗中的倩影点了点头，她凝视着楼下的少女，轻声道："您有什么事么？"琼芳深深吸了口气，她有些难为情地别开头，细声道："是……定这样的，我……我行个不情之请，想在你这儿……这儿……寄住一宿，不……不知……"

琼芳这辈子少求人，区区几句求情之言说来，便让她难受之至。欲言又止间，眼眶居然红了，她一咬牙，猛地转过身去，竟尔迈步便行。

不要了，即使身无分文，衣衫不整，琼芳还是不想求人，她宁愿露宿街头，她也不想低头。正要飞奔离开，忽听嘎地一响，楼下开启了一扇门，听得一声呼唤："琼小姐，请留步。"

琼芳停下脚来，却仍不愿转身，脚步细碎，一名少妇走了上来，含笑道："欢迎来到寒舍，快请上楼吧。"不待琼芳出言回绝，便已挽住了她"夜深人静，二楼的窗扉有两个人影，一个是琼芳，另一个则是楼阁的主人。她姓杨，是当今杨大学士之妻，不过她的娘家本姓顾，她是前兵部尚书的女儿，她不只认识那只大水怪，还是他以前的恋人。所以现下琼芳难掩心里的好奇，只是怯怯地打量着顾倩兮，她想瞧瞧这位顾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居然可以让那只大水怪念念不忘？

琼芳目不转睛，只在打量着顾倩兮的姿容，顾倩兮则是报以一笑，她也在打量着面前的琼芳，猜测着她的来意。

面前的女孩长得很好，她肤色白腻，身材高挑，比自己高了半个头，尤其她身穿儒装，那身气质更像个公子爷。顾倩兮微微一笑，道：“琼姑娘，你的折扇呢？”

陡听此言，琼芳好似吃了一惊，一时左顾右盼，神色极为慌张。顾倩兮微微沉吟，她凝目去看琼芳，只见她的发巾脱落了，胸口衣衫也显得凌乱，尤其左掌满布血痕，好似给人重重责打过了。

顾倩兮心下一凛，已然猜到了几分内情。琼芳出事了，她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不会沦落到这个处境。她见琼芳红着眼，泪珠在眼眶里滚来滚去，却又不住回避着自己的目光，顾倩兮便也不多问，她站起身来，自朝炉里添了炭，让屋里暖和些，问道：“吃过晚饭了么？”

琼芳肚子很饿，可少阁主的尊严却不容她乞食，支支吾吾中，却听顾倩兮微笑道：“琼姑娘，我想吃点宵夜，你可否陪我一块儿吃？”

"好啊……“琼芳低下头去，喃喃地道：”好……好啊。“顾倩兮含笑领首，她反身打开抽屉，取了一只小小玉瓶，交到了琼芳手上，便又走到楼下去了。

楼下传来炒菜爆香声，顾倩兮煮起了宵夜，却把琼芳一个人留在楼上。她呆呆看着玉瓶，不知这是作何之用，反手拔开了木塞，顿时闻到了一股清琼，琼芳心下醒悟，已知瓶里装的是伤药，那琼芳目不转睛，只在打量着顾倩兮的姿容，顾倩兮则是报以一笑，她也在打量着面前的琼芳，猜测着她的来意。

面前的女孩长得很好，她肤色白腻，身材高挑，比自己高了半个头，尤其她身穿儒装，那身气质更像个公子爷。顾倩兮微微一笑，道：“琼姑娘，你的折扇呢？”

陡听此言，琼芳好似吃了一惊，一时左顾右盼，神色极为慌张。顾倩兮微微沉吟，她凝目去看琼芳，只见她的发巾脱落了，胸口衣衫也显得凌乱，尤其左掌满布血痕，好似给人重重责打过了。

顾倩兮心下一凛，已然猜到了几分内情。琼芳出事了，她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不会沦落到这个处境。她见琼芳红着眼，泪珠

在眼眶里滚来滚去，却又不住回避着自己的目光，顾倩兮便也不多问，她站起身来，自朝炉里添了炭，让屋里暖和些，问道：“吃过晚饭了么？”

琼芳肚子很饿，可少阁主的尊严却不容她乞食，支支吾吾中，却听顾倩兮微笑道：“琼姑娘，我想吃点宵夜，你可否陪我一块儿吃？”

"好啊……“琼芳低下头去，喃喃地道：”好……好啊。“顾倩兮含笑领首，她反身打开抽屉，取了一只小小玉瓶，交到了琼芳手上，便又走到楼下去了。

楼下传来炒菜爆香声，顾倩兮煮起了宵夜，却把琼芳一个人留在楼上。她呆呆看着玉瓶，不知这是作何之用，反手拔开了木塞，顿时闻到了一股清琼，琼芳心下醒悟，已知瓶里装的是伤药，那是给她治伤用的、忽然间，琼芳觉得顾小姐真的很好很好，她明明看出了自己的遭遇，可她什么都不问，替自己留了面子。眼泪扑胜胜的滚落下来，琼芳低头拭泪，她取起药罐，像是只受伤的小母豹，她独自地舔着自己的伤口，静静地、有些可怜。

灵药透明私稠，触肤冰琼，不过薄薄一层抹上掌心，红肿便已消褪。小母豹独自坐在炕边，领受着顾倩兮的心意。

女人总是很心细的，谁对她好、谁对她凶，她很快就能察觉出来。尤其是一些琐碎小事，那儿更怀藏了对方的真正心情。琼芳低头看着瓷瓶，体会着当年卢云的心情，一时之间，宛如痴了一般……

正叹息间，听得脚步细碎，楼梯边儿传来说话：“来，吃宵夜吧。”听得顾倩兮上楼来了，琼芳心下一醒，忙擦去了泪水，站起等候。顾倩兮见她客气，下山嫣然一笑，她端来了一只木盘，先招呼琼芳坐下，又从盘里取来了几碟小菜，最后则端了两碗面过来。

琼芳啊了一声，低呼道：“你……你也会煮面？”顾倩兮笑道：“当然会煮了。那有什么难的？”

琼芳低头瞧着碗里，只见这面碗儿不大，面条白白细细的，绿花葱、红肉丝，边儿还铺了些白菜，模样整整齐齐，很是漂亮：回思卢云煮的面条，全都装在大海碗里，万紫千红搅做一气，望来私糊糊的。琼芳呆呆看着面碗，想像着卢顾二人相处的模样，却听顾倩兮道：“来，趁热吃吧。”说着递来了一双筷子，琼芳接下了，也是饿了一整晚，便嘎滋咕嘟地吃了起来。

顾倩兮并不饿，便只静静看着琼芳，面前的少女虽说漂亮，可其实她的气质很像男子，并非说她书语粗声粗气，而是一些小举动，比方说拿筷子，琼芳握筷处很高，喝汤时也是抬手举碗，并不来拿汤匙，这点出了她的家教非同常女。

咕嘟，面汤喝完了，琼芳抬头一看，匆见顾倩兮还在瞧着自己，不觉脸上一红，忙道："这面挺好吃。"顾倩兮微笑道："那是你饿了。"便将自己那碗面递给了她，却是一口未动。琼芳低声道："你……你自己不饿么？"顾倩兮微笑摇头："不了，我尝点小菜便行了。"她像是知道琼芳脸嫩，便举著夹菜，吃了些豆干。琼芳也不客气了，也是她一夜未食，当下风卷残云，大口咀嚼，吃了个汤碗见底、时在深夜，下人皆已休憩，琼芳用完了宵夜，顾倩兮便亲自替她收抬。琼芳打小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自没想要帮忙。她见顾倩兮定到了楼下，便只一人闲坐，左顾右盼问，忽又想起了一人，不觉心下大惊"啊呀，我怎么忘了杨大人？"

过去因得爷爷的缘故，琼芳自也认得这位中极殿大学士，自知此人正经八百，倘使见到自己离家出走，必会速速通报爷爷。她心里有些发慌，当下急急站赳，便朝楼下去奔。

"畴！"脚步才动，险些撞着了一人，琼芳定睛一看，却是顾倩兮来了，只见她端来了茶水点心，正从楼下上来。她见琼芳一脸慌张，忙道："怎么了？'琼芳下好明说，濡嘈道："我……我方才忽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伯不能久留了。"顾倩兮察言观色：心念略略一转，便道："琼姑娘，外子今晚入宫去了。你不会撞见他的。"琼芳给她猜中了心事，不觉俏脸微红：心下暗'[I'："她真聪明。我可给比下去了。"

顾倩兮精通书画，从小才智超逾常人，这会儿总算让琼芳见识了。她怔怔坐着，只见顾倩兮放落了手上物事，便又取出了被褥，自在那儿铺床。琼芳从来只会打架，女红家务全不会，见得贤妻良母的模样：心中下由暗暗感慨："看她这般贤椒，难怪卢哥哥会这般欢喜她。"

女子无才便是德，看世上男子最爱温顺女人，聪明婉约、善解人意，要她干啥便是啥，想来顾倩兮也不例外。琼芳生来就如同男子教养，这些琐碎自是不屑学。她叹了口气，正想像顾小姐千依百顺的模样，却听顾倩兮问道："琼姑娘，你平常都是自己铺床么？"

琼芳脸上一红，不太想说实倩，便撒谎道：“是……是啊。”顾倩兮回过头来，微笑道：“你还真能干。我二十一岁之前，从没做过一天家务，别说铺床了，连后厨在哪儿部找不着。”

听得顾倩兮原来是自己的同类，琼芳不觉又脸红厂，濡嚼地道：“如此说来，您……您以前也是什么都不会了？”顾倩兮背着身子，淡淡地道：“那是当然了，我从前也是个大小姐，样样有人服侍。”

琼芳心下一醒，想到了顾嗣源，那时自己去到扬州，便曾住过她的闺房，也曾听裴邺提起她的故事，好似那年顾尚书入狱后，这位千金小姐便经历了无数苦难，卖屋售画、磨豆卖浆，定是吃尽了苦头，她望着顾倩兮的背影，忽然间一股亲近之感，竟是油然而生，脱口便道：“顾姊姊，我可以这样称呼你么？‘”行啊。“顾倩兮颇见惊喜，回眸道：”我最怕人家唤我什么杨夫人、杨大嫂，听来老婆婆也似。“琼芳见她言笑晏晏，感觉更是亲切了，当下拿出了官场本领，笑道：”顾姊姊才三十岁而已，青春妩媚，一点也不老呢。“听得此言，顾倩兮更显得高兴了，想来干穿万穿，马屁不穿，对才女也管用。

两人闲聊几句，慢慢熟络起来，琼芳便也去了生份，自在楼阁里信步走动，她见阁楼布置精巧，四面有窗，东首另有一张书案，上头还搁着些笔墨。琼芳临窗远望，只见此地与主宅相隔极远，不觉有些纳闷，便问了：“顾姊姊，你怎不到主屋里住？”

顾倩兮背对着琼芳，通自道：“那儿人多口杂，我平日作画受不得吵，家里若没别的事，我便来这儿歇息。”琼芳不太晓得杨家的景况，自也不知如何接口，便道：“邢杨大人呢？他平常也睡这儿么？”

顾倩兮摇头道：“他起居不定，很容易吵到我，从来不睡这儿。”琼芳讶道：“他不和你睡，那……那他平常都睡哪儿？”顾倩兮推开窗扉，遥指鲤鱼池对岸，淡淡地道：“他自个儿有一处起居地方，平日读书作息都在那儿，不许闲人打扰。”

鲤鱼池畔，一水相隔，但见后院围墙下有处木造精舍，月光中依稀可见窗阁幽暗，不见灯火，想来主人不在屋中。琼芳心下大奇，看寻常夫妻同床共枕，本属应然，岂料佳人在水一方，君子遗世独立，居然都在府里隐居起来？她不知这对夫妇在弄什么名堂，喃喃便问：“顾姊姊，你……你常和杨大人吵架么？‘顾倩兮手上忙着，自在

炕上加铺了两床丝被，摇头便道：”想吵也得碰上面。他平素里公务繁忙，总是来去匆匆。大半时都是黎明回来，等我起了床，他却又出门去了。一个月里难得一回整天在家，便算偶尔回来了，也得侍奉娘亲、友爱胞弟，管教下人孩子，哪来空闲理我？““这么忙？”琼芳讶道：“那……那你俩平常怎么说话？”顾倩兮静静地道：“写字条啊，我写个‘火’字，望他桌上一扔，他就晓得老婆要纵火烧家了。”

琼芳哑然失笑，没想这对夫妻神仙眷侣，人见人羡，私下却是这般过活。

顾倩兮铺好了床，便又从桌上取过药瓶，问道：“手还痛么？”琼芳不愿多提家中事，只得咳了一声，道：“我很好，没事的。”她见顾倩兮迟迟不把药瓶收回去，也是怕她多问，便道：“顾姊姊，能说的，我一定能说。至于那些不能说的，便算打死了我，我也不会多提一个字儿。”

顾倩兮点了点头，自知琼芳这话点到为止，看她身分极高，世间能下手痛打她的人，必是她最信任的挚亲无疑。依此看来，定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顾倩兮并不多言，自把药罐收了回去，她见琼芳低头不语，便道：“琼小姐，我虽没有替你出头的本事，可窝藏你的本领，顾姊姊却还有一些，盼你日后别见外。琼芳听着她的说话，忽然问，觉得自己像是认识她很久很久了。好似在她面前，自己什么心事都能说，再放心不过了。

一片宁静问，顾倩兮铺好了床，便又取起了油灯，坐到窗台之旁，琼芳见她取出一只瓷碗，从里头拿出了一把米糠，便朝池里撒去。琼芳啊了一声，道：“你在喂鱼么？”

顾倩兮微微一笑，自将瓷碗交给了琼芳，道：“来试试吧，好玩得紧。”琼芳一时兴起，便掬起一把糙米糠，自向水面乱撒，听得啪地一声，水面破开，眺出了一条肥锦鲤，迎空接住鱼料，便又潜到了水里。顾倩兮笑道：“这条是小霸王，平日恶形恶状，专抢米料，你可留意它了。”

琼芳欢然雀跃，当下使出了暗器手法，接连三颗米粒扔出，已将肥锦鲤远远引开，趁势便喂了一众小鱼儿。

一轮明月在天，红鲤金鱼优游来去，不时探头吃米，但见少女临窗嬉戏，欢容拍手，想来若至仲夏夜，此地荷塘蛙友相伴，定然童趣

可喜，琼芳玩了一阵子，烦恼尽去，笑道："顾姊姊，这水池是谁开凿的，好生精巧呢。"

顾倩兮淡淡地道："这是先家翁的手笔。"琼芳奇道："先家翁？你是说你公公杨……杨……"她连说了几个一杨"宇，却想不起杨家先翁的名号。顾倩兮眺望鳞鳞池水，解释道："先家翁讳远，他是景泰朝的五辅大学士。这栋宅子便是他起造的。"琼芳哦了一声，她临窗眺望，只见园林里房舍连绵，形如鹤翼，远方围墙则是弧形开展，状若半圆，建筑非但精致优美，好似还带着堪舆布置。便道："杨老先生会看风水么？"顾倩兮接过了瓷碗，一边撒着米料，一边道："好像是吧。都说他聪明绝顶，精于建筑之学，早年赴京到任时，便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起造杨家大宅。"

想起杨家一门三杰，连出了三位进士，琼芳下由赞叹道："原来是块风水地，所以杨家几十年来都住这儿了？"顾倩兮摇头道："那倒不是。当年大宅建成之后，他们在这儿只住了五六年，便又搬到大明门一带。直至正统年间老太爷过世后，方才迁回此地。"

杨远过世已久，琼芳自也知闻，她微微一愣，道："为何要这样？这儿不是风水好么？为何要搬来迁去？"顾倩兮摇头道："内情如何，我也不清楚。不过听外子提起，好像是后头的废院不太干净，我婆婆给惊吓几次之后，便再也不敢住了。"

琼芳皱眉道："废院？"顾倩兮俯身出窗，遥指鲤鱼池对岸，道："瞧那儿，过了外子的书房后，便是废院了。琼芳闻言大奇，忙探头去看，只见精舍后乃是一座弯弯曲曲的窄巷，巷后又是一座围墙，连绵不尽，从楼阁眺望而去，只见围墙合拢包围，成了一只半圆。

琼芳咦了一声，赶忙回头去看杨家主宅，只见围墙建筑亦是半圆，与那废院相合之后，恰是—座太极阴阳。她心下一凛，喃喃地道："咱们这儿是阳，莫非……莫非那里是给鬼住的么？"

顾倩兮摇头道："我也不晓得，反正我丈夫离那儿最近，鬼要来了，第一个也是咬他。不关咱们的事儿。"琼芳噗嗤一笑，道："顾姊姊，你可真狠。"

两人闲聊几句，琼芳才知杨府建筑还有这等奥秘，想来杨远必是十分迷信风水之人，方才把家里布置得如此阴森。二人回入房里，只见炕上早已铺好了三层软被。看顾倩兮家务功夫十分了得，素手所经

之处，卧被菱角整齐，望来如同盈盈绿草，蓬松轻软，引人懒性大发，只想上去躺个一躺。

床铺轻软，好似伸手招魂，琼芳越看筋骨越软，忙问道："顾姊姊，我……我可以躺下了么？"顾倩兮听她问得娇憨，忍不住笑了，自管拍了拍被褥，示意琼芳速速上来。

也是累了一天，琼芳当仁不让，立时趴倒炕上，模样半死不活，正想问可不可以打滚，顾倩兮却端来了一只矮几，上置茶炉热水、另有十数个小碟，放到了床铺上。

琼芳讶道："顾姊姊，你……你要在床上吃茶么？"顾倩兮微笑道："是啊，炕上暖和，为何不在上头吃？"琼芳欢然雀跃："太妙了，我小时候一直想在床上吃喝呢。可爷爷从来不答应……"顾倩兮嫣然笑道："那让顾姊姊带坏你，气坏老国丈。"琼芳听得此言，那是正中下怀了，忍不住掩嘴窃笑："顾姊姊，你这儿真好，我可舍不得走了。"

两人越聊越是投缘，琼芳本还有些少阁主的威严仪态，待到后来，架子全失，全然成了个撒娇小妹，直把顾倩兮当成了亲姊姊对待。

两个女人脱了鞋袜，自在炕上暖脚。琼芳见面前有十来只碟子，有红有绿，或圆或方，全是些蜜饯果子。她打小给爷爷养大，教养一如须眉男儿，自然少吃这些零食玩意儿，看了良久，方才捡起了一只绿梅子，送入嘴里含着。

"好吃么？"顾倩兮探头过来，眨着一双凤眼来问。琼芳见她一脸关切：心中便想："不得了，这定是她自个儿做的，我可不能胡说八道。"忙眯眼含笑，妩媚道："真好吃，这是什么果子啊？真是棒呢。"果然顾倩兮听得这话，立时绽放笑容，她指着碟子里的珍果，细细解说道："你方才吃的是苏州梅，这儿还有绿茶蜜侮、乌沉梅、川味辣侮、酒李、紫苏梅……"琼芳拿出了宫场本领，欢容陪话："哇，真是好多果子啊，这些是打哪儿来的？怎没在街坊瞧过呢？"

顾倩兮微笑道："这儿所有的蜜果茶水，全是我自己做的。"琼芳惊叹道："原来是顾姊姊做的？真是太了下起了。"一时大力吹捧，极力奉承，登把顾倩兮捧成了天下第一果子王。

顾倩兮见她爱吃自己的果子，：心下更喜，便道："我是扬州人，咱们扬州梅誉享京城，干、泡、腌、酱，诸法无一不全。你要不要学

一学？”当下便要取出秘笈，殷勤来教。琼芳乱拍马屁，这会儿便惹祸上身了，忙道：“我……我手脚好笨的，改日再学吧。”

顾倩兮秀眉微蹙，好似有些遗憾了，便道：“也罢，我这儿另有些凉果、凉膏，你一样一样试吧，至少学着品尝。”说着取起竹签，捡了一只悔子，便望琼芳嘴里送去。

琼芳肚子饱了，其实不想吃，可看顾倩兮如此殷切，只得张开小嘴，任她喂了。

梅子上覆糖霜，入口之后，但觉甜而不腻，赢得满嘴清爽、琼芳笑赞道：“这是什么果子，这般好吃？”说着取起竹签，便要再尝一口，顾倩兮摇头阻拦，道：“这悔子叫做‘名士果’，只能浅尝，切忌多吃。”琼芳讶道：“名士果？听来有趣得紧，让我再咬个一咬。‘说着便望嘴里扔了一枚，喀喳喳地吃着。

琼芳嚼了嚼，忽然咦了一声，说也奇怪，这悔子初尝清香甜美，再吃便平淡无奇，颇有嚼蜡之感，她睁眼望着顾倩兮，道：“这‘名士果’好怪啊，可有什么来历么？”顾倩兮微笑道：“我年轻时办过一个文坊，名叫‘书林斋；，妹子听说过么？”琼芳不知她为何提起这段往事，赶忙颔首道：“当然听过了，两代朝议书林斋，专论天下不平事，那是如雷贯耳了。”

顾倩兮听她满口奉承，不由笑道：“你过奖了。不过为了这个书斋，我倒是结识了京城里许多风流才子，这些人全部是当朝名士，一个个都能吟诗作赋，我做这果子，便是来纪念这帮文人。”

琼芳见她嘴角带着一抹笑：心中便想：“这些人既然是骚人雅士，定有不少爱慕她。”

只听顾倩兮幽幽述说往事，道：“当时我以一介女流开办书斋，自也有不少力不从心之处。我与这些文人结交，他们也待我极好。得知我的难处之后，莫不细细剖析局面，洋洋洒洒，头头是道。可临到印书干活之时，却又一个个无病呻吟，比我的气力还小。所以我说哪……”她挑起了一枚名士果，自望嘴里一送，笑道：“仅可远观轻尝，不可近玩细嚼，此乃名士之风也。”二女面面相觑，忍不住同声大笑。

琼芳笑得泪水进出，她举袖擦抹，又道：“那……那杨大人又是什么？你可曾做果子来比方他？”顾倩兮笑而不答，只斟上了热茶，递了

过去。

琼芳砸了一口茶水，险些吐了出来，下禁皱眉道："这茶好淡，怎没半点味道？"顾倩兮道："这是麦草梗煮的茶水，无香无味，称作镜花茶。"

琼芳蹙眉不语，她自来喝笼井、普洱、铁观音、碧罗春，却没喝过这白水似的麦茶，正纳闷问，顾倩兮又取了一颗名士果，道："来，你先吃颗悔子，之后再喝茶，便得其中三昧。"

琼芳嚼着名士果，只感甜腻难吃，可碍在顾倩兮的面子上，却不便公然吐出，只得速速举起茶咕嘟一声，茶水入口，琼芳却咦了一声，只觉入喉而来的不再是平淡无奇的白水，反而苦中带香，调和了嘴里的甜腻。琼芳极为惊奇，忙道："变苦了？这是怎么回事？"顾倩兮解释道："这是因为你先前吃了甜，嘴中还有油腻，给这麦茶水一调和，便能得出苦中香。"

琼芳啊了一声，颔首道："难怪有个'镜'字，原来可以照人呢。"她见顾倩兮含笑望着自己，忽地醒悟道："等等，莫非这茶水就是……就是杨大人么？"

顾倩兮见她悟性甚高：心下颇喜。含笑道："要拿这茶水比拟外子，那也有几分相似。你要吃了苦，它便给你甜，你要嘴里咸，它便淡似水，总之你要什么，它便能照出什么，好似一面镜子，再灵验也不过了。"

琼芳听着听：心下暗忖："看来她对老公很是敬服。"想到了卢云，不由微微一笑，便道："顾姊姊，杨大人在你心里头，可也像是面镜子么？"

唐太宗以魏征为镜，传为千古佳话，顾倩兮若以夫君为镜，却是个什么景况？琼芳含笑等待，却见顾倩兮秀目低垂，道："妹子，镜子里的幻影，是给外人看的。"琼芳微微一奇，道："给外人看的？这……这是什么意思？"

顾倩兮悠悠地道："我的丈夫文武全才，仪表出众。不同的人瞧他，便会瞧到不同样貌：心里存着惧怕的人，自然而然会察觉到他的威严，心中带着仇恨的人，必会察觉他冷酷无情的一面，可对那些敬爱他的人，眼里又会见到了大罗金仙，总之他八面玲珑，没一个面貌是真，也没一个面目是假。"

琼芳听她言中颇有深意，一时反覆忖量，低声又道：“那……那在你眼中，他又是个什么样子？”顾倩兮轻啜镜花茶，淡淡地道：“就如这茶水的原味。你方才喝过的。”

无所求之人，一不必怕，二不必敬，三不必恨，故能得其神髓。琼芳微起愕然，没想到堂堂的“风流司郎中”，却如白水般索然无味？琼芳满心讶异之余，自是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顾倩兮见她若有所思，当即含笑反问：“妹子，你不是要成亲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琼芳双手拖腮，低头望着被褥，殊无一分喜意。顾倩兮察言观色，自知她的婚事有些麻烦，便道：“妹子，在顾姊姊面前，想说的便说，那些不想说的，我也不会多问。”

顾倩兮的脾气便是这样，有些冷淡有些高，带着几分才傲，琼芳虽只与她相处个把时辰，却也把她的性子摸得极透。她叹了口气，自知人家关心来问，倘使自己托辞不答，那便是认了生，到时再要靠近她，那可大大不易。她双手抱膝，闷闷地道：“顾姊姊，你知道华山派的苏颖超么？”

顾倩兮并非江湖中人，武林之事下甚了不，可听得“苏颖超”三字，却是啊了一声，道：“可就是‘魁星战五关’的那位苏少侠么？”苏颖超威名远播，居然连五辅夫人都知闻了。琼芳轻轻一笑，笑容却有苦涩之意。若在往日，她只要听得别人赞誉苏颖超，必然打从心底笑出来，可今非昔比，想起了那声“贱”，自己却该如何感想？

顾倩兮看出她的郁闷，便道：“你同他吵嘴了，是不是？”琼芳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想起大水怪又痴迷着面前的顾姊姊，烦闷之余，索性仰起头来，把那“肃观茶”一饮而尽。果然白水也似，全无滋味。

过得好半晌，顾倩兮下再多问，好似要收拾睡觉了，琼芳叹了口气，便道：“顾姊姊，男女之间，怎么样才能美满？”顾倩兮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妹子，你考倒我了。”琼芳微微一愣，道：“你……你是说……你也不知道？”

顾倩兮轻轻地道：“人活着，就一定会有烦恼。有时是自寻烦恼，有时是烦恼不请自来，那是没法子的事。”琼芳低声道：“人生烦恼这

般多，那……那咱们该怎么办？”顾倩兮微笑道：“人生要没了烦恼，那才要大大烦恼。你说是么？”

有愿望，便有烦恼，可也因为有烦恼，方知满足是什么。琼芳静静咀嚼书外之意，她凝视着面前的顾倩兮，只见她容色清秀，看不出有什么喜怒哀乐，可那眉宇之间，却似藏了一股热火，随时能澎湃汹涌而出。

一时之间，琼芳有点羡慕她，像她这样的女人，一定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琼芳叹了口气，她抱着膝盖，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自己究竟要什么呢？寻寻觅觅，往事穿梭来去，整个北京找不到留恋的东西，少阁主的权柄、风光的岁月，此刻看来都不太值钱，琼芳正要闭上双眼，猝然间，脑海里浮现了一张睑。

相恋十数年、从少女时就陪伴自己的“三达传人”，今夜以后，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由自主中，琼芳的身子轻轻发颤，眼眶转为湿红。

颖超就是颖超，他总是那么通彻聪明。打一开始，他就察觉自己的不对劲了，所以从步入红螺寺的那一刻起，他便在回避自己，之后他压抑避让，直到最后关头才爆发出来……

在他看起来，琼芳这个人一定很可恶，在这一个月里，他重病旁徨、倒地不起，可心上人却变了，她从贵州回来，她的心却没有回来。非但不能为他分忧解劳，尚且在他人生最迷惘的时刻补给他一刀……他一定恨着自己，下然他怎么也说不出那个“贱”字。

实在对不起他，在苏颖超面前，小琼芳无法自欺欺人，无论自己多么坦然，纵使她连自己都骗过了，却永远瞒不过那双聪明的目光。琼芳已经变心了，无论多么懊悔沮丧、惭愧自责，琼芳都已经变了啊。

自今往后，以后都不会再碰面了。最后一晚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只有那声恨恨的“贱”。

琼芳眼眶湿红，把脸埋在膝盖里，无声无息地哭着。顾倩兮下太安慰人的，她只是坐在一旁，默默等琼芳哭完。

过得半晌，琼芳擦去泪水，轻轻叹了口气，道：“顾姊姊，对不起。”顾倩兮微微一笑，她取起竹签，轻轻挑起了一只黑紫话梅，道：“来，这是我最欢喜的果子，你尝尝味道。”琼芳见那话梅色做深紫，黑如药丸，非但不似寻常侮子形状，闻来还有些怪。她不太愿意张嘴，顾倩兮却催促了：“试试滋味，值得的。”

琼芳勉强张嘴，任凭顾倩兮取签靠近，又听她嘱咐道：“记得，一定得含着，万万不可吐出来。琼芳喔了一声，便把梅子含入嘴里，霎时之间，竟是酸到头顶去了，看她眯起大眼，泪水渗出，双手如小鸟振翅，上下摇摆挥舞。顾倩兮笑得腰枝乱颤，娇声道：”不许吐，不许吐。“那梅子不仅酸，居然还带着呛辣、带着咸苦，麻得琼芳鼓着腮梆子，把梅子从舌头卷到腮边，又从腮边卷回舌下，慢慢口水增多，连咽了好几口，梅子酸苦尽去，居然得回一口甜，琼芳咦了一声，眨眼道：“不酸了。”顾倩兮眨眼道：“还想再来一个么？”

琼芳慌张摇手，道：“甭了，姊姊自个儿留着吃吧。”顾倩兮笑道：“不行，这果子不是俗物，一生只能吃一回。”琼芳皱眉道：“一生只能吃一回？哪有这样的怪果子？”

顾倩兮笑道：“当然有。不信再来一颗吧。”说着作势欲取果子，吓得琼芳双手连摇。顾倩兮逗弄得够了，便笑道：“妹子如此聪明，可曾猜到这是什么果子了？”

琼芳喃喃地道：“这是黑辣梅，一生只能来一颗，两颗就送命。”顾倩兮给她逗笑了，道：过得半晌，琼芳擦去泪水，轻轻叹了口气，道：“顾姊姊，对不起。”顾倩兮微微一笑，她取起竹签，轻轻挑起了一只黑紫话梅，道：“来，这是我最欢喜的果子，你尝尝味道。”琼芳见那话梅色做深紫，黑如药丸，非但不似寻常侮子形状，闻来还有些怪。她不太愿意张嘴，顾倩兮却催促了：“试试滋味，值得的。”

琼芳勉强张嘴，任凭顾倩兮取签靠近，又听她嘱咐道：“记得，一定得含着，万万不可吐出来。琼芳喔了一声，便把梅子含入嘴里，霎时之间，竟是酸到头顶去了，看她眯起大眼，泪水渗出，双手如小鸟振翅，上下摇摆挥舞。顾倩兮笑得腰枝乱颤，娇声道：”不许吐，不许吐。“那梅子不仅酸，居然还带着呛辣、带着咸苦，麻得琼芳鼓着腮梆子，把梅子从舌头卷到腮边，又从腮边卷回舌下，慢慢口水增多，连

咽了好几口，梅子酸苦尽去，居然得回一口甜，琼芳咦了一声，眨眼道："不酸了。"顾倩兮眨眼道："还想再来一个么？"

琼芳慌张摇手，道："甭了，姊姊自个儿留着吃吧。"顾倩兮笑道："不行，这果子不是俗物，一生只能吃一回。"琼芳皱眉道："一生只能吃一回？哪有这样的怪果子？"

顾倩兮笑道："当然有。不信再来一颗吧。"说着作势欲取果子，吓得琼芳双手连摇。顾倩兮逗弄得够了，便笑道："妹子如此聪明，可曾猜到这是什么果子了？"

琼芳喃喃地道："这是黑辣梅，一生只能来一颗，两颗就送命。"顾倩兮给她逗笑了，道："我才不取这种丑名字，你说正经的。"琼芳晓得她心思灵敏，总能别出心裁，自也不敢陪她玩猜谜。只得道："顾姊姊，给点线索吧。"顾倩兮笑道："线索已经说了，这果子只须吃一枚，便得铭心刻骨，终身下忘，从此不必再尝别的果子了。妹子，猜出这果儿的大名了么？"

琼芳心下恍然，道："这是情人果。"顾倩兮含笑颔首，意甚嘉许。

世上唯有情人果，方得酸甜苦辣具备，也只有真正尝过个中三昧之人，方知其中辛苦。

因为够苦，所以够甜，甜到苦生处，苦尽甘又来。如此艰苦的东西，一生只消一次就够。吃多了，那就是吃到冒牌货了，或是香香果、或是甜甜果、或是番石榴，总之不是情人果。

琼芳回想果子里的酸甜苦，不由叹息道："谁好端端地吃这果子，那可真是自找罪受。"顾倩兮微起哂然："谈情说爱，本就是自寻烦恼。咱们女人最是爱美，可一旦生了孩子，谁不身形臃肿、日益发福？洗手作羹汤，床第欢好，嫁做人妇以后，许许多多苦恼事，不见得都是咱们想要的，所以啊所以……"她幽幽拿起一只情人梅，道："你爱的男人，便是克你的人，他越能克得你牵肠挂肚，你便越是爱他，越是心甘情愿……连命部没了……"

她以手托腮，星目流波，含笑道："记得，世间能克你的男子，一辈子只有一个，真正的情爱，一生也只有一回……你若是遇到这个男子，不论他是贫是富、是美是丑，只消他能克住你，那你便可以嫁了。"琼芳愕然道："克住我，那……那我岂不是要糟了？"

顾倩兮轻声道："别的事也就罢了，这件事一生就只一回，不做便没有了。不管有多少波折痛苦，都还是值得赌一赌。"

琼芳听得悠然神往，她怔怔思想话中意，匆道："顾姊姊，我们女人难道只能被克，就不能克人么？"顾倩兮轻拨琼芳的发秸，道："谁说女人只能被克？似你这般美貌，当然也可以克人。被你克的男子，他会为你抛头颅、洒热血，把你当成心肝宝贝儿，可你啊，却不一定爱他……也许怜他、惜他、在乎他，却永远不是那种爱……刺人心坎里的爱。"

琼芳听得暗暗点头。确实如此，看祝康、宋通明对待娟儿如此之好，二人嘘寒问暖，却给不到娟儿真正要的东西，那种心境感触，有时是种机缘巧遇，怎么也强求不来，倘若情爱能像茶水米饭那般煮出来，那还有什么希罕可言？

油灯渐黯，二女谈谈说说，竟已过了大半夜，顾倩兮有些倦了。便收拾茶水，吹熄了蜡烛，道："睡吧，明日一早我家里有客人来，可别害我爬不起来了。"说着替琼芳铺好了被，让她睡在靠壁处，这也躺下歇息。

过不半晌，顾倩兮鼻息细细，已然睡了。琼芳虽也累了：心下却仍烦恼下尽，她心里盘旋付念，尽是顾倩兮方才的一言一语。

今夜来到此处，本就是个巧合，事前绝没想到，自己竟会与顾倩兮如此投缘。琼芳面向照壁，忖念道："我这趟出门，总之是再也不回去了。杨家不是久留之地，等我走了之后，却该何去何从？"想到"卢云"二字，琼芳心头怦地一跳，身子微微发热-骤然之问：心里又有另一个念头，她转过身来，望向顾倩兮：心道："我该不该跟她说，卢云回来了？"

想到了此处，琼芳又陷入了犹疑。不管怎么说，顾姊姊早已嫁作人妇，卢云是否归来，根本与她无关了。便算告诉她，那又如何呢？她心里若还挂着卢云，必然伤心难过，却又于事无补。可要是她早已忘记了卢云，那更不该多此一举，以免让她徒增自责，却又自觉对不起丈夫……

还是别说吧，这是为她好……

平日豪迈爽快的自己，此刻却踟蹰不前，活似一个小偷儿。琼芳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黑暗之中，她望向顾倩兮的秀发，隐隐约约

间，想起卢云必曾爱抚过这头发丝，不知不觉间，心中微起妒意。她咬住了下唇，猛然间，双眼大睁，睡意全失："老天！原来我……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意么？"

当此时刻，一切念头全数清晰起来，原来从扬州的窗口见到那背影的一刻，自己早已下定了决心，只想紧紧尾随他……什么平定天下、什么黑衣人，压根儿部是借口，她只想死缠着卢云，直到天涯海角……

琼芳心头怦怦跳了起来，她泯住了唇，两手揪住棉被，脸红心跳之间，她自如找到了一样东西，有了它，这辈子什么都不缺了。纵使失了少阁主的权柄、挥别了北京的无限风光，她也不会后侮……绝对下会俊悔……

可是……眼前浮出了一个身影，他背对自己，腰上悬剑，孤身走上华山峰顶……

苏颖超，三达传人苏颖超……琼芳躺在床上，睁眼望向黑漆漆的房顶，泪水下停滑落眼角，她又是难受、又是无助，可枕边的顾倩兮鼻息细细，却似熟睡了，琼芳几次想去呼唤她，却又鼓不起勇气。

窗外飘着细雪，静幽幽的，琼芳内心千丝万缕，只觉得身子很热、喉头很渴，便从炕上起身，只想找杯冷水来喝。她不想吵醒顾倩兮，便只悄没声地在屋里走动，眼看屋角处有道珠帘，料来帘后便是厨房，当即伸手掀拨，侧身走了进去。

帘后有座小灶，搁着几只锅碗，里头还有自己吃过的空面碗。琼芳是军武世家出身，极少来到后厨，自也没想要替顾姊姊清洗碗筷，她喉头干渴，眼见灶旁搁着一只大水壶，另有几只茶杯，便即伸手取过，就手斟饮。

天气冶、风又寒，琼芳没穿鞋，手上又端着冰水，脚趾快给冻僵了，便在黑暗中摸摸索索，找了一处地方坐下，大口灌着冰水。

种种念头纷纷扰扰，琼芳举着杯子，故意握紧那受伤的左手，疼痛催心来，她也想下定决心。在这人生最后的时刻，她须得再一次拷问自己，她要何去何从?

她打开了厨门，望着鲤鱼池外的飞雪，一件又一件的往事给自己抛诸脑后，一个又一个朋友与自己挥手作别，放眼全北京，再没一个

人、一件事留得住她……可赌掉了一切，换来的却是什么？她真能找到她想要的么？

想到烦恼处，琼芳将手一挥，打到了一只扁担，跟着有锅铲翻倒，她微微一愣，急忙站起身来，回眸望向自己就坐的地方。

面前搁着一只面担，两只木柜，一条扁担，就这样搁在后厨地下。

琼芳愣住了，她不懂为何顾姊姊的厨房何以摆着面担？她呆呆瞧着，不知不觉间，她蹲了下来，照着自己的习惯，随手打开了碗柜，取出了内里的一只大碗。那只碗破了一个角儿，那是个记号，因为这只碗不是给客人吃的，而是小琼芳独家专用的啊！

面担回家了，它和顾姊姊的碗橱成了好邻居，从此幸福地活下去。

琼芳默住了，她低下头、捧着碗：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却知道自己很想哭？

扑飕飕的泪水滑落下来，忽然间，背后给人轻轻拍了拍，琼芳急急遮掩泪水，就伯是顾倩兮来了，她回首去望，却见背后站了名男子，他身材修长，仪表出众，穿一袭皂白直缀。

“杨……杨大人……”凌芳急急拭泪，正要起身说话，杨肃观却竖指唇边，做了个噤声手势。他微微一笑，道：“少阁主，离家出走了？”

琼芳低下头去，想她自己二月十七就要成亲，如今却成了别人家里的不速之客，却要她如何回话？杨肃观含笑望着琼芳，见她睑上还挂着泪珠，便道：“别担心，想住多久、便住多久，我明儿见到国丈，会替你说一声的。”

想起家人形同陌路，还得靠外人疏通。琼芳心下一酸，泪水几欲垂下，只是她不愿在外人面前哭，便只紧紧握拳，强压泪水。杨肃观像是晓得她的心思，当即递来了一块手帕，轻声道：“放心，在我这儿，没人能为难你的。”

琼芳啜泣出声，点了点头，杨肃观微微一笑，拍了拍她的背心，当即反身离开。

眼见杨肃观便要离去，琼芳心中一动，想起他与卢云相识，便喊住了他："杨大人，等等。"杨肃观倚在门口，含笑回首，等候说话。琼芳话到嘴边，却又有些犹豫了，她支支吾吾，不知是否该透露此事，正犹疑间，天边飞下了一道影子，停在杨肃观的手臂上，却是一只雄鹰。

报讯雄鹰来了，看那爪上缚了只竹简，定有消息禀报，杨肃观微微一笑，从鹰脚上取下一只竹筒，取出字条来读，他见琼芳呆呆看着自己，柔声便道："你早些睡吧，明日起床以后，什么事都解决了。"他笑了一笑，朝琼芳望了一眼，又朝地下面担瞧了瞧，便即反身离开。

第十章　开锣

"客倌、客倌!折子戏已经演完了。"万福楼门口传来说话声，掌柜的一脸惶恐，鞠躬哈腰："时候好晚了，您可否别一直站在门口，怪吓人的。"

面前有个粗壮男人，他始终不吭气，只扛着一把粗重的大刀，硬挺挺站在万福楼门口，模样好似门神。半晌，他向后头招了招手，随即街边又走上两人，一个带着红缨铁枪，另一个提拿宝剑。

"找到了。"大刀汉子斜过脸来，向两名同伴道："那家伙在楼上。大家小心。"三个人默默无言，鱼贯走入万福楼，那掌柜大惊失色："客倌、客倌!你们……你们要去哪儿啊？"

话声未毕，背后又走来一人，掌柜的呆呆回头，但觉黑影覆盖了自己的头脸，背后来了一个高大男子，他几乎有门板那样高，年约六十，脸上带着蒙古人的沉默，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外门高手，功夫已至绝顶。

蒙古大汉解下了外衣，提在手上，便也走上楼去了。掌柜飕飕发抖，不敢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了。过得好半晌，小伙计跑了过来，慌道："掌柜，怎又来了一帮凶神恶煞，到底今晚在搞什么？"掌柜苦笑几声，道："搞个屁，把咱们万福楼当练武场了？你们快去跟琦小姐说一说，要她请韦先生速速过来。"

听得“韦先生”三字，那小伙计摆出了武功架式，嘻嘻笑道：“他们完了，韦先生好厉害的，光是那张鬼脸，可就要吓死人啦。”掌柜叹道：“别罗唆，还不快去。”

小伙计一溜烟走了，想来是要找人来压场面，下过他却不晓得，这四个凶神恶煞并非是万福楼今夜最后的客人，后头还有一百个人，等着大驾光临。

约莫三百尺外，有只眼睛对准了万福楼，把五楼窗边的一举一动收入眼里。

黑沉深夜，远处屋瓦上蹲了名男子，他手持远筒，凝视着远方情景。月光映上手掌，照得黄金指环微微发光，听得耳边说话声不住传来：“启禀四当家，万福楼里情况已明，各楼层里连同伙计在内，共有一百二十六人，有官职在身者共计二十四人，身怀武功的则有一十三人……”正说话间，黄金指环却摇了摇，道：“多加四个。”

从二楼窗口看去，楼梯里转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一老二少，两个年轻的一带刀、一带枪，老的则是一个配着长剑的道士，最后还有一个蒙古蛮人，赤手空拳，俱朝五楼方位走去。耳边传来呼吸声，低问道：“碍事么？”

黄金指环摇了摇，没有指示。猛听嘎地一声刺耳锐响，天边黑影俯冲直下，那是一只报讯雄鹰，黄金指环招来了它，随即解开了爪上竹简，低头读了字条，霎时沉声断喝：“镇国铁卫，听我号令。”哗地一声，屋瓦上站起了百来名黑影，黄金指环接过了长剑，绑缚腰间，旋即下达指示：“即刻封锁街道，第一队人马，随我进入万福楼。”

嘎地一声，雄鹰飞天而起，随即屋瓦上传来细细脚步声。大批黑衣人分从四面八方推进，直向戏楼包围而去。

正统十一年元宵，魔刀勇剑即将交会，来自王者之上的身影，也将降临。

雪云飘过天际，遮住了明月彩霞，一片昏暗之中，只见更远处的屋瓦上现出了一双筷子，上头带着油腻。筷子旁有只空面碗，空碗吃得好干净，碗边还搁了只空酒瓶，酒瓶旁则高高翘着一只脚，铁脚。

“啊……”铁脚的主人像是很无聊，他发出了哈欠，把脚翘得老高，便又闭目沉沉睡去。